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九〇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九〇冊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清

管邨文鈔內編三卷……清萬言撰　四
思復堂文集十卷附錄一卷末一卷……清邵廷采著　紹興先正　一一七
七療一卷……清張潮著　檀几　四〇一
王石和文九卷……清王晫著　山右　四〇七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一卷……清萬承勳撰　四明　四六九
陳司業遺書三卷……清陳祖范撰　廣雅　五一五
掌錄二卷……清向璿著　留餘草堂　五七九
經咫一卷……清陳梓著　張氏適園　六三九
向惕齋先生集八卷……清程廷祚撰　金陵叢書　六七五
陳一齋先生文集六卷……
青溪集十二卷……

答郵文勢

明張氏約園開雕

昔讀周鄭山自序文引子輿氏論世知人之說又曰後之君子閱諸篇悲我志爲嗚呼當鼎革之後抱故國之思情不自禁流露於行間字裏騷人幽客其致同也曾鄎先生萬戶部之家孫也其父斯年嘗受業錢忠介之門預於江上義師其撰母夫人傳所謂東江兵潰盡室避之奉化榆林轉徙顚沛家道喪失樵蘇不繼借米而炊昔之辛苦艱難既如此洎夫預修明史欲借文字以伸己意忍氣覥顏之下又復時時倔強以致直道不容

奸人深計改外未久即遭畢慈幾瀕於死多方拯救獲免後之困橫拂亂又如彼夫士不伸志於世又復因衣食憂患以廢日力做其精神學之所成往往不可得而曾鄎先生則所歷愈艱所蓄愈厚與諸同學講論經義衡斷得中序史表至謂于斯世之治亂生人之休戚淡然無與則雖積之至於充棟終無當於著書之數也其立論深切爲何如哉且即以文論震川之古澹剡源之邑澤黎洲許之者非虛諸父季野曰使我有汝筆班馬不難企也推崇之者亦至顧沈淪於今未見刊本則何也攷謝山表西郭墓有云其開雕管鄎文集尚未畢也吾不知當時果有畢之者否又西郭先集告成文曰播遷散失篇多不全吾不知所謂不全者果盡由於散失者否今就其文觀之如交司馬公於絕島四方有事於某公與某公有事於四方云云皆不敢著其名則知其時文字之禁一切有所顧忌而其未畢者蓋不能畢其不全者蓋不敢全也非論其世烏乎知之余小子既得先生文鈔於童君貞年藏之久矣更得馮君孟顓收藏煙嶼樓舊鈔本手爲校勘付諸梓論其世可知其人讀諸邦人君子是爲序時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後學張壽鏞

余於里中最稱萬貞一之文幾二十年矣貞一少事大父父得傳家學復從諸叔父學於黎洲黃先生之門先生初爲余言貞一古文兼有劉源震川兩家之妙其才不易得余以是益自信余嘗謂與萬氏父子孫三世交而俱心師之謂悔菴先生之風格季野之學問貞一之文筆是也其後貞一文日高其名日益盛十年以來余所見一時當軸諸公所在虛左以候其名版之至改席易衣然後請見上公則重其典册高文將軍亦愛其飛書走檄而貞一之文遂爲當世所重雖然余竊爲貞一惜之使以貞一之才得保其十世故宅西皋墓田裁足給衣食即可杜門破竹仰對屋梁著書月積歲成豈復可量今乃爲飢火所驅使陸陸道上一造記席便嘗役我妙筆曲寫他人所欲言即爾酬世之作亦復軼倫足使諸公心折而不知貞一所可傳固自有在也且文章之事至今日難言之矣余謂凡一切機軸屏版應俗之文俱如置驛當衢供張候過客漿酒藿肉取足充具即此人操瓠亦未嘗自目爲古文思爭此一坐固不必復

論若夫得與文章之事確以作者自命斐然可觀其倣亦有二自弇州極媚歷下推爲西京兩司馬至近日華亭陳大樽諸君益傳之震川力追唐宋諸大家首斥弇州庸妄至近日豫章艾天傭諸君益傳之然彼學兩漢者徒襲龍門蘭臺之詞固誠馬班之掾史也此學八家者徒襲廬陵南豐之詞則亦歐曾之掾史也此其倣謂謏而無本至所傳駢耦工麗之文祖構於東漢而俊極於子山義山亦足備文章之一體然其學事不必究其始終人不可考其本末碎句斷章首頭漢尾略取形肖遂吐詞華雖復味調於聚鯖而色爛於合組然其倣謂之側而不正若吾貞一之文則不然其學一本於通經一本於讀史服習聖賢貫串紀傳每有所作煥然而興無不發其識之所起縱其才之所至而止而自闇合於古人之法初未嘗取昌黎廬陵一大家之言爲之模範於前也吾每望見貞一文即人馬辟易矣適貞一將客長安偶出其篋中所攜經余點定者二卷先以問世當世詞家讀貞一之文必有歎服吟研十倍於余者余方與黎洲先生相視而笑曰諸君愛貞一之文固當但

後於吾兩人既二十年矣李文胤
此泉堂序言也泉堂更有與先生書並錄於首可以
見先生學問淵源與夫老輩風流獎勉周摯之意云
壽鏞識

文胤頓首貞一萬兄足下僕聞古之學者莫重於得其
師自夫子而後七十子之徒各以其學轉相授受不絕
至漢興專經之業亦必有所傳然後其學得立然一時
學者能得其師之所傳固亦不易也方未得其師則有
負笈相追蹤屨千里之外者及既得其師則有願身爲
傳其難若此自貞一與其諸父及里中十餘君子同事
都講求給灑掃之役者亦有及門而莫見其面三年而
猶未入其室者蓋得其師而事之與既從師而能得其
一爲童子時輒聞其大父父所教知先生爲海內模楷
奉以爲師而吾鄉去姚江百里潮汐可通貞一時登先
生之堂言侍從容極師弟子之樂而先生因授諸生以
所傳戢山愼獨之學發古今說經諸書爲世所未傳者
點定西漢唐宋及先輩大家文鈔不煩探索而坐辯千

戴是非較然明白以昭古人前此得師之難與後此從
師而得其所傳之難其爲勞與逸相去幾何斯與諸君
子之幸也然貞一之才更爲先生口口口口每一下筆
獨出冠時先生常稱其文謂有震川之古澹兼以劉源
之色澤故每道貞一不容口若貞一由此而造於歐曾
大家所去咫尺間耳然貞一苦家貧自其年少輒已爲
人師藉其資以自給僕意貞一所以教其門人不過如
世俗之師作詁訓章句工爲揣摩場屋之言以圖取富
貴與其所得於師固判無一合者也夫貞一所傳於師
非以此教其門人即人不奉以爲師不得更藉其資以
自給僕謂以貞一之才但出其餘力即足以答諸生之
問非必與舋舋終日也僕願貞一忘其身之爲人師而
謹守其師之傳常若身在弟子之列以學其所學而無
反逐弟子之學徒相與其爲揣摩場屋之言以圖取富
貴而自負其所傳之重此則僕所望於貞一者也頃者
先生書來欲引僕與萬鄭陳范諸君子共與於文章之
事使浙河以東斯文蔚起其所屬於貞一甚厚意先生

平日以此相勉固非朝夕而復以語僕亦謂僕與貞一其交殊不薄必當舉先生之言其相策勵使五經季興復續文章之統此眞今日事也至先生於僕其引爲忘年之交已二十餘年閱辱先生之知以爲可教然以睽貞一師弟子之傳固大不同也獨僕以蚤廢不知揣摩場屋之言人不以爲師雖苦於夙疾猶彊從藥石之閒稍著文章自娛聞有合處爲先生所許是僕雖不若貞一之得其師而猶幸其身之得不爲人師也敢敬列君師之言陳諸左右惟勉力自厲幸甚

傳一 寧波府志文苑傳

萬言字貞一鄞人泰之家孫父斯年都諸生從錢肅樂爲制義肅樂死收其文爲之立嗣言生而穎異特達與諸父斯選斯大斯同同學於黃宗羲善古文豪邁精湛宗羲屈指後起作者惟言與慈谿鄭梁二人同里講經之集彙諸先儒之說參酌異同議論每奪席康熙乙卯副浙榜貢入京師以教習期滿授知縣需次明史館開總裁徐元文特薦七人言與焉欽召纂脩授文林郎食翰林七品俸兼脩大清一統志在館五年多所撰著已

授江南五河知縣縣瀕大河修築塘堰蓄洩以時又日與諸生講道論藝文教聿興訟獄平允苞苴屏絕各院司將以廉能首薦而制府嫉其剛直改置計典論罪仕路交游爲醵金贖免所學弗竟其遠且大者人咸惜之

傳二 鄞縣志人物傳

萬言字貞一號管村萬承勳撰先斯年子生而穎異特達曹志少與諸父斯大斯同學於黃宗羲浙江通志以古文名國史附萬斯大傳宗羲極賞之錢志謂屈指後起作者惟言與慈谿鄭梁二人曹志斯同亦曰使我有汝筆班馬不難企也錢志同里講經之集彙諸儒先之說參酌異同議論每奪曹志康熙十四年中副榜考正紅旗教習期滿需次知縣墓志明史館開總裁徐元文特薦七人言與焉曹志十九年應召纂脩食翰林院七品俸兼脩盛京通志一統志

卷一
與諸同學論尚書疑義書
易辨序
歷代史表序
先母周孺人傳
叔母陸氏孺人墓志
鄭濮州墓表
錢清溪先生傳
蠡庵記
古錢記
舅氏盧舟先生詩集序
趙漢章詩序
李重明墓誌
張梅先墓誌銘
祭董母文
公奠顧母文
鄭禹梅制義序

送周公愼歸吳門遷居序
寶刀賦
清正觀免租碑記
育嬰會置田疏
海會寺募建大殿疏
重校資治通鑑序
何伯輝小傳
陳十園六十壽序
盛仲山六十壽序

朱天木壽序
余吳野歷科程墨選序
上總督李公書
顧母華太夫人墓表

卷二

北郊配位議
擬祭啟聖公文
四配贊
十哲贊
擬御製天津海神廟碑
重修大悲寺三世諸佛殿碑記
寶積錄序
憲宗本紀贊
孝宗本紀贊
神宗本紀贊
諸王世表敘
內閣部院大臣年表序
功臣世表序

遂安方氏族譜序
辨徐妙錦事
答范生書
黃周星傳
田訓導家傳
方技傳敘
張松溪傳
黃孝子傳
題御製范忠貞碑後

劉端勤公傳
掌詹少宗伯沈公家傳
李侍講家傳
公奠李映碧先生文
祭李映碧先生文
八景詩序
僧證聖募收遺骸序
寒邨集序
漁洋山人續稿序

上張敦復掌院書
春秋災異之應
論漢初行夏時
論文帝除肉刑
論武帝祠竈祠太一
驃騎將軍梅和劉公行狀
一畝居記
茶星閣記
菉竹廬詩草序

點中雜記序
送汪舟次檢討册封琉球序

卷三

鄉飲酒禮
八蜡廟碑記
開古河議
與洪山至學博辭錦屏書
送陸舒成之任息縣序
書經集解序

鄭義門詩序
尊經閣記
西來庵碑記
歐孝子傳
洪燕男字說
黃詮庵雙壽序
祭徐相國夫子文
祭徐司寇夫子文
相國徐公逸事狀

跋相國夫子咸蝗賦後
與丁駿公太守書
平漠北頌
鄭母王孺人壽序
叔父公擇先生遺集序
雪汀詩鈔序
登高集序
南山唱和詩序
觀海唱和詩序
左都督藍公政績序
洪簡民闔戎壽序
董周灿字說
九人圖序
贈俞君賓序
謝天愚先生詩序
文孝先生私謚議
趙玉峰先生文集序
陸公泉碑記

合選小學論序
雷州府祭雷神廟文
寇萊公祠堂記

管郘文鈔內編卷一

清鄞縣萬　言貞一撰

與諸同學論尚書疑義書

言自七歲受書學庸論孟既畢家大人卽授以五經句讀稍長學舉業初治周易繼治禮記既復治尚書顧其解皆講章訓詁雖習其說意殊未愜嘗欲旁求諸家解經之書而貫通之自家叔輩與諸君設爲講經之會言時客袁州聞之亟歸共業毛詩戴記追隨朔望遂得聞所未聞年來浪游南北譚筵之上知已將訖尚書此言

繫籍學官之經而獨不獲負劍左右以爲憾事因追思鄉時記問所及暨臆度所見者以商于諸君聊欲自釋其疑非敢謂有得于遺經也竊以讀尚書之法當先正其篇章之眞僞而其間同異之說乃可得而考焉所謂篇章之眞僞者今文古文是也所謂同異之說者如舜典之五刑揚州之三江商周之改正改時洪範九疇之於存經使古文誠爲夫子之傳則伏生雖耄忽善忘字非洛書周公之不殺管叔是也自秦滅六經伏生僅以二十八篇教齊魯間漢文時求治尚書者生老不能行使鼂錯往受之而歸其字皆當世隸書故謂之今文迨

西晉梅賾奏上孔壁尚書較伏書既多二十五篇又析伏書爲三十三篇分堯典爲舜典分皐陶謨爲益稷分盤庚爲上中下三篇分顧命爲康王之誥并書序一篇凡爲篇者五十九而以孔安國得自魯壁承詔作傳遭巫蠱不復以聞之言爲據緣皆科斗文字故謂之古文今按古文皆文從字順非若今文詰屈聱牙至有不可讀者計伏生授經之時縱年九十有餘不應記其所難曉而忘其所易知且伏書四代之文各爲體製截然不可相亂而孔壁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故朱子嘗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焉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其可疑一也武帝表章六經孜孜不倦巫蠱雖興其獄始終不踰一歲經籍道息殊駭創聞就如所言安有因國家刑獄之事臣子受命輯書序傳旣成而可寢之不報乎其可疑二也易有施孟梁丘詩有齊魯毛韓皆各專一家守其師說所學不同而同於存經使古文誠爲夫子之傳則伏生雖耄忽善忘字宙空闕當別有授受之人何至僅藉壞壁數簡以存此皇王大法耶其可疑三也朱子曰毛公傳詩何其高簡有疑卽闕尚書孔傳却盡釋之收拾灰燼之餘與口傳

相似兼之小序無一篇得肯綮即如堯典自是紀堯一代之治乃云將讓于舜作堯典推此之類其他皆然又曰安國序文婉麗近晉宋間人手筆向來語人皆不解惟陳同甫信之不疑朱子蚤有此說自九峯書傳之行沿襲既久今人但知小序之爲僞而不知古文之非眞其可疑四也故雖學記緇衣諸篇多引用伊訓太甲說命君陳之語而杜預韋昭趙岐所注左傳國語孟子尙皆以逸書爲言及古文既出遂無字無句不有所本要而論之古書散佚其名言傳語時時爲人稱述有心者從而惜之章合補綴使成完書蓋因有其語而後有古文之書非有其書而乃有所引之語也若舜典之首仿堯典而益以二十八字益稷篇與皐陶謨文義相接而不斷固其顯然可見無庸置辨者耳此言所謂篇章之當正者也舜典五刑之目自是因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制爲刑以齊之猶云五典之刑云爾故曰象以典刑言懸之國門以禁民背棄五典如天之垂象者然即欲就經文求五刑之目則流宥一也鞭作官刑二也扑作教刑三也金作贖刑四也怙終賊刑五也本文明明可據而後儒乃妄以墨劓非宮辟當之殊不知五虐之法苗民所制以殺戮無辜帝舜既哀矜世而復用其刑以教民祇德何異以水濟水以火濟火會謂虞廷之君臣而有是耶班固之志刑法既引孫卿之言以說者謂治古無肉刑禹德之衰乃制肉刑誠當闡明此意推廣文帝除肉刑之仁以合于唐虞惟刑之恤之意也顧詆說者爲俗論使後世解經之家求其說不得相與附會其事以爲事有作于亂人而不能廢于聖世者肉刑是也則苗頑豈聖人之師而五虐之刑誠止言其大概要自遏絕苗民其法廢而不用而其名尙在夏桀殷紂修而用之如炮烙之刑皆是夫後王不知守先世之法其謂之德衰也固宜吾觀武王之誥康叔亦以無或劓刖人爲戒則其時猶兢兢愼之本章非汝封刑人殺人非汝封恐其委柄于下也其解甚明後人誤移非汝封三字于下句又曰之下劓刖人之上以非汝封劓刖人作解遂若劓刖之刑爲當然者沿失至今追穆王借五刑之名定五等之贖末世因仍弊法不但取肉刑之贖兼施肉刑之刑沿而用之以迄于漢非舜時五刑本有然

者斷斷如也禹貢三江既入系于震澤底定之上說者遂謂三江爲震澤下流今既入海是以震澤得安寧而無撼也此與因陽烏攸居系于彭蠡既瀦之下指謂番湖之洲渚既平而爲鳥得遂其居止之見何異夫禹紀九州大約以三四言括千里內事倘如說者所云亦可以兗州之九河既道雷夏爲河水所鍾以雍州之弱水既西涇屬渭汭而謂涇渭諸水爲弱水所注乎彭蠡在揚下流巨浸各數百里爲眾水所灌既瀦底定則其間小水不言可知來賓之

雁隨陽而南止于揚境不更過嶺而至閩粵今自南安贛州東至浙之溫處界以峻嶺如戶限然其處至霜降後所在棲雁無數而僅舉一彭蠡之洲渚爲言隘矣江漢朝宗于海雖已明著于荆州然併漢言之未嘗獨舉江言之也揚州之江自南康至于海門直下千五百里無緣不爲一及故余謂三江之一斷爲大江而其二則吳淞江浙江國語所謂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郭景純歸熙甫之解確不可易諸說紛紛當盡廢也就如說者必欲連其文于震澤則吳淞入海已足見區之有所洩

又何必雜引東北小派以爲底定之徵耶夫以東江北江爲吳淞支港近在數十里內而禹必及之則北如登萊南如寧紹其川流與大海相通者不知凡幾何彼皆不及而此顧斤斤道之也伊訓篇本序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篇本序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此後人所據以定商周改正不改時者也夫伊訓太甲諸篇本皆孔書不足深辨然即以其言觀之亦安見商之建丑爲改朔不改時乎其曰十有二月乙丑特是月之乙丑日耳非指爲建丑之月也其曰十有二月朔亦以月

之人亦不敢決于商之改正不改時而故影響其詞以疑後世矣夫國君踰年即位改元自是周禮尚文之制商道尚質事皆直行其意伊尹以天位不可久虛即于湯崩之年奉太甲即位何不可乎湯崩既葬主祔于廟喪祭既畢吉祭斯行祠先王而見嗣王適值其年之末矣待于明年正月也太甲徂桐克終允德乃伊尹所引領望之者其時三年之喪甫除服冕奉歸有不可一日俟矣又奚待于明年正月也夫既云改正不改時則必

以建丑爲正月然後可云改正如說者之正月仍寅而丑月仍爲十二月是正亦未嘗改也何以處夫爰革夏正之言乎伊訓太甲則主張不改時之說于咸有一德則不能揜其革正之文爲孔書之學者何其自相矛盾也曰商之改時與否本無明文可據第由秦以推之周由周以推之商建亥既不沒其爲十月建子自當不沒其爲十一月建丑亦當不沒其爲十二月也是又不然今之據以言周不改時者謂豳風七月小雅十月四月諸詩耳詎知豳風所陳皆后稷先公之事其時尚當夏世安得逆舉周時十月刺王召亂發端日食何必泥于純陰之月況月當建酉雷始收聲而有震電之不寧正可見其爲異也四月惟夏六月徂暑家叔學禮質疑又不得而妄託也蓋自哀平之世緯書四出洛龜河馬競逞神奇撰孔書者既因之以立傳作正義者更襲之以成疏自時厥後十數爲圖九數爲書之說既由陳摶傳之种放种放傳之穆修穆修傳之李之才以及于邵雍又有九數爲圖十數爲書之說亦由陳摶傳之种放种放傳之許堅許堅傳之范諤昌以及于劉牧朱元晦取堯夫之說作易本義朱子發取劉牧之說作漢上易

不易之經而還就于兩可之說以妄生疑義乎彼秦紀歲首之冬十月當始皇時要亦竟與商丑周于同爲正月特其書定于漢代故用太初曆法追改以復于夏時固不得因此而疑周併因此而疑商也九疇之作自是禹疆理天下之餘有見于天人合一之理而發凡舉要撮其大端以爲萬世不易之常法傳者見其數以九紀適與洛書之數相符遂指此爲洛書夫聖人相度九土得民用之至急察君道之當先豈不能直抒胸臆自成一書而必待龜紋在背依仿爲之何其視聖人太小耶易之大傳明載孔子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之言就使眞有圖書之異亦爲八卦所憑以起無與九疇之事又不得而妄託也蓋自哀平之世緯書四出洛龜河馬競逞神奇撰孔書者既因之以立傳作正義者更襲之以成疏自時厥後十數爲圖九數爲書之說既由陳摶傳之种放种放傳之穆修穆修傳之李之才以及于邵雍又有九數爲圖十數爲書之說亦由陳摶傳之种放傳之許堅許堅傳之范諤昌以及于劉牧朱元晦取堯夫之說作易本義朱子發取劉牧之說作漢上易

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雜記孟獻子之言固足爲周正改時之確證而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左雖病誣必不併其時日而亦以己意參之也學者寧可舍一成

傳二家之淵源則同而流派迥異使其爭勝角立亦寧
知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也故莫若就疇言疇不附益
以洛書九數之惑則王道得而人事備矣世之傳周公
殺管叔皆起于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及周公居
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數語夫弗辟云者言我若不避位
而去則心跡不明無以告先王于地下也居東二年正
其避位之事罪人斯得者公既遜位而東管叔知流言
不行挾殷以叛成王別命人以計取而得之也周史恐
後人之疑故下既繼之曰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

曰鴟鴞蓋鴟鴞有取子之言可知管叔之早以叛誅而
恩勤悲育子之閔尤可知周公之未嘗推刃也則不特
周公無戕兄之事即謂得罪人主名者亦緣未察上下
文語意而爲是含餬之解矣世之言書者以破斧東山
有周公東征之句謂居東即東征之日認弗辟避爲弗
辟闢孔書蔡仲之序遂有周公位冢宰致辟管叔之言
嗟乎使周公即爲肅鄙怙權之相亦無當謗讒繁興幼
君疑貳之際不顧形跡興師直前取其兄而殺之以爲
是足以暴其心之理也況其爲大聖人乎吾意當時設
使成王遣公公亦惟有遜謝以釋天下之謗而寧敢無
所稟命竟行其意也于是有爲不得已之辭者則謂被
謗爲一人之私討叛爲王室之公公雖欲以嫌自處而
誅亂賊以安王室固義所不容諉者故討管叔而殺之
王法也哀管叔而悲之私情也王法伸于上私情愴于
下破斧常棣之詩夫子所以竝存而不背爲公雖殺叔
肅何傷曖爲此說者祇見其滅倫廢紀而爲誣聖人之
尤耳聖人之心以仁爲質立言措行皆本于斯惟其不
與聞乎殺叔故原隰之求患難之急能悲號宛轉以曲
盡其情人亦從而信之也不然今日殺兄而明日哭之
如後世所稱殺弟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之類雖
極其斐綴發爲哀苦之言而語不由衷必不能動人于
千載之下如今之常棣八章使讀者一字一隕涕也然
則周公之不殺管叔而居東東征判然兩事可直據金
縢之文而斷之矣此言所謂同異之當考者也凡此大
倫大法爲明經者所必先言展轉于胸次亦既有年諸
君考據既博衡斷得中當有以豁我之蔽便中幸不靳
指示其他字句之可疑者甚多尚容執卷前席徐徐問

之也

易辨序

易書之所包廣大悉備凡古今上下之理莫不咸載而究其大指無過天人二道後世言易之家雖極乎浩博微茫惟以發揮天道人道爲事其主於天道者如京房之卦氣以震離兌坎爲方伯監司餘六十卦更直三百六十五日邵堯夫之皇極經世以諸卦配五行五音而乘乎元會運世胡仲申之卦運以六十四卦分統十二運乾坤否泰四卦統七百二十年爲天地否泰之運震巽恆益坎離既濟未濟艮兌損咸十二卦統二千一

百六十年爲男女交親之運大壯无妄需訟大畜遯六卦統一千一百五十二年爲陽晶守政之運觀升晉明夷蹇臨六卦統一千有八年爲陰毉權衡之運豫復師比剝謙六卦統九百三十六年爲資育選本之運小畜姤同人大有夬履六卦統一千二百二十四年爲造化符天之運解屯小過頤四卦統六百七十二年爲剛中健至之運家人鼎中孚大過四卦統七百六十八年爲輔翼恩位賢之運豐噬嗑旅歸妹隨節困六卦統一千八十年爲德義順命之運渙井漸蠱旅賁六卦統一千八十年爲惑妬留天之運蹇蒙二卦統三百三十六年爲寡陽相搏之運睽第二卦統三百八十四年爲物極元終之運十二運上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載今其書失傳故備著之黃石齋之易象正以一卦值六十七年零一百五日一爻值十一年零七十七日有奇是也其主於人道者則如王輔嗣之注孔穎達之正義陸希聲胡翼之程正叔楊誠齋之傳朱子發之集傳朱元晦之本義楊慈湖之己易吳幼清之纂言皆是也以人情度之天道雖知人道易曉而余獨以爲不然言天道似難而實易也言人道似易而實難也何以明之天道幽深邈遠其陰陽災變不可測識人但牽合卦爻附會占象窮極其議論之所至以勒爲一書無論爲眞爲妄有應有不應自非上智大賢鮮有能剖晰其當否者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亦相與河漢其言而無紀極已耳故曰言天道似難而實易也人道則不然大之三綱五常之要小之一事

一物之微內之而窮理盡性殫其希聖之功外之而輔世長民抒其佐王之略皆易之所畢具也即皆人之所共見也使非本乎人情該乎物理會通乎經史之異同以發之爲言則末學小儒皆得指瑕擊以議其後故曰言人道似易而實難也譬畫家以天神阿修羅爲易繪而雞犬人物爲難工誠以雞犬人物家戶所有稍有不類即競起指摘之而天神阿修羅則未經睹聞雖不類固無害也自非有卓識曠見而可輕以人道言易乎吾友浦潛夫自城步解組隱居吳之雁宕村垂三十年研

精覃思舍讀易之外無他事考索既久開悟益深舉三代以來下至漢唐宋明生民治亂休戚之故道統明晦絕續之幾皆于六十四卦中發之斯其言易之深切明暢固有如畫家之人物雖大纖毫盡態者矣夫於難工者既如是工之無餘憾尙何有天神阿修羅變怪莫測之難狀乎由是探京黃之幽深極邵胡之祕奧使淺學之士復見易道之大全斯亦甚愉快之事矣余且拭目以俟

歷代史表序

史遷有言廣卿非窮愁不能著書夫窮愁者通樂之對也人幸而處通且樂之境四體既安百用具備天下之物日進而攻取于前吾方寸之心肆應之猶不暇其得留餘地以自盡于文字者幾希矣窮愁者不然一身之外無可以役吾情則其志專一日之中無可以息吾體則其思苦專故所入者深苦故所遇者旨宜其透脫流迤于兩漢益以儒林講學之說而去其重複削其附會者以增于首簡又自秦漢逮明朝廟之樂章士大夫之歌詠有得于感發懲創之義者亦合爲一編分爲正變序而傳之其他游適自好之詩文則別爲外集以誌山

人游士之取擇焉薈之數年以授經去家作輟未就叔父季野先生幼嗜史學于二十一史之紀傳書志貫穿歷落可指諸掌閒以暇日爲東漢三國後諸王大臣年表以補晉史之闕而尤詳于明自內閣九卿以至卿貳督撫并留都亦備列焉以謂異日史館中傳其行事欲求其封拜遷卒歲月一舉目輒得之而以某人治以某人亂因之可考也嗚乎叔父處于世亦窮矣八歲喪吾祖母九歲喪吾曾祖母十有八歲祖父舍之適吳又明年亡于粵二十八歲始受室不五年而又死計三十三

年中六徙其家兩更大亂今賚居東城傅氏敝屋兩楹右爲臥房左爲客坐雜時襲具雜然並陳蟲敗瓦爲門賓至俯首而入質疑辨難如響應而莫窮既退復手一卷不輟雖三女號饑叔母病臥呼藥聲犖然勿邮也昌黎子曰便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至今無疑也則此輒輒何用抑鬱天所以驅叔父而成之學者乎言曾有詩云窮愁聊著書書成願自樂支將千載富慰此一朝約則謂不以無窮之歡適輕去其旦暮之寂寥者猶未爲著書有得

之言而吾叔姪周已日享太牢而奏九韶矣

先母周孺人傳

先母姓周氏諱嗣英字日完祖諱應洽湖廣按察司副使考諱元孚光祿寺大官署署丞世居鄞之新莊憲副始遷城西月湖故吾母生於月湖里第焉萬曆丁巳先曾祖解閫鎮歸與憲副公爲詩酒社日久先母以是歲六月十二生吾父以是月二十五生兩家生男女同月社中人爭置酒賀因相與約爲婚姻年二十來歸當是時吾祖以名士始登賢書文譽益駸駸盛所交盡一世

鉅公凡以使命過浙與諸致政省覲歸者必渡江見訪吾祖朝夕應接不暇一切中饋事悉聽之先祖母聞夫人夫人上侍陳太夫人下撫吾叔吾姑七八歲旁奉諸祖姑之返在室者而賓客雜遝到門杯盤肴核皆修飭合度佐之者惟吾母一人也每夜分客未散諸婢及乳媼悉倚屏風偃寐廳事後呼酒者聲相屬祖母與吾母藪火鑪中抱酒甕汲泉水置諸側承應不少緩俟客去相與滌諸器具秉燭前後料檢然後已明且復然一日祖母謂先祖曰使他日娶諸婦誠得如此吾家其昌乎

蓋我諸叔方年少未娶吾母以嫡長婦承事最久也後八年甲申北變聞又一年乙酉南都失守盡室避地五鄉其冬又避之光溪明年六月先祖母殁於旅舍是日報東江兵潰又盡室避之奉化榆林於是吾母年甫三十轉徙頓頓家道喪失襲時諸僮僕多逸去者而吾祖吾父時復往來城市榆林去郡中百三十里家中食指尚二十餘人樵蘇不繼多從民家借米而炊吾母以長婦持門戶柴水舂簸之事皆躬親之一病七月幾死者數次而曾祖母陳太夫人復以次年十一月薨明年山中亂奭身走西皐以旱故盡留其裕踰月盡燬於火郡邑下教速諸大家之竄處於外者吾母奉吾祖命先驅入城謂榆林之簉倭既喪其留邑中者尚可收合爲繕完計也比至則已於城降時爲饑民所掠掃地無餘矣破甑敗璧倣幃穿榻非復向時之舊吾母顧而憂之鬱鬱成疾困卧三年迨癸巳七月初二日而卒吾母事先曾祖母先祖父母暨吾父俱克盡其道潔飲食時起居手歲紉佐讀其在親戚之老者猶能言之然非吾家所以盛衰故不詳方吾母病時言已十五歲應試郡邑歸

皇文先祖先祖頗稱之謂日後可望成立其言傳於吾母病爲之少閒時適中秋節强起玩月庭中舉杯屬諸母曰未知明年再聚此否耳因泣數行下諸母皆泣疾亟起坐命侍婢啟衣箱閱視某郎製某郎綿袴速持就鄰媼縫之轉眼暑退涼生毋令我死後諸郎忍凍也今言輩俱已長大有授室舉子者而母則不在矣子四人長卽不肖次世培次世澤次世樾女一芝蓝夢子婦錢氏孫女孟芳

論曰予家以開國功列爵勳衛例得推封其室故自曾祖母以上十世俱膺誥命爲泰人或夫人暨先祖以文章起家祖母聞夫人所遭遂與前世一變然策名賢書其榮寵亦何讓焉獨吾父丁此喪亂遂失其官迄今猶以布衣教授而言輩殊碌碌無聞斯其負於吾母者深矣惟律以吾母之孝或未必遂多而志也哀哉

叔母陸氏孺人墓誌

崇禎九年丙子先王父昌一府君舉於鄉時邑中同舉之士八人有爲其子求婚於周明陸翁者翁罵之曰虎女豈與犬子配耶必以新貴人宜婚如萬君者乃可媒

氏以告先王父因以季父充宗請故孺人歸於我孺人幼喪母其弟在襁褓孺人卽能任衰杖行男子禮哭泣拜跪賓族爲之出涕事繼母崔能得其歡一切家事皆任之翁故奇士痛先世食祿二百餘年國亡思以綿力強支一綫始奉忠介錢公於江干繼交司馬某公於絕島卒以島上事牽累而死當某公未敗時四方之有事於某公與某公之有事於四方者往來皆主翁家翁與衣廢產以供行李室中絲縷俱盡終不爲倦孺人悉翁意凡遇賓客雜遝輒帕首紮袖措置諸供具不令翁有一飯十起之感而平時阻勉有亡聚醯醬擷蒿薤百計爲不時備故賓客至陸氏遇翁不在與翁在絕異饌然孺人故不以語人他日吾師德冰先生謂余曰子里陸周明近世朋友中不易得者吾鄉者至鄞更深抵城下時方用兵鈴柝嚴警倉卒投周明田舍周明他出其家飲食供帳如常時茲事吾迄今念之也言歸訊之叔母叔母始言曰我爲之也然此常事何足異戊戌孺人始歸季父是時先王父旣喪吾家一切交游禮際力有不逮俱已謝絕室中酒漿穀核之事歲不數舉孺人一斂其烹魚供饋之能而小心敬愼以周旋於上下間吾祖姑董夫人復返在室吾諸弟及諸妹皆賴其撫養孺人奉之無違言事無鉅細請而後行吾母及諸母多早亡孺人止及與五叔母董孺人七叔母李孺人八叔母莊孺人處其和好藹然如也吾家單傳十世至吾父輩生齒始盛今吾從兄弟男女凡九人孺人皆慈之若己出吾在諸猶子中爲最長朝夕以請業侍吾叔父因得侍叔母然丙舍湫隘書卷與鍼筐雜置十年中未嘗見叔母發齒一笑也吾叔父性剛直無所留隱少拂意輒怒孺人必多方調劑使不至橫發於人叔父亦以孺人之言痛自省改遂和平多款曲故嘗謂言曰吾數年來不妄怒不得罪於人微室人相我不至此吾家家教頗嚴叔父止一子教之尤力始八歲讀四書尙書已成誦旁治他經及六書字義業稍怠輒痛箠之孺人不少護惜方陸翁之被逮也繫省獄者數月孺人出簪珥衣物促叔父至省營救其事竟得解翁竟脫械出獄而死死則與叔父葬之嗚呼使孺人移其事父者以待子則潔中饋佐賓客居然陶母之截髮剚薦而卒能令叔父脫其

父于寃獄則又淳于意之有緹縈也可不謂賢乎哉惜其不獲遂事吾王父王母而天又奪之年以歿也哀哉孺人諱令嫻生三子一女存者一子經卒于丁未九月二十八日距生甲戌得年三十有四以其年十二月二日稟葬于西山應罌祖塋之側

鄭濮州墓表

嗚呼公之逝于今百五十年遺文散失故老淪亡余末學寡聞何能以表公也夫然余與公之孫梁生同學事同師何能以不表公也夫吾聞古人有言曰不知其人

視其友方公之舉弘治壬子鄉試也以儒士赴省布政劉忠宣大夏首拔入闈與孫忠烈燧王文成守仁胡端敏世寧爲同年友澗河有四傑之目當是時劉公不敢以文士目之而端敏亦語人曰如鄭君者眞今世偉人吾輩不能及也夫忠宣爲孝廟元臣而忠烈文成端敏其節義其文章其道德事功又已彪炳國史在千古耳目間則不知公者寧不可以信四公者信之乎鄭邑憲副陳公槐故與公以學行相劘切而文成公之搖宸濠也陳公以撫州知府爲前行及平思田復以右江兵備推戴陳公與公爲性命交而文成始終篤任之如此不又可以信陳公者信公乎公幼喪父以孤童自奮于學與其兄鑒力耕養母一切聲利不以動子中爲其時羣從祖父子塾以賢良徵德聲以明經顯其他諸兄鍾鐵銅鉉兒子重或起上舍或著武功或以高第躋侍從一門之內文譽翕赫冠蓋相望親黨皆奔走恐後公視之漠如也及既通仕籍家世貴盛當路不乏汲引之士又禦所與同年三數公皆身都大官負海內重望公昔與雁行相齊名以故宦轍所到撫按監司不敢以州

縣遇之而公竟以彬寧用事憤娖不能堪旋得請以去矣以余所聞公之佚事如此要而論之公大都清操篤行樂善忌惡之君子也余嘗登公之堂褒梱歸然塍畝如畫梁開東閣待余其父平子翁諱湊于公爲七世孫由所作詩文相示歲晚風霜嶙然行墨間時方暮春老樹森翳鳴禽上下酒酣推窗視之見赭山大江流峙左右彷彿公之靈爽往來可接焉公姓鄭氏諱濟字守謙號勉齋慈谿人歷官臨清州學正道州知州濮州知州所至皆有善政詳都御史李公堂誌中茲不更載墓在

錢清溪先生傳

先生諱啟忠字沃心清溪其自號也其先自宣城徙鄞入明有靜能者爲韓王紀善始以節義著於永樂朝三傳至奐歷仕廣西左布政使爲成化名臣奐之子瓚廣西按察副使瓚之子崑江西信豐知縣崑之子鳳午封禮部主事鳳午之子若選封南康府推官卽先生父也世以清操醇德發聞當時至先生克紹厥緒而家聲益顯先生天性橫朗外不務矜飾而其中湛然自幼讀

書眈于經史不沾沾以舉業爲事天啟辛酉登賢書崇禎改元賜同進士出身授江西南康府推官五年補江西撫州府推官七年陞刑部福建司主事差南直隸審決便道省覲明年丁內艱十二年冬服闋轉禮部儀制司員外郎十三年陞山東布政司參議兼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嘗總計先生一生政績大約爲其所當爲而出於有識有膽始釋褐時值思陵新政誅崔魏之亂定爲逆案以垂世戒先生上疏請復書院其略曰凡節義必從理學中出故能烈烈轟轟致身君國患難當前生死不愧臣觀崔魏擅政一時乾兒義子黨邪害正無所不至拆書院建生祠頌德稱功侈鳴得意皆由平日理學不明不識節義爲何物故但知有奸邪不知有君父今妖氛盡掃清議凜然各直省所毀書院應盡行修復俾師徒聚講其中則聖經賢傳之理倍晰必於亂臣賊子之恨愈深疏入羣小側目諸君子特深喜之在南康主白鹿洞教事葺學舍簡生徒每月朔望雖甚風雨必至濂溪紫陽之學百年以來蕪沒于講章時藝中迄先生乃復闢其戶牖刻一貫編仁孝訓二程語要朱陸問

答陽明傳習錄龍湖閒話虞言參同諸書示學者而學道所得施諸政事一皆井井囚之被繫者夏施廉粟冬給衣被其有輕繫則亟斷之無留獄復養濟院清贍產之隱沒者以佐其費郡自鼇沙至黃沙迤邐百丈江潯衝岸坍嚙不時往來舟艦尤無所于泊商旅苦之先生施巨石爲柱聯以鐵絙纍石甃土每相去十丈卽爲橋以殺水勢蜿蜒湖瀆狀若垂虹卧龍逮今尚蒙安瀾之福在郡四年謳歌盈路當事交章論薦而逆黨餘孽終以前疏嫉之坐勘建昌欠糧事後時鐫級然未幾卽爲

吏垣劉公大謇吳公磊齋公疏所雪補任撫州則是時正直之氣猶未盡絀于讒邪也及上刑曹疏陳八事其間停新派惜人才獎清吏勸勞臣恤義烈諸條鑿鑿皆思陵對症之藥惜其言未得盡行又他所論讞悉能以平反爲主如陳公秋濤之諫宗室換授也湯公開遣之請分別功罪也郭公昭對之因草廠失事也先後下獄郭幾坐大辟陳與湯亦竝懼不測先生皆爭而出之夫換授本思陵獨斷而陳公擾其逆鱗開遣爲總督盧公所用武陵尼盧故先發於湯昭封則美命先生之子時

相方欲修師門之怨苦不得萌芽而草廠事適中之在世之智士于三人必贍顧依迴若爲弗聞也者而先生毅然不恤卒得持平斯非其尤難而尤偉者歟己卯庚辰間山左洊饑流殍載道先生方起儀曹北上目擊其慘疏留漕米十萬石爲振後督學赴任塗次李家莊遇賊數千睨刃欲下閱封緘知爲錢公相率羅拜而散蓋中多受賜全活之民也先生念二東兵燹之餘士皆離散失學必先以安輯乃可加之教誨故所至獎寒畯絕薦剡專以矢公作士氣嘗行部至青適臨清有警各府

戒嚴先生曰吾雖以試事來豈可坐視此城之亡遂荷戈登陴身先郡縣青之民賴以無恙其臨難不苟又如此蓋先生家世簪敬九傳忠義之節得于門庭薰染者固多而更以南皐先生爲之師念臺先生爲之友自其戊辰簽仕郎與金正希朱寬青劉與甌黃元公金伯玉林任先諸公立爲千秋不朽會以相切磋其平日淵源之正期待之高固非尋常苟祿者可及以故歷官所至

聲蹟煊然而要之不過盡其職所當爲而止是知士大夫行事苟不本於學問而以識與膽自負鮮不僨人家國事也然吾聞先生里居之日築圃舍傍課僮僕更直其中蒔松種豆皆有講究每謂子姪曰他人宦成必以園亭花木爲樂吾今治此豈不遠勝於彼乎在昔武侯有澹泊明志寧靜致遠之言而宋人亦謂嚼得菜根牢方可做大事則先生之藝菜固其澹泊自處之本也噫過人遠矣

蟄庵記

大丈夫處世猶之龍也得志則天飛不得志則泥蟠況其在滄瀕之日乎東里錢蟄庵先生余室之諸父行也

余自甲辰就婚其家與蠶庵比屋而栖晨夕相過觴詠必偕一日謂余曰某向流寓海昌丙戌遭亂捲土歸來於今十數載矣不能捐軀從先人地下尚留視息於世吾滋愧焉其敢復出與時輩接乎薄田數十畝歲收穊稻鄰人善釀倩其力作酒數百甕每斜日銜山郵煙四起吾攜一子一女開窗面太白峯引滿數十觴輒頹然而卧不知身在困阨中也吾於是蠶於酒先世以三百篇起家吾少好吟咏自謂頗得風人之致喪亂以來撫時感事觸物興懷雖不敢效杜老曲江之哭而離憂依齊之號彼皆有列于朝故深自晦匿耳錢于一布衣即浮湛俗間亦寧有物色之者而何以蠶爲余曰不然聚占德曜殞應少微吾黨之繫於天下也久矣彼視其身爲無足輕重於世者雖位兼將相吾目之猶奴隸等也蠶庵家世通顯少負重名使其出佐時流爭長一日之曰祇園吾於是蠶于園已矣吾不求知于人人亦無知我者幸子爲我記之令後世知有蠶庵耳嗟乎蠶庵方其隨侍宛陵往來三吳臣下與當時耆宿若張天如周仲馭梅朗三吳次尾陳玄倩麻孟璿諸公交已而從黃石齋先生講學大滌書院南都初啟躍然有拳雲欲上之感則余方以此爲蠶庵勗而謂其無所事蠶哉既以告諸人遂書爲記以復

古錢記

吾門呂公思奇士也性狷介無時俗之好顧獨喜藏古
錢聞某所有某錢某人得某錢輒多方購致之年十七
遂致錢以數百種自秦漢迄先朝及遠方屬國其名號
往往而備卧起與之俱行則衣袖間索索有聲余怪之
因取視焉其文有小篆者有隸與八分者
有眞楷者有行書者有行草八分兼者其色有紅若塗
朱者有碧若糝綠者有蒼若漬藍抹青者有雜出乎朱
綠青藍之間者其體製有輪廓周正者有無輪廓者有
如刀而員其首者有方而稍長上連下分者有厚而于

式無損者有薄而爲土所蝕僅存其似者參錯斑駁光
昭几席間雖余之素無是好者亦顧而樂之因笑謂呂
生曰昔皇甫玄宴嗜書秔中散嗜琴陶靖節嗜酒米南
宮嗜石之數子所嗜皆與世無爭故得安然而終其身
今夫錢乃舉世所趨走如騖者而獨封之以爲玩吾見
其不安于子也呂生曰不然吾惡夫富人之私其錢以
與世市也故一反其所爲而以玄宴之書中散之琴靖
節之酒南宮之石視之則是化有用爲無用也而又何
患乎且彼之所私者皆當代通行之貨正使得吾此錢

亦復斥爲糞土而等之乎書與琴酒與石已耳余曰雖
然使彼有子之好則出其貲以購之所得當百倍于子
是子終不得不出其下矣故必求所以異者試與子即
錢而論其世焉于半兩知始皇并天下盡隳聖人制度
使太公圍法周公泉府之遺不復覩于今日是皆秦之
罪也于五銖知漢世立法之善輕重適宜行之永遠而
無弊也于常平知兩京近古之政其民無凍餒之患也
于大黃布刀大泉五十小泉直一泉貨泉布知莽之飾
古懷詐欺孤寡以移其社稷也于開通知文皇之起義

兵除暴亂致貞觀之治而文德有以左右于內也于乾
元知明皇之不終縱林甫私祿山而啟其子于靈武也
于太平至道知棄金匱之言而趙中令逢君以惡也于
景德祥符慶曆嘉祐知澶淵不盡用寇準卒受欽若天
書之愚而韓范富歐陽之得君爲難也于興寧元祐紹
聖宣和知以君子小人之消長爲治亂而安石始其難
于前蔡京成其禍于後也于建炎追咸淳知始誤于和
而眈湖山以偏霸終隱其敗而迷詩酒以速亡也于洪
武以下知芟刈羣雄再立人紀而日月之揭于中天者

三百年也于大定朝鮮知宋道之衰而三光分曜明德之盛而薄海來王也嗚呼當其鐫是錢時豈不以爲子孫萬世之業乃倏焉秦易而漢漢易而唐而宋而明其降年不永如三國六朝五代者欲求其錢且不可得然則子所握者又不特玩好之具而實爲古今升降之大契券也彼有天下且然而況富人者哉以其貲與吾子角哉子惟不自多其有而益求其所未有光天厚地之下安知不有進于此者巢公好龍期年而眞龍至吾又將爲子他日之賀也

舅氏虛舟先生詩集序

余少時往來母家猶及見楊次莊全二何兩先生二何公同學相好故嘗相聚一處云次莊又與吾外祖光祿爲吾外祖母仲弟皆次莊身不及中人嘗以乙科爲高唐州守既老致仕家居病僂背隆隆然方巾布袍狀貌甚古質二何長身多鬚音吐宏亮好服鮮衣高履雄談就席所至傾其座人有時吾外祖爲主次莊遨涉筆成奇吾不如二何雅韻鏗鏘諸體俱工組練善考舅氏四世甥舅之傳亦何可易任也且楊氏當有明盛時鉅公竝起誠爲文獻大家二何隨學士游宦京邸祕府藏書中朝典故得之家學爲多未必盡由于次莊而曰將種也而兩先生皆好爲詩次莊之詩則天才橫索一以嚴滄浪高國材之論爲宗二何之溢縱筆直書光怪突兀有韓侍郎蘇學士風棄其時余舅氏虛舟年尚獨長英妙天成舉業之外間發爲詩歌與兩先生上下其議論更唱迭和角奇爭勝兩先生亦遂不敢以後進畜之每欲躋之朋友之列余時纔入小學竊聞外祖之評兩先生與兩先生之許舅氏則猶憶其如此也自嬰喪亂次莊老死巖穴二何亦卒于金陵寓舍每過外家無復向時賓從之盛即余亦忽忽不覺爲三十許人前年庚戌表兄翮雲自東甌歸較錄數音集二十卷畢舅氏因以示余且曰四世甥舅之傳今屬子子矣幸爲我序其首余受而讀之其前數卷多與兩先生譔游酬和詩覺余童時牽衣受食之處歷歷在目退復自思考據典確對偶工緻吾不如次莊天姿豪邁涉筆成奇吾不如二何雅韻鏗鏘諸體俱吾不如舅氏四世甥舅之傳亦何可易任也且楊氏當有明盛時鉅公竝起誠爲文獻大家二何隨學士游宦京邸祕府藏書中朝典故得之家學爲多未必盡由于次莊而

吾舅氏之學由外祖以遡之外曾祖督學公又爲吾見聞之所信獨余以拙昧無似不能善承祖父之教方賴舅氏有以啟發我耳然自次莊以逮舅氏惟其不相爲授而山鳴谷應各以詩名此其甥舅之間所以爲足多也今世俗日做一輩親朋相爲徵逐者惟服食貨貝而已其最上者亦無過舉業時文求如承平時前輩之風尚寧可復得哉故余序舅氏之詩不禁縷縷于此也次莊諱德周二何諱大震舅氏諱嗣昇字長孺晚歲自號虛舟而余則萬言貞一也

趙漢章詩序

歲丁未客游南溟于吾友楊步光坐上始識慈水趙漢章步光曰是能詩善飲館此閒十餘年每一篇成輒把酒自賞頹然不知在羈旅中也余識之漢章又善余居停沈翁玉汝他日以沈翁壽詩至余拉之入室細詢其里居家世則在慈水南山下十九都而比部曰乾先生其世父也因念余自昔受學姚江黃先生徒步百二十里下車庵岡行平疇中北臨大江南山羅立如屏風郵落數處皆峻宇雕牆遭亂多毀敗者最後近陸家步得一所修竹蒙密晚煙裊然雖蕭索不減諸蔣而藍水出其右蜀山峙其陰其景物爲尤勝意其中有隱君子焉恨不即而與之語故每過必爲之流連時刻然後去今日與漢章相對恍如身出其閒日前江聲石色歷歷在目始歎吾兩人相見之晚也漢章寓角里橋余寓鎮中相去六七里漢章時時就余譚論余輒爲之解愁既去則悒悒不自適一日置酒相招余造其室漢章因出詩稿索序余受而讀之大都以和平恬雅之音寫其羈旅無聊之況所謂怨而不怒得風人之旨者而尤長于律

夜分劇飲既醉起行門外時方初夏新月欲沈桑陰覆地慨然各起故鄉之感因相與道喪亂以來事同行者已困卧余兩人復發火熱酒更酌漢章鼓琴三四曲爲俏比就寢則隔離已哺喔雞鳴矣嗟乎漢章方其與從子玄集讀書作文時固將出其所學爲國家定傾扶危豈意行年六十尚負書躡屩客授七百里外哉一旦玄集夭死漢章形單影隻躑躅異鄉不復知其爲故家子然猶能彈琴賦詩飲酒以爲樂則漢章固有以自得者又不在乎人之知與不知也昔永嘉東渡其時大家著

姓類多轉死溝壑有能誦習大學者即得以教授自給今漢章擁鼻比橫經講說諸弟子滿前其言論風采足以壓苕東之士而下之以此見漢章之才無施不可而承平時諸前輩教誨子孫之澤爲甚長也余既書此復漢章且因以自慨焉

李重明墓誌

余少習舉業弱冠出與郡中諸大家子爲文會于時會者城南沈氏四人城東李氏九人月湖徐氏二人比閭黃氏五人其他高氏閻氏傅氏水氏陳氏各一人及家

叔充宗允誠季野凡二十九輩皆年少勤學更十日或十五日一會會試二義必剔飲盡歡而散都中傳爲盛事即他邑多聞而效之者余獨念吾輩相慕而友豈僅以文字爲事固宜敦氣誼重然諾如古書傳中所稱始爲無負察其可語于斯者因以告之其人多心喜余言凡余所指目多不爽盡于李氏中得三子曰重明敬夫平子乃踰年而敬夫死余輩爲之輟會者累月又五年而重明死會遂罷又二年而平子亦死于是李氏之風流幾盡矣豈歐陽公所謂善人君子難得而易失者果

信然耶重明諱胤丁祖某父文繩娶殷氏無子卒于癸卯某月某日年二十七敬夫諱美繼于重明爲三從弟祖某父文純未娶卒于丁酉某月某日年二十二平子諱胤奇于重明爲再從兄俱出封都御史德先祖某父文緒娶陳氏于三某某卒于丙午十一月某日年三十四始家叔允誠爲李泉堂先生甥就婚其家泉堂買道南大宅居之敬夫爲其再從子與家叔讀書大宅後樓余時時起居家叔輒得與敬夫誦古今文章披露肝膈相親厚如兄弟而重明之母全夫人吾母亦全出

也以中表之雅得時入其臥內所居書閣下臨水列以疏竹閣中極其修潔琴書圖畫皆備余過必相與痛飲倚檻俯視行旅相歡笑以爲樂獨平子於余無所屬而歡厚則視二子無間焉一日敬夫命余曰親老貧無以養諸兄多失學所恃者某也君其視我文亦可倖得否余笑謂有子之志即文不佳且必酬況若此乎敬夫爲之色解丙申中秋同人爲會于其室夜半酒酣眾方朋耦爲戲有以言觸敬夫者敬夫拂袖而起余輩咸責此友曰敬夫謹愿人必子言之激也此友亦謝過不遑其

爲人所推服如此重明爲人美容儀慎言語進止必斂飭合度雖造次無所苟其爲文如其人世俗爲舉子業者筆墨儿案多草率取具獨重明所蓄皆楚楚有法既病五月其長席猶無垢汙余三入問疾言笑如平時最後舉手謝曰本與諸兄其驅中原今已矣言訖淚下余輩皆不禁失聲其時平子同在也而不意繼其後者即平子平子故負氣人貌魁傑多髯然又善病前歲甲辰睹邑學久廢集諸生其新之事已垂竣爲同事者所賣乾沒其貲平子故不察也一日怨家發之平子以爲己

實無所私而橫被詬惡因歎憤嘔血又室中有以積憾緣飾他事誣其弟者而省試既得復失於是病轉劇而卒噫三子今死矣余適李氏每過臨河小樓倚徙牆外若重明尚在呼之或出者稍轉而北見七十老翁扶杖而來趨前問訊則兩耳俱廢蓋敬夫尊君而益加僊矣須臾升堂有五六歲童子疏衰帶絰而嬉笑于門傍察之平子之孤也嗚呼余輩爲文會不及十三四年而已有三子者奄然而逝豈天之生才升者顯者如是其難而沈者晦者如是其易耶余深哀之以三子之未葬也爰書以貽重明之弟長明他日刻諸其兄墓石使後之知重明者即有以知二子也悲夫

張梅先墓誌銘

嗚呼余不幸五年之中三哭其友而未有如今日梅先之痛者辛亥夏重吳仲允璘死年三十有六癸丑冬錢漢臣魯恭死年二十有七兩人吾黨之秀豈不甚痛然皆奄奄牀蓐間醫藥不效日漸困頓以至于死余猶得與之永訣也今梅先一旦涉江而逝急訃乍來驚惋欲絕余之痛尤無以自解則爲述其行事以誌之雖余文

未必可傳顧其爲人好讀書無嵩梁之習事繼母能盡其道誠有足傳于後者亦聊以寄吾情已矣梅先姓張氏諱九英郡庠生世爲鄞之大嵩所人曾祖某祖某贈某官父翼壬辰進士仕至刑部郎中母李氏贈宜人傅氏封宜人梅先李出也傅宜人以孤女嫁郎中郎中既貴宜人迎其母弟以居爲之買田娶婦以封殖之梅先年方總角已能善承宜人之志而奉其舅甚恭余少嘗交傅天敬欽昊爲言與其甥同事一先生爲制舉之學凡衣服食飲必諄諄舅氏是先迄十數年如一日也郎

中既喪梅先卽去其郡城新居返于大嵩而躬耕以自給傅宜人憐其弟之難于從遷也獨留城居需饋養以及之焉每方春農事作梅先則挈其妻課耕于故居農事旣登復攜之入城以視宜人之養大嵩去郡八十餘里越崇山峻嶺而後得賃舟以達計轉粟之勞一鍾僅致其半每歲人徒往返之費不與焉梅先不欲傷親之志約田畝所入不足于供則以教讀佐之未嘗有幾微倦怠之色郎中有故人居餘姚念梅先貧無以養屢書促之往見梅先雅不欲以菽水累人逡巡數年未果比

遭宜人之變喪事不舉往將爲麥舟之告而敦意竟以是捐其生也嗚呼梅先可謂之勤于孝者矣梅先自其貴盛時輒恂恂被服如素士惟日取諸經羣史之書與吾徒質疑問難以求得其指歸邇年以還窮巷短簷敝裘疏食老兵爭席市僧譬門極人生不堪之境猶自信不以彼易此也生于壬午正月日日死于乙卯正月二十一日娶陳氏壬辰進士棲霞知縣月卿洽官之女孕子適四月梅先泊郁家灣榜人夜驚舟覆溺焉再旬信至僕洪某行哭求之得之河姥江邊友人史及遠大

進買棺以殮而致之大嵩其夕大嵩有海寇之警梅先一妹被掠睨刃將及其婦婦延頸曰夫亡家破殺我甘之如飴志不辱人手也其人義而舍之始傳宜人之將屬纊也婦方自大嵩抵郡聞之不俟輿從徒步揮涕以入其姑卒視之而瞑卽此二事亦可以見梅先之道行于其妻也余旣與同人聚哭江岸因以招魂之詞爲之銘曰

潮生汩汩兮朝夕相迎潮落湯湯兮如接君聲一僮旣去兮毋乃伶仃魂兮歸來從祖父于先塋一

三閭沈湘兮殉國孤貞子安蹈海兮覲父遺形君今爲母兮殞此江汀魂兮歸來猶墓穴之未扃二

骨肉復歸兮命也所應氣無不之兮莫滯滄溟魚蝦可侶兮鮫鱷猙獰魂兮歸來況戰伐其薦臻三

有婦方娠兮鋒鏑幾嬰有妹未笄兮俘執奚勝山頭望夫兮海外思兄魂兮歸來寧恝然其無情四

自君之出兮不聞告行君今雖沒兮尙睇還旌何以爲贈兮片石幽銘魂兮歸來其處我以傾聽五

祭董母文

嗚呼交友之道登堂拜母殁而哀之視生爲壽今母之亡倍焉心疚匪母之哀轉憶我友吾黨之游董氏四賢辭揆高雲氣貫百川更能操行玉潔冰堅橫流砥柱繁響孤絃何以臻斯庭闕之誥戶部公亡十三寒燠前惟父訓後則母教歷歷于今至性可較負米爲養養必盡歡北驅棧車南泛航船或旅天雄或客汝南近數百里硤石丹山爾出我入以娛慈顏一子而在如竝膝前羣婦羣孫佐儁圍圞衣無常主爨無異煙胡爲吳仲返自越中抱其所學遷掩泉扃如天四時獨去其冬如人四子訓詁專經指要父以是期師以是教舍是之餘博

而實效在贈不爾動曰古人羣經講席執卷逡巡旁及諸家唐宋明文下筆纚纚時稱軼羣母聞色喜謂翁有子翁曰余志勿諼永矢朝潮夕汐上下百里童子尺書有誠無已翁從閫外母主中閨晝理征袍夜緝書帷丸熊和藥幷寄兒齋佐之清苦以慰翁懷胡爲九月風高霜冷嘗叢不芳牀臺遽扃偕老夙期中途分騁望子學成心焉耿耿某等久通友籍未遂登堂或居郡下或滯他邦後先聞訃盡焉同傷心在贈心寓此哀章嗚呼死兮本歸生兮本寄異鄉故土達人等睇有子才優寧翁矣某等同志爲欲獻矣瓣香告哀望素帷矣獨少一人斬焉哀矣心母之心形諸詞矣

公奠顧母文

撫季母如怛化可以破涕

鄭禹梅制義序

吾師黎洲先生之倡道于甬東也甬之士從而游者數十人講席之暇先生取宋元明以來未經表暴之文百餘家手爲批畫以授之吾黨而其間鄭子禹梅習之最敏嗟乎余輩何人輒敢哆口言理學哆口言詩古文但以人生宇宙既蜆然自號讀書則其所當誦習必不止時文一帙說約衷旨數卷而止而又無識等輩粗涉大全小注一二行便欲高談性命偶記伊雒弟子一二氏

之神解意遇以常情論之意必艱澀枯奧無當于今日制科之業也而每奏一義余與藥戲未嘗不歎其奇而服其捷于是禹梅果以制義售矣吾知惜禹梅者固不便欲遑附支流聖路榛蕪殆將無日用是詩之先生以求證其旨乃望洋茫然方猶河伯之不見水端雖欲下筆爲文章而理不勝者氣不充徒相與三復遺編有志焉而未逮也不意悠悠之口遂以余輩欲立異同笑訕沓興有爲余輩惜者曰凡人之爲理學爲詩文者類不利于場屋諸子信多才亦何樂而爲此其與余輩仇者則曰豈惟不利于場屋行將寒餓之莫救超超以終其身正復不足恤也雖吾黨之素稱傑然者往往因而疑之余嘗謂禹梅即使吾輩無志于此正未必遂躐科舉

遂脫饑窮然而目不識歐冒爲何物耳不聞性理爲何語白首揣摩襄然一老生而止此其所得不知較今日何似禹梅知我未嘗不首肯余言也今歲三月余歸自豫章禹梅方與陳子夔獻讀書張氏別業遂攜書就之其時去闈期已不數月士方息影收聲鍵戶爲制舉文字禹梅則發黃晉卿莊定山唐荊川楊鏡川之文其讀

敢信其言仇禹梅者亦遂將捫其舌不皆謂理學詩文無妨于場屋而禹梅方攻苦茹澹力追古人寧復志爲苟得以自同于流俗則其寒餓之得免與否固非愚所能知而有志讀書者於此可確然以自信也始禹梅不欲以其稾問世而余叔充宗與范子國雯亦竝沮之既而徇坊人之請馳書索序于余余曰是亦讀書明道者之一助也爰書此以引其端

送周公愼歸吳門遷居序

今天下孰不可與言文哉三尺童子奉冊師愚父兄之教熟時文活套數十首挾四子一經講章各一編每遇私試輒指以鄙劣之解命以浮耿之詞以題爲工緻不觸口爲入神始之稍有才識者猶出入常調之外經庸師愚父兄之點竄日剏月削盡易其童時肺腸非鄙劣浮耿不復下筆一日出以示人宗族誇之里黨效之甚至司文衡者亦從而收之世之無識者徒見其可以恣取捷得以爲金針祕藏之果在於是也夫孰知此宗族里黨司文衡者皆其庸師愚父兄之所淺灌而出乎

吾嘗憂焉思得一心明識高破除邊幅之痕離脫訓詁之習以無法爲法者而抱質實昧不能任意爲之徒以言之無聽倡之無和常有獨力難支之懼嗚呼今天下孰可與言文哉先友黃澤望先生嘗謂吏治不屬有司禪理不屬和尚時文不屬秀才誠非虛語也辛亥五月余辱知于都督李公俾誨其兩子以文始獲交周子公愼周子爲人行安而節和接物無忤與之言古今之事顧獨受辟書遑色養遑適蛟海之上從事於羽檄戎馬之間則余之困塞無聊又寧足悲乎然少陵有言文章一第坐視庸師愚父兄所教紆青被紫前後相望以去三年矣而今年爲更親余書室居府西偏周子居東偏相去三百餘武月相娛爲文者六每日出發二題未午周子已脫稾而嬉余尚呻唔几硯間不日昃不能止也有時簿書酬答盈其前者數尺周子俄頃檢閱輕重高下分別以授侍人便伸紙拈題略無煩擾之意余一事無所關嘗嘗終日當其思之未得未嘗不神搖而氣阻也周子又善飲酒能多而不亂彈箏度曲宛轉席間雅有晉人風致余則銜杯引滿不及十三四行輒頹然其際矣班史載陳遵張竦博學贍文辭俱以列侯居長安

而操行各異遵嘗謂竦足下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官爵功名不減于子而差獨樂顧不優耶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我而效子益病矣余嘗誦此言以周子況遵以竦自況周子笑而頷之以爲他日安得鉅筆如孟堅爲吾兩人合傳也嗟乎以周子之高才遠識曠襟偉度猶淹名太學頓跼不得顧獨受辟書遑色養遑適蛟海之上從事於羽檄戎馬之間則余之困塞無聊又寧足悲乎然少陵有言文章一第坐視庸師愚父兄所教紆青被紫前後相望以去

師愚父兄之教而能破除邊幅離脫訓詁者余與之處

一小技於道未爲尊都督公控制十一州軍旅芻糧周
子皆與其籌甚而終歲不輕赴一宴不妄受一錢敝衣
疏食不改儒生之舊余賦性伉萃橫口論議往往爲人
所憎愕周子獨容而取之酒闌文罷嘵嘵所不至蓋
自定交以來未有一語之不相契合者然則余之不逮
周子又不獨在文章矣癸丑九月周子暫歸吳門以廛
市之喧將遷於上津新居期余以一月之刖爰書此爲
贈周子其懸諸齋壁使世世子孫知吾兩人情好之篤
且以得爲文之法焉

寶刀賦

歲紀重光序當中夏虎帳析停鑾堂讀罷睹夕陽之在
山快清風之入厦萬子方撝關獨坐都督李公太學周
子相與款中庭而索話焉於是石欄竝倚若椀再行揮
晉人之麈尾卻唐代之歌聲論立身之大節惟報國以
精誠爰有寶刀製電其名出而其賞對之若驚恍吳門
之匹練疑王屋之流星易水之白虹如在蜀山之積雪
豈傾怪朗然而星漢俠風雨以交零乃絃歌之斗室亦
霆擊與雷轟不然胡爲其飛空之皪皪而耀目之瑩瑩
者乎萬子肅揖而前曰噫我知之矣昔有仲謀劍名紫
電歷世千年今茲再見余嘗溯公之事蹟蓋若與仲謀
而合撰何以言之始公之開府維揚暨今者提戈兩浙
非皆仲謀所牧之封疆乎始之使江防無夜犬之鳴今
之俾海濱絕妖鯢之舞非仲謀之北顧則老瞞奪氣西
望則蜀漢斂兵者乎然而被服儒雅敦說詩書公之於
仲謀固嘗過之而有餘也又何斯劍之稱號而不得與
之相符周子曰子之說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又一者
矣子不聞江南秉鉞等曹彬之不戮一人關內停車同

鄧禹之日降千數者非公之父耶又不聞定漁陽而收
富平追大勳于耿弇撫百蠻而寧三楚比偉伐於士行
者非公之兄耶公方受兵法於家庭答君恩以一劍而
豈徒坐擁貔貅以自適其清宴故當其弱齡侍衛則出
入禁闥以此刀聯一體之歡及其壯歲總戎則馳驅疆
場以此刀寄九伐之權此固一生忠孝之所凝非若治
金範鐵以資夫擊刺之能者也萬子於是竦然而退曰
吾乃知此刀之重蓋猶衞公之帶而鄭公之笏也愚雖
不文敢失其實爰記所聞以當珥筆

仙釋之廬徧於域中而屢代明君賢相未嘗遐其興作者非縱之也生人之情好日滋慾攻利誘雖國法無如之何而有人焉以清靜寂滅之道提唱其間或亦可挽什一於千百則不得不就闡闡之中聽聚徒以倡其說夫既藉彼之說以補吾治之所不及而復使營營終日供賦給公其有不陽趨陰背輟所務以逐於生業者幾人乎此宇內寺觀之址自昔每多優復者所以爲二氏亦所以爲斯民也崑山清眞觀在宋以前爲放生池乾道初方士翟守眞過其地見有蛇蟠龜伏之勢首建眞武殿繼以玉皇閣而三清太乙諸宇環列焉七年御書立額賜觀基二十餘畝復其租迄明洪武二十四年清釐天下田畝觀基除籍如舊嘉靖中始命起科諸羽士遂有賦役之擾彼時當國者因其君嗣人之統方日夜導以自私自利之說無怪乎上行下效寸寸而稅之無復有所留餘以爲方外者地也本朝康熙十七年巡撫慕公憫三吳賦役至重令所屬州縣清丈圻畝以甦影射之累而邑令曾君實董其役邑之好善者某某因稽核城中寺觀其爲畝若干條列始初賜復之弘施及季世增租之弊政白之令而上於公清眞觀之數十畝與焉住持某復從而申理其說公乃慨然允復厥初立取稅籍釐正之觀中百年莫挽之害始得甦息公可謂知所務矣嗟乎三神山在海中隨風上下可望不可至秦皇帝以尺寸所割之天下猶不靳使方士將童男女五百人生入日用之物無不備具以求之今以域中之臺觀稍似其處者顧不屑銖黍之蠲而必於取盈古今何不相及乎公之毅然命除其租亦以體朝廷之德意而遠從疏傅近侶賀丞方將就方外有道之士求所爲清靜寂滅者以滌其風昔之煩囂焉游行至吳或得重來是觀則公之舉不第有裨於諸羽士而行且及余矣邑例凡賜復者舊名公占余病其不雅馴故因某之請直書免租以列之於碑

育嬰會置田疏

蓋聞牛猶祗犢虎且顧彪鳩鳩以在桑而致其均平鸛雀雖處堂而極夫娛樂相彼鳥矣咸自愛其所生矧伊

人矜乃至棄其所出惟茲忍心之一啟遂致薄俗之相
乘爭訟日繁等父兄於萍梗兵戎益起視君長爲仇讎
原其始皆迫于饑寒塞其流在予之衣食故吳郡育嬰
之曠舉實我友維世之殷懷自此隘巷陋中不睹棄兒
之泣空桑陌上惟聞流水之聲顧地屬通都趙氏之遺
孤非一而乳當三歲丙相之雇直奚銷向善者實繁有
徒好施者恐難爲繼或宦游遠道慮鴻便之無從且行
賈他方苦鞭長之莫及必圖一勞永逸之計始免有初
鮮終之譏用是博咨而廣詢謂宜醵金而置產在昔壽

昌常平之奏曾發公帑以備饑荒嗣後元晦社倉之條
亦斂私橐以謀存貯彼天災之流行莫定猶預爲賑恤
之方況稚子之飲獻有常當早規取給之策所願同心
善士慷慨樂輸慕義竿宫踴躍從事務俾一易再易履
阡陌而雲連幸致斯倉斯箱穫稻粱以櫛比義田之莊
尚在可追文正遺踪胎養之粟不須復睹孝章善政但
使廩多餘粟何憂野有棄兒況乎厚意所風將共敦孝
慈之俗義聲攸被且竝生仁愛之心此可見爲德之有
鄰抑以徵牖民之孔易良規聿著盛事永傳謹疏

璀璨諸佛之金城永固其看具葉稜層矣

重校資治通鑑序

立齋先生廬居無事得陽羨路氏資治通鑑版校而補之存爲塾中讀本校既竟門人萬言請曰吾師頻歲之勤惡得無一言以先之先生曰余何言乎司馬公此書其於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治亂得失之故亦既甚詳且悉矣余何言乎顧聞昔人有云讀通鑑者須用一番記其人名更一番嘶其地理此識記之法也每遇一事既備其始終條理而核之復取袁機仲紀事本末以相印證庶免脫漏之患此貫串之法也又於某時遇某事某人處某事既已得其緣起不當即爲究竟姑掩卷靜思設使我遇其時當其任應作何等措置若何而成若何而敗先有定見於中然後以古人之行事合之則其所得與口耳誦說者必有異此練事之法也但上智絕少起而行不失爲善讀溫公通鑑者哉言對曰吾師標舉中材頗多縱使篤志好學而歷時既久每思遺忘又必讀史諸法詳盡無遺是即可以爲序矣承命取金氏王氏所編級於前後而書其言於首簡

何伯輝小傳

何連城字伯輝松江上海人也世以詩書昌其家君少

不樂爲舉子業塾師督課之往往棄去顧好誦黃帝岐伯書弱冠遂以醫名所至人爭延致之君扁舟布袍鬚髯灑然左倚書卷右列藥囊接人不喜作寒暄款熱語有求治者問切而外輒與藥令去貴與賤無二視焉嘗爲諸症丸散以施人乞之卽與不責一錢或詢其藥品君笑曰人有不一之病吾自有至一之藥子第求其效可也何問爲得其藥者頗多奇中而尤長于治目一日過崑山徐藝初之長子俶患目嘗已數月淚濡背合諸醫治之百方不效客謂藝初曰頃有髯醫從雲間來聆其言似有異子盍迎而試之藝初如指以請君睇視意曰公子之症以積溼壅脾清氣不上因母胎子遂致斯患法當治脾卽得平復矣傍有難之者曰閻之目系于肝肝病斯目病子以理脾爲說得無稍偏乎君曰未也吾且將計日而效于時邑中諸醫大譟至期俱造藝初所候視以爲不效則可哄堂挪揄之也俶晨起方附衣初之于何君獨深信不疑卒收其效焉則惟其愛子之誠且迫也嗟嗟逐末之民安得如藝初者而一與之語哉

陳十園六十壽序

自余客崑山卽得與陳子十園游戊午夏復來陳子方適豫州時正其六十誕辰也比返則已仲冬其配徐夫人亦屆六旬子斑娛舉雙壽之觴崑之親朋皆相率前爲壽余雖交未久視陳子每有心託我亦將操文以獻而難于措辭蓋近世視嘏之言每以依迴諛佞爲工恐之瞳與珠本無所害而病在于睥目上下睥皆屬睥向

其任乎我則戾於陳子而合乎陳子又未必適乎我也於是姑過而相揖陳子曰子無以我生日爲言我受弔不受賀也余曰何以言之陳子曰子寧不知耶人之處世猶赴宴然使其宴而太牢九个清酒百壺樂奏鈞天客皆廣平則我與子固樂窮日夜之歡而不厭也今有是乎其肴核則雜以草具也其觴酌則取諸醋甕也其優伶則皆烏言而夷面也其賓友則多屠儈而販夫也吾亦何所戀於此席而子令我酣宴不去乎又曰世俗每以閏歲爲終具吾與室人皆六十而適當小閏將求婢以合於奇數而束裝子仁人也寧肯以六十老人妄

也顧乃先束之且并一夫人兩側室而其束之其故欲違禁蹈忌以使之皆不得行也亦已審矣方欲更買一婢以合於奇數而束裝子仁人也寧肯以六十老人妄美槧而沐之并吾二婢子爲四具焉室人曰如俗忌之爲奇不爲雙何吾謂是何難當更買一婢而成五則何所嫌也余聞之大笑曰是眞可以有言矣夫陳子之憤世而不欲久居也猶爲崇志節尙退讓行古之道云爾天下何者復能循古道哉居官者不問其君之用否而惟以得位爲榮干澤者不問其主之喜怒而惟以求賄賀如子言固當以今日爲赴宴之始乎

盛仲山六十壽序 丁巳

震川先生之壽陸思軒有云吳俗爲壽之文多至數十首張之壁間來會者飲酒而已亦少睇其文故文不必佳凡橫目二足之徒皆可爲也余謂不然文章在世原非以供庸夫俗目之稱賞要使曠代絕識清流佳士泊復有一人知志節退讓者況生死大事子奚獨斤斤於

然與吾文相遘正不知我爲何人人落何許而心開神
旺意接情移有得於筆墨字句之外者而後可以爲文
也故微之不辨村校之訛心識旗亭之唱而歐陽
子之序廖氏集亦以有待於後不汲汲今世爲言然則
震川特深慨乎潦倒而言之士爲文固當以知言者爲
鵠不可徒求免于悠悠羣飲之人也究竟震川他日賴
有壁間之文見賞文長展轉以得當于禮闈雖其所重
不在一第而吾黨寧可漫然以文字應人乎丁巳讀書
玉峯盛子玉臣以其父仲山翁六十序見屬玉臣固習

聞乎震川之言者其以余爲橫目二足之徒而概以命
之乎抑將別有所取而誤及于余也余困頓舉業不得
肆力於文詞平居自量無論不敢作古人堂奧之想即
欲稍窺其藩籬猶茫乎未知所嚮海濱僻處妄承親友
之責遂以充祝嘏封兆之用其實毫無所發明也今也
游震川之鄉得與其門人子姓上下其議論正如河伯
東行方旋面而作望洋之歎區區涇流雨涘久矣自愧
其拘墟也而尙敢以有言耶吾聞仲山翁自幼恬澹不
樂仕進孝親慈子友其兄珍示白首無間言所居茅屋

朱天木壽序

往歲戊申己酉家大人設教于桃源書院桃源書院者
宋慶曆中王說先生所講學處也王氏聚族而居迨今
六七百年煙火凡千餘家阨河有朱氏者亦不下數百
家衡宇相望世爲婚姻有古朱陳之風焉時從家大人
受業者王氏子弟居十之七朱氏子弟居十之三而朱

翁天木之子予先實在其中余客游袁筠歸間過書院
起居家大人予先邀余歸其家設雞黍具賓主之禮朱
翁長身多髯方巾布袍攜其幼子出而肅客飄然若神
仙中人後家大人去設教他所余亦浮沈世路與朱翁
絕不相聞今歲余自京邸歸見有朱子文開者來從家
大人講業于荒莊之上詢之則子先之弟天木翁向所
攜之幼子也頎然玉立質而有文蓋去予先款余時九
年于茲問朱翁已將拜六十矣近世父兄師友之教惟
以時藝速化爲工謂經史古文之書可以束而不觀而
其用功固不專於時文也必將萃六經羣史諸子百家

家大人立教之法務使之研窮乎經旨綜核乎史要沈
酣乎古文諸家之言而後發爲藝詞可望其聲實之俱
茂焉然一時場屋虛聲之士從之者如水赴壑而吾父
子書笈所至講坐殊落落然朱翁顧好類侯芭嘗同屈
到始而命其長子繼而命其仲子殷勤受學歷久不惰
此其所見有大過人者天道雖遠正學必昌吾知狂瞽
既息之後世之所尚斷乎在此不在彼也史遷有言物
賤極則反貴然則朱翁之課其子固爲趨時之勝算逢
年之善物乎獨是余也萍踪浪跡倏北倏南不得晨昏

家大人之側且以肆力墳典竟其所學而子先兄弟乃
能耕田讀書優游侍養以娛尊人之老揆之余心良足
深媿故因陳子士寧之請聊書一言以佐翁壽觴兼志
吾羨慕之情焉

余吳野歷科程墨選序

余子遜庵輯其父吳野先生所選歷科程墨既成介潘
子次耕以問序於予予繙閱終卷不禁喟然曰嗟乎余
子亦知尊先生所以爲選之意乎夫古之以時文進者
其用功固不專於時文也必將萃六經羣史諸子百家

之書爲之探其本原別其流派窮極其名數象物之異
同含英咀華伐毛易髓然後發爲文章以自列於科目
而其間立心正大之士復能以其誦讀之所得措之於
班朝治官而爲良有司爲名諫議爲賢公卿者皆於是
乎出其或有偏頗回遹精其術而反用之者必不免凶
於而家害於而國焉然則士當程試既得之後其施爲
次第又不繫乎時文矣而世之昧者方謂有明一代之
魁人碩士莫不由時文以進舍是之外無可以享大名
顯當世者於是父教其子兄勉其弟日取程試偶合之

作沾沾焉口誦心維繩趨而尺步之凡古聖賢人著作之所遺皆塵封蠹積庋置不觀遂至前不知有古後不知有今馬牛其襟裾而欲以勳皇王之大業宜其出而用世惟知弊國朘民以自私也可不謂大愚乎然而國家取士既以此爲程度士之欲有爲於世者非此無以自見故雖高才絕學不得不屈首而爲之譬諸陸行之馬水行之舟其行者人也而得如其意以達者馬與舟也涉遠者不可以既達而忘馬與舟之勞決科者亦不得以既遇而廢時文之學此吳野先生程墨一選所以爲三百年來人士留斯鴻跡也予獨於茲有感焉明初之文淳而簡中葉之文昌而博季世之文圓密而浮麗其間升降雖不一途而大要不越此數者夫至於圓密浮麗而時文之弊極矣是以嘉隆以前君子小人未始不相爲起伏然猶無心於樹敵也故當國事紛紜之會有從而傾之者即有從而正之者迨定陵末造其小人已焉以如是之督撫而有閣下在其間言甚爲閣下惜也然以千里之地數萬之兵與境內文武官吏皆屬于一人而惟是收發文書接對僚屬錙銖于饋獻之多寡斥去弗視而他日之黜陟即據以定其高下如是者非督撫乎以如是之督撫而閣下在其間言甚爲閣下惜也夫閣下自甲寅以來貫甲胄冒矢石據危城之中與賊相撐拒幾及三年閣下之身亦殆矣峙芻糧繕器械皆倚辦于杭州千里外而伺敵間隙張機設謀以乘之

會不得一夕安枕閣下之心亦苦矣卒能摧堅落鋩使
賊不得過須江一步湖河西財賦之地賴以無虞閣人
計盡力窮竟受約束閣下之勳又何其偉歟而侍衞稀
簡迫羊太傅之風供御儉素著李將軍之節無論吏之
以例饋者畏縮不敢前即施恩于人亦不望報嘗見一
縣令德閣下特薦會不能具禮且知閣下不受禮手太
平御覽文獻通考二書以獻閣下却之曰薦賢爲國何
用書哉即其他可知矣閣下之守又何其廉歟然而一
品之秩雖崇三師之寵莫貴視嚴疆初任與中土坐鎮

諸公反邊不相及凡我浙士之大夫士庶莫不扼腕觖
望以爲閣下勞苦功高如此而殞賞獨後于人閣下得
無喟然思去而使吾仳儈之民亦徬徨無所依也愚獨
以爲不然天下固有以賞爲賞者亦有以不賞爲賞者
今巖疆之上方圖進取非先賞無以勸之而中土大吏
能精於心計以佐軍興其進律也固當然使閣下遂與
之同科人將謂朝廷之禮秩勞臣固漫無所分別也故
且薄爲賚錫以俟西南之底定而策勳胙土焉閣下寧
不知天子之深意而遽以功大賞薄爲嫌乎使閣下而
致嫌於此則與錙銖饋獻之多寡者亦無以辨而謂閣
下爲之耶獨是閣下之得乎經史者熟閱于事理者深
自漢末三分以來如東晉如六朝如五代東西龍戰南
北虎爭無日不尋干戈亦未有設科置例盡一切苟
且取盈之法靡不舉而行之者今一逆臣妄逞其凶暴
乃欺天下之兵竭天下之財謀之五年待其自斃而後
稍得伸吾尺寸焉豈可謂謀國之有術歟夫前事既不
可追而事後之圖所宜亟講閣下必有預定于中者言
等事外者既不敢言彼錙銖饋獻之多寡者又不能言
而清操偉伐老成見事如閣下者更以非其職而不欲
言將使繞朝笑人以寂寂而謂我大清之無一人也故
爲今之計無寧使言之而不用必不可默之而并無其
言閣下其有意於斯耶近世上交之詞一以諂諛爲事
未有能直陳其意者閣下非好諛之人言亦非獻諛之
士遂不敢因仍流俗而以古道自處閣下倘能不嘗過
之則士風丕變又未必不在言之一言矣

顧母華太夫人墓表

嘗觀夫子之繫易於坤卦彖詞既贊之曰坤道其順乎

承天而時行而六二爻詞又贊之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引而伸之妻之代夫有終臣之代君有終亦竝有順承時行之義自經學不明世教日失求其克修代終之職者蓋鮮而閨門之內爲尤甚乃今於無錫顧宜人之狀得其順承有終者數端焉宜人華姓系出南齊孝子父某母嚴氏宜人年十七歸于封公封公事親孝待兄弟友律己清儉處親戚鄉黨有恩意教子最嚴宜人與之齊垂五十年一一能如其意以出之當于歸之日封公之父念田翁方主家政整理物品物少不中度正色叱之無所假宜人資奩甚盛入門即諧體阿翁意盡屏嫁衣椎髻布裙與諸姒娣從事遇享祀宴會之日雞鳴而起競競惟恐失墜每食上必使女奴伺翁顏色色喜乃敢即安是其佐子職之修而代有終矣念田翁篤於同氣諸女弟久出閣節物饋遺之外猶時其有無以左右之宜人勉勉待命有所呼取應聲出無後時其有貧乏者迎歸視養衣服禮秩不敢甚亞於翁也封公之於姊妹也亦然宜人帥其初不稍變

刑于所漸更能自厚其同產周氏妹死不克葬宜人畀之貲其孤盡諸酒食再畀之再盡宜人卒與其弟自葬之是其敦孔懷之好而代有終矣封公儉於口體勤於治家自得宜人一切米鹽瑣屑之事宜人皆明爲簡括不復以關封公以故得恣意絃誦上下千古成其博洽之名晚歲以琴自娛客至四壁嘈吰宜人輒具肴核出酒茗以佐歡窮日夜不厭而自奉獨約每飯不過腐菜一器至身先操作晝夜紡績靡休則雖既貴之後猶不專諉諸婢妾也是其勵儉素之風而代有終矣從姒談

衣食不給月必數過宜人禮待有加不以頻復少懈且語諸子婦曰是其貴盛時固勝汝家遠甚人生興替何常爾曹慎毋以驕致慢也姪貞女早孤不嫁矢志空門宜人撫若己出歲供其常餉不更有無告之嫠妹之夫孫廩兮幼失怙館諸家教之學既成而後與婚治妹氏早世復撫兩幼甥如其父今皆能屬文有時名是其廣慈惠之德而代有終矣宜人有是四德固宜淑譽發聞翟衣被體上邀綸綍之光再享大郡之養子于孫孫蟬聯鵲起其茀祿之盛有加無已也彼世之託乎從夫從

子而罔或自樹於閫閾之中者其亦知以宜入爲法歟

余與袁州有同籍之雅適應召入都舟過惠山袁州搏

顙請表其墓遂摭實備書之封公諱某子五人長岱卽袁

州次密次丞次峴壬子舉人次嵊太學生其生卒歲月

與子孫婚嫁之詳具於諸石

究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清鄞縣萬 言貞一撰

北郊配位議

本朝稽古定制以冬日至祀天于南郊夏日至祀地于

北郊俱奉太祖太宗世祖三聖爲配其配位之次南郊

太祖居西嚮第一位太宗居東嚮第二位世祖居西嚮

第三位而北郊亦如之太常徐元琪謂配位當一以正

位爲準昊天之位南嚮則東爲左而西爲右三聖之配

位自無可疑地祇之位旣北嚮矣而配位仍視南郊爲

之序則由地祇視之是太祖居右而太宗反居左揆之

人情似爲未安今當制作明備之時亟宜釐正以垂萬

世爰密疏請之皇上愼重大典下內閣翰林院諸臣考

古禮文斟酌以求至當臣某謹按自漢迄明其間天地

之祭分合不一大抵合祭者固以地從天而壇皆南嚮

卽分祭者亦以地視天而壇仍南嚮求其祀地之壇北

郊北嚮如今制之得者惟宋之政和徽宗政和四年親

藝祖配地祇位北嚮太祖位東嚮暨明嘉靖以後耳世宗嘉靖九年分

皆以太祖配北郊地祇北嚮太祖西嚮嘗考鄭康成之言禮記周禮以方

祭天地于南北郊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丘泰折社皆爲祀地之所而郊特牲篇社與郊對舉尤爲明悉其言社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于北墉下答陰之義也其言郊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蓋言南郊之祭天爲就陽則北郊之祭地爲就陰可知言南嚮以祭地爲答陰則北嚮以祭天爲答陽可知古人互見之文往往如此奈何自政和乃發之嘉靖以後得大正其制至本朝始監觀盡善乎則地祇之當居北嚮此不煩再議者也至於配位則兩漢魏晉及南北朝多以太祖配天太祖之后配地洎

唐之中葉始以神堯太宗高宗並配郊壇而宋之藝祖太宗眞宗即因之論者以唐高宋眞未有配天之德於此不能無疵必如我太祖太宗世祖之肇造寰區功德巍煥斯足以當之而允協焉則三聖之並居配位亦不煩再議者也獨是配位之次就今日地壇而論則如元珙之說臣誠不能以無疑以古之合祭者言之漢元始五年天地皆南嚮高帝高后皆西嚮宋皇祐二年天地皆南嚮藝祖太宗眞宗皆西嚮紹興十三年天地皆南嚮藝祖太宗皆西嚮明建文時奉太祖配天地于太祀殿西嚮永樂中如之洪熙後益以太宗皆西嚮夫合地于天而正位南嚮配位西嚮則今地祇之正位北嚮者配位不又當隨之東嚮乎或者以宗廟之位故郊壇配位緣之以興國初北郊之制坐有昭穆之位故郊壇配位緣之以與國初北郊之制坐太祖于東而坐太宗于西此其顯證也然臣考禮經昭穆之謂由廟中祫享太祖正東嚮之位三昭位北而嚮南取昭明之義故爲昭三穆位南而嚮北取幽穆之義故爲穆後以太祖之廟南嚮居中遂以其子孫之廟在左者目爲昭在右者目爲穆耳則是昭穆止可以左右言不可以東西言也今南郊之位天南嚮而太祖配其左居東太宗配其右居西則北郊之位地北嚮而太祖自應配其左居西太宗自應配其右居東矣顧乃左右互易如此則改而正之寧可以且夕緩乎但質之宋明之世其並配方位之可據者僅有藝祖太宗眞宗並西

嚮之文而絕無昭穆分配之典此蓋以祖宗之于天地皆有爲主之義而不可同於廟中之昭穆將以爲子孫承祭之序者也皇上倘毅然斷之奉太祖配位居太宗之南更奉世祖配位居太宗之北則適合乎隨地而左之義若以明世地祇北嚮而太祖配位仍西嚮則禮法後王卽並奉三聖于地右亦無乎不可要之如前此太祖位地右而太宗位地左則確然非禮之正也而推之嶽鎭陵山海瀆之從祀其下者其沿失亦可以是衡之矣（今北郊從祀列五嶽于右而永陵之啟運山福陵之天柱山及四海次之列五鎭于左而昭陵之隆業山孝陵山亦同昭陵山反遜于孝陵山也）時有聞臣之說者作而曰然則南郊之配位亦何妨並奉三聖于昊天之左乎此又臣所深願而不敢必者已謹議

擬祭啟聖公文

惟公系本神靈生稱瓌偉勇力聞於魯國皆道德所發皇政事著於鄒邦悉文章所根柢篤生聖子代爲帝師寰宇崇歲祀之儀不先父食古今奉斯文之統共指家傳茲值東巡特臨曲邑溯三千年之世澤孰非厚德燕貽撫七十葉之孫曾如見明神陟降用修彝祭之典代

以扈從之臣泗水環流知發源之有自防山聳峙占禮慶之無疆牲醴式陳格歆非遠以先賢顏氏無緦曾氏子哲孔氏伯魚孟氏公宜配

四配贊

復聖顏子

伊誰好學不情特稱四勿是凜三月以貞簞瓢陋巷壞體黜明樂處斯在尋者其興

宗聖曾子

孝先百行曾得其傳明新止善忠恕達天省身無疚養志斯全孜孜易簀猶見冰淵

述聖子思子

一堂師弟參以聞孫思誠之學獨扶天根位育其究戒懼其門己百己千途轍可援

亞聖孟子

羞道桓文特崇仁義遊梁適齊放淫距詖承彼三聖陳以二帝厥有本原知言養氣

十哲贊

閔子騫

出蘭葭中被洙泗教內勵孝行外陳王道廬絮猶溫舸
裘非耀抗志強家蕭然高蹈

冉子伯牛

嗟哉伯牛危言正行小物欲謹聖猶取鏡惡疾奚傷令
名莫竟自牖之言千古同聽

冉子仲弓

見賓承祭求仁之樞居敬行簡臨民所趨斯旨既立入
道有途誰謂主敬發於後儒

宰子子我

維德有言古無二道自進斯人始易其教近類斯取徧
聞則躁不辯而侍殆以身詔

端木子子貢

瑚璉之器不揜茅茨分庭歷聘宜廓其施學無可息治
不任機終焉至道一以貫之

冉子子有

世推以藝已遜其力從政何有見道而晝一自問行加
之鞭策日就月將其究則獲

仲子季路

具臣之器兼人之能不恥縕袍克悔琴聲祭禮一試蒲
政三稱志輕死亡正命結纓

言子子游

生於吳會仕於武城學道爲教絃歌發聲正適以經得
士於行吾道之南賴啟榛荆

卜子子夏

蓬戶而居彈琴以詠與皆賢已戰能自勝論達精微勇
戢翼橫詩教之傳於今爲盛

顓孫子子張

始雖干祿終克書紳崇德辨惑致譽安身庶幾近裏矣

擬御製天津海神廟碑

朕肯巡歷天津詢知直沽海口去盛京四百里而近戒
舟命涉實利轉輸迺者奉錦兩郡歲穀不登兵民乏食
深廑朕懷而陸運之程踰山越谷馱載所致曠日爲勞
厥惟創興海運斯足拯我民生爰命近臣往莅其事酌
撥倉粟運以巨艘出直沽之口東指遵海筒師權卒并
力一心波濤不興天日清佼祥颶遄茫帆檝如馳甫三

曰卽建盛京振給所暨徧於窮部兵歡於伍民躍於逸俾此京輔之邦相與遂生樂業則惟爾海神有靈克相朕以綏茲兆庶也朕惟望秩之典國有常祀而非常之功尤宜報享天津東舊有海神廟今特命工庀材重加營建朱甍碧瓦規制崇宏庶幾鑒茲惓忱益加祐助豈惟余一人惠鮮之意藉以有成將盛京世世軍民咸得遨神覩於勿替也是用揭諸穹碑表神之功德以垂示永久焉

重修大悲寺三世諸佛殿碑記

惟天亶厚濟德本支世世篤生令哲詰之姿麟趾之振振常華之韡韡風雅所載歷有其徵如和碩簡親王再世之賢實足以當之而無媿已先王於順治丁酉歲嘗至大悲寺見大殿陊剝不治捐祿修之諸佛像設並莊嚴一新夫佛固人之所望以福田利益也然使其無可自庇又安能以福利及人先王之爲此舉其意豈無所在乎厥後奉命專征自金陵而豫章自豫章而臨桂所至本仁行義寓惠於威使民喜其來而惜其去有攸裳赤烏之美焉葢皆本此事佛之心而推之也今嗣王克篤

其烈於殷之儀觀多所增新其所以上祝聖祚下成先志者不更弘且遠乎昔漢東平王言爲善最樂齊竟陵王喜招名僧講論史皆紀而傳之某職在史館樂今王之能以仁厚守藩服而溥福利於無窮也爰承令而爲之記

寶積錄序

釋氏之有古德猶吾黨之有先儒也先儒以語錄闡聖人之遺經古德亦以語錄演如來之奧義雖標旨樹訓未必克殫乎開宗不傳之祕要之因源以致流由本以達末不可謂非其附支餘派也卽以先儒言之自兩漢毛鄭賈服諸家專門講經之外其他儒林之著作往往有與六經相爲出入而周程張朱而降如太極通書正蒙東西銘全書語類等書尤爲指不勝屈卒未聞有人焉舉先儒之議論以類相從而附之聖人之經之後者迨唐之正義明之大全始薈萃諸家而折衷之識者猶或致譏以爲正義與而漢儒之學始絕大全作而宋儒之學亦亡蓋其書割截採取以務合於一人之見則漢宋諸儒之名雖存而僅成爲孔穎達所見之漢儒楊榮

所見之宋儒固不若各存一編者其人之面目既全而精神畢露能使後人讀之如接其謦欬而承其指授也嗚呼以孔穎達楊榮之學之才而猶不免於斯弊況與二子邈不相及者耶故余謂輯先儒之語錄者但當汰其重複附會以期得其人之眞輯古德之語錄者惟在去其影響支離以獨存其人之是固不必推而列諸聖人之書系諸如來之下然後爲泗水的傳靈山正脈也

西蜀歎堂哲公幼讀儒書長通佛乘紹天童之法席得弘覺之眞傳常奉詔住持善果爲北方參學所宗歸而

擧識所至可以追宗仲達方駕勉仁無疑也乃觀其所撰宗門寶積錄一書簡當精核使宋末元明以來諸老之聲音笑貌宛然如睹固可爲儒門舊書之則寧僅有功古德已耶余故因其請序而纘纘述之用表其不妄作之意且敬告吾黨焉

憲宗本紀贊

贊曰憲宗泣祚日久當國家閒暇之時使其修明典章以從己之欲乎以至輟大同之兵而師不驟武雪張斌之枉而獄無冤民崇節義理學而士庶嚮風拯立哈密

而要荒慕義跡其行事惟竄鄒智李文祥寵張延齡鶴齡兄弟與不肯廢絕東廠爲未合乎君人之度耳而論者乃以嗣皇淫戲歸咎於詒謀之不臧然則太康之逸豫滅德夏當以爲帝啟昭王之不強政治周當以爲成康累而皆不聞焉則豈非善人百年之難遇而勝殘去殺之治實由世運非關人事乎嗚呼明代守文之主前則宣宗後惟弘治洵哉不可及矣

神宗本紀贊

贊曰臣觀於明神宗而益有慨乎子輿氏之言也子輿氏曰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使神宗當張居正既亡之後好學親賢力行善政則春秋既富國運方昌其光隆之業雖漢之明章唐之憲武非難至者乃溺於燕安耽於衽席三征既捷侈然自以天下莫加焉先之以國本繼之以礦稅終之用人行政無一事不煩多口之爭三十餘年朝講不至使簡任二輔之疏昨甫手批而今日不知其處此其怠忽之狀寧可使一日居天位乎宜乎身遘兵禍而憂危困迫以死也嗚呼神宗既屑主而居正以後諸人又皆庸相彼其初以爲阿徇逢迎惟此足以便己豈知危不持而顛不扶其禍卒至此哉有國者鑒諸

諸王世表敘

昔之表宗室王侯者惟史漢唐宋四史然史漢諸王與王子侯離而不屬世次難明唐自玄宗後諸王以不出閤不分房子孫皆闕而不著則失之略宋史於太祖太宗魏王廷美之裔迄臨安亡國盡載之雖譜牒有稽而漫無限紀又失之繁茲綜四史之意所載至郡王而止以從史漢諸王王子侯之例又仿唐宋分房法繫各府

郡王於親王下如小宗之從大宗者於是不禁喟然而歎曰高皇帝之眾建藩屏所以禦亂禁奸者何其備哉蓋設都金陵去塞甚遠緣邊用武之地非親子弟居之而委以重權其勢莫可久固以故封齊青州封遼遼東封寧大寧封燕北平封谷宣府封代大同封晉太原封秦西安封韓平涼封慶寧夏封肅蘭州封蜀成都封岷雲南封靖江桂林計洪武中剖符胙土先後二十五子而處極邊者十一處次邊者四他皆中土要地如魯如潘如周如唐伊如楚郢湘潭諸國盤互其間其護衛至

萬六千人牧馬各數千疋莫不有銷萌禦侮之資使其克固封守上衞一人詩所稱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實在於此夫何文皇帝自以支子奪宗深慮有襲迹而起者卽位之後盡削諸王之權於護衛損之又損必使其力不足與一鎮抗甚至棄三衞之地改二王之封永樂中棄朵顏三衞地改封遼王於荆州寧王於南昌親以其身當北塞衝謂可御內攘外永建厥家豈知諸侯不得自守其地不得自用其民卽天下之大尺寸當守以天子之兵人人當食以天子之餉勢必至力分用絀邊徼空虛以成中原之潰亂甲申之禍未必非文皇帝貽謀之不善積漸致然也向若仍太祖之制使近邊諸王得各出其力以支吾戰守而立國內地者亦豫養兵威以懾奸民於不敢肆則何有徼發如此之多俾亂賊得乘其弊颺馳雲擾竟底覆亡耶然則太祖分封之典固未爲失策第患平日不能納之義方示以孝弟睦友子愛使之有灾相卹有患相拯以成周道親親之治此則太祖之所缺焉未講者也倘必以分封太侈爲嫌將使治家者疑其兄弟親屬足爲吾子孫患害至欲去骨肉離族黨

兼達康莊遇本寧蜀府曰悅友申賓讓承宣奉至平懋進深滋益端居務穆清湘府曰久鎮開方岳揚威謹禮儀剛毅循超卓權衡素自持代府曰遜士成聰俊充庭鼎鼎彝傳貽連秀郁炳耀壯洪基肅府曰遜士成聰俊充庭齊昱禎祥韓府曰沖範徵偕旭融誤朗璟達直詔愉顯造令緒介蕃維審府曰佶幼詮勛胤恬理效迺皇堤源諄舊暐圭璧澈澄昂安府曰斐序賓延賞疑覃溶祉襄依嚴顓輯拒縝密廓程綱唐府曰瓊芝彌宇宙碩器奉之琳琚啟齡蒙頌體嘉曆協銘圖鄧府曰偉聞參望東箴詢準泉夔麒麟餘積兆奎穎暉璿璣伊府曰顯勉諟許典褒珂宋鳳琛應疇頒胄選昆玉冠泉金靖江府曰賛佐相規約經邦任履亨若依純一行遠得襲芳名帝系

熹宗莊烈二帝諱始及由字而不億之孫子宗祿遞已其他王府亦多不出十字　而大虧論事者遂有減祿限宮賸且限支子之請由是支屬承祧者親王無旁推之恩羣從繼世者郡封絕再襲之例親王子例封郡王若以支屬嗣者自長子襲王外餘子仍原封不得濫郡爵郡王無子兄弟子不得請襲違者爲以及名婚不時有厲禁本折互支無冒封皆後制也　崇禎問慶王上言本宗於崇禎六年始常期給萬曆二十六年之祿是宗祿爲虛設苛文密網若惟恐天潢諸派消削之不速者總由聚處一城仰食不給有司不深惟大計而徒事補苴遂使古聖王睦族合宗之美意澌滅無餘其時諸親藩僅而能贍自郡王

以逮中尉則斤斤焉日求口食之不暇尙何有餘力爲國家謀藩翰也耶夫前人立法有不當變者有必當變者明代宗祿之制其變必不容緩苟以將軍爲斷予以封而停其祿責使力學決科其不能者則農工商賈惟其所業而又盡捐越關諸禁以便之則一歲之中王府省數十萬游手靡食之子卽民間增數十萬勤身力作之人雖非舊章素載固祖宗所心許也奈何閱二百餘年重於變法而科舉換授直需之啟禎之世其時朝宁紛爭中原潰敗始僅於宗室制度稍一更張胡能有濟

耶臣故表諸王之世而幷及之使尙論者有考焉

內閣部院大臣年表序

奉天子而統治天下者宰相是也稟宰相而分治天下者卿大夫是也故廣命九官要之以總揆周建六卿先之以公孤蓋使宰相而任分治之事則不勝奔走之勞矣卿大夫而任統治之事則不勝牽滯之患矣洪武之初仍元舊制以中書省筦政務御史臺司糾察省領於丞相而平章左右丞參知政事佐之臺領於御史大夫而中丞佐之其時雖有六部不過奉省中成畫非得專

其事也無何因胡惟庸之亂罷丞相不設升六部尙書正二品使分掌諸大政於是政之無所統自洪武十三年訖崇禎之亡未之有易焉夫所貴乎宰相者以其能周知天下之財賦洞悉天下之疆場熟諳天下之禮樂刑章而伸縮進退高下在心任賢使能各當其位以匡天子所不逮也唐張說爲相設吏房樞機房兵房戶房省數十萬游手靡食之子卽民間增數十萬勤身力作之人雖非舊章素載固祖宗所心許也奈何閱二百餘年重於變法而科舉換授直需之啟禎之世其時朝宁紛爭中原潰敗始僅於宗室制度稍一更張胡能有濟

宰相之職不可分也天下事當共平章非如給事則有刑禮房於政事堂後以周覽衆務李泌之告德宗亦曰兵過吏過舍人則有六押皆謂此爾太祖乃不擇其人

而析其官以爲吾之官治則得其人固可以興不得其人亦不至於敗曾不知連雞之不能伏卵多牧之適以亡羊也不亦誤乎厥後嗣王亦知其勢之不可久而憚於制之不改違始置閣員繼崇諸殿而大學士之柄遂以漸而尊然職司批答委託既輕事在六官又積重而不可返故其賢者不過如高穀王文之在景泰僅免擠肘乎于王于謙馬文升韓文劉大夏之事武宗克借同心於劉謝劉健謝遷而已不賢者輒肆然授意指攬事權如嚴嵩張居正之所爲凌夷逮溫體仁而顯乖謀獨持綸綍彼方喜曰便其私而不知害已移於國矣然則殿閣大學士之設又何足以維分治之窮與且國家之事非其職任所關而窮智竭力知無不爲者惟中智以上乃能之下此不過循分守官以告無罪又其甚者則支吾旦夕之間冀爲遷轉而已萬曆以還兵戈既動儲偫日供戶部欲核餉而不知兵兵部欲增兵而不顧餉銓司以官授人不問其地之宜與否司寇按律定罪不恤其事之易與難宗伯飭文教於兵戎將作鳩工程於匱乏及崇禎之末司馬欲遣偵卒而竟不辦一緡艮由此

卸彼推視猶秦越分治之弊必至於此究之一部事壞并他部之未壞者亦以次從之使起太祖於甲申當亦悔統治之無人致天下事至於此極也臣嘗探病其失茲於敘內閣部院諸臣年表著之而以初制列首簡使觀者得有所考焉

功臣世表序

粵稽漢法非軍功不侯王制公侯伯子男之適子皆造於學蓋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此從古已然也竊觀於明代之勳爵其始封與繼世殆均有所失焉何以言之夫位爲天位祿爲天祿王者皆奉天以錫之而已不得有所與乃以徐常諸臣之輔成帝業而封以朱張諸臣之佐奪天位而亦封使之並論一堂其得失有顯然可見者降及中葉奪門徼幸之輩得與拒也先者比肩豹房雙龍之儔得與俘冀錙縛宸濠者齊列甚至貂璫者流榮施羣從昭武寧晉接踵剖符遂使泰安高平平涼鎮安以及寧國東安安平諸俸封猶據爲口實以竊命焉

天啟間魏良卿魏良棟魏鵬翼諸誥文皆援寧晉伯劉聚爲例雖其間肅皇初載嘗紹四王之絕封停外戚之延世足以式勸勞臣而不能推

廣此心整頓功次使開國勳賢之裔落落如晨星不獲與靖難以後相比並識者終恨之此其始封之失也抑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之此自陸賈以告漢祖後世之君莫不共愉故高皇以李文忠掌國學而載諸令甲公侯子孫必就司成肄業成材者始得入朝管事亦此意也使文昭而降繼體諸君能恪遵先訓俾功臣嗣世者即襲封之歲循入學之規誦弦禮書教之九年而出學其賢者固強立不反足備化民成俗之選不賢者亦將繩趨尺步循循守禮以保其家夫然後考漢唐之制

試以庶司之分職視其勝任而漸進之自當有重慎而不敢肆者而乃甫離襁褓遽躐崇階彼富貴已莫加倘何所瞻顧而肯自愛乎宜其驕淫矜夸怙侈滅義日惟與奄人爲市以角勝於左班也嗟嗟一夫不耕或受之餓一女不織或受之寒聚數十百靡衣玉食之人使之逸居無事猶爲失策況乎身職環戎與聞大議而欲其無害於國胡可得哉莊烈之世以用人屢更而不效嘗臨朝而歎謂不如用我家世臣夫世臣非不可用也用世臣而不豫爲用之之計是無異驅市人而使之戰耳卒之委李國禎以城守屬朱純臣以保儲迨賊臨闕下一不能令其所部而拱手就縛焉則不學之過也此繼世之失也茲敘次功臣世表既區爲三卷以見開國之封正靖難之封私洪宣以後之封有當有不當復遵漢恩澤侯表例列戚臣幸臣自爲一卷使不得比於功臣之數且著其二失以冠於篇

遂安方氏族譜序

歐陽公著唐書創宰相世系表以唐承六代之遺士大夫猶尚氏族故推廣史漢將相公卿表而爲之夫宰相實關乎天下之安危表所以詳其房族綴以子姓語極繁而不殺將使後之學者遇賢相之世得以推考所自而褒崇功烈以爲是固當日君民之所倚重也而不然者惟有指笑之數責之已矣夫爲相者至使父祖子孫爲後世指笑數責之不已則此世系一編不可以動人臣翻然勃然之心而成其忠君愛國之美也乎自五季之亂名門大家譜牒多已散失後人不復能追而敘之以故宋元後爲史者無所徵據宰相世系因之不作余

承乏明史每用慨然吾浙遂安方氏當明之季世始有書田先生先生在天啟時以忤奄去位迨相思陵未一歲即丙舍劉之鳳獄罷歸斯非所稱賢相者乎非論世君子所樂得而褒崇之者乎使有如歐陽公其人爲之遠溯世系當云方氏出周方叔漢黟縣侯儲有道術號方仙翁爲郎武帝時其兄儕弟儼皆有名位至唐方千派系始可考宋宣和中震四始遷遂安入明子善二子志恕志道各舉四子爲八大分散處城市鄉落迄明亡凡十四世族衆千餘人輔臣一人此其例也今蘭皋石渠之上既釋此不講使方宗累世之德淹沕彰不獲與唐之韋杜崔盧並垂琬琰何其不幸與然猶賴有賢子孫者合支派之遠近辨服屬之親疏絲牽繩聯輯成此譜使官爵字里展卷瞭然方氏又何甚幸與余友翰林編修象瑛爲書田先生聞孫憫其叔父太學生成郊修譜之痒以弁言見屬於其歸書以貽之後有欲求明室輔臣世系者雖不能得其大全覽方氏之譜亦可以知詩書禮義之所啟爲不侔矣

辨徐妙錦事

奔州史乘考誤云今言載中山王謝夫人生四子四女一幼女未聘永樂丁亥仁孝皇后崩文皇諭謝夫人朕欲得夫人季女繼中宮夫人曰妾女不歸朕更擇何等壻耶季女竟不敢字人從佛氏爲尼於聚寶門外所謂王姑庵者是也考謝夫人以洪武二十年追封則已前死何得至仁孝崩時辭文皇幼女之聘中山以洪武十八年正月卒追仁孝崩已二十三年何得有未字之女此女少出家爲尼或有之未必有命繼中宮事也言讀黃泰泉徐妙錦傳則以辭聘爲妙錦之事未嘗出謝夫人況其母賈姓非謝奔州夫人前死之疑可以釋然惟中山元勳不得有二十三歲未字之女揆之情理斯言未可盡非但謂此女少出家爲尼或有之天下安有賢者之女而聽其滅絕彝倫皈心異教者中山於諸元勳中爲何如人而謂其有是乎權衡兩者之間寧可信其衍期未嫁斷不敢信其自幼爲尼也泰泉之言得諸魏國勳衛徐天錫輝祖曾孫之口又證以陳璉所爲妙錦墓誌似爲可信且鳳陽府志所載妙錦事大略與泰泉同而更有燕兵入時建文當坐殿

上待之數語頗與晉蘇峻入臺城王導褚翜奉成帝登
太極前殿事相類尤爲奇絕弁州未嘗見泰泉傳及陳
璉墓誌第就今言辨駁宜其所言如此君子與人爲善
不得以尋常庸俗之見盡抹古人奇節言故傳妙錦於
列女以俟識者之鑒焉

答范生書 語化人名明徵

三復來書深見足下苦思力學於有明一代史事鑽研
甚久考訂甚詳辨駁之甚堅且確也世儒忘於利祿科
舉時藝之外一不以經其心目足下處海濱僻遠之區

而獨能留意史學發爲議論洋洋灑灑動數千言此其
盱衡古今不欲以帖括自限之志誠足使人忻賞羨慕
有相見恨晚之歎顧其間有爲是非之最當者亦爲褒
貶之過偏者僕迂疏無似承足下不遠二千里賜以尺
書之問又何敢以諛詞自外而不一竭其愚乎夫刑亂
國用重典在太祖當日或有此意然周禮此言亦謂於
其中其實當時不與也凡此之類皆由足下未加深考
之爲本朝所忌則實錄歷言之主南遷之議者在內
之弈耶至以新鄭與馮保並提而論其施報竊恐尊意
亦有所不安也島帥之戮雖與否至今各半而袁士孺
惟李忠文在外惟馮留仙李太虛以仕於國初而竄名
耳足下之所言者獨謂于忠肅之無罪而有功肅皇之
繼統卽繼嗣與熊芝岡之大聲莫應楊左之死於三案
而非死於中官此爲千人所不易萬世所共見也至於

去拘牽絕兩可省責備正野史之謬破已成之見除推避之習而本之國史以立根柢參之私記以盡異同準之家乘以爲考證則僕於數者雖不敢自詡曰能度同事諸公亦俱曉暢於斯與足下有同心耳其他一代之事可議者尙多因足下未之及故僕亦無暇更數焉謹復

黃周星傳

黃周星字九煙上元人生之夕乞養於鄰客湘潭周氏故太學積分舉崇禎六年順天鄉試姓名皆周星十年

始與其父識十三年成進士周父倦遊還楚子女已林立然去家三十載田園多不可問踰年下世侵之者四起星爲挺身應之支危補缺周宗以安始歸里奉其父甲申國變卽南都除戶部主事具疏復姓更今名尙書張肯堂以周星昔生會計非所長題掌章奏於時軍興旁午戶部上事肯其所屬草自冬徂夏手不停批者二十餘旬私居以莊烈皇帝喪惟著縞衣晨衙則徒步從一僕攜冠服以行及門束帶入退復卷而舁之迨朝期亦然都人遇之了不覺其郎署也丙戌之後授經維揚

輒爲首肯如李贊稱李斯之才力叔孫通之因時馮道之吏隱丘濬謂岳飛未必能恢復秦檜和議未必非之類皆盛詞迹之其言三案及啟禎朝事多祖劉振識大編或告之曰振特爲涿州作君乃亦主此說耶周星憮然自謝其失晚舉二子既屬文成篇夜書於几曰嚮所以不死爲先人嗣續計耳今始得從故主地下察家人熟寢出沈於河而卒

田訓導家傳

余年來謬與史局得觀明室禍敗之由蓋其事雖萌芽

於秦而實決裂於楚自穀城之役天以賊賜明而熊文燦狃於言撫武陵聽之自誤因以誤國迨襄陽再陷屬城盡屠自成得據爲窟穴長驅向關夷秦掠晉天下之大勢已去燕京孤懸絕塞亦何能爲計甲申三月十九日之難其去破襄陽纔一載耳然則襄郡封疆實爲李賊亡明根柢而當時撫治監軍先期鼠竄列城相望漠然不以民社關心能死其官者獨有一宜城訓導陽城田先生耳此余傳先生之事而不禁爲之慘然也先是賊攻樊城左良玉以兵勢不敵拔營而南撫治王永祚西陽城人祖實堅父士珍母成氏先生以孤童奮於學

毛果孰重而孰輕耶向使先生而當大任握重權以其守義弗回之身而陷陣摧鋒與獻闖二賊相抗未必不能少支旦夕以挽已去之天心顧迺抑之校官淹以微祿俾其勁節孤忠無可自展而僅於杏壇講席畢其之死不貳之懷余又於先生而歎國之喪敗未有不由尊卑倒置賢否混施以致之者然後知論科名循資序固爲亡天下之大端而莊烈之破格用人徒滋營私植利之囿終不能得其實濟也先生諱世福字蔭遠世爲山西陽城人祖實堅父士珍母成氏先生以孤童奮於學

遊庠序應有司試者十有四舉不售以明經授平陸訓導改補宜城未一載而難作其事寡母甘旨必親怡色柔聲迄五十猶若孺子兄弟五人友愛純篤處朋友無一言之欺蓋其謹信植於天性故能臨難不免如此余與其子七善邂逅京師每道先生死事輒流涕不已今年夏以司封副郎乞假歸屬余述其事而載之家乘余惟元末松江之亂訓導胡君存道抗敵堅守死葬學紫薇之下嘉靖中華亭王度爲紫薇家碑以表之則余之傳先生固其例也其又何辭

聞之戴記曰凡執技以事上者出鄉不與士齒而記事之家顧取巫醫占卜者流次之名公鉅卿鴻功駿烈之後豈非以事之吉凶人之壽殀萬有不齊王者不能家至戶說以悉躋斯民於仁壽而有人焉爲之示以趨避決其從違亦足補王政所不及故必爲論列而傳之歟明興消壽戴元禮諸人皆以沈思粹學寓跡於醫踵其後者益不敢輕言方藥之事以故代有著人而張中袁廷玉皇甫仲和輩其占驗奇中人至今猶豔稱之茲以

雜藝自爲一卷於前而不與醫者相混使後之覽者得易以考法焉亦猶龍門氏別傳倉扁而不夷於龜筴日者之列之意也然廷玉本據所授以立言非若道衍之顯爲推戴而酒壚數語遂啟北平不終臣節之心則金川之役諸言禍福者不亦與有辠乎斯傳之作又不第以爲法而亦以爲戒也

張松溪傳

張松溪鄞縣人受內家拳於孫拾山遂以拳法擅天下內家拳者起於宋之張三峯爲武當丹士徽宗召

前一提金雙筆架金剛跌雙推窗順牽羊亂抽麻蓮擡腿虎抱頭四把腰等名其所擊各有穴有死穴啞穴暈穴咳穴膀胱蝦蟆猿猱曲池鎖喉解顧合谷內關三里諸穴而其要則在乎鍊有鍊手之法三十五斫削科磕擺拳搪逼抹芟敲搖擺耀兒換括起倒壓發插削鉤　鍊步之法一十八趨步坐馬步釣馬步連枝步仙人步分身步翻身步追步過步斜步絞花步總攝於六路十段錦之中各有歌訣相授探鎖轉英豪仙人起朝天勢撒地抱月不相饒揚鞭左右人難及煞鎚衝擄兩翅搖十段錦曰立起坐山虎勢週身急步三追架起雙刀斂步滾斫進退三週分身十字急三追架刀斫歸營寨紐拳腕步勢如初滾斫退歸原路入步翰隨前進滾斫歸初飛步金雞獨立緊攀弓坐馬四平兩顧而以存心之五字爲宗旨敬緊徑勁切

以五不可傳爲戒曰心險好鬬狂酒輕露骨柔質鈍練之成熟不必顧盼擬合信手而應縱橫前後悉達肯綮松溪沈毅寡言恂恂如儒者既得其傳於拾山絕不見圭角非遇甚迫則不發時有外家邀誠者與其徒租裼扼腕嗔目語難

溪法直截嘗曰一掌一痕吾猶輕之胡暇作此奚奚閒事倭亂時少林僧七十輩至海上求松溪松溪匿不與接好事少年慫恿之僧遇迎鳳橋酒樓松溪與少年窺其搏而失哂僧覺遮之曰必欲試者須呼里魁合要死無所問松溪孱然中人僧皆魁梧雄健熟視易之許爲要松溪乃衣屨袖手而坐一僧跳躍來蹴松溪稍側身舉手送之如飛丸度窗中墮重樓下幾死嘗被監司徵使教戰士竟不肯曰吾盟於師者嚴不授非人也一日踏青郊外諸少年要諸路請試其技固不許還及門諸少年戒門者毋入松溪閉之月城中羅拜曰此地無觀者願卒受教松溪不得已許之門多圜石可數百勉者命少年累之松溪稍支以瓦而更累一於其上祝曰吾老人無他長爲直劈到底供諸君一笑可乎於是側左手劈之三石皆分爲兩松溪終身不娶無子事母以孝聞其法不輕授人必愼試再三知其誠信始許納贄負拳名五十年得其法者葉繼美一人而已繼美傳吳崑山周雲泉單思南陳貞石孫繼槎崑山傳李天目徐岱岳余波仲吳七郎陳茂弘雲泉傳盧紹岐思南傳王征南貞石傳董扶興夏枝溪繼槎傳柴元明姚石門僧耳僧尾國亡之際征南猶能以其技事錢僉院肅樂於江湖支吾喪敗者近一年

黃孝子傳

黃孝子名向堅吳縣人也其父孔昭以乙科選爲雲南大姚縣令崇禎癸未挈其室某氏從子儼三暨一婢以行越二年逢鼎革之運雲南以道遠阻兵大姚之家信不得通孝子思其父母食不甘味臥不安席一切耳目嗜好之事不以動於中如是者七年順治辛卯冬聞王師平定湖南收兩廣滇黔有次平之勢孝子遂裹糧躡屩拜墓別妻子附舟而南道武林下信州由撫州達臨江涉袁州渡湘江息足於湘潭五日自湘鄉絕江而西

上實慶歷武岡之高沙過沅越靖至晃州更西三舍則
列栅如城戈戟森立空際懸五石鐘過客有近栅者守
兵輒撞鐘致詰孝子既哭音加之短鬢窄袖致詰尤厲
亘久啟栅納之攝見兩鎮將給以驗票然後得去蓋是
時義王孫可望尚未歸順方迎致故藩改安隆所爲安
龍府以駐駕而自建王府於貴陽諸逆命者皆附之晃
爲入黔門戶故設關列汛之嚴如此明日渡江宿清浪
又明日宿焦溪踰雞鳴關宿鎮遠又踰紫岡油柞諸關
宿偏橋衛從新添龍里清平入平越再宿抵貴陽城卽

可望所羈踞也自武岡高沙市至此計程凡一月餘時
已壬辰孟夏矣入城告驗王府前兵衛塡咽日旰不得
前有新安程姓者爲指導之且厲大姚履歷相告於時
孝子始知其父以丁亥解任則甚喜自此從威清出平
壩經安順安莊逾關索嶺而下喘欲絕者數矣凡四十
三盤乃達山麓而安西兵適至愈業業然信宿次盤江
度鐵索橋上安南鴉關遇廣文錢君士騄於平彝衛錢
君鄒人亦以乙科尹陽宗落職補是官爲孝子言大姚
事甚悉且止宿於時孝子始知其父寓白鹽井則益喜

翼日宿霑益之交水城一程至曲靖又一程至小關嶺
歇楊林復四程至雲南省省故黔國世守處時雖受制
可望其營府舊制尚在焉並毘明驛趨安寧閱祿豐達
黑鹽井晤王君用賓大姚乙酉分校所得士也爲言被
年撤棘後兵戎四起迤西道梗大姚渡瀾滄避晉寧一
月其冬返署被劫衣飾無一留丙戌攝姚安郡篆會兵
楚雄推爲武元監軍聞粵臺行取之命不克赴未幾滇
省被兵卽挂冠走外拍喇旋復避兵鐵索營歷更危難
幾不保何意今日復有骨肉之聚也孝子聞之且喜且
泣不自已厥明遣騎送之琅井歷定遠陟諸葛嶺抵姚
安中宿至白鹽井亟覓其父寓及門見家所攜婢蓬首
兀坐熟睨連呼而入曰公子來矣公子來矣其母驚疑
未信則孝子已至堂上時方五月南方暑氣早亭午父
倦臥未醒聞急呼驚起欲問則孝子已至室中孝子且
哭且拜父母亦哭受之既而撫其面目視其衣履顛頓
敝裂雖廝養之最下者不如則父母更感惻號慟不能
自止也儼三方負薪歸聞室中聚哭卻立不敢進父呼
而語之故始驚喜入拜與孝子相持而泣爲白井邑里

固小又亂後居民不數百家聞大姚之子自吳中至莫不扶老攜幼趨觀於庭有謂孝子身萬里乃無虎狼盜賊之害有謂孝子誠孝所積鬼神陰相之庸何傷有謂必是父乃生是子非大姚之清修不能得孝子之至行也相與歎息咨嗟至有垂涕者居數日孝子晨起肅衣冠長跪父母前以東歸請父曰吾不上先人丘壟且十年豈須臾忘歸吳者顧吾受思陵末命宰此百里今雖身在事外而安龍未滅故國倘存吾忍遽舍之他適乎且兒萬里孤行跡同乞食吾匹人淹恤於此徒藉門

人僚友之饋幸免饑寒無論義不當歸即可歸將何濟之也已矣兒勿復言孝子幾諫再四終不得命計惟偏謁父諸門士俾之勸駕且可集資斧焉爰以六月初旬告行之南安謁鮑君一餽語以故鮑曰某等寧不樂師留者但子以尋親遠來義不得辜此意子第還某等當有以處此之鶴慶謁孫君士勛其言亦如之已而之劍川謁嚴君佩祖之鄧川謁趙君珣其言悉如孫無殊指九月孝子還白井不數日諸門士皆以牘來登堂合詞參政之故里亦何遜陳丞相之占城乎而不卒成孝子之志也大姚始尚猶豫終更豁然允行壬辰仲冬四日發白鹽井以籃輿舁二親孝子與儼三徒步從之仍取姚安故道崎嶇山谷間八十餘日始達黔之普定則癸巳二月朔日也其時滇人之侵蜀者二為我師所殲而安西先所出兵亦以衡州桂林兩戰見忌可望靳其褒封盡棄諸軍而奔故劉李西歸之卒塞道而可望盛氣犯楚亦以其時東下孝子自普定奉其親行馬足間七日慄慄無寧晷至威清益甚乃迂道出思南間行五十

有八日而後抵貴慶之邵陽又四日至藍田鎮始舍陸從舟以達於吳計孝子往還之程凡二萬五千二百餘里云後十餘年浙有錢美恭者即孝子所遇陽宗令子也嘗痛不得迎其父還里顧宕佚好與諸酒人游一日觀劇值汝州店逢母事作而曰使我安得有此乎時黃孝子事已盛傳好事者因刻尋親記以廣之坐上有誚美恭者曰子第不為耳吳之黃某已間關萬里奉親而歸記中載與妝父相遇其言固歷然也美恭涕泣索觀之次日走吳中備詢其實且問津焉其年遂入雲南而

陽宗已卒後母滇人依其家以居所產二弟亦安之美
蔡請偕還不可乃奉陽宗之殯以歸
論曰予歷觀史傳所載李信求父於海外庾道愍尋母
於交州呂向朝問忽逢其父路隋和敵始獲親喪之數
人者或求之不得或不求而得之或得之而終天抱痛
悲欲養之無從其克如所懷者獨呂向耳然史皆豔稱
之以爲世勸況向堅之間關他國出入鋒刃併致二親
者乎一夫行孝而隔江千里卽有聞風興起如吾邑錢
生其人則夫忠孝節廉固不患無同聲之和而世之人

猶恐以獨行違時畏而弗爲嗚何也

題御製范忠貞碑後

於赫我皇削平僭亂旌忠之典報功並獎烈烈忠貞天
鑒所惋馬鼞加封龜趺式觀卓矣幽堂煌煌哉宸翰宸翰
之垂百禩用昭日星並朗偕嶽同高文石不泐芳名永
標易面何人偷生一朝撓之我公如鳳與梟惟公之存
賊懾其氣維公之亡賊震於義伏嶺失堅樓船獲濟貴
賴公靈爲之翊衛臣道則然豈曰爲屬唐室眞卿老陷
希烈明時孫樵殉濠逆節久暫雖殊靖獻則一千載有

公貞芳合轍豐碑寂寂過者心怵昔撫吾浙望見英姿
語不出口體不勝衣謂宜廊廟允稱羽儀臨難莫回蹈
死如飴摩挲鳳篆涕泗交頤

劉端勤公傳

公姓劉諱秉權字持平盛京廣寧人也性孝友少宅父
憂哀毀骨立禮逾成人事母無違節母性嚴肅督課至
丙夜不休公克副所期毅然以古豪傑忠勤之節自勵
處昆弟推有分甘始終無間宗戚之待以舉火者數十
家劉氏世爲廣寧右族祖世勳父毓英仕並至總兵官

公弱冠以從龍授兵部主事陞刑部啟心郎裁缺左宜
未幾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內國史院學士特恩進
階一品康熙七年簡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東
十三年以軍興加兵部右侍郎提督軍務公四任中朝
未嘗一更外事比秉節粵東其所施爲老成練達雖久
習於吏治者無以過粵民自遷界以來海濱設椿爲限
皆用徑尺之木重栽密布狀如魚鱗波濤吞湧朝置夕
泛取諸民無虛日公至下令罷之後承檄展界招流民
十餘萬人墾田二千餘頃沿海棄斥之地蜿蜒千里不

數月煙火鬱然蘧課舊額數十萬遷界後不及其半吏
妄爲科條派諸食鹽之戶公於時招復竈丁給以場舍
民田用舒而國賦始裕洎粵西荆南兵起額引不行則
又特疏請豁以甦商民之累焉屯糧舊例以三斗起科
視民租幾十倍而贏公請減爲八升得俞旨屯丁歡若
更生新會先儒陳白沙先生墓爲豪強所侵葬公諭令
遷復解俸修治封表煥然一新省治南門爲文明之位
當府學正面自昔墊塞堪輿以有妨科第爲言公曰狐
首牛眠雖不足信第有裨士子吾亦何靳一穿之且毋

使丘文莊久蒙其責也蓋粵東自瓊山更爲南卷禮闈
入格者由此大減故公云然未幾果人文蔚起王子鄉
試文武二榜皆以公所得士爲首尤爲殊驗其崇道育
才類如此甲寅之難孫耿二方同時並起粵東七郡介
在其中羣帥洶洶俱有殲戈嚮應之意公左備閩兵右
防桂道內以君臣大義相激發與平藩制府兩公密謀
深計馳書奬諭絡繹無虛日以故惠潮雷廉碣石瓊州
諸鎮皆束甲聽命舟東藉以安堵者半載迨積寇鄭金
以舟師至海口東韓兩山間多爲其所煽動潮孤城無

倚而劉進忠之變始興初公督軍之勿未至不得即總
征討之事藩府與諸將帥兵環列義安城下攻數月不
拔公朝捧勅書暮擐甲冑以其年仲秋抵潮號令所施
旌旗壁壘爲之變色不兩月間我師奪鳳凰洲石井南
北礮臺始得據形勝之地以規進取招回澄海潮陽揭
陽三縣兵民萬餘其遣人捆款自效者復逾數萬軍聲
大振賊惴惴不自保潮郡且旦夕下蓋公以節制行師
所至之處能使民不知兵市不易肆故義聲遠播一時

咸潮之事遂懈公既歿全粵之事益壞不可爲矣訃
聞葬贈加等易名端勤嗚呼公之忠無所不著而公之
志則有所未伸也今雖服章反故職貢復修箕尾在天
可以少慰然使公而不亡固將有以防患未然禁奸將
發有以畏憚而不肆也茂陵徐福有言臣無逆亂誅滅
之嫌國無裂土出爵之賞亦何至反覆兩年使吾民重
困於鋒鏑而糜大農之供饋以億萬計哉公之在西曹
以平反著聲在內院以清勤獲眷其事皆有可傳而余
獨詳公撫粵勤事之勞者以見公一身之存亡其係於

封疆之輕重如此也世道喪失不復知有禮讓之事稍一崇貴即驕誇自得以僕隸視其戚友而戚友亦安爲故然如蘇史君兆參以布衣交公二十五年公歷內外勤息相咨詢事有不可嘗至厲聲赬色以諫公怡然受之輒改悔無所靳即此一事觀之亦人之所不可及者

論曰近世言用人者類多取才望之恢張謂可以投艱遺鉅克勝其任也以余徵於端勤公居平恂恂愿樸曾不以言論丰采自異及事變猝起慨然引爲己任規畫

措置皆切中予事幾雖殺身不竟其功而顯効之在潮者粵吏民至今能言之也彼素號恢張之士不免於臨事避縮甚者反屈首爲賊用士不取操守而取才望其者故特假遊戲翰墨之事以通君臣款洽之情耳而謂此不知其吏治之精勤敷陳之明確實有以深徵聖聰上僅以藝事取公公又僅藝事足以垂世耶方分巡大梁時巨寇董天祿牛光天嘯聚許下眾已數千鋒鏑及洧川長葛界民旦夕莫自保公簡勁兵親臨行陣不數日而平之禹州有竹圍橫從千畝去城四十里而遙故羣盜所窟殺掠人無虛日公廉知之率吏士撿捕得盜十數然莫爲指證則就無竹所掘之入土纔尺餘僵尸

府同知未任特旨復正四品仍入翰林其年冬補翰林侍講十一年主浙江鄉試未還轉侍讀十二年冬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三年夏擢國子監祭酒十五年冬進詹事府右少詹事仍充日講起居注官明年春晉詹事府詹事十九年夏加禮部侍郎自再入翰林之後賜貂裘者一賜朝衣者一賜宮綬表裏者再賜宴賜茶賜果賜膳賜魚者八賜石刻古帖者再賜御書扁額者四而命書命跋及其他繕錄進呈者至不可勝紀既歿猶賜白金五百兩爲葬費云論者徒見公操翰入侍至尊恩數稠疊爲在廷諸臣所罕儷遂以公之獲受知眷惟在於此不知其吏治之精勤敷陳之明確實有以深徵聖聰上僅以藝事取公公又僅藝事足以垂世耶方分巡大梁時巨寇董天祿牛光天嘯聚許下眾已數千鋒鏑及洧川長葛界民旦夕莫自保公簡勁兵親臨行陣不數日而平之禹州有竹圍橫從千畝去城四十里而遙故羣盜所窟殺掠人無虛日公廉知之率吏士撿捕得盜十數然莫爲指證則就無竹所掘之入土纔尺餘僵尸

掌詹少宗伯沈公家傳

公諱荃字貞蕤號繹堂別號充齋江南華亭人祖僊麟考紹曾皆以公貴贈如今官公順治九年進士及第第三人授國史院編修十三年夏遷分巡大梁道副使康熙六年冬內艱服闋補分巡通薊道副使明年調寧波

蠆蠆盜嚇然吐實遂誅而揭諸園中有老儒窗妾有娠傭竊之而逃盜窺其色殺傭而匿之至是爲公所獲俾謹厚獄卒視養俟生子召付老儒始正妾罪老儒流涕拜謝曰使某先人得祀者公也巨豪王處凡奸猾橫一方直指擒之以付有司有司不敢治輾轉三年牽引甚衆且至有死者而獄終未具公視臬篆立判杖殺之盡縱諸無辜歡聲若雷比至通劑其治一如河南而嚴飭伍保使逃盜無所容期年中諸屬緝逃之事凡數百章居民一無連染則河南所未有也居成均請復積分之法以鼓勵多士又言監生有年未數齡目無一字者雖嚴以考課奚益惟選拔一途得才最廣若以每科鄉試後舉行則數年之間六館皆彬彬俊彥矣凡此皆近世太學之政最爲切要者及爲宮端首上聖功在於豫養一疏諄諄以明臣馬文升善擇輔導及霍韜聖功十三圖爲言繼復列出閣事宜與宮僚職掌宜加詳訂者以請舉朝稱爲得職十九年夏旱詔求直言時新例罪人當流者俱徙實烏喇公謂此地沙漠不毛遷者必死重以萬里勞凍豈聖人務全本心因面陳此例若停三日內不雨臣願受欺誑之罰上爲動容首肯諭法司罷之越二日果大雨又言人所不敢言有以成吾君好生之德也夫詹事爲儲宮首佐凡廷推廷議皆與聞公自外服返禁庭不十年遂登此選而參用人行政之大議於今又將九年使非當宁知之有素信之特深能如是其積久不遷耶公貌清癯美髭髯丰采秀朗與人言呴呴如恐有忤至坐廷中發謀決議則抗執不阿雖強諍者無以過之余在太學三年承事公既久比入史館追隨於東華左掖之間又八更寒暑以是得公於聲音笑貌最詳公大都外和內剛守道不回之君子也公年六十有一配莊氏累封淑人先公二年卒子存者二人宗敘宗敬皆舉人

論曰公之遠祖學士公粲與其兄民則先生度並用文翰官詞苑著聲洪宣間號爲大小學士而公承其後同邑董宗伯其昌以善於書畫爲季明藝林之冠而公生其鄉二三百年中風流儒雅照耀簡册皆自公之一家一鄉擅之公又亟承天寵極儒生稀有之榮宜乎學士大夫皆豔稱其事要之公之興戎幹方謀王楨國其足

娩古大臣者甚多聲華既落而實行斯彰後有考者必有取於余言也夫

李侍講家傳

李公來泰字仲章別號石臺臨川人也父學曼以舉人歷官南國子學正公生學舍中幼卽穎異五歲就外傅坐客有以虎賁三千人屬對者應聲曰鵬搏九萬里一坐咸異之順治辛卯舉於鄉壬辰成進士授工部虞衡主事期年署司事部有節愼庫以國書會計積籍多未核公慮歲久易湮固要同事者譯而著之爬梳剔抉鉄及是盧適挂吏議屬公覆奏更爲陳析臺使怪之公曰韓公並疏留行而公以久勞思憩扁舟去不顧越六年康熙丙午復起分守蘇常且兼領澄墅榷務公治民一如督儲時加親愛焉先是公去吳代者盧君致難百方自昔相代者有僚友之誼近乃相軋非古也且漕渠非入力所爲某素病之寧可以私怨摘人乎盧事竟賴公得白其年七月裁缺西歸十三年乙卯三叛並作撫州鄰閩再被殘掠公避地南昌之介崗以其閩請兵至撫爲勦撲計丙辰四月忽接臺檄攝其家數十人繫獄公愕不解所謂比就理臬庭乃知撫守王君修怨詐爲君寧謁廟則所生地也爲誉文告先師曰生於斯官於斯如其不職僇於斯迺飭學政十二章畀諸郡共守之終任三年徵特荅莒不行勢要之家亦無敢以竿牘入者十七年擢蘇常四府糧儲參議既受事部檄改折所屬

抵府月日皆一無所驗總督董公爲奏白其誣事乃得釋十七年戊午以博學鴻儒召已未春御試詩賦改授翰林侍講纂修明史明年奉旨甄別有以王守所揭事爲疑欲斥之者總憲徐公方領史事爭之不能得引對時上忽注問徐公以在館勤職事具聞蒙恩允留舉朝並爲色喜其年秋典試楚中踰年還朝不數月遂卒子仕徵仕昆以文學需次俱有名憶余少時讀公文見其持論之嚴取材之富知所得於班馬者獨深卽欲從公究竟此事會公出持文柄爲監司所扼皆鄙鄉近地以嫌於援上二十年中曾不敢一伸把臂比歲謬膺薦拔執筆隨其後始克舉疇昔欲寫之衷旦暮爲公盡之公所作紀傳諸篇簡當不苟而更思沈神旺削簡獨多方欲待公其成此書而不意余之先傳公也因仕徵之請爲流涕書之

公奠李映碧先生文

嗚呼賢者處世以道爲紀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軒冕泥途惟守其是臣節所存人極所恃方公盛時訐謨廟廊內司封駁外策疆場遠算無遺諏諍自將使用公言奚至覆亡楊熊表裏以撫自飾圖功實難揜敗則力倒持太阿拱手授賊公言既符公心滋戚中朝朋黨盛於甲兵依託名義以爲鬬爭公謂和衷世難可拯一咪奠支大命卒傾爰有缺典建文之代帝后廟諡諸臣恤賚前請未行後疏終賴南渡諸政惟斯不怦捄厥所自家學是承宮師宗伯源遠流澄亦越鄙郡五載明刑克勵霜操永擅冰聲及公既隱棲於丘壑朝廷暮鹽志史學國雖云亡史寧不作折衷是非以俟考索身不可見名乃愈彰鉅夫采訪天祐薦揚啟事每登泉石倉皇所賴覓政克終首陽晚值聖世弘開史局監以偉人采及巖谷爲公惜名不強以祿著書滿家遭吏就錄三垣劄記南都見聞禍端覆轍掌示縷陳公書既上公志允伸不出二載遂乘白雲嗚呼吳井鐵函嚴臺如意亡宋之淚百年猶瀆以公相方庶幾無媿一代完人萬口同喟嗟我海邦四紀於斯戴德銘仁一日未攜夫豈私公後莫繼之作此誄章以當窆碑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映碧先生文 代李貞孟贊善

嗚呼公其遽騎箕尾而上征邪方公之始仕也明山甬

水折獄愼刑五年化浹兩袖風清時則人頌爲釋之定國之平比公之入朝也梧披沈霜簡稜稜三垣容與百僚式矜時則人仰爲仲淹道輔之誠使當時而克用公言固可內以息朋黨之搆而外以彊討賊之兵夫孰意知有己而不知有國者方隱飾於勦撫之間以肆其欺妄膠固於同異之見以恣其爭衡遂使嘉謨之屏棄而狂焰益張也及其言旣驗而復思其人則已堤衝藩決而莫救於大命之傾迨畫江伊始方其快舊人之圖任而崇節儉習勤苦諄諄之誨曾不足以動藐藐之聽然猶以國可亡名不可不正爲條列建文君臣之廟謚以修三百年廢墜之章程卽至閉門祖臘之後所爲朱墨縱橫箚倒無已者亦惟是崇正抑邪思以定國論而闡幽貞故迄今天祿石渠之著作所以施褒貶於季世牛資夫賀井之所簒嗚呼依齋卜易則堂注經余幸以令嗣之契而得聞所學者未獲接其聲今已矣其能不束芻絮酒爲之對几筵而涕零

八景詩序

前歲癸亥十月二日爲余友陳怡庭編修五十之辰余

目屬寒邨圖之各系以詩寄發怡庭一笑怡庭展册之際迴思已往之年事事皆成陳迹而惟姚江請業經席辯論之時爲有益於身心性命焉則所以獨擅其千古者當必有在矣康熙乙丑立夏前二日

僧證聖募收遺骸序

武昌濱大江自明季獻賊肆虐後江干白骨纍纍未有收瘞者康熙癸丑巡撫張公至而傷之捐金葺雲巖寺使住僧經始其事繼以黔蜀用兵地當孔道奔走供饋上下靡寧閱十年收瘞未畢鐵佛僧證聖爲之慨然發

走京師徧謁諸達官求所以竟其役者而請言於余余惟張公撫歷中外至爲大司馬秉鉞八州其於事之緩急寧不熟察而審計之顧乃先築室於瘞埋者亦謂欲勤其力不得不先安其身也詎意中更兵役勝果未終身既去官事遂中輟乎記曰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鄉使黃鶴樓前白蘋洲畔無端集數百千人日夕譁呶於此長民者必將授甲登埤以備不虞不然而啼饑號寒宛轉野外亦鮮不施金設粥之恐後也今髑髏縱橫盈千萬具青燐照夜垂數十年僅有一雲水衲

寒邨集序

八代衰而韓文公起之是既有韓文而八代之文可廢也五季靡而歐陽文忠公振之是既有歐文而五季之文可廢也自余與寒邨學文於黃先生即持此說久矣及來京師見公卿貴人下及館客游士莫不家寶文選之書人挾溫李之册而韓歐一派文字多束之不觀心竊疑之夫文選非八代之所聚腋溫李非五季之濫觴乎亟就而叩其說則東坡所云韓文公談笑而麾天下靡然復歸於正歐陽子之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

者滾滾皆能上口以是知世人之陽不棄其名而陰別
濟以實者無非欲附枝連葉逞其華辭冀以譁世而取
寵也嗟乎有生亦易盡之期富貴非可久之物正使以
直取之以直守之猶恐馴致驕淫不得與於儒生文士
之列矧可汩其性靈工爲妍悅以千萬載無窮之羞怍
易一二人不可必之稱揚乎嘗見有濁醪國語首被謫
官詮伏權門不蒙殊拔者則趨時或反以賈禍飾譽亦
未必邀榮而徒使他日一抔之上塵土坐之無光狐狸
望而卻步良足歎已余與寒邨雖不得志於時幸墨守

一先生之言鉢較而寸量之各因其才力作爲詩文以
垂之子孫質之後世或不至一無足採亦未可知然使
徒以此自了而生無補於人沒無神於後其視華辭希
世者唯之與阿相去正復幾何先生有言孟子距楊墨
而爲我兼愛之道依然倘存凡世之足已自衛者皆楊
氏也其忘己徇物者皆墨氏也彼距之而信爲已熄者
以驗其淺深登山臨水以博其情趨五美云備然後可
以言詩今觀於公寧有一之或缺乎公秉資秀拔一切
鬼瑣解果之習不以屑於懷自幼承家庭之傳其於諸
經百家言第日夜鑽研之雖饑渴之於飲食無以易也

本於公公以示言而命之序言惟公之
乎三唐兩宋之間而淩轢六朝追蹤漢魏矣十餘年來
漁洋山人一集士之稱詩者莫不家有其書言何人更
敢以言先之然嘗聞之宋潛溪曰詩非易易也必天賦
超逸之才加以稽古之勤良師友琢磨之切朝吟夕課
以驗其淺深登山臨水以博其情趨五美云備然後可
以言詩今觀於公寧有一之或缺乎公秉資秀拔一切
鬼瑣解果之習不以屑於懷自幼承家庭之傳其於諸
經百家言第日夜鑽研之雖饑渴之於飲食無以易也

所居琅琊渤海之鄉所遊北而燕趙南而吳楚之地猶以爲未極乎周覽則西泝黃河登二華縱目於劒閣棧道之險歷閬中蜀都浮江漢而下焉其經行之處必與魁人傑士班荆贈縞以上下其議論其間能詩之家若今總憲陳公說嚴編修汪君若文及前臬使宋公荔裳侍讀施公愚山檢討陳君其年其尤著者蓋公自釋褐後二十七年於茲其吟咏之功遠思冥索未嘗以旦夕間而後能致此篇什之多也雖然今日長安貴人何限其爲負絕異之姿矜博洽之富者豈不可與公等比而

縱情飲博流連於親朋之坐者去其半蓄意邀轉伺候於公卿之門者又去其半方寸幾何其精神既有所注則思路發揮之處自不能遠勝於人此理勢之必然者言噦昔未習於公自公掌太學三四年見其趨朝入署之外未嘗出邸門一步捉鼻鼓膝時惟作嗚嗚聲無論一輩徵逐之事非其所好卽廷推已及而得與不得亦皆漠然聽之是公之刊落聲華律己於寧靜實有貫五美而爲之根柢者宜乎拔起流俗卓然成其爲一家之詩也然則士苟不以寧靜自處卽使五美如公猶未足

其簧舌也卽以閣下喬梓言之自庚申得承顏禁邸嗣後於閣下之去不獲面送昨閣下之來不獲面迎惟通刺門者一識其嚮往之私而已七年以來與編修君接遇尤數惟獨見時稱致款曲眾見則一揖之外更無他言亦可見其非奔走王公大人之門思以口舌譁世而取寵者矣茲有事關於閣下知人之明而其人爲敝鄉賢者不得不披瀝言之竊惟古學一途自明季至今榛塞六十餘載賴聖天子倡明於上因之賢士大夫得講肆於下聱叡之內翕然取詩賦古

二十年於此矣然而四方之庠序其爲榛塞者如故也乃有敝鄉石門祝生文彥者獨知爲此學於四十年之前是其當舉世不爲時已能專思殫力以斯道自任矣可不謂賢乎今以明經應試攜書北來其所爲詞賦備體者能窺見漢魏以來文人用意之處而不專尚乎華詞所爲聞見卮言者雖多瑣屑細事而皆有裨史學足垂世戒之言所爲青鏤雜筆則皆所作序記銘賦信手觸緒無非咀經史之精華而出以矩矱者其他四書通解理學就正諸卷美善未能盡述要而論之不特一時舉業之士無以測其津涯即當世之工詞章擅稱譽者亦罕能窺其閫奧也且聞其在京師僦居窮巷寄食賣漿者家迺參勞君書升二十年同學相好又親爲子婦之兄而敦請再四莫或就之此其狷介自持又有過人者矣伏惟閣下積學如淵海嗜古若饑渴祝生所著之書諒已展視得其大概倘於廷試閱卷之時拔爲第一天下之士將謂鴻志如祝生雖不能肆於科舉而終以詩賦古文爲當路鉅公所賞識遂相與勃然翻然共勵其通經學古之業則舉庠序中黃茅白葦之習悉變爲

春秋災異之應

漢儒之言春秋一事必有一應故董子以其事在所譏天必加以災害其事在所惡天必示以怪異言之今略舉一二條以見其例如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於垂以壁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於越下即繼之曰冬十月隕霜殺菽大雩秋大水桓以篡立而修好於鄭一失又以壁假許田而結成爲再失即有大水之災定元年九月立煬宮下即繼之曰冬十月隕霜殺菽煬宮之廟也如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下即繼之曰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於謹公會齊侯於謹夫人姜氏至自齊後桓公因姜氏通侯之故爲齊侯所害則日食之異豈非爲姜氏入魯之兆乎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下十八年即繼之曰春

王正月公會齊侯於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桓自此侯所害日食昭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下卽繼之曰非其兆乎昭公自此失國則鸜鵒之異非其兆乎此所謂春秋九月己亥公孫於齊昭公自此失國則鸜鵒之異非其兆乎此所謂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他如莊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防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秋大水無麥苗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一年之間前後書夫人中惟言災異感應之事星不見星隕既可見夫人其兄爲可惡大水無麥又可見莊公不能防閑其母聽其適齊爲可譏孰至此又狂蕩就者矣

論漢初行夏時

夏之建寅亦非自夏始也夏受之虞虞受之唐蓋自軒轅蓋天之作而建寅之曆頒之斯世爲已久矣湯與伊尹始有征誅之舉故不得不因上古地闢於丑之統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武王周公之天統亦遂因之舍斯三統之外皆爲無本而不經矣秦不師古乃舉騶衍從所不勝之說而有取乎水德焉夫言乎亥則爲干之盡言乎十月則爲歲之終其於夏商周三統何所依託而敢於冒然行之乎漢興固宜改之不旋踵易之恐後時而

論文帝除肉刑

賈生之請願謙讓而未遑必俟之四十三年之後而始更定之乎蓋其時天地混茫之氣未開斯人智巧之端未露而民間耕鑿之早晚占驗之遲速則自夏時遵古成法而未之變焉宜其歷高文景武四朝而後爲之焉爾

論文帝除肉刑

某按文帝除肉刑之心其殆與二帝相爲貫通矣乎蓋唐虞之所云五刑者固謂卽五教之不率者而以刑齊之而未始有墨劓刖宮辟之慘也墨劓刖宮辟固自苗民弗用靈惟作五虐之刑曰法而又哀矜懲創以申之曰爰始淫爲劓則椓黥也乎考自苗民淫刑之後惟文考之請除炮烙武王之誥孟侯矜矜以無或劓刖人再三言之耳穆王誥刑之書猶爲稍知文武之意穆王雖以罰鍰爲心猶知追惟文武故其言哀

矜庶戮清問下民心結唐虞者不但一詞而足豈意八九百年之後有漢之文帝者一旦舉而易之景帝者又從而減之乎愚嘗讀書至呂刑之篇未嘗不恨解經者誤以苗民之刑爲唐虞之事茲故於漢史易肉刑之事明著其說以與後之祥刑者告焉

論武帝祠竈祠太一

謹按天下方術之士挾左道以窺伺人主者無世不有特人主不予以釁隙彼遂不得而乘之耳觀文帝之如雍見五帝而新垣平即以渭陽五帝廟進武帝之如雍將毋口氏封夫人考應乾阿達哈哈番毋口氏封淑人祖大宗金海二州參前開原衛指揮使毋口氏封淑人祖大宗金海二州參本貫盛京奉天府開原縣官籍今爲正紅旗人曾祖仁技勇絕倫方太宗皇帝時北邊諸國亟已服屬惟高麗公諱朝輔字梅和阿達君三子公爲長賦性忠孝自幼以僻處海東職貢未修阿達君奉命越海征之公慷慨請從阿達君曰吾食祿於朝汗馬自其分內孺子無官守之責無爲徒勞也公曰大人能爲思臣兒獨不能爲孝子耶阿達君無以難遂攜之而行既入高麗境親矢石冒鋒刃凡阿達君所至公必以身先之比退處行帳則時其飲食候其燠寒晨昏溫清之節煦煦然與里居無異也或過而稱之曰昔有岳家父子兵今得君橋梓之即天天之即太一要之有分名而無分體自道家神祠五畤而李少君即以祠竈卻老進謬忌即以祠太一

叢爾國何足定乎公遜謝推之於父不敢以材武自居比阿達君積勞成疾卒於軍中號涕奉骸骨隨凱旋之師以歸論功注廕籍泣血三年毀瘠柴立不以得官爲喜而以失父爲悲親舊唁之者未有不歎其居喪之善也順治二年授眞定撫標中軍遊擊時皇輿初定畿南草竊尙多公率兵擒擊不兩年次第平盪之如贊皇屬征未克之寇公一戰卽殲其渠魁田家樓之役計日奏功大爲當事所稱賞此其尤著者迨疆域粗靖則定營制備器械練兵士事皆務爲可久不以傳舍視其官以

是巡撫郝公于公先後皆薦爲能將第一知公者以爲無溢美焉五年擢山海關參將此地在明時所司偵探烽堠之事入本朝則以詰奸暴謹啟閉爲功諸從舊京往來者率多南陽勳故寬之則法壞急之則謗興公張弛得中務有以兩全之而營政卒歸整整未幾召爲京城巡捕南營參將仍以其道行之有識之者曰此故山海營劉公存心厚而用法嚴者也相戒莫犯其法閱四載桴鼓不起上下皆恃以安十一年進宣大總督中軍副將舊例督府軍儲皆軍司馬掌之假餽遺公費之名事未幾卽以詿誤解營務論者以公年始服官仕將開府一旦以非辜失位宜有不釋然者公寧澹自如顧以奉身而退爲得策雖酒酣耳熱亦未聞其仰天鼓缶而歌嗚嗚也居數年長子德弘念公之去無名力爲陳辯康熙九年遂蒙恩復官旋補今職時交城山寇作民無寧居偏裨被檄而前相仗莫敢進公至卽卷甲趨之賊聞風膽落欲以請撫緩我師公白於主者謂撫可行於敵國而不當用於叛民從之賊計窮據險自固公率眾先登一晝夜竟掃滌

無餘而出所親謂公諸子曰爾父間籍十年一出即獲奇捷庶幾馬伏波據鞍顧眄時矣然公未久即致其事而歸公平生律身儉素不以誇耀爲能而宗戚中貧乏者推解如恐不及延師課子尤極其隆禮以爲吾誠苟未至士或不肯盡其道也嘗謂諸子曰儉爲廉本奢乃貪基若不以濟泊居心而求其仕有懸魚之風吾見亦罕矣諸子奉之弗違故所至之官俱能以廉辦自見公生於癸丑年八月初一日寅時卒於康熙乙丑年八月初八日巳時得年七十有三元配金氏子三人長即德

弘山西雁平道布政司參議娶鮑氏繼娶金氏次德新江西吉安府知府娶佟氏次德遠候補筆帖式娶熊氏繼娶金氏再繼吳氏女一人壻直隸霸州知州吳鑑孫七人燦煒煃炯煇七兒八兒孫女一人余不獲交公偶從北方士大夫之口得公一二戰功而未悉德弘以余謬附館列其言可爲異日史家所徵件系行事屬余同官德公請狀於余余不敢辭遂次第其言以爲誌銘碑版者先焉謹狀

一畝居記

繕部張君汝作築園於邸舍東偏既成名之曰一畝居集四方名賢之在京者飲而落之而勵余爲之記余辭不獲命逡巡二載君既以養母還津門乃克爲之聞之禮儒行篇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竇蓬戶甕牖此張君一畝之義所由來乎夫張君有列於朝爲司空上佐入止華屋出乘高軒宜無復有儒行之所云在其意中者而亟亟乎以一畝名其園何歟噫此其所以爲張君也蓋士大夫之身不妨與時爲進退而其心則不可與位爲存亡故伊尹當相湯革夏之時猶之其

耕莘樂道之日太公當鷹揚變伐之會猶之其渭濱垂釣之年苟使出處二心窮達殊致則方其在野而歎老嗟卑及其在朝而徇利固寵營營終日隨地不能以自舒亦寧能先之克裕夫謀王斡國之略繼之不爽其讀書學道之初耶晉時諸葛長民迫於劉太尉嘗歎曰貧賤則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哉余謂長民惟地尊望重一時氣不能下故終與宋祖相抗爲其所屠耳使其甘心布衣略無顧戀則丹徒之丘壑甚廣何在不可自容者而乃用是爲蹙乎推而

論之楊惲南山之詩此其不能息志於一畝者也張禹日食之對此其不能決幾於一畝者也極之曹操之發壁取后司馬懿之閉城逼兵無非欲於此一畝而增廓之以爲子孫萬世之業也然則一畝之義不明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張君身都謬紱而倚寄煙霞所謂朝斯夕斯者惟此園居之是適吾知其籠利當前必能以一畝爲藥石道德在望必能以一畝爲蓍龜蓋就斯園之命名而張君之進乎道可見矣宜乎未及三年而板輿東路奉母言旋嶙然果自潔於埃塵之外也余邨居負歎息不能去爰書此貽君且以志吾愧焉康熙丁卯孟秋下弦

茶星閣記

吾友沈子融谷性嗜茶取范希文森然萬象裏夫豈無茶星之語名其書室曰茶星閣屬同人共賦之而命余以記余諾之經年未有以應今年夏沈子謁選得粵來賓將行促記甚力遂書以送之曰接茶字之義自陸鴻漸著茶經始省茶字一畫爲之前此經傳未之有其

茶乎嗜之又何怪其去國萬里遠適夫蠻煙蜑雨之鄉乎念吾與沈子自壬寅冬月相遇於倦圃曹公坐上定交踰二十年其間之攘臂捷足爭利自私者所識不知凡幾而旣睹其盛又閱其衰獨相對兩人依然故我今沈子不得已姑就太學釋褐爲縣令吾亦以副舉應薦可望一官其苦可云至矣豈乘除往復之理吾兩人稟受獨殊天又將以來賓苦吾沈子耶然吾觀永叔自適夷陵學乃益進東坡自徙惠州文始益奇晁子厚亦謂使其斥不久窮不極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

力以致必傳今沈子之縣卽在子厚守屬中其將別有取於斯如鄉者嗜茶之意乎彼世人所苦不足爲吾黨之苦而吾黨所樂實有過於世人之樂願與沈子共勉之而已康熙甲子七月生明日言謹記

筱竹廬詩草序

余故居在郡城廣濟坊諸大家沈氏黃氏張氏高氏皆比屋而處黃與張余高曾王母所自出故余叔姪於兩家尤習丙申丁酉之際世變粗定余叔姪集郡中俊彥爲文業之會比舍諸家子殆居其半每暑月將至父師命輟夜課輒乘風步月相聚劇譚非余叔姪過黃張諸子卽黃張諸子過余方是時余與兩家生計中落而猶席先人餘蔭不知饑寒爲何物雖以年齒俱少不敢高言性命要之所論非史書治亂卽古文歌辭以爲異日當各以所長自鳴其視世路賄利之事直如土芥一不置齒頰間不數年值大帥移鎭沈氏居以相國第壯麗首爲所奪余家居其西偏遂並在奪中余叔姪既失故棲且有仰事俯育之計不得已四出謀食每歲莫一歸入城訪舊則黃張諸子之散者固多其處者亦營營朝夕求如嚮之把酒論文爭奇競采了不可復得今年余在京師張子明之自廣陵赴津門便道見訪晤對之次相與理疇昔過從之況幾至流涕前此勿論卽已未至今余入都已踰六年而張黃十數子中僅與明之一接則過此以往不知復閱幾時始得更見一人悠悠客途無可與語其可語者相隔乃四千里而遙張子視我其何以爲心耶張子有詩名篋竹廬草屬爲刪定余披而讀之其命意措辭布格遣調多余輩所妄意講論學焉而未逮者張子於其時短髮覆眉齒屐最後而積之二十餘載顧能卓然自見如斯余又服其潛思篤學愧前此知之之不早也嗟乎自先鹿園公與令高祖甬川尙書暨黃致齋侍郎締交迄茲將二百年其間郡中之高官厚祿有列於朝者不下數十百人乃余近修明史其勛業炳燿如三公之可書竟不易多覩則知高官厚祿猶必有待而傳也吾與張子生時不偶雖不敢上比先人亦惟抱此遺編其爲勉之而已適張子有粵東之遊聊爲序其詩以送之便道過寧以余言質里中諸子其笑倔強猶昔也

去歲五月新安黃子涵齋以通守平遠出京余既送之城西歸而悒悒不能置念黃子自丁酉庚子再副鄉舉蚤當授官已又以太學掄擇分教旗塾諸生積勞既久復當授官蹉跎二十餘年未有所就近始因與纂實錄得一官以行而更離家萬里當苗蠻新造之邦值干戈甫定之會換諸人情其爲俯仰今昔興慨於不偶之遭或亦黃子所不免乎比今年甲子正月上俞簡請以水西幅員無幾不煩列四郡治之命改平遠黔西皆爲屏藩其能卓然有以自見固可信也余於此又歎人才之難得得矣而不克盡其用爲可慨也余輩身處京華

衰衣坦道從事翰墨間獨以索米之難而戚戚不能以終日讀黃子是編能無心悆乎

送汪舟次檢討册封琉球序

康熙壬戌之春上以中山王世子尚貞請封命廷臣推擇堪使其國者九卿詹事科道具以檢討臣楫中書臣麟焻對時上方謁陵詣舊京驛書報可於是二臣承制

假節被一品之服乘傳而南行且有日矣在廷之與二子善者競爲歌詩以寵之言雖未列朝位而於檢討有

史館之舊誼不容以無言言觀諸公之作莫不以銜命絕域奉揚國威爲儒者希有之榮相與詵過家之盛事羨跻海之壯遊發爲鴻章登諸鉅册既已管絃可被而金石可宣矣亦曾以海南之近事爲檢討告乎閩中自去歲有勦臺灣之請選兵聚糧八郡爲之驛騷迫春風方作而艨艟戰艦已徧列海涯矣邊巡五六月歷夏入秋未聞有戎捷之獻豈所稱兵不過時者耶夫鄭逆盤踞海中今再世矣其下之知兵善戰者死亡略盡不過黿鼉魚鼈之民爲之羽翼以天兵臨之固可滅此而朝食也則在彼有必敗之理賊桂白頭舉事煽動三方中原省會爲之震動賴廟謨指付將帥協心六年之間羣兇授首今以屢勝之氣加彈丸黑子之區亦何敵不摧何城不克乎則在我又有必勝之機然猶曰用之中土者或不可試之海上也言爲浙產固嘗習聞勦海之事順治八年金固山礪攻舟山再旬而破十三年春宣將軍爾德攻舟山未旬而破即近歲金門廈門之恢復亦因賊兵之退一鼓乘之固未有曠日持久若今茲臺灣之師者豈昔之賊勢弱而今之賊勢反強昔之兵謀顧拙欺蓋國法侵倘有詵通洋有禁諸將而今之兵謀顧拙欺蓋國法侵倘有詵通洋有禁諸將方倚征海之謀坐糜大農儲偫而刖爲加派以給樓櫂器械之需且得恣其奢船之往來任其漁捕之出入而無從加以譏察也故淹延時日以用兵爲名以營私爲實此其意殆惟恐鄭逆之亡而無所用其侵蝕耳邊肯速成功以甦民困耶言聞春秋之法大夫出疆凡可以安國家利社稷皆得而專之檢討今爲正使其職得專安利之謀彭湖乃臺灣門戶爲使舟所必經誠舉節麾之把其頓兵擅利之私計而勉以奉天伐叛之奇功吾

知臺灣之下固可以指顧期之者史稱漢武帝時河內被火千餘家汲黯奉命往視以爲家人失火延燒不足憂憂貧人傷水旱者或父子相食以便宜持節發倉粟振貸比還歸節伏罪上賢之宋紹興末海陵南侵王權既敗李顯忠代之未至軍適虞允文以犒師抵采石敵數百艘絕江來戰允文麾諸將結陣迎之或謂允文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無緣任他人之咎允文不聽卒敗海陵兵古純臣精心爲國其出疆專命往往如此檢討過彭湖能爲此舉即可遠儕長孺近偶彬甫使諸將

知中朝有人嚇然膺落不敢復萌其欺飾之心也豈不快哉吾鄉閭之士有李世熊元仲者好奇計善古文年九十餘尚無恙君試往求其集且以吾言問之當不至鶩猶河魂也

民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管邨文鈔內編卷三

清鄞縣萬言貞一撰

鄉飲酒禮

余少入郡學見鄉飲酒時賓主介僎之坐皆列於四隅心識其非因與家叔充宗先生考據三禮注疏而得其說所謂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主人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者皆在其方而正席絕非斜坐相對如今時也戊辰至五河次年正月俯畢墜典因以考定之說行之歌詩合樂鐘磬鏗然禮成邑之人士莫不忻忻以爲得見古禮惜先叔早已下世不得一臨正之也諸生請載之誌中永示彝則遂列其坐次爲圖併備悉儀節如左其考據論辨之詳則先叔學禮質疑行世已久茲不復載康熙二十八年正月既望四明萬言

是日午前主人與儐先至明倫堂視諸席具肅待賓至相禮者趨告主人與儐出迎賓於大門外主人儐先揖賓答揖介從而揖賓與主人相讓入大門介儐以下從之至儀門如大門禮及階亦如之升堂賓主人拜席設東西階上介席在賓西儐席在主人東皆後一席地行四拜禮拜畢凝立伐鼓三聲讀誥者出立東楣柱下展誥讀之賓主以下皆跪讀誥畢乃起讀律者出立於西楣柱下展律讀之賓主人以下皆跪讀律畢乃起贊者贊就席主人揖賓就西北鄉之席賓答主人於東南鄉之席介儐於東北西鄉之席坐定獻茶茶畢相者設一案於楹間北鄉司正出就揚觶位揖賓主以下皆起揖相者以觶酌酒授司正司正舉觶曰恭惟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爲飲食凡我長幼各相勸勉爲臣盡忠爲子盡孝長幼有序兄友弟恭內睦宗族外和鄉里無或廢墜以忝所生畢司正舉觶揚之飲訖授觶揖賓主以下皆揖司正復位贊禮者贊主人獻賓主人趨賓席獻又贊賓酢主人趨主人席酢贊者又贊儐介獻儐介趨儐席酢贊者贊行酒司酒者酌酒又贊請酒賓主人趨眾賓席獻又贊賓酢眾主人席酢畢皆坐贊者贊行酒司酒者酌酒又贊請酒賓主以下皆飲酒贊者贊供饌司饌者設饌又贊請饌賓主以下皆食饌贊者贊供湯司湯者進湯又贊請湯賓主以下皆歠湯贊者贊供麵司食者設麵又贊請麵賓主以下皆用麵贊者贊升歌三終歌者升堂歌鹿鳴四牡皇華三章每歌一章節以一磬歌畢節以一鐘又贊笙入三終堂下吹笙管三次以當南陔白華華黍每笙一次節以一磬笙畢節以一鍾贊者贊主人再獻賓主人趨賓席再獻又贊賓再酢主人賓趨主人席再酢贊者贊儐介趨儐席再獻又贊儐介再酢儐介趨儐席再酢贊者贊眾主人再獻眾賓眾主人趨眾賓席再獻又贊眾賓再酢眾主人眾賓趨眾主人席酢畢皆坐贊者贊行酒請酒供饌請饌供湯請湯供麵請麵司酒司饌司湯司食者酌酒設饌進湯設麵賓主人以下飲酒食饌歌湯食麵皆如初贊者贊間歌三終歌者歌魚麗堂下吹笙管一次以當由庚歌者歌南有嘉魚堂下吹笙管贊者又贊儐介獻儐介趨介席獻

一次以當崇丘歌者歌南山有臺堂下吹笙管一次以當由儀每歌一次笙一次各節以一磬一終畢節以鐘贊者贊主人三獻賓主人趨賓席三獻又贊賓三酢主人賓趨主人席三酢贊者贊僎三獻介僎趨介席三獻又贊介三酢僎介趨僎席三酢贊者贊衆主人三獻衆賓衆主人趨衆賓席三獻又贊衆賓三酢衆主人衆賓趨衆主人席三酢贊者贊行酒請酒供饌請饌供湯請湯供麵請麵司酒司饌司湯司食者酌酒設饌進湯設麵賓主以下飲酒食饌歡湯食麵又皆如初贊者贊合樂三終歌者歌關雎葛覃卷耳三章堂下笙管與歌並發歌一章畢笙管一止以當鵲巢采蘩采蘋每歌笙一終節以一磬一鐘三終止歌之居首者告樂備相者以告於賓主人而使之出贊者贊旅酬賓主人以下皆起遂撤饌賓主人以下對立於堂上賓酬主人主人酬賓介酬僎僎酬介衆主人司正以下至相者贊者司酒司饌司湯司麵並相酬畢相者設高案於堂下北嚮燃香燭賓主人以下望闕三跪九叩頭謝恩賓主以下仍升堂四拜言謝贊者贊送賓賓主人揖讓如前至大門

八蜡廟碑記

五河當淮泗之交曾經二帝三王之治故其民俗所尚多有近古者而獨於八蜡之祀僅存其名則由世遠而失其傳而修明之無人也余以戊辰六月涖五其時淮澮並漲瀰望汪洋低下之地無不在巨浸中進紳士詢之僉謂下流壅塞淮水之所洩者微一遇霖潦輒有此患此比歲皆然無足怪也余聞而疑焉淮水之受遏固自有由而愈陽伏陰無一定之候亦何至歲爲陽侯虐乎比仲秋八月舉行蜡祭之禮西南兩壇後次及於蜡則見八蜡之主寓設南城樓上其品物僅薦雞魚其儀節僅前後兩拜耳問諸贊者曰此蝗蟲廟也賢侯禮如是足矣余乃歎五河比歲淮水之害其故皆在乎此也夫雇傭作而遣之使爲供力役効奔走及其成功而復於主猶且設魚肉酤酒漿撫其背樹之期於極歡而後止以茲邑之藉力明神自于耜至同稼歲不知凡幾而羨羨觴酒豆肉簡率其禮以爲報亦何異乎齊東之饟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其五穀蕃熟穰穰滿

家乎況又昧經義而夷之於蝗而神其有不吐之乎爰命工胥就縣倉西南隙地架屋三楹明年己巳仲春廟成上戊之日遂遷主於南樓而祀之正其位次一如郊特牲所載首先嗇以其爲神農也次司嗇以其爲后稷也后稷乃上古后稷之宿非周始祖次百種以其爲百穀之神也次農以其能自力於百穀也次郵表畷坊與水庸以其能爲功於百穀也次貓虎以其能除害於百穀也記所載祝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或者蝗蟲之說所由訛乎凡牲帛粢盛之數拜跪祝嘏之

節一視社稷無殊其年夏水如故至秋有穫及今年夏秋並有穫或進而諗於余曰君之虔祀蜡神既獲順成之效矣但以神農后稷而顧與貓虎並祀終不得其解也余曰禮不已云乎伊耆氏始爲蜡伊耆氏者堯也以貓虎而得配食於神農后稷余誠不得其解但以聖人如堯千古莫京矣堯既爲之而況於後人乎余惟有法堯之所爲而已餘何知康熙二十九年歲次庚午八月望前三日邑長萬言記

開古河議

該職博采士民之眾論廣詢牧令之條陳古河開塞其有關於鳳陽一府河道民生之利害誠非淺鮮者查鳳屬十八州縣瀕淮者居其大半二十餘年以來當天旱水涸淮水安流無異猶不見古河有必當開之勢一遇霪雨連旬舉豫省桐柏山以下七十二道山河之水併舉長淮奔騰洶湧歷千餘里東注洪澤一湖而湖之所賴以宣洩者僅清口帶綫之路今清口東北河身漸高即使洪澤不受暴水其所積猶未能盡瀉況加以源遠派多連雨怒漲之橫流何可望其旦夕遽去乎於是洪

澤之所洩日不能十分而一而洪澤之所受日且將十分而九下流壅塞積水逆行泗州之城爲沮澤田爲湾池業已共聞共見繼之盱眙之西北境五河之東南西境臨淮之北境及懷遠以西州縣夾淮之地凡其形勢稍窪者莫不蕩析漂流春水至而夏麥盡淹夏水至而秋禾並沒秋水至而歷冬及春併來年之種且不得播也墊溺之民向因清口以北之去路無可爲計故強者祇率而逃亡弱者即坐而困斃耳今幸聖主賢臣存已饑己溺之心切一家一人之視欲開浚禹王古河以爲

疏浚淮流計此眞千載一時萬世永賴職自睹淮患甚久亦何忍不仰贊而樂成之乎所當乘茲良會亟就鴻圖伏一人之大猷復神禹之舊蹟誠爲旋乾轉坤成天平地照代諸善政中經久不易之要著也至若古河既開則可就此通漕而自六合達之白洋河俾南四省運道所經永無水涸之患抑可盡廢從前漕道而自瓜洲以至淸口省百餘萬歲修所費長享淸宴之休更可盡閉高寶一帶滅水壩而下河七州縣沈溺田土無事專官開治並收種藝之利一舉而三善備計又莫善於此宣詩人所笑者幾希矣此揆之於時其不可者一也孟子云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今之縣令非無享水陸之珍極瑰異之奉者然既處富厚之地凡此起居服食皆天所以優之也故雖過於豐美總非非僭若弟之所處乃五河也天下聲色貨利之事皆非本分中所有惟攻苦茹澹斯爲合天今諸君乃翦綵泥金進之以逆天之物豈愛我者乎此揆之於順而不可者二也弟自從倣業師講明蕺山愼獨之學於今二十餘年一切意見皆與世俗迥別雖不敢謂德性堅定而就其所至未始不自具一體段也倘以力守諸空山麋鹿之羣者而輕棄之

資採擇

與洪山志學博辭錦屏書

弟與門下共事此地牛載矣淸脩好學爲近世司鐸者所罕覩方倖得同心資爲模範何意衿紳士欲有錦屏之舉耶此有不可者五在禮文甚明願門下爲弟徧致之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又次之今五河何時乎雨澤愆期亢陽日甚諸種未植麥穗將焦弟與諸君匍匐禱祠非以爲名也一旦釋儀鄣之憂而講侈靡之節則奔走羣望皆虛文矣卽曰期日未至霪雨方興然旱災或除民志初定他務未舉遽示以不急之爲是猶當雲漢之時而崇鳥革翬飛之飾其不爲周宣詩人所笑者幾希矣此揆之於時其不可者一也孟

淮北朝市之上諸君亦安取此人而宗主之乎此揆之於體而不可者三也此邦向迎新令有興徒百二十金弟去夏赴官縣人分此爲二一投於京邸一投於宿州道中弟封識如初置之篋笥受事之三日集十五里士民而遍之諸君諒所記憶比及冬盡吏復循例以旗蓋幃褥爲請余笑而不應迄今猶斑然諸舊物也乃於彼則御之而於此則受之得毋前後易心異於書傳所稱始終一節者乎此揆之於宜而不可者四也署中客坐三間深廣二席椽用細竹苫用雜茅以故紙爲承塵僅覆一几地皆碎磚所砌類於亂石溪灘於此之中而忽張錦屏以爲樂是何異茅茨土階之上而進以舞女歌童甕牖繩樞之間而饋以三牲五鼎也使此中稍有未淨便當踵事增華易茅屋爲華堂更蓽門爲繡戶玉杯象箸迭進不休璧帶銀璫求多未已衰我窮黎其堪此旦旦而徵之乎此揆之以稱而不可者五也抑又聞之不俟簀下也夫能親其親者必能仁其民而不畏強禦書吏諸君將舉而歸諸家父寒門自先鹿園公樸澹泊寧靜四字於座側子孫恪守其教迄五世勿忘家父留意貧脩歷三十載之久人世綺靡之好一不以關懷自

不肖入官丹遇覃恩以命服進未嘗一日御之也日者侍食祓逃諸君之意家父微笑曰使吾尚需此物昨就養南來當以章綬入署矣多謝諸君所求與汝相成者不在乎此也家父之言又如此門下知我特深爲鑒其愚而卒阻之幸甚

送陸舒成之任息縣序

觀人之爲政者不待乎班朝治官出身加民而後知之也其人而處已儉約必不至奪民之財其人而宅心簡要必不至擾民以事固有即其生平而可以相信者人

自不能細察耳吾與陸子處九年矣性警敏讀書過目不忘與之論義理他家所扞格不入者輒迎意以解無少留滯平居被服儒雅氣恂恂如不欲勝人人苟以驕橫加之必毅然而起雖稠人廣坐務直其辭而後止少失怙恃育於吾師總憲公所去令祖母太夫人可一里許旦夕起居膝下依戀不忍捨語次及兩尊人淚未嘗不斂斂下也夫能親其親者必能仁其民而不畏強禦者推之必能不侮鰥寡卒是以往息之人其有瘼乎往歲有官子劉子之鄉者余與陸子醵而爲餞酒既酣余

舉杯屬之曰郡南古小學子劉子講道之所也君到部一月署置既定集紳士而釋菜焉此其先務矣坐客有不然余言者謂子當命以郎日乃亦俟一月後耶夫上之人貴示民以趨嚮子劉子之謁雖即日不爲過余恐時賢未信特綴言之而語未脫口遽遭譏誚豈自式閭封墓以還一部十七史所載古昔聖賢豪傑皆好爲無益之舉耶其時余目陸子質之陸子爲之搖首太息至於再三未已則今者陸子宰息之政其必能知所重無疑矣獨是陸子生長高門不習乎人世誅求之苦一旦

威加害怵倉猝未定所裁者有之茲行過故鄉停駟十日試求湯先生行事而審察之焉凡先生所不責於州縣與州縣所不敢聞於先生者皆令長職業不闕之事陸子以是爲衡持之以精力雖波搖浪撼固可悠閒處之有餘也可否在心旁無所牽掣吾師所不得行於天下者陸子乃於一邑效之使人謂何無忌酷似其與不亦美乎

書經集解序

舍弟授一隨叔父充宗先生讀書武林因受室焉歲癸亥叔父既喪弟謀所以爲生者余時因纂脩留兩館篤書京師以選時文輯講章二事爲問謂宜何從余答之曰選時文純乎蹈虛輯講章猶爲近實弟不如輯講章爲宜何以言之今之選家大率皆預冤園常士也迫於饑寒無館授之地撮錄一二房稿雜以膺文向坊賈合本求售其詞哀其禮遜不啻施於所尊敬者迫所刻行世則更爲歷科程墨之選盡載中朝大老得意諸篇以爲堪與唐之韓李宋之歐蘇相頡頏諸大老不知其底裏而樂於頌己也亦遂借以聲譽甚至爲成就其科名於

是選家之自視其所刻竟如昭明太子之文選姚鉉之唐文粹呂伯恭之宋文鑑蘇天爵之元文類趾高氣揚偃然天下莫己若矣嗟乎使吾弟而爲此態不幾失祖父崇實黜浮之教而爲家門之敗類乎故莫如編纂講章集儒先注解之說爲之探賾索隱鉤高極深以折衷於至當雖其事不脫訓詁而溯流以得其原其於遺經之正旨猶爲不昧而叔父往年偕諸同志及余聚講五經之意亦庶幾不失也故曰講章近實也弟得書欣然先爲四書集解梓行之迨已巳易書詩三經以次成書

余既出宰五河遂挾書下關

鄭義門詩序

吾嘗思世人眞氣日漓無一事不出於矯飾不揣綿力思有以挽之故四年來承之五邑周旋上下間惟以任眞爲主雖緣此受侮弗卹也今歲兒子承勳歸應歲考攜鄭生義門詩一卷來爲言其人眞樸無他嗜好義之所在奮前不復回撓其爲詩如其爲人吾閱之果然因念吾之抱樸以行於世屢爲人所淩顧影自憐有倡子和誰之歎乃今忽得之於義門夫義門爲吾執友寒

郡之子吾嘗許以女字之則固丈人行也於屬爲最近十三年不相見吾不知義門作何狀願能彼此不謀情孚意洽同出於任眞如此千里比肩百世接踵天壤間有我復有義門則眞氣又何嘗一日澌乎嘗慨俗下人情當其困頓爲諸生義理滿口日以古人自期迫漸亨於遇卽漸違於道苟至都崇顯亨豐溢則澌滅盡矣若夫華胄貴游之子其眈於聲色貨利盡自少至老無一日易也義門方孩提之齡寒郡卽鬱起爲孝廉接副使公之後以文章重海內近歲陟上第讀書玉堂名譽尤

足嘗人於此稍不知自愛鮮有不爲俗情所搖者而義門識弼高操彌謹敝衣疏屨揭揭於灌浦西壩之間見之者幾忘其爲貴公子焉則任眞難而義門之任眞不尤難耶雖然學無止境不進卽退吾行天下三十年見有初爲奇士而卒蹈恆蹊者矣有始附清流而終歸庸劣者矣用是齒越始衰猶兢兢日憂失墜義門今猶未壯其愼無以前之任眞爲可恃始信與吾有同心也夫夫氣足者詞自充吾雖未及言詩而所以爲詩之道不外是已義門其勉之

尊經閣記

掌教呂君秋崖重建尊經閣成余適署虹至謀所以稱其名者余曰經者天下之大本達道所從出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尊則治否則亂亦尊其合於聖賢而已以全經言之如唐初之十三經注疏此其合於聖賢者也以專經言之明初之五經大全此其不合於聖賢者也以專經言之如程正叔之易傳呂伯恭之讀詩記金仁山之通鑑前編溯而上之以及王肅之傳三禮趙岐之注春秋凡若此類皆其合於聖賢者也輔慶源之詩童子問陳君舉

之周禮說程沙隨之春秋解極而下之以至陳紫峯之易經通典申瑤泉之尚書彙編凡若此類皆其不合於聖賢者也然則經之所當尊者蓋可知矣其他史傳百家之言莫不以是爲斷要其足以翼經者則存之其不足翼經者則去之將見斯閣之上玉軸富於李侯青箱多於王氏夏丘之士其自是有進矣乎嘗試與君憑閣而眺大都楚漢之遺蹟爲多焉北則睢寧卽項羽破漢兵彭城西而睢水爲之不流者也其東南馬藏港傳所稱羽追漢王急墮枯井中馬伏厓下自蔽兵退垂繮下

引之而出者其西爲陰陵羽夜走迷失道之所也虞姬墓尙存與霸王祠相對峙夫當其大風揚沙白日晝晦五諸侯之兵力摧敗於一人之手而無餘何其壯也獨身遁逃委命嘗井四百年其主子焉惟一馬之爲儔何其悲也然而轉戰五年勝負迥異一身莫保虞兮奈何高陵歸然延祚四百固千古仁暴之龜鑑也夫劉項不

焉乃以吾所見則往往有相反者何也卽以虹縣言之其大者如潼城小曲南四北四赤山西二六里之田畝沈水中十有餘年縣大夫之臨此者亦已七八輩矣其賢者不過出於下策爲請除租賦之計曾未有躬荷畚鍤率先吾民溝而出之使寸土悉歸種藝者小則如五門之城樓歷本朝來四十六年不加葺治任其摧頹以至象魏失觀行道興歎一至於此也而釋者傳聖自康熙初年芟舍西郊關侯廟其時破瓦頹垣茫無憑藉傳聖苦力修持感動城邑因其爲佛會聚資以佐之十年

而成大殿五楹裝金像奉其中又七年復成前殿楹如大殿之數奉關侯以崇所始更八年而東西廊悉就凡廚庫湢浴之所無不備具且買護庵田地一十八契以所入給來往行僧又分地爲義冢瘞貧無以葬者去年二月傳聖下世嗣孫演寬繼之克守其志弗替益虔斯固諸會士好善之功尤傳聖師徒篤志不移所致也嗚呼令以一縣之力中更數人不能爲所當爲終於廢墜傳聖空然一身把草蓋頭經營垂三十載便能金碧輝煌成此鉅構豈非專與不專久與不久之故歟夫郡縣

久任之說自漢以來皆知其益而旋行旋止不能終收其效有志之士格於令甲不獲自伸眞屬無可奈何之事然專心致志則我可自主也奈何上官之彌縫分之世路之酬應分之妻子之靡衣美食便好田宅又分之使方寸之間無暇更思其職業至於門庭傾壞田里汚萊猶曰此非吾在任事吾聽之無害也然則必手決水而瀦民之田手爇火而焚民之舍乃可爲罪歟何曰待公爲詢歐尹事一城無復知者最後得諸生盧大勳邑紳韋泰運於遠鄉兩人年皆七十餘嘗及歐尹門言歐尹事甚悉曰歐仕上林而不死上林今何從得其喪耶德耀悲慟欲絕次日辭前趨賓州俞以十緡佐其資斧至賓徧訪無所得又至南寧其無可訪一如賓蓋歐尹

倒也

歐孝子傳

歐德耀五河諸生也父友范以鄉貢簽仕得柳州上林縣尹順治八年臘月抵任明年七月李定國破柳州諭守令降者皆復官友范不屈繫刑將常姓營中已攜之賓州又攜之南寧府卒遇害時德耀未十齡奉其母家居既長爲諸生頗有文譽康熙辛未余泝五已三年矣每朔望集諸生於學講書論文且理其詞訟七月之朔德耀直講適至篤信好學章且講且流涕講畢余問故

篤於殉義不欲以姓名自曰而營中直與俘囚等棄之誰復識爲令君死者生以是悲鬱染疾卒於肇慶舟中邑人悲生之志上其事學臺許公妝霖爲表閭曰至性可憫祀之鄉賢祠

洪燕男字說

掌教洪君山至名其長子曰遜而問字於余余惟名必以法古爲尚前代之遜其名者如霸州王恭肅公或可爲令子廣厥志乎當余拘幽此地君遣子從受尚書此與王公締姻於椒山正命之際亦何以異君家自經綸

公以來三陪鳳閣四上鷺坡而尊府谷一先生方謝綦衡未久則王公之起家甲科以邊功正位大司馬又君家世所時有也史臣之贊恭肅曰若遜者可稱燕國男子矣夫燕爲天子所都士之才德苟能邁出其間則其於天下也何有哉字遜燕男君其許諾

黃詮庵雙壽序

詮庵明府參盧陵軍事十有三年辛未秋稍遷爲虹縣尹與之遊者以爲詮庵抑首二千石之前亦已多載今得剖符百里南面專城雖其地濱泗接淮不足爲江南

善處而詮庵承其祖若父詩禮之教風與伯兄式九以詩文書畫擅名藝林一旦同時鵲起式九揚鑣於川西詮庵奮翼於淮北亦足以揚眉吐氣發舒其胸中之奇無愧爲五桂黃門之苗裔也乃未及一年輒詩於兩臺致其縣政而去咸相與詫而異之余謂盧陵之在宋有歐陽少師周益公文信公諸先生在明有解大紳羅念庵鄒南皐諸先生固詩書禮義之鄉也詮庵與其門人子弟講論周旋既久則其於虹自有格格乎不相入者況加以巨浸之久檣十九里中潼城赤山等六里之地下無可徵上無可貸功令何如而可不速去以自遠於罪戾乎雖然士大夫讀書學道於天下事幾可否之數亦何難見之明而判之決然或移於左右或格於裏言者往往有之故龐德公惟化行於其室乃能偕隱鹿門而東坡之傳方山子必言其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詮庵往客京師元配陳夫人主持門戶公有賦稅私有烝嘗一不以攖旅人之懷比年任江右向平婚嫁問歲有之而夫人及期東還竣事仍溯流西上往返三千里若在庭戶詮庵未嘗一日知有兒女之累余故於去虹

之舉不特多詮庵之能斷尤善夫人之善舍也今年四月夫人花甲屆旦與詮庵坐對稽山舉儕老之觴諸子諸孫及諸外孫拜起上壽其三四十人其間能以文鳴者已五六輩可謂極天倫之樂事以視世之知進而不知退日迫促於沸鼎之中者其得失爲何如耶爰書以貽詮庵爲壽庭加爵之鼓吹知必掀髯一笑而許之也

祭徐相國夫子文

維康熙三十一年歲次壬申正月辛亥朔越二十日庚午江南鳳陽府五河縣待罪知縣受業門人萬言遣子

浙江寧波府儒學生員門下晚學生萬承勳謹以剛鬣柔毛之儀致奠於皇清資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戶部尚書兼掌翰林院事徐老夫子之靈曰嗚呼痛哉夫子之亡於今半載矣言猶未得炙雞絮酒哭於靈几之下言豈無心肝者耶念自初夏以來刺事者靡日不至造誘者靡日不增曾不以言爲拙修之人五河爲瘠小之邑而少貲之甚至接一吳語之賓曰此東海之抽豐者也留一吳語之僕曰此東海之索債者也興波浪於盆池點污泥於尺素上作而下應之必欲文致其罪以爲快以是彌縫支拄心力俱疲卒至於先拄失察之章繼罹計處之法言顧得因此屏營息慮蟄伏輸管繼申追惟夫子之德而濡筆以寫其哀也嗚呼痛哉憶自丙辰入都見夫子於斜街邸第退而服夫子之清修貞志心儀爲可師閱數日承以制使郎公哀詞見屬其時制使在征閩戎行言爲戮力疆場死於勤事之詞以進夫子謂非俗下應酬所有遂於武闈受事之日招言就館而後入焉自是斜日深更布簾香几凡有所撰著言必侍坐晰疑辨異至茶傾燭跋不厭此夫子之知言於文章

者也後三年夫子方服闋當補官遂奉監修明史之命時言館夫子新園適武定公總師太末誤耳賤名馳書見召言辭不獲命遂自吳趨衢議者以制府易於見長而翰苑止沾沾文藝制府聲勢赫奕而翰苑催清素相依此行必留不返乃言當夫子信使抵蔑即力請於武定公而還夫子以是重言行誼定薦引之意至京後不告於親朋不謀於骨肉密以言姓名上聞投疏還邸始語言曰吾本緣公義薦子若預以相告則子有陳乞之迹吾有市囂之私故不爲耳此夫子之知言於行誼者

也十年史館飽聆訓詞三載五河益凜冰雪夫子嘗貽書曰始以子修飾時譽近託可信者核之果能以實心發爲實政攻苦茹淡經月不名一錢臨別所期斯爲不媿比夫子罷相還吳小兒上謁謂曰吾今病中世事總不關懷耿耿不忘者獨乃父清節未暴耳此夫子之知言於政事者也嗚呼夫子今亡矣世之知言者更有幾人言之抑鬱莫舒者更當誰訴是卽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猶無以易此恨也況其在窮愁困蹶奪職待譴之際耶天高地厚崩坼無端石爛海枯摧痛何極冀無負夫子於冥冥之中已矣嗚呼痛哉尙饗

祭徐司寇夫子文

嗚呼痛哉夫子何竟至於斯耶孝友之誼篤自性成生事葬祭纖悉靡憾仲叔季弟教愛竝周夫子之德行則既醇而無疵矣取材百家探源六籍含英咀華洞微抉奧遂用名世一匡藝林夫子之文章則既法而且奇矣正色相臺豺狼斂迹制中邦禁狂狴無冤舉朝憚之芒寒氣肅夫子之政事則既剛大而無所依迴矣以是始則賜博學明辨之額繼復有光徙萬丈之題雖在廷之忮忌日眾而當宁之進用不爲止雖左右之讒毀日甚而帝心之眷顧不少衰世方共期以皐夔稷契而躋斯民於睟睟熙熙嗚呼痛哉夫子何竟至於斯耶然此就夫子之繫乎世者言之而未及小子言之躬被明施也憶自乙卯受知宮允夫子獲充上舍之選宮允夫子爲夫子所指授則猶夫子之提撕也洎乎丙辰受知相國夫子獲與後車之載相國夫子惟夫子爲折衷則猶夫子之攜持也自是奏爲史職進之志館凡一著作一論

說竝許參以隙照之小知此豈小子能有當乎夫子要惟虛懷雅量如廣谷大川之無所弗受故不擇乎牛溲馬渤而皆有以容之小子方左鞭弭右冀鞬日追隨夫子之後以立斯道之坊維胡善作者不必善成遽中道棄我而如遺然此猶就小子之平日言之未及乎邇歲之伏救拔脫顛危者也小子菲材下位妄意天下之事抑揚品目妬嫉日滋遂以孤立之身嬰不測之禍文致周內重辟是罹使非夫子之疾呼奮臂則在朝之師友何由能趨義而恐後在外之親朋何由能戚憤而奔集

在秦諸未謀面未通名之賢哲何由能協心援手而孜孜又況仇刃橫加箭痕若粟夫子此際正卧薪嘗膽而靡支而乃專使賈豎數千緡間關跋涉留此已墜之命於如絲嗚呼痛哉何夫子知爲小子求生而不能自延一日之算何小子徒向夫子乞活而不能祈夫子旦夕之稽耶夢魂長繞追呼莫前萬感填膺一語未訴此小子所由號涕百踊上爲天下慟而下哭其私也自今以往痛寧有已時耶嗚呼痛哉尙饗

相國徐公逸事狀

吾師相國徐公薨後三載言始脫罪南還哭於黃土橋墓下於時窆石久封豐碑已立凡所以不朽公者亦既明且備矣明年春再至崑山嗣子樹聲樹本出公年譜見示有爲狀誌碑銘所未及者爰采錄其事并韓學士茨前所爲狀寄黎洲先生所爲立傳又明年丙子言在京師樹本以傳至相與流涕讀之公平日之守正直屏奸邪皆蓋至是始可無憾也顧言侍公久飲食起居朝夕不離公側自丙辰訖戊辰垂十有一年所習公行事至多雖史法無盡載一生行事之體而君子之行事有

可傳或亦有不必傳要之公則一生皆其可傳者言受知至深易簀前一月猶語言子以耿耿未傳於後也用仿柳一人言獨何心忍使公有一事之不傳於後也用仿柳州段太尉逸事狀記言所親得於公者以補狀誌碑銘及今傳所未載焉公及第後世祖章皇帝嘗攜公幸近郊看花捕魚無所不在一日獵於南苑公承命得騎馬入圍場故事凡從駕與獵者馬相去各二尺許使鱗次相比自爲首至最殿一人馬與馬相銜而止其圍之大小以從駕者之多寡爲率其人皆倪身外向各以其鞭拂馬足口俱作嘖嘖聲以防獸之逸而出也公在圍獨按轡立馬身凝然不偏口亦不出一聲章皇帝行圍適過之顧而喜曰爾徐某是也儒臣本賜觀圍未嘗令打圍耳同列在者皆有愧色史館開經年上偶問明史若何公卽以所定太祖朝本紀列傳裝寫進覽書至閣中稽踰月未上公異而訪之則當事者恐以本紀丞相胡惟庸伏誅一語啟嘗宁殺戮大臣之心故躊躇未能決須明坐以謀反乃可耳公曰惟庸誠有逆謀顧其誅由不引見安南貢使起反事在旣誅後十餘年始露此見

於大誥及昭示奸黨錄諸篇爲太祖御製可據史當傳信吾寧可淩奪前後以希相公遠慮之私耶當事者無以應卒進之越有阮武舉廷選者居京師前門梅市街以居積起家司坊惡其倚納弁自大不修歲時之節使人誣以命案上諸巡城番校之提嚇四至阮無以自明請越宵居間奉城院滿洲漢軍各三千金漢人則絀其一金旣內矣客或以告公公曰有是哉留其人共飲夜使親信者核其事而遣之厥明大院飯畢語滿憲長郭公曰吾不得久侍公矣郭問何謂公曰聞中城以誣命

嚇人取八千金上聰明耳目甚遠不久當坐失察寧未之知耶郭曰吾與公在此寧有是公舉某人某事某居間某受金若干某受賄若干益以房券歷歷甚悉郭始蹶然而起邀臺掾馳召之三御史知其事洩亟反所內金而後復命阮獄竟得解壬戌癸亥間臺灣內附朱宗之歸命者竝安插湖廣江西賜地開墾以贍其生其時甘涼邊鄙有發故肅王墓者法吏僅坐爲首一人以聞上曰是故親王明高帝遺體寧可以常律拘乃不分首從皆重辟故趙府宗子鎔松此趙簡王高燧八世孫非稱王常洞子立於江南者

取稿視之則與情律多不協乃對眾昌言悉爲更定始下滿司寇懾於理嗛不敢出一語旣改戶部禁胥史新歲不得爲宴會聚其老於司廨爲諸人窟宅者皆汰逐之約束諸司自今滿漢必同時說堂商定畫行以省彼此五異大書揭庭柱曰十四司胥史敢仍前受賕與十四省之人敢仍前納賕胥史者必上聞處死一日公偶不入部滿司輒以事請於堂而試之謂急不能待滿司農曰果爾則當造徐公宅請之耳其人慚沮而退自臘月訖首夏屬司及諸胥史惴惴無一人敢撓法者迨公

入閣諸被逐胥史方至中途竝忻然返鄉而北之數端者非關公立身之節卽係公恤民之仁言寧敢以位卑才下未見事於世而不爲公留其梗概耶至其他一言一動自無意中出之亦莫不可爲世法長洲韓文學藉琬以醫寓公卽除夕病卒殯諸西軒爲罷守歲之宴及春凍解賃舟車具資斧而後遣之言邑陳明經赤衷客授殺朝貴家方謀出諸外舍始議殮送之具公至哭之哀其人感動遂卽書室行事公外艱服闋還朝有吾浙在言路者適與公鄰比日招其所知爲文酒之會諸公之生人又無所施其功也迺邇年以來方春舉趾天子生根本仁民之心一動舉齊魯淮徐荆豫之壤天人所不能除者一旦遂殄滅之無遺育豈爲民蠹賊之似蝗者顧不可以天子之力迅掃而族驅之歟抑或有爲之左右爲之掩護者使奸回得冒忠直之名而爲誅黜所不及歟此公感蝗一賦之本指也吾願在位者無論大吏與庶司各書此賦於座右以其儆夫蝗之在此而不在彼可乎

與丁駿公太守書

嘗讀蘇子瞻遺蝗入地應千尺之句以爲雪之所至蝗當泯跡每歲輒於積雪處標而識之比改歲及夏其地之患蝗如故則是蝗之生天固不能爲之力也又大田之次章言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言往歲督民捕蝗能以一石至者予值百文多寡以是差之每四日一周境中納蝗者扶老幼而至於近川之地積薪焚而棄之五六七三月間月無慮數百千石而蝗之種終不絕則是蝗

昨拜賜裯疊已即日買舟回杭北行矣深謝深謝某客徽八日稍與此中士大夫往來采聽異聞惟紫陽書院奉祀一節爲目前最不平之事夫紫陽天下之紫陽也金溪無陸子靜建安無朱晦庵先儒固已言之凡讀朱子之書者皆爲朱子之後人乃聞紫陽書院向係學役奉祀後屬本山道士兼管道士乘機奉三清像於院中爲潛移默奪之計適去年甲戌祭酒吳公詩御書扁額懸之書院堂前郡中士大夫因此遂延五經博士朱君坤議將黟縣朱族文公嫡派東

房十六世孫墉詳府申院批奉紫陽書院香火以杜道士攘竊私心誠善後要著也詎有非族朱邦璠者計窺書院祀田十六畝先以朱墉爲假冒鳴之署府蔣君繼見閣下洎徽嗾令黟縣西房朱某訐朱墉爲僞裔且指博士所具結狀爲僞結已蒙行委嚴訊博士君以財力不敵漸有不肯認結之意夫朱子當日已身嬰韓侂胄輩僞學之禁今其後人更於五百年後受外族僞裔僞結之誣奸人所爲何其前後相符若此自非閣下以大儒秉正論夫誰肯扶墉而植之者某自七歲受書即知

崇仰朱子日者幸遊其地得與其門人子弟交目睹其後人受枉顧遇閣下崇正嫉邪夙與朱子比竝而不爲一陳其曲折朱子有靈必不能忘情於某矣此間士大夫以邦璠險惡敢怒而不敢言伏祈閣下兼聽博採召闔郡士大夫而面詢之其是非果否斷不能泯某本外省人且已遠去非有所囑託有所偏黨而爲此言總以儒門一脈不能默默耳閣下幸垂察焉

平漠北頌 并序

康熙三十有五年丙子皇上以厄魯特噶爾丹侵擾屬國喀爾喀久據其地招之不從諭之不去抗命無上罪不可宥爰興師伐之二月吉日命臣費揚古爲撫遠大將軍偕臣舒恕臣孫思克由西路陝西某處進師又命臣于成龍總理糧餉臣李鈐臣喻成龍協理其事由某日某口分路而出皇上親統大軍由中路古北口以先之前一日告廟禡牙以逆神貺至期師出郊坰微雨載途纖塵不起悠悠旌旆非疾非徐節適以時無或勞止於是大駕遂以三月某日出口維時車乘之整肅駝馬之充肥盔甲器仗之精利凡近邊諸國以師來會者莫

不震懾頌美以軍容之盛爲近古出師所未有噶爾丹夸誕一方乃欲張其角距以抗天威亦可謂不知分量者矣征行之際前驅報瀚海將臨道傍有碑厥惟漢字須臾至某處果得明文帝親征漠北時立石其詞曰瀚海爲鐫天山爲鐫鏟淨埽胡塵永清沙漠大書深刻若豫爲今日之徵者厥明安驅渡漠君臣交慶又數日師次拖林則五月之朔矣諜傳噶爾丹兵駐黑盧倫河聞天兵自東而來費將軍又從西奄至皇遽宵遁不復以顧惜輜重爲心自此大窴所嚮五日之中無非執訊獲醜之事迨至拖諾山之麓費將軍果以昭磨多之捷聞爰命臣馬思哈爲平北將軍統兵西邁用代窮追兩軍夾攻必期盡敵臣竊觀自古聖王之兵皆以不得已而後用今皇上以噶爾丹之不可赦而興師又旋以噶爾丹之必可滅而迴馭慮周事後知炳幾先自出塞九十五日以來君有以豫定其機宜而次第出之罔或違越者其視虞帝之征有苗必待舞干而方格周王之伐獯狁僅至太原而卽還固有大相逕庭者矣臣才識謭弱不獲荷戈戎行身與奏凱之列謹撰上平漠北頌十二章

以附鐃歌鼓吹之後其詞曰

於鑠王師出自古北有翼有嚴不僭不忒堅莫可摇深莫可測天子在中凝然民極

於鑠王師臨於北荒戎車嘽嘽旆旌央央莫不震疊四國是皇皇曰毋然安爾戎行

於鑠王師涉此大漠劣不崇朝掃當與躍東版以濟如行邸閤日皎風清天子之樂

於鑠王師甘苦是同一飯再飯無或歉豐已臨賊境惟急車供士飽氣騰宜奏膚功

於鑠王師先聲震賊如熊如羆時萬時億彼小醜者昧無知識亦旣覩止形潛影匿

於鑠王師來入其阻不見其人但得其所獲兮有獎簒兮有精追不敢停棄之鳥舉

於鑠王師追亡振落始克勤河終於拖諾五日候移六軍氣綽王者之兵祇令敵卻

於鑠王師有征無戰但求敵盡何須身擅爰命馬帥錫之三箭爾與西師夾追無倦

於鑠王師西捷果聞昨昭磨多自晡迄曛追三十里餘

二千人婦孺羊馬數何足云
於鑠王師如雷如霆前驅鋒接後隊旗興圍牌一舉萬
馬齊驚欲逃何處鹿角從橫
於鑠王師闖闖振旅克宣其威不究其武瀚海一泓天
山抔土宸翰勒銘長垂萬古
於鑠王師始終以律弓斗維嚴偵伺必實誅之禽猶釋
之風逸後舞前歌歛功宗室

鄭母王孺人壽序

吾友鄭寒村太守以詩古文名天下其清眞峭拔之氣

能使一家皆化而從之自余甲辰定交時其弟漢莊已
如鸞鵠停峙子義門已如琥璜瑜珥見之者蓋不待今
日出作霖雨而早知寒村之爲高山深林也一時品目
鶴浦者舍宋氏之郊祁蘇氏之軾轍無以爲比謂漢莊
必當與其兄聯鑣而起乃無何而漢莊忽赴玉樓之召
寒村困頓公車隻輪單翼每以孤子自傷而漢莊之配
王孺人奮興室中毅然有以自立聞其風槩幾于起漢
莊而生之夫淑女以四德自修無過針縷酒漿克供婦
職豈能如男子之懷鉛握槧乘時自建以成鍾鼎旂常
之業然而邑姜治內既克與周召太公諸臣之疏附後
先奔走禦侮同稱十亂則婦人之能以德御其才主持
內政者安見其不學士大夫若也以是寒村委之代養
得暫時遠出必期通負盡清方作菽水承歡之計不然
義門雖善體父意不使王父母有倚門倚閭之嗟乎向
者隻輪單翼之感寒村當亦久爲及之必不忍其外而
營心於醫藥內而俯首於旨甘矣今歲某月值孺人五
十設帨之辰義門思所以爲祝先期過我曰家君方日
望庶母舉一弟爲叔母之嗣若某豫祝其文章科第則

嫌以門地自誇至脯脩棗栗則叔母日夕經營之物某
雖極水陸之珍列之方丈仍是叔母自壽於猶子之禮
無與故不得不請丈人之文以觴吾叔母丈人之文傳
庶幾叔母亦藉以不朽矣余與漢莊三十餘年之交所
不敢辭顧向在館中曾分鸞列女傳於鶴浦鄭氏得四
列女其明室三百年中事也本朝之興方五十載而孺
人之節視四人殆過之無不及也則孺人已能自有千
古又何待余言乎義門其檢前此四傳以待他日之珥
筆者

叔父公擇先生遺集序

陽明先生之格物以天所與我之物言之而非今日格此物明日格彼物之謂蕺山先生之誠意以意爲心之所存主言之而非心之所發有善有惡之謂二先生寧漫然與先儒立異耶學至正心誠意步步鞭辟近裏使於格致所在而必向外尋求則豈天命之性爲空然一無所具又使意爲所發而果善惡並著則必天之所與有兩歧而非一致吾師梁洲先生日舉二先生之說爲數之修短亦何足論哉然徵奇於班朝涖民之時易而吾黨提撕亦謂此皆備於我之物本至善而無惡發即

發此所存之意非有二道焉以雜之也自言偃諸父諸友以此爲學三十載於玆廓然闢其戶庭已如去重雲而親白日無如工力不到習見難除胸臆之間隱隱覺舊說新知不妨兩存者有之惟叔父從受教以來潛思力行於二先生所言實無俄頃少懈去歲八月見棄後言奔喪湖上由淮南返五河既承唯一西洮兩戴君馳書以遺集爲詢冬歸接晤先公喪舟之次復敦促不已爰取舍弟世祺妹壻王錫仁所藏諸稿裒爲六卷反覆尋繹淵哉叔父之學其於二先生格物誠意之旨體之

深而發之暢信有如吾師所撰墓銘數十年功識一是字不妮古說不隨時徙之言也獨是言也資下悟遲固不敢望叔父之泉銳而同奉一先生之教亦欲稍自樹立不失爲陽明蕺山學派下人乃以出處動靜之殊日就荒落撰諸叔父所造奚啻壁乎其後也雨窗卒業爲泫然者久之

雪汀詩鈔序

人生天地間要在有奇節可以自見耳官位之崇卑年數之修短亦何足論哉然徵奇於班朝涖民之時易而

徵奇於閒居窮次之時難張君雪汀內未嘗一日立朝廷外未嘗一日居州縣而最其生平之奇蓋有三焉士人平居讀書無論賢愚邪正之人皆得與之遊處一旦獲第大都喈利之意濃而嗜理之心澹愀人佞士窺其意嚮所在皆思有以中之孟子所謂讒諂面諛之人至職此之由自此正言莊論者奉身以退而立朝之節槩居官之操守漸因以隳矣張君不然其爲諸生時所交讀書學道之士親戚中止陳夔獻和仲朋友中止范國耳既備之後乃有陳非園同亮介眉董在中兄弟王文

三兄弟及余叔姪輩在其坐間即詩中所見之慈谿鄭禹梅姚江黃主一亦其登第後延爲子師也今世且以非園同亮介眉禹梅諸董諸王及余輩爲何如人乎則張君可知矣此一奇也今人之有事於書特爲取科第之綿風流之遠比之柴桑五柳之宅司馬獨樂之園此東一奇也嗟乎張君負此三奇使天假之年而之必能以諫諍殉職外之必能以循良發聞今顧僅有詩鈔一編留此鴻跡則豈直一家之不幸斯世斯民固與有同痛也雖然言者心之聲也古者太師陳詩可以得其治

藝而外有關經史之書皆畢收之迫後所收益廣士大夫仕宦未成而架有十三經二十一史通典通志通考諸編及唐宋大家文集實自張君始乘未選之暇發而讀之與余輩從事講經之會彼此辨難務得其解而後止此又一奇也時風眾尚溺於勢位凡鄉國里黨之富貴賤莫不共爲咀嚼而豔羨非笑之即已之高曾祖考猶以是爲差等苟其名位卑微人或稱道偶及輒赧然有愧色若將浼焉者張之先有味芹先生仕止汀郡學博而行潔學純歸築味芹堂以自勵君少與其父振

寰府君兄天因以光復祖業爲志比生計稍贏於先生故所居地構屋仍以味芹名求梨洲先生爲記與吾黨觴咏落之數十年以來祖孫父子兄弟晨夕絃誦於此至今琴韻書聲聞於牆外人之過之者僉謂先生德澤之綿風流之遠比之柴桑五柳之宅司馬獨樂之園此東一奇也嗟乎張君負此三奇使天假之年而之必能以諫諍殉職外之必能以循良發聞今顧僅有詩鈔一編留此鴻跡則豈直一家之不幸斯世斯民固與有同痛也雖然言者心之聲也古者太師陳詩可以得其治亂即一身一家亦然張君漸漬於唐宋諸家既發爲和平之音其遺韻所在能使一門和雍而甫田華屋修整如故莊周所云凡雖亡不足以喪吾存楚雖存不能以存存者莫是過也然則張君之亡其不亡者自在璜璁二子失父之悲其亦可以少慰矣乎

登高什序

自余叔姪與里中諸公爲講經之會其時寒邨尚未第白溪上偕蠡仲來與泉堂先生爲之領袖蛟川瞻在侍御在京師貽書飭其子弟當益入郡聽講一時少長咸

集尊卑齊契可謂極人生朋友之樂既而在春心友非
園在中寒邨先偕肇山怡庭滄杜相繼騰達諸未第者
各以事去經席遂而中輟余流轉中外十有八年茲幸
脫網而歸顧盼同心藥欄且復存中非園美上異子怡
庭心友吳仲興先叔公擇充宗既作古人而肇山寒邨
出守閩粵家叔允誠季野客燕山貴海文三依其兄館
河西在里者惟同亮侯選貳州滄杜改葬假歸盡仲俟
眞鈔俟錫袞尙滯文學與余及各家子弟耳俯仰今昔
不禁聚散存歿之感乃杲堂之子寅伯寒邨之子義門
之外以勳兒之駑下亦許問業其間去歲寅伯義門與
勳兒有曩青什之刻寒邨已爲之序今秋寅伯義門與
漢倬以九日山遊復有登高什之刻適余歸屬爲序之
夫詩以聲病對偶爲事視經學爲較易然本于性情各
言其所蘊結不可謂非三百篇之支流餘裔也士人登
進多途莫不逞其捷足冀得一官以爲漁取之計而諸
子顧蕭疎物外登山臨水爲人所不肯爲豈非瞻昔經
席之上仁漸義摩者甚深故其好尙有出於此而不出

於彼者歟宋元來經學未見之書吳中成刻已久余方
將求之以歸與諸子辨論商榷所得當有異於前日者
爾時質之瞻在寒邨知不以陳慶外我也管邨遺老萬
言謹序

南山唱和詩序

余一生憂患從未有歡樂之日姑以逢十之歲言之方
十齡丙戌淝東兵潰王母卒沙港旅舍王父奉曾王母
竄奉化榆林山中言輩幼稺皆從二十歲先母之喪除
哭泣甫佳父客燕前去王父又俶裝南行一家中無復

有撫我恤我者三十歲時受室方載餘而贅居東皐爲
外家支拄門戶耳目所接非其族之衆點即縣隸里胥
也四十歲副薦入京時介眉初第襆被從之生朝爲余
陳饌入蠶余視其于窘中竭蹙食之甚不安五十歲在
館修史與菱湖孫少司空共居其日適司空出治下河
走二十里送之反而移居搬書作籠薄暮始市肉沽酒
治麵食之笑謂僕曰餔餽與壽宴皆井于是矣昨歲六
十走馬向豫章是日在恩縣早起同行者車馬盡發乃
拜答上着受一僕之禮而行何意今隔歲之春諸君乃

復捉此事且有吾勳兒在側乎夫人生所爲歡樂者必以笑語飲燕優樂滿前爲極盛而余皆無之至若沈酣書本而精思獨造警句忽來則又余所自得而不可以告人即告之而人亦罕有知其解者則人雖樂而人斷不許之爲樂也今此宅山之勝固吾州山水之交石窗雪竇過雲爽榭皆從此發足則歡樂有其地矣諸子浸淫六籍貫串乎羣史百家凡吾所言皆能得其意旨所在則歡樂有其人矣入春方二日而冰凍全消梅花初放四山煙靄之氣已蒸蒸生動則歡樂又值其時矣余

僧仰瞻菩薩神變以來迄今千有餘歲百人中或一人至其地然皆求福田利益而行非有意于山水之觀也余少習儒書于菩薩感應之說未暇深考又自長大後遷界已久無緣問津昨斥廢旋里則定海新縣已建立十四載矣值鎮府藍公愛士好文具舟遣人相迎遂與同人泛海至普陀由舟山信宿而歸往來十二日中共得詩如干首蓋皆登臨之作不敢妄襲禪語以蹈學佛知儒之誚焉同遊八人尚君玉少洪君簡民俱漳浦人李君楚楊海澄人童子正成仁和人余與李子寅伯胡子受齋戎子旌夫皆鄞人三人詩先成錄之于左丁丑歲閏三月簷邨萬言

左都督藍公政績序

漳海左都督藍公本儒家子以不得志於時用武略自見其在彭湖時與左都督今廣東潮鎮薛公奮勇先登以必取臺灣爲誓薛公張大藍黃盡立其下指部眾急攻爲賊所識聚取之中礮巳仆瞑眩興歸明日既醒復據藍而前如故藍公以破溫州復長泰屯灌口龍江攻襲閩而傳聞康熙丙子秋噶爾丹以壓亡之餘喙息河外譎傳尚未解甲天子乃自臨河西以馳書觀音山諸奇捷威名久著海上至是大揭藍字於帆檻乘風直前賊素怖公聚眾自救飛礮及腹腸見公不顧裹瘡復前賊困於兩公無可爲計卒舉臺灣以降然薛公竟以是屢遷至今官藍公亢直不善委蛇反被劾久不得職迨康熙丁卯之夏遇上於暢春園道中溫旨詢其功次召見賜宴始得由副將再遷以宣府之節移駐定海定海故名舟山當順治末年遷界時久棄海外後臺灣既平海氛熄上從督撫之議使與閩廣諸近海地皆內屬賜舟山名定海山巳建爲縣即以定海名之而易故定海縣爲鎮海公既至鎮屬天下承平無復軍旅之事凡鎮帥所得爲與所不必爲者悉總而任之如築城建營軫恤兵民惠商下士不伐軍功此公職所當爲者也墾荒禦旱振饑施衣藥復補陀此公職所不必爲者悉總而任之如

後上以歲暮還京未即從公徵兵之舉要之向者彭臺殊績不妨需之歲月以行其酬庸之典今此之遲留上不又有深意存其間以爲公效力之地乎爰書此附同里諸君之後以爲他日左券

洪簡民閩戎壽序

漳浦洪君簡民少習諸生業以能文著岸序間比長值閩中多故則更習弓馬思以材武自見彭湖之役今定鎮都督藍公以前茅先進君仗劍從之戰艦中左右指顧最得其力臺灣平督府列其名以上得都司僉書候

選去歲自瀹洲入吾郡與東門寅君意合結爲婚姻偶
遊眺江岸樂包家道之勝因築室其間以便往來將自
閶移家定居焉適東門與里中同人有補陀之興簡民
忻然任爲東道主今春閶余旋里因挈來踐約招東門
余及胡受齋戎旌夫偕往過鎭海拉謝漢倬不果從遂
放舟由外洋直道達補陀前寺後寺俱以遇雨經再宿
其詳具余輩觀海唱和詩中簡民攜荷蘭酒而行東門
不能飲亦攜自製藥酒佐之余力不辦攜資二子以自
給每日齋堂早膳畢私就宿處飲少許出遊歸則各寫

此日所得詩相質先完者就掌酒僕人酌飲先睡余每
據牀斟卧聲震比舍定僧及覺二子尚苦吟未休必余
起爲快讀歎賞其飲方止息歸舟泊定海入謁藍公公
偏覓海錯出新成閩樂觴之越二日餘還簡民又觴余
輩於私室所列諸方物盛漆器雫雜中器與物光交映
几席酒半起行檐牖間見牌棍二事森然架其傍余笑
謂簡民君必善此幸爲我演之簡民謝惶空卽抽棍至
中庭盤旋數四晴空皎日若繞電光而下也深院層牆
若引潛虵而下也旣已左持藤牌石擊利劍舞庭下兩

周飛弄堂上若將取余者余心懾趨戶後避之在坐諸
君皆大笑而止吾觀晉文謀帥卻穀以敦詩說禮得之
漢祭遵在征虜營中亦投壺雅歌不輟今洪君能詩若
彼精武藝又若此朝廷方急於選將豈久與吾儕留山
水間者耶會返郡君江干新居成九月某日又值君四
十懸弧之旦東門謂同人將以是日爲壽且其發此室
焉屬余一言余南遊不得與會聊述數行爲諸君先君
當與諸君復爲我一軒渠也

董周池字說

董子原名孫錢字周柱缶堂先生所命也先生既歿免
喪薄遊杭州遇歲試杭例客籍者皆得與董子以未試
郡邑用胡駿名入院補郡學弟子員念已孤不更名之
義愁然有不安色以學籍無可爲欲仍其字以見志過
余商之余謂柱之字於駿義未合若更柱爲池字之音
雖異字之毋則同先生固將許之況余爲先生老友稱
遺命而更曰周池亦何不可董子因請其說夫駿之見
於經傳者惟周穆王八駿爲最古彼享國百年齒耄而
志侈得驊騮騄駬之乘去宗廟荒政事使造父爲御馳

騁至於西極與西王母宴瑤池之上其事本無足法然本朝以馬上得天下超羣逸足之材大抵皆入天廐無或有鹽車終困伏櫪悲鳴者董子年方壯氣方銳苟遑其驥足當奔奏禦侮之任鞭撻遠人拓地萬里外使崑崙西極之地皆爲國家疆域固非異人事也則爲董子廣其名之義舍周王之瑤池何之乎然吾聞之養馬者旦旦而飼之雖青芻豐粟祇足爲癡肥蹄囓之資無有能發其神駿者必也勤以千里之勞重以五七日之餒使其夙昔顧羣戀棧庸庸之意都盡而後子之豌豆飲之流泉則神旺骨堅所向無不如意摧鋒陷陣殺敵致果皆可於馬乃決之也豈僅區區萬八千里之迴還爲足極其所長乎哉董子幸勉之

九人圖序

李子寅伯篤學好古集同業於笑讀居月爲一會相與講道論文以承果堂先生之志去年仲秋集者九人陳子克諧在焉因爲之圖以傳適予自淮北歸命爲序之余謂當世士大夫皆逐逐聲利之事無暇以閒適相聚其聚者亦不過商捐輸謀鑽刺而已今寅伯與諸子泊無所營洒然相對於城隅寥泬之地非古聖賢人之書不讀非性命道德之語不陳亦何可多得乎顧諸子皆當世英傑年方盛志方遠聚散無常行當竝以勳業自見非屑屑終滬里下者斯圖不過一時鴻跡耳然余昔在史館與施愚山高遺山倪閣公陳其年范秋湄李渭清黃俞邰諸公輪番上直以禹鴻臚尚基筆妙期令爲同直圖傳寫值尚基伴送安南貢使至粵俟其歸方爲之則在館者止遺山渭清俞邰及余四人矣克諧之及時圖此余不能不爲之幸也吾觀世之圖形像者在晉

崇惟竹林七賢在唐豈惟香山九老在宋豈惟洛社耆英然而竹林香山洛社特牘牘人口則以風流弘長德業醇茂爲足以法今而傳後也今諸子之才氣上之將希踪洛社次亦不失爲香山竹林然非可安坐致之其必能相師相勉以有成可知也獨余以迂戇無識見嫉當途幸蒙寬恩得返故里向與杲堂先生暨范鄭張諸子之尊人晨夕砥礪今升者雍容芸閣沈者寂莫泉臺握手惟二陶一人耳撫卷不禁爲之慨然

贈俞君寘序

樂記聲成文謂之音論語注道之顯者謂之文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詩亦文也夫人皆有聲人皆有道則人皆有文人指得稱文人可知自用人必由科目科目必由文章於是文人之稱其上者止在貴位次者止在學宮而山林技藝之士遂盡劃之鴻溝以外若不得與乎文章之事矣噫嘻既以文人自命吾意其所讀者必五經二十一史之書所師者必司馬遷揚雄班固范曄韓愈歐陽修之輩所作者必三都兩京上林子虛諸賦之文而後可以曠古今邁等夷而不愧也乃問之以典故而

不知試之以經綸而莫任其所沾沾自喜者惟試牘墨卷行稿三數帙而已蒙存淺達之講章三數册而已幸而崛起貴位則漁取民間之膏血而擁之以自雄不幸久滯學宮相與奔走乎州縣之庭依息乎胥吏之側竊爲文人吾恐不滿乎技藝之士之一笑也世運流轉天下之利柄專歸太史無論其餘潤以資衣食以是而號爲文人者未幾而傳其墨於吏議矣有再過三過者未幾而又傳其溺於文網矣翁顧筆花璀璨墨瀋淋漓往往有倩翁之點綴以留於代者翁殆所云不軒冕而榮不鍾釜而祿者與翁之門人陳子克諧乞余言爲序余言爲何驚所操之技用以仰事而俯育翛然無所不足焉以此知天下之理有往必有復有彼必有此所長固不必以技藝自少而視貴位爲足多也吾里俞翁君寶少習舉業有聲里黨中一時學發於山水人物花鳥輒精絕爲人所稱其於文沈酣唐代雖未必過之無不及也以翁而言視近世蒙存淺達試牘墨卷行稿之文人其優劣爲何如與翁今年八十步履如飛與人言明晰能貫其始終聞親友一行之善獎勵之不容口所居郭西偏蒔花種竹饒有林藪之致膝下一子一

孫讀書之餘皆令世其業以自給諸人世儻巧之習一不使有所染也計翁五福之中所遜者惟富耳然量入爲出歲計嘗充即世之富者莫過焉吾州西郭爲入京通衢凡賣錦而來者率取道於此翁八十載間有一過者未幾而傳其墨於吏議矣有再過三過者未幾而又傳其溺於文網矣翁顧筆花璀璨墨瀋淋漓往往有倩翁之點綴以留於代者翁殆所云不軒冕而榮不鍾釜而祿者與翁之門人陳子克諧乞余言爲序余言爲何驚所操之技用以仰事而俯育翛然無所不足焉以此引

謝天愚先生詩序

天愚先生先王父之同年友也家江海之交自幼與兄若弟讀書城北僧舍朝旭迎眸夜濤撼耳風雲之變幻霜月之淒清日相易於其前而盡收之濡墨吮毫之內故能出而占上第宰專城平三百年盤古洞倔強不服之寇使之馴擾無貳先生之才洵可謂無所不具矣乃措施未能什一而鐘石變聲一斂其經文緯武之用於耕山漁水中徒以感時觸物寫其胸中所蘊結此如生龍活虎盡屈其拏雲嘯風之長技而困伏重淵拘攣密

檻惟有呻吟跳踉鳴其不得自由而已嗟乎先生何不幸而有此詩文一編也然一輩遺逸之士類多不安於寂寞而因緣朝紳通納賄賂爲死灰復然捲土重來之地卽不然彈冠無望故侯猶存假此遊歷江湖款門乞貸歸營三徑以自託於採薇種瓜者往往有之而先生行李不越濤江杖屨僅環甬水自三五退人宿老而外絕無與爲歡者先生又何幸而尙有此詩文一編也猶憶四十餘載之前干戈滿眼城門有時晝閉先生每數數過我其與先王父所言皆王霸大略無一語及米

文孝先生私謚議

先生既卒之明年小祥邁矣其孤百家以謝書至寧門八二十有五人聚於言舍援阸靖節王文中孟貞曜之例謀所以私謚先生者董允瑋曰先生之在本朝徵聘不起則猶然士也檀弓記禮所由失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可知士不當謚矣吾黨以此加先生不幾誣乎萬斯備曰先生嘗以副憲從亡景炎祥興之除拜至今正史猶遵之先生所仕雖偏隅之主夫寧得竟泯其迹乎副憲三品當謚先生之謚無所疑也陳自舜曰然則

當證爲文先生淵源六籍貫穿百家賦物則萬態畢呈論性則三品俱絀以此爲證其庶幾乎裘璉曰自宋以前證多一字今之典制必取兼矣先生袖錐北闕以刺父仇承歡簡山以康耄母文而加孝斯爲允宜仇兆鰲曰不然孝者一身之行而一家之事也先生抗蹈海之踪而高不事之守直使商山可五首陽可三此宇內正氣之宗有明三百年綱常所繫也證以文節乃不失先生之大全矣言於是與馮政仇雲蛟陸鎣李開高宇亮高宇隆陳寅裘陳之璿毛文强王錫庸李暾鄭性張錫琨張錫璜龔孫簡萬世標折裘眾論而斷之曰道德博聞先生之文不待言矣顧非先生之孝無以啟先生之節愈以成先生之孝之大蓋言節而先生之制行固直而彰言孝而先生之立心尤深且遠也爰取證法秉德不回曰孝之義而以文孝擬正更取好廉自克曰節之義而以文節擬陪共就先生像前決之得文孝二字先生之靈殆欲自明其起意之苦心歟於是退記其語以傳於門人之去塵者門人萬言百拜謹識

趙玉峰先生文集序

今之稱文者吾知之矣其一曰修詞修詞則必求如六朝練格則必求如唐宋諸家然吾非謂格之不必練詞之不必修也彼六朝唐宋諸家之文要亦自其沈酣乎六經研極乎秦漢以來諸史諸子之後聚精會神含英咀華灑然抒其胸中所得而發之爲文故能無意於練格而格自成焉無意於修詞而詞自麗焉假使其先立一練格修詞之見而曰吾之爲文必斟合乎某篇之格必斟酌乎某人之詞則其情識所趨早已

踏人陳迹寧復能潛思冥搜而使其天機之自運天聲之自和乎吾嘗主此意以論文世之文人非不共相然許而當其伸紙落筆終不免脫胎捨筏之爲趨此無他胸無古今難於自度故不得不依人牆壁以覆蓋其庸劣也乃吾今日始得之於仙湖趙公公之言曰自吾始爲諸生每遇解試歲當七月初誦時文尤勝者不十日可得千篇加以涵泳之工一月卽閣中取用無所不具其他皆學古時也以是用工不甚苦而遇於時最早今之學者自十五六至五六十率鑽研於一舉之內俾而

得輒棄去之不俾不得則有沒身焉爾矣又何有暇日以肆志典籍乎又曰吾所居遠隔中土旣無士大夫詩壇文社之交亦無服食器用奇巧之物誘奪其耳目未第時固惟書卷之爲事卽通籍後之所處食息不能舍此更有他端也以是相習旣久漸至與之相忘其於讀書固猶之乎處事其於處事亦猶之乎讀書前此無論十數年以來於斯則靖裁兵開塞河人以爲吾撫浙之政而吾不過以讀書視之於吳則咨利病正風俗人以爲吾撫吳之政而吾依然以讀書行之被召以來八年

州陸任去官雷之人不忍舍相與追送之者數千萬人於此進而銓署退而養堂不敢有一日之自違於書固行可二十里至山下公停車慰勞曰吾無德於雷何敢煩若輩遠送耶若輩其抑情而返可也公且言且泣下

雷之民竝攀轅長號淚與聲俱轟然震林木時方秋旱貨賄而已公曾有一於是乎今年丙子言在京師以舊往來士大夫所共信今之學者以科名爲彼岸以書策爲津梁得度卽休無復槳繇其所日夕營幹者惟陞遷民進謁門下公不以爲無似進而示之以文且命爲序水澤枯涸忽有泉汩汩從路傍石罅發若於公與民垂別之淚相應然者嗚呼此豈人爲之也哉蓋公之不能忘情於民民之不能忘於公固將山川竝其久長日月同其明晦而當朝命際臨則有不能不懸割而去者天言緘惟陸士衡之言文怵他人之我先夫經史百家孰非先我而言者今曰怵之則凡他人所已言必不使有一語之或襲矣韓退之之言文惟陳言之務去夫退之故發爲此泉使公旣盡之淚得有以續之而雷民之見此泉卽如挹公之淚庶幾公與民不盡之情長與斯泉起衰八代豈復塵羹塗飯之是虞其所爲務去者大都

榮迎於雷陽之郊北而未有已也其視召伯南國之棠勿翦而勿拜者又寧有所殊耶入本朝康熙三十年仲夏秊吾郡左都督徐公星垣以協鎮之節來涖是邦睹道右之清泚泓然撫泉上短碑未泐念與公同爲浙產爰啟行藁創爲精廬自夏徂春始歌落止凡禮佛延賓庫竈湢浴之具無不畢備又於其右偏南嚮之地祀陸公之主以主之示不昧所自焉然則陸公之泉固當與雷之祉稷其不湮而皆出於吾浙斯以爲奇也又當與陸公之泉同不一而足然前此功令未頒家自爲學其賢者自知嚴慣成自然幼學爲士人立身始基先儒之諄諄致戒者

其不湮而皆出於吾浙斯以爲奇也又明年余適過其地徐公與郡邑諸賢迎餞備道其始末并囑記之越四月自海南北旋遂書以復

合選小學論序

古者小學之教男子生七歲而後日肄以洒掃應對進退諸事其有餘暇則惟詩書六藝之文是力故其時幼學之輩循循謹飭爲能化其氣質而軌於義理迨至十五入大學時獲聞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訓其聰明日開而學問日進加以父兄之所漸摩日就月將勉勉勿怠平居遊於黌庠術序之際粹然皆爲貢士爲端人一旦班朝涖官自不至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也自秦棄禮義先王教士之法盡亡漢興雖嘗求遺經而立學校而小學教人規條歷魏晉六代以迄唐竟未之講陵夷至於五季益無可言幸紫陽朱子崛起宋世中葉因呂氏舊本定爲小學一編士大夫之嗜學好古者忻然共傳習之迄今五百一十餘年而聖朝遂用以取士蓋其示民以所重之意深矣夫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幼學爲士人立身始基先儒之諄諄致戒者不一而足然前此功令未頒家自爲學其賢者自知嚴子弟之教使不至長傲遂非以輕薄子取誚當世中材以下往往因循玩愒視爲無關重輕而膜外視之甚且爲之設謀運術以求其速成今既定使童試次藝於此命題得與大中論孟相爲比竝天下縱有不嗜學不好古之人亦寧有不從庠序而能自獻者則相與扼首小學論文一吐其胸中之奇由以達於鄉閭達於禮部固猶入室者之必由戶也儒者動謂三代不可復今豈非旦暮間事耶順德翁君續學善文以名孝廉掌教肇郡閒命下之日即徧購諸家小學論選合删爲一集問世

屬余爲序余方艤舟欲返羊城爲疾書小學始末復之至其論之新穎合度讀者當自得之無俟余爲之贅也

雷州府祭雷神廟文

嗚呼神之降鑒於言久矣言被罪以來七載於今日乃得叩首廟下一披此衷曲也憶言前在史館違養十年冀得近父以截留謁選果值五河近浙之地寧敢更萌非望故至五之日卽謀築壩障淮以除民害明年壩成其費皆言典衣鬻酒器而辦所煩民者特力役三日耳此非可以爲言罪也未逾年壩圮於水其地水勢直瀉形家言不利縣民因爲建橋以連屬之橋木六十餘杉半出言俸半借叔父公擇淮城脩脯足之迄今叔父已逝而木價未償此非可以爲言罪也庚午淮濱大旱言自郡會禱而還沿流東下鄉邑臨淮積蝗如牆北盡入境者蔽日言不敢入署遣人告父齋宿城隍廟中期必得雨方歸縣例祈雨拈香自城隍及關壯繆祠眞武殿龍王堂觀音庵五處而已言謂旱乾水溢有變置社稷之舉山川有出雲致雨之責風雲雷雨亦歲享邑中舞祀爰與屬吏從城隍廟步至西郊社稷壇又自社稷壇步至南郊山川壇風雲雷雨壇各致虔禱始徧於前五神止焉初日如常次日陰霾四布又次日甘雨滂沱四郊霑足此非可以爲言罪也迨及辛未歲首當議一年經費前令定以每兩四錢言至減爲三錢其年以里胥乾沒令圖民老成者自掌之又易銀爲錢減其二十歲當編審從前多因以爲利言則盡削無田窮戶使田多丁少者均任之窮民候審四散歡騰此亦非可以爲言罪也他如課士則逢朔望而會文除蝗則計斗斛而給直凶荒以勸分行振眷秋以勸勞勵農至使大盜自縛羣醜移家三載之中不聞案留一牘此又吏職所當自盡而非可以爲言罪也顧言欲稍盡其職而必毅然沮尼之言罪無一可以坐死而必婉轉傅致之此神之奉行天討者所爲不得其平而於壬申六月望日覆審時轟轟無湖梟院之棟脊乎嗚呼小吏非誣人則不能以媚人大吏非殺人則不能以自免從古已然夫何足怪況當日所以致毒於言者本非爲言之身今其人已死言以師友高義靦顏尙存爲曲爲直復何容辨獨神於冥冥之中皎然不昧梟堂一震上下共驚所不可不

播之當時傳之後世使殺人者知天不可欺而當有所警懼也此言之所以入朝而爲此訴也尙享

寇萊公祠堂記

寇賊侵軼之事國家之大患也能攘而却之鮮不以爲不世功者而小人則必從而破壞之邪妄矯誣之說朝廷之所甚慮也必黜而正之斯能有以立世教防者而小人則必起而倡導之何則小人之心非甚遠於人也亦知奇功有足慕而力有所不能建則惟破壞之而其位乃可攘亦知邪說爲當遠而量有所不能恢則惟倡

六四 明藏書 約園刊本

導之而其妄乃得肆如宋眞宗時之王欽若是也夫博者之孤注以博本將盡故悉出所有注之以庶幾一振耳今宋室全盛未嘗損尺寸於契丹帝戎駕渡河六軍皆呼萬歲契丹諸營爲之氣奪此豈孤注者之所能乎且當時準之成畫固將堅壁老敵於惰歸擊之邀使稱臣獻幽州地而後和爲百年久遠計也帝自厭兵以爲後當有扞禦之者遂遣利用成約罷兵乃於臨事則不從準計事後顧內慚不競竟信夫邪妄而以爲得符瑞行封禪爲揜飾誇耀之具耶卒之寇相三貶皆非眞宗

菅邨文鈔內編卷三

六四 明藏書 約園刊本

先集告成祭文 雍正壬子

嗚呼吾父一生理學經濟概見于文鈔奈作史釀爲禍階乘外出傾陷蒙恩得生卒以憂憤病廢文亦播遷多散失不肖于東雙橋僦屋固請吾父訂定蹇澀拘攣不能用心力淚曰汝異日能訂則訂之後二十七年孫敷前奉槥至磁署見其母死後不肖老病日增亟促從事未幾敷前亦死俯視三四歲兩曾孫未有成立瀰自震恐顧篇多不全又素用鉛粉塗改難遽辨自去冬至今

一四 嘉業堂叢書 約園刊本

夏偷閒案牘廢食寢力疾校補得一百有八篇定曰管邨先生文鈔內編擇今吉虔告不肖娶學卑淺妄意揣測誠恐有誤于秋惟吾父靈在日星河嶽不憚夢寐通之哀哉尚享男承勳

思復堂文集

念魯先生自言曰文章無關世道者可以不作有關世道不可不作即文采未極亦不妨作嗟乎此先生是編之所以作也今世之善古文詞者類皆習於淫靡務於美觀工於奔競而其性情汨沒焉先生恥之一洗庸碌鉛槧之羞起衰救弊先生之功偉焉先生性恬退不求聞達當道縉紳爭羅致之爭交譽之先生勿顧焉故以諸生老其文章高古樸茂雅與身相等世必有識之者余可無論也先生與余爲忘年友其卒於鄉也余適在京師今讀其文稿一爲泣然而序之如此

康熙壬辰二月穀旦山陰王揆祇如氏頓首譔

思復堂文集原序
邵子念魯刻其思復堂文稾前集後集成而未有序友人過江東下當其時金生魚飄生塵天下之人不能出二子于俯旋二子者貞其行能亦幾不以自信然到于今稱二子則其人之行遠而所以久者可信也若乃布衣之交亦有之矣梁鴻矢五噫之歌皐羽述西蠶之記下逮貝清江高季迪亦以能詩訓後進　本朝魏禧屈大均侯方域並居蓬戶光助文明士大夫不聞以其卑賤而遺之然則士果卒爲山人其文豈不重歟人生于地上百事瞬息耳嘻息于文與瞬息于貨財聲色也孰異而立言之重與立功立德同科且君嘗爲余言行文貫有原本內無所窺于心性外之不關家國天下之務徒敝精神窮日夜以求其似雖成亦何所用不如所云畧觀大意雖非其至性情之地微有存焉余喜稱斯語以戒子弟之鶩于文文之中有德有功則可謂之立言是兩者君兼盡之其本原心性經濟大器見于書院傳記先賢諸傳小之出爲酬用亦不輒以一言輕相假借庶幾乎古之無苟立言者是亦可以信其行遠矣念魯曰吾于立言之道未有講也抑稱引布衣諸高士仰止之不彌用爲愧子謂我序之則請子序之山陰劉士林序時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
思復堂文集目
卷一　傳
明儒王子陽明先生傳

明儒劉子蕺山先生傳
王門弟子所知傳
劉門弟子傳序
姚江書院傳
陳恭介公傳
羅文懿公傳
黃忠端公傳
刑部左侍郎梅墩公家傳
卷二傳
明戶部尚書死義倪文正公傳
明左都御史李忠文公傳
明副都御史謚忠介施公傳 附周鼎軒公傳
明巡撫蘇松副都御史世培祁公傳
余陳陳三公傳
少師恒嶽朱公傳
督師白谷孫公傳
明侍郎格菴章公傳
明侍郎遂東王公傳
瑞麥里二高士傳
貞孝先生傳

余金二公傳
冀明劉先生小傳
明江陰縣典史閻應元傳
宦者王永壽傳
卷三傳
姚江孫氏世傳
甯波萬氏世傳
徵君孫鍾元先生傳
遺獻黃文孝先生傳
半霖史顯臣先生傳
東池董无休先生傳
河南布政使許公傳
光祿卿仁和龔公傳 缺
盛將軍傳
驃騎將軍敬齋周公傳
何侍御傳
暨陽陳氏譜傳
宋將作監簿修竹先生傳
宋遺民所知傳
明遺民所知傳

稧傳缺
禊錄缺
卷四記
重修文雅臺記
重修舜江樓記
重修三原縣東嶽廟記
重修湖州德清縣學記缺
和平縣重修王文成公祠碑記
餘姚縣廣濟禪寺碑記缺
盱眙縣丞周橋廳壁記缺

邵氏玉田縣莊記
孫子祉廟記
姚江書院記
姚江書院後記
黃忠宣公祠堂記
陶先生退園記
蘇廣言歸櫬記
祭忠臺慟哭記
田居記
辛巳移榻始末
重建萊州府文昌閣記
卷五序 壽序
送紹興通判楊侯擢守上思州序
送虞廷宗叔令西川序
送兄我園令儀隴序
送田濱遇之番禺序
送周凱三瘟親松潘序
贈陶克幾先生序
贈會稽胡謹菴先生序
贈膠州龔大夫序
贈表叔孫畹仙先生序
贈宗叔柯亭先生序
贈祕湖由人張玉皐序
贈陸卜颺序
贈陳滙萬序
贈越樣序
壽河南巡撫王公序
壽萊州署守高公序
壽萊州太守陳公序缺
壽萊州府司馬梁公序

子志劉先生七十序
劉子敬六十序
宗晏如六十序
卷六缺
仝氏譜序
仝氏譜後序
孝友堂集序
徐服軒詩集序
探珠集詩序
章氏宗社詩序
宗訓序
師訓序
友誼序
易數序
文藝序
治平畧自序
卷七書啟
上江蘇宋撫軍書
謝陳執齋先生書
謁毛西河先生書
候毛西河先生書
答蠡縣李恕谷書
宋中遺吳門友人書
答陶聖水書
與人索米書
與門人書
復友人書
復龔侍御書
請建蕺山書院公啟
代歸德胡明府徵文啟
前上慈溪方明府啟
後上慈溪方明府啟
復韋明府啟
卷八論
正統論一 天人
正統論二 漢唐明秦隋
正統論三 晉宋
正統論四 南北五代
學校論上

學校論下
史論歷年開國功臣名臣兵畧仗節從亡列傳一列傳二列傳三
瞰論
李園殺黃歇論上
李園殺黃歇論下
交趾議
卷九畧
田賦畧
戶役畧
國計畧
農政畧
倉貯畧
水利畧
鹽法畧
錢幣畧
關市畧
刑律畧
弭盜畧
河防畧
史畧一 治體
史畧二 兵制
史畧三 宗藩
史畧四 宦侍
史畧五 海防
史畧六 太學州郡
卷十墓碣 墓表 墓志 行畧 傳 碟著
明保定府通判丹治陳公墓碣
外大父陳蜀巷先生墓碣
承德郎江南宣國府通判前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汝
巷陶公墓表
陳靴齋先生墓表
蔣節婦董孺人墓志銘
叔父母合葬壙志
陶母章孺人墓志銘
五世行畧上
五世行畧下
祖姑孫孺人傳畧
擬曾祖母翁太君入紹興府志貞節傳
擬外母王太孺人入紹興府志貞節傳
丁母章太孺人傳

劉雍言配王孺人傳
書會稽宋陵始末
書思陵始末
讀馬伏波傳
讀寇萊公傳
讀趙丞相傳
讀李文忠傳
姚江書院訓約
詩經兒課小引
刻姚江書院志畧端由
擬徵啟禎遺書謝表
題蘭亭劉生喜容
登州觀德亭記跋
紀姜說
後蒙說
閱史提要
讀書管見缺
史測缺
詩纂缺
遺命

附邵毋貞誌翁太孺人傳 會稽謝孔淵撰
附邵魯公先生孫孺人墓志銘 餘姚陳祖法桃齋撰
附邵立夫先生配孺人陳氏章氏墓志銘 餘姚張五皐祕湖撰
附邵念魯宋元明紀事序 餘姚姜垚蒼崖撰
附送邵念魯先生南行序 上虞范蘭石書撰
附得愚叔祖論文書

餘姚邵廷采

明儒王子陽明先生傳

先生名守仁字伯安紹興餘姚人講學于陽明洞自號陽明子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先生少有才名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十七年改武選主事湛若水爲庶常一見定交相期倡明聖學門人始進正德元年劉瑾掌司禮監放逐大臣劉健謝遷韓文等南給事中戴統御史薄彥徽合六科十三道公疏請黜奸回留碩輔以安社稷緹騎逮問先生抗疏銑等職司諫如其善自宜嘉納郎

未善亦宜包容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命遠事拘囚臣恐自茲以往凡有上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況天時寒沍萬一遣去官按督東過嚴銑等在道或遂失所塡溝壑有殺諫臣名關係國體不淺矣伏願追收前詔停各供職如故以弘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疏入杖五十謫貴州龍場驛丞至錢塘瑾使人尾之急懼不免乃託投江而浮寇履水上附海舟至閩入武夷山已而慮及其父華卒赴驛龍場在萬山中蛇虺蠱毒所居從者皆病親析薪取水作廬倒之鑿石椁待盡諸苗伐木爲室以居先生明年提學御史席書聘主貴陽書院率諸生問學始論知行合一水西安

氏慕先生致餽且咨及滅驛事復書論以朝廷成制言驛可滅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使君之先自漢唐迄今厥傳千百年久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敢分寸有所違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除蔑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常職今緩舉要實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爲使君爲參政已非設官之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眾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唯天子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又書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于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氈刀遣之以弓努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圖之于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計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其或坐觀逗留徐議可否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眾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

羣公乃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問擒斬以宣國威唯增剽掠以重民怨眾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于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眾四十八萬深坑絕埊飛鳥不能赴猿猱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常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眾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郡司深坑絕埊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慢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斯言苟聞于朝朝廷下片紙于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其分安氏之所有蓄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埊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貢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然則揚此言于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眾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安氏得書悚息卒定阿賈之難居

龍場三年動忍增益中夜得致知格物之旨默證五經無不脗合著五經臆說四年瑾誅陞廬陵知縣其冬入覲陞南京刑部主事郎月調驗封陞署員外郎又調文選始論晦菴象山之學七年陞考功郎其冬陞南京太僕少卿分署滁州從遊學者日衆始教人靜坐閑天理人欲之分九年陞南京鴻臚卿是年始揭致良知之教十一年七月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王思輿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初陳金俞諫等討華林桃源羣盜多所招撫賊未大創又民間父兄被殺者不得報讐洶洶不安數年間轉復嘯聚于是賊首謝志山藍天鳳據南安橫水桶岡諸寨池大鬍據漳州浰頭諸寨福建江西湖廣廣東之界數千里皆亂兵部尚書王瓊知先生才特薦用之先生以爲兵不素練而徒特機謀不能力戰一時僥幸成功非萬全策且客兵一萬不如鄉勇一千前者多調狼達土軍糜餉不貲民苦兵甚苦寇以故盜賊旋滅旋起乃令四省兵備官于各屬募土兵隨方出奇由是戰無不勝首攻信豐龍南流賊連敗之兵仗足用上疏請申明賞罰以厲士氣願假便宜臨陣誅賞不拘以時唯成功是責王瓊請上卽與先生兵符改提督軍務

先討橫水左溪之賊獲謝志山乘勝進攻桶岡其帥鍾景網
斂而橫水左溪奔入者持不可先生遣使至鎖匙籠促降而
別遣邢珣伍文定等冒雨入賊方聚議未決兵已奪險猝震
愕急奔入內隘阻水爲陣珣麾兵渡水張戚衛其右文定又
自戚右緣崖繞出賊旁賊敗奔十八磊唐淯先至嚴陣迎擊
賊又敗會日暮扼險相持明日合戰那珣先破桶岡大巢俘
斬甚眾湖廣兵亦至餘賊遁入山谷遣諸將分道捕之于是
橫水左溪桶岡之賊畧盡天鳳等皆就擒凡出師兩月平
賊巢八十四設安遠縣控制三省晉右副都御史十三年正
月進討浰頭先是征橫水桶岡時慮浰頭乘虛出擾使人招

降羈縻之池大鬢不從及橫水破大鬢懼遣弟池仲安以二
百人叩軍門降陰覘虛實先生令從別哨遠其歸路召近浰
頭被賊者各授方畧遣歸及桶岡破大鬢益懼先生遣使至
浰頭賜牛酒賊嚴備詭曰龍川新民盧珂恐兄襲故備非官
兵虞也盧珂者抗賊不被脅賊讐之先生佯信其言檄龍川
廉珂擒兵狀且令大鬢除道候還兵討之大鬢謝無勞官兵
當自防禦比兵還珂來告變先生佯怒珂收縛將斬之曰大
鬢方遣弟領兵報効安得有此十二月至贛州大享將士下
令橫水桶岡既平浰頭歸順民久勞苦宜休兵爲樂遂散軍
使歸農而遣仲安歸報以盧珂被繫令其兄勿撤備防珂黨

掩襲大鬢意大安乃購其所親狀賊官意良厚何可不一往
謝大鬢謂其下欲伸先屈贛州伎倆須自走覩之至則見軍
門無用兵形珂等在獄意益安先生夜解珂使歸發兵官屬
以次設牛酒宴犒緩大鬢歸度兵已大集乃延犒伏甲引大
鬢等入悉擒之而促諸路兵同抵賊巢親兵由龍南冷水徑
直搗下浰諸路兵皆入三浰賊久弛備官兵驟集驚悸悉其
精銳千餘倚險設伏官軍爲三衝犄角進指揮余恩首擊賊
戰良久賊敗王受等追之伏發被扼會推官危壽兵至鼓譟
前衝之千戶孟俊率兵遶其後賊大潰遂克三浰大巢餘賊
尚八百人屯九連山山四面險絕設礮石滾木官兵莫敢前

先生令軍人衣賊衣冪若敗奔者上山賊見果相招呼得度
險遂扼其路賊覺急禦則大眾已闌入退走潰出四路皆遇
伏擒斬畧盡餘徒二百人慟哭請降納之相視險隘設和平
縣南賴自此無盜兵力精鍊用之以義文武官吏莫能敵懷
功成旋除而無跋扈幾復古者井田養兵遺制焉師還至贛
立社學鄉約修濂溪書院刻大學古本朱子晚年定論所
至會講明倫武夫介士執兵環立蹌踖擯鎧之夫千里遠至
長揖上坐一言開寤終身誠服風教四被訖于江表嶺嶠千
四年六月盧王宸濠反起兵吉安討之先生久知宸濠且反
慮南贛未平得與羣盜通益不可制及盜平而先生已爲提

皆鎮上游濠乃起事王瑄言于朝曰王伯安在何患不出兩月擒疏至矣時福州三衛軍人進貢作亂瑄謂主事應典進貢事不足煩守仁可假此便宜與勅書待他變乃命先生出勘福建亂軍甫至豐城反狀聞幾爲濠迫所及匿漁舟潛走臨江知府戴德孺迎入城調度先生以臨江要衝逼省會不可駐兵乃反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召那珣等證諜四出投檄言京師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果疑遲回半月始出攻南康九江安慶則官兵大集矣又密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若有約內應者宸濠搜得書內相猜士實勸去安慶趨南京否

徑出蘄黃趨京師皆不從七月癸卯先生自吉安起師會于樟樹鎮知府戴德孺自臨江徐璉自袁州那珣自贛州通判文定恩還乘之徐璉戴德孺合兵來攻賊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萬計賊退保八字腦是日建昌知府曾璵撫州知府陳槐亦率兵至遣槐攻九江璵攻南康宸濠盡發兩郡兵厚實將士丙辰合戰官兵敗死者數百人伍文定恩還乘之徐璉戴德孺合兵來攻賊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萬計賊退保八字腦是日建昌知府曾璵撫州知府陳槐亦率兵至遣槐攻九江璵攻南康宸濠盡發兩郡兵厚實將士丙辰合戰官兵敗死者數百人伍文定急斬先卻者以殉身立銃砲間火燎其鬚不移足士殊死鬬兵復振砲及宸濠舟賊遂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文定等爲火攻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擊其右余恩等四受敵也不如先攻南昌窒王久困堅城精銳皆出守禦必單我兵新集氣銳可克窒王聞之解圍還救暨來已失南昌彼則奪氣首尾奉制此成擒矣乃分兵十三哨哨三千人各攻伏火舉兵合丁巳遂破賊執宸濠及其世子郡王儀賓僞丞相元帥等官斬首三千餘級溺水死者約三萬棄衣甲財物

與浮尸積聚橫亘如洲餘賊數百艘四遶潰逃遺兵追擊破之樵舍又破之吳城擒斬畧盡會璵陳槐亦收服九江南康餘黨悉平宸濠檻車入南昌軍民聚觀歡聲動天地仰見先生呼曰吾欲盡削護衛降爲庶人可乎先生曰有國法在遂俯首不言以婁妃嘗諫濠求葬其尸凡交通中外大小臣僚手籍悉焚之前是先生上宸濠僞檄末謂陛下在位一十四載屢經變難民情驛騷倘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黠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宸王天下之奸雄豈直在宗室與言及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莫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陛下宜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繁詔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方起義師不能難也而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帥京邊驍卒數萬假親征南遊至良鄉捷書至大學士梁儲蔣冕等請回鑾不聽九月上至南京先生慮沿途奸黨潛伏欲自獻俘闕下是月發南昌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以數千人浮江而上抵江西先生乃俘宸濠取道浙河以進忠泰使人要之廣信弗聽時太監張永已至錢塘先生夜見永頌其誅劉瑾功永悅因極言江西遺亂民困已極不堪忌先生以提督專制討賊歸功瑎久之不賞居南昌求錄陸非爲掩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乃以濠付永身至京口徙謁駕江彬等誣先生初附濠度勢敗乃擒之爲功張永語家人曰王都御史忠臣爲國今欲以此害之異時朝廷有事何以復使人乃見上具道狀彬等毀遂不入張忠又誣先生將反試召之必不來先生聞召卽奔命至龍江忠等又阻之乃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日坐草庵上使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寧有反乎會有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忠泰奉內降討宸濠餘黨根搜羅織京邊軍萬餘駐省城五閱月糜費繁浩公私騷然北軍旦暮呼先生名嫚罵或衝道放毀先生畧不爲動先令市人移家鄉落以老稚應門給示內外遞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致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槻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有禮我安得犯之會冬至新經濠亂民間哭亡酌酒北人無不思家泣下忠泰自挾所長較射教場江西官軍射多不中乃強先生先生故不得已應之三發三中北軍同聲踴躍呼應遠近忠泰不樂而罷曰我軍皆附彼矣遂班師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佞先遁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先生不敢發先生沉機曲算內戢凶俸外防賊徒撫定瘡痍微鷹將士日夜如對勁敵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王瓊六師之擾永深然之曰吾出爲羣小在側欲左右默輔聖躬

象山子孫集門人于白鹿洞世宗即位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諡至直父華生日奉勑爲壽嘉靖元年二月丁外艱居越弟子益進黃綰薦先生才可入相而他疏剌譏揚一清故與輔臣齟齬而其鄉人之忌者至誣之史誣其講學收召朋徒共爲名高屢形奏牘上亦不能無疑也服闋不召不與銓叙歲録勤王諸臣唯伍文定得副都御史餘並閒廢先生上疏辭爵論白諸有功者竟格不行廷推本兵三邊制營皆不用二年南宮策士問心學陰闕先生門人徐珊不對而出三年八月宴門人天泉橋四年會龍泉山中天閣十月立陽明書院於越城六年起總

督兩廣江西湖廣軍務征思田至南浦民歡迎夾道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擁蔽多不得聞唐堯臣代麾蓁者上堂旁聽驚曰三代後安得有此氣象耶師至田州開示恩信盧蘇王受等自縛來歸衷甲受杖上疏言思田久苦兵革泥外捍交阯縱克之而盜流官餉窮兵弱必生他變岑氏世有功因其俗可請降田州府爲田州以岑猛子邦相爲判官蘇受爲巡檢刖立思恩府設流官統之上皆從焉師旋以蘇受爲先鋒合永順保靖兵討斷藤峽諸盜進勦入寨徭賊悉平之方欲移府治建衛所增兵設官而病作疏乞骸骨十二月度大庾疾劇詔布政使王大用曰爾知孔明所以託姜維乎大用擁

兵護衛且敦匠事舟次南安門人推官周積來見問何遺言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卒年五十八官屬師生士民遠近遮道自贛送襯至會城哭聲震地屬路不絕桂萼等因言先生攻南昌日紀律不肅奏捷誇揚而學術僻狂足壞士習宜削官爵上憐先生功不許四州之出萼與張璁薦之蔣本不善先生以聰强之萼長吏部暴貴喜功名諷先生取安南先生不應以故搆隙再論先生離職及處田州失當下公卿議停卹典世襲詔禁僞學隆慶初始贈新建侯謚文成賜葬祭子正億得嗣伯萬歷中從祀孔子廟庭正億卒子承勳嗣承勳至以五經四書制科取士可謂盛矣然人人崇用朱傳而不知反驗之身心日之所能言筆之所能書顧茫然也先生思振其衰弊以爲人皆可堯舜獨恃此不學不慮之良知而作聖之功不廢學慮孩提之不學不慮與聖人之不思不勉本體同而求端用力在于致大學致知在格物中庸致中和致曲推而極之畢天下之能事至于天地位萬物育而非有加良知也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不得謂良知之遠且難也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任重道遠不得謂致良知之近且易也良知即明德是爲德性致之有事必由問學尊德性而道問學致良知而遺之空虛

非尊德性也謂晦菴爲道問學而失于俗學之支離非道問學也非存心無以致知後人自分而晦菴象山自合耳顧晦菴之學已皎然如日月之麗天先生欲表章象山以救詞章帖括之習使人知立本求自得故其言曰朱陸二賢者天姿頗異途徑微分而同底于聖道則一其在夫子之門視如由賜之殊科焉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碱砆之于美玉奚爲也至于四無之說流失在龍溪而天泉夜論其師不以爲不然故滋後人曰實然其中正有可詳求者陽明之所爲四無固異於龍溪之所爲四無龍溪之所謂四無以無爲無者也蕩而失歸恍惚者託之矣故其後爲海門爲石梁而密雲悟之

禪入焉陽明之所謂四無以無爲有以有爲無者也前乎此者濂溪之無極而太極後乎此者蕺山之無善而至善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形而上者謂之道是不可名者也故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統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循循焉俱由此二言入教人有序雖卓立喟嘆之顏子不能出其範圍固當以緒山之所守爲正矣致良知實功唯爲善去惡故曰致知在格物其小異于朱子者正心誠意之事并歸入格致中舉存心致知不分爲二是固申庸尊德性道問學之本旨也善乎鄭端簡之言曰王公才高學遠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能及之特以講學故眾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而後可今孝友如獻章出處如獻章而謂之禪可乎氣節如

守仁文章如守仁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其謂無功聖門者豈必著述而後爲功耶蓋孔子嘗刪述六經矣然又曰予欲無言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門人顏淵最稱好學矣然于道有以身發明者比于以言發明功尤大也其謂崇王則廢朱者不知道固相成並行不悖蓋在朱時朱與陸辨盛氣相攻兩家弟子有如仇敵今並祀學宮朱氏之學昔既不以陸廢今獨以王廢乎大抵近世儒臣裒衣博帶以爲容而究其日用往往病于拘曲而無所建樹博覽洽聞以爲學而死其實得往往狂子見聞而無所體驗習俗之沉錮久矣今誠祀守仁獻章一以明眞儒之有用而不安于拘曲一以明

實學之自得而不專于見聞斯予聖化豈不大有裨乎若居仁之純心篤行眾議所歸亦宜并祀我國家二百餘年理學名臣後先輩出不減宋朝至于從祀乃止薛瑄一人殊爲闕典昔人有云眾言淆亂折諸聖伏惟聖明裁斷益此三賢列于薛瑄之次以昭熙代文運之隆制曰可康熙某年湯斌答

同時忌其功名今何爲也責人者貴服人之心自古講學未有如今日之專以嫚罵爲能者也或曰孟子嘗闢楊墨矣楊墨何至無父無君孟子必究其流獎而極言之此聖賢衛道之苦心也何怪今之君子與竊以爲不然孟子得孔子之心傳者以其知言養氣性善盡心之學爲能發明聖人之蘊也蓋有所以爲孟子者而後能闢楊墨息邪說開先聖之道若

學術不足繼孔子而徒日告于人曰楊墨無父無君也率獸食人也恐無以服楊墨之心而熄其方張之焰矣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笠又從而招之則知當日之與楊墨辨者亦不乏人矣今無片言隻字之存則其不足爲輕重可知也然則楊墨之道不傳于今者獨賴有孟子耳今不務爲孟子之知言養氣崇仁義賤功利而但與如追放豚之流相頡頏焉其亦不自重也已台諭云陽明嘗比朱子于洪水猛獸是詆毀先儒莫陽明若也今亦黜夫詆毀先儒者耳庸何傷竊謂陽明之詆朱子也陽明之大罪過也于朱子何損今人功業文章未能望陽明之萬一而止效法其罪過如兩口角罵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樂有此報復矣故弟之不敢詆斥陽明者非篤信陽明之學也非博長厚之譽也以爲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必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咸孚聲應自眾即篤信陽明者亦曉然知聖學之有眞也而翻然從之若曰能嫂罵者即程朱之徒則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皆將俎豆洙泗之堂矣非弟之所敢信也弟年已衰暮而學不加進惟願自體勘求不愧先賢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見然後徐出數言就正海內君子未晚此時正未敢漫然附和也斌號潛菴睢州

人孫徵君鍾元門人

論曰道固一貫其流則萬析焉既精支離是患儒者之學固以經世務爲驗也昔孔子作春秋空文當行事孟子游事梁齊潤其言弗用漢董賈宋周程張邵朱諸賢未得大展所爲陽明遭際運會值昏亂之朝而能以勳名完立卓然爲一代安國家定社稷元臣即其初謫龍場亦有一紙書剪安之烈使天下見儒者經綸無施不可蓋皆其學之厚積有以發之忌者顧從而指爲僞甚矣石齋黃公稱先生氣象類孟子明道而出處建功之跡近于伊尹知人知言哉

明儒劉子蕺山先生傳

先生諱宗周字起東紹興山陰人父秦臺公坡死五月而先生生生因念父號念臺居賓依外祖父章公頴章公儒者趨步纔尺常爲閒說忠孝以是少成而莊卓犖有聖賢志度辛丑萬歷二十九年成進士內艱爲壁室容膝日夜哭其中陶文簡望齡來弔曰教衰禮壞久矣未見善喪若劉君者也先生翼上母節於朝詣郡陳乞哀動左右仁和陳植槐感其誼言於德清許敬菴孚遠而見之遂納贄焉自嘉靖中葉以後學陽明之學者多失其眞唯敬菴恪宗程朱居敬窮理言動皆有矩準長興丁元薦從之遊先生侍杖屨幾月餘終身守師說不變三十三年筮仕行人沈一貫當國給事錢夢皐朋邪

亂政楚獄妖書械起縉紳重足先生將論劾念大父年老膺
聲自呵曰身非我有何得乃爾遂假終養歸四十年大父服
闋起原官充副使封益王親見宗藩困敝因使竣獻六議末
曰陛下深居宮禁務與臣下隔絕雖皇太子至親未嘗宣召
春秋鼎盛講席不設託之阿保之手豈陛下之所厭者賢士
大夫復推之而於皇太子亦厭之也陛下之所狎者宦官宮
妾復推之而使皇太子亦狎之也時鄭貴妃危太子而神宗
久不視朝故疏及之不報先是顧憲成講學東林書院以激
揚名教爲任朝野翕然翩著其言而用事者不便思中傷之
會淮撫李三才豪暴敗憲成惜其才遣書朝貴爲疏解黨議

謹中考功法諸附崑宣者並黜其徒積不平值熊廷弼督學
南畿逢賓尹意庇諸生之落者與巡方荆養喬相訐養喬不
勝譏人聚蚊坐東林主使欲碑姦黨平憾崑宣先生憂國是
上疏畧曰東林云者先臣憲成倡道其鄉以淑四方之學者
也何至被以黨名且攻東林可黨崑宣不可憲成學朱子者
也世曰尚奇朱子以平世曰尚固朱子以方合方與平和之
至也夫王守仁之言良知也無善無惡其弊也爲佛老頑鈍
而無恥顧憲成之學朱子也善善惡惡其獎也爲申韓慘刻
而不情佛老之害得憲成而救臣懼一變復爲申韓虞廷授
受曰中孔門得之爲傳心要法斯則有進於東林者矣南星
孫光裕論先生顚倒是非借東林祖養喬同邑某謂先生曰
慎毋及時事且晚吏部矣先生不聽明年以病免歸光宗立
進書首輔葉向高言宰相職進賢退不肖始開下參政姑用
調停醞成二十年叢脞之禍願以前事爲鑒辛酉天啟元年
起禮部儀制主事逆奄魏忠賢與保母客氏爲對食用中旨
關通先生受事九日抗疏曰頃者奉聖夫人客氏於陛下有
阿保恩不忍遽出至出而復入夫以大內森嚴恣一宮人出
入不禁非所以閑內外也陛下方以人言及之一舉而逐三
諫臣罰者一人至閣部以下舉朝爭之不得則陛下又以一

宮人成拒諫之名矣古者公卿有罪下廷議而理之不問以
禁中決也乃今朝逐一諫官中旨也暮逐一諫官中旨也此
中旨者陛下方用之以快一時之喜怒而孰知前後左右又
不難乘陛下之喜怒以快其私方且日調鷹犬狗馬以蕩陛
下之心日進聲色貨利以蠱陛下之志凡可以結人主之歡
者無不至使人主日視此法家彌士如仇讐而後得以指鹿
爲馬盜陛下之威福或降斜封之敕或興鈎黨之獄生殺予
奪惟所自出而國家之大命隨之試問今日得時用事親幸
於陛下如左右手者非魏忠賢也耶然則導陛下逐諫官者
忠賢也導陛下以優人雜劇射擊走馬者亦忠賢也陛下清

明在朔將追邁古先哲王乃爲啟文等所誤豈不深可惜哉有
官廷杖向高力救免時上書者多言客氏而忠賢之糾自先
生始邁薊餉詘議輸金補諸生先生揭上禮部尚書孫愼行
謂學校人才自出天下疊序皆賈豎子豈能濟緩急因條上
先生與太常少卿高攀龍實左右之累遷光祿丞尚寶太僕
少卿見客魏焰張衣冠之禍將作固請告歸四年起右通政
使時高邑趙南星爲吏部尚書特重先生將推入閣而知其
難進因有是命日俟其入朝用未晚也比部檄至浙而楊璉

等已被逐國事大變向高致仕去南星攀龍尋亦罷先生非
疏辭竟革職緹騎四出削籍徧天下先生居里中與諸生會
講蕺山痛言世道之害釀於人心人心之惡以不學而進今
日亟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他日庶不至凶於而國害於而家
楊左六君子死先生作賦哀正直陳邪惡高攀龍寄語曰此
何異公子無忌約賓客入秦軍乎惟杜門謝客爲正先生然
之輟講遁跡惠世揚被逮詞連先生御史王業浩救得免已
逮黃尊素過郡先生餞於郊灑涕與別返謂門人吾常自信
於生死關無動今利害當前猶爾怦怦知向者乃依傍也因
息之端遂從此起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恃一人之聰明而
使臣下不得關其忠則陛下之耳目有時而壅矣憑一人之

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陛下之意見有時而
移矣方且爲內降爲留中又何以追喜起之盛乎然則兵陳
而不戰財散而不私刑以不殺爲威求天下之賢人以自輔
遂可以希堯法舜乎未也堯舜之道堯舜之學爲之也學之
大者在執中敷語陛下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醞釀而爲
功利功利不已轉而爲刑名刑名不已流而爲猜忌猜忌不
已積而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於焉
默證此心之出於道者止此仁義之良而中道在我矣中者天命
之則隨吾心所發無過不及之差而中道在我矣中者天命
之性仁義之極則也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由朝廷達於

邊境舉而措之陛下已一日躋於堯舜矣末引漢宣帝唐德
宗宋神宗爲鑒上憚其直且謂所學迂心不然之先生疏古
者京尹主治貴戚誅豪右漢張趙宋包歐是也國朝加設撫
按又設五城御史京尹事權乃輕臣雖不才請自今考課或
民生未遂或教化未行或紀綱不立或風俗敗壞或人心澆
漓一一問臣坐臣罪以稱古京兆之職不報先生曰雖未奉
俞旨吾惟設誠行之令下豪貴斂跡奸吏屏息都人慶喜謂
百年來京尹所未有冬十月我師由大安日入京師戒嚴遠
近避難者麕至糜米踊貴京軍饑疲謗騰先生曰吾官守土
當以民生內顧爲急奏發內帑二萬捐門稅以通糶米出太
倉粟平價豫給軍人月糧一月亟運通倉抵之遵化失守難
民叩都門主者恐有變將捕之郊關先生曰民心一失何恃
城守此京兆事無庸諸君過慮乃嚴保甲籍名居編入徧置
粥廠僵仆者火室溫之道殣瘞之勸民貧富相卹人自爲養
十一月我師攻德勝門敗袁崇煥移營南海子中旨辦布囊
入百廷臣各進馬騾先生頓足曰是將遷孝陵乘輿出大事
去矣跪午門力陳利害請上御皇極門調度方畧俯伏至暮
傳旨始退復遣閣門揖輔臣曰上駕朝二旬中外鼓噪閣下
可不力爲之所先生見上下解體不勝憤乃大會官屬民士
於城隍廟爲文告于謙召父老述高皇帝開造功德列聖休
養詞淚俱湧眾皆環哭人有固志崇煥下獄上任滿桂爲總
理統援兵大學士錢龍錫等坐煥黨簿問復以他事杖殺郎
署數人益疑翠臣謀國不忠用奄人提督京營刑賞皆亂先
生抗言上不開示誠心爲齊難之本禍無已時且軍旅重任
文臣提督定制也今以不信文臣故委之武臣致祖大壽以
跋扈逃申甫以貽誤隙其他入援諸將率多潰散則桂果能
孤軍取勝乎張鴻功侯世祿皆以援兵潰而與之戴罪若滿
桂失事又何以處之文武之途既盡勢不得不與二二內臣
同患難曾有宦官典兵不誤國者魚朝恩童貫千古明鑒諸
帥竟不受桂節度桂敗會除夕我師拔營由灤永去先生痙

戰亡將士自德勝門涼水蘆溝埋骨三萬標以柳楡拜疏言兵必再至請除詔獄繕新備以祈天永命戒閣臣勿驅除異已終朋黨之禍阿人主富強釀土崩之勢周延儒溫體仁見而惡之因先生辭職遂予告凡守京兆一載每坐堂皇奄人闖入言事或出語詬誶治事如故奄人反笑而謝曰公執拘人如是無怪也武清伯奴子爭道毆諸生使吏入武清家捕之武清及門言謝拒不見曰奴辱士罪在主將上告天子卒棒奴何校武清門外初至即焚司禮監樂器於通衢盡驅倡優出境輦下震烈單丁窮戶周其情隱是以重遭兵革民不疲乏比出都都人罷市而哭守門奄者見行李蕭然顧嘆曰

眞清官也吾輩死且服矣五年冬會推通政使體仁格不用入年上念置相不得人親試大小九卿詹翰於廷命吏部并推在籍者及先生陶石梁奭齡送之曰願先生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使天下實受其福九年正月召對文華殿問用人足餉平寇之策先生言皇上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遂使在事諸臣相率畏罪餔非莫肯盡心職業所以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而不能馭兵有兵而不能擊敵臣請盡改前所爲天下方有太平之望至於流寇本皆赤子撫之有道還爲吾民今日急務在收拾人心先寬有司之參罰參罰重則吏治壞致民生失所盜賊日起又問東事對不稱旨遂相林釬用先生工部左侍郎上封事曰皇上即位之初銳意太平直欲躋一世而唐虞三代之甚盛心也至於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遑求論得其要領於是首屬意於恢遼而賊臣以五年蕩平之說進已已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雜以刑名政體歸之叢脞天下事遂日壞而不可救天膚聖衷一旦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徵收酷吏之威維新之政次第舉行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單詞報罷矣得一陳子壯而以過憨下獄矣此關於國體人心非淺鮮者夫皇上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也所以法者道也如以道則必體上天生物之心而不徒倚用風雷則必念祖宗監古之統而不至輕言改作則必法堯舜之恭己無爲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舍己從人以寬大養人才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忠厚培國脉更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捐循以收天下渙散之人心而且還內廷以掃除之役杜後世寇官之弊正懦帥以失律之詿杜後世藩鎮之釁慎宗賢以改職之途杜後世宗藩之釁於是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敝之由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遣廷臣賫內帑巡行郡國以招其無罪而流亡

者陳師掘險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解來歸誅渠之外猶可
不折一矢而畢此役又奚煩觀兵爲而日勤聖慮哉內劇上
多過切上覽之大怒傳諭內閣重擬手先生疏緜數過起周
行久之得解時山陵城築郊壇工作並興太僕缺馬溫體仁
朱純臣倡爲義輸又議罷明年朝覲聽輸路貲先生諫曰臣
聞爲人臣者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不聞其出於利也今
國步艱難瑣瑣進奉何當報稱且輯瑞何典而以入貲報罷
徽遂行之辱國滋甚上不悅然察其忠鯁可寄大政意欲遂
相先生體仁大懼募會稽許瑚上疏頌先生才譖不足道學
有餘上疑瑚同邑知之必眞遂不果用七月先生移疾歸次

天津會我師破昌平州薊皇陵先生謂國難崩摧非臣子接
淅時乃入津城佐巡撫賀世壽設守越月兵退始南行至德
州念上欲求治而爲體仁所蔽荷殊絕之知潔身去國所不
忍也復上疏曰皇上注意邊防無日不曉咨側席而邦畿震
蕩禍至於此臣以爲非一朝夕之故也往者已已之變誤國
者袁崇煥一人其他爲法受惡耳有小人起而修門戶之怨
槩坐以煥黨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外廷浸疏則
今日之禍實已已以來釀成之也且以丁魁楚之失事於邊
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張鳳翼之溺職中樞而與之
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諸鎮撫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何
人不聞以逗留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幸以二州入
縣藉敵飽颺而朝臣之槩槩若若者充位如故又何以謝韓
擴李邦華之或戍或去豈小人昔爲異已驅除者今不難同
已相庇乎語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皇上惡私交
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
崇厲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倘綜覈而臣下吹求
瑣屑以示察此正似忠似信之類窺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
家利祿皇上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有所
不覺矣天下即甚乏才何至盡出一二寺人下而每當緩急
必寄重任乃者三協有遣通津臨德有遣又連其體統同之
獨岸然有以自異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洪消長理亂之
機奈何復用中官以參之此明示天下以左右袒也當時有
御史金光宸起而爭之竟以見逐若惟恐傷中官之心者非
所以示天下也至近日刑政之最舛者厥如成德申紹芳鄭
鄤數事此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即向者驅除異已之
故智廷臣無敢言者皇上亦無從知之於乎八年之間誰秉
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爲首輔溫體仁解矣疏入中官大恚
共擠之上前而體仁指理成德等偏黨再革職爲民體仁既
去後相薛國觀復以罪賜死上念先生久之十四年會推少

宰上意不屬臨朝而嘆罷朝傳諭吏部用先生再疏辭不許時先生病癰故不欲出明年五月忽聞我師破松杏盧錦流寇陷歸德進圍開封驟然起曰此何時豈臣子言病日乎遂襆被上道行至淮安拜疏陳三事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臣聞天下無無本之治本一端而萬化出焉人主之心是也請陛下求之吾心嘗其清明在躬獨知之地炯然而不昧者得好惡相近之幾正所謂道心也致此之知即是惟精行此之知即是惟一精且一則中隨吾喜怒哀樂之所發無往非未發之中而中其節此愼獨之說也雖聖如堯舜不廢精一執中以此後之學聖人者亦曰愼獨而已矣二曰躬聖學以建治效臣聞天下大矣而以一人理非徒以一人理天下也陛下留心治道事事躬親羣臣奔走受成不暇益相與觀望爲自全之計致一人孤立於上而莫之與豈其知人之道猶未之或講與仰惟陛下躬親聖學法堯舜之明目達聰而推本於舍已亟舍其聰明而歸之闇非獨舍聰明并舍喜怒舍好惡舍是非至於是非可舍而後以天下之是非爲眞是非斯以天下之聰明爲大聰明合衆論之同建用中之極即讒說殄行亦不至震驚朕師自此陛下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三曰崇聖學以需治化天春生萬物而秋以肅之莫非生也君仁育萬民而義以正之莫非仁也化天下自朝廷始請百僚有犯悉下法司永除詔獄不至以非刑辱士至廷杖一節原非祖宗故事願與廠衛一體並罷還天下以禮義廉恥之坊由是化羣臣以化兆民乘中原殘破之餘亟議撫循之法特遣才望大臣宣示德意悉蠲勦餉金錢改爲牛種廬舍之資聽有司設法招徠仍罷天下督師等官明示與民休息而專責兵事於巡撫陛下躬修明德於上坐收干羽之化可矣上還旨嘉納然終見爲迂濶不能施用在道晉都察院左都御史十月陛見問都察院職掌安在對都察院職正已以正百僚其次責成巡方巡方得人則吏治清民生安出集諸御史申飭復列風紀六事以上一曰建道揆請復京師首善書院明德老成爲師聚彥士教之二曰貞法守自今一切輕重獄詞從三法司聽斷不得下詔獄其有不公不法五城御史覺察之廉其情罪之重者送刑部究擬三曰崇國體蓄令大臣三品而上有犯者先行九卿科道會議議詳付司寇司寇議定坐殊死者始收繫其他即以其罪行遣四曰清伏奸自今朝紳交結近侍縱跡著者立置典刑此外大小臣僚或借事呈身或假途干進因而勅類斜封官同傳奉者臣衙門以白簡從事五曰懲官邪官之失德由寵賂始其途多自臺省而上自今有輦金入長安者臣即辭檄之立置三尺大日飭吏

治察吏之責專在巡方天下事事宜歸愷大獨於風憲受賊之律毫不可骫且亟罷減俸行取行久任之法上是先生議亦未能盡行也周延儒再相修託名譽然性故妬冒士大夫遂以爲眞能遷改因相契結每朝畢輒就屏語惟先生兀然孤峙見者皆慙而止中書王肯民爲絳州知州孫順考察地行賄於先生先生糾之且自劾上革二人職法司逮問百僚肅然亡何上惡給事中姜埰言行人司副熊開元又因召對面劾首輔延儒俱下詔獄先生言於朝曰上方開弘政門求直言一日而逮二言官非所以昭聖德時我師由界嶺黃崖諸日入甚急閏十一月已未上御中左門議督撫去留羣臣皆侯於廷有密旨下錦衣衛賜埰開元死先生曰刑人於市古今通義也惡得私斃諫官今日宜空署爭之不者何顏立交戟之下眾許諾奏事畢御史楊若僑薦西洋人湯若望善火器先生進而叱之以爲用兵之道太上仁義其次節制近來邊臣於安攘屯戰之法槩置不講專恃火器爲司命我用制人人亦用制我不見河間反爲火器所破乎先臣戚繼光數十年在塞上謹燧燧嚴斥堠未嘗專恃火器不恃人而恃器國威所以愈頓也若望唱邪說以亂大道又作爲奇巧搆惑軍政乞放還本國永絕異教上不悅先生又請正大帥跋扈援師逗留罪言范志完身督盛薊關門三協皆其汛轄既無先防又借援南下致關門無阻處分當自志完始上曰志完固難辭咎但入援乃奉詔何便坐彼先生曰十五年來由皇上處分未當致有今日乃不改絃易轍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苴罅漏非長治之道也上變色曰從前已不可追今日事後之圖安在對曰亟選將練兵擇賢督撫尤在吏兵二部得人斯技能畢出捍禦疆圍不難然宋臣有言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今日用人之弊在狗才望不求操守徒以機辨恢張相尚故鮮實效上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先生曰當於才局中審有操守者如志完操守不謹總兵偏裨無不得賄補授所以三軍解體士莫用命上色解曰已知剌先生起於是戶部尚書傅淑訓論救埰開元上不納先生進曰陛下聖度淵遠如臣愚累寬鈇鑕黃道周亦被譴召還羣臣敢復請二臣上曰道周有學有守豈二臣可比先生曰二臣學守誠不及道周顧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可用用之不用置之即有罪合付法司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上怒曰三法司錦衣衛皆朝廷官朕處一二言官何至遂傷國體假有欺君骫法終不可問乎先生曰掌衛刑者多膏粱子弟未必讀書知義者也每聽寺人頤指勢不容於不私矣即上欲問欺君骫法亦不可不付之法司也上大怒曰開元疏必有主使疑即宗周命刑部擬罪閣臣周延儒

蔣德璟尚書林欲楫侍郎馮元飈勳臣吳遵周等申救會都
御史金光宸言尤力德璟引述唐太宗惡魏徵直諫入宮言
會須殺此田舍翁皇后具服賀等語未畢上遽曰太宗才朕
於君太宗優容徵祇以成已名耳上意頗回延儒等復以先
生年老婉解乃免擬罪再革職光宸亦謫外先生在院六十
八日正色牽屬光宸厥介操望相亞一時偕去朝野惜之然
上自是亦遂不置堪開元於死卒改刑部各杖戍先生以未
解嚴不忍竟去止城外蕭寺士大夫交送於途張瑋吳麟徵

祁彪佳劉理順金鉉陳龍正董標及舉人祝淵諸生惲日初
咸來問學時彪佳被命掌河南道先生謂之曰道祇在事君
當官問此外他求妄也君當以諫諍明職業毋貳所學標關
中人故遊馮從吾門時官南城兵馬問大學之要先生曰在
誠意退作心意十問相印質淵試南宮疏理先生下詔擬罪
淵畧不懾遂納贄時李邦華代先生未至吏部尚書鄭三俊
請留先生戮罪計吏先生遂行淵留京邸欲上書搤擊用事
者先生挽之南歸先生歷神懷朝凡三革職爲民雖家居戀
戀日以國存亡爲念紹興推官陳子龍行取入京過荊先生
衲履出迎曰僕有一言告公南北多事京師坐困屢矣萬一
有變外援不至都城必破今日急策當令皇太子監國南京
御史金光宸言尤力德璟引述唐太宗惡魏徵直諫入宮言
否亦分封二王淮泗爲後事圖公至與當事者籌之十七年
四月聞李自成逼居庸移書巡撫黃鳴俊請發兵勤王五月
聞京師陷上殉社稷徒跣號慟荷戈渡錢塘振鳴俊發喪出

俊曰人心如此禮有常有變九廟淪喪臣子豈容食稻衣錦
公即疑肉問亦當行哭廟禮是月甲午行禮祐聖觀先生只
布裹頭伏地而號官吏士民和者數萬聲震屋瓦鳴俊終不
先生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事閫外當杖戈泣血以倡同
仇反藉口安民作全軀計乎杭人洶洶環館舍先生指謂鳴
俊曰人心如此禮有常有變九廟淪喪臣子豈容食稻衣錦
公即疑肉問亦當行哭廟禮是月甲午行禮祐聖觀先生只
布裹頭伏地而號官吏士民和者數萬聲震屋瓦鳴俊終不
巡撫朱大典募義旅將出會福王立南京詔至乃解先生起
義士之氣奎討賊文第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
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稱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
荊襄而南去金陵不遠則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暫稱
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泰晉燕齊必有舉
應起者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淮揚數百里間設有兩節鉞

不能禦亂卒南下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劉澤清高傑遂相率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陳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請自今重撫臣事權責以彈壓鎮臣無多設督臣以滋掣肘一曰慎罰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無失或濫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而亦封又誰爲不封者武臣既封文臣隨之外臣既封申瑞隨之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亟宜分別定罪至於僞命而下徘徊順逆之間或陰陽詭祕爲賊行間尤宜明示誅絕又追論

督撫不赴援致賊長驅犯闕及新朝既立不急出兵北伐中外諸臣謀國不忠不職罪時馬士英專定策功當國與李沾劉孔昭等結爲死黨出吏部尚書張慎言而薦逆案阮大鋮知兵召陛見群陰翩翩且起先生次丹陽寄子洵書曰時下邪正尚在相持吾有疏論事行吾言則進不然則義難入朝士英及四鎮深銜先生言其上書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會黃鳴俊入朝至鎮江共兵與防江兵鬬南都傳言先生與鳴俊入清君側士英大恐稱詔止鳴俊兵傑澤清遣刺客數輩詣丹陽見先生危坐僧舍竟日無惰容太息而去政府患廷臣交攻無已擬上傳兩慰解之先生不得已乃拜命首疏請肅風紀曰願陛下求之正心之地心正而朝廷從之百官則而象之故內閣而千六部之事任爲擅權六部而承內閣之風旨爲亂政臺省而依附閹部爲植黨介冑而與議朝政爲要君外官而通賄朝士爲作奸朝臣而交結近侍爲罔上行私臣院皆得過而問之在臺一月諸所條奏無不深切時弊而君臣僨沓戲豫並寢不用已授阮大鋮爲兵部右侍郎復設厰衛詔獄紹述崔魏之政先生言大鋮進退繫江左興亡爭之不得請告歸里出都門都人揮涕曰劉公去吾輩無死所矣自聞北變遂蔬食以身餘一死爲憾語及輒愴然曰吾安得從先皇帝於地下哉既歸杜門有問學者止從容論學乎此所謂不識人間羞恥者也明年五月南都潰馬士英擁太后奔浙撫按郊迎先生憤曰士英實亡南國今棄天子挾母后而逃此國賊恨不手刃忍迎之耶潞王監國杭州復約正宸汝霖赴難又勸守道于顯保越江之險顯不能用六月丙寅聞會城降慟不食餘姚諸生張應樺呂滋進曰先生係天下之望今浙東尚有魯惠二王宗室有楚將軍華堦聞黃石齋越在近郊誠擇諸王賢者與石齋間道走閩檄鄭帥以海師直擣南都浙中不攻自定轉危行奇願先生更慮之先生曰向累請于公城守褒如充耳今大勢去亦何

及余老矣力不能勝有一死正命而已戊辰出居郭外永巷
巷遣人訪道周趣正宸汝霖食少糜以俟庚午通判胥樣渡
江降先生復不食聞門人王毓著沉柳橋曰元此死吾尙何
滯滯哉女夫秦祖軾爲書稱江萬里身爲宰相義不苟免先
生則有文山疊山袁閎故事在先生詳論不可義係之辭曰
信國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
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焉庶幾全所受丙子辭墓赴西
洋港久不得蠋旁人扶之出是日我大淸將軍以禮來聘復
書曰遺民劉某頓首國破君亡爲人臣子惟有一死七十餘
生已絕粒經旬正在彌留敢尙事遷延遺玷名教日授荒迷

終言不再付使者并來書不敢封自是勺水不進戊寅就祖
軾於楊枋王毓芝入呼之曰嗟紫眉當以道相成勿作兒
女子態語及毓著爲淚下曰吾講學十五年僅得此人日吟
絕命辭曰留此句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生平
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祖軾欲書之曰偶然耳既而曰
吾感熊雨殷而賦此因謂祖軾曰爲學之要一誠盡之矣而
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若艮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
又曰來靜坐小巷渾無事淸然與天地同流又曰餓死事
小失節事大吾今而後知孟子所言無以餓渴之害爲心害
明乎此於道也幾矣訓子旬曰常將此心放在寬蕩蕩地則
天理自存人欲自去屬之曰死後葬我下蔣碑曰有明秦臺
先生藏衣冠處子某婿某合葬之墓言訖泫然淚下曰生平
未嘗言及二親以傷心之甚不忍出諸口也又曰胸中有萬
斛淚半灑之二親半灑之君上閏六月朔辛巳謂毓芝曰吾
今日自處合義否毓芝曰甚正雖聖賢處此無以加張應甡
侍側攜其手曰學問未成全賴諸子復厲聲曰爾曹勉之應
簪進曰先生今日與高先生事相類高先生曰心如太虛本
無死生先生曰微不同非本無死生君親之念重耳丁亥閏
祁彪佳殉舉手者再已不能言指几上筆書一魯字蓋念魯
王戊子先生考終前後絕粒二十餘日勺水不入口十三旦

年六十八嘗薄贈某官謚忠端唐藩贈某官謚忠正學者稱
蕺山先生先生篤實類朱文公而言誠意愼獨與朱不合曰
意者心之存主所謂道心惟微即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
獨體在是愼者愼此而已然未發之中下不得个靜字延乎
教人靜觀氣象終落偏枯至龍溪以心意知物并歸無善無
惡不從性善歸根則性命事功俱無依泊時俗學宗傳註王
學宗四無先生說出多未服惟濮州葉廷秀餘姚史孝咸孝
復兄弟遺書往復相叩學者漸知歸向袁黃功過冊有做爲
遷改格者善與過對先生曰是功利之學有意於爲善皆惡也
論本體有善無惡論功夫則先事後得直無善有惡耳於是

作人譜專紀過始獨知次七情九容五倫百行曰行此知道不遠人矣其論方希古曰先生稟絕世之姿慨然以斯文自任直欲排洪荒而開二帝驅犀獸而見三王既而時命不偶以九死完天下萬世之責其扶持世教與孔孟同誠不愧千秋正學論吳聘君曰先生涵養性情安貧克己不事著述而獨契道眞言動之間悉歸平淡充其所詣庶幾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又曰薛文清多困於流俗陳白沙猶激於聲名惟康齋醇乎醇論王文成曰先生承絕學於詞章訓詁之後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知之方曰致良知良知爲知不倚於聞見致良知爲行行不滯於方隅卽知卽行卽心卽物卽動卽靜卽體卽用卽功夫卽本體卽下卽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騖之病孔孟以來無若此之深切著明也特其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機輕於指點啟後學躐等之獘天假以年盡融其高明踔絕之見而底於實地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有不待言矣先生之學出許敬菴已入東林首善書院博取精研歸於自得專用愼獨從嚴毅清厲中發爲光霽粹然集宋明理學諸儒之成天下仰其人如泰山北斗所著書數十種載文集子汐自有傳

越中徐氏重刊

論曰有夷之清而不絕物有干之忠而克全歸君子而不仁者有矣若先生仁者也告君必陳堯舜由執中愼獨引而合之時務一一可立施行微獨世主未寤至後學亦尚有憚其說者豈功利之沒人哉於乎道之行不行豈獨一代之存亡乎

伯繩先生著其先人蕺山先生年譜詳愼有體實能見先生之學所以發先儒所未發者末又綴生平細行別爲編其先生之小德川流乎事太夫人筋力致養柴水之事靡不躬親祖兼峯公病抱持卧起身爲薦席居喪歠粥閭門蔬食次女患痢醫用黃雞爲藥勿許也三世七喪淺土營立塚墓御史徐縉芳資之百金謝曰百金之餽其所取義乎不義乎僕所未了者止有先人一事將茹荼帶索以畢餘生何至煩故人爲念御史不敢復言事女兄如母赴宮聞其不豫輕舸徑返卒則養其子子卒又養其孫曰以終事母之念耳叔母朱無子迎養已而朱欲異爨白艾曰古多數世同居一叔母不能安何古今人不相及耶再從弟宗祐流落閩中尋歸冬月製衣家人與之布見而恚曰弟衣布兄能安於帛耶易之初劉氏家廟所行皆世俗禮先生立宗長一人總宗教宗翼二人佐之宗老一人以齒宗幹一人司錢穀宗糾一人司賞罰舉宗之事質成宗長末聽而牒於官者罪之置義田百畝定卹例一卹貧二卹鰥

三郵娶四郵孤五郵喪六助婚罪人與醮婦不郵終養歸
閭許敬菴先生喪於途不至家而往哭焉丁長孺劉靜之
卒每過必哭崇禎八年十年越城饑募米遣諸生分賑活
數萬人十三年又饑亦如之郡邑下教每方積米二百石
需明年平糶先生謂非本計卽所居昌安坊立社倉分三
等行賑一坊遂無饑者鄉黨有冤結必爲平理姦吏蹋踏
惟恐先生之知通籍四十五年立朝僅四年家居强半授
經帷榻甑竈不暇舊士夫多毀衣入見偶服紫花布袍價
爲頓高飯客不過數器享先生者亦遂以寒漿乾飯未嘗
不心知其僞也會稽令趙士謂問疾至榻前見其單陋歎

曰豈意今日得覩管幼安丁巳京察劉廷元韓浚尋怨於
東林士謂時爲考功曰劉大行清修人所不堪此謂之親
見也乃止給事中徐耀使浙渡江來見先生方閉門掃軌
囑託倪鴻寶爲介曰昔人不得見劉元城以爲如過泗州
不得見大聖耀若徒返亦何顏面鄉之父老乎先生乃見
之都督劉應國遼東中前所人固請見見輒淚洒再拜自
言不遠萬里得見先生不覺喜絕而悲也金壇周仲馭謁
先生留飯仲馭語人以匕箸長短若何杯盤大小若何爲
一生未有之榮郎宮泰祖襄入京止宿逆旅騶從紛沓主
人俱應不給周視同旅一人幅巾危坐童子侍側問之曰

劉都御史也皇恐避去其爲世所欣慕畏憚如此先生門
牆高峻不特小人避其辭色雖君子亦望崖而返周延儒
使其客薦誠先生不答後有爲馬士英言者曰所貴大君
子以能化小人爲君子國事爲重不宜拒絕太深亦不答
黃漳浦祭告禹陵及門者三先生不見曰際此亂朝豈大
臣徜徉山水之日漳浦聞之卽行先生德曰慎小心曰謹
微官行人時夢遷衛經歷覺而自責曰終有不忘榮進意
在待罪中左門時倬曰初欲上書留先生經筵先生聞之
曰僕自反必名利心不盡有聲音笑貌爲人所見至使同
人中有迎風而動者益覺閒然一闕不易過也世之言先

生者蔽以節義又或謂其學之粹勿以節義當之此皆惑
於武說推其獎禪宗之寂武俠之剛兩託之矣不知先生
敬義並立內直外方養獨體於未發之中而天地萬物生
死晝夜胥一以貫洎乎垂革猶爭儒佛之淵芒於彌留呼
吸間信乎擇中庸而能其不可能者與至於朱王之學聚
訟且百餘年小儒老衲番休更勝卒以翳蔽人心爲世大
厲惟先生直以得之心者正諸儒之異同如懸日月於終
古之天光景常見粽其大旨由愼獨誠意該之於乎衷於
先生之人與書彼邪說淫辭其亦庶乎有所底也與
倪子新先生曰五朝之事德功言三不朽之人萃於一傳

文不可殺宋史李忠定公傳亦至三十餘頁讀者不以詞
繁難竟苦之也
朱夏夫先生曰惓惓不忍去國之意千載發人歌泣思陵
雖迂濶先生每飯不忘北變時流傳有蒙塵之說先生慟
哭曰上必殉社稷不幸末造君臣之間固稱知已
張敬可先生曰先師於及門最愛先君子出入兩都無不
隨侍南都嘗命作中興金鑑欲上不果簡時方冠幸獲耳
承緒論六十年來夢寐欽泣民生於三其敢或忘今見此
傳語言聲咳恍如復侍先師乃知私淑之與親炙此心此
理自相接也作者許大精神紹揚聖學豈當徒作史傳觀

王門弟子所知傳
閫室既衰治教分統文武以前有王者必有名世相與裁成
輔相天地以興治平其後四夫當素王亦有門弟子講聞切
究明先聖之道以覺後學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之徒
遊揚謨訓大義不乖戰國時莊列申韓異同堅白三鄒子之
學可謂芬亂矣然及秦沒漢初百家皆息而孔子之道獨明
以有顏曾子貢游夏思孟之家法世世傳守弗衰也孟子之
門有師無弟設爲問答纂著七篇大闡仁義王伯之辨其教
與孔子之引而不發殊矣所以然者以無顏曾子貢游夏諸
賢親與鈞陶成就不得已存語言文字俟後之君子以心相
接越千百年稱爲絕學以知道有統會學有師承寔非自天
鍾生五百年降運相須以起不可多遘哉漢董子大儒門人
未有著錄馬融鄭玄傳經絳帳何與開繼王通河汾之教殆
其庶幾自是至有宋程朱宮牆號稱多士程有尹楊游謝朱
有輔蔡黃饒覃及金華東陽亦能敬守所聞開明治之盛由
此言之道之不行而得明不可謂非從游有助也陽明之世
門士多矣其師實能開誘吟風立雪浴沂詠雩瀟然窺孔顏
樂處時雖有僞學之禁而信道彌堅後稍寬雜隆極而微持
盈砥柱之功可不謹哉故擇其有功傳習徐愛錢德洪鄒守
益若而人而審別其未醇者若夫澤遠志勤識操純確則亦
附之私淑以見聖道之大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固前哲
所樂引也
餘姚徐愛字曰仁號橫山正德戊辰進士初娶文成女弟及
文成歸自龍場納贄稱弟子喟然以聖學爲已任後數年文
成遷南太僕愛亦自祁州調南工部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
首作傳習錄性深純開徹善發師門旨意在南都時同門雲
集輒令愛分接之文成出撫南贛愛亦請告約歸陽明之麓
以究竟百世之業日朝聞道夕死可矣年三十一而卒文成
哭之哀擬于慟顏子焉在祁直劉六劉七之亂有保障功
餘姚錢寬字德洪以字行號緒山文成倡明絕學人多未信

德洪與同郡王畿首奮然從之及論無善無惡宗旨天下多
歸錢之篤實而訾王爲近禪嘉靖壬戌成進士終師喪三年
而後出累陞刑部員外以論郭勛先入下獄會御史楊爵都
督趙卿亦在獄中請曰箕子明夷文王羑里先生今日地昔
黃霸夏侯勝受倘書今請受易德洪爲闡其義久之乃出隆
慶初復官年七十九卒先後主講席二十年

泰和鄒守益字謙之號東郭正德辛未進士第三人授編修
壹意問學嘗讀中庸嘆曰程朱補格致傳而中庸首言愼獨
不及格物何耶積疑于懷比謁文成虔臺渙然冰釋從討宸
濠與奏凱往來留越文成謂門人曰曾子所謂有若無實若

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以議大禮謫判廣德建復初書院
延同門王艮講學典禮風動鄰郡陞南主客郎中文成卒于
師服心喪奔哭存撫孤子聚同門講學天眞書院始與呂柟
湛若水後與徐階羅洪先相切劇陞南祭酒因九廟災自陳
疏中寓交儆意解官歸壬戌卒年七十二隆慶初贈南京禮
部侍郎謚文莊嘗言士之通病在于局量狹而學力窳官職
貨賄小小便眩奪技藝事功小小輒滿假古人明明德于天
下吾儕自省有此願欲否子善孫德涵德溥能世其學

會稽季本字明德號彭山弱冠舉于鄉丁父母憂家居十二
載于書無不讀已師事文成翻然悔其舊學一意六經懼學

者騖于空虛思身挽其敝著書數百萬言精考索務實踐從
游常數百人時論學者多以自然爲宗而厭拘檢爲龍惕說
以反之始以進士理建寧務在平反及爲御史以言事謫終
長沙知府

吉水羅洪先字達夫號念菴自幼慕羅一峯之爲人年十五
聞文成講學虔臺心向往遂舟視舉子業常斂目靜坐傳習
錄出探讀至忘寢餐嘉靖八年以進士第一官修撰外艱致
毀三年不內處會讀楞嚴經得反聞之旨覺身在太虛忽自
省曰無乃誤入禪耶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鄒守益相劘切
改左春坊贊善疏請豫定東宮剳議罷爲民家居凡應酬儀
節一裁古禮親賢問道未嘗以言詞先人贛江水漲寫宿田
家巡撫馬森以洪先嘗卻臺省餽坊銀數千金檄縣取爲搆
室竟辭之同榜唐順之以兵事起官約借田時相亦遣書道
款並婉書以謝其後順之雖禦倭海上有功卒罹清議晚歲
謝客能前知曰此偶然不足道疾作子世光就省試謂家人
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卒年六十一文成之學得洪

先難進易退之節以立堤坊雖私淑猶顏曾也其所見出入
二氏而不雜越于黜邪扶正无有力云隆慶元年贈光祿少
卿謚文恭

渭南南大吉字元善嘉靖初部郎出守紹興初至若不諳事

理既三月召諸吏抱案立剖數十條且數其某事吏猶狀郡
驚爲神時文成里居講學納贄稱弟子亭稽山書院創尊經
閣收八邑才士講習其中四方雲集庵廬相繼大吉左右之
也政尙風威喜任事諸興除民賴其利以大計去

之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澤笑曰吾方幸逃于苦海方知
惻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耶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
從吾道人文成爲之記子毅士知漢陽府
建文成祠以引年之主配食

餘姚茆引年字兆期文成弟子講學靑田從游日進靑田人
者論考亭瀚爲指別其補偏起敝之故同學皆服
餘姚柴鳳字後愚翰林廣敬孫文成弟子主教天眞書院衢
嚴之從學者甚衆
餘姚孫應奎字文卿號蒙泉嘉靖己丑進士文成撫江西歸
率同縣之士七十餘人往師之由是鄉閭教澤浹行爲禮科
彈冢宰汪鋐廷杖幾斃鋐竟以此不安其位去轉江西參政
監江右者莫不禮嚴苞門應奎獨不往累陞右副都御史總
理河道踰年歸家居三十年紹講眞知之學年八十三卒
餘姚聞人銓字邦正嘉靖丙戌進士以文成表弟執贄知實
應縣擢御史論救都御史王應鵬廷杖後視南京學政以士
無實學較刻五經舊唐書隨與錢德洪等定陽明文錄世宗
時魏莊渠主天根天機一物二名云靜

嘗幸承天行宮尙存人心憂其再巡詮上疏撤之自湖廣副使告歸

餘姚趙錦字元朴號麟陽嘉靖甲戌進士知江陰縣擢御史巡按江蘇因元旦日食疏引春秋之義日食爲陰盛陽微由閣臣嚴嵩怙寵納賄害民凶國所致削籍穆宗卽位起河南道御史後巡撫貴州宣示德威苗蠻俱就約束萬歷初歷南禮吏尙書張居正柄國屢言朝政得失被劾去復起左都御史議文廟從祀謂白沙陽明當與其列改兵部尙書內艱歸年七十六贈太子太保謚端肅姚江自文成後大臣以剛正著者趙端肅錦孫淸簡鑨陳恭介有年皆能以身明道至施忠介邦曜孫碩膚嘉績學文成之學而生死大節同國休戚存亡與夫世之日說良知者相萬也鑨有年邦曜嘉績自有傳熊汝霖入劉門弟子傳沈國模管宗聖史孝咸孝復入姚江書院傳於乎王劉道同也弟子豈各分門戶哉然而致知誠意因時指授取其篤信不必定宗一家也

山陰張元忭字子蓋號陽和性篤孝父天復爲雲南副使擊蹇戍定畔者有功讒人文致逮訊扶父萬里赴獄就理復馳京師頌冤一歲三返始得辨釋屢及門血縷縷滅趾天下間而哀之隆慶辛未進士第一官修撰故事詞林惟淸著元忭獨講求世務人才學宗文成摘考亭論著與文成竒符者祛世儒之惑初出張居政門不詭不亢歷左諭德卒年五十一時越中先後有三鼎元諸大綬羅萬化及元忭皆修身潔行著忠孝節大綬爲講官六年以哭穆宗升遐而卒念生母例不得封哀請于朝報可人臣之得封生母自大綬始也萬化與元忭讀書龍山謂近世講良知者率言自然沿二王之習務崇躬行砥實踐而元忭更多發明見脅志王門弟子惟立徐愛季本傳疑未備然終不敢以已意輒增其用必之愼如此萬化傳見後

山陰王畿字汝中號龍溪文成倡致良知之教郡人觀聽移駭畿高才首授業出以所聞爲諸士稱道由是願從者日衆

嘉靖癸未舉南宮不就廷試卒業師門文成舉四語爲教決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畿謂心意知物止是一事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于是四無之說興而天下漸以禪寂爲師刑病矣然畿爲人卓犖多大節聞師喪不赴廷試與德洪迎櫬廣信三年服畢始入都除南職方主事六丹疏薦畿學有淵源宜備顧問夏言票旨詆爲僞學罷黜首吏都給事戚賢官又忤考功薛應旂以考察去萬歷癸未卒年八十六

泰州王艮字汝止號心齋子璧字宗順號東厓父子布衣不

求仕進文成在贛州有自江西來安豐者聞良說論語詫曰此絕類巡撫王公說也良大喜造軍門以賓禮見論證數日納贄下拜曰先生之學得諸心者也或勸之著述不應文成卒始受徒淮南當是時泰州有良紹興有王畿皆揚良知之說以倡道東南者其弟子幾徧京邑人稱爲二王之學良最早出而畿之末年授羅汝芳又稱二溪之學璧少奇雋師事王畿錢德洪嗣父主講席良門人著者同郡林春子仁起家進士以質行稱

越中之學宗龍溪者爲周汝登及陶望齡爽齡兄弟汝登號海門嵊縣進士親贊龍溪篤信四無之教其言曰子云我有知乎哉無知也移良知而歸之無知去性善之說遠矣德清許孚遠恪宗程朱設九諦示學者汝登作九解折之然居官廉愼循績可稱終戶部侍郎崇禎九年卒望齡字周望號石簣會稽進士南宮第一廷試第三人越中古文推陽明石簣冠絕有明陽明灑然自德性流溢石簣鎔鑄周漢八家歸之沖淡其爲人高簡不受滋垢沈一貫欲假妖書殺正人率同類以大義折止之其學與海門同時嘗言吾自悅禪從此得力何能願人非議邪人稱其不欺官終國子祭酒爽齡字君奭號石梁以舉人終肇慶知府祝淵之際與蕺山劉子分席而講悅禪者皆從陶然蕺山稱其門人多求自得石梁作遷改格教人爲善去惡蕺山更作人譜曰道不遠人論本體有善無惡工夫直有惡無善耳于是以念過爲事其同異如此江西之學宗龍溪者爲羅汝芳再傳歸善楊起元汝芳號近溪南城進士官雲南副使張居正惡其收召朋徒講學嗾言者劾之歸復與門人走安城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務張皇不爲龍惕而爲龍亢論者惜焉起元號復所官編修冊封崇藩還道吁江執贄汝芳曰乃今如客得歸矣戊子較士入闈試策大發所學官終吏部右侍郎

劉門弟子傳序

先人有言世之論王子者概之以事功不知其事功由學而出王子之事功斯眞事功眞事功斯眞學也論劉子者概之以節義不知其節義本學而成劉子之節義斯眞節義斯眞學也士之生各隨其世故孔孟皇皇游聘程朱亦事科舉王劉二賢並起進士爲時名臣願王子當明世之隆爲其弟子者遵遺教謹取與進退而已劉子際末流守死善道冲淡其爲人高簡不受滋垢沈一貫欲假妖書殺正人率同其弟子之出而仕者多以生死明學術迫王毓蓍祝淵之徒未嘗事任亦審大義皎然與星漢爭光蓋以言明道不若以身明道之爲能眞知而實踐也劉子嘗有言曰此乾坤何等時猶堪吾輩從容擁皐比講學此所謂不識人間羞恥者也而陳洪綬亦云但存君父心得升先生堂余錄劉門取其死

義者得若干人其次張莫夫憚仲升諸君子皆能兀守故廬不交當世之權貴亦足多矣至其纂言提要發誠意慎獨之旨則梨洲黃氏與有力焉是以次而列之　傳未成

姚江書院傳　癸未

昔南宋之世儒者盛於東南國統中微斯文殫烈晦菴朱子集諸儒之成傳四書詩易修通鑑綱目老佛之流息孔子之道著猶窮河源者溯崑崙沿江漢者放東海到於今五百餘歲未有跨而越之者良由體大而思精力全而用博也然當其時金谿之陸永康之陳已自修談經濟喜言覺悟遂有駕原分微言大義各有流極固賴學者補偏起敝以振興之昔石渠虎觀諸儒講文頗密遂啟老莊糟粕六經之說陽明自天泉論大學亦貽二豭二王之弊使仲尼復生文行忠信兼王爲衛朱則兩背也象山稱元晦太山喬嶽陽明功勳節義卓爲一代宗臣此見於行事之實其揆固一經生家舍已之田蕪穢不治而越其疆畔以疵求前哲空復何施至於本遠原分微言大義各有流極固賴學者補偏起敝以振興之昔石渠虎觀諸儒講文頗密遂啟老莊糟粕六經之說陽明自天泉論大學亦貽二豭二王之弊使仲尼復生文行忠信兼王爲衛朱則兩背也象山稱元晦太山喬嶽陽明功勳節義卓爲一代宗臣此見於行事之實其揆固一經生家舍已之田蕪穢不治而越其疆畔以疵求前哲空復何施至於本遠

禪宗盛行門人不能謹持師說每以禪宗所得舉歸之師而墨守朱傳者則悉以聖人之精微讓之佛氏又陽明天資踔絕高明者自聞其說輒不喜爲積累集義之學矯枉則直必過固當爲後人受其咎也若夫攻禪者反戈攻王而卽以攻

取士浸以性理開利祿之門人心苟趨科目不以修身體道以爲教盍有斯失哉崇禎末沈管史諸公特起姚江書院講陽明之學其人皆能嚴立志節循理處善世以輩金許之於多湮落又師資所承頗眾不能詳載特著其關世教裨聖路者見於篇

事焉曾子弘毅任重因曰死而後已顏子欲從末由猶云未見其止然則先難之功畢生不輟道心之發一日可獲孔子不知聖學奮然棄諸生倡明之初入嵊見周海門汝登既與念臺劉子會講證人社歸而建義學於牛寮同志者啓先生震標史先生拙修退修兄弟其學以求仁爲宗教人當下察人於是爲至其與朱子存心致知之教蔑有二也然當是時

取本心擴充克治遇有向道者泯首鼓勵雖在齠齔提耳訓
告姚江講學之盛前稱徐錢後稱沈史焉崇禎末築室石浦
屏居聞劉子死節哭之慟自謂後死作人明道之意益篤使
門人重繕義學月旦臨講曰陵谷變遷惟學庶留人心不死
順治十三年卒於石浦年八十二始山陰祁忠敏彪佳與先
生善忠敏巡按三吳一日杖殺巨慈數人會先生至欣然以
告先生字呼曰世培亦聞曾子云如得其情則哀矜勿喜乎
後忠敏嘗謂人吾每臨讞必念求如恐倉卒喜怒過差愧此
友也

管霞標先生諱宗聖字允中餘姚人曾祖見廣東參政先生
爲人孝友忠亮強氣自克謂人心不正在學術不明於是與
沈史三先生會講陽明之學以躬行實踐爲則一言一動必
準乎禮邑中後生先達皆化之孫少保鑛揚中翰文燦葉泉
使憲祖與先生詩文山水和遊既以聖學相勉少保病中向
信益篤嘗復先生曰此理深非造次可答向晚讀左國秦漢
百家等書令先生爲我洗盡矣崇禎十四年卒年六十四祁
忠敏嘗薦之於朝特徵不起號曰徵君崇祀鄉賢後不疑趙
公貞請史拙修先生碑志徵君稱徵君淵海之學山獄之行
水鑑之識金玉之品今日郭有道拙修先生因其說爲傳無
所加

史拙修先生諱孝咸字子虛宋太傅浩之後也父元熙江南
按察僉事自陽明倡良知之教天下學者尊姚江徐愛首作
傳習錄推揚師說及王畿以心意知物俱歸無善無惡錢德
洪不然之後人稱徐錢爲王門功臣崇禎中沈管史諸公特
起講學於半霖時人頗共迂怪沈先生識行超卓教人當下
識取良知故議者有禪學之目及見拙修先生衣冠言動一
準儒者醇潔之士徐稍歸之然劉子稱求如之斬截霞標之
篤實子虛之明快一時共相伯仲沈先生卒拙修先生主書
院先生和平光潤以名教爲宗主家貧日食一粥泊如也嘗
謂良知非致不眞證人改過則聖吾輩頭頂儒冠家畜妻子

韓遺韓先生諱孔當字仁父餘姚人沈求如先生弟子其學以致知爲宗求友改過爲輔久之自得兀然忘言正已率人狂愚俱革教學者援上蔡透得名利關是小歇腳處及敬軒舉孟子告景春大丈夫之說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如濯江漢而暴秋陽康熙八年主院事十年卒年七十三自沈史兩先生沒書院輟講竟十年先生挽其墜緒舊人新進翕然咸來問學弟子至七十餘人持論較師說亦頗濶恪遵濂洛兼綜羣儒以名教經世指歸學者每臨講席默對良久乃始發語咸共內作至於沾汗曰此從韓先生來不覺自失其教人

感切如此早歲學於禪知禪之害曰佛氏與聖人異大端在君父上又曰佛氏意主了生死陽明子所謂自私自利也聖人天地萬物一體學者無自狹小其居貧長約做衣齋蔬終身不改無向人稱貸事痛近世吉凶不遵古禮延僧道盛宴會鼓樂風俗既敝財力亦空曰志聖人之學須從立身處家始不節用則取與進退造次妄投何處尚有學問因出陸梭山居家四則命各書一通曰能做此亦自足用不必出見紛華而悅也又曰否泰剝復乃天行消息知易者惟仁山白雲病亟謂門人曰吾於文成宗旨夢醒覺有新得努力察識擴充此心簡點形迹終無受用門人最著者同里徐景范文亦有學識純潛和正光采動人康熙丙午舉於鄉都門士大夫爭欲屈致與交輒謝弗往文亦既沒姚江人士風靡雖先賢餘教猶存興起者少矣

金如王公諱朝式山陰人爲諸生常有憂世之志崇禎初奉母司馬氏隱居四明山從沈求如先生學亦學於念臺劉子與王毓蓍秦弘佑等侍講證人社劉子主誠意而公篤守致知曰學不從致良知入門有誠非所誠之獘由是會者多異同十年入嵊賑饑全濟四萬二千一百二十口又同禹氏蘇公奠維鄭公營立姚江義學順母意首倡捐田學會大盛已喟然曰流寇延蔓必危宗社吾徒雍容談道欲以何爲將走

四方求奇傑以謀時難十三年卒年三十八劉子祭以文稱其有超世之識不必印之於古有過人之才不必韜之以靜有隨處傾倒之肝膽不必出之以養時謂定論

禹氏諱元璞父萬傑雲南左布政使奠維諱錫立皆餘姚人沈求如先生弟子自義學始建迄書院之成多二人力禹氏有容孝德承父志喜任俠李師倡勤王議事雖不行論者韙之奠維舉義倉釐祭祀謂貢知之教陽明子欲人直下承當徹始徹終莫作光景看過如顏子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學者能事斯語罷貢知不談可也同門邵撝韶卓識士也以奠維之言爲然

長孺鄒公諱元長餘姚人沈求如先生弟子爲人言行無枝葉意象豁如嘗稱古之學者爲己今無此實心雖云談道實長浮競終身長自畏墮可惜也僊外氏風沸與遺韓先生力扶正學消邪說諸狂誕者皆避色去陽明子之道復明歎曰先儒之學爲此鬼怪輩事進門人較量志行商確取與日此外更無學久而益熟自有異境須虛心廣見師古聖賢人不可安於近今淺薄在能者自取之康熙十三年辛卯年七十二沈先生高弟有安元鄒公諱仁嗣主石浪鄉黨稱善人梅大呂公滋禹銘錢公九鼎蜀巷陳公正衍棗臣吳公楸並壯門編書求志以遺民終

吾之俞公諱長民餘姚人沈求如先生弟子書院之立延公司文課月旦講會發難常數千言沈吏而先生沒諸高第弟子張容鄉蘇立度鄒以貫等相繼逝姚江書院中微而釋氏臨濟宗大盛高明者輒往濟宗門下爭習道學而仇視儒者同人或不能自守議論往往出入釋氏惟韓布衣孔當鄒文學元長屹然爲儒宗主幕競避潛息遂復書院之舊布衣沒公承之嗣舉月會以文章號召門士多歸者每語今之淮間背之河汾也諸生有能爲董薛房魏其人乎爲萬世開太平此沈先生志矣嘗序刻陽明王子全集行世年八十餘卒撫子王父魯公先生諱會可字子唯在嫉七月而孤終身孺慕有曾子養志之節迫除母喪沒齒素食齋殮纔具而惠于三黨師友宗之賢者亥之貧者里之昏喪無告者無不假也不責其償下至傭夫莊戶莫感其義少時頗愛書藏書一日讀孟子伯夷聖之清語即渙然釋去篤向聖學時書院初立姚中有道學之目家人咸以爲疑先生厲色曰不如是便虛此生徑往從之月旦院會請業者各持咸見殆同紛訟先生獨正襟欽容如不能言退而書所答問近思精擇期於動息有令諸先生嘗然曰今英才滿前如魯公之孝友端厚五倫無闕者未見其多比也於是皆愧服焉初年功專主敬後乃深詣致知曰吾今而知知之不可以已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不爾日用踐步俱貿貿盈科後行思以魯得之故自號魯公曰成吾學者魯也教二子讀儒書近高賢持身渾樸莫漫馳思經濟家孫幼授陽明客座私祝康節詩句朱子家禮語之以必爲聖人道行於家交遊信之順治十六年十一月卒年五十一先生居平不見喜怒之色不服鬧不登危樓不觀善善惡惡同其清汙門無雜賓鄉黨儀式與遺韓先生亥篤勤受規靜事拙修先生無方就養旦走十餘里即牀下省疾不食而返如是月餘固亦固病同門躬行充實以先生爲首至於身沒之後雖平時誦

好服其純誠到今懷思多貯明儒書敬軒康齋白沙陽明以
下曰仁緒山東郭南野坐卧北樓手鈎玄要常爲後生開說
提撕本原及院會請益教言稽古質疑等蠹餘隻字力闢師
傳無或謬缺其後修姚江書院志畧皆出先生遺笥所留云
贊曰一邑之教千聖之文卜氏西河王通龍門德性問學其
流孰分洋洋優優以待其人懷此先哲敘我彝倫

吳逸菴先生傳首尾聯絡不可移掇藹然嚴師尊祖
之思

吳次張先生曰倣范史逸民循吏諸傳格論只疏別王學
源流不更牽朱陸特識

陶及市先生曰後人無學無識各持同異無論突卽意中
右其所尊亦復崇古替今尙存朱朱王王之見不知二子
登孔子廟庭位次斷在七十二子上則朱曾王孟無疑也
假令從旁進講夫子必不左都右卿傳序直能道孔子意
中欲言數百年來有功聖門之文

叔祖培風先生曰少時見家魯公先生同門諸前輩講良
知之學者皆篤行君子也今則搦管爲時文家夫人談朱
稱陸矣此傳出而可藏奇病道東林正人門戶然持論太深
願涇陽以來已憂良知病痛功今且兼而蹈之朱
其二大辨序有云江西頓悟永康事功今且兼而蹈之朱

子復起憂更何如須揭其窠巢始得因指無善無惡心之
體句撫入根搜不知致良知功夫全在爲善去惡宗旨四
語特本其寂感一機體用共原者言之耳此等源流關係
蓮山劉子洗刷最精吾輩當虛心諦觀庶涇蜀本是一家
無容閒牆見譏外人矣自記

陳恭介公傳

公名有年字登之紹興餘姚人父克宅正德九年進士知嘉
定以清丈革豪右詭洒治行爲吳中第一嘉靖初召拜御史
劾太監劉允取佛鳥思藏惑眾當斬又劾武定侯郭勛大不
敬直聲震中外出按貴州河南備兵四川勒兵殲叛酋諸酋

無敢犯者歷湖廣左布政使楚中連年潦旱亟以大工採辦
百方裁量民賴以甦陞副都御史巡撫松潘圖賊負險久逆
命乘雪夜令死士攀崖上以索梯度軍一鼓克之收應天巡
撫方移任而餘孽復叛有以爲言罷歸公登嘉靖四十一年
進士累遷驗封郎中萬歷二年冬成國公朱希忠薨其弟希
孝請贈王爵時希孝席世勳位太傅掌錦衣衛貴用事閣臣
張居正司禮監太監馮保仗爲腹心王爵攝部承居正指遂
欲予贈公上疏曰高皇帝約非奇功大勳無贈王故徐氏王
者唯中山一人張士三王河間靖難祥符平交阯又死王木
此千例宜贈也寧陽在正德中逢迎射獵與彤寧近狎武廟

欲封之爭者滿朝迄不見聽後假平曹欽不爲無名伏見成
國公太師希忠綦誠寅畏奉御三朝爲國元臣然遭荷承平
非有統軍臨敵汗馬之勞何奇功大勳而贈王之在希孝誠
出孝子悌弟之心而越違舊章處以非分亦非所以褒崇其
兄也故臣以爲越請者非法遂請者不職臣終不敢溺職徇
非法篆欲創牘固爭不可以原疏上居正不悅中旨用盛陽
王張懋例贈定襄王公卽日乞病歸道居正敗篆亦削籍謫
馮保而沒其家財卒奪懋希忠贈王上追思公議起考功文
選郎中拜疏請召還海瑞申外相慶二十一年代孫鑨爲吏
部尚書明年以會推閣員予告歸先是大學士申時行許國
等並降謫孟養浩至杖一百爲民家屏不自安三疏乞歸許
之至是會推列家屏及原任左都御史李世達上見其名大
怒降處選郎顧憲成等公奏言冢宰及總憲廷推自有故事
舊輔家屏爲相有名若宰相不延推恐將來開私竇無已時
因乞歸疏十餘上命馳驛回籍遂用沈一貫陳于陛入閣而
正士日退矣初陸光祖亦以執奏趙志皐張位密薦入閣事
忤申時行去位嗣是孫鑨用京察不狥王錫爵去光祖平湖
人鑨公同縣時人稱浙中三賢大宰浙人榮之公一生嚴正

王錫爵王家屏先後疏請建儲家屏持之獨堅上心害之禮
科李獻可以請豫教削籍家屏封還御批上怒科道鍾羽正
等並降謫孟養浩至杖一百爲民家屏不自安三疏乞歸許
之至是會推列家屏及原任左都御史李世達上見其名大
怒降處選郎顧憲成等公奏言冢宰及總憲廷推自有故事
舊輔家屏爲相有名若宰相不延推恐將來開私竇無已時
因乞歸疏十餘上命馳驛回籍遂用沈一貫陳于陛入閣而
正士日退矣初陸光祖亦以執奏趙志皐張位密薦入閣事
忤申時行去位嗣是孫鑨用京察不狥王錫爵去光祖平湖
人鑨公同縣時人稱浙中三賢大宰浙人榮之公一生嚴正

秉難進易退之節銓郎時以成國封與乞休或言其硜硜曰
小臣與大臣異大臣忍小就大小臣不得其職則去是吾分
也及因延推歸又訊其既爲大臣何不能忍小曰大臣者以
道事君不可則止如此而已矣屏杜中貴請託復國初銓臣
體陛除不關內閣中外交不便之立朝居鄉所相從往來無
數人然培護善類言官有錮謫必爲之請務于得允平心恕
物家素寒清自奉陋約常服葛巾紫花布衣攜一僮閒視郊
原遇之者不知其爲冢宰二十六年三月卒贈太子太保謚
恭介

郡延宋曰宋毋陳蜀巷先生女先生守布衣之節終身不試
博覽典文精研性理尤好左氏春秋司馬遷史記旁及昭明
文選窮竭殊墨以致自娛與兄儀一先生皐冠奉祠言及祖
德國恩涕泗交下至于廢酒撤席不能答語甚哉其傳家忠
孝保世之遠也少侍講席得聞綦介公家居軼事以其頗涉
織細不載然茲傳所約亦可以想見其大槩矣陳氏世牒由
于宋中興賢相并松潘公支系具保定公墓碣不更人

羅文懿公傳

公諱萬化字一甫號康洲紹興會稽人其先以勤穡忠厚啟
基至東溪先生霆有陰德再傳爲皇考拱璧以孝聞公生而
神度端凝與同郡張元忭讀書卧龍山講王文成之學務爲

眞知實踐曰以此克治異日將舉而措之嘉靖四十三年甲
子舉于鄉隆慶二年戊辰成進士御試制問以外攘內安之
道公對曰臣聞帝王之涖天下也必安攘兼舉而後可成天
下之至治必明斷並行而後可收天下之實功故務本重農
以厚民之生治兵修備以固國之防是二者誠有國之先圖
不可以後時而偏廢者也然非明以燭之于先而斷以行之
于後則雖日慕乎安內之名而實效罔臻從事于攘外之文
而成功莫奏其何以合內外之治而用紓夫宵旰之憂也哉
故必君以實心主之而委任以責成者奮英明果斷之勇臣
以實心效之而謀猷以宣力者竭左右勤贊之誠然後君臣

道合而百度貞上下志同而萬邦理中國可安四荒可攘內
可順治外可威嚴久安長治之功可垂拱而竢矣欽惟皇帝
陛下躬大聖之德膺歷數之歸至誠享帝恭已臨民天下臣
庶孰不翹首抶目跂佇維新之化而陛下方且望道未見求
治愈殷乃特進臣等于廷俯賜清問惓惓乎安內攘外之策
顧臣愚陋曷足以知當世之務徒悚慄懼焉雖然陛下之設此
舉蓋將采而行之非虛循古事已也蘇軾有言君以名求之
臣以實應之夙今陛下以實求之臣敢不披瀝以對揚萬一
邛臣聞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
綏四方則知天之生民所以鈞陶而涵育之者其責恒寄之

皇上宵旰不遑暇逸者何也臣嘗反覆思之而得其故矣試以農言之方今四方之民游惰者多歸農者少此生之所以不眾而用之所以不舒也陛下誠欲驅天下之民而皆力于本其道無他惟貴穀粟而已我國家罪有折贖鹽有飛輓其初非不貴也後以國用不支而見小以急大于是有折色之兌有解銀之額而犒人之功漸輕矣何怪其趨末而去本也哉故臣願貴五穀賤金玉使曉然知稼穡之重如晁錯屯田徙塞下之議焉則激勸倡導之下豈無力本之農矣乎若夫屯政之善鹽法之理祖宗之制具在也修而復之以利天下之商厚天下之農在一推行間耳孰謂其有不可哉以兵言

之方今邊疆之地羣醜匪茹警報歲聞此備之所以不嚴而國之所以不固也陛下誠欲嚴天下之備而克壯其猷其道無他惟重將帥而已我國家總兵有官參將有職其初非不重也後以承平日久而重文以輕武于是有巡撫以轄之有總督以統之而文法之拘加密矣安責其臨敵而制勝也哉故臣願重其權專其任使屹然當一面之寄如充國滇中守則斷有時而失其何以主宰化機而役使羣動哉范氏曰君便宜之事焉則委任責成之際豈無敵愾之勇矣乎若夫精練驍果罷調客兵將帥之器固在也控而操之以奮天下之所從出者也使其心純乎天理之公而絕無人欲之私則明振之威而何褻遠人之不率服哉是蓋惟明克允惟斷有成者既並用而不偏故內安中國外攘四夷者斯兼舉而立效周成王之治不專美于前而我二祖列宗之盛業將由此式廓而光大之矣抑臣又有獻焉心也者萬化之原而明與斷所從出者也使其心純乎天理之公而絕無人欲之私則明斷固渾然而在苟一以私蔽之則明有時而昏一以欲累之則斷有時而失其何以主宰化機而役使羣動哉范氏曰君心惟在所養故臣願陛下存養省察以體其心精知力行以強其心廣詢博采以大其心親賢遠佞以純其心一念之萌則曰我其忘稼穡之艱矣乎一慮之發則曰我其忘戒兵之有本末施之有先後其具在方冊而其用則在于陛下之明

詰矣乎然後心無不存而可以全明斷之德可以保安攘之
功惟陛下少垂察焉穆宗御極援遣詔悉反嘉靖之政寘誅
方士起用舊人褒錄建言死事諸家夢想名儒以資啟沃是
科殿試親禱于天閱公對至君心惟在所養亟加嗟異遂賜
及第一傳臚之日拜舞進趨如舊相習大學士華亭徐階
見而器之授翰林院修撰甲戌陞侍讀終張居正當國居六
品官十年不遷居正卒累陞春坊諭德國子祭酒丙戌丁外
艱服除起南京吏部右侍郎召爲吏部左侍郎佐太宰平湖
陸光祖掌內計光祖行代者餘姚孫鑨未至公攝部三月宿
弊一清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時皇后未

有子王恭妃生皇長子宜立儲及鄭貴妃生皇三子而貴妃
寵上意未定羣臣皆執奏以皇嗣不可久虛上益厭之前大
學士申時行等屢請冊立于慎行李長春先後爲秩宗爭之
不得各引去公繼長春後伏閤上疏曰前下明詔期以今春
二十一年恭行建儲兼舉封王定國本廣藩屏甚盛典也比
奉聖諭忽更成命云思遵祖訓立嫡之條少遲冊立並封三
王以待皇后生子臣等深惟大計有不能不爲皇上一敬陳
者祖訓立嫡不立庶蓋以有嫡有庶自不得舍嫡而立庶耳
非嫡未出而必待嫡之謂也臣考本朝故事太祖以洪武元
年成祖以永樂二年英宗以天順元年憲宗以成化十二年
孝宗以弘治五年世宗以嘉靖十八年有嫡立嫡無嫡立長
並因時豫建惟我皇上正位東宮卽當先帝御極二年今天
下仰聖明之御宇莫不追先帝之遠猷豈非近事明效哉茲
皇后高襟之兆歲久未彰皇長子齒齡日茂時當出閤況前
此屢奉明旨中外臣民望切雲霓而復援立嫡之經從封王
之典將使觀瞻靡定疑慮叢生失大信于天下此臣等之所
爲私憂過計也且皇后毋儀天下眾子孰非其子與虛東宮
以待嫡不若立長以安天下伏願俯賜采擇仍勅臣部以冊
立皇長子與冊封皇三子皇五子同日具儀舉行則七廟有
歸維城永固天下幸甚先是並封之旨下閣王錫爵持之不

堅在廷因歸咎曰此錫爵密進者工部郎中岳元聲等數千
人面詰錫爵于朝房曰閣下奈何誤引親王入繼之文爲儲
宮待嫡之例庶吉士李騰芳上書錫爵曰古之賢豪將立權
謀之事必度其身能作之身能收之則不難晦其迹于一時
而終可皎然于天下公欲暫承上意巧借王封轉作冊立然
以公之明試度事機急則旦夕緩則一二年竟公在朝之日
可以遂公之志否恐王封既定大典愈遲他日繼公之後者
精誠智力稍不如公容有壞公事隳公功而罪公爲尸謀公
何辭以解此不獨宗社之憂亦公子孫之禍也錫爵讀訖竦
然曰諸公言我無以自明如子言我受教于是公復上疏

日伏見皇長子始生皇上布告覃恩明示天下主器之重今
齒齡十有二矣已及加冠之期未幾且當大婚之吉蒙養匪
豫則趨向靡端情竇一開則攝調不易故一日冊立之典未
具即一日出講之儀不行此宗社大計皇上豈不心明之而
行之寡斷者豈猶有格于中而無由自決耶夫上意之微渺
或有不能喻之于下下言之委曲容有不敢罪之于上皇上
深居九重臣等末由瞻望顏色假借面陳竊念今廷臣倚信
莫如王錫爵請特御便殿親賜召問使考古證今速定大禮
愚中外臣民之望夫人情所在即天意所在也方皇上覽臺
臣之疏明旨下部朝野懽聲雷動誠內結于心忠愛之至也
二人論鄭生使說貴妃母入告貴妃間陳奏儲福福貴妃初
問之恚後乃漸移乘間特請于上而錫爵又密陳皇上縱欲
吉無不利臣司禮言禮安上定民由禮則治我朝禮制定自
少緩冊立之期豈可不先行豫教之禮上命明年二月皇長
高皇列聖嗣守二百年內無凌替之憂外絕覬覦之萌者本
子出閣就學長幼序明國本遂定然其謀本出于公外廷莫
此豫建太子禮素定也皇上奈何忽更之借待嫡之虛詞違
知也公于是念太夫人老累疏請終養馳驛歸覲時憂勞疾
立長之成憲欲以紹述祖考計安宗社不亦遠哉伏見皇上
減在道卒于寶應舟中年五十九贈太子少保謚文懿公早
爲親親之誼親王而下歲一遣使冊封今四月又屆期矣臣
勵名節庶辰分較禮閣江陵子豫請題目不答既得第猶載
重費稱門生終卻之及掌邦禮臺諫以建儲章奏碎激獨鈺
等循故事以請悉得奉明詔舉行乃獨于元良之建舉朝奏
之以和靜與二王申許諸相國不立異同潛移默運卒襄大
議一切留中不報陛下試思青宮之與藩服孰重孰輕立儲
謀靈夏之役議召苗兵公謂不可是示苗弱也賊倚西人爲
之與封藩孰緩孰急古人早建豫教在敦敘九族之先而陛
接第乘其未至先破西人賊孥飜耳已而果驗其知兵勢又
下易之此臣所謂舛也日本爲東患數年矣然譬之人身朝
如此日本關白請封本兵石星主之封使既出復發動使公

謂封已誤勘再誤王言無反汗若國體何已而沈惟敬等充詔使議久不決北關白死行長等乃撤歸時論以公之才得在相位大業當更可觀而兩經枚卜不用蓋忌者阻之也其鄉邦孝友惇睦故老皆能道之子光鼎由蔭監官刑部郎中有廉直聲壬子孫元賓舉順天鄉試天啟二年復疏陳建儲事援于慎行趙用賢郵蔭例得請以讓其弟元賢是科元賓成進士歷任河南道御史陞操江都御史自有傳

論曰嘉隆之季言理學者人人殊方由師承漸遠高識之士挾其靈明游于恍惚逾厥由來咎有攸歸而康洲先生以純誠之德淵衍之量見之立朝任事不阿不峻確有本末所與交鄒南皐耿楚侗許敬菴鄧定宇諸人皆篤行君子也越中龍溪之後接以海門駸駸乎如程朱之有慈湖焉激極而衰顧涇陽矯之以名節遂啟東漢黨錮之禍嘻亦甚矣先生整末俗之流失惕人心之澆漓務砥實功省議論以自守唯淡泊寧靜未造文成堂室其言曰君子修身立命則存順而沒窀忍性動心則德業而業廣勉乎哉學而已矣於乎世徒以科名重先生者其志識何如也

黃忠端公傳

公名尊素字眞長號白安紹興餘姚人性嚴介諸生時以經濟名節自許持論操行卓犖不爲苟同萬歷四十四年成進士除寧國府推官能治强宗以廉直稱天啟三年擢御史時逆奄魏忠賢與保母客氏爲對食專竊朝權用王體乾李實崔呈秀等爲腹心阮大鋮曹欽程楊維垣等司搏擊許顯純田爾耕等任爪牙又聽大學士沈淮謀大開內操震驚宮廷四年三月公因星變指陳時政十失末云阿保重于趙姬禁旅近于唐末蕭墻之憂慘于伏莽毫末不戒將尋斧柯奉宵貴其疏中有天下誰之天下語奪俸三月未幾而汪文言之獄起文言者檄人本名寺太以武學不第納監入王安慕郜輔忠論劾下刑部徒三年更今名仍入監過纂修實錄授中書往來諸大老門頗驕蹇顧憲憙慨曉大義僉都御史左光斗吏都給事魏大中皆與遊時逆奄久欲傾陷君子授意刑科阮大鋮鉤謀大鋮乃遣吏部尚書趙南星書吏部陞轉請告者牽引人相代有頃首之諸南星不知墮其奸發然以爲前弊當革上疏曰吏部四司惟稽勳一人餘皆二人以稽勳事少故然今日之稽勳實儲文選考功用如就近量推不拘資及卿一省二人亦可引陸光祖調呂坤黃克纘同邑同司例爲言上從之遂調職方郎中鄒維璉爲稽勳管外察而維璉與原任主事吳羽文並江西籍于是刑科傅櫆論南星遮制并及光斗大中御文言下文言詔獄其後因之延蔓羅織櫆與大鋮始禍也大中片紙求救于忠端公曰事急矣勿殺

義士公即至北鎮撫司劉僑所密計不竟其獄文言因此得寬忠賢怒以他事削僑用許顯仁代之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論忠賢二十四罪忠賢欲結輔臣韓爌爲地爌嚴拒遂令魏廣微條旨切責漣而溫慰忠賢自廣微顧秉謙入閣葉向高奏之亦留不問文言竟杖一百爲民入即寫奴罵坐索向高奏之亦留不問文言竟杖一百爲民于是向高奏數十年不行之延杖用之旬日實傷國體且自楊漣首劾舉朝閫然皇上誠欲保全忠賢莫若聽其自請且歸私第遠勢避嫌其于轉禍爲福直俄頃耳內操一事祖宗

朝所無聚數千兵甲于宮廷肘腋間終屬隱憂不聽向高爌予告去漣先斗皆削籍先是公繼漣上疏言小人爲惡至于情見勢極先時臺諫折之不足後恐干戈取之亦難及萬爌杖死又言廷杖之獘爲廷杖者必曰祖制亦思彼行之者何人耶二正之朝行之者王振劉瑾也嘉靖時行之者嚴嵩也萬歷時行之者張居正也曾見二祖宣孝之世有此事耶公深沈謀斷處羣小能不爲已甚大中劾魏廣微公曰不可此小人之包羞者也大中不聽廣微遂決與正人敵忠賢知劉僑寬汪文言之獄其謀出公尤忌之五年二月逆與周宗建李應昇等同削籍去而復逮汪文言秋七月逮漣光斗大中

下鎮撫司脇文言證其受熊廷弼賂文言不肯承顯仁乃自爲爰書織入定罪追贓酷掠皆死于獄六年三月復逮高攀龍周順昌及公先是五年冬三吳訛言翻案以公爲主用蘇杭織造太監李實爲張永誅逆奄逆奄聞之大懼刺事至江南四輩無影響刑部侍郎沈演欲自以爲功奏記逆奄曰事有跡矣逆奄使人日譙訶李實取其印信空本填七君子姓名皆指爲吳人而不知公越人也擧龍拜疏坐圜池正命吳人因順昌毆殺緹騎而緹騎之逮公者方泊胥門誅求供應榜笞驛官義士許爾成偏袒一呼眾譟擊焚其舟沈其輜重于水有司擁護出境抵杭關失檄帖竟不內去撫按逮公赴

京與李應昇同就詔獄考身無完膚再考及公公仰首顧顯純曰吾忍見李君貧病受楚毒乎顯純爲之動容閱六月卒于獄前一日獄吏告以內傳欲斃公公有語亟書寄家卽于三木上賦詩南北向拜謝君親不及他事先後死瑞難者十有七人名列兩朝忠烈祠碑而中書汪文言吳懷賢不與焉莊烈帝登極贈公太僕寺卿謚忠端予祭葬廕子宗羲入監而封其父曰中如其官妻姚氏封淑人鄉黨榮之曰中號鯤溟通易春秋與人言必原本經傳忠端公之喪蔣令弔之于途鯤溟公曰此郊弔也明府以春秋起家豈宜有此一邑利害他人不敢言者公獨言之有伍伯倚令勢魚肉市民公投

以治生帖伍百叩頭請死令亦從此不敢近伍伯逆案尙書
某使其僮客越境追人公呼僮客杖之曰吾非杖汝聊以寄
汝主耳其疾惡如此姚淑人上虞人從忠端公在京楊左諸
公多夜過郎寓商論時事燭累見茭管勾茶鎗酒罷無失候
魏大中尤數過以小人陰謀相告形之歎息客去輒迎謂公
得無又有歎息事耶獄急上書求代年哭公至暈絕諸子前
相慰解曰無庸第無忘大父粘壁書耳蓁餧淚公于諸孫出
入處大書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八字于壁諸子受教慟哭淑
人亦哭一生經荷艱危後三十年益遭亂離播遷無定居每
以舊國存亡係念康熙十九年卒年八十七子五人宗羲宗

羲宗會宗轅宗羲自有傳

贊曰黃氏之系出于潁州漢相慶元霸

者金人破慶元死之三子分地避兵一居定海爲東發始祖

文茂泰定進士受學從學草廬以大其幣聘嘗遜國思效全

吳草廬主教于鄉忠天造多奇翻與叛同社翻成與叛同赴水死伯川有詩

小野亟嘆東河撫孤不先一飯有餘欲全忠豈

故閭遠素巷生稔號東河娶章氏撫孤子孤子孤

子入城市必向其所之而立待其餘始食忠節之後斯文

之傳知孫必昌慰我對川公大三品及封七品死節始疑不

祠祀越城具瞻我遵竹浦潮赫斯怒宛在其中英英白露

刑部左侍郎梅墩公家傳

邵氏道一公之族登進士者始自白竹公月湖公月湖公第
四子梅墩公復以穆宗隆慶元年丁卯舉鄉薦明年戊辰成
進士由是亞六房孟氏蒸蒸盛矣白竹諱憲容官刑部主事
月湖諱憲久知邵武府二公同父考曰菊莊公文達文達考
曰守原公珉珉考則傳二公惇恩也自梅墩公上溯傳二公
爲世四自傳二公溯福一公宗一公至道一公爲世三余五
世祖海州公與梅墩公同出傳二公爲高祖兄弟其仕也同
在萬歷初年故因近宗爲立傳焉梅墩公諱陛字世忠凡通
籍二十四載由庶吉士爲御史三出巡按閱臺資終一星及
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撫南贛則以便道歸省直月湖公
之艱而不滿任服除起家巡撫湖廣累陞左僉都左副都協
理院事者二年轉刑部右左侍郎理部事又一年有浮言求
多于公因乞身歸歸之歲萬歷二十一年也後二年病終于
家年六十贈太子少保刑部尙書先是隆慶四年爲江西道
御史上疏請行公侯伯應襲之子與已襲而年三十以上者
俱赴京營提督教習騎射韜畧并選中式武舉及武學官生
之穎出者淬勵以儲將材從之時有買珠之役李都諫爭之
甚力忤璨公特疏都商破產哀號狀請上躬行損節并釋諫
歸天壽其翁善養不遵死受封公言三品封祖後以御史七
品死贈岡寺兼三品得封同文之獄執非錦

臣已而念母恭人心動告歸萬歷元年內艱服闋補河南道
御史出按蘇松首疏寬四郡宿逋時張居正當國專用催科
考成持下甚急公獨以博大寬厚紓恤民力松江吳某者嘗
爲邵武推官故下石月湖公公至則出其子于重繫日朝廷
繡衣豈吾修郤地乎有直道在亦不以活直焉爾四年再按
鳳淮江北故患水比歲潦甚將爲祖陵潛河梗公根脈之創
築泗堤濬海口具疏改折留賑蠲恤數事民賴以蘇六年移
按江西有旨查革書院公請存白鹿緒紳翕然以爲公故陽
明同里能明輔道術裨政化也土產赫蹏額有輸俗不堪機
杼額又有輸公疏減紙直而裁絲絹之半以輕齎供焉九年

辛巳報命會當京察留掌河南道以公慎稱其巡撫湖廣也
在萬歷十六年歲祓飢民白晝焚掠都市公梟狗首掠多方
賑發以安集之賊劉汝國出沒太宿蘄黃間飢民多從之勢
披猖公設堡哨遏賊衝移應天府撫操下流犄角賊負固堅
壘不出公檄播兵先進而身督師黃州徑抵其巢賊倉皇焚
巢走追斬俘獲甚眾汝國旋就縛是年郧陽兵譟圍撫治李
材軍門材避走襄樊久之乃定人謂公得先幾威惠兼克在
楚一年轉左回院協理初潞王之國有以景邸莊田啖之者
王請之頗溢故額猛及民間世業公瀕代慨然曰奈何心知
明山被獲不屈死之不倫兄子曰進字大赤有文名于時

思復堂文集一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會稽馬用錫校

餘姚邵廷采

明戶部尚書死義倪文正公傳

公諱元璐字玉汝一字鴻寶紹興上虞人父廷尚書涕徙郡城涕有經國才隆慶辛未試南宮對策指陳時政得失下第甲戌成進士官南工部郎定船政軍衛皆便之江陵相居正牧其直出之知撫州歷守撫淮荆瓊四郡所至有循吏聲公幼承幃庭講聞忠孝大節居身矜重才氣絕世天啟二年成進士充翰林院庶吉士四年授編修首輔葉向高特器公曰三年來無片刺及吾門何處得此風采然是時璫焰遂熾向

高未幾罷相五年公奉使封德王使竣即乞假省太夫人尋召還京魏忠賢已進爵上公至配享孔子公典試江西命題識切忠賢大愠會熹廟崩思陵登極誅忠賢公乃得免於禍崇禎始政天下清明而逆黨阮大鋮楊維垣等猶在班列所刋三朝要典背頗公論羣小陰持其說以動搖國常楊左眾君子死士氣未復冀幸小安莫能盡言公以爲此邪正之幾治亂之本遂不謀同列獨上疏曰臣頃見邸報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並稱邪黨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彈忠賢糾呈秀者又邪黨乎夫東林則亦天下之才藪也其所宗主者大抵非中行則可非狂猖則不可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之行已寧近矯激而不可不準諸廉隅自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彪虎之徒公然毀裂廉隅背叛名義連篇頌德匝地生祠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嵩呼乃從寬之曰無可奈何嗟乎充此無可奈何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侈也天祚明德陛下龍飛出諸臣鼎鍑之中恩綸酌用凡屬崔魏之異已即可化牛李爲同心而猶堅執方隅深虞報復夫襲年借東林媚崔魏者其人自敗無可施報復之端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豈不當復上方深思未即納用而維垣起爭公疏甚力公復上疏曰覩臺臣維垣所奏事事與君子爲仇言言與明詔相背明詔戒諸臣無立同異天下爲公而維垣論列輒曰孫黨趙黨熊黨鄒黨動分門戶持此彌堅陛下當陽皎日既出而維垣猶舞魑魅於容光臨照之下欲起地下諸奸而更生之取正人灰燼重加燔炙乃快其願臣竊以爲計過矣維垣怪臣盛稱東林意東林子李三才而綏能廷弼也然當時議三才特推其揮霍之器而未嘗不指之爲貪于廷弼特未即西

市之刑而未嘗不坐之以辟則未爲失論失刑也若維垣之稱魏忠賢曰厥臣公厥臣不愛錢厥臣爲國爲民而何況三才五虎五彪律當處斬而初擬止於削奪維垣不聞駁正又何尤昔之寬廷弼者乎韓爌清忠有執天語煌煌即條旨廷弼僅免一梟未嘗赦之今舍其抗疏抵璫之言而加以關說莫須有之事廷弼行賄璫日假以污衊諸賢追賊酷掠此天下所共知維垣奈何尙守是說乎至於不附紅丸及孫慎行君子之論臣言原非矛盾慎行清望與王之宋不倖議雖刻深不失春秋書趙盾之法夫董狐不爲沽直趙盾亦未嘗貶賢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王紀清正因參沈淮忤璫而斥文

震孟薦紀削奪均之得罪於逆璫者也至以破帽策蹇傚蟒袍馳驛之人此何可譏夫刑賞出于朝廷斯榮辱因之若當日則忠賢之刑賞而已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之超階躐級者誰榮誰辱抑宮保橫玉之劉詔何如桎梏抵罪之耿如杞自此義不明相率爲生祠頌德呼父呼父而不願而維垣以臣爲謬臣不受也鄒元標始則峭直後則寬和正其暮年進退失爲正人本朝大禮之爭折衷未平皆主於愛君尊祖若品德鄒門講學扶正人心爲益非細而今訾之爲婪取多藏且逆璫逐元標而毀書院者正以箝學士大夫之論而恣其無所不爲自元標以僞學見排而逆璫遂眞儒自命學宮之席儼然揖讓宜足書之史官貽後世笑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

逆亦託之無可奈何乎又言忠良不當以崔魏爲對案夫今日亂賊非崔魏而誰王安石非眞小人而附安石者皆眞小人豈崔魏眞亂賊而附崔魏者反非眞亂賊以維垣之邪說護亂賊之崔魏孔流復生爲世范懼必有甚於前日矣夫古今惟意見不同議論偶異如宋臣蘇軾程頤互相訶詆均不失爲正人本朝大禮之爭折衷未平皆主於愛君尊祖若品節大閑豈有兩是品節試之於崔魏而定無問其爲東林與非東林也總之人才不可不惜我見不可不除眾轡不可不宜清議不可不畏臣前疏論列本爲維垣不厎其名意使之悶而悔悔面熱發頰而食不下咽不意其怙終遂惡乃至於

是且猶揚揚以正人自賀語言首鼠豈能上逃屠鑒書曰作僞心勞日拙臣願維垣之熟思之也書奏上嘉嘆公於是請毀三朝要典畧曰伏見挺擊紅丸移宮三案始自清流當事起議典盈庭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至魏忠賢竊命始假三案以殺人而求富貴者萬曰和之既又編立私書名爲要典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詵父批根今日則眾正之黨碑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聖神御世誅罰既行則於此書唯毀之而已假奄豎之權役史官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當毀二矯誣先帝僞託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序爲例當毀三此書不毀必有受其累者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願勑部立將要典焚毀明詔廷臣章奏無得漫舉向時點將之謠選佛之說一切市語妖言以塵聽覽舊染汙俗咸與更新昭陛下寬簡蕩平之治天下幸甚上從之時公已遷侍講慶上書言事海內傳其奏牘希望光儀同郡大學士來宗道曰渠何事多言我詞林故事唯有香茗耳時謂宗道清客宰相公復與其兄御史元珙迭論前大學士魏廣微顧秉謙例籍諸以廣微實爲禍首持國柄授璫毒偏宇內以先朝焦芳例除名爲民于是御史毛羽健劾阮大鋮御史鄒屑祚劾楊維垣御史高弘圖劾劉應選梁夢環劉詔給事中顏繼祖劾李魯生李蒨霍維華旬月之間魏忠賢之黨以次盡去上復定逆案分七等錮之終身皆公三疏破之也四年遷右中允自袁崇煥敗後罷大學士韓爌錢龍錫劉鴻訓而相踵體仁周延儒史躋等謀借封疆翻逆案日夜汲汲龍錫下獄論戍上益疑廷臣朋黨無狗國心會大凌河久圍復遣中官督戰公嘆曰此觀軍容之漸也外廷無人使主上不得已出此是時前右中允黃道周以救龍錫謫外公上疏願以己官讓道周道周行清絕俗奧深經史精識時宜天爲陛下生此一人非臣等所及請用道周出臣猶棄魚目礙砆得隋和又前順天府尹劉宗周清悟剛介正與道周相類宜召還京師風厲臣節不報四乞歸省政府以公人望藉客致殷勤慰留咱以美遷公辭爲謂所知曰平生不愛熱官不喜居要人牢籠之內今石齋九一既去而我獨留有靦面目詩其謂我哉引退之謠選佛之說一切市語妖言以塵聽覽舊染汙俗咸與更新益力上不許六年遷左諭德充日講官七年陞右庶子掌坊事上制實制虛各入策制實者成敗得失見於行事之實制虛則本之必運之廟堂以虛應實可包百世利子孫黎民無遠勿屆內規執政論吏部侍郎張捷薦呂純如事又請盡撤

監視內臣以重邊疆上嘉公書御楊時時省覽焉八年正月
賊陷鳳陽焚皇陵享殿放高牆罪宗公上疏以爲勉禍非常
祖宗大辱人心所在思亂賊據南北衝事變未可知請上車
下詔罪己悉蠲累積七年以前逋賦并東南雜解改折發獎
追贓勿或根搜溥澤并寬有司參罰使官民咸得安枕以祈
天永命十月上遵居武英殿撤樂減膳布衣視事命臣工其
加修省務存寬恤時禮部侍郎陳子壯亦條禦租請獄宥罪
使過省工束兵改折豁贓恤宗寬驛旌敘事例十二事與公
疏俱下部而溫體仁每事抑抑率以名稟未能盡行也是年
陞國子祭酒上疏禮王制選造三升然後論辨授官簡不率
遵祖制六堂遴開所教崇德行明經術講求兵農水利律歷
聞嫻騎射備公卿將帥之用最下使讀律令稍通治民毋致
牆面博訪品端學正多聞儒者充六堂司教官不拘甲科久
任教成特與優擢天下府州縣有通三經尤卓者撫按送部
奏請廷試發雍肄業仿高皇帝設
大義斷世事學成按洪武間張唯蔣學等授編修給事中餘
卿其有以報朕公引浙人不得爲戶部力辭上不聽論曰朕
知卿久矣卿忠誠敏練義不辭難勉爲朕分憂至以高皇帝
漢宋明倫之教始不徒設又請勸舊子弟十四以上三十以

則有郊遂之移請倣其意分貢選爲正流援納爲閏流援納
拔舉改正流與貢選同科黜貢選不才退處閏流北郊遂又
遵祖制六堂遴開所教崇德行明經術講求兵農水利律歷
何叛師劉超就擒敘功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當是時上
注意相公而陳演欲攘首揆既因延儒視師播成其罪又虛
公柄用詭入告曰天下匈匈患兵農不得人今使元璐爲司
農元馭爲司馬事濟矣上不察演意以爲推轂即日拜公戶
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馮元馭兵部尚書召對論曰國家艱
難兵食宜合一卿兩人向鄉里負才望朕故用以協心規畫
卿其有以報朕公引浙人不得爲戶部力辭上不聽論曰朕
知卿久矣卿忠誠敏練義不辭難勉爲朕分憂至以高皇帝

用宋濂劉基成大業比說公乃拜命疏陳生節要義以爲天下才賦什九咸耗於兵耗於將之虛冒請用戶部官行兵部事或臨操須犒或就營面給以杜侵漁至於軍興以來正賦之外有遼餉有新餉比復議抽練邊兵驍果捕賊又加練餉其實有抽無練復匿全鎮原伍惟舉抽練之數號稱單虛非因抽練而兵精乃因抽練而兵寡自今請罷抽練悉還原伍又一兵兼食三餉一民兼供三餉名項紛然吏緣爲奸額設民運屯糧督撫微收徑餽行間者邊帥每置不言而唯責京運部欠藉口饋事江河漏卮莫知所底請著令凡徵民糧悉去邊餉新餉練餉之名止開正賦兵餉二項正賦萬世常經兵餉事平賜復庶歸畫一民知所守又條上恤車戶改雜折省弁職數事上皆從之京倉僅支二月上發帑金四十萬召買米石大家豪賈並深藏居奇米價驟貴公計不如收漕於天津歲運關當劇減三百萬石內扣五十萬石輸京倉用四十萬金折給四鎮米石入錢大倉得米而邊軍喜得金上下便刊諸所變通悉此類公當極弊之後盡力補苴裨政少蠲而度支終告絀保定巡撫徐標奏請復商屯之制可省漕運強西北事下部公議先於都城開引十萬未及舉行會有以開鑛鈔法動上者陳演附贊其說言利之人益紛紛進措施俱拂人心當是時天下苦於兵多將驕上不能御將將獨以

案餉爲事上意益亟措餉括膏血以奉冗軍啗庸將而不得一戰盜賊因之以招垂盡之命則喫然從風靡柿閫既敗李自成兵不留行公仰屋夜思請上詔蔡晉二王悉輸所有餉軍無齎盜糧自成已入潼關陷西安秦梁世府庫盡爲賊有突成敗頃刻諸爲民條奏興除俱不得施設上雖虛中任公然責餉嚴陳演魏藻德等猶固寵專位十二月二十四日薨壽節上不舉漏下十刻與宰相咨求長策涕泣感發藻德承間言計臣才品俱優但起家詞林錢穀終非所長上默然徐曰計臣實心任事顧時艱未能速效卽撤誰代之者方岳貢具言公清操練事在廷無出其右不可易藻德曰代之誠難傳諭講臣元璐專供講職仍視部事候代二月廿九日以大學士兼戶部左侍郎莞計務公解部事先是正刻理寺丞吳履中爲戶部左侍郎莞計務公解部事先是正刻晦上諭公措餉百萬時部帑留貯不滿二千公奏外解未至道路阻梗且陳許都之變東南震動上滋不悅是日上怒蔣德璟條旨言練餉事有聚飲小人語詰問德璟不屈公以鈔餉戶部職掌引咎上乃稍霽命起德璟出又補疏極言練餉之失且求退詰且諭裁練餉是月命李建泰督師西討自成公奏言黃河亘千百里處處可渡兵力必不能及宜責沿河州縣各自爲防量度要口築砲臺大軍得專辦賊赦今年田

租宇使人有固志文死罪籍爲民立可致千萬不聽二月自
成渡河陷太原至黎城他賊陷臨晉雄泰聞山西陷家破逸
巡畿內兵竟不進是月上猶遣中官王坤及科臣辜朝薦等
四出催餉并周延儒吳昌時賊罰朱大典贖錢公上言賊贖
重大完何容易勢必波及遷延民不聊生徒思走險亂人乘
之恐遂無濟乃罷遣坤三月賊長驅向宣府犯保定所在迎
降公上言賊勢披猖皆自人心離渙請急降溫旨問畿民疾
苦分別罪繫情可矜原及罰贖徒以下悉與肆赦祖宗兩都
誰設原有深心正爲今日宜重留都事體外引鳳淮以通南
北之路事急又密疏請命東宮撫軍南由不報公嘆曰今無
兵無餉無將無謀而賊如破竹然吾心泰然以上憂勤初無
荒淫失德之事讀盡史書豈有如此聖明而一敗塗地者第
北來聽言川人定封行賞多是手忙心亂吾受恩深重無可
效者唯有七尺耳丁未都城陷公將致命門人金廷策進曰
公何不效文信國出外募兵以圖興復乃輕自擲公曰吾誠
信國罪人然事勢無及祇辱天下事非一人所爲以待能者
方朕且加殊賞元飚頓首曰賊故見羸以誘我師兵法之所
忌也臣不能無憂上默然良久周龍去無何敗書聞
廷采草就公傳復掇拾元功先生先德五譜中逸事爲後
序公才性奇敏五六歲屬對射覆出語驚座嘗戲作壯丑
賦父兩丑公見之喜告曹太夫人曰二郎他年公輔才也
後大行殮方收吾屍遂南面坐引帛自經而絕賊入則見公

其爲詩文經義灑然逸倫旁涉翰墨丹青圖篆無不深妙四方名士請者公未嘗辭然內明殿爲詹翰時有以楚紙乞肇寫書者楮筆精良得意疾揮忽問紙所時來則中貴所屬請耳公遽閉筆請續竟不許客懷楮去數之得十字曰一蕭尚可名齋十字容渠不閣乎因以名樓曰十閣崇禎十四年田太保弘遇以貴妃父奉詔禮葬陀過越冠紳傳冊徵詩報以二絕竟不交面而罷尤愼于取予進退一縣令求草制致束帛受而展之中有黃金不悅曰以禮求文事本光大何爲韜祕以成曖昧讓還一縑反其金焉爲大司農定羨規門可羅雀有故例向供餼沐公不取一錢

吳昌時橫經公門壬午將賓興遊遨湖上酒脯召客欲屬公勞徐某卷于內簾徐喜渡江走告公公愠曰士當先行簡後科名今出門輒圖苟且巽時何望監立且來之志廣才疏吾方慮其遺宜興憂又可就其轍乎及周吳敗咸思公言八年枚卜召翰林尚書九卿堂上官將試以票擬公引疾方杜門政府香山吾騶兩使至謂上意久屬公即召無假蹇理文公震孟亦勸爲公曰請公誠愛我然我屢疏終養今聞枚卜遂爾突出即此面目何以對君親況置相大典自當旁求良弼豈如科場考選可一試而得得亦不事矣周延儒賜死朝士無敢唁者公曰往論扉臣公孚思光遂堅卧其日應召者七十餘人各給一札使平章之及

素服于崔浩明主厲法察采伸情何嫌何疑上竟不問所
至汲引人才在司農侵暮歸邸必延接文士咨詢僚屬
無倦容政府有以拒客明介者公笑曰宰相以用人濟世
而乃避人避世乎其風流幹器與蔵山劉先生不同同歸
于道未啟時蔵山直聲已震天下而同里士大夫未有以
眞儒相推者公每向人言念臺今之耆亭及崇禎五六年
又言劉先生當今第一人物又數年謂此老眞大賢蔵止
信爲清孤今乃知其無所不有公之深思樂道好學善下
如此諸凡持論必與君德時政相依切論學術曰孔孟之
道自能刑人殺人不須學申韓少正卯之誅原情按法天

下稱平今有亂國重典加一等之論則時有申韓無孔孟
此等生心發政最是害事論眞知曰平天下之道不過用
人理財好君子惡小人無智愚皆然是所謂不慮而知者
今乃爲之說曰君子無術或亦誤事小人有才不妨姑試
則是作聰明非眞知矣思陵之受蔽公兩言盡之故事講
義撰自講官取裁內閣公初直講用催科賦額箴切時政
體仁謂語意峭急發改中書往復數四公持不可曰啟沃
自講官事此後峭急有甚此者必爾吾當自陳求罷體仁
衔之時上意向公進講無不前席一日講說命惟豎乃僚
問不同心體仁在側公語直侵政府上拂然以手抵書盡
凡端印首上視公徐申正義音吐弘亮卒業容受焉賊勢
已逼上猶御經筵講生財有大道上疑公諷刺詰曰今國
計益艱生眾爲疾何所措手公對聖明經權互用臣書生
止知因民之情藏富于國退亦不引謝翌日上謂閣臣曰
故事講筵有問難而無詰責疇昔之言是朕過也公司計
凡十閱月解部事未二十日即國變蕃書數十種代言奏
牘講編兒易尤行于世兒易者分內外二儀外儀墨守先
儒有因無創內儀尊仲尼以兼三聖又分之以兩編以者
本諸大象如豫以作樂崇德全卦皆歸樂革以治歷明時
全卦皆歸歷之者等于易林六十四卦因而重之卦占一

辭取易所固有爲之箋釋自敘曰漢人說經舌本殭澀似
兒強解事者宋人梳剔求通遂成學究學究不如兒兒強
解事不如兒不解事也又曰子雲太玄童烏共之童烏子
雲九歲兒也或以古文兒倪通用因以姓稱倪易誤矣
潘文水先生曰老健周匝具徵筆力體裁懸之國門直
是增減不得
孟蓼村曰三疏提掇貫串得班掾家法後敘自創一體
細大不遺風神駘宕兼有蔚宗永叔之長
韋楚林曰竊見先生成此傳時晝夜咄咄手易稿凡數
十過幾至嘔血曰以備文正家乘耳國史自當謹嚴不

得乃爾延蔓也讀者豈可忘此苦心

明左都御史李忠文公傳

公名邦華字懋明吉安吉水人父建舉人南刑部主事公生而孝友不苟訾笑爲諸生時同縣先輩鄒元標最以萬物一體之學萬歷三十二年成進士謁南太宰邦人曾同亭與極論古今典故人才吏治得失曰吾老矣以此贊國在吾子初知涇縣行取山東道御史章數十上首輔葉向高下朝房秉燭照公面曰吾不知李懋明何似敢言乃爾福王之國請給田足四萬頃而後行部科噤不敢言公爭之曰若是則之國無日矣向高亦上疏極言事得寢巡按兩浙當慮囚就與中

閱冊默記以次決遣數百人吏民驚爲神熹宗初備兵分守易州入爲光祿少卿擢僉都御史巡撫天津澈任明日妖賊攻陷景州鎮兵盡東出城虛飛騎檄東師還遮擊復選步兵千人躡賊後各戒道里日時比合戰兩軍猶不相聞腹背奮擊賊賊大敗俘斬四千有奇敘功加一級而眞定督撫攄錦衣世職遷兵部右侍郎避魏忠賢移疾歸竟與周順昌林枝喬同削職爲民崇禎改元起工部右侍郎改兵部協理京營戎政進本部尚書踰年中旨罷歸尋起南兵部尚書參贊軍務議定營制汰虛卒察水陸形勢繪爲圖以進謂守江東不如守江北請置屯滁和全椒且屯且練以固門戶守下流不

如守上江請介池太間開府采石修治舟車以固咽喉又請宿重兵設總督于徐州兵部畏縮不敢覆疏以外郷去服除起南右都御史道拜北掌院左都御史代劉宗周時崇禎十五年也初奉南院命以衰老辭俄聞邊警投袂起曰豈臣子辭官耶爲文告大江之神誓墓訣子孫而出是時左貟玉缺餉東下所過焚掠留都民一夕數徙文武大吏相顧無人色公舟至湖口爲檄告貟玉曰本部院四朝大臣一生忠孝勤王討逆仰望貴鎮同仇頃傳麾下全軍南潰江流中斷陵京震驚何輕舉若此我朝列聖英靈皇上神武孰醜遊魂旦夕膏斧貴鎮不以此時枕戈腐劍興疾討賊乃甘自菲薄貽

誤功名海內豪傑人各有心各鎮及麾下將士保無從旁覘變者舉事一不當辱身家而汙清史智者不爲也宜即日嚴戒將士疏通江路剋期還鎮本部院當力爲貴鎮濟此飢軍不則義旗回指將不得以玉帛相見矣貟玉奉檄心折又用其親信李猶龍劄以靈開陳禍福大感悟乃飛書皖撫發庫銀十五萬稱六月糧軍心大定南都始解嚴越日公具威儀入其營貟玉帳首鞾握刀插矢俯立迎鴈首公辭改用師弟子禮兒因坐樓船大閱引勞諸將徧訪姓名爲公斬潘殺者四人殉於軍放還男女四千餘人漕鹽艘五百臨別玉牽衣號慟公入朝上迎勞曰東南半壁賴卿無恙跪奏移時數詔

起立溫語如家人然國勢已潰庸相宦官更用事公雖知無不言卒不能有所施爲甲申三月賊逼眞保上臨朝對羣臣而泣公痛憤具疏請急遣皇太子監國南京畧曰臣去年入都卽請勅幾輔急修城守秦督扼關別遣重臣防河諸臣泄泄不戒以致今日皇上爲陵廟生民主惟有堅持效死勿去之意周平宋高之遷幸非所宜聞但賊烽久已徹山東恐南北中斷則神京孤注伏見皇太子天資英武豫教端凝早令歷試諸艱請倣仁廟故事撫軍陪京卽日臨遣簡親臣大臣忠誠勇智者爲之輔導便宜飛輓羣率南師以顧燕雲賊騙而無律急檄吳三桂引關寧兵迎擊勅襄城伯李國楨簡京營精銳佐之臣等力當守城之事逆賊之首可懸槀街更望皇上平詔罪己悉發內帑以簡戰士無齊盜糧又曰皇上勿疑臣南人爲欽若堯叟之圖臣誓以身許國卽委臣南疆臣不敢任越日又疏請定永二王出封江南烈皇帝袖公兩疏遞殿行密諭閣臣陳演曰憲臣言是演顧泄其語旣而言南遷者益眾光時亨等羣譁排上惑轉悪竟寢不行及昌平陷亟請登陴閣臣魏藻德故曳踵徐徐行曰姑待公唾之而出明日率諸御史登城爲內監所拒慟哭返十八日賊破外城移宿吉安館文信公祠下且內城陷奔太內不得入歸館正冠衣北面再拜三揖信公曰鄉邦後學邦華當死國難請從先生九原取白練書贊曰堂堂丈夫聖賢爲徒忠孝大節矢死靡他移庶正坐投繯絕年七十一臨絕顧家人曰謹護總憲印還朝廷勿污賊手不得上問無驗吾尸賊大呼忠臣下拜而去越三日乃驗四月賊退返櫬葬鰲山釣魚臺南都贈少保吏部尙書謚忠文

論曰自古言遷國之失未有言其得者也夫周之東委岐豐予秦宋之南捐三京畀金國孱矣然周遷後享歷國三四百年宋亦且百六十年桓溫議還都洛陽朝野震恐王謐以爲但從之自無所至然則使晉元不南幾何不爲懷愍續乎獨建炎有興復之勢可不遷遷亦不宜都臨安其地勢失而國祚延者忠厚之德貽之者長勇戰之臣持之者眾也夫遷誠下策然能奔走保其社稷若燬旁之火未可卒灰必有扶義同力者出于其間故孟子告滕文未嘗不言遷周五遷而興楚三遷而後亡其明效也顧迫于強勢而避遷者不可忘舊都周與晉宋惟竟忘之迄以不振唐累出奔然能用兵返取舊都夫與其坐而斃不如出奔而後之佐人假靈武以細分封監國之說蓋覘知主上多忮也計安宗社而忮起于父子其暮氣之欲歸抑蟹官之竿斷乎雖然至德號稱光復以民心未離至抱太子馬足不得行崇禎之季則民心亡矣不圖之早而臨危議遷恐其出而滋辱未可以成敗事後擬也余

哀烈皇帝之義故具述之附于李忠文公傳焉

明副都御史謚忠介施公傳 附周巢軒公傳

公諱邦曜字爾韜紹興餘姚人萬歷己未進士除武學教授陞國子博士歷工部營繕主事魏忠賢擅政威脅諸曹無不附者公獨兀立忠賢怒傳詔監毀北堂將以侵損加罪會暴風起堂壞得免稍遷屯田郎中中官涂文輔監督二部恥爲之下乞郡知漳州漳民闢通海寇官不能捕公至則先知其主名窟穴有發輒獲李魁奇爲亂多議撫公謂巡撫鄒惟琏必思長策養虎終貪人劉香橫海外檠其母誘解其徒卒授首在郡八年威化大行陞福建按察司副使布政司參政鄭芝龍始降餽用密珀爲盆作果樹榴橘中丞嘆賞乃再進公獨卻已上十七帖皆金葉復還之芝龍愧服貪吏望風解印綬去崇禎十一年入爲光祿卿遷通政使諸生涂仲吉頌黃道周冤公故道周同學恐因以盆上怒判仲吉疏尾存此論可也不爲封進仲吉氣盛劾通政阻言路上親閱疏見疏尾大怒勒歸里十六年起南通政使陛辭言事稱旨出都三日遣中使追還曰南京無事留此佐朕推刑部右侍郎上曰與左副都御史邦曜清執可任風憲公自以特立受主知乃條具職事巡按古直指職察吏道治忽請後考察官吏必面覈勤懦廉頑各以輕重立行陟罰毋第取一二單寒塗塞明詔

又言得一良吏勝得一良將去一貪吏即去一民賊上深然之李自成逼眞保公屢趣兵部尚書張縉彥勅厲守戰速徵天下勤王兵漫不應惋憤叱罵而去上既殉難在東長安門慟哭問僕曰倪尚書安在曰自經矣遽投繯僕解之厲聲曰若輩安知大義時賊騎充斥不可返寓公望門求縊居人皆麾出之飲砒酒而卒南都贈太子少保謚忠介我朝謚忠愍一子尋卒無嗣夫人寄食壻家淺土一坏烝嘗闃然姚人哀之公學信王文成與同邑沈國模史孝咸建姚江書院刻文成集要三編自起孤童至大僚不改寒窶之舊越山劉先生推其善信克實幾於無愧學者稱四明先生同郡北都殉義者尸部尚書倪公元璐別有傳左庶子周公鳳翔字儀伯山陰人崇禎戊辰進士爲人和正寡言笑楊嗣昌薛國觀用事龍斥黃道周諸君子公司業南京與同志草疏連署入奏權幸側目顧其立身嚴無以中之南雍久弛率以貲入殿最公力湔前習靈璧侯湯孝士公具疏劾侯侯徙戍謝乃已遷左諭德曰元良國本三代與秦享國長短在此吾不可以不敬蒐陼秦晉軍偷益急征及倡優之屬公具議令日事勢在急收拾人心豈宜重剝百姓國帑花盈何爲守之以資寇倪公元璐見公議嘆息時賊已迫郊畿羣臣憚上威嚴竟未有及發帑者都城陷傳言事爲南巡旁皇一晝夜已知上崩內祖

號慟拜書南告辭父母投繯死之日兒幸不降辱以遣大人
憂也公知人能作士癸未南宮分較出門下者嘉定貴溪耀
吾江郭符甲東莞張家玉先後皆殉節海內以爲師門之榮
號巢軒諡文節贈某官

論曰謝孔淵稱公授業王生述公出守時夫人虞率服青藍
布每用爲慨以是知生平無須于人矣其一介不取有以也
而高第陳天恕嘗見延采執手曰先生疏奏遣文存笥有日
此千載事將以屬君余唯唯不敢嘗是時先生年八十矣不
時付越一年而沒往搜公稿不可得嗚咽者久之然夫子稱
見利思義而公有介見危授命而公有忠行信嘗時聲流後

烈皇帝位率眾哭沿衢張榜言中原已無賊國有長君人心
拜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入丹陽斬亂民三人以狥所至敬
他乎弗聽時三吳不逞多託勤王尋怨朝議以公威望在吳
下且輦帥勸進表未至古人忠如陶侃猶恥不與定策迎其
師陷福王監國遂議即位公抗言暮監國而朝即位示富天
叱吳昌時于朝摧挫之餘正氣復振尋命刷卷南京明年京
御史會王師畧山東或說公緩行公奮然曰君父有急義當
奔赴況受命掌計豈得觀望至都首疏留越山及金光宸文
俸免歸受學蕺山劉先生劉門弟子日進十四年起河南道
英毅莫敢犯竟川奏陳氏忤周延儒下考烈皇帝知公改副

寸以涸公者有如大江乃約四鎮同獎帝室撫吳六月城守兵食咸有成緒四方謀議忠志之士鞏造幕府而馬士英憾蕺山劾己疑公屬稟嗾御史張孫振追論前阻監國正位爲潞王地公不辨但辭定策功所陞右副都御史竟歸越在都諫廠衛詔獄廷杖三事本朝弊政不可紹述國門傳誦其疏明年南都亡馬士英逃至杭州假太后命復召公蕺山勸之行潞王監國黃道周請急設蘇松督撫經畧浙西吏部侍郎王志道述吳中士民萬口惜彪佳早解兵柄第得彪佳至數萬眾可立集就拜公兵部侍郎總督蘇松會王師壓北新關不果閏六月四日貝勒聘使至越公語兄駿佳曰此吾授命

時矣自雲門別家人還抵寓園望南山喟然曰鬱鬱山川今猶昔也入池水端坐死留書几上言殉節易圖功難以難者俟後賢唐王贈少傅兵部尚書謚忠敏

論曰家傳言吳門院署有池久淤起工濬之謂其兄曰若事不濟妻子則歸于此嗚呼公之英才亮志陳康伯虞允文儔也豈能細以平世法哉公見越事益急而諸臣文恬武嬉請乞紛然上疏爭之謂請祭則當思先帝孫未保請謚則當思先帝光烈未揚人讀之嘆息當思先帝山陵未起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廢則當江上失守郡城不閉有議守陴者公嘆曰臨江數萬眾不能一戰乃欲以老弱守孤城乎亟開九門縱民避逃自出東郭赴水死後數日貝勒渡西陵下紹盛郡邑不戮一人

陳公諱潛夫字玄倩紹興會稽人崇禎丙子舉人授開封府推官南都錄守豫功陞監察御史巡撫河南陛見陳恢復策爲馬士英所持諱以童氏妄稱元妃公前在道私謁無人臣

吳人思得忠敏信矣

叔戒三先生日越州明末饒名臣而實能濟時救世者推

公故傳亦勃勃有生氣

章刻華日論詞癯緼悱惻眞覺言有盡而意無窮

余陳陳三公傳

余公諱煌字武貞紹興會稽人天啟二年進士及第第一累官翰林院修撰左春坊左中允右庶子兼侍讀日講經筵官與修三朝要典崇禎中給事中韓源追論其事公疏陳木末免歸乙酉王師下杭州檄召越紳渡江公獨不往魯王潛撫起戶部侍郎禮部尚書皆辭不就陳時政馬士英賈官誤主兵未至而先逃國已亡而復用爲失刑之失丙戌起兵部尚書言藩鎮各自成軍久不相屬頃田仰與鄭遵謙爭餉蹀血禁庭臣胃鋒鏑幸而解散司馬職統六師今行朝之官特綴旒也豈能細以平世法哉公見越事益急而諸臣文恬武嬉請乞紛然上疏爭之謂請祭則當思先帝孫未保請謚則當思先帝光烈未揚人讀之嘆息當思先帝山陵未起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廢則當江上失守郡城不閉有議守陴者公嘆曰臨江數萬眾不能一戰乃欲以老弱守孤城乎亟開九門縱民避逃自出東郭赴水死後數日貝勒渡西陵下紹盛郡邑不戮一人陳公諱潛夫字玄倩紹興會稽人崇禎丙子舉人授開封府推官南都錄守豫功陞監察御史巡撫河南陛見陳恢復策爲馬士英所持諱以童氏妄稱元妃公前在道私謁無人臣

禮并逮詔獄南都破脫身航海至越上書願假臣兵五千直
渡海寧斷武林左臂加太僕寺卿監浙西軍募得三百餘人
與孫熊三家兵列舟汀上明年軍潰歸山陰之小赭里呼妻
孟氏曰行矣我爲忠臣爾爲烈婦相保泉下無悔也同上化
龍橋赴水死

陳公諱函輝字木叔號寒山台州臨海人崇禎甲戌進士好
酒色事著述日與客沈飲出酒文傾吐譏切將相悾國搤腕
談至夜分嚼酒杯碎尤能傾貲急客先人之憂海內稱文章
風流豪蕩者推天台陳君焉簽仕靖江令以不謹罷職魯王
浙越爲兵部侍郎傷二都淪沒哭泣至喑失聲入對行朝出

酬同列必悚言痛哭闔詔至浙眾議開讀獨公與熊汝霖持
不可金堡自福州出監鄭遵謙軍公密疏請殺堡堡奔衢州
丙戌夏嘆曰八郡敝矣諸軍猶誅糧無厭是重棄民也北來
生兵日益壹不知此身何所耳江上潰有勸魯王嬰城者公
哭曰民去將孰與守君爲社稷亡臣請從亡乃從王還台王
自石浦浮海竟相失公不抵家哭入雲峯寺卽几上書六月
十六日申時卒徧書別友不及家人一語至其時遂投繯作
絕命辭八首自祭文一埋骨記一流傳江表二子臣謙臣詩

論曰余公開越城縱民出避所謂天下之陰德也未可以曹
能識父志不交當世事

彬渡江不殺之義掩之玄倩始與仁和進士陸培爭名交惡
既皆以義死其大致同矣寒山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得我窮
乏蓋兼有之既而臨大節視平日嗜好如蟬翼之振露灑然
自得其本心非見道明而去累疾者耶姚江呂章成有告北

圖文數千言其聲嗚咽曰北圖吾西臺也蓋以謝翱自方以
文山方寒山云

露

王介三日謹嚴修潔是陳史手筆

金冢臣曰讀余疏諸臣請乞處當時才識如此時事何復
可爲

少師恒嶽朱公傳

公名燮元字懋和號恒嶽紹興山陰人爲人沉毅有大畧讀
精實有用之書不爲浮文激苛進退以禮萬歷二十年成進
士歷大理評事守蘇州廣東提學副使家居養親者十年喪
母服除起陝西按察使二年陞四川右布政使天啟元年晉
左布政使其秋奢崇明反初淇武中阿奇以猓玀率眾歸附
命爲永寧宣撫使世守蔺州萬歷中征都都都夷宣撫奢效忠
有功遂雄長諸司詰崇明以族人承襲益務謬爲恭順故事

土司不入會城崇明荷優遇獨得入見王府北麗密使工圖

繪參將周敦吉此之曰番醜便敢爾子寅更凶獗勇力絕人
延接逋逃時方調川兵東援檄下父子蹶起請提兵三萬往
然故遲遲行日夜造軍器俟諸路兵盡出境乃遣心腹將樊
龍樊虎統兵赴重慶劉訓入成都協謀九月十三日崇明起
永盜十七日巡撫徐可求閱簡卒倍調額一人前應唱名躍
子也可求訝之樊龍厲聲曰嫌小乎卽抽刀斬之其黨張彤
等萬眾齊上遂殺可求及道府以下文武官一十七人據重
慶反當是時公以輯瑞方去成都蜀王率士民出國東門遮
道留曰公去則誰與守公瘝慨曰義不辭難見危授命吾事
也遂與右布政周著按察使林宰巡按薛敷政會謀著等以

王令共推公權行巡撫事檄召石柱羅網龍安松潘威茂建
昌諸土漢兵募白徒集土民上城塞各水洞悉斂二百里內
米粟甲仗金鐵麻泉硝磺油炭之屬分督所產州縣凡二十
餘日守禦粗備而崇明父子發永寧分四道至使樊龍出兵
扼瞿塘遏東援人心洶懼有詣公馬前告城不可守者手劍
詛之誓眾必死十月賊陷內江所過州縣三十七皆望風下
稗木龍泉守隘諸將悉弃潰十六日賊至龍泉瞿英雷安庶
袁忠繡列陣大戰力竭死公亟斂四門屯兵登陴至次日北
門尚未扃賊已奄至奢寅徑營城北時我兵應撤至者纔七
千賊眾十萬令周蓍守西門林宰守南門學使胡承詔守東

驍將惟乾象與廖鎮權鎮權中彈死乾象歸正賊舉動無不
知公又使牙將周斯盛詭內應潛出盟質其來祟明果自至
甫懸一人上松潘守兵不知大譟驚走伏起獲其從者數人
城中氣百倍簡州諸生王廷弼爲老丐泣于城下懸之上搜
得創亂揭數十通標兵數十人俱受賊劉士民競食其肉奢
寅見廷弼等頭高懸意甚內忌多用鞭撻眾心益攜是月順
慶推官郭象儀率羅綱壩譚正通譚正修譚大孝遇賊漢州
斬馘甚眾賊懼成都軍民飢咸思決戰商人李從龍等自製
軍仗率家丁助力二年正月朔大颶兵城上日日出戰戰無
不利羅乾象來報賊意專在旱船破之則無慮矣已而旱船

薄西門用合抱柱四寸板轉掉用牛二百周著以大銃并七
稍砲十三架更番擊之凡八日夜盡裂象儀收威茂入援之
眾擊賊陴縣兩賊皆勝追奔三十里祟明父子俱受創及石
柱女將秦良玉兵至新都城中聞之踴躍公造水牌二百投
江中順流下豫令所在沈舟斷橋守隘以待賊逸二十八日
大開四門衝賊營賊接戰不利斂營固守其日良玉與弟民
屏姪翼明擊賊于新都大戰郤懋官將援遼還兵及七知縣
之兵皆會賊舉火走還營夜分賊營四面火起乾象欲擒斬
寅父子獻寅覺父子策馬走乾象及范祖文來歸比明圍城
者始知並狼狽遁所棄婦女萬餘多跳河死三十日比落轉

送逸賊公坐北門橋上凡係猓玀種永寧人斬三百人餘縱
遣之前陷州縣僞守僞將相繼奔潰江路始通凡百有二日
而解成都之圍詔以公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二月水西
安邦彥挾其宣慰使安位反圍貴陽先是奢崇明既敗遁走
困飢奪民牀渡瀘河祟明徑歸永寧寅留屯舊草壩收潰黨
得萬人僞相何若海誑諸裔云已入成都且楚金帛遣之邦
彥遂起兵犯黔與奢氏解仇合好諸裔讙應內地從亂之民
乘時飽掠渡河蟻附亦且數萬于是奢氏之勢復振成都城
中方括借援軍禮搞秦良玉又與譚氏有嫌推官胡平表解
之旬日乃定以故綏追逸賊重慶之陷也平表時爲忠州判

官繞城徑走石砫以大義激女將良玉及同知陳思虞俱感
動總兵速發十月十七日戰于重慶斬張彤一弟賊始膽落
次日忽互爭放舟俱下公聞之急與薛敷政撤良玉赴援成
都思虞仍遣重慶竟藉良玉解成都圍公之部分審也朝命
張我續爲總督以三月三日入保寧公命良玉東會總兵杜
文煥攻重慶四月公發成都經略川南總兵楊愈懋先至敘
州建議江安不先取不能復三遝遣將士與劉養鯤羅乾象
等同縣令陳達道夜分直抵城下斬其僞將一鼓而登遂復
江安賊合諸苗七八萬攻圍長寧長寧長盧守將龔萬祿殺
二妾出走五月公在平羌聞報疾走戎城賊前騎已至七星

山得險將士俱無固志副使李仙品知府劉澤大列柵守江
遣兵迎戰集諸僧結寨兩山頭水陸扼險十四日大戰于城
南三十里來佛渡賊氣甚銳吳民望普虎等去衣甲渡河而
鬥蔣達射崇明落馬僞將焦之仁挺身當前眾殺之仁遂失
崇明後數日天大雷雨賊奇兵俱札小澗水忽高數十丈淹
沒無算乃俱奔逃萬祿乘勝復建武愈懋追至長寧軍威大
震初崇明父子分道寅自統五萬由陸周鼎二萬由水道江
津往援樊龍前騎至玉蟾山遇薛來衍馮高奮擊殺賊六百
餘人寅怒正欲再鬬鬬崇明敗衄乃舍重慶徑歸而拜僞大
將宋武屯茜草壩以爲聲援舉人胡縉與劉養鯤用間招賊

復納谿宋武張令亦納款酒間縛何若海來獻是時上東道
徐如珂督指揮馮世修義軍將金富廉墊江知縣劉國藩合
邑梅平茶石耶酉陽之兵以二月進戰奪據佛圖閣中賊間
三土司與遵義馬湖兵相殺潰退秦良玉善病亦欲歸民屏
力勸進兵三月至鳳白市大戰奪據二郎關四月杜文煥至
自白崖與監軍副使邱志充楊述程督西兵毛兵與賊連戰
二日賊馮高設伏我師雖銳未得利翌日西兵毛兵當先秦
兵繼之諸官兵在左三土司兵在右合戰賊大披靡直抵重
慶城楚將薛總兵亦至五月遂分兵爲六接戰文煥先得利
民屏率奇兵遶出其後賊驚敗斬殺鮮有脫者周鼎逃至合

江民舍爲義兵所縛城中聞鼎敗寅不至始垂首喪氣張我
續進駐合州水陸斷絕賊糧盡人多縋城而下酉陽冉天胄
與秦民屏遣數十人夜登城燒其營屋數十間後無繼者乃
退金富廉力勸進兵張彤石永高出見諸監軍道縱之回次
日樊龍自出三土司爭而殺之軍遂大閧入城壯卒沈應龍
在亂軍中識張彤斬其頭送富廉餘賊盡殲賊據重慶九九
閱月而復官兵干是得專意川南七月總兵楊愈懋兵敗于
江門遵義再陷愈懋聞杜文煥議加宮保拍案怒氣蹶張竟
趨永寧先是松潘道副使李忠臣本臨潼人家永寧陷于賊
屢密信欲合死士從中起候大軍事覺遇害賊賂其僮質妻
子夜出請如夙約愈懋信之郭象儀泣諫不聽軍人有阻者
立鞭之至江門營絕地賊先攻譚大孝營大孝壯卒俱私歸
雇瀘納人充數愈懋又傳令各營自固切勿出救大孝不能
支奪路走徐永武戰死象儀遂以身殉諸軍皆潰賊徑趨總
鎮營標兵方出柵戰賊突起柵後草間斫營徑入愈懋度不
免拔劍在手遣親信負印馳出獨指揮馬繩祖數人在側遇
之土船船沉遂自刎其日副使李仙品適到納谿收恤潰卒
結壘南岸賊不敢衝公飛騎撤瀘州范繼道建武襲萬祿入
保蔣祿強項竟中賊誘父子死戰不得脫遇害遵義城中無
兵食賊合水西七八萬人鑾溺至推官馮夙雖義不受辱投

城死公亟請杜文煥鎮納谿一月後方至輒稱疾去楚兵先期盡撤張我績奉詔援黔賊勢復熾公于孤危下鎮以靜慎乃四路設險因材授方使馬湖知府鄭朝棟及胡平表守長盤建武參政閔夢得及李仙品守納谿下南道王世仁上東道徐如珂同守合江又使道臣吳國仕進眞綏趙邦清進綦江盧安世出桃竹壩徑道知府余新民等主運八月公督將吏分兵進討賊亦殊死戰半年之間轉戰數百計勝負相當卒不得要領三年二月詔加公兵部侍郎總督川湖公拜命會諸將議曰我之久不得志于賊者賊以合我以分也于是列營納谿陽爲進取而陰令大兵會長寧二十五日戰于麻塘坎大勝盡燒賊營二十六日戰于瀘州衛拔洞中避難者百餘家四月進壁青山崖乘霧奪險石壯兵亦會窮歷三洞擒僞相章守位閔夢得抵馬克橋遣劉養鯤等破橫山入甲三溪獲僞將柳元儒于是四面守隘之賊盡遁我師合爲一路進次土地坎賊結大陣厚募敢死決戰總兵李維新麾眾進多不肯應李仙品厲聲曰有進無退有倘方在僉事劉可訓謂諸將曰若等欲走亟須走逢戚都眼前一轉足復有生理乎鄭朝棟亦趣之秦翼明請當先立列賞券詰朝大戰賊眾甚盛我軍死鬬有中五六槍不反顧者及斬僞總兵吳繼周賊遂披靡奪寅父子倣衣穿甲陣前督戰而使僞者乘大馬盛儀仗官軍非力取之遂得逸取旣敗水西人飽掠先走二逆見大勢去乃于永城四面舉火遁走紅崖山官軍入永寧賊棄子女鞍仗以逗追兵鄭朝棟攻天台囤苗目羅甫率諸囤五月二日破銅鼓坪降苗裔萬家水西分二道來援一趙永寧行至新寨見官軍陣整不戰而退二逆親率數萬人直衝古蔺王世仁徐如珂督羅乾象譚大孝等列陣待相持兩日其黨魯仲賢就擒懼死誑軍人曰我奢寅也爭而殺之我軍雲集蔺州燒其九鳳樓湯清其巢二逆走龍場匿客仲壩水蔺界也公檄鎮道分平裔落降者數萬會夏秋之交疫今日是吾輩死所復何言力疾披登城手利刃督戰將士無不感泣李維新悉眾出火砲齊發賊敗遁秦翼明兄弟及諸將躬都都夷斬獲五百餘人餘遁入苴部盡焚其房舍得糧數千石造船製盤車逆流挽運軍中始不飢賊轉入深箐五路之師俱進侯良柱先到獲祟明妻安氏及劇賊奢崇輝蔡金貴等數十人公懸賞格募二賊二賊覺走匿水西莫德家去蔺四月莫德與同走火勻李維新遣林兆鼎入大方范繼道出赤水衛集四十餘洞義民朱三鳳等叠進捕賊十二月

公率僉事胡平表入永寧林兆鼎自大方遣言黔撫期正月
月三日共攻火勾公檄李維新李仙品復發重兵至畢節賊
皆避入老林四年二月乃旋師是時永藺已定拓地千里將
吏咸願郡縣之以爲封賞公計深山密箐民猶鳥獸不可以
中國之治治請以外四里膏壤歸永寧衛隸敘州內四里深
險燒瘠分給降將俾各守土保塞二道走道窮巖卒誅之恐
徒費兵力稍寬時月當懸首藥街會黔撫王三善師覆于大
方總督楊述中以罪去公出師遵義爲黔聲援晉兵部尚書
移撫貴州節制貴州湖雲廣西五省軍務公復重賄降人阿
友叫引等佯得罪叛去懸賞捕之或令販鹽布造弓弩住邊

界久之寅不復疑悉召用之因得通外問約死士斬其腹心
將賊左右漸稀意忿徬徨益疑其下考掠阿友備五毒以刀
穿其左足一晝夜友抵死不承釋之寅痛飲卧帳中阿引等
乘唾砍其胸身死腸出稱官兵至餘賊盡殪焚其屍以首來
獻薵州首亂起寅誅崇明遂無能爲苗漢人告復業者踵
至川南禍本永絕公一意計水西無何父喪歸偏沅巡撫閔
夢得代總督尋公前議以戰爲撫貴陽抵大方路險用兵宜
從永寧始賊特畢節一路外通須重兵扼之斷其四走之路
禾果用黔事益壞莊烈帝即位錄平蘭功加少保蔭一子錦
衣衛指揮使世襲秋詔公仍總督五省軍務巡撫貴州公抵

入誘卽令林兆鼎從三弟入王國楨從六廣入劉蓉鯤從遵義入邦彥聞主師四合恚甚特其勇欲旦夕先破永赤兵還拒諸將急索戰成名約永將侯良柱鄧圯夾攻賊圯等兵始交成名與羅乾象繞出其背夾擊賊不支大驚潰自壓擠死者數萬崇明邦彥莫德皆受創漢兵斬其首羣苗震聾各鳥獸散會良柱以爭級拔營先歸遂得稍稍逸去公移檄安位諭以內附位豎子不能決其羣目復集兵迫脅諸小種號二十萬拒命公會諸將授方畧戒之曰水西地山險深昧陰雲霧瘴莫辨昏朝林多猛獸蛇卽不戰鬬而兵易疲且陸不通車水不浮舟卽無由達我深入其阻陷賊伏中率以此敗易其俗苗漢相安便一地益懇闢聚落日繁經界既正苗不得以民不耕地漸侵軼便二黔地將仰給于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勞便三國用方匱出太府金錢勞諸將不足以賞酬之哲轉輕不若以地予國無損便四既世其土各自立家有事易以定便六訓農治兵揚旗河上使賊日備我便七願耕者給地一從其便且耕且戍衛所自實無勾軍之累便八軍耕抵飾民耕輸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使各樂業便九上可其奏五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七年論僇邦彥功加少師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八年一品再考滿加左柱國九年出師誅擺金兩江巴香猓驅火燬

五洞叛苗水西勢益孤又通上下六衛并清平偏鎮四衛道路凡一千六百餘里設亭障置游徼以便往來雲南沐氏土舍普名聲爲亂移兵討之名聲伏誅蜀帥侯良柱倚朝貴援且因永寧爭級事修郤于公遂以其不法狀良柱倚朝貴援且因永寧爭級事修郤于公遂以龍場地界謂公曲庇安氏龍場瑫者實水西地異時水菁仡殺爭此地時屬菁時屬水其後結盟假崇明居之去大方七十里永寧六百里山菁不產五穀蜀人欲爲設官屯兵以自廣公上奏曰臣聞御裔之法治以不治既來則安不專在攻取也今水西既已納款菁安敢負固惟當明定疆界使諸裔自耕牧遵往制職貢賦爲數世利若設官屯兵臣愚以爲其基日跡公前後條奏眞得古王者御裔之策動可爲萬世法當羣議沸騰貪功喜事致天子不難鑄一官謝黔人而公不便夫守邊者但聞扼險不聞入險龍場陡臨裔穴四面孤懸中限河水不利應援築城守渡轉運煩費指有用以事無用且內激菁夷必死之鬬外挑水西扼吭之嫌兵端一開非自學古之日得之用兵必先定謀矢石之交神氣愈閒指揮不亂御蠻徼一以恩信未嘗妄殺一人故所至附懷死而哀思刻在牓西行經首陽山遇老人談世事載歸受奇門遁甲六壬遂長占候而內江隱者牟康民精數學亦預卜兩川有事定之者朱公頃者中外交訌海內用兵幾三十年欲求公安位殄絕疏族異支紛然爭立臣奉明詔一切禁止聖威遐暢有苗來賓納土獻印相繼于道臣惟水西有宜慰之土有各日之土宣慰公土宜還朝廷各日私土宜畀分守籍其戶口徵其賦稅殊俗內向同于編氓大方西溪谷里比那要

囚山西有囚某以匿賊殺七人聲金京師爲請寄公至晉首
按其事曰奉命恤刑非一切縱解也殺人而失出若死者冤
何竟論辟如律知蘇州時屬邑賦例輸郡帑者邑先爲發贏
資吏乾沒公立法使邑自封識不關吏手由是羨贏遂絕督
學粤東巡按御史某累牘薦士卻之後竟以二十人檄藩司
應試棘院公卒不許曰侵官非法榜其姓名于市某恚甚誣
指公他事朝論竟直公右轄四川直殿門工興採木于蜀蜀
木凡奇材生深山絕險遠斬伐置大壑候暴漲出集涪州吏
緣爲奸不願竣役類言不中如是二十年費工部數十萬官
吏坐逮繫沈命者累積公疑其事立駕至涪第其上下簡料
之凡五日而贏異材一千七百餘章盡釋諸囚而以不及
選者給高貲商算其直使達京師蜀田沿永樂中故籍歲關
而賦不科豪戶隱占遼餉起海內悉加賦公徧料蜀田正經
界每畝均徵三釐歲省賦七萬五千有奇蜀人德之及水西
底定即其地築城堡設公署開荒屯種諸役皆身自經營犁
然可紀而費則取之公餘公才之不可量如是然沈深韜晦
家居不入城府坐卧擁書稀接賓客故未由知公竊嘗論公
剛毅如忠獻純誠如汾陽練達如文饒廉正如孝肅而將畧
大類趙營平本朝自新建而後大業未有及公者蓋天祚國
家川岳儲精而篤生公也華亭陳子龍稱公體貌奇偉望若
天神食常兼數十人室無姬媵堂無玩好性介潔不苟取鎮
黔蜀垂二十年軍資贖鍰不下數十萬錙于公帑服用節嗇
又多才能應羽書旁午未嘗有記室章奏書檄皆出已手用
法嚴誅不避親賞不遺賤故人樂爲之死當嘉宗朝奏凱不
歸功奄寺以此失侯天下尤重焉

論曰余于恒嶽朱公傳而嘆明世非無才大抵壞于文法議
論耳當蔺變初起文法不及掣肘議論不及牽制以故才無
小大咸得展布郭象儀推官也首用三譚兵撮賊鋒後死于
楊愈懋之信牒范祖文鄒蔚然諸生也于俘囚中陰結降將
志存本朝胡平表判官也能繩城發秦氏兵又調和文武士
司使軍政不亂薛來衍大理知府子也道阻不能歸以二千
人破周鼎奢寅兵數萬宋世第貢士也議襲萬祿于稠人推
擊賊並卓犖樹古人奇行公倉卒器川盡其才節何畢世歎
之才黔蜀之間顧多才若此哉以其時知人任使之識休休
有容之量雖出于公而公獨當危事無齟齬公者公于是始
得措施爾在易之萃物相遇而後聚諸人之遇公當亦一方
貞元之會也及危窘傾定乃以龍場地界羣起相牙俯受文

法議論之牽掣由斯以觀縱有薦公當三邊本兵之任公豈得一展所爲哉公之不爵于憲宗宜也不爵與謚于莊烈之世遇而不遇也其遇則西南之福其遇而不遇則中原之不幸非公之不幸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又曰勞謙君子有終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公當之無愧矣康熙初年平水酉置威寧府大定等三州改諸衛爲縣

督師白谷孫公傳

公名傳庭字伯雅號白谷代州振武衛人蔿歷四十七年進士知永城商丘縣有循卓聲天啟五年擢吏部主事避魏忠賢之禍詩假歸崇禎初天下亂有澄清中外之志講安邊弭盜大畧慷慨義形于色八年秋起司封郎中尋超拜順天府丞是時官軍逐流寇入漢中賊困于車廂峽陝督陳奇瑜狃永寧關之捷負威名謂賊可旦夕平驟聽賊降賊得出險遂延縱殺監護官五十人眾至二十萬其最强者闖王高迎祥番漢降丁驍騎多歸之宿將曹文詔敗死眞寧詔革奇瑜職先後解陝撫李喬甘學潤職特用公巡撫陝西專圖闖王既滋任簡募得勝兵三千人自將之九年七月進討高迎祥賊由漢中取黑水峪犯西安公度賊道遠人馬疲路險雨濘乃度渭迎擊大敗之夜總督洪承疇馳至明日會師盩厔合戰捕得迎祥于陣獻俘闕下餘賊散走蝎子塊拓養坤在鳳翔聞之請降公馳至鳳翔致其副賊張文耀養坤降意乃決眷萬老回回十三家屯聚崤函熊文燦尾其後佯請降要挾過當公投袂起曰賊盡于此此賊亡則天下遂無一賊機不可

失與總理夾擊乃出潼關迎賊闖鄉貫其營而東復自東貫而西無敢當者賊大懼以總理手論馳上公呵之曰降即解甲來不者吾且復進兵行未數里得總理檄若飭有司者招撫已就無妬吾功害成公不得已快快歸賊竟去移窺商雒從關內發兵馳禦賊南折入于楚當是時勦撫兩不成嗣昌文燦心愧公反布浮言謂公逗撓軍計上偏信惑之十一年十月京師戒嚴召洪承疇及公統三邊陝西兵五萬入衛改承疇薊遼總督公督保定嗣昌欲盡留秦兵宿薊公爭秦兵家口在秦豈肯舍之東去此非譁則逃是驅兵從賊也嗣昌不從公不勝憤恚耳病大作嗣昌謀文致公罔其病廢稍解

趣之保督任以失聰乞骸骨上怒薛國觀等復擠之遂逮繫在獄二年疆事大壞文燦論死嗣昌自請出師而張獻忠叛于穀城還陷襄陽襄王遇害十四年李自成陷河南殺福王上于是追思公而周延儒再相亦每稱公卽獄中召拜兵部侍郎親御文華殿賜蟒沐問除殘殄寇之道公溯漣陳畫矢不以賊遺君父上嘉悅使將京營兵援開封公見京營做嘆曰吾思用秦人先是秦督傅宗龍秦撫汪喬年先後入河南敗沒上惡賀人龍不救將殺之而憚其強乃改公督秦軍十五年夏四月公至西安固原總兵鄭家棟臨洮總兵牛成虎將盧光祖爲前鋒副總兵高傑將降丁爲中軍總兵王定官援勦總兵賀人龍皆以兵來會公大集諸將縛人龍坐之讓下面殺之曰衛奉命入川討寇開縣譟歸猛帥以孤軍失利獻賊出柳職爾之由爾爲大帥遇寇先潰致秦督秦撫委命賊手一死不足塞責也遂舉倘方斬之諸將莫不動色因以

撫民率殺夏二鎮兵爲後勁檄四川總兵秦翼明出商雒左
貟王自九江赴汝寧河南總兵卜從善陳永福會洛陽下池
塞八月辛未次閿鄉自成盡發荆襄諸賊俱會河南步賊沿
河列守自汜水至滎澤伐竹木結筏人佩三葫蘆先驅千餘
北渡總兵劉洪起以兵逐之復渡南岸丁亚成虎率諸將前
驅遇賊于洛陽擊破之再敗之河岸追奔至汝州孤軍無繼
退屯澠池九月己亥公次汝州僞都尉李養純降進圍寶豐
自成輕兵來援傑廣恩光祖迎戰卻之癸卯再戰破其騎兵
公謂寶豐不卽下則腹背受敵親督諸軍悉力攻拔之斬僞
州牧陳可新遂以大兵擣唐縣盡殺賊家口賊馳救不及潰

冕 越中徐氏重刊

營痛哭會大雨六日糧車日行三十里道滓未至士馬飢或
勸退舍就委輸不聽下令破郟縣就食縣俱窮民割騾羊數
百頭噉立盡己酉命河北山西就近餉公軍賊步騎萬餘迎
戰官軍前鋒擊斷自成坐轎進逐之賊披靡逃亡者相屬時
前鋒盡收左革故部皆致死于賊而傑統降人悉賊中曲折
三破李過兵自成懼奔襄城築牆自守官軍屢勝輕敵日馳
逐數百里河南所在皆荒旣深入屠馬煮瞥食輒病丙子
賊投巨牌刻日會戰大雨連十日壬子後軍譟于汝州降盜
李際遇陰通賊賊大至公會諸將問計廣恩請駐師分據要
害步步爲營以薄賊公從傑計決戰廣恩不懌引所部八千
入先去賊前鋒名三堵牆紅白黑各七千二百人薄官軍官
軍入賊伏賊乘之大敗陷淖死者數千人（一云賊嵗陣五重
軍陣動遂敗）傑立嶺上呼曰不可支矣麾眾退壯士推火
車者輓輅脫傾軔塞路馬兵之奔者皆徃軸賊騎凌騰之步
賊手白梧遮擊盛腦俱裂賊空壁追蹂一日夜輸四百里官
軍死亡踰四萬喪軍資器械合數十萬（一云公分兵爲三伏
間道迎糧永福閉營候糧至勿動廣恩樂大路已與傑
未發而永福兵先行遮斬之不止公與傑收潰兵數千騎度
垣曲走河北賊別將克汝州戍午自成向潼關廣恩擊破之
公亦還至潼關眾尚四萬十月壬戌李過陷閿鄉疾走至潼
關獲督師大纛以紿守者乘間突入潼關陷自成間道緣山
厓出關後夾攻官軍大潰李過陷華陰公與廣恩退屯渭南
賊合眾數十萬陷渭南公揮刀躍馬入陣死之公旣歿而西
安淪陷賊西器三邊每至城下輒用公名宣言曰尚有善兵
如孫督師者乎何恃以不降由是秦晉崩解賊建國稱王鼓

冕 越中徐氏重刊

行東竟大河以北皆爲賊境高傑南奔揚州踰年死于徐而
廣恩永福並降賊封五等伯明空無人不能一戰以亡天下
論曰公季子世寧嘗爲會稽丞錢忠節鎌有華陰王山史傳
公稱公嚴重有威儀長身伉爽才武絕人其用秦兵也將憑
嚴關持久固將吏心秦士大夫厭苦亦牧弗善也累儆趣之
戰不得已出以霪雨糧絕師大潰殉節時從騎俱散不能得

其屍遂有傳公未死者於乎姚平仲之入青城好事者爲之耳就謂公肯蹈此哉公臨出屢顧夫人張然無一言張曰相公第報國無憂我降將張文耀願以死奉夫人間道歸菩張世窟方入殿揮之去踰垣墜于民舍有老翁衣食之越二年長子世瑞重趼入秦出夫人屍面如生翁歸以弟相扶還見者泣下家國之難至公甚矣而忠節孝義萃于一門何其盛也夫家國可亡而莊烈之爲君傳庭之爲臣固稟稟有生氣事之不成天也自宋以來禍敗之迹未始不由于和與撫而將卒之潰逃與梁唐晉漢周五氏相類當文燦總理公求戰

而不能造七省會師欲不戰而不可發言盈庭以事外之人而撓成算所賴有人主制其命耳自成之勢烈於湟中白谷之成不如充國而莊烈之任遠于漢宣不可謂盡非人事乃窪甫二旬人謂逆運之昌符豈知將來之隆瑞哉公參佐定襄喬元柱以明經奏用爲監軍道潼關焉賊伏劍而死其後戰守死者榆林有尤世威諸將寧武有周遇吉

明侍郎格菴章公傳

公諱正宸字羽侯號格菴紹興會稽人少受學蕺山劉先生門宗禎四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温體仁當國朝士爭附公惟旅見一揖體仁銜之出爲禮科給事中奏言頃陛下師周孔之仁義黜管商之富强上方求治急不能從巳縣王應熊緣咸曉田弘遇入相公抗疏應熊小才餙短小辨濟貪陛下何取而大用之使壞士風排正類下詔獄焉世奇王鄒過應熊曰章長科此舉成就老先生爲潞公矣應熊曰上英斷人安敢爲潞公色飛然延臣疏救免歸應熊敗起戶科上言方今大臣揣摩宮府張設爪牙知護一官小臣恬默取容轉圜迎合知護一身陛下孤寄臣民之上臣竊寒心其言多爲温體仁發後臺省攻體仁益力始罷相十一年論熒惑之變火于五德爲禮糾諸臣蔑禮數事又言西廠雖革而其實故存襲時主西廠之人故在宮省中且迷惑天聽況直省府州縣上令中官自行回奏氣勢稍奪遷吏科都給事中論治道隆衰闕言路通塞臣忝六垣長荷一垣不言皆臣咎上召對厲

曰言官須設身處地無得妄指沽名公對朝廷設言官本言豈可令退避爲立仗馬盍言之不當幸皇上勿生厭薄即延儒再相悉反前政引用正人撤內監使者止緝事禦租清獄行間賞罰朝報夕可天下欣想太平而門多雜賓性少介節公故延儒門下謂同官曰當夾持相公以弘大業無徒將順爲美疾延儒欲以門生江禹緒推宣大總督公持不可延儒之起由馮銓圖假守涿功復銓冠帶又與金光宸孫晉恪止之且致牋願師相積誠格主用成臣弼紓時難延儒雖甚

恨終公在位未得遂意十五年會推閣員有無名子效東林點將錄以二十四氣分配朝官流言吏部尚書李日宣河南道張瑄及公有私上以爲然指所推房可壯宋玫張三謨爲罪戍公均州延儒復賄敗上思公再召而國難作弘光立起原官疏陳政事一日勤學二曰辨宦官三曰正人心四曰肅紀綱請縞素帥師親臨淮甸使天下知朝廷無偏安江左之心則將士敵愾以一當百馬士英欲起阮大鋮舉朝不可乃先以中旨起振有譽爲戶部尚書公封還詔書言臣于有譽非爭其人爭其事也中旨傳陞非所以待君子有譽賢者未必受是用有譽所以斥有譽也竟用安遠侯柳祚昌薦起大鋮

公解官歸魯王監越以吏部左侍郎掌部事江上敗遂行遯後十年有僧至倘山驟登其家樓家人驚叫子婦曰必吾舅侍郎也肅笄出謁已持鉢去有傳其在廬山嵩嶽又十年始爲制服祔廟

論曰明世士大夫矜貞廉節所紬繹者才然民心士俗綿延幾三百年醨厚者廉節維之也余初至會稽道墟登格菴先生之堂及其子若孫遊宗黨往往談述格菴里居事衣大布葛巾寬帶家門上城還返兩舍率單步不由舟楓府縣歲試童子無尺素爲後進通其標尙如此孫遯荒以後邈焉高蹈使人溯洄宛在其人賢矣哉

孟孔夫曰忠節之士全身禪悅白明末始謝皐羽鄭思肖無此風也公更潛埋姓氏天地間有此種人物正復使人不敢罵僧

先格菴立朝建議終始屹如山嶽在故明時吾宗藉爲後勁今則固當奉爲前型得　先生傳毛髮皆動使後人不勝流連仰止韋鈺湘維識

明侍郎遂東王公傳

公諱思任字季重號遂東紹興山陰人宋愍節公倫之裔孫五六歲時有言其二十必貴貴當棄母啼曰天若祚母者幸無使兒貴也及長博通文籍經義絕出當世名公羅汝芳呂坤黃洪憲等爭其延譽萬曆乙未成進士時年二十除知興平調富平果丁母憂服闋補當塗大瑞那隆開礦橫山公抗言橫山高皇帝鼎湖三百里內卽樵蘇無入開採誰敢者隆氣塞退稅瑞疏立闕采石復以計寢之出大辟與盜之杠者操江都御史耿如杞稱曰使人人議獄如當塗天下何宛民平陞南刑部主事再左遷袁州推官父老終養歸魏忠賢擅政使佺走語卿可得也一通手板者公笑不應飲佺以醋酒比過常州孫宗伯愼行留公信宿曰季重智人也崇禎二年補松江教授明年陞國子助教駙馬翟永固襄城伯李守錡奉旨聽講諸博士遜讓莫前公唱明孔曾授受徵指名理叵

暢祭酒林釬司業陳仁錫皆下席謝教以所講作擘窠書榜之圓橋慕嶌傳誦一時翕然陞南工部主事晉屯田郎中備兵九江募驍果五百人教之擊刺教之習射教之沒水易防江守湖法奸盜屏跡大姓柯陳眾殆十萬逼居瑞昌巡撫解學龍憂之公曰吾知所柔之矣密疏請下學使廣二姓弟子員額洞長崩角謝有不軋縛軍門正法英山賊破鳳陽轉寇黃梅黃梅人前大同巡撫石崑玉以淚和墨請救將吏多言越界勦殆非便學龍猶豫公奮然曰此何言並朝廷疆域何分江楚先人有奪人之氣必援之眾仍不欲公自遣一牌去示悔禍則人心國勢猶可復振又與士英書曰閣下氣驕腹自滑陽統兵萬往黃州所過安堵乃大見學龍屏左右語曰

諸人賈豎何足與謀黃梅生齒百萬豈得坐視且賊破梅乘勝旦夕至孔隱救梅正自救也學龍意寤許詰明出師眾且譁公大言曰賊走矣謀言其掠馬贏意不在江也明日遣把總慈谿袁斌領統兵北渡公駐池口爲應梅人有修怨石氏者陰通賊斌捕得斬之夜二鼓賊騎數千遶北門斌令俟以寂賊首闖天星攻甚急斌用百子銃啟門突擊賊奔相踩官軍從暗中追斬百六十餘級生擒闖天星越三日賊白井亭將趨麻城公疾遣人至廬山得射虎耕戈二十伏大道賊馬至暘血僵斃無守者以爲神蓋戚武莊法也于是賊盡返英山已再破潛山將復黃梅之怨公名掛京察巳納簡學龍躬

造請勉視事賊聞郎解去梅人祀學龍及公北門請以邑隸九江公飄然歸乙酉夏王師下南京馬士英聲言護太后遁走紹興紹興士夫未知弘光所在人情洶洶公上疏太后暴數士英罪請斬之畧曰昊天不弔降此鞫凶實生奸臣馬士英傾我宗社上嗜飲則進醪醴上悅色則獻冶游上躭音則貢鮑優上好玩則奉古董君臣唯事荒嬉而以疆場重憂盡推史可法又從中多方撓制忌其成功每一出朝賣官鬻爵文選職方巡撫總督罔不以賄爲市及乎聞警風鶴先逃請立斬士英傳首省郡爲覆國欺君戒亟下哀痛罪己之詔以

貢鮑優上好玩則奉古董君臣唯事荒嬉而以疆場重憂盡英傾我宗社上嗜飲則進醪醴上悅色則獻冶游上躭音則數士英罪請斬之畧曰昊天不弔降此鞫凶實生奸臣馬士英走紹興紹興士夫未知弘光所在人情洶洶公上疏太后暴江守湖法奸盜屏跡大姓柯陳眾殆十萬逼居瑞昌巡撫解學龍憂之公曰吾知所柔之矣密疏請下學使廣二姓弟子員額洞長崩角謝有不軋縛軍門正法英山賊破鳳陽轉寇黃梅黃梅人前大同巡撫石崑玉以淚和墨請救將吏多言越界勦殆非便學龍猶豫公奮然曰此何言並朝廷疆域何分江楚先人有奪人之氣必援之眾仍不欲公自遣一牌去示悔禍則人心國勢猶可復振又與士英書曰閣下氣驕腹自滑陽統兵萬往黃州所過安堵乃大見學龍屏左右語曰

諸人賈豎何足與謀黃梅生齒百萬豈得坐視且賊破梅乘勝旦夕至孔隱救梅正自救也學龍意寤許詰明出師眾且譁公大言曰賊走矣謀言其掠馬贏意不在江也明日遣把總慈谿袁斌領統兵北渡公駐池口爲應梅人有修怨石氏者陰通賊斌捕得斬之夜二鼓賊騎數千遶北門斌令俟以寂賊首闖天星攻甚急斌用百子銃啟門突擊賊奔相踩官軍從暗中追斬百六十餘級生擒闖天星越三日賊白井亭將趨麻城公疾遣人至廬山得射虎耕戈二十伏大道賊馬至暘血僵斃無守者以爲神蓋戚武莊法也于是賊盡返英山已再破潛山將復黃梅之怨公名掛京察巳納簡學龍躬

巷巡按御史王應昌請拜新命復書曰不忠忠任年七十有二且晚就木鳩盤荼免使賣笑過生我矣親黨多以利害相勸陸生曾滙獨言不可公笑謝之自是遂不飲食垂革拖紳朝服曰以上見先皇帝目猶不瞑及孤竹巷乃瞑時丙戌九月二十二日自神宗朝卽以文章氣韻妙天下歷五十年更閱五朝卒致命效節不負所學雅性不羈好酒及客善手談戈法青鳥握槩之術教學者稽求典故九經二十一史本朝會典律例鹽關屯按邊徼厄塞人才高下具宜條究精思又言海內第一急務在安頓窮人驛遞乃窮人養濟院奈何廢之其後閻獻二冦並以驛卒首禍逆如公料又素剛負氣中論曰董先生場有言公全歸在余公煌後後此有趙公汝諍余公增遠爲一類又有姜公埰爲一類章公正宸林公增志熊公開元爲一類各行其志跡之不同勿論也公諳吏事尤見兵勢俊逸之氣往往發爲諧辭隱辨解紛徵中莊士每畏苦之然徐泌贊探薇子像云公以誠諧放達而自稱爲謫又慮憤世嫉邪而諄悔其虐孰知嬉笑怒罵聊寄託于文章慷慨從容終根柢于正學斯言得公矣矣

吳紹文曰才器氣節寫得精神遒露

姜介三曰先生大節在拒討馬士英書表文章足以抗國運厲士氣厥功不小也其終始孤立處更賴表微

瑞麥里二高士傳

禮義所以爲國也廉恥所以立身也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四維備而天之消息盈虛應之時有亢而道唯潛其以康恥敬身葬祀福壽余闕遺危素北庭旋凱命元臣無得舉賀所以培裕國基至厚也故靖難之際死節者彪炳前世又有若雪莊補鍋其人追首陽之芳踪景濊荒之高躅自是唯君子乎揚雄擬易者也而其亢也至于投閣屬光林逋可以出之時而無出君子猶尚焉何也爲其身名充也若涉亂世之末流一以處爲則而已明初太祖以禮義開國士大夫

而後士以難進易退爲操武宗之南狩世宗之議禮與於廷杖者天下爭榮之而惟時伏居林草非力不食歌耕樵釣以陶性情迄無悲憫亦多有焉蓋世網之及也所在皆是漢時楚王英之獄株連名士累百千人正當永平建初之隆也至於鈎黨之禍考逮殘天下又無論已有明一代若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之用事介溪江陵烏程之柄政立于朝而能免者蓋亦鮮也況夫趙孤蹈海楚懷入關炎午生祭于前修竹拾骸於後其爲遺人逋客更何可勝言至若一姓之中絕塵不反先後相嗣尤足喜者雖榮悴各塗心跡異趣於消息盈虛之運竝有取焉晉於山陰朱氏得二人天順成化間有臞

儒純順治康熙間有固亭用調作瑞麥里二高士傳

臘儒姓朱氏名純山陰瑞麥里人家世業農而純體羸瘦自

號臘儒臘儒者臘於儒也故又號識字濃里中無幼長以識

字農呼之則忭喜或叩農曰君自謂識字識得天下幾字農

曰吾向識忠孝字今而知忠非吾職也志諸心而已孝吾亦

不能爲吾以農繼之故吾農識字亦止識農字也農性悅學

飯牛牧豕手一編誦習久之博覽無不通教授於鄉與同縣

羅順張晶結鑑湖詩社知府浮梁戴琥深加禮敬嘗造其廬

後行鄉射禮請農農雖勉赴終憚于繩束屬郡庠兩生代肄

遺命以故冠衣斂曰吾得見先人宗寢配孺人祁氏忠敏公

猶子考諱熊佳冢孟光德曜處家有法固亭令隱高節祁有

之徒弗貴也余向讀陽明別三子序其一爲餘姚徐曰仁其

二爲山陰白洋之朱守忠蔡希顏今按府誌守忠諱節以進

士監察御史巡按山東統兵勦賊卒於師郎臘儒之孫固知

其有自來矣固亭自承忠孝非隱者也而卒以高士著德之

不孤乃必有偶其是之謂乎

祁憲原曰傳兩人直本一代風教使人不敢下筆

貞孝先生傳丁丑

貞孝先生者姓劉氏諱昀字伯繩紹興山陰人父左都御史

海氣秋天雞啼不歇月落潮聲流閒有神仙宅金宮白玉樓

星槎會有便乘此恣遊遊閒者壯悲其志焉既而有中以奇

禍者事解家益落乃日課園夫溉花培樹養魚馴鷗以自娛

好劇飲不能多得酒釀熟則呼羣季共飲盡之初任天放晚

更簡脩號固亭最厲然性終介直鄉里或相憚疾尋亦服其

無宅自入國朝四十三年堅守一行嘗謂諸子曰先少師平

鎮黔蜀幾二十載不妄戮無辜一人後當有盛者在汝誰乎

然非吾望也國寵不可忘金吾公爲是贊志以沒語畢泣下

遺命以故冠衣斂曰吾得見先人宗寢配孺人祁氏忠敏公

猶子考諱熊佳冢孟光德曜處家有法固亭令隱高節祁有

之徒弗貴也余向讀陽明別三子序其一爲餘姚徐曰仁其

二爲山陰白洋之朱守忠蔡希顏今按府誌守忠諱節以進

士監察御史巡按山東統兵勦賊卒於師郎臘儒之孫固知

其有自來矣固亭自承忠孝非隱者也而卒以高士著德之

不孤乃必有偶其是之謂乎

祁憲原曰傳兩人直本一代風教使人不敢下筆

貞孝先生傳丁丑

貞孝先生者姓劉氏諱昀字伯繩紹興山陰人父左都御史

多佳山水數往遊焉好事者聞其至輒酒以候夜酔嘯江與

作舍舟上青楓嶺掛帀折竹如意擊石浩歌有五子力農問

字共具餐飯時擁諸孫膝前誦幽風農侶持樹藝書及娶嫁

葬日就問輒按述歷告生永樂戊戌及弘治辛丑而卒自作

識字農傳比於無懷葛天之民

固亭名用調字子燮臘儒弟綱七世孫也性好古學悟於勢

老蓮泄綏嘗就之宿引爲忘年友時從奚童出舍北沿海道

三歲其後諸從昆弟稍出應舉翕有文譽泊然不以屑意陳

南行登塗山嶺東望渺泗曼聲長歌歌曰唬登塗山頭汶寥

忠正公宗周發憤獨誠意之學歷仕神光熹懷報五朝犯顏極諫卒死殉國海內稱之曰蕺山劉子先生幼習父訓以不苟取與進退爲家法出則載書隨轡入則奉盌視膳家畜老僕罷癃嘗令典謁遇之者不知爲公子魏忠賢之禍流傳有詔逮公時先生年十四塾師將挾之他避堅不可遂從公入雲門公講學證人來者日眾首令先生開誘然後延問同門引爲老友德清許元溥敬菴孚遠子也遺書稱儒佛爲一先生闢之言儒佛之異不在於用而在於體愼獨而中和位育豈彼佛者所有其能篤守父師之說如此公官左都以救姜埰熊開元得罪舉朝震慄先生易僮衣從入朝堂側聽具載

其語歸作壬午召對記李自成陷京師公詣會城責巡撫黃鳴俊勤王逍先生歸募兵於越既從公入南都見弘光政亂力贊公歸里我朝招下浙東公不食先生但伏庭下悲泣唐藩魯藩皆遣使祭贈公蔭先生官先生辭蔭曰敢因父死爲利浙東敗逃刻溪萬山中欲走閩奸人將難先生乃不得已歸哭公痊所以不得比視關美王元趾從地下爲愧既葬遂杜門絕人事監司王庭璧知縣顧予咸來設奠副使王爾祿贈金三百辭曰梓遺文固辭弗受及去官造門言別卒不內曰幸爲我辭大夫若同知吳勉並公門生赴哭俱弗見爾祿贈金三百辭曰梓遺氏病篤命起扶易曰豈可終于祁氏之榻其矜細行皆類此違先訓墮初志何益萬分出處殊致無苦相強爾祿泣下曰

鳳翔干仞非三代以下人物眞我師嗣子也其坐臥蔵山一小樓竟二十年故人自吏子虛張奠夫恆仲升數輩外希復接面嘗寄榻古小學有縉紳徵集多士要先生復舉講會遂屏跡不至於康熙三年卒年五十二卒之夕出篋中稿屬諸子曰大父文干古聖學所寄勿漫示人俟可梓行泄襲遺命葬下蔣永土淺薄有力可擇高阜改葬都御史贈蔭前堅辭不獲則三世木主遺像並當題易國恩不可忘也若等第遵人譜記憶大父絕粒無應舉無就吏安貧讀書養教子孫又日生平操厲惟恐槩喪名節今畢矣殮用孝服祭素食以志吾終天痛葬大父墓道使魂魄長依附先生爲人溫粟姑閩

閩未嘗有惰容先公在時省郡大吏敬待若神不因此通請謁少年倣賈誼治安策指列治道公見而佛曰奈何爲此矜張卽不復作證人社友徐君嘗捐建書院貲約以時酬會徐死先生垂歿趣長子茂林訪徐後人無所得以歸其壻曰爲我告徐君家故友某償夙負矣避地剡溪奉公文像託友人周敬可敬可盛以布襲罷牀頭有警卽負之登絕巔如是一年無片紙失歸而家破養之沒齒阯榻故假祁氏病篤命起扶易曰豈可終于祁氏之榻其矜細行皆類此同門私謚之貞孝是時能承先志守道不變者長洲徐枋昭法九一先生汧之孤僧服隱吳門山巡撫都御史湯公斌屏

騎從到門求見不內纔行山廬嘆息而去亦以壽終

論曰先康節有子子文能紹其學儒者莫嘆嘉之然遭宋昇平有洛下諸君子相唱和再世處士身名俱泰若哉山當明末造有言不信致命遂志困不失其所亨而爲之子者義不容與父俱死乃至掩形匿跡交遊講藝之事一切都絕自比箕子之貞長採夷齊之蕨與子文之屢順未可同論孔子稱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先生有焉爲

張敬可先生曰當革命之日而先師父子致命守身天下稱山陰劉氏此氣運之盛也作者具君父心乃有此文

余金二公傳

余公諱增逵字謙貞一字若水紹興會稽人兵部尚書煌之弟也崇禎癸未進士除寶應知縣劉澤清開府淮南欲以公禮格府縣公投版棄官歸魯藩莅越授禮部儀制主事遷郎中王師渡浙江尚書死義公避兵山中府縣逼令入見乃與疾誠南待齊斧久之事解衆村童五六人授以三字經且則乘來與老農雜作海道同年生王天錫欲與話舊辭以疾天錫屏從者披帷突入公擁衾不起曰主臣不幸有狗馬疾不得與故人爲禮天錫執手勞苦方出門遽與婢子攜漿瓜嗅息而去冬夏皂巾未嘗科頭終身不離城南一步疾革不藥曰身二十年前死矣今何爲哉遺令諸子裸葬吾分姑聽

汝曹志用松杉裁蔽形坎土令容棺勿求文士爲銘狀康熙己酉年卒年六十五

金公諱廷韶字二如號越石紹興山陰人崇禎癸未進士弘光立除知贛縣時南北岌岌而贛當五嶺衝民疲調繁公臨政一以保安百姓爲急巡道于鉉守備許榮祖虐贛兵兵譁巡撫李永茂使監軍道劉廣胥慰諭至屈膝不聽公聞單騎至父老觀者以賢令君來爭其解息軍士亦雅敬令君遂罷去留都失守江西望風靡迎前南昌衛指揮鄒希賢賓招降文將達永茂廣胥公捕得痛杖之斷其足希賢曰大兵且至盡少寬公厲色罵曰負國賊汝何寬且使金廷韶爲若賊得茂怯不從會隆武建號永茂憂去而翰林楊廷麟總制萬元吉聚兵於贛獲我朝招撫制使董作梅公并縛希賢送廷麟悉斬之廷麟元吉由此義公任以事先是廣西轉運五萬至贛爲左良玉標官所要公饮宴諸標官而遣人舁鞘入庫至義師起悉以五萬金出給餉由是兵食漸集守戰有緒而遠以爭張安事革職去張安者贛劇盜本姓名陳丹眾近萬號闔王總時隆武將出贛軍單窒都會應遴市安圖大用使二子奉表盛稱安推陰諸葛也使得備宿衛滴盜賊名必效死力於是授安副總兵號其兵隆武新營起應遴兵部左侍郎

監安軍二子授主事既而新營兵溷虐民日號哭奔告公公與應遴書曰頃閣下建撫議欲假之以威敵不意養之以蘗民也且張安辭色禮貌俱極猥鄙寧復可任緩急今民避難城中者既多又值糴貴保無激成他變閣下縱不惜民如國事而應遴以嗾民毆大臣殺禁軍馳奏竟革職時歲丙戌三月也都御史田閣守道彭期生及萬元吉皆上疏留不報民老幼扶道左號送塑像凡數十處公命毀之去贛後四月而閩事敗其冬十月王師克贛州廷麟元吉等死節而所謂隆武新營張安者兵竟潰叛去公聞南向泣曰使臣言驗國之不幸也公事父至孝比贛歸父沒數旬錢塘之師亦潰於是痛傷家國嘔血齏厄麻冠大布去廬父塚歲時望朔先帝忌日必正冠服哭拜後遂披髮頭陀憔悴行吟家人縱跡多在海畔或時至城南與同年友余若水敘道舊故已復棄去著史論百餘篇題曰不忠不孝覩顏天地爲大罪人因更號恥廬康熙丁巳年卒年五十四公年未三十鬚眉皓白兩目盲僊又二十餘年鬚盡牯斷海內高其風節與若水並稱曰越中余金二先生焉

朱潁倩曰起伏題繳俱合子長遺法論末聯綴徐君是蔚宗書中得意處

胡戲歌曰敘張安事絕勝通篇注意在此

冀明劉先生小傳庚午

先生諱光世以字行紹興山陰人少有絕力恥言勢利初受知於于瀛長先生顯及劉威北穆既受知於定西侯張名振兵部尚書張煌言穆宇公岸貌修偉善大刀及射寬而愛人崇禎中以武進士授上海把總南兵部尚書史可法知其才擢補應天副將時鎮知紹興府見天下大亂東南必不免兵革募豪傑有氣節者餘姚邵應斗蕭山朱伯玉及先生爲之

魁轉運南都以三人從比歸薦先生及伯玉於誠意伯劉孔昭孔昭眾人遇也糧用乏絕念故人相善者乃往依穆穆雖爲將家貲推食食先生且餉其友南都敗穆歸里與顓及鄭遵謙等謀守浙東庶紹興單弱不濟聞方國安有見兵數萬自盛國廣德東來令穆道諸暨迎之國安未至遵謙已起郡中署守通判張慥會稽令彭萬里皆死武進士沈振東說遵謙悉取江北船繫南岸由是王師不得渡魯藩監國以顓爲都御史巡撫紹盛穆威北將軍伯爵受王之仁節度明年進威北侯穆用先生左軍都督先生在軍與士同甘苦營無餘糧戰必先登諸營兵不敢與威北左營兵抗方國安每欲誘致先生先生不肯穆子九短而悍有胆義父守上海時大盜畢崑陽繫獄崑陽撤人也善用鎗世傳畢家鎗無敵九慕之日賂守者飯崑陽一年不怠崑陽出遂授九鎗法九嘗與父較鎗父不及也先生在南都九以私錢給先生及兵起戰於清風岡死焉先生憤渡江無期致殿於顓陳時事得失江上敗顓歸金壇穆及遵謙入海遵謙尋爲鄭彩所殺穆病死先生晦跡家居明年王翊起四明聞其宿將具禮來聘辭不赴翊募死士篡取先生友人爲質先生往以母老力辭其後張名振張煌言以鄭森兵入舟山浮海往見江上之役名振雅敬先生煌言前募兵平岡亦善先生至是名振沒煌言圍欲留之先生歸杜門教授年八十二終於家煌言死杭州從者顓水羅子木

跋日董山董先生爲余言越中忠義果敢之士至崇禎之末尤盛餘姚則有邵應斗朱坦之皆以胆力聞見稱於于瀛長顓後應斗爲熊司馬黎將戰喬司有功坦之好結客傾貲財兩人竝與翼明交雄武相尚也府治石獅子累千鈞坦之手兩曳之以行卒以被誣死俗吏瀛長聞坦之下獄趣吏印玉以信牌召之起晨至昏蹲蹲走二百里叩姚江城入坦之已死玉大恨瀛長下教切責令比兵起玉帥掾史壯士數十人投劉穆及穆子九同死于清風岡

李恕谷曰一傳并綴數人賓主應然結尾津津於子木印玉是史家微意

明江陰縣典史閻應元傳

閻應元字麗亭其先紹興人四世祖爲錦衣校尉始家北直隸之通州而應元起掾史官京倉大使崇禎十四年遷江陰縣典史江益百艘乘潮闖入將薄城會知縣去攝旁邑篆丞鐫選懦男女竄奔應元帶弓鞬躍馬大呼于市曰好男子從我殺賊護家室從者千人苦無械又持竹行呼曰事急矣從我人假一竿於是出列江岸堵牆林立應元往來馳射發矢輒殪賊賊連斃三氣懾揚帆去巡撫狀聞以欽依都司掌徼

巡得張黃葢擁纛前驅清道行邑人以爲榮久之催循資遷
廣東英德縣主簿陳明遇代爲尉應元母病未行會國變將
家僑縣東砂山乙酉五月豫王入南京分遣貝勒及他將畧
定府州縣守臣或降或走旬月之間下京口以南名城大縣
百數閏六月朔江陰諸生許用德縣丞太祖御容明倫堂率眾
拜哭聚者萬人欲奉陳明遇爲城主死守辭曰吾智勇不如
閻君請從閻君夜遣騎迎應元應元投袂起率家丁四十人
夜馳入城時城中戶纔及萬兵不滿千應元料凡籍治樓櫓
令戶一男子乘城餘丁傳餐發前兵備道魯化龍所製火藥
器貯堞樓勸輸富人出金粟布帛他物皆聽國子上舍程璧
蘇松益兵來攻江陰面縛降將跪城下涕泗說降應元罵而
麾之又令斬四門首事一人即撤圍應元厲聲曰第斬吾頭
人名位卑輕而率一城士庶共犯國難至死不貳貝勒連破
弟兄不呼名陳明遇善附循每巡城相勞苦至流涕以故兩
義將軍爵五等膺重鎮乃爲敵前驅何面目見吾邑士民乎
良佐憨無言應元頎身面蒼黴髭用軍倉卒嚴明犯法輒貫
耳鞭笞然厚賞予親爲傷者裹創死視殮酹酹稱軍人曰好
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余明朝一典史尚知大
呼曰吾與閻君雅故欲相見應元出立城上遙語弘光已走
踐自殺死數千大軍卻離城三里止營劉良佐擁騎至城下

六萬七千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城中死者亦五六萬屍枕籍街巷無一人降者城破時陳明遇下騎搏戰至兵備道前被殺重創手握刀僵立壁旁不仆或曰閻門投火死

論曰余弱冠即聞閻典史比讀家子湘傳使人脫然忘死生子湘得狀于江陰黃晞晞坐其父毓祺兄弟四人並收沒爲奴鄉人斂金贖出之行丐南歸家口盡亡以通經授徒毘陵年七十餘幅巾白布袍終身旣狀應元又作先府君行畧惜未之見毓祺字介之諸生立名崇禎間甲申聞國變痛心嘔血遂類中風狂走結客蹈海作詩有可憐上帝如泥醉白笑遺民與石頭之句後變姓名轉側江淮數年所至皆親其豪傑以是得禍死獄中毓祺旣江陰人宜與應元同在圍城者子湘傳晞妻黃烈婦周氏奉連書及不面敘毓祺晞事因有感諱隱約其文不知遺民之頑自者有之今不啻三紀矣會當發思義之幽光況如應元者非守土而殉義一典史酬三百年愛民養士之恩令翩翩科舉出身都重祿者嘗之俯首含愧不復能仰視罔與王所亟賞也仁和馮山公以唯陽擬江陰而進陣明遇之義于許遠其里字不載蓋狀中闕云

宦者王承壽傳

會稽董先生有宦者王承壽傳意不在承壽也其傳曰承壽燕人天啟中不附魏忠賢懿安張皇后當問外庭事以楊漣左光斗等死狀告后爲之不豫者累月熹宗崩議所立后意屬信王甚堅命承壽宣于朝帝旣即位誅忠賢斥諸宦官在內者承壽亦引退崇禎五六年宦官復稍稍用承壽得事帝京師陷傳旨後宮自裁皇后周氏以下使宮監還報謝恩如禮獨長公主幼未奉詔帝怒手砍其臂折仆地而承壽方從張皇后宮至跪白曰懿安皇后亦縊崩矣帝喜徑走煤山先是忠賢有養女任氏美而狡進熹宗爲貴妃至是賊入曰吾天啟張皇后也賊不敢犯及賊敗任挾宮中寶賄偕一少年出都城餘費其所挾窘患語于人遂聞于宦傳送京師京師人謂張皇后不死驚惋聚觀承壽適在眾中見曰此任貴妃何爲者手指之吶吶詈不止妃亦識承壽泣下面赭閉目不語言承壽去爲僧往來西山中邵廷采曰古寺人縱衣之職周官冢宰統治之其人固有良有不良自秦二世委靡至東漢及唐禍烈矣然漢有呂強唐有張承業宋有羅銑明有金英王安而終之以王承恩之死節不必盡社勳社之秩也嘗讀唐書德宗母后沈氏以東都再沒失其所在德宗立而求之其時高力士之女自詭爲后迎入大內力士子辨其非德宗勿罪曰吾盧受百罔冀得一眞竟不得舊史載韋烈之至商宮也使人詣懿安皇后所勸令自裁倉卒不得達及兩宮

崩宮中大亂后青衣蒙頭步入成國公第後事遂不明今見
永壽傳始知后殉義不在周后下國雖亡一代之名教完矣
任事與高類而任罪大后之在熹宗朝其賢明何如者豈其
臨難不決至失身流落閭里蒙垢哉當時永壽不致辨蓋不
忍見遺妃淪沒而身對簿染流俗之污議也其往來西山與
陵寢相近志亦足悲矣施自西爲吁眙丞時語余有故太監
某者年九十餘逸其姓僧服守祖陵旁月日展掃堂墀焚紙
錢叩頭嗚哀亦永壽風節云董先生名瑒字叔迪號無休手
輯蕺山先生文錄劉門誠意愼獨之學多所發明焉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會稽馬用錫校

姚江孫氏世傳

餘姚人物之盛自憲孝武三朝始其著姓多莫盛于孫王謝而孫氏尤盛孫氏自燧及嘉績六世世以文章忠孝嗣其家緒蔑有廢墜海內高仰之爲當代宗臣燧字德成號一川其先業農居梅川鄉弘治六年燧第進士入居縣城初仕刑部主事累陞福建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時寧王宸濠久蓄異志外結羣盜內通權佞冀移天祚朝議選才節大臣擢其機牙用燧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燧嘆曰投艱于我死生以之擒宸濠建詔獄下江撫臺奏力爲湔雪不死燧潛謀默慮託稱他適城進賢南康瑞州奏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州特角九江當湖衝請重兵備權兼顧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與國通城廣信橫峯青山諸窯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督六縣又假討賊盡出會城兵器外府譬笑曰卽賊起吾不滅賊賊必以吾處分故速滅也會江西大水濠竊凌十一閏廿四等流叔郡陽燧與按察使訐達自江外掩捕之夜大風雨走匿濠林墓中濠恐致書陞完請急去燧燧亦言濠必反疏七上盡爲中途邀截履疏自劾乞休不允積憂累瘁

髭髮盡白正德十四年六月濠生日盛宴次日各官入謝濠竟以燧先備速敗起時大索城中兵器弗得又所在多有官司遮應者禁不發其後餘賊走安義守兵遮擊盡獲湖廣浙江則以饒撫故不被賊禍王文成謂諸將曰吾誰徵國家寧不死燧潛謀默慮託稱他適城進賢南康瑞州奏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州特角九江當湖衝請重兵備權兼顧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與國通城廣信橫峯青山諸窯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督六縣又假討賊盡出會城兵器外府譬笑曰卽賊起吾不滅賊賊必以吾處分故速滅也會江西大水濠竊凌十一閏廿四等流叔郡陽燧與按察使訐達自江外掩捕之夜大風雨走匿濠林墓中濠恐致書陞完請急去燧燧亦言濠必反疏七上盡爲中途邀截履疏自劾乞休不允積憂累瘁

龍告廟飲至寧可忘孫公成勞進吏護其喪歸越子堪墀陞

龍告廟飲至寧可忘孫公成勞進吏護其喪歸越子堪墀陞

明報挺戈赴難道遇露布乃迎喪廣信會上親征駐南京文

明報挺戈赴難道遇露布乃迎喪廣信會上親征駐南京文成親檻宸濠取道浙河東下檻車與燧靈車先後相比堪兄弟幾欲手斧濠濠仰首謂監者曰孫都御史槻亦至此耶左右對孫都堂三子徒跣奔走在近不審何爲濠謂監者速掉舟無以我故傷孝子心壞朝廷法世宗卽位贈禮部尚書謚忠烈祠祀江西敘堪錦衣千戶世襲堪第武進士燧進士第一歷官都督子孫世籍京衛墀尚寶司卿墀孫如游天啟初大學士陞字志高號季泉嘉靖乙未進士第二人累官翰修國子祭酒禮吏二部侍郎終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恪爲

人孝友純篤痛父死國終身勿治家慶手不書盧字不爲人作誄父文母楊夫人年九十陞爲侍郎或偶不怡輒伏跪不起事伯兄如父事無巨細咨稟而行坐必侍側沒身不衰爲文宗兩漢詩宗工部必關倫教每以民生水旱盜賊形之詩歌風當事者勑諸子以剛方名節尤篤友生同年韓修撰應龍早卒撫保其孤華州王宮諭惟禎死于地震收其文序而鏞之生平無嗜好一介之細苟有未安曰趙清獻必不如是初出嚴嵩門嵩專政特自吏部乞徙而南天下高其風節云五子鑨鋹鎔鏞惟少者爲貢士逸其名鑨字文中嘉靖丙辰進士官兵部主事世宗齋居近習頗預政鑨抗疏引趙高林甫萬歷二十年爲吏部尚書明年以京察罷先是京察去留先白閣臣鑨及考功郎中趙南星力矯其弊王錫爵不悅于是刑科給事中劉道隆論稽勳員外虞淳熙職方郎中楊于庭臺省交劾而吏部曲爲解僅議一主事袁黃非體上責吏部回奏鑨奏言淳熙臣鄉人安貧好學非有先容之助于廷任西事有功尚書石星亦言之臣不忍以功爲罪且既命議覆自有異同若知其無罪以科道之言而去之昧心欺君臣不能爲上以不引罪奪俸而南星竟謫外淳熙等並罷鑨乞休不許復奏曰人臣之罪莫大于專權國家之禍莫烈于朋黨夫權者人主之操柄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爲職進退去留屬焉然必請旨而後行則權固有在不可得專也今以留二京職爲結黨則無往非黨矣以留一京職爲專權則無往非專矣以留二京職爲結黨則無往非黨矣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于世將來者且以臣爲口實又大罪也因請乞骸骨歸舉朝論救皆被謫明年吏部尚書陳有年又以會推閣臣列舊輔王家屏名失上意去位錫爵語顧憲成曰當今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憲成曰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憲成斥歸講學于東林天下趨之沈一貫繼相以才名自負持權求勝政府清議更相傾軋垂五十年方正之不容自鑨爲吏部掌京察始也先鑨長吏部者率溯陸光祖代鑨者有年鑨同縣士並以不得其職去由是浙江三賢太宰之名震天下鑨三子如法如洵鋹字文和嘉靖己酉鄉試第一癸丑進士庶吉士直經筵講違弼之義上爲之前席聲聽累宮國子祭酒禮部侍郎鋹于兄弟中最警敏畢讀中祕書尤精易義年四十一而卒祿用未竟士林曉之子如江鋹字文秉隆慶戊辰進士由長垣知縣召拜御史督學廣東歷江西河南按察布政使終太僕卿性行質良所至多惠政鑨字文融號月峯萬歷甲戌南宮第一授職方主事調考

功癸未掌選拔鄒元標于戊所甲申晉太常卿以副都御史
巡撫山東大軍時援朝鮮與日本鏖戰海外自登萊轉餉不
絕進防海圖言闢白翼緩我師請封請貢堂堂天朝豈宜示
弱小朕臣與參末議主戰不主和無墮賊謀乃可威鎮百蠻
晉兵部侍郎總督薊遼議留倭使小西飛與本兵石星忤又
督大帥董一元乘雪搗倭巢勦戮叛卒斬妖人劉天緒等先
幾制變風威大行終南京兵部尚書生平研慮盡注古詩文
文祖北地李夢陽心追左馬而力不至韓歐以根底六經稍
遜于古人蓋其時荊州遵嚴之大家何李王李之秦漢兩宗
迭興迭廢而月峯推揚餘瀾選言紀事歸于百鍊精卓實為

學古楷式其後宦成退居月山數年乃與同縣葉六桐憲祖
管徵士宗聖賦詩談道徵士徐進以致知慎獨之說月峯喜
復書曰此理深非造次可答向嗜讀左國史漢百家等書今
先生為我洗盡矣其晚年游息進德如此如法號侯居萬歷
癸未進士授刑部主事皇三子生神宗欲封其母鄭氏為貴
妃而皇長子之母王恭妃位號不進如法抗疏不封恭妃必
不可先封鄭妃請亟立皇太子以定國本然後再議二妃之
封貶潮陽典史光宗嗣位子有聞赴闕頌贈光祿卿如游字
景賢萬歷乙未進士累陞禮部尚書光宗即位遵遺詔欲封
貴妃鄭氏為皇后如游爭之曰祖宗朝其以配而后者乃敵
體之經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故累朝非無抱衾之愛
終引割席之嫌者則以例所不載也皇貴妃事先帝有年不
聞倡議于生前而顧傳詔于崩後豈先帝彌留之際遂不及
致詳耶且王貴妃誕育聖躬恩典尚爾有待而顧令不屬毛
離裏者得母其子恐九原亦不無怨恫也鄭貴妃賢而習于
禮處以非分必非其心之所樂書之史冊將為盛代典禮之
累且昭先帝之失言非所以為孝也中庸稱達孝為善繼善
述義可行則以遵命為孝義不可行則以遵禮為孝臣不敢
奉命從之又論封李選侍為貴妃上不豫大臣候御榻前選
侍要挾太子欲封皇后如游諾以決第舉行尋大漸未得再

命而止熹宗立晉東閣大學士在位未久聲名稍減于前卒
贈太子太保謚文恭如汪字一之鴻歷辛卯舉人歷仕壽昌
教諭萬州知州瑯昌同知少負雋才倜儻一世流風逸韻鄉
黨多有傳道之者四子仲應楫惟舟質行好學收麥于薊直
大兵至楊村死焉應楫子復乾流寓通州有二子在通州如
洵號木山萬歷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決疑獄釋殊死二十
餘人曾員外郎決意終養母年踰百歲致毀廬墓有雙鶴巢
其塚補工部由守池州訟者以情理曉譬民多格化親督驍
健獲江盜盛長等威惠大著遷山東副使陞參政備兵濟寧
為人純誠質行年七十七終于家嘉績字碩膚文恭公之孫

崇禎丁丑進士授兵部主事楊嗣昌以其知兵薦爲職方郎中太監高起潛求世廕執不可因侍上觀德殿閱軍器讒之下獄學士黃道周時亦下獄襲被藥裹俱不得入嘉績推服用奉之甚謹且從受易會諸生餘仲吉上書頌道周上益怒察諸臣與道周通者同獄文震亨等各詞辨嘉績獨曰黃霸受經夏侯勝史傳美之何足諱乎清獄詔下因刑部尚書徐石麒得出起九江僉事未上而國變乙酉王師渡浙江郡邑望風降附嘉績置酒觴其族人泣曰吾族受累朝厚恩寧忍遽背之耶卽以是日招鄉市得數百人西赴錢江而同縣熊汝霖帶波錢肅樂亦至故臣遺士稍稍來集歷官左僉都御

史東閣大學士從亾海外以丙戌六月二十四日卒於舟山臨絕謂汝霖曰吾恨幸全要領不獲從文山往死柴市初葬張信墓道南後四十年其孫訥渡海起襯反葬燭湖邵廷采曰宋太母孫諸生惟舟君女述孫氏家世小大畢詳忠烈殉難三子奉母夫人極歡惟枕席入內則痛裂漚泗一日召舞師演宸濠新劇命悉倩狀無隱嫌至武士出帳銅錐折臂母夫人痛而入舉家皆哭已出廳事縛優孟宸濠者榜之四十而錫以金錢於乎忠烈之爲忠三子之爲孝至交宜其大啟後昆與國咸休奕代若斯之炳蔚也侯執蒲議月峯手持書卷坐大司馬堂余觀月峯督遼疏稿籌畫邊計事後當

成敗皆驗好事之論盡可懲哉碩膚不辭螳臂超然成敗利鈍之表假若宋史之存二王之人也陸張比烈宜不虛也

甯波萬氏世傳

浙河東有世臣曰甯波萬氏始家鄞由武毅將軍鍾鍾之父明威將軍斌定遠人從明高皇帝起濠梁克滁和眞三城守滁從定中原與副將軍常遇春出塞死渾河鍾累立功西南世襲鎭波衛指揮僉事拒靖難師復死之子武嗣好經史承業六年從征交趾戰沒檀江舍撫子弟及射龍將軍文率舟師禦倭失桃渚雙炬漸遍發矢落其一炬麗作將軍溺焉士人神之號曰射龍武年二十三文二十二文沒後五月而生子全母吳與姑曹姒陳咸弱歲保孤而文之女兄義顧亦終身不嫁共持門戶當是時家無壯男四忠統祚幾中絕盜人靡不憐矜而奇其三節一義曰後宜大昌全長果特立蓁盡孝祭盡哀作宗譜明世系一平閩括三破烏夷講切經史不衰傳子僖僖傳椿恪共先職皆好經史竝稱儒將椿生表字民望少孤至孝以世職中正德庚辰武進士晉都指揮累任運漕黎將廣西副總兵淮安總兵僉書南京中府都督同知再督漕興革利病賑饑民蓋營伍絕饌守中官之干請慫魏國悍弁之干紀者風采肅然嘉靖中倭人內侵東南騷動時在告謂必誘斬汪直寇可平乃薦蔣洲于當事不聽其後胡

宗憲卒用洲致道在浙閩時倭猝犯杭州撫臣巡海無備亟選僧兵數百使女夫吳指揮懋宣統以出大破之及僉書中府蘇松告急散家財募兵進猝遇賊于婁門身中流矢裹創大呼督戰賊潰去抵留都下血斗餘與子書曰家世戰功死王事獨身持文墨不任兵今晚年增一箭瘢不亦美乎生平與龍溪緒山荆川念菴東郭心齋講文成之學所至士大夫問者無不意滿去稱鹿園先生萬氏之大自鹿園始年五十九自是子逢甫年七十三孫邦孚七十五代有壽者亦自鹿園始逢甫僧庶長兄謙甫屬志問學受業龍溪緒山累官廣州參將軍民畏懷邦孚號瑞巖運漕有功僉書山東都司督將軍牽龍江營水師赴援守鴨綠江轉餉不絕大軍須以全濟累陞狼山副總兵會改通州城爲大壕瘞散骨州人感泣總兵福建一稟前戚少保約束島民失風入境者撫軍欲掠以爲賊持不可悉遣之暮年歸與鄉耆俊雅歌碁杯以壽終生悔菴先生諱泰字履安崇禎丙子舉人與陸文虎黃梨洲晦木劉瑞當王玄趾同學于山陰得聞證人之教復社盛行及文虎白甫東破荒而出婁東雲間無不倒屣傾接東江之役士人皆乘時猶取名位以戶部主事授先生先生獨不受

踐更入衛直三殿災傳旨毀五鳳樓保承運庫力持樓國家象魏不可毀請撤小屋塑大屋卒兩得全倭薄釜山拜游擊將軍率龍江營水師赴援守鴨綠江轉餉不絕大軍須以全濟累陞狼山副總兵會改通州城爲大壕瘞散骨州人感泣總兵福建一稟前戚少保約束島民失風入境者撫軍欲掠以爲賊持不可悉遣之暮年歸與鄉耆俊雅歌碁杯以壽終生悔菴先生諱泰字履安崇禎丙子舉人與陸文虎黃梨洲晦木劉瑞當王玄趾同學于山陰得聞證人之教復社盛行及文虎白甫東破荒而出婁東雲間無不倒屣傾接東江之役士人皆乘時猶取名位以戶部主事授先生先生獨不受遊悅其玄門運氣之術自謂有得年七十七終于五洵子言官舍斯大字充宗精經學以爲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註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無由悟傳註之失其論悉法日商周改月改時子丑寅皆陽月春月三正迭用並爲年始然敬授人時終不若建寅爲正孔子欲行夏時吾不韋亦知此意見周已滅亡候天下一統將用夏正秦政得志遂因月令更正朔時月一從夏時之舊但以十月爲年始非不韋本意夫建亥純陰冬先乎春月于三正之義何取也商周之書分至皆不繫時夫分至者四時之中如堯典殷仲春正仲夏是也若以周正紀則二至當在春秋二分當在冬夏聖

人第以干支物候著令于民使赴功趨事而不綴以春秋分冬夏至之文見正朔雖更分至啟閉之序固不可紊也漢武造太初歷改用夏正而分至啟閉始均二十四節氣之名始立至繫冬夏分繫春秋亦自此始論郊社曰郊唯日至一禮新穀不名郊魯僭日至之郊故孟獻子啟蟄而郊之言爲國諱僭託于新穀以輕其事明堂位魯君孟春祀帝于郊夫周正孟春夏十一月也此僭日至之郊之證也郊大報天主日社祭土主陰氣主月別有春朝秋夕王宮夜明之禮以祭日月此禮之同而異者也春秋傳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蓋月掩日則日食社爲陰而主月故伐鼓以責之此祭地主月之證也論祫禘曰禘夏祭也禘祫一事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羣祖謂之祫以始祖配并及羣祖每歲一行行必午月以其時陽盛陰生求神于交接之間即時祭中爲之特太其禮無有可以俟之五年者天子四時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禘嘗烝皆祫而惟禘之祫爲尤盛故春秋傳于諸祭書有事于夏禘獨書大事公羊傳亦特著之爲大祫無于時祭之外別有所謂三年大祫者嘗烝之祫通乎諸侯夏禘大祫專于天子而魯行大祫故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然魯之行禮特僭其祼獻尊罍之數樂舞豆籩之繁拜跪登降之節而未嘗追所自出故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以禘禮則用天子之禮樂也祀周公則不追所自出也謂魯禘文王誣矣曰然則五年而再殷祭公羊之說非與曰魯雖僭禮然自爲殷祭間歲一行不若周之歲舉故王制亦有諸侯礿則不禘之言公羊所云指魯禘非謂周禘然也他言宗法喪服昭穆皆斜閘前人未發初輯春秋二百四十卷燼于火復輯絕筆于昭公臨沒以季武子立後一事未定爲念其嗜學乃爾自周衰百家放言遺秦焚書漢武始立博士治後石渠虎觀各以家法講說授受莫能歸一宋儒繼起欲以精微之理該洽典文入明以來科舉之學盛守一先生箋傳但有講章而無經術荒蔽聖人本指充宗潛思强力綜覽精貫不索異不守同必衷至當于是六經之義晦久復明既承先澤守身完璞攜一子教授浙河東西二十年宿儒名公爭來就質其爲人剛毅見有不可義形于色匍匐急難悉其心力如葬張蒼水于南屏陸文虎兩世大棺皆人所不能爲者事具遺民傳年五十二斯同字季野有史才詔修明史總裁令其以白衣領事嘗補二十二史世表五十四卷朝士奇之兄子言字貞一先在史館七年出知五河季野踵其事子父一手稾本粗定儒林寶貴焉

論曰浙東以文章忠孝保國之龍者無盛于姚江之孫而碩膚先生以死繼之其次則盛子甬中之萬而悔菴先生以隱

承之雖迹行不同歸于不忘君祖可謂無忝所生矣衛所之制井田府兵遺意也古者公卿即爲將帥晉文謀帥亦曰說禮樂而敦詩書後世任武力則背違老成修儒雅則濶迂經濟絳灌隨陸之不相合并也久矣世所以受魚爛之禍也萬氏起軍衛而理學志節醞釀三百年之長文武不異其趨而嘑見各伸其用故爲世家宜哉

徵君孫鍾元先生傳

先生名奇逢字啟泰號鍾元直隸保定容城人萬歷三十八年庚子年十七魁鄉薦友定興鹿忠節公善繼兩家相去十里風雪暑雨過從討論濂洛證本六經不爲詞章訓詁漸溺部尚書范景文聘贊畫軍務亦辭不赴泰晉已陷李自成將卒弗之及孫公高其才義欲表除職方郎與其事先生知時不可爲自陳願老公車臺諫交章推舉並辭不就崇禎九年容城被圍率宗人鄉戶并力守禦城賴以完優詔褒嘉兩兵過都城先生攜家避居易州五公山新茅雙峰姻宗門士依以保者數百家飭軍實申期約餘暇講詩習禮修喪昏冠祭儀節四面而擾攘獨山中弦歌俎豆恩教洋洽寇賊莫敢犯時以方田子春無終山焉順治初祭酒薛所蘊具疏讓官兵部左侍郎劉餘祐及巡按交薦堅卧不應樂蘇門泉石幽勝遂移家築菴山堂觀玩易象子孫勤穡給食門人負笈來者隨宜有心者孰不捉腕昔盧次楩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布衣爲行哭于燕市曰諸君今不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李北地在獄何中默致書楊文襄求一援手康德涵至不自愛其名今左魏之品可方北地非次楩敢望逢一介書生無由哭訴尚慚茂秦閣下名位比屑文襄豈至出德涵

劬塔數十人俱遵教誨進止揖讓著有成度孫洮壬戌進士門人最著者睢州湯斌先生學以愼獨爲宗于人倫日用體認天理嘗言生平年愈進功愈密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子臣弟友盡分此終身行不盡者後生非務躬行唯騰口說徒增藩籬離于道無補多爲世之紛嘵爭朱王者下砭也著理學宗傳一書表周元公以下十一子附諸儒考悉出獨見海內稱孫徵君或稱夏峰先生

論曰丁未余年二十從角聲苑解齊上人爲禪坐二十二遇遠道人于石門令觀安身立命之宗後遂喜讀龍溪語錄及張子韻論語頌諸書泊癸丗客嘉禾與侍施約菴先生爲言河北孫徵君當代眞儒欲遣兒輩負笈往事因出徵君語錄始識儒佛之分伏而讀之大約言朱子之後流爲支離故陽明當盈虛此理其易象中北方學者謂其調和朱陸頗不然之然觀徵君之立身始終一轍世亂不污世清不激豈依阿同俗修託名行之士所能哉及屢徵不起山居講學追踪王氏河汾其風流漸被遠矣竊怪學人訾論陽明千口傳合甚乃薄名節而非東林謂鄒馮兩先生詆世道孱於乎其自顧何如也彭方濂修撰輯湯潛菴語類一編其中扶擁文成不遺餘力蓋得于徵君之澤居多云

遺獻黃文孝先生傳

先生諱宗羲字太沖號梨洲忠端公尊素長子也忠端公五子仲宗炎字晦木叔宗會字澤望並有情才著述東林前輩炎稱之而先生最晚沒學問淵海名冠海內發明蕺山劉子誠意愼獨之說東南學者推爲劉門董常黃幹少補仁和學諸生而忠端公以劾魏忠賢客氏死詔獄莊烈皇帝登極誅忠賢收捕奄黨先生年十九袖長錐草疏入京頌寃得腸葬祭贈官錄後再疏請誅曹欽程李實蓋二人受忠賢指論公而爲大理考問公者許顯仁也五月會審顯仁自訴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先生對簿顯仁與魏忠賢謀反引高煦宸濠緣親王戮社例以錐錐顯仁血流被體卒論立決妻子流三千里又與夏之令子光山夏承周宗建子吳江周廷祚共篋所頭牢子顏咨葉文仲登時斃六月會審李實李永貞劉若愚三奄中府實辨原疏不自已出忠賢取空本令永貞填寫故墨在硃上屬先生所親行賄三千金先生疏首執對墨在硃上賄成也復用錐錐實當是時先生義勇勃發自分一死衝仇人胸頰天子仁明念忠臣遺孤子不加罪會審之日觀者無不裂眦變容當是時姚江黃孝子之名震天下事定還里四方名士無不停舟黃竹浦願交孝子者弘光朝阮大鋮起欲用盡殺天下清流先生幾及于禍浙河監國授兵部職方

司主事陞御史左副都御史事敢遇民心冷者多赴先生先生瞿然曰有老母在且先人不可無後乃以俠名江湖耶遂奉太夫人逃避居山中大啟藏山書深研默究以爲世知識山之志清節義而已未知其學也其學則集有宋以後諸儒大成聖人復起莫之易也于是作劉子行狀要其指歸之精微有四一曰靜存之外無動察木之培必于其本省察即存養中切實工夫今專以存養屬靜安得不流而爲禪省察屬動安得不流而爲僞又于二者之間方動未動之際求其所爲幾者而謹之安得不流而爲雜一曰意爲心之所存非所發傳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指所存言也如意爲心所發孰

爲其所存者乎豈有所發先所存者乎心無體以意爲體意無體以知爲體知無體以物爲體物無用以知爲用知無用以意爲用工夫結在主意中離卻意根更無挌致可言一曰已發未發以內外對待言不以前後際言喜怒哀樂即仁義禮智四德非七情也一心耳而氣機流行之際自其盎然而起謂之喜仁也元也春也油然而暢謂之樂禮也亨也夏也肅然而斂謂之怒義也利也秋也愀然而止謂之哀智也貞也冬也是四氣所以循環不窮者賴有中氣存乎其間而發之爲太和元氣是以謂之中和性之德也人有無七情之時未有無四德之時存發止是一機中和渾是一性曰

太極爲萬物之總名易畫一奇太極之象因而偶之陰陽之象太極即在兩儀四象八卦中理因形氣而立其要歸之愼獨人心徑寸間空中四達是爲太虛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寂然不動之處唯此不慮而知之靈體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見聞情識紛起雜而非獨愼之無及矣可知獨即意意非念也氣即理非理生氣也謂理生氣與佛者有物先天地之說何別也武進惲日初仲升氏編劉子節要握先生手曰今日窺先師堂室者唯吾與子議論不可以不一但于意非所發宜稍融之先生不答其爲學不名一家苦身焦思自謂以晉得年二十二讀二十一史日限丹鉛一本家仇

黨禍舟車茅店之內手不去編寒夜抄書必達雞唱暑則穴帳通光以避蚊蚋早受先公命就贅蕺山然竟崇禎世一十七載詩文盟會交遊聲氣去其半及蕺山夢蕖擔簦避地越中影憂讒海陸山陬饑寒顛踣而後乃一意于師門之學然碑版記述天官星歷句股壬遁厠所精兼未能棄也自言生平所不作者視誄誄之文人亦莫敢強康熙丁未復舉郡城證人書院講會戊申舉北鄘城謂學問必以六經根底于是前上遂有講經會先後主海寧紹興講席而所就經術湛深

士以前上爲最難時文淺說亦知崇本蕺山先生倡明之功大焉己未庚申累以博學宏詞薦舉遺獄鵬圖辭老病有司

承詔取所論著資稗明史者繕寫宣付史館是時先生年八十矣歲戊辰自爲生壙于先公墓畔諭以死後次日舁致石牀一褥一被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七七諸鼓吹巫覡銘旌紙錢幡槩去不用作梨洲末命一篇子百家私與宗叔道傳謀曰諸命皆可遵獨不用棺椁一事奈何先生聞之曰噫以父之身不能得之子耶作葬制或問或問送死者棺周于身椁周于棺古今通義也今子易棺以石牀易椁以石穴可乎曰何爲其不可也余覽西京雜記所發之塚多不用棺石牀布之上藉以雲母趙岐敕其子曰吾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陳希夷令不從也孝子者于親平日之言無有不從至于屬纊之後世俗謂之遺囑禮家謂之顧命親之所言從此不得聞矣無論馬鑒夏畦之子不敢不奉以終身不必孝子于此而有不從則平日之爲逆子無疑矣楊王孫裸葬而子從之古今未有議其子之不孝者是從之爲是也問者曰子以從親爲孝則公在堂先生承養祖父具給鮮旨後敦匠事冒暑重趼道諸古今無諍子矣曰聖人之爲棺椁以藥天下之人其有不欲藥者自創爲法亦聖人之所不禁也必以去棺椁爲非禮則趙岐之孟注不當列于諸經希夷之圖書不當傳于後世矣

使爲子者而欲諍之則是自賢以盡父也問者曰諍之不可父死之後陰行古制使其父不背于聖人不亦可乎曰惡是何言也孝子之居喪必誠必信誠信貫于幽明故來格來享欺僞雜于其間精氣隔絕宗廟之饗食松楸之霜露其爲無祀之鬼矣孟子之禮匡章以其不欺死父也父有不善尚不敢欺父之不循流俗何不善之有顧使其形骸不能自主則棺椁同于倣盜人亦何樂乎有子也百家遵末命葬化安山坳鄭寒邨先生文立石捧土塞壙門焉其卒以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年八十六所著孟子師說明儒學案明文案事案明文海南雷文定吾悔集蜀山集南雷詩歷待訪錄宋史補遺冬青引西臺慟哭記注行朝錄海外慟哭記汰存錄思舊錄今水經四明山志台宕記遊匡廬行腳錄姚江文畧姚江逸詩姚江瑣事黃氏家譜喪服制春秋日食歷授時歷故大統歷假如回回歷假如西洋新法假如律呂新義氣運算法納甲納音等皆有成書不下百種約置壙中石几上門人流傳鈔錢徧行京國私謚文孝先生先是患端蒙難封太僕卿餽溟公在堂先生承養祖父具給鮮旨後敦匠事冒暑重趼道諸暨購美椁歸直二百金四弟幼孤身自育教迄于成立祟禎庚辰充解南糧連歲奇祲家人環向而泣走貴嚴告糴值遏禁嚴謀于王毅雲倪鴻寶祁世培三君子其事得集順治庚

寅啣木以連染被執將罹大辟先生赤足行冰雪中十指皆
血求救于馮君道濟得胡珠百顆獻之大帥乃得釋丙申墓
祭戴家山閻門爲山寇所縛又求救于沈李二君乃得放歸
凡所遭逢皆人所不能堪者叔葆素子木正亦敦志節潛居
注易終身冠髮不改一門羣從能行古人之道浙東黃氏他
姓罕比焉

論曰余同里親炙黃先生見其貌古而口微吃不能出辭及
夫意思泉湧若決河東注頃刻累百千言續屬不絕著述次
章大者羽翼經傳細述九流百氏靡不通貫嘗示余乾坤鑿
度象數等書望而不敢卽蓋弘覽博物多得之黃漳海而理

學宗蕺山以故雜而不越其爲人有奇氣所交遊勇俠劍客
遭遇貞元未伸幽憤始終無忘先公詔獄之痛大肆其力于
典墳洎乎髦年而智益明神益強累際辟徵迄不爲名所累
屹然一代學者宗師所謂不得于彼必有得于此者與至全
歸不用楢椁雖非聖人中制然灑然超俗何必同方而議者
謂其毀滅喪紀過矣故具載其或問一篇附楊王孫書之後

馮

李霖史顯臣先生傳

史先生諱標字顯臣餘姚人求如沈先生弟子也沈先生紹
陽明之學高明醇篤漠然冰化天童密雲悟欲羅致之沈先
生不肯曰吾是儒者戶庭特與師爲方外交必欲引之入釋
是信道終未弘耳密雲亦不敢強乃歸與管霞標史子虛子
復三先生建姚江書院于半霖從遊者至六七十人其教以
求仁當下直證良知爲宗惟山陰王朝式金如同縣張廷賓
客卿探契其旨而顯臣先生英才妙思于同門中年最少請
益之下神明頓悟沈先生顧而喟曰知吾學者此子也丙戌
後侍沈先生退居石浪又嘗入雪竇妙高峯坐溪流中觀雲
起月高三年不出學益邃詣沈史諸先生既沒嗣主書院者
仁甫韓子吾之俞子康熙二十二年壬戌二子相繼逝儕人
淪散于是同里後學邵廷采及先生門人合同志連名奏箋
請先生主書院先生奮然曰誠吾責也自爲諸生數十年以
經義舉業指授學者多所開誘因文而進之于道至是就正
者翕然庚午之春安邑康侯如璉宰餘姚親詣書院講學先
生稱說宗旨大闡文成之教尋足疾臥小樓三年門人羣就
榻前來問津津提告神氣愈勃臨革問何言曰此事何處安
排耶譬操舟入海但將柁把定不顧波濤洶湧也安坐而逝
年七十八時癸酉十一月也學識超邁而言動守規矩居家
應事不隨不激引遇後進一以純誠于書院創承始終畢力
順治初與奠維鄭子共肩營立之勞洎乎末年遂主院會談
于利欲勇于任道流風餘澤姚人士至今思之

東池董無休先生傳

先生諱瑞生字叔迪更諱瑒號無休其先自廣川徙高郵明初董旺以軍功除紹興衛守禦遂爲紹興會稽人十傳至考諱用時字公權載郡志理學傳兄期生崇禎癸酉舉人官淮安知府先生五歲而孤輒痛父卻飲食七歲畢讀五經十歲能文自幼厲志不慕華衣膏腴母疽爬吮水不入口五日隔內斷彙致毀篤疾三年其友諸九徵稱曰叔迪今之孝子也已出後從叔父存養沒葬祭一視所生三黨咸歎爲人後者有如是乎陳臥子司理紹興見先生文以爲絕倫時許都始亂東陽錢江騷動先生研極兵事讀有用之書與陸章之錢仲

諺劉翼明爲生死交既國變遂棄舉子業翦髮假緇衣譬錄世獨董先生伏守故廬殘書敝硯心喪疏食殷殷以佑啟後賢爲意康熙甲寅避地入郡始謁先生詔以既宗蕺山之學不可不知蕺山之學後數年負笈喜讀全書見其楷書詳注條分眉列惟恐有失師門之眞其莊慎如此兵事向宗俞咸命師閩人趙本學余得本學陣圖二卷來自先生此可以備者成楠拘蕺今先生亡未二十年欲訪王劉道源問異及甲申乙酉間逸事而越中耆老無復存者東池修竹之湄令人每念而渺容也

河南布政使許公傳

乙酉夏讀書會稽龍眉山許子巨山客留都城能仁

寺閣一載矣余生平未之識也一日介余友劉君子志委作尊人藩臬公家傳將溯流從余山中時繁暑子志爲余解以仲秋相見而聞巨山期余甚迫余心亦未嘗一日忘巨山比八月下旬尋子志約則曰巨山先一日死矣余驟而走之野哭之慟於乎巨山吾死友也死友之孝思不可負況公遺愛在越其靈爽異于他賢不以余布衣之言鄙遺因感慨欲獻拜成公傳惜不及巨山生時示之面咨公居常細大事以爲恨余終負巨山也夫

公諱弘勳字元功其先鳳陽五河人明洪武中始祖諱定以軍功授指揮使守遼陽遂爲遼陽人終明世襲指揮職而公王父諱惟曾折節學問爲博士弟子考諱爾顯字耀寰官至都督同知初從平南王尚可喜攻取五島航海歸命陞一等阿思哈哈番從攻中後前屯二城加拖沙喇哈番又從征廣東功陞精奇尼哈番了孫世襲指揮而公李定國陷桂林定南王死節其兵疾如風雨柳州守將全節梧州守將馬雄及提督線國安皆走廣東定國進陷柳州平樂梧州胡一青趙應選馬寶曹志建等皆出自山谷環應定國北敗敬謹親王于衡州明年遂至肇慶時都督守肇慶內外隔絕定國泄城濠三面急攻用布囊盛土爲牆置木

播挨牌藏鳥鎗以拒內兵陰穴地道城中洶懼都督亦墊溼城中以待繩城奪梯隨方拒禦會郝尚久反潮州東西擾亂靖南王耿繼茂分兵屯三水備尚久而可喜救肇慶閱月定國解圍去事平論功都督爲最都督生五子其三倆公公性平恕喜讀書懷經世大畧循理處善不事細苛十三歲爲諸生甲辰康熙三年以父廕授刑部陝西司員外郎平反斬盜之誣服者三十餘人力請之尚書盡得宥釋乙巳陞兵部車駕司郎中定勘合則注明時地遠近支發夫騎多寡之數宿弊革清戊申陞知順寧府順寧窮邊無縣郭外皆獵獵堡寨性嗜鬬殺公至宣布威恩簡刑清政以善化導其月之間更相向勸曰使君兒女撫我又雲南藩下人依威凌橫民無控告公上白藩府請如律便宜收案由是稅稍戢庚戌都督疾終廣東奔喪民遮道扶攜送公癸丑服闋補紹興府始到解去前政繁密事務寬息日與客登卧龍山亭飲酒種花明年耿精忠反福州浙東羣盜並起延及紹界其年七月諸暨嵊縣之盜合數萬衆直犯郡城公聞賊且至去太守冠服服短褐持尺刀周視城垣亟毀負郭民房撤濠中木筏列砲石城上壍東南稽山門防賊闌入乃挑保甲鑄戟劍立什伍親教止齊步伐婦女聽出入鄉邊人有定志賊至則挺身先上麾譙民競持仗不呼而集亦且數萬公命紳士分門登陴絡繹警

察乃歷巡各垜均給餐飯人人歡呼咸願死守賊至稽山門知有備轉攻常禧門何守備戰于班竹巷不利而退賊遂圍城時鎮將玩寇方合婚嘗酒張樂公毅然曰古太守任兼文武我當受難乃出家丁及民壯合數百人分兩道而出斬首百餘級賊益蜂集勢危甚公身督戰臨矢石眾爭進屢賊賊屍橫野移柵五雲門縱火燒民舍烟焰迷日奸宄有謀以城應遂欲刼掠富室公命戶選壯者拔刀操門聲則與賊夜戮炬止行者違禁突出用賊諜論羣黨因不得逞而是時城門驟閉米價頓貴乃命殷戶各卽本坊行賑更發帑金市米減價平糴城中賴以全活次日賊雲梯攻五雲門幾入公率壯自辰至未凡數合賊披靡追至五里舖而還賊猶收餘眾攻圍公連日接戰寢飯俱廢者四晝夜十七日會城援兵至始解圍遁而援兵宣言賊已入城欲放掠公力爭不可曰紹民爲朝廷城守盡忠城中安得賊窟殺太守勿負吾民也至長駕冠憧民恩績乙卯陞浙江按察副使分守紹寧盜公率藤牌陳勝等左右翼擊粗定民冀休安治以無事乃修濬亭池種花如故而李公調盦宇焉是時武定相國李公芝芳開府衢州總制閩浙上公軍前籌措兵食處以賓友之禮公感其誼知無不爲時收平而前所遣僚屬分將西擊蕭諸羣寇者亦皆克捷八邑奏無算公輒慨赤子蹈水火列榜招諭降其餘眾萬餘新嵊悉復台處溫金旁邑婦女離散或爲亂兵所掠牽號顛踣千里相望公請于李公爲出官俸求贖尋其父夫兄符傳遣之又設粥廠數十區分賑流餓及于明年春麥耕者復業民乃得濟又軍興行五凌鑠民庶動以通賊爲辭守把以下漸級積勞多見遺抑公悉爲白請制府嚴救詳錄李公恩化大行已未弃祖母丁太夫人喪廣東迎殯紹與郭外遂寓家于紹積書至數萬卷分數十篚牙籤展校每至丙夜然惟講求古今必明府親至乃敢降軍吏羣白止公公弗聽從二僮單騎抵賊營反覆開譬大嵐之絕頂曰石窗曰過雲過雲之巔有雲南雲北寺曰杖錫飛鳥望崖而返賊憑之爲老巢公皆歷之其渠長羅拜獻漿飯公南向坐食飽則出賊相顧心折明府神人也不往乃非我盡燒營砦領眾隨出師未踰月大嵐以平遂經營新嵊之寇冬月偕浦黎將由仙巖取道進攻長嶺連破長樂太平開原蔡灣諸砦賊勢大衰至挂門山班師計陣斬及生致僞文武官各數十人賊首數千級獲軍資刀械無算公輒慨赤子蹈水火列榜招諭降其餘眾萬餘新嵊悉平而前所遣僚屬分將西擊蕭諸羣寇者亦皆克捷八邑奏寧宇焉是時武定相國李公芝芳開府衢州總制閩浙上公

人物治亂興亡承革師其大意要于時務可行汲汲論交無
間門地舊治有請以客禮見者灑腆迎之未嘗辭也最喜劉
生士林子志曰若當勉卒景行毋墮載山貞孝兩先生遺教
癸亥補福建按察副使分巡延建上游四郡率瓯山爲田無
獻分號數貧弱田者不能除籍代富家輸糧當役莫之伸理
公至下其事于縣悉行更正又建灘舟中流刼求盜不獲捕
城至省會數百里時被其害公謂盜必勾通船戶著令船必
編號明註船戶居籍小票客子姓名及雇船時日所到地界
牙家清簿繳覆建灘遂無盜警甲子陞陝西布政司參政總
理糧儲鹽驛諸務驛路清治糧米四十餘萬石草料一百餘

萬束並蠲除耗贈均一支收秦中稱其廉平丁卯陞雲南按
察使滇中前受藩下人威虐吳氏旣沒怨家乘時報復詞案
堆盈多告逋逃漏脫公更爲原反審定籍業散歸農伍人情
始安又以夜捕營卒之謀不逃者僇其渠逆餘不窮竟凡寬
嚴得中皆此類辛未九月陞河南布政使聞豫省大饑舍車
乘騎疾驅而進一日夜馳二三百里比到脾肉皆脫遂篤疾
以明年壬申三月二十八日卒于藩署年五十歲豫人哀哭
訃至紹興民祖免降食如喪其父劉子志曰吾侍公久而見
公之事親孝體國忠與士大夫慕信有禮下逮寒士苟善一
毫無不容接急其厄而憫其災王父母父母思辰垂涕潸嗚
咽奉饋唯告居喪斷葷肉屏婦御絕音樂以三年常其遇諸
父昆弟喜戚與共有陷過差怡氣規導恩教兼至在官視其
生士林子志曰若當勉卒景行毋墮載山貞孝兩先生遺教
事之繁簡易劇時之常變以爲勤逾伏枕興寐惟念長難胸
無留事座無留牘三十年通籍無數畝寸椽之業以庇子孫
垂沒揔某手告以所展設弗究意念深矣如公者誠可謂具
剛柔之則全禮智之量鄙人所見未得其匹余聞子志言追
維公曩者臨越之事無不然公巨容儀秀鬚髯洪鍾聲自奉
約廉與人無競恂恂如不能語及決大疑議引經據律若燭
照數計而龜卜又工楷篆通諸家書法拊琴圍棊兒窗容與
想見風采焉

論曰昔蔣琬龐士元皆非百里才陶魯爲縣佐不治後遭事
會俱建功業若公之仁心洽于黎庶動止一遵堯教所謂儁
者之器又非特如魯比也守越時修復朱王諸書院先正毛
忠襄孫忠烈張陽和陶石簣等每過其祠必拜雍容被服與
民敦行古禮皆以身率使得竟其志用庶幾乎周漢之風俗
可與天爵之速惜哉

盛將軍傳　己卯

盛將軍諱國政字寰宇紹興山陰人其先文肅公度居臨安
八世祖顒明天順初都御史以忤曹石落職孫應期弘治中
進士官河南按察山東布政使巡撫四川江西進副都御史

治河應期孫流始家蕭山亦第進士知南靈府名廉吏後又遷山陰桑漬四傳得將軍將軍虎項駢脅方面修耳身八尺洪鍾聲目睫有光兒時被瓜潴湖溺水數鬱鵜銜其衣出之里有狐祥將軍過宿遂不復怪咸以爲異二十歲走京師出居庸歷宣鎮西至大同瞰覽險要見守禦單弱米涌貴而邊軍月餉不足偪然思上章陳言不果乃益發憤讀陰符祕冊俞城二將軍閱陣練兵實紀擊劍騎騎射崇禎三年南遼陽籍中武舉庚辰成進士廷對第三人沮忌者除福撫後營守備初至直大閱巡撫都御史張肯堂見其軍容鮮整旌旗甲仗頓易識將軍才廼參將守延平諸營久弛買人子寬名籍有將軍乘高自射殺之令投刀者勿死轉相呼招賊大解散又不虞民鋤棒爭先帥乘銳入燒其二砦猪婆紅帳首出搏戰鳴鼓舉烽頃刻百里傳警皆徧知民可用乃拔壁起賊恃險與一鼓一旗賊至則入收保鳴鼓舉烽他村應之其有旗之衆皆爲良民兵毋得入約定將軍乃親率百人夜犯一村村林深扼道里回遠咸得實乃多具牛酒召村父老宣恩信村遵將軍請假便宜按兵與汀人來者講肄進取賊出設所山戈鋌利精官軍至則伐大樹摧崖石塞道或礮轟壅灌矢射之入者迷不能出又有石洞如屋延數里窟其中實金帛子女肯堂檄將軍往討并移會江西軍襲其背潮之軍邀其南進攻議戰守請由衢信以號召三吳江有若畫地而守自伸霞分水杉關二渡關外來資百處非一兵泥可封備多眾分一關疎處各屯俱潰無事則無諸王潮偏安之策有變即碉州扼山之覆矣眾不聽又議由計見兵義團召募約二十萬

伍無將軍精訓練殲代胄人反苦令嚴羣豬首於將軍之父馬前父以爲言將軍跪謝曰非敢違大人兵不備寇猝至是故盜數日縛鬧王以獻遂平簾子籍其金帛充遣稅悉遣嫁女還家龍兩省兵師遷老幼迎送乞黃石齋先生文紀功德普福靈總兵乙酉帥所部兵赴留都馬士英以不先謁已沮弗達蘇松巡撫祁彪佳爲言於朝右遣歸秋唐王入閩將稱帝將軍抗議謂當聯鑑國侯出關正位卒建號而將軍獨不進攻議戰守請由衢信以號召三吳江有若畫地而守自伸一關疎處各屯俱潰無事則無諸王潮偏安之策有變即碉州扼山之覆矣眾不聽又議由計見兵義團召募約二十萬

人月給銀一兩待明春進取今年秋冬更需餉百萬尙不足
此爲坐而自盡況北軍乘勝遠闕其來不緩豈容姑待又不
聽見鄭芝龍專國方築安平鎭擬鄮塢實無心戰守乃退款
曰時事不可爲卽日決去隱於醫後三十年而終葬於建寧
之白鶴山方貝勒之入閩也重將軍名遣浦城副將招之不
應去之西鄉鑄鍋爲業金固山礪其先越種也貽書風以利
害譬曉百端復書曰僕所欠一死所以不死者以上有七旬
之老父自吾祖吾父三世獨子無期功强近可依僕死無以
慰吾父且膝下甫呱呱一子將轉溝瘠并斬吾祖後矣昔文
山思黃冠歸里登山斬爲大元頑民區區之衷竊自恕希此

耳必若不已相迫豈以僕爲冥不能死哉固山知不可奪言
於貝勒而陰諫之竟免於難將軍故儒將凡天官奇遁歷代
陣法九邊海防皆有圖注尤深好大學衍義衍義補手錄辨
訂四十卷每誡後進先忠孝後文藝自以勝國孤臣恥伐舊
績或偶舉一端或言未竟不樂而罷閩都督王進功故麾下
嘗被[illegible]同安惠安漳浦龍巖沿海居民以問將軍曰君
行令臣行意盡驍騎潛令內徙令而不聽而不恨矣進功如
誠全活甚衆閩人到今稱之流涕
贊曰明世緝武一代無功迄於南渡益嫻其風跋扈者降忠
入朝鮮比歸心愴去爲僧李公亦罷官歸亳州將軍俱行承恩
從戎順治五年故人張承恩補鎭江協鎭請將
伯兄奉督餉檄出天津運毛帥餉颶作而覆仲兄倚井板漂
彼謂京兵大出必遁如其言而賊敗李公以兄女女將軍後
與也且無長慮夜必散掠若挑精勇多張旗幟隨所向襲擊
有器識伯兄每歎季弟必興吾宗顧今日天下軍興文亦不
振弟自度當千古人何比將軍笑曰傅介子班超立功絕域
識時務者爲俊傑耳伯兄甚異之居亡何賊薄州城知州亳

陞總兵與譚太固由南度仙霞入福建用將軍前部抵羅陽圍其城城中人得外人砲反擊圍山營多傷或言守砲爲承恩麾下固山疑有詭退軍三十里依險自固承恩患之將軍進曰寇交壘而內相虞害莫大焉然非可口舌明也惟有獨進攻城城拔疑自破突既而城中齊出將軍率私屬勇士橫衝其陣所向披靡鎮兵夾攻大破之揮軍奪門遂入羅陽固山大喜上將軍功第一承恩起拜曰今日兩軍無猜安和克敵皆君力也進攻寧德當西北隅敵樓極險峻處負重創既解甲敵兵突至取邪幅束甲左脇中砲忍痛疾戰血濡甲裹鎗嵌邪幅原裹白金上餘洞甲葉傷及脇肋由是屢挫敵鋒于河東距五十里侵暮天微雨將軍告承恩兵尚神速盍乘雨夜趨出不意渡河柵可破城可圖也軍將行雨益甚承恩難之趣曰昔李愬雪夜擒元濟少遲彼得爲備福安城小而堅忠藻長于應變誠恐攻者自勞守者自逸公必悔之令日敵未創而先逃避吾銳耳今聞鎮帥在福寧城中兵夜三鼓勒兵及河發屍爲筏柵內始覺倉卒矢砲濕將軍引數十人徑渡河兒子文芳持巨斧砍柵大軍繼進敵軍大崩遂奪其險進師城下忠藻悉機拒守三閱月援絕乃欲鴆死將軍謂承恩臨危不避丈夫也必殮殯如禮師入居城復請全活甚眾進下福寧州將軍謂承恩謀曰銅山去此不遠聞吾軍聲膽落可遂乘勝夜抵銅山守將果捐城逃以將軍守之令日敵未創而先逃避吾銳耳今聞鎮帥在福寧城中兵少必夜來爭宜豫爲備果圍城東南又去城五里依林爲營將軍望而哂之弁日見敵盛議塞城門堅守待援將軍佯應日塞城門自絕歸路也惟西北臨河塞之可耳乃密下令縛草爲人集木板及諸引火物敵投書招降約盡三日許曰諾盡三日暮風起山草人蒙甲列城上潛鑿土塞兩門使善沒者以搭鉤渡河候陬處亟昇板傍洶順流不一時鉤木成橋兵盡過河銜枚走四里許逼敵營縱火風盛敵奪路竄死相枕籍城中鼓譟以應圍者還見老營火起亦驚遁追至百五十里而還七年春陳倉鐵羅漢等帥眾二萬聲言復銅山之怨圍城三周將軍使突圍告急承恩自統兵一晝夜馳至力戰入城見敵勢重欲棄銅山將軍諫曰敵不知謀所恃一鐵羅漢猶夫耳但計誅羅漢二萬人孽捲矣明日陳倉撤圍布兵河西出三千人渡河請戰將軍偵知敵情告承恩曰彼兵多而以少來戰必用鐵羅漢伏河濟叢葦間而分兵東南繞吾歸路俟我戰勝迫奔伏起夾攻首尾受敵勢必南走又遇東南兵蔑生望矣請鎮公親帥馬兵嚴陣當敵且勿與戰潛分兵繞出東南敵背職引步兵干餘直衝河濟彼既視誘戰

之兵進退必不虞吾猝至乘其猝可遂破既破鐵羅漢乘勢渡河陳倉之兵不戰自潰其繞道東南者吾兵反出其後亦必望風靡矣時鐵羅漢善用被陣用紅布畫虎豹潰水左右短兵翼以長鎗步卒四人開闔卷舒鎗矢不入馬亦驚怖常以此取勝將軍令人製鉤鐮木耙明立賞罰疾奔河岸鐵羅漢與左右各擁被出狀如列翅銳甚將軍親用鉤鐮注視鐵羅漢鈎定濆被長鎗皆爲木耙所制鎗矢齊發立殺鐵羅漢餘眾俱潰于是揮兵渡河直衝陳倉大陣承恩合戰敵屍遍野擠入河不可勝計陳倉自縛乞降而所遣往東南兵亦大捷承恩拜勞曰君智勇兼具趙雲一身是膽何足儔乎制府移鎮台溫從至溫久之返紹興長子文英登庚戌進士尋值三藩之變命英曰汝談兵紙上以拾科名不如親歷吾志業未竟勉之將行又謂之曰閫事在吾轂中矣耿氏起家軍伍李公題延平副將旨既下而將軍以苦戰致疾力乞休承恩逃死閩東三世爲王一旦負恩違叛勢既不順又不能收東南蜂起之眾直走金陵坐閉福州私快名號其人豚鼠耳入閩承平尚須協濟況數戰兵疲重科民困將不堪命又鄭經已入漳泉兩虎同穴何暇經畧嶺北持久內崩我師攻其前鄭經襲其後耿鄭亦隨亡此卞莊刺虎之日也後王師平閩迄如將軍言將軍以康熙十五年十月卒于家年六十五

英從軍功服闋授登州遊擊改守潼關二十七年陞延綏神木副將復立互市致書撓甘令民租種邊地西人賴以全生了丑上親征鳴爾旦駐蹕五原英朝見行在所決日三接後五日簡鎮川西歷官皆迎養太夫人閒歲太夫人李氏卒于松潘年七十四次子文林邵文傑護喪歸葬而總戎公以書來屬采爲傳傳成授其弟子開捷使上公裁定復爲之贊曰

周氏之先出于營道登是南邦建炎新造始遷諸暨大啟山陰如蔓斯延瓜瓞綿振文能附武克威敵一張一弛經緯妙易遵迹自身今有將軍止也爲山動也爲雲於皇時清隮山喬嶽八閩既庭歸全巖壑張公溍德日陬是居公曰無庸吾有舊廬君之宗之以適東浦某釣某遊惆焉馬思古伯仲之間倚馬萬言絳灌隨陸並驅後先命于帝庭剸發山左既歷諸艱今逖西土輯和群落金石登受臣拜稽首天子萬壽將軍之澤以及子孫不朽盟府具存我懷其人功德惟峴石泯名在于載如見

王志宣曰敘戰功如畫將軍長才短馭眞爲可惜故以論閫事一唱三嘆終之此史家言外傳神處

何侍御傳　癸未

公諱嘉祐字子受紹興山陰人何氏世有文武才明正嘉間六世祖石湖公父子兩世爲尚書曾祖泰鎮公任江西大參

世父書臺公監察御史皆著聲蹟公繼之公生而秀挺妙語言工文字自少立忠孝節富王師始下浙江奉贈公潛匿遁方國安潰兵東掠刃揮贈公公承以脾號而求代贈公竟免遂攜家隱上虞山侍贈公間歸展墓聞公病偕一僮治湯藥視溲便再割股終不起時居貧流播治木必美具具辦太宜人偕諸子女始自山中來奔鄉黨皆謂公孝子順治甲午選貢辟雍丁酉舉順天副榜就江南撫軍辟當機割斷撫軍風威大行甲辰授知江西奉新自金聲桓後亂者相踵奉新控江楚要衝他縣盜時時闖入公到漸寧帖乃度山津易險分建四部鈐連屯障使共聲警有急發鼓舉燧盜望風駭徙縣

界遂安于是嚴抑豪右清占田招流亡貧者給牛種親載漿飯停勞不一二年戶口殷集丙午旱饑力請蠲租民困特甦歎曰平日志何志學何學身任人守而可云救荒無策乎自出貲俸以賑全活萬計又以邑田下下穀食本不贍特相土宜購良種樹麻桑桐漆栽溉皆著成書刊示鄉遠用所樹多寡定徭重輕民歡欣爭務境無曠土漸成富饒故例漕輸縣倉報滿統解省奉轄十二鄉近省遠縣勞費過倍公著令里各置倉趣徑解省不迂由縣民大利惠政爲兩江表在職五年督撫交薦遂行取已酉擢戶部主事廣東司監督寶泉局

免民欠一百餘萬倘書梁公清標素奇公才其冬資詔撤平南王因請俱行先是朝議久欲撤三藩而平南王尚可喜年老矣念歸遼又安廣東世子奄笃性尷急王虐其爲變故有歸老之請以世子嗣封留粵實兩利之度漢閩一體事未必行而已苟得其名上因而遂許之漢逆惡平南首破成局而奄笃耿氏增知閩謀恃東西援故蓄異志詔使至廣辭疾弗出上念王勤勞久毫不忍令父子異處加世子祿秩視王奉車而北朝夕寢膳王拜詔且遼巡倘書宣諭畢以婉言諷曉之時甲寅正月三日也次日王又見乃議遣世子先發而王以三月十六日行奄笃遂擴袂大言曰急亦作

鄭國姓耳何以行爲詔使頗聞其語益遑迫而嶺南細民多雇藩下錢爲業至是誅負狼籍又諸將家出什具變賣塡塞城市泥馬首不行省下羹沸五日夜午倘書卧客館聞外擾鼓急披衣起則督撫提鎮交至滇南告變矣召官屬共議眾未發語倘書獨顧公曰事奈何公曰制倉卒勿辱軍國責在公設守衛俾他日不橫決則封疆有主者今日獨可使緩發以需朝命倘書俯首良久曰更爲我詳思公曰此無容思須速斷遲則便爲人制即起燃燭草疏詰明平南王從數百人擐甲入兩階夾戈刃坐定倘書遽對眾言曰王無爲行計且其疏留王非王孰可使挂滇逆者王憮然曰僕不識倘書所

謂何也尙書揣懷問曰疏已具努力答上恩厚義不辭難王氣頓緩手疏傳示諸將皆相顧散奄笪亦出見事遂定當是時尙書自謂左右手倚公徽公禍發漏刻公復白尙書令宮私船封纜備潘下裝載者卽于是日盡解縱內外始知王未行徹若更生越七日後詔至粵閩果停撤而閩變已先作不及圖大臣皆被拘繫粵獨完公輔尙書機晝悉符詔指使還獨乘小舸唯出都時所持衣被士女沿道走識以爲何使君舟云秋奄笪終叛王恚恨卒而以先有備砥伏誅並如公始計上嘉粵使功用尙書薦陞公本部員外郎監蕪湖鈔關晉郎中歲終舉劾再薦改都察院湖廣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兵刑農穀地理官制有用之事靡不周暢施用未竟議者惜之二子偕載

贊曰夫子論士以行已有恥不辱君命爲上宗族稱孝者次焉若公之行也根于孝而使命適于變抑可謂全體全用矣昔王維槓稱寔庶人之叛胡公發其謀孫公死其難王公平其亂一事而三人始終之以公方古人何如也兩漢而後偏者類有以經術涖世務然如公歷官强職謀斷咸盡天下稱其廉幹可多得哉

毛西河老師曰碑叛敘事刪有三味在史班孟後唯陳范二史俱有其法下此雖韓退之全然不懂但生撰字句而已

日不出廬陵頗傑而眉山失之甚遠有明以來具文而已

念魯論理議事之文俱本經術而於傳志紀述又登堂入室才大如此何患不傳爲之稱快不已

陶士偉曰敘奉新事嚴謹可續東漢循吏傳使粵事則詳盡機情雄健流暢直兼盲腐兩史之長巨觀也

豐陽陳氏譜傳

膚山公諱彥字少澤號膚山瓦巷公第三子鴻臚公之孫而方伯公曾孫也爲人沉敏踳厚幼承家學博涉經史講姻忠孝大節庭幃中恂恂懇懇兄弟析箸推腴均肥宗黨曾無間言乙酉丙戌間方國安屯江上以需餉爲名乘時鈔掠指瓦巷公累世貴仕富盛遺囷黨數十人直入第宅竄去公時年三十獨在側號泣奔侍國安百端凌喝皆以身代畧無惶悸亦無激憤人見之多爲揮涕衛伴入家垂破而王師渡江得解奉親遷里遂棄諸生以教子勿墮先業爲事厚幣膳延名師禮敬踰等晨夕義方稱說孝悌忠信曰此立家之本願爾曹世世恪遵也二子皆入庠序孫孚交孚磐同登康熙戊子科浙閩賢書平生好義務施約身裕物尤篤于三黨故舊靡不罄力同患相恤咸謂公之餘澤宜未有艾云姚江邵廷采

曰余於截江之役不勝三嘆聞當時議方王爲正兵派五郡正供餉方則已擅浙東財賦三之二矣猶然鑾月財心誅搜無厭致民貧富不有寧居北望王師有後予之怨其後竟以反覆詐諼父子駢戮今其子孫無子存者而暨山公腹尾蹈故於膺山傳并及方氏一以明爲人臣不忠之戒一以示爲人子篤孝者之勸

宋將作監簿修竹先生傳

修竹先生者宋之遺臣也名英孫字才翁姓王氏山陰人祖用亨贈少保保康軍節度使考克謙端明殿學士先生以父

任補承務郎累遷將作監簿致仕入元遂不出仁宗皇慶元年年七十五壽終于家其號修竹者嘗修竹書院于山中樂之而因以自命者也先是度宗咸淳三年歲在丁卯賈似道大治甲第于紹興里閈王氏相比請旁壤焉暗以利祿先生不爲動曰世遺也尺寸不可得吾寧謝官拂衣杜門不交當世者六年庚午稍轉宣義郎平反於潛疑獄出辟囚民稱不冤甲戌知慶元府慈谿縣縣饑鑿縱橫帥守以罪去先生至亟蠲貸廩粟民既全悅乃練丁壯肅保甲以捕備盜賊殪其渠而遣其徒旬月間悉還爲良民常平黃震字東發慈谿人上其事轉承議郎其制書曰常平使者言爾敏而有才惠威兼濟救

定海瀕若汝余嘉陟官一列尚書王應麟文山座主之詞也誥以繡田通判慶元府提轄市舶攝事半載鎮以寧靜民便安之陳景行薦先生除將作監簿命下知時事去決計歸歸之月熙豐山唐珏玉潛爲詩酒交遂瘞宋陵傳者不知爲先生居平勇赴人之急細及療疾施藥棄孩撫養輸收哺長而父母存者衣裳遣歸仍歲潦饑省節和糴以拯鄰戚士貧者亦頼舉火迄于身沒猶足以繫邦人思也營築精舍于陶山麓旁祠晉高士陶貞白弘景宋左丞陸農師佃待制陸放翁游當東跡垂四十年越中矜式風範稱二王先生焉陶山者本得自放翁後後爲修竹書院農師少受學王荊公熙寧中不附新法名列黨碑退休茲山結樓著書墓在支峯下自山歸王而二陸之祀世世勿絕并祀貞白者不忘山所自名報始也

州衣冠凋謝與弟主管宮誥院茂孫梅山放情山水丘園翳跡垂四十年越中矜式風範稱二王先生焉陶山者本得自放翁後後爲修竹書院于山中樂之而因以自命者也先是度宗咸淳三年歲在丁卯賈似道大治甲第于紹興里閈王氏相比請旁壤焉暗以利祿先生不爲動曰世遺也尺寸不可得吾寧謝官拂衣杜門不交當世者六年庚午稍轉宣義郎平反於潛疑獄出辟囚民稱不冤甲戌知慶元府慈谿縣縣饑鑿縱橫帥守以罪去先生至亟蠲貸廩粟民既全悅乃練丁壯肅保甲以捕備盜賊殪其渠而遣其徒旬月間悉還爲良民常平黃震字東發慈谿人上其事轉承議郎其制書曰常平使者言爾敏而有才惠威兼濟救

爲友隱自宜爾入明趙子常託張孟兼博訪疑是修竹始大
奇詫然其說已早白于黃文獻乃知果有高節之行宇宙之
大自有知者元史不載此史筆之慎未可厚非又二百餘年
季長沙張論德爲窮辨陵事乃得眞後人重修續綱目宜入
修竹于唐林上因歎千古失傳之事如斯類者不少也嗟乎
六陵之役與匪山空坑等耳君臣大倫根于天性此庸行非
奇行也特世人不爲而修竹等爲之耳宋慮民養士三百年
未嘗有大無道而乃至是豈非天耶忠志之士不順天修竹
之行是已

朱遵民所知傳

易稱否剝之際與時消息天不能違而況人乎剝盡而坤固
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然黃中通理美在其中風流百世人
亦有自爲時者焉是以逢前梅福鴻冥於前申屠管郎龍蟄
於後或遁再遁而蒙當代之褒榮或際末流而作前朝之遺
獻是人也不求名而名不可磨滅焉所恃者人必非必其天
道也兩漢而下忠義之士至南宋之季盛矣配之以易方王
安石之驟用姤也呂惠卿章惇等相繼進遯也二帝之北轅
否也建炎營立猶有傾否之喜焉南宋立國一百六十年於
義爲覩比蒙古克襄陽下臨安斯劍膚之會當其時文天祥
以一書生提市井新合不宿戰之旅檥嶸嶺百死不回面

此從來史體所未見若五代史之立唐六臣傳宋史之作周
三臣傳雖揚貶各殊其例固可倣也抑網目載管寧卒于魏
晉徵士陶潛卒雖易代後猶特書之余故頗輯軼事見于他
書者自翔以下得八人爲宋遺民所知傳而闕所不知者補
宋元二史之未備惜其人終始考究弗竟亦可以想見其大
致矣於乎以翔等之情才操行不得與嚴光高鳳同爲盛世
之逸民而乃以遺民著豈其志也夫然亦最非其猶幸也夫
謝翔字皐羽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父鑰不仕性至孝
通春秋翔世其學試進士不中落魄漳泉二州倜儻有大節
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咨事參軍天祥轉戰

潮陽被執翔匿民家流離久之聞天祥死悲不能禁隻影行
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天祥所別處及其時號相
類則徘徊顧盼失聲哭嚴有子陵墓孤絕千丈時天涼風急
翔挾酒登設天祥主號亭隅再拜起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來
再拜起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來
歸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昧焉食歌闋竹石俱碎聞者傷
之然其志汗漫超越視世事無足當意獨嗜佳山水雁山鼎
湖蛟門候濤沃川天姥墜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搜幽窮祕
所至造游錄持以詒人游倦輒憩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邨
尋隱者方鳳韶卿吳思齊子善輩夜吟嘯其詩直溯盛唐兩
宋元以來諸家不作近代語文尤嶄拔峭勁雷電恍惚山入風雨中當其
挩筆時瞑目遐思身與天地俱忘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
將遁之其苦索多類此婺睦人士翕然從其學前至元甲午
四十一年去家武林西湖上宋氏遺老尚多存者咸詫見晚乙
未成宗元貞元年以肺疾作而死年四十七瀕死屬其妻劉曰吾去
鄉千里交遊唯方韶卿吳子善最親必以吾骨及文授之已
而鳳等果至與方幼學方蟄雲翁登翁衡葬翔子陵臺
南以文藁殉裹曰粵謝翔墓始翔以朋友道喪盡吳越無掛
劍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劍錄勒石未就復爲建許劍亭于
墓右以卒翔志翔無子其徒吳貴祀之月泉書院云翔好修

秦楚之際月表作獨行傳及左氏傳續辨並未完其詩文殆
墓有副傳于時宋濂贊曰翔一布衣耳未嘗有爵位于朝徒
以被天祥之知麻衣繩履章皇山澤間若無所容其身使其
都重祿受社稷人民之寄肯負國哉翔蓋天下之士也昔田
橫不降漢從死者五百人若翔之志其有類橫之客者非耶
先是作文連天祥死者有王炎午
王炎午廬陵人太學生其生祭天祥文畧曰於乎大丞相可
死矣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闖廣則田單矣圖義勇
山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卒無成而大節亦無愧所欠
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閒者驚惜豈丞相尚

欲脫去耶尙欲有所爲耶昔東南全盛不能解襄圍今以亡
國一夫而欲抗天下況趙孤踦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頑
周無宋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癈齊興
楚亾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其君大臣固無恙耳臣子之
于君父臨大難仗大節當以死卒陵降矣而曰
欲有爲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僞既不可知況形拘勢禁
不及爲者十八九丞相之不爲陵不待智者而信奈何慷慨
進回日久月積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丞相何所俟乎
以脅主尙在未忍乘捐耶李昇篡揚行密之業遣其家于廣
陵嚴兵守之至子孫自爲匹耦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

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李景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爲德
乃反爲禍蜀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
從伶人景進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懼哉今舊主正坐
危疑鞠臣猶事骯髒聲氣所遍猜猿必生蛊撫李景之疑景
進之計則丞相于舊主不足爲忠而反爲害矣炎午丞相鄉
之曉進也前成均之弟子員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愧陳
烈上合爲一傳三千年間人不而見事繆身挑義當勇決祭
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恥丞相起兵文鄉國時有
少年狂子持斐牘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
而退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事既負于前一得之愚敢默
于後進蒲昭之素服先死亮之挽歌頗與丞相商之廬陵非
叛色生爲名臣死爲列星不然勁氣爲風爲霆千將莫邪或

寄瓦冶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炎午竟固初志以遺民終

張千載字毅父盧陵人文天祥故人也天祥貴用時屢以官辟不就及國亡天祥由廣還過吉州來見詩偕行既至燕寫于囚所旁舍日具美饌餽竟三年且暦製一櫝以藏天祥之元復訪求其妻歐陽氏于俘中傳出焚屍遂負遺骨與所函者莫不憐其意焉是時痤宋陵骨者王英孫唐珏林景熙鄭

首楨南歸付天祥家葬之時有鄧光薦亦廬陵人從蹕厓山爲禮部侍郎宋亡以義行著賦鵴鴒詩曰行不得也哥哥痩妻弱子羸特馭天長地濶多綢繆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贊天祥像曰日煌煌夸疎星曉爽氣英英夸晴雷殷山頭碎柱而璧完血化碧而心丹於乎誰謂斯人不在世間陸秀夫在海上記二王事爲一書甚悉授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光薦以其書還廬陵竟元世無仕者光薦一名剡字中齋

父老言盧陵竟元世無仕者光薦一名剡字中齋

鄭思肖字所南初名某福州連江人宋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辭科剛介有志操元兵南下伏闕上疏犯新禁衆爭目之由是變今名宋亡隱處吳中坐必南向伏臘望南野哭再拜乃返誓不交朔客或廣坐見語音異輒令引去人亦諒其狷狹死怪也工畫墨蘭色宰請之不得聞其有四三十畝欲以賦稅脩取怒曰頭可砟蘭不可盡背自寫一幅長丈餘題曰盡

君子也無一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爲春又書塾版但除君父外不受一人恩晚年究竟性命之學以壽終明崇禎問吳人游井得鐵匣外漸銹漆甚固發之則思肖書名曰心史紀德祐景炎祥興五年事爲二卷內辨文天祥無黃冠故鄉語乃留夢炎等誣之耳又自作字名說思肖故思趙以南爲所見者莫不憐其意焉是時痤宋陵骨者王英孫唐珏林景熙鄭宗仁四人

王英孫字才翁號修竹山陰人父克謙宋端明殿學士英孫博通經史少樹忠勁節以父任歷官將作監簿賈似道治第越城將益宮于王氏咱以利祿不爲奪德祐二年春知時事

去與弟主管官誥院茂孫同月解官歸會郡大饑傾囷全賑爲衣冠避亂者所宗閩人謝翱東甌林景熙鄭宗仁皆主其家共結汶社同里唐珏與焉及楊璉眞伽發宋諸陵英孫痛憤出白金屬珏等結少年入山收遺蜕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使景熙收高孝二陵珏及諸人收餘四陵或背竹籠爲丐者或持草囊採藥夜事幾覺有踰垣折肱者竟易眞骨以出痤之蘭亭山天章寺植冬青識其上遇寒食私祭之故翱詩曰白衣人拜樹下起指寒食之祭也英孫家世隆定謀時珏及景熙嘗其祭事平名亦歸珏景熙退居四十年翛然遺世天下仰之若高木扶踈清風披拂頭鄙與起焉卒于仁

宗皇慶壬子元年壬午十五茂孫字景周號梅山有經畧當世之志致仕時年三十二載清放浪恒野服往來湖山先其兄二十四年卒所東稱王氏比太丘而方而操尚不慙過之茂孫後盛世居郡城而英孫喬徙四明遂徵

唐珏字玉潛號霄門會稽人家貲豪徒授經養寡母至元二十二年楊璉眞伽利宋攢宮金玉上言宋陵王氣盛請發之至斷支體攫珠襦玉柙焚其膏棄骨葬問珏時年三十二泣涕貲家具并行貨召里中少年數十人狎坐轟飲酒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乃若是將何爲珏慘然告以故坐皆髮指中一少年曰即收骸易耳第彼勢張甚事露死不避奈不得終不知當時亦有高義之士反藥裡而掩之如二公者平蓋有而二公曾不露一命讓不足以方也漢唐易世後陵寢被發義祠文徵明記之曰論者以唐林二公方豫讓讓受國士知義士爲珏而採有開語重傳珏明嘉靖初與林景熙同祀雙題其後者十數公至正末浦江張孟兼註冬青引以贈珏定年星在尾尾在析木之津寅也雲溪羅有開始作珏傳而先有越中義士傳義士與作者並不著名氏自故相馬廷鸞下亦自作冬青詩記歲月續綱繫于帝昺祥興元年據翔詩種世貴盛初謝翺入會稽契珏定交既瘞陵作冬青引贈珏珏悃人固奇唐而又高袁曰二公與義士珏後子珙爲名儒累

志何珏曰吾已籌之矣今四原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者固徧拜眾皆答拜珏豫斂文木爲匱黃紬爲囊各署曰某某陵乃散遣諸人爲文告諸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殯詰旦來集山餘金酹而酌之若行實飲至然越七日眞伽下令竟陵其人而不見記載直謂之前無古人可也及萬歷中諭德張元忭修郡志云珏事因與景熙協謀而王英孫與知之以景熙答翔夜夢繞勾越落日冬青枝之詩證焉

林景熙字德暘號霽山溫州平陽人宋咸淳中太學釋褐除泉州教官歷禮部架閣轉從政郎宋亡不出與同縣鄭宗仁去客山陰王孫英家會楊璉眞伽發宋陵英孫使客收其棄骨景熙故爲丐者背竹籠手竹夾道遇物輒以夾夾投籠內人莫之測乃鑄銀爲小牌百十繫腰帶取賄西番僧奴曰願得高家孝家骨他不敢望果得兩函託言佛經與唐珏所收者合于蘭亭瘞焉有蔓中作詩一章曰一坏未築珠宮土雙

匝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二章曰
喬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
一騎捧香來三章曰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莫鴉水
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蓋疑與玉所收先後骨之
是否未定也當是時景熙風動江表每布席王氏園亭舉酒
和歌聲振林木園碁六博爲金谷之劇隨作記言英孫父故
少保莊簡公歸憩茲園後天下而樂今余與修竹不能挽維
世運登之泰康徒靦顏偷安山水是同公之樂而不能同公
之所以樂也其刻厲如此武宗至大三年庚戌卒于家年六
十九所居白石巷詩六卷曰白石樵唱大抵悽愴故國與謝

至　越中徐氏重刊

翺相表裏翺詩奇崛景熙幽宛並爲宋季名家遂昌鄭元祐
述景熙事載輟耕錄
鄭宗仁字樸翁平陽人咸淳中太學上舍釋褐福州教授陞
國子學正宋陵被發與林景熙同入山景熙故爲丐者而宗
仁採藥以草囊拾散骨各有所得既而歸隱鄞山瀑中王英
孫延致教授家塾二十餘年成宗大德六年壬寅五月卒于
家年六十三始宗仁與謝翺俱以布衣應文天祥辟天祥没
二人相遇所至輒哭其後卒有收骨之舉故楊維楨咏冬青
詩曰文山老客智且勇蓋指翺與宗仁也溫州志稱宗仁景
熙生同里學同方老同出處惓惓故君精衛填海爲重可悲
景熙詩文爛然名時而宗仁質勝守儒者禮法以故後人傳
道者少惟英孫許以死友久要不渝故世或稱王鄭嘉靖二
十六年紹興建雙義祠于攢宮專祀唐林而王鄭未有座或
曰二人者固逃名士或曰亦要終始修節在雷門舜山上云
論曰殷有三仁國不亡矣然猶與王表墓分珪式閭之所及
也首陽片石百世高仰其風若非太公稱義人于前孔子嘆
仁賢於後安能聲流不絕彌遠哉秦漢而下如犍爲任永馮
信託爲青盲以拒公孫述卓卓表奇行光武詔徵之曾尋病
終其名則已著于本朝矣他孤忠自完有若宋之謝翺唐珏
何以異哉張千載之義後先爨布朱陽王炎午作文生祭可
謂能輔仁矣抑其知天祥猶在鄭思肖之後乎要三人皆與
天祥終始者也余又感宋陵事從成化中華亭彭璋引宋濂
書穆陵遺骼斷其歲爲乙酉尚有可疑者理宗陵發以八月
而高孝諸陵以十一月相距幾一時則易而瘞之亦有先後
前者事露後者益難不知唐珏林景熙之役果同時耶二時
耶高孝既稱俱蜕骨而景熙所收者又何骨耶豈唐方起謀
林已先得高孝兩陵骨耶或林之所得正唐所易之骨耶論
者止辨年之異同收之分合而不惟月之先後斯案終未可

定也景熙詩不知眞帖落誰家則當時同事固已疑之矣後世祭宋陵仍就攢宮得禮經遺意杭之白塔殆有舊陵在中故珏有雷震白塔詩悲哉表章修竹始有黃潛中以孔希普趙子常而集成于季彭山當年主遼陵而不居名盡明哲保身者唐林等愛修竹亦爲之諱不以居名爲嫌其處君友之義兩盡如此維陵使合與張承業同傳豈得彼哉外之特附之陵事始末俾凡爲臣子感厲而興起焉

久欲集此傳丁亥客都昌始獲周草窗陶九成二書朱君約傳雅有同志其門人王受禎修竹弟梅山喬師生二人徧搜越中書肆博訪故家得手抄殘缺十餘頁合前賢詩

詞碑述悃慊郵寄因於病餘屬葺名曰所知傳愧聞見陋狹外此遺漏者固多也作記

明遺民所知傳

於乎明之季年猶宋之季年也明之遺民非猶宋之遺民乎曰簡固一致時有不同宋之季年如故相馬廷鸞等悠游巖谷竟十餘年無強之出而終死謝枋得而外未之有聞也至明之季年故臣莊士往往避于浮屠以貞厥志非是則有出而仕矣僧之中多遺民自明季始也余所見章格菴熊魚山金道隱數人既逃其跡旋掩其名竊喜爲紀述惜衰年心思零落所取益不欲齊人心亦以機僞名實鮮眞

姑錄其耳目得逮可覆稽者其不爲僧而保初服吾尤尚之於乎黃冠故鄉後人誦文山語耳若以方外備顧問管幼安陶元亮將笑人矣緇猶黃也斯言其竟有蹈之者乎名曰明遺民所知傳言所不知者多掛漏之罪吾寧受之也天下大矣孰非人子孰非人臣天命誠移人性皆善忠志之士未可以吾之所知盡之也

會稽章正宸字羽侯號格菴崇禎辛未進士由翰林給事禮科論王應熊罷官再起戶科陞吏科都給事中因論熒惑之變彈宦官攻溫體仁頗回上聽初出周延儒門比延儒一再相始終不肯依附延儒內憚未得恣意以十五年會推閣員

中議人言論戍北都陷從其師劉宗周荷戈浮浙江赴難金陵起原官又與馬士英阮大鋮忤解而歸紹興授吏部侍郎後行遯爲僧莫知所終

格菴先生立身如山岳當官正色遇變蘄然遯于僧而并沒其名與地夫惟乾確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亢而能潛遯世無悶可謂全德君子矣道隱爲名所動自不如也

嘉魚熊開元號魚山崇禎中由進士官行人司副嘗于上前請屏人密奏周延儒過失上怒其詭私與姜埰同日下詔獄延杖欲寘之死劉宗周金光宸等論救得改刑部至十七年二月始出獄戍杭州衛入閩爲大學士時不欲齊人心亦以機僞名實鮮眞

錢邦芑御史爭之不得邦芑論閒元閒元引退受法于靈岩
維公號蘗菴和尚
侯官張利民字能因崇禎庚辰進士知桐城縣張獻忠攻縣
城引佩刀折矢誓將士悉力拒賊黃得功救至乃今在縣三
年治行推天下第一入爲戶科給事中晚稱田中和尚時遭
民爲僧者不可殫紀武進薛宋知開封府號米堆和尚永嘉
林增志翰林編修號法幢和尚平湖沈中柱知吉水縣僧名
行燃號無淨往來靈隱金粟閒三人皆進士著聲蹟
山陰劉汋字伯繩都御史宗周子也宗周歷仕京師每携汋
自隨祕承其學及宗周絕粒汋伏庭下悲泣坐臥蕺山小

樓終二十年父時門生屬吏有官紹興者餽遺俱不受至于
講學之會縉紳禮請亦辭勿往教誡四子無應科舉並館最
厲康熙二年卒同門私謚貞孝先生
長洲徐枋字昭法崇禎壬午舉人少詹事汧子也汧死國難
枋僧服隱吳門山康熙中巡撫都御史睢州湯斌屏輿從詣
山求見竟拒不納繞行山巖嘆息而去時吳越孝廉多守志
不仕桂林已失乃爲僧更字澹歸自稱清湮成卒罹
式耜在桂林獄堡時與往來賦詩復和式耜死上書定南王
請收葬會已葬不果上海內高其義隱于韶州丹霞山康熙
申三叛作堡猶存終後死平潮
姜埰之尊君自稱宣州老兵上之上者也金壇仍平南王
年譜君子或譏之及讀行都奏議指畫天下事如觀火轉

圍西南小朝廷有此大文其才氣固雄矣哉

盩厔李顒字中孚山居求志關西學者宗師之康熙己未以博學宏詞徵不赴後駕西巡入關論意督撫欲召見以篤疾辭朝廷嘉其意勿強賜以御書扁額有疏陳謝督撫笑其文詞踈拙竟以白全年八十餘終于家子孫力耕自給無習時文應舉者學者稱二曲先生

順德縣陳恭尹字元孝父邦彥以諸生起兵死清遠恭尹走增城父友湛梓破千金匿之更名鞠事盦乃復名能隱先痛終身不出好古博學以文章自見康熙中粵東有大家三惟恭尹立名爲眞父子忠孝無隕家世焉

宜興楊湛露字蕪侯甲申年四十棄諸生教授已逢散遣生徒絕學捐書或行郊原則慟哭返拜先墓必伏地哭失聲康熙中府州縣講學令造請再三不往詔賜民年八十以上米帛及蕪侯壓辭之年九十餘考終其鄉人稱周延儒再相使所親道意致殷勤蕪侯竟不一詣楊廷麟以廬象昇喪至奇蕪侯文欲見不可比廷麟死事則泫然曰士重知己極不忘耳爲位而哭盡哀縣人李三綱赴義湖南歿于郴扶其子如子至成立其立名節如此與休寧汪寶皋同縣吏夏隆友善年並八十餘風被鄉黨武進邵衡作傳稱爲隱君又舉人謝遷亦宜興人兵後晦迹種菜一畦不入城府陳維崧寄以

詩芒鞋一兩千金直不踏城中二十年

會稽余增遠字謙貞號若水祟禎癸未進士任寶應知縣以劉澤清開鎮棄官歸事越爲禮部郎中兄煌死義增違避兵山中事平旅徒城南授三字經與老農雜作衣敝百結糠秕續食故人希復接面同年生王天錫爲海道牽車勤訪託疾弗爲禮冬夏皂巾未嘗科頭終二十年遣令勿求文士爲銘狀越中稱故老者推爲第一

上虞徐復義字漢宦亦癸未進士丙戌後哭泣失志所居下管山中日夕賀賀環山行竟廢餐寐投崖落深谷死鄉閭哀之

餘姚張廷賓字客卿天啟甲子舉人六上公車不第受鄞縣教諭南都除望江令未之官丙戌兵亂姚江書院師弟皆散惟廷賓兀守數椽事平稍復來集學會再舉延忽不怠故都乃之四明山雪竇爲僧東南高節之士多歸之架上雜陳離騷楚些二十一史宗鏡指月錄等書惘徙莫測其涯際稱道嚴禪師康熙壬戌卒年八十八

餘姚呂章成字裁之大學士本晷孫也博古通文綜左國秦漢唐宋諸家而清氣獨運不屑屑規撫歎曰吾先人受三朝隆恩吾今學成亦無所用矣每讀書臨文至三月十九日之事未嘗不閣筆掩卷太息流涕也冬服葛巾夏或散髮名其

藏書之室夢園曰余集于夢孰謂茶苦者改輯周興嗣千文紀有明一代詞核而義嚴士大夫多誦抄之早歲契台州陳函輝函輝殉節有告北園文北謝翱之哭西臺云嘉興施博號約菴乙酉後常寓宿東塔寺終身長服儒冠以知明處當爲慎獨切要工夫與餘姚黃宗羲有往復論學書而心服孫鍾元徵君之爲人于師承不肯苟附曰蕺山吾師乎然未嘗親贄蕺山也暮年講學于放鶴洲烟雨樓引接後進海內稱施先生

余自康熙癸丑謁施先生始識龍溪四無之近禪先生之于學勤矣其故國之意則致耿也偶舉成弘名臣諸奏疏

請正納頭便拜曰樸愚衰老幸兄厚自愛爲世道留意追踪前賢囑今乃有先生乎

會稽陶復字克幾九歲在塾聞莊烈皇帝殉社稷即閉戶哭泣不能止母兒私怪問之對曰曾天之下莫非王土復讎幼君父同也若之何不痛後讀書器學日進以時文舉業授徒代食終不應舉沈駕廢疾神明愈膈竟五十年大布之衣惰巾方舄時人嗤笑中不撓惑遇事揣勢動有察理卒友人私謚之貞安

諸暨陳洪綬字章侯工于畫畫獨有奇氣崇禎間與北平崔青蚓齊名號南陳北崔衣面垢膩不洗惟筆墨精良日作

大書一紙楷書一紙閱漢書二頁即不復閱作午餘飲酒放豪醉輒爲當事人第閒劉蕺山先生語音則縮頸咋舌御步而先生顧喜與語謂章侯聊復飲乎先生既沒朝夕仰禮遺像題壁云但存君父心得升先生堂自題生像云浪得虛名山鬼竊笑國亾不死不忠不孝晚歲在田雄坐嘗使酒大罵雄錯愕而已喜着僧服稱老遬天下因稱陳老遬云

酉陽楊正經通音律善鼓琴代父爲宣慰使崇禎二年入援立功由海關宣樂諸城既復正經上鐃歌十曲上嘉其聲詞雄麗使定郊廟樂章嘗奏琴便殿爲太古聲稱爲過于師襄宮以太常賜之琴二甲申之變正經抱賜琴

西方風木二操寄思君親吳楚遺士聞而悲之先是上有御琴名翔鳳轉徙兵火中有濟南李氏購之以歸正經歲逢先帝忌日輒從淮泗至李氏拂拭御琴設玉座拜奠如禮會南海屈大均亦至請正經鼓琴正經奉御琴不敢彈乃陳賜琴伏拜鼓一再行敘寫家國破亾之故變徵哀愴林棐陡落驚風颼颼聽者皆泣下正經時爲僧布衲芒屨踰月別去大均爲作御琴記

宜興陳貞慧字定生都御史于庭子也性謹孝無疾言遽容于庭喪其良子貞貽不樂顧貞慧乃復慰同縣周延儒爲相修睚眦之怨于于庭遺孤而貞慧才思豔溢知不可屈轉爲

好語慰藉貞慧待之如平常先是溫體仁當國以禁錮東林爲事薛國觀等祖述之黃道周在獄事益急三吳好奇計者謂不如援彼黨一人爲兩家騎郵冀稍紓禍謀于延儒延儒心嚅阮大鋮大鋮遂帖囁耳語荀得改事諸若生死肉骨也因置酒張溥吳昌時以某謀告周鼈鼈持不可沈壽民及貞慧吳應箕等復先後疏揭攻大鋮大鋮不悛及延儒再相猶望汲用日廠緹騎馬士英鋮之化身也必以鋮不符公論者請起士英士英于是得督鳳陽南都定策遂引大鋮用事首殺鼈應箕壽民亾命貞慧亦被縛至鎮撫國亾乃解貞慧目覩故時山水所至號悲埋身土室不入城市竟十餘年故人時

過陽羨勞問生死順治十三年卒年五十三世號定生處士黃宗羲銘其墓曰於乎是爲弘光黨人之墓佞臣過之尚避其風雨其推隆如此子維崧字其年

宣城沈壽民字眉生性矜孤少言笑以文章雄視江左東鄉艾南英高重之崇禎九年復保舉應天巡撫張國維舉壽民時流寇殘延橫楊嗣昌奪情爲兵部尚書任熊文燦主撫掩蔽敗問壽民詣闕上疏謂綱常正而後可正風俗金革無避漢儒之曲說卽嗣昌迫君命無安枕京畿理又言文燦以二十萬衆食一百八十萬餉卽令賊渠面縛猶應宣布皇威寬有人無煩相念遲遲十載始返宣城白稱才踈意廣而天下高其義康熙十四年卒年五十九

陳沈二君皆名士及馬阮亂南都而東林復按兵講款如兒嬉戲將來養亂未知胡底嗣昌皇恐待罪然

然則黨議固與國是相終始也

嘉興巢鳴盛字端明崇禎丙子舉人乙酉後不入城市時羣盜四起鏐鐵銀鏤之器無得留者于是遠屋種匏小大十餘種杯杓之外室內所需器皿莫非匏者遠近傳效構李匏樽乃名海內自爲長歌咏之時上元王漢元倬亦丙子舉人著南陔集過江左者必造其廬推主盟焉

黃岡王一翥字子雲崇禎中舉人乙酉後遯居武昌縣西寒山寺時寄寓宿食寺臨大江山崖有猴兒洞人足罕至每于月明潭澄獨往洞中大哭有漁舟過其下跡之子雲也順治間竟天年終時同縣志節士有杜詔先林之華之華字果存爲之集註詔先字于皇崇禎己卯副榜乙酉更名濬往來揚越間晚刻茶村近詩五律百首遂號茶村又作一盃嘆以自喻至興化縣悅陸廷倫懸圃二人皆善詩文于皇好遊而縣圃掉舟不出境性行不同于皇卒于康熙某年葬金陂

吳江包捷崇禎壬午舉人乙酉避地穹窿山灌園自給孫孝廉兆奎死內橋捷往哭之進士吳易屯兵太湖被殺捷往收其屍吳人以捷爲欒布朱場之節焉

仁和邵泰清字以規崇禎癸酉舉人出武進王忠烈公幸之當時稱岐然力學浩潔清宗致孝友悾深沉而鉉卓犖嘗與吳應箕黃宗羲宗會沈壽民等流連西湖步入深林久而不出大叫尋求以爲嘐嘐月下泛小舟論古今各持意見不下閱聲沸水蕩舟沾服淨慈釋三峯亦從之游王師下浙江諸祉名士皆散岐然更名濟義浩更名濟月逃之僧鉉謂子淵曰漢室之亂梅福變姓于吳門匿山之亡謝翱不返于汐社門章死國難泰清歸木爲主朔望哭戚時酹酒再拜或伏地哭

梅謝皆有子而相棄如斷梗各行其志吾欲爲梅謝之事汝
獨不能爲梅謝之子乎遂去不知所之久之淵聞鉉在上柏
山中踪之莫遇餘姚韓貞武俠士也嘗蹈海往來上柏宗
羲疑其知鉉所在私問之亦未見或曰鉉糾烏合死義也淵
傳名曰石匱藏書以擬鄭思肖之鐵函心史也至于廢興存
亡之際孤臣貞士之操未嘗不感慨流連隕涕三致意也順
治初豐潤谷應泰提學浙江修紀事本末以五百金購請其

書慨然曰是固當公之公之谷君得其人矣年七十餘卒衣
冠捐讓綽有舊人風軌
海寧談遷字孺木自幼讀書不屑場屋舉子業獨好觀古今
治亂注意明代典故以爲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
尚不見其裏況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
陽又多醜正神熹藏筆者皆宦遊在外之舍人至思陵十七年
憂勤圖誠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于是汰十五朝實錄搜崇
禎邸報補其闕遺書成名曰國榷時新經喪亂人士多欲遏
救緣因思窮遷書憑藉爲已有而遷家徒壁立不見可欲者
經縣不者盜賊論總兵陳梧收于嘉興渡海掠鄉聚遣兵會
鄉聚擊殺之張國柱自定海西上列船江涯入城牢搜者二
夜有盜入其室誥發藏稿以去遷明然曰吾手尚在盜遂已

干人徐給資糧開譬引去田仰荆本徹先後過姚舟檣蔽江並俯首帖息于是尚寶卿朱大定太僕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吳乃武皆從浙西來受約東江海得通正中力也事後伏居鑑湖佃田五畝醫卜佐食與史孝咸黃宗羲呂章咸邵曾可交好幅巾寬袖時時往來康熙六年卒年六十九閶山陰陳常堰子三捷亦能守布衣終身

自少聞義舉起事時符召瀛長以五百人赴西興收北船倉卒未有軍仗瀛長即民間家借棉衣一襲頃刻得五百棉當甲以扼江其得民心如此遭遇廢興潛居無咎未可以不死訾議也仲撝先生余之所見常宿家樓與大父語至夜分貌侵不及中人而敢于斷事雖以武盧奪從得不爲列營所撓亦其智計有以副之也播遷之餘而守令咸若是其亦可倚重與

魏縣劉永錫崇禎丙子舉人以長洲教諭攝崇明縣事庭無留獄兵後有大吏強之仕祖禓疾親日吾中原男子年二十八生只有些兒氣我氣如何者樣長和州含山支俗人俱能渡漳河登大伾躍馬鳴鞘兩河豪傑誰不知我乃欲見孽耶取拂劍欲自刎門下士抱持得解沒時妻子飢死俱盡弟子

徐晟陳三島瘞之虎丘山塘

華陰王弘撰字山史父侍郎兵部死難讀書華陰山以博學

宏詞徵逃家之江南八年始歸年七十五終于家始山史與

奠年八十餘壽終于家

餘姚朱之瑛字楚嶼浙東敗浮海爲黃虎痴記室虎痴被刺之瑛之日本乞師長崎王留客以書達東京大將軍許發罪四三千之瑛以不發兵而用罪人身入東京面陳方畧會已大定乃留東京自國王以下咸師奉之爲建學設四科闡良知之教日本于是始有學國人稱爲朱夫子諸王以其遠客納侍女十二人竟不一御在日本四十年終而葬焉縣人張五皐如長崎島還傳其事以來其孫浮海往省白迎致之意辛不肯復康熙十三年後尙在日本

江西鄧凱始以烏合散從永明王于雲南順治己亥入緬緬以兵圍而殺之死者宗臣松滋王文臣鄧居韶武臣馬吉翔內監李國泰以下其四十二人惟黔國公沐天波出神中流星錐錐殺數十人而後死王惟恭小子來安引襪中小刀刺殺一人而死凱時爲都督同知先數月爲吉翔所擊傷足不能渡河得免遁入雲南昆明州普照寺爲僧作也是錄述緬時事

桐城方以智字密之崇禎庚辰進上授翰林院檢討入粵不能竟讀每年登天壽山謁諸陵有十四陵長歌名間海內奉爲宗師焉

遁民風篩播遠者無過密人蓋其性摯而才足以發之宜與魏禧侯方域等諸名士交有盛稱于時　余友劉子志乎後人瞻望而興起也越人則多沈鬱亦山川之氣凝聚

使然與

常熟嚴璋字伯玉大學士訥孫也始爲祁陽王賓客後入何騰蛟瞿式耜幕府事敗携家隱獞人洞嘗一覲母還里竟入獞人洞不知所終

山陰葉振名字介韜家貧奉母至孝嘗娶婦婦死卽不續居壞室藉鄰火煨柏葉代茗傲餅啖客不廢酒客不飲則自盡之外屝粘心喪謝客實無喪也壁柱率書大約以死爲樂擇死之最者首迅雷行道上穆穆如無人張蒼水死杭州振名持隻雞黍酒獨登越王顯哭祭爲文六千五百餘言天下聞其風而高之又致書姚督緩攻語多澗迂不可行年六十八

無子友人王某爲之殮葬

盩都魏禧字叔子兄曰伯子弟曰季子世稱易堂三魏而叔子之風最高易堂築城西南山四面壁立百仞紆縈鳥道賓友過訪者嘆嗟奇絕當金王之亂以此自全康熙己未以博學宏詞徵辭不赴撫道敦迫强請入舟在道竟稱病返與南昌彭躬菴林確齋爲松石交躬菴名士望確齋本西江宗室避人更名二人皆有文章操尙然莫不推敬叔子叔子爲文宗尙簡淡不至摹古家法能人咀含尤杜口絕講學人以此多之餘姚張五鼐游廬山南至盩都特過叔子見若舊識謂之曰凡君所爲我極喜顧吾不能爲君所爲耳五鼐返痛自折節計叔子之知我也

宛平韓位字參夫嘗從高學龍講學著道統錄甲申之難潛自宜武門出至陪京明年陪京不守留其二子淸涼山麓遂浮海去長子更名田字耕耳次子更名昌字石耕石耕因痛父四十不娶從人寄食與一琴居處然所善南昌王于一金陵龔柴丈闕中玉築夫亦未聞石耕嘗鼓琴也辛丑秋于秀水鍾廣漢坐上送屈大均歸番禺爲鼓一再行悽然別去其冬病卒耕耳乞貸以殮同志多爲誄詞挽詩哀之

常熟鄧大臨字起西會祖徽以母老不上春官母沒服除仍不止曰襄以母在不往今往是利母之沒也時稱眞孝廉大

臨幼孤從江陰黃介子毓祺學歲乙酉江陰城守不下介子與門人起兵竹塘應之使大臨募兵崇明事敗介子囚命淮南用官印印所往來書爲人告變捕入金陵獄獄急以所著小遊仙詩圖中草授大臨坐脫而去戮其尸大臨號泣守喪鋒刃中賠身首縫紉棺殮送歸有漢陽匡風已爲道士遍走江湖從甬東還達餘姚訪黃梨洲舊山中雙瀑院甲辰梨洲過虞山大臨導之訪熊魚山于烏目李膚公于赤岸迓棹送至城西涕泗而別遂不復見侘傺死崑山顧景范作鄧丹巨傳屬梨洲銘墓

定海謝泰臻字時禋父渭四川按察使泰臻少從父宦蜀與

平水蘭父卒官將喪歸知天下將亂益揣練兵勢時挾弓矢出郊角射乙酉之亂東平侯劉澤清潰兵航海破定關得其要領結納偏裨以安北落浙河不守翻城放掠僵尸號哭屬路獨謝氏門宗三百餘口安全本主不移其倉卒制變如此既而故社遂屋入先師廟伐鼓慟哭焚巾服于庭援壁上琴彈之不成聲推而起曰人琴俱亡矣一日忽出留書訖上曰買山之直而止其年年七十六也長于昭法一歲受寡婦孤兒曹撫若追我從吾志家人跡之天童山趺坐灌葬中已剪髮爲頭陀雪夜赤腳走數十里僵臥冰上或囊所著書加項登深崖絕嶼發讀探鳥喙生啖之如是四五年庚寅八月蹈海死年四十九後八年始具衣冠殯葬泰階字時符幼不隨父之蜀一日見孤鶴翔塔頂曼聲天末不自知淚下亾何父計至國變滅影躬耕松江徐孚遠張子退避地海濱就泰階于柴樓指霆大勢繼以痛哭時兵荒交迫斗米三百錢流寓頓踣節縮擔石公其飢飽有王英孫主唐林義士之槩瑞孚遠從亾泰階亦避山寇徙郡城名士萬泰董守諭等爭就結識丁亥冬溺師闖入甬之好事者多死以計脫執友范兆芝于禍臨卒悉焚所著譔語其子曰吾寄身弋釣無關天壤紙墨遂多苟不化爲烟雲恐作災祥耳泰階死在泰臻前數月明年辛卯瀹湖破相國張肯堂殉節雪交亭從死者骸骨撐柱泰階子歸昌渡海掊拾聚大甕中埋之立石書張相國墓

誥告于父祠下東海稱之

山陰戴易字我仲號南枝順治中樂虎丘山水葬茅僑居與徐枋昭法過從爲昭法領營葬地得水東三畝昭法器用貲得二十金遽卒遂以爲殮易思必成其志乃粥書衝隸古一幅博百錢溽暑揮汗至五百餘幅約字五萬餘完買山之直而止其年年七十六也長于昭法一歲受寡婦孤孫之託既失水東偕太倉王鐘探梅鄧尉玄得珍珠塢遂結券焉而易自埋骨蓮花峯距珠丘二十里曰後死可相望地下也汪學鏡作墓字行贈易吳門遺士多和之

吳縣周茂蘭字子佩忠介公順昌子也年十九補諸生遭忠介之難烈皇御極刺血頌冤姚希孟指其疏有語忌又刺舌改書上爲之斬御史倪文煥徒巡撫毛一鷺尚書呂純如賜死難家皆追封三代自茂蘭疏發之家貧葬三世之喪畢弟妹八人娶嫁皆有條度乙酉避兵倉皇失其誥軸越歲大兵從閩還有軍人叩門呼忠臣周氏家捧誥軸還之茂蘭大喜遠從亾泰階亦避山寇徙郡城名士萬泰董守諭等爭就結拜受問其人姓名不答竟去吳日生之案牽連殺文相國之子乘周墀也茂蘭迎妹撫孤成立亾何弟又涉禍獄急會陳于弟名夏當國爲于求婿茂蘭茂蘭漪泗曰豈惜以一女易一弟乎弟乃得出晚年與學佛徒遊又遇道人授養生術過午不食年八十二終于家天啟璫禍死者常熟顧大章子麟生玉

書江陰李應昇子遜之周公餘姚黃尊素子宗羲大冲宗炎
晦木及茂蘭皆終身守名節不出惟嘉善魏大中子學濂子
一以約唐通兵典復遲死清議憐之宗羲自有傳
贊曰易六十四陰陽各半開屯者亨傾否合渙迄于剝極豈
能逆算洛有多士三紀不亂似蘭斯馨如金斯斷千載同心
我思不遠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表越中徐氏重刊
會稽馬用錫校

242

餘姚邵廷采

重修文雅臺記 乙丑

臺在歸德府治東南梁孝王建世傳夫子習禮大樹下即此萬歷中知府鄭三俊立碑順治中知府巨正策摹石像祀夫子今知府胡公國佐商丘知縣趙公申喬重修

三韓胡公知歸德五年既修象賢祠祀微子明年又偕商丘令趙公重修文雅臺而祀先師焉客有謂其記室邵廷采曰是臺之作非爲先師也按顧況記云梁客司馬鄒枚嚴忌宴紀實故鄭公立碑竟未有所營治至於因臺鑄像二者并而爲一則上公之誤耳且夫子之道在六經其苗裔之守在闕里學宮文廟之祀接於邊徼何有於一臺文雅之役謂當且已乎采曰不然夫祭川者必先河封山者亦益壤舉自契爲商虞司徒造商伊尹式商受命徵子再封宋木金父去宋適稽六世而孔子習禮於此億萬世人倫之教實惟有商啟之則學宮之祀孔子也天下之公也斯臺之祀孔子也殷人之私也傳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今雖古烈云徵宋之文獻猶爲天下最余愛其俗不囂浮厖老氏教道宮梵觀之設頗簡陋而荒墟野墅聖賢名蹟往往獲存如商丘之祀伊尹郡城之祀微子其尤著者而范文正公書院則自鄭公再創以來七十年至於今不廢又上丁釋奠一切樂舞授器俎豆邊籩尊罍之屬亦惟歸獨備學官從弟子臨祭升降俯仰雍容以莊觀者嘆息是皆宋之先世賢士大夫於遺經殘碣中討求掌故而刺史守宰又能乘簿書之暇修舉典禮以與吏民從事雖功令所不急要其有裨於教化者大矣且夫文雅之地實爲一郡名勝延袤數畝迤城而南清池環之水光接天殆若聖澤淵遠藉手孝王以貽後人者就令大樹遺址傳疑失眞即因藝文之場爲道德之圃考古者以爲知變講禮者以爲合經正公之惠事猶鄭公之志爾庸爲誤乎我胡公來守是邦吏載其清靜民安其業次趙公輔之百里之內戶不夜閉嘉樹列道被野桑禾弦歌四聞乃增崇是臺旁治亭榭以爲高明游息之具政成事節而民不罷勞非興制立教之盡善者與夫章先王之蹟以風起人心并以勸後之良司牧斯實政體駸駸乎烏可已肅客而退既落成因請記茲臺壁備考郡志者之採擇

毛西河師曰夫子哀二年過宋則在宋地宜有其蹟文具根柢故枝葉扶蘇轉見茂實

金赤蓮曰言言衛道比之歐曾學記亦其亞也

重建舜江樓記

舜江樓者故承宣亭址也元皇慶間鄞人州判葉君恒始建樓云按邑志亭樓之以舜江名有二其一曰舜江亭在治西南五十步平地負城面江以迎候客舫後更名迴瀾亭其一曰舜江樓在齊政門東五十步城上瞰臨通濟橋望之隆然爲縣之巽峯開納文明方葉君時餘姚爲州而君至直大火後乃作譙門製刻漏又崇是樓陶學士安曾爲之歌詩有曰凭欄出樹杪振衣在天半諸峯繞城邑萬室夾江岸鯨濤息狂沸龍泉入清玩罄足盡樓之勝槩矣有明姚人物甲天下迨嘉靖之季年樓毀少替談者因以是樓覘衰盛萬歷中新

蔡馬君從龍爲令復理新之縣入職方科目益衰會康熙初年樓又災談者益以爲驗四十二年秋通判吳公來攝縣篆咨政所宜先遂首重建舜江樓悉復舊制置鐘其上與士大夫集而登焉周視千山環列烏擔客星橫貫樓中下長橋狀如伏龍晨鐘一鳴萬籟俱起美哉前三百年人文之盛當與此樓俱振微獨巍科高爵接武如鱗日也余惟古名世佐大業者多出刺史牧相由乎一方以施天下凡有興革肇畫動可爲世法式數代之間指不多屈卽如舜江樓之建僅公繼葉君馬君而三葉君名蹟見陳旅海堤記而馬君落成是樓則邑前輩翁大司馬見海公記之今余文不逮陳翁而濫承公命且書詞謙挹謂未竟所設施度公斯心欲相厚加福于吾民豈有量哉繼今姚人勿忘先澤博聞敦善行以前修自勗曰相業如文正理學勳烈如文成就義如忠襄忠烈古學如文恪強諫如忠端銓政如清簡恭介餘各以類求其倫則登斯樓也有慨然而興念昔先民頑廉懦立者矣若夫朝挹南山之輝夕覽東海之潮低昂眺眺極目千里騷人詞客或有得于斯樓者非我公所望于邦人之志也公以余言爲是記而碑之警姚人焉

重修三原縣東嶽廟記

三原北城故有東嶽廟傳曰山嶽配天嶽于帝爲臣而俗尊嶽或稱帝蓋若古牧伯各主方嶽然兗以東岱主之雍以西華主之西人宜祀華不宜祀岱而岱之祀偏天下卽西人無不祀岱者甚矣岱之尤尊也考舊志西嶽廟在縣西北留坊里唐貞觀中建意其時因衛公靖禱于華神建封開國故靈而祀之而東嶽之祀所始不詳時代康熙四十二年原之賢士大夫梁公憲廟貌未稱特出官祿率鄉商私錢共八百金實自天津遺書大令李君三山願假士民錙銖佐之不讓土壤卒成岱高李君屬余爲記余惟禮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方祀祭境內山川故周時泰山惟周魯得祭雖魯之大夫季氏莫敢僭焉舜典嶽二月東巡及七十二告封禪皆

爲壇墠望秩若今之屋像而家祀無乃疑于瀆余推其說而
得其所以然今夫天地日星風雷水火河嶽之事亦如日用
飲食之在前不可離也然其神則人卒弗之見至於君父衰
冕之尊嚴宗廟百官之美富茂弗見焉聖人因之以教敬曰
祀非所云祭也凡事有行于古而不可沿于今者古天子廟
制七自是以減此可行于封建之世耳後世公卿大夫之子
不襲爲公卿大夫則此五廟二廟者將安所用之故于

丁之家必爲宗祠以合食聚數十代之祖宗子姓併入其中
非是則尊祖睦族衰矣若此類聖人復起皆以爲窮于無可
如何不厭變而何疑獄之爲廟乎然則東嶽之祀三原也何
居曰東方物始生西方成熟天地之位西爲上而出入之戶
溯震抵兌正秋之氣萬物所說俗之功收于華是西人祀岱
之指也與李君曰君言是遂碑傳之

酌經準今可補入祭統祭法諸書第盦遠識

和平縣重修王文成公祠碑記　庚辰

明儒從祀孔子者有四而新建伯文成王公實集孔孟以後
諸儒之成公之以兵底定南土也曰撫贛曰擒濠曰征思田

曰討斷藤而撫贛之功則平浰頭爲最其贛時新設之縣有
三曰漳之平和詔之崇義惠之和平而和平處四邑之中當
三省之會其規模措置爲尤大文廟之祀公以道而邑之
祀公以功以恩道與功與恩同宜百世祀矣白池仲容據和
峒三浰僭王號假官屬江廣閩爲不寧者二十餘年公一旦
設方畧羈仲容於帳下而督兵四面齊進獸角而草薙之乃
軀乃畝乃城乃濠乃集流亾乃立室家乃興學校矜其勞費
舍征弛禁使狠奔豕突之俗一變爲敦詩講藝之鄉後之守
者感公斯意愛吾民如赤子保護斯土如護元氣更百數十
年風俗日以益登雖由循吏之勤民性之易與爲善要皆公

旭氣之先者與夫庶民之心溝古經生之見雕薄庶民興斯邪慝息處士議橫致有坑儒焚書之禍吾烏知今日之所流而以和人士之廟公碑公正舉世之爲經生者雖未獲造公斯祠竊喜爲之記述先人所聞致自謂知公之學耶先生姓邵名大成號恕菴餘姚人嘗學屬旱聽民臨水貿遷須全活已飭公祠別爲堂祀前令有功澤者和人募令令君請并建賢侯書院於祠之右意以風勸後來廣公之道於天下吾知茲施教化蒸蒸日進將有起而發陽明之學者於是焉在先生特修斯祠以待其人非徒爲閎閎申春秋禱祀報賽之義已也

高則之日是論祀典不是論學術是和平廟碑不是他處

廟碑

黃主一日南宋以後學術苦支離文成倡明易簡然後人知有作聖之路蓋振古重開日月手也彼訾議之者如蚍蜉撼大樹豈足與辨乎允兄深探原本反覆證議而詞旨無失和平使人競心冰釋粹然儒者之文

盱眙縣丞周橋廳壁記　己卯

淮自南陽胎簪經汝蔡麻江汭之虛鳳而下東至於臨淮又東北折百二十里道盱眙合清和靈壁桃源以與黃河會清爲基始矣夜向午忽有聲如萬雷從西北來驚起引衣詰曉登堤平望則湖水重重山立狀龍虎豹虬起伏萬千風凜不

後君嘗因余窮易義意趣淵遠不屑屑爲章句業既從其先盱眙主簿一人近詔減去移丞駐而山陰施君自西適承其君子走四方求利病習吏事能鞍馬劍弓馳捕盜偷其再仕直茲土則獨跳身堤上而并孥盱署已卯冬余過周橋訪之見其斬茅爲庭旁一室室可容膝服食寢處與客俱庭無丞座吏抱牘白堵下立語剖去庭距堤以遠纔數十武風水徐泊聲如球鐘客旅無事則二五手譚或時吟誦其內而君率昧早跨騎周巡工築比晚歸以爲度余喜其强敏惠下謂慎用世人而困於一堤不能去君斂手曰小子將妄言以是堤爲基始矣夜向午忽有聲如萬雷從西北來驚起引衣詰曉登堤平望則湖水重重山立狀龍虎豹虬起伏萬千風凜不

可留遂書於庭壁策馬舍之東去

俞康先曰以史作記全力盡注一堤兼障兩瀆一段史筆肖曰留心世事絕不苟且作文字觀

邵氏玉田縣莊記

邵氏之有玉田莊自隆慶四年始按地志玉田古無終國屬薊州而直隸順天府多水田種稻秔粒長美上供太官縣以是得名而先人遺記云海州公爲仲子靖州公北試因于玉田置二官莊一區土名窩洛沽延袤八十頃恒患潦而莊戶鷙悍勢力稍詘輒用莊田投獻勳貴萬歷十年海州公卒官長子欽以窩洛沽業歸梅墩公越六年靖州公登賢書梅墩至玉田換相形勢反曰地可棄也勿棄則如掮眷屯牧君能爲馬伏波初年所爲乎聽曰能二十四年遂偕楊宜人北行增築塢室闢棘蕪正侵占種秣麥明年盍置水田于是玉田城南北五十里並有邵氏莊其新莊之地曰小泉曰袁家曰鴉橋曰白家曰暖泉凡經營八年而就楊宜人卒于玉田復妥諸宜人比解靖州經往寓家公之得以淡于宦情兩厥教職一任遠州克承清白遂初志者以有玉田業也是時承平二十載神宗倦于政事久不視朝遠荒乘怠萌芽啀拜父子肖亂盜夏日本平秀吉攻陷朝鮮而楊應龍棨播州大將

孫子廟記

孫子腐戰國權詐之士也師事鬼谷名與吳起先後商昌之

叔子異曰作家園記而原本國事廢興何等布置

孫子社廟記

孫子腐戰國權詐之士也師事鬼谷名與吳起先後商昌之

人祀之于社者何哉蓋膴常有德于齊百姓矣能救韓救趙以立齊齊國安則民與受其利社所以報功祀之當也抑膴功在社稷宜配享享齊太廟迨齊亡廟遷而食于其封邑竟百世祀故國之功臣宜祀如膴者多矣卒與國同廢膴可謂非幸耶豈當日有區區之邑克拊愛子其民如孟嘗收債于薛之所爲不竭取于生前因得以享于身後耶家之與國勢異要之民心其本也田氏之先以此攘人國而子孫亦以此殖其家膴少成習見智顧不及此哉雖然以智自喜者常限于智之所易足膴之世衛鞅方橫于秦而下兵先近攻魏膴能以救韓趙者救魏魏不失西河地則山東之勢強而秦可圖惟再勝而喜足于爲齊而踈于謀天下此其器之所限也

姚江書院記　丙子

采少時侍王父魯公先生講學城南始識所謂姚江書院者先是正德嘉靖間新建伯文成王公倡明正學高達之士風邁景從而邑中徐曰仁錢緒山兩先生實羽翼先後文成沒弟子所在爲立書院按陽明書院之在宇內者七十二而浙中踞其六餘姚則龍泉有中天閣故爲緒山講學之所而書院未有聞者豈傳之近且眞有其實固不必事其名與崇禎中沈聘君國模嘗徵君宗聖史隱君孝咸文學孝復篤志聖學捐其舉業從事于此因雙雁里半霍沈氏宅肇營義學烝邑中士有志節者寢食其中月季小大會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俊彥咸在目擊心喻直從文成溯洙泗逮濂洛朱陸異同

並收期于躬行有所得力而已義學之制前爲堂奉先師孔子洎四配後爲樓奉文成洎同里親炙私淑諸賢易像爲主尊世宗之祀典也不徧奉先賢先儒宗其近黨塾不敢並文廟也其諸門廡講舍一切草創則時與力有不暇務作人明道而不汲汲于觀美粉飾用俟後之人增長而光大之始建歲在己卯越二十年丁酉重修乃額名姚江書院云初郡城戟山劉子石梁陶公會講證人社姚江峙起往復相和天下學者稱越中證人祀和靖姚江祀文成皆其地講學之祖推揚餘緒郡邑人士斐然各有成就劉子既殉國而四先生亦守肥遯隱然金華處士之風鳴呼運會有晦明道之在其人豈不偉與四先生沒繼之者韓氏孔當邵氏元長俞氏長民吏氏標韓氏弟子徐君景范康熙己酉間韓氏講學城隅士氣大振自是少降矣近年院屋多圮舊人盡亾後生希見當年教澤之盛可嘆也歲庚午安邑康侯來宰餘姚既大新學宮復募完葺書院候出其祿修先師堂月吉親詣縉紳大夫濟濟蒸蒸小子謦髮歌趨以和耆人耄觀莫不愉泣方迎新主鳩工度後樓秋大潦儀工輟會明年候去知晉州院弟子請於新令冀更修之竟未有緒也有撓其議者曰既作洋宮書院宜後夫書院輔學校宋以來有之自帖括義與學校之配如學宮倒教大居正一統不得有同異也沈管史諸先生設名隆實微若夫求論幾深徵覈日用動靜有養德藝不遺于此擇焉已精與養作人精神不可堙沒今明府以樂正四

術之教迪我人士盍卽幷移義學于書院斯實守先待後可垂百世公日書院在城南濕下旁居人稠處木朽且折吾聞承敝者利用革幹父者戒用裕欲更書院于城中爽塏何如皆應曰願如公命於是公捐兩歲俸貿斥聲苑出佛像遷主有日而公用事解篆去羣議多惜公已而共慨然旧此一事足公不朽矣公不以去留易意手書輒趣院事時邵蘇二子已相繼歿其子弟及司院者亟董成之四方來襄役者甚眾請于新明府楊公曰非公不能成韋公之志楊公敦厲多士嘘姚江之蘊火而復燃遂奉先師神主至陽明岩于祠門私淑肇營前院者咸入角聲苑改題角聲苑爲姚江書院乃大

召工起前庭廊後樓旁立學舍致其故瓦棟椽檻之量可裁用者而益市買其新者角聲苑面新城東南門夾右巽水比注學宮地當文明以備易墨嘉運參會合于先甲三日之義自此姚江人士旣有其地當講其學務追千聖一傳磨礲剔行無徒劇騰良知口說爲也夫學者天下爲公哲愚同歸自生民以來未有奇詭非一邑之事一先生私授矣韋公在杭州聞其事而心怡之遣書楊公拜成而命朱爲記是歲壬午康熙四十一年其遷日十月乙酉也

朱約傳曰川易義直起較前記特開一境讓善二公極有體制至末戒以無騰良知口說駭湖鹿洞聚訟紛紜得此

斬斷

黃忠宣公祠堂記

余少時勤錄明事每一朝輒記其良臣聲蹟所遭際厚薄見金川殉難則氣塞哭不能止比讀至永樂洪熙紀慨然太息曰方鐵鋤其時人才無出三楊蹇夏矣微若臣生民其遂蠭平成祖之世吾取其全德無憾者四人曰太保忠宣公福曰戶部尚書夏公原吉曰少傅大學士楊公溥曰英國公張公輔其餘若顧佐周忱孔鍾李時勉輩各能其職又有數人由前所云有關天地之運者也今年余客昌邑按圖數典祀則忠宣公祠首列焉春秋上丁釋奠之明日令長學官及鄉

先生率弟子致禮祠下祠在縣治南于武門西向主像南向右壁勒正統五年皇帝論祭文前小碑紀建祠始末言爲宦者所忌至成化中始得贈謚墓在縣西三里有楊士奇奉勅撰神道碑文而縣志不載余惟治道之盛莫大于恩澤教化若懷新附之民化不教之俗非仁者不能鮮太伯之邑勾吳近之西窟侯沐英之鎭雲南皆是道也交趾在漢唐郡縣宋氏不競淪于蠻徼成祖赫然因天平失國遣兵誅篡逆師守得人三叛而三定之廟堂謀國無長慮徵遷張輔又參以馬騏之貪虐是以不旋踵而亂迨以陳洽代公而事益變比因洽請始命公與柳升同出升才旣不逮輔

而黎利之勢已熾洽死勇戰公亦不免魚服賊黨見公如見父母流涕伏拜共護出境嗟乎公之及升悄敗非公之罪其不與洽偕死則公之仁也公在交阯十八年深恩厚澤入人之至至于不忍加害使輔更出而佐之以公黎利既平長鎮交阯豈不復漢唐之舊而公名不與西寧黔國比烈哉乃公有箕子太伯之仁而交人不獲成朝鮮勾吳之俗懷古者所以追慨于公之遇而不遇爲有關天地之運非獨公一身之事而已吾又感于君臣相與之際以宣宗誼辟厥公持正出之南京升遐未幾遂致振暨之禍使其時有如呂端韓琦之早斷承太后怒而詠振否亦待以遣繼恩守忠之法何至蹶賢器不到此惜哉公一生忘家憂國屢上疏陳時務宣德五年請于濟寧以北衛輝眞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以省漕運此其卓卓議可行之大者身沒之日惟餘橐金三十兩方長戶部贊南京機務時也公壽七十洪武十七年舉人以龍江衛經歷言事超拜兵部侍郎累陞工刑戶三部尙書

陶先生退圃記

會稽有望宗曰陶陶有隱君子曰退圃先生者余外舅子貢公六世同祖兄也其言曰天道虧進而與退朝也進則夕也退矣夕也進則朝也退矣朝夕也進而不知退則一朝夕焉盡矣彼朝夕不以其力爭其所不能爭而況寄於朝夕之間噫息寐寤如斯人者乎故知朝夕之自有其不盡焉者知退之爲退矣斯道也吾涉世久彌厲年而得之將用此老焉及也茲退圃所以名也春秋晴暇杖屨往觀南湖其西鑑峯秦望雲天隱沒爪萬變其東則白塔之梁如七星其吾日中緩步既舒退而仍入吾圃蘭菊在堦經籍在几揖關謝客鈎花徑吟咏幾編好我者便搖筆展紙贈之自負能飲飲不一床偃息當其時并不知退之爲退也不工詩願喜作詩竹磐一壺語及祖宗祠墓輒慨結抗聲伸張大義已還顧客油油以和其爲人生平都類此今年八十鬒矣於世復何事姑孰治吾退圃康熙丙戌七月日姚江鄒廷采被命詮次爲記

先生諱必昌字祠侯以退圃號並敏公諱五世孫自少友恭同母兄年九十餘猶嚴督過先生祗受之或每跪持而泣宗黨以爲難晚年交益稀族弟克幾亡後偶過從期詩者延采及上虞范子石書蘭

蘇庵言歸櫬記　庚辰

同里蘇慶言第康熙甲戌科進士庚辰春除西川眉州丹稜
令蘇氏世閒餘姚曾祖平觀先生諱萬傑者以舉人累秩至
雲南左布政使而第進士自慶言始其得丹稜也或曰蘇系
故眉山若江之源於岷也江自蜀走澥萬里不能反之蜀眉
山蘇文章氣節震天下遠宦轉徙傳宋元明迄今更數十世
而子孫無失厥序復從東澥之渚起家進士簪仕眉山其除
令是其歸也蘇氏之遺澤長矣然慶言紹由後渡易水西去
踰太行將循秦嶺入蜀始至順德即咳血濺衣及靴皆朱殷
顧頁其盛年飲啖自如且觀優於陵川有勸之姑東歸須後
命不決六月炎暑與疾進比渡蒲津抵三原終於旅舍嗟乎

慶言以祿養之急瀕死不顧目算手營料天下事而不能料
其身之生死此余於幽明鬼神之故重有感也人之身遡祖
父及始祖及始祖之自出積遠數百年或百年恃其必追祖宗
而從之設慶言得至丹邑必求遠祖祠墓於荒榛野莽尋族
譜亭摹其碑記烏知明允長公黃門數君子之廬隴翩然來
下而以姚江之蘇重起眉山令耆老嘆覩史氏頌美曰江水
西注與岷山合人誠有之豈不信哉胡爲歸者卒不得至流
者卒不得返蘇氏既盛於東遂不復種美於西意造物者妬
之而顚倒爲是也慶言既道喪幾不能驗其友諸作山從京
邸偕行沿途視其湯藥卒之日猶跨馬馳涇陽買葭以救關

西工匠抽又爲視教之棺制購工畫者圖其容道遠陸行是
慶彷大殮禮用重綿三十兩繞臂指束骸骨使無動皆作山
手自爲之卒以兩騾載其柩出萬山中越陝洛中逢獷僕盜
饑走追獲之襄城獨與一僮扶櫬歸浙至杭關哭曰吾爲君
心力竭矣而不能起君于生何以見君母若子弟見者皆慟
作山非獨義人乃其才亦不可及也舒文陳先生精醫學識
慶言必死强與俱西卒偕護其喪以歸葢亦古人云
許子敬先生曰不獨作記兼可作傳深情逢識綿邈動人

祭忠臺慟哭記　丙子

宋謝皐羽西臺慟哭記讀之嗚咽彼有不能言者冀後人
之知余今哭祭忠臺非敢倣先生也先生爲天下而哭有
可以釋先生憂者其責在天下余哭爲一身一家既莫解
其憂又慮後人無解余憂憂雖可言固難且倍於先生也
於乎慎思其難厥惟賢子孫厥惟賢子孫哉

姚江城環龍泉山諸名賢以次祠山上山之巔有石曰祭忠
臺四面俯瞰百里過客必尋是山而眺姚江之勝余憍會稽
近二十年中夜涕洒每正月祠祀寒食上塚一再至故里獨
登祭忠臺而哭於乎余之有待以歸也恩安集妻孥供先人
伏臘今竟二十年而鬢且霜老矣歲丙子冬攜十五歲息承
謙歸正宗祠父子抱書擁被讀讀竟嚙其臂出血而告之曰

汝知痛乎知痛則知學矣學非止痛者也將有樂焉吾非無樂乎此而吾痛轉深固不暇以樂乎此也人之生一本也天無所之而不覆也祖無所之而不附也然其神則有主焉吾之祖與吾之天主于姚矣往漢都關中魂魄猶樂思沛作邑以新豐名朱文公居建陽故稱新安一本之誼也雖野夫弱妾戀戀悲故鄉況持書卷論學問者乎冬至烝祭畢乃登龍泉尋祭忠臺曰濂爾來前汝自臺東指三十里而近望之秀出若架屬勾章而實爲姚江砥柱者龍山耶汝五世祖靖州公在焉汝舊年與弟越嶺拜墓道者也自玉田返葬茲山七十餘年矣汝諦視之濂伏地拜烝慟又前曰濂自龍山緝酉

稍北二里背湖面原神禹棲之並廟而東不百武有松翼然覆其穴汝高祖易菴先生所也先生年二十四而終植道服名之爲田居而顏其堂曰學稼植園以竹穿池養魚課僮種瓜鋤菜如駝時題其後之卧室曰逸我居謂先人終身勞國事不得逸而我得逸又踰父兄也何德處之右之書室曰放源軒居于田而放于漁蓋以放而全其天也嘗爲詩經時靴不着即景杖頭拖先生其有駝之意乎昔陳太宰有年記三種菜曰種禾以食種桑以衣種德以不辱余嘗希慕其人于亡汝兄弟幼寤寐怛悼肝腸斷裂能免余于罪是吾子也濂亦泣下於乎文信國文山有云幽明死生一理也父子祖孫一氣也斯言非知道哉人情鮮不愛其子孫逆而上之斯孝于斯仁人矣無遠乎天是謂本天無遠乎親是謂本祖此人

田居亦云

辛巳移榻始末　辛巳

康熙辛巳余饑驅將適廣東已裝病作卧郡江橋香城僧舍沈謙三來視請移館其家爲親和陽藥竟五十日未愈又

欲南走魯仲賡安貞高則之章泰占丁淇園皆阻余閙容士言尤切吾過矣離羣索居至是此意乃息也可愧也夫在易需蹇二卦有險在前一則剛健而不陷一則見險而能止夫不陷者內乾也乾剛健故不陷能止者內艮也艮篤實故能止兼斯兩者是爲大畜傅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天下事當有險無善於需見險能止蹇乃得解斯理之淼然敷之不爽者至若進德之途非日新卽日退余之退未有涯以質靡而不剛健名浮而不篤實消磨劑幾至迷復如隕深淵則思呼號求助於朋友剛健者吾不得見願得篤實者友之事之需之上六入於穴有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蹇之蹇閟後萊之科名日以益盛其理固然今年春郡司馬咸陽梁君倡謀于余以舊制未稱宜加恢廓又萊人承大敏士俗積頹幸春秋兩稅比登流亡歸復民欣欣有樂生氣不可無創建以一洗作新之諏筮既同乃徧告七屬耳牧舡喜曰閻都文運所繫也畢竭官俸不三月工竣君僚今署守高君復請余文落成余惟古先哲之士率自命以先民憂後民樂爲憂樂苟有與作必關世教非然有其廢之則莫敢舉夢若於池巨魚躍出病遂愈

說易最精衍而以山水投竿作結活潑潑地可謂善易不言易

重建萊州府文昌閣記 代白觀察

萊登郡城皆瀕海往

爲力又六星上將次將主武事唐廣明中嘗讓乘輿入蜀而
宋咸平明正德則兩感神應討平蜀盜今値聖人御世海隅
率俾神無所効其威武惟以導宣文德相協舉場銓注爲務
凡所予奪與人間選舉賞罰靡不符合道隆則從而隆不其
然乎不其然乎梁君因屢豐兆謀動關世教余幸藉手玆事
偕衆君子行禮斯閣立巽離兩峯顧而樂之其亦後民而樂
樂之見于一端與玆役也服人之數若干爲日若干良材堅
甓之庀丹漆之用若干統計錢之緡若干費皆官給注簿紳
士及秀民間來襄事者聽不欲勿强也

爲文昌身分是儒者立言本色弟夏時識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會稽馬用錫校

餘姚邵延采

送紹興通判楊侯擢守上思州序癸亥

侯名彩字素菴三韓人後復補遵義通判卒於官

今天子即位之二十二年三叛既平天下大定西南諸宣撫宣慰安撫長官皆頓顙釋墜道使請吏上加意柔懷謹選守牧雖僻州下邑亦必以殷肱親賢勳德之舊處之於是紹興通判楊侯以廉能報最擢守粤西之上思采按圖志上思於府爲南盪道爲左江其地南接交趾西通滇地遠在嶺表數千里外實西南之衝也昔在勝國永樂時英國公張輔三定

交趾執黎季犛父子凱還歸朝皆由上思取道思明以入而西盪侯沐晟亦自雲南統兵來會張輔於安南象郡以盪交人歌之則上思爲滇交要害此明驗矣又左江與右江接壤有江思恩田州猺獞雜處最號難馴從來羈縻弗絕上思幸無土官夷人之擾而民性頑悍庶賓薄陋風俗相近非得賢長吏通經術明大體者寬一切之法以待之其勢不可爲治周公曰平易近人民必歸之諸葛武鄉之處南中賈刺史之鎮交趾王文成之平廬蘇王受皆是道也楊侯判紹興七年平易之政紀有成效往牧上思夫豈易此今天下苦貧縉紳家尤甚一行作吏百口仰食臨任轉徙雖廉吏不能不取資

休沐多節度西川而宋世知益州亦往往入爲兩省中朝之視巴蜀特尊異不與他道等以其高壤天府重關峽江嶺南北之項人物土貢並甲天下故非勳望隆著才秀絕出者不輕畀以斯土之任明永樂初遷北平蜀之貢道乃與帝都遠然獻王封國與皇祚相終始三百年玉燭休養蕃息宗藩稱賢而饒樂者以蜀爲最歪萬厤崇禎間西而蜀之全盛極矣平陂盈昃城復而圮致有僞西之亂遂靡子遺則今日起墜虔措施庶亦唯蜀爲急其事必與艮二千石賢令長共之而選人率患兩川空耗比之唐宋時嶺外若編置然狙除日然後行夫光天之下本無分土胡爲獨忍此一方民哉族叔虞廷

先生以高才妙齡四試南宮不第嬰然曰經術以經世務余不及年富理民事久守此佔畢爲會新令有舉人除四川邊縣例卽起應之掣籤者八十人得四川者十四人而叔與焉既陛見來別其兄昌邑公執采手曰君老矣余又遠役其贈余言采曰無以贈言也先生以親疾故不斬斷其指其肯顧愛毛髮以無恤川蜀之民乎哉夫親與民一本一也親生我者也而民我生者也我生者我之子我生之視生我者固親之孫今先生旣祿養爾親不逮矣往顧復爾親之孫焉猶逮親矣以此指爲志可也先生歔欷曰吾指尙留七從君言請投劑于西土報我二人昌邑公顧筆硯書第其語之先後而餞之

送兄我圖令儀隴序　乙亥

余獨入制股一節唱嘆中具有規諍意纏綿懇惻吾師與人交類如是弟之知兄我圖教諭漳安十載去知儀隴行萬里愛兄者皆憚其遠兄意甚逸東書冊往也古者王事無易難東西譯鞮唯所命揣其世變俟兄報最還家與談西土勤來安集之勤耕桑絃誦之盛上思載筆從兄紀之并搜甲申乙酉間遘事詢諸父老傳聞異詞者以慰山人貪多務得之望補稗史所未備兄行固弟行也兄知道者也經世不朽之途出處無異視矣

陶克幾先生曰勉以吏治點入數十年時事風俗波瀾絕勝

之自世降而人心漓吏部選授每一缺出必竊議彼有善有不善其能以爲吾民興利除弊望之斯人哉且蜀人需循吏甚于里靡子遺而儀隴隸日月已幾矣自賊獻父子殺殺運竟千里靡子遺而儀隴隸順慶介兩川冦之奔遶軍之征討並經斯地今爲朝廷耕土

送田撰遇之番禺序　辛巳

得中駟不如渾然而此遼自在故旻之

俞康先先生曰原本起用不朽二字照應落套卽妙手止

粵東天下之才藪也田君濱遇將往遊焉夫以田君之才適粵東粵東才士宜有悅慕與之交者然才有眞有僞懼田君之爲名所動而不審其實也田君徧交天下士尙以爲未足思一度大庾浮珠江經九眞日南遇海外之豪雋以發其文章且多書舁人士名孰也田君可謂廣矣僕未嘗粵遊於其人才無所交好姑與言襲昔所識知者正於田君屈生名士大均者今代知名士爲文章卽象犀珠玉鍾乳石靑丹砂橄欖諸物產於粵者意勿屑任俠吾樂交其人聞今已沒其立名之眞與否吾未之辨也士固有聲動四方不可以飾鄉之人君往爲我咨焉又有明之季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三人者粵中之三忠也善道以

死遭變不試與余闕福壽爭光日月其名之眞尙何疑君往爲我輯其遺文求其子孫與交志氣宜益上焉若更以爲未足則弘正之際有與新建伯文成王公交如增城湛原明名若水其人又有原明之師陳白沙名獻章其人是一第一師者理學之標榜也其於名且大而宏矣然蕺山劉子評次諸儒謂白沙猶激聲名遜於康齋之醇乎醇夫白沙非好名而蕺山無苛論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不見是而無悶惟聖者能是白沙當日固未及此噫夫不成乎名聖矣哉田君知名之累於學而潛討蕺山之論持是以覈古今人眞僞與其所造百不失一番禺南海間以君爲月旦爭共猝磨當

自此始昔人稱蘇文忠遊儋耳後其文飄忽震蕩益饒奇氣田君茲行許遊余香布粵物重以文章且多書舁人士名孰爲眞孰爲僞者以搜余隱伏而起余怠廢余雖不出戶庭如集古今人與居遊不啻手鞭鼓棹而同君往也已

范石書曰如此乃可謂之贈言名之一字是古今天下人通病尤爲時下南浙人錮病嘗痛勝國之亾名士與小人分半就中名士之半則南浙人居大半矣讀　允翁作使當受者側耳者一時悚慄陶子千日送粵行卽用粵人貫串而歸於無好僞名用意布格俱加人一等

送周凱三盧親松潘序

周子凱三盧親松潘將行請贈言于余余曰孝弟仁恕之道君家家法也無所事余言衰年懦夫壯心未歇輒喜談兵事凱三日兵事若何曰子適川吾言川川之內附始秦氏漢高昭烈用之以開一統扶末造公孫述李雄王建孟知祥明玉珍莫不水陸襲塘陸閉劍閣抗衡于天下興王勘定四方蜀必後平西川安富昔人稱宰相翱翔之地其錦江春色沃野天府足喜也然自岷山西南永盧松茂壤比西域與大夏身毒諸國相接中土有蜀以來邊寇之患無甚于唐吐蕃逼其西蒙氏掣其南贊普驟信數出驍騎侵掠西道而皆從松茂

入當其時前後守者有高崇文嚴武李德裕諸人而恩信最著文武並用惟繕邊長策莫如德裕牛僧儒牛僧儒德裕縛送悉怛謀阻從善之心長寇賊之氣謀之不臧迄今猶惜之也夫用兵之道太上以德撫其次乘機相時于禦蕃尤亟偶西之亂羯之遺民殺且盡獨不及松茂岷山以西完保無恙也遭值聖神御世討平畔逆萬里之間不驚烽燧而將軍領方鎮之重臨之以天子之威命其勢更順松潘民夷雜居互市馴而撫之則若鳥獸收而懷之則猶父子彼雖狡而稟天地之性茂不可以德化間有一二獷悍輕去來者其亦無能爲也已雖然不可以不嚴也亂端嘗起于不意而防患宜制于未開變頓足日帝后殉難普天同憤誰無人理而忍斯痛距戶邊隙無自而開子往觀世父總戎公威畧知處太平爲大將之才局與決機臨陣頗異更從尊公听夕受書史揣度奏情之夫咸屈服去余自國變後同門友或殉義或散之四方歸葛語審實務使坐而誦習可立施行西邊之形勢明而天下之大勢俱悉他日勤勤銘績爲國家安固疆圉何異人任之有昔侖大猷受陣圖于趙本學卒爲儒將君才足大猷而余慰本學如霍票姚所云何至學古陣圖則余無以應也序其語爲贈

敎西事千年如見眞留心世道開諭詳切無一字粉飾是

贈陶克幾先生序

康熙甲寅余讀書陶氏之南湖羣從燕集聞其宗有以哭思陵皇帝爲鄉里所咄者心竊異之亟欲走見而阻之者多不果後二年過无休董先生從容謂曰陶氏有克幾密識之乎是向爲里人所咄者也是文章氣節足以繼其先人而石簣石梁兩夫子後言理學者獨是人不誣也陶氏世爲名卿流風餘教足以漸潤其子孫則幽憤忠鬱之士生焉甲申之事吾師劉先生荷戈而出蹈踵徒跣責當事以起兵赴難吾從先生後一一識之是時克幾年十二耳方從塾師講經義聞變頓足日帝后殉難普天同憤誰無人理而忍斯痛距戶窅然博覽興籍留心當世之務揣論微中竊會雖志滿氣矜之夫咸屈服去余自國變後同門友或殉義或散之四方歸隱故廬余亦放廢老矣顧晚交克幾服食居處泊然有同余喜得克幾而堅克幾亦謂依余以自信其出處之不悖也夫割愛世之情以伸志節違宗黨之議以立君親文足以順取榮譽而不爭于名病易以偃息晏安而不衰于學其爲人何如也采因董先生言三往叩焉既見退而嘆曰明末越中處士知大義者先生及湘子翔先生二人而已然儒者之論猶謂子翔可以無死而先生之所處實無過情在昔永樂時襲

安節以城門一慟終身不出先生庶幾無愧歟夫運關興廢之際雖上聖不能以力爭而生死進退之大閑則匹夫之志要自不可以奪越中風氣近雖不振然後起之士猶知重名節而矜忠孝亦賴諸君子守貞履道以倡之于前陶氏之有克幾不可謂非碩果之存也幸辱先生交後久而益習盡得出其所著治原民本等數十篇伏而深思於乎宜乎俗之人豈知我先生也

贈會稽胡謹菴先生序　朝廷憲老乞言曰胡先生者名嶽字峻宗號謹菴其言曰峻以謹成庶幾矜而不爭

中立不倚之道乎行在中庸子臣弟友功惟克已視聽言動吾未之逮也吾有志焉爾程朱吾師乎吾師之言具在倣而行之一日十二子相配朝考夕計數滿六十無時暇逸以迄終身是爲克家之子豪賢之裔吾烏富貴貧賤矣乎居事親孝承伯兄恭接子弟以莊接通家之子弟以誠以和歲時朔望集男女小大揖拜宗祖用簾帷分內外坐定命其子廷輔婉容承侍今古罕有此又以見先生之身教也嚴庚寅年八十有八耳目心思强飯有加焉手六森不停披咏歌先王之道延賢等講禮詳說內則少儀鄰人贈視傳胡氏軌範焉性安恬澹遇婢僕如子女未嘗輕怒寒不閉爐閒操笻杖徜徉山水間隨意指點以當法戒蓋一舉足一出言無非教也初侍太公任曲沃與謀堂政多所裨益甲申春以隨養在京師知陰務惜寸陰綫弗怠荒細行悉矜萬行方能純粹於乎此特

胡氏之家法哉論者以萬石家窘建擬先生夫萬石宗黃老而先生祖程朱殆未足以方也意先生之宗其先有教授蘇湖分經義治事齋者或可相伯仲乎延陵周謇湖中亟有大年昌後匾額府縣及兩庠又有酾德維風之額丁亥冬遂聘爲鄉飲大賓越人言鄉飲之典至先生始不虛云

贈膠州龔大夫序

杭有有道樸巷龔先生仕于今非今之仕人也其仁心足以招孤山之鶴而惠政足以起渤海之憤去年冬來自膠西道都昌與主人揖語畢即走西齋顧采采廢放久矣或過達官名士往往類然不能自攝至先生不敢顧念鬢時師友咎盡抑其前本無師承雖有才性伏而不出耶則又念古人交友何賢貴貴上下統謂之義采洛社者英主之者文當兩公而處士堯夫與焉當時以爲非得此不光今去此世非遠也人猶古也布衣之徒求士于布衣公卿大夫之賢論交于公卿大夫而外是輒掉頭去不顧其何以盡天地生才之境而磬忠益之途皆所謂狹也非徒道德不彰而聲譽不流之謂也今布衣之交采畧已歷之矣不能無意于公卿間請質之先生以爲容有其人乎誠有其人也彼林宗孺子常栖栖也雖

每支枕太息安得有置身千仞引百丈竿挽我崖塹而上之以此行游南北竟未一得豈氣運日漓士之鍾生者特少耶

贈表叔孫畹仙先生序 戊寅

采生六月失恃兩歲從曾大母翁太君肩輿由通濟橋入邑城謁孫氏祖姑東門蔣氏之園祖姑撫采曰兒公母良苦然爾余母家曾孫也宜端慧可爲後命表叔畹仙先生取一巵壽外大母太君歡甚侵暮乃歸山海事盛祖姑攜家返上林里太君卒采方四歲漸有知識跪問太母孫孺人乃知太君二子長祖姑次王父祖姑早寡而依鞠子居卽先生也先生系出蒙泉公蒙泉公當世宗朝以彈權者汪鋐受廷杖斃天下其學本陽明有燕詒錄孫氏世守之先生則敦古禮崇孝讓能闢其家法先王父魯公夫子亦講陽明之學用朱子

家法理家笑頤不假先生每過必整容侍立分雖甥舅而師
生道合性情容止久而益類先王父沒先君去遊浙河西宋
學曠廢先生見必動色相戒嗣後兩家家道喪失先生外給
公賦內迫艱食而奉祖姑曲盡孝養凡定省溫清抑搔扶持
棗栗滫瀡柔色以溫之類內則所載學士習以爲常談弗行
者先生則躬蹈之蓋自宋生五十一年以來所見儒者直義
溫潤兩美并具不資榮祿而畢竭親歡終身孺慕化感僮婢
小大外內罔不夙莫承志吾王父舅公夫子而外獨有先生
而已祖姑即世先生負土爲墳既葬終喪始出授經釆中而
宋值戡試病不中幾殆念旅次無親黨遺人刺舟迎先生先

生夢翁大君扶其首曰廷宋在難爾往一視比覺而迎者至
宋病尋起爲道前夢乃相顧泣先生有二子二孫皆卒愛先
生者疑天不可問先生處之怡然方輯家乘續孫氏世考錄
攸庶弟教其三子祖德不可變也婢直之思老而益篤嘗以
書抵宋曰君不培其本專事文藝吾見氏不以文藝重也君
六七歲時隨入姚江書院授陽明客座私祝老師前輩每顧
君稱許寧憶之乎君今雖喘古執勤所讀書多枝葉交遊朋
濫介節不立匪金玉是守而喜怒任情詣遠近疵厲鄉舉若
行君必見遺夫言行樞機千里違應榮辱之主皆不徒然不
可咎尤又君安家會稽背離祠冢吾每入邑過舅氏舊廬而

泣其若之何明年春謁先生于上林則執手喜曰君教子尙
持義方此事足恃舅氏之澤不於君身於君諸子君必勉之
宋拜起泫然書前後之語以具志不忘
姑夫孫德遠先生曰推揚先美不遺餘力所謂非徒溫雅
乃別見孝弟之性
贈宗叔柯亭先生序
古者同姓之盟周室尤篤召公姬姓史不言其自出要其爲
姜嫄后稷之裔無可疑者後與周公分陝並稱周召其元子
出封燕魯而王畿內世有周公召公至厲王居彘宣王未立

是凡建國立都莫不徙民以實其地又士大夫以官給養工商趨利皆去本土晉宋渡江中州之從而南者益多如吾郡氏之自燕而洛而蜀究也聚居子姚有自姚西徙會稽徙會城又有籍于順天者余高祖靖州公北耕玉田返葬餘姚幼子六佐公以玉田籍登順天賢書是時姚宗先輩有作舟公以儒俠遊京師六佐公往來出入輿偕悌好甚篤余十餘歲時見六佐公寄大父魯公先生書言其披始識作舟公作舟公之少子贈公定居都門余叔父上由先生館于其家于是又識贈公贈公今大歿其世三公益以文學科第著稱當時其長子柯亭先生今令昌邑余自乙卯閱順天鄉試題名錄采近覽明紀至史彬等二十二人從山逸事未嘗不攄卷太息以爲六合之大千載之內烈丈夫魂磊奇行殆愈變而愈出世俗之士目之曰奇君子曰平不有斯人天地胡忝因嘆士有負經世之略不幸如二十二人終其身賫志以沒何可勝道又嘆此二十二人雖不幸不見用猶幸而名光天壤登于竹帛若雪巷補鍋者流後人固有過而弔焉者或其變之愈甚則有數之奇如二十二人風之高如二十二人心之苦必不欲爲二十二人而功未必足以幸成名磨滅而不表于後者遹遏抑又可悲也世之人愛之敬之而至于不敢與之交知其人而不敢誦其名與字出其幽思時爲詩歌足與屈

乎一日余驟病倘手抄宋史先生過視有愠容謂曰古所云好學不倦毫期强力者止于是耶余黯然無以應也凡先生之與人忠信慈惠類如是其居官有大畧吏不敢欺民不鈐而肅當東省大無之後殫心施賑窮鄉女戶單丁無不身到均給比行編審戶口不求增益使各從其舊而已人庶蒸蒸興于禮讓有武城言游氏之聲化焉

龔樸菴先生曰温深爾雅絕不鋪敘而才情吏績自見此

古人羣從中眞相知文字

贈祕湖山人張五皐序　王戎

如也豈不惜哉豈不惜哉采少侍祖父至姚江書院及見長老諸先生與聞大義既長讀書頗以經世自負久而益困困復振勵以爲即未得君而事亦當求友而交意欲涉江淮溯大河徧觀中原泛漢東下庶幾一遇天下奇士然而斯願又莫之遂幸酉春始遇祕湖山人于會稽之樊江大喜謂天下之鉅人當在乎是且得以徧詢所與游而知四方之奇士亦不在遠也雖未盡接其人一識其面而幸而得交山人即已得交其人于是向之沈鬱幽憂油然以起曰吾雖未得君而事今已得友而交徒以有山人也退而深念归吾筋力不足以任事文采不足以耀俗雅量不足以服物徒以抱其區區之意以冀奉教于長者之側吾何操哉夫藥囊之物牛溲馬勃惟良醫調劑而進退之無所不可往者樊江之會夫子語吾發瓊山海外諸書是又欲進牛溲馬勃而參苓之固山人之才不終爲雪巷補鍋也之不鄙遺予用以自堅而信山人之才不終爲雪巷補鍋也今年冬山人將西行予送之郡城書斯語爲謝而別且以廣其思焉

贈陸卜甌序

昔王半山以周禮政靖康之亂行堅言舜士君子莫能與爭其時陸農師先生佃安石門人也不阿其師說入都極陳新法害患終列元祐黨碑山陰之陸以此名聞天下康熙己丑

贈陳滙萬序

康熙己丑清和余燕遊南旋挐舟于濟寧公居者其舟晨夕公居登幸酉賢書授珠厓篆令而引見

解職以去者也有學識通知古今爲言西江山水擅制所出人物率多質行與江左風華韶秀迥不相侔風利送帆不數日已達邦音寒溝悵然言別到家每憶其人本許作序贈之未得其會嘉平之月遇其鄉陳君滙萬郡城貌古而恭言訥訥不出口若不知人間有機械事蓋全眞踏璞質行長者也公居之言驗矣君青島之學盛行以其不欺李君天山至比之郭璞君未必果璞也而世之爲璞者未逮君之璞也越人夙稱風華而乃知重君質行爲詩壽君屬余弁言憶公居維揚臨別時遣僕復詣余舟道殷勤夫公居共舟纔六七日即如今者余之于君止一再遇耳而意中戀戀如是則夫人世交曹掾吏即近代況鍾之賢光照史冊非一世也庶人在

子兄弟夫婦之相聚至數十年或百年其情之蘊結又何如也然彼匪生者流且以爲齊生死一彭殤則此六七日及一再遇固當視之爲百年數十年之久長不忍恝也余故賴以與陳君永不相值而余之戀戀于公居之意固已達也

贈越掾序

范蠡大夫種計然后庸古忠智勇傑士並產越越山澤之秀甲東南於位爲巽爲福德爲文明禹廟宛委藏書在焉生其士者類有強直不屈之氣善觀時變見機勢一二人激于不平則從而解紛難者輒有數千百人其剛嶠之性并而爲義

王公覽揆四方賢士大夫數千里走大梁來賀入郡守土之

余撫吳明年春吾郡歸德太守使來告曰惟夏之仲爲撫軍

士者類有強直不屈之氣善觀時變見機勢一二人激于不

甲東南於位爲巽爲福德爲文明禹廟宛委藏書在焉生其

范蠡大夫種計然后庸古忠智勇傑士並產越越山澤之秀

贈越掾序

其不然猶吾所不取也感某掾之義書以贈焉

涿河南巡撫王公序　乙丑代湯唯卅

況鍾之賢光照史冊非一世也庶人在

曹掾吏即近代

宦列詔蘇之末掾誠得人上而公卿大夫士皆當其理而宇

內清掾其無自菲薄又得長六官者正已率僚以風及其

吏肖斯世不被掾之害而蒙掾之利又胡可少哉抑吾勤越

中靈氣之士以爲掾之才返事于功勳烈義何所任而不勝

乃蚩蚩徒艷于長安之華衣膏食棄禮樂逃詩書盡歸于掾

曰吾將爲況鍾以晚盈也於乎其人果況鍾也耶苟

其不然猶吾所不取也感某掾之義書以贈焉

涿河南巡撫王公序　乙丑代湯唯卅

余撫吳明年春吾郡歸德太守使來告曰惟夏之仲爲撫軍

王公覽揆四方賢士大夫數千里走大梁來賀入郡守土之

東亦隨屬車揚觶以爲我公壽願公明德在豫衢歌塗誦溢于河南北猶未足以愜民謳思先生爲孫徵君門下雅志伊洛之學洛中父老願得先生一言其弗可辭余惟古之建大業者其立身也尙嚴其御人也尙寬嚴以致寬則理達而政成民畏懷之然後慶流苗裔而永終天祿昔叔向稱羔武子之德以爲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若是者其立身可謂嚴矣至于御人之寬則因勢順導與時變化鄭侯之載其清靜武侯之用法嚴峻要于成治各不相襲今聖神御世威德被於八荒湛恩加乎殊俗海隅出日含生蠕動之物莫不內向思慕四方既平睠念中土建茲明德屬于我公豫州天下之所視以安危四方觀瞻以爲禮樂教化之自出而公蔚焉儒宗司兩京留守補敝起廢興養立學因其無事與民休息去武侯之嚴峻用鄭侯之清靜豫州之民農不雜刀劍之佩兵不聞庚癸之諾門不施賓吏之席俗不沿摩曼之曲士恬安業官吏樂職以仰副我皇上分陝保釐之意右文更化之治雖古風雅所詠史傳所贊何以加茲夫士不深經術而嗇務功名則擊斷自喜必有欲速之弊際公斯時由公斯道始中土以播之滇黔既越川塗　清室元和之運于萬斯年則今日之壽公固非特卞洛都人士之幸而實爲邦家之光是公之願而天下士亦以此祝于公也余前備員史館濫隨玩末雅悉公立身之嚴及公來撫兩河又幸得依大賢字下而服公御人之寬茲余待罪三吳三吳人士無不樂道公居鄉之德可效可師于是益信公之道行于朝廷達于畿省而施于鄉黨宗族之間又如此士大夫論華亭人物前有存齋今有我公其言信是使者幸以此語復諸大守并質之洛中耆老用以壽公當不以吾言爲阿所好

范石湖曰監得規模起而詞更淘鍊

壽萊州署守高公序　代張昌邑

尙書東郊之命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易稱通變使民不倦是以或寬或猛各隨其世因時相濟政乃歸平我東省前大無皇上發帑金截漕艘遣大臣親臣水陸輸賑又徧詔楚豫江浙諸省有畧賣山東饑民者聽首實送守土官發還本土招徠安集除其徭賦行之數歲穀比有登于是山東之民得父子夫婦相保如他日未幾民之飽者且醉而嬉殍而蘇者暴而剛桮鼓乍鳴獄訟繁滋制府趙公曰民蚩無知吾聞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慢則少斜以猛其在斯時乎今年六月萊府員缺檄濟南司馬三韓高公來涖郡篆至之日竊攄他徙楊簫兼投馬就轡街羊無補牢校序龍士籍籍傳公之在武鄉申飭劣衿也而屏不戶出矣詘者

質于庭無匿情曰公神明前在廣州理事如是搏擊奸猾撫
遊豪貴曰公行之省會二年矣公乃進七屬司牧而告之曰
政如是止仍濟以寬且余承乏于茲攝也攝不可以暫弛民
之事必無怠而天之職必無曠藉眾君子襄余有成其命案
留獄之及限者令速給報徵解以錢法未定須時爲酌便利
開徵又令曰前饑時富人多買僮僮故貧人子也上不忍民
之離散流入他省者尙令護歸今本土既安而不思天屬傷
父子恩贖而免者近千人萊人飲食祝曰願得公滿歲爲眞
萊其厚幸乎八月初吉值公嶽生請余一言稱觥余于公爲
年通家又與公仲季父同官于朝故知公文武家世名德最

詳太翁先生總師徒楚勳畧紀旂常仲父諱璜季父諱琯皆
今上庚戌科賜進士文章衣被天下官侍從及吏部子弟出
仕郡縣並有聲而公尤熟二十一史藻義風發故臨民明決
有兼才當聖天子知人翕受進用正未有量今于萊其爲兆
之一端耳韜纚未止此也謹拜手爲序

切時事講寬猛末又補入署篆移用他處不得　龔培學識

壽萊州府司馬梁公序　代

士君子出而以文學政事之具致用當代澤加于百姓聲爲
于大賢上以荷聖天子之寵命得此三者亦榮矣大夫梁公
兩仕于湖之北初令孝感值兵氛甫靖瘡痍凋瘵而更生
之迨居內艱再補公安公安之百姓戴之如考慈由是制府
郭公上其績于朝天子嘖然曰若而臣而才毋使驟貴開古
之育才者必積試諸艱知民力之勞瘁然後可濟大用以福
我子孫黎民其改命吳往撫朕東南師至吳未一年今冢宰
商丘宋公時撫軍江蘇又以其績上天子曰俞若汝余嘉其
擢守粵西之上思內綏左江外招南交毋謂一州余其重寄
越四年上思政成又賜璽書同簽書東兼郡事蓋自癸丑第
進士甲科以來三爲大縣一守劇州而今晉山左凡三奉溫

旨褒勞上之遇公不可謂不至其磨厲在位使知守令爲親
民吏不敢輕數外任仁心及民不可謂不厚也朝廷有知人
之明督撫大臣有責實之效然後我公得以其才徜徉施設
于齊楚吳粵間溢之以威嚴而民不偷惴焉惕持之以清靜
而民亦不沾沾焉喜蓋惟知戴君恩求民困而總其支之高
學之茂議論政事之敏且傑身通藉三十載猶佐郡于之榮
昭如海瀕也昔趙宋全盛時閩中鮮于子駿起進士爲利州
路轉運判官見知神宗用其議以均定役法右遷京東西路
進議河書上復嘉納諄召對擢知揚州夫以神宗之知子駿
寵命三錫而不遽用之兩府三館至元祐初再轉運京東漸
水文正公言于朝曰以佚之賢不宜使居外願齊尊之區凋
敝已甚須佚往蘇之安得如佚百輩布列天下乎後遂陞太

常晉修撰待制福星一路者轉而爲福天下我公今日之遇無乃類此公之在孝感也請文量除去無疇米蠲百世之累又建書院于西湖燕邑髦士講業其中及牧上思惻變方悶知禮義作鐸言申告俾三老爲行嫁娶有任延錫光風績今東土游饑之後望思尤切公至則流亡始復商船始來民有寧居而盜賊他徙戶聞絃誦半年之內遂應屢豐公之所以爲福天下于我萊不益信哉咸陽冠帶甲闕內而公嗣其文武猷畧以見諸躬教子若孫斐然皆發聞于世區區祝釐謳誦何足以壽公惟是本公之實心雅治于民以及于天者遺七屬人士使藉稱頌以希當公德于萬一慰萊人之思焉

叔柯亭先生曰空中結搆言外皆寓感慨司馬噢其澄澈疎古名爲天籟不虛也

子志劉先生七十序

子志劉先生經世人也簽易得遯以之終身天下有山居藏山之陽俯瞰越郡海內士大夫高望其風無知不知以慈孫孝子稱之皆曰忠正公之孫貞孝君之子固難爲也如先生可無頌矣先生當乙酉丙戌間方六七歲親見忠正之正命遂承貞孝君意屏去制科文不以寄目迄今已壯年七十處家立事無背先訓並可覆驗獨與伯兄叔季弟手讐先籍凡兵屯馬政錢糧天文輿圖銓注河防邊備之屬皆有專書居

常太息以爲天下事得人則理人不可無學慮數十年後人才鈍敝成法盡亡師古者無所收資乃窮日夜殫思籌運當世之務若有職位任責然者筆禿楮穿腕脫以此爲樂不厭或西出往來大江南求問遺民稍涉聲氣則避恐不速人或謂先生涼先生自若也自忠正公時家故貧迨其身貧益甚處之恬如顧謂諸子惟天惟祖父所以愛玉我者在此汝曹苟稟先訓但守吾貧無或失足乘所之臣公名卿舁禮敦迫則與之接然酬唱之下語不及時亦未嘗對知交偶及其人以此見先生之志也孟冬之吉值其懸弧令子與女夫朱君約傅以余契先生深請一言爲壽因拾所見聞得者付之要之烏足以盡先生哉

壽序惟此篇不負或疑近傳體者非也自記

劉子敬六十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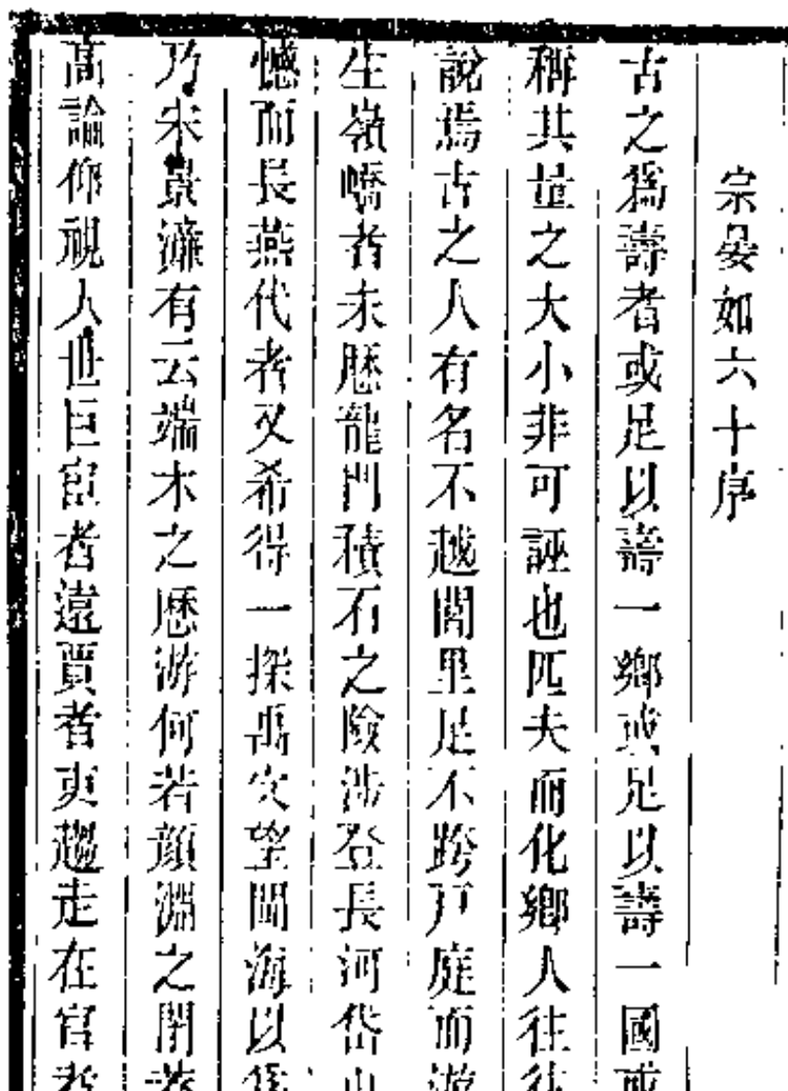
越中名臣之後有一門兄弟偕隱力承先德不希聞達海內交推稱者曰蕺山劉忠正公孫四人其叔則子敬先生也先生杜門蓍述非先輩有道弗與識交間出其舉子業之文以就後進輒往往拔于有司浙東學者風趨之顧獨不出旅試或怪以爲問則笑不答固問之曰吾偶寓意所好不留此耳采所見名公鉅人賢嗣多矣願六十年以來向之所名爲隱身屠釣守志不降者內不能忍其寒餓外粗矜負其才器爭

出而投當世之好當世所共榮已則從而榮之非然卽行由
衷才管葛亦幾不以自信也若四人者陶然簞陋有以自信
久而不變而先生舉業之文又足以榮世而不用以趨時好
是誠不以世之所榮爲榮而能守其至榮以游于世之外久
之而世之人雖不能棄其所共榮亦輩知感發寤嘆以先生
之榮爲榮子以見人性之善名教之尊先生之所獲于其先
者孰多而抱此以自樂者亘亦足也采又捡先生門內率稱
先生推多均乏因心友悌天性濶畧不屑米鹽有五世祖茅
山公風行其與人平易不解末世有機變事則又大類高祖
兼峯公劉氏自遂安孝子以來積善累仁二百年及于忠正
公而理學節義世莫與匹貞孝公養志事死如存先生兄弟
四人者又承之以隱德天之所以厚劉氏宜綿綿其永有艾
而兄先生之孝友忠信孚于家庭稱述鄉閭無間言者又數
十年如一日乎今年某月日嘗爲先生六褒初度郡中縉紳名
士謀所以壽先生先生聞而止之且泫然曰是非某所宜也
某生之歲爲乙酉吾祖忠正公實以是
年六月終焉迄于今乙酉六十一年矣吾不及見吾祖而全
書遺命具緘篋笥其訓先君子教以但遵人譜謹身修行先
君子是以奉之終身罔敢失墜小子不敏再再云過至甲子
週見遺于世久矣惴惴焉阻越先人之訓是懼其敢當視嘏

之事以滋辱采聞先生言旣嘉其賢孝又以愧夫世之忝所
生而慢以稱壽爲者卽以是言介其長君使持以侑觴而系
之詩五章詩曰

高山仰止哉山惟祖翹余望之詒謀繩武　卓哉貞孝繼體
象賢泰公遺書窮乃益堅　四時之氣備我同父叔也偕臧
如石斯固　嗣音思媚靜好齊年官衙振振雲采爛然　自
祖及孫日攸好德以莫不承來者無極

仁和王百朋曰偕隱不出以繼志事此之謂眞世家浙東
大有人首登在先生一門也讀此序使我三嘆祖自十世
遂安公純孝聞家六世茅山公五世兼峯公承以醅樸古



宗晏如六十序

古之爲壽者或足以壽一鄉或足以壽一國或足以壽天下
稱其量之大小非可誣也匹夫而化鄉人往往稱之然而有
說焉古之人有名不越閭里足不跨戶庭而游思天下之大
生嶺嶠者未歷龍門積石之險涉登長河岱山之高深以爲
憾而長燕代者又希得一探瀚宂望圖海以爲奇人情固然
乃宋景濂有云端木之歷游何若顏淵之閉巷抑卑之姑未
高論仰視人世曰宦者遠賈者爽趨走在官者士從辟書投

人幕者莫不汲汲逐如鶩至于搖精勞形終吾生無憩時而獨某之宗有人焉作息自得擊壤含飴自厥初生迄于今蓋閱三百六十有甲子矣而希入城市未嘗一見郡邑之長車牛輸稅常最諸鄉有宅有田饒桑麻畜之業親戚至則聲鮮烹葵與寫情話召子若孫田肅客少長有禮容無不喟然歎息動士之居于鄉而若此斯爲太平之幸人也哉視彼歷龍門下長河俯岱宗東覩閩海搜禹穴發宛委之勝者所獲孰多夫止于木不過一枝飲于河不過滿腹生與世相遭其取之也固已廉矣廉故嗇嗇故腴腴故壽考自其所也百年曰期而有道者以百世爲壽久暫等耳盍復區區鄉國天下之

衡廣狹乎哉斯說也經生之常談然其人不易得也吾宗之晏如翁是已翁六十初度宗之人聚而爲壽因書其語以進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會稽馬川錫校

餘姚邵廷采

全氏譜序 壬午

有宋外戚世家山陰全氏爲最興廢之跡與理度恭三帝相終始愿元明兩世不仕而詩書禮樂之澤固有存者裔孫闇生之有改是孝弟之道爲譜之良法也余嘉闇生之矜貴胄羞寒士矯託傅合以瀆其宗祖者故爲之序闇生名煒接始祖衡凡十八世康熙四十一年識之東浦年七十五矣

吳淘神曰作一譜序而關一代興亾何等立意

劉信侯曰從大處起議論體氣似東漢人

全氏譜後序 壬午

全之始姓爲王舊云周靈王太子王子喬之後漢諫大夫王崇字全節子恒德以避葬禍因父字改稱全氏之有全自此始後倘書丞全柔遭董卓之亂歸隱錢塘其子琮有功于吳倘大帝公主封錢塘侯四子曰奇曰愕曰端曰倘並有聲稱又吳志琮長子緒以東關之役與丁奉建議破魏軍封一子亭侯譜軼不載又倘子紀奉詔討孫綝事敗偕公主家屬徙豫章全氏起恒德迄琮祖孫傳漢三國並以清亮忠節嗣其家世入晉宋有錢塘全衡始渡浙家山陰之寶盆其孫義建望烟樓好務賑施三子大節爲保長女贊宋室希瓘生與莒與莒入繼大統是爲理宗與芮封福王福王生度宗而大節伸兄大中女孫爲度宗皇后以皇后貴加恩全氏追封

義爲越王大中爲和王后父昭孫前死事於淮西封吕王理宗立年封外祖父大節爲太師越國公二子官少師節度五世三王兩公一總管二節度三承宣四解元餘觀察殿機督幹將仕架閣等不可勝紀可謂極一時之榮遇其後伯顏師臯亭謝太后遣使奉表納土明順太后隨其子德祐帝之燕終于尼寺社鼎既遷賢良重祿亦以播離楊璉眞伽南發大陵理宗且不保其顱骨丹書盟券空複何用哀哉貴寵之不能久居體同休戚人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可爲明鑒全氏再世后族又能以文章自見取高科持盈防溢凡此皆可書西湖志則言元明宗善嘉國公取其

子爲後卽順帝故俗傳明順之裔世主沙漠此事頗涉傴誕非所宜載以俟後之通國體管史局者東浦里第賜舟理宗朝元初流散十二世始復歸浦一子遺戍括蒼後爲處州人與浦分宗者山陰璟埭柘林別居鄞者曰光溪居仁和者曰蘄橋紹壺杭三郡皆有全氏而東浦爲大宗其遺祉府基鵝池馬院今尙存

王克安曰與前序參看詳畧俱得史體

先生故懷感慨是作更多沉鬱沉鬱之極乃爲平淡非厭

古今盛衰無此識力　弟宣猷識

孝友堂集序　王午

孝友堂集者餘姚陳執齋先生及兄寒松君柳洋弟比書君秋湄所爲作也同父母八人已分炊飲食俱共閉門化之師友取足其家考疑問奇融然相樂順治三年王師始渡浙江卽以八月集諸生會城舉鄉試故事先生願守舊廬備田自活已而吏呼催科急又數爲無賴侵辱不能忍乃起中辛丑鄉試由石門教諭厥知祁齊東眞定府晉州先生之學在詩與古文惜雜於佛經義亦峭質不爲靡細之響肖其爲人致政歸年滿七十起寅及午持譯內典午則受之以至於昏手校抄姚中先正疏奏畧無盜暇采以先君世好子行承聞頗言謝曰君當卒成儒者肩荷名教吾業放跡喜釋家言不復汁已出所著文累百篇使定取之諸妄點竄一字不易其全比書君質性儁孤不阿時詩文經義具有法度中康熙丙午鄉試早失怙恃長育配婁悉先生經紀沒又無嗣以第三子繼其後禮不使齊本生異夫世之爲人後者二君嘗贈雄諸弟講貫宗先秦亦稍旁涉江左能忘其貧至老益力先君亡寒松君逢采道中必爲之泣先君咨石門嘗酌明倫堂心痛起夫主人留采還席復飲先生厲聲曰君父疾忍竟

酒坐客皆傷乃罷先生在時命采總跋二集久不上見輒恚索日重君文用相屬故慳吝我耶今先生奄沒八年矣荒齋伏病追念襄人夜半忽憶此事旦起啣書雖言之非工不敢廢先生命也先生自顏古處齋并寒松北書凡若干篇昕烈齎產走石門賙艮工爲梓留其板石門來取傭十年償之猶未足末綴竹香居集者同邑管君襄揖文君高節亦無子與孝友堂交篤推其誼遂爲之刻名諸琴父宗賢伯宗聖御史見之孫

毛西河師曰文以零散見屬續此是古法

徠服軒詩集序

徠服軒集詩四十一篇山陰朱固亭先生所焚棄時其夫人祁私拾之以藏于笥越四十有六年嗣子伯孫約傳三君甫而命余爲序序曰萬物有成必有毀生人有生必有終而不泯沒于天地間者精神而已惟精也故能藏天下之志惟神也故能通天下之感見于文章爲修辭立誠詩之爲道修辭立誠之辭其中一朝不之大者今三百篇夫子所刪而存皆立誠之辭其中一朝不過數人一人不過數詩至于小大變雅所稱怨誹不亂者大抵立其朝憂其時感其事而作也若父師瞽矇之歌箴人窓之徹之句風雅頌概不登若曰此殷人殷詩當之存而不論之列可耳今有哭其夫者于東隣之室而實明器于華錦之庭則人必挺劍而起矣詩可以怨而怨非其時何以異是緣文達以詩名家而先生竟僇然窮餓守先人故廬不去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乎其言於乎其可謂信者與信以完友而忠孝以承其家是則先生精神之不泯沒于天地間者也

探珠集詩序

山陰劉氏多才士而戒謀自少以詩豪名唐劉夢得禹錫嘗

稱詩豪矣故人別戒謀曰小詩豪豈夢得苗裔邪抑其後身邪吾謂戒謀自有其詩豪者不在乎與夢得爭並驅于千年間也國初以來六十餘載士大夫敦尚古學詩文之作莫盛于今日下逮鄉國庠序之內競相酬和在紹興則有詩巢諸子各以其技鳴皆自成家雅健清絕可喜而余所見戒謀之詩獨多戒謀爲詩不肯依傍門戶於獨出神韻中自與古會近體效溫李五言古直追蘇陸而骨格開似昌黎故田子易堂序其詩曰筍山擅才長人具法戒謀以情勝易堂之知戒謀可謂深矣余非知戒謀者而猥以詩屬之序又見其勤思善下能博取于諸家以成其品也人之爲學也喜於變而彌不振卽麗與清且奈何哉又言山陰朱天南之詩長於言情可謂早成而戒謀方悔詩之遂同魏晉乃盡燬壞其前所鏤板特爲今詩寫其靈豬猝然得之鶻詠有人之心思所不能造者雖戒謀亦自疑以爲神授非人力也戒謀祖樓名探珠故其詩有探珠集夫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此非自太傅之見壓夢得而罷唱者乎然則有劉氏戒謀夢得爲不孤矣戒謀曩曾顏其集曰宛委宛委者禹藏金簡玉書處也今而名探珠大禹之覆其待發於戒謀矣乎雖然以戒謀之才情發之宛委者發之蕺山家有藏珠不可斛計焉又唯是詩家驪

珠之探云爾哉

金素亭先生曰觸手靈妙亦如盤珠

祁舜可先生曰戒兄詩解妙東浙氣誼亦自今古先生非苟作者其爲此序不獨以其詩也

章氏宗社詩序

余向不學詩聞高適五十始學詩心艷慕之西河毛先生曰人可不學詩詩不列於經會稽章泰占者年弱冠便爲詩詩卽工嘗與余論詩其言曰陶淵明清而不麗陳思王麗而不清江以西情寡而理繁江東情勝乎理兼斯二者猶苦氣弱不振卽麗與清且奈何哉又言山陰朱天南之詩長於言情未善體物體物者心有造化注乎而成猶畫家之於竹非葉而爲之節節而累之也泰占之說詩可謂精矣康熙壬午正月偕其宗人十輩爲道壞十八冢而書來使余序凡五絕一百二十六章各爲圖乃以詩綴輞川遺意也諸君皆有高世之思乎其誠善於體物乎追惟庚戌辛亥間余年二十二讀書章氏與周培芬木昆弟遊周培少余纔一歲芬木三歲持弟子禮祝撰彌謹余傀退則謝曰齒讓久不立願先生周而示之此時泰占尚未生也無何於今三十二年矣余子子同周培芬木皓首一經無所獲而泰占年氣方盛九人者亦多與泰占同時先後生乃能磨光砥厲大起古學於其先人

登遊吟嘯之地作爲歌詞以紀其事嗚呼其可感也已韋氏世居道墟當倘山之陽澥水阻其北所爲十八咏者曰齋臺曰第一泉曰柴塢曰南陽坂曰鐵曰麻園曰籟適樓曰徑港曰東市曰江山環秀樓曰非園曰杜浦曰黃艸瀝曰檥木灣曰齋戒臺也在稷山環秀則西軒御史宅而籟適爲格菴先生讀書處其他皆余嘗遊厤地絕勝章氏多傑人余夢依格菴先生曾爲述傳以致因培泰占附登家乘格菴誠雪菴之亞流風餘教興起頑懦今十君者之詩推揚先業其傳於後自可貴重又寔特如輞川使人卧遊忘倦而已余固非知詩者

而辱以詩示固爲道其世好頌其祖宗知韋氏之先犯顏仗節所以光照東海而啟翼其宗裔者非一朝夕之積也然則余之感於是詩也深矣

莫掌綸曰低徊頓挫彷彿廬陵其骨幹則昌黎也作詩序

御說到禮讓忠貞諸大節關係不淺

陶子清圖書序

鐫篆家之宗秦漢也右古也古者每事尚質民風上行吏治皆質也何獨一鐫篆顧曾不可以力造有天焉吾烏知古人生今日能復返於當日之質耶後人往往有過前人乃以巧勝功勝則法離神乎法而意與古會則其天者全像之九秋之奕公孫之劍由基之射造父之御韓王孫之兵司馬遷之文皆是也李廣見石以爲虎也射而入之他日射焉終不能入矣何者前射之天全而後射之天不全也文字立而蝌蚪鳥跡興自李斯刻璽後若鐘鼎史籀秦篆漢隸勒之金石至唐宋刻朱文其法大備然後人悉巧竭法以規摩秦漢終莫能遂者豈其天固已遠古巧勝法密而意反不足與會稽陶子子清工圖書爲余仲子承明鐫思復堂一章文理端嚴腕力勁厲余就訪焉乃得飫觀其生平所集刻知其思深而學博屏御外好富於年而能甘貧賤未嘗以其技干躍於士大夫授徒養祖母不爲阿世舉子業庶幾乎古人之概者故其天全而心手所遇遍遒秦漢近代王趙文何未知何如也余嘗謂經之以畫用者莫如易而書之以易用者莫如圖章天地風雷水火山澤龍蛇蟲獸之怪鬼神之情狀盡之矣李斯說其君以焚六經獨不焚易斯蓋頗有得於畫之用者惜其所以治天下之具不以是也乃知文字之功聖人之精意存焉雖經秦之世而莫之敢壞陶子所謂一藝哉與天地比壽可也

家訓序

家自五世祖鑑水府君至先君子鶴間府君代以孝友忠厚傳家鑑水府君洎高祖廓源府君兩世爲清白吏門祖易巷

府君盌率而貞懿翁孺人以淑德成就孤子曾公府君更振之以理學侃侃蕃孝義之節鶴間府君詩文爾雅文采耀于前人生其後者傀難爲繼也述家訓
師訓序
自幼九歲從魯公府君至城南姚江書院及見求如沈先生客坐私視府君卽欲教以聖賢之學非儒者之書勿使見是謂曰孺子治何經對曰方受尙書沈先生摩其頂曰孺子識之在知从在安風府君呼采拜受至今憶焉是時并見子虛史先生史先生卒從府君往與邪亦至今憶之年十七始受業先師韓夫子之門講陽明之學韓夫子所以責望采者甚厚自夫子沒而志益荒行益墮然不敢忘也述師訓
友誼序
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友者所以磨礪道德通有無共生死者也吾于餘姚得一人焉曰徐文亦于會稽得一人焉曰陶子于石門得一人焉曰陳聲大嗟乎難言哉文亦聲大並以公義相許若勸善不倦施惠不怠存沒可信以要于成唯子于而已族弟開甫執義侃侃語不他泄眞愛我者而惜也其已死矣述友誼
易數序
脩輅有言善易者不言易故京房郭璞不免殺身以此思數數可知矣然數本乎理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臣言依于忠
謀及乃心謀及卜筮稽疑之學君子亦有取焉桐鄉李氏善推易數予喜其不滯于理得聖人屢遷之義述易數
文藝序
予少時不善讀書喜涉獵八九歲從王父魯公府君受陽明客坐私視府君卽欲教以聖賢之學非儒者之書勿使見是年始記周程張邵朱及白沙陽明日仁緒山心齋東郭諸君子姓名年十一從府君受先正制義府君卒明年先君鶴間公去之石門庭訓曠廢乃從外祖陳蜀菴先生學蜀菴先生性嗜佛往往爲談說禪學然受左氏春秋及司馬遷史記則自蜀菴先生始庚子辛丑學時文所閒見不進癸卯至石門隨先君讀書見皇明通紀悅而錄之又明年在家無師始私啟先君篋縱觀古今書籍然不精專訖無所得緣是不能爲古詩文有媿先人家學焉述文藝
萬授一先生曰讀念魯小序知念魯用心之所存而祖父師友淵源亦畧見于此矣
治平畧自序
仁和章士裴淇上訂補豫章朱健子強治平畧爲三十五卷學該而力勤于明事尤核長洲蔡方炳九霞先有是書然措意止在舉業而明事不具余思取章先生書輯之惜其目緒太繁文亦少鎔鍊如望滄海迷三山漫不得要領乃轉尋已

意以貫串古事半存舊文手抄三月得文十二篇皆時所當
先者不欲仿蘇氏直入議論仍名之曰畧蓋政與世移甸月
之間情勢萬變吾之所論未必遂可施行而今所難行又未
必不可施于後故每兩存其說令識時務者會心而自擇取
之不然書陳陳充棟如不能用何益嗟乎吾黨者有意天下
之事今老矣此十二篇中亦多雷同勦說然致用豈在高奇
何必黃石之書爲祕而老生常談爲濶乎受業弟之旭及龔
生培學請鏤板省傳鈔余笑曰是又將爲舉業用耶之旭曰
舉業固以經世務先生無輕量天下士次其語簡端付梓人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會稽馬用錫校

餘姚邵廷采

上江蘇宋撫軍書

往者新建伯文成王公撫贛州時有泰州布衣心齋王艮叩閽求見文成納之敘賓主禮心齋抗論不讓良久乃始下階成拜爲高弟又泰和楊茂元不能言平不能聽而心聆文成爲今之賢聖傑于稠人覩聽中進求提示得文成數語大快距躍而去此事也於今百六七十年矣廷采布衣伏處于越濱海雅志濂洛之學得其師于書尚未得其師于人行年五十有二鬢眉皓然而當世未有知者所愧不如心齋以其

猶事舉場不能超然捨去比之于茂又多其能言能聽以是側聞先生之爲大賢不揣賤陋而亟候見焉惟先生察其詞原其志而進退之

謝陳執齋先生書癸酉

頃謁晤先生如見先君兩世得附傳志喜不夜寐但贊語憐其祖父而過嘘枯其孫子云行止一稟先訓父沒二十年語耳今皆即世一二十年矣道喪文敝風俗人心澌瀆無餘天下皆奉時文爲經傳以講學爲聲名穢污垢鄙不可祓濯比年以來并是兩者未之或見矜其捷足明明奔走於岢得之途非先生峻厲之氣眞懇之衷孰能提而清之扶而正之顧涇陽先生云世日尚圓朱子獨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世日尚奇朱子獨平平則一毫皴弄不得蕺山劉子每舉斯語以示學者今先生之教實與顧劉兩先生後先合符更若慨弘大度翕受兼聽使慕義而來者易知易從非先生誰望耶

胡導九曰是韓蘇據按唱書文字卻無一字不古雅

謁毛西河先生書 己卯

延采敬啟西河先生門下采生五十有二年矣五六歲時稟祖父之訓教以孝弟忠信爲人之方稍長讀書從入姚江書院及見沈求如史子虛二先生私淑文成王子遞變信道不出而沈先生在當時頗有禪學之目惟史先生粹然醇儒姚中人士興起並知談說濂洛惟本洙泗深衣幅巾我可觀采祖父及父皆二先生高弟以是幼年聞見不惑先哲旣亡雅有記憶二十二爲諸生從事舉業以爲非向上功夫此意扞格久不進益性喜抄閱明史然無師指授空自勞攘而本性一道幸侍先師韓子月季再會重續沈史之席先師怡然退然中懷無事大類李延平及門高弟則徐文亦景范其最著者庚戌歲先師告逝皇皇無有依歸癸丑過施約巷先生於嘉興濫蒙獎許勉以經世事業此後意願漸廣交遊道雜勇俠輕非之士漫相標重久乃自悔先人醅厚之轍豈宜頓易退與樸茂者居處十年以來重理初志竊欲肆力于史草茅饑凍不能自振一代浩繁莊無措手躊躇瞻顧見馮再來先生隨筆云已未上朝史館奉有福唐魯柱四王許附懷宗紀年之命固遂不揣輯西南紀事一卷中間抱病又伏惟先生耄期敬學精神日益加進凡所著述皆從身厤申來延采濫廁門牆恨色力早衰以不適用之身又迫家人艱食進退狼狽不能抉揚微奧有負師門前所責劉傅依託陽

感人

李剛主曰議論沈鬱學術精醇故是南州雅士

候毛西河先生書

明句窮日恕指言者末流之失非及文成也謂借此阿時干
進無此肺腸矣致良知三字實合致知存心一功所謂察識
于此而擴充之直是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之事俗儒謂作石
火電光所以曲議橫生而騈踏雨頭船者又用調停以爲姑
諱此三字如吾師直標宗旨卽今無第二人向見潛庵先生
答陸稼翁札與吾師有同契也識由不沿良知而揭慎獨謂
獨是未發處不是已發處功夫專在未發處用獨體下不得
个動字未發下不得个靜字其睹其聞自有不睹不聞未發
在而指其微過一言蔽之曰妄復則不妄矣不妄則七情九
答五倫自行少有纖過正如紅爐點雪隨着隨銷故曰不遠
復無祗悔苟志於仁無惡戡由之所謂獨盖卽良知本體道
心之微與朱子殊不與文成殊特變易旗幟改換名目以新
號令作士氣耳少時入姚江書院見淺學紛紛讀得致良知
三字滑遂成骨董其賢者固不高論禪宗去先賢曾幾何時
流弊若此文成恐學者支離於學問戡山恐學者荒忽於靈
明與衰起墜同一苦心其相羽翼於孔孟之門後先固一也
至于羽南階一語勘君修德未嘗欲偃兵戢山論時務皆切
當世之用已已守禦京城及屬卧子論南遷非迂闊者皆顚
集中有此尙未的定又宋儒排抑漢唐推尊本朝過甚陳同
父謂天地常運而人心常不息赫日當空處處光明閉眼之
人不當專學爲儒正爲此也同父惜未見之行事使其任事
定當有一番規模外此若陳東歐陽澈之只諸生布衣死諫

洪皓之流遷冷山若斯之類不可枚舉豈非眞道學而呂好問涉張邦昌之嫌顚趾出否以救國事其本原雖與狄梁公小大不同均爲聖賢所取後之論者猶頗梁公而微弗好此亦忽邇貴遠與耳食無異之一徵矣充其刻論至謂陽明之學晏謂學陽明者毋反而議朱之人固泰山喬嶽而朱宰妄謂學陽明者毋反而議朱之人固泰山喬嶽而朱之學固曾子子夏也至謂日一書則直繼春秋而懼亂賊陽明子所未暇作也昔鄭端簡成語學編而尊王茅鹿門文士也知尊王此兩人皆非專于講學至溫陽始大興講學天下之正人相遇類聚矣而持說乃與陽明或然同時如鄒南皐馮少墟高景逸皆不左陽明劉蕺山雖不言良知然補偏救弊陽明之學實得蕺山益彰末朝大儒如孫徵君湯潛庵皆勤勤陽明至先生而發陽明之學乃無餘蘊而天下之人或以微議朱學爲先生病竊見先生立身處家細行大德無悖于朱子家法特欲揭陽明一原無間之學以開示後覺淺識之徒拘于舊而未能入又佐以時文盛其炤而助之攻遂以爲左朱右王者有矣抑言蕺山之學近朱攻王者轉而揚蕺山此亦僅得其廉隅簡義千百之大畧至所謂誠意愼獨之說與朱小異而純粹以精之主者實有所窺及乎朱受恩深隆一日未死尚欲闡崇師說竊念守先傳後百世之公無狥無陰事師之誼昔人稱心齋王氏不肯輕服陽明亦向往之是以不避狂瞽極思明辨務于解去先生平之惑使天下後世有一言之及簡易則以爲涉于陸一言之及經綸則以爲涉

枝文公之斥租議則無之矣實似道利其結舌寒蟬不致掣已之肘故用之列布津要禍不在典午清談下采始詫仲周言今而不能無疑蓋崇性命薄事功矯揉偏重其獎乃至于是甫是言之陽明數傳而後士喜言覺悟漸流禪定使天下以良知爲諱亦容有固然矣天下有千萬人譽譽不足輕重吾道者如今世之議陽明及東莞陳建之異幟是也獨怪顧滎陽東林君子之首而攻排王學佗王者至今依歸然以陽明視滎陽亟支子耳滎陽崇亟節而孔孟之道不止于亟節也又其于朱子之學未之全見止以墨守扞邊閉爲衛宋見有一言之及簡易則以爲涉于陸一言之及經綸則以爲涉

曉然知聖道昭垂殊途一致則王門見知間知之任非吾師誰屬伏惟吾師恤其荒迷而救其沒溺幸甚

答蠡吾李恕谷書

姚江末學鄙廷采頓首恕谷李見足下手教從西河先生所稟用學問事虛心相質辱辱七百言並自道其得力無一庇詞伏讀數四不敢空言抵復遂五六年於今未獲報命罪甚罪甚足下學問得之趨庭自幼即有必爲聖賢之志後又從遊習齋力驅佛老講求兵農書數禮律諸務綜古者小學大學之教以治其身體全用其凡所言行直本孔孟舉後世之所爲程朱爲陸王紛紛角異如衣敗絮行荊棘中者慨慨忽忽且畏也第有一言從足下就正者足下之所爲戒謹恐懼存養交進自既明其善而加之存養乎抑惟堅守其心篤實其行不受外物之搖惟而遂以爲得聖人之精微渺忽乎孔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擇乎中庸得一善孟子曰其中非爾力則聖學固以致知爲終始故易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以見始之終者時中之謂一以知爲鵠而使人知用功下手處若惝恍强記講求刺刺窮年勞攘總歸喪失昔孟子論井田封建止述大畧此者詳於師古知時務之要後此荀淑不爲章句淵明不求甚解外期經世內養性情兩賢雖未達聖功要爲窺見體用弟見今之儒者討論此又何也由是言之陽明致知之教誠不可議矣顧猶有說焉陽明之所云致知者攝于約禮之內始學即審端一貫朱子之所云致知者散于博文之中銖銖而稱雨雨而積其後乃豁然貫通焉此同歸中有殊途之別世之學者不究其同歸而喜摘其殊途所以從朱從陸者無定見去聖愈遠畢累世而不能相合也至戴山先生專主誠意以愼獨爲教知歸宿擇執并至而不補格致于誠意之前合一貫之微言審執中之極則孔孟以後集諸儒大成無粹于此特全書未經刊布世多傳其節義至其爲承千聖絕學尚罕有知之者向讀孫徵君理學正傳一編寫蕺山纔百餘字第足以不撏蔓輯

顧于聖人之道眞有廓清摧陷之功用工之勇且實未有過公傳于誠意愼獨之要畧爲梳櫛合之黃黎洲惲仲升兩先生節要行狀可窺半豹弟於明儒亦服陽明而外獨有蕺山戰後世猶笑其迂可以此加之蕺山乎夫論學當提撕本原雖使前輩向慕不同且從所好至於干羽平賊不過爲修德來遠之徵文以足言似不當毛舉疵議前哲觀其徒跣號慟挺戈赴難豈欲呼當日之舞師脩工題干羽兩階者厲瑄車

太劇徵實太多未免如謝上蔡所云玩物喪志之戒自顧精力既衰不能搜羅詳核惟有省心省事期無悖乎先聖先師之意早夜之間惟有存住如是而已要之談何容易程子見後生靜坐便嘆其善學此意可思又湯潛庵先生答陸稼翁有云從來講學未有如今日之直以肆口嫚罵爲能事者蓋其人置身功過之外也久矣言之不怍則爲之難有二三作俑以爲逢世捷徑後生涉獵知識奉其議詆用當經傳四十年來遂成風氣牢不可破乳臭者能闇陽明自詡沾沾並爲聖人之徒也是故攻王以衛朱朱不受斥朱以附王王亦不

受足下南宮三試策問有議及陽明從祀之語不對而出卓然傑者如此舉動古今之內復有幾人弟已增入此事于前序中無論世之以我爲狂不以我爲狂也夫學術各有淵流固非作者之過陽明之後惟錢緒山鄒東郭歐陽南野能守師傳再傳彌失如李贄之狂僻亦自附于王學而斯時密雲翕然宗教熾行高明罔知裁正輾混儒佛爲一託於四無宗旨以故蕺山先生承其後不肯稱說良知是實因衰激極補論非苛論也何也宋儒謂靜觀未發氣象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是中體落于偏枯混入佛老而不自知矣而所云問學之道而體先賢之心并不可遏爲之護訾先賢者固非即之心得訾朱子與訾陽明其失也均豈惟不可苟訾誠欲先人之心于是乎逐事物溯源流求同異解愈繁而經愈晦譏過於護先賢者亦非故習齋先生謂學術至宋儒而岐誠闢朱子末流之弊其弊乃甚于朱子也故先賢不可苟訾必歸秋辨是非今于經學之外別有心性則道無統紀而不得聖之心得訾朱子與訾陽明其失也均豈惟不可苟訾誠欲先賢之道而體先賢之心并不可遏爲之護訾先賢者固非即性之學本出一原聖人作經皆以發揮心性易道陰陽易簡書記政事詩別勸懲好惡禮順秩敘樂滌邪穢而蕩滓瑕春秋辨是非今于經學之外別有心性則道無統紀而不得聖稱其妄是皆未可據故于原辨遺議尚有疑焉夫經學與心

綱宗澤而皆不列之儒者之林伊川有一蘇長公不能容而晦庵亦力排陳永康爲功利之學且多推本朝人物而卑抑漢亦下諸賢謂自孟子沒宋儒出而始接其統千年架漏百世聖人復起未知以斯語爲何如也若孟子之論則不然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雖不得與集大成之聖同科乃儼然相提並論然則孟子而在今日則諸葛忠武嚴光徐穉郭泰陽韓范李宗岳鵬舉必得與于夷尹惠之倫矣夫設一格以名儒者距千百世之英傑于理學心性之外道之所以不行不明蓋爲此也若此類豈敢爲宋儒諱又何獨爲陽明護乎夫諸葛忠武嚴光諸人處身經世未始不合中庸之道所以遯乎時中者正以其知之未至耳足下云中庸之道不可能一語已盡千聖學脈而又加以戒謹恐懼之功知及之仁必能守之海宇雖乏人得如兄足以幸聖學之有承矣弟非能承聖學者今所述答半臆塗說語次不倫自知狂惑終無長進又年齒衰落白髮盈首多爲家道薄俗所沈汩程子所云不學則老而衰今親厥之夙慕偕宗閭里鄉魯道躅思一履蹕其地此願十年竟未之遂無簞瓢之儲而不能樂其所樂我生長遂未知胡底惟道兄篤切匡之救之不宣

王維四先生曰折衷孔孟立說平心審理故無一言阿媚

光相一別荏苒三年時從左璧咸士亹亹詢候近履知長兄久滯吳中二三故人零落如昔而人情猶復依戀去年先大母卽世本意貧纔相從以滌煩穢其秋八月歸德胡明府書聘至家人嫩嫩待哺遂於冬十一月合塋反虞赴宋其日迂舟過左兄齋頭邀之入城江橋話別先一日平明歸舖出水偏門得小舟渡塹至跨湖橋起咸兄於瘡告以將行會塋兄亦至言其尊大人之恙黯然神變不遑早食遂與俱起自後南北聲息絕不相聞十二日人定後過閭門乘月移泊虎丘夜半急棹西上咫尺不得相見今在宋署委蛇混俗非僕好也東平故人惠寄二書僕意學道之士入山唯恐不深不爾遊覽山川發抒志氣亦古人窮愁著書一助若左圖右史雍容養高慮非所以自廣前過徐州遙望山東蹐蹐伫立今靡雕陽距彼六日竟多牽制不能渡河乃知千里負笈脫然高舉良未易也間暇無事輒與陶子千俯仰憑弔從左璧咸士偏搜長兄詩文讀之竊謂詩品人品自當與陶微士並傳陶詩已傳而長兄之詩猶有所待命也如何咸士頗號知人頃謂長兄踈於接物恐長兄不負人人負長兄方在論交此非細故願兄採納其言西湖風景閶車鴛東幸桃柳徧栽佳麗

匹於其舊僕恨不且往一遊而遽北走久事筆硯倦於詣旬又不能就幕爲當代名公鉅卿掌書記有遊遊之志而不能如兄擺落家計意欲附吳中勝友選刻制義冀少有酬以爲小兒纔糊之資既不受生徒籠絡則得只其暇擺脫從四方長者游益近大賢斯僕所願此事爲名則不可期爲衣食之慮固亦無害古人博徒賣漿何所不爲顧其用心何如耳朋友相保永終貧難咸士詹侯曾以公義徵不相服比吳歸後坦懷無問此由長兄雅量調護包容不如是何以使吾黨貧氣之士傾倒歸義廬山絕頂足以位置詹侯難與攀躋至於辭受取與之際應有由然斯管仲所以致嘆於鮑叔也往往在

姚中憶有厭薄道學之說長兄眞道學人能爲此語然自是關氣運衰盛由漢而下治不復古皆因苟就功利逢迎時務鄧侯留侯將無應受其責凡事極盛自難爲繼六經既明而有羲新四書既出而有訓詁經義制科而有講章道學實繁而有名士今之修飾邊幅號主講席者皆名士也若并惡道學則不可矣區區曲見誠不敢阿所好知有當於僭度否也僕於癸亥九月客病幾死嘉禾髭鬚咸白不意近者渡淮只北反覺精力可用問亦試之鞍騎與北方之果敢黍麥猶足相勝唯恨氣質未清神采勿暢不足以稱其胸中之意必若吳其尚隨錄其悄歎自非大賢其孰能勿遺之家世行畧狀

求大加削正僕自度未能立身揚名恐先人遺訓將遂湮沒又晚得弱息徽天之幸萬一得遂長育且不及記祖宗之事病餘支枕稍爲譔述亦以見僕之早遘凶閔罔極之報私俱無窮也握手無日幸惟自愛

黃黎洲先生曰逐臣零星文氣自貫章法從楚昭王復國篇來

姜公綱曰此先生痛亡友故無賸言隱情

答陶聖水書　甲戌

來書漫以史事見推且欲毀黃黎洲求師天下自周秦漢唐宋明方文源流正變一一詳剖無以窺其蕞問之意誠

哉學然後知不足也

延宋頓首聖水陶君足下君志古進取不安於時欲從當世之賢人君子遊意甚厚言必稱父師仁孝之情邑邑何已僕求友於里中豪俊有志行者而難其人也今乃得之則何敢匿其舊蔫之千慮不一出以求正僕少違父祖教訓學問未加氣質卒難磨礱兼以遭際迍邅年進年退奄忽四十七載迄以無就至於文章一道夙罕專家老師宿儒羅布天下不克負笈往事即如梨洲先生託處同邑亦未執贄平衆益復放廢知交零落無所切劘得過日多自分永棄鄉黨不意辱承惠問過相推重私心疑是下之誑我何獨背流俗之所謂

清議而有取于此抑氣類所感取舍自持僕內愧雖非其人
不敢不因吾子之望勉進于善吾子之賜予僕豈淺鮮哉僕
十六歲從先君讀書槃兒仰私取馬氏通紀戲爲編次立申
山開平曹國諸傳先君覩視微哂若爲弗知而不之責後遂
貪閱綱目史記暨吾學從信憲章等書自覺性與史近十八
十九雨歲抄錄明史無晝夜顧羣俗儒問見輒詆應試蔑以
自堅先君卽世後學業益廢辛亥在桐山倣史漢論贊才方古人遠矣
史百則友人見而戲曰未作紀傳而先論贊才方古人遠矣
僕重爲悤悤歸正遣韓先師忽又棄沒同門徐文亦夢先師
曰允斯文理企未企未且教之讀易且日發遣書得采所業
編咸大驚詫遂自閣筆以至于今夫文章有本有原視於史
事尤非易至才如馬班亦賴家有賜書祿賜充斥交遊豪俊
到處逢迎籍書之手資從滿庋且猶父子再世弟姊繼出僅
乃卒業今或不自度量取此自程學識未充形勢又逆雖勤
奚濟唐宋大家惟歐陽公嘗爲史韓吏部順宗實錄外未見
有作論者以年壽之不永傷之然韓公他文已自起衰絕俗
蔚爲唐宋諸儒首誠以其左右六經本原甚大故從祀兩廡
天下宗師若蘇氏父子以文爲道舉孟氏所云浩然之氣者
專歸之文不免從橫權術之雜惟其心術忠讜治體通達與
從橫家相去千萬是以後先輝映光照藝林近世錢虞山侯

商王行已既已可疑矣且下筆故多旁皇瞻顧文雖成家無
得于身味旨淺薄立言之難從古如此梨洲尚有文案一編
爲四方所傳寫于文字之正變源流鑒已畧備近傳江蘇宋
撫軍先生聘昆陵郡君子猶幸有明三百年文錄訪遺夠搴
便可告成此君大汇以前人經必能精于取舍可垂法式不
須如僕寡聞淺見卦一漏萬提筆碌碌爲此也足下既志古
不安于時務追古之立言者體則根于道學用則擬諸世務
雖求卽貧見之行事亦必能口誦而心運之然後發之於文
精微而宏博劖切而開明今來教所云高自位置及彈作解
事者其人大抵厭薄道學簡遺世務皆也氣運之不復久矣
驗其一二老成尚在者倦於荒亳轉習圓熟以取容時俊彼
慕無自議論但空舉世皆然何獨一鄉一邑有志之士以憫
斐世道爲意不足屑屑與之較量但使舊人遺老掾尺寸之
柄示以趨尚十年之內此習又將自變且吾越中自文成王
子倡明絕學橫山緒山龍谿彭山講遍姚江蘇門之成流風餘思至今未歇以故後生稍有知識尚多激發
孟子稱私淑諸人其人不必過於後人要其綿綿延延尋已
墜之緒于千百之什一不可謂之無功而天未喪文應有傑

者起當斯任庸可高自位置不急引進事固有前不必承之祖父受之師後不能私之子若孫出而求之弟子若一人而前後之責交迫則其樂誠大焉然古人于此不以爲樂而方以爲憂憂夫吾之行未成德未立終其身兢兢若無所歸無與副前後之望而以傳之師者發之弟子也是二樂者兩遇兩失之其可乎足下能自得師無以求師之篤而漫于執贄顏子陶然陋巷與太史公周行天下所得孰多古人咫而著書非關世道決不苟作故凡內之不足而假于外道之不勤而爭于文此在先哲有以爲恥者不可與文士言也僕欲足下不以文士自限又懼無以答足下之意故敬述向之問于師者爲足下告要之於僕之身固無所得足下得無笑其言之失實已乎

開闔甚大如長河巨江滔滔混混而來第威甫識

倪哉扉曰八家之文與人索米書 甲戌

僕幸附邑里行微能薄以誦讀爲耕農無少休舍家無四壁寄孥戚黨歲入不足以贍朝夕少遭凶閔未艾而衰四子皆幼正在就傅自顧頗與世俗不相宜而必希古人好效顰其著述坐是日益困落計其家費豐年猶長歉也比又爲先塋淺也布喜延人厚禮之今君之賢不過季布而僕之才不如

今之事擬之於先民誠不足比數若猶自近時而論此亦姚中所希矣而使之饑餓不能出門戶執可貲不可賤之說而不以告情於賢豪長者之前亦見其果於自賊薄於與人諒而不可爲也古之童子尚有滅鼻更欻因熱爲聒僕豈不明斯義顧維天生才常困於所限如僕者有營當世之志而內不能贍其一身一家大爲侏儒所笑十屈於不知己而仲於知己君誠未嘗知僕僕不可不謂之知君則亦知己之一道矣昔甫臣生嘗謂季布以爲得黃金百不如得布一諾僕與足下皆先人令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何距僕之

曹王惟是大節所關不苟依附至于推揚義問三年之內寤
寐忮求之有忘若必三及門而不通嚴子見距逕路之日
必有疑足下好義第爲豪舉名高而簡遺朴諫之士未免爲
大德之一累豈不惜哉古者設取予然諾急人之厄乃至亂
其進仲揣之徒皆爭趨士在已之左愈貧賤愈益加敬雖
非聖賢至中之軌要與當世之醜齷安飽自足者相去千萬
以足下虛心高識宜何所取舍也
陶潛叔曰嘉經鍊史出其胸中可聚米爲山乃不免
秦米邱滿釜泉清游魚勿笑
屈彊排窈處不讓韓公 弟越先

與門人書
小道可觀致遠恐泥好行小慧終累大德是以朝廷之上左
史記言右史記動下建寒士何獨不然況足下天性本自沉
厚江村同堂二載私心歎羨以爲吾所不如期許過望此時
邈乎其容觸之不動雖復鶴立雞羣微有挑濫之病三載以
來文藝大加于舊器識稍減于前病又似不在挑濫而在游
移矣吾所爲欲亟進一言者此也夫沉痾久則藥石莫前習
氣深則忠良難進立談之頃未可責人以正言泛應之時亦

復友人書
病寢窒神生死事大功夫覺有進處而見俗情喃喃滿紙難
消薄之基不可不審也
了適亂人意非益我也劉傳教正出于虛公然事關學術不
得不辨天下最患是非黑白喜從蒙混以致人心不正世道
不平如近世之三教紹聖之調停南宋之和議中于心術而
治亂從之陽明之學爲二溪周陶相沿多獎佛氏遂人而鼓
其機今之攻陽明者無得于中專籍先賢標榜取勝罔非天
下真學人乃餘人猶沿流守舊妄以意知物四無爲宗主
而所爲真陽明者夫矣足下之好陽明得無葉公之畫龍矣
乎誠心之世教真學微雖其門人亦舉獨信天下或以陽明

爲佛氏或以佛氏爲陽明故如蕺山忠憤正直而于深辨學
術處則獨承之以謙守之以平使其義明其旨不失而我無
過于先賢斯已矣要之明儒雖衆必推王劉爲一代程朱王
近明道劉近晦菴而功勳節義過之朱王之學得劉而流弊
始清精微乃見兄不見蕺山全書未識其學之醇乎醇而集
大成者是以極言而公辨之

復龔侍御書

伏讀手教獎借過情小兒又蒙施禮鄙从何以克安自分衰
慵永絕人世今遇先生勃勃復有生氣感能以道義誡我也
遺民傳尚未刻新正又續寄六篇歸皆非酬應者大約後刻
之善死非僞勇何從容慷慨眞易難道集大成總主振金聲
玉振條貫海內稱之曰子來者仰之如山特其全書藏在子孫
狂愚獨先生不然內省病根祇緣壯心未已名心未除是一
未經刊布知其學者絕少撮其語者無多若不大爲表章何
生痼疾昔宗中先輩曾下頂門針云凡有好高立異之念皆
以磬茲微奧又越中人才蔚起皆藉先賢講學之功宋時和
自生障礙究竟成一好名之士于眞正學問全然不得力此
靖新安先後昌明斯地自有明一朝而論始則天泉之倡和
諸迄三十年不能出其範圍陽明後身爲包姓省會盛傳較
卒有蕺山之信從洛閩以來于斯爲盛後生日喙時復律津
當年應自削薄多矣吾生六十載尚遥遥千萬重況陽明距
餘韻猶存流風未泯前郡侯李公鐸曾重修五雲陽明書院
今百六七十年其間情好汨沒人事遷流求如當日之光明
奉安朱王二賢神主而蕺山未有專祠且古小學舊爲證人
澄微豈可得乎此雖近二氏家言然從古聖賢憂勤惕厲正
講所今堂宇毘壞學會不舉豪強占侵人心伊鬱恭遇某公
自爲此可勝悼慄撫本之文明知當棄未能超然捨去亦差
潛心聖學緬想襄賢引見遺裔徵求卷帙俯仰憑吔綽有餘
愈于市廛白望諸人耳正恐彼營實利此騖浮名相詣還無
情議毀溝祠更建書院誠千秋之盛業闔郡之崇觀于功令

所不講之條急教化所必先之務按之典禮咸謂允宜敬請
諏日召工經始營度俾東齊片石特表西山根子高蹤庶稗
覩首即落成之日啟講學之期大振儒風弘奬來學昱特文
翁始蜀辟陋改觀安定教溯弟子日進已哉

代鮑德胡明府徵文啟

蓋聞洛水流符爰錫龜文之寶汾河效鼎重修虎觀之書聚
玉星于奎獲知非人力發二酉之祕笈驚泰天章文運必百
年而興人才匪異代之借故夜光寶氣雖什襲以作名山之
藏而天女支機亦乘槎而達人間之市維茲宋都稽號平章
卜應心分大火燦文明之象西陽揭獄降神生王國之禎元

爲至而天乙長祥六鷁飛而茲父啟瑞旗回熒惑舞徵桑林
傳考父之銘孔氏之斯文弗替讀相如之賦孝王之遺獻猶
存燦然經術之林邈矣諸家之學桓少傅之尚書章句世平
焉典鸞郴丁將軍之大易微言授之梁邱施孟十三而得
之瑞江郎漢六代之花四歲而知神氣之殊榮子命與宗
之　於今爲盛振古如斯某承之夸臣得交國士掇梁園之
秀敢私桃李子公門華洛下之英慮曖芝蘭于芳渚厥七年
之課試俛卿琴而見高山知平日之揣摩益引商而雜流徵
倒黃河之水足斷韓潮掘井陽之雲皆成龍采凡茲高等共
敝巾箱手校讐魚比汝南之月旦實心劑剛貪看冀兆之

騏驥懸請國門期一字之不易上請天祿定三載以爲期謹
敬

張夢符先生日典核難移陳言務去
前生慈谿方明府敬　奚門　公諱允猷
　　福建舉人

竊宋世貫姚江先人舉慈谿紹郡寄籍桐邑在洋二十五
年矣足未登長吏之庭日記數千百言口懸嘴當事之問上
無寸椽下無塊土窮年坐讀曾祖以下僅有同祀兩弟今去
其一四世二身貧而兼病零丁不堪妻孥旅棲會稽先人時
祀未有所屬憂心如焚寤寐淚泗食日十餘猶蒼視旦一日
卧病千日無依所塋治下太平湖陽係采會祖年二十四早

歿曾祖母翁毀形壞面補進腹以迄於成立祖父及祖母卧
殷活親節孝並烈炳載邑乘山其六歙四契田其二歙二契
祖父兩世渾厚素封烝豚而祭拜莫成禮消於采身流離遷
播不獲時至墓下清明日遣弟以一盂麥飯泣酒臺禍雙雞
勺酒尚不能具以是積爲鄉人所欺欸欸面視竟吞灾道庶
午冬某等伺采試不利肆伐墳西旦蔭二百餘株僅前賈師
臺去任未經讖結某等復抗法慘掘山岡盡赤子父男女舉
家劇病迭起迭卧幸頗弟命今年癸酉某等嘱采試又不利
稔采怯懦竟用妻棺盜厝率眾大砍墳東蔭木直至閨牆驚
拜慕下啊淚吞聲行道傷嗟鬼神號慟爲人孫子誰無祖宗

而至斯極用是去謀生之路決萬死之途冒雨載星躬負襆
被搏顙奔控師臺一視同仁憐其先人而澤及朽骨采自今
以往至死之年皆出師臺之賜也若曰功令歲終侧宦停訟
北不過田上細事耳則妳死之徒將乘寬政而益橫采死本
不足惜其如九原之下魂魄何依師臺眾人之母也寧忍使
赤子離母之懷而訴其哀楚于祖父母哉到慈來會使節在
郡伏候至今弥旬告竭欲返姚肆業上無以對祖宗欲鞫寺
臺前下無以活妻孥伏祈師臺俯念哀情嚴拘立讞如非孥
寧義甘反坐得于旬日賜勘使先塋護保藐孤息肩不勝幸
祉

文集七

萬授一日立髮摧肝有聲有淚

後上慈翁方明府啟　甲戌

去年月日以盜壟盜蔭事具控某等到臺上爲百年遺骨下
關一家生命情窮理極呼天呼父萬不得已顧此柔脆豈能
健訟重叢師臺培造諭以尚宜讀書感激涕泣血與淚并星
夜買擔往來寧紹二郡凡閱閱月進無懷資之利退有焚炙
之危所有左右墳隣禹廟僧道及簪山人悉某等三姓宗戚
伏枕而思祖墓自此告辭家門四之遂壞采半生苦吟未曾
間違年四十七頒髮盡白駭人聞見人情貴少賤老雖抱區
區樸誠豈能自達長子十三始學制義其餘幼小益未可待
叩望姚江桑梓已爲客寓先塚遠在承而中魂氣若無不之戚

餘夢寐可接伏卧滋久未能赴勘悪黨高枕稱快必有以坐
誣懼罪歸逋自竄爲言者所恃師臺作主天地父畢矜其孤
弱鄙其疲病使妍究之徒少知斂戢不敢平毀墓道采身雖
死亦可以告先人于九原倘惠邀大德不即殛命得埋頭經
史以延書香一綫令頭童齒豁者眉揚氣吐少收桑榆之效
以蓋東隅之失十年之內留此面目復上先人丘墓與左右
墳鄰欻然相見世世子孫保守無害必不以睚眦相加皇天
后土可爲明鑒若其邵宗遂殄天道後還淚酒碧松入土不
化死爲厲鬼亦當殺賊昔郭汾陽身兼將相功在社稷尚不
能保其先塋至如采者又何足道願士庶人之孝與有土卿
任戰慄待命之至

王子如曰鄒陽辨謗李密陳情比與並讀
復韋明府啟　諱鍾瀔黃岡人丁巳舉人

伏以天開聖學循良隆文教之修地近賢關黨塾佐上庠之
養事不妨於分任道有貴於振興伫沐弦歌想聞風采恭惟
師臺門下鳳翔麟步玉粹金剛領江漢之洪波流清慧水移
赤岡之明月照映祕圖武傳合肥之威文有元成之器自責
隘子姚邑乃方值乎撫年如慈母以哺流離更神君而懲盜
賊德刑兼用時應和風養教並施心儀前哲經義治事遠宗
安定之齋理學功名今溯陽明之室風流被于新興館餐爰
訪舊人延采願屢違時才難稱志自謂迂踈其甚未登謁于
公庭名讀聖賢之書當有愧于獨寐惟是近居接世耳食天
泉傳習諸編寐寢興發思復姚江書院之地願教化之行自

上如風草之相迎而道學之盛有時想濂伊之當日不謂大賢之至遽崇作聖之功舉楩柟梓之在門悉儀楷模之在酒之近澤學以講重宜復季會月會之期性存少成兼循小學大學之目總之師惟務聖何紛紛朱陸之異同道在證人詎僅僅文章之工抽經求子集淹貫惟今喪祭冠婚典型由古凡士習民風之大並人心天理之微要歸當事之施行盍止書生之空論慨一得無窮毅之獻深負門牆而先容非左右之人難忘知遇自祇所學指衾影以爲期共覩厥成如蘭芝之俱化

越中徐氏重刊
思復堂文集七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會稽馬用錫校

餘姚邵廷采

正統論一　天人

盛都魏叔子著正統論以歐陽蘇鄭三家者言皆近理而有破其過歐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正統有時絕而統無絕統則彼天下得誰屬乎而其與西晉而不與東晉等後唐後漢于朱梁石晉此歐陽氏之破也過蘇曰生于篡君之子孫親爲其臣子而謂之君猶舅以妾爲妻而親爲其子婦謂之姑可也至後世之公論則是人以妾爲妻而國人則妾之耳使當時之名一定而後不可更則公議無權亂臣賊子

不畏身後之誅以爲吾固可與二帝三王儼然而並列也孔子之春秋可無作矣故其進曹魏朱梁以爲無其實而得其名聖人亦以名予之此蘇氏之蔽也過鄭曰所南身當宋亡發憤于心史雖元魏之修禮樂興制度亦所不取其尊宋之極至于黜唐夫以爲不正而得國宋篡實也唐禪名也唐有救民除暴之功安得以其名之禪而沒之此鄭氏之蔽也叔子之論辨而正吾因其說而益以二言曰有天行之統有人心之統是兩者萬世而不亡叔子所謂正統絕而歸之偏統偏統絕而歸之竊統者天之所在人不能違也綱目既以甲午紀之矣吾則謂存竊統而終不使附偏統存偏統而終不使及于趙宋唐除隋暴天下歸心即不立脩數不遂定長安取羣雄哉而見小速成拘牽積俗忽自蹈于不義嚮非太宗本謀亦起晉陽時馮籍父老寢門之諫不能奪裴寂等之庸隨

後之君子讀書至唐之受禪特累歎而深原之以爲隋惡稔矣篡臣賊子萃于一家固有正而聲其罪即蕭銑建德皆可與也而況以太宗之賢一統致治如此之盛乎夫得之者逆則取之者爲非逆所南之言既有定論奈何尊崇而反非唐非唐則無以爲宋地唐之所以不及于漢正以其多此一禪也明起草澤取天下秉天地之義氣以嚴立國道其亡也有殉社稷之君一代之名教比于漢唐殆超過之於乎吾于三代而下取其足當正統者僅有漢唐及明而唐又以可已而不已之禪使吾餘憾于千年以上天爲之人爲之耶秦隋之統一天下也天心厭亂適會其時分之久必暫合合而不于其所則必復分然後求有德者而歸焉漢唐之德不如三代之什一也以其承太無道之後民饑渴之易飲食孟子所云事半而功倍也自古國家喪亡之日必有忠臣義士赴其難而同死之後之稽古懷道之士或相與太息而追憐之世未有憐秦隋者以是知人心之不與也夫不與是其天之正也叔子歸竊統於秦隋與吾天人之說有相合也

正統論三 晉宋

世稱漢唐宋久矣今乃夷宋于晉何也其取之不以正也何言乎取之不以正周世宗三代以後之賢君也世宗不死天下歸周其氣運當什倍于宋不幸享國不永餘教遺法固可以翼後嗣使宋祖無二心則范質王溥李筠符彥卿輩猶足內外夾輔賢世宗不得不重罪宋所謂取之不以正也或曰宋厭三百年五里聚奎賢人君子盛矣三代而下忠厚罕有如宋者吾烏得比之而烏得不進之曰不然宋之君如仁宗之爲仁孝宗之爲孝誠足以培裕國基然譬之家人子孫賢孝爲量減其祖父之罪可耳舉而盡捐之是厲王可以宣王而改諡瞽鯀可以舜禹而易名彼無罪者其誰肯服孔子作春秋不以公子鮑之賢昭公之無道而不書宋弒其君不以宣孟之忠不書趙盾弒其君彼其人身爲惡而前後有善則并錄其善以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勸而已是春秋之斷例也

不然藝祖亦三代以後之賢君也其仁心爲質而愛民禮賢容有過于漢唐之太宗者而吾于宋乎何深尤之夫是非出于宋人之言六百餘載矣其時爲君親諱理固宜然今易世而猶錮于成說曰宋之代周天與也非晉比也於乎是爲書愚而已矣或曰叔子與東晉而不與西晉排北宋而顧與南宋其故何也曰此繼世之說也天之待繼世寬矣人心亦猶是也君臣分定親爲其臣子而父祖被其澤不得不戴之爲本朝使王哀諸葛靚之裔執司馬師昭之罪以譬簡文韓通之子孫追討太祖太宗而逮于眞仁英哲天下羣起而賊之矣楚平王殺伍成然其子乘昭王之敗將復之其兄止之曰

君命天也父死君命將誰俟其後昭王復國而行賞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知此可以明東晉南宋之爲正統矣故有不以子孫之善貨其祖宗之不善者西晉北宋非正統之說也有不以祖宗之不善累其子孫之善者東晉南宋皆正統之說也君子于正統之說仁之至義之盡也然則當日之修晉宋史也宜何如曰是非隔世然後明唐修晉書繼漢書不以已之承隋尊北統而黜晉此萬世之公也宋史修于至正諸君子力持公論然降宋于史而後遼金容有未易處者惟時會稽楊維楨以正統未有所歸作辨上之大要謂元承宋統不承遼金厓山舟覆之年乃皇元正統之

始會三史已成未及納用陶九成見而嘆曰此百世定論後之續通鑑綱目者必以是爲本其後彭時商輅等果用其說立言之功大矣哉然或者推維楨之意遂欲改修宋書而以遼金爲載紀則于理未安也何也遼傳七主二百一十有五年金傳九主一百一十有七年設官養民創制立度迫于其亡有忠義之士與之同斃其規模厥數非偶然者安得以其史爲載紀而夷于十六國十六國爲載紀而附晉書晉未嘗僭稱臣于劉石苻姚慕容元氏也然則若何爲正曰修宋書而附遼金史于末爲正使宋之遇遼金如遇元魏北齊後周氏焉則安矣元魏北齊後周氏比肩于宋齊梁陳南國而遼金不使比肩于宋齊梁陳南國而

南北之所以爲南北其劉裕之罪乎然吾何敢罪劉裕裕之不能致天下于一統亦天也君子尚論不原其世之終始而徒以事後覩成敗古人可作其誰吾服裕之時拓跋方盛雖守關中必不能兼河北河北不兼則關中不能守其地勢然也又有劉勃勃之猛鷙隨伺吾後逆計裕之必歸安有關中裕積苦百戰而精已消亡劉穆之死內事無託倉皇解而東出雖其子不能顧又望其整飭更西以圖復長安公家墳墓乎裕不享年則無與抗拒跋而南北之形成加之魏孝文修禮紀政改姓遷都中國之氣胥聚于北而南無人矣天無常歸歸于有德其不以先北于南君子之不得已也人心爲之其時吳越荊漳爭修職貢奉正朔而北因得苟竊其名然蘇年彌促豈足言帝王之統得之不義又無論已周世宗其傑然者而天不佑以年於乎晉統亡而乃有南北唐統絕而乃有梁唐晉漢周世遞降而至是果天爲之人爲之耶易曰惝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知未濟而後知統之有時絕而後可與論統矣

古之學者必有學自家而黨而州至于天子諸侯之國都莫不廣其教之地使之朝夕進德習業于其中古之學者必有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有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以發其惰志而平其剛柔緩急樂有宮商清濁六律之奏八風之舞以聰明其耳目和平其血氣所以教之備如此故其時天子公卿大夫士之材無不出于學爲國家天下之理爲科目之徑而已以科目爲學校病已非一世而又有甚者今之學則止爲國家之道則必得其人以講明而振興之若今之學則止爲近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于吾世而獨其修身正心爲天下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是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也其持論如是安石迄不能有所施爲夫孔子論三代之禮有因有損益孟子述井田封建止曰大畧然則今日之學校亦惟因仍

無不由于學之中故道德茂而俗化成天下之政教會于一周衰先王之法廢學校首壞矣老莊申韓公孫龍鄒衍之言潰決四出下及秦儀起臏鞅斯以詐力勇戰生民肝腦塗地聖賢以爲其故在學校之壞而庶人處士激溢橫議故從爲之說曰謹庠序之教言乎春秋戰國之際庠序猶故存而所以教之者不謹也教之非其人與非其具爲之師者莊荀而爲之具者陰符韜晦人欲熾而邪說恣縱其洗洋遊談于天地之間而莫之遏是以庠序雖存猶之無庠序也由漢以後

學術至孔孟程朱無以復尚而不意人心之僞即流伏于孔孟程朱之中其平居則言與行相背及入仕而臨政自養與有甚者苦爭學術以樹身名幾與甘陵南北部黨人踵繼彼漢唐宋明四代之朋黨一時同事近而不相得猶有說也若宋六朝清談塵尾唾壺之習其高下豈直想懸萬萬而已更朱之去今已五百餘歲王之去今亦百有六七十歲而人傑然各爲一代功宗今之議之則何爲也故愚謂學校之敝未有如今日之甚而今日學校之敝非獨其亡而已朱熙寧初王安石

學而務返其本于孝弟忠信則人心漸醨浮言虛譽無所用而流競消天下方有實行眞品而治化可與聖道可明矣昔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縣過鄧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眾謂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奸吏犯法法亡竟誅舞文者於乎今日講學而學亡其誅猶在馬弔游湖混江之上者也

學校論下

或曰夫子憂學之不講而子爲是言無乃蔑于名教乎曰吾以扶名教也夫古之所爲講學者有爲已之心講去其非而明其是以致其瞬有養息有存之功于已耳今本無是心也無是功也譬則溉本者不培其根而理枝葉異于的然而日亡者幾希矣且先儒有云天下將治則人必尙行將亂則人必尙言漢自昭宣以前皆尙行故治理清明元成後則尙言矣匡衡谷永杜欽之徒出極于王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卒成新氛宋眞仁英時皆尙行至安石行堅言辨馴致徽欽之禍將亂而尙言二代者其明徵也道不可一日不明而夫子曰躬行君子訥于言敏于事又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豈惟凡民雖士亦然所謂不可使知者乃上焉性與天道之事非謂日用行習之中第使之實貿以由而可安于不知也苟其不知則亦何所爲由哉學者循下學每事精察力行若驟進夫人而語之所以然則自棄且束勿觀而惟從事于六經孔顏曾孟之教行之二十年而故習漸忘士風龍厚然後參用漢世取士法復方正賢良力

田孝秀徵辟舉察諸科期于實行實用確然有得即庶虞三代之俗其漸可致乎於乎吾說而得行尤我者必以爲道之不明自不講學始也夫文中子之意非欲焚經者也然與夫漸漸于朱陸之間紛挈于石渠天祿之論者孰爲去名而實存也哉

史論　愍年

開闢以來超江南取北方統一天下自明太祖始天地無常勢聖人無常用鬼神無常主唯能養民致賢修德以俟天命則九州之內夫地而可王也豈必關中洛內哉蓋自太祖稱吳國公傳十二世十六主六服中外罔不臣貢其後寄命强臣以漢之亡也以巴蜀宋之亡也以閩粵明之亡也以滇黔天命所在荒陬殊域莫不竭忠殫節俗化之厚同于鄒魯要其創業垂統則居可見已故有天下者務教化以道民不以刑劃深仁以澤民不以小惠衽席以安民不以兵革太祖始承元敝用重典以悚息天下齊同風俗使民知三綱五常行之三十年然後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朋友有讓遂民迹其起自濠濱總師江左始奉滁陽以戮力後箄龍興以終身可謂法堯舜之公心行湯文之盛節者矣洎乎初下金陵禮葬福壽繼得安慶廟祀余闕危素有和州之謫劉炳而嚴子核吏吏知畏死故不敢貪墨嗣主遵舊典申成律三百年間際天地之休運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永寧勤大兵士有禦官有廕民有業下及鰥寡孤獨廢疾驛站有養民輸糧者率以八分得免無隔年之征其聖長無等攄之孱士大夫亟廉恥家居冠帶冠衣大布有致仕買田地至數百畝者鄉黨以爲羞民生其間熙熙然安于樂生送死不知外事是以懷禮義之心崇退讓之行識上下之節則貞非之分篤父母髮膚之愛當崇禎崩陷帝后升遐君臣夫婦同死社稷至賊敢西走小民多撤戶扉連市衢遂道發冢石以驅賊雖禍形于墮武而德洽于崇文政以議成帝王之世如秋夏豈非太祖之謂哉

萬授一先生日暮寫盛隆之化十未得一然已若神農虞

史論　開國

昔周之至德三分有二猶服事殷武王克商釋箕子囚封此千基式商容閭亟民喪祭賓及三恪天下歸仁明興雖以征伐定天下然任德不試服人以信懷人以義喪善容愚顯忠遂民迹其起自濠濱總師江左始奉滁陽以戮力後箄龍興以終身可謂法堯舜之公心行湯文之盛節者矣洎乎初下金陵禮葬福壽繼得安慶廟祀余闕危素有和州之謫劉炳而嚴子核吏吏知畏死故不敢貪墨嗣主遵舊典申成律三百年間際天地之休運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永寧勤大兵士有禦官有廕民有業下及鰥寡孤獨廢疾驛站有養民輸糧者率以八分得免無隔年之征其聖長無等攄之孱士大夫亟廉恥家居冠帶冠衣大布有致仕買田地至數百畝者鄉黨以爲羞民生其間熙熙然安于樂生送死不知外事是以懷禮義之心崇退讓之行識上下之節則貞非之分篤父母髮膚之愛當崇禎崩陷帝后升遐君臣夫婦同死社稷至賊敢西走小民多撤戶扉連市衢遂道發冢石以驅賊雖禍形于墮武而德洽于崇文政以議成帝王之世如秋夏豈非太祖之謂哉

然且莫不守君臣之分重去就之職韓成烈于紀信汪河比干洪皓花雲勇于秀實永安久于眞卿其餘致命遂志之士張子明于光王禕之徒不可勝紀自三代以來新進之國忠臣義士未有若斯之眾者也至其禮遇降者恩澤尤厚歸德歸義並全宗族伯昇思齊祿廩終年君弼未至則歸其母以開誠國珍請降亦遣其孥以示信斯則宣昭義問廣布德心過于漢唐之祖遠矣他若元郁飲至特免獻俘崇禮有封海西進爵聖人御世一視同仁豈尋常因利乘便雄畧之辟可及乎

壽佳辱曰大祖重開乾坤上天篤生誠非漢唐之祖所及跡其行事皆有指實非故阿所好也

史論 功臣

漢明二祖皆以天授之畧際秦元之末整旅東南不階尺土而有天下旁求俊乂與之立功維時用人擇將爲急韓彭徐常並起隴畝得遭運會奉天明命建不世之勳成一統之尊偉哉非宋唐之所及也然而漢業垂成功臣蕆醞明威已立勳舊咸封揆厥由來見于用兵之始已秦戴其暴豪傑并力海內同仇獨夫受誅西楚肆虐空國而鬬成敗爲速非得信越畧不世出之士不能出奇制勝轉戰千里收成功于五載之間故漢興用人不次子奪自我天下已定而異姓俱起高

帝日不暇給矣元制區夏兵德兼用百年之間民未嘗怨政

闔之緒相與講授高踪嘉遯終身不仕方將紹明禮樂推德三代著一王之符明聖統之尊應時而出生此王國王戚吳宋並出金華隋有河汾元有金許皆儲才于易世之後而收其用豈非天所以資大一統之君者乎

沈謙三曰人才自古爲難上帝生之太祖成之遂開一代之盛中指出金許諸君子講授之功更爲特識但俯仰今昔繼者何人不能不于此三歎

史論兵器

成祖用兵如風雷迅忽人不可測其出援永平也非爲永平也以誘景隆而疲之城下也其畧大同也非爲大同也以誘景隆而疲之道路也欲取滄州則陽言攻遼東敵不知所備也欲致吳傑則下令散軍士敵不知所趨也縱南軍之降者使還或潛九地攻必爲上也遣輕騎掠濟沛焚軍糧而南京大震或動九天彭越反梁地也直趨南京使鐵鉉等無所用其寺也一出一入之間已成奇正分合之勢故其言曰兵出在外奇變隨用又曰野戰易攻城難百里之外勢不相及蓋其驍捷似唐太宗而履敗不挫漢高帝以下不及也夫善戰者之握兵猶蛟龍之得雲雨騰躍變化不可方物敵逸能勞之而已常遁能合能分之而已常合形之敵必從之與之敵必取之所謂決機兩陣之間致人而不致于人者成祖之謂也然則成祖之用兵與太祖同乎曰太祖用正者也成祖用奇者也其才不同其勢亦不同太祖之時羣雄角立當深根固本以圖進取其勢不得不正成祖以親王崇有威望思事易而名爲逆知人心之不與也幸于速勝其勢不得不奇蓋善戰之才過其父而規模不及遠矣即位以後三征漠北所作者特一將之事而經國大業婆娑之太子雖有萬里戰勝之威而近乘大寧固不如高皇之設險善守也追安南之役不思善後三遣張輔而三召卒棄交趾視沐英之留鎮雲南處置得宜竟何如也吾故曰成祖決機兩陣之間是爲雄耳若夫天下大計謀國經久之猷不及太祖遠矣

孫南屏曰取材於武子十三篇而以之論成祖確而當轉入太祖用騎宕筆如無縫天衣較才度勢抉出所以用正用奇之故前揚後抑非特論體當然而所短實有鑿鑿可指非苛論也

史論伏節

嘗讀通鑑臣記宋嘗不太息流涕也曰嗟乎秦政坑儒而後上君子之禍未有烈于此時者也古之取國者或鄰敵或藩鎮或盜賊猶能褒錄忠義爲百年自樹之計成祖起自親王未至易姓而斬刈殺伐殆徧天下禍延十族戮及祖宗舉太祖所不行于勝國者加之宗國三十年殺運何爲至此極也必取之所謂決機兩陣之間致人而不致于人者成祖之謂

噫有以知明運之不競矣明之亡于崇禎十七年天也蓋承
太祖開國之烈繼以仁宣不然成祖而歿必有揭竿而起者
矣然自是以後主威過亢厭衛詔獄延杖行爲臣子者亦遂
不自愛其名節而士氣幾盡由成祖之作法涼也當王振之
用事人未有不爲王文者也幸而間有爲劉球者必死矣嚴
嵩之獨相人未有不爲懋卿文華者也幸而間有爲沈鍊楊
繼盛者必死矣魏忠賢之亂政人未有不爲廣微呈秀者也
幸而間有爲楊璉左光斗者必死矣夫人才者生之自天養
之自朝廷贖世而一盛者也明興興養立教三十年來名臣
良士幾復兩宋之舊一旦猝經內難並能臨大節而不挫使

待諸臣其不爲王魏者聽其安于田野不強之仕如是則保
全元氣者多而永樂二十年間之所用且取之不盡矣甚矣
其不思也漢黨禁唐清流宋同文之獄大抵多在末造未有
開代之始空善類而絕其本根若斯之酷者後之人何恃守
國庇我子孫黎民且身爲天子與諸臣選一日之忿爭而忘
大計豈帝王之度耶宜一代之國勢人才遠不古若而其後
迭有晉王則天地之氣運所留不拘于系類而輒奪繼世亦
于此驗也

史論從古

夷彝等二十二人有程嬰之才而不能爲程嬰之事天耶人
耶曰天人之際程濟知之矣當燕師未起濟上奏不死而
固必欲與天爭功仁者不爲也且古有以一成一旅中興者
惠宗非其人也社稷有奉生民有主主宗廟者猶大祖之後
則守吾義奉吾君而已且方孝孺請人亦非有必死之志特
迫于不得不死之勢而死非傷勇也以天下之大義言之惠
宗可以無國二十二人可以無家而天地之間必不可以無
君臣既不欲從方孝孺等而死又不欲從楊士奇等而生而
節愈高心愈明道愈坦矣骸骨可歸不必拔鐵鉉之鼎也婦
節可完不必入藁砧之室也鄉黨宗族可幸無累不必極瓜

蔓之抄也彼一門之內自極兵威聚天下之正士而殲之而
若臣乃製衣履攜方物蹌踽攜囊于荒烟蠻魅之鄉出入萬
里更閱三世卒致其君還大內返西山優游以善生藏死可
謂非人所爲可謂非天所爲哉余嘗慨有明氏之天與前代
異者有二惠宗之遜荒也英宗之復國也前此未之有也此
其天亦可謂奇矣二君者豈遽知之故奪門之役石亨楊善
貪天功者也順天而不貪功斯二十二人而已矣

朱用輝曰天地有一日此文存一日余生平極服此二十
二人曾爲之歌詞

陶及甫曰二十二人之中謹侍左右者三人往來道路給

辭資握者六人其餘或散或亡總之君爾忘身則一也必
欲寃其不能匡主中興侍論未嘗不平然惠宗非其人也
一何已斷定二十二人必事餘波作結侍論正而筆有微
詞
或有力駁此事之誣并無程濟其人不知何據惜不得起
亡者訂正今依吾學編信史存此論自記
史論列傳
帝王要道莫先至明知人則哲帝堯猶難之信哉太祖以信
義撫方夏功伐巍然繼於三代三十年之間作禮樂定律例
興學校易服色正官制卓然亞一代之良法然足已自用閫

于任人定啻則先李善長而後劉基御將則厚盛玉而薄傅
友德命相則用汪廣洋胡惟庸求言則罄葉伯巨輸鄭士利
受遺用齊泰黃子澄此其所短也昔在漢時高平諸呂實遺
平勃文克七國乃留亞夫孝武屬霍光而燕蓋誅昭烈相諸
葛而吳魏謂託孤之際得人尤不易哉
仁宗三代之賢君也其天資之美過于漢文宋仁誠得儒者
之相間陳聖學以成其德治業所就當越漢唐遠矣惜斯時
大臣皆不知學術立朝議事隨世苟就建文之後紀綱之亡
已盡先儒者平於平聖學不明而求王道之行吾未之前聞
也以仁宗之賢而不過王佐天復奪以年豈非斯民之不幸

腹心殷紘如劉大夏戴珊等造膝密陳惟以軍民多不獲所
天下未即太平爲念仁心發于至誠非有所希倣古背而然
比于漢之文景唐之貞觀治象似遠過之惜歷年不永儲宮
冲邈豫教未成升遐之後遭劉瑾寘濠江彬諸變而海內不
搖謐爲敬皇固可以遠紹唐虞三代之本實基之此其當漢元成
明室之盛至神宗而極而亂亡之本實基之此其當漢元成
唐開元時乎自英憲孝武以來外攘內救日不暇給世宗時
倭人屢犯東南俺答吉囊大爲邊患至王崇古封貢之說行
而單于保塞加以戚繼光李成梁御多才九邊之閒數十
年無事中原殷富益盛不起神宗適承其運西平寧夏南靖

遼義兵威所及不勞餘力遂志衰氣惰高拱深居貪吏作于
下而君不知直言陳于下而上不覺政權壅蔽武備日弛自
古未有罷朝三十餘年君臣隔絕如此者也于是亳期騷貨
礦便四出所在紛擾民心愁怨甚于青苗公田之害朝無正
臣東林諸君子爭勵名節憤而爲激漢之亡也黨禁烈而張
角之亂興明之亡也三案爭而徐鴻儒王好賢之妖術乘之
以起禍本相尋古今一轍崇極而圮固神宗蓄成之哉

王禕忠厚寬大祈天永命之論其明與一人乎三百年國祚
基于此矣觀詩書三代之際大臣告誡未嘗不以享國長久
奉天道順人心爲言禕推見至隱欲太祖遠法周漢者用意
賦可爲愛君之至所見者大方帝新立慮懷聽受雖未能盡
用禕言國嘉納之踐位日久漫違其初矣薛居正所奏猶夫
光宗居東宮夙有令聞善處父子兄弟之間觀其師位以後
不怨鄭妃盡孝友天性然也顧以質厚寡學日淺未明
禕也然竟以得罪悲哉

論者方武盛于韓信夫信奇才耳武盛主者之辱也信之用

兵以奇勝歷下之戰使漢孫不義名於天下武靈全師所至義聲先路自破鎮江大都民皆不知有兵仁人無敵雖湯武之師何加焉陳建書三代以後唯漢明得天下爲正然漢未得全爲順者非獨二祖誦正不同亦由所任之人忠信誠力異也武靈首建屯田不極兵力深得大臣爲國之體又軍中械器德濟明爲人臣不敢專誅雖天性忠謹亦其學道之力有過人者勞謙君子有終武靈當之無媿矣

常遇春傳友德膽畧絕世稱二虎將志不苟用委身眞主其器識深矣世稱遇春率多其勇悍善戰夫遇春表薦任克善撻井堅樂於聽謀有國士之風功業未終天奪之速惜哉

何眞保眾東莞起事以正信明義立遂雄舟東遵值明漢之爭江南多事眞不效任囂教尉佗之策顧從竇融歸漢之誠列爵盟府身名俱榮可謂智士歸國之後胡藍黨獄功臣危矣然眞且雍容朝右二十一年敬其明威於平賢哉

正統之末于謙治內郭登治外景帝不惑羣議委任二人天下之不亡誰之力哉栲栳山之戰登以少擊眾倉卒不備有尹繼倫之風故能以孤軍力守危疆爲國長城其所施設論之得君擅威權而徐階以不與不亢之身隱處其間卒扼其奏終明之世前後諸將未有能過之者才大任小竟不得盡其志固時爲之也

薛公處天順初其勢不容不去不去則岳季方之禍必修於

密蓋有過人者與
楊漣以一給事有安國功明世受遣定策未有如漣之可親
者使得假生殺之權兼治宮府宦官不足慮也惜光宗識漣
于眾人之中而不能重用漣感先帝之一顧義無引避傴忠
賢猖狂危及社稷其勢不得不力爭漣既死而國亦從之矣
夫定國是者唯才與忠乃克有濟漣之才節並於于謙妒與
庸碌者流同類而輕議之也

諸卓山曰其節短其致曲其氣踈以蒼神司馬而非貌司
馬

嗾論

舜之天下堯與之乎曰非堯與之天與之乎曰非天與之然
則孰與之曰瞽嗾與之也曷言乎瞽嗾與之曰非瞽嗾不能
與之有說乎曰有孟子稱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然
禹非匹夫也世爲崇伯矣鯀則殛死禹乃嗣興鯀之罪在方
命圮族陻洪水逆其性而已九載績用弗成可謂之無成不
可謂之無勞于天下也國語曰禹能以德修鯀之功禹之父
非嗾比也故遹述自身起倒微受天下獨有舜舜之德無以
加于孝而成舜之孝者嗾也十二州之內其爲孝子亦多矣
遽以孝子而畀天下則人之必有所不服惟舜則爲法天下

我罪伊何其卽舜于田號泣之心乎天下未有無父之人可
以君天下者周之東遷復四五百年如綫不絕賴宜臼傅一
詩爲之定其位而延其祚舜至孝而非嗾天下蔑由見其孝
文王至忠而非受天下蔑由見其忠聖人之忠孝豈固所傴
加損然而天下羣見之者則不幸有以成之也昌黎之操曰
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舜之于嗾也亦若是已矣抑余又有
說焉春秋傳曰自幕至于瞽嗾無違命卽四岳之薦止稱父
頑頑者冥頑不靈凝滯于物非色養如舜難以得其歡心耳
所謂無違命前史當有據而云然則盛德必百世祀固舜與
嗾共之也象之傲亦止狎于不順習與性成非必有忍殺其

兄之大惡後封有庳而君國子民與朱之虞賓在位同在帝
舜光天之下則二人之傲固非有播惡于朝野如共工驩兜
爲者不然使象不安其兄而與朱協意或出于後世祿父管
蔡之悖則舜詎不能以義割恩而第云明德懿親負文祖神
宗付託之重哉後世以孝而得天下鮮矣以不孝而失天下
往往是焉漢昌邑宋光宗之廢是也知不孝之所以失則知
孝之所以得而大孝受命不舜若者無瞍之父以成之也故
非瞍不能以天下與舜吾說果不誣也

李圓殺黃歇論上

黃歇之死禍由已作歇爲楚相而以有娠之妾進王則欺君
向包藏禍心欲篡楚國此意早爲小人女子所窺故妾之言
得至歇前正合歇夙心耳嗟嗟歇欲盡得楚國乃至反失其

也嗟哉君則雖欺未知天之不可欺而歇之得禍在此矣當
日李園使其妹說于歇前曰王老而又乏嗣妾則有娠而人
莫知若以妾進于王幸而生子則君之于爲王矣園言至此
歇則邪心頓起而貪子之爲王未知子爲王而汲乃及于身
矣園恐歇言之不謹而致事露頓立梟心刺殺歇于棘門之
下而盡滅其家嗟嗟亡楚國者園也滅黃歇者亦園也斷以
三尺法寸磔以謝楚之先王亦不爲過至黃歇受人託孤寄
命爲國重臣早能裁以大義雖百李園鼠輩何足爲患歇既
包藏禍心傾移國祚則其罪百倍于園不死國法而郎死園
手天固巧于報之以泄其毒萬世清議歸獄于歇園又不足

李圓殺黃歇論下

黃歇之被死于李園孽由自作蓋歇爲重臣知王老而無嗣
不廣選良家女備嬪嬙以求嗣續而以己妾進王固已瀆矣
況又知其任身而故進之乎當園之使妹說歇園自爲富貴
計非爲歇計也迨園之富貴成而計遂則于歇之身家乎何
有園何險而歇何愚也夫身居相位託孤寄命大節不奪軍
國重事一切皆裁之以義園之陰謀焉能至于我前哉惟歇
向包藏禍心欲篡楚國此意早爲小人女子所窺故妾之言
得至歇前正合歇夙心耳嗟嗟歇欲盡得楚國乃至反失其

身盡赤其族實有鬼神指使其間被殺棘門固天之巧于報
亂臣若歇之大義正則園之逆謀不行然則園又何足論哉

交阯議

交阯之議就爲是曰張輔之議爲是交阯自漢唐以來世爲
郡縣皆有名臣治之非如雲南至元始入中國其不可棄者
一也宋氏不競始封安南特因其舊非已得而復棄今設官
分牧垂二十年棄之適足損威不足示德其不可棄者二也
楚莊王討夏徵舒復封陳是時罪在徵舒陳自有後今陳氏
子孫已盡因交人之情復郡縣之制原非利其土地若云興
滅繼絕不應封植黎利以自斃其不可棄者三也小醜陸梁

兵迄不解非兵不足用而賊不可滅也咎在將非其人張輔三平交阯已有明效及黎利之起則不遣輔而用他將所以屢敗柳升既死輔固在朝非無將也使輔復出則必能辦黎利其不可棄者四也勞三朝二十年之經營廢于一旦王者舉事爲而無成何以示後其不可棄者五也堂堂天朝喪師失將而甘爲城下之盟貽笑蠻方其不可棄者六也楊士奇楊榮之言曰交阯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此尤爲不知變者必若邇而論之則太伯始立勾吳兩粤甌閩至漢武時乃闢自有天地風氣漸開聖王教化何爲獨遺此一方民其不可棄者七也光武謝西域亦謂不開邊隙非廣已成之功漢

棄珠厓唐棄維州皆末世事不足爲法其不可棄者凡此嘻交阯初定之日張輔良將而黃福良吏也使輔得世守交阯死于正統十四年而佐以福漢唐之盛可復也若之何輔既不用福亦召還成祖既失之于初宣宗復成之于後棄中國士大夫于異域而君臣自鳴盛德則二楊諸人之過矣

萬授一日俱有處分非空空論理之詞

金赤蓮曰假漢人議馮奉世諸篇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會稽馬用錫校

餘姚邵廷采

田賦畧

粟米之征出于田力役之征從乎人井田不可復久矣但準什一之意以取賦酌公旬之法以徵役令猶古也　租庸調三代以後之良法也楊炎變爲兩稅其救弊非不善會朱泚之亂貨輕錢重賦不加而民增困或以咎炎天下所以無任事之人也　賦役二也合而征之民不堪今南北異宜丁并于田北弗便也南胥便之然而田之累滋矣　漢武之不爲秦皇也以霍光承其後也霍光師文景者也　唐之分崩離析也由宇文融括羨田逃戶始也至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民安所措手足乎會昌大中間買商人田不移戶州縣不敢徵或以貲田之方圓曲直書主名四至如魚鱗相比爲之圖其田之訟質焉冊以戶爲主田各歸其戶而詳其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爲之緯而賦役之法從焉又掄廢戶糧之以傾中原而唐遂亡矣　奪富人之田輸官與貧民令諸民平使民與吏通財而欲無鞭笞掊克難矣故王莽之王田王安石之青苗不可行也　重農之外無生財其本在節易卦六十四爻師節焉水入土中則田畎澮爲澤則不溢節自上先不傷財不害民貧國可富弱國可強雖楊行密之于淮南也嘗用之矣　將亡之國必更制賢役道之公田是也注意財者恒失民身于何有而況財乎度其後也自悔之悔之何嗟及矣　天地之不能安于質也變貢織文青貢松石徐貢蠙珠揚貢包柚君人者安坐而有之易樂也堯舜五采作服天下文明允執其中如水之流而得節成湯接之不邇不殖亦以建中于民故夏商之治號爲忠質歷戰國至漢而敝化奢靡以蕩陵德其時董仲舒請損周文致用夏忠夫用忠師禹之克儉儉節道也能節則天地之氣留然後可以賦民役民而非厲痛乎蘇軾之言曰臣至村落訪問父老云豐年不如凶年凶年縮衣節食猶可以生豐年舉債積欠求死不得每以夏麥既熟流民不敢歸鄉爲人上者可不念此乎　明初有魚鱗圖黃冊圖以田爲主遣使者集者民戶多者爲糧長部運至京往往得召見對稱旨或擢用其恤民寬課深厚之意如此然憤張士誠久不下遷怒吳民籍豪族田沒官而按其家私簿爲稅額遂爲三百年進厝嘉靖中歐陽鐸撫南畿督十郡糧儲曰吾獨庶蘇松常蘇賦當天下半即不充如國計何既而曰昔周文襄忱據田以行法吾當權法以補田乃計畝均徵比其輕重殊絕者稍以耗損益推

移之請推收田者從圩不從戶田從丈人爲丈令民歲以田出緡錢雇役裁省郵牓濫費名額一法于是糧雖不減而得均於乎法井也人牧也舍牧而去井故在爾安得長留如恍如鐸爲蘇撫隨方設施王明並受其福也哉荷有聖君賢相奮然除去重課俾數郡之民與他省均被覆載豈惟上感天心亦明商廟神靈所亟悔而待其人補救者也萬歷七年張居正請蠲免帶徵錢糧報可八年又行丈量法大均天下之田詔曰所爲均賦者用蘇民瘼非盡地利求增稅也時府州縣以丈量殿最清強忠愛之吏竭心奉職請方田法令明具人習步算而畝稅均而貧羣罷敝假手吏胥苟以報完爲事

亦不少又養交沽譽多饒貴勢苛貧弱山谷湖蕩之田歲收下下槩以一則均之求其能奉明旨導恩意者什不一二焉迄榮禎末兵革困棘驟加三餉民逃亡爲盜賊東南財力殫盡而山東西河南北之地雖欲征無可征者夔時忠國之士嘗目言之而上不察也長國家者鑒于唐與明之亡其亦惕然知天命人心所依無事聚斂以剝民自取剝牀之害也哉

戶役畧

古者井田之世死徙不出鄉是以風俗淳樸上下親安自井田制壞始無定居六國既滅海內悉爲郡縣民由此大遷秦戍長城漢徙豪傑實關中其後水旱踏流盜賊越鈔元元嘗

然喪其所依惟刺史縣令賢則戶口倍增故曰民猶水也得土則安君爲之土民不疫矣　其使之也有道春秋非時而作必書周禮使民任老事食壯食公旬豐年無過三日爻丹待養復其子孫蓋于用民之際慎矣哉　漢制算更二賦及口錢武帝時役民歲三日受役者年不出五十雖征伐四荒猶爲輕平自長安王莽赤眉之禍重以涼州董卓催汜天下分崩民生其間無所鴈扇三國甫定迄于典午而天亂晉元遷國江表民之從而南者謂之僑人並取舊壤之名僑立州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多爲王公貴人左右佃客率無課役桓溫秉政以人無定本傷理爲甚乃以二月庚戌大閱戶口令所在土斷著之庚戌制時役使無節牽曳離遷人人易處方鎮去官皆割兵伎爲送多者至千餘家方又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抑良人以相充補故以十六爲全丁十三爲半丁咸備成人之役後義熙中劉裕亦表依界土斷流寓多被并省元嘉時至課米人六十斛及蕭齊初民避力役生不長髮便謂道人抱子并居竟不編戶公違士斷流亡不歸

隋北伐瀕仍揚徐皆丁三取二遠州悉令上米準行人五十斛而就役如故民生之困未有甚于六朝者　唐制民年二十爲丁二十六爲中六十爲老太宗生眾至永徽亟三十年戶口纔三百八十萬又百年天寶始如隋氏之數元和遂止

戶百四十四萬什失其八又自開元政玩死遊戍者貫籍不除王鎔以其隱課按籍責三十年租庸至德後富人丁多者多方規避獨貧人丁在是以天下殘瘠蕩爲浮人地著者百不四五楊炎并租庸調爲兩稅庸錢已在稅中至宣宗大中九年復立差役簿是既稅之又役之民挺走險其何足怪

宋制以衙前主官物里正督租賦或禁運官物往往破產冶平中京東有父子二丁將爲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當求死使汝曹免寒餓遂自縊而死又江南有嫁其祖母與母析居避役者又有鄰田藏戶等者神宗閔內藏庫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求逾年不得歸重傷之王安石倡議古者斂民賦以祿在田民不苦役而官得人爲用漢世孝相之子然且戍邊故苦樂齊而役均今鄉戶偏差不願保甲敝一夫執役舉家失業品官家皆得賜復而細民重困宜總州縣應用雇直多少之數隨人戶貲產高下以差次出錢屏充役者在官名免役錢其坊郭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取足用雇直而頗覺其數增三分爲水旱缺乏之備名免役覓剩錢如此則官有錢以雇役而民輸錢訖,即弛然退自力于爲生更無所施其巧僞其法便詔行之令下之日開封,麗邊衙前數百人民皆相慶節不正用雇直爲額而展斂三分備更祿水旱之用有司乘

此措克羣臣每以爲言元祐初司馬光爲相欲罷其法蘇軾言于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爲奸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藩鎮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復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以農民出錢雖于出力者令定差不願身充者聽自雇代而衙前重難如舊剋期五日而免役之法竟罷給事章惇作相復行免役馴至南渡差雇雜用役愈不均 乾道中金華松陽民汪灌等首倡義役度其時里正一歲之役長短相覆,費可三十萬自實其貲三等差定役籍衆割田公之以其粟佐當役者役先後視籍田多寡,視等他日戶升降則告于衆而進退之歲三月衆畢會擊羊釃酒酹里正以授新里正名之曰義役約成頗爲有司所沮任以爲必可行竟三十年俗大歡洽時葉適爲令愧之曰民誠義吾有司之不義甚矣自是所在推行而御史謝諤言當從民便不願者差役如故朱熹亦謂義役固善恐踵之者不能皆善人則豪強把權役戶反不得以安其業矣然則法無全善存乎其人卽戶役一事可見也 明初人戶以繪爲定戶三等曰民曰軍曰匠民兄弟出分及贅壻養子隨宗

聽異籍惟軍匠有清勾以異籍爲規避年十六日成丁成而役六十而免婦女若不成丁不役役三等以戶計曰里甲以丁計曰均徭上命非時徵曰雜泛凡役法以一里百戶分十戶各值一歲承徵役又五年充里長甲首其明年爲經催後遂用爲糧長皆起于役與田賦不相及祇應槩子弓兵等供以市民僉充不役富人凡額外科率錢一文擅役夫一名則上罪配流已而法中弛專論丁糧通計差役難易輕重之適自極大至極小造鼠尾冊按丁糧多寡以次填編不論里而單下戶得寬其後公私百費官不能辦乃復計畝年里甲戶丁分爲十二總按月祇應曰值月庫州縣官下至簿尉各以坊長值其衙凡官司外出賓旅經由夫馬供帳飲食畢取給百姓于是里甲與十甲均病矣其均徭部解上供金銀庫倉戶收支皆有留難本境有驛站水夫馬匹而均徭病矣糧長兌糧本色有斛面折色有火耗初值役有拜見初出官有銅鑼花鼓旣部運有馬匹鋪張餘東背需索不在是而糧長又病矣于是議行一條鞭法以爲輸甲十年一差出多易困不如條鞭每年續辦間少易愉均輕重通苦樂于一縣十甲中民如限輸錢兌諸部運上金銀庫倉戶斗給糧長秤頭斛面凡百役所供及諸遞運夫馬俱官自支辦畧仿宋免役意嘉靖末都御史龐尚鵬奏革天下郡邑庫子而都御史周如

斗撫江西力主條鞭議以土制可之乃通計里甲均徭驛傳民兵以隆慶初盡六年爲率總合用銀派之名曰差輸銀于官官給銀募人法初行民釋重負行之十餘年而法又弊前所役坊里長糧長獨其名罷其籍故在里長之值年經催之部運實有不可已者其初法嚴令其時上下約束精神振勵後稍怠矣銀錢入官非篤廉之吏不無消蝕卒有部派軍興必且陰陽其術別爲名項又山谷之民畏官憚事雖條鞭行坊里祇應如異時獨易十二總耳八班改值月爲值日爾萬歷十年後里甲廢業與嘉靖中畢無異益以礦使四出閭里駸然西北窮民依食驛站崇禎初裁之以致盜起節小費而釀大患雖禍敗之原不盡由是然涓涓不絕流爲江河其始也節所不當節其究也自增所不當增事勢各殊而歸于斂財悖入之章同以知通達國體難矣固諸臣謀國之不詳亦不能爲賢主諱也

國計畧

漢初接秦之敝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蓋藏高祖于是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田租十五稅一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文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屢赦天下田租三十稅一武帝患幣之輕

始鑄白金造皮幣思商賈之重而算舟車告緡錢費用無制
昭帝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皆對願罷鹽鐵酒榷
均輸官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安邊足用之本不
可廢于是乃僅罷榷酤元帝用貢禹言詔太僕減食穀馬水
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予貧民罷角抵諸戲量減宮衛以
寬徭役免諸官奴婢廩食乘輿代關東戍卒成帝時天下亡
兵革之事然俗靡侈不以蓄聚爲意至于哀平百姓貲富雖
不及文景戶口滋盛矣光武有見于昆陽之勝故兵以少而

精有監于武帝之奢故官以簡而當有徵于新莽之碎故賦
以薄而贍當軍興調費之後而身致富庶明帝卽位民無橫
徭于時東方旣明百官詣闕威聖侯家自相馳驁車如流水
馬如飛龍章和惠養相仍壤土日闢及至桓靈營作盛于內
西羌畔于外阿母常侍賞賜不貲遂開西邸賣官每郡國貢
獻先輸中府名爲導行賈又作列肆于後宮使采女販賣帝
親養商賈服從宴飲爲樂昭烈入蜀約事定府庫百物悉與
士衆及拔成都軍用不足劉巴請鑄大錢令吏爲官市數月
之間府庫充實晉武不節物流倉庫女德無厭服玩相煇于

是王武子石崇等役財奪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初蜀
不可禁琦爲度支請皆歸大盈庫主以中官是時天下戶口什亡七
中尙有綿四百萬匹寶珠金銀百餘斛蕩陰返駕棗桃在御
隻鷄以獻用布衾兩幅裹錢三千以爲車駕之資元帝渡江
爲人主私藏有司不得程量多少德宗時天下戶口什亡七
八所在宿重兵費廣悉倚辦劉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

無由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繼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爲辦集衆務在得人必擇通敏廉善之器司之具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出一言其官屬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前無敢嬉給又以爲丁口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于豐處賣之知院官端見不稔先申至某月須若干蠲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由是人戶蕃息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一百萬季

年乃三百餘萬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及楊炎變立兩稅法民力未及寬而朱泚田悅等叛用益不給借商茶算之令出晏亦爲炎所譖害議者冤焉德宗初年厲精楊炎請出大盈內庫歸有司即日下詔從之生日不受四方貢獻李正已田悅各獻錢三萬正悉歸之度支天下欣然迨後轉務苛刻澄原兵反倉卒幸奉天猶于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請盡出賜有功散小儲而成大儲不能用也及朱泚既平益鬻意聚斂競進裴延齡馬方田諸役並作號爲新法古陂廢堰悉務修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增茶鹽之額設措置河北便糴司多積糧于臨流州縣以備饋運天下騷然而安石持家宰掌邦計

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有司不能承上意卒無所建明神宗嗣位執政以河朔旱傷乞南郊勿賜金帛司馬光言救災節用當始貴近可從王安石引常袞辭堂饌粗合此意今欲理財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並作號爲新法古陂廢堰悉務修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增茶鹽之額設措置河北便糴司多積糧于臨流州縣以備饋運天下騷然而安石持家宰掌邦計

之說一以周禮行新法與三司分權凡歲賦常貢方歸三司其摘山煎海坑冶榷貨戶絕沒入之財皆歸朝廷外則分建二司民間常賦酒稅以歸轉運而免役坊場河渡禁軍缺額地利之資悉歸常平別號朝廷封樁運入京師更立庫貯之三司不得與焉于是天下之財始分爲二建炎軍興東南歲入不滿千萬呂頤浩始創經制錢孟庾又創總制錢未勝非增月樁錢又有板帳錢紹興末年合茶鹽酒算坑冶榷貨雜本和買之入凡六千餘萬緡半歸內藏而于時雨浙福建苦板帳江湖苦月樁葉適條奏痛言其弊迄于宋亡曾莫之改政是時天下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府州縣實在官民田土共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戶九百一十一萬有奇丁口五

千三百三十三萬有奇實征夏稅秋糧二十六百六十九萬有奇自古罕盛焉正德逆瑾用事政由賄成其後佞倖益雜賦亦貴農摧末遺意後世既各設名額取之是紛紛者復何爲哉然則安石之法固桑羊劉晏所不道而月樁經制又安石所不道使剝民奉君汗吏利其便已也而不去其籍曰吾有所受之也是誰階厲也

有明宗祿養兵靡子之費最鉅至郊賚歲幣視宋省矣洪武初山西惟晉府一王祿米萬石嘉靖中至八十萬石他藩可知也初時天下武職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中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官八倍之文職又可知也昔太祖閱內藏慨然謂侍臣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積爲天下用國家無事封賞之外宜儉約以省浮費成祖仁宣躬慎儉德國用有餘至英宗邊患浙與川兵南方疲耗中國內帑故儲金十窖爲邊備景泰頗事浮濫以金莖金錢擲賜近侍取其閒笑英宗居南內聞之嘆曰累朝之積其盡乎甫復位往視則金具存唯缺一角旋節他費補之及成化中太監梁芳韋興用事十窖俱罄上以責二豎已而不悅起曰吾不與汝計後之人必有與汝計者蓋指東宮言也孝宗初立馬文升首疏言愛民節用必自內廷始請罷營造裁冗食革濫賜以蘇民困上躬親庶務勤于講學優接下之禮戶部尚書韓文悉心釐盡湔除成化敝政是時天下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府州縣實在官民田土共極工麗又徧營皇莊跨州連邑于是中原盜起村落巨壚自卅造軍器加織蘇綺豹房僧寺鎮國延壽凝翠太素之倫窮出師實犒費太倉銀二百餘萬而上巡遊無度不以國事爲意戶口賦稅由此減耗孝宗之業喪矣世宗繼統天下拭目觀新政然喜崇道教宮觀齋醮費由無經重以北備倥傯答南拒倭人時宰貪掊慮洞日甚穆宗即位問戶部京帑貯金幾何足備幾何年尚書馬森奏太倉見存銀以今數抵算僅足三月見存糧支二年請崇儉約復奏祖宗舊制河淮以南以

四百萬供京師以北八百萬供邊境一歲之入可供一歲用後因邊庭多事一變有客兵年例再變有土兵年例累增至二百三十餘萬屯田十虧七八鹽法十折四五民運十逋二三悉以年例補之在各邊則士馬不加昔而所費幾倍於先在太倉則輸納不益前而所出幾倍于舊邊境安得不告急京師安得不告匱請乘朝覲廣集眾思條議經久之策報可乃遣御史分行直省清查糧課御史亦無所施爲惟將各省官儲悉行催解致天下庫藏空竭荒饑無備徒滋搜擾大學士張居正疏曰是國用未充而元氣已先耗矣昔漢昭承奢敝之後與民休息行之數年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征求于募儉非不能也多欲累之也汲黯二言決之矣迨其悔也封丞相爲富民侯則人知上意矣彼秦隋者噫乎後矣　趙

文景之富以勸農鑷租庶王政之遺意乎孝武之大略其過爲搜粟都尉令民爲代田一畝三甽歲代其處得穀常多于恭儉非不能也多欲累之也汲黯二言決之矣迨其悔也封丞相爲富民侯則人知上意矣彼秦隋者噫乎後矣　趙

論上下困敝崇禎末年爲戶部者束手無策以至于敗

農政略

甚貧之國可使富甚奢之俗可使儉甚貪之夫可使廉貴五穀而賤金玉則三者均得之　有君天下之權在于示天下以意貴粟之道在以粟爲賞罰以粟賞罰則人知上意矣秦之強也以耕戰也隋之富也以倉庾也未聞金玉可以富秦之強也以耕戰也隋之富也以倉庾也未聞金玉可以富者深壹城之餓可鑒已故五穀能致金玉金玉不能致五穀

文景之富以勸農鑷租庶王政之遺意乎孝武之大略其于恭儉非不能也多欲累之也汲黯二言決之矣迨其悔也

封丞相爲富民侯則人知上意矣彼秦隋者噫乎後矣　趙

過爲搜粟都尉令民爲代田一畝三甽歲代其處得穀常多其旁田畔一斛以上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二千石迭令長三老力田從受之又教民無牛者以人輓犁自後邊城起居延至河東弘農三輔皆便代田用力少而致穀多任延得其意教民牛耕以開九真之田　龔遂爲渤海黃霸爲潁川召信臣杜詩守南陽皆治陂田課耕牧養雞豚種樹韭蔥安初關中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閒本土全盛企望思歸寡貧窮獨孤皆有養贍此士君子之道行于一國者也王丹者家居好施與周人之急歲時察其強力多收者擣酒殺從之務但責成撫按以後唯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獲寧也自居正沒後政歸叢脞礦稅之使四出風勞之其隋者恥不能致丹無不力耕此行于一鄉者也　建

俗日益靡壞邊兵額增驕惰不任戰于是初加遼餉又加練

無以自業衛覬議以爲鹽者國之大寶喪亂以來放散令宜
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給歸者勤耕積穀于是
關中豐實黃初中京兆太守顏斐以民無車牛令朋月取車
材轉相教匠養猪投貴賣以買牛後皇甫隆爲敦煌俗不作
耬犁及不知用水隧乃教之歲終率計所省庸力過半得穀
加五西方以豐　江南多水田宜秔稻也江北多高田宜菽
麥粟也五種之入各有土矣宋太宗詔民雜殖以防水旱爲
利周矣　置農師襄農事本務也苟非其人徒滋擾矣宇文
融亦勸農使也　旱稻之種來自占城宋祥符四年始也穗
長而無芒粒差小而不擇地而生今其利且徧于荊揚與日

本之木棉同爲萬世賴焉宗愛民之心所致與　仁宗詔諸
州旬上雨雪民流亡十年者其田聽人耕三年而後收減舊
額之半自復亦如之後世朝科尺籍募籍催科則愚者不來
矣嘉祐中欲廢唐州爲縣州守趙尙寬力爭言土曠可闢民
稀可招而州不可廢得召信臣陂跡修復之溉田數萬頃盡
爲膏腴假牛犁種食以勞來歲餘流民自歸時患守令數易
察有實課者增秩再任尙寬應詔爲天下倡高斌繼之亦以
能勸課留再任焉　南宋立國百五十年高孝之澤也紹興
招集農民歸業除其租立守令墾田殿最格縣具歸業民數
下鄉鼓過農月晨擊鼓眾皆會及時服田月日且召京師父
老諭以孝弟敦行其勤政如此仁宗監國時屢發官粟賑民
墾田多寡月上之州州季上轉運歲上戶部戶部籍

及卽位詔州縣水旱缺食卽檢實蠲濟其流離田荒者爲豁除召訶伺衛所屯田軍士不許擅差妨其農務時四方奏報雨澤疏故貶廵政司司官有欲送科者上曰祖宗所以令奏雨澤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爾今貶科中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如此則徒勞州縣何益哉自今其亟封進資朕親覽嘗誦聖夷中鋤田日當午詩以教宣宗宣德五年張太后謂陵民老稚滿車下太后顧謂上曰國家宜輕徭薄賦以存恤爲務自古帝王保有天下傳之子孫者惟能安民爾過道旁民家召老嫗問所業安否應對實樸如家人喜賜之鈔鼎有進蔬食酒漿者親嘗之以示帝曰此農家食也當知之既其奏洪庸士也變爲改折豎屯之意乎屯者貴得粟不貴得金漕東南之粟以備西北不終日之計也一夫橫于江淮

斯大勢去矣商屯不可恃經遠謀國莫如兵民屯之善者也以其時與力來而田常在官明開中之法商屯善之善者也兵屯須授之以時亟而呼之戰不可也既而奪其田不可也兵屯須授之以力弱也自是而後籌軍食者無不講屯政矣民屯須授之以地力是也常平倉之名自晁

旬大雨蓋萬慮初政勤民省已尙有可觀焉　屯之名自晁錯議募民屯田徙塞下始也天下有不耕之田而始有屯趙充國之屯金城也以屯爲戰者也張祖任峻之屯許下也以屯供戰者也充國其近于王平王者不言戰伯圖不慮貧敵有人焉未可以戰則且屯且守以俟時鄧艾羊祜之于吳蜀也自是而後籌軍食者無不講屯政矣民屯須授之以力管子曰守國者守穀計然曰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大饑聖人知天地之反先爲之備周禮三十年之通制用常有十年之蓄天子諸侯春秋補助下至公卿有祿咸取陳食農人不待饑而後糴賑自遠狩遞職廢井田壞天下之民聽其自生自死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雖蠲租賜復而貧弱不與有心者無運世之柄第可隨時補救則積貯爲急平糴之法起李悝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使民無傷而農益勸莫如平糴所謂任地力是也常平倉

之法南耿壽昌漢宣帝時穀石五錢農人少利壽昌白令邊
郡皆築倉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貴則減價而糶以利民
名曰常平後世用之義倉之法自長孫平隋開皇中平奏令
諸州百姓當社共立義倉秋成量上中下戶勸輸粟麥委社
司收支歲饑以給社人取之民薄給之民近有常平以平價
而又有義倉以行賑唐貞觀中戴胄亦請行之廣惠倉之法
始于宋嘉祐二年樞密使韓琦詣無辭沒入戶絕田而募人
耕收其租別爲倉貯之給州縣郭內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
者王安石用事以常平廣惠之羅本爲青苗錢蘇轍爭之司
馬光以爲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倉之害尤大安石
嘉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每年斂散取十二之息積
十四年以六百石還府得息米三千六百石以爲社倉不復
受息嘉定末眞德秀帥長沙亦行之明洪武元年詔天下府

州縣立預備倉永樂寅德中南直巡撫周忱置濟農倉蘇松
常各貯米三十萬石會是年夏旱盡出以賑猶不足忱與蘇
州知府況鍾等謀三府故運糧百萬石貯南京倉給北京軍
職月俸率六斗致一石獨不可便彼受于此乎若來此給之
既免勞民且節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患矣其聞于
朝從之明年又旱大發濟農米賑貸恤之力也況治中都御
史林俊請募民輸貲入粟補散官贖罪爲常平本又募民各
以私立義倉義學義塚爲三義詔州縣儲粟三年必周一年
名曰常平後世用之義倉之法自長孫平隋開皇中平奏令
之餘計里積穀更以其事最殿嘉靖中以州縣積穀無濟官
用有欲罷之者或以不可輕議變法爲辭乃詔減其額然州
縣大者猶數萬石少者數千石所在取盈有司作威生事反
失濟民初意又斂散失時多至紅朽及當行賑非奏請不敢
擅發隆慶初戶部奏免積穀不如額霞州知州尹際可等三
十六人吏部以非正賦宜差別輕重持之甚力于是官民並
以積穀爲厲而積貯之政不可爲矣靳學顏深計士也隆慶

五年巡撫山西上疏曰國家建都于燕北極窮邊東無郡縣
守在強鄰雖有東濟西秦勢不相及自京師南至江淮無名
山大澤之限強滌與國之資所恃爲股肱腹心者惟河南山
東江北畿內八府之人必耳其人率驁悍而輕生易動而難
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一有所激則視
死如歸八府遇荒則走山東山東遇荒則走江北一夫作難
千人嚮應往事蓋屢驗之然弭之術撫他不過曰恤農以蘇
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骨肉以繫其心而已自故中原空虛
未有如今日者也漢以前有敖倉唐以前有洛口諸倉唐有
義倉宋有常平倉隨地貯穀不專在京師今徐隰德州雖有
官倉止爲寄囤原無存積唐義倉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

稍獨多所謂法令之行自貴近始也宋則準正稅額二十分取一以爲社中歛賑極貧以次及中戶富室所謂恩澤之加白無告始也請下各省以唐宋歛穀之法爲則在官倉者時其豐歛而歛散之利歸于官民有大饑則以賑之在民倉者利歸于民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藏富于民卽藏富于官上所爲南面而恃以無恐者根本在此今之計者不憂穀不足而憂銀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不足用泉貨代之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時不能用論者惜焉

水利畧

天地之物能生人者皆能殺人穀生人者也能殺人者也飽斯殺人矣玉生人者也能殺人者也粥于市斯殺人矣火生人者也田而焚焉則殺人生人者也折而崩焉則殺人是言之天下之金利少矣禹之行水也歸之海而天下永盜禹行所無事也決其害則利興有其功則患作　井可廢也田不可廢水利之事詳焉水利湮患不獨及于田田先受之有天下者天下爲利有一國者一國爲利記曰無曲防則天子之禁也　鎮山鎮川並于西北川之一方也亦然決九川距海隋畎澮距川天地之氣脈通矣聖人之于水也譬指使之耳　是以齊相用管子請除五害先置水官西門不仁不引漳水以澄鄴旁秦鑿涇渠關中富強白公繼之首起谷口尾

入檇李召信臣之守南陽也立均水約溉田至二萬頃鄧晨守汝南用許揚爲都水掾築塘四百餘里累歲大登至若王景之在廬江修芍陂馬臻之爲會稽開鏡湖百世賴之漢之興水利者猶近古也自古言陂之利者有矣未有言陂之害者也晉咸寧三年大霖雨潁川襄城特甚杜預上疏以爲民食不贍當恃魚菜蜾蠃宜大壞陂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宜渠之令饑者謳得水產之饒不出境內利而且暮野食此近益也水去後塡淤之田畝收數種又明年益也往東南草創人稀故得水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陂塌當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水陸失宜樹木立枯皆陂之害陂多則土潤水淺潦不下澗水雨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周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人心所見不同願勿拘牽議敕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塌及山谷私家小陂皆修繕積水自魏氏以來造立盡決憾之比陳浦當補塞者皆尋求徵跡如漢故事豫爲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其功朝廷從之及平吳後預在荊州修召信臣遺址激用濁漸諸水以溉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號曰杜父又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溝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捨南北之全勢焉　杭東南大都會也瀕海水鹹不可食自唐以前居人鮮

少李泌白居易嗣爲刺史穿六井以引西湖之水入城中商
築江堤拒錢塘之潮民乃輸鞾飲湖水矣蘇軾守杭又募
民種菱于湖以去葑湖流益涸六井之源不竭乃再築長堤
開架六橋栽柳桃堤上延亘三十里望之如畫圖人耽其樂
而忘其勞軾之風流嘉政猶也水生人者也非殺人者也淮
堰之壞聲聞數百里則以水殺人矣粲惠王之不仁也

鹽法畧

錢取之山者也鹽取之澤者也山澤通氣錢鹽表裏故齊桓
有官府之利漢帝置鹽鐵之官　天一生水潤下作鹹而鹽
出矣鹽生于水而能生物一日不食鹽則不下實　其戚之
者子不蕃　銅金也其母土也坤爲土寄于艮是生金故銅
多在山母不姤與不得火不成鎔而後成質天地之美具焉
是物也儻不可以爲食然而化居通貨利溥矣　聖人制爲
鹽以佐民之食而用在焉制爲錢以佐民之用而食亦在焉
其佐之者也非主之者也主之者曰穀得五行之氣而生食
之則仁壽而康寧　聖人無事不惠民也曷有錢鐵之禁利
不可散在下也散在下則民爭轄在上則民寧聖人之治鹽
鐵也非私其利于已也以寧民而夾食之也　善鹽者其劉
晏乎商受鹽任其所之而不問也悉奏罷諸道榷鹽錢去鹽

與舊歟同用其用尊矣　鹽之有開中也邊政之大者也以
戶部者也　牢盆之制有二一曰鐵盆一曰竹盆鐵盆之鹽
常不及竹盆其苦異焉本曲直作酸酸之轉也爲甘金從革
作辛辛之轉也爲苦其要歸于鹹水不變也　利不可使不
在商利不可使獨在商私販橫則利不在商引之阻也上受
之故禁強徒不禁老少老少天民之無告者也悉奏罷諸道榷鹽錢去鹽

力徵弛以惠焉若是者不可使獨在商　以鹽課均入兩稅中輸官而弛禁周世宗之仁也河北之人請之世宗許之故宋初河北不榷鹽慶歷中張方平引其事以告仁宗也時余靖亦言臣嘗痛幽薊之地入契丹幾百年而民無南顧心者以契丹之法簡易鹽麴俱賤科條不煩故也今榷之鹽必騷擾民怨矣其後章惇領三司而榷鹽遂爲河北患蘇軾爭之不得也　蘇軾言臣在餘杭時見兩浙以鹽獲罪者歲至萬七千人盜販以兵仗護送率數百人爲羣吏士不敢近今東北之人悍于淮浙一旦榷鹽恐禍未涯然則强徒亦何可强禁乎　解州有二池廣袤數十里得南風水化而鹽熟名曰顆鹽周官所謂鹽鹽也宋世令商人運解鹽于陝西沿邊而禁民食近部青鹽重邊防也商運則價廉青鹽之禁行小人知其一也請改爲官糶民冒法與蓄市矣徒使青鹽得行而以爲彼利也防自此弛矣　吳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未有如明世者也憲孝武三朝其甚者也奏討莊田而民病矣奏討鹽窩而商病矣鹽窩者一名賣窩中商處之以屯于邊招遊民懇荒土築墩臺立保伍皆商財也其令甲始于永樂迄天順成化間三邊粟石直銀纔二錢邊儲大盈自勳戚權倖占窩商商人藉手中納貲多而所分屯之氣息矣葉淇乘息策者也嫉法則貴近始也　孝宗納李東陽之說禁占窩勅

遵撫糧儲官毋阿狥正德改元遂大放決　有貧竈之困有商人之困有小商之困有食戶之困有竈戶之困有竈戶之餘鹽有總催之私鹽　隆冬淡海酷暑熬盆墨面灰頭人形盡變窮窘半菽無復生氣此貧竈之困也　洪武中每引納銀八分永樂中每引輸邊粟二斗五升白龍邊屯每引納銀三錢五分累增至八錢五分并餘費約用銀二兩有奇法一引鹽二百五十觔貼場官私加至三百觔其後納銀于官聽買竈戶餘鹽通五百五十觔嘉靖末復厲夾帶割沒之令歲上割沒課銀多至百萬此商人之困也　商力不能偏致小賈貿引代行至批驗所鹽院不以時掣必俟商舟齊至有守半年不得掣者司以掣下餘鹽分給州縣人戶討日納鈔其後鹽不復給鈔仍不蠲又行鹽之方去鹽鄉或千百里水陸回遠勢不能待官鹽後食而官司所在徵察必責食其遠而價重者不聽食其近而價輕者山谷貧徼之區有數月無鹽以爲常此食戶之困也　竈田于鹽者也給之鹵地與草場猶刀分世業也令甲以官鈔收餘鹽北之農夫辛苦餘粒今禁其餘鹽使不得賣則有窮而死爾總催之氣力足以役諸竈諸竈總催之家傭而已矣場蕩歸其兼併鹽課爲其乾沒總催饒厚甚有羅窮竈之餘鹽爲已鹽而罔利故近場私鹽多出總催窮竈

之餘鹽乃以私鹽抑之總催之私鹽公與官鹽賣之弊慘貧弱劒豪姦義也必弛寬戶餘鹽之禁嚴總催私鹽之禁則出鹽之地清矣　至若商人之私鹽其獘也何商中鹽者也販私鹽者卽商也自鹽院自運司以至于場官皆督鹽官也縱私鹽者卽官也官

有古人權以濟時不可式者昭烈之面百錢是也六朝之荐葉鵝眼綖環薄小濫惡隨出隨壞此衰運亡兆論矣若夫以海之即山鑄錢是天子與諸侯共操柄也錢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故人主之操柄不可共漢二貢之言至矣　其出銅也當奈何禹鑄歷山湯鑄莊山之金皆自山出之者也願獨不見菓宗留之制然非積錢爲本固不能以自行也紹興初造關子召商入中以給軍而商人執關子詣榷貨務請錢止日輸三分之一道路嗟怨至元人用鈔而法愈敝此錢之窮也錢爲母鈔爲子則行鈔爲母錢爲子則不行　錢尚有窮而況鈔乎明洪武初用鈔鈔爲主而佐以錢收受艱滯終廢不行而天下皆用白金國家經賦獨受花文銀并錢法亦且輕矣銀實也鈔虛也質虛不如質實銀約也錢奢也操約易于操奢至于銀錢并用上下遠近齊同以致百物以并輕任聖人復起不能易矣　錢銀各有得失畧相等焉銅性融液月鑠歲化此錢之失也鑛白金而用之易耗而難復銷白金而鎔之易滑而難行此銀之失也二者散之則流通藏之皆無用梁臺城之圍以銀錢易布穀不得矣隋東都之罔至以布易穀亦不得矣聖人去食而存信則本計也　隆慶初侍郎譚綸陳言者謂宜稍厚其直收之銅裕計穴矣周世宗言銅像豈所謂足國富民必亟命鎔鑄而賤銀欲賤銀必行錢法以濟銀之不及夫錢泉也謂其流行而不息今惟欲布之下而不聽佛無以毀佛爲疑此亦裕銅之一端也自其鑄之也不惜銅

輸之上故其權在市井而不在朝廷又識以紀年亦有壅而不通之患請歲出工銀一百二十萬發兩京各省開局設官專督其事所鑄錢即以備明年官軍俸糈兼支折色之用每制錢十文直銀一分俱以國號通寶爲識期可行萬世從前制錢及先代錢悉從民便新錢盛行舊錢又令民得以錢輸官如稅糧起運折色文銀六錢四存留折色及官軍俸糧罪贖紙錢俱從中半取錢如此則百姓皆以錢爲便雖欲強其用銀不可矣從之萬歷初行天下直省一體開局鼓鑄與在所舊錢兼行且嚴私鑄之禁須錢式每百文重十有三兩每文錢有三分撰銅必精選工必良輸部周正文字深明出銀出錢又銀錢互相子母上下交爲灌輸明世錢政之善萬歷稱最焉　漢武帝始鑄白金時征伐四出工作煩浩議更錢幣以贍用而禁苑有白鹿少府多銀錫于是有司言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而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磨錢裏取鉛錢轉薄而物貴遠方用幣煩費不省請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必以皮幣薦璧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一曰白選重八兩圜之其文龍直三千二月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者安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錢更鑄三銖錢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又以三銖輕易姦詐乃更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鉛焉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　議革鼓鑄錢法始自貢禹元帝時禹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今漢鑄錢及諸鐵官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以上中農食七人計之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此自五銖錢起以來民坐盜鑄被刑者眾而富人積錢滿室猶無厭足商賈各用巧智東西南北競利逐末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買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錢也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勿收賣租稅祿賜皆用布帛穀使百姓一意于農桑便議者以爲交易待錢後通雖忘古近本然膠而難行魏黃初二年採禹議罷五銖以穀帛爲市至明帝時錢廢而民競濕穀以充貨作薄絹以抵貴嚴刑不能禁本重穀帛適以輕之乃更立五銖漢之五銖訖世猶用之也

關市畧

使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民者井地之均也使天下無甚貴甚

賤之貨者關市之平也自井徙湮民去一富矣關市苛民又去一富矣迨富民盡而貧民亦并盡天下事尙忍言哉夫自有生民其不能不趨于兼併者勢也雖以聖人爲之君相無可如何在上者封建併于郡縣在下者八家之世業併于豪強雖皆上之失道致然而此固自然之理也故封建非聖人意當此之時其勢不得不分郡縣亦豈秦意當此之時其勢不得不合孟子曰天下定于一此時封建未盡亡已知天下之不歸于郡縣而不止矣然郡縣之利不能復公之爲列國豪強之利有時還散之于貧民以其地近體親緩急資賴甚賤之憂則奈何曰師古者懋遷有無而參以唐劉晏之術周知四方物價而制食貨輕重之權無多設官峻法以滋紛擾庶幾猶三代養民遺意也哉夫晏之才非軼于道要亦救時之良吏也若乃賤買貴賣人主自爲商賈而牟利放錢收息人主自爲豪強以貧民是武帝之所悔而章惇蔡京之爭于護法以取靖康之禍者也奈何而不鑒于此也

刑律畧

刑刑之意尙書舜典禹皐謨盡之矣其法之不與世輕重者曰象以典刑典刑五刑也五刑肉刑也象之云者所謂明罰勅法禁於未然之謂歟若天之垂象示人俾人人仰見之而不犯也至於鼻慝頑暴禁之不可而故犯則有不得已而用刑者矣然聖人猶進刑官咨嗟告誡致其欽恤在易中孚之

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言用刑不可不誠也心誠於好生雖有當死之獄而議緩其死也貴旅之象曰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用刑貴於明明不及遠則無敢折獄及遠而得情乃可不留獄然猶用之以慎以此見明之不可恃也文王大聖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愼又曰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於茲此即庶獄欽愼之心也至于刑有一定之法有法外之意流宥五刑法外意也五刑之疑者則從輕而流宥之故民得以紓其死而並生于聖世記曰刑者侀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欽愼而矜疑盡心之事乎若夫徒流即流宥而死罪絞斬大辟則內刑固在其中盜有累刺鞭朴官府學校之刑則在內刑之外皆輕則也漢去內刑加但去剕剕宮三刑耳今欲全復內刑則行之已久人情必驚咨廢五刑而專用鞭朴死者益多名雖輕而實重金作贖刑此贖鞭朴而五刑無贖穆王移之以贖五刑法之變自此始此固其耄荒之一徵也由此以觀穆王之於內刑用金贖漢文之除肉刑從加笞皆以輕壞不以重壞聖人之象刑其可廢乎自是以後開國之主並惓惓矜慎如唐宗禁鞭背宋祖敕網密皆垂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更胥上下滋弊明太祖吳元年臺察既立按察司將巡歷郡縣乃命李善長楊憲傅瓛劉基陶安等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貪吏得藉手爲奸則以禁殘暴者適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吾與卿而議斟酌之庶可爲久遠之法已而律令成太祖親閱視爲減去煩重頒行死罪二曰斬曰絞斬者殊死絞死而不殊流罪三自二千里至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徒罪五自一年至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杖罪五自六十遞加十至一百笞罪五五十以外無加焉參用金贖不以死罪而本周官八議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可謂至平且愼矣以今之五刑擬昔之五刑其笞杖即鞭朴徒流即流宥而死罪絞斬大辟則內刑固在其中盜有累刺惟貴體刑期無刑之心以致其中字明愼于五者之中無深文苛鍊附致重典則幾于與聖人不悖矣漢之于張唐之徐杜皐陶之徒也漢之寧邵唐之來周三苗之流也又有患者律之外有所爲倒其初亦本議親議貴罪疑惟輕之說而後乃遂貸緣上下其間是例本輔律而反因之析律開奸吏亂法之漸固亦聖人之所禁也孝宗時例繁刑官奏言律條前世相承損益無幾勅令則世自爲格宋人勅重于律斷獄用勅勅中所無方用律昔賢病之國初定大明律後又申明大誥列聖固時推廣而有例例雖非律所該實不大遠于律自可法吏引便已意律寢格不用于是命侍尚書白昂會九卿大

臣刪定盡一班示中外世宗時屢興大獄刑部尚書鄭曉以其職與嚴嵩爭嵩不能奪然曉由是去位詭於嘉宗經撫之獄訌於外三案之訟聚于內烈皇繼統首清大慝諸條次蠲人輕重法稍倫要矣然性嚴威法司多比附重例時倪元璐侍經筵講孟子臣始至于境畢進曰皇上好生洽民惟刑之憺近又恭承恩詔釋理寃滯薄海歡呼然臣見向者所司不循正律每有比例加等之議臣心竊有未安雖律無正條何以但聞比重不聞比輕若云法可意變何又但聞加等不聞減等三代之制夏曰夏臺商曰羑里周曰囹圄獄一而已今兩獄並設俱各填積愁怨之氣上干天和伏望聖慈深加軫

念撤除詔獄則自無冤民矜原註誤則自無滯獄時不能用盡太祖初年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於鍾山之陰命曰貫城言當如貫索之中虛然重賊吏之罪作大誥申誡命國子生讀律令見老子書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惻然痛威閹錦衣衛非法刑具是時天下講誦大誥師生來朝者凡十九萬三千四百餘人並賜鈔遣還之嘗行郊壇皇太子從指道旁荊楚曰古用此爲朴刑取能去風雖傷不害蓋恩念深矣靖難初多殺忠義方孝孺等至滅十族于是始立東廠用內官刺小大事情成化中復設西廠刺事而錦衣衛並爲詔獄是三法司外天子有私獄也自古人君欲其

法之必行始用重刑以束之有所疑畏則任酷吏以詷察之人臣竊權而志于纂君移國於是作爲威福必用重刑始皇李斯欲其法之必行者也故參夷之禍烈焉唐武璽明成祖有所疑畏者也故周興來俊臣紀綱用焉曹節王甫魏忠賢劉瑾竊權而志於纂君移國者也故北寺廠衛詔獄崇焉國頹亡法之徹者不肯易阮大鋮在南都猶用詔獄以陷陳貞慧吳應箕諸名士其後徙倚西南者亦莫之瘳也故省刑薄斂天命人心之所繫前事不遠此貢誼賈山路溫舒之論所爲鬱憤而太息也　漢建安初百姓刁斐生刑不足以懲惡自名儒大才鄭玄陳紀之徒咸以爲宜復古肉刑少府孔融議以爲古者淪罹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其自取故肉刑行焉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挽其俗法害其人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昔糾慚朝涉之脛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君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趨惡之徒莫復歸正風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共布爲世大患難行肉刑不能止人遂爲非適足絕人還爲善耳後曹操以問紀子軫鄧展復申父議惟鍾繇與鄧同餘皆以爲未可復竟罷議曲禮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遊之仇不同國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曰寢苫枕干

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兄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挑兵而陪其後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推刃之道也　唐天后時同州下邽人徐元慶父爲縣尉趙師韜所殺殺師韜而束身歸罪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著爲令後柳宗元駁之以爲旌與誅不得並若元慶之父不陷公罪師韜獨以私怨奮吏氣州牧不加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顧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孤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仇宵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

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韜之誅不慙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襚而誅之所以正邪典而又何旌焉令元慶不忘讐不逃刑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閑道者豈其以王法爲敵讐哉請下臣議凡斷斯獄者不宜以前令從事憲宗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果自詣縣請罪勅復仇據禮經則義不同據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省集議聞奏韓愈議曰律無復仇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意將使

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臣愚以爲復仇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仇先告于士則讎讐者若孤雛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父仇者事發具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于是杖悅一百流循州　明弘治十一年蕭山知縣鄒幹以湘湖事誣前御史何舜賓在戍所逃纂取重囚一罪杖之四十解赴原戍廣西慶遠衛查理在道盜之死圍捕家屬舜賓子競逃匿父友常熟

王鼎家桃匏臥棘寢未嘗脫妻虞有身生子踰年舜遷山西按察僉事已禪印競返匿族父何寧家伏競而飲故人酒言及舜賓告流涕競躍出再拜願復父仇眾從之舜詣省取憑競手鐵尺伺道撲魯仆輿眾二十人杖齊下瞳舜日剔其髮須競拔佩刀斫其左股與舜並項鏁預令何澤二赴闕訟冤鎮監御史會質不得決獨布政使楊峻具由謂律例部民毆本屬長官杖且徒傷而後流折傷而後絞若殿非本管則五品以上官減之減矣今鄒魯已禪印非本管也何競與毋各品以上官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出詞守巡所兩造而已非平人毆五品以上官也所爭者譬不譬耳上遣郎中李時給事中李舉會巡按雜治擬舜故屏

人服食至死競部民嚴本屬長官鴆疾俱絞競不服其母朱
赴鼓院撾鼓復命大理寺寺正曹廉會巡按發治同本縣知
縣就楊槩驗競號呼嘶指血遞骨驗其眞覩者皆哭解人任
覩慷慨吐實出舜賓臨命所付血書於是眾伏左驗無異敗
擬磐造意謀殺人斬競毆傷五品以上官加凡人二等徒三
年其助磐爲惡當充軍擺站贖徒贖杖有差刑部尚書閔珪
議磐罪當獨競宜做唐孝子梁悅例充軍於是辟磐戍競福
建福寧衛正德改元赦歸服衰終其身　萬厯九年武義孝
子王世名復父仇世名年十七時父良爲族姪俊以爭屋毆
死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其輸田議和凡旧所入輒易

價封識後有餽亦佯受之錙銖無不登記私繪父像自帶刀
者韓延壽行之潁川而奸人莫敢入界閭里阡陌有非常吏
輒聞知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鑿楚之憂皆便安
之有赦盜不誅還使察盜者建武二年車駕西征隗囂潁川
盜起郟縣賊延褒攻圍縣舍令馮勤力戰矢盡城陷乃去上
還按行勤向闕處曰此健令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自詣
上請死詔以還勤勤釋不殺聽各反農業爲令作耳目後每
有盜賊並爲褒等所發有設三科募非土以平盜者虞詡爲
朝歌長令捜史各舉所知攻剽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
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級掠伏
兵待之遂殺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簡作賊衣以采縫

彈盜署
豐歲無盜者其食用充也治國無盜者其紀綱立也善人之
注迎屍歸始開孽焉遠近赴弔者載道
何以生爲遂不食而死死之日雲霧昏慘烈風迅雷大雨如
邑令欲白上官曲宥以全孝子世名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

維其裔爲識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漢
世太守統郡兵令長皆得自督盜賊無所牽束而吏士習技
輕盜發但遣郡兵不遠調客戍是以一方有警天下不搖此
其節制之近古也王莽苛細民愁嘯聚山澤州郡不得擅發
兵賊由是不可制時田況上言盜賊所發皆在長吏不爲意
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遂至延蔓今宜固
守招之必降若多出將帥郡縣苦之反甚于賊莽不聽遣廉
丹王匡討赤眉而敗卒如況言其後靈帝時黃巾大亂賴皇
甫嵩朱儁爲將不一年而蕩定漢之得以不亡于黃巾嵩儁
之功而敗于董卓則嵩儁之脩也自漢以後綱紀益隳軍政
不修郡縣之任輕而武臣貪功養寇廟堂不務恤民惟務徵
兵不務練兵惟務搜倒民窮無控盡起爲盜迨翟讓歸于李
密仙芝合于黃巢羅汝才并于李自成而後知閭東都入長
安者卽民也秦二世諱東方之叛則其臣皆以風籟爲言惰
楊廣顧多人而詭則其後益以斬刈爲事亂亡之形古今一
轍悲夫至若盜之變而爲流始自唐乾符而極于明明以盜
亡始終招撫誤之然正德之宜亡而不亡以主雖荒而民不
疲也崇禎之徒存而致亡以主雖勤而民則疲也勤主御疲
民且猶不存而況荒主乎漢之季年郡國皆有兵大將用兵
以制故盜賊破散皆不旋踵惟常侍擅命奸雄乘隙傾移國
祚其亡自上不自下明之季年府州縣無兵諸將鎮之兵雖
多不能用之以制將撫英雄之才唯知跼蹐至于國命愈蹙
征斂愈繁閭閻之間俱鳥獸散其亡自下不自上故曰撫我
則后虐我則仇祈天永命以民爲本也宋建炎紹興之際
亦多盜矣而不以盜亡則有韓岳爲將先靖內氛而禦外侮
盜之來降轉爲精兵而其梟驁如李成孔彥舟者則北走而
歸金歸于金斯不爲盜以金之紀綱立也至正之末方國珍
首亂而不能討益以爵祿縻之于張士誠亦猶爾也故明祖
謂元之失馭以縱非以寬得之矣

凡弭盜有弭盜於未發之先有弭盜於既發之後散穀賑
饑其要領也宋宮弼知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勸所部民
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
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
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
酒肉飯糗慰藉出于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
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冢葬之月日讖冢明年麥大
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前
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腐爲疾疫反相蹈藉或
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
周盡天下傳以爲式王則反齊州禁兵欲應之或詣弼告齊

非弼所部恐事泄變生適中貴人張從訓衙命至詩弼度其可用密付以事使馳至齊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即自劾顓擅之罪此弭盜於未發之先者也唐懿宗時浙東賊裘甫破象山入剡中以王式爲浙東觀察使討之時兵穀少而式所誅適足資之耳不盡烽燧何也曰烽燧所以趨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鬬死則賊至

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此弭盜於既發之後者也有除土盜之畧有除流盜之畧絕其往來道路使不得合外寇平其險阻窟穴使不得復嘯聚焉文升項忠之擒滿四而毀石城是也除流盜之畧遏而防之使不得越度隘而立爲保甲通貨賄以足其衣食立學校以厚其風俗其民自趨于善上均採二人言成化十二年十一月始開設湖廣鄖陽府割湖廣河南陝西交屬地分畫七縣使僉立都司衛于鄖陽以保控之都御史原傑壯其事深山窮谷無不親至宣布德意問民苦樂父老皆欣然願附版籍籍流民得戶十三萬三千餘府州縣並選北境循吏習知其事者爲之鷹御史吳道宏代已兼制三省撫治八郡傑勞勤成疾

紹元建國興中朝爲敵矣明祖之失慮也命鄧愈討定鄖陽

遷卒驛舍其後正德中新建伯王守仁討平南贛之盜亦奏設安遠和平二縣以爲縣治立則民依守令以安獷悍者不得穴其中矣是綏懷久遠之道也其用兵一以節制請無調狼達兵虐百姓卽于諸縣弩手打手機快中縣選驍勇千人厚餼精練以次拔長部隊原額官軍汰三之一專守城隘用所募新兵分奇正進戰卽以知府伍文定那珣徐連戴德孺等爲將帥權以濟事其實經也蓋古者兵民不分文武間合上兵者盡如明陽天下之亂何從而起乎若夫遠乐候譙烽燧盡郊圻固封守前人行事所見殆畧同矣元魏李崇爲兗州刺史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者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傾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無不獲諸州皆效之明正德中許達知樂陵縣時流賊橫行河北連修城濬隍使民家築牆高踰尋丈開牆如圭僅容一人俯入家令一壯丁俟于竇餘就伍聽視鼓旗號令乃設伏巷中洞開城門賊至齊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不敢近樂陵　康熙十三年閻難作紹興鑒盜四起諸暨蕭縣之流直衝郡城知府許公弘勳練鄉勇出禦四日夜不解甲賊乃退時傳有內應城中海懼公令下策也宋殿陽修謂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而其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速必自上流低處而決此其常也夫

光緒　越中徐氏重刊

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復之實難決河非不能力窶故道非不能力復然不久必決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智者舉事擇其利多害少者爲之惟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後以入海則所謂害之少者是智者之所擇也明丘濬著論言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北而東宋迄今則自西而東又之南矣禮曰四瀆視諸侯瀆言獨以其獨入於海也今以一淮受大黃河之全是合二瀆爲一並河州縣其何以支汎清口又合沁泗沂三水逼歸於淮也哉元人雖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者今則一淮受眾水歸無涓滴之漏且清東南粟入幽燕不

由博濟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漕渠乾涸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古今治水要當以大禹爲法禹之導河既分一爲九以殺其洶湧之勢復合九爲一以會其奔放之衝此其準則也賈讓三策甚備然歷代所用不出其下策往往違水性而與水爭利非徒無益反取其害顧又不如聽其自然而不治之爲愈也前代止治河今兼治淮前代止欲除其害今且兼資其用朱子有云禹之治水止從低處下手下水盡殺則上水漸淺因朱氏之言而求夫禹之故益信賈讓上中二策爲可行國家誠奮然不惜棄地不愛勤民舍小以成其大棄少以就夫多使重臣沿河流相地形於下流遍東條爲數河以分水勢又於所條支河旁地堪種稻者依江南法創爲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河既分疏水勢自減然後從下流而上於河身之中去其淤沙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溢出而河　之波不及於陸下有所納不至束隘而河之委易達於海又委任得人因時制法積以歲月隨見長智則害漸除而利日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瘳乎右三人皆博古識時君子也從其近今則丘氏之論尤可用焉余草茅賤見以爲欲河之平當使河自歸河淮自歸淮是卽大禹疏瀹賈讓多穿渠作水門之意也當使河自爲河漕自爲漕是卽禹貢瀹於洛至於南河之

蹟也夫以一河奔流兗冀不能當而況益之以淮是故必欲離之也以一河南北之奔突不可制而況累之以漕是故必欲改之也夫引河而漕比之引狼兵以除內寇嘉靖中都御史劉天和嘗言之故盛其瀦洩不敢引河其次則盛引泌之爲愈若築斷清口置倉場南北岸以車牛轇轕而過則黃流淤沙不至日積於淮揚兩郡之地矣河流既北淮流漸平如是而稍通周家橋高家堰故道以分淮勢而使全淮下於安東海州回徐邳之河稍北讓淮淮盛而河不得淮之助引入衛河以達于臨清天津行貢讓之中策於滄景德棣東昌兗州曹沛諸地多穿渠列水門以時蓄洩務與河相距二三十

里使水來紆餘游漫不至迫溢細則引之溉田大則放之入河又令民間增修畎澮仿古溝洫之制合萬夫之力各治已田愈於集十萬之夫叢治河堤夫河流無常勢惟下之趨所以月徙而南者趨下也第令北方之人咸願盡力溝洫北藉水之利而南去水之害安知其徙而南者不還徙而北乎故謂故道必不可復亦非通論在順水勢之所趨排而出之而已明世治河奏績者徐有貞劉大夏潘季馴然有貞之治張秋也主於分季馴之治淮揚也主於合有貞作治水閘疏水渠起張秋金堤西數百里至濟漯接河淤凡河流旁有不順者堰之築淤柵木實之石而鍵以鐵曰合土木火金平水性永命之論上稽首受昌言曰吾以救世也內斷於心持之三十年然後人紀肇修彝倫攸敘歷世相沿遂成治體成祖世宗師其遺意用壹威權萬歷初年張居正作相天下清明邊陲又安由其力修實政屏卻空文以嚴爲治前後相業未有能越之者自後朝綱叢弊委任貂璫遂養光熹之禍思陵謀振之以英斷而細于知人之明所用非養大君孤立賢親無輔遂以隕祚此後王不能率由之過非作法之有失也然則秦人之與明人用心殊而收效大異者一主于德禮一極夫刑名也明祖鑄刑書之子產也然而猶有遺愛也斯意也孔子表之矣

史畧　浜制

三代寓兵於農故文武不分兵取諸八家之民將取諸公田之卿大夫士凡封建學校財賦役法兵車器用無一不於井田取之民生八歲入小學即教以射御士自天子之子下及庶之俊秀皆可爲將是當時教法未嘗分文武也又春秋田獵講武三年大閱選造之法以文升於司馬是當時未嘗有武科也所以戢戈櫜矢之後勿復用兵天下未嘗無武備洎乎春秋齊作內政寄軍令晉用六卿爲將佐斯則兵農合一之明效及至後代廢井田與兵二一日不給衛而天下遂無兵文臣不擅軍功學校不兼射御學與武二一日不選練而天下遂無將故古之兵可去今之兵不可去使不安復有將之可恃也哉

史器宗藩

能善兵制蓄將才而徒慕先王之懷武是晉武唐穆之失策非明乎天下之勢者也明初定天下州縣邊鎮各設衛所屯戰兼修府兵遺意在京師者有五軍都督府在宮中者有錦衣衛川湖雲貴廣西則置安撫宣慰宣撫長官諸司以統之承平既久不以兵革爲意衛所將士日即弛惰而軍復爲民矣自成祖用錦衣衛詗察內外專捕機密其後每有大臣獲罪輒遣緹騎四出而錦衣將吏僅代一獄卒矣漢唐有事南軍神策軍嘗出平外難而明錦衣衛皆勳貴子弟肉食統袴騎不可用未聞出城與當敵唯都督府改平五團營自于謙以後多重臣功臣提督項忠趙輔嘗將之以平蠻苗至京軍

自古同姓之封周制爲善漢晉失之過而唐宋明則不及焉周之封建地不過百里兵不過三萬諸侯得自治其國而征伐之權出之天子雖有四夷犬牙相制勢不得入漢高懲秦孤立制于里以王吳楚終召七國之亂及主父偃推恩之令行而同姓又患太弱然漢之所以復興者以子孫散在四方不專食祿于宗人也故至東漢之末劉虞在幽劉表在荊劉焉在益猶能分據方而而先主卒賴其資以延四十年未灰之燼自周以來獲同姓之助者唯漢耳唐太宗已建成之黨宋太宗因德昭之事刻爲禁防宗室遂弱明興太祖分王諸

子秦晉齊燕周室楚蜀皆據要害論者徒見靖難之禍遂謂
封建太過不知王府之國天子使吏代治財賦軍民俱不得
擅三護衛僅足自守不足當周漢什一惠宗優柔遇燕王百
戰之鋭與嫡起者比自是以後諸侯帖息高煦之叛嬰城坐
縛霊王招集羣盜謀之十年然後超事不兩月而滅皆非以
分地太過之故諸宗人但許食祿不得立朝任事比于異姓
雖有才畧無所自效是以養成驕闔終不可用至崇禎之末
秦晉福楚皆據形勝之地擁百萬之貲閉門束手揖讓而延
大盜使宗藩苟有智勇收召豪傑以忠義自奮秦王守潼關
蜀王閉劍閣晉王塞臨晉襄王扼江漢百萬之眾可立募于
帳下或朝廷遣一介之使明詔諸王自開幕府徵辟僚佐相
與合從討伐納襄王于周邸起元帝于江東天下事或可爲
也處積輕之勢不能自振奈之何哉竊謂諸藩食祿于宗人
府者當令習騎射詣畧通經術親民事才可爲郡守大將
者即以舉之其願爲諸生則就試于其省聽與異姓同應科
目在國家可以省秩祿之煩而又無弱而不振之患庶于帝
王親親之誼強幹之形兩得之矣

史畧 宦侍

自古宦官用事未有不亡人國者然國亡而身亦不免焉如
漢唐之季是已蘇氏論宦官宦不可擊余謂擊亦亡不擊亦亡

兵數十年而不解延而于萬歷白倭事起將才一變征蠻乘
障之士皆不足以備東南于是倫大猷戚繼光劉顯之徒奮
其材力因事以見才之升降亦運會然歟

史器 太學州郡

三代以後太學之制唯東漢兩宋爲得太學諸生爭厲名節
國家有失則上書言事李固劉陶陳東其最著者當理宗之
末丁大全董槐陳宜中等六人勍全皆謫遠州天下號爲
六君子亦可見當時教法之善矣明之國子監多仕子廕補
士之廢業不錄于州郡者輸粟爲監生故太學人才最劣
當竣相擅權宦官亂政世宗神宗大禮大爭未聞有監生上

言以抒公憤者至熹宗時而請嗣魏忠賢于太學者有之矣
以化民成俗之地爲賣恩藏垢之區宜乎士風日以壞也

漢唐時太守領郡兵郡中偏裨皆隸太守麾下猝有盜賊郡
兵足以制之李固所謂發將無益州郡可任是也安祿山反
顏頴卿以平原許遠以睢陽張巡以眞源令皆能起兵討賊
宋自南渡知府亦當方面之任明專以知府理民事郡縣之
兵遂弱崇禎之末大盜長驅未聞有知府將兵入衛勤王者

郡縣兵皆不足自守于是設兵備設提督設總督官愈多民
愈煩權愈分而事愈不辦致亂之由實基于此郡縣兵權誠
不可不重也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會稽馬用錫校

明保定府通判丹治陳公墓碣

公諱本鎔字君陶號丹治姓陳氏其先弋陽人宋建炎初左
僕射康伯從駕道餘姚之馬潽聞鍾聲樂之命次子祥家焉
三傳至寶一徙今壩頭又數傳巨理以孝聞生右副都御史
克宅號省齋學于章楓山楙嘗巡撫松潘省齋公四子長有
勳光祿寺正次有濟諸生次有孚衡州府通判次有年吏部
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介而有孚二子長啟和公父也公兄
弟三人伯兄本欽以舉人知定南縣而公屢試不上第最後

貢試順天又不售天啟四年通判成都監松潘軍餉松潘羌
地洪武初御史大夫丁玉討平建衛環山密箐爲西徼要害
仰餉他府是時以奢崇明之變餉久不至奸弁陳閏等因煽
亂一軍脫巾聲言將屠城城中人死鬬斬閩餘黨尚洶洶雨
月未定公至召軍頭責以大義朝廷飽餉若等非一日今饑
暫耳若覩富強如播跳梁如奢有在者乎且我來決不令若
等獨死我獨生問者感公至誠已見末滅其黨但譙戍乃大
安布政司迫軍興終不時給公憂甚曰川事堪再壞耶此豈
可久空言塵則以剩集四省商謂曰軍皆有宿負在爾今且
死誰何債者盡更貸諸軍軍生亦商利商如教自後餉訓頗

以此法酌紓之先是官此土者出入張軍容盛騶從動行軍
法公雅儉單隸圍或不能具炊至傭食行縣無持蓋亦不以
屑意由是邊人和輯番漢懷服其年冬東路者多番遮道行
剽主者議姑集熟番以調馭之公獨立議主勦夜擣巢焚其
積儲者多出不意大困縛首亂以降或欲乘勝遂攻丹燕踵
城番公曰彼有備未能窮討也然業小創宜就約數日果來
喜不加兵則競相埋奴埋奴者番法以殺人之人生埋其處
土壓肩使自殪示悔罪松人知公長兵畧愈益畏繕紳追
憶省齋公整飭松潘時殲橫梁威伐嘖嘖公繼先業乃建二
陳公祠紀世勳焉公司獄平不以生殺狗情面上官憎其強

項巡撫朱公燮元特心重之明年外艱歸崇禎元年補保定
通判復司懷來衛軍餉釐剔宿弊苞苴卻絕總督王象乾巡
按棄成章有疑事咸就取決方欲舉卓異會得疾辛居常修
庸脽第無私語訓諸子以立身承家惟在力孝弟培元氣又
言我行蹟遠不逮先人幸清白家聲無墮耳汝曹當念我此
意元配倪孺人生一女適徐宏業繼配葛孺人生一女適邵
邦棣男子四正行正衍正衙正衡年六十七葬上虞竹橋之
塔崗山

外大父陳蜀巷先生墓碣

采生丸歲始從僕夏攜至外大父陳蜀巷先生之家時采母

卽世已八年矣外大母撫余流涕曰是外孫也生而哀越日
直大夫人諸葛八十壽宴設鐘鼓先生與兄儀一先生捧觴
上壽既拜之數甚恭以久諸父肅進宗人外家以次致敬畢
太夫人登坐命工歌梁太素故事越旬又直丹冶公諱日
則兄弟皆白衣匍孺子泣而臨祭卒事童稚不譁宋時方爭
喫棗棗見外大父家門如此亦垂泣知念母氏後四年從先
生學經義遂受左國馬班文康熙辛亥先生年六十四卿石
門授經吳氏歸疾終于家竟無嗣於乎可悼也夫按行實曰

余貢黍之裔漢廣陵郡公準余遠祖也宋魯國文正公康伯
余始祖也國朝副都御史省齋公克宅余高祖也文正從高
祖南渡攜其次子祥節公過姚墟遂家焉請于朝而作譜始
自廣陵公自廣陵公至于余五十四世矣文正公至于余一
十七世矣省齋公至于余五世矣省齋公生郡丞安愚公治
中龍邨公家宰心穀公龍邨公者余曾王父也生庠士致菴
公致菴公者余王父也生別駕丹冶公丹冶公者余父也伯
考曰邑宰曙空公叔考曰庠生鑑空公丹冶公有子四人女
二人伯姊適徐子六趙倪安人出也安人編修小野公宗正
孫女也仲姊適邵子文燦及正行正衙正衙皆諸葛氏安
人出也安人御史東軒公戚孫女也衙爲仲子字嘉仲性好
蒐奇喜禪悅間涉書史自號曰止止山人家在菁江之曲曰

也大兒曰章三歲見飛且鳴于天者而歌所受詩問者器焉
次兒曰愷日授魏晉詩三四章亦輒成誦並以疱瘡告人謂
天乎無罪余何敢擬此於乎天地萬物皆有盡也壽夭達窮
一歸也自今以往吾其無意人間事矣昔陶淵明作輓歌而
程大中自志其墓余皆不若之顧念守先人曰澤寤寐不忘
先朝與師友之傳習冀有知者或鑒余衷先生之自撰云爾
居常大德在家庭侍伯兄如侍丹冶公行已直方能面折人
過亦殷受規諍爲文好孫月峯今文選獨崇周漢以百鍊句
字爲工痛飲說讌時遺事輒潸焉弭下衣冠漢儀至五十餘
假服釋氏巾其時文舉業大有原本門人經指授多用取進
因無嗣亦合于愼獨止止見長背不獲其身之義云外大母諸
葛氏後先生十六年卒合葬丹冶公墓側

士上第潛心性命之學然于諸儒堂室未有入也晚號蚓菴
凡炷香專坐怡然退然不假足于外詠歌彈琴有以自娛年
八十識其檀曰衛武九十五好學日警國人無以老耄舍我
今幸更假我紀半之工是我師矣然則先生之一生殆可謂
不變不倦稱道不亂厲有存者余向怪俗儒銘志動言吏治
日襲黃召杜文藝曰馬班向歆彼其人于斗室陋巷間精神
瞬息不能自攝何取談天拔地不可稽詰之頌爲哉孔子稱
好學曰未遷怒不貳過不改其樂是以操簞瓢聲出金石
蔚爲四配之首官不必蒲昌文不必游夏彼安然翠爲之下
而信其有以兼之更若文饒性度太巨道廣所在聲績並以
德行從化觀于先生古人居可知矣先生諱秉禮字在獐及
聖教昌行四科之傑本由于一戰國後百家殊方取舍異趣
則違德行而爭名實言語政事文學並起而爲患天下薰張

申商南華參同此其明戒是故四者并其學術純美生心施
政並受其福嘻乎顯哉陶公及巷先生德行人也不在言語
之科文學政事亦晉過用于世春秋經義爲東漸所推嘗論
春秋曰傷不疑斷方遂之獄其引經非也其用經之法是也
董江都正次王王次春以後刑尚忠之意指明更化合乎體
元居正道之大原如繁露諸篇濫觴災異下及子政洪範五
行雖亦六經支流去聖人本指遠矣其生平論說一本程朱
其自樞密官扈出判鹽國值海氛內侵逼據郡邑之後反側
內疑人情悸驚談笑而鹿定之訖以無虞引老致政兀酒窗

八十識其檀曰衛武九十五好學日警國人無以老耄舍我
今幸更假我紀半之工是我師矣然則先生之一生殆可謂
不變不倦稱道不亂厲有存者余向怪俗儒銘志動言吏治
日襲黃召杜文藝曰馬班向歆彼其人于斗室陋巷間精神
瞬息不能自攝何取談天拔地不可稽詰之頌爲哉孔子稱
好學曰未遷怒不貳過不改其樂是以操簞瓢聲出金石
蔚爲四配之首官不必蒲昌文不必游夏彼安然翠爲之下
而信其有以兼之更若文饒性度太巨道廣所在聲績並以
德行從化觀于先生古人居可知矣先生諱秉禮字在獐及
聖教昌行四科之傑本由于一戰國後百家殊方取舍異趣

蓋其號會稽人由崇禎己卯科舉人歷順治己丑就嘉興府
嘉興縣學教諭遷國子監助教已亥轉兵部職方清吏司主
事以明年調外得江南寧國府通判視事凡八年康熙三年
甲辰解官歸十四年乙卯年八十三考終于家其孫鉦生鋐
生以采幹從文孫夫婦表墓道采惟古之布衣遊士類嘗裹
貳人達官之墓況于先生我師至其承家孝友之勤居
官臨政之實編摩紀注之盛俱續裕後之際已入家傳銘狀
者鄉邦久稱閟之故不復綴

倪元功先生曰議論自行不填實事大旨歸于好學不倦
詞味醇腴兼有兩漢氣調

陳執齋先生墓表 丁丑

於乎出處之際難矣士不幸遭革命之運迫於事會不獲守
其初服惟有愛民循職若可以免清議者沒沒貴富人而不
返更數十年面目俱易則君子羞之明亡遯荒之盛超軼前
代如方密之熊魚山諸君子皆託于浮屠至于章格巷之徒
既逃其跡旋掩其名下逮繩樞甕牖抱道經不試窮老無悶
者所在多有而老親在堂門戶爲重遺俗蜩沸遑攘肆橫不
得已紓節以應新朝蹕辟洎乎服官臨政和平愷悌使遺黎
得蒙更生之澤當塗猶見儒者之功因時順流爲福匪細詎
謂金仁山謝皐羽外遂無正人端士聲流於後哉執齋陳先

生以孝友諒直之性挺然介立丙戌後割棄舉業專精古詩
文已而有所迫出應試輒爲羅者所得人賀之則愀然曰家
有老母悲負初志耳教諭右門十 載擢知祁陽遷齊東知
晉州皆有循吏聲實卒以墨敗天下士不以此爲先生寃先
生亦不以自愧怡然解官歸修先人之廬而擁書其中朝夕
一編吟批詮錄曰吾彼書生耳得同志者願慮衷焉故人之
子鄧延采執其業請益語及祖父拊膺先生凝眸久之曰鄧
氏有嗣矣教之曰君子古文詞能爲大家必傳之業慎勿近
名近名者名亡邑有宿儒嘗從受史料先生遺書曰某君文
墓位當高置而足下津津道譽似不僅服膺其文者吾所不
取足下着筆宜爲將來徵信而是非倒置可怪也其持論如
是先生豈今之人哉先生自分不能爲羣羽仁山而世之慕
仁山慕皐羽者先生固亦弗之屑也乙亥七月廷采走謁先
生爲道三世之交且恤其貧病以爲力不能振嘆曰吾晚而
知子恐旦暮先入地則子誰可與語者前一月而先生告終
矣采赴哭伏地不能起仲子昕烈請洞鄉朱聲始先生爲墓
志而屬余書碣後於乎先生之恩澤被于州邑文采載于詩
文孝義洽于鄉黨名德信于交遊志已詳之矣特爲原其出
處舉其持論以見先生之不苟同于俗古人無愧有心者自
知先生先生不求人知也夫不求人知而人知茲其所以爲先生也

與茲其所以爲先生也與

馬籛侯曰以出處持論四字關鎖不苟下一語是眞知先生者

蔣節婦童孺人墓志銘

陳芹溪曰命意慨惻詞旨和平有儒家氣象

蔣節婦童孺人以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十一月告終於內寢距生崇禎十三年庚辰年七十矣殞日留命其子申曰吾爲汝家婦未能勤夫勗子以揚先烈惟是未亡人三十年之內茹荼紡緯無廢烝嘗禴祠者乃道之庸汝其無乞志銘貽泉壤羞申頓首受命既三月將葬哀號請於余曰惟申母之幽光潛德不爲希名惟先生之秉道立言不爲諛墓雖遵治命庸

得已乎余悲申之意重嘉孺人之賢乃爲之志曰孺人姓童氏餘姚人考諱可成字集生起家國學同知廬州府事孺人自居童卽以孝聞迨歸于蔣而先姑已沒晨夜悲思既廟見咸婦卽虛受公舉管鑰授孺人孺人視其倉米不盈斛怡然承之無怯容小大內外具有綱紀琴瑟靜好雖雖肅肅此一時也孺人之象爲春其氣安以和治虛受公喪必誠必信既宗雖申等未有聞達而守身事親能體先人之志有子考無咎其亦可以安子地下矣某年月日葬某山原銘曰

孺人生產事公沒而家道益荒孺人獨撫六歲子申四歲子之秀隆然而伏者姚江之坳窀穸定茲于千萬年奉其春秋僕夫婦之執爨操井者此一時也孺人之象爲夏其氣舒以莊蔣氏自太常公再傳贈參政公三世獨子至虛受公乃生二子其長諱煜字屺孫卽孺人夫子也屺孫之弟期孫悅于禰而不娶屺孫生申與坤坤未聘卒故虛受公之子及孫亦以獨子傳申娶邵氏七年而失厥配中間鰥處者又七年孺人輒撫申而號曰四世之傳在汝吾年踰六十倘未抱孫天乎人子此一時也孺人之象爲秋其氣愴以肅丙戌之秋申繼室于潘孺人始有婦矣越一年生女孫且弄孫矣又二年舉長孫申始有子孺人顧之喜可知也申夫婦能事母姑命諾婉婉敬從家雖貧而和致祥此一時也孺人之象爲冬其氣專以翕於乎天有四時孺人之氣俱備矣盈虛消息七十年之內皆身歷之天且不違而況人乎此孺人所以于垂革之日自信其後之必有昌而誡申等以益勉進其前業也孺人生二子其存者獨申申前妻余女也後娶潘君聖生女女嫁太學生張燦皆同縣孺人以康熙某年發邑乘中憲李公題其匾額曰苦節可嘉今考終而事益定三黨咸服奉爲禮宗雖申等未有聞達而守身事親能體先人之志有子考無咎其亦可以安子地下矣某年月日葬某山原銘曰

孺人之孝孫世而遙孺人之貞三紀風高兀然而立者明山之秀隆然而伏者姚江之坳窀穸定茲于千萬年奉其春秋

組豆于不祧

叔父并合葬壙志 庚辰

女巫有跳鬼者喉間嘯嘯啁彷彿人語遠數十年近數年召死者無不至響應聲如面譚自名鬼僊吳越閒尤崇此術云叔父上由先生以康熙癸亥之江西蓋山陰商姓者爲小吏於饒之樂平識先生京師先生攜囊往焉去半年問不至家之人遣信附賈人貿磁者寄饒踰年春大母終垂革叫先生再四家之人又以爲古人嚙指心動饒去姚纔十數日許宜有夢怀自必歸至冬十月得樂平來函開視則商君札遲先生一年不至忽接邵氏家報若其人在倣置然者大爲詫僊讀竟月有巫作先生言呼英名號曰英余與爾母同在中樓久矣侵骨七年於茲矣殛英每念遷厝且招先生魂合葬庚辰九

簿徧覽無先生姓字而叔母厝石堰雨由之峽風車輪轉寒也然宗人有適江西者曾屬之踪跡赴西陵沿富春掠淸安泝檄江而上至于祁門緣饒抵樂平舟與旅舍側有日記註宋猶子也又限于勢力未由探先生死期消息是則絕可痛紀令延英獨子才弱不能爲古人所爲百死莫償余小子延英以故病不起余向讀鹿門茅君趙氏客遊述輒爲酸鼻越氏雲南人萬里出滇二十年不返其子徒跣傳乞于路榜背啼親神感其意遇之江南及傳奇稗說如斯類孝子不可勝數今延英獨子才弱不能爲古人所爲百死莫償余小子延英以故病不起余向讀鹿門茅君趙氏客遊述輒爲酸鼻越氏雲南人萬里出滇二十年不返其子徒跣傳乞于路榜背啼親神感其意遇之江南及傳奇稗說如斯類孝子不可勝

前年爾爲余主里人還越始附以歸余死所江西新淦也因上船頭小遷隕水而逝滔滔之流我能盡乎余生之日卽余死日汝其記之已叔母又號曰吾苦風風凜不可禦也然汝知無力由我矣聲訖而去巫自言不知所云英以斯言告于父而號父曰是巫也非巫也抑巫女也又烏知新淦者父母告爾矣且微巫言爾不將終葬乎遂以其冬十二月二日庚申啟叔母厝至四明石洞英剌血斬石具先生諱字生卒合葬於石孝子碑下銘曰是我叔父之室魄雖不存魂其來合於斯萬年如縷無絕新淦者臨江屬邑隸湖西道距樂平西南又六七百里云先生卒所莫解何由意他往者其說近是

巫之術吾所不道以志極痛附于偕卜策審物變之一義云
爾

吳逸茶日借巫言寫沉痛通篇波瀾起伏在此末只一語
掃去日巫之術吾所不道是占地步處

陶母章孺人墓志銘 戊辰

誌人之墓而期于信而有徵雖古人以爲難也有其不信者
且并疑其所信夫揚人之善于身歿之後而不能信其文以
及于可傳見之者東勿覽而立言者亦自以爲酬酒之作不
足留集中蘗浦成而輒削之然則近世之所爲銘狀如此不
亦舉可廢與余之誌陶母章孺人不然孺人之夫子於余爲

執友其二子嘗授經義而余之妻於孺人又爲侄兩家欣戚
與共余之知孺人也宜悉而爲我友誌其內也宜不敢以卻
于欺丙寅冬余客雪苑陶子寓書日吾妻亡吾入而閨門之
丙失一友焉惟吾子誌之余嘉孺人之名德又陶子所以交
余者孺人之輔爲多其何忍以不文辭孺人姓章氏考諱綿
祚諸生世爲會稽人孺人少溫慎動止有則事父母以孝聞
今雖塾師之側無嚴者矣吾與子幷好二十年不爲不久矣
然子好我而已未悉我之短也見我之外而已未覩我之隱
比歸陶能相其姑主內政迄于今孺人亡之年門以內之事
陶子不知也陶子曰吾今而然後知吾妻也孺人奉舅姑孝
與婦姒和撫僕御有恩宗黨稱之無間言自甲寅陶子館余
于家始至入門增除酒掃拭如也登其庭器具咸備以次列
年四十七子二長文煥娶王氏生四子一女次嗣娶沈氏生

二子居喪能準古禮見者感動以某年月日葬孺人某所銘曰

坤之爲道惟順與貞孺人具之漢不聞聲克寬克勤以相夫子盡焉云亡永錫令嗣

侍左壁曰章法似空向左氏墓志

岡試而曰誌婦德從夫子曰中敎出是永叔家法

五世行畧上

維邵之先出姬姓康穆召康公穆公之後功在周室紀干甘棠及漢青州守休加邑爲邵代有名字世遷難譜宋河南新安伯康節先生以樂天知易齊穗周程孫巖獻閣待制溥屆蹕南

渡家臨安溥玄孫新昌令淯自臨安徙會稽淯會孫揚州都巡忠復自會稽遷餘姚迺德門之清風里于是餘姚始有邵氏邵氏之在餘姚不能與孫王謝三姓次而科甲之日獨盛于明浙東明經取高第者以邵氏爲最邵氏文章勳節不甚傳而吏多清白子孫慎守經術以儉爲師雖累世貴宦而族無富室此其家風之可稱述者也微遡閥遠自仁率親起禰奈之何哉州城壞吏白圈牛瘠土公曰不可是奪民耕也捐俸市牛使贖錢更受版築會饑饑民羣就築食不踰月城完全活復萬人故令嚴運必由海入河患盜出沒又有牧馬累遼則牧場盡荒羣異產輒死公創折馬價輸太僕糧價輸戶部更開水利業民屯種多儲常平積穀諸興除爲用古法人

懋生宗一公宗周宗周生福一公復生生傳二公僴思四子伯珍仲珉叔珏季珂珉生文達文達生憲容憲久並登科第憲容任刑部主事憲久知邵武府憲久子陞官刑部左侍郎而珏之後三世海州公始以嘉靖壬子舉孝廉由汝寧光州同始縣知縣陞知海州李于官海州公之學出兄芭泉公芭泉公諱培字世德以禮記爲經生師江以南言禮記者推餘姚邵氏而芭泉公經義傾縣自江南溟道昆輩皆千里脩贄門人用其業起家十數顧獨芭泉公不得第海州公與南溟同齒師事芭泉公不以家人母弟假借師弟禮既登賢書講業金陵廣陵間奇氣素豪入上公車不利益縱詩

酒任俠天放南溟見而規之遂斂息博覽典故習通政事萬歷二年南溟佐邦政公猶試南宮勸公就選得固始淮西之俗民性鷙悍公溫政威惠兼著在縣七年境無奸盜百廢修舉稍遷海州太息曰吾將以儒術興業勤而功半儒術猶夫人也吾將以吏治興事勤而功半吏治猶夫人也安吾義命奈之何哉州城壞吏白圈牛瘠土公曰不可是奪民耕也捐俸市牛使贖錢更受版築會饑饑民羣就築食不踰月城完全活復萬人故令嚴運必由海入河患盜出沒又有牧馬累遼則牧場盡荒羣異產輒死公創折馬價輸太僕糧價輸戶部更開水利業民屯種多儲常平積穀諸興除爲用古法人

以爲便再越歲方有成緒而公卒時十年七月七日州人哀
思之侍郎陛狀公儒則閫儒吏則循吏而行已本孝友了外
艱家人計出後叔氏可應試公頓足曰誰非人子而作此語
芭泉公死杭州自金陵來奔時倭人內犯沿道充塞兼程徑
進無所避育三孤若已子人言質行似齊魯諸儒此其較著
者也公没七年仲子靖州公舉應天又三年請南溟爲墓誌
葬縣東北十里柳家山配孺人項恭儉淑德後公十年卒玉
子長欽訓次靖州公項孺人出次欽詔欽試欽調金孺人出
靖州公諱欽諭更諱伯棠字克良號廓原高才膺恩獻通大
意爲文書然泳解海州公任固始出禮記一編留授門經學

之傳當在汝由是宗黨間知名萬歷十六年舉應天五上計
偕不第三十二年始就安肅教諭越七年陞國子助教明年
出知靖州又三年而罷官性薄世資善處豐約之際其在安
肅常乏食遺家人書曰吾今啜小米粥有餘飽被蔬布衣有
餘溫迎送棲止有餘適眞見人生事事分定無入而不自得
方爲居易俟命之君子也三十五年復應公車徵卷屬同縣
都諫廉厓陳公房既雋以避形嫌割去陳素嚴介同試咸爲
嘆惜公殊不嬰情助教北雍同官或歲滿當遷代之出外乃
得靖州州交貴州廣西界民猺錯居不可純以禮義法度制
以遺汝曹勉之孫少保鑛稱公用世有本處家有紀寘欲自
說公屏去察政專用清靜緩稅均徭弛禁蠲贖羈獞皆樂業

治無能名巡按御史廉其蹟將上最而公雅澹彌縫有諸者
遂落職洒然曰吾故不諧俗于一官何有將歸隱玉田之莊
老焉玉田莊者海州公所置其田延袤八十頃直窩洛沽海
州公没嘗挈家耕玉田八年及解靖州徑往玉田不之家益
種秫麥且屯且牧穿池養魚以自周贍晚好老子閉精藏息
又知天下將亂欲令諸子分處南北冀圖遺種四十七年年
六十四竟終玉田遺令勿作佛事請銘狀便埋北方延陵季
子梁伯鸞事可法也諸子終不忍奉喪還南葬慈谿二十都
龍山元配宜人楊生三子洪慶洪褒洪化繼配宜人諸生一
子洪襄並稱孝弟恭讓長者采聞之宗黨曰公少時走馬宗
中道上猝遇宗老不及下旁無賴輒假宗老意手擊公公端
立謝父兄教感奮力學讀漢疏禮書常至夜分一老持篲糞
漿飯夜詣讀所餉曰無廢先業聊用相問拜飲盡歡去生平
禮數安簡不修苛節几窗明暇與知交薄飲清談友孝篤誠
不以俗情長幼倫次離隔恩愛家事稟受伯兄母猶人積歲
病攣抑搔扶持靡有衰倦竟享年七十二又樂施務義人有
請乞罄無難色嘗言吾力有限而心無窮其天性仁恕明達
類然也兩任教職一試遠州恥爲俗吏唯勤治稼穡記千非
力不食之義遺書諸子三載守靖未嘗輕擬一辟念留不盡

足生死失得之際絕塵而奔天下人才如公湮廢者當復不
少幸備員公卿司用人權以此爲恨陳太宰有年亦雅相聘
敬云

易菴公諱祺化字品生靖州公第三子也九歲從之玉田習
業北方性行嫌慨靖州公奇愛之以爲類已遂與玉田莊田
勸令務學曰幸登第則沿若田供王父祀事萬歷三十六年
夏上府應學使試大雨試厥皆飛感疾尋卒時年二十四知
交無不悼惋者配孺人翁氏亦二十四任身方七月蹕踊決
身殉曰吾惟之節弗如烈久矣況舅姑在北弱寡婦何恃能
守宗祧殿鳴公使告之曰歸烈婦無子死可也新婦兒有身

關嗣續至期生非子死不後至期生魯公公乃不死魯公公
幼多病百端調護伯仲念其寡孤令無均值宗祠則執議曰
先夫固有子不可霞標管先生孺人祖何書見海公外孫也
有學德禮之于塾教孤飲食言語居止悉規視先生以故魯
公公少成而莊德性深厚弱冠即具儒者家法顧儒人亦多
病魯公公方藥周篤旁及醫學稍起復病病劇輒愈亦若有
鬼神陰相之竟至六十七歲而卒卒之歲孺人有曾孫四年
矣明農黃先生保素諡之曰貞懿而拙修史先生孝感志其
墓明農謂郡母一日之年皆其子一日之所留不然將以烈
問不以貞聞已忠孝節義不同同歸于善善者人之長而世
及楊宜人像而鳴哀焉諸宜人病叩神乞身代殿鳴公配張
氏同齒奉之如姑日吾不逮事先姑敢忘先姑之姒子稱
未亡斷葷長齋念楞嚴寃竟堅固四字未嘗近精廬女冠也
時召尊夫宗賢節窮無歸告均給衣食風示閨範焉
魯公公諱邦琳字林玉更諱曾可字子唯號魯公傷易菴公
之既沒而始生也每展墓悲鳴攀樹號曰靈何往乎哀勤行
路事翁孺人作嬰兒啼笑以娛樂焉用母意周惠三黨賑遺
饑明沒身不廢一姊早寡奉如奉母配孺人孫氏亦時時迎
姊所欲以順適姑意姊歸窒好談說古今閨範異烈事旁及
內典常夜向午孫孺人共伏持驚雖甚倦不敢先即寢其家

法如此孫孺人來歸年十三明年姑病衣不解帶不入私室者竟兩歲姑性喜與邵宗蔆嫗相對飲食爲設牀褥延致燕坐常數人每歲穀登有所施散一唯姑命從聽事太姑諸宜人恩孝隆至太姑喜姑亦喜曰吾兒後不衰矣然公終不以內賢明吝預家政其學出沈管史三先生故牀第之際無私言出語朋友無隱情伯叔兄弟推多均少之外無餘財及南都多故從沈史兩師避隱三溪石溇出與世父積之公賣田積穀以供軍興既而浙東潰奉翁孺人入居甘蔗山中事寧返家翁孺人後六年終公子是感慨歔欷謂二子曰吾生而無父四十餘年微吾母豈至今日不圖經過家國之變視息不服闇不登危如臨如履守身爲大人無長幼罔敢或慢事無大小罔或弗虔至于好學之篤前無所承曠然不搖流俗訾議尤難及云

此世又何求哉承吾志者古今寬廣可自得師勿徒作沾沾舉業爲也公卒在順治十五年年五十一同人祭以文稱其鶴岡公諱貞顯字丘夫魯公公長子也少讀書姚江書院師劉忠正公百韻遂絕舉場一意爲古詩文詩祖空同信陽文友皆宿學名德長者講求古嘉言懿行忠孝大節公輒向往神志超上日益詣進諸老先生咸器之乙酉元年始冠有哭祖鹿門震川尤好王晉江爲人直義效忠敦質務存大體屏去機利之事唯篤孝行奉母孫孺人先意承慈弟欲異居不忍割炊每對鴟咽既弗能止終不及財產腴瘠多寡嘗謂廷采曰孝吾家本也利不可近近利則商賈心世家降爲氓隸其故在此吾猶及崇禎時士人重廉恥羞諱爭細今三歲童子知務侵牟若等必以爲戒切患胃疾體貌枯侵須髮先白康熙九年年四十五而卒臨沒執廷采手曰先人經學不可廢吾遭亂離舊業未卒所錄宋明諸儒王文成書魯公先生遺教行業具矣餘先正古文詩左國史記評節月峯今文選等抄出自吾意雖亦學之支流要當存之毋用覆瓿若更自求向上非吾所及也廷采涕泣跪牀下拜受元配陳氏舉廷采繼配章氏舉行正廷采六月失恃及長喪弗能狀母之形容也哭而問諸父父謂之曰汝母奉姑孝鶉初鳴盥漱立寢門外敬問安否日中視膳如之昏定又如之其容笑言面無以出于中人而溫恭淑順之氣承舅姑而宜室家者竊以爲雖古賢哲不必過也大母則告采曰丙戌夏西陵失守吾家避兵山中翁孺人偕偕吾與汝母兩掖之以行抵一舍始得肩輿吾二人徙從道遇親戚輒面之哭不能止三日乃達蔣舉盜書剽掠時頓連流寓困躓萬狀能不失婦姑內外之禮吾以是知汝母之賢也然遂用憊病致隕其孕又二年生汝轉刖汝之所以不克肖乃見與依乃母則識丙戌之由又曰汝

母之彌留也暆日視我者三日新婦不能事姑奕欲經已凝眸還顧若有所囑余意領召保母立汝于前翹首日以累姑言終而卒年二十一耳吾之撫衛以至于今未有成則汝母之哀不忍汝也汝繼母之姊汝甫三歲繼母之奉吾如汝母其撫汝也如吾及汝弟舉而汝父之愛汝不衰服食居處雖出自吾汝常得豐汝母亦曰吾子何敢與陳氏姊子比家人翕然賢之汝繼母之亡亦止二十七歲汝年三歲耳汝當已有知識或能憶之汝弟不復憶也於乎二母之行事彷彿得于大母之告延采者如此自延采生六月而先母陳孺人卒越三年先君繼娶管于章又八年章孺人卒卒

主

之明日先祖魯公府君卒又明日蔵殯祖載致楹于舅又八年行正以痘殤又四年先君告終自先君之亡至于今年甲子又十五年而大母孫孺人卒祖父母父母兄弟無一人在者大母之亡撫柩躃踊形影單子回念二人手澤猶新曼卿之喪未歸瀧岡之阡難表日月如馳再再將葬傷如之何痛寐無爲斯以知談性命爲虛誣而慕功名爲夸誕大本不立志節奚伸故夢我有鮮民之痛小宛抱所生之恨以古況今其悲殆一倍後生無聞故畧敘先人行事著其內痛之自具

乎篇

朱約傳曰合觀後篇家學世德畧具無休輩先生評云非

徒摭雜乃見孝弟之性誠然

劉序思曰第五章一手注寫血淚從鹿中逝而眞不讓瀧岡阡表

五世行畧下

易巷公同母兄二人庠賓公文學公後母弟一人孝廉公庠賓公諱洪慶字積之志存仁儉約己利物請州公楊宣孺之壬田公與仲弟褒守家僧婁頑入門則山結墟石洞力耕積穀于植竹果數年成林既有儲蓄特置高曾以下祀田三窩餘宴獨孤喪婚嫁讀皆有助先世舊業則頗推諸叔從弟曰吾父遵本雨叉善于勸勞歲出陳贍耕人感其至誠咸不欺

賀軍興徵發率先急義上自有司下及田父樵牧皆道其賢順治十一年年八十一卒子邦榦邦華邦泰並先沒有繼孫三治喪文學公諱洪褒字廷衡承伯兄意撫孤姪有恩後母宜人諸從玉川歸齒少于公十餘歲公與伯兄蒲伏拜謁歲時伏臘慶賀宴享皆拜宜人坐而受之見者以爲難季弟褒初年奢麗近狎客公順母志勿苦禁宜人卒襄在京師公親視其儉葬就加封識一無所取俟襄歸完付其資性恭愛如此崇禎十年年六十三卒配陳端毅守禮生三子邦鑑超舉兆昌孝廉公諱洪襄字六佐九歲而孤才性旁溢諸度曲鏞金石投壺調琴彌不精工已就婚李氏于玉田常往來京師

益謙亂離嘗悉情僞畢改少時浮華之習謙魯公公書曰今
東西用兵當枕戈待旦以效同仇君父猶從事帖括非男子
也又書曰北方游饑三餉並斂天下事可知至甲申國變如
公言順治三年舉順天鄉試■未幾卒葬玉田十六年從弟
洪庚官濟寧同知迎李氏至濟寧一子尋卒無嗣附靖州公
祠祭
鄒氏海州公之宗皆重廉恥謹取與然諸有菁石藴厚家風
而從事講學則自魯公公始翁孺人禮聘霞標管先生因引
見求如沈先生子虛子復二吏先生爲發濂洛關建姚江諸

子之學由是志識開廣操詣日新族人嘉孺人貞德咸曰易
稱六月卦特育于大母孫孺人十易保母乃得乳比長教之
甚嚴故不識俗語及詈人十三四時曾一蹴鞠孺人召之泣
曰若祖父能薄不仕蹴鞠若今才過祖父矣采頓首泪血謝
孺人五世祖爲忠烈公逢高祖宗伯公鋌父
文學君應棐字維舟輩昌同知如汪仲子也少警慧能悉其
家世嘗舉以教子及孫曰孫氏立朝大節吾婿人也何能言
然吾嘗習孫氏之家法矣吾曾祖與伯兄清簡公偉出也太
僕卿大司馬楊忠烈公逢高祖宗伯公鋌父
子二兄之奉後母也朝夕立寢門外定省拜跪出反必告面
如禮楊夫人朝後宮皇后及妃主以下咸欽女範取則焉自
吾歸汝家見吾姑翁孺人之教亦然吾僅能守此以無忘遺
訓也采乎立身貴早要于孝喜怒必以類要于和且平留意
孫薪洵親敬亞于事姑子字其子爲之聘婦采妻父襲公郡
出從甥也待之如孫氏甥故襲公指涎采而言曰舅母賢而
惠我而教孫也有義方是兒率謹必能成立市六歲卽以女
氏焉襲氏亡遺一女又撫之采贅陶氏于會稽不能歸念之
至沒丁卯秋陶氏歸孺人亡四年痛先人之不逮事而蒙法
無所稟式也乃垂淚而書其槩
先君奉大父教甚謹晨夕動定每事稟承嘗注謂孤采曰吾
父訓子嚴若汝父之訓汝不逮遠矣吾嘗自愧不盡子道今
視汝之事吾又不逮吾事吾父也顧吾家世以孝謹相遺汝
父德薄汝宜效汝祖勿效汝父塾課首重經義曰此起家之
本當念先人九原相待無泛迂稽誤時日若立身揚名光大
前業更有進于此者每閱大父書輒曰汝質本厚可與向學
惜汝祖早世所以至此又謂汝近日非不能作道學語正欠

一誠守耳采或稱說偶嘗喜曰吾亦知救持論頗正但踐履
不可不實
從先君出舉門觀鄰僕婦自江北渡南岸舟蕩姊懼采援之
上先君怒曰雖僕婦固女子也而執其手以登乎
陳執齋先生先君執友也與兄柳津弟友上秋澗在石門唱
和友上云某出制義質尊公委備分別封識完固擲還竟二
年無偶泄者於此服尊公厚德而知其他立心待物無不然
也執齋亦嘆息先君忠厚爾不及尊公多矣自惟輕薄悼喪
生平泫然書之
外祖陳蜀巷先生與兄儀一先生性行忠孝每宴集說舉前

甲申事輒俯首淚岑岑下一坐爲罷酒朔望詣家廟中飭宗
法舉子弟非孝者罪祭祀齊衰行禮終身不改故時衣冠兄
弟燕見蜀巷先生必拱手侍命之坐乃坐或遭督過則斂容
立聽父丹治公川撫省齋公會孫也仕通判歸葺廬纔蔽風
雨而已唯藏書數簏以教子孫采過甘家時時見儀一先生
十年掩關於語溪沈氏之南雅堂出而卒讀泫然曰意此是
忘余先祖也孺人姓邵氏曾王父易菴公女貞懿翁太君出
太君年二十四而寡孺人方三歲又三月而王父魯公先生
生孺人幼閑貞淑及長歸孫公縱葬親黨咸嘆息曰庶見禮
宗緊太君賴孫氏自蒙泉都御衆以來家世鼎盛孺人侍兒
盈十顧事其姑太君奉匜沃膳不以藉手磨躬承唾沴敢遂
采少年失爲人兄之理正弟三歲喪母半依外祖母于甘氏外祖母諸葛氏上虞人

專尋而姑沒夫亦傷逝孺人時年三十與伯姒各撫一孤恪持門戶內外罔有問言其教孤不忍叱笞有不率則潛焉淚下不語終日孤寤號謝乃復飲食洎兩孤婚娶各畢始就分異諭其孤曰慎無懷私小傷大本自求成立故田取磽者廬敝者僮癃者器窳朽者薛包故事在汝則也學于佛識葬歿壇經之祕自孫公亡後洗粧疏布設齒蔬食曰未亡人宜爾敢踰儒家女誡乎子婦姜亦賢孝克盡色養閨閤之內不聞聲語以故孺人於家事一無所問卒於康熙十八年二月十日年七十四垂革悉屏醫藥曰吾得正命安以草木之滋爲哉但起薰盥端坐而逝二子長先葬即婉仙次先棄殷出蔡

三子竝早世棄二子采叔母孫祖姑女也漸毋教事大母孫孺人禮孝恭謹俞諾進退定省操作舉以法鳴呼繼之者難矣

叔父天章先生曰節孝相傳家法具備可入小學外篇人家後生知得如此一二分方能受益

擬曾祖母翁太君入紹興府志貞節傳

明餘姚邵洪化妻翁氏南京兵部尚書翁大立孫女也年二十四而寡孝事後姑撫孤成立一日病篤遺男曾可與婦孫氏同日到牀宗黨咸謂節孝萃一門云

擬外母王太孺人入紹興府志貞節傳

清會稽王氏庠生陶儒彥妻明節婦吳氏兒婦也年二十九夫歿無子氏欲以身殉其姑勸止奉姑曲盡孝敬甘貧苦節六十年壽八十有八人羨一門雙貞云

丁母章太孺人傳壬午

余與丁子淇園若蘭忘齒交閱四年得聞其大母太孺人之行節而屬余爲傳太孺人姓章氏會稽道墟里人幼有亮志叔父仟垣公奇愛之請于父衡範公而子畜之許字于丁未歸及仟垣公爲天津遊擊將軍迎壻晉焉丁君幼孤宿疾太孺人娠三月而君病不起毀不欲生公強劫之曰爾欲斬工後那姑忍死待其年九月嗣君生太孺人乃不死公收職合

歷城從之官崇禎十七年流寇圍歷城城將陷嗣君方三歲太孺人度不免乃紉兒所著內衣納以金錢乾糒教之姓名父母年歲里居令成誦曰記此告兒爾者頃之庭中驚亂太孺人挾嗣君走前至井顧泣曰母死此兒自免嗣君方牽衣號有老人急呼曰無爲徒死賊退久矣賊果退不死時猶未解嚴乃率僮婦求得版後枯井更鑿爲閣匿計賊進攻城下匿井中三日夜糧盡嗣君啼饑聲徹聞益惶急已而賊竟去

章皇帝定鼎京師南下三齊公去官歸市屋僕御散走山東連歲饑人相食米石錢萬太孺人食糠覈竟十餘年脯針黹養父母及嗣君率漏四鼓猶事刀尺十指血殷比嗣君從師

文藝成能走京師乃迎太孺人就養太孺人于是有衣食矣
公夫婦流寓山東月致米肉千里餉之迄于其亡恩孝不怠
嘗謂子孫曰本歸丁氏無家依父母居夫子早卽世中興亂
危吾之餘年有子及孫念不到此宗人在南當不知乃公有
後若等幸思我苦辛迫嘗先人薄七十三康熙二十八年終
于天津以嗣君當受官例贈爲太孺人嗣君尋亦亡越四年
而孫若蘭遵其父遺令負遺書返會稽娶於郡城因遂家焉
若蘭弦而告其宗人曰太孺人始有家也
嘗曰余曾祖母劉太君尙書公大立孫婦曾祖易菴先生娠
三月而先生終忍百死以立郡孤延及子今四世矣幾得以
手談清苦超然有遺出塵俗意謂富貴貧賤殊涛一切若駒
人不卽死以二老待養幼孤待長卒幸違險阻就安和非天
主之人主之矣范氏後漢書存孝女三其已嫁者犍爲叔先
雄酒泉龐娥餘並以節烈聞自有父子夫婦以來此義也未
之改也于太孺人何異以淇園爲人純質不苟阿好是以信
而登之夫匹夫之紀述與朝廷之表閭封墓權議均也余文
附太孺人以傳其兩不朽矣哉

每用淡筆著意是先生長技贊語自占極高使人知立言
之不苟小儒望而咋舌 剛德識識
劉雍言配王孺人傳 壬午

山陰劉雍言配王孺人者陝西榆林人也榆林勇義甲天下
而王氏世爲總戎孺人父官介休令而雍言父知陽曲兩家
比郡寅好因結婚焉歸時年十七識古今孝烈事善女紅奉
姑章手竭針黹曰此何足展婦職盡我敬也耳姑於諸婦中
加愛曰是誠度類我必興我宗顧謙厚未嘗以賢智先伯叔
姒尤不喜聞人過有道長短于前者正色辭之乃至竟日不
對無一言化行閨閫下迄僮御靡不雝睦又勇於施義夫之
郷友假貸與貧不舉殮葬者輒勸助之獨不佞老佛之徒以
爲錢財當用之窮急何事空奉巫祝又才性高秀中饋餘暇
手談清苦超然有遺出塵俗意謂富貴貧賤殊涛一切若駒
曰立身須早況數千里外省定久缺何心懷安以故雍言北
行而孺人病卒子家不及視含襚前數日豫知死期力疾趣
謝姑上環與管鑰以不得終婦道爲罪見者皆泣下孺人容
色自若宗黨咸歎異焉二子均堪
論曰古之傳列女不專一操或以節表或以才揚苟取之不
愼則載筆者爲後世嗤矣然雞鳴士女名逸而其詩猶列之
國風況姓氏之章章者與夫家之思賢要與國之思良相感
于事後則益怕以深惜人所以多悼亡之作也余之傳王孺
人以此

呂遠思曰敍閭閻畧無脂粉氣酷似范蔚宗史筆

書會稽宋陵始末

元以西僧楊璉眞伽有軍功命總統江南釋教遂播惡江浙

與丞相桑哥表裏爲奸至元二十一年甲申使僧嗣古妙高

頂骨來獻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捷請鳳凰臺門高座寺之

名宣祠之左祀唐林二公嘉靖二十六年知縣甫充張鑑更

建祠陵旁歲祀六陵以次及祠與陵相從四十年彭山先生

季本言謝翱唐珏林景熙鄭宗仁晉王英孫客王氏故宋勳

戚胄富而好施收骨之事實始倡謀不然唐一寒士而鄭林

謝遠客僑人安能動指不貲以圖成哉又元明之際張丁趙

子常皆以瘞骨歸英孫丁之說得于傳藻傅藻得于其師黃

文獻潛而子常跋冬青引云注中言是王修竹此大奇事非

季布劇孟之徒不能辦霽山集中有鄭樸翁而楊維楨云翱

有陰移冥轉之功則此數人共功一體今攢陵專祀唐林而

不及翱王鄭亦司風教者闕典也季本字明德暘明門人世

或稱長沙公其爲此論定于晚年宜可據云

楊璉眞伽發陵事首禍于杭天長寺僧問天長者故魏憲靖

王墓寺也問阿眞伽以寺廨旋發王塚多得金玉因遂悉發

會稽攢宮演福寺僧澤力贊之授意會稽泰寧寺僧宗尤宗
愷使控揚侍郎汪安撫侵寺地乙酉八月發窆宗理宗度宗
及揚后四陵取其寶器理宗永穆陵藏尤多啟棺有白氣直
天穆陵面如生藉以錦下承竹絲金織細簟擲地有聲或言
含珠有夜明遂倒懸其屍于樹瀝取水銀凡三日夜竟失其
首或云西番回回以得帝王髑髏可厭勝故盜去先發時有
中官陵使羅銑者抗爭澤痛箠脅以刃擁而逐之銑力不勝
猶據地大哭事竟製棺衣殮舉路旁人相向哀是夕四山
皆有哭聲如是旬餘十一月又發徽高孝光四帝孟皐那吳
謝五后陵徽陵無一物高骨髮俱化餘端硯一孝陵存頂骨

片餘及玉瓶爐古銅兩音力曲尼鼎皆爲澤所取光宗與諸后儼若生存銑並棺斂火化陵中金錢累萬爲尸氣所蝕如敗銅諸凶棄不取多爲村民所得有得貓睛金剛石異寶者一翁從孟后陵得碧髻長六尺貫金釵處祠之佛堂已而得金錢家非死即病翁恐亟送龍洞中後爲富人徽之返視也君臣咸意其非眞入境即承以椁納裘冕翠衣焉不啟殮故壙中空無有金世宗葬欽宗于玉泉之原宋固未嘗求之也有以徹欽並言者誤以那后陵爲欽耳方移穆陵屍時澤在旁以足識其首示無畏足輒爛數年暨指死聞得志驕蕩多奪人田後爲怨家圍而屠之道間宗愷與眞伽分財不平杖死惟

案曰宋陵之發傳聞異辭周密齊人也號草窗仕于宋宋亡不出所居杭癸辛巷有癸辛雜識云楊髡發陵在乙酉至元二十二年之八月及十一月陶九成台臨海人也名宗儀仕于元退耕叟門有輟耕錄紀元事終于集慶兵起書成次年洪武建元其紀發陵則在至元戊寅密兄之親而宗儀聞之悉猶異同若此然後人多據謝翔詩以戊寅爲正商文毅等修續綱目因之是知翔之可據而不知密之亦可據也翔詩種年星在尾或刖有說不可臆推但戊寅爲元至元十五年實宋祥興元年少主昺猶踟厓山東西鑾起之眾所在皆是

以元君臣之鷙謀沈力盜不慮人必動搖而驟爲此幽憯代施田單反間計耶抑文山被拘入燕沿道悲吟詬漠不聞斯禍而無一語痛及獨聳山詩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似爲杭亡次年事然題本曰夢中亦未可指實去年二字爲案也說者又謂丙子元兵下江南至乙酉將十載版圖已定法令已明安得有此惟戊寅距丙子纔二年庶事草創兩僧或得乘間以行其惡斯言何已恕而不達情理之甚耶夫元悉毀宋宮廟郊壇欲遷其宗室何恤于陵元時碑史避諱至宋景濂始發其事于乙酉　文莊更昌言之云眞伽之罪雖不容誅然世祖因其奏請而從則是以帝王而樊崇溫

輶行也於乎劉向封事深陳山陵之戒向沒未三十年而其言遂驗班固傳楊王孫獨載裸葬一事彼親有見于赤眉之禍者向之先識其不可及乎理宗之末鄰強境蹙亡形成矣而藏尤厚蓋以度宗之庸愚而內主之以謝后外輔之以假道紹令君父之首至于倒垂而佽器然也則祖御世首命北乎西僧歸理宗頂骨遣大臣護痤故陵然後宋帝泉壤之寃得以雪而義士忠憤之氣亦藉以伸豈直禮葬福壽廟記余闕比哉於乎後之有天下者行事之得失可無鑒于茲矣

書思陵始末

武進邵衡文集有書趙一桂事趙一桂者不知其邑里紫禎甲申三月以省祭官署昌平州吏目營葬思陵事竣列其狀申州署曰職于三月二十五日奉順天府僞官李檄昌平州官吏即勒帑銀僱夫穿田妃壙葬崇禎帝及周后梓宮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窆時會州庫如洗又蓽日促監葬官僞禮政主事許作梅束手無策職與義士孫繁祉劉汝樸等十人斂錢三百四十千銳夫穿故妃壙方中羨道長十三丈五尺廣一丈深三丈五尺督工四晝夜至初四日寅時羨道至東華門賊殮以柳木覆以蓬廠老宮監三四人坐其旁諸臣皇然方投揭報名翹足新命梓宮即尺無一人往謁甚者揚揚意得揮鞭疾驅過之曾不足當一睨者而趙一桂胥吏員孫繁祉劉汝朴等草葬布衣相率斂錢營葬奠醊號哭其高義鑪出唐王林景熙下哉友人譚吉璁康熙初客京

師比越中徐氏重刊

師上疊僊龜五采龍鳳衾褥龍枕又啟中羨門內大殿九間正中石牀高一尺五寸濶一丈陳設衾褥如前殿田妃偕椰厝其上其日申時先帝梓宮至陵停蘆棚陳貊羊金銀紙錁祭器率眾伏謁哭盡哀奉梓宮下職躬領夫役奉移田妃柩于石牀右次奉周皇后梓宮石牀左然後奉安先帝梓宮田妃椰如制職見先帝有棺無椰遂以田妃椰用之梓宮前各設香案祭器職手然萬年燈庋不滅久之事畢掩中羨閉外羨門復土與地平初六日又率諸人祭奠號哭震天者移時呼集西山口居民百餘人畚土起墜又築墜高五尺有奇本朝定鼎勅葬陵殿三間繚以周垣使故主陵寢不侵樵祇諸生捐錢五十千耆民劉汝朴錢五十千白紳錢三十千徐魁錢三十千李某錢五十千鄧科錢五十千劉應元錢二十千楊道錢二十千王政行錢二十千合三百四十千於乎甲申之禍天崩地塌傳聞烈皇帝大行舁至東華門賊殮以柳木覆以蓬廠老宮監三四人坐其旁諸臣皇然方投揭報名翹足新命梓宮即尺無一人往謁甚者揚揚意得揮鞭疾驅過之曾不足當一睨者而趙一桂胥吏員孫繁祉劉汝朴等草葬布衣相率斂錢營葬奠醊號哭其高義鑪出唐王林景熙下哉友人譚吉璁康熙初客京

師常德謁呂平諸陵撰肅松錄錄中載趙一桂事云得之州
署故吏牘中語可信不虛烈皇帝不幸遭離百六朝殉社稷
草草渴葬此亘古深痛余懼後世史失其詳輒據一桂語稍
加刪潤備著之如右又按許作梅河南新鄉人庚辰進士官
行人從逆改僞禮部府屬僞順天府尹不詳何人常見申
野史載襄城伯李國禎以死力爭三大事又稱寨蔡梓富惟
襄城一人往送返役即自殺今以一桂事考之襄城未嘗至
陵下灼然無疑而爭三大事及自殺亦似傳訛盧都魏禧作
新樂侯傳贊附載襄城事與野史頗異同云

讀馬伏波傳

後漢伏波將軍馬公義烈士能擇君矣而不能度時蓋君之幟
坐迎我而閉帝見誠者以其時天下未定游士固能重輕也
當公孫稱帝關以西之勢在隗囂迫竇融欵而公效誠一九
泥封關之計不得行矣昔七國處士橫議儀秦縱斯並以立
談取卿相而四公子之客皆至三千人豈其時王公誠能下
賢哉以爲是諸人者定天下不足而撓天下有餘吾不收之
將轉爲他人用協而我謀也迨天下既定人之謀計橫溢而
不能制大則取亡臨之禍小則受譴室之辱而欲保全功臣
之世者則使之以列侯就國第不任吏職此亦天下之勢宜
然漢唐宋明開代皆如此非可徒咎其君之薄而已公定交

陛有大勳至武陵五溪蠻動一偏裨任耳劍帝已厭兵郤滅
馬之言而謝西域公年踰耳順猶復北伐不已卽無遺黃之
譏梁松之搆其能免于疑嫉哉帝之褒周黨而重嚴光亦明
示天下以意也後人徒尙光之高光武之量而不窺其深識
大慮猶爲未知光與帝者易曰後天而奉天時光之出處特
爲後天奉時所以千百世下仰先生之風而嘆其山高水長
也感伏波之事因以志焉

讀寇萊公傳

仇讐之國無通講之理也夫差使人立于庭呼曰而亡越王
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覆之會稽其後小不忍

而聽種蠡之成吳竟沼矣宋澶淵之役微寇萊公景德其遂
爲靖康乎公主戰者也惜其君不能行公之意金繒歲益沿
至于金元兄之弟之伯之叔之臣之帝之權常在人而命制
于敵雖有至勇極謀之士能善其後乎寧都魏禧評兩宋人
才公爲上上蓋公之意與一代之邊計皆相謬者也當其時
使王旦還守京師旦請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帝前旦曰十
日不捷當如之何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旦乃馳去惜夫眞
宗有種蠡之臣而不能用也重臣當國大事如旦準者蓋其
少哉宋二聖之不還也以講失也明太上之還也以不講得
也於乎此主之者于謙而不可謂景帝之無功也

趙丞相廢光立寧可與權矣孟子所謂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者也惜不能燭幾未萌旋失旋得自屈者無勝圖得天者有偉畧鑒文忠之忠勇不後于飛飛曾抑猶患于心之有所恃乎人臣有功不居可以律已不可以責人況侃曾何人也朱晦庵及羅點葉適皆儒者也其見理過于汝愚遠矣雖然三代以下善處廢立臨大事面斷者前霍光而後汝愚光受武帝之託而汝愚未膺壽皇之命則汝愚尤不可及哉光有張安世田延年韓增趙充國諸人焉之先後而汝愚黨解權去而不知茲所以敗也王允行董卓之誅而不能靖亂無亦志滿慮疎失於持盈定傾功成名遂而身退唯伊尹一人也與

讀李文忠傳

嘗讀宋史岳飛破金一日奉十二金牌召還百姓遮道慟哭飛泣諭之曰我義不得復留未嘗不仰天椎心流血也及觀國史至李文忠搏應昌獲元皇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宮人并歷代金寶玉冊以歸又嘆曰人之生世固有幸不幸哉當金元之盛也以韓世忠劉琦諸將奔命而不足及其衰也以劉福通關先生諸盜馳騁而有餘故金之亡孟珙入蔡州元之亡徐達平大都至應昌捷而彼遁始盡矣前此文忠有

大同之捷常遇春有上都之捷徐達有太原定西之捷後馮勝有金山之捷計其戰功亦僅半于朱乃朱克不支何也豈自屈者無勝圖得天者有偉畧鑒文忠之忠勇不後于飛飛遇宋高抱痛以死文忠遇太祖而成吉甫方叔之功自石晉賂穆光以來遼金元世守四百年之地得復見漢官威儀伯顏渡江六宮北徙粘罕入汴二帝東遷秦檜壽皇之命則忠之三十二年於乎盛哉

姚江書院訓約甲戌

延宋生質固陋制行拙迂幼幸從祖父入姚江書院與閭沈史諸先生緒論復受業韓夫子朝夕面命數十年來頑鈍猶昔茲遇黃岡韋明府來蒞吾邑育材興學猥辟廷采濫竽斯席自愧業不精行不立無所挾持與姚中君子相周旋敬述所聞於師條次訓約十則務期諸君恪遵砥礪以無負作人盛典記曰敎學半於廷采有深幸焉

一曰立意宜誠

大學言毋自欺中庸言不誠無物蓋必心術不純學問事功俱無歸宿生心害政發政害事有流禍於家國天下者故先儒陳眞晟謂誠意是大學鐵門關藏山劉子揭慎獨爲宗旨揭修吏先生每謦門人以立誠爲第一步一念虛假

通體皆非切須鞭辟近裏即今諸生讀書是眞讀書做人是眞做人其間天資敏鈍氣候淺深自是各別要不相妨但能從爲己之心打進不患不日新月盛朱子說忠信進德云如項羽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一還必須辦此志向方得

二曰勘理宜精

人情物理事勢皆聖人之學故曰道一以貫之又曰合外內之道此理甚寬守着便不是務要隨處體認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然後可加篤行之功大學誠意必先致知中庸誠身本之明善明所以適於誠之路也不然非禮之禮非

義之義行堅言辯亦謂之誠可乎拙脩史先生言學問自有向上功夫勿以必信必果爲駐足之地正是此意

三曰倫紀宜敦

三代之學所以明倫人倫之本首重孝弟如築室之有基如立苗之有根吾輩未膺民社晨夕出入但有愛親敬長兩事此處不立根基無論異日服官臨民無所取資即今覩然人面坐擁書史友朋相對豈不內愧劉子名講學之地爲證人社言如此爲人不如此爲獸畏之愼之

四曰威儀宜攝

求仁之功只在非禮勿視聽言動惟顏子天資明健當下講事斯語其次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約之以禮固是

倣上徹下功夫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檢束身心惰慢不設乃悔慄後自然威儀非作而致之夫子言不重則不威重字是學者對症之藥程伯子見獵心喜自覺輕習未除此等痼疾惟眞實用功從無間斷始能推勘俗薄風漓後生輕倣而長輩愈益謙退誰與發其病而藥之內外交養無暴其氣此學問之綱壁朱子學齋規約可以爲法

五曰識量宜弘

世間多少難了事何暇目前屑屑較量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不可不具此氣慨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兼此兩者乃能覆載萬物識見愈高則執禮愈謙聖人與天地相似吾輩不可不以天地爲心至如人品學術交游趨向或有小異不害大同習而沿之其失斯甚從來朱陸之辨洛蜀之黨此等客氣俱要掃除好學之士只問自家得力何如過失何如安得道聽口傳坐論他人是非同異坦懷相遇平心觀理何彼何此會見萬物皆備于我

六曰取與宜嚴

韓夫子每述師訓言人只一念貪私便銷剛爲柔窒智爲昏變恩爲慘染潔爲污壞了一生人品故君子以不貪爲本于騶一介一切當安義命士居四民之首具大人之志

豈容私小閒溺當務謹身節用量入爲出絕去分外希望
正是自家監立處陸梭山先生居家四則具在何不做而
行之

七日學術宜端

吾輩束髮受書但識堯舜周孔凡諸子百家九流三教皆
汙世揉雜之說每見近來扶箕拜斗煉丹持咒種種陋習
老佛所唾棄賢者亦嘗爲之蔵山劉子改了凡功過格爲
入講專紀過不錄功以遠利也韓夫子曰聖學以經世爲
主事君事父經綸天下之大經故與二氏不同凡吾同人
須卓然信得及推之冠婚喪祭酌行朱子家禮正已正人

移風易俗誠吾輩分內事

八日讀書宜進

古者八歲入小學習灑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數所以
收放心養實用也後世小學之教不行手足既開身心俱
軟迨乎應務動獲窒礙談性命則入于空虛慕功名則流
于夸大離道器爲二明德新民大學之功俱無安頓處迨
後專習舉業終其身敝精神於無用之文是以人材遠不

越中徐氏重刊

年可一週至看書之法先虛心涵泳四子本文次繹傳註
或問及大全中朱子之說寢食于斯恍有悚泪及至下筆
汩汩然從此中流出自是出人頭地程子教人半日靜坐
半日讀書原非劃然分限深思者當自得之

九日舉業宜醇

自制科取士以來名臣巨卿更多出舉業揚名榮親道無踰
此何得僅視爲敲門磚草草易就吟哦一生終不成家先
正作文以先秦西漢唐宋大家之氣寫程朱之理理是生
法氣是生才氣貴清不貴粗理貴微不貴鑿法貴光不貴
平才貴橫不貴巧四者同出一原昌黎所云游之仁義之

途養之詩書之源沉浸濃郁含英咀華然後發爲文章理
法才氣一時俱到理不傷氣法不掩才斯爲大雅家長孺
先生言八股須自出手眼與目逐看語錄同一心思而調
度各別既是文章要新要活要風采色澤要分外出奇而
又不必若若若着意求之艱難只是看題抓要段段見作意
耳若胸無根柢而動言歸唐金陳耳食何異

十日功課宜勤

業精於勤敝則有功古人今人共居一堂人生樂事孰過
於此正恐時會不常往還難定若復燕朋逆師燕辟廢學
豈非自誤登斯堂者毋好佚毋因循毋凌亂泛閱毋進銳

退速毋作無益害有益尤忌聚談害事朱子講修辭立誠云氣之疎密心之存否卽言之多寡可驗最說得細吾輩相觀而善要各各監起上達之志如世俗馬弔博奕傳奇小說一切非聖之書非禮之事固當恥而不爲安石圍碁何如士行運甓似此惜陰方有功課

右十條非託空言務期實踐廷采旣切末席意欲嚴以致和更望諸君道義相成忠告善道虛公相與毋立私交自愛愛人補廷采所未逮廷采有過亦祈無犯無隱從容規切當虛心以改姚江固陽明夫子闕里也去世未遠居亦甚賢才周興將在今日心乎

詩經見課小引

辛未冬余讀書陶氏之鏡佩樓時病纔起頗事制舉業間取架上詩傳授長子承濂承濂亦病纔起輒又病不能竟讀或半日一讀一輟陶君笑謂余曰吾子與先生子才頗相當年與病又不相下業專易矣且兼詩懼不勝耑節器以爲易受地乎余曰唯唯古未有取聖人旣刪之經更其篇次意爲去取者然亦有說明經將以致用漢儒一生第窮一經立朝服官大節皆取足其中今人不唯其用之爲徒貪多務得思攫取詞藻雷同勦說而已才力薄而見聞澹獵之富或反過乎古人乃如之人盡身通六藝者也可謂之明經乎夫紀事必提其要纂言必鉤其玄斯道也有行之矣其分門摘類脫落掛漏專事節畧而忘全經斯攫取勦說之尤甚余小子又烏乎敢陶君以爲然請卒成之于是晨夕誦隨手抄錄月而積之得幽風幽雅幽頌爲一帙鄉飲酒升歌鹿鳴至合樂關雎爲一帙郊廟樂章爲一帙戎祀燕享之類爲一帙周自后稷迄于文武先後世系爲一帙宣王中興之詩爲一帙衛武公三詩爲一帙十五國風正變爲一帙變雅爲一帙魯頌商頌又自爲一帙凡十卷得三百篇三之二焉善學者讀全經之文而參覽于是編不無足以相發者錄成授承濂及陶君

子金鐸使私藏之曰爲爾輩設毋令人見謂余稗且狂也十月旣望姚江鄧廷采記

刻姚江書院志畧端由 庚午

采承先人付託之重圖取書院往蹟勒成一書久而未能已已冬偕同人請无休董隱君爲諸先生立傳隱君曰書院之立所重惟學諸先生之學余聞之風矣抑其制行之卓語言之妙子其裒次以佐余討論所未悉采因于篇中出大父魯公先生所手輯義學緣起院規請益教言稽古數十則并吾之俞先生學要徵畧呈隱君隱君乃郎舊本所載合之劉子全書泊于譜志及諸門人之稱述諸先生者博採而愼收之

凡匝月中成大傳六小傳十七復爲之記并倣次諸先生所
著序言紀事等篇爲上下二卷總名之曰書院志畧已隱君
猶未厭意命采入姚江再蒐之同人無以應采乃繙先人存
稿復得沈管史韓四先生遺文大父書及趙不疑先生與家安
元先生欲爲沈管兩先生立傳書學會質疑數紙既又得孫
少保楊中翰與管史兩先生唱和詩札家得畧先生與鄭虞
維先生始創議倉緣起隱君復增訂之于以起文成之絕脈
并闡蔵山之微言蓋是書非一邑之書而天下之書抑非一
時之書于百世之書也采縅心喜以爲祖父所欲成而未及
爲二十年圖之不遂者一旦得受成書于隱君何幸如之既

又念大父壯明儒書甚富自文成王子以下曰仁緒山東郭
南野及蒙泉兼詮之錄靡不鉤串提要每月學會必手書先
儒語共相問答當采讀四子書時便欲提撕本原出入教以
孝弟忠信語之以必爲聖人所隨舉語多詳經而畧史屢告
以吝座私祝先康節詩句與朱子家禮勿示以縱橫詭道文
門無碌資所與居皆義學倡也大父之于學勤矣王子有言
曰程朱沒後師友道亡夫師友之道亡則學亡祖父之澤亡
則師友亦亡世有念師友而思祖父者諒不以是編謂余小
子擅也畧之云者隱君曰此亦因所見而粗集其梗概耳其
詳未備冀有心院事而深契諸先生之宿昔者爲加詳焉

蒋授一日長生有三事之如一部子兹刻其有覩有師矣
講學明善以正人心則事君之義無不在是也邵子兹刻
其有功三事豈不偉哉
擬徵啟禎遺書謝表
伏以奮制紀前朝賞罰出大君之命是非明異代文章持萬
世之公事慮久而漸湮徵采宜豫通與天而均重編次非輕
古者一史自出于一人或以父子而世其業後世眾傳分成
于眾手至以崇卑而監其官馬遷分散數家刊落猶多未盡
范氏滹通後傅條例且疲過煩晉書經論洲之十八王而始
成宋史曾陳陽之百萬言而先雜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令古
彼此不同遂至蹱壞百代之書又況周臣不立韓通國嫌宜
慎唐錄難私張說公道誰明魏則爲王蜀則爲寇名備且與
陳壽同譏按之人地揚之上天何物敢與魏收作色總之本
朝自尊其人物多稱賢者而不列小人若夫後王追定其權
衡當討大夫而并及天子豪惟　皇帝陛下志在春秋書
成律例謂有明歷年三百載得統紹漢唐之隆傳世十六王
致治追殷夏之烈毋儀成備配宋曹高祖訓集成同周損益
特其文網太盛關睢麟趾之意終有忝于二南徐核過嚴嗣
述忠厚之風倘難等乎七制是皆太祖論謀之未善更遇文

皇繼序之非經靖難之爭大禮之爭三案之爭士氣衰而愈憤門戶之臺諫與流寇之轉戰俱亡詔獄之奭厥衛之奭廷杖之奭宦官常毀而無餘閹寺之刑威懾諸賢之碧嘗誠痛宣孝短祚世神永年皆爲氣運之薄徐李推誠于王再造並流天地之名蓋始也高帝之聖規模懲宋寬獨嚴墨吏宄也思陵之殉社稷升遐尚念蒼生一代無奇功故百姓蒙其休養累朝多教澤故縉紳皆重廉隅第正嘉以前之書足徵文獻成禎以後之事半散冰灰伯喈之邕才恐其亡形江海所南之心史亦虞緘襲金甬若不及此蒐羅何以終其條貫紀表志得當如班掾之精嚴毋仍應泰紀事之體予寧貶褒願學文之其本則起于思思之幾有聖有狂親言視聽隨所思而變心于著作今幸值承明之選反汗面于編摩因思作史之難非獨其文不易以昌黎之強直尚避讒彈如廬陵之博通猶辭參閱所以野史得行其獨見而素心難證于同修宜開忌諱之門大肆專家之學伏願除俗奭而布寬政若明祖之聽劉基無欲速以致太平法孝宗之用大臣復建文之號不必別立革朝之名存宏光之年使得概從亡國之例封周子南君以備賓格禮嘉客于淫威置守陵之吏以褒寢園感石神而垂泣

題蘭亭劉生喜容

鏡之面畫之影其幻一也天之舁形於我與我之詑形於鏡與畫亦豈或異安知鏡與畫之非眞我之非幻乎我故爲幻而責眞于鏡與畫亦見其惑也余怪世人好圖小影顏之曰喜容夫情有七而喜特其一容有九而喜之容又特其一易獨以喜名容曰喜天地之仁氣也春生爲仁仁統四端根心生色施于四體惟仁者其容舒乃克有喜焉喜不僭而七情九容舉不戒焉矣顧置一鏡一畫于此閱歲頹更熟視之每不相似則又以疑鏡之爲眞畫之爲幻也然而世且圖之者以眞將藉幻以留也抑憾供箴二五事一日貌貌之其本則起于思思之幾有聖有狂親言視聽隨所思而變我之眞其在斯乎不歸其眞而徒執其向所圖之容曰我固坐是立是山水環我花石繞我魚鳥依我我則儼然君是畫者也彼山水花石有知毋乃笑此蚩蚩者之非徵我與劉生弱冠而圖喜容即之若眞有喜者余則謂生方盛顏能愼其思以進于日强莊敬指乎耄年而鏡中之刻生與畫中之劉生恒似而不相圖其爲喜也乃更多矣是則余之所羨于生者也

登州觀德亭記跋

仁和王公繪登州圖作觀德亭記余披覽伏讀凡海氣之吞見日月之沉升蓬廋之貯積財爾之習禮雖未至登一一如

賜諸臣甚哉公之圖與文曲寫公之心也登故官山府海國下逮趙宋坡公出守時倘稱全盛未至如公文所云猶徹以是知地有升降政由俗革即一登而他郡可知天下可知已然惟山川壤性終古不移至于郭崖建置民戶充牣物產土俗之豐腴窶秀固皆可以人力復旋而轉之存乎其時登與遘之企復海蓋一航相望隋唐征高麗舟師皆自登出明萬歷授朝鮮問使轉運取道沙門島迨天啟初加設防撫重以東江吳橋之役兵連不解太守令長往往僑治鄰聚今海隅日出並爲一家烽火晏然民安枕樂生六十餘載矣公當斁歲後至正己恤屬輕徭平賦四年之間元氣漸紓流民之圖之存乎公也公云射以觀德未有不正身而可居人上者凡司牧其各寫一通銘之座前乎

紀養說

吾邑之廚有司養焉以煎爨微失遣主人譴責盈無一言主人包轉寖使益前問其姓曰紀氏問其名曰年長矣不知名更問則顧而嘻曰吾司養即以養名可乎余曰曷謂養無知養有知也合于古者命名以事之義矣按春秋傳魯非公元年齊使遷紀部部部在吾邑盡齊將滅紀遷三邑之民而取其地是由部遷非如縣志所云遷于部也然則養之先以是年彼遷入齊而養今在此者豈其世遠遷傳復轉徙而至此耶抑天心好還滅紀之後二百餘年齊亦旋奪紀子孫沐田氏之寬政得以返其初服耶春秋大復仇雖以齊襄荒暴不斥其滅紀之罪而書紀侯大去其國又書紀季以鄑入于齊紀侯者知其先之深有怨于齊齊不我釋而已之力不足以抗也故委國于季而去季亦不惜屈己以延廟祀其後紀侯卒夫人姬氏不以存亡易意不魯是歸而鄑是歸卒而葬焉是以紀亡而書紀叔姬文繁不殺固深嘉姬之守義而亦罪子齊之能以禮處紀也吾于是而有感于德怨之際人性之本亦天理之平戰爭土地之隙微而祖宗被讒冤憯之聲大九世以內尚如此矧父母兄弟舉宗俘辱已晏然南面奄晃有天下之半乃靦顏稽顙臣事仇讐錮錮天下之日以護奸邪屠殺忠義之臣以怡敵國梟人性乎天理乎張子有言太虛不能不聚而爲氣氣不能不聚而爲物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太聚而爲物則有性有性則有喜怒哀樂得其節而處之以禮仍散而爲太虛怨仇者哀與怒之發也不發則滅性發而非以禮節則害虛如雷之起無聲而仍復于無聲復于禮也此其節也不然物之攖震擊而得傷者豈少哉曹操之復仇雷之失其節者也是無禮之尤也齊紀之事庶幾乎得乎是以夫子交不貶也抑邇齊師遷紀之年迄于今養最

刃以養之年二千六七百歲其間日之爲甲子者以萬計爲
世者以數百計天下之變遷淪毀何可勝道而紀之者尙
有存者豈其先固嘗有功德于朝又其能善處亡不忍鬪其
民以僥幸于難可成之勝故當時固不殄其祀而百世亦竟
得保其嗣耶然而凡此者養培不知也夫不知非其愚之罪
也養之天也姜與紀亥惡于當年而今比處于邑中而不傴
嗌怨毒之散也久矣衆而爲氣散而爲虛天之所爲無心也
養之無知其天也

叔崑珍曰本正蒙立言拈禮字發先儒未發方不是老莊
佛之旨

後蒙說

朱十一歲從先大父受書爲作蒙說今年辛未朱四十四
歲伯子承濂纔十歲仲子承明甫七歲質性下愚視朱尤
甚自愧無以教之回憶大父曩時爲之淚下口授鄙語名
曰後蒙說聊志不忘先子之意云爾

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故聖人也故
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
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
得其傳焉傳者何傳道也欲傳聖人之道不可以不知聖人
之學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謂之五帝禹湯文武謂之三王

夏商周謂之三代天下之主謂之天子一國之主謂之諸侯
諸侯有五等曰公曰侯曰伯曰子曰男　孔子魯人也生于
春秋之世不得行其道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爲萬
世師　詩書禮樂周易春秋是爲六經易書詩禮記左傳公
羊傳穀梁傳周禮儀禮論語孟子孝經爾雅是爲十三經大
學中庸論語孟子是爲四書論語孔子門人所述也大學曾
子門人所述也聖經一章則孔子之言也中庸孔子孫子思
所述也孟子與萬章之徒著書七篇卽名爲孟子荀孟子鄒
人生於戰國之世去魏適齊道終不行因追述唐虞三代之
德推明孔子之學萬世以後尊孟子爲亞聖大賢以其功業
雖不見于當時實荷道統而學在也所謂學者學賢人學聖
人必以孔子孟子爲師孔孟之道孝悌而已矣仁義而已矣
不愛親非孝也不敬長非悌也居心殘忍非仁也處事失宜
非義也非孝非悌非仁非義非人也所謂學者學爲人而已
欲學爲人須識人倫人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天命之性生來有此五者所以異於
禽獸而爲人也庶民去之所爲禽爲獸君子存之斯爲聖爲
賢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盡此五者之性也經綸天下之
大經經綸此五者之經也親義序別信要而言之止是一誠

故誠於事父卽孝子矣誠於事君卽忠臣矣誠者天之道乃
天命之性思誠者人之道則復性之功也三代之學皆所以
明人倫明此而已矣老佛二家離御經綸大經言立本知
化所以都無根蒂全屬虛假先儒言其用誤者其體未有不
差又曰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此聖賢之眞傳也人有性有情
有才性善則情亦善才亦善愚夫愚婦皆有性之人卽皆有
才情之人但人之才情當用之子忠孝節義不當用之于詞
章藻繪漢之諸葛武侯唐之郭汾陽王宋之岳忠武王文文
山丞相有才情之人也宋之施全明之補鍋匠東瀛樵夫亦
有才情之人也何也忠孝節義各率其性無大小一也鞠躬

越中徐氏重刊

盡瘁死而後已武侯之所以爲武侯也克復二京夷險一節
汾陽之所以爲汾陽也全師歸朝恪共君命忠武之所以爲
忠武也求仁得仁抑又何怨文山之所以爲文山也是數人
者之覺功烈行與愚夫愚婦之與知與能一而已矣是眞有
才情之人也彼文家之司馬相如揚雄詩家之沈佺期宋之
問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而世方以才人情人目之亦見其惑
也有志之士盡樸無華思力返其天眞不苟同于時好毋爲
世之稱才情者所惑庶幾養一身之元氣以培祖宗之元氣
且合天地之元氣攝性至命之學何必不在是乎易曰保合
太和此之謂也

蓋謂此也　至於星辰之數二十八宿不動爲經五星交錯於其間常動爲緯辰水也熒惑火也歲木也太白金也鎮土也是謂緯星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朱鳥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西方白虎七宿奎婁胃昴畢嘴參北方元武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是謂經星惟經星與天河不動故因此以知天行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又曰七月流火蓋謂此也　至于南至牽牛爲冬至北至東井爲夏至東至角爲春分西至婁爲秋分日行亦以經星爲節日月交會之度爲辰每月一會故一歲十二辰　日食非晦則朔月食必于望月掩日而日爲之奪則日食退而自掩則月食皆陰盛陽微伐鼓救變所以扶陽抑陰學者不可不知此意也若夫節宣陰陽範圍天地令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則存乎聖人之致中和而贊化育下此恐懼修省念用庶徵君子固有所不廢焉

地有九州而高下因焉西北高而東南下故西北多山東南爲大海大海南接廣東瓊州自廣東而東南爲福建自福建而北東爲浙江又北東爲南京之地又正東爲山東自山東而北爲遼東之金復海蓋與朝鮮相接自廣東至于朝鮮綿亘萬里外皆爲海故曰地不滿東南易之圖圖兌居東南其卦是陝西四川當天下之半是爲雍梁舜時分青爲幽并始有十二州之名所謂封十有二山濬川者一州以一山

爲鎭越之南鎭卽揚州之鎭山舜所封也　至九州封國上應二十八宿各有分野後儒雖多附會其理與數亦不能盡明要之大端不爽俟年紀長成能讀漢書地理志當自知之聖人之學在躬行讀書其一端也然欲發明心理知古今識人之意總以易冒天下之道使人得以遷善改過趨吉避凶事變濟時行道揚名顯親自非讀書皆無由致故程子曰進學在致知朱子曰讀書起家之本古人亦有託于農故高尙其事者諸葛武侯之躬耕南陽陶靖節徵士之東軒嫺倣其人固讀書人也若不讀而耕則農夫而已矣況祖宗世以讀書傳家荒其業而嬉是爲不孝舍其舊而他途是謀是爲無恥矣可哉矣可哉　讀書之序四書讀畢一年而習經五年可畢五經經學旣通以及諸子百家俱有本矣古文自左傳始國策不必多讀因蘇張習氣壞人心術宜多讀漢儒董仲舒王吉魏相劉向匡衡之文其餘取雄健嚴謹賈誼司馬遷相如班固要當成誦此外可勿問也唐宋大家韓歐最上卓然傳經紀事之言柳文亦不宜多讀朱子謂其易令後生氣促三蘇曾氏俱好惟王氏叛道篡聖當黜能不惑于從前則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人能止邪于未形不爲物交牽引于詩道也庶幾矣　春秋始魯隱公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周室東遷王迹熄而雅詩亡孔子因魯史作春秋當一王之行事隱公之後爲桓公文莊公文閔公文僖公文文公文宣公文成公文襄公文昭公文定公文哀公終春秋十二公

求二帝三王之所以爲道當求二帝三王之所以爲心與程子論周官法度而推本關雎麟趾之意大畧相似　詩有六義比興賦風雅頌風者民間之詩天子巡狩太師陳之雅頌則朝廟之樂章皆公卿所作其體不同其用亦異故學詩之益與觀羣怨事父事君鳥獸草木無所不可而其爲教之本則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人能止邪于未形不爲物交牽引于詩道也庶幾矣　春秋始魯隱公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周室東遷王迹熄而雅詩亡孔子因魯史作春秋當一王之行事隱公之後爲桓公文莊公文閔公文僖公文文公文宣公文成公文襄公文昭公文定公文哀公終春秋十二公

二百四十二年絕筆于哀公之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傳春
秋者左氏非丘明司馬遷謂左丘失明厥著國語者誤也晉
杜預注左氏春秋最爲詳密宋林堯叟推廣其說後人比而
刻之謂之杜林合註讀春秋當從杜林合註始至于公羊高
穀梁赤皆子夏門人漢人表章六經並立公羊穀梁傳而左
氏不列於學官故劉歆移讓太常博士以此爲言自胡文定
作傳以後記事者必推左而談理者專尊胡雖聖人作不能
易矣　讀禮之法以儀禮周禮爲經大戴小戴爲註儀禮周
禮作于周公而戴記多出漢儒傅會誰信書則不如無書於
乎能擇于三禮之中者其于古書之正僞昭昭然白黑分也

復何有哉

讀論語者須先識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之體
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之方也克己復禮既竭吾才顏子
之勇於仁也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曾子之弘且毅子仁也此
顏曾二子所以得聖學之傳而仲弓子貢以下諸賢莫能及
也　博施濟衆不欲無加終身可行夫子三答子貢皆教以
強恕求仁教仲弓亦如此　千聖之學人心惟危四言盡之
矣孟子之不動心所以持人心之危也其曰性善則所以明
道心之微也後世商鞅之變法李斯之助虐王莽之擊築楊
雄王安石之慴經蔑聖皆由一念人心之危而熾堯舜三代

言樂以忘憂樂亦在其中矣七十子之中獨稱回也不改其
樂自言不如丘之好學也七十子之中獨稱回也爲好學孔
顏同爲此學即同有此樂也故曰惟我與爾有是夫好之者
先儒云欲知顏子所樂何事當先知顏子所好何學夫子自
生不可不知

之大本也所謂獨也愼者愼此而已蕺山劉子以意爲心之
所存非所發雖與朱子異然按之經文即之先儒其說皆合

不如樂之者樂固是學問盡頭曾點已見大意是見及此顏子直詣及此矣鑿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是篤志從事乎此者亦尙在好之界上然功夫切實點或反遜于開觀其屢以哂由爲疑是自家信不及處　畢竟如何好學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事愼言就正有道如此之謂好學更約其實則一言以蔽之曰主忠信而已矣必有忠信如丘而不能主所以不免爲鄉人而主忠信者可以爲聖人也忠信卽誠也天之道也主忠信卽思誠也人之道也忠信卽道心惟微也不主忠信則物交牽引必有非所主者卽所謂人心惟危也何以主之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是精以主之篤行之是一以主之

七篇之中歷敘道統者三幾希章言人禽之關吾心存亡之所由繫也好辯章言治亂之運世道存亡之所由繫也末章見知聞知則自堯舜以至孔子而後孟子直自任一個人矣要之此道非知不開故伊尹曰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能覺則能存此幾希始見惟人萬物之靈有以異于禽獸彼庶民去之直不知不覺嗆然與烏獸伍耳然業以先覺自居則此身便與世道相關故伊尹幡然應湯伐夏救民焉抑洪水周公誅紂伐奄孔子作春秋討亂賊孟子距楊墨皆是此意旋乾轉坤功業從幾希中做出卽從此

則處士橫議而教益衰矣先王治天下之具特封建井田學
校以爲綱維三者既亡雖有良法美意皆無所施後世之民
所以不得休息庶三代之化自戰國始　孟子答北宮錡封
建之制也答滕文公學校井田之制也如欲平治天下舍我
其誰必以仁義爲本而復井田學校此孟子之大畧槪地不
改闢民不改聚及尋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之說其不欲遂廢
封建可知具此懷抱還有管仲晏子在其意中否又何論公

孫衍張儀
凡講書都要從天命之謂性句看下來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新民德與民皆受于天故能盡其性則人性物性合下俱在
體耳目手足口鼻爲小體小體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則思
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故修身必先正心至于意者動
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動而無動發如未發凡好善惡惡皆依
其天率其性以出方謂之誠但知未致雖欲誠意其道無由
昔漳州布衣陳真晟謂誠意爲大學鐵門關致知二字乃其
玉鑰匙破說得好知即吾心本然之知所爲虛靈不昧者也
必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以盡格物之功漸漸積累會通則眾
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謂物
格知至知至之後自誠意以下節節有功夫一一有事業其
功不可闕而序不可紊聖賢學問要在知行並進格物窮理
如此乎致知以修身則察之無不盡誠意正心如此乎力行
以修身則由之無不盡舉吾身之察之無不盡舉而措之家
而言靜時存養動時又要省察以致知之功而言平時考究
一切學問功夫都不論未事臨事總無可問斷以存心之功
夫矣
于至善也故止于至善者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人而天
格知至知至之後自誠意以下節節有功夫一一有事業其
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謂物
微諸賢以其明明德之未止于至善也治不若唐虞三代而
僅如漢之文景唐之太宗宋之仁宗明之宣孝新民之未止
敬即修己以安人安百姓自是歉于不得性至善不離乎氣
而實不雜乎氣純乎天理而無人欲故明明德新民皆當求
盡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孟子願學孔子不安于其體而

國天下則知之無不明舉吾身之由之無不盡者而措之家國天下則處之無不當知明處當是之謂齊是之謂治是之謂平故曰盡是皆以修身爲本　三綱領中旣指出本末厚薄使人知求端用力之方乃始復於八條目中指出本末厚薄使人知求端用力之方乃知脩仲之器小唐太宗之仁義皆出其本亂而薄于父子夫婦兄弟之間者欲坐奏治平無由也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是虛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靈也旦畫梏亡後平旦之氣其好惡仍日與人相近雖不仁之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隱之心嘑爾蹴爾之食乞人亦不屑受是不昧也合虛靈不昧而此理常存乃見明德明之者格物致知明以明之誠意正心修身誠以明之用力之久人欲淨盡氣稟俱化無聲無臭至矣

氣稟有厚薄清濁有生之初便有此累在天地亦無如何然天地亦有氣質之累凡日月過四時忒冬有愆陽夏有伏陰皆氣質爲之但有至誠參贊則於穆不已之命自然流行其中人則便不能如天地多受其桎梏而不化衆數人一堂或粗猛或重滯或明決或拘謹不出高明沉潛二途如聖門圈調必斛而更張之其大者井田以養學校以教至於世變風移教化浹而正道成則新民之明效也

新民止欲民其明其明德故下云欲明明德于天下剛柔緩急民之氣稟異宜飲食男女民之大欲存焉聖人制禮樂刑政以平其氣稟節其嗜欲人心風俗感久必敝如琴瑟之不調必解而更張之其大者井田以養學校以教至於世變風移教化浹而正道成則新民之明效也

學文以明其理修行以踐其實主忠信以立其誠必行合一知行合一是夫子之教　文是言語文章明道之事非求工于言語文章者所能也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其大者也孝弟忠信一一體諸身而盡其精微之蘊爲法天下可傳後世是爲躬行君子行道之事也

小有才之人鮮不驕吝其故只是不學顏子唯好學故顏無

伐善無施勞書曰汝唯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大禹周公之盛德一也夫子與桓魋是善惡之對待魋與夫子俱不能違天卽至善之流行

偶教瀛兒小成卦畫問畫非自下始乎曰然天下事無不從實地起者如築室之有基址立苗之有根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行遠自邇下學上達皆是此意　其職則子臣弟友庸德也其功則戒愼不睹恐懼不聞養未發之中立天下之大本也如此方是中庸之學無聲無臭至矣此之謂下學上達

六爻之數不小矣知數者其知易乎數蓋自一始也一爲奇分而爲二爲偶純奇純偶爲乾坤主乎奇爲震坎艮主乎偶爲巽離兌以綜之以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天一地二以至於十推而極于千萬凡是一矣書同律度量衡皆以黃鍾之宮爲本其卦爲復所謂一之日也識得一字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仲尼之所以爲仲尼皆在于是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以此見曾子之深于易

　　盡從一起圖從中起故學貴知本

讀易須先識圖河圖洛書天地無心而成化者也伏羲五圖文王二圖聖人有心而無爲者也伏羲之時龍馬負圖而出於河其位一六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一二三四五生數居內六七八九十成數居外奇偶皆兩相配所謂對待之體也大禹之時神龜負書而出於洛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自一至九而無十偶統于奇陽用事也河圖五十居中而一二三七九四奇分處四方之正二四六八四偶退處四隅之偏貴陽賤陰之義也然洛書雖無十而九與一八與二七與三六與四橫視之皆有十在焉所謂流行之用與圖相經緯者也

問伏羲取一二三四定四象之位取六七八九定四象之數又取中宮之五十爲大衍之數圖不出易將不作乎曰易作於聖人非從河圖起也聖人洗心藏密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無不博取兼收於河圖啟天地之祕而洩造化之藏者乎已具全易之德矣顧其神明旁達百物不廢于天地間名象夫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此畫卦之本也若圖之出適與作易相符聖人亦遂則之以明其成變化而行鬼神之功先天而天不違此固其一端耳洛書出于作易之後而其理通于易禹因之作九疇箕子傳之夫子以洪範入周書明其爲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盡亦莫非易之用也妄意洪範九疇安知非因洛書以演易卽所稱夏之連山大禹或刪有全書在乎箕子之學識其大者其詳當不止于是學者不可不知　地有九州井有九區皆象洛書之

數冀州之爲帝都九百畝之中爲公田即五皇極之意
九疇以五行爲準以敬用五事統下八條爲人道用力處而
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終之條目最密蓋能敬用五事則入
五福不然便入六極開此二門以待人自趨自避而念用庶
徵又敬用功夫研密處乃天人交合之幾
有不善未嘗不知者顏子也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舜
也顏子見得善惡分明舜則渾然皆善微有先後生熟之別
三人行必有我師要識主善爲師意劉子人譜云無善而至
善心之體也師者師此而已故曰獨知主之擇字下便着從
改字此是慎獨實際此是致良知實際

五行得土而和五事得思而通五色得黃而尊五聲得宮而
君元亨利貞得乾而運仁義禮智根于心故曰乾元亨利貞
漢書每立一傳必先本其所治之經而終身服官行事因之
如王式以詩諫昌邑王夏侯勝以洪範古廢立董仲舒以春
秋對策是也其後劉歆證附會王莽誦六藝以文奸言故文
中子謂漢人解經經亡非指石渠虎觀諸儒也
作文如用兵練意練格練詞皆在平日平日不辦何以應猝
故將與敵習臨敵易將是無將也士與將習兵不識將是無
兵也馬與士習臨陣易馬是無馬也凡人于題必有所短而
北之人短于舟俾東南之人短于騎射善用兵者避吾所短

用吾所長則前無堅敵矣又必能正而後用奇魏延請間道
出斜谷取長安當時用其言或可大勝然不勝則大敗陳史
譏武侯短于將畧非知兵之正者也雖然亦有不持寸刃鄧
不習之卒遇大敵而輒克者忠義之氣勝也郭汾陽以散卒
卒二十抗吐蕃數十萬眾虞允文以一書生而成江中之功
皆是道也故知見性者又作文之本也
童慎樞曰陡然下作文如用兵句已挑全勢正寫作文之
法止十字下則暢論用兵而一結兜轉作文筆意高妙
閱史提要
六經中之尚書春秋經而史也自春秋後宋司馬溫公採十
七史編資治通鑑朱子因之作綱目起周威烈王初命晉大
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訖五代周恭帝禪位于宋史而經
矣明商文毅公輔宋元二代爲續綱目能不失朱子之意讀
史者當閱綱目然後是非審而條例明童子始學則先記時
代之前後更識歷年之長短而以次求之上下古今日積而
多可以開廣聰明拓充志氣斷從孔子刪書之法自唐虞始
唐　帝堯伊耆姓高辛氏帝嚳之子代兄摯而有天下都平
陽在位一百載禪於舜
虞　帝舜嬀姓黃帝昌意之後瞽子受堯禪而有天下都蒲
坂五十二載陟方乃死禪於禹

夏　大禹姒姓崇伯鯀之子受舜禪而有天下都安邑至相
爲羿所篡少康中興至桀而亡傳世十七凡四百四十
歲
商　成湯子姓契之後放桀而有天下都亳遷經河患遷殷
高宗中興至受而亡傳世三十凡六百四十五祀
周　武王姬姓稷之後文王之子伐受而有天下都鎬是爲
西周厲王暴虐流於彘子宣王中興幽王復爲犬戎所
滅子平王東遷洛邑遂兼西周之地是爲東周至赧王
而亡傳世三十有八歷年八百七十有四
秦　伯益之後始皇嬴政莊襄王之子實姓呂氏吞二周滅
六國而有天下都長安始建號稱皇帝廢封建置郡縣
築長城以備匈奴焚書坑儒任法律之吏而唐虞三代
之遺法掃地盡矣始皇崩李斯趙高矯詔殺太子扶蘇
立胡亥陳涉項籍等起兵高弒胡亥立子嬰漢高帝兵
至出降項籍殺子嬰得閻統四世而亡凡四十三年合
莊襄爲四世
漢　高帝劉姓沛人晉士會子孫豢之後起于布衣除秦滅
項而有天下仍周秦之舊都長安是爲西漢至平帝爲
王莽所篡光武中興都洛陽是爲東漢至獻帝又爲曹
丕所篡昭烈退守巴蜀都成都與魏曹丕吳孫權三分

天下是爲三國及子後主禪而亡漢得正統傳二十七
帝凡四百五十年魏都許吳建業西漢二百十年外加王莽僭
號稱新十五年更始一年共二百二十六年東漢一百
九十六年蜀漢四十四年
晉　武帝司馬炎懿之孫昭之子篡魏滅吳而有天下都洛
陽徙長安是爲西晉愍帝爲劉聰所滅元帝退守江東
實姓牛氏據中原都建業是爲東晉是時五姓迭亂前
後南北共十六國至恭帝而亡得閻統傳十五主凡一
百五十五年
南北朝　南朝劉裕篡晉國號宋傳八主六十年蕭道成篡
宋國號齊五主二十四年蕭衍篡齊國號梁傳四主五
十六年陳霸先篡梁國號陳傳五主三十三年宋齊梁
陳皆都建業共一百七十三年　北朝自拓跋珪并諸
國國號魏都平城至孝文帝弘改姓元氏用中國禮樂
徙洛陽後遭爾朱榮之亂分東西魏高歡篡東魏國號
齊都鄴宇文泰篡西魏國號周都長安周高祖宇文邕
滅齊盡有元魏之地爲楊堅所篡而亡南北朝之際天
下無統故綱目用列國例以甲子紀年而分註年號于
下蓋世道之大變也然猶先南後北取易中國統天地

隋　文帝楊堅漢楊震之後忠之子篡周滅陳而有天下都長安以洛陽爲東都至恭帝而亡得閏統傳三圭凡三十八年

唐　高祖李淵隴西人西涼王暠之後以子世民起兵滅羣雄受隋禪而有天下仍周隋之舊都長安以洛陽爲東都天寶末安祿山反陷兩京元宗奔蜀肅宗卽位靈武用郭子儀李光弼爲將收復之唐自是遂失河北世有藩鎭之亂其後朱泚黃巢再陷長安至昭宣帝爲朱溫所篡而亡唐得正統傳二十帝凡二百九十年中經武氏僭號稱周二十年

五代　朱溫從黃巢爲盜篡唐稱梁李存勗滅梁自立稱唐石敬瑭以契丹滅唐稱晉復爲契丹所滅劉知遠入自晉陽稱漢郭威篡漢稱周知遠之弟崇保晉陽稱北漢五代之際多以養子承祧君臣朝暮易位傳八姓十三主共五十四年大江以南僭國不一率奉表通貢于北貪冒無恥眞天地否閉之時也其爲無統視南北朝又甚焉抑石敬瑭以山後幽薊等十六州賂契丹宋氏不競遂不能復周柴世宗聰明神武有混一南北之勢而天不祚以年壹非世運之大升降哉夫諡爲克死而後有司馬溫公全史釋例

天子稱崩諸侯稱薨　帝后稱殂王公稱卒　皆名自晉拜不名以後不書名　天子近出稱還京師列國曰還某都　凡新君卽位必曰某宗後皆曰上太上皇也稱上皇　皇后太子曰立改封曰徙　諸侯

有國邑曰封無曰賜爵　節度使赴鎭曰爲使相曰充遙授
曰領　高其土曰封　彼自歸服曰下兵威服人曰下　以
善去曰罷以罪去曰免　誄得慈曰有罪　凡師有鐘鼓曰
伐無鐘鼓而掩其不備曰襲　春秋相而不盟曰平　民逃
其上曰潰　犯順曰簒逆上曰反爭強曰亂
二十一史作者姓名
史記　西漢司馬遷　前漢書　東漢班固　後漢書　劉宋范曄
三國志　晉陳壽　晉書　唐太宗
南齊書　梁蕭子顯　南梁書　隋姚思濂　南陳書　姚思濂
北魏書　北齊魏收　北齊書　隋李德林　北周書　隋令狐德棻
南史　唐李延壽　北史　李延壽
隋書　唐魏徵
唐書　宋歐陽修宋祁　五代史　歐陽修　宋史　元歐陽玄撰
遼史　歐陽玄撰僕斯　金史　歐陽玄撰僕斯　元史　明宋濂王禕
遺命　辛卯
余本有清明之質又承祖父教育師友皆賢良向是聖門
路上人後值家勢艱難因循叢脞日削歲剝喪厥生平今
歸期就近復覩此亟恍遷故我作遺命以誡四子
億先五世祖海州公年不滿六十靖州公六十四易巷公二
十四大父僖公先生年五十一考鶴間先生四十五自慙何
德乃過先人追數六十四年中蹉跎舉場凡十四科以外艱

承重不應試者再元配龔產亡適當試時不應者一又以授
經山左不應者一其餘無試不與於舉業亦嘗悉心殫力研
賡豈非行薄不獲蒙當世之榮味乎然吾本意初不在此此
意亦難與外人言既身爲此事又說不欲人以我非迂則誣
所以不欲而仍業此久不割棄無非念祖宗門戶遂爾姑試
十擲其擲去中不中自己全不主張至今日則曰天之所以
玉我者在此不在彼也外人不知其以是言謂我病狂喪心
矣乎汝曹則狄不可爲此言設此想擲必命中亟須修行祖
宗即天念祖宗即念天修行即念祖宗汝父行薄無令吾之
遺禍延汝汝曹重獲罪於天易巷公臨沒時倘無子翁太君

恒遺腹以迄於今又四世此事極不可忘魯公先生纔二子
其季余叔父後惟實公鶴間先生兩子止留一爲余余哀念
無兄弟恐一旦不可諱而斬先人後故兢兢保守於衽席間
尤慎汝曹修行當厚於待兄弟慎無懷挾私小天壤寬廣富
貴功名學問皆可自取莫之禁抑無向自家井底中紛紜爾
我量少計多曾見好貨財私妻子於父母兄弟刻薄者家事
展拓有幾若肯抱頭痛哭大家圖畫祖宗諸事便爲幹蠱之
子吾又自度處生於世雖不取榮不至大辱被人譏彈有之
尚未交手唾面及遭刑戮固感上天祐憐亦由我懷刑裳垢
始終戒畏太抵謙恭下人高可集福災亦寡愆消厥身日寡效

天卑法地書曰謙受益滿招損聖謨洋洋教人立身處世之道胡不勉之家冬語承張云吾不以兒子待汝直以祖宗待汝斯言痛絕又寄承明云時事未定天命可畏八字聖賢心法亦千古定形知時事未定可絕无妄之求知子孫即祖宗之心不以二三婦人言易吾先人祠墓欲留會稽者任自謀之不汝禁也吾爲祖宗之意無窮靖州公易菴公六佐公三主廟食須六十金大父父兩世布衣不可開此變例須祔食小宗或子孫能封三代則時至義起更可恢廓規模東野公海州公各須增祭田此皆不欲託之空言者吾已老廢汝曹四子皆外祖母王太君之德欲於陶祠附田數畝長佐粢盛汝曹亦必識之吾日內多病忽忽感念生平十七歲時病於石洞林屋吾父以肩輿入山舁余歸邑涉禱石洞之神三命孫孺人糊育成長後就婚汝母三十餘年來撫嬤汝曹一女三吉病痊復躡蹻四十里走四明隻雞稱謝此一事也未之能酬也況於授經董行之大者乎癸亥病未城病沉已不知人自念必死不得歸見大母爲恨幸不死次年甲子奉大母終踰年出游歸德歸德閱三年丁卯而歸歸輒病於外弟陶士偉請室其病之況加癸亥　辛未又　大病幾殆荷陶君一體醫護以生厥後或一年或四三年靡不病病多在夏秋之際自丁卯四十歲在歸德郡塾至今辛卯六十有四祖忌此世又二十五年矣善病莫如余屢病而獲存愛我者咸歎且咤爲奇異余曰此非余小子之能存乃曾祖母翁太君行簡與吾祖吾父之孝友至誠感神保我後生天故未絕余小子爲不忍于絕簡孝之後以使當世之無風教也昔趙清獻公盡之所爲夜必焚香以告于帝不可告者不敢爲也司馬溫公曰吾生平無他過人但所爲無不可對人言者耳余之所爲不可以告于帝對人言者多矣古人知非而化猶云穿過求能況余小子乎吾父不獲已而刻思復堂一編誡以師友之傳習在是且推揚魯公先生爲後進所忌吾實非阿其祖先賢先師之靈可質告也身既被放故藉此以表先人蓄德冀當世有推挽者此編幸而獲留亦邵氏一家之事也吾豈敢希干誡之遇於吾子孫哉惟幸不毀固藏此板便爲善養吾志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勉旃各自愛早克樹立無貽畢生後悔令妻孥啼號之憾與歲月并也系之句曰我年配易數慚與昔賢同文章經世業天地其虛空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會稽馬用錫校

金壇段中徐氏重刊

謝孔淵邵母貞懿翁太孺人傳

姚江鄒汝功以邵子曾可母翁太君狀來屬爲傳余受讀之蓋太君二十四稱未亡又四十三年完節是固足以傳也太君父時宣寧遠衛經歷母徐氏祖大立南京兵部尚書太君生而穎慧女紅針綴不教而能長端淑嫻禮法王父以下咸愛異稱爲女士十八歸邵易巷公洪化公靖州守伯棠子海州守甄孫也自太君歸而微孝義勉詩書相莊如賓者六春秋而公卽世太君拊膺號慟誓不獨生無能諭止者宗老嚴

鳴翁使謂之曰若任娠者數月幸若身存得雄夫死亦生不幸若身死殄若祀則眞死而夫矣盍忍死待乎繇是太君乃忍不死及期曾可生生而善病瀕死者數太君百方調護比長就塾諸奉師者躬睬乃進教以義方弗孤兒姑息以故曾可爲人行端而守確志孔孟之學交遊信之而太君因是益名隆邵宗太君奉先孝分至伏臘敬共嘉旨後姑諸宜人歸自燕齒少于太君事之甚謹曰向尊章宦遊曾未致孝養心恧爾今幸得奉宜人敢不慕恪其待人寬以周御下有則儀寒勞疾恤之唯恐後始秉家政訖曾可有成立大白婚嫁祭

原越十年余歸自晉州其孫延采遵其父遺命號哭來告曰大江以南能以立德實其言傳人之先人者莫如先生孤等

實陋且微不能揚先人潛德願藉一言以發其光余固東婁
交君又君于余妻中表兄及余教諭石門君長子立夫來訪
詩酒酬和惠好甚密遂不辭爲志銘志曰君姓邵氏世爲餘
姚人初諱邦琳字林玉更諱曾可字子唯號魯公靖州知州
鄒原公叔子易巷公子也在娠七月而孤以篤學至孝嗣親
成立母翁太君病偕配孫孺人羹股進復享年十七又對夫
婦出接賓友冠佩方正唯于母前作兒啼笑承歡無兄弟止
一姊亦早寡奉如母少受業霞標管先生屏絕嗜好一意孔
孟之學姚江書院初建亟往襄事諸先生嘖然嘆君之躬行
無闕以風勵其學人乙酉東南被兵求如沈先生拙修吏先

生輩講晦跡閒蕺山劉子正命卽山中爲位而哭君時年三
十八夙敦志節每入山省視兩師歸護翁太君使不知亂離
後七年辛卯太君終遂捐世貲以教子勿隳先業爲事孫廷
采甫六七歲率詣書院繙示先儒書曰小子今未能讀異日
庶沉思靜觀之成戍攜課皇山省拙修先生病于半霖心喪
致毀直軍興旁午供億冬自皇山扶病歸遂篤其友韓仁父
等祭以文稱君依依孺慕數十年如一日敬以守身慈以惠

迎致賢節以奉姑言笑事太姑諸宜人垂革執其
手授以筐鑰告以玉田先人之遺莊手澤也每念太姑及靖
州公潛焉涕下余妻常至外祖家見孺人縫衣裳供甘旨洒
飭庭除粧篋靡不鮮嚴窩心艷之未能逮焉廷采則告余曰
大母女宗文獻也能述邵氏孫氏之前烈誡我後人曰祖宗
傳家者唯孝而已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
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悖德悖禮是之謂逆吾少受孝經
先君子僅免于逆期子孫世世恪持是心崇禎二年維舟君
死楊村由譬玭佐兄迎喪既而孫氏微流寄通州歲迸子孫
以雞黍紙幣詣客星山上維舟君塚早歲失怙半依外祖父
盛敬共嘗祭堂事室事罔不夙戒自質明至日旰身未嘗食
姚江院會親滌盞豆以餉先生長者其肯廷采寢食服用並
有恒節自大父亡家計日衰康熙九年廷采丁外艱益闕侍
養戊午反自舉場孺人迎泣曰吾忍死待汝成立今老矣度
不能更待門戶將復何持豈小子不內念祖宗因循歲月以
至此采伏地哭不能起癸亥患病常閉目不能登樓越歲卒
後大父之亡二十七年齒少大父三年前五十年當盛隆然
自勤勞撫卽安時後二十四年遭際陵夷經歷變化哭三女

二子一孫一孫婦七十垂暮抱曾女孫獨至出外孫婦久聲不歸曾孫生三年未面並爲遺恨大父故厝柳巷祖塋旁采父在時歲請堪輿家度地未得迄大母亡采哭泣至白山漢漢祖祠下沿河千武得今墓所北面客星右龜左蛇水環其南東會于江在邑南城東門之外五里其葬日甲子十一月二十五日據狀君生萬歷三十六年戊申十月二十三日終順治十五年戊戌十一月二十二日年五十一孺人生萬歷三十九年辛亥七月二十八日終康熙二十三年甲子正月十八日年七十四子二長貞顯卽立夫先孺人十五年辛次貞頤壬戌燕遊還至江南無確音女三長適翁年觀次適孫浚次適徐南有皆先孺人卒貞顯娶家都御史省齋公裔孫嘉仲君女生廷采繼娶章氏生行正君沒之前一日章氏以疾終行正年十三殤貞頤娶君姊女孫氏生廷英廷俊一女適王婁熊廷采娶龔氏無子繼娶陶氏生承謨承明承張承朱廷英娶毛氏生承泗廷俊未聘死湖州於乎君雖不遇于時而能立身以孝信道自隱教其子孫以守先人經籍夫又何求孺人晚景雖奇然至孝之行正身純家之道餘光在人不藉彰表而榮如君夫婦者可無憾矣銘曰

邵氏之定祥自孫白山之域炎劉之熾如火烈烈發其後昆先生其尹彥明後一人也哉彥明出伊川之門而先生出沈史之門抑彥明之配未有聞而共德孝德相其夫以善養獨

府君命不應試則又摩慰曰吾向者之言彼一時也今汝能不出吾復何求其奉魯公府君也祗帥父德乃爲克類盡止諭經籍守舊聞而已受業沈史諸先生敦禮棄利不解機權啟曰無俗情及弟上由公析產惟取磽确奉母孫孺人一舉足一出言未之有焉竟十二年假館石門歸省輒依依舉衣如孺子教廷采遣事韓先師曰入于薄則忍人而不可爲也習于利則市人而不可爲也爲古詩文奉月峯今文選科律動稱元秦曰唐宋者學文之階梯耳其根底在經勿肆口說文章高下于時俊奉茗秋厓黃梨洲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藏書貽閣上每歸見牙籤繙動則召廷采而之怒旣乃

太息曰先人日澤止此吾今成壞當由汝矣因垂涕引起又曰先大人貌侵身長不及中人而志意寬廣聆言瀛細遭斥市價每減廷采以祖宗風氣不可變孝弟之道不可闕翁太君晉公府君先緒不可歇詩箇面札具饒酬應顧潛身著述曾無佐書投幕之想足不越禦兒檣李以西誠古之能守有道者余肅然起拜曰先生之風烈何矣美矣愧余浪遊南北邑有模楷而識之遲也敢問先孺人懿行何如念魯則又大慟曰采六月失恃何知吾母身祖母留也祖母爲言采母之亡止二十一歲丙戌避兵入山重跰歸而憊病越年生汝汝生之年汝母死之歲也汝諦志之入歲省外大父閣巷先生

于陳引謁陳氏宗祠則對神主而言省齋都御史余高祖也家宰若介余叔曾祖也通判丹治公余考也家世忠孝清德延及子孫故汝母雖女子亦漸遺教少而性成恭順爲汝家婦謹事大姑與姑姑致嚴諸家人頤指罕當獨汝母能敬奉恨短祚未及五年不終侍養又以汝累姑此吾女臨歿所不瞑也采哭荒歸以斯語告孫孺人後母孺人章出慈谿縣十八都之甘溪外大父申甫公耕讀宇家當避兵時入姚城內定骨焉申甫公性而忠每入城省女攜山中果苹未嘗不垂頑欲歐母于歸之二年生弟孝三年爲又三年行正生又二年母弱疾終自庚寅來迄丁戊戊執姆道者覓九年家人小大內外無異詞得嫻事大姑綫一年其癒采也無異已生病耳恒失聰先大人念前母不永年顧遇孺人時時啁經其間康熙七年戊申行正瘍延采哭告母主曰正之不孤天也采同母子也母其有露無以前後易意夢寐淅淅則呼母若輒以再曰兒有兩母其敢一呼後母之亡先大人年三十三自是不娶蓋先生兩孺人之行蹟與其遭遇得于念魯之口述如此余忍不銘先生姓邵氏餘姚人諱貞顯字立夫號鶴問父曰魯公先生儒者以孝聞生天啟六年丙寅十二月廿九日卒康熙九年庚戌八月十五日年四十五陳孺人生采順元年戊辰十二月九日卒順治五年戊子六月廿九日年二十一章孺人生崇禎五年壬申五月十八日卒順治十五年戊戌十一月廿一日年二十七子二行中行正行正年十三殤行中更今名廷采即念魯娶龔氏同縣侍郎諱之裔孫執卿君女能奉祭祀承侍太姑孫孺人曲順有先姑風于歸十二年而終姑茶旨嘗生一女嫁蔣中繼娶陶氏會稽人考曰子良君生四子承謨承明承張承朱一女嫁陶原達承濂娶鄭氏同縣彥禎君女生一子先鼎三女未字承明娶毋孺人徙石君女陶氏出原達妹次承張承朱未聘先生刊厝柳叙禎塋莊康熙十三年甲寅冬十二月始合葬兩孺人舊攢在六世祖贈奉直大夫東野公塋左距陳孺人七二十七

乍矣啟殯啟櫬念魯痛不能踊不成拜也自吉獨子弱貧
又時山寇薄邑有類棄葬冀子孫昌大更卜吉域其意可哀
也已銘曰

先生之孝孺人之慈旣立厥配胡不慭遺先生之文孺人之
德黃耳鼎象以承先澤風者一生信者無窮修短何論古有
賈終爰及苗裔栴楹手澤柳山之東碑我鴻烈

以上傳誌三首舊附集後今仍之

姜垚邵念魯宋元明紀事序

周宣王會採于八百國之風統之杜下史列國亦皆自採其
風俗以待輶軒所以維綱常重名教盛世大業也春秋之後
小朝廷亂其志操視死如歸執義佩氣沖霄漢名並天壤
魄雖有智者亦莫能善其後耶但其時不乏忠義之士不以
歌舞是娛致緬人挪揄厭憎束身投械駢首就戮豈天奪之
雀喙呼于爨室觸蠻奮勇于蝸角方且剝膚肯行賄賂聲色
耶大廈已傾頹屋卒綴存餘喘而爭門訌戶立黨招禍如燕
以董隱君之日述綱舉目張可稱信史悲夫申酉之時何時
約取資于馮司寇見聞錄毛大史後鑒錄黃微君行朝錄益
庶訓究理學長而志盛謂事業可立期忽忽五十鬚髯如雪
乃潛思著述先成宋元明紀事一種屢易其稿心良苦矣大
史家祖後人譏其尚未博雅且有謗書之目若陳壽不以昭
烈爲正統名義乖實抑又無論蔡邕逸才曠代不得續成漢
書甚哉史之難也吾謂舉其大畧其細存其號位恕其成敗
庶乎無難況殷頑民周嘉客厓山未覆歸命未來較不庭後
詠招去懸絕大哉王言加惠明季特詔福唐魯桂四王附懷
宗末年紀事旁搜野史禮徵遺獻示天下以是非非之大

讀此令我太息

范蘭送邵念魯先生南行序 辛巳

江以南州郡介山瀕海而處者延袤萬餘里而廣州爲之會

其地東連吳越西控交桂極於滇南海舶乘風而下上者曠
忽以千計而水陸之貨象犀珠貝之珍莫富於廣州而外錯
島夷內連數十百郡之人皆於是乎聚余友鄒子念魯姚江
之雋行士也博學嗜古嘗自稱曰士不得志則覽名山川退
耕且釣志韓愈之志業司馬之業耳矣所至以筆墨自隨而
尤放浪以蒐羅勝國之遺爲已事顧文日有名而圃於省試
且老矣今年夏告余有廣州之遊余謂今遊士之客食於州
郡不憚車馬舟楫之勞險者相望也而以吾鄒子之才之學
之志之遊則有異以鄒子之才之學之志夷然以諸生自處
世亦僅以諸生愛尙之即客食州郡時相遭於車馬舟楫之

問者問則笑以爲彼亦不過投吾之所往而不知其中之
有以爲也夫廣州數省風物之要會而勝國之事所嘗經遣
墟積之區也鄒子歷其江山旅宿其廛市宴游其士夫僚吏
而又以時雜探童謠里諺與夫番商海賈之傳聞豈緊猶夫
人之得而歸也歟雖然天下承平五十餘年矣鄒子試登越
王臺西望而嘯故老有存焉者乎遊士之客食者既如余所
言海舶之乘風來集者如以利爲市即數十百郡之流聚而
能言者各自道其州土之豐樂斯已矣吾又不知鄒子之有
得與無得與抑所得有加於鄒子與其無加於鄒子與吾又
以慳能當鄒子意者之無何而鄒子之才之學之志之無盍
所從來久矣
得恩叔祖論文書
細讀記序明潤雅暢意近歐蘇傳志幾入班范快甚老人抱
攀弭日不覓文字者久矣稗益不勝吾邑自孫司馬本歷下
郎郎倡明古學先君子與桐柏先生實或承之咕嗶家始知
有秦漢之文厥後不專于文而剽于討論則姜重海先生歎
緒風而規隨勿失獨呂秋崖耳恩幼失學常聞長老先生言
文貴鍊鍊則潔而峭而簡味腴而氣厚譬如金銀出礦必經
火鍛而後寶色璀璨非然雖材勿工又言不讀倘書左傳不
曉鍊法鍊篇鍊調鍊句鍊字愼思勿措久而入妙吾嘗讀禹
貢敘述九州山川田土水道貢賦產植後人充棟未了不于
餘字而眉目較然斯何道與吾輩爲文病于好繁而不能簡
秦漢長文如屈原離騷太史公報任少卿書賈誼治安策累
數千言繁矣然而無句不簡以簡用繁斯多多益善也即如
鍊兵必自一人始以至于千百步伐止齊仍一人耳鞭子王
之三百爭錯綜王翦之六十萬則茅塞如一五花八門無不
可矣不然其不爲孟德之赤壁符堅之淝水者幾希子曰辭
達而已矣吾輩爲文每患勿達復詞疊句以求達終勿盡達
易曰修詞立其誠詞之勿達要亦誠之不立乎古人才稟英
靈胸中具有一篇大文字措作發揮洶泉波折臣心裁古自

然可傳今人得題始尋議論摭拾典故且以書生心眼時文
聲調揑綴成篇護惜瘢瘕取好自矜詡享餙語以干金襲碱祇
而拱璧修詞如此誠乎否耶歐公就文輒粘壁間往來咿吟
塗乙往往原稿不留一字環滁皆山也凡數日而得此一句
錦堂記既畢韓公急索歸于首二句各增一而字韓公大
服歐陽公猶精密如此古云文以氣爲主然吾謂必以識爲
先蓋識高則寄想曠傷不落常徑發言樹論本經術合聖理
足垂世教且識高則品卓他不悉數即近代空同大復于麟
諸公皆風骨矯矯不苟逢世以之操觚竪議即文弗盡佳猶
以人貴況迺出蔬林俯視人表者乎近日錢虞山則又人以

文存未可槩論吾輩文過蒙臾可也若立品則當以古人有
志節者自期由此言之非特文貴鍊人益當鍊耳嗟乎兵戈
饑饉垂五十年儒者不坑而厄卷籍不燒而盡先賢之文宋
風流澌滅莫問至今日而沾沾于蓬蒿破窻間抵掌而談舊
學豈非痴絕雖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念尊足下未從祖父
爲儒者之學今又沈浸千古不欲苟以經生自處宜子文之
日進而不能量其所至也余年往知足下晚既喜得宗賢冀
足下之光達有耀亟以鍊之一言爲足下告足下高識更有
進于此者勉我告無吝甲戌七月以發白

以上書三首檇附集後今仍之

文學邵念魯先生墓誌銘仁和邵
翔麟撰

餘姚有篤行君子邵念魯先生耳其名未之識也康熙四十
生貌甚豐髯早白衣冠頎古言動有禮所著有思復堂前後
集所纂輯有詩經兒課禮記節要姚江書院志署等書先生
六年丁亥始識之昌邑遂訂交越三年辛卯先生來訪余田
居爲先公立傳又作田居記未幾疾作渡江歸別纔十日聞
先生病且殆以文一編語其孤曰能傳吾文者龔侍御也及
六十四宗黨咸從游學者私謚之文孝先生初娶龔氏一女
卒其孤孤以告將葬復持行實來乞銘麟與先生爲布衣交
適蔣申後娶陶氏生嗣君承灝承明承張承朱一女適陶原
且其文其行爲海內推重敢不諾而序諸先生姓邵氏諱延
達今康熙五十二年冬十二月癸巳四子葬先生暨元配龔
宋字念魯宋康節雍之後紹興餘姚人也先生五世祖甄領
于慈谿太平湖龍山廟左先塋之次銘曰
嘉靖中鄉薦官海州刺史高祖欽諭領萬厯中鄉薦官靖州
恆勤學曰文秉德曰孝載在謚法誰稱厥號先生有之是以
刺史曾祖洪化祖曾可父貞顯皆儒者先生生六月失恃大
歸其鄉龍山蒼蒼湖水
之凡百君子於焉視之生遊四方歿歸窀穸
達令康熙五十二年冬十二月癸巳四子葬先生暨元配龔
子慈谿太平湖龍山廟左先塋之次銘曰

恆勤學曰文秉德曰孝載在謚法誰稱厥號先生有之是以
嘉靖中鄉薦官海州刺史高祖欽諭領萬厯中鄉薦官靖州
之凡百君子於焉視之生遊四方歿歸窀穸其鄉龍山蒼蒼湖水
達令康熙五十二年冬十二月癸巳四子葬先生暨元配龔
子慈谿太平湖龍山廟左先塋之次銘曰

以家廟祔食壻祭川町嚏至再嗚呼先生誠篤行君子也先
生貌甚豐髯早白衣冠頎古言動有禮所著有思復堂前後
集所纂輯有詩經兒課禮記節要姚江書院志署等書先生
六年丁亥始識之昌邑遂訂交越三年辛卯先生來訪余田
居爲先公立傳又作田居記未幾疾作渡江歸別纔十日聞
先生病且殆以文一編語其孤曰能傳吾文者龔侍御也及
卒其孤孤以告將葬復持行實來乞銘麟與先生爲布衣交
適蔣申後娶陶氏生嗣君承灝承明承張承朱一女適陶原
且其文其行爲海內推重敢不諾而序諸先生姓邵氏諱延
達今康熙五十二年冬十二月癸巳四子葬先生暨元配龔
子慈谿太平湖龍山廟左先塋之次銘曰
嘉靖中鄉薦官海州刺史高祖欽諭領萬厯中鄉薦官靖州
恆勤學曰文秉德曰孝載在謚法誰稱厥號先生有之是以
刺史曾祖洪化祖曾可父貞顯皆儒者先生生六月失恃大
歸其鄉龍山蒼蒼湖水
之凡百君子於焉視之生遊四方歿歸窀穸

湯湯依其先世以成其志用垂後人勿替此謚
理學邵念魯先生墓表 會稽陶
思澗撰

三代以後惟兩漢循吏各有稟承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
祭也故夫淵源密切本領剛深其守之也堅其成之也大而
其傳之也久而不敝自窮鄉無師獨學無友又才質淺薄不
克奮然傑出自北於古豪傑之士始猶逡巡決驟寡涉陋間
卒乃顛倒昏亂出入寘伏譬若門第之無宗譜者即昭穆猶
不可尋矧其始之祖乎夫賈董馬鄭輩終身守一師而不變
皇皇汲汲網羅補苴不過三代聖王致治之粗迹與六藝之
緒餘非有若孟子所謂守先待後經正民興者也顧以方夫

根柢亡而枝葉具徒以其謬悠無所稟承之學據寫尺寸稱
將以砥柱一世相去則亦以遼矣姚江郡允斯先生少隨其
父立夫公受讀書爲人之法而其祖晉公公勤道繼學敦善
行不怠先生念之弗忘故又改字念魯嘗是時先生方弱冠
耳厚重嚴慤已卓然不肯墜其家規比長出就外傅韓遣韓
遣韓故姚江老宿淑艾于王文成公者示以入門柳級謂聖
人可學而至先生則益私心向往有志於性命宗旨往時余
從先生游先生執余手娓娓道文成天泉夜論時光景及橫
山緒山相繼之統曰人心不死端賴斯脉昔遣韓師教我如
是言乾淚琅琅下夫王門師弟之功過在先生原未嘗偏執

依附于其間特以衛孔孟者攻二氏衛君父者攻楊墨王門
非二氏楊墨比則吾亦第有謹持師說以體驗於毫釐而已
若夫執兩用中聖人復起自有歸宿故夫後之人有能指陽
明無善無惡之教推尋以至于朱子之不偏不倚又推尋之
至于孔孟門庭識其是而去其非隆隆然無纖絲緊障不可
謂非先生之緒火有以發之也先生上窺下逮自封建學校
農屯軍政天官輿圖諸書無所不讀而獨不雜于神仙浮圖
蟲魚小說其他則皆發爲文章頗尤覃精史事嘗自謂生平
頭白汗青西清東觀差覬以老布衣與聞掌故自先生沒後
豈惟東南道學一傳景響頓絕即欲求三百年遺案與夫勝
國軼事而訛舛隱諱亦無從徵信于萬一已勝劇作者如歸
震川茅鹿門錢虞山　本朝如侯朝宗汪鈍翁魏叔子古文
碑版滿天下惟肆其力于文詞故工力所到遂亦行遠今先
生之文未知子之數子後先何如押傳不傳亦有命焉惟是
百十年餘學者聞風興起慨然欲從金華四君子以追閩洛
因而求先生之文以溯洄陽明遺緒則先生固抱祭器之冢
子也數小宗大宗者其必由是矣然則如先生姚江書院等
文烏在其不傳傳亦遠在歸茅數子以上無疑也孟子曰待
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先生
生當科舉盛熾之時獨以其所得于父祖師友者服膺弗失
于一方心痛告矣空言何補然而先生自五世祖暨其後嗣
綿綿延延有完行而無闕德則先生之道亦不可謂不明不
行已矣若其立身行已進退取予始終本末別自有傳余第
賜其大者著之于阡以答先生以告學者云

念魯先生本傳　餘姚邵
　　國麟撰

先生姓鄧氏諱廷宋字允斯儒者諱曾可孫也曾可服膺良
知學師事管宗聖宗聖謂曾子之道以魯鈍字之曰魯公
先生思紹其祖因自號曰念魯生六月而喪母陳其壬母十
易保母呪之嘗奉王母命入菜圻驅鳥先生整冠束帶左手

竽右手出懷中漢書儒林傳三復之薄暮歸王母得其兼大喜悅康熙初姚江講學諸儒若沈史韓龍朔望集書院先生均師之一日問韓孔當曰孩提之不學不慮與聖人之不思不勉將無同孔當笑曰子知艮知矣已酉父授經嘉禾先生往質問所業益進尋謁禾城施博論名臣奏疏博稱善且最之厚自愛隨治史學著聞髦俊問凡宋元以來軼事悉糾其徵信者表之同郡薦紳敬其人多委贄以教子弟甲戌餘姚邑大夫韋具書幣請授經義學故事邑大夫同博士長後起君子嘗議也其生平篤志聖學至死不苟類如是有

詩書十言誠曰子孫錫名其準諸此幸卯夏病腳彌留大聲呼申子承明操筆曰授改訂所著史論薛文清一則曰吾恐家庭不可不孝友書不可不讀不孝友見惡于父兄何況疎者不讀書見鄙于州里何況遠者乃書承先惟孝友吕後在論曰麟讀先生傳死義諸臣簡而有體文而辨知先生殆經世之學而先生爲陽明辨心體爲蕺山證慎獨則知先生非徒文士蓋取舍宗乎孔孟議論擇其精微者也先生樹品師大父魯公公多聞識古文詞師微君黃宗羲翁山屈大均竟以肆力古學負病而亡天也夫命也夫

臂出血而呼曰汝知痛耶知痛則必知學稍怠引其兒而祖

位踞使自誦令嗣學業倍進是冬烝祭徹率長子承濂登龍泉山立祭忠臺上遥指累世墳塋濂伏地稽首而先生大慟爰作祭忠臺慟哭記丁亥酮月五日先生春秋六十攗揆之

理學邵念魯先生傳　甬江萬經撰

先生姓邵氏諱行中字允斯更諱廷采號念魯宋康節雍之後紹興餘姚人也五世祖甄嘉靖壬子舉人知海州高祖欽

公曾可父鶴間公貞顯皆姚江書院中高第九歲隨魯公公
入姚江書院見沈國模謝曰孺子治何經對曰方受尚書國
模摩其頂曰孺子識之在知人在安民十一歲從魯公公講
業於皇山翁氏莊書課制義晨夕出望原野平步林皐訓以
孝弟忠信夜則共卧寬嚴得中誦說有法年二十委贄姚江
先輩韓孔當孔當教以靜坐月赴小會歸治經書竟日閉樓
默不出聲或家事梦磔則走讀四明山樓越溪渡岡不以爲
疲一日孔當問曰堯舜之道在孝弟孝弟亦不易盡夫子尚
言未能人皆可以爲堯舜其說云何先生對孩提之不學不
慮即堯舜之不思不勉否孔當怡然悅曰真知宗旨被汝一

語道破此是性善根苗孟子言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
平道彌事易何事他求只此子歸而求之眞有餘師矣時孫
元儒舉克復義解重克己先生進曰須先識禮譬如破竹禮
爲主則視聽言動迎刃而解故曰存天理之本然孔當首肯
曰先儒微旨已晦不過二十二遊邑庠刻爲鄉業非向上工
夫乃讀周易左史及朱子綱目陽明文集蕺山全書辛未纂
詩經兒課甲戌黃岡韋孝廉來宰餘姚辟先生主書院先生
條次訓約十則榜堂楣一曰立意宜誠大學言毋自欺中庸
言不誠無物蓋心術不純學問事功俱無歸宿生心害政發
政事事有蔽禍於家國天下者故先儒陳眞晟謂誠意是大
學鉄門關鐵山劉子揭愼獨爲宗旨拙修史先生每警門人
立誠爲第一步一念虛假通體皆非切須鞭辟近裏即今諸
生讀書是眞讀書做人是眞做人其問天資敏鈍氣候深淺
自是各別要不相妨但能從爲己之心打進不患不日新月
盛朱子講忠信進德云如項羽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
士必死無一還心須辦此志向方得二曰勘理宜精人情物
理事勢皆聖賢之學故曰一以貫之又曰合外內之道此理
甚寬守着便不是務要隨處體認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然後
可加篤行之功大學誠意必先致知中庸誠身本之明善明
所以適於誠之路也不然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行堅言辨可
乎拙修史先生言學問自有向上工夫勿以必信必果爲駐
足之地正是此意三曰倫紀宜敦三代之學所以明倫人倫
首重孝弟如築室之有基如立苗之有根吾輩晨夕出入倘
於愛親敬長兩事不立根基無論異日服官臨民無所取資
即今矻矻人面生牆書史豈不內愧劉子名講學之地寫證
人社言如此爲人不如此爲獸畏之愼之四曰威儀宜攝求
仁之功只在非禮勿視聽言動惟顏子天資明健當下請事
斯語其次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約之以禮固是徹上徹
下工夫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檢束身心情慢不設乃恂慄
後自然威儀非作而致之也夫子言不重則不威重字是學

者對症之藥程伯子見獵心喜自覺輕習未除此等痼疾惟
眞實用工從無問斷始能推勘俗薄風漓後生輕傚而長弊
愈益謙退誰與發其病而藥之內外交養無暴其氣此學問
牆壁朱子學齋規約可以爲法五曰識量宜弘世間多少難
了事何暇目前屑屑計較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不可不
具此氣概易曰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兼此兩者乃能覆
載萬物識見愈高則執禮愈謙聖人與天地相似吾輩不可
不以天地爲心好學之士只問自家得力何如過失何如耳
至如人品學術交游趨向或有小異不害大同習而沿之其
失斯甚從來朱陸之辨洛蜀之黨此等客氣都要掃除六月

取與宜嚴韓仁父夫子述師訓言人一念貪私便銷剛爲柔
窒智爲昏變恩爲慘染潔爲污壞了一生人品故君子以不
貪爲本于馴一介當安義命士居四民之首具大人之志豈
容私小陷溺謹身節用量入爲出絕去分外希望正是自家
監立處陸梭山先生居家四則具在何不倣而行之七曰學
術宜端吾輩束髮受書但識堯舜周孔凡諸子百家九流三
者同出一源昌黎所云游之仁義之途養之詩書之源沉浸
濃郁含英咀華然後發爲文章理不傷氣決不撏才斯爲大
雅妄亦書師言八股須自出手眼要新要活要風采色澤分
外出奇若胸無根柢動言歸黃金陳耳食何異十日功課宜
勤業精於勤傚則有功古人今人共居一堂人生樂事孰過
事父經綸天下之大經故與二氏不同凡吾同人須卓然信

於此正恐時會不常往還難定若復燕朋逈師燕僻廢學豈
非自誤登斯堂者毋好佚毋因循毋殘亂泛閱毋進銳退速
毋作無益害有益尤忌聚談害事朱子講修辭立誠云氣之
躁密心之存否卽言之多寡可驗最說得細吾輩相觀而善
要各各監起上達之志如世俗馬吊博奕傳奇小說一切非
聖之書非禮之事皆當恥而不爲安石圍碁何如士行運甓
俱此惜陰方有功課丁丑戊寅之間著明儒蕺山劉子傳癸
未著姚江書院傳甲申如山陰之石簣遺書仲子承明日汝
力作中須節勞無令頓憊東漢諸君子有脩賃數日讀書數
日後來多至公卿近者士人名爲讀書實皆游惰人才從此

隳壞大舜于田供職漢蜀孝悌力田均務實事魏晉清談齊
梁靡麗自是以後士大夫大都習爲高簡雖以宋明之崇尙
理學不能悉改也汝讀書求古今當自知之極憐汝勞勤第
恐動念故爲此說若能於此中打出方是孝子順孫方是聖
賢豪傑丙戌夏五月如粟昌戊子自粟昌至燕都已壯夏五
月歸自燕都庚寅著明儒文成王子傳辛卯春梓治平畧日
田賦曰戶役曰國計曰農政曰倉儲曰水利曰鹽法曰錢幣
曰關市曰刑律曰弭盜曰河防一十二篇夏四月病腦預立
遺命踰月而卒年六十四時康熙五十年也彌留顧仲子曰
死後不作佛事極大父墓下無違吾言已指思復堂一編曰
吾生平心血多耗此最足貴者勿漫示人汝貶存之先生孝
友爲學耶言勢利少以經濟名節自許持論操行卓犖不爲
苟同讀書尊經右史一切稗編小乘不屑寓目講學宗陽明
自柱文襄倡誠後日良知爲禪宗垂百八十年先生以祇住
自任作姚江書院傳大意謂人皆可堯舜獨恃此不學不慮
之良知與聖人不思不勉之本體同而作聖之功不廢學慮
以致之陽明之致良知卽孔子之欲仁仁至孟子無爲不爲
無欲不欲之旨存心致知功夫直到非空虛無事者也良知
卽明德是爲德性致之有事必由問學尊德性而道問學致
良知竭盡之矣爲善去惡正致良知實功故曰致知在格物
其小異於朱子者正心誠意之事攝入格致中耳至於西無
之言流失在龍溪龍溪之所謂四無以無爲無者也陽明之
所謂四無以無爲有以有爲無前乎此者濂溪之無極而太
極後乎此者蕺山之無善而至善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
蓋學術各有淵流固非作者之過陽明以後惟錢緒山鄒東
廓歐陽南野能守師訓再傳彌失如李贄之狂僻亦自附於
王學而斯時密雲滿然宗教熾行高明罔知裁正輒混情佛
爲一託於四無宗旨以故龍山承其後不稱良知而第言誠
意愼獨謂意者心之存主所云道心惟微卽未發之中天下
之大本也獨體在是功夫全在未發處用愼者愼此而已獨

體下不得個動字未發下不得個靜字其睹其聞自有不睹不聞未發在而指其微過一言蔽之曰妄復則不妄矣不妄則七情九容五倫百行稍有纖過正如紅爐點雪隨着隨銷故曰不遠復無祗悔苟志於仁無惡至龍溪以心意知物并歸無善無惡不從性善歸根則性命事功俱無依泊蕺山篤實類朱子其所謂獨即體知本體道心之微與朱子殊不與文成殊特改換名目以作士氣故蕺山嘗曰文成王先生承絕學於詞章訓詁之後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知之方曰致良知良知爲知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爲行行不滯於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動即靜即體即用即工夫即本體即上即下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忽於露不待言矣文成恐學者支離於學問蕺山恐學者荒忽於露明補偏起廢同一苦心其相羽翼於孔孟之門先後固一也且陽明之所云致知者攝於約禮之內始學即審端一貫朱子之所云致知者散於博文之中錙銖而稱兩兩而積其後乃豁然貫通焉此同歸中有殊途之別世之學者不究其同歸而喜摘其殊途所以從朱從陸皆無定見去聖愈遠畢累

世而不能相合也至蕺山專主誠意以愼獨爲致知歸宿擇執并至而不過格致於誠意之前合一貫之微言審執中之極則孔孟以後集諸儒大成無梓於此特全書未經刊布世多傳其節義而其承千聖絕學尚罕有知之者吾於明儒心服陽明外獨有蕺山耳其持論如此生平嘗欲復封建行井田改學校曰封建則君民親根本固曾見三代時有三十萬衆困於平城者乎有丐兵食於異國者乎誠參制郡邑三吳泰蜀不以封燕齊梁晉九邊並立宗子以固維城使人自爲戰則守在四裔養諸侯而兵不用其論井田曰欲得封建先復井田欲復井田先興水利議者謂中原沙土穿渠即塞然環城之濠未聞有是也且有溝洫則有封植有封植則土厚而水定蓄洩以度開濬以時何患焉議者又謂今皆民田奪彼與此勢將生亂余謂倣限田之意令買田毋過一頃十年之間乘除消息無往不復此天道也論學校曰重經術廢時文如試誦說可也用徵辟嚴保舉罰其不稱可也立明師養歲貢如經藝治事分課可也行科目復對策如賢良方正三試可也又云學校兼騎射然後用之可以當大事今西北之人不知耕東南之人不知戰皆危道也又嘗謂朝廷開史館宜先正前史去宋齊梁陳北齊魏周書存南北史廢三國志用季漢書又元人修宋史於儒林外別立道學傳先生欲并

道學入儒林曰吾道一貫文章經術何者非道而以此立儒
家標幟乎又惜韓范富歐陽李綱宗澤岳鵬舉不列儒者之
林孟子論聖之清聖之任聖之和與集大成之聖相提並論
原非一格假孟子尚在則若諸葛若嚴光徐庶郭汾陽韓范
富歐陽李宗岳輩必得列於夷尹惠之倫矣宋儒講說每器
事功先生恒多不滿其訓嗣子曰貧賤常境也常可安也富
貴暫境也暫不必談也汝曹當守祖父規模以誦讀爲生涯
以忠信爲根本以孝悌爲家風以禮義爲甲冑時葆祖父執
友詢起居受教誨令此心有所嚴憚則志氣日莊邪僻無從
入先生狀貌魁梧衣冠眞率不服閻不登危如臨如履以守

其身晚年割棄舉子業專精古文詞所至以筆墨自隨汲汲
蒐羅遺民孤臣之軼事後進造請接引不倦學者稱文孝先
生歲壬辰古滇孝廉俞公卿擢守紹興爲先生立傳載郡志
所著有思復堂文集四子師濂承明繼雲繩朱
論曰先生其傑士也哉讀先生五世年譜知先生生六月失
恃又十年繼母孺人卒卒之明日大父卒又八年弟行正以
瘡殤又四年考告終自考之亡至於甲子又十五年大母孺
人卒其遇亦窮矣然先生堅苦刻厲學日益篤行日益修表
章先賢潛德推揚文成良知海內學者皆知姚江之有先生
也彌留誡子書顧頡稽顙家訓家猶儲粟而以崇祠祔食

甚田叮嚀至再足以見孝思之不匱矣其本原心性經濟大
槩見於書院等傳治平畧諸篇小之出爲酬用亦不輟以一
言輕相假借庶幾乎古之無苟立言者與議者多以不獲一
第致憾於與善無微而余不謂然誠使登賢書享萬鍾極一
時之爲孚而祖父師友之範罔缺焉勿道較其所得孰多孰
少而況主體黃流理有必然邵氏之發祥流慶也又曰可俟
乎然則天之報施始亦不僭矣夫於乎世徒以文章重先生
者其志識何如也
國史儒林傳稿
邵廷采浙江餘姚人餘姚自明王守仁講致良知之學弟子
甚眾江西泰州龍谿並遡學案顏異師說而餘姚傳其學者
有徐愛聞人詮胡瀚錢德洪德洪傳沈國模國模傳韓孔當
邵曾可曾可傳其子貞顯貞顯生廷采廷采爲諸生與徐景
范皆從孔當受業又問學於黃宗羲初讀傳習錄無所得既
讀劉宗周人譜曰吾知王氏學所始事矣鑾縣李塨貽廷采
書論明儒異同兼問所學廷采答曰致良知者主誠意陽明
而後願學蕺山孝感熊賜履以闢王學爲己任廷采曰是不
足辯顧在力行耳又私念師友淵源及身而絕思託著述以
自見以爲陽明扶世翼教作王子傳蕺山功主慎獨忠清節
義作劉子傳王學盛行務使合乎準則作王門弟子傳金花

祁彪佳張兆龍黃宗羲等能確守師說作劉門弟子傳又作
宋明遺民所知傳姚江書院傳倪文正施忠愍諸傳凡數十
篇康熙五十年辛卯六十四弟子刻其文爲思復堂集族孫
晉涵
邵念魯先生墓表 大興朱筠撰

有明餘姚王文成公講致良知之學卒以功業顯著有效於
是門弟子滿天下江西泰州龍谿甬東遂學案傳授著錄者輒
數百人輻輳馳騁或不軌師說爲詘議於世而同里傳其學
以藉謹稱最者曰徐愛曰仁錢德洪緒山聞人詮邦正胡瀚
今山後少傳者惟德洪傳沈國模國模傳韓孔當遣韓

念魯學者所稱念魯先生也鼎革之初諸老殂喪先生廬然
承絕業於荒江斥海之濱嘗西北遊走潼關思有所用退而
老死以古文詞傳於其家死於今六十年姓名不出於鄉黨
學者罕能道之而遺書將墜筠及門會稽章學誠篤好其文
數爲筠感激言之乾隆辛卯冬先生之親同姓諸孫胥涌來
謁筠於太平使院爲筠言先生始末詳具且曰先生講孫先
生幼失母少長察察用父呵自斂從羣兒戲爲白打祖母
孫戚之嚮學九歲讀史即操觚爲徐達常遇春傳有法祖自
外歸偶舉宋儒語語先生先生與曰其人安往邪願得而事
之祖以爲有志即爲具衣冠送之姚江書院姚江書院者在
半霖崇禎初縣人設以爲講學地也亂廢韓孔當率諸人復
之是時沈國模年八十矣尚在嵗必一再至爲諸生設講先
生立堦下聽久之執所業尚書前曰孩提不學不慮堯舜不
思不勉同乎國模歎曰孺子知良知矣能敬以恕吾何加焉
自是從孔當受業徐爰范文亦韓門高弟子也比見先生
歎曰吾弗如邵子先生初讀傳習錄無所得既而讀劉宗周
人譜曰善乎吾知學王氏學者所始事矣年二十爲縣學生
獨恥爲應舉之文入則讀古書出則古衣冠行市中未嘗旁
視人傳以爲笑久之居祖祖母及父憂戒家人勿召僧七七
日陳梵誦經瞥蜜麥必誠必信一慟盡哀鄉之前輩僉曰邵
氏子善喪笑者愧之當是時書院諸先生相率講學誠篤好其文
景范舉鄉試第一計偕京師卒先生獨行抱遺書守其師說
而不變然貧無以自守走嘉興依故人課童子給食或有號
稱講學用私憾與王文成爲難者方負重名其徒陳縉焉彭
啟葬先生於縣之九壘山墓道之石未有表者敢狀以請銘
之學而已先生應曰若倘不知毀曰月者之喪明自哀不暇

而暇吾哀邪居數年一與施博論學於放鶴洲先生曰天泉
問言陽明原本無極之說儒也龍谿波淫無生之旨釋也不
得以彼病此博肅拜曰博老矣惟吾子崇尚正學自愛河間
李塨貽書論明儒同異先生答曰致良知者主誠意陽明而
後顧學哉由其自信如此初東部侍郎宛平孫承澤大學士
孝感熊賜履先後以關王氏學爲已任朝野之士譁然從之
相與牽引詆訶以交成爲異端學者從事四子書又以能毀
王氏學爲有功於章句集註庸俗耄師一談不破先生固疾
之以爲是不足辯顧在力行耳從同邑黃宗羲問乾鑿度算
法會稽董瑒受陣圖保定王正中學西歷將軍施琅振旅臺

灣過西湖遵先生相與縱談沿海要害琅奇之請與俱北謝
不行閒遊鎮江與梁化鳳部將講坐作擊刺之法一月而盡
之淮安從防河卒問河推離合狀北入河南訪黃流故道西
走窺漳闗喟然曰士則古所耕也而水利亡矣奈何會嚴幸
已知貴陽韋鍾藻建姚江書院於縣南博訪有紹文成之學
者乃以禮幣致先生先一日戒眾厥明諸弟子畢至知縣偕
教諭訓導至弟子迎於門外揖至階先生出揖階知縣升階
揖先生揖教諭訓導次及諸弟子皆揖入釋菜於先賢如禮
出即講堂揖坐先生南向知縣西向教諭訓導東向弟子俟
於階童子誦詩闋先生爲講易艮卦知縣顧諸弟子曰先生

戒毖定圖槩折衷敢告復性作王門弟子傳明道以言不如
而復藥聖冤狂謹盥志厥存沒授首陽作蔣山劉子傳綿綿
姚江浙東以酬江西以正長畿蹄雜羅楊詭亂望齡妝登逸
明王子傳學神宗朝異學披猖意心之主惟我山懋功祇悔
百篇示景范景范曰未有無紀傳而論贊作者先生欲然謝
不敏先生既遊倦無所遇私念師友淵源之傳懼及身而即
斬也乃思托著述以自見以爲琦淹功微金許言絕於鑠文
成立德以揭大任良知曰伊孟出蠢午魚爛執心辨舌作陽

以身鉉暨彪佳白首歸以全應鰲隱跡宗羲纂言死復生不
赴何干萬年作劉門弟子傳趙氏忽有民程黃錄之丞相開
府生祭者北死哭者西六陵冬青英孫珏來咽咽曲水蘭亭
葬於斯作宋遺民所知傳裂儒冠而僧師法別承徐枋顧絳
陳恭尹之貞璞完厥有徵作明遺民所知傳書院飛以革半
寐有賤載剝而復致良知是力蔣爾後生無忘前則尚是遊
是息作姚江書院傳人人自作傳家家異同厥君有錄厥子
有牒系厥臣有跡蹤耆舊有聞用紀於故邦作倪文正施忠
愍諸傳數十篇先生卒後門弟子合記序雜文編之爲思復
堂文集二十卷刻焉又考書院始末作姚江書院志略四卷

間從宗羲問遊事受海外錄行國錄作東南紀事同邑張五
皐從海外茭舍歸先生就與諮論合以馮魏見聞隨筆作西
南紀事二書未成或云成輒燬矣先生娶陶氏生子四長承
濂國子監生考授州判次承明次繼雲康熙丁酉舉人陝西
西鄉縣知縣次承宋孫九人承濂等初葬先生於慈谿之龍
山仁和龔翔麟銘其墓後以形家言曰不吉乃改葬先生之
弟行向榮晉涌祖父也嘗從先生問古文法歎曰紹興自文
成講學傳授矩矱代有四明所在多遺獻若張惇吕章成撰
著卓然先生實兼承其業自先生歿面紹興之師法與史學
書院記傳治平諸篇皆本原心性經世大器庶幾乎古之無
苟立言者歟昔人云文以人傳先生之謂也明年先生南歸
絕矣筠謹案表所以表其人之大者今制三品以上用神道
碑四品以下用墓表宗羲全石要例曰墓表有銘不可謂非
也先生歿光不曜而行與文實應銘法筠既表先生兼取義
於昌黎韓子所以銘施士丐者而重爲之系曰
君姻之邑系姓惟邵泰漢越宋餘姚支兖省代其有聞傳授
實同以節聞先生曾祖母翁聖亦有教曰文曰行言修之道
守先正正一髮引鈞覘斯郡士厥先生死矣師微業絕中改
葬骨肉其言在家祀先生於鄉鄉先生邪

文孝邵念魯先生墓誌銘 慈溪萬經撰

陽明先生里有古處士曰念魯先生篤學至孝屏居禹穴未
嘗與羣士爭名然大江以南已隱然知其姓氏少頴敏有大

志勿事舉子業專精古文辭余心艷之而未面也後余入都
皐從海外茭舍歸先生就與諮論合以馮魏見聞隨筆作西
謂許宗伯讀先生洛陽鑑湖著述多揚忠孝節烈由是仰山
之心益切歲戊子先生年六十一遊京華訪余余飲之酒酒
半脫冠重頭童然禿且白矣先生曰吁古人年四十文章妙
當世功業濟蒼生如某者自惟賦質不後恒人又承祖父教
肯師友皆賢頁本是聖門之徒率以家勢艱難因循澆墮日
削歲剝喪厥生平遂成天壤廢人余曰不然山左誡子書請
語以宗祠祖舍增祭田叮嚀至再先生之孝可謂至矣至於
書院記傳治平諸篇皆本原心性經世大器庶幾乎古之無
苟立言者歟昔人云文以人傳先生之謂也明年先生南歸

請先生爲先子立傳又明年先生爲寒氏世傳寄余反覆閱讀感與慨并竊謂文章與天地相終始嘗考其源流東漢至六朝文蔓矣昌黎起而救之以六經之文宋初未能更五代之習文弊矣廬陵起而救之以馬遷韓愈之文洎乎有明文成王子勳名理學直接宋氏而其文更冠冕一代嗣後繼起者鮮今先生不以被放逐時好而趨勢利而乃刻意於古以追踪前人可謂有志之士矣先生之在京師也館於余同館宋山言家士大夫皆願與之遊樂誦其文余亦幸得與先生朝夕聆名論未幾出春明門去此古人所以致漢於良友之不常聚爲可惜也自其南歸之三年先生以肆力古學遊

爾捐館悲夫爲人恬靜修潔不務言笑其弟子浙瀆正學多有取科第爲郡守者先生生於順治戊子正月五日卒於康熙辛卯五月二十六日春秋六十有四同人祭以文誄之曰

文孝念魯其號姓鄒氏諱行中更諱廷采字允斯宋儒康節之後明春直大夫淮安海州刺史諱甄六世孫也湖廣靖州太守諱伯棠高祖也曾祖諱會可孝義理學著姚江書院志略等書按狀先生生六月失恃又十年繼母龔有子連喪其二又喪其長女及其身殁家無餘資客槻會稽不能歸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後二年癸巳冬十二月四子奉先生柩元配龔葬慈谿二十都太平湖龍山廟左祔先塋之右將埋其孤偕門人陶嶼陶德燾徐宗枚沈梁序受業弟向榮等稽首來告曰先生德行願太史誌之余不敢以不文辭遂誌之并系之銘曰

傳記先賢文足以垂也津梁後學澤有所施也先生之孝邦之儀也俾其後之人安以爲遺也康熙五十二年歲次癸巳十月望日慈水萬經頓首拜撰

稽陶氏五子長亦殤次承瀛承明承張承朱一女適陶原達所著有思復堂文集所纂輯有詩經兒課禮記節要五世年譜姚江書院志略等書按狀先生生六月失恃又十年繼母龔人卒卒之明日大父卒又八年弟行正以瘧殤又四年考偕終自考之亡至於甲子又十五年大母龔人卒其間喪其配龔有子連喪其二又喪其長女及其身殁家無餘資客槻會稽不能歸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後二年癸巳冬十二月四子奉先生柩元配龔葬慈谿二十都太平湖龍山廟左祔先塋之右將埋其孤偕門人陶嶼陶德燾徐宗枚沈梁序受業弟向榮等稽首來告曰先生德行願太史誌之余不敢以不文辭遂誌之并系之銘曰

右思復堂文集十卷餘姚邵念魯先生著先生爲魯公先生
家孫又習見沈國模管霞標史揔修虛修諸先生而從韓孔
當施約巷先生游與黃黎洲董无休劉子志子艮毛西河五
先生並禮修相見聲欬有接故所學審於王門遺緒明季舊
聞集中諸作昭融忠士證鄉道統閒見大小識知有域而文
筆亦明澗雅暢動合古範觀王祇如先生述先生言曰文章
無關世道者可以不作有關世道者不可不作卽文采未極
亦不妨作後蒙說曰國策不必多讀困蘇張習氣壞人心術
宜多讀漢儒董仲舒王吉魏相劉向匡衡之文其餘取雄健
謹嚴賈誼司馬遷相如班固外可弗問也可以知其本矣雍

乾之際甬上全氏謝山私淑南雷與先生涂轍不謀而合而
矜張時地吳言相折斥爲不知而作如吳農祥今考全氏所
舉若熊汝霖王思任林霽山鄭樸翁數科其所根核本書詳
也陳潛夫以下則傳聞有譌如谷應泰明史記事本末依徐
嶺村倪文正年譜跋則徐與陶菴先生同撰而非谷以金求
其藏書凡若此者要在後賢理而董之亦無庸過爲非議徐
珊一傳箸其不對而出以明衞道而不詳墨敗深得春秋諱
賢之旨答毛西河先生書謂宋儒講學無一死節亦適不會
其時易地以量不爲刻酷語而謝山醜詆毛氏幷及先生懲
羹吹虀非篤論矣先生之失莫顯於陳定生傳末綴子維樾

十九療

七療

武林 王晫 丹麓輯
海陵 黃雲 仙裳校

天都張湖心齋著

蕪園主人抱悲憤鬱懣之疾形容慘澹情思消阻目無淚而神傷口不哀而憶苦坐則悠悠忽忽行則涼涼踽踽偕唳雁作朋儔共啼鵑爲伴侶是蓋藥餌所不可治針砭亦莫能去嘗也客有吾辨先生者過而慰焉謂之曰子之貌亦瘁矣子之心亦若碎矣吾將爲子駕驊騮控駿騏乘上駟策山子攜絮弱之弓挾

矰慎之矢挈彼東郊于焉至止爾乃植征鵠樹布侯揖脊爭雄于曰交警決勝負於須臾定成敗於俄頃得則諗弃冕於同儕失亦期恢復而再騁此陸博之豪也其可以療子之疾疢乎主人曰呼盧角弟王意所禁唯我嚴君戒予特甚其何可違我君父之訓而自食烏喙誤飲毒螫乎況鄙人性躭幽寂不耐誼呼生平所惡唯此博徒方且去之若遠是誠未可圖也

客曰春日載陽和風初轉芳草萋庭香塵細軟吾將爲子駕驊騮控駿騏乘上駟策山子攜絮弱之弓挾

箙慎之矢挈彼東郊于焉至止爾乃植征鵠樹布侯先驅僕姑繼響一發中的風流自賞此方意得彼且技癢雖不遽夫古人頗足誇於吾黨既而發弓躍馬釋矢揚鞭翅環驅騁縱遊艘旋捷同鶩鳥連比飛仙蹄撫磬兮蹻蹻人有影兮翩翩此騎射之樂也其可以療子而痊乎主人曰僕弱不勝衣靜如處女手爰縛雞之力氣懾食牛之倡望驰驟而怔忡負弩矢而

難舉是固僕之所不能許也
客曰方今海宇又安治具里亞來賢者湧寒路康莊野無才而不舉士無美而不揚予扵不孝京師以行遊尚冢宰於堂皇分銅符之半綬於畫蓋於一方于斯時也予且坐高堂擁百旄連旗鼓據經濟文苑徵賦稅一喜則士民如春一怒則作徒咸畏白公退食爰有餘閒招我輩士暨乎學官命文講藝研磨丹鼜次第於甲乙別優劣於俊頑又或五馬勸農雙旌問俗越陌度阡踰山歷谷察民瘼於隱微訪遺賢於幽獨數載之勤勞登上考之除目此功名之會也其可以療之而心足乎主人曰人各有能力不可強有其資而懷之秘也無其才而試之妄也子試觀今之為吏者或以盜賊招尤或以逋逃獲譴或以訟獄面諛或以錢穀而免其罪乎吏議者蓋不勝其舛也而予顧欲我踐之乎

客曰是則然矣顧吾聞之古人有言曰哲不朽功德與言同其悠久則曷不約同志之倫會能文之友角藝詞壇爭雄文藪於是遊中山之亳列羅紋之石裁

薛濤之箋研廷珪之墨香浮海外之奇者渝雨前之翠競分頭面閣顧各授几面布鼎校工則作風聽之十年欲速則揮毫程之片刻莫不駭奇蓋於一方于奇聯朱偶曰勞錦裁珪酌其今古名其軒車侏儒慎於毫釐又或集字成詩倚聲製曲溢其盈篋連篇累牘紋喜則花鳥助其歡娛言愁則鬼神資其痛哭眷其長調圈旁字而莫刪接以短兵亦序語之難續此聯疊之娛也其始可以療之而得宿然之福乎主人曰學問無窮大賓有限勞我精神遨誰顧盼方其脫稿頗足自喜甫經一宿陳腐可鄙如見大巫氣索而已僕何敢厠砆於圭璧雜麻枲於羅綺乎

客曰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佳名歡伯雅號墮聚劬子性躭拍浮風好飛觴雖非便腹頗有別腸君請為子貴醪醪酷麴梨酌梨花傾竹葉大斗浮巨觥設破除萬事屏棄一切其為酒也則或來自鄒泉酒斟惠山之液潞酒馳玉盞之輕姑蘇騰三白之譽鴈蕊湯四美之休狀元紅賦吳趨之里秋露白

於海陵之舟。於是百樝齊陳。千瓶競獻。嘗其甘香。其美善。劈無腸之公子。咂嫩乳之嬌媛。爽體裯與鵝掌。漬玉板與金片。合山珍兮海錯。極水陸兮為饌。去肥膩而不存。進蘑香而獨擅。速佳節之既徹。復牙盤之更薦。觴政雅而不苛。酒徒樸而無倦。比飲酒之樂也。是殆可以療子之瞶眩乎。王人曰。僕自去夏以來。遭僄半減於前。興亦大懲於昔。鳧舒鶩而騎踏對鮑。梅酒跋跼。苟貪多以病飲。懼填胸而加疾。是亦未可以破乎之戚戚也。

客曰。吾子坐一室之中。值傷心之事。足不親岳瀆之奇。曰不攬高曠之致。固宜其身同木偶。而胸如蝟刺也。吾請為子駕遠遊之車。駛乘風之舸。可乎。天下名山數難更僕。大略舉之。亦有其目。五岳之首。華維岱宗。衡恒泰華。中鎮以嵩。此外則有武夷。武當。天姥。天台。龍門。鬼谷。九疑。石耳。八公。天目。虎丘。凡以龍。牛。渚。抱犢。匏山。碧雞。金馬。梁。楚。雙龍。麻姑。鹿。獨鹿。北固。金焦。終南。光嵩。諸如此者。不一而足。子盍陟危巔而長嘯。登高峰而慟哭。寧不足以滌牛山之哀。紓羊公之鬱。子王人曰。遨遊有時。濟勝有具。如子所言。健足以此之。逸豫也。請更為我

言其概。客曰。吾如子言。則是舉天下娛之。勢愈極。日前快意之篇。不足以解子之煩惱矣。吾為子述仙子於十洲。謁神人於三島。登北平。弄青塚。啓黃腸。並神丹。飲天漿。刀圭入口。黯黑。爽回光。忽返魂於冥路。竟起死於夜鄉。未作他生之碧藕。分舊蠟。桃催交梨。分龍火。棗稍親其味。則枯骨。立為美顏。略挹其香。則朽腐。還登仙。且壽星。也。吾請為子駕遠遊之車。駛乘風之舸。可乎。天下名山數難更僕。大略舉之。亦有其目。五岳之首。華維岱宗。衡恒泰華。中鎮以嵩。此外則有武夷。武當。天姥。天台。龍門。鬼谷。九疑。石耳。八公。天目。虎丘。凡以龍。牛。渚。抱犢。匏山。碧雞。金馬。梁。楚。雙龍。麻姑。鹿。獨鹿。北固。金焦。終南。光嵩。諸如此者。不一而足。子盍陟危巔而長嘯。登高峰而慟哭。寧不足以滌牛山之哀。紓羊公之鬱。子王人曰。遨遊有時。濟勝有具。如子所言。健足以此之。逸豫也。請更為我

言其概。客曰。吾如子言。則是舉天下娛之。勢愈極。日前快意之篇。不足以解子之煩惱矣。吾為子述仙子於十洲。謁神人於三島。登北平。弄青塚。啓黃腸。並神丹。飲天漿。刀圭入口。黯黑。爽回光。忽返魂於冥路。竟起死於夜鄉。未作他生之碧藕。分舊蠟。桃催交梨。分龍火。棗稍親其味。則枯骨。立為美顏。略挹其香。則朽腐。還登仙。且壽星。也。吾請為子駕遠遊之車。駛乘風之舸。可乎。天下名山數難更僕。大略舉之。亦有其目。五岳之首。華維岱宗。衡恒泰華。中鎮以嵩。此外則有武夷。武當。天姥。天台。龍門。鬼谷。九疑。石耳。八公。天目。虎丘。凡以龍。牛。渚。抱犢。匏山。碧雞。金馬。梁。楚。雙龍。麻姑。鹿。獨鹿。北固。金焦。終南。光

色。神。舒。車。日。發。皇。不知疾之已去。

昔者頭陀造文字而鬼為夜哭。倉頡之文人才子因文字而日夜孳孳。曜思極慮。焦心枯腸。飯食俱廢。遂成文癖。雖有良工莫能療治。是以哭也。今讀心齋先生清淚痕五十律及茲七療。則又不然。第覺世間文人才子。悵癡甚于文癖。其

夜孳孳。曜思極慮。焦心枯腸。飯食俱廢。遂成文癖。雖有良工莫能療治。是以哭也。今讀心齋先生清淚痕五十律及茲七療。則又不然。第覺世間文人才子。悵癡甚于文癖。其

知癖貧漏也文帝之癖乃癖此惜癖之棄石也先生七癖之首其曰癖神仙之棄石乎噫非世間之文人才子不能知此癖愈深而愈不可思議也不知者以為此真棄也已死者自知癖文也而可作鬼神觀也石也先生之善自為容中樓閣不寧惟是非事之所或有者乎即不然而以理斷之非不知其萬不可得其意蓋謂此癖心不能療寧然至誠之必無是事今由翁欲指此為三年之艾非不知其必無是事今由翁欲指此為三年之艾非不知其極可貴余但可恪鬼神則理之所本無考又安知還魂之事雖見于小說傳奇而以理斷之則世間先生之自為癖面已哉下里巴人不能療貧病膏肓此癖愈深而愈不可思議也不知者以為此真棄也已死者自知癖文也而可作鬼神觀也

結突生因吳亦未為不可異

王石和文

天下有先讀其文而繼見其人者見其人益重其文也有既見其人而復讀其文者讀其文益思其人也予少爲科舉之學嘗搜閱前代作者及本朝諸名人之文以爲舉業科律已乃得太史山西王龍輝先生四書文稿讀之清新俊逸獨出心裁是能不受前人牢籠而卓然自成一家言者因手抄口誦三復不忘願一晤其人爲憾而山川間阻無緣得見繼又聞先生賦遂初退居林下冥鴻高翔瞻望天末遂以爲生平嚮慕之衷將終自比於私淑之僚也雍正十三年秋予有山西巡察之役甫入境聞先生掌教會城書院至則喜而趨謁親其道範朗然如明月之懸懷也冷然如清風之滌煩暑也爰進諸生於堂下高誦予所夙識先生文開明切示爲諸生得師慶當是時數十年積慕之衷一旦見之而私心大慰且信向之所萃而習者眞有道之言也先生官京師時恥奔競鍵戶讀書同僚咸敬憚之比告歸益砥礪實學以朴醇範鄉邦與人言恂恂如不出諸口予別去益心儀弗能置乾隆六年予方家居時坊人以先生時文久膾炙於海內而古文集僅傳播北地乃於先生季弟澧溪令署中覓得先生文集欲重梓之以公四方介友屬予爲序予展而讀之其議論上下千古論事必持其要論人必當其衡合忝之四書文而體用大備顧予向所見先生之爲人恂恂如不出諸口者至是覺昌言正論固所滯匿談是非成敗之理若決江河而下則又嘆賢者固不可測而予向之所以重先生者爲尚未盡其底蘊也見其人而重其文讀其文而思其人予於先生中心藏之矣先生字龍輝石和其別號先生自有說見集中乾隆六年仲夏江西新城後學黃酎書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評非出一人手故不注姓氏不敢問世故不求序不問世最爲梓欲問後世耳問世且不敢況後世欲與後人語也豈必後世之是之哉後世是吾文則吾得與後人語後世非吾文吾亦得與後人語後人可語今人不可語乎夫今之人固已語之矣求序是欲今人是之也吾文無是者又何求若世之君子有不深謬其文而憫之序者則吾亦不敢知已雍正已酉四月上旬王 晦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王先生珣字韞輝號石和孟縣人生而顯異至性天成甫七歲祖烈病故抱屍痛絕日不進飲食人皆奇之成童時讀朱子遺書慨然曰學人非徒習爲詞章必做誠意正心工夫始爲無愧時人頗議其以理學自居因益加省察恐涉浮誇一言一行求合古人日所行之事至夜靜坐自思稍有不合終夕不寐其讀書有疑每讀一書必推究根柢論古今是非得失透徹入微登康熙乙酉鄉薦丙戌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學養深醇爲名公卿所推重與人接溫厚和平對之如坐春風以推薦充三朝國史館纂脩官旋以親老乞終養歸膳依膝下服勤竭力無異爲諸生時親期頤病殁哀毀骨立嘔血數次每忌辰輒涕泣終日至壬戌冬病已危劇值母忌日猶令人扶起望墓稽顙號泣搖慕之誠蓋終身如一日云珣鄉居數十年敦重品行德望大著鄉人王某與王某因地互控忽自相謂曰我輩與詞到案官法可受獨何面目見韞輝先生乎因彼此忿俱釋其鄉素稱多訟珣在日鄉人化於禮讓無訟事遠近稱爲禮義之鄉尤善引掖後學先德行而後文藝人稱其有安定之遺徽焉其爲文自出性靈時文古文自成一家有韞輝眞稿石和古文行世雍正二年各憲重珣學行延爲晉陽書院山長從遊者百餘人俱因材造就敦崇實行勤修正學其講貫訓迪諄諄以立身行己爲學者讀書根本由是以發之於文則言爲有物科名直易易事耳掌教十餘年從遊者日益衆多至數千百人月中批改文藝至二千餘首無不殫心訓示自丙午至乙卯丙辰之間登甲乙科者百餘人及門疾解帳諸生樹數澤碑三立閣下並鐫其數人條規以詔來許自後肄業書院者咸聞風私淑以未及親炙爲恨先是乾隆戊午沈提學以品端學邃訓迪有方繕摺具奏奉旨該部知道壬戌年若干歲卒合省士子皆有梁木之痛癸酉公呈請祀三立閣又配享晉陽朱子祠

論曰先生掌教晉陽書院值書院類歷之後當事振興之得先生以實學爲化導十餘年人文蔚起科第聯翩不足異也先生歿後數十年書院士子猶能言其丰度稱其教澤不衰先生之道德生民之彝秉俱見於斯嗚乎先生可以不朽矣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壹玖〇冊 100 x 1 26 A

卷一
微子抱器歸周辨
有子避席辨
壽說
降服說
石和說
貧解
文情
文氣
兵間
生民之欲
嘉善論
卷二
王荊公論
楊子雲論
嗟子陵論
郭巨論
燕丹論
漂母論
何信論
鴻門論
鴻溝論
王景略論
鄧伯道論
郭汾陽王論
蓋寬論
文信公論
湯武論
卷三
魏不受衛缺
漢昭烈不取荊州
淮陰侯取趙
晁錯居守
直不疑償金
北漢主報宋太祖
岳武穆班師
丙吉問牛喘
卷四
讀出師表書後
讀王荊公周公論書後
讀老泉書論書後
讀韓非說難書後
讀蘇東坡范增論書後
讀曾子固書魏鄭公傳書後
讀韓子與馮宿論文書書後
讀古史疑
讀古史疑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卷五
靜觀
山河日月喻
泰伯三讓
遊術
智昏原
君子之報
申君子報
施杏樹戈地文
卷六
關帝廟碑記
藏山趙文子廟碑記
周遇吉節錄補闕
書田子方廟壁
重修靈閣舞樓記
培風室記
遊六師嶂記
遊芝角山記
藏山石床記
長池怪松記
考妣王府君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卷七
釋諱
趙受韓上黨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兩相如完璧
蜀漢職守之形
從術
關壯繆絕吳
唐肅宗
辨桐葉封弟
三多族譜記
繁栢歸根記
藏山新建韓獻子祠碑記
新建文明閣碑記
修孟城碑記
重修孟東關城碑記
宋東京考序
石樓縣志序
培風山堂之始圖記
壽禹兆公母賈孺人
祭許茹其文
卷八
論繼母之服
讀王荊公伯夷論
象入舜宮疑
惜分齋說
書院文是序
唐宋九家古文序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關帝廟碑記
昭文樓碑記
跋唐宋八家山曉閣選
彥明王先生墓表
董貞女序
張碩儒墓表
讀家語疑
卷九
增修芝角山廟記
用兵
臧哀伯諫鼏鼎
冀毅齋墓表
王石和文集 目錄
謁獄廟神像疑
名論
王氏族譜序
王氏族譜後序
家祠碑記
合修八蜡藏山文子廟碑記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微子抱器歸周辨　甲辰八月二十六日

王　珣著

孔子謂殷有三仁魯論首著其人曰微子之去詳於書書之言曰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廸詔之去殷耳亦未嘗言歸周也世乃謂微子抱祭樂器奔周周武王遂率諸侯伐紂是微子不但無懷於商而商之亡竟自微子速之豈不甚哉商道嚴肅殷罰故商人之心信而好義迄今讀多士多方皆惕惕乎慮有商之人不服而謀所以安撫之若甚難者亦可見商先王之德澤在人而人心之不忘於商如此乎深且至也微子爲帝乙之子乃不念二十八世之宗社漠然棄之先天下臣民而附於周仁者固如此乎彼器之定於成湯而藏諸太廟六七賢聖君世守之以至於紂六百年矣一旦抱之奔周何少無故國之思也後世安祿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曾子大賢也曾子既不可則子夏子游子張當亦體於焦黃帝之後於薊堯後祝舜後陳焉後杞微子以勝國之裔其獨應不獲一昨土是周自封微子並非微子之有求於周也且微子之封在成王之二年先是三仁中箕子則釋其囚比干則封其墓顧無一事及微子可知微子自遜於荒武王欲加之恩而弗可得也迨武庚以殷叛乃求微子而封之則微子之入周固自此始壽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夫微子既就封周人猶賓之而不敢臣況當周之未興殷之未亡而遽奔周何以爲微子左傳逢伯之對楚子言武王入商微子面縛銜璧以見武王親釋縛受璧而祓之夫既謂歸周矣何又見囚皆知其說之誣也

有子避席辨

史記稱孔子沒有若貌類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及窮以宿畢不雨商瞿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知其不可故其事遂不復行謂行之者好事者之妄耳不然今日立之師明日撤之座吾見一堂之上斷斷然幾何不以師道爲歟乎或曰弟子思孔子而不得見故師其貌之類孔子者道之淺深德之至與不至無論也余曰如是則有若撤座之後貌豈遂不類孔子

壽說

天地間孰能壽於人而人之生於天地間者又孰能諍於今日之人蓋鳥獸草木之物蠢然無知不可以壽言則所貴乎人之壽者不過謂其耳可聽目可視手足可持行口可言事理當否周旋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家國天下之大皆可以求盡其所當爲而下逮日用飲食之細樂也可歌悲也可泣凡山嶽水涯亦皆可以隨其身之所處而求遂其意之所欲致非是則前之千古非壽後之萬年非壽也何者自有天地以來其年不知凡幾而腐澌滅息與鳥獸草木同盡於不知凡幾之年者其人又不知凡幾即魁梧奇傑富貴豪華之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子亦隨衆人生死於其中而我獨能以無往不可之身隨所處而求盡其所嘗
爲與意之所欲致則甚矣古之人皆夭而我至壽也彭祖至今猶以壽稱是遊
何說哉何謂壽有斯壽何謂夭無則夭有者何可見可聞是也無者何莫知莫
覺是也古之人有悟於見聞之不常而知覺之不可再也故往往托之不朽以
傳於後俾後世讀其書慨然想見其人亦巧以不壽爲壽之一術也然今日我
知有古人古人已不復知有我矣況後人之渺茫不可指數者其於今又何知
嗟乎古人不能有知也後人未及有知也乃於古人既往後人未生之日幸而
適然有我且適然有我之今日則莫久於今而前後爲至暫莫久於今之一刻
而千古萬年爲至遠也蘇子曰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夫物
安能不變其觀者自不變即觀者亦安能不變以其有不及觀之時而當其及
觀固不變不變而觀物之不變不變也不變而以觀物之變亦不變也變與不
變不變於觀而觀者之爲壽夭斯壽也何壽也是堯舜之不能留孔孟之不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能待蘇秦張儀之不能以詐取而秦皇項籍之不能以勢奪也其易得也哉得
之不易則承之亦非輕輕以承之而不求無負於所生則生爲虛虛生與不壽
同

降服說　丁未十一月初七

聖人緣人情而制禮情有時屈於義則不得不奪情以就義而又不使人之絕
其情故情重於所生而義重於所後自漢以來論爲人後之禮者無不求詳於
情義特爲後者事有不同則因事立議遂或畸於情或畸於義而不能得其盡
一之理歐陽子固未嘗滅義而獨解爲其父母報有尖儀禮之旨彼謂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夫其父母云者乃儀禮推原之詞非以爲後者遂據而父母之也故疏曰報之爲言使同本疎往來相報之法若既親於所後之父母復親於所生之父母是兩父也果親於所生之父母而報以降服之期則父母無期服之禮是潭於所親也故以謂父母之名不可改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則服亦必不可降服既可降則亦不得而仍父母之名矣使謂禮不沒其文者
便如其稱則禮固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夫
所後者父也固不得以禮沒其文遂不父母之而但稱之爲所後也且爲後者
於所後之親屬若子則於所生之親屬不得若子也不若子則不若父也蓋聖
人不諱人之所後故重之以三年亦不諱人之所生故報之以降服禮大宗得
收族自期及緦麻緦麻之外而爲後者固有突然不以本服之輕而有減亦不
以本服之重而有增明乎降服自爲其父母報直非期大功小功緦麻緦麻之
外所得而增減之也斯報之盡也若又無改於父母何以別其爲人後孔子曰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父母其所期而期於所父母名與宪遠不
可爲事甚矣宋人之持議甚嚴歐陽子欲愼參乎情故借禮文以自伸其說夫
欲自伸其說而因事輕重其議猶不失一時之權若曲解禮文俾禮之本旨不
明於天下而天下後世偃偃爲無所依以定情義之準則歐陽子之失言也

石和文　卷之一　四

石和說　琦號也丙申八月二十三日

石何以和石不石觀也不石觀何以言石石之爲言不可易而加以和石其姓
和其名也予既借和之名以和石遂借石以石予即借石之和以予予以
石爲名石以予爲姓也石於天地間爲性最介芝山之麓大石蹲出嶙結深固
其爲介也甚矣然東數路之衡往來行人至則坐臥石上雜踏狎玩磨之犖然
如鑑日射之光可耀數里雖欲不名之以和其可得乎夫石之性從無取於和
而茲獨命以和則石爲不同即和之情從無取於石而茲獨繫諸石則和亦爲
不同不同故有取也使石非和吾惡取於石和非石之和吾又惡取於和石與
和不相謀而適相合合之適足勵予予行欲端鑑石之性予言戒戾鑑石之情
不端而戾則對石未嘗不發愧而羞其見故我也昔柳子厚之愚其溪也溪以
子厚重故溪之名從子厚予不足以重石而有學於石故予之名從石溪與石
彼此取重之義不類其有所愛而名之則一矣獨是予愛之石常在而愛石之

予不常在則石之見愛於予者又將轉而見愛於人欲如子厚之名從已發而俾天下後世之莫與爭其溪也能乎雖然石之名自予和之則石自予專之予之外固不復有石也不復有石石不石觀矣石不石觀者予不予觀也則予安知予之非石而石又安知石之非予乎予在則石予予去則予石後之人有愛石者即所以愛予倘有愛予者石寧不嘗之怡然呼而欲應也哉

貧解 丁巳 卿雲樂解題

夫人樂莫樂於爲天所厚憂莫憂於爲天所薄富貴貧賤極人生厚薄不同之致而天非有厚薄於人也天之於富貴貧賤無心也人物未判無有誰何適然而物則物之適然而人則人之適然而富貴貧賤則富貴貧賤之而已陶人凝泥爲器何嘗厚薄於泥適爲罇則罇貴適爲罍則罍賤其始固貴之未始不可賤而賤之未始不可貴也天之於富貴貧賤亦若是焉耳豈其有心厚薄之哉治富貴貧賤之局既定而厚薄遂不能一也由厚遞推之以至於至薄由薄逆推之以至於至厚其數幾不可以億計維天亦不能自掩其不同之數而使天下之人謂吾一無所厚薄於此也不得已以憂樂平之俾富貴者患難未嘗不懼疾病未嘗不痛死亡未嘗不哀其憂一無減於貧賤而貧賤者之所以爲樂亦遂一一無減於富貴夫人之貪富貴而厭貧賤不過以可樂可憂之在是耳誠憂樂之情無異則雖富貴之而非遂厚之貧賤之而非遂薄之也然以富貴貧賤異其境而以憂樂同其情則有餘者終在富貴不足者終在貧賤富貴貧賤適足以變天下之憂樂而憂樂之情又無以自平於是仍平之以憂樂使富貴之樂不可以或過貧賤之樂不可以不及富貴者惴惴焉有或失富貴之慮而貧賤者絕無有不得貧賤之憂如是則雖以憂樂平天下之富貴貧賤而樂常吝於富貴而憂常寬於貧賤天固曰惟如是始足以平天下之憂樂而富貴之而果非厚之貧賤之而果非薄之也然則天之厚薄於人誠不可以尋常測也厚心爲上而身厚非厚薄心爲大而身薄非薄人惟體天所以厚我之意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無自失其情則富貴而樂貧賤而樂雖當憂而亦無害其爲樂不然則無往而不得其憂也富貴者之淫於樂君子直以爲憂何論貧賤蓋樂生於情而情主於理理得而情適無關富貴貧賤也故君子之樂在富貴貧賤爲厭貧賤者言之也夫人厭貧之心更甚於厭賤故又專名之爲貧解

文情 丙申

喜怒哀樂之情一動則不自知其所至是非成敗富貴貧賤老少死生之故變乎中而達於文若歌若泣若狂夫之呼號若細語一一與喜怒哀樂之情相發無情之人未有能工於文也若當喜樂之時而爲哀怒之文當哀怒之時而爲喜樂之文則不能肖雖同屬喜怒哀樂之情而此時之所爲文易一時而復爲之則亦不能肖夫一人之情一人之文其心之所能思而口之所能言非遂相什伯也而不當其時遂不可以強而肖況欲借古人之言以舒今人之情豈非並欲借古人之情乎古人之情不可借也縱極語言藻繢之妙亦止道古人之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情之所有予已乎何與且自有文以來其情之有而人所欲言者亦概見于古人矣後之人窮思做慮偶自喜其言之不同及觀古人已先我而言之而我之所言乃其餘也于是恨其生之晚不能與古人同時當古人未發言即奉一義以自鳴胸中之奇又恨古人言之太證不肯稍留餘地以待後人令後人復出一詞頡而抗之遂使後人無往不出古人下也恨此不暇而又襲之以自悔哉秦漢而後能文之士不絕於世有相學而無相襲彼其所學者在神來氣往之際至喜怒哀樂之情則莊列不能告之馬班馬班不能告之韓柳歐蘇雖其情不無過中失正而能自言其情之所得故其言皆可以不朽非如後之所號剽竊家寡頑而不情爲可陋也文中子之著述擬諸論語其理非不粹後人讀之若不敢以爲文中子之文也彼所以動乎其情微有間焉爾理範于同而情生于獨獨之所生固未可強而同也世有工畫者寫一人類眉神態罔不畢肖好事者竊而摸之復持以贈一人則彼一人者見之固不知其爲己寫也遂不以

爲工今世爲文之士不求工於畫而欲縯其畫之工豈非不情之甚也與

文氣

山水草木之生皆可通諸文尤愛松之挺然鬱然勁而爲韵則笙簧交作鼗鼓鏞磬之喧於空中而聽者不測其聲之所際也神乎韵乎挺然之質老於雪霜鬱然之色沃於雨露韵獨動於風風無形而有聲而文之韵又動於氣氣非無聲而有力雖極天下之堅無不透故能發於文之先充於文之中溢於文之外或振之而高或鬱之而奧以曲或縱之而放乎不可遏抑或節制之則鬗然以止其爲氣也不同而養之皆必有道矣孟子之氣養於理戰國策之氣養於世故莊列之氣養於憂患及名山大川唐宋以來之氣多養於讀書入之深則心有定心有定則氣盛氣盛則能直達其意之所欲言油然沛然隨其言之所至曲折赴之而辭不宜也孟子曰至大至剛塞于天地之間今誠不敢望是然獨不曰志壹則動氣乎今之學者志不足以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帥氣暗欲昏於中取舍亂於外其觀古人之書是非喜怒泊然一無所動則其心渺不與古人相浹吾未見古人之氣可猝然惜之爲我有也昔庖丁解牛心悚然爲戒愼乎其養氣也推之百家衆技造其精莫不由於養氣而況於文乎文者心之聲也五色辨諸目五味悅諸口而五聲之動起於人心入人最深彼其所以感人亦有運乎聲之中者矣運乎聲者氣也以無聲聲聲則人莫窮其聲之所自來而莫定其聲之所自往往來之所以入於環中環轉者無窮故文章之氣通諸松而極於樂

兵間 丙午

間之爲道以淺乘深十間而十敗以深乘淺十間而五敗其半之勝敗不可知以深乘淺十間而五勝其半之勝敗不可知故間有初義之所及不待智者而疑也則舍其初而用其再愚者信之智者疑焉則舍其再而用其三雖智者不能疑也如是者十用之而五勝合以勝敗不可知之半則可以勝者操其七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曲逆魏武古之所稱善間者矣然今觀其間項羽韓遂也皆出於義之再非必勝無敗之道幸而無敗則項羽韓遂之淺其深不在曲逆魏武也曲逆之間項羽也羽使至以太牢進及見佯驚之曰以爲范增使耳遂易草具進不知曲逆何恃謂此一事足以走范增也間國交兵一使之至動關軍機安有授之館餐而不知爲誰使者既不知則區區進食之人又安敢意爲輕重而以太牢草具立變於俄頃哉是明示增之有私於漢而惟恐羽使之不知之也夫增誠有私於漢則漢方秘之不暇其肯以幬輾重事輕洩於進食之人而又轉洩於羽之使是其爲間亦已淺矣羽但少能察則向之疑增者至是反可以無疑或佯受其間而逐增陰用其計漢君臣之所畏者增耳增去則其謀之施於羽者必輕漢以施於羽之謀而羽實應以增之計吾恐漢之以間乘羽者必且爲羽所乘魏武之間韓遂也軍前交語移時不及軍事及遺書故點竄其字句此其爲間尤易明雖韓遂亦未必不知之使能不待馬超之疑即時召超言其事兩人陽背面陰合之則魏武之以間乘遂者必且爲遂所乘借不能出此卒致敗亡以成曲逆魏武之智故曰項韓遂之淺也夫間之取效最神然一爲人乘得縋之大且速往往甚於攻戰孫子五間而不實言其事誠難之也自非明已知彼發於無形面中乎無聲則其術不可得而輕試矣知彼之間無淺非深曲逆魏武惟知彼之淺故深也以深乘淺無往弗勝而但以爲五勝者誠恐機或洩於臨事而情勢變於所備之外則勝敗之相蒸其半不可知惟取半之不可知而亦早籌於意中則無至於大敗故善用間者有五必勝七可勝而無三大敗非天下之至深孰能與於斯

生民之欲 戊申十二月二十一日

生民無欲則不可以治聖人導之以欲使天下輦趨於是而爲之各遂其求所求既遂則趨之者益甚而其情遂肆出於天下雖聖人無以禁其後衣食人之大欲也使必纖而後衣耕而後食則人之不耕不織者何所賴天下又不可無

不耕不織之人乃人有求於耕織而耕織無求於人則欲不能相通而天下何以治聖人於是有權以通之而以金銀珠玉爲之易其衣易其食使天下之人知金銀珠玉之可用甚於菽粟而金銀珠玉之權始重於天下夫金銀珠玉始非可重也重之自聖人始使聖人不重金銀珠玉則金銀珠玉與石無異使石爲聖人之所重則亦未嘗不金銀珠玉也然而石之必不可重者以其多也聖人導天下必擇物之少者而用之然後人知所私私故重重之而惟恐不得於是相逐相爭以至於相盜而卒無有所止斯時雖執天下之人而理喻之曰金銀必不可欲珠玉必不可欲彼肯從吾言而易其逐之爭之盜之之情耶天下將有逐之爭之盜之而必不可易者無怪也以欲導之而以理勝之理固不可得而勝也有術焉仍勝之以欲使金銀珠玉無重於用而惟以菽粟爲重則天下之欲固將舍趨於菽粟菽粟天下舉趨於菽粟則逐之爭之盜之之情未必不復施於菽粟然菽粟積之不能多不多不久則不甚私不甚私則人之趨之者必不如金銀珠玉也果其至如金銀珠玉而後復以金銀珠玉通之則亦聖人疏節天下之人情使其欲有所間歇不至於流而無極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福善論　丙午

人之品有三而天誘人爲善戒人爲不善之權仲於一而寓於兩善者曰天但能禍福我豈能善惡我不善者又曰天既不能善惡我豈能禍福我此天之權所以兩窮也惟中人之冀福而爲善避禍而不敢爲不善天遂得以此鼓舞天下之人而使天下之人皇皇焉冀善之福而避不善之禍故其權獨仲於一然天下之中人最衆則天之權其得行於天下之人者亦最衆今必奪天之權而爲之言曰爲善必不福爾將善者倦且曰必不福爾而禍爾固未嘗不權也嗟乎天之鼓舞天下者獨有福禍而福禍之權獨得行於中人使中人皆以作善爲懼則天之權一無所仲而善類幾何不絕也吾以爲禍福之理原並行於天地或以勸善不善之自値則有矣而其實善之得福固終多於不善也特以古今來善者少而不善者多千萬人之不善而得福者數人天下不計其千萬人而但以數人爲多數人之善而得福者一二人天下不計其千萬人而但以一二人爲少伯夷叔齊古之善人也積行而餓死世謂天之不無善人矣然夷齊死近三千年其死亡於兵燹饑荒之餘者不可指數而至今不聞復有夷齊則知不可指數者之不得其死非必以善也知不得其死者非必以善則爲善者之非必不得其死也蓋善而得福乃理之常天者理而已子思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解之者曰易平地也險則危而平則安吾未見遊康莊之險而蹈水火者之必無恙也何必天之有心記檢之哉天但據概無記檢則爲善者已可不懼況作善降祥天固未嘗不一注心乎豈惟無懼又將恃瑞大凡人之墜於有爲者莫不有所恃雖小人爲不善亦有所恃也假令早奪其不善之恃而深知爲善之必福則小人亦未必不勉強於善以爲倖福之具況君子乎吾故以禍福之權屬天誠欲使爲善者之有所恃也然則爲天者豈徒較量於一言一行之善朝爲而夕報之此類今人小丈夫之所以報施天何其淺君子斷不以此責報於天而使天下之人謂天之權有所不勝也

王石和文　卷之一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王荊公論 丁未

王　瑋著

小人而君子矣不謂之君子不可得也始非君子也君子而小人矣謂之君子不可得也未始非君子也吾嘗以人之爲君子小人有幸不幸此雖不足盡君子小人之論而其間成敗毀譽之所遘或幸而激之爲君子亦或不幸而激之爲小人如宋之王荊公可惜也荊公恥其君不爲堯舜可謂有君子之志其上仁宗皇帝書高而辨根柢六經之言可謂有君子之才矣而竟不爲君子則以君學子未盡其道不幸衆人激之遂於道爲畔也蓋未盡其道則泥古病今已不能不自撓於事之難行而又激於人之多言則情益憤而持之愈不平夫荊公之法不盡可行而言之者遂以爲盡不可行其不可行者荊公亦未必不自改言之者又不及待其改荊公遂激而一出於不改此荊公不能容當時士大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夫當時士大夫亦不能容荊公過不獨在荊公也不然司馬溫公亦嘗作相矣欲改願役爲差役蘇軾范純仁連爭之不受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姍公取容何如少年盍附安石以速富貴溫公深謝之然卒不易其議夫顧役荊公之法也今既不可改則昔亦非不可行而溫公又必欲改之如此此可知宰相立法而欲天下之從己亦人情之常溫公未嘗不同荊公但溫公能謝蘇范言而荊公遂悻悻自恃其才此其所以不能無撓於事而徒激於人之多言以自取敗也夫徒激於人之言而卒以敗天下事誠亦不可謂君子獨惜其非有所以激之固未始非君子也嗟乎士患無君子之志而荊公不幸以志成其拗有志則患無才而荊公不幸以君子之才遂其矯有志與才已思不得用而荊公不幸以大用敗君子之志與才夫古之眞君子無不幸彼其所以爲君子非幸也然天下之幸而爲君子者固有矣荊而公獨不幸不得爲君子其可惜也哉其不可不愼也哉

楊子雲論 甲辰七月二十二日

王　瑋著

聖人之言平正通達千萬世由之而不能盡後之儒者理不足千萬世而其言乃使一世不可知楊子著法言太元而太元尤極意故其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吾謂其薄當時而厚於後之人也後世之必有知也子積耳知文著無擇於時未必不在當世一世無知亦難信後世之必好之哉雲沒四十載而法言大行於世太元至今罕有傳者亦安在後世之必好之哉唐時始得一韓子韓子固以子雲自負矣然韓子之才亦非千百年所可待也千百年有韓子亦或千百年不能有韓子說世終無韓子又誰知子雲之文之足好者即宋之程子亦以其書爲無益朱子又謂支離不成物事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程朱非其人與程朱不以爲好不知子雲之書其於世安用也子雲之書一擬之易今其方州部家爲隱於乾坎艮巽離坤兌而六十四卦之文固未若八十一首之晦澁而不可讀也子雲方欲以發明易理爲事而不可讀則韓子之所取於太元毋亦惟其文之好而非謂其理數之果足與易上下也則不閱而欲使後世之士奉其書以爲修悖趨避之道恐愚者不敢爲信矣然乃過於易其又何取況易之爲書精於理而奧於數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夫子雲之書不及易而其言必使一世不可讀如易者直當終天地無讀可也然後之學者讀易而不及子雲之書何哉子雲之書非不高也顯易之爲易至矣不容後之聖人復有作也子雲非聖人而欲奪一已之心思囊括掌聖人之奧故其言高而不可讀然不可讀者聖人不以爲高聖人之言平正通達千萬世由之而不能盡者也

嚴子陵論 壬寅

嚴子陵可謂高士矣雖然光武不興子陵必不隱子陵之所學非隱也子陵既與光武同學意其建謀發策必足發光武所未至而有可施於當世之務子陵

而果於隱光武亦不與之友矣光武既與固子陵可以有爲之日也而顧短之曰士各有志則奈何志與學之相違若是吾嘗以是求子陵之心而竊意其有未大也蓋子陵之視光武不過忘年友耳其年長於光武而所學又過於光武以素所重己而己不甚重之人一旦貴爲天子統萬國而臣妾奔走之子陵亦王臣安所逃於天地之間其慊褰之懷遂不能爲光武下也觀足加帝腹之事可見矣夫人即善傲亦何必放誕至於此極哉彼其心以爲不如是則無以見天子之不足貴而瞻己不臣天子之節故由今憶昔隱隱有一故人天子在不能自遏於是挾之白傲而不覺其頹然放也乃或者不察而曰光武召之不以道也又曰度光武不足大有爲而懼言計之不行也夫物色勞求非不知子陵者子陵學無其具則可有其具過此明信中興之主尚不肯相與有成其將何待而可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士生三代後輒謂非堯舜之君必不可與共治此亦學無足適於用而徒見其論之高爲不可近也故即令光武言聽計從以大盡子陵之學迹其慊褰之態所學或不出黃老家亦未必遽有伊周之業興治扶化度越漢廷諸臣十百倍也其又安知光武之負子陵彼子陵之被徵年已六十餘矣計其所生當在元成之代歷哀平不隱新莽不隱而獨披裘釣澤變姓名於光武之世是光武之世不及哀平新莽也蓋子陵有軼天下之才而無容天下之量則天下遂不可以容其身一激而入於隱也隱豈其本心哉雖然高矣

郭巨論　甲辰六月二十五日

郭巨埋子養母載孝義乘今庸夫孺子皆能言其事以爲孝至尾於大舜閔子諸人嗟乎如郭巨者固當治以殺子之罪也惡得爲孝哉孟子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孔子之告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若郭巨之故殺其子而絕先祖祀其所毀傷豈但身體髮膚之不謹而已乎孝子之事親其事隨分可盡郭巨有母而不能養已則不孝豈一子之爲累而顧不能聽其自爲饑寒

如途人肥瘠之不相關而必計致之死而後快子即死其母未必遂甘旨也且甘旨又何足以養母巨其以母爲賢耶不賢耶不賢徒以重其慘刻之過賢則呼號悲切傷骨肉之相殘而食不下咽也何養之能爲古之君子寧以善養不以祿養取非其有以奉二人猶謂之不孝況殺其子者乎孝慈一理也不孝必不慈未有不慈而孝者也郭巨忍於殺其子必忍於棄其母而猶曰孝之孝之云者亦僞而已矣世乃謂掘地得金天所以賜孝子其誣天尤甚天雖仁愛斷不加愛於殺子之人其得金也安知非郭巨自藏之而自掘之乎藍其時以孝聞人故欲殺子以成孝名又託得金以成孝可格天之名使埋子即可以得金則天下之埋子者益衆埋子者衆則天下之孝子皆不能有其子郭巨之父母豈欲以孝名豈復有郭巨哉五倫一人憫也自古矯情干名者多出於譎異奇譎之士至愚者慕其事而不得遂遑其心之不仁不難絕性以欺世而世之愚者不察又轉相稱譽以是爲當然致生人之類竟不幸而爲人子而天地好生之心絕矣此五倫之賊也抑吾又巨既得金則子固可以不埋金果巨自藏則巨固意子之不即埋也而世反傳其埋子以爲孝吾故不論金之得不得而深論其埋子之罪使知矯情絕姓之事必不可以欺後世而後世之稱其孝者適所以與於不孝而徒見其識之愚爲可笑也

燕丹論　戊申十一月十八

嘗讀燕世家未嘗不悲太子丹之義而燕君臣不自強奮忍殺所愛以媚秦爲苟延之計可恨也秦之爲暴烈矣諸國之待亡不可旦夕億使丹之謀得遂則非徒燕國安諸國賴之俱安今觀其舉動固燕之人所不能爲雖齊楚韓趙魏之人亦盡不敢爲至韓亡數年始見一張子房耳丹之謀與子房合子房幸而不死丹不幸而死後人多以此壯子房而罪丹之輕謀取禍則狃於成敗之見也不知天下之敗謀善乘之每足以成功彼秦人之自視制天下如僕妾一旦幾斃匹夫之手即天下覩秦質子嘲邑奔命之弗遑倘有人焉探虎狼之穴而

欲制其命雖無成實秦之所心慄而天下之人心所大奮也使燕知其終爲秦滅而以國授丹一聽丹之所爲則丹必能得燕人之死力燕人知殿亦亡不戰亦亡必出死力以抗秦隨遣一介以利害切動諸國則濟楚魏必幸燕之首先效死合力以與秦從事而韓趙之已滅者如張子房輩必能收合餘燼爲燕甘死於秦此一役也燕可以造觀子房擊秦不中後陳勝吳廣皆得乘之起事而謂諸國獨無意哉燕不知出此而殺丹以謝秦夫秦欲得燕耳豈徒丹死之是快丹死而燕卒滅於秦齊楚韓趙魏無丹之謀而亦未嘗不滅於秦可知足以存燕者丹之謀謀不遂而燕滅非丹之罪也丹與子房之謀同用無聊耳爲兩人者其所得施於秦固惟有此而已矣豈料其萬全也哉然于房之不死其勢可以死也壑不中宜死壑中亦宜死非若丹有可乘之勢丹惟知慮於行刺之先而未慮及於刺不能行之後此其智之所以不如子房使子房處丹之時則亦可以不死獨是丹不死於秦而死於燕固尤丹之所深恨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漂母論　丙午

漂母其聞道乎其讀淮陰之言何有合於君子之行也君子之處世也報人而不望報於人嘗嘗焉挾望報之心而自喜其德之甚望之愈奢則報之愈難報之愈難則人將忍而出於無報不報則怨怨斯讎兩讎相尋而德尚安在哉故君子之不望報非徒以忠厚之道待人亦欲自留其德而予人以可報之道則人終不能忘雖忘亦不慊彼淮陰者固終其身未忘報也吾觀于房之盡忠於韓也不望韓報其立功於漢也不望漢報故能成天下之大事而有以自全其身說者謂圮上老人教之以忍不知惟忍故不望報當其受書圮上時已盡挫其英銳之氣而龍之不加喜辱之不驚於報何有故其成大事者忍爲之而善全於成事之後者則惟此不望報之心子房所默受諸老人而自得於忍之餘者也漂母之告淮陰言尤顯於老人而淮陰不用也淮陰過食於漂母曰必重報母母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漂母之心未必如老人深思遠慮而其言切中淮陰想亦見淮陰快快不自揆之狀而故爲是言以折其氣使子房聞之必有所以用其言而淮陰不能爲可惜也淮陰之初時也高祖則設壇拜請假王則以全齊畀之高祖豈眞有愛於淮陰而不自惜其名器之甚誠以淮陰之望報非此無以厭其心也迨淮陰之功益大而高祖報之者已盡淮陰望報之心不休高祖其何以厭之觀其語酈生曰漢王遇我甚厚不忍負推是言也使其非厚則負之矣可知淮陰望報之心始終未絕而高祖之不能不疑且懼者惟此厥後淮陰非有叛於漢而卒以叛獲非實此望報之心致之也夫人固有無重輕之言善受之足爲終身之用故君子不敢輕其言使淮陰能用漂母之言則亦可以免不用其言而徒以千金爲報不得謂淮陰不負漂母也

何信論　己亥

漢高帝戰爭之臣韓信爲第一帝非信漢室之天下未可知也功成而身死論者成恨呂后之慘而惜漢之不能保有功臣爲不義然吾以爲信之死非呂后殺之而高帝殺之亦非高帝殺之而蕭何殺之也何非殺信以何當救信也其當救信奈何以信非反也信反何不救則信死於法信非反而何不救則信死於何何固心知信之非果反也使信果欲反當齊楚舞軍之見奪信可以反而不反及雲夢之遊信又可以反而又不反迨降爲淮陰而勢固已懸矣安有陳豨方受君之恩邂逅相遇還以反情相告告之而又不赴約徒覬望遲回以自貽戚耶夫信素知兵處危疑之際慮患又深知兵必切於乘機慮患深必不輕洩以取專此舍人之告變當何與后所文致事之不必有者也或謂信雖未反慮其終當反夫慮其終反不過慮其賊幽之耳何至於殺即殺亦止其身可耳何至於族假令信如黥布陳豨發數萬之兵傳檄叛漢漢將以何法加之蓋信無叛漢之形而高帝不忘殺信之心而不欲居殺信之名呂后深知之高帝再后有殺信之心何又深知之亦不欲居與知殺信之名故一以其事委呂后彼呂后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鴻門論　辛丑

者性既敢殺又未親見信之戰功遂忍於相負不惜以殺信之名自予也其實殺不專自呂后呂后雖悍不過一婦人以高帝之英略生殺之柄豈遂不能自主以何之得君嘗高帝征黥時后每事必相議此事豈不與聞聞之而豈不與謀觀高帝還聞信死且憐且喜則帝之情可見觀何紿信入賀則何之情亦可見突然則何有忌於信乎非也考古志信死門客抱未歲子詣何何仰面大哭密送南擧王何既悲信之死豈其忌信之生其不救信何之自爲計也高帝之不悅勳臣久突當信登壇受拜高已不能不疑信及拔趙下齊高帝又不能不畏信使君疑且畏而尙能安於人臣之位從古未嘗有也故信反亦死不反亦死使何爲爭救信高帝終疑何與其救信而見疑不如負信以自全此何不救信之隱意也夫不救信則亦已突豈必附呂以紿信然不救信則不得不附呂附呂而信死雖謂何之殺信也亦宜

鴻門論　辛丑

知天之不可爲而猶欲以人爭之斯眞能有爲者矣其卒不可爲天也沛公入咸陽范增疑沛公有天子氣鴻門之役數目羽殺沛公羽不果後之論者咸病增謂沛公既有天子氣天子安也可殺且增于羽之諸暴不諫而獨勸殺沛公故不能佐羽成王業卒亡垓下甚矣其論之陋也使羽早聽增殺沛公安有垓下之亡哉其亡于垓下固增既去時也所謂天之不可爲者也當楚漢之爭勢不兩立羽不殺沛公沛公必殺羽增既委身事羽則必望羽之取天下望羽之取天下則不得不殺沛公使逆意沛公之爲天子而不敢謀加刃焉則是爲人臣懷二心而甘以主之天下默授于人也豈事君之義哉況羽之攻入關也其心未嘗須臾忘沛公鴻門一會楚漢得失之機如反掌增早夜焦思而幸得此機此機一失大事遂去增方自恨其人謀之未遂而乃以增之不能順天爲非是乎且君子之欲盡人以爭天也亦以所謂天者原在擡度疑似之間非如人事之確然而可據者也故增之疑沛公有天子氣亦在擡度疑似之間耳彼沛公素嘗以天子自疑良哈諸臣亦何嘗不以此疑沛公如是則鴻門之會豈不可恃以無恐而一時君臣相顧失措幾不自保夫增之識沛公之自識與張良之識沛公也以沛公之自識而畏羽之殺沛公而畏沛公之見殺則是羽竟可以殺沛公而增之謀殺沛公固未嘗爲不可也夫即使沛公果不可殺在增爲臣之心亦所不顧況其在擡度疑似之間哉至于羽之諸暴不諫吾亦不能無憾于增然增朝夕親羽亦未必不諫或諫之而不聽亦未可知如鴻門之勸殺沛公而羽不聽是也謂不可爲者天增之所謂君人也厥後鴻溝之約良勸沛公負約擊楚羽乃亡垓下勝乎觀沛公之不肯釋羽愈知羽釋沛公之謀也故范增之謀與良同良幸而增不幸耳

鴻溝論　庚子十二月十二

楚漢既割鴻溝以盟已而漢負約擊楚楚卒以亡後儒乃罪漢之不義而以子房教之擊者爲非是隱遵矣嘗子之論人也必揆之于時度之以勢察究其人初心之所存與夫德之能至與否不得以迂濶難行者概論而刻繩之也漢高乘廣勝之變以泗上亭長呼衆起事苦于戰者七八年其初心不過欲得天下以圖富貴非眞有憫于秦政之暴痛生民之塗炭如商湯周武之師爲不得已而興者也一旦時與心逢天授我以可得之機而又曰姑舍勿取將以嗚信義於諸侯則其違悖失時與宋襄公之不搗二毛不鼓不成列何以異哉夫楚漢之不兩立不待智者而知漢之不能與楚敵又漢高自知之也彼自興兵以來得與楚相持不下者僅見有此爾以漢之勢至能與楚相持不下其勢卽終能下楚故目前之安雖漢之所貪而將來之勢漢之所必爭也嘗欲引還未幾必自悔悔必乘間復出關以有事于楚然至復有事于楚而勝敗之勢又不可知矣況漢卽無事于楚楚必有事于漢其與漢盟楚之不得已也當是時成皐失利兵罷食盡姑許盟以爲息肩之計不旋踵必且選精簡銳悉甲以來而陪臨叱咤之師度漢能當之乎不然義帝嘗有約矣先入定關中者王及漢高入咸

陽羽怒提兵攻函谷關一舉而拔鴻門之役漢高僅以身免彼既不願義帝之約又何憚于漢高之約既不難以銳師拔函谷又何難以全師逼鴻溝豈以子房之智不能早見及此而肯舍之勿擊以自遺患哉昔武王東征至孟津諸侯會者八百僉曰紂可伐矣武王復歸此聖人養晦順天之意若使當牧野之役壁壘相對商主忽下割地之詔恐武王聞之亦疑且懼未必肯俯首聽命耳退處故國也漢高之于武王其德爲何如楚僅太公狙上漢遺之書曰若其烹分我一杯羹是豈敢蹤天下窮負而逃之義乎以武王之未必行著而責于分羹之主欲其顧名思義一切成敗利鈍置之不問固已難矣

王景畧論 丁亥四月初九

秦王景畧之終也屬秦勿以晉爲圖後人以景畧始終爲晉死於張子房之不忘韓狄懷英之不忘唐過論也夫景畧之心不同於兩人而景畧之勢亦不同於兩人彼韓非漢之敵故在漢得以爲韓唐亦未嘗與周爲敵故在周得以爲唐也若秦晉之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儼然一大敵國矣景略身在秦尚安得而爲晉使其果爲晉景略亦不忠景略於晉非有必不可逃之義也子房韓之世臣忠漢而非寇仕於漢懷英雖仕周而猶當唐祚未絕之時寇唐之舊臣也景略則晉人而未仕晉固非晉臣也未仕晉而仕秦固秦臣也人之爲義真重孰與於臣官人之祿而乃身秦心晉陰爲圖存之計則爲人臣有攜心是子房懷英之所羞道也且苻堅之過景略不爲不厚矣諫行言聽極後代人君用賢之道而景略經營國中輔君成富強之業固亦非不賢而能之也厚則君有不可忘之義而賢則不敢忘其君忘君以利敵中士之所不屑而謂賢者爲之也哉使景略之心誠在於晉宜必不仕秦當桓溫之伐秦也景略披裼談世務溫已署爲軍中參酒彼溫雖跋扈非遂王敦之比會稽王尚能義汨武昌之移況以景略之才而得左右其間俾之竭力王室復晉中原故所失地未必非溫之能不然即舍溫歸晉制溫覬覦之謀亦未必非景略之能乃不從溫南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旋則知其心亦非以晉爲必當事既而事秦則其心非以秦爲必不當事亦可知也景略蓋功名經濟之士思得一君而事之以自吐其胸中之奇晉則晉秦則秦非眞有得於聖賢出處之道必擇而後進者也及晉不知而秦知士爲知已者用景略之心如是而已觀晉之役投燕景略勸秦敎燕破晉師於譙此得謂之爲晉謀若乎不謀於生時而反欲謀之於死後難矣然則其終之語何爲曰爲秦耳誠知晉不可乘而恐秦之自取敗也厥後秦果敗於肥水益信景略之非爲晉謀若曰景略不謀晉則誠有之

鄧伯道論 己亥九月初七

晉沒於石勒僕射鄧伯道挈子侄以行恐遇賊不能兩全乃棄子留侄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曰鄧伯道無兒天道無知嗟乎此天之所以有知也伯道之棄子於理爲不安於情爲不順通理而違情雖欲不謂之欺天不可得也夫父子之恩天性也已之於子父子弟之於其子亦父子全弟父子之倫而賊已父子之性伯道信以爲人之親其子棄不當如其姪乎即自攝其愛姪之切果勝於愛其子乎吾不知棄子時子若何戀戀於伯道而伯道此時竟何以爲情也今設有兩途人呼號望救於我其望生之情均其可死之勢亦均而我必殺一人以生一人仁者固有所不爲伯道之親其子其親途人爲何如而忍爲之乎況伯道當日原非處必不兩全之勢也使處必不兩全之勢賊手刃而脅之曰殺爾于則存侄殺爾侄則存子伯道念己身之尚在痛亡弟之一息不得已而捨其子亦強義者之所爲然君子猶謂其情之難也乃初與賊遇時已掠其牛馬而去則此後不復遇賊亦未可知遇賊而賊不害其于亦未可知安有預懸一或然之想而曰度不能兩全遂棄之以去哉則賊之殺子猶未定而伯道之殺子早自決也且當日之賊未有定所伯道雖棄其子安知棄子之後不復遇賊遇賊而安知賊不復害其侄是侄之存亡並不繫乎子之棄與不棄欲存一未必生之侄而先棄一不必死之子蓋徒以全存侄之名爾而又自言曰幸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能存我後當有子嗟乎伯道既以棄子之事矯人復欲以存侄之事邀天乎使天早語伯道曰爾後當無子則伯道之棄子或未必若是忍且決也古人云爲善無近名夫求名於人且不可況責報於天乎今果冥冥之中有定伯道之案者其從全侄之例乎不知何以引斷也昔第五倫於兄子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於子病不一省視而竟夕不眠彼雖自謂有私然第五倫之私在人情之中伯道之公在人情之外所謂非人情不可近者也易牙之烹子啖君與此事滑濁雖異而其心之忍則一也使天下慕伯道之所爲吾恐刻薄之夫皆爲情于名欲以僥倖於天而父子天性之愛幾何不絕於人世哉吁天道其知之矣

郭汾陽王論 甲辰

大臣之得固於君也不以術用術則自疑而疑君疑君則君亦疑用之不善則君之疑立形用之善則無可疑之隙而有不信之心疑固待時而動也史稱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子儀窮奢極欲方正學以爲子儀狗衆人之爲而使君知己不足疑保身之智也余曰非也賢者固有所不足此子儀之不足爾不得以爲智以此爲智則子儀亦不善用其術矣君子之事君也必其心一於君而又使君子能知其心故上下之交不疑子儀之心果一於君而又狗衆人耳目之欲以自開其可疑之端也天下之可疑者孰有大於欲臣之所望於君與君之所惟恐不能厭其望者皆是物耳安有裨將牙官森列堂下服食器用之好一擬諸天子而欲使人主之不疑謂情也哉而不疑者則以唐太宗保全功臣絕於往代數傳之後遺意猶存僕固懷恩之叛則念其子況子儀之功倍蓰此兩人者乎而子儀又能不以利害芥於胸詔書一至即日就道當時之君有深亮其心者矣非亮窮奢極欲也觀相州之敗則讒留京師以李光弼代盜發子儀父塚入朝之日上下洶洶然是當日之疑子儀者固有也易謙盡以損奢極欲免哉厥後楊綰作相子儀滅去聲色五之四可知子儀之心亦自知靡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厲非蓋臣所宜特以大節無愧小小者無事矯飾姑狂於性之所好而不能自克非果求免於窮奢極欲也使其功成身退日隨二三羸僕蘧然山水間無復耽樂富貴之見豈遂不能自免豈必窮奢極欲而後足明其心之無可疑耶如此而使人主不疑者幸矣非子儀心一於君而又能使君之知其心何以全之昔王翦將秦兵六十萬伐楚臨行請美田宅翦之意以爲空國之兵在己恐君疑之而中銜其肘則功不能成故以是堅君之志非徒欲保其家也翦以是行於閫外而謂子儀欲用爲終身自全之計恐子儀之智不肯用於此也子儀有再造之功奢欲何足累子儀然不如無之爲愈也指子儀之所不必有而以爲美則適足掩子儀之賢而令天下後世功高震主者相率而入於驕也

蓋寓論 乙巳

李晉王克用既滅王行瑜請乘勝取李茂正朝議不可特入朝蓋寓止之相致堂曰蓋寓於此有失箴焉不早請誅茂正乃致朱全忠先手以移唐祚嗟乎唐遠也蓋克用心忠於國而才近敞扈自沙陀入衞以來乃僅得聞斯語也當是之時强藩鎮各擅數州之地以自尊大召不來揮不去乘釁則請入朝危及乘輿天子下堂出走宮闕宗廟之大爲之灰燼百姓流離或數歲不得寧居爲禍最烈使克用一旦不奉天子召徒以請誅茂正之故彈自入朝驚駭朝野天下聞之洶洶然將戡扈之迹與此躍何以異蓋寓甚爲克用不欲也且克用倘入朝茂正亦不得誅當朝議之不許取茂正非果欲全茂正也蓋其心之畏克用甚於畏茂正故欲留茂正以角克用今雖欲入朝朝議必力止之止之不獲羣小必擁天子西走茂正既挾天子以拒克用則茂正爲有名天子在內而克用攻之於外朱全忠必假援天子之名以討克用則全忠亦有名挾天子之賊拒於西援天子之賊討於東克用居其中固儼然一叛臣耳其何以自免設不幸而敗天下誰爲克用諒之此蓋寓所爲深慮者也抑又有可慮者朱全忠

之欲篡唐非一日矣不以茂正故也茂正不誅全忠藉口於茂正克用誅茂正全忠又將藉口於克用蓋唐時之人徒畏藩鎮之禍而不辨其誰爲忠邪假令得誅茂正之後驅兵之名震天下此固朝之君子所疑而小人所忌也疑且忌於內而朱全忠遂得以兵僞聲克用之罪內外交攻其時克用能自安乎全忠之兵不解勢又必罷克用以謝全忠所謂雖誅茂正而猶有可慮者此也蓋寫豈不慮及此哉及後茂正再犯闕克用發兵入援不果似爲失策然朱全忠其仇克用入援全忠必襲其後此又蓋寫與克用之際慮後人或不得而知也曉乎茂正全忠各結內臣以爲聲援而克用無之此所以不得近乎天子而卒困於晉陽歟然其得守晉陽而終唐之世無失臣節未必不自蓋寫此一言基之也蓋寫可謂知大體矣

文信公論 乙巳

小人之害君子不可謂不知君子留夢炎知文信公矣知文信公奈何以其勳

元殺信公也勸元殺信公何爲知信公之能叛元也元不殺信公信公必叛元必叛元而殺之何爲不知信公夫存一必叛人之志而又挾必可以叛人之才尚欲留人之國而翼人之無加害於己蓋亦難矣故數年之不殺於元幸耳及其見殺信公固曰知我也然則黃冠歸故里方外備顧問之言僞乎曰奚爲不僞信公尚不欲以徒死豈其欲以苟生方其提賴州烏合之衆奮然仗戈先天下勤王者面作之氣是其志固不在生誠欲有爲也及元兵壓城下猶議背城一戰眞州之脫間關走閩濉是豈知其不可爲而遂不爲之者歟其志又不在死也當是時以張世傑之忠焉而死以陸秀夫之賢焉而死乃入萬死一生之地留其身以有待者獨有一口曰在元亦不能不以此畏信公黃冠歸里之言聊以謝元世祖不死之意其實果得歸里數年之後遇有水旱盜賊信公肯坐失其機守黃冠之故約而甘與元之君若臣視然面目共生於天地之間哉夫以信公之賢而當宋之新亡一時逸民義士未盡泯沒以死一有可乘

湯武論 己亥九月初八日

堯舜之聖幸而揖讓湯武之聖不幸而征誅湯武心非利天下不得已而出於征誅而後之言征誅者必自湯武始以是嘆湯武之所遇爲不幸論者不察徒求諸古人揚觶之詞曰紱禹嘗服曰于湯有光遂以爲聖人之仁至義盡者於是乎在嗟乎聖人即不以此損盛德奈何指其所不幸而以爲美哉此如周公以周公之聖而不能得之於君臣人倫必不變於聖人雖聖人亦有所不能故以湯武之聖而不能得之於君臣之誅管蔡孟子論爲過之宜若遂指此爲公之德之盛則固公之痛心疾首而不敢自安也蓋人倫之所遭有常有變聖人人倫之至良以聖人能盡其道謂之聖人倫必不變於聖人雖聖人亦有所不能故以湯武之聖而不能得之於君臣以周公之聖而不能得之於兄弟皆極天時人事之慘聖人亦受顛倒於氣數之內而其心幾無以自於天下後世此聖人之不幸也孔子刪書雖無非於南巢牧野之事而魯論一書常若有微詞故朱子曰文王泰伯同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微之者何以其稱讓爲至德則不讓者之非至德可知稱服事爲至德則不服事者之德之非至又可知若徒稱文王泰伯而美爲德之至固不可言徹也至其論才則又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此雖聖人盛周之才而周才之所以不及唐虞亦概可想矣蓋際者指讓之會也周非揖讓不得爲殷周之際而又安從借才於異代乎向使十亂得與武王從小心翼翼之聖偕殷三仁比肩事主都喻吁咈於一堂之上縱其才不盡如五人面以二三人當一人其優絀

正不敢愿斷而聖人之所以論定者又不知其何如乃不獲有此而卒以變伐大商成太白懸旂之績聖人才雖之奠倘未必不寓此乎記者會聖人之意而先之曰治曰亂戡亂之才其不可與致治同年而語豈顧問哉昔成湯放桀而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吁聖人之慮來世亦至矣使成湯生於來世親見放伐之事正恐憂切於中而食不下咽也豈但虛懸此心而慮得失於萬一也乎至武王行之而不慚成湯爲先而天下後世遂以湯武王爲先夫求揖讓於三代之後兢兢未必能行則征誅固天運之不得不然以不得不然者而湯武先之先之者不幸也蘇子曰武王非聖人其論爲過余謂武王特聖人之不幸者爾而文王深遠矣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王石和文卷之二終

魏不受衛鞅　戊申十月三十日

吾今而知小人之可以亡人國也而亦可以存人國用於既強之國則亡用於既強之將亡之國則存秦孝公用衛鞅而秦強秦之亡卽亡於恃強故曰用於既強之國則亦強彼其所以致強之道不過刑名法術而已終亦必亡然必不亡於初強之時故用於將亡之國則存鞅初在魏公叔座勸魏用之不果卒走秦夫不用鞅未爲魏失也彼鞅者誠不可用而獨縱之入秦則魏之亡形兆矣後秦東向制諸侯魏之受患最先魏自始戚耳孝公死秦人怨鞅將殺之快亡入魏於此不用則魏之大失也何者秦固鞅之所必報也小人之心安樂則暴而憂患則深鞅以得罪幸脫之身求全於魏則將悉力自効其所經營於魏者當不同於用秦之日更不同於公叔座初欲用魏之在秦也幸而鞅怨在秦則魏不得復仇鞅背管仲齊桓公之仇也用之以霸鞅之才誠不及管仲獨不可與文辈比論乎魏不師桓公而反納之秦以幸秦旦夕之無侵夫秦之侵魏徒有鞅在耳秦知用鞅以侵魏魏不知用鞅以攘秦則奈何暗於利害之機哉雖然鞅之罪大矣魏用鞅則鞅不殺於秦以鞅之暴而得其所死豈天之所以報小人吾今而知小人之可以亡人國卽能自亡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漢昭烈不取荊州　甲辰

天下有大勢惟勇者能據之乘天下之勢有大機惟智者能得之機之所關不容髮其機一失後雖百其謀力以追之而智者無所用其謀勇者無所施其力若昭烈之不取荊州可謂失機矣荊州天下之大勢也扼南北之喉得之可以制吳魏故壯穆因之北向而魏人不敢當其鋒然當南北之衝爲吳魏之所必爭故壯穆方北向而吳人遂已襲其後則荊州之得之重而守之難亦概可見矣余嘗論荊州之守非壯穆所難守所借之荊州是以難耳三國時吳魏皆有憑藉菊君臣無尺土之階以白手定大業則蜀之人才固過于吳魏劉表不能以荊州再世信非昭烈之艱孰能長據而有哉使乘表之讓獲有荊州魏雖強必不能臨江橫槊而吳人亦絕不敢以非分之想覬覦于荊州也乃姑息猶豫坐失此機既失已而始百謀力以取之取之于魏而又名借之于吳物之固有于己者人非甚強不敢奪而物之假借于人者人雖甚貪豎不忍棄荊州之借吳之所不忍棄也吳之不忍棄則昭烈之所不能奪也流借則于勢不安借而不還則于理不直以不安之勢重之以不直之理故雖壯穆之智且勇不能以此折吳人之心而吳君臣早作夜思得之則榮失之則辱不能一刻甘心于荊州者亦職由此也彼曹操者知荊州之不可復得遂舍之爲創以據兩國之一不幸而得天下弗爲此言聖人心理之極非所語於千戈擾攘之際也成一時之小諒失天下之大計鄉黨自好之士爲之豈取天下者所宜出哉況不取荊州而取益州武侯蓋逆知荊州之借未可久安故不得已復事于西以爲自安之計其實早取荊州以坐觀益州之變則益州終可取而致其取之亦必有道矣可不至如當日之急遽而無序也或曰表甚私其後妻之子琮未必實以荊州讓昭烈夫表非曹敵也當操舉兵壓境表實不能無懼心況其將死而屬弱之劉琮豈足支大顛表誠知與其以荊州棄之操何如委之昭烈而令其子有所依以自全也則爲昭烈者與其以荊州棄之操何如取之已而令表之子有所依以自全也取其地而全其子固亦義之可通者矣比益州之取不猶愈乎故昭烈不取荊州于是乎失機

用兵之道入險難非大勝則大敗險而能以實行之故不險鶩至井陘道憑吊淮陰所以取趙處何其險也及觀背水之陣則又險夫淮陰號知兵奈何出入萬死一生之險以徼倖成功豈不亦不慎矣哉及詳制勝之由然後嘆淮陰用兵之神而知彼知己其行之險者皆實也兵莫神於奇莫速於詔莫秘於間三者皆用兵之所難而淮陰兼之倘於險乎何有井陘趙之所倚爲一大險也不入井陘則無以探趙之咽喉當是時趙若以重兵阻關則井陘必不能入或曰淮陰料趙之智必不能以兵阻關也淮陰能料趙不能料左車子趙若聽左車子之言必以重兵阻關或曰淮陰料趙之智必不能聽左車子也既入不速發趙壁則井陘必不可久駐或曰淮陰背水之陣能得士卒之死力故趙可速勝其告諸將曰置之死地而後生是也是皆不然人之智慮變於俄傾趙雖不聽左車子設左車子再三爭之安必不聽設趙之親信有是左車子之言者以其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言再三爭於趙趙安必不聽淮陰雖善料恐料不及此況井陘之地既難於入尤難於出當日趙陳高阜望非陘若隧趙若堅壁不戰以輕兵出井陘後則淮陰之兵必亂背水之陣徒速之死耳是皆不測之險也淮陰安肯以三軍之命徒試之於一料哉淮陰固籌之定矣蓋先有間伺於趙凡左車子之爲趙謀趙之所以不聽左車子已無不得其情然後決意入之而無疑也既入而恐趙之不速戰也故爲背水以餌之使趙人貪背水之利空壁而來然後千餘人得以間道入趙壁拔易其幟一鼓而趙可虜也大抵用兵之道無試險無爭利料險之可不十不入料利之可不十不貪凡此者趙失而淮陰得之故曰行之於險者皆實也後宋高祖伐南燕一踵淮陰取趙事料燕之智必不能守大峴既過喜形於色蓋喜已之得脫於險則知入大峴時未免有試心也其較淮陰之成功固已幸矣獨之馬稷亦所稱知兵者街亭之役卒以死地取敗又孰謂死地可盡生

蘇子曰錯使天子自將而居守欲爲自全之計乃所以自禍夫謂爲自禍是也而以爲自全非也錯非欲自全者也錯之謀即如竇淮澶淵之戰七國之反以誅錯爲名其心不能不忌有天子錯使天子自將以中七國之所忌則彼師爲無名而三軍之氣奪矣錯欲以此速已天下之亂不幸計沮身滅初非因欲自全而然也自全之說蘇子特因袁盎之說而究其弊於居守其實錯之心有斷斷不至是者也錯之所以得死者有三而不在欲自全當文帝時賈誼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尚連四不肯用錯乃謀削七國無故發不世之難固已險矣當是時方捍患之不暇猶暇惜是恩袁盎則適足發盎之謀鋒而自將之議又犯天子之不順何也七國之削非獨錯謀實景帝之深欲也削之而反則帝之所不料也反出於帝之不料則已不能無悔於錯謀而又重之以所不順雖使從錯之議舉六軍之衆親冒矢石獲成功而還爲居守者將倒以堪之彼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淵之役寇準身與行間王欽若猶有低注之譏眞宗卒以此疎寇準況錯之居守者乎夫人臣爲國家發不世之難遺天子以情之所不順而先施啟奸讒之口如是者無一不可危則錯之濱於死數矣而特不意死之若彼速也蓋人好爲欲速之謀者其取禍亦速而險於謀天下之事往往自中其身錯惟鋭於削國而算弗先定一旦變出非常其急切之心遂不能少待使少待而以一二大將奉天子之命出兵制吳楚則吳楚亦必敗觀錯誅而吳楚不退卒成功周亞夫固知無待於天子之將也惟天子自將則試險而成功速吾觀錯之謀漢與其所以自敗始終無出險與速蓋識有餘而氣不足不能自養其鋒驟用之以至於敗故其父謂錯曰劉氏安晁氏危惟不知自全之道使然耳不自全卒亦無濟於天下之事此天下之所爲惜也蘇子固曰天下惜錯之以忠而受禍使果欲自全則不忠而可誅矣又何惜

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世稱爲長者蘇子獨謂之求名有以哉或曰不疑償金弗令人知也何名之求余曰此不疑之所以求此不求名之名也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若漢以來士之好名者與孟子之時又遠矣能讓簞食豆羹千乘之國或未必然也不疑償金是直簞食豆羹之義耳其以金償同舍固以名自償也彼謂金可以得名而所謂盜金者即終可以得不盜金之名耶可以得不盜金之名故不辨之而償償之而復不辨若默隱以償金之名寄之同舍待同舍之悔持金者告歸而必返返而必不味其金然後揚暴言彰而其名遂取之如左券也孰謂其果以盜金自污哉盜金者小人之事而償金君子之處世也不敢邀君子之名亦不故邀小人之名無故而甘居小人之名則其情必有甚而於名將重有所不能忘古之人爲君受過爲親愛過有時冒天下之不韙而不必自明其心彼其心誠有不得已焉不疑之償金其大小爲何如豈不簞食豆羹之不若乎且不疑亦烏能充其償金之心設使所亡之金多而至於力之不能辦不疑將何以償或同舍者貪不疑之償易一時而再以亡金告不疑將何以償夫人必有不親千駟萬鍾之識而後能平情於一介若不疑之區區於溥物細故其不平也甚矣安能充之以至於大而無往行之不得也昔遽伯玉恥獨爲君子不疑償金難爲受金者地矣不疑而非君子不疑而君子也能不恥哉

北漢主報宋太祖　乙巳

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吾於北漢主鈞所以報宋太祖知之也北漢偏據太原地非廣於蜀唐兵甲之強且利亦未必過於吳楚荊南諸大鎮也乃終鈞之世晏然無事閱十餘年無一矢加遺豈不以其辭哉史謂宋祖哀鈞之辭而不忍加兵非也宋祖誠服之矣徒哀之云爾乎北漢世承漢業於歷數爲正統使當隱帝遇害時若天命之有歸傳檄天下伸大義以泥一海內則名正言順固未見其當細於宋也宋乃欲假桓文之故智憚漢來降曰爾何困此一方民其詞

浮而驕鈞之報宋則曰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大哉言乎心之不欺氣之不餒力之足以發而有爲俱於是乎在亡國之君未聞有此言也誠念高皇帝如綫之祚傳於渺身身既負荷先業於宋非臣非叛尺寸之地義不當予人宋即貪漢之土地人民欲興無名之師北踰太行向能死社稷之君以決勝負問鼎於城下吾知不敢必能結民不餒必能駭衆發有爲必能得士卒之力將晉城一戰出死力以抗宋師宋能必其有濟乎故宋祖知無濟而不爲非果有哀於漢也不然南唐之滅李煜一門臣妾請成其可哀矜漢爲何如乃宋祖則曰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何不忍於漢而獨忍於唐且李繼勳之攻漢在鈞死之後踰月獨不念漢氏之不血食乎以此知宋祖之非貪有哀於漢也宋祖嘗雪夜至趙普家計下太原普深阻之而又張其詞曰諸國既平彈丸安逃蓋一時君臣當大業甫定之餘欲修服遠之略不肯以人窮概如此也其實太原之不能遽取宋祖與普固已相喻於無言矣其不能遽取衆智而後能平情於一介若不疑之區區於溥物細故其不平也甚矣安能充之以至於大而無往行之不得也昔遽伯玉恥獨爲君子不疑償金難爲受金者地矣不疑而非君子不疑而君子也能不恥哉

北漢主報宋太祖　乙巳

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吾於北漢主鈞所以報宋太祖知之也北漢偏據太原地非廣於蜀唐兵甲之強且利亦未必過於吳楚荊南諸大鎮也乃終鈞之世晏然無事閱十餘年無一矢加遺豈不以其辭哉史謂宋祖哀鈞之辭而不忍加兵非也宋祖誠服之矣徒哀之云爾乎北漢世承漢業於歷數爲正統使當隱帝遇害時若天命之有歸傳檄天下伸大義以泥一海內則名正言順固未見其當細於宋也宋乃欲假桓文之故智憚漢來降曰爾何困此一方民其詞

岳武穆班師　壬寅

學者不設身處古人之地而談可否於事外則甚易況執事後之成敗以定可否無怪其言之多中也岳武穆朱仙之役功垂成而班師卒去天下事說者曰公當遣詔以進符其成功然後以身請罪則身亦可免嗟乎公之所處固萬無可進之勢也即進亦無成功之理爲此說者徒見其易於事外之談而亦不中於事後之見其弗思已耳宋之和議非但秦檜所深持亦高宗之所便也金牌之詔一日十二公安能抗不奉命哉兵法云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言偶爾攻守之事非所語於公之所處也當檜以和議沮公公之得與檜格者獨有戰功乃和之苟安已形而戰之成功未見以金之強豈得銳師厭之果遂如與諸

將之約飲黃龍府可計日而待哉夫公之成功大忌也忌功之成者刻不容待而公之成功尙必需之時日則此時日之內檜必百計牛公越一日不歸再必變法以詔越數日不歸必數變其法以詔不但如金牌十二已矣甚或貴以阻楫國是之罪奪之職而收其兵符當是時猶能抗不奉命乎又或遣一臣親宣天子之意曰衆朝甚疑將軍歲扈天子獨嘉乃忠謂將軍其必還以執朝臣之口用昭天子用人不貳之德不然卽請血使臣頸以明將軍之果不臣也當是時猶能抗不奉命乎使不奉命而眞叛矣如是以求成功則功固不可成用兵之道作氣爲先身負叛名三軍之士咸有進退維谷之懼師未動而氣先沮喪矣以沮喪之師深入重地聲援不至金且以重兵襲其後孤軍久老於外禍有不敗乎小敗則檜得以喪師按公罪大敗則以公假手於金夫人臣欲忠於國而徒抗天子之明詔豁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僥倖成功固已舛矣況功之無成卒懌國家事而亦無以自明其心跡公之智勇其何取於此蓋公之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師經也以公之班師爲失計欲公之行權也然無功不可以爲權公之心固非二二事外者之見所能測識也

丙吉問牛喘 甲辰

丙吉爲相出見羣鬬殺人橫道不問曰京兆之事見牛喘下車問之曰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謂其知大體哉哉丙吉之好爲大言也然其細已甚彼以宰相之體安在哉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理萬民俾百姓安樂壽考靡有不得其所是則髙之大者矣若區區一牛之喘不過物類氣息之偶然未必有關陰陽之事且陰陽之在牛與在人孰重百姓不親而後物失其性不推其本於人而遽於物是問吾未見陰陽之大果一牛所能轉移而調劑之也京兆任百姓而宰相反任一牛則京兆之職固大於宰相矣夫宰相百官之率也兵農禮樂錢穀刑罰之務不必身任其勞而無不心籌其成若一切謝之非已事則天下事莫不有官官莫不有司各諉其事於所司而宰相其何事哉周官之制自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王 雍著

讀出師表書後 乙巳

君子不得已而有言故其言人不可學非言之不可學其所以不得已者不可學也蓋其不得已之言初非有學於人也三代已後之文章莫盛於兩漢而出師表冠絕彼其忠愛悱惻皆出於心之不得已雖董賈未之到也何論後世能文之士蘇子稱其與伊訓說命相表裏可謂知言矣然今論兩漢之士其鑽經研傳搏極古人之書者或不屑指武侯武侯固未嘗以書爲事也豈獨武侯即伊尹傅說當時無多可讀之書亦未嘗以書爲事也使三人者屑屑日以書爲事而勞於誦讀如後世操觚家求工聲音句調之間以自鳴其能文而已焉雖其言未必不勝於後人然欲如是之卓然千載而與日月爭光不可得也蓋言者所以徵理而發事也當其理明事切得之心而注之手雖不自知其非古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人也又何知有古人之書凡知有古人之書而爲言則皆得已得已則言皆可學而至而非其言之至也自武侯以來宇宙之書不啻倍於古讀書爲文之士宜亦倍於古而古之作者反不概見非其才不及與功之未加也蓋其書既煩擇而不精於書之深者概遇以淺而其淺者咀之而易竭囫之而難解學之者不識其易而徒鶩於所難字梳句櫛數卷之書窮歲而莫盡及盡彼則無餘而我亦無所得故其耳目昏耗而文章之不遽於古職是之由學者蓋不知也古人云書智者之作耳智者不讀也夫吾謂不讀書則無以開其智惟智者始可以讀書智者之讀書能無書也武侯嘯吟隆中時於書想無不讀當流涕入告不過自抒其不得已之言豈復有所謂古人之書在其意中哉史稱武侯讀書略觀大意夫大意得矣尚何略然則武侯之略即武侯之所以能深也夫

讀王荊公周公論書後 乙巳

周公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人欲言而請事

事者千有餘人此荀子哉周公之言也王荊公曰甚哉荀子之好妄也是誣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余謂見士固宰相之事縱其事未必有其道非不可行不得以爲妄且周公之見士不必其一日也使一日而見十人三十人百餘人千餘人勢誠不可給若合終身而計之十人三十人固少而百千餘人固未爲多也公將於不賢之中而取其賢於賢之中而又取其大賢安有南海北海之士人各一才才各一具渺然不一識其面而風聞懸度遂謂苟取一二人而已足耶且士之見公何爲也哉公方制禮作樂凡周官三百六十之遺所在皆需人汲汲然求當世之士如不及故士以此得見於公非如戰國諸公子竊養士之名欲以士之言語權詐傾動諸侯王而行若毛遂侯嬴之徒固無由一至公門望公之接引而禮遇之也不得以孟嘗春申比至謂周公考周法而不必勞其身以見天下之士者其言尤不備舉校之說其詳於周矣考周之太學王世子王子羣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民之俊秀皆與焉五年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親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九年而後可知類通達亦已遲矣若使待教行之前何所取以爲治夫天下之才原不能盡於學校也當日者呂散天括之才幸皆用於文武之世設使其未用此數人者能必盡歸之學校而周公過之能無執贄以見乎後荊公當國新更學制養士以千數而周張程邵非出於荊公之學校然則學校之立原以養天下之才而未必能盡天之才欲以此廢彼固不可爲訓矣荊公乃謂荀子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而惑於亂世之俗夫見士豈亂世哉蓋亦狃於先王學校之法謂可以易天下而不知見賢立學之義聖人固非行而不悖也周公非小而荊公小之荀子於是乎不妄

讀老泉書論後書 丙午

窮者變之基也變之窮每至無所復入萬物之情不能安於無入也於是復起

而變之以求通於所入而脫然自出於窮之外不窮則不變寒之不窮則不炎炎之不窮則不寒使當夏之初而思入於秋冬之半而思人於春雖天地之大無所用其變故窮者變之基而天地聖人所以乘也聖人雖有善變之才而不適值夫窮則亦倘於變之中任天下之所變而卒不可以變天下蘇子謂忠質可變而爲文文不能復變而爲忠質以周之制不容爲其後者計也嗟乎豈知不容爲後計者正後之所容以計哉食之太牢突不可復茹其菽豈其習於夏之炎炎不可復入於秋之爽乎極乎夏固秋之所乘而太牢之厭固即菽之所以乘也故忠之後可變爲質質之後可變爲文文之後復可變而爲忠質秦人乘可變之勢而不善用其變嚴刑暴斂以固天下所謂以炎夏之窮一變而入於冬也漢乘秦之敝而亦未得聖人以爲之變故不純不備終不足以語於先王之道夫先王之道豈遂絕於天下後世哉帝可變而王王可變而霸霸可變而王之道豈遂絕於天下後世哉帝可變而王王可變而霸霸其勢易也霸變而爲王其勢難而非理之必不可者也人之變變於運運之變亦變於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人人有爲而運無爲雖一日之間可觀矣初盛擬諸早極盛之時擬於午過則昃昃之不可變而爲午固也然有時氣則風清固不啻午也夏商之季昏暴淫虐豈非狂風戾雨之發作於日中乎故一日之時先後不變而氣之陰陽無不可變古今之運先後不變而政之盛衰無不可變變者所以救其窮也古先王立制原無不窮之理後之變者乘其窮而矯之太過則不久亦窮窮復變故其變速若變而折乎大正久之始窮窮而後變故其變遲此善變者但變於所窮而無盡失乎彼先王立制之意其所以立制之時原未至於窮也窮而後不得不待變於聖人聖人者能乘變之窮者也

讀韓非說難書後 甲辰七月 二十六

史稱韓非著說難其具而悲其以說卒死於秦嗟乎豈其知之而不能行哉惟其行之是以不免於死非之死固即死於著說難也君子之說君也合則留不合則止兩言決耳其又何難焉彼非者慮難之端無不至則用說之術亦無不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至蓋必欲其君之從而後已也今夫濟川者無必於濟測津梁之淺深審風波之險夷可斯濟否則已焉有老於操舟之子挾必濟之心而巧施其無不濟之術未有不覆者也非之著說難可謂老於操舟矣且所以用其說者亦不過戰國狙詐之謀以利害傾動人主束迫之使無不然耳不必其說之能用以正面有得於古大臣事君之道也事君之道太上格心其次格行心與行正然後上下之交固一合而不可離若徒以非道之言而嘗試於所交疏將悅於利利之既得而終疑悚於害害之既去而終畏晉未見權謀狙詐之朝疑畏日積而上下能相與有成也著是著說雖行而必危又何論其不行矣說者以言進於人固必聞其人爲何如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苟不可離一言已過豈待多端謀之求合耶秦政之亂賓人君子避之若浼非以韓國諸公子入使於秦不能爲韓計而又以計求合於秦其擇主之智已謬區區虛說之難不亦末乎彼非之慮亦少疎矣人主之心必有所信季斯者秦之所尊信而姚賈又秦之所親信也非羈旅之臣未因於所信欲肆百中之口立談間回人主意而奪其所親信則尊信者聞之安得不忌兩信交謀而非安得不死非之說秦其擊情料勢當亦靡所不至而乃獨昧於此乎由是言之非之著說難亦爺有采其不思增之初心爲何如而謂肯去於此時哉增少好奇計留心當世成敗之務其欲有所學附以就功名者已非一日行年七十而後遇羽增固恨其遇之晚也廣勝之畢可以代秦天下者惟劉與項而項強於劉增初未遇劉而先遇項原未嘗以項爲非其主也即勸項梁立義帝亦不過爲項氏計彼卿子冠軍義帝偶用之入趙之役實庸而驕羽殺之救趙敝秦諸侯甍懾不敢仰視稱天下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讀蘇東坡范增論書後 己亥

蘇子范增論文詞宕逸甚可愛獨惜其責增者太過而不能使增之心折於地下也蘇子曰增之去善矣恨其不早耳增之去當於殺卿子冠軍時也嗟乎獨不思增之初心爲何如而謂肯去於此時哉增少好奇計留心當世成敗之務其欲有所學附以就功名者已非一日行年七十而後遇羽增固恨其遇之晚也廣勝之畢可以代秦天下者惟劉與項而項強於劉增初未遇劉而先遇項原未嘗以項爲非其主也即勸項梁立義帝亦不過爲項氏計彼卿子冠軍義帝偶用之入趙之役實庸而驕羽殺之救趙敝秦諸侯甍懾不敢仰視稱天下

之業從此定矣增知佐羽定天下何惜一卿子冠軍增之於項氏當歸梁時已有君臣之分至羽既誅卿子冠軍而君臣之分遂定入關後始識沛公有天子氣豈能舍羽而中道事之乎當時從龍之士雲附沛公其自項歸劉者有矣而增獨能事羽不變增固有人臣之義也蓋增之於項成則俱成敗則俱敗雖明識羽之不足謀大事而猶欲竭己之才以濟羽之強庶成東西中分之業迨陳平間行羽疑增不能用不得已去至彭城疽發背死則知增之初心未遂而其戀戀於羽者固未有已矣若於殺卿子冠軍時便去之以明進退之義則增徒沒沒老耳後世安知有增易曰知幾其神乎此聖賢之所以難進而易退也豈可以徒豪傑功名之士然增不去羽終反已故不得已而去之以全其身亦不可謂不知幾也增去羽遂亡則增之去就係羽者固甚大而謂可輕也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魏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始終之義曾子固以此嗾鄭公之賢書於傳後一篇之中反覆嗟惜甚有味乎言之也雖然鄭公誠賢矣其所以觀理之識於此得毋有未至乎人臣之事君也善則稱君故使天下知君之善不必復知吾之善也若曰某政善以吾諫之而行某政不善以吾諫之而止是掩君之善而以善自予也不然是欲與君並其善也自予則私而則不讓雖在朋儕之中猶不能無惡於意而況君也哉曾子固乃謂不如此將使後之君臣謂往代無諫諍之事或啟其怠且忌矣夫人臣幸遇納諫之主則當導其機無塞其流皇皇焉致吾君於堯舜之不暇舍此不計而徒爲後世之爲君臣者計乎若鄭公以此遂君之怒而後亦不敢深有論說可謂自塞其流矣且使後世聞之咸曰納諫如太宗敢諫如鄭公猶不能保始終之無間將諫者誰不懼而自怠哉子固又曰伊尹周公之切諫其君者其言至深存之於書未嘗掩焉固也然伊尹周公之所以諫亦其史官自爲書非必伊尹周公之自付之也且其書刪於聖人其所言者皆祈天永命之道若鄭公之逐日而言逐事而

言其言未必盡可見於後世宜太宗之聞之而怒也與成王之命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成王不忘此於臣下而謂太宗獨無望於鄭公乎或曰納諫非不美世固以此傳太宗之賢矣余曰里人有暮夜之慝吾言之而彼改之則其改過之名非不美然使自吾告於人曰彼方作慝賴吾言止則其人聞之固未有不怒者也故諫諍之事自天下傳之則可太宗自付之史官則可自鄭公付之則大不可也夫以鄭公之賢絕非欲沽直於後世也不過以遇時遇主其一時相得之雅知無不言言無不受爲往代君臣所未有庶乘之青汁播於無窮使天下後世知吾君有納諫之美且使太宗知人君之一言一動不能泯於天下後世益謹小慎微以求至乎其治之至也詎料以此失始終之義哉以此而失固鄭公自取之也厥後遼東之敗太宗猶恨鄭公不在則知太宗之心終未嘗不亮鄭公而鄭公平日之所以敢諫其君由太宗納諫使然耳賢不獨在鄭公也嗟乎太宗誠賢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矣哉

讀韓子與馮宿論文書書後 甲辰七月十七日

余讀韓子與馮宿論文書而竊謂文章之係於所知重也嗟乎文章之知難矣爲文而爲世所知則文未必至若世盡不知又何取於文之至哉韓子非不欲世之知世無能知韓子故與馮宿有激乎言之也使其果有知韓子者不至如當日之大慚大好大怪韓子豈樂俟後世之知韓子之俟知於後世韓子之不得已也願韓子之文誠不易知不謂當日之士何竟出今之士之識之下也今韓子之所謂慚者誠不可尋讀其得傳於世爲士之心慕手追而不敢必其有至者固必韓子之深思極慮大稱意而自以爲好者也乃今讀之亦但覺其好而不以爲可怪何哉雖然使今之士生韓子之時驟讀其文之淵然沓然而愕惑萬狀者亦未必不以爲可怪而怪韓子者得生今時從容讀韓子之文亦必以爲好而翕然稱之無異詞也士固疑於目而言於耳何必唐之人爲然

此韓子之所以無慚於不知而一意望知於後世非果不欲當世之知之也況非韓子者直當以不知爲慚耳韓子之文不易得好非韓子之文亦不易得怪非韓子而得怪則安知怪之者非適出知文之人而已之所好乃足慚也此不得以韓子之不慚不知爲解矣且韓子之文亦非世盡無知也其不知者人人之爲見至若孟郊張籍李翺數子皆高明深識而爲晦於韓子不可謂不知韓子之文也使直無數子之知將其文湮沒佚散不必留於後而亦難望後世之必有知矣後世之知韓子以數子爲之發端也然則韓子之文尙不能不託之於當世而士敢謂世人之不必有知乎但不必人人之知耳人人知之固必有深知者焉以爲不足知若求人人之知則又人人之所爲不足知也

讀古史疑 戊申

三皇氏世系年紀遠矣荒略難信故學者獨詳五帝以來事其所傳聞異詞亦往往不能無疑史記顓頊才予八愷帝嚳才子八元至舜皆得用而虞書不列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其人安知非四岳九官十二牧諸人而異名耶然以年考之則八愷不當用於舜世而索隱以八愷主后土爲禹八元數五教爲契禹明爲鯀之子夏紀鯀爲顓頊子以禹列愷不可爲據甚矣獨孔安國傳書以皐陶名庭堅曹大家註列女傳以伯益爲皐陶子庭堅八愷之一則益顓頊孫也秦紀又以益爲大業子豈大業卽皐陶然推大業爲女修子女修爲顓頊之裔孫又何以稱且皐陶雖少亦當生於顓頊之末年越帝舉在位七十年帝堯在位七十二年至帝舜在位六十年讓禹位時皐陶猶以遘種聞則皐陶不下二百餘歲鯀殛於舜當亦不下二百歲自黃帝來人率百歲而兩人之壽獨久如是哉乃顓頊紀又云鯀明生鯀鯀明顓頊子也漢書律曆志又以鯀爲顓頊五代孫由前說則皐陶鯀當與帝嚳同爲黃帝曾孫而帝舉之子堯與禹益爲四從兄弟由後說則禹爲堯之姪或曾孫而益又加遠也一人而祖孫之互易其代將何所據而是或謂古之一姓不避名皐陶之庭堅非卽八愷如少昊名摯帝嚳之子亦名摯然固不敢臆矣帝嚳四妃生稷堯契摯則稷契爲兄弟契之十四世孫爲湯稷之十五世孫爲文王後儒又疑湯文不當隔六百年爲叔姪湯崩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孟子之言也蔡氏亦以太甲繼仲壬後而大紀論湯伊尹無舍嫡立弟之理然考商世間多立弟太甲弗明厥德伊尹敢放於後獨不可奪於前但湯崩丁未太甲卽位戊申則又無外丙仲壬曆數凡此者其果足信乎夫有所信則不能不有所疑守其所信則疑者固可棄也而未知棄者之果不足信也以信棄疑不若以疑存信故寧疑

讀古史疑二 戊申

女媧氏之治天下煉石補天若誕而羿射十日事何爲猶附堯紀孔子刪書弗載固不可信獨元鳥生民詩至今學者稱爲以爲聖人之瑞不知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不過耳能聽目能明心思能睿哲天之所以生聖人亦不過以聰明睿哲足爲天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人倫之極而已矣豈必弗出於人而後貴哉蓋天地之性人爲貴爲其形生神發能得天地之正氣而聖人尤人中之最貴者果如二詩所云則聖人之生亦不正而怪甚矣事之怪者鮮不爲不祥今若以人而育物世必共指爲不祥況育於物乎奈之何又不育於物也維天篤生聖人其安所取於此禘祭之義應推始祖所自出若仍祀自出之祖則非其父爲瞽若儼尸一元鳥巨人跡而跋奔狐豆之被之詩歌揚爲無窮之功德頌之乎侮也後秦之於大業亦神其瑞於元鳥蓋慕商周事而附會之也夫始皇得天下出自呂姓則元鳥之瑞固不能及於始皇凡若此者直可見於齊諧鄒衍之書不當列於正史以滋天下萬世之惑也或曰元鳥巨人跡朱子固以之註詩矣余曰此朱子因史記之言而未及改正者也然史記之言出於列子列子好奇之士其言豈足爲典乎其與補天射日何以異也有謂補天爲贊天之所不足以元鳥始至之日祠高媒祈子爲元鳥降生從帝高辛行爲履帝武其說近之

王石和文卷之四終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王珣著

靜居一室之中將旦悠然會天地古今之形聲而形聲無有也無形故形形無聲故聲聲使入於耳聲之中其爲形聲也幾何登山者不可謂見山涉海者不可謂見海遠而望之則見然見其所望而不見其所不望惟以心望之則無不見矣天下事入乎中者必不能見其外閉離窶於戶中間以戶外之事與幹者無異好惡之情炎於心而成敗利害攻取之事接於目雖智者處之不能以無失況愚乎然愚者立乎外而觀之亦未嘗無所見也今夫以我觀人其耳目口鼻鬚眉之神態無不見以人觀我則又無不見無他人處我之外我處人之外也處乎外者無我也苟無我則我亦爲人故亦可以觀我我遊心於千古則千古之上千古之下無不有我我遊心於六合則六合之內六合之外無不有我我遊心於六合之內六合之外無不有我而今夫之所有固非我也我以觀千古六合者觀我而觀我者固非我也非我故能觀我能觀我則無不觀觀不以我則仍一無所觀一無所觀者靜也善乎蘇子之言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見知爲智者之事不言智而言靜以智者亦有時而不靜也平旦之時固無不靜善觀者能常守此靜而不失雖謂人人之皆智也可

山山日月喻　戊申十二月十七日

山河天下之奇觀也取石於山取水於河以作山河於都邑之內盡之成峯缺之成崖匯之而池衍之而流磯激之而湍瀾然固不如山河之大且深也主人自奇而觀者詡爲峯爲崖爲池爲流爲激湍一一與山河相肖然又不如山河之可登而涉也而觀者聚而嘆美主人益自奇嗟乎彼之所爲山河固皆象天下之所有非天下之所無使果所無則又不足奇也乃不奇其有之眞而反挾所象之假者以爲貴何哉蓋眞者天下之所公不得私而有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惟假則可私愈私則愈貴甚矣人情之好私也道德天下之公理而或假之以炫世文章發道德之蘊亦天下之公器而或假之以傲物然當其炫傲也幾何知其非道德文章也道德文章無可炫與傲也炫而傲之者私之也日月照天下夜光之珠照不及尋丈世或千萬金場之而不可得夫世有愛而欲易之千萬金者吾不問而知其非日月也日月非愛之者所得私也故天下之好私者每不愛日月山河而愛珠愛畫愛所作之水石彼所作之水石與畫與珠皆一無適於用挾偽私之不過炫與傲耳而不謂從而羨之者豈其未見日月山河哉然不有羨之者則彼亦何從而私之爲炫與傲也惟私故小吾於無私而見日月山河之大於日月之經天山河之鎭地而見道德文章之大士之慕道德文章者亦衆矣其無若珠若畫若水石之作而爲也

泰伯三讓　己亥

或問孔子稱泰伯三以天下讓爲至德讓周乎讓商何以知其爲讓商曰即於孔子之稱至德知之也魯論稱至德者二曰泰伯曰文王朱子曰孔子論武王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蓋文王讓商者也同文王於泰伯則泰伯亦讓商者也但使讓周孔子未必以至德稱之而曷謂其旨之微哉微之者何但言讓之爲至而不言不讓之非至也以成湯之聖而不能讓於前武王之聖而不能讓於後成湯武王之德非有議於天下無議於天下則不得竟指其德之非至而但稱泰伯文王爲德之至則聖人之意之所重固獨有在於讓也夫君臣之際前後聖人所至愼也生民以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義大於兄弟泰伯力行夫義之大而不敢自明其心故後人不知讓之何屬然聖人之稱至德固必於其至大者稱之矣或謂泰伯果讓商則當留其身以自靖如文王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可也彼太王實始翦商之謀遂成後商欲以天下及文王其不得遽及者徒有泰伯在耳伯去而翦商之謀遂成後武王克商有天下未嘗不始於泰伯曰此文王不能得之於武王者也而謂泰

伯能得之於太王乎且太王之心非有利於天下也天之祚明德久矣虞之後有夏夏之後有商商之後不能不有周故周之代商雖泰伯亦知其不得不然也事有可以爲又不得不爲而特不自我爲之庶其心之對天地而無愧質鬼神而不慚也泰伯之心如是則已矣故太王武王可以取而取也泰伯文王可以取而不取也取之行天下之大權不取守天下之大經君臣天地之經也聖人於太王武王而外固不欲天下後世之行權矣乃權又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不行聖人亦知天下後世之不能不行而獨贊泰伯文王之不行者以立君臣之義若曰權固無累於德而德之至者卒在此而不在彼也信乎泰伯之讓非商無以爲德之至孔子稱泰伯之讓非商無以見其旨之微而朱子之所以闡幽發隱合泰伯文王而一之者意在斯乎或者不推其義之無大於此而徒以爲兄弟之讓小矣夫伯夷叔齊兄弟之讓者也孔子但曰古之賢人而不稱以至德何哉

遊術 癸卯

吾友孔貫原爲余言某園天下之幽靡處也奇花瑤草曲流怪石軒榭之勝都極人世罕有一方士大夫稱遊觀之美者於是爲最主人既貴顯日出入黃閣紫扉之中無因至其地某歲暫歸居園者一日親朋故舊之謁無虛晷其所爲幽靡者卒不得而窺目焉吾嘗攜壺至園中十日而返園之勝盡有於目中矣今猶彷彿能一一言之也余曰有是哉子得遊之術矣主人承閥閱之餘席石引泉積數世而後成子有之於十日何易以數世之勞而居者一日子反有十日之樂何久則安知子之非主人而一日居者之非逆旅客耶蓋人之求適已者非以已適也適物之接乎已者也陳奇淫玩好之物於市聚而觀者靡不稱快觀者快耳不問其人也推之人有錦繡可以悅吾之目人有管絃可以悅吾之耳何必據而有哉苟其悅之又何必非有也然則吾之所有者園大矣彼園之花孰與大塊之文章園之水孰與江河之大且深園之山孰與武夷會稽泰

華此乾父坤母遺之爲我不鑿之產極天下之有財者莫能藏有力者莫能奪而惟知其樂者能有之吾樂天地之有彼人之所樂不過分吾之有彼分吾之有則彼固無有也而吾又羨彼之有則非無有無於有人之有吾無人之有故有有則有不有吾非無吾之有故無不有則以爲吾有之可也以爲人有之亦可也以爲人與吾同有之可也以爲人與吾同無有可也同有而人不有故吾獨有回無有而人有有故吾獨無不有無不有故無不遊蓋吾之遊也以心吾於子得遊之術矣

智昏原 甲辰八月初四日

天以晉開天下之智李斯焚書天之厭智也上世之人智於書後世之人昏於書天厭智天亦厭昏厭昏者天心之常而厭智則天之變也蓋智與智不相治有高於人之智而人咸受治焉故治一國者必一國無復同其智治天下者必天下無復同其智使天下之人各遂其智而大智照如神小智察如鬼胥天下之人昏昏如也漢興除挾書之律天下漸多智然固不如書未焚時自是著作愈紛邪妄庸靡之書皆行於世而人之智又不如書既焚時夫書非能昏人其書本自不智古人之書如源泉探之而深推之而廣後人之智行淺也擾之斯濁耳理不足發天人之奧情不足狀事之物精學者久於其中而神氣汩矣幾何不爲倉頡之鬼所笑乎夫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章書之善者何時蔑有惡夫邪妄庸靡之亂眞也有能別其眞僞而審擇禁毀之固人心由昏而智之一大機也昔書焚於秦而六經獨不滅可知天亦甚護興之正者今其所亡百家之書不可考想其理固不如六經而後世之邪妄庸靡想又不如所亡之書而天之厭昏又甚於厭智則其書固不待如書契之興至秦時之久當必有人焉審擇而禁毀之也然非大聖人莫能任其事天厭智必假手於大惡

之人及其厭昏必假手於大聖之人非聖人而爲之則又昏矣

君子之報 壬寅

天之於眞君子必報於眞小人必報其可善可惡混處於君子小人之中者則每疑其自爲富貴自爲貧賤於其間此如草木同生偶値時地之異則榮枯自爲不同而非必天之有心位置之也天之所用心蓋在眞君子與眞小人矣乃嘗求諸古君子之報而竊嘆天之用心有所不可知何哉或君子不得君子之報或君子而得小人之報或不如小人之報甚或不如小人之報此懷忠服潔之士每欲盡竭問天而天高無言不知天固有以報之矣今夫富貴安樂爲天所愛不輕予人才德顯名尤爲天所愛尤不輕予人彼既得天之厚能自拔非常有以顯當時而傳後世則華於身與華於心孰榮榮於一時與榮於萬年孰久其得報之輕重大小豈可以尋常計哉而猶必欲天之富貴而安樂之竊謂其望於天亦過也且夫舉古今之君子而悉與之富貴安樂雖天亦有時而窮何也人之爲君子者或近乎仁或近乎義其所取原自不同也近仁者渾然而溫如春夏之能生近義者毅然而肅如秋冬之能殺秋冬之際意肅氣寒即以天所甚愛之物而欲暢茂滋榮以助其生恐造物之才固有所止矣語云太剛必折夫折不折君子無懼然其理不可易也故吾謂古今之爲君子者不獨所遭有幸不幸而所稟亦有幸不幸焉君子而近仁君子之幸者也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夫愷悌仁之謂也人而愷悌則和平之福有不操券而至者乎君子知其然故持己謙接人恕其養德也如春

申君子報 壬寅

人知天之惡僞君子也甚於惡小人乎僞君子猶得君子之半也惡君子之半豈其恕小人之全然自天視之固全小人也而又得君子之半則更險於小人小人不知有善僞君子不忘有惡僞君子與小人同一惡而多一僞僞非惡乎是惡之中又倍其惡也倍惡不惡天亦不聽且小人者固無待於天之惡僞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施杏樹戈地文 壬寅

余家杏樹戈地稱沃大人受自祖先以授於侄侄業之以爲重非徒地之詘謂是先世之遺澤所存也祖若宗之間晴課爾而親履其畝者也杏之食之敷世於茲矣村之巽隅新建文昌帝君閣成余奉大人意獻之作香火計或曰此地子之所重也當令世守之不如以他地易余曰此正余之所以重此地也念閣經始於家大人與族之諸父兄余輩奔走之以襄其事鄉人士之所敬而祀也今思所以獻神於必擇物之素重而又可以雍諸久遠者爲稱夫人心有所敬不得不假於物假於物而不將其所重與心有所重之物而謀所以位置之處不將於所敬二者皆失也吾敬神豈敢有愛於地吾重地固不敢有靳於神矣斬於神而徒委之農夫野老歲計升斗之獲守也與棄等且亦安知後世子孫之必能長有此地乎人世盈虛消息之數是惟無來來則必去故一切靡麗之物固不隨時俱盡惟地之縱橫於西巽南畝者歷古今莫之變然地雖不變嘗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數而不能不變其主地之人則以主地之人親地雖謂地亦有時而去可也余思行田野詢荷鋤之父老或曰某地已易主也或曰某地易主而又易也問有轉十年不變者乎十無四五矣歷百年而不變蓋十無一二也用是慨然太息二彼祖先世朝拮夕据辛苦遺子孫當繼毫不肯施捨而子孫承之僅如萍水之轉相聚數世之後欲书爲誰氏之有而咨不可識甚無謂哉茲塊祖父相承三百年以至於余而不變誠恐余一旦先地而去而將來地之存亡又不可知則人與地俱靡其親世之轉相鬻而不識爲誰之有者何異嗟夫余悲世人重地而反輕也故以是羞諸神神在則地不去地在則人亦不去後之人易其故遡厥所由以爲某地某氏之所施庶知區區之忱來自祖父非雅今日之所致德色也雖更閱數百年誰有過而問其直者哉故時之人無如余之善守祖地也後之子孫讀吾文知神明之不可慢而祖宗之所遺者雖一物不可輕棄其課所以保之難如此則余之重地固非以地重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王石和文卷之五終

王　晦著

關帝廟碑記

神之祀遍天下與尼山文昌比祀尼山以德祀文昌以福神乘以威宜祀神者尤衆惟神之德以白手佐昭烈成帝業君臣之義始終無間鎮撫荊襄上下倚之其福利於國家甚大一時吳魏之人憚其威惴惴不敢仰視使身不即死必能席卷許昌指顧復高皇帝大統漢業之興不止三分而已也每讀史至樊之役未嘗不嘆呂蒙之失計智出魯肅下也肅初以荊州假蜀豈其忘荊哉亦以荊州蜀則不能據之以抗魏鼎三國並爭吳蜀之所思皆在於魏魏之所患則不在吳而在蜀而蜀之最足爲魏患者尤在神吳不知合蜀以爲外固而反詭計襲荊荊襲而吳亦不振徒禍蜀而資魏之逞魏既滅兩國遂不可爲卒乃致後之滅蜀平吳爲司馬氏階者以此此神之所死不瞑目也忠漢之心不遂而

充塞於萬世故大義於今爲烈談蜀君臣事者猶凜凜有生氣上自王公大人以及窮鄉荒壤之牧豎走卒商賈負販之流慕其德慨然而激忠義禍者雖疾痛未嘗不呼神佑至亂臣賊子過廟泚顏或逸巡趑趄於門之外而畏不敢入拜也其威亦靈矣哉夫天下之人情不過爲慕爲冀爲畏而三者並得施於神故通天下無不祀神固巷盡郊外之僻里也舊有關帝君廟且壞里人奐輸財力修之聿新三楹固不忘於僻里哉亦因是多里人之好義

藏山趙文子廟碑記

事之忠且苦者不報於身必報於子若孫否則精魂英魄之無所洩往往變而爲神趙氏世忠於晉下宮之變何其苦也況公孫程兩侯以他孤出文予於難先後繼以死其忠苦之狀在史者令人不可卒讀及趙後稱雄列國雖始封之燕齊魯衛莫與較大可不謂忠苦之報與然兩侯之裔竟未大顯於世何哉且韓魏未有斯苦而亦與趙裂土君國則知趙自爲神明之後此未必天之所以

報下宮也故數人之忠苦鬱而未伸團結於一時而光怪於異代遂憑奇岩峭石絕壑之間發之爲風雲蒸之爲雨露搏激之爲雷走電擊以感動乎人而屬食於土理無足怪獨是神之靈滿宇宙而式憑之者顧獨親於晉以晉故爲藏孤處十五年匿山中其精神得萃於山與晉人生死相狎而依者二千年於茲矣故晉人之敬神尤切神日歆黍稷之薦而膏澤之以酬下民之勤如響應神固猶是人情其靈之團結光怪而必不容掩遏者固有然也已亥秋八月山水暴作廟幾圮珣懼忠苦者之不祀也倡謀於邑侯孔君釋萱事者六人且遍告鄉人士咸鼓舞從事輸財力以後至爲恥工作之勞閱三四歲閱閒當是時四方以歉告哀鴻之聲延數百里孟歲獨無慈落成日殿棚堦階大易厥規棟梁楹桷之飾完以華歲益大熟父老走相謂以爲是神之靈爭入山奉磬香無絕嗟乎茲役也顯慰斯人求澤之願而隱忠苦者血食之報其圖於晉桑人心風俗之故非細豈靈人哉倘有神焉陰相之

周遇吉節錄補聞　壬　頁

明總兵周遇吉守寧武關死甚烈雜見書傳中世多能言其事然與余所聞頗不類余得之太原馬守備馬故公兵丁也言公死事始末最詳當李自成將寇太原公時在代州旦夕巡城上忽一騎飛報母舅至郊鹽附公耳語左右不知語何但聞公厲聲云何來尋死剪爲明副總兵已降於賊蓋賊遣之說公也騎飛去移時復來附公耳語公厲聲云將頭取來遂遣健卒數人去舅甥甚兩卒出不意抱之仲身卒皆仆地顱壁亦催旁一卒恐速刃其胸須臾持頭血淋漓至公哭命棺斂之後數日聞賊攻太原公提兵往援至忻州地頗逶迤巡余又聞之楊故老當賊之攻大原也巡撫蔡懋德曾飛文檄公與大同總兵姜瓌公至忻州待姜不至此與馬逡巡之說相合當是時公欲援未及賊之前鋒已至公戰大捷賊勢益集遂退代州出奇兵奮擊復大捷會食盡公恐寧武有失於是移守寧武關賊至公開門連戰皆捷賊怯欲引之去有僞書生教之復戰公

復欲戰王兵備不可令土寨其門公曰如此是爲死城矣賊累日夜攻城益急城上不能支將陷賊揚言曰獻周過吉一城無死公謂左右曰過吉生不能報國家今豈惜一死以累衆可獻我兵民環泣不肯公曰死耳無泣可速獻衆遂以繩縶公下公時將巾布衣有兩賊披之去公既下馬等隨報公夫人某氏曰公且降可無處氏曰安有降賊將軍哉必死矣言未訖賊紛拳衙擁上氏命馬等射之退又命人運草馬等會意趨出甫出火大起呼號之聲慘不可聞氏與家屬盡死於火中賊既陷寧武恨其久不下屠殺一遍血流成波有聲以數門土寨不可走故也兵備亦自殺公見賊焉倒懸演武廳礫之公死後三日有壯士伏公屍哭訖觸石死壯士失姓名嘗盛公焉公壯其人繹之給焉故來爲公死至今寧武演武廳天陰則石有血痕壯士血耶公血耶

王珣曰公死無愧張睢陽矣然睢陽死後三日而救兵至故十日賊亡公死誰至者蓋僅一壯士耳卒之身死國亦滅於以悲公之不幸雖然公死則明爲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臣至今父老皆能言公事何爲不幸哉

書田子方廟壁 戊申

介之仙臺有所謂虸蚄廟土人俎豆之維虔每歲五六月交禾虫有作父老紛走廟下奉黍稷以告哀禱之聲相聞於道如是環十數村而遙虫卒不爲災其亦靈矣余偶經其地有紳士語曰此田子方廟也異哉奚爲乎天下有名實之相違如此者乎遍索碑記則近人所爲無復言子方事惟門額有三賢字其字跡斷落僅可尋汾乘載子方與卜子夏段干木號三賢想昔之好義者建祠於茲後人不亟徒以子方與虸蚄音相合而又冠以田遂譌子夏干木不道而子方之名獨以訛顯今廟象尚三其加冕面旒則後人附會而新之也噫果虸蚄奪子方之位耶抑子方羈虸蚄之祀耶我人不敢知獨念虸蚄諸祀族次先後數年至高宗時遣官復圖者七人而敬德已不與況今千年後雖欲過凌煙稱矣亦何地不可居歆而實逼處此以與後之君子爭有數椽也不已陵乎而子方者義至高生不苟合當世豈其千百年後忽改行易德區區一祀之愛取

王石和文　卷之六

舞樓於閣之前走余求記因錄古碣文以示按萬曆十一年記唐勅遣尉遲敬德復遣則知唐以上閣有年又云自漢以後湮圮則知漢以上閣有年嗟乎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重修雲閣之舞樓記 丙午

烏川之大觀在雲閣插漢凌霄之狀環境數百里未有也居人李友梅募衆修

非其有而腹是果常士猶將恥焉敢謂子方其不吐乎然今之享祀者伊誰歟其又誰爲福民而利賴之也蓋古之聖賢生有殊功德死則以風雲雨露之澤庇厥庶民子方賢人不幸下民之請爲之捍災禦患之德以時舉祀勿亦理之可信而特不能自言其非虸蚄也民日受捍災禦患之德以時舉祀勿敢墜亦遂不知其爲子方也夫吾謂子方之得祀於土宜矣其祀宜在士大夫乃士大夫不祀而獨祀於農夫野老農夫野老祀之又不知爲子方而士大夫又不爲之辨其非將貌而視之曰虸蚄坐而受之則子方也豈士女而降之庶者子方也領神功而嘉樂之則又曰虸蚄名與實違人祀之非實神享之非名非名則冒非實則濫濫與冒也非光祀典爲告鄉人曰先生姓田名干方魏文侯時人文侯下焉與卜子夏段干木諸於春秋之季祀不可闕也名不可假也

碑既述漢唐而漢唐舊文未見豈土人徙得之傳聞抑歲久爲風雨所剝蝕余向偶經其地亦未及考他日有好義者廣厥貲力完茲閣益新余將遍索古碑摩讀之以識顯末而賦雲物山水之美比舞榭之修其小焉者也或又曰馬氏曾於西南隅重修漢壯極廟今復環之方文數楹以增茲閣之勝若是亦宜牽連得記

培風室記 甲辰九月二十二日

余作室於松山之半名曰培風室其地多風故取諸風然不培則風之積不厚而無以行遠莊子曰而後乃今培風言風之可以行遠也蓋物之能入微而行遠者無過風與水水陸之則絕風則動於呼吸之間放乎無極紓之非有卷之非無孰障之而孰絕之無可絕故行遠嘗假臥室中以聽山之風聲搖山嶽韻動林內一旋繞於室之左右始聽以耳而隱如而噓如小者颯颯大者颼颼既聽以心若詞章之鼓吹爲文風若抱德者之實大而聲宏爲道風若坐明堂出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令若大將之號萬軍若忠臣義士感時憂事呼唔而寫怨也爲治風而古人得之以培蓋天地間無非是氣氣之所積莫不有風風皆可培培於天則爲溫爲肅培於人則有文章道德政治弊培之其風也動孔孟培之其風也流荀楊培道義之風而未醇程朱培之漢唐以後諸名臣各培事業之風左史韓柳歐蘇之徒培諸文章培之厚故行之遠大哉風乎播於六合之外被乎百世之下而實藏之於一心之中今而知心之可以生風也與天地通矣吾以天地之風聽古人而以古人之風聽天地心不能生風也而未嘗不心乎風心無風但以風名室無風而心乎風遂以風名室而景之培

遊六師嶂記 己卯

六師嶂最奇勝名與蕺山埒甲戌夏同志者偕遊余後至不甚悉然其勝彷彿於意中歷三四年未嘗忘也既張碩儕約余謁書山中意在蕺山六嶂兩境云於是先尋六嶂嶂出衆山之上崖削如屏故遊客名爲碧屏山而土人則仍謂

遊芝角山記 癸卯

山之生於天地有幸不幸焉或幸而名擅古今之勝或不幸而歷古今無聞知彼其實非甚相讓也而名之顯晦頓異豈非所遇不同輕重之惟人使然哉余少讀柳子永州山水記私怪造物之秀豈其獨鍾於是州及讀歐陽永叔記除州者乃知永之外固復有除往歲至除尋醉翁豐樂二亭遺跡求當年諸峯林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壑之美未見獨跨吾芝山也又訪於永來人親見穹谷嶔巖之狀或不如子厚所記云倘見者雖遇其勝而未及搜耶然則山之有勝而未經人搜固不乏也吾負遊山之癖每携朋入芝山松之大者干霄小者櫛密林外得叟石如几可環坐飲有泉盈流石徑作絀大鳴與松韻相間引觴滿酌頹然成醉不知永除之足樂視此爲何如獨惜吾山不得生於永除以邀二公之遊又嘆二公獨不諧吾鄉得前後遊是山爲之窮奇而抉秀也故山雖具有永除之勝而見是山者猶獨羨永除此山之所以不遇也雖然永除之山自開闢至唐宋千萬年而始遇二公當未遇之時荒寂何遽不若吾山千萬年後安知不有二公其人者發之僻赫然擅名字內如永除也未可終以爲不遇矣獨是開闢至今千萬年既無有一知之者則後世雖更歷千萬年之久何不可終無一知之者又未可以爲必遇也嗟乎山與天地無窮梅其知不知無所謂後世也自吾不及見山之知遂不得不俟知於後世後世知之而吾不見吾憾吾不見而後世或終不能知憾更甚天下之山之美者衆矣如永除之見知者有幾豈獨吾山也哉吾至藏山之中幛路折而南忽復西入小石門崖石突出當徑旁高於徑三四尺土木雜積猥奧獨相石之隅殊廉度其下必夷固與張碩儒余弟荊潤書童道人道童併力剪闢五六日乃盡果得平石如床日光得焫灼午仄壁陰下陳筵憩之甚溫床頭橫石半尺許長短與床齊可枕尋其旁隱有斧鑿之痕知前人嘗有樂乎此者其愛石之情想與余同也書課暇則携盌石上玩雲嵐烟壁晨夕旋佳之態以極此石之樂今歷二十四年余復來坐此石回憶當時併力之人稍儒道人已逝兩童不知處獨余與荊潤在耳顧余冉冉將老也若倍二十四年保能復坐此石乎若再倍二十四年固斷斷無之也後人之坐此石者又誰哉其亦卹余之徘徊眷戀於石否也嗟乎今古之感其使人不忘矣彼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前人之斧鑿而愛斯石者不知閱幾百年而後發於余余今日欲問其人而已

藏山石床記　癸卯

攀磴至藏山之中幛路折而南忽復西入小石門崖石突出當徑旁高於徑三四尺土木雜積猥奧獨相石之隅殊廉度其下必夷固與張碩儒余弟荊潤書童道人道童併力剪闢五六日乃盡果得平石如床日光得焫灼午仄壁陰下陳筵憩之甚溫床頭橫石半尺許長短與床齊可枕尋其旁隱有斧鑿之痕知前人嘗有樂乎此者其愛石之情想與余同也書課暇則携盌石上玩雲嵐烟壁晨夕旋佳之態以極此石之樂今歷二十四年余復來坐此石回憶當時併力之人稍儒道人已逝兩童不知處獨余與荊潤在耳顧余冉冉將老也若倍二十四年保能復坐此石乎若再倍二十四年固斷斷無之也後人之坐此石者又誰哉其亦卹余之徘徊眷戀於石否也嗟乎今古之感其使人不忘矣彼

裴池怪松記　癸卯

桂之焚漆之割松柘梗楠之伐皆以材戕有不材者腐蘗岩阿往往爲世所新則亦戕裴池西落趙文子行祠內植蒼松二株有者倚徙飛插如鳳舞其左類龍形皆松之弗戕於材者也而類龍者最古身臃曲不五六尺頭幹交紐爲一橫拖南北觀之莫測首尾其粗倍於身有半旁數枝既舒復迴亦紐幹成環皮骨悉入幹內無迹故其幹乍細乍粗屈突夭矯如老龍之橫偃舒放於空中雖不爲世所材而其材固已奇矣非果如世之不材者株守而自腐也夫材戕於人之所貴松不材故人不知貴不材戕於人之所賤松非眞不材故人不敢賤伸之縮之縱之橫之無往不得其爲松矣忽有好事者嫌其長枝碍簷爲之削其杪其果以材戕乎不得而知也其果以不材戕乎亦不得而知也然則削之者自陋耳爾松何過焉雖然松亦有自取者矣爾既偃蹇於世不爲匠石之睨則當厚爲斂戢不得恃其無用疎蕩自任而伸之縮之縱之橫之不復顧流俗中亦有好惡爲也瓦礫當徑行者擲焉惡其無用也非惡瓦礫之無用惡其無用而碍人之用也彼流俗者既以爲弗材又病其有碍一旦好惡出於心從而戕之若擲瓦礫又何怪乎雖於松無甚傷而好惡之情則可懼矣大抵物之在世有用則險無用則厝而自恃其無用則肆險與厝定自天肆戚於人爾松無

患於天矣愼無自肆焉以爲當世之所侮也

考妣王府君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先考府君王姓諱繼先字接武山西太原府今隸平定州孟縣北鄉永寧都芝角人勅封文林郎翰林院檢討加一級生明崇正丙子亨年九十三歲其卒雍正戊寅卒於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享年九十歲今以三月二十二日合葬於祖塋之次不孝瑄泣而誌之孺人出巨門翁不習賈中年困鞠育之計日典簪珥佐府君教子力業惟恐兒輩以貧故棄進取迨兒輩次第叨科名才劣不克致通顯以養父母致始終甘旨弗充此不孝瑄所椎心自訟而莫容也孺人之附身極菲切囑勿易之華附府君身尤菲其府君顧慽然以爲過有慰之曰是於封君之分固歟府君曰情分二字須明非謂過分窮子之情竭矣嗟乎兒輩既以窮累父母乃父母獨甘窮憊憐兒輩至死弗能已今檢篋篚所遺藏一器一物靡不儉垢不孝瑄有深痛焉然則兒輩之不肖其負我父母之德固多矣惟府君之德謙而能忍孺人則順而好義府君之終自捫其胸曰吾生平無一昧心事倘閻前小貿易保無有一二銅錢之不如值者嗟乎即此固未必有府君檢點至此此古人之所以謹屋漏瑄泣識其言用告後世子孫不知省察者府君長孺人二歲孺人以十七歲歸府君齊眉七十三年生男五長甲午科舉人揀選知縣瓚生丁酉科舉人揀選知縣錫信庠生錫穀次待封文林郎玥生辛卯科舉人揀選知縣錫譽錫章錫冕三琨生錫繁四乙酉科舉人丙戌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歷任翰林院檢討加一級三朝國史館纂修官瑄生甲午科舉人四川敘州府隆昌縣知縣錫光葆光幼五戊子科副榜癸巳科舉人揀選縣璐生錫榮幼女三皆適名族諸子孫所娶及孫女之適人者省文不載念瑄嘗濫竽史局追陪諸君子之後府君又嘗顧瑄於長安得接一時名公卿及四方文學之士故今之望人亦多知府君今非不能邀一言之榮衮特以府君積行惟恐人知不敢以是蔑夙志而不孝瑄撮述遺行亦不敢片詞假借使後世疑其文而反有不能得於府君則不孝之罪於焉滋大執筆荒述中寧野且略也銘曰

惟我府君謙和守常孺人相之恭順而良天眷乃德俾壽且康雖康而壽非富貴但世世爲讀書人足矣若時富貴來還當存不富貴之心故終其身約於自奉甘粗垢弗厭惟謹兒輩筆墨之費則殫厥心罔惜吾家稍席前世之豐孺人出巨門翁不習賈中年困鞠育之計日典簪珥佐府君教子力業惟恐兒輩以貧故棄進取迨兒輩次第叨科名才劣不克致通顯以養父母致始終甘旨弗充此不孝瑄所椎心自訟而莫容也孺人之附身極菲切囑勿易之華附府君身尤菲其府君顧慽然以爲過有慰之曰是於封君之分固歟府君曰情分二字須明非謂過分窮子之情竭矣嗟乎兒輩既以窮累父母乃父母獨甘窮憊憐兒輩至死弗能已今檢篋篚所遺藏一器一物靡不儉垢不孝瑄有深痛焉然則兒輩之不肖其負我父母之德固多矣惟府君之德謙而能忍孺人則順而好義府君之終自捫其胸曰吾生平無一昧心事倘閻前小貿易保無有一二銅錢之不如值者嗟乎即此固未必有府君檢點至此此古人之所以謹屋漏瑄泣識其言用告後世子孫不知省察者府君長孺人二歲孺人以十七歲歸府君齊眉七十三年生男五長甲午科舉人揀選知縣瓚生丁酉科舉人揀選知縣錫信庠生錫穀次待封文林郎玥生辛卯科舉人揀選知縣錫譽錫章錫冕三琨生錫繁四乙酉科舉人丙戌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歷任翰林院檢討加一級三朝國史館纂修官瑄生甲午科舉人四川敘州府隆昌縣知縣錫光葆光幼五戊子科副榜癸巳科舉人揀選縣璐生錫榮幼女三皆適名族諸子孫所娶及孫女之適人者省文不載念瑄嘗濫竽史局追陪諸君子之後府君又嘗顧瑄於長安得接一時名公卿及四方文學之士故今之望人亦多知府君今非不能邀一言之榮衮特以府君積行惟恐人知不敢以是蔑夙志而不孝瑄撮述遺行亦不敢片詞假借使後世疑其文而反有不能得於府君則不孝之罪於焉滋大執筆荒述中寧野且略也銘曰

惟我府君謙和守常孺人相之恭順而良天眷乃德俾壽且康雖康而壽非山長有原山腹不懲不傷室廬未遠生死相望歷千秋而百代仰古槐菊松之

鬱然者知吾父吾母之藏

王石和文卷之六終

釋諱 庚子 丁巳

天下惟事之常者不必諱而至常莫如死惟人甚惡死故其諱死也爲獨甚偶言之則以爲不祥聞之者亦以爲不祥嗟乎彼固以死爲重事耶重則愈不可忘於言古之人當樂而悲每痛心於死生之大誠有以達乎其理矣謚死者人品事業學問之一大課程也謚生不之程至是焉始定過此以往雖上智無所用力矣此古今來聖賢君子所爲朝乾夕惕畢力以爭此一刻求其死之無憾而後即安而不敢有諱其事也曾子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可知不死而已者且慮乎其不可以死也嘗其諱之而以爲非已事哉且諱之亦何嘗免於死富貴貧賤人生有經有不經惟死則無不經無不經者常乎變乎經之反以爲常而言之反以爲變可笑也謚必死於後則必死於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晦吝必死於冬天地不能以此爲諱而況人乎人得天地陰陽之氣以生故生必有死而不能如天地之健故一死而不復生焉則已矣雖諱之曰不死奚益嗟夫余亦甚悲人之死而不復生也而不必諱也人必知有死也之悲而後知有生之樂據爐飲醇醪不自知其樂也啓戶見同雲密雪裂人肌膚方知不寒者之爲足樂也當勞力知逸之樂當病方知無病之樂然勞可以知逸有病可以知無病死則不可以知生故不若於逸時念勞無病時念有病生時念死然後知未至於此者之足樂也天下事當其未至而謀之則不至於有悔適百里者方晨知暮之終及而急於行至晡知暮之將近而愈急於行彼諱言暮者未及行而忽暮諱言死者未及盡生之當爲而忽死可不謂大哀乎故不諱言死欲重用其生也人能重用其生而無撓於死則一切可喜可怖之境俱不足動其心乃可以臨大事而不亂斯亦養氣之一助也

趙受韓上黨 壬子

秦昭襄四十七年攻韓上黨郡守馮亭以上黨十七城都市入趙趙受之卒有長平之敗論者咸以受罪平原君夫吾謂趙之所以失者在當受之時不知所懼而但以得地爲喜既受之後不知自保而徒以舍地爲能其失不盡在受也秦之蠶食諸侯久矣趙爲秦之勁敵秦何嘗一日忘趙自趙成侯高安戰後於肅侯則戰於武靈王則戰於孝惠王則戰於孝成王則戰豈其以受上黨哉夫秦之與趙越韓千里而干戈相尋如是況拔上黨而實逼焉此則周朝發而夕至也趙何以待之故其取上黨滅韓之兆也滅韓亡趙之漸也馮亭以地入趙非眞有忘於韓實欲親趙以抗秦使趙之君臣得地而懼早作夜思生聚訓練以固其內設險置戍以防其外增十七城之賦役合韓西向秦則秦趙勝敗之形未可知也此一役也趙可以強戰國之時兵連禍結誰非土地人民是利其誰肯得地而舍之轉以滋大國也豈必定料其有長平之敗哉且長平之敗固成於趙括何者秦即因上黨之故而伐趙豈能必勝趙即因上黨之故而敗然秦趙前後經數戰勝負率相當而四十餘萬之命胡爲獨盡於趙括獨是括之驕誕無實鄰國知之趙臣知之其母亦知之而不知者獨一趙君耳吾不知趙君以括代頗之時平原君安在哉不能於此時痛罪爭其事繼不受上黨奚益趙豹曰聖人禍無故之利蓋言利之不可幸也趙之君臣有幸心矣幸目前之利而忘自強受鄰國之問而以庸妄代老成此雖以秦之強不能逞志於趙況趙之於秦乎趙故受上黨亦亡不受上黨亦亡不受則安於弱而速禍尚可以強趙惟不能自強而徒速其禍則雖謂趙之亡兆於上黨之受可也而其實失不盡在受上黨也

藺相如完璧 壬子

秦趙戰爭之國也相抗以勢勢之所在不得示人以弱示弱則人得乘間求逞

於我而我愈不可以振藺相如之完璧歸趙也其事甚壯奮單使之威折虎狼之秦用是不辱其國此豈不明於天下之勢者哉錫龜山謂相如不當輕身以重璧區區一璧與之可也暖乎璧之在趙璧耳挾之入秦則國勢之所爲重輕也苟爲國勢重輕之所係雖瓦缶不嘗以讓秦六國時韓魏賂於秦而趙獨否至長平敗後始欲割六城爲媾而虞卿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大欲於趙與趙之所深患於秦而惟恐不能以自保者皆不係乎賂也蓋秦之視韓魏若拳拳耳有所求則伐得所求則舍揣縱之惟意而趙不如是也璧如兩虎相捽爪牙威力皆足以相角稍退則反爲所噬彼秦愛趙璧而必以十五城爲易秦固不敢以韓魏視趙也故趙雖畏秦之強而許其璧猶必欲得十五城之易以爲名若城與璧兩失則徒爲笑於天下而趙其不競且夫無故貪人之寶而欲取爲己有此其情已不遜雖以十五城爲約實要以不得不從之勢安知非借是窺趙而欲試其使侮之端其意不專在璧也況璧入而又而悔其約此市井反覆之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爲雖匹夫尚當以受紿爲恥而謂趙甘之乎夫趙果畏秦而不敢愛其璧則當與於求璧之初今既申明二國之約而選國之不辱君命者以從事相如慷慨受君之命捧璧而西漫無所得徙揖手奉之於秦則趙君臣之任相如何意而相如復何面目以歸於趙故於此時爲相如計惟有與璧存亡而已矣蓋秦以城求璧面趙不與曲在趙入璧而秦不與城曲在秦雖恐璧之壞而按圖示復與既先欺趙則曲亦終不在趙況秦終必不與城此相如所以決意使之愎歸而無疑也璧既歸趙則相如之事已畢死之生之惟秦是聽而尚何懼哉然秦既不得璧必不殺相如此又相如之所能料秦於十九者也後漏池之會相如從趙王入秦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缶以劫秦王於五步之內信如龜山言則鼓瑟之細雖趙王獨爲之以媚大國何害乃相如尚不肯以此伸

秦屈趙而況璧乎

蜀漢戰守之形 壬子

知戰而不知守不可以語將之智然欲守無可守之地雖智者無所施蘇子曰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知其無能爲蓋以西蜀之不可戰也夫孔明之非遂棄荊州追荊州既夫孔明之猶足有爲者幸而西蜀在耳何者用兵之道戰與守不可偏用也而守固先於戰戰必於平原曠野戎馬四出之地而守非長關絕塞則無以拒敵人之長驅而自固其國北燕西秦可戰可守之地也洛陽汴泗可戰之地也西蜀之地則僅可以守荊襄不連西蜀亦僅可戰而不可守孔明之智豈不知劍門峽江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顧其意欲合荊蜀爲戰守之計厥後荊州失利則孔明之所不料也假使當日者龐士元尚在孔明專任荊州以西蜀爲庭堂而荊州爲門戶則吳魏之強直可鞭箠使之矣若使不得西蜀則吳魏必且先手苟其地一先爲吳魏所據而孤守荊州之旅前後牽制亦坐而待困之道也雖欲偏安一隅其可得乎故蜀之繼世將無關張趙馬而昭烈之賢遠非後主所及姜維之才又遠不逮孔明然得綿國祚四十餘年守蜀之效然也大抵古之大有爲者莫不固可守之形以爲戰李密勸楊元感經城勿攻直入咸陽欲以守爲戰不從而元感亡柴孝和勸李密留翟則鴻溝定約之後楚之天下何遽至於亡哉漢惟得可戰可守之地故興楚惟居可戰不可守之地故亡宋太祖入洛陽謂遷洛不已終當遷陝當時羣臣不能從宋祖之言百年後天下卒以多事孔明思關陝而不可得不得已思其次則其入蜀之意謂與漢唐兩高先後同揆可也故爲孔明之計者得荊州則爲漢高爲唐高失荊州則爲宋祖後世之慮但荊州之失實天不祚漢而出於孔明之不幸非其始謀之果有未至也大凡英雄之謀人國也必策萬全而後已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不爲萬全之策而貪利爭捷固不足得志於天下夫貪利爭捷者一時僥倖進取之計非立國久大之謀也蘇子之言或從事後成敗以爲之論天下事論成敗於事後則古人之失固多矣

從衛 王子

欲集天下之勢必使衆知所恃有所特故弱者得以自立而合衆之弱可以成强不然則羣弱各懷利害而趨避之非退以至於散亡不可收周末縱橫之說所持天下之勢以欺動人主奉卒用橫併天下橫易而縱難也張儀之才非能過於蘇秦而幸居其勢之易蘇秦始亦用橫不合於秦不得已東歸成縱及齊敗約乃挾秦燕之媚喝齊歸燕十城則蘇秦已不能不自離於縱橫之間故曰縱之難謹縱橫之術莫不有所恃而橫之所恃者秦也秦之心一而六國之心六秦非橫則無以自利故其謀用之不變六國則懼利顧害一有不利而已不能以自保其謀矣後之策縱者曰六國無賂秦曰四國當助韓魏攻秦吾以爲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六國非不知賂秦之失而迫於不得不賂四國亦非不知助韓魏攻秦之得而困於不敢攻何者秦人虎蹯而一國安危之機懸於旦夕彼五國者誰肯姑舍其安以急一國之危而此一國又安能孤守其危以待五國之救而不懼秦之旦夕亡己也故不得不折而附於秦附秦而救至又不得不助秦以攻救當此之時尚欲堅明約束俾相救如左右手雖屈生不能以成其信夫尾生之信固可一人爲之而非可合衆人以爲之也今有搏虎者必更相訂約併力無散及虎一震怒咆哮則奔走自縮之不暇且惟恐不能移害於人而冀己須臾之無害及也惟得強有力之人螫不顧利害挺然獨捍於前則衆有所恃各逞其長戟勁弩交加於虎而虎爲立斃嗟呼六國之時獨無有一人焉肯任其搏虎之事者其背盟散約日以土地人民爭媚虎狼之秦無怪也然此一人者必其國可以自強而深明天下之大計不以始終易其志此必不在燕與齊燕齊緩不與秦爲難又心不在韓與楚韓弱無足恃楚足恃而遠不及援惟趙魏之國差

可自強魏適當秦之衝而信陵君又深明天下之計勢不助秦伐韓竊符救趙亦可謂不易其志者也故能舉五國之兵大敗秦人於河內使魏終用信陵則生聚訓練以自強其國秦伐韓則救伐趙則救伐楚燕齊則救諸國得我之勢有所恃以自完其國其誰不奔而協以從我夫然後議不賂秦議助韓魏攻秦無所施而不可縱有敗盟之國而有所恃則不敗者固多至於皆敗而比當日之亡亦已後矣蘇秦非有積忠於六國鼓口舌之能以成從約秦人不敢窺函谷閉十五年況信陵之賢乎嗟乎人才國之勢也不能用人以作衆之恃而徒日攻秦無賂秦是則誠然矣其誰能然也哉

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皆天下固可不得也若人臣佐主取天下則義主於必得而非有可得可不得之義然其心又不忍以不義取則當其不行不義時而其必取天下之計已大定於心矣壯繆義絕吳婚卒失和於矣說之心固不以天下全歸之漢不已者也欲以天下歸漢則不得不取吳其不遽取者以有魏在耳若滅魏之後不吳是取而焉取哉公固曰吾方籍爾之土地人民滅此而後朝食而與爾爲婚姻乎許之而終不取則以兒女之私緣忘國家之大計許之而終取則包藏禍心以圖人之國反叛危險非公之所以爲心蓋漢與吳終不能和公與吳人皆知之公即與吳爲婚吳亦終負公而公必不能負吳然公又終不能不取吳故與其失信於後世寧絕之於始也昔下邳之變公嘗羈旅於曹而未嘗自諱其歸劉之意此公之不欺曹也公之不許吳婚亦公之不欺吳也曹吳公之讎矣爲不欺盡公忠漢之心根極於天性光天地而昭日月雖讎敵之前無所容其隱忍之詞夫忠於漢類守義者所能不欺曹吳以忠漢非義之至者不能公固以絕吳之言決其取吳之志所謂得天下而

不行不義者也其終不得天下乃天耳非公之所悔不然吳國之大亦何辱於公公之智勇豈不念及於天下之事而徒悍然出之於口者哉

唐肅宗論 戊申

理用之於常而勢用之於變苟爲勢所不得不然而有可以濟於天下勢得理亦未嘗不得也世皆言唐肅宗之即位於靈武爲逼不子而元宗傳寶於肅宗爲縱不父信斯言也是使唐之天下不至於亡而固不足以快其論理之心也夫理之至莫不通乎勢勢之所在失之則不及爲撓之則爲適足以生變彼其論肅宗也既有以失天下之大勢而其論元宗也又撓以勢之所必不能行守一時之諒而甘以父之天下讓於賊姑置其所以討賊者而與吾子校當立不當立之義是豈勢之可通者哉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此推聖人仁孝之極其實脅腰果罹於法舜亦未必肯棄堯所受之天下則肅宗棄天下則實害於孝而不即位則天下又爲不可得何者當時之天下已不知唐有天子之天下亂不獨在賊矣故爲此時之元宗肅宗計皆當以天下爲心元宗心天下不必天下之自己取肅宗心天下不自己取之也此雖元宗無命猶當行天下之大權以繫中外之望況軍駐馬嵬時元宗固曾以天下授之肅宗其即位靈武猶是遵馬嵬之命也即位而元宗復命爲天下兵馬大元帥不知馬嵬之命已行也知之而即傳寶於靈武猶是行馬嵬之命也吾見父子之間心安理得惡有所謂逼與縱哉或者曰肅宗請之而後即位則無失嗟乎是乃與於失之甚者也古今來安有自請爲天下者乎請之而從則是肅宗非復奉馬嵬之命元宗不能不疑肅宗請之而不從則是元宗自悔其馬嵬之命肅宗不能不疑元宗父子相疑而天下之大勢去矣其失孰大於是然則肅宗一無失乎曰有之肅宗之失在平賊之後而不在即位之初今有人奪父之物必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拱手謝父之取而己不敢先於父與既取之而以爲是取於人非取於父而遂欲據之爲己有二者皆夫也故爲肅宗者但當退居儲位固迎上皇率天下臣民而上之璽一而不獲至再再而不獲至三必求元宗之受而後已使元宗必不受不得已而居之則亦無憾矣惜乎元宗之所以辭與肅宗之所以請今皆不知其心何如然其事固可無惡於天下夫事之無愧於天下者雖聖人不絕也

辨桐葉封弟 辛亥

成王以桐葉戲小弱弟曰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公曰天子無戲遂封於唐柳子曰如此是教王遂過也必非周公之所爲余則謂王之弟當封者果當封而封之非過其何遂武王克商大封兄弟之國十五同姓之國四十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爲諸侯小弱以天子之弟而不獲一命土其於親親之道實闕此雖成王無戲公猶當以時人告於王況王言及之故公因而成之非果以事之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不可行者但執天子無戲之義而勉強迫束俾無自食其言而已也凡人君之言當論其是與非是不當問其戲與非戲果非是雖朝出而夕更之不爲過即如柳子所云設王不幸以桐葉戲婦寺公亦將舉而從之乎果是則惟是之行是則不得謂之爲戲也在王出之爲戲在周公聽之爲正夫人臣之事君能因事納誨獻順其君之美使戲者亦無不歸於正斯其用意深矣若必泊泊曰是戲也必不可行待其戲既變而又曰是必不可不行則凡事之行止前後惟臣意之所變而天子不得自行其意此徒足重君心之難而事之得相與有成者不亦寡乎夫持貴難之義危言讜論而不以戲渝開君心之漸此三代以後正色立朝者之所爲大聖人之轉移君心者正不必如是且戲原非天子之所宜過事之當咎者而勸其無戲則王知己之動出爲令雖一嘳笑之而不從則是元宗自悔其馬嵬之命肅宗不能不疑元宗父子相疑而天下之大勢去矣其失孰大於是然則肅宗一小愼微以自善其後是適足以杜王之過而非所以爲遂也周公之意豈不然乎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夫成之自史佚與非史佚今不得而知而其事要非

周公之所必不可爲也況公方負扆治天下無鉅細取決於己乃以封國之大
典聽諸史佚而已不與亦未必然矣

三多族譜記 辛亥十一月十四日松

余畏友端木氏將叟其族之人咸挺身而將多壽多男而又多君子上世分司
五行之職宣令於東方而天下順之禹受命有天下以勛進爲春官長而封諸
國中得與勾龍氏之位相次越商周千餘年無顯者至秦始皇帝東封泰山叟
家爲東道主人賜食大夫由此遂以大夫世其族蔓延於天下然其家抗直孤
脗不屑中風塵之物色故多隱於深岩大谷之中余已僻在萬山傍山而家者
數十族皆大夫苗裔其家於北山之麓者爲衆宗派蕃衍多男子大夫長若然
眉壽世之視年若雖公卿大人未嘗不具書幣請大夫彼武陵武功之族世所
稱著氏然時輒屬謝獨大夫家節勁心堅卓然有君子之風自秦以來通緒若
孚在春官裘行後代良材輩出懷奇利用之士亦往往出入冬官門下惟族於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盈者雖衛大夫之巍而抱樸如處士其或老其材以待用或以無用爲有用大
夫家進退有義余不得而識也余嘗載酒爲大夫長壽至則酌石君之肯來嘗
不在余時抗坐不爲讓至大夫家之環而侍者雖諸幼輩亦不敢倨視其家風
喜絲竹每奏之冷然而善商則慷慨奮發如擊濺濺駭瀏凄風寒雨之驟至余悚
然不敢爲聽辭去數十武音猶在耳一日邀余賦詩借官子文同往子文貶琥
珀同故曰吾毛屬於大夫凡吾之縱橫藝林者皆大夫子餘晉顧余粗操觚蠡
亦適有家之誚遂與往來不絕無一二日不相見故其族之祖孫父子昆弟無
不與余善因而余譜其族余惟自大夫長而下爲子爲孫爲耳孫爲雲孫蓋數
十世於茲矣而大夫長猶得拊愛之如同室豈不盛哉爰爲之次乃家世俾後
之覽者無忘大夫與型且知多壽多男多君子如大夫家而獨昔引余爲同調
固亦余之幸也

紫栢歸根記 辛亥

達幽明之理識鬼神之情狀者無怪雖怪亦常也芝角山有龍神祠世傳爲紫
栢樹能作雲雨以潤於民鄉人至今沮豆焉而語之則猶疑以爲怪雖然祭法
固言之矣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曰神神固不必盡古之人爲
也其於紫栢何疑之與有但事信於目而疑於耳九州六合之內外不乏幻杳
奇譎之事以至誕妄不可詰而文人筆之異錄無慮十億數後之君子讀其書
終以爲疑紫栢雖非其理之無而世遠年湮未得於目之所親見則事之有無
固不能便人之不疑也丙申夏霖雨龍巔擁得栢根於院中絳色虬形刺之得
液如生紫栢之說於是焉可信時里人士或議毀以栢即龍非栢或議藏以栢
先君子持之曰藏是栢非龍也而或爲龍之所憑憑之久則亦龍矣石言於魏
檢晉侯問師曠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龍之爲靈出沒不可方物往往憑於幽
岩絕谷古木而是其煙雰變化之狀其與栢固將合同而化何必是龍而栢之
非且龍必有死而神則不死其神安知不在栢也龍祠始於封禪書三代弗秩
旱令民以水日禱社稷山澤無伐山木是霖雨之作未嘗不通其理於木鄉人
但見作雲雨而不能指爲何神遂概謂之龍其實神之所以靈來必鱗甲鬚爪
而行空者也今像神於屋而栢是毀木之與泥奚擇焉天之生物莫靈於人
古聖賢盡性至命以極經天緯地既歿則歸魂於天而彌綸於宇宙之內不在
槨然衣冠之藏也然過墟者固不敬矣栢雖植物既歿下民之饗猶有其魂
之所棲綸而根其故我彼河圖洛書之理何與龍馬設世有得遺守於河洛之
間者必不以爲可棄況紫栢歷千百不可知之年而其根猶生則又安知非千
百年內山之精鑄鍾是其靈不沒故其根不死也瞻之者用是有戒心豈其曰
毀其如周禮埋祭山林之義不亦順乎人士蹇先君子之言藏於岩下西北之
邊以石寨其口蓋闔淹栢根會化爲石藏之既久行與石化將興雲致雨必有
膚寸而合游揚光怪於岩之際者是紫栢之所歸根也記之俾後人無迷其處

且無以其事爲怪而不信云

藏山新建韓獻子祠碑記　壬子

太史公謂韓獻子紹趙氏孤以成公孫程兩人之義爲天下之陰德宜與趙魏終爲諸侯嗟乎周衰同異姓諸國殘滅十無一二韓以侯國之卿崛起有晉宇得與趙魏同君國子民合土地兵甲之強半天下守其緒至十餘世其爲明德之報遠矣而迴祖先父功德乃權與紹趙孤一事哉亦可知此事之造福於趙甚大而自叔帶以下血食皆拜獻子之賜蓋趙自成子徙文公定伯業世有勳於晉及下宮難作獻子義沮屠岸賈弗獲告趙趣亡趙莊子義弗苟曰有子必不絕趙祀獻子爲諸後晉景公十七年疾卜得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獻子因以趙孤言而文子得復趙田邑如故獻子用以此踐其言獨念復趙孤於成者獻子也而出趙孤於難者孫公程也假令不得公孫程兩人之義獻子雖欲不食其言而坐俟成敗於十數年之後固無能爲矣不知獻子當日覓何恃以諸

將牛司其耳目使非有閻嗣共謀之士周旋彌縫其間兩人何以出入晉宮而十五年匿山中亦未必無風聞洩於外而敵必趙祀之爲不絕也則趙孤頭角未露之日固獻子所早夜以懷而幸龜策有告遂乘之以立故史遷曰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武韓厥知之也觀趙氏被害時獻子稱疾不出則趙氏始終之計已大定於胸中而或者不察以爲獻子至是始功於趙淺矣夫人固有發策定謀濟天下難成之事而不必使人識其心者獻子身爲晉卿使人得識其爲趙之心則晉君臣必疑而將不利於趙故公孫以存趙之孤而死於前程以趙孤之存而死於後獻子則不死而委曲全趙孤於前後之際此三人者迹不必同而其心皆可以對天地而不愧質鬼神而無愧所謂同功一體之人也今盂山故趙地以得藏文子故而秩成信侯忠智侯配乃獨獻子是潰則其興實有關揆諸文子之祟德報功爲不稱瘞故揭貲揩祠命僧寂玉營地於中嶂之

絕壁下像祀韓獻子適麗牲之石弗具有金代舊碣魯鼓其陰遂附鐫紀事而又顏於祠曰不絕人祀以見獻子晉賢大夫行業多可書其得祀於藏山趙文子廟者獨有取諸此也且瘞嘗過梁山放老言山之九卽峯有藏趙氏孤處倘其時索孤未已必不敢十五年株處一山而或旋移之以爲避然詩傳謂梁山韓之鎮其地固爲獻子采卽是亦可推獻子之與知藏孤事得與諸公同廟食於弦山宜哉

新建文明閣碑記　辛丑

聖人以善教人而天下之好善惡不善者定乃天下之人不能無冀於福而爲善惡於禍而不爲不善好惡之情遂不足以勝其爲不爲之念而聖人教人善無懼於禍而不爲不善好惡之情遂不足以勝其爲不爲之念而聖人教人爲善之道且窮夫聖人之教原非使天下自悖其福而徙騖於禍之中也其善不善共行乎福禍之途福雖不必與善爲緣而亦未嘗故與善相避如是則爲善之心亦可以定矣而聖人之教固可信於天下然人之所冀於福又不但如中人以善求福天下之中人固衆矣有道焉期天下以君子而一狗中人之情以大鋤小人而俾不得遏志於禍福之途則惟納禍福於善不善之中而使天下求福於善懲禍於不善而爲之而不爲之庶有以神乎教之用而通其權於聖人之所不及此文昌帝君之牖世其功謂與孔子配可也孔子有教而天下不肯爲不善帝君有教而天下不敢爲不善天下之自然而不肯爲不善者幾人哉使孔子不得帝君之教天下將有悖心反道肆然於日用倫常之際而不復以天地日月爲可忌者無庶焉何者彼誠無所冀而懼也人惟冀與懼之念交於中而一意之萌惕然如不可以對鬼神此原與世之堅僻盜名者異力而行之亦聖門之所謂強恕而行也惡害於道哉一念强之強而至念念人無不善之念此其人爲何如人一人強之至人人皆強世無不善之人此其世爲何如世念與念相積人與人相化久之但知善之可樂不善之可恥則亦無所用

其翼與懼矣雖聖人教人爲善之初心又何以加諸此也歲壬午八月二十九日族中諸父兄以士子攻舉業者屢蹶場屋感堪輿之理議建閣於村之巽隅迄乙酉歲六月二十四日告成梅適以是歲登鄉薦後歷數科無屾榜今誠不敢詡獲雋者果能善然愛慕青雲之士或因是閣肯玩惕奮發自勵於文行亦不可謂非帝君誘人爲善之樞之所寄而堪與家所謂巽隅振文明閣有啟而未敢深恃也不然何地無巽各祠一神而事之豈必皆有利焉後生勉哉果能砥行學文以力於爲善是乃所以事帝君也其將福汝若果能力於爲善而並不惟福是求則其能事帝君也益大帝君之福人又豈必區區專於富貴利達哉

重修孟城碑記 庚戌

今上御極之七年海內登上理鴻綱織目之張舉者弗可偪數一時親民賢吏遂各相山川風土所宜恪恭興事成久安長治無疆之業我孟則於是以修城

告孟城四阻於山而小然從未罹於兵圍初土寇薄城下幾危卒殲其醜於城之西門外至今問其遺事而父老尚有言之色動者則以城雖小其完有可恃以爲存也後因循不葺漸即頹圮往來如履坦官民熟睹以爲常蓋天下太平久矣富庶安樂室家婦子相歡聚身不經干戈戎馬之擾其望烽聲燧或至白首不聞其事因不思設險自固而然也漸吏牧境之興革惟境大事是謂城盛也所以滋豐保大值時和民豫之年而陴隍罔飭司土者於政實有闕非徒爲寇之出入與非常聊以固吾圉焉而已也而有備無患之道未嘗不於是乎在邑侯閻公煊甫蒞任即心營其事期年政洽民孚乃以暨喻諸人而邑之紳衿黎庶爭輸財力者旦夕雲集城下環垣而理其長五百五十八丈五尺爲高三丈或基稍崇則減之尺者二爲闊八尺或扯稍隘則增之尺者二而女牆飾以睨則修堞臺所憑以爲禦則修西門觀三門獨弗堅則修數十年來孟邑之工蓋未有煩且大於此者乃問所費則不過一千七百緡問其時則起於己酉三月三日迄七月之晦不過五閱月用力少而成功多侯何幸得此於民則以聖天子過化存神速於風雷而各大吏爲之勤宣德意侯用是承厥風旨凡有施爲動合機宜愛民力故民不靜勞惜民財故民不知費其鼓舞從事而奔走之恐後者洵有自來非偶然也茲役也侯亦嘗自愧其乏不能廣施以爲民先然使侯果有毫可解雖不惜千萬金以成此功將多財好施者類能之而考風者胥嘉且悟謂其財保無朘於民且民也徒委其事於上遼巡雖堵之下袖手不一執其勞是吾民終事之心不興而上之所以感動乎民者或未有道也然則侯之寖施而能致民不亦賢乎至其董事奔勞捐輸人名已紀之別石不復及焉

重修孟東關城碑記 庚戌

春秋城桀不絕書重病民也關侯既理內城而遂復踵事於東關途之人以爲雖訾民之財力幸用於前矣不可以復嗇是而其未知前之役夫前之財固未嘗費而力固未嘗勞也雖數興之何病且永以爲利蓋東關之與城勢爲輔車居民煙火萬家冠蓋之族如雲廛邸市肆交錯於內儲帛財賄委積於內而有備無患之道未嘗不於是乎在寇之出入與非常聊以固吾圉焉而已也而有備無患之道未嘗不於是乎在買往來者之所輻輳治內繁華之區於是稗最倘陴堞之弗完奸宄者日伺焉或有不遏大懼爲我居民病侯於是比初籍而校酌之俾財焉勿淫汰其浮之一二工焉勿濫汰其浮之二三心盡悉定然後屬之紳士民以董曠亮剛事埶人是察瞻詣石事蕆人是糾疇格灰事煩人是課咨度乃事惟欛稍不緻堅致有隕越於邑大造事訖計費與侯始之所畫一一相符於時窮鄉僻野之民摹來走覩城下相告語以爲吾侯何術之施而成之無難也若是夫吾以爲事之難易何嘗惟覩舉事之人茲關成於明嘉靖中日久頹廢當事者非槩無暨於心奈工費多寡之弗省輒噤不言其事間有銳事者甫興作而費耗紛然四出亦遂畏之中止以故官民蒿目因循百七八十年卒無有人焉敢起而任之者無怪途之人以爲難也若侯今日之舉則固無難矣蓋今日之所費不過官俸

之餘與紳士民之所樂輸其役不逾公費之所雇財力既無與於民民其誰謂我難不然城之役大矣有司不善設法而閭閻是問是問雖其道終主於佚民而難與圖始者且執非常莫殫之慮以撓我有司有司遽能有喻焉故於修城見侯之功而於不勞民見侯之德且於寡費見侯立法之善孟人感侯之功德而又良其法爲紀諸石曰閶西因內城爲垣東南北環之如倒其長蓬六百丈高三丈閶七尺間增減之近是禦敵之臺六門於東者二南北各一新建崇樓於東門之上工頗不滅於內城而約費僅得五百一十四緡有奇量材程工計備存之於籍悉可法後之有事於城者其則侯法從事愼無異其難且無病我民也侯諱煊字言揚直隸南宮人以庚子科鄉薦任孟縣事克勤於民多惠政云

宋東京考序 辛亥六月

一事一蹟之在當時絕無足異惟後之人憑弔往事往往考其城郭宮室之制園苑之觀美及渠運關梁之營置以至一閭一慕無關政治風俗之大而尋其

遺蹟慨然如見當年事而發歎泣之情於無窮或所傳聞異詞則不惜近徵博討以求一當昔人謂讀碑得悞字爲快夫人情何快於悞倘亦好學深思從疑索信而懷古之情有不能自已焉也梁因宣武軍之舊建都於汴五代干戈相尋祖國都如傳舍無復創制顯庸之志遂一切因陋就簡以至於宋而始稱漸備宋祖鴻開國之謨繼世因之海內太平百姓豐樂無事工築營繕之興踵事增華靡不窮極其麗盛極而衰蕩然無存什一於千百亦其天時人事相環之理不得不有如是也獨是宋之距今未遠也漢晉以下之蹟往往見於故都可道說而宋近在數百年內其賢君相之德業學士大夫之文章悉於今爲烈而獨東京已事忽湮泯磨滅至求其故墟而不可得豈不惜哉此亦有由矣汴濱大河河水數以決告而又衝東西南北爲戎馬四出之地無險阻絕塞之可憑故名區奧壤半沉沒於洪波巨浸之中而烽燧之餘蹂躪燬毀問其故老而存無後有存者斯東京之徵信爲倍難物之留而可稽者不得與他都會齒豈非

險則雖以此書爲得失之林可也

石樓縣志序 辛亥十月

吾友袁子棲谷纂修石樓志既成緝爲八帙都諸志而三其藝文志獨居五甚矣袁子之湛於文而嗜也夫志猶諸史無亦惟是詳搜核討求得往昔遺事闕賢人君子之幽懌信而可傳以不沒於後世則亦已矣豈其掇藻摭繢而文是爲將天下寵其文而究何得於古之人與事也雖然言之不文其行不遠彼其所言之事不能按眞肖曲而其人之始終本末適掩於固陋胖散之詞後世安所據而信之古之所稱良史獨司馬子長絕冠惟其以噴代之才縱橫上下古今之林每傳一人吞吐馳騁曲寫乎事之所難明假令移其人與事而屬班范以下爲之其同不同固未可知故當時之人物事蹟得託於子長之文不可謂非遭逢之幸文亦何累於道哉且其所謂文原非徒競於詞而以掇藻摭繢爲足以當之也禹貢一書不遺壤植墳以至鹹鹵簡縻鼈蠙齒革羽毛之屬罔

弗悉具而周官職方所載其瑰羅纖列往往近是此皆無意於文而爲天下後
世能文之士所莫及子長惟有得於此故辨而不華質而不俚范蔚宗乃自謂
體大思精誠雄其文之甚然似著書自爲文者之言非所例於左右史之記言
動其於禹貢周職方之意爲間矣知此意者可與論志史之文也袁子以名進
士起家文章擅海內來令石樓迺殘敎徵政次第舉而獨於文教之興三致
意焉誠念石邑僻在萬山巖數被於兵不沐以詩書之化民將野健而逞悍然
弗率長上之敎故立學課藝之暇復有事於志之役今因所志星野津梁戶口
鄉村風俗之最瑣細者亦莫不燦然有文可誦而藝文所載則又不過表揚忠
孝節義爲百姓疾苦請命期無失悅安強敎之意而已焉而未嘗徒以文自鳴
則吾所取於袁子之文者固在此也昔文翁治蜀導其俗從事於文而蜀士習
爲之大振今石士之興起者豈不駸駸漸澤於雅乎迺之數十年後行且家絃
戶誦有文章命世之英接踵繼出炳焉得僅於兩漢之選者知必自袁子今日

始然則學不通於治信不足爲文故吏如袁子可與言治士如袁子可與言文
夫志之文猶諸史也吾請以茲志之序質諸袁子而繼今與之言史

培風山堂之始園記 辛卯

昔未有而今有之則始園有於昔何爲始不知則非有也既有何以不知以園
固富貴者之所有吾以貧賤辱園不園觀故不知園之有也今非富貴何以知
蓋歷觀富貴之園而竊喜喜之不貧賤也富貴者厭於甘食美衣崇樹不足則
繼之疊石引澗而爲園故能爲園者率稱富貴之尤然當其爲之也窮工極巧
不惜給天下山川雲物以求完肖一有不肖則引爲憾及退觀吾園適爲彼之
給本彼求肖吾園吾園不求肖彼也園出芝山之麓西背松嶺結室於上有澗
之以爲天下後世法然未聞著爲母儀也且其所詠率化行俗美宜室宜家士
女相警戒之詞而無一言及於壽即言壽者終雅頌之什累牘矣而壽母僅見
於魯頌閟宮豐造物之錫壽易於男子而難於婦人婦人之賢者宜於爲婦而
不宜於爲母與蓋婦人無非無儀亦唯是主中饋佐夫子以事舅姑至稱之爲
母則固以其子而母之也子不賢而無以彰母之壽人何由得壽其母也彼薤髮窺遊之事形史爲烈向非陶王二子其事業功名足
垂之竹帛後世安知二母之賢故二母之賢賢於其子獨其壽不壽固未可知
掀檀檜柳白楊厥果梨棗杏桃李山花之不培而榮鳥之飛鳴而陰陰嘯嘻者
不可品識其負載驅驅踏於林之外者爲行人迤素曳翠隱現變幻於林之

壽馮兆公母賈孺人 乙卯七月

詩三百篇中詠婦人女子之事蓋詳采蘋卷耳桃夭鷄鳴皆見風謠而聖人取
之以爲天下後世法然未聞著爲母儀也且其所詠率化行俗美宜室宜家士
女相警戒之詞而無一言及於壽即言壽者終雅頌之什累牘矣而壽母僅見
於魯頌閟宮豐造物之錫壽易於男子而難於婦人婦人之賢者宜於爲婦而
不宜於爲母與蓋婦人無非無儀亦唯是主中饋佐夫子以事舅姑至稱之爲
母則固以其子而母之也子不賢而無以彰母之壽人何由得壽其母也彼薤髮窺遊之事形史爲烈向非陶王二子其事業功名足
垂之竹帛後世安知二母之賢故二母之賢賢於其子獨其壽不壽固未可知

也馮子兆公贅於文業工詩賦古文詞書畫素問公卿大夫多引致之爲重而一時求字問疾者紛集於戶無虛晷人既爭重兆公因益重兆公之母制錦稱祝以申錫純介壽之意是陶王二子之所難而三百篇中絕無而僅有者兆公何幸得此於母哉古之議婚必擇婦婦之關於門戶甚大吾聞馮之先世有隱德天將大馮氏之門因爲生明經公績學砥行卽以孺人作之配益講明於修身敎家之道故兆公之文學多得於幼儀而孺人遂以賢母稱其八秩岷辰在明年之正月乙卯秋同人以余適寫會城預爲請序或曰大比在卽當待兆公之貴也余曰兆公成進士孺人不過爲進士之母官翰林不過爲翰林之母其賢而壽有以加乎且世之富貴而不能壽其母者何限兆公遂以貧賤歟耶始余得兆公於三立書院在乙巳丙午之交把手論文兩人靑以純方十餘年而兆公僅得慈侍余雖欲着班斕之衣承歡膝水豈可得哉蓋余同兆公之貧賤而以不肖不能及時娛親重有羨於兆公也今推猶親之誼稱觴數百里外兆公之貴也當是時兆公之樂何如

王石和文 卷之七

公跪進余觴孺人其舜顏加一匕箸也當是時兆公之樂何如

祭許茹其文 丁巳四月

嗚呼士惟文字性命之交歷久而難忘雖不相見而相思思之至於風雨晦明溯洄無從又每恨於不相見況乎跼走梭擲石火電煌其幽明之暌阻者不能不有死窀貴賤同歸於盡何問乎爲彭與爲殤公今先逝我豈終強所爭唯先後遲速之間而又何傷吾所傷者于公半世闊情僅識一面而一朝千古如

王石和文 卷之七 二十

薤之露而草之霜可知人生知已不但聚會爲難雖求常爲一世之士而不可得則奈何以非金非石之質忘人壽之無幾勞勞焉妄逐乎兎迅與烏忙嗟呼公則已矣余與迪來異地同聲哭公於數千里之外以爲是昔所稱同調之士也而今則云亡尙饗

嗟呼公之品行遵源與閻公之輪蕆學歐與韓展其底蘊固足勵濂廟否則折一枝之桂亦何難決勝於科塲顧乃白首衡門羈旅異境而遊魂於處山之巖巖釣水之汪汪有心者求其故不得欲向高高而問彼蒼嗟呼一時之屈後世之光公之著述久膾炙於人口所遷房行閣牘成不壓而走四方且有令子克嗣緝緝世之顯而達者非一以比較其所得未孰得短而孰長雖然公於此誠可以無憾而朋友之私故舊之情不能無痂於公之不第而爲下第山之泉者數行念余文之固陋望作者而未遑獨公與迪來之不棄手自鉛黃而加詳天下有不深諒余文者或不河漢公評余獨何心能無讀遺言樂荒紙而一張誠有謝劣不能發公於萬一今所得致於公者七百字之哀言樂荒紙而一張誠有愧乎迪來之交全終始而稻椁衣食之附於公者固有不減嗟乎自古迄今靡不有死窀貴賤同歸於盡何問乎爲彭與爲殤公今先逝我豈終強所爭唯先後遲速之間而又何傷吾所傷者于公半世闊情僅識一面而一朝千古如

王石和文卷之七終

王瑎

論繼母之服 丁巳八月十五

禮之制繼母服也有權焉天人參焉者也民之初生無禮而有情聖人緣情制禮故禮生於情有人情所不及者聖人爲之禮以範之使其情必至於是而後已故情又生於禮禮生於情者天之自然情生於禮者人之當然天下日習於當然之道而久不自知其非自然也則禮數之權微矣繼母之服三年此聖人憂天下之父子而爲之教其母以慈教其子以孝也繼母之於生母其情不同可知也而比之以服其何以報親母說者謂子之所以重父也夫重父則視父母爲父所自生而降以期服伯叔爲父所同生而降以期服降於所自生同生而獨重於所配先王制禮之意恐未必盡於是故知此爲聖人之所以致慈而教孝也何者服降於祖父母而天下未嘗不知祖父母服降於伯叔而天下未嘗不知伯叔父母之服天下將愈疑曰果也其非母子也積疑生忌積忌生殘忌殘交相起於門內勢必有因母子而賊父子之恩者人倫之變孰大於是聖人故爲之同其服明示於天下曰此固爾之母子也天下亦皆曰此固吾之母也非吾母而吾何以服之三年又皆曰此固吾之子也非吾子而何以爲吾服三年夫天下有吾母之於子其初固途人也遂人而一旦名之爲母子其情已不能無疑而又降

必爲恥食周粟而然若以遜國之故而至餓以死則亦憤而怨矣孔子何爲乎賢孔子之賢伯夷蓋指遜國一事而孟子謂聖之清則統始終而言之也夫以武王之聖而伯夷不能容非清之至者孰與於斯普乎呂果萊曰武王得無君之罪天下獲有君之幸而伯夷則不之怨也可謂知伯夷之心矣由是而言史記稱伯夷恥食周粟而餓於首陽非不可信也

象入舜宮疑 甲辰六月十九日 丁巳八月初九删

孟子之書有經門人問其有無而辨其無者如百里奚食牛伊尹割烹要湯是也有門人未及問其有無而但就事論理者如象入舜宮而欲使二嫂治粮是也然則象入舜宮之事無乎曰未必有也何以知其無有曰吾必之於象必之於舜而皆知其無有也象雖傲敢傲於兄必不敢傲於天子二嫂固天子之女也象何敢使治粮且象傲耳非遂愚也觀其有殺兄之謀而必假父母以爲名豈能無懼於天子當堯之妻舜也九男事之百官牛羊倉廩備其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惜而隆禮之如此以天子之所愛惜而隆禮者一旦致之死而處其室謂不懼百官之譖於下九男之從而發其事哉夫抑思堯之時何時乎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協和天下大治之時也使舜果死而象入舜宮而有舜之所有異日者堯進四岳而咨之問其所以試舜者曰已死矣問二女曰適他人矣九男百官各皆走散矣此何如之世也雖大亂者不至此堯何以君天下堯之爲君必不容象有此事故象亦蹶蹶不敢爲此也況四岳之薦舜也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於是釐降二女於嬀汭是舜之升聞固以其能孝親而不格姦也完廩浚井之謀縱有之亦當在二女未降之先若既降而復有此事不格姦者如是乎所稱克諧以孝又何也孟子曰瞽瞍底豫而天下化夫底豫即書所論克諧而不格姦之時也當是時天下既已化而有弟不克俊心竟同異類者之所爲則傷風敗俗自家始矣何化之有嘗必不然然則孟子何以不辨其非曰孟子就事論理以明聖人待弟之心其事之有無不暇辨

也戰國好事之流取爲異說者固多何可盡信故吾發其私心之疑如此若帖括家膠泰業者則一以孟子之書爲斷可矣

惜分齋說 戊午七月二十七日

陶士行曰大禹聖人嘗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嗟乎是何言分之易惜分之說不當爲衆人言也蓋分之爲義大矣禹惟惜分而至寸非惜寸而遺分也自有天地以來一分之細積之可成萬年而萬年之遠析之不外一分日月以之而盈虧山河以之而陵谷城郭人民以之而今古其間賢愚貴賤之相錯成敗興亡治亂之相遘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相周旋恩怨之相尋喜怒悲愉愛惡取舍至紛然不可紀極而當境之實而受用者無過於分人欲無盧此當境其實而可以致力者亦無過於分若越此分而至彼分而留此分雖天地聖人亦有所不能是以堯舜之執中湯之敬躋文武之緝熙執競孔孟之不厭不倦操存舍亡子思之愼獨所爭皆分也禹之治水八年於外不爲不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久然自既載壺口以迄四海會同無非歷分而成故天地間惟分爲至重人知百年之有用而不知呼吸爲至久也莫迅於呼吸當呼並不可爲吸當吸已不能爲呼是惟呼吸之時乃爲有用而呼吸之前呼吸之後皆虛而不可致力者也危乎微乎自非大聖人安能惜之至於此極乎聖人惟期之遠故所惜愈近衆人惟狃於近故所惜反遠惜尺之陰則虛寸惜丈之陰則虛尺惜百年則虛一生至一生皆虛而歷百年不啻無一分也惜分之說嘗可望於衆人哉雖然謂衆人不惜則可謂衆人無分則不可謂衆人有分而可不惜尤不可蓋衆人之才固不逮聖人也衆人惜之百不足當聖人惜之一聖人不惜不得爲聖衆人不惜並不得爲人矣彼士行之言分雖易而其望衆人也不已至乎我衆人也幸天不置我於分之外即未嘗不與聖人同在可惜之中因顧而自警曰分中人分中人惡可以不惜遂書之而額於齋

書院文是序 乙卯

古今之文章惟其是是非者天下之公心而韓昌黎獨謂大史公司馬相如劉向楊雄之徒不爲當時所怪必無後世之傳此不過以文自樹立之道教劉正夫其實數子在當日未必人盡怪而非之也即昌黎之文亦未必當日人盡怪而非之也其怪而非之者固皆不知文之人文章之是非必問於知文者而不知文者何論不知文者謬以是爲非猶知文者不以非爲是彼此各自爲是非而卒之是非天下之公心其是而是之者固常且衆也惟楊子雲以好奇頗不理於時乃後世自昌黎而外即程子朱子蘇氏父子未聞有是詞焉恐亦不可謂爲後世之傳矣然則求文章之是豈必定如子雲彼昌黎三試禮部而不中歐陽永叔知貢舉大爲時所謗時承五代是非汨亂之後雖不必人人非而偶爲越雪之搖猶宜若當今文明化成之世聖天子光軒熙載不正文體文章之是非如揭日月於中天士生今日但患其文之不是不患是而有司之誣非之也夫所謂文之是者原非但不謬於理必意刻詞警而氣足以相輔古之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號能文者惟有得於此故其文不必盡中聖人之理雖不卓然自立而爲法於天下後世況帖括代聖賢語其理原無容岐果能意立詞隨詞出氣行則其理自無不顯而天下翕然稱之無所容其異同之見無惑也山右密邇神畿沐菩我棫樸之化又得諸賢大儒鼓舞振作而宗匠者爲之督學使故操觚之家履跋日澤於雅余因得於書院課業中擇其合者付諸剞劂以爲是之嚆矢而未敢信其果是也蓋求是有道雖意氣詞互用而氣爲難然舍詞意又別無用氣之法誠寢食沐浴於古人之詞而深得其命意之所在俾我之喜怒哀樂與古人浹洽無間則眞氣動矣氣動則辭無不達意無不罔而談理無格格不吐之病所謂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宜也士能於此求文章之是行將與古作者爲徒豈其龂龂於一第道探囊取之可也

唐宋九家古文序 己未

六經爲文字之祖而操觚家不敢以爲文孟子生當晚周異學爭鳴能依六經之旨以爲言歷秦漢迄唐宋惟孟子文章最盛故唐宋諸君子莫不祖六經而宗孟氏後世學者轉相效法亦遂非唐宋之文不道也夫唐宋以上非無文章自韓昌黎衰起八代而諸君子先後倡和率變先秦兩漢之體貌而未嘗不挾其精人情欣於所遇宜其學唐宋者尤衆明之中葉高才績學間軼唐宋而步秦漢然未見其能秦漢也或則賤焉有遜志唐宋者則接足曾王之門矣有志者嚮往尚友之而不敢奉以爲宗此唐宋之文所以膾炙人口而亘千古莫之變也可謂盛矣自古文章之盛變而不變不變則窮常變故附會雷同而不可以爲文變則詭譎支離此之所見問之彼而不以爲可一二人之所可質之天下人而枘鑿不相入如是又安取以文爲也文以明道而道非一人之所獨故古聖賢之文其理不過愚夫愚婦之所知能苟爲愚夫愚婦之所知能固天下人人意中之所欲出也然欲望出於天下之人人則固不能今夫日用飲食山川草木之顯而易見莫不有理人人皆可知其故或遂執途人而授之筆弟往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不能造一語惟能文者爲之探奧鉤元縱橫變化靡不如其意之所欲出彼實有得於中非強而言之亦明矣蓋文與道相表裏道足者文自至不然亦志於道而知足以及之者也韓歐之文因文見道朱文公體道爲文其他柳蘇曾王所見雖不必同要其筆之所至皆足以發難顯之情苟於道有所見皆能親切言之而曲盡其所以然不如是則無以成一家言而名後世是九家之所以不變也何必九家是乃秦漢以來諸子之所不能變質之孟子而一原者也故尚論九家之文可合爲一家夫九家非有意於一而造其是不能不一學者誠欲造其是惟會其所以能一之故則執筆爲文亦不過自寫其意之所欲出雖九家並不必有一家而後九家可學也然非深於讀九家安能無九家非靜熟於人情物理出入諸子百家之書則亦不能讀九家嗟乎學者至能讀九家之文而其於文章得所宗矣宗九家所以宗孟子也

天地何爲而覆載日月何爲而照臨山川何爲而流峙氣爲之也非氣則不能無絕續於今古晦朔陵谷變遷之際而天地日月山川不可以終古況人稟天地之理而肖形於日月山川之內非氣愈無以爲生故生莫非氣氣必有理而得乎義之理者其氣爲最盛可以富貴可以貧賤可以生可以死生則爲聖爲賢而死則爲神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誠有以探乎氣之本也然集義者聖賢存養省察之事若神之義又非有待于集而後能塞其本乎天而成于性不徒求合于事事隨其所遇以行其心之所安遂莫非全體之流露而自極盛大流行之趣雖神亦不自知其氣之何以來而何以往人又烏從而知之不可知故神世之論者不測神義之所以至而徒曰扶炎漢義也忠不忘昭烈和侯義也信封魏武之金義也節此固未始非義然皆忠臣義士分內之事有不必待神而能者矣且使神之義可以一二指數則有至有不至未必能充塞宇宙浹洽人心而天下後世尊之以至于今凜凜有生氣如是也惟其如是故非義之至者不能夫天下事造其至者雖匹夫匹婦一節皆可見天地之心況大聖大賢之所爲乎伯夷爲聖之和良以清和之能造其至耳惟神固義之造其至也豈不謂聖之義者乎義至于聖則其義無以加而浩然之氣亦遂不能有所絕續于生死之際此神之所以參天兩地炳日月鎮山川血食于天下後世而令天下後世尊之至今如是凜凜有生氣無疑也彼施民勤事定國禦災捍患之祀各秩于典而神之所以爲神尚不必區區例諸此矣何也氣爲之也陽曲大孟鎮舊有關帝廟壁于萬曆二十八年越康熙十年而脩之者有榮君某某今越數十年又得榮君某踵而修之然則榮氏之慕義者亦多矣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昭文樓碑記 己未八月

國家以文章爵人仍不大離古仁義忠信之意抑亦三代以後其法不得不出於此也故文章之事每與世運隆污而爲天心所甚重陰以司其籙者統天下之文人學士而爲之甲乙進退于其間此士之以文章進者莫不競言天而有志者或懼焉以爲文章人心所自出徒諉於天將能文之士何恃然竊思人同此心而能文者何以不概生於世生之而又或有顯有不顯何哉蓋兩間文明之氣必有所鍾往往發於名山大川而莫偉奇傑之士遂得應氣而生以顯燦於當世其山川之高下向背或不無古今變遷有心者所爲相厥地勢施補偏救敝之功固亦非其理之不可信也昔舊文獻大邦古聖帝名王之所產而陽邑首隸會城文章事業之汗青簡者代不乏人厥後科名漸減於往代癸丑春閻邑之紳士民增修文昌閣於巽隅因福建進士沉公一葵令陽時與孝廉劉君璋所建舊閣而廣之其樓祀奎星於樓之絕上近瞩遠瞻孤類畢現一方文明之氣於焉大會乙卯夏落成李君琦適以是歲登賢書後鄉會獲雋者相繼一時翹首青雲之士幾莫定其功之所歸將歸於人彼其人率生於數十年之前顧必有所待而後發則不得不歸於地而地豈能爲功於無文之人仍不得不歸於天然天實陰察天下文人學士之高下而甲乙進退之究非有所私於人也蓋天之愛斯文甚矣歸功於天天心之所不樂也故善承天者不恃天人事盡而天之命屬地之氣凝天地人相得益彰而人之權爲重維辨固日高高在上以鑒此邦士之所修於人事何如也多士勉哉是役也工鉅而人和當其爲之以後爲羞及工成勒名以先爲恥吾見彼此交相讓而不樂以功自與也故文內俱不載姓氏而紀於碑之陰

跋唐宋八家山曉閣選 己未七月十六日

嗟乎甚矣舊事之難忘也雖山川草木道途旅舍及敝廬遊戲笑語之處一再經過往往流連不忍去況生平誦習之書而又爲良友所手贈如之何其使人無感於心也余少與故友張碩儒連窓事筆硯碩儒案頭有山曉閣唐宋八家選余借觀之一夕碩儒窺余燈下知余頗有味乎其書也曰子愛讀是書請以爲贈顧無負贈者之意當是時余陋處鄉不獲聞當世大人先生之緒論網羅放佚以廣其識見而僅以其間之餘力從事於舉子業以博一第之榮其於古人之所以爲文之意蓋未之有得也然而其書固在也其人固在也其意固在也其人之所以爲文之意固在也其書其人其意固在而其人之所以爲文之意不在也其書其人其意固在而其人之所以爲文之意不在也其書其人其意固在而其人之所以爲文之意不

稍後於時文然不過移聲襲調借爲時文之助絕非專心致志而於古人之精
神義理有深相浹洽者也後成進士官翰林歸家作汗漫遊東西南北經涉萬
里未嘗不以自隨其得閒卷而讀者究時無十一於千百也前既徒讀而不能
專後雖得專而又不能讀此余所以有負良友之贈而嘗抱歉於是書也今余
老矣其得致力於是書者愈無歲時偶檢徹篋如晤當年寒燈風雨之況而良
友夜分持贈丁寧告語之情宛然如在目前不覺掩卷神傷而涕爲之潸然下
也嗟乎顧儒既不得見是書余幸得見之而又不能終讀問念書之與余相習
已五十年今裝帙其本不知得相習者又幾年若善藏之其得後余而存者或
不下百年也夫八家之精神義理存於世無終極余徒寄思本顖而計存亡於
百年之後不亦淺乎雖然余誠不能與此書共存亡本存則余之思存而得托
之以百年本亡而余之思未嘗不存所托又不止百年夫人生固舉得百年者
日勞勞於富貴貧賤之途炎於中而動於外幾不自知其壽之所終迨忽焉以
盡而雲飛煙散乃不能與一紙爭壽一紙之可懷豈不勝於富貴貧賤然則此
書之發余舊懷深矣撫今追昔余固不知舊之爲書也果何心也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彥明王先生墓表 己未十一月十五日

先生王姓諱煒字彥明邑庠增廣生爲處士諱希尹之仲子於族爲瑎祖輩以
降括數授里中三十年族子弟之業儒者盡出先生門下間有他姓紱紳慕而
致之西賔族子弟往往負笈以從故族之頗復振於文事也自先生始吾族在
順治中青衿之士甚衆罕得自鬻於青雲後歲仍饑饉人困於衣食之計益廢
舉子業不治而文章是非利病講究之法絕口十數年訖後生無聞先生孤寒
士獨奮發詩書於衆所棄置不爲之時召收族之俦而有志者爲之肄業講貫
數年之後採芹者接踵相繼最後明經鄉會兩科及宦遊之人益衆非先生之
門人即門人之子弟與其弟子也而先生獨不幸窮以死矣其死在瑎登賢書
歲之冬凡後瑎而進取者先生皆未之見也先生立身有法度取予不苟一介
而色溫氣下於童叟一無所忤故族之爲士者重先生之文而爲民者重先生
之行歷先生之生迄死後三十餘年凡後生之見先生與未及見先生者每言
及先生未嘗不知先生之爲善人而能文也嗟乎天道福善而善人必有後先
生文可式雕而獨艱於一第行足範俗而反不能自貽其子孫凡經先生之口
授講說與其所私淑食稽古之報光門戶者比相望而先生竟無尺土片瓦之
存豈天之福善人者果遲而有待抑福善禍淫之理雖古之君子不能無失什
一於千百固有如此也先生不過古之君子耳又何怪雖然吾不能不憶先生
之生平而悲先生長子汝霖博學能文早歿於庠前先生卒次子汝梅後卒有
孫運生亦卒次曰生曾孫甲成先是占者謂其塋地不善衆門人議改之而未
果今門人之不存者過半而孫又不能爲主其事或遂已瑎大懼先生之文行
久而愈湮故立石儿識其處而又爲之敘述始末將刻請碣以景先生之風而
志小子之思焉

董貞女序 己未七月二十日

忻州貞女李嶌之妻曰董氏既爲嶌也妻胡女以其尚未妻故女之也女已胡
妻妻之以見終爲嶌妻也女在抱其父國學生董某許字嶌將屆婚而嶌亡女
自矢靡他以意白母其父走聞嶌母王氏王氏悲喜諾藎王氏年二十已故其
夫嶌之父克顯撫孤嶌一十三載以節著於里女既入門拜夫於柩拜姑於堂
晨夕執婦道鄉人士義之爭贈詩歌孝廉張子安世錄聞於四方之友太史王
瑎曰嗚呼貞女董氏之所爲可謂難矣風詩之詠婦事者最詳而節婦自共姜
以外無聞說者謂婦女之節而在下或不工詠歌不盡達於轔軒者是宜莫詳
列女傳乃劉向之書不過著有國家興亡法戒之大義至范史備采野閭之秀
而列於傳者僅十有七人此十七人者曹大姑傳其學蔡文姬傳其才其他傳
賢傳孝而不必盡以節傳則信乎節之難也雖其節或死或不死君子弟論其
事之難易而死生固非所論昔程嬰公孫杵臼脫趙孤於晉宮公孫問曰立孤

與死孰難程日立孤難死易自常情論之鮮不謂其違難易之分乃公孫甘擇其易而以難遺程程亦慨然自任其難而不以生愧公孫厥後十五年匿山中險阻備嘗而後得復趙氏於故始信二公之言絕不自欺以欺人也今董氏窮之亡傷姑之無子自入寒帷代夫事其母謀立後以延李祀其事之大小誠不可與程公孫較而其心之不自欺以盡於所難則一也夫天下事有不可爲人不盡爲而已獨爲之則難有可以爲人謀不爲而已獨爲之則尤難以氏未結其禍夫亡別賦于歸其事亦可無論於世乃氏獨深痛於心而有不能自已者假使氏處共姜以下諸人之地以死以生必能不愧於諸人若諸人與氏易地而處正不知能爲氏之所爲爲尤難且吾於是更有爲氏難者禮夫死稱未亡人其意蓋皇皇以待亡也今氏之所待或十數年或數十年以至百年身死而節完其待固已久矣氏即不自以爲難而吾能不爲氏難乎雖然不難不節節不極難不傳氏勉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張碩儒墓表

己未八月初四日

乾隆四年秋故友張碩儒之仲子請表其父於墓夫余實陋於文不足發吾死友之幽懿顧念獲交於公最久深知公之言行意氣文章公之知余亦最深以知己之人而又爲己所知之人徒以陋靳於詞俾轉求能文而不相知者爲焉其何以慰吾思友之心而死友之目恐亦不瞑於地下也公性果敢有爲羞一切齷齪之行平居議論風生若決江河而下往往以論屈其座人雖間不無過中失正而心坦直可原其有戾於理者固寡故人亦不能復其詞以相抗使其遭時得志居喉舌之位必能亢直喜事敢道當世之所難言而惜其末達死突死而無傳於人也公家饒於貲好蓄古今書樂交一時翰墨之士過急難輒傾雖處遠鄉而邑中士大夫莫不知重公其爲文爽切類與意氣類而不喜藻繢粉飾至器質於場屋故雖知重公者亦不知重公文而余固知之也公之祖庠生諱愷端飭有守余初爲之表於墓後公考諱光文之殁也余又爲之表今又表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公嗟乎余年長公二歲而公家若祖若父若孫皆得見余文文無足論而余之衰且老何以堪也憾余與公定交時皆未弱冠風雨連窓誦讀晨夕無間訢謨之外有得未嘗不勒失未嘗不規規之而未嘗不惕然省怡然無忤於意時携酒登陋輿深則論古今成敗及當世文章之得失是非有不合者雖劇言恣辨卒未嘗不歸於一可謂一時意氣之隆而忽焉長逝查成今昔之不相及然則人之於世幸而耳聞目見得開口論說自吐胸中之所有於知己之前爲時幾何也生哭其死生又哭其生死生之相距又幾何時顧役役焉做精摽神較錙銖孳孳於人世而忘其身之寄世爲有盡欲何爲也公諱逢字碩儒太原府庠生生子二長雲翔國學生次雲翮庠生孫年若干距余今之表也又若干年

讀家語疑

己未十月十六日

世疑家語非孔氏之書夫家語明載孔子言行與孳弟子之問答何自而知其非且其書見於禮記見於左氏春秋又見中庸齋之論語孟子亦有合者何自而知其非但其記事間涉隱怪則疑爲孔氏之書而或雜以後儒之附會如少正卯兩觀之事久疑於心及讀朱子舜典象刑說所疑益不禁疑之發也夫孔子之以周道治魯也非即堯舜之道乎舜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今爲政七日他務未遑不言而殺一大夫如刈草芥揆諸聖人欽恤之心其用刑恐不若是之輕也古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必使死者知罪生者知警今少正卯之誅果誰與乎國君不知朝臣不知國之人亦不知雖少正卯亦不自知其罪之何以至此極也徒以子貢之問而後知其有五大惡是當時之人固但知其誅魯之聞人而不知其誅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者也其何以信天下將使後世之當國柄者威福自擅一切莫須有之事皆得借之爲口實也豈小患哉恐聖人用刑斷不若是之隱也哉謂魯國君弱臣强孔子欲借少正卯以威三家是又不然昔宰我對社而孔子非其說朱子謂是時三家僭亂惟禮可以已之少正卯既爲魯大夫必爲三家之所素用不告而殺

其所用則三家之心必疑且懼而謀所以去聖人不終日也尙何魯國之爲且權不施於三家而反誅他人以示意則其意何以對少正卯而使少正卯之無負寃於地下乎彼共工驩兜之罪雖不及誅而堯之惡共工也曰靜言庸違象恭禹曰何憂乎驩兜是二人者當時固明知之而明言之矣非吾少正卯之不言而誅誅而復不言而絕無知於人也彼子貢尙不知何況他人朱子曰少正卯之事予嘗竊疑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殽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殆魯墮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誇其權耳由是言之則家語爲孔氏之書而或雜以後儒之附會不可盡信若以少正卯之誅爲可信必其所戮子貢之問當賚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王石和卷之八終

增修芝角山廟記

王　晦

廟之經修也匪一率以補救卒事自己丗歲始置常住而宏厥規越今近二十載汉以重修告蓋踵事而增之華也廟面山而溫背廟北營山門依門環之垣垣外闊基二丈餘東西長倍以半從基廉俯視斗削成崖於垣內依東岩搆室引澗水暗度室中潛行外基地北出瞰溜於崖之半雨後觀之懸瀑飛流激射可愛又穿北院室前後其戶以賓溫爽與東室配先是欹泉當東室基甃之平爲井渟然於閣右井之表南爲西岩岩洞頗邃洞泉黝而寒列群碑於洞口盛夏泉水盈瀉潺湲嗚咽際自洞透而北不十數武石壁畔立鏬時有泉涵壁趾益激而甘躋泉起樓臨壁上曰聽松樓每風動松巔鼓吹雲間登樓聽之栩然立鑒外蓋役也工不侈而致幽董事者蓋於此乎有匠心也按芝角村北枕山

山爲村主嶂歷修多同韓氏豈韓之先曾有寓居於此者今亦可考但前既與韓氏同修後之修者何必外韓氏況祀神公典也我子姓用不敢私匿徒使人謂我能修睦於他氏誠恐稡松漸盛後世子孫有專而利之者其若山靈何是以不義貽後人也故莫若互察而守俾永無壞後之子孫非事於廟其誰敢問山木之值以遺先德而取怨恫於神明也

用兵　疑國策　壬戌三月　二十四日

呂東萊言君子之用兵無所不用其誠蓋惜宋襄陳餘用誠之無多而徒以杯水救車薪之火也夫謂兵專於誠既未足盡兵之道而以宋襄陳餘爲一日之能誠尤未足盡誠之道宋襄陳餘皆未能實用其詐者也惡足以言誠哉誠以言乎其無不實也其理雖盡於君子而用未嘗不通於小人君子用之以行其忠小人用之以行其詐故誠意傳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此謂誠於中形於外可知誠之爲道原不專屬乎仁義忠信云爾也若施之於用兵則固有

道矣兵雖非小人之事而用之則不得盡施以君子之心故凡度之已而實有可守度之人而實有可攻奇正進退變化無窮而一心之中莫不有確然可據之勢將遇敵之患者可以大勝而智亦不至於大敗是則所謂用兵之誠也諸葛武侯本此義以用兵故生平不試於險而後世之談兵者要未以武侯爲非君子也若仁義忠信殷湯周武之所以施於三代安可概責之宋襄陳餘哉蓋兵論道也君子亦不能不用其詐用詐之深而至於不可破乃誠何則其所自立者實也宋襄陳餘惟不能實用其詐其至於顛倒瑕敗固宜而尚以是矜一日杯水之誠不亦誣乎宋襄欲以義聲傾動諸侯徒竊乎誠之名陳餘膽於入深出險之道以義師自許非未得誠之用假令宋襄早知有傷股之殘必擊楚師於未濟陳餘早知有攻幅易轍之亂豈肯不聽左車子之言以重兵絕淮陰之後今以二公之事問二公之心一心先不能自信天下其孰從而信之吾不謂仁義忠信之師乃如斯而已也夫東萊之所謂誠固仁義忠信也以此爲誠無論非二公所得假且其道究不可施於兵蘇子之論兵曰惟天下之至信爲能詐夫信誠之謂也與詐相反蘇子合而言之斯深得乎兵家言誠之旨矣若陳餘宋襄之誠一用而即敗而東萊猶惜其不能無所不用瞶乎吾恐多用則愈多敗也

臧哀伯諫鄧鼎　疑博鑑　壬戌四月十八日

君子之事君也擇而後事非事而後擇既事矣而猶心逆之日是當與言以成其善是當不與言以長其惡日導之縱欲敗度以至於陷溺死亡而後已此雖庸劣之鄙夫恐不設是心也順反責賢智者以爲之且深責其不能爲以爲非是無以全臣子之節而不知已滅臣子之義夫無義又安得有節臧哀伯世仕於魯羽父弒隱公而立桓公則羽父桓公皆哀伯不同天之仇也春秋之誅臣弒君子弒父在官者得殺無赦哀伯爲魯之世臣既不能討又不能逃而有靦面目甘心立於仇人之朝哀伯之失節固難以自謝矣然君子之罪哀伯也在

弒隱之初而不在事桓之後桓弒隱則桓爲哀伯之仇哀伯事桓則桓爲哀伯之君哀伯以讎鼎諫其君而呂東萊不之是也曰所言者是所與言者非謂不當發忠言以補亂人之闕夫君之有臣所以已亂也況哀伯爲魯之世臣而隱桓皆惠公之子哀伯既奉桓而君之則當盡其爲臣之義昭德塞違納君於無過之地用保厥宗社俾十二公之血食無委於草莽是亦爲世臣之道而可告無愧於惠公者也而必曰是仇也仇之何如勿事可也隱而事桓既不忠於隱後事桓而戕桓復不忠於桓將使哀伯生平前後無一不出於亂也何以爲哀伯計哉齊桓公殺公子糾而管仲相桓公孔子無非焉唐太宗殺建成而王珪魏徵爲太宗名臣夫三子之所以取重於天下後世非直其爲桓公太宗臣而重其能盡忠於桓公太宗之世也假令管仲懷橐車之辱王魏不忘六月七日之變谷包藏禍心以亂人家國事則天下後世其以三子爲何如人吾不知東萊於此將從而取之乎其必不取也然則哀伯之與羽父其不可同年而語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亦明矣東萊欲正名定罪不肯置哀伯於羽父之下不已甚乎厥後桓不能聽哀伯諫勳不以禮卒致彭生之禍吾方憾哀伯之所以格君心者有未盡而其功不如管仲激言敢諫爲不如王魏也而東萊轉若以彭生之禍爲哀伯之所宜幸不識哀伯又何幸於此嗟乎東萊非哀伯於事桓之後無怪其責之多過也

冀毅齋墓表 辛酉九月十五日

平遙冀子諱魯字毅齋從余學於晉陽書院余既旋里復負笈于孟告別歸省至家即亡距別余之時僅五日踰月余始聞信而哭又踰月其叔君聘來求表於墓余大哭死生人之常余所以痛毅齋者以毅齋固孝友人也其生平氣誼經濟文章無一之當死而卒以篤孝故致死死猶若以英魂出奇令余追念其生平之氣誼經濟文章不禁西望出涕於無窮也毅齋爲武孝廉諱君錫子孝廉善事其父諱儼處士公撫諸弟甚舉命毅齋與其叔君聘同學於余友愛相得無間竊意能友者必能孝此毅齋爲人之大節與人交然諾不欺無賢愚不肯以色忤而不奪其胸中黑白之辨有時談天下事及論古今成敗津津出諸口予嘗高其誼而逆其才之有以用知非章句迂書生所能爲之一二彷彿也少嗜韜畧偶應武童子試冠一軍督學使見其文而奇之惜不當以鴻才角技勇歸即詣舉博告棄去就余問舉業初閱其文汁漫無歸不可繩以舉子業尺度數月洞決漸淨乙卯歲大比以國學生入闈文爲司衡者所識賞既以微瑕見放益自奮涌肆於前輩大家而得其高明果毅之氣同儕交讓爲不可及擬其必捷乃於辛酉六月廿六日忽以父病召歸星馳未及家三十里於鄉人得孝廉凶信痛墮馬下入門一哭即絕絕復甦閱三日死既死而兩目視家人多端撫視如故叔君聘爲取族子立嗣乃瞑然每至夜分大聲呼苦於院家人與之詰不應止復呼盡孝廉主翼氏宗祀所生止毅齋而又無子自恨其所負未展於世一抒其顯親揚名之意俾孝廉之宗祀得所托以傳於後世故目雖瞑而心未瞑愛處憤滯之氣不得伸於人間至鬱爲苦痛大發於厥聲有要絕也余嘗疑人死之無知讀傳載荀偃以不復嗣事於齊卒不瞑爲奇今觀毅齋事其奇同而竟悲聲顯聞於人如生爲奇絕可知古今來有心人深慮家國之事至死不變有如是也至是乃不敢不以人死之知爲有嗟乎毅齋之友愛以及氣誼經濟文章余知於生前而篤孝乃得於死後然惟其孝之篤益信其友愛非誣而氣誼經濟文章皆有所根非徒矯情飾貌恢浮名於世好而已也君聘歸讀余文於墓復爲余告毅齋之靈曰子之文章何難取一第天斯不得用而徒抱其氣誼經濟以死然天能死子而不能死子之孝子死於孝而子之文章固自在也其氣誼經濟亦得托之以不沒於人口毅齋其無恨毅齋又喜音律善琴工眞草書法臨懷素大草有得在孟時嘗爲余寫芝角山廟碑記編楷可愛而未鐫毅齋名余方別勝碑以待毅齋暨而毅齋竟亡

謁嶽廟神像疑 辛酉十月十三日

形神俱也形在斯神在天之形高明故其神無不覆地之形廣厚故其神無不載嶽瀆之形巖然巍然浩浩蕩蕩故其神無不鎮而潤人鍾嶽瀆之氣而成形於天地之間得爲萬物之靈其寔人固非靈於嶽瀆也使嶽瀆反惜靈於人而屑屑焉欲變其形而惟人之是肖則亦小之乎爲嶽而面陶以成其鎮物潤物之功洪荒以前無祀法孔子刪書面堯典尚闕其文至舜受命始類於上帝望於山川望者望其地以祭未嘗有廟也後世禮儀漸備祭法所載天地社稷山川皆有祭然圜邱方澤壇壝之制至今著爲令亦未嘗有廟也故韓魏公北嶽廟記云廟而祭非古也廟祭已非古況從而人之乎古之秩山川者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三公諸侯爵耳視之者視其爵以差犧牲玉帛之數非遂從而人之也人已則必有祖宗子孫爲誰而居里姓氏今嶽之祖宗子孫爲誰而居里姓氏今在也其姓氏果屬於何族而命自何代哉或曰紀於封神傳夫封神傳不經之書豈足爲典且封之爲義不過使之配食社以句龍配稷以后稷配句龍后稷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原非社稷也今若舉社稷而人之爲句龍后稷固社稷之所不受矣吾不知今之人而祀者果爲嶽乎抑爲配嶽者乎大抵封告山川之事出於中古以後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而山川生於天地則人未生而嶽之爲嶽固已久矣此亦何待於人而像其形以爲重形神俱也非其形則非其神然則今之所祀者固人耳非嶽也何以得神之所在吾故以爲天地山川之祀皆當神之以位而不必像之以人蓋祀典之舉於官者沿革皆有自戌沿或未及革若愚庶無知遂任意給餘罔有忌憚竟若不知天地山川之非人者往往冕旒上帝而冠之以姓夫上帝主宰罔儀即無極太極之理而徒曰人也哉

名論 庚申十二月二十日

德人所自立也而天之報德者有富有貴有名乃人之慕名每不如其慕富貴而得富貴之難又未至難於得名則天之所以報人者名固重於富貴且富貴亦不能無借於名也梅富貴者之所衣不過滿體所食不過滿腹此亦無以甚異於人然而富貴之異於人者以人之爭榮乎富貴也假令埋金玉於深谷匿公卿於荒野人無可以知富貴富貴又何榮況吾所謂名又非苟榮於富貴者之所能必得也彼世之富而不仁貴而不義者固有矣乘富貴之勢以逞其恣睢暴戾穢行在一時而惡聲留後世如是之富貴往往與名相反縱欲名之是借而又烏可得哉雖然反乎名者非天之所以爲報也報者報其人之所應得咸仁義之徒懇懇任運以僥倖於不可必得之數此並非出於天之所予而又何報之有使如斯以爲報天固不應以穢行惡聲爲仁愛斯人之具也然則天之所以報人無論富貴貧賤固不惟德是視德修於己而名施於世貧賤則獨善其身富貴則兼善天下富貴出於天而得名與貧賤同者出於天而實不徒恃乎天不徒恃天者正天之所深欲報也蓋人之生於天也原有清濁厚薄之異因所稟之異而名而富貴之以成其清濁厚薄之異而名而富貴之以成其厚名而貧賤之以成其薄惟厚與清皆天之所以篤愛有德故報固不惟德是視而富貴之報亦統歸於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名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非疾無名疾無德也

王氏族譜序 辛酉八月十五日

譜系不明則將有親疎罔辨近遠無別休戚不相關歧弔不相通以一父母之生而漸淪於秦越人之漠不識其誰何無怪焉是大可痛也昔人謂宗法立斯譜系明然自卿大夫不世其官而宗法不得行於世苟譜系之克明則人知念一父母之生而宗誼固未嘗不宛然在抱也魏晉及唐雅重族姓顧公卿大夫以門閥相高也意不在叙宗故考所自出率帝王公侯之後矣天下之生民衆矣九州四海之大豈盡帝王公侯數族數族而外豈盡無所生以留於後而留於後者豈盡無貴而顯爲公卿大夫者也是未敢以爲然也漢初之功而侯者罕能與國相終始四五世則絕絕則散爲黎庶迄唐之代雖其後裔欲遡厥始封而往往不可得彼唐虞三代年世益遠經秦氏之暴焚書坑儒文獻之徵滅殆盡而尚欲叙次如章正庶昭穆之無謬固亦難矣乃世之纂譜者猶多蒙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唐也不思闕疑考信動引帝王公侯爲遠祖夫卽使果出帝王公侯而傳聞疑信之間亦甚不可爲據況源流一失而已斷強續移乙注甲奈之何不誣前人以誣後人也故誣而失亂則有孫禰其祖祖禰爲孫之諱誣而失爲則有謂他人父謂他人祖之嫌以水源木本之譬而徒爲矯誣誇世之具適足增有家之羞而已復何謂哉吾家系出太原太原之王自周秦以來爲有姓今太原土著已莫詮正庶昭穆之次而吾遷祖從太原歷常山而來孟並不識遷祖所自出又安問自出已上之祖故吾之譜吾族也自遷祖始遷祖至余綿十二世閱二三世罕傳共祖厥後宗支繁衍四出聚族而居者蓋十無七八也其間或流落異地而無所稽則難書或義養隨母而有所碍則難書茲譜之緝惟謹吾正祖所自出於四世但記祖之兄弟而不及兄弟之子五世則記兄弟與兄弟之子而不及其孫六世則記兄弟與兄弟之子若孫而不及孫之子至吾太高祖以下始詳而盡書焉是非譜之有畧於族也紛然者既不可易爲書惟以兄弟子孫發其派俾承其派者各自爲叙親則易知簡則易核諸派清而一源可溯萃而觀之固完譜也嗟乎譜之爲義重矣上以敬祖而下以睦族非導之睦何以致敬非敬之善何以敦睦而善之教也卽寓乎譜之作蓋列於譜者其初共一父母其後固共一父母之所生也善則族之人共以爲榮而惡則共以爲辱誠知榮辱之於族是關也而凜凜焉以不克齒於族爲懼將棲者耕秀者讀其有貴而顯無矜己以傲族亦勿護族以虐人是乃族人士之所共榮也而其於宗也可亢故宗以明譜之法而譜以廣宗之義

作譜之病莫大於失眞余前序已言之而又爲之申其義曰譜之作也通於史不知者無妄紀知者無遺錄如是而已矣然史明書善惡以寓懲勸而天下後世讀之動其爲善去惡之心譜則不能然也不過別其世序第其昭穆使人明收族之義而親者無失其爲親善惡固非所及是其與史不同爾故史以昭天下之大法而譜以屬天下之至情情靚乎服服盡則親盡親雖盡而猶不能不信之間亦甚不可爲據況源流一失而已斷強續移乙注甲奈之何不誣前人以誣後人也故誣而失亂則有孫禰其祖祖禰爲孫之誣誣而失爲則有謂他人父謂他人祖之嫌以水源木本之譬而徒爲矯誣誇世之具適足增有家之羞而已復何謂哉吾家系出太原太原之王自周秦以來爲有姓今太原土著已莫詮正庶昭穆之次而吾遷祖從太原歷常山而來並不識遷祖所自出又安問自出已上之祖故吾之譜吾族也自遷祖始遷祖至余綿十二世閱二三世罕傳共祖厥後宗支繁衍四出聚族而居者蓋十無七八也其間或流落異地而無所稽則難書或義養隨母而有所碍則難書茲譜之緝惟謹吾正祖所自出於四世但記祖之兄弟而不及兄弟之子五世則記兄弟與兄弟之子而不及其孫六世則記兄弟與兄弟之子若孫而不及孫之子至吾太高祖以下始詳而盡書焉是非譜之有畧於族也紛然者既不可易爲書惟以兄弟子孫發其派俾承其派者各自爲叙親則易知簡則易核諸派清而一源可溯萃而觀之固完譜也嗟乎譜之爲義重矣上以敬祖而下以睦族非導之睦何以致敬非敬之善何以敦睦而善之教也卽寓乎譜之作蓋列於譜者其初共一父母其後固共一父母之所生也善則族之人共以爲榮而惡則共以爲辱誠知榮辱之於族是關也而凜凜焉以不克齒於族爲懼將棲者耕秀者讀其有貴而顯無矜己以傲族亦勿護族以虐人是乃族人士之所共榮也而其於宗也可亢故宗以明譜之法而譜以廣宗之義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自吾曾祖諱汲用懷芳履正士林推爲古君子得於吾之所親聞吾祖諱烈言信行謹終身未曾一覩官吏得於吾之所親見吾父諱纘先誠朴而慈思守忍字爲家法婆吾母李氏賢有識識佐吾父教諸子子孫之登鄉會榜者雖多人而才思器識固未有以逮之也節其梗概附見譜序中而不敢詳及以失序譜之憒夫譜爲吾族而作乃族名多未具然善讀之則端委可尋而法戒可推譜及祖之兄弟則兄弟之子孫有所考而感譜及兄弟之子孫則兄弟子孫之子孫有所考而感而太高祖以下子孫無不有所感夫今日之子孫固又異日之祖宗也世以傳世前後相望某某祖爲人若何而某某爲之子孫之羞讀斯譜也得人若何而某某爲之祖上思不愧於祖宗而下亦不貽子孫之羞讀斯譜也得無悚然爲戒而油然以興乎苟能戒且興也則懲勸之道未始不於是在雖謂與史通可也

家祠碑記　壬戌六月九日

繼別大宗法不得槩議於下卽五世之小宗亦歷千百年舉行者非理不當行勢不可也勢不可而强行之適足長亂而於理爲病故自唐宋以來士大夫多緣分立家廟而家廟之制於今爲陋王制祭法廟制頗巽娶自大夫迄官師皆有廟惟庶士庶人無廟而寢薦官師固周諸侯之中下士以此知有職者宜廟廟無隆降而廟數有隆降大夫三適士二不及曾高官師一不及祖乃程子則曰今人不祭高祖甚非朱子本周禮而酌乎時宜以定爲四親廟與程子意同皆溢於古大夫之數何也朱子固嘗云廟規制甚大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爲之蓋廟有廟奕有序墻有寢爲庭爲陳爲枋甚具一室則諸不擬於廟制而高祖在五服內獨祈乃情面俾不得伸非先生孝治天下之意卽如今世之祠堂往往合族之先後異卑而混祀一室之中雖不可爲典亦未嘗以溢乎其數爲僭也況古大夫之數實合祖廟而三大夫不得祖諸侯初爲大夫者別立爲祖廟而四親廟內無祖廟故得通於上下祖始也若後世非始遷始封及始爲官者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翰林院檢討公於制爲可今立廟而仍合祀高曾祖於內迫親盡遞遷則吾考常祀自吾以後所出恐勢難拘四親數略如世俗之祠堂而小變其義已祖罔遷惟不混於祔凡廟中告祝主祭不問長幼論爵之有無有爵則序貴賤爵同仍序長幼雖青衿亦與而白衣則隨祭執事而不主祭歿亦不得祔倘子得主祭而父方隨祭則父代然非有職及科甲之父未封而終應封者雖代祭弗祔夫祀事之設所以敎孝弟也不議親而議貴謂孝弟何第念孝弟非論輩明理不可概於衆人之中而問孝弟誰爲不孝弟故不得已取諸爵誠以有爵之人或從讀書明理來中而問明理誰爲不明理故不得已取諸爵誠以有爵之人或從讀書明理來而立身行道光前裕後之事庶幾其終有望焉若使衣冠其身而禽獸其心處不齒於鄉論出有玷乎官箴雖俾主廟祀而問心內慚正恐頹泚之欲下也既無以對祖宗又何以眼同宗無爵者之心然則膺是任者豈不難而宜愼也哉

余不自揆稽之於古以禮祀其祖宗而歲之於後以義迪其子孫禮有常儀義無定法守其儀而變通其法爲余家私祀之權禮非敢以是爲通禮也若通禮則有紫陽之家制在焉

合修八蜡藏山文子廟碑記 庚辛

近治城百數十武絕河而西八蜡文子廟相比建然其廟各垣而環以故祭祀各以時舉廟之興廢亦各從鄉人士之向背以爲盛衰而蜡廟乃漸卽於頹不治蓋蜡神之祀通宇宙而藏山嘗爲文子藏跡處故孟人祖豆文子尤崖翌其規制與隘皆不足以展犧牲之陳周趨蹌之節且廟門俯瞰於河河水嚙其趾甚急不修且壞乾隆某歲紳士民群協於謀復有事文子廟敞厥地基易廡增缺壯麗輝煌一修神觀并修蜡廟如制遂毀垣而合之以祀於通院合之何義乎曰是皆加惠於民而有利社稷者也法社土神祀配勾龍稷穀神祀配后稷八蜡肇伊耆氏其祀先嘗以下及坊庸咸與嘗主稼穡義通乎稷坊隄也庸瀦作風雲雨露以廟食於茲土固宜與先嘗諸祀前後相配參古之論祀法者皆有功烈於民及民所瞻仰與財用所自出非此族不在祀典八蜡與文子其族從合而祀之誰曰不可況八蜡次社稷通立國里有司設主祭不問長幼論爵之有無有爵則序貴賤爵同其敬率在官而文子脊雨境內鄉人之望歲者里尸戶祝童叟皆以爲憲敬率在民今合之而祀則同祀罔異官民修則同修亦無偏修偏廢之舉以取怨恫於神明也用是協神道而宜人情俾時和年豐百穀順成其造休於神人固大工訖率龐石君士鄉求記余惟廟之修廢突紀於碑林立而合之自今始春秋嘗始事故余之作記也獨於合修三致意善始也

王石和文卷之九終

文鈁 千之首 華堂 主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西郭先生序黃時敘詩文曰於前古後今上天下地之間一往無非陳迹區區功名文字電光石火曾不足當達觀者之一瞬而欲與山高水長共爭不朽此固萬萬不能抑亦可以不必也嗚呼傷矣夫士不幸無所見於功名僅僅以文字鳴固已可哀乃併此而埋沒於荒野蔓草中歷二百餘年而無人爲之表襮造物忌才無乃太甚然精神之所寄豈諸寶玉甎藏於地自有不忍泯滅者在故吾謂不能者而可能不必者而可必如西郭先生之詩文是也西郭爲曾邨先生之子曾邨遭史案幾死西郭奔走求救幸得脫難其後見父書必哭見母所種樹值花開必哭人稱爲萬孝子而困心橫慮之餘默坐萬卷樓頭感憤激越又復走馬中原放舟長江寄懷吟嘯所謂以黃河華嶽諸名勝發洩仁人孝子之思先生有焉若第目爲郊寒島瘦中人豈知先生者哉余得先生文鈔凡四十三篇雜著五篇於童柘叟校以伏跗室藏勉力堂煙嶼樓本付諸梓俾不至如電光石火閃鑠而無覩當亦先生所深快者也是爲序後學張壽鏞

鏞時民國十九年十一月

于之草堂編年文鈔序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鄞縣志傳

萬承勳字開遠號西郭父言以修明史出令五河龍官論死撰墓志全祖望獄急承勳年少胥吏故人裹金五千以與承勳言得贖免死承勳前往收父時陝中開贖例言之欺之侵蝕其半未之上也言歸而陝撫移咨浙撫追贖金之未足者承勳大窘全祖望撰墓志陳無以為計將自承匿金罪幸代父死其友陳坊舊然挾之行望門求援崑山徐乾學素重言為代輸其半諸父友復醵金輸其半錢志○案國朝詩鈔小傳作入關遇故人子某力援之為完帑項微異事得寢走馬中原下痛既定出行篋所有朗誦毋前母且泣且笑曰兒即榮我以告身猶無此樂也俄雙親俱逝詩鈔承勳見父遺書必哭毋所種樹值花時必哭里中稱為萬孝子雍正五年舉賢良方正入京錢志奉特旨授磁州知府小傳以慈惠稱或不得已而用刑每對之流涕將莅事三年大吏奏課以最入覲上將用為方面承勳固辭乃命之回任墓值河隄潰水浸淫及城下日登城督民操畚鍤從事竟以勞瘁感疾暴卒蔣傳

放舟長江嘯歌以歸時小除夜半呼門入父驚喜曙牀下痛既定出行篋所有朗誦毋前母且泣且笑曰兒即榮我以告身猶無此樂也俄雙親俱逝詩鈔小傳承勳見父遺書必哭毋所種樹值花時必哭里中稱為萬孝子雍正五年舉賢良方正入京錢志奉特旨授磁州知府小傳以慈惠稱或不得已而用刑每對之流涕將莅事三年大吏奏課以最入覲上將用為方面承勳固辭乃命之回任墓值河隄潰水浸淫及城下日登城督民操畚鍤從事竟以勞瘁感疾暴卒蔣傳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目錄

冰雪集自序 康熙癸未
偕鄭性謝緒章公冀李太母文乙酉
書先正時文讀本後 丙戌
六月二日鎮海館中自責記 丙戌
送董周池之京師序 丙戌
送陳山學之漳浦序 丙戌
祭戎午庭先生文 丙戌
餘姚黃時敘丈詩文序 己丑
王刻公先生墓誌銘 癸巳
祠堂三遷始末 乙未
恭壽堂藏書記 丙申
澧州彭泲東先生山海吟序 丙申
李東門續刻四明四友詩序 丙申
送地師鄭明暹序 丁酉
千之集自序 丁酉
餘姚黃證孫詩序 戊戌
昔山陽戴曉夫書 己亥

寄李澄百郡丞書己亥
送郡掌教褚先生還清河令赴京序己亥
哭新昌熊又寧文己亥
哭親家傅迴千文己亥
慈谿鄭氏塾中示諸子庚子
先府君墓誌庚子
寄俞艮一書辛丑
山陽戴母傳辛丑
戴補章七十壽序辛丑

山陰王公儒先生詩序再壬寅
長洲何石鼎詩序再壬寅
寄浦江司訓曾梅廳書再壬寅
郡丞趙公詩序再壬寅
高安朱太母八十壽文雍正癸卯
錢塘符幼魯詩序甲辰
潦硯銘癸巳
西郭子飲則癸巳
西郭二戒甲午
答前郡丞趙公元度書乙巳
常山王司訓八十壽序丙午
御製朋黨論擬跋丁未
勅修兩浙鹽法志進呈擬序丁未
賀中丞李公晉總督序丁未
族叔直亭先生湖山答草序丁未
祭親家張述庭文丁未
謝荀庭秋聲軒詩序戊申
二思堂跋戊申
雜著附

貓獻康熙戊辰
宋宮師爵銘癸巳
潦硯銘癸巳
西郭子飲則癸巳
西郭二戒甲午

壹玖〇册 100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

清鄞縣萬承勳開遴撰

冰雪集自序 康熙癸未

嗚呼不孝方不欲爲人何惜此區區之詩然不忍沒吾母之教也康熙己未父入京預修明史家徒壁立母遵王父命辛苦延師督兼嚴父戊辰王父就養父五河縣治挈不孝母子行父見十歲兒令搖筆爲文入勞毋毋曰兒尙能詩然爾時不孝實不知詩也辛未父遭白簡鍛鍊成獄三四年中毋命行乞海內醵金告贖當是時

父困縲紲毋疲業饘餧影躅躅悲號淚盡而詩出矣至甲戌父母生還覆巢完卵艱不得食辛巳復嚴追贖鍰秋風落日中牀上別父竄下別母踉蹌出門而詩境愈慘至京師曩時仗義如東海徐大司寇者零落殆盡思自投西安獄入關父門生李耀州再力救之得脫走馬中原放舟長江嘯歌以歸歸時小除夜半大呼叩門而入父驚喜嚲牀下毋聞從者異鄉音恐捕者偕來也手摸索帳後不得出痛既定出行篋所有誦之毋前毋且泣且笑曰兒卽榮我以告身猶無此樂也奈吾毋以十日九病之軀前後熬煎湯火中間喪我王父兼殤我一妹兩男二女疾病死亡靡歲不有昨方幸萬死一生生男復天父得風患毋聞不孝夜吟至病愁殘臘斜陽短寒對西山積雪長句歎爲不祥甫及春而毋歿歿無一語嗚呼今棄不孝十閱月矣痛念吾毋精神命脈全在不孝一身不孝無寸長半生荼苦其精神命脈全在冰雪一集倘是詩不存則吾毋二十餘年以前教不孝讀書識字一片苦心如電光石火無跡可尋矣不孝其忍乎哉爰就總帳下自序而錄之集名冰雪者夜寒甚硯

冰出視之戶外雪滿遂以名焉

周非熊曰蒼涼淒斷一字一句皆有血淚開遊詩另闢蹊徑卽此自序亦從來詩人所未有

金壑門曰如寫家書有一句說一句入情入理自成宇宙至文蓬萊可清淺此文不可磨滅

偕鄭性謝緒章公奠李太母文 康熙乙酉

嗚呼太母以副使公愛女爲儀部公冢婦爲泉堂先生令妻爲寅伯壽母人之弗如者多矣何爲遽其歿而寅伯哭之過哀性輩且爲寅伯哀之不已也性輩三人與

寅伯交惟章爲最晚性與勳幼隨家大人後謁杲堂先生卽命入閣拜見太母于太母生長閥閱兩家全盛之勢不及見而東邨砌里鹿車對挽情景歷歷可指迨先生下世見寅伯奉養太母深居簡出一切家政不以煩及老懷三十年蔗境實較前爲更迥年來性輩與寅伯爲詩各就其所居戲爲東西南北四友不時倡和往來輒起居太母嘗見太母負暄坐窗下寅伯跪抱太母膝爲孩童啼笑狀太母摩其頂以爲樂一日寅伯分饌臧獲持送失序寅伯斥之還首上太母而後已勳偶貽一

小餅寅伯劃爲三中奉太母邊及生母然後敢自食以此觀之寅伯之事太母概可知已然觀寅伯之意猶有歉然不自足者寅伯嘗謂性輩曰吾食先人舊德老母日祿養稍自慰乎故極衣食粗具非吾力也庶幾得一日是一日寅伯放達不羈之性可以山水風月中老矣而有試必與每逢賓興之會意氣勃發被放則憂形於色不可解盖有所爲而然也不然母年八十內外子孫男女數十人具有輕煖柔滑之奉亦可謂極康寧之福者矣卽就四友而論章旣弱冠失恃勳亦比年哭母年齒俱遠不及太母長抱終天之痛性雖具慶父病纏綿母子戚戚相對欲效寅伯爲安然一日之養而不可得寅伯之於太母又何所不足而生若抱無以爲養之悲歿且爲孺子之泣乎是寅伯之所歉然者方且爲性輩三人之所未暇而孝思之無窮惟性輩深知之不禁哀痛而陳辭也嗚呼尙享

周非熊曰簡淡眞樸之氣直逼震川其瑣碎描畫處更爲神似也

書先正時文讀本後 康熙丙戌

康熙戊辰先君子知五河招邑中士子數十人入署與陶子師極論俗下時文之變余聽之心煩以爲是區區與不孝會文月凡再舉有佳者輒付剞劂當是時少年剛銳視文字科名都非難事已已遇汪武曹於崑山見其官後余之閱歷于憂患也東西南北之身苟全性命卽以爲幸茲京師兩楊生邀余讀書蛟川披覽武曹先正讀本乃始服其論文之細也因錄其尤者爲三十一體附以管見問念五邑諸同志或在或亡有不可知者子

師沒於官爲名宦武曹受知特達所論文與所爲文膾
炙一時而余生養死葬本行有虧猶欲以草土餘生撝
摹佔畢亦倒行逆施之計也已後生可畏春晝方長用
敷位士兄弟其勉之哉

謝漢倬曰俯仰情深淒涼慷慨

六月二日鎭海館中自責記康熙丙戌

授徒所居斗室而面西前簷尺許不數武偪於屋後不
通一隙午後日色從窗戶入及室之半西郭子當六月
行坐俱困乃晝寢如尸搥牀而歎曰吾未死而殯乎既
不知止則思出其位妄想朋從將有無所不至者異日
果死而殯何以見先人於地下哉於是通身汗如水瀉

頗寒顫肅衣冠而起襟裙日色不啻晨霜冬月之襲人
也

陳漢倬曰是血性流露之文亦是思學得力之語南

雷一瓣香固知非開遠不能承當也敬服敬服

送董周池之京師序 康熙丙戌

余十九歲以前父官京師王父與母教余讀書爲人愛
若處子不令出門交友故雖董子周池其王父司農公
父缶堂先生與曾王父悔菴公而下三世論交而余思
一識其面不可得也二十四歲癸酉始定交於會城崔

家巷時董子初除外服負米倉皇余被難奔馳無暇及養親事然酒闌興發輒共訂走京師求所以顯其親者迄今丙戌年踰一紀兩人皆餬口蹉跎而余之再被難也父母且不幸相繼下世茲董子爲閩學使掌坊忱公名涵德清人從漳浦延之入京便道歸里念舊訂促余偕行余曰子有母七十而童顏日坐知年堂中對諸子若孫婦婁子無差等也可乎哉山學曰善吾與子勉之山學健飯歡笑所少者祿養子乘時而進在此行矣至余之於親在昔納橐賂醫皆賴朋友扶持之力視子負米而養無求於人者已相去懸甚而今尚何求哉吾惟固守

曩者王父與母不令出門交友之意以處子終老已耳既不能如子之及時行孝忍附驥尾求名爲妻子溫飽計哉獨余追憶京師當先君子著作承明與薦紳先生沈公讀載筆討論極一時人文之盛者既以幼不及侍追前後舍冤闕下三歷寒暑以淚書盡繼血之餘往來交接至今思之無可豔慕而但增懷惻董子乃得負青箱世業與公卿士大夫揖讓進退以自顯其文章應世之才將一日名動京師致身通顯榮親於未老何其幸也子勉之時不可失

謝漢倬曰抑揚反覆淒婉動人

送陳山學之漳浦序 康熙丙戌

余以先君子患難疾病告急於人顛頓狼狽甚於乞丐自去夏後絕足不事干謁嘗語陳子山學曰仰不足以事父母求之於人俯不足以治婁子又求之於人是父母妻子無差等也可乎哉山學曰善吾與子勉之山學與余生同年月後一日異姓兄弟也今年春其從兄漳浦令聿學招之屢易期七月六日始得行憶山學嘗語余曰吾之漳浦者再始爲吾父在也繼爲喪偶力不能

續也吾兄無同懷弟視吾猶己其可以妻子衣食累兄廉吏哉故居於家者六年於茲矣山學此行是亦不可以已乎然山學自少好學年近强仕既不若少年子弟富貴可誘其兄又賢者長吏之宮蕭然不異環堵無膏粱文繡可以誘其弟之心分兄之俸亦非干於人者比也山學豈遂以此行變其心哉獨余數年以來每當仰屋無聊山學屢空而委曲援救不以爲竭歡今余之仰屋無聊不減於前而迂拙加甚於前山學去而余危矣幸自語乃兄曰吾視異姓之兄猶兄也不可以久留也

華學寓書於余謂寧洋李坦菴大尹望余之至頻山學
并語乃兄以余之前說語之
謝漢倬曰寫心曲事只如說話而頓挫段落純是大
家法度絕妙絕妙
張志邑曰結構段落曲折高古而字字復眞摯如話
正非徒講史漢波瀾者所能到也
祭戎午庭先生文 康熙丁亥
嗚呼公乎公之待勳何如耆殯於西郊草再三宿矣今
始將薄奠勳豈無心肝者哉初安溪喪歸走哭海會寺
吾一擊哉遂笑而止公之補選安溪而歸也念勳貧無

以養將攜之往適先母病不得行公則欲告貸給勳一
主僕自往閩中貲或譖之曰萬開遠窮奇檮杌之人也
有且不必與況公自乏其爲此不急之務耶公叱之以
告貸不應無可與謂李寅伯曰吾甚有歉於開遠公故
有朱博士贈琴在盧心萬家勳乞之以詩公讀至豈有
廊廟志山澤聊自淑但恐楚明光所宜非豔俗作而曰
子之詩亦如此絕乎立束盧屬自往取勳負琴趨歸西
舉中堂設几啟其囊撥絃三兩聲先母驚出曰兒果得
琴耶兒詩佳矣手弄徽軫復摩勳面上欣欣然入使公
而求外出耶呼勳出欲坐勳而拜之曰吾不奇子之才
而服子之行也出手中銀二兩命多置酒自曰昃痛飲
歡呼至明日曰昃而別時有署篆某同知以舊識謁公
勳父子方畏某追捕甚公斥某坐杯盤狼籍中指勳而
目之曰此豪傑士也亦知之乎有某某附公舟同在席
者觴政至醉不能飲公戒勿睡竟鼾睡公抱堵下石重
數十斤者欲向兩睡者頭上下先君子力阻不聽抱公
腰使不得前怒益震勳徐進曰人至飲酒且不能其值
吾一擊哉遂笑而止公之補選安溪而歸也念勳貧無

未有主人也今職方公方賠補倉差事畢從京師奔喪
至耳嗚呼公乎勳父子蒙難以來受海內士大夫之恩
多矣或以力援或以財濟往往救我之急子之千金百
鎰公未嘗援我於難所推贈亦不甚豐然於彼謂之恩
於此謂之知已何哉公所以待勳者非憫其困而助之
非見其煢溺而救拯之其親愛如家人父子而尊禮誠
敬不啻對古聖賢人夫是以云然也生平於公凡三見
先君子羈留五河公從汝陽迂道過之責先君子曰君
臯中堂設几啟其囊撥絃三兩聲先母驚出曰兒果得
琴耶兒詩佳矣手弄徽軫復摩勳面上欣欣然入使公
史官是非天下今使刀筆吏弄其文墨奈何不從吾語

不予琴焉能博吾母之歡至此始勳至安溪傾囊得三十兩出贈殊有慚色顧李修仁曰此非所以待吾開遠者幸後日正長耳公乎公乎寧知此一見之後遂不可復得也哉嗚呼公之待勳誠不在此貨財餽遺之間即以此論與人以物而不自矜足矣有如公之與之而惟見其不足者乎見人之賢不嫉忌而樂道之亦已難矣有委曲鼓厲足堅修士之心如公者乎公於先君子之被論逢人訴其屈而不以天下人之毀譽爲毀譽於勳之不肖逢人頌其賢而不以一人之毀譽爲毀譽今公亡矣而勳之自立日益堅惟長守此區區者充實而光大之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期不負乎先君子是非天下之心他日可以見公於地下而已矣嗚呼公乎郊原春老紅雨亂落酒澆墳土知乎否乎隨筆記憶恍惚覩面公固知我無一字之欺也昔鍾子期死伯牙爲之絕絃子期知牙之音而公直知勳之心憶安溪時公問琴學如何勳曰方欲學之於謝漢倬別後四年李耀州澄百爲先君子代償贖鋟慕此琴勳以得之自知已者復贈之於知己今不復存矣使琴而尚在勳猶忍

彈之耶嗚呼尚饗

謝漢倬曰錯落敘來情景活現且有浩氣貫之不覺其繁如此眞摯文字豈有摹仿古人在其意中耶

黃時敘丈詩文序 康熙己丑

余初爲餘姚黃氏壻徧謁其族之長者見一丈岸幘有奇氣大不類山中人詢之乃忠端公孫南雷先生猶子時敘丈也先君子少受業先生於化安山丈爲同社友酒酣擊劒不可一世山賊起脅主軍中間試一令出沒神鬼賊知才不可留欲殺之一小卒忽作神語曰吾方成汝事今謀害某當先禍汝賊叩頭惶恐不敢加束縛因乘閒得脫當事用丈計誘賊賊就擒丈亦竟窮老荒山無復有用之者近年大嵐山哨聚官兵往勦不利余欲以丈名上之開府丈不可而止一日出詩文槀談若于卷并先君子所贈詩序屬余序之越歲餘未有以應昨夜過黃竹浦復侵曉來索余歸促乘醉登舟丈坐浦口橋不去潮退急余強與之別行十餘里酒醒念丈情同望蜀山流涕既而舟移車廠經越王將壟勾江經夏黃公墓乃破涕而笑恍然於前古後今上天下地之間

一往無非陳迹區區功名文字電光石火曾不足當達觀者之一瞬而欲與山高水長者其爭不朽此固萬萬不能抑亦可以不必也丈既無志於功名獨戀戀詩文何爲者也選以質之於丈

王剡公先生墓誌銘 康熙癸巳

剡公先生諱應玘鄞南邨曲樹下王氏其先晉於宋先生生明之季性忠孝戇直初爲諸生客同里張少司馬軍中署巢縣令七日司馬死慟哭入山爲僧後師天童晳公名元月亦曰等月字印千及師歿擲其衣鉢歸築十有四年營室無資宗廟缺焉迫失職家居悲四百年神主於後樓南鄉康熙癸卯圖爲提督府王父奉主出居西郊高祖墓舍十世清白無遺產又喪亂破家父奉王父養同懷弟三人三十年不異爨不蓄私財雖食祿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高祖武鎮坊第奉歷代

神主寄於原祠王父所隱痛今爾志歿時時流涕語不肖原祠者高祖以始祖與祖若父三代墓在滁杭屬子孫先設祭於此而後拜掃已墓非歷代神主所宜入也庚辰貸親友金僦居北城東雙橋乃設西樓三龕祖禰居中始祖至高祖高曾祖考祧廟左始祖以上所知之父凡七世親廟右高祖以下凡四世皆歷代小宗之無後者顧同居凡四姓非南鄉專祠病且革猶以爲憾歿後五年庚寅卜居南城月湖西矮屋五間中奉三廟如舊上漏旁穿又即此爲廳事先靈未安宗廟凡三播遷愁遺不肖且垂垂老矣念自始祖至吾父十二世

日歿於天童年八十其孤斗南於十月初九日奉葬祖塋側友人萬承勳爲誌銘姪顯吉鐫石皆先生治命也

銘曰下闕

祠堂三遷始末 康熙乙未

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高祖武鎮坊第奉歷代神主於後樓南鄉康熙癸卯圖爲提督府王父奉主出居西郊高祖墓舍十世清白無遺產又喪亂破家父奉王父養同懷弟三人三十年不異爨不蓄私財雖食祿十有四年營室無資宗廟缺焉迫失職家居悲四百年肖原祠者高祖以始祖與祖若父三代墓在滁杭屬子孫先設祭於此而後拜掃已墓非歷代神主所宜入也庚辰貸親友金僦居北城東雙橋乃設西樓三龕祖禰居中始祖至高祖以上所知之父凡七世親廟右高祖以下凡四世暨歷代小宗之無後者顧同居凡四姓非南鄉專祠病且革猶以爲憾歿後五年庚寅卜居南城月湖西矮屋五間中奉三廟如舊上漏旁穿又即此爲廳事先靈未安宗廟凡三播遷愁遺不肖且垂垂老矣念自始祖至吾父十二世

爲大宗忠節開於前理學經史著於後世登仕版有功德逮民不應因不肖無似并吾兒弗克繼此志也茲病寓錢塘屢起照鑑雙瞳有蝕恐遂成廢人子孫無所遵式爰敘祠堂三遷始末泣寄十一歲兒蔵前康熙五十四年歲次乙未十月既望定遠遷鄞萬氏十三世宗子承勳謹識

恭壽堂藏書記 康熙丙申

吾先世忠節傳家惟教子孫讀書明大義不以治生爲急故三百年世祿有明無恆產而多遺書桑海之交吾

祖奉曾祖避亂奉化山中舉火不繼載書以行時初見唐荊川史記漢書選本喜與師錢忠介所傳吻合晨夕參互考證伊吾聲達林谷曾祖曰爾所爲招賊者也賊果盡劫書綿其甲後吾父與季野從祖曰不飽一粥毅然磨厲史學從雲在樓陳氏借二十一史入夜無油就星月光讀之光盡則相背誦達旦其艱於致書何如已不肖幼時見吾祖冬夏手一卷丹鉛不輟每值督學使者按郡書賈至吾母必請所欲得書需價幾許典衣飾購之吾祖指不肖謂吾母曰汝質衣爲我我買書爲此兒兒雙眸炯炯類曾祖後日必能讀吾書爰補其破損訂其訛謬批注圈點務極其精而藏焉迨就養五河治吾父求覓一書必限以時日及期索還謂不肖曰恐汝父事多遺忘爲人取去或鼠傷汝將來即缺此一書也吾父初留史館十載不肖方幼書之存於家者舉爲一族父散失故在五河時藏弆甚嚴每夜燭治官書訖必簡點架上書乃就寢不幸遭難同家吾祖初歿父子奔走喪葬饑寒未暇理歸篋兩世辛苦藏書多緗素者二十年以來不肖生計枯槁一硯一墨斥賣俱盡又秉性

素篤有長物輒喜分與所親愛者然獨不敢及遺書痛念吾父在日用一篆石記書首版曰吾存寧可食吾肉吾亡寧可發吾柳子孫永無鬻熟此自可供饘粥蓋吾父之心吾祖之心也吾祖宗歷世相傳之心也惜不肖多患早衰昔之炯炯者今已茫茫矣然不肖有書而不能讀譬如田不自耕猶望農之子恆爲農耳忍以祖遺父遺之良田自我而廢哉梅雨中書屋傾圮與數兒發視爲揮涕述之作恭壽堂藏書記

彭泽東先生山海吟序 康熙丙申

前奉化大尹澧州彭公於交余之明年示以山海吟其自序曰於山見太白之高於水見南海之深於人見萬開遠之大余自維開遠何人與太白南海並稱哉人莫不有山川人物之興而爲貧病患難所奪余弱冠遭難弃走中原於齊魯不及登岱宗望渤海燕趙不及見感慨悲歌之士故所至吟咏而名勝點染絕少强年無事浪游湖北上大別山縱觀江漢恨楚材不見一人但醉歌黃鶴樓笑崔顥壓倒李白襄陽秋望恍見諸葛武侯出三顧門而惜其三分之不能一統過王粲依人杜甫之乏杖頭之資玲瓏巖太白山頂梵音洞南海近在吾几席反讓公先我入詩邨郎以兩人論余入楚失公公初至越爲詩眼界從此空闊奈何多患早衰既乏濟勝之具又亦失余去官十年忽以難再至訂交余在難中不但人物并不能肆志於山川公乃以文書驛遞之身空囊羞澀病骨支離舉太白南海萬開遠旬日之間盡歸行篋公何幸乎余前失公而今復得公抑亦不可謂非余不幸中之幸也讀公全集居官時憫農勸士語多謹飭自

邨先生敘之詳矣茲復集其近歲所作屬余選定刻之余以悲東門之才不遇於時而有此詩也東門始生周歲而孤其面如耳者八九雙目五色左顴青紅色母夫人驚欲棄之杲堂先生以四十舉子乃用髮擘去如耳者畜之稍長授讀經書不好欲與一牛東邨學稼窺其篋則藏通鑑及曹孟德陶謝諸詩先生閒集後進能詩者糊名易書試之東門竄其中每列高等余自幼知其能詩顧爲從祖母弟吾母三從妹夫又長余九歲未敢與之友

熟聞其喪父後部署家政有法捍禦外侮多奇計閩船入寧訪有彭湖臺灣諸將士喜與劇談戰功椎牛而飲居常益奇其才迨余歸自淮北東門見難後諸詩謂他日必成作手徧告里中名宿及四方往來士大夫挈之訂交南谿並酷好爲詩從遨水入郡非偕余過東門卽偕東門過余每會必成一詩未幾北溟亦從蛟川至相與窮日夜倡和東門才望日著游宦諸名流爭詣如登龍門香鑪茗椀飄然世外而洞達古今時務叩之輒應據胡牀雄辨鬚髯磔立如蜩目炯炯度出眶外分許雖八面肆應時吟哦不輟然余終不敢以詩人目之瞬息二十餘年幼者早見二毛長者白且盡矣以余之不才瓠落時或自鳴其不平東門顧笑傲於友朋山水閒經營臺榭平章風月一惟以詩自娛嘗與余走馬北上不枉見一人但暢遊西山北平掉頭南還若無意於時者豈知其閱盡江河之世故太行之人情胸中晝然如水火之不可相入而後乃吐棄一切全體沈埋於詩之中而不自惜也有相者遇東門云是海外阿羅漢化身嘗衣番僧衣踏山市中婦女兒童駭以爲鬼物或竊

就余已往所知概敘其爲人爲他年人物表中留一粉本不知南谿北溟不哂余饒舌否也

黃傳書曰若待敘事畢然後發議論便是唐以後人手筆文妙在錯落敘事卽錯落議論以詩爲經以貌爲緯以才爲線索開闔變化不可捉摸而法度天然自合司馬子長後惟韓退之有此魄力宜陳山學稱爲至文盧心萬見之肆中購之而歸也

送地師鄭明選序 康熙丁酉

余窮不能自存父母無葬地王父母雖葬而地不善杭

友吳滄濵亟稱鄭子明選淳安名師也今春聞汝國延之至寧所閱舊墓莫不中休咎數月中爲人得吉地無算形家服之如神而忌者日衆夫山川一也人目一也曷分知不知此固授受有美惡亦由所行有道與術之分也人無私心然後嘗於理自吾儒之治天下下逮農工商賈未有心不公而事得正者今人無童叟愚智皆以術相欺罔故道高一家則一家之人忌之道高一鄉則一鄉之人忌之鄭子果以道自任豈能免於忌哉乃其服之者奈何人卽至愚極陋其是非之眞心必有爝然如火不熄者此上天下地自開闢撐拄到今不爲楊墨佛老缺陷頹塌者也擴充是心可以保四海固閉之則臟腑內潰其耳目口鼻四肢必有不保旦暮者而暇排擠他人乎宜鄭子曰與余哀之而不校也抑又有進焉者鄭子行其道不流於術二三知交外寧與其貧而爲者無告者不與其席寵驕淫市井勢利者是則可以爲難矣然施仁有決擇以熱腸概之於無告之人吾之道必有所窮人固有貧不能葬其父母而僦險不足培植者其可概施之乎幸留此隻眼爲我兩世先人葬勿輕以

其道嘗試於紛紛用術之時也於其歸特爲文以送之兼寄一通質之滄濵

陳山學曰卽堪輿一道覩破世風之薄人情之險有關名教之文至其道勁蒼古深於大家者自能賞之

于之集自序 康熙丁酉

今之爲民者六農工商老佛守其道以專其業士之名冠於五民之上實則無之卽舉業一途皆欲藉此以出身亦復因循蹈襲不肯實心砥淬遠不如農工商老佛猶爲實稱乎其名吾甚恥焉少時祖父庭訓先理學經

學旁及史漢唐宋諸大家爲詩古文詞以其暇兼攻舉業自先君子難後懼再攖世網專心致志於詩者二十年顧家無一畝之產生養死葬缺然同祖兄弟近且有嚬子而食者吾忝爲宗子奈何嘯歌終老不努力爲出身計耶甲午冬選錄前明成弘正嘉朝文佐以隆萬凡數百十篇拔其尤者數十每篇讀以千過丙申夏試筆不復往時艱澀狀丁酉假館湖東張氏日搆二藝吾友陳汝登張奉璋黃千秋張炯文之徒或謂合於古人可以出而應世督學使者汪公錄遺亦邀賞識大比歸

晨夕校錄稿本名千之集非敢遂以爲是益自道其爲文之氣候得力於苦讀而取證於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義也昔聞之同里張先生英曰舉業在多作尤在多讀讀不在多篇而在多遍余經先達指授讀文必以千計而後文有氣機聯捷成進士先生幼負神童之目書一覽成誦而詩文以苦讀見效如此名之得不得聽之於天功之成不成決之於己凡民爲一事無五年十年之功欲得其利益難矣獨求名者無其功而欲得之得之其倖也而反謂功之可以不勞苟其不得則非

三四 明清書 約園刊本

誖之於命卽歸咎於主司之不知夫主司亦何不幸而爲空疎鄙陋有名無實之士予任其咎也吾年近艾吾志未衰謂者爲詩固嘗以生平之全力赴之至於二十年之久今移此全力專攻舉業不亦可乎吾友鄭性崇尚實學無志科名吾恐其道之無以達也將貽此序誘之

陳山學曰極得聖賢下學爲己心法讀此序者當錄一通以爲座銘

餘姚黃證孫詩序 康熙戊戌

余二十歲學詩於證孫之仲父直方先生余之外舅也錢飲光姜西溟兩先生見之稱先大人有子大人弗善余以爲詩未工耳再學之三年有憂患一一寄之於詩二十五歲歸自淮北見稱於證孫之王父黎洲夫子大人又弗善曰人而爲詩人可恥也余茫然無以解發經史諸子書日夕研磨以爲文大人又弗善曰人而爲文大人可恥也余益茫然迨四十三歲北上至清淮河工有衝決而余不知所以治至京師御史招撫海賊康熙壬辰十月監察御史陳公汝咸疏薦人才余不能操術以往親往海洋招賊首陳尙義推薦人才余不能操術以往

二四 明清書 約園刊本

因自念身當强仕之年倘受知聖天子試以實用非可但以詩文應也清夜悚然而起曰昔吾大人所以歷歷弗善者蓋爲此哉是時證孫亦在京師詩文外天文曆律勾股算法之學靡不習當事欲薦之朝問於余余謂少年當努力藏用以待大任何輕試乃爾耶證孫晝然而止五六年來余里居閉戶屏棄舊習有干以詩文者皆不應茲證孫以詩見質將於旬日內之關中既重於違命定其甲乙得可存者若干首復敲之曰子何技癢於此不斂華歸實爲天下用耶國家承平日久聖天子

安不忘危憂勤宵旰猶且邊陲患疥水土告警士大夫顧以焦勞屬之君父而談詩論文自標風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證孫之關中從兄趾予方以哈密軍功授渭南令證孫獨不可倣而爲之乎憶趾予與吾兩人避追京師倡和之間往往談經濟甚悉愧余年近服官未能一試也

陳山學曰語語自勉實以勉人句句自媿實以媿世是欲旋乾轉坤以維國運者非好作腐儒話也至其結構之精針線之密直逼歐曾非於此道中曾三折

其肱者請勿妄讀斯文

答山陽戴曉夫書 康熙己亥

五年失於候問實以多病疏懶之至念之心疚去年閏八月初二三兩日頭風眩暈幾斃鄭義門見資生無策代具資斧初冬薄游江右垂橐而返過常玉山復中寒幾斃臘盡到家聞先生手教先至漏下二鼓展視歡躍不已勳自癸巳京師病歸境愈困迂拙愈甚平時往來跡密者多棄之如土自念幸承家學出與賢士大夫交索居則尚友古人取資不盡於凡盜竊名譽浸淫勢利之徒即老死不相往來亦復何恨惟是濟人利物之念切切於中兼之愛才若渴喜屈已以奬人視人之不善如衣冠坐於塗炭又不忍望然去之人但見和光柔屈不知其接引苦心輒指爲僞學不可近安得二千里外別去五六年存問殷篤如先生者哉憶癸巳奉訪過承獎借有先從祖氣象竊自喜得見賞於君子益加磨厲思以仰慰屬望今去從祖歿時年紀少十五六歲而顏色枯槁鬚鬢盡白較從祖老狀百倍此亦可以驗道力之不足矣心欲奮飛淮上問先生當年得力於從祖者何在以自補其末照奈出門萬難歷久未果茲錢在此陽春煙景與知已恍若覿面茫茫俱集肺腑盡露亦自無假於修飾也委作太夫人傳非敢忘之因行述外尚須訪問遒事有爲先生口中所不能及而勳可詳及之者此非面請不能成文故遲遲到今耳炭資殊不敢當愧謝愧謝二月十五日

陳山學曰胸懷磊落光明盡露毫端

寄李澄百郡丞書 康熙己亥

自乙未冬欲赴兄益州署蹉跎到今每念兄笞母舅書至見開遞如見吾師一語輒自愧不自無地可容去冬舅母病走候廣信郡守郭開山傳令婭開府山左後兄即飄然引去名山耆迹從此大暢生平但不知三年來仍寓居完縣抑已歸內城故宅念甚念甚弟不孝不能葬親先母殯西郊十有七載地高燥塗色如故左右遍於他姓墓無兩棺可葬先君殯西山山田卑窪寒濕今殯宮黑而且陷從拆處手探之和頭已敗爛不堪每夢先君臥地上舉首撞不孝或抱持寒顫大呼救我十五

年夢象率皆如此奈不孝自癸巳京師落魄病歸拂逆狼狽祭祀蠶飧之計舉累及二三好友其一即安得積累數十金買地又數十金完葬乎傅公孝述兄左州署中論及弟葬親事嘗稱家之有無夫豈知弟之家只見無不見有何從稱得耶茲家姊夫鄭義門游北嶽弟送之曰吾所爲嶽者不在恆山在完縣十九年懸望不知稱五十餘歲勳止之曰不可先生一生任天而動其接有慮之者曰用實年入告恐不利於官應據履歷所填郡掌教烏程褚先生年八十有七選清河令赴京師咨人應事靡不出於至誠故揭諸座右曰居心自信無城府在室常思有鬼神曰但求一無愧何妨百不能人孰尊於君父事孰大於仕進而謂可隱其年齒恐先生不得見之哲亦深見先君有此子不如無子而兄之思見

肯爲亦不屑聞也客曰今之人欺天罔人以博取顯名厚實先生計不出此蹉跎至老子尙欲益之以迂乎曰是非爾所知也欺天罔人之人全體皆僞肆行無忌其心目中無所爲天也天故縱之以發其奸豢之以盡其福福盡禍卽隨之若立誠之士論是非不論休咎吾心獨知之天視爲明明照臨之天念不苟明手足不苟動謂圖蓋之所以不傾方輿之所以不爛皆於吾誠焉是賴一有不立則支架不住憂之切不得不守之嚴劉伯繩曰近日撐拄天地者在一山林椎魯之人椎魯

誠也曰山林明士大夫不能也曰二明能之者寡也吾黨方幸先生以士大夫撐拄天地而欲陷之於欺罔乎語云理直氣壯理曲辭窮以吾愛君敬君之念入而陛見敬則自然出之以小心愛則自然出之以和氣叩之而應高下疾徐中度可知也若一心見至尊一心作誑語於理不直於氣不壯勢必有失言失色之處我皇上聰明睿知凡見文武大小臣工無微不照於老成練達者恩意尤加優渥先生此時而五十餘歲雖目明耳聰步履如飛無足異惟八十七而能如此是熙朝之人瑞也州縣有司之碩果也皇上必將奉爲國老委之以大任而何有於縣令哉同舍生陳汝登曰子之論客以爲迂竇先生所樂聞也因請而序之

陳山學曰語語是愼獨要領深得蕺山宗旨證入堂

前席當拱手擧讓也

吳新昌熊文舉康熙己亥

嗚呼哀哉文寧爲各方之人結同心之友無竟日之聚作長夜之游歿不及視含歸不及執紼吾何心哉吾尙可以見吾文寧也哉君生江右我生浙東相去二三千

里去春吾歸自杭州徐弘度道君愛吾詩慕吾之爲人顧在海關使者幕中吾見今之幕客其賢者助主人爲私家利己之謀其不賢者欺主人爲自私自利之計絕不知有國有民以經濟相劘切綱紀恐又寧之不免也不敢通謁夏且仲君介石首閔雪洲至適吾家有事一茶而出送過尙書橋歷賀祕監祠至雪洲所寓關壯繆祠前作別後數日雪洲邀吾至寓君先至相對半日穆如清風不妄發一語然論及貪污官吏與土豪助之爲虐者痛心疾首如身在水火中亟稱吾今之古人當不以

初終窮達易轍索所爲文神之去錄之以寄大中丞朱公公爲君同里好友至戚平日諗公知人能得士既識吾不自私也士君子身不見用流落江湖救死惟恐不贍乃惓惓於天下人才與民生疾苦如此夫豈有所利而爲之者乎君與君患頭風甚同病益相憐惜吾初冬欲葬先人力疾游江右君首賻銀四兩歸時遇之於途知垂纊返悒悒不樂恐以此頭風增劇終不能葬先人也先是君詣杭遵至甬上述中丞公雅愛屬吾八月往謁欲預屬監司劉公寓書江右廣信郡守郭公助吾葬

費又欲延爲敷文書院師吾不可乃止公清介璧立萬仞天下士鮮足當其意獨於吾胤月入謁傾倒家世理學經史之傳冠於海內謙光下逮切切問防悔諸務與吏胥益賊不以吾爲老生迂闊無用今春且延訓其子嗚呼又寧吾何以得此於公哉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君分我以財教我以善又欲中丞公得人於我使君而宰相天下則爲國爲民求賢好士我輩何至以資格困頓至老坐視鄉鄰之關而莫之救哉獨惜君自不知醫遂爲庸醫所誤吾謂陳山學醫學有原本酷似其兄華學廷尉君但慕其人往拜不延治病嘗見君飲生薑湯駭問之云自患頭風代茶已久其剋伐元氣可知矣吾易以金銀花餽之卒不用是豈君之剛愎而然與語云禍來神昧君其昧矣乎早春因君慕蛟川謝漢倬適謝至招君一飯箸屢舉不能下顏色黧黑語言氣不接續故仲春欲詣杭吾再三戒勿行越數日見過謂病已瘥且未行窺君之意似惟恐吾堅止之者送之門數舉足將步輒復退凡病而步履倒退者必死吾固知又寧之不復見也

三月中途遇范宗垣傳君病四月初李寅伯詣杭附劄候訊不十日而省報傳凶信寅伯亦隨反謂十四日至君寓猶未斂也今中丞公已遣人歸喪矣嗚呼哀哉又寧君墳胸經濟名登史館未嘗小試旅食二十年家計惟日不足昨日夜旁皇令妻之病家人久不至疑其已死今旅櫬忽然而歸不益之病耶令予零丁孤苦誰爲教養者吾與君定交相隔如陌路人吾尚可以見吾又寧也哉今出吾之門君別時竚立處也往來橋上如握手見影入澄湖過關壯繆祠恍然初晤時君在右吾與

雪洲以次在左每念幽明異途今昔異境痛不能復行一步交不久而別何如不交別不久而死何爲輕別自今以後再會何時其夢寐乎再會何地其泉下乎吾既與君同病又年相若今君已下世吾獨能久於人世耶吾若倖而未死誓必至君墓向窀草痛哭焉君詩辭刻之傳於世以踐窀諾然君以天地之正氣古人之操修而鬱鬱不得志以至於死亦何有於詩文而名心未斷也哉吾今恨不及古人不能磨鏡而來隨哭隨憶造次成文屬漢倬書之侑以香楮之儀上瀆中丞公轉發

靈几嗚呼哀哉又寧其知之否乎

陳山學曰如寫家書瑣瑣屑屑無不備陳而以爲國爲民作一篇主腦中有主腦不嫌其詞之零碎但覺其力大如山氣大如海耳至其淒楚之音哀痛之句即未與又寧交者一再讀過亦爲之淚下

哭親家傅迴千文 康熙己亥

嗚呼哀哉吾兩人爲兒女至戚道合而心同又令子坦公視予猶父不比尋常師弟之過從何緣慳於聚晤面三會焉而君即終憶十二年前吾與坦公登候濤山而觀海適君墓祭望見首容坦公曰此某之生父也班荊敘款山花映紅時坦公據文壇而稱飛將氣盛於釜上之蓬蓬吾進之以大道斂翮藏鋒乃思扶搖直上以顯榮父母走京師而病集於躬吾挈之南下卒乎舟中停櫬報訃過吾忽忽勉君善視諸孫典曲解伯氏不覺抱頭大哭而忽及蒼穹嗚呼此其再見也固疑色昏氣沮君將日就乎龍鍾迨櫬歸故里吾方祀事於寒宗匝歲逢其忌日登堂訪其殯宮見君之侍伯氏也怡怡白首酒食必恭既舁勘而女作亦儉樸而可風爰因孔李而爲

秦晉愧吾兒之非叔寶異日仰冰清於樂公五年彈指老病交攻君固字疏於題鳳吾亦門阻於登龍冀一兩年內吾兒授室得與君伯仲潮汐相通以吾爲洛社之君實擬君爲醉鄉之無功何一朝長逝如鴻泥之歎沒無復可計乎西東嗚呼哀哉君讀書不得志田雖力而年未逢耿耿不下咄咄書空盼春光之莫至長閉塞而成冬膝前之婚嫁不了巢內之羽毛未豐反增憂於伯氏存與歿而心恫嗚呼已矣君今見坦公於地下道吾艾而愈窮君家且不能以歲至何有乎體恤其幼沖但

頭雖半白而心尙全雄天若假之以年或猶堪竭盡綿力扶持其老親稚子其成乎馬鬣之封緖長辭短奠漸倩濯君其無忘世好神相接而鑒此愚衷哀哉尙享

陳山學曰題是乃翁脈在令子簡短聲鏗淒楚之至

○結構綿密情致斐然總是韓歐手筆非敷衍韻語者可望其肩背

慈谿鄭氏塾中示諸子 康熙庚子

道不可枉故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往教則枉道矣今之師枉已徇人既始進之不正而其所以爲師者訓蒙不

過句讀授經不過時文弟子之爲人與禽不問也更有賤丈夫者以教學爲壟斷揣摹其家之好惡習尙取悅於弟子逢迎於內外上下以爲得計宜其有教書匠之稱而延師無異於雇工也殊不知此輩爲師亦令鮮仁弟子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自然日流污下釀成亂階大則弒父與君小則吮癰舐痔忘其身以及其親無所不至矣吾行年四十始知聖賢大學之道亦何敢爲人師主人念其椎魯强之再三不能固卻然世俗所謂關書終辭不受者誠不欲墮世俗師之惡習亦隱寓

可則留不可則去之意也茲立塾規五條就汝等今日切近示之非無掛漏而易於下手然爲之有二戒一曰浮一曰僞浮者面從心違所謂說而不繹從而不改雖聖人末如之何也僞者自欺欺人掩不善而著善久之不善路熟善念全無極重難返矣戒之哉其痛除積習虛受而力行之

事親第一

塾中所學學爲人也人道莫大於事親事親二字所包者廣天明地察民胞物與皆事親內事也弟子之功行

遠自邇登高自卑則自一本之親始自父母而上至所知之親生事祭葬皆是自父母而外期功以至九族凡所愛愛之所惡惡之皆是而事親必期於悅親孟子曰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舜號泣於旻天於父母是自怨其不悅於親也負罪引慝是自以爲反身不誠也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是明乎善而誠其身也夫難悅之親莫如瞽舜終能悅之何也總不見親之不是只見己之不是也又不像申生待烹匡章出妻屏子徒以自苦了事孳孳然

用鐵杵磨鍼之法致吾親於允若全其天倫之樂其斯以爲舜乎汝曹處易悅之親而不得悅親之道何以爲子何以爲人古人云臣弒君子弒父只是見君父有不是處耳省之省之

見尊長行禮第二

日見尊長行禮此人道之別於牛馬也今人上朝必拜謁上官必揖獨家庭之內缺然毋乃其心之但知有國威而不知有天性但知有勢利而不知有義理乎今每日清晨本家學生先詣尊長前揖附學者先揖尊長遍

揖而後序立揖師晚揖亦然

主敬第三

爲學莫要於主敬敬者何戒懼愼獨也合言之總是一懼字人心之喜怒哀樂以懼爲主宰猶之木火金水之以土爲主宰東南西北之以中央爲主宰春夏秋冬之以中央土爲主宰也不懼卽不敬不敬則有人心無道心汨沒其性而不能復日流爲行險徼倖無忌憚之小人近而禍及一身遠而禍及家國天下矣曲禮曰毋不敬敬吾今教汝曹且晝則學立每清晨各背書詣師南面立弟子東面立鞠躬垂手

目不游揚每膳後拱手斂容徐學坐每下午拱手斂容肼棄一膳至乃已學行行三百步師殿其後學坐亦如之切問見東面侍坐隨師提醒限點兩枝線香時候倦者用竹版扑其肩背有寢不戶又曰寢不言臥後側著身子凝神定氣只管去臥醒則考驗昨日所爲之得失卽打點本日旦晝之所爲

飲食則學飲食

飲食之義貴擇貴節與人共則遜當坐臥飲食服佩隨時檢點便是主敬下手工夫孔子所謂操則存也

厲廉恥第四

服佩則學服佩儒有儒服貴樸雅莊戒忽爲紈袴驕奢惡少佻達妖冶之習佩則玉以象德器以備用勿可揩紳可書此皆有裨於實學一切聲色荒淫游畋馳騁及角勇鬬狠諸物悉屏絕之

廉者廉隅也器無廉隅則敧敝而不成其爲器人無廉隅則頹廢而不成其爲人矣恥者由心而生者也中庸曰知恥近乎勇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生於憤憤生於恥人苟鮮恥則必寡廉寡廉鮮恥是爲禽獸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爲鄉人則近於禽獸爲舜始全其爲人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有不爲知所恥也不爲鄉人乃可以爲舜體之以仁約之以禮自雞鳴而起孳孳爲善那得有寡廉鮮恥

之事

虛心自反第五

人必自反而後能進德亦必虛心而後能自反苗民逆命而脩文德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天王聖明臣罪當誅所求乎子臣弟友曰正未能人加我以橫逆曰我必不仁必無禮必不忠聖賢血脈路頭全在反求諸己人能反求則正己而不求於人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無人而不自得卽此便是無我卽此便是孔顏樂處一生受用不盡今人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遇事必有一我橫塞於胸中其心不虛濁你甚麼人叫他不轉喚他不醒那得有長進日子那得有快活日子汝曾非甚下愚習染亦未久及早正可挽回

先府君墓誌康熙庚子　石欽石友人李敏贈長九寸五分廣一尺三寸十六行行十七字

先考萬氏諱言字貞一號管邨鄞縣人奉化縣學生康熙乙卯科副榜考正紅旗教習期滿授知縣需次庚申欽召纂修明史授文林郎食翰林院七品俸兼修大清盛京一統志性剛直觸史館監修怒戊辰選江南鳳陽府五河縣知縣辛未計典陷之死士大夫冤之捐貲贖歸生於前崇禎丁丑歲七月初六日未時卒於康熙乙酉歲四月十六日子時先妣勅封孺人錢氏南雷黃先生稱孺人德行實佐萬氏中興生於順治乙酉歲九月初八日丑時卒於康熙癸未歲二月初四日丑時於康熙庚子歲十二月二十八日辰時合葬於鄞縣南郊祝家岸子承勳奉遺命謹誌子堉慈谿鄭性書丹

寄俞長一書　康熙辛丑

自掌教褚先生入都寄札忽忽又三年矣大暑中淸風北來如接吾兄謦欬但不知何時得一見叩首稱謝也向以褚先生相託爲其高年淸宦恐一時緩急無措故爲導引締交於賢豪耳豈知其疾病死喪祖孫相繼累兄始終其事竟至此耶弟受知褚先生實深且久自不能効一臂輓煩吾兄相爲如此其徹是弟可以藉吾兄對褚先生於地下矣然弟何以代褚先生報吾兄於生前也哉近晤傅梅南謂兄施德而不求報類如此嗚呼爲有力者所不肯爲爲人則忠矣爲己得毋窘乎杭友

吳紹登亦篤於爲善弟嘗題其小影曰剛亦不如柔亦不吐今吳階升古仲山甫身隱於市使我心苦其爲人大概彷彿吾兒而困於家累援救人往往不如其所願今且望救於人不可得弟亦累及而不能報者也兄何以獨無家累多受人之累而不至疲憊耶弟苦衰善病與妻子斷鑿晝粥度日然滿懷利濟者三十年心血與年華空付諸逝水今同宗落落數口有鬻子而食有鬻妻而祭田盜祖祠墓舍甎瓦木石而食弟不肖無似力不能救奉札吾兄及此爲之痛哭投筆辛丑六月二十五日

盧心萬曰胸中有峻嶒不可抑塞磨滅氣概方可落筆作書讀韓柳諸文皆是也蓋以書之一體作韻語峭語寒溫鋪敘語阿誰不辨此是文有無數曲折波瀾一結尤高老沈鬱特恐世眼如豆不識吾老友高老沈鬱處并不識異時能作廣廈千間萬間耳

金墅門曰西郭先生利濟之懷久而未遂偶於此書發之今年逾服官得志行道端在斯時寧徒託空談者也埴師其人法其文久矣相關七載重晤於月湖者兩月瀕行獲誦斯篇知爲天壤有數文字三復低徊俯首至地康熙再壬寅八月二十五日

山陽戴母傳 康熙辛丑

戴母邱氏父諱遜孫山陽縣諸生謂母生有異徵必昌大其家年十八歸同邑太學生某某父諱某萬歷乙卯舉人奉父至粵臺未仕以歿母不及事舅姑金氏無所出見母事之盡孝拊其背勞曰多福多男太學生母趙氏每盛怒太學母恐致老人疾跪請至終日不敢起嘗病至半年侍湯藥不離頃刻嘗曰若事我至誠願若子事若如若事我娣妯加以無禮閉戶若不聞太學歸問

炎天戶何以閉佯答曰兒女小畏暑終不令太學知撫諸側室體恤無低昂俾各相親愛諸子視猶己出天性寬和獨嚴於自律語笑不苟衣食有度相太學治生家日饒太學慷慨好施與賓人生死緩急母贊襄無閒復彌縫其缺自是太學益譽滿鄉國與太學游者多富豪任俠大率及身家落惟太學以母撙節獨全太學下世治家訓子恪守舉人太學家法諸子不安於嫡庶妄構禍釁母垂涕泣諭之以道與其子曾晟綱紀調護姻婭里黨加惠周恢安然故家門第如太學在時命曾晟擇

交當世名士延四明萬處士余五叔祖公撰先生於家講明蕺山
南雷愼獨之學身體而力行之母前後苦心歿力六十
八年卒昌戴氏門風孝友淳謹身備五福猶檢制常恐
不及曾知縣屆期念母老終身不謁選晨於母在不敢
適百里之外終年八十有五子孫曾玄男女凡百有十
六人

萬承勳曰故大學士崑山徐公諱元文總裁明史表餘姚
黃太夫人姚先夫子南雷先生母入列女傳太夫人爲忠端公稱
未亡人無奇節公謂其節不可奪大書特書益令人但

知一時激烈之難不知孤輪隻翼多歷年所事境繁變
精力耗敝欲守無才爲德之分曲全於人倚物理中此
大難也戴氏當太學初沒內顧外侮交訌百端母危石
春氷數十易草木奠安無恙丕振家聲可不謂難乎哉
後之史官其徵信於斯文

潘百爲曰謹嚴更饒事外遠致此班史之妙蔚宗所
歎爲未能者也

盧心萬曰用史法作女傳無一字不核實嚴密極有
剪裁結構之文

戴補章七十壽序 康熙辛丑 代

余弱冠與補章令叔六吉爲同舍友因識補章後僑居
杭城遇吾友漢九暨其族叔吉輝漢九一生授徒爲業
補章授徒兼善形家兩人久於杭往來跡密漢九嘗爲
余語補章王父從周先生篤於儒行傳家教子有法補
章受敬倩先生庭訓稟承肆業先行後文不專務時文
荒速之學父嘗抱痾不能起每夜分告天請以己年益
父未壯父歿痛不欲生既而曰吾不克事父其益學祖
若父爲人以慰父於地下乎故其人誠樸淳謹不染時

蹊也今自郡邑以至山邨競豔心於富貴名譽所爲率
浮而不實戴氏槎湖甲第補章爲同胞四進士後人乃
不汲汲於彼而力培根本上溯淳風其砥行淵源固在
於家學然苟非立志矯然雖堯舜不能得之於朱均也
夫吾鄉故家遺俗敦說詩禮者豈少賢父兄哉余僦倖
釋褐留館閣十餘年補章歲至杭必枉問寒舍近余黔
中歸酒罌茶椀忻接如昨惟恨漢九與六吉前後下世
顧吾兩人已抱孫行年六七十吉輝亦幸無恙團團白
首事豈偶然正當及時行樂耳今年四月二十日爲補

章古稀初度余欲爲文稱祝則黯然不樂既乃知其七
歲喪母終身負痛也親友固請乃於十一月二十一日
饗母百歲然後爲稱觴之舉蓋其天性仁孝乃爾顧余
私心猶有望於黼章與余姪開遠交爲開遠擇
善地葬父余交黼章獨不爲余生壙計乎聞令子郎耕
以養幸爲我告令子今後多種秫釀美酒歲歲生朝余
當拉吉輝過乃翁泥飲

潘百爲曰離奇天嬌宛若龍行大手筆固無尋常題
也此文不朽此翁亦垂不朽

盧心萬曰前此十數行雖序黼章未見其壽黼章也
至吾兩人行年六七十正當及時行樂機勢潑潑動
現矣卽以形家論所謂穿帳過峽也所謂嫩枝接幹
也不粘不脫直入本題方知前此十數行歷溯戴族
之老友數人存亡聚散加輔從橈棹無非爲壽黼章
而設者正序但以三五行包裹卽點出七歲喪母終
身負痛未卽稱觴意氣脈聯貫顧祖顧宗文至此乃
團聚結穴後又將擇地一事分明證應眞處處得手

法也少時愛讀歸震川魏叔子壽文謂其取境甚寬
意不窘偏能多多益善也閱此文未嘗不用此法稱
量印合之

山陰王公儒先生詩序 康熙再壬寅

人必爲詩而詩亡詩必爲唐而唐詩亡唐承漢魏六朝
鑿山通道之後任其馳騁莫非坦坦周行人以爲中正
和平之響不知其風氣使然也宋元雖多鄙俚然不效
顰西子面目自在惟明人始終摹倣唐人貌似神不似
一望神廟中鹵薄輝煌無生氣而唐之三昧熄矣詩天
籟也如鳥之在春風之在秋自然而鳴今則率意而作
強其所必有也詩道不從此絕乎壬辰癸巳間與王子
可久論詩燕臺彌目皆酬應逢迎之作因笑今人有肉
無骨有人無己可久出篋中小帙試之余驚曰法律王
右丞而氣局超邁無依傍煙火中安得此神仙乎再三
問知爲尊甫公儒先生所撰先生亦今人也抱璞守眞
性安澹泊窮且老樂與人爲善不倦惺惺於青天白日
光風霽月之中宜其聲出金石無非天籟也候至則籟

發候不至則籟收一順乎陰陽翕闢之機行所無事鴻濛之混沌雖鑿先生之混沌不鑿此千巖萬壑一片元氣團結而成夫豈偶然者哉時可久即求作序南還不果丁酉復寄原本來索蹉跎至壬寅計先生已壽開百衮人日無事焚香一鑪酬此夙願乘梅花盛開駕一葉舟載美酒至錢清登堂再拜致之爲可久慶

陳山學曰氣骨蒼古詞句遒勁是先秦兩漢文

盧心萬曰一起已定一篇之局包一篇之勢後分兩段照應一段云唐詩所以亡一段云詩所以亡入題

後分三段照應一段云唐詩所以不亡一段云詩所以不亡一段云詩所以不亡即唐詩所以不亡蓋一片元氣團結而成者乃所謂中正和平之響雖三段亦只兩段也末用餘波吟韻作結全格緊嚴矜慎仍能直達胸中所見無柔媚俗態無吞吐弱筆文之小心兼放膽者矣

長洲何石鼎詩序 康熙再壬寅

少學詩曰挾漢魏三唐選本規規然求詩於古人殊無生氣繼游三吳見鉅公才子敲金戛玉誇多鬬靡窮極工巧因求詩於今人而機愈窒迫反首茫然於燕齊秦晉之區天眞流露而所爲多感慨悲歌於詩人溫柔敦厚之教尚未有得後奔走半天下閱歷世故三十年涉蹤書史數千百卷不求合今人亦不求强合古人開眼合眼無一而非詩乃恍然於工夫之在詩外也何子石鼎之爲詩受教於吾友李聞斖曳力追風雅自弱冠已有時名於四方賢士大夫之至必虛心就正昨秋糸過吳閶款留談詩三日夜甲乙其所作性情學問具見原本顧謬愛余所談欲延至虎丘罄所未及余笑曰虎丘

佳乎哉講堂劒池尋丈天地豈若西湖號稱明聖高仰插天之峰清俯六橋之水淡妝濃抹煙景萬狀爲苑囿所絕無而僅有耶然試與子越鐵甕上金山東望大海西望長江南北以此中分蛟龍從而出沒其廣狹大小必有可辨之者詩之歷境無窮也猶是哉抑嘗聞千人石上一夕五色光燭天僧疑爲佛即之一人中坐曰吾有樓臺影落長洲苑句經今數年忽觸景成對曰簫鼓聲來短簿祠夫一時氣機湊泊佳句現此五色光可知詩之工夫果不在詩以內石鼎其於源頭活水自尋三

昧乎

陳山學曰針線綿密中又極排蕩雄放骨力超唐宋而上之○通篇不妄下一褒語極占地步子長本領亦被斯文說盡

盧心萬曰作詩敘而與之極論用工苦心於詩道者有先後所得之深淺廣狹歷境無窮乃文之正面也然有正面即有側面側面者恐正意猶有所不盡而與之觸類旁通罕譬而喻使之恍然於心目此論詩三昧亦即為行文三昧文境至此直而忽曲平而忽變起伏之奇煙雲滅沒之趣所謂引人入勝也是文之勝處在游虎丘西湖金山一段當細心分別觀之後段若再作敷衍溢幅斷斷不已非冗即贅正面與側面俱難著筆矣此卻用一故實略作指點了而不了又如國手高棋大局已定只閒閒用數著聯絡便收全勝皆作者似不經意處正是最經意處也西郭先生研精經史淵源有自故其文大段沈雄厚樸卓然有以自守一家即吾浙西湖澄潭凝碧猶不足以

擬之況虎丘為拳石盆池也耶

寄曾司訓書名安世嘉興秀水人今任浦江縣學 康熙再壬寅

庚子授徒慈谿力疾督課又遭北溟謝溪俾之戚嘔血四閱月至秋季奉札時尚未全愈而先大人臞月葬期已逼費無所措南谿鄭義門於初夏那六十金買葬地後又陸續四十金朋友之誼可謂至矣其如夙負未清所入不足償所出計無復之賣所居屋地於閶估廖氏受價一百六十金半償急債半以完葬及典月湖東韓氏屋屋價尚未足八十金不得移居而催出屋者如火又從

叔効力河工借用庫銀部行本籍變產其實無片瓦寸地本縣行查宗房勳為宗子具有結狀一從叔為土豪指使先之以匿名揭帖繼之以府縣首告誣陷勳冒房長自去年六七月間訟庭至今未結雖賴縣父母公明或可倖免無罪而屈抑狼狽為先大人落難時所未經今日夜心跳頭暈腹漲腳輭較戊戌冬奉訪更衰白不堪惟是金渾玉璞之道龍飛虎變之文雖貧老顛沛不肯讓人獨到盞從前猶看得文行是兩事今確然見天地萬物可以自我而立上下四旁本無處不均齊方

正苟落筆一用意見矯揉造作便俾愧屋漏俯慚衾影故別來所爲古文雖未必可傳要亦與年俱進詩則嫌後生效尤多不務本業戒不復作無可請教去冬接七月廿二日書囑細述近況兼寄近詩改一一及之別來三四歲歲想撥冗一月半月工夫再詣浦序詳叩先生學力行誼補我桑榆且海內助先人葬費加先生者不過四五人而先生實始之既葬且久不告終事於先生有是理乎奈日在死中求活必不能脫身并無暇寄一札寤想先生在寧八日八過吾廬今契闊動經數載

天既爲吾兩人作合寧不當始終玉成合并一處耶書來慣遲作答然愛之如獲異寶昨書日珍藏案頭倦中凡憶及便出一覽憶浦序橋梓圖燈深夜款坐終朝所談皆名世大業對此尺幅欣然成獨笑憶吾寧寓夜偕北溟三人痛飲高談歷敘古今人物毅然有所法戒則淚涔涔下斑痕紙上嗣後吾兩人相遇遇一人當作遇兩人觀即如北溟在內益勳既感由北溟交契於先生尤念天壤之大如北溟爾我眞實無妄樂與人爲善一團渾淪元氣實亦前古後今可三不可四也我輩交情如影之依形噓之通吸豈以幽明遠近間乎春日遲遲鶯花爛熳惟願我老友多方自玉年高德劭惠教無窮也勳不揣無似鄉鄰有鬬作被髮撄冠之想然非得知己一人有大力者負之而趨不敢以身試賦性復多廉恥年五十有三羞澀如處女不但不能枉已徇人即有因至前亦且逡巡畏縮故三年來撫軍朱公延訓其次子制府滿公以詩文事見招江北藩司李公欲刪訂所爲詩屬所親延致皆未能遽往天生窮骨又多病成懶偏勞苦半世無了期重遠心胸銷磨耗散每當精神魄

力不及一時興盡至嗒然不欲爲人及痛念門衰祚薄三黨困窮復豎起脊梁盡其在我爲死而後已之計嗟乎士不能兼善天下僅欲援其族黨亦已悲矣何至宗族不親睦如前所云哉自反幽獨實難以對先生今但看屋價有無訟事遲速倘夏秋間得脫去火坑必趨至浦序求一劑清涼散耳癒金華黃司訓家人之便附書問候心曲爲之一傾康熙再壬寅三月初二日

盧心萬曰見地分明皆有關世道之文但卻是直達所見原非有意於工文也凡文之不求工而自工者

當有深造自得之妙姑無論今人雖古來大家林立亦不肯輕於有所雷同因襲其謹嚴持擇如此卽作者自命何如惟古於詞必已出蓋近來壇坫諸公固數數舉似斯語吾友西郭能繼起壇坫者實聞之有素矣

郡丞趙公詩序 康熙再壬寅

世人論廊廟山林詩格判殊所謂廊廟者以金玉稱其煇煌所謂山林者以泉石文其固陋如是止耳勳以爲非眞知詩格者也士大夫身任天下事上畏天命下視

圣雲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民傷則必憂形於色情見乎辭夫是之爲眞廊廟寧第堂皇富麗表揖勞垂紳之度乎如必以此爲貴則今有人於此尺土未封一民未與宜其見之於詩者不過啼饑號寒蛙鳴蚓竅而乃志不在溫飽切切然以天下饑溺爲流露其將謂山林中必不當有此人物耶白山趙公無斁又字元度生長喬木世臣之家英華卓犖自其八九歲爲文輒壓倒流輩未弱冠佐郡寧波上臺重其才器俾署篆權關無虛日故莅任十年率賢勞於外昨冬始以兼攝海關還至本任謬采勳知詩先施下問勳覩其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

所忽自視常飲然如不足及徧觀所爲詩於敦本務實中抗懷長嘯寄託深遠或議公英年貴顯何以悲歌慷慨乃爾不知其世業青箱加以老師宿儒誨戒於國有綢繆未雨之思於家有盛滿難居之念於持躬守官有捧盈執玉冕石履冰之懼則其興會所至雖欲與山林閒散之士爭一隙之吟弄風月而不可得也公益不欲以富貴中人自居抑且不欲以詩人自命者乎十年詩積數千百首兩冬來自刪幾盡勳固請得數十首爲敘而刻之昔人云古今作者雖多必推韓文杜詩者有物主乎其間也勳第恐今之世未必能盡識韓文杜詩也

圣雲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讀公之詩者其知之否

盧心萬曰凡作眞文章未有不從獨闢見解得之非可落筆有所瞻顧囁嚅也趙公以妙齡登籍繼其祖父鐘鼎旂常功閥通守吾郡正新發於硎之時乃自公餘暇能留心篇翰墨所謂以人重其詩者不當以詩重其人矣惟先生此序直寫得恁地闊大端嚴眞稱其地望與才華也歎服歎服

高安朱太母八十壽文 雍正癸卯

雍正元年七月八日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高安朱公太母冷太夫人八十壽旦上於三月特恩加封一品太夫人賜帑金一千兩五月特晉公太子太保給假歸祝賜額曰淑範崇年聯曰柏府清風貽令子萱堂暉日慶遐齡詩扇五柄人參九斤緞子九疋香珠一掛香一餅御擇五月十八日面諭起程某向屬公治下受公知佩服太夫人令德久縅幸天之報施於是爲不爽也吾聞公王父封都憲公積德累仁敦善行不怠里中人被其澤無不願朱氏蔚興者太夫人篤生公自幼

詔以祖德公立志必榮及前人顧舊業以好施中落封公讀書明大義不事家人產太夫人幸勤仰事俯育延師教子斥奩具貿紡積以支日用又稟質素弱雖在盛夏衣被不能去綿力疾經營未嘗自言其瘁公幸早掇巍科上第由庶常改縣令人謂板輿迎養太夫人可以少安乃公令潛江則上官疾其强項視學三秦爲不供所司例金中傷幾落職仰賴聖祖仁皇帝聖明超拔卿貳即開府浙中憂封及於三代而累任冰檗自持未聞通一錢寸絲之賄爲私家溫飽計太夫人奉封公家食始終拮据使公歷歷中外二十餘年無內顧憂則公之以身許國以道事君一切身家之念屹然如山岳之不可動搖固其天姿學力純乎古大臣風度乎亦未始非太夫人之卻還蚶鮓不以甘旨累其心者益堅其操而厲其節也顧公退食之餘切切以太夫人起居爲念每家報平安猶恐其非實殊不知太夫人之劬勞無可卻病而有德自以延年即今壽登八秩方長而未艾也惟是聖天子即位勵精圖治公心膂大臣頃刻不能離左右縱請歸祝恐未必得行乃蒙特恩眷注寵錫再三先

期兩月給假又命在家二十日俾得榮君之賜與家人婦子從容上壽以爲樂則太夫人令德之所仰承夫豈易量耆歟太夫人但知盡瘁於家公但知盡瘁於國循吾分之所當爲竭吾力之所能爲非求福報而然乃報之以壽又隆之以福壽亦人所常有而福之隆則太夫人與公初願皆不及此故曰天也今而後公奉太夫人至京師仰賜第之崇高被上方之殷勤一飲一饌盡屬君恩公出則農歌喜起入則戲綵承歡太夫人其自毫而臺而期頤優游化日坐享康寧乎然吾觀公任浙中

屢迎養太夫人不一至則知年高德劭貽謀更深且遠公儀禮節略一書太夫人固未嘗不恪守三從之義遵而行之今方欲以昔之教公者遞而授之孫曾寧遽以祿養違其素志耶抑聞公客歲假歸其衣布尺不及十錢稺子有食肉稍過者輒飭之客至子弟以次侍立不命之退不敢退令子三人授田不及百畝屋僅容二竈劃廳事一角以均之可見公一生實學坐言起行確然不欺其幽獨故其得君行道欲使風俗再淳必示儉示禮由身以達之家由家以達之天下其所以壽國壽民者雖有窮盡則天於太夫人之壽亦當為公多方默佑永錫難老無疑也謹就某之所見聞質言其實為太夫人進無疆之祝云

錢塘符幼魯詩序　雍正甲辰

符子幼魯以詩文名浙中擅才子之目久矣詩為查查田太史所序深見推奬顧歎賞之嗜復問序於余憶曩者符子以梅花詩見示今投全集又并咏梅於首試與子言梅花可乎夫梅之得氣在三冬之先而吐花居百卉之上其清標逸韻夫人而愛之矣奈人情善僞至鑿其智於梅花五方風土不齊北方無梅固不足為憾好事者必强無而使之有極舟車任載之勞苑囿滋培之力不能生活一樹則於冬月裝點盆盎烘之密室未及春而曲檻迴廊香光四射夫欲供人之玩好而枝枝節節求之窮極工巧有色澤而無性靈又何怪乎綳怪大江以南徧地皆梅亦皆好盆盎中春色且假土石為山筵其地為池塘縱橫錯置以為暗香疎影在是是何見小而不見大見近而不見遠也間有高談風格放情於游覽者如聞吾杭有西溪河渚之勝則往焉如聞吳中有玄墓包山之勝則往焉即還至廣嶺羅浮亦將駸然一往自快其所聞此又以耳為目徇人好向而已無生宰一病也求迹象於聞見之中不求精神於迹象之外二病也火食未斷欲與梅為友其不稱也宜矣若果以梅花為性命則方寸之地先之以霜水揩磨繼之以雪汁洗澡夫然後廣覽洞天深入窈奥於園林半樹離落橫枝見一花一木極焉於雪滿山中月明林下見萬花合會其神風雨晦明歷其變則東籬採菊悠然可見南

山又豈必清泉白石之間終日勞勞矻矻乃是梅花主人乎符子聞之而喜曰甚哉子之言先得我心也不言詩而詩道備矣請即書此以為序

答前郡丞趙公元度書 雍正乙巳

前郡大夫趙公閣下別去經年未遑詣老夫人杭寓一問消息仲冬辱手書兼示陞見始末殊慰懸望惟聞老夫人食用窘乏去住兩難恨不能効一臂二月望前往候已先期北歸前那用清明祭掃銀不能償還為路費深用負疚今重闈安否何似弄璋在何時公費浩繁作

何措辦昨晤經歷張君述其家人目擊公在京狀坐臥益為之不寧承問近狀遲久未答今乘刖駕漸公之便縷述前後其倡隨如賓父子若公西友公所知者今猶昔也其徑有蓬蒿游無二仲止酒輟吟迴異疇昔此公所不知者也至餬口之事則饑饉連年流亡載道較公在任時尤慘士大夫貧富有無不相往來見則富有者愁歎先發自令箝口結舌其黠者握手攣蹙極論時人薄道然諾宛轉相助比即問訊經時疲弊終歸於烏有益宗族戚友之素相投契者莫不皆然勳嘗謂

九本霉水二三十甕公別時所贈硯石字幅亦入典肆中四月後二麥繼登早禾漸熟米價得減民始有起色而勳家八口仍栖艖於年豐一城四顧自仕宦貴人世家大族以至士民老佛靡不智勇交困勳不才多患老且病而致瘠餒夫復何憾痛四百年宗祐凶荒殺禮祠堂丙舍聽同祖諸弟折毀殆盡今行乞抄化無所不為不能沾溉涓滴實難為萬氏宗子居常對明鏡而悲白髮無窮志願欲盡俟之弱息顧此子每食不飽菜色槁項實不忍過責乃自先君子被難於今三十五年家中

無一事喜歲忽今夏此子受知學院彭公附入府學鄉里鄉黨輒指點史官門第蹶而復興又去夏出閤次壻曰張之祜彭公盛稱其文以冠鄭邑童子公向欲吾子成就慮吾女無以嫁故并悉以慰公若勳三十八年諸生未能博一第去年五十六歲方由增廣補入廩膳公聞之能不悲乎勳少侍先王父讀書長從先君子仕宦固嘗講貫於古今人品學術吏治民風盛衰得失以上承十二世忠節名臣理學經史之遺緒及身爲獲卵濱九死而丐生轍跡半宇內亦所至留心人物訪求經濟

諸書冀後日一當世用奈迂方成性與物多忤以貧困累天下人貲財多知己而無禮以詩文受天下人物色又買櫝而還珠嗚呼此越石父所以欲絕交於晏相而卞和氏甘刖足於荊山也天下士尚可爲哉公通守吾郡八年始以詩造訪亦目勳郊寒島瘦中人耳既見以爲賢致敬盡禮三年而不倦時有饋遺猶恨力薄不濟勳之窮嘗見勳不赴大比誘之卜親蕭衣冠侍立畫卦得賁之豕髀卜者謂孔子筮終身得此往不利終典衣裘趣之公之尊賢育才好成人之美如此使公而當用

人之任勳不且利見於天下哉別來踽踽涼涼形贈影答默坐萬卷樓頭追數壯盛以來海內先後進知交存亡顯晦音信斷絕公獨於四千里外多事之秋諄諄注念及之不禁感憤激越因述近狀而罄露生平也惟公爲親受過孝而益忠夙興夜寐深自省惕以俟黍谷回春重霑雨露始終爲交游光寵送別詩承命改第二首三四句第四首末二句今錄上兒子試牘并寄雍正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陳山學曰滿腔子不合時宜畢現毫端總由氣大物與之俱浮故不嫌其瑣碎此等文章起昌黎閒之恐亦不能不退避三舍耳○字法古句法古段落古尤妙在有段落而無段落

常山王司訓八十壽序雍正丙午代

今年八月二十九日爲常山司訓遷安王先生八十弧旦諸戚友將詣常稱祝傅子公孝京來偕謝子巖英屬余一言益公孝嘗受業於先生京來則先生快壻巖英乃諸甥也當此秋高氣清橘綠橙黃之候諸君子不憚三江九壩千數百里爲介壽計古道何可幾及然吾謂

先生之得此於諸君子者不第親情友誼有以致之也憶康熙初年先太史兄弟叔姪偕諸先輩倡明經史之學於郡中蛟川則薛五玉先生與同邑諸先輩貫穿十三經二十一史學有原本百里間應求聲氣與潮汐互相往還一時成就人文之盛煇映朝市山林大江以南推論理學文章首屈一指者必吾寧波吾寧波屬邑首屈一指者必吾鎮海先生以魯閣先生家學爲五玉高弟奉父師傳授嘉惠後進桑梓多被其澤三十年風流雲散始之講舍變爲騷壇再變而專攻時藝一切詩古

文辭棄之無用今并揣摹場屋之學荒速不堪益士品至三變而不可問矣諸君子仍一心道腴可味緬遠道爲几席酒樽茗椀上下古今不可謂非經史之源遠流長餘韻未歇也顧先生弱冠爲諸生未踰年廩於二十人之中學問經濟負鄉國盛名數十載齒登耄耋僅博儒官其屈抑自不待言然行道於天下與明道於一方何分贏縮即以余一身較論少壯受父兄師友之益約略與先生相似而二十年文學侍從徒日耗太倉之粟衡文校士亦不過就一日短長寓其激厲裁抑曾何補於教化固不若先生之從容庠序日程月課得悉心造就人才爲朝野久遠計也爰想常序羣英方上壽時見諸君子跋涉而至必欣然揖讓進退其祝堯夫之青天白日茂叔之霽月光風方長未艾耳是爲序

陳山學曰一切絳帳傳經蘇湖造士浮詞盡爲擺脫唯將先代倡明經學慨歎成文既得大頭腦尤與己身關涉洵昌黎的派末段明道一方亦得古人勉勵意

御製朋黨論跋 雍正丁未

伏讀朋黨論仰見我皇上俯燭朋黨情弊明察秋毫而屬望滿漢文武大小諸臣去黨竭忠至忠且厚爲伏而歎曰臣子當未仕之時與鄉國天下士交即當羣而不黨況委質登朝乎既以身許國務當同寅協恭不當同而不和況躬逢聖天子無偏無黨繼述於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之後更爲千載一時其可植黨營私自菲薄乎上下漢唐宋元明之世其君類多賢聖有志於古帝王之治迨其治定功成風俗氣象終不及虞夏商周蕩平正直者非盡其君不及堯舜禹湯文武也大抵爲臣

者無禹皐伊旦之學各執其意見樹立門戶君子以此自別於小人小人不爲其所容遂顯然自背於君子作好作惡黨同伐異其命意不過欲伸一日之報復取快目前不知皇皇於此即不能汲汲於彼宜乎國事罔恤日致情竅竭漏元氣耗散而植黨營私者往往終於兩敗不利於國究且不利於己人臣亦何樂而爲此乎臣究其弊之緣起語云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猶其後焉者也自其草茅誦讀先自私自利無爲國爲民之心與人交一有不合即樹黨相爭又其所爲學不能融會貫通歸萬殊萬世之聾瞶矣臣某謹跋

六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勅修兩浙鹽法志進呈序 雍正丁未

臣某奉勅纂修兩浙鹽法志進呈御覽兼請欽賜序文奉旨依部議命臣撰文爲序臣自分愚陋前者修志凜遵現行事例上體皇仁下察民隱條分緒晰總爲一十六門於一切程式典章課額經費詳載會典者不致妄參臆見略有異同惴惴然恐編纂未合重獲愆戾何敢遽爲序文聞命之下悚惶彌切伏思我皇上聖神文武德盛化隆天呈合璧之光地獻河清之瑞巷舞衢歌廓不安居樂業而聖天子視民如傷凡事關經制必使其中利弊瞭如指掌以爲天下臣民法戒如鹽爲八政食

貨之一部定天下鹽法考久已奉爲權輿茲因長蘆使臣之請命直省管理鹽法衙門一體纂輯志書垂之永久聖人之勞心誠無所不至也蓋我朝鹽法自昔皇帝洞鑒明末加派厲商妨民止照萬曆間舊額按引徵課仁皇帝英年繼統萬幾無逸尤念鹽課關係國課爲最要任事必得廉能之人不專用監察御史六十年加惠商民至詳且愼我皇上甫登大寶即於元日諭及各省鹽道令其顧名思義於八月諭各省鹽院令其崇尚節儉膺慮已出至周復於次年特諭歸併督撫令實心奉

行勿以兼理有負付託具見我朝聖聖相承經制盡善我皇上聰明膺智親炙仁皇帝久道化成罩精繼述寓事而立政任人全體皆見神明於規矩之中即鹽法一書而日月之明天地之大以實覽斯志者首睹煌煌詔令如日月之明天地之大以實心行實政其孰不感動而激厲乎抑考前明舊志創於嘉靖丁酉修於萬曆甲寅雖詮體未嘗不具要皆董是役者摭拾舊聞自爲編纂耳如斯志之啟自聖明因革損益盡由涣汗洵從來所未有也臣忝任封疆職司兼理夙夜省思力圖報稱惟有恪奉恩綸矢公矢愼以期

徹底澄清仰副聖天子邮商惠民至意其各官吏陋規與諸商濫費不敢壅於上聞者伏蒙我皇上至仁至明悉從寬典命下以來大法小廉益自悚惕諸甲商則以去其雜派又免其積逋歡聲雷動輸國課雅恐後期更請設立鹽義倉積穀以備民食大學平天下章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覩之浙中臣民愈見古經傳之言爲不謬其浙西之鹽向用差役巡緝以致奸弊叢生今請改用武職松江各場場員多力不能制今請用府佐爲場大使他如設立歸平值公平貿易禁篦戶煎鹽不得和灰土以病民此皆仰體聖心以次籌畫爲進呈凡例所未入者理合并書

賀李大中丞特授浙江總督管巡撫事兼祝壽旦序　雍正丁未代

皇帝御極之四年欽命大中丞彭城李公巡撫兩浙節鎮以來官方整肅百廢具興十一郡士習民風翕然知所法戒余從父老後親炙公政教號令皆恪遵仁皇帝

聖諭我皇上廣訓十六條至意於陛辭所請聖訓賞心
奉行盡美盡善以上副心膂股肱之寄俗泯風愆瑞徵
嘉穀治行上之朝天下封疆大臣無出其右既命兼理
鹽鹺及浙海關杭州南北兩關諸榷務復於今冬特授
浙江總督晉少司馬官屬士民歡聲雷動謂大丈夫腰
懸斗大黃金印已自得志於時公統理三院諸務爲浙
中開府從來所未有此宜如何稱慶者不知公少習青
箱輒澹泊明志毅然以天下爲己任壯盛歷部曹督
礦山左賑濟山右關中所至國賦充饒民氣和樂聖天

子知公爲先帝所器重簡任滇中鹽法旋授甸宣仍兼
督鹽筴礦務夙逋積弊蕩然一清會苗民逆命且勦且
撫不踰時奏格蓋公德量無所不備才猷無所不通上
之任公者愈繁公受任者愈敏知公者愈大公受知者
愈愼夫是以望重兩朝恩寵四國自未開府以前已印
鼛鼛而綏若若公則邀榮席寵依然儒素平生非惟特
恩異數無矜伐之心即臣心似水飲冰茹蘗猶且清畏
人知不願令聞廣譽之施於身吾父老子弟感戴聖天
子知人善任爲浙中造福令得飲和挾纊其登仁壽夫

今人爲詩但求之於字句不求之於格律而不知非詩
也即如五七言近體少陵詩中之聖議者謂其七言格
過高不甚合律格高者猶不合則卑者無論已永嘉四
靈謂五言律幸止四十字如再多一字則末如之何矣
四靈宗派王孟宋人中所僅有其矜愼如此可見詩自
有中正和平之矩一切才情腹笥舉無可自用此曹鄶
入風詩楚雖大曾不得並列於十五國也余持此論三
十年踪跡半天下斤斤語人率多面從自歎艾者蟋蟀
已入牀下動股振羽何爲哉今來武林見族叔直亭先

族叔直亭先生湖山客草序 雍正丁未

生湖山客草就避暑所至寄懷嘯咏適成近體若干首未嘗不暢所欲譚而嚴於體製精細推敲復饒事外遠致由一斑而窺全豹知俗下嘔啞固不足涴其性情也論先生以名進士起家官麗水服闋即當赴補亦何暇爲詩乃爲後令科纏羈旅吳山歷三年之久柴棗乏勾漏丹空人情在所難堪顧樂耽風月處有事如無事其襟懷可知已他日勞形案牘熟處難忘得毋如孟東野宦溧陽搜索槐蔭中乎幸多寄郵筒勿忘吾宗老孫子也

祭親家張述庭文 雍正丁未

嗚呼情莫切於垂暮之友況吾之於兄尤友之最先者而忍於永別哉吾未成童時先王父延師課舉子業師皆代作爲固館計先老伯見賜腐不堪疑非眞本囑先王父逢五十兩日招兄與能文者會課每半月從城中徐氏館歸必一視文之妍醜以示裁激吾始知自作文之苦久乃知文固以自作而甘也丁卯大比先老伯赴省寄兄於吾塾先王父視之如孫一夜風大作兄并入吾牀貼背臥自是非吾過雍睦堂即兄過逸老堂必送之渡候登岸彼此遙揖不見影而止一黃犬熟識兄至必環繞衣裾去則先詣渡口以爲常如是者五六載吾隨先王父赴先君子任所與兄別一年先老伯逝世吾庚午大比後哭奠南郊宿草兩人俱失聲比甲戌吾奉先君子歸自淮北先王父櫬至兄盤桓總帳不忍去嗣後館穀邗上幾三十年初學稚子各漸以成翁非遇歲科試及年終不得歸而兩人之跡疏矣吾念先老伯教誨恩深吾兩人異姓弟兄情切以吾女字兄長子前歲畢姻次年幸郎入學能讀祖父書吾方爲兄稱慶期兄後日蔗境無窮吾兩人暮年當再圖合併如先老伯先王父督率子孫兼及通家子弟豈知不兩年而兄長棄我哉走哭經年今始致薄奠敘次前後以當面談爲憶曩時吾家會課畢先王父怡然論文語必及理學經史兄家南牖下波稜菜熟先老伯必拉吾一飽談笑中時寓警醒吾與兄會意以目中間存亡聚散之感末後婚嫁倩形兩人往來疏密今於學問成就可慰先人者何如於朋友一道所謂切切偲偲相觀與有成者何如兄在泉下亦當有靈焉神傷者吾雙影煢然獨存何以爲懷

又吾一生多病兄惟恐吾年不永豈知反以哭兄耶嗚呼哀哉尚享

謝荀庭秋霽軒詩序 雍正戊申

余盛年歸自淮北念先君子道不容遂灰心仕進以詩自豪困窮日甚閒游閩粵徒離違膝下不足以奉甘旨三十歲外兩大人膺餟時欲薙髮入山以自罰其不孝四十五歲京師病歸重理舉子業將補失於桑榆竟先人未了之事奈精力銷耗非復爲詩時神旺氣足既自恨不可挽同每見後生晁士有具慶拈弄風月者必諄諄告以前車之鑒如謝子荀庭其一也去臘武林還里荀庭手一卷求批閱謂平日守文戒不作詩并不出游冀成名以圖祿養今吾名未就吾父客萬里外吾安得不出出則岵屺瞻望詩安得不作語畢垂以淚嗟乎哉子少年烏衣子弟生長錦繡珠玉車馬中未嘗一遭顛仆乃翁富春秋賢主人方逢迎倒屣家業亦未無論士野無冤民勤固知公之盡心報國有忠無過也

徒省會家編修叔從里中至盛稱公實心實政寬嚴並濟後勤旋里仁聲所播六縣如出一口仲秋隨視文廟聽宣講御製訓飭士子文於明倫堂講畢公復詳諭諸生自五鼓抵日出不倦每朔望會同文武上官僚屬宣講聖諭廣訓用昭法守瀕海士民八八踴躍不一年庭無訟士野無冤民勤固知公之盡心報國有忠無過也此勳謬辱薦舉考驗入謁見中懸二思堂扁額竊惟公以大儒出佐太平不以官分內外異其忠盡日勞心於合郡刑名錢穀農田水利之事入夜猶身冒寒暑巡視

城郭民得安枕而臥更有何事不盡其忠尙須補救哉
後數日延款入座極言爲政之難必無愧於心而後無
愧於民無愧於民而後無愧於君父於步履進退隨地
省思非惟不自居於忠且若救過不暇抑抑乎有遽大
夫欲寡未能之風焉至二思取義孝經爲人臣之極則
若兼取晏平仲之言平仲當日有孔子而不用至僅以
君顯斤斤一狐裘四十年豚肩不掩豆自標淸節則公
所爲忠者固非平仲之忠過亦非平仲之過也益公爲
關西鑒氣所鍾自少稟承家學修已治人務期爲本朝
家數每經時挾卷至其勤學好問較曩昔尤密往苒二

第一流人物通籍以來上受兩朝眷注益自奮厲琢磨
夙夜匪懈所以治一州一州奏效治一郡一郡奏效政
績上聞舉朝共慶得人虛左以待公則日皇皇於忠過
之間不見其克盡祇見其求補深恐以負愧吾民者負
愧吾君在公退食有二地無二心也勳菲才薄植不自
量度異日倘獲一命亦思奉此語兢兢進退以爲事上
臨民之本則公之二思及於人者廣矣家叔爲公作八

康熙庚申辛酉間陳子行六過余白雲莊爲先王父作
隸書余詢知乃其緒先生仲子當是時陳子世父子遜
檢討以博學宏詞科入翰林家世貴盛博科第易於反
掌乃無志應舉好布衣芒屩從林下先生長者游其風
標可想已數年後余歸自淮北與難兄克生文字往來
仍未納交陳子迨移居北城疊遭死喪舊難又作傴僂
無所逃命陳子顧汲汲問詩於余率皆五古類陶靖節
家數每經時挾卷至其勤學好問較曩昔尤密往苒二

十餘年彼此餬口四方不暇聚風月近歲復挾一卷求
序余方以老病窮不得食斷絕吟咏殊無心寓目到此
茲謬膺徵辟將北上陳子不得序若喪失其生平情詞
迫切因念陳子年七十有四兄弟六人磨折殆盡一子
又天喜賀季眞高尙宅在光溪上歲跋涉此地訓蒙自
活身愈健詩興愈高長余十五齡語入詩中三昧愈抑
抑自下其全體沈埋於詩實亦不可泯沒謹於瀕行前
數日出其卷窮日夜選定則五古依然如昔而五七言
近體漸近自然不落宋人窠臼益尙友王右丞私淑於

成一卷跋而歸之時雍正六年戊申初夏

李杲堂董缶堂兩先輩近日吾鄉作者林立求近體獨擅其長可以傳之不朽者吾友張志邑董次歐外陳子一人而已目前風氣自薦紳士大夫以至農工商賈類多涉獵爲詩弋取名譽名譽卒不可羈蓋上之不能有天地萬物胸襟下之又不能博資今古專致其事劃計功謀利之分陰寸陰爲之掛一漏萬左支右絀客固不能奪主也陳子世家大族聞見闊遠加以壇坫所詣確然不離其宗數十年矻矻於是宜其老而益精必傳後世無疑也其生平所與談詩者海內則嘉定趙文饒進士澧州彭泲東大尹同郡則宗正菴處士周證山進士范筆山太守徐遜三范稼軒秀才周仁伯范希聲兩孝廉與慈谿裘殷玉庶常奉化舒義仲董韋躬兩明經陳子於詩中益友念念不忘故并及之雍正六年戊申四月朔日同里萬承勳

李孟兼一樂軒詩序 雍正戊申

詩固貴自然不矯揉造作然所謂自然者非於詩求之有存乎其先者矣五行於智屬水世人鑿其智爲人於有源之水盡力鋤蔽欲搏之過顙激之在山一往無非事勿使水逆行也

雜著 附

貓讖 康熙戊辰時十九歲在大人五河縣署

署中有兔二雌雄黑色有貓三一黑色一黃白色一純
黃色余愛兔籠之書齋小竹旁日令小奴量食給之或
投以果餌或飼以芻水已而漸馴稍放之出傍晚則自
傢其籠而休焉余時坐齋頭來膝前作率衣狀必再三
乃去益五地荒陋署中僅茅屋數楹餘俱叢篁沙礫無
異山野況味此既兔性之所宜而余勤勤飲之食之雖
小物亦知感與貓之賊鼠余素所不喜以其護架上書
故畜之三貓者其始瘦甚漸而肥大鋸牙鉤爪眼如懸
鈴余固知二兔之不敵夫三貓也或謂兔善走貓不能

爲害然兔之視貓非其族類往往疾驅之其不知者以
爲鹿死誰手其知者以爲絕物太甚兔乎將不免於後
患冬且季一兔孕着初得三小兔色俱類其父母一日
母兔適他所不踰時至而小兔皆斃益黑色與黃白色
二貓嘗其旨否也及母兔痛而與之角鬬彼一貓者并
助此二貓齊擊之而母兔復幾或擬所以罪之者余謂
主謀者死二貓亦復何辭抑吾聞糾之不善不如是之
甚也有飛廉惡來而紂惡愈烈故君子歎息痛恨於助
紂爲虐者也然則純黃色者宜速殺矣不然區區鰥兔

不亦危乎
萬子曰二兔尚有一存者而三貓則俱死矣益貓之有
賊心也適足以自隕其生也雖然天下之貪殘者不一
吾願兔之豫防之也
周非熊曰胸中有一段抑塞不平處遇物抒寫之敘
述二兔三貓如星列碁布各極生動之致至論贊則
騷騷乎龍門廬陵矣
崑山朱雪鴻先生曰兩日因有俗事尊作草草讀過
然命意不凡居然作者氣概姚江有人將來定屬之

開遠爲之狂喜者累日此後多佳篇乞覓便賜教望
之望之
戊辰九月先王父孳勳至五河授以手註史記及南
雷師評點唐宋八家文先君子公餘有所作必命勳
朗誦再三有不合卽爲指出竊不自揣試筆爲此次
年質之雪鴻先生謬承奬借後四年被難號救徐健
菴果亭兩師果亭師留款先生謂飲啖豐美非少年
憂患者所宜拉歸已家晨夕提醒每夜半聞中庭泣
聲閒起伺之益先生叩首呼天欲脫勳父子於難也

勳自是咬定牙根立定脚根爲人恨薄植老無成就
檢錄舊作列此文於雜著卷首存先生批尾數語不
敢忘所自也雍正六年戊申仲春日自記

宋宮師爵銘

皇帝五十二年六十萬壽致仕家宰八十臣舉朝丹墀
手賜御酒晉秩少師銘諸爵子子孫孫永保之

瀫硯銘石產沅州瀫溪同里陳
廷尉莘學使楚簡寄

第著墨毋污白廷尉擇交如擇石

附錄 瀫溪在沅州明山去沅城北五里緣者肖龍
尾紫者肖端溪王介甫詩玉堂新樣世爭傳況是蠻

溪綠石鑄本朝始開
者沅州協鎮韓琪也

西郭子飲則

獨酌五與人酌十寒倍之得句亦倍之

康熙壬辰癸巳間西郭子在京師寓意於酒或爲之
謠曰無酒尋酒有酒必醉每醉必狂聞而自艾製此
則終身
佩之

西郭二戒 康熙甲午

一戒爲人干謁

不肖身負萬金之債家無甔石之儲然二十年硜硜自
守不敢妄見一人妄求一錢至當事者治我之人也如
我身自犯法亦當詣法堂聽其責辱無預先道謁私求
解免之理近者親友致訟欲以此相强不肖苦無排解
之才又無逢迎之術卽有時當事下詢詩文執刺往答
仰面與臺皁隸恥同鑽穴至求死不得夫我旣尙志不
事王侯而爲他人失身於輿臺皁隸此愚者所不爲也
奈何以吾輩受人牽制哉誓後概不從命

一戒與婚姻事

不肖幼奉母訓勿與人婚姻事廿七八歲時一二親族
長輩强之與議迄今尤悔交至蓋今世父母之於男女
多不能教訓其男女平日浸淫於浮薄氣習富貴者長
成驕奢貧賤者長成頑鈍至老死不可救藥無怪其配
合之後夫綱不整婦道缺然至於二姓相尤辱及媒妁
也嗣後誓不再與與則不肖死其母矣不孝孰甚焉

千之草堂編年文鈔

光緒十四年四月
商務印書局校刊

掌錄者國子司業陳公之所撰也公多識奇德强學行同蔡絛流略尤長於經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不觀偶讀一書偶聞一事單辭有徵片語微會隨用寫記時衛觀省左思之牆涸者鞏李賀之奚囊貯詩語其專勤未或過也歲月既多匪懲斯滿少所盈力老不忍棄兼欲垂示子孫少資覩記故於暮年手自裒輯分為上下兩卷名曰掌錄亦猶進笏書思便於省覽循珠記事得免遺忘者矣其中語雜雅俗義兼大小總其大要說經為多隨時採掇故不繫于事類事資溫故非務矜於奧僻若夫辨是非考同異核名實證今故則公之好學深思可概見焉哲人云蓂遺書未布公之長子明經道光載誦清芬永言手澤重今歲次甲申月建癸酉劑剛告竣實公歿後之十年也齊黯凤預問奇深慚牆面幸因雛字少窺涯略前疑舊滯事等發蒙超識篤論義深實獲衰病日積雕圬何施蠡酌莛撞敢裁茲序亦願後之學者觀公積累之精純纂集之勤至悟為山之不虧覆簣知成裘之必因集腋勉求多聞各愛日力其則不遠可忽乎哉

乾隆二十九年八月望日

受業邵齊燾謹序

卷上

四書　經
經義　經學
經說　鄭學之紕謬
傳注別名　六藝
三史　大學古本
洪範訂本　九鼎
七書　古書雜亂
贋書　古文小學
隸古　隸書
正統　族譜
姓氏宗族望房　九族三族
六親　母以子貴
適孫有諸叔而承重服　父命冠母命嫁
婚禮用羊　贊
官銜　科目科甲
出身　入仕
敎官　縉紳
禮服　衰絰
喪拜　借吉
割股　吳俗告喪

墓祭　避諱
婦人名　慶壽
六朝曁唐　天地之祭
廟號　廟像東向
東面　孔子世家
崇禮孔子　關壯繆
道學性理　內外
朱陸異同　朱子著述
上書式　文集式
文體　坊刻
書院　草堂
高齋十學士　大厤十才子
宋九詩僧　宏治七子
嘉靖七子　柳枝詞
西崑體　江西詩派
和詩　詩家用字
西洋算法　老先生大和尚
居士處士　二十四氣之名
古今分地　國號不地
吳城八門　華山仙掌
佃戶　俚語
顛倒　符瑞球

卷下　三官
神誕　斷屠行香
釋道　西方
南北宗　佛學畫派
佛典見儒書　龍
尚書敘錄云　吳草廬
羣雅　周行三訓
鄂不韡韡　飲酒溫克
三江　跋脞說
春秋三科九旨五始六輔二類七等
春秋書弒君　書妃匹
書孼女　書祭祀
書王室　春秋繁露
左傳發凡　公羊傳
禮記史載筆　筵席几
鷁舜舟罍　八佾舞
鄉黨朝與下大夫言　反坫
佩　端
敦　儒派
道號　稱謂
稱遠祖　二名

史書天文
五六天地之中合
歷代統系
年表體格
紀日
文字音聲
人身先天後天之序
韓文
栢梁詩
放生池
初喪代哭
塑像
世醫
車兩馬匹
吳越田賦
行書
乾坤鑿度
公府移文稱牒
俗語討源 共六十六條
三代以後改朔
三皇五帝
太史公位在丞相上
年號
數目字
周子太極圖
東坡用事
穀山于愼行云
射禮名物
牲牢
墓誌
紙錢
贈官
勸學之最著者
雲夢
脫白
恭同異
古語訂訛 共二十三條

四書　論語尚矣漢書藝文志有論語十二家首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壁中有兩子張故多于今一篇也大學中庸本列禮記二程子表章之朱子更定大學章次然漢藝文志禮家有中庸說二篇劉宋戴顒撰禮記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中庸單行久矣孟子書初夷于諸子韓文公始別異之以爲醇乎醇楊綰疏請以孟子與論語孝經兼爲一經以試士皮日休議學科應勳莊列而登孟子皆不果行至宋神宗始以孟子配享孔子用其書試士王安石之力也四書並行不復得而增減定于朱子之傳注其遵用朱子章句

集傳始於洪武甲子科

經　六經之稱始於禮記經解易書詩禮樂春秋六者益以孝經爲七經文翁遣司馬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是也緯書謂之內學歷代禁遏其書起于成哀之間附此七經以造僞謂之內學歷代禁遏其書至唐而後熄除樂無書益以周禮儀禮論語是爲九經唐制明經科以禮記春秋左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爲小經孝經論語皆兼通之此十一經也加孟子爾雅爲十三經之數起於近代耳莊子天道篇孔子繙十二經以說老聃荒唐之詞不可爲典要

經義　漢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分甲乙丙次第射策者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

經學　明初科舉之詔易用程傳朱本義書從夏氏蔡氏兩傳

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

四股八講之名日知錄言之甚詳以爲嘉靖後文體日變儒

廣雅書局栞

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與對策不同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詞以定高下大抵由博士者用射策由州郡舉者用對策此試士緣起也唐進士科試詩賦策論以經語爲題明經科專帖墨義白樂天作六帖本當時科舉之書凡帖以得五得六者爲通故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　掩其上下文或偏取隱僻難記者大槩如兒童挑誦之法以記誦爲能不必兼通其義至王荊公令士子就經文作大義是爲經義之始非復帖括之舊矣今曰帖括者從其朔也俗下

詩宋漢箋暨集傳春秋本三傳兼胡氏禮記則古註疏與陳澔集說不知何時盡廢其餘獨守朱蔡胡陳之傳義也又永樂間胡廣奉詔鈔五經大全皆鈔錄前人成書竄易其名易則董楷董鼎董眞卿詩則劉瑾春秋則汪克寬王阮亭載李默續孤樹　云爾又按胡氏傳者爲經筵進講箴砭國論之書明初與張洽傳竝行已而獨行胡氏以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非專求褒貶於一字一義當如是也元季有黃澤楚望者獨宗左氏以通經以其說授之東山趙汸東山屬辭諸書殆高出宋元諸儒之上惜其所爲集傳者猶爲未成之書也

易若吉乾坤終以未濟謂无疆者也尚書獨載堯以來史

遷謂百家言黃帝不雅馴而難言故也終秦誓陰然代周而興也詩周樂也以周爲主故幽殿風商殿頌逆而上異乎書之順而下也由邦國達朝廷由朝廷薦郊廟風雅頌之先後也商獨無風雅乎殆有而亡之非聖人刪之也虞夏未嘗無詩帝皇之賡歌五子之歌書載之矣孟子云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之解舊說謂時無所詠指陳靈以後無詩朱子云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將國風不得稱詩乎作蓋著作之作非作始之作也春秋之作始與絕筆獲麟之故杜氏之說近之歐陽子直付之不知以爲孔子著書隨其所得而刪修之書詩春秋皆然學者無所用心乎此亦太不求甚解矣儀禮由冠昏迄喪祭人之始終也禮記集於漢人篇次本無條貫其

首曲禮蓋使人謹小慎微下學而上達以造動容周旋中禮之詣也此則五經之始終也

鄭學之紕謬者六天郊祖禘之說以緯亂經好取漢制以證經又强改經文以合己意朱注之未厭人意者盡斥詩序也易之卦變也二儒在當時皆不免于疵議虞翻謂鄭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王肅不好鄭氏集聖證論以譏短之虞王之書惜不傳後朱子不惟象山陸氏與之捄牾東萊呂氏亦復盡各陳君舉有詩說朱子欲觀之陳不肯出貽書云長者前有長樂之事後有臨川之辨永康往還勗歎千言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浸失其本蓋刻意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觀其言當日之不

春秋通先已有注復逐條疏解之者曰疏亦曰正義序有別名題辭者趙岐孟子題辭張鎰云岐尚異故不謂之序也

六藝　所指有二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莊子天運篇史記伯夷傳漢書藝文志所指易書詩禮樂春秋也

三史　唐有以三史舉入官史記前後漢書也三史之名由來已久三國志注江表傳孫權謂呂蒙蔣欽曰孤自省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及三史所謂三史史記及前後漢史書耳今似以諸史之中三家尤長而得名失之遠矣

大學古本　未之有也下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下接所

謂誠其意者至必誠其意下接詩云瞻彼淇澳至沒世不忘也下接康誥曰克明德至無所不用其極下接詩云邦畿千里至止於信下接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下接所謂修身以後無異　李安溪云大學舊本自二程子各有更定朱子因之又加密焉訂爲今本然五百年來不獨持異議者不允自金華諸子元葉丞相明方學士以至蔡虛齋林次崖諸公皆恪守朱學而羣疑朋興遞有竄動所不能泯然于學者之心補傳其最也安溪以此謂知之至也已上爲第一章此謂之本已上爲第二章後四章如今分段共六章

洪範訂本　金仁山于五曰麻數之下繫以曰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爲五紀之傳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卽繫以斁倘無陂

古香齋書局珠

至歸其有極爲皇極經文曰皇極之敷言至以爲天下王爲箕子傳詞高明柔克下卽接七稽疑蒙恆風若下卽接九五福而以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繫焉爲五福之傳文六極六曰弱下以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繫焉爲五福六極之總

傳

九鼎　古器莫著於九鼎禹之鑄武王之遷皆見左傳楚莊王問其大小重輕戰國齊秦皆覬覦焉顏率極言其重大以止齊王之欲張儀說秦伐韓以臨周則九鼎寶器必出所謂貪三翮六翼以高世主九鼎之爲衰周禍甚矣威烈王時九鼎震飛王十九年秦昭王取入於秦一飛入泗水始皇二十年過彭城齋洞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飛入泗水之說甚怪然

廣雅書局珠

贋書　歷書有作於前代而世知之者風后之握奇岐伯之素問有作於近代而世反惑之者卜商之易傳毛漸之連山有揆古人之事而僞者仲尼傾蓋而有子華柱史出關而有尹

喜有挾古人之文而僞者伍員著書而有越絕賈誼賦鵩而有鵩冠有傳古人之名而僞者尹負鼎而湯液聞戚飯牛而相經若有踏古書之名而僞者汲冢發而師春補亡紀而楚史傳有憚于自名而僞者魏泰筆類有恥于自名而僞者和凝香奩之類有襲取于人而僞者法盛晉書之類有假重于人而僞者子瞻杜解之類有惡其人而僞以禍之者僧孺行紀之類有惡其人而僞以誣之者聖俞碧雲騢之類有本非僞人託之而僞者陰符不言三皇而李筌稱黃帝之類有書本僞人補之而益僞者乾鑿度及諸緯書之類又有僞而非僞者洞靈眞經本王士元所補而以僞亢倉西京雜記本葛稚川所傳而以僞劉歆有當時知其僞而後世弗傳者劉炫僞造連山等百餘篇上之後事發覇幾死而炫竟抵補行世見朱子語錄有本無撰人後人因亡逸而僞題者正訓稱陸機漢成徵古尚書張霸僞造舜典百餘篇上之隋文求古周易劉炫僞撰於陵子豐坊僞撰子貢詩傳箕子朝鮮本尚書徐市倭國本尚書王逢原僞撰黃憲天祿閣外史鄭昂僞撰蘇注杜詩陳師道言閻之東坡世所傳王通元經關子明易傳及李靖問對皆阮逸僞撰逸嘗以草示秦觀觀公屬草未成後人僞

公云

古文小學　二者皆有異義尚書今文古文之分文字之文謂點畫形象也對時下之文而言者篇章之文史記五帝紀贊

不離古文者近是世表贊古文咸不同年表贊爲成學治古文要刪焉蓋謂三代以上之文也後人摹古爲文亦謂古文一條以韓昌黎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也唐文粹另立古文一統雖著殊爲未妥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故凡字書謂之小學漢書藝文志小學三十五篇是也朱子編小學書而其名屬于洒掃應對之節矣

隸古　孔壁所出之書皆古文孔安國變而爲隸以隸存古謂之隸古

隸書　趙明誠跋大覺寺碑陰云右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蓋楷字也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眞正亦曰眞書自出漢碑數本問之何者爲隸何者爲八分蓋自不能分也

正統　正統之說無聞於古自王猛符融諫苻堅伐晉有此說歐陽修始立論以明之謂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東晉後魏之際五代之際而斷爲正統有絕有續章氏又有霸統之別蘇子瞻辨章說之非以全歐陽之說而謂歐陽之論猶有異乎己者歐陽子重與之己輕與之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不爲聖人之盛節則亦何必立此名而論之而辨之哉此蘇氏言外之意也儻同人亦云輕與之不若并其所標之名而去

之蓋統分正否是必弼之論也但可曰偏全耳

族譜　族譜有名者柳歐陽氏蘇氏歐譜詢生通自通三世生琮爲吉州刺史當唐末黃巢陷州縣空州民捍賊鄉里賴以保全琮以下譜亡自琮八世生萬爲安福令公于安福爲九世孫以時考之詢在唐初至黃巢時纔三百年僅得五世琮在唐末至宋仁宗纔百四十五年乃爲十八世恐無是理歐陽氏無他族混淆尚脫誤如此蘇氏自高祖以上世次俱不可考眉山有蘇由于長史味道譜尚闕之顧遠追陸終昆吾茫渺難稽之世可謂無聊之甚矣

姓氏宗族堂房　三代時有姓氏宗族之別天子因生以賜姓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嬴姒姚嬀姑妘之類是也胙之土而命之氏或氏于國則齊魯秦吳氏于謚則文武成宣氏于官則司馬司徒氏于爵則王孫公孫氏于字則孟孫叔孫氏于居則東門北郭氏于事則巫卜匠陶氏于志則三烏五鹿氏又可謂之族左傳羽父爲無駭請族隱公命以爲展氏是也然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如八元八愷出于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華氏謂之蕞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宗有百世不遷之大宗宗其繼別子者也有五世則遷之小宗宗其繼高祖者也一人之身有五宗大宗一也宗其繼高祖者二也繼祖者四也繼禰者五也大宗

之所統廣族又其支分故叔向曰肹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己姓以系百世之正統氏以別子孫之旁出族爲氏之所萃聚宗則所以綱維而聯絡之氏族近而易考姓遠而難稽故曲禮云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也三代而下無復氏族之分通謂之姓而已魏立中正品第人物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胄晉宋尤重門第有甲乙丙丁四姓用官爵爲差于是郡望著焉如琅琊王隴西李彭城劉之類也望別而爲房猶氏之別而爲族云爾歐氏譜系世經人緯用史家年表式蘇氏系聯派屬用禮家宗圖式

九族三族　古尚書說九族高祖至元孫之親鄭元注禮云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此純以父族言所謂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也戴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此兼內外親而言也杜預注左傳親其九族又純指外親言秦有夷三族之刑以三黨爲三族經說不畫一枉死幾許人矣

六親　賈誼以爲父也子也從父昆弟從祖昆弟會祖昆弟族昆弟也應劭曰父母兄弟妻子也

母以子貴　此公羊傳文也穀梁則以爲妾母于子祭于孫止考仲子之宮疏云公羊左氏妾子爲君其母得同夫人之禮穀梁知不然者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緣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鄭元云公子公之庶子是貴賤之序適庶全別安得庶子爲君卽同適夫人乎按穀梁是也公羊非也然母以子貴自

春秋已來奉爲定制矣考禮所生母服公子當父在時則練冠云父卒得服大功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父亡得申至三年士之庶子雖父在爲母皆如衆人所以不同者諸侯尊絕旁期之服不服妾故公子爲所厭降士卑則無厭也又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蓋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則公子而繼統雖父歿亦不得服其母大功而惟服緦衰後世喪服無復厭降及爲後之別貴賤一體唐太宗加母服三年不論父存歿明又易齊爲斬與父全同唐末加生母慈母服明洪武七年孫貴妃薨無子上命周王橚主其喪服慈母三年敕凡庶子爲母服三年衆子爲庶母皆期自是生母與君母一矣

適孫有諸叔而承重服

宋楊傑誌劉之道輝墓云祖夫人卒之道以適孫乞解官承重服府尹王贄留之曰按著令凡適孫爲祖父母承重者蓋其適子無同母弟以承其重者也今子先君有同母二弟已自服重喪何遽哀號杖而後起乎之道曰煇聞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重正適而尊祖考也國朝封爵令文皆子孫承適者傳襲豈有處貴者之後則封爵先于適孫在凶喪之際則重服止諸叔父耶下禮官議以煇爲然適孫有諸叔而承重自煇始煇卽劉幾爲太學澄體之文見黜于歐陽公而改名得第者也

父命冠母命嫁孟子約略之辭實無確據儀禮士冠不著父命之文但有賓三加之祝辭及字辭醴辭父不親命而出于賓

示敬栗取戰栗棗取早起脩取自脩榛聲近虔取虔于事今婚姻禮物名聲假借吉祥善事蓋本於此

官銜亦云頭銜王阮亭云家語禮運篇官有銜職有序注銜治也執轡篇云古之銜天下者以六官摠治焉故曰銜四馬者執六轡銜天下者正六官官銜之名本此封氏見聞記云銓曹聞奏之時先書舊官品于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不斷如人銜物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人謂銜尾相屬卽其義也此臆說無所據　拜官曰除筆談云除猶易也以新易舊曰除易曰除戎器戒不虞以新易舊所以備不虞也

階謂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除之義

科目科甲　科目之稱以其有目也唐凡八十餘目其中有道

侔伊呂科臨難不顧殉節蓋邦科之類舉者與應舉者亦離矣哉漢武帝時分甲科乙科丙科今無乙丙而統謂之甲以一二三區其等宋登科錄朱紫陽紹興十八年文信國寶祐四年兩榜皆有四甲五甲朱子居五甲第九十名科名之前後不足計較亦可知矣

出身　出身之名不見前史明始有進士出身之賜夫以出身隱流品之清濁高下拘墟之見也兩漢儒生掾史官寮俱出士選歸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高者以補郡縣吏後武帝興太學爲博士官置弟子其選舉補官之法約仿文翁初意元帝置五經百石卒史兩漢名公卿多從郡縣吏起家非若後世學校與銜門判分兩種人物也

入仕　吳梅村文云唐之恩蔭流外歲二千人進士不能居其十一又出身後常十年不得官惟宋之榜額數倍于唐即以解褐之期開註選輓近沿其制明由初祀以迄末造凡八十八科所放甲乙二榜累萬人

教官　宋景濂云古者設五經博士以教授所謂教授者非官名也以之名官自宋慶曆中始然有潛司所辟舉或以兼官或以士人而猶未隸朝廷也其命於朝廷自熙寧中始

縉紳　古者貴賤皆執笏有事則搢之于腰帶所謂縉紳之士搢笏而垂紳帶也亦曰薦紳禮玉藻史進象笏書思對命以備遺忘而已後乃執以爲禮唐元宗設笏囊不復搢之帶間

禮服　在首者別之爲冕弁冠通謂之冠冕制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以三十升布衣之上元下纁前後平故不爲冕而其等次於冕凡用布升數冠倍于衣又前後平故不爲冕而其等次於冕凡用布升數冠倍于衣寸三分故取其像而謂之冕爵弁制大同惟爲爵色而無旒朝服十五升故冕三十升也衣裳之制虞十二章衣裳各六周以日月星辰畫于旂旌減爲九章以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繪于衣以藻粉米黼黻四者繡于裳凡備謂之袞衣袞者言龍形卷曲也自華蟲以下凡七章謂之鷩衣自宗彝以下登藻粉米于衣而裳惟黼黻凡五章謂之毳衣衣粉米裳黼黻凡三章謂之絺衣衣無文裳惟刺黻一章而已謂之元

衣公之服自袞而下侯伯自鷩而下子男自毳而下孤自絺而下卿大夫元而已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袞衣之冕十二旒鷩衣之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元冕三旒旒所垂之玉數如其旒皆降殺以兩一命之大夫冕無旒士變冕爲爵弁衣之有元端其色則元其幅則端用正幅不斜裁在衣爲端在裳爲帷皆有襞積而無殺縫私居之深衣及裳則殺之凡衣與冠同色自袞衣下至元端章甫其色無非元者衣正色裳間色裳與韠屨同色諸侯以元冠緇衣素裳爲視朝之服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士服則謂之元端袂廣二尺二寸大夫以上皆侈袂三尺三寸　天子祭以冕諸侯朝天子以冕助祭以冕自祭用元冕大夫助祭亦冕

而自祭用朝服士自祭用元端助祭用爵弁親迎之用爵弁
所謂攝盛也

衰絰　布八十縷爲一升升言登也登者成也凡織紝之法縷縷相登上乃成緦布朝服十五升千二百縷也斬衰三升齊衰五升斬衰不緝齊則緝之大功衰者加鍛治之功但麤治而已小功衰最用功細小者也總衰者布細而疏謂之總治其縷如小功而升數少于小功總麻衰者縷之細如絲升數如朝服而縷數減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者也錫衰者麻之滑易者也升縷同總但治布不治縷所謂有事其布無事其縷也疑衰者比朝服十五升減一而已言擬於吉也衰之爲言摧也明孝子有哀摧之義廣四寸長六寸綴之于心經之爲言貫也表孝子有忠實之心首絰象頰項要絰象大帶有苴絰麻之有子者其色苴惡有牡麻絰枲麻無子者也枲是好色

喪拜　周禮大祝辨九拜五曰吉拜六曰凶拜注疏云吉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先作頓首後作稽顙稽顙還依頓首而爲之其拜體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是喪拜無不稽顙但以喪之重輕爲拜之先後至于稽首爲臣見君之拜雖俱作稽留而首與顙各別不可混爲喪拜吳下喪帖稱子稽顙拜孫稽首拜亦失考矣準古禮孫當拜稽顙耳又有專書稽顙者已比于末爲後故不成拜也亦屬無謂喪服小記大夫帶之雖總必稽顙謂先稽顙而後拜也凡禮文稱稽顙皆是先稽顙者

借吉　吳俗謂之乘凶按唐書張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言可成禮帝許之右拾遺蔣乂諫帝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吉而婚不爲少對曰俚室窮人子旁無至親乃有借吉而嫁不聞男官凶而娶是則乘凶之謬其來已久然未有男乘凶而娶者也

割股　唐書孝友傳云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父母疾多割股肉以進

吳俗告喪親年在七十上下者稱以壽終似諱言疾者此不學之兒也范甯注宋公和卒引鄭君云禮雜記上曰君薨赴于他國曰寡君不祿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君薨赴而曰不祿者臣子之于君父雖有壽考猶若短折痛傷之至也若赴稱卒是以壽終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此義可破俚俗之惑

墓祭　墓祭非古然禮記曾子問篇宗子去在它國庶子無爵而居者望墓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后祭于家則禮固有祭於墓者矣至漢明帝[illegible]朝原陵而墓祭益爲常典若周官冢人職所謂祭墓爲尸此謂有故而禱于土神非祭其先也

避諱　聞名心瞿孝子之思也過當之爲如唐人良可怪異高偕知貢舉奏舉之子德融登科而人以爲大慼以偕姓犯其

家諱也崔顥從之子殷夢知舉歸仁浦屬其弟殷夢遂欲辭官以其姓犯家諱也李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物論紛然韓公著辨正之反目爲紕繆劉昫作傳亦以斥愈蓋當時以爲觸忌固然矣宋人劉溫叟父名岳不遊嵩岱徐積父名石不御石器二者甚難人稍稍譏之至今日而家諱之避全不講矣

婦人名　古婦人亦有名禮記內諱不出門孔子母名徵在後世子孫稱其妣但言某氏不言姓某氏若卽以氏爲名而諱之者然蓋原於春秋春秋隱公三年君氏卒依左傳隱公母也爲公故曰君氏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又僖公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皆以氏字作鄭重用故子孫不敢稱也

慶壽　古隨時可爲壽無以生辰者唐明皇置千秋節後每帝皆以生辰立節風被臣庶其慶壽之造端蓋至宋孝宗爲壽皇壽錫類施澤下逮士庶婦人高年亦加版授因有增年冒恩者臺臣論列嚴保任之制其時貴賤上下遵重慶壽可知矣自是以來壽詩壽文投贈稠疊饋遺筵宴靡寧不警施報往來奔走不暇若立爲限制私家六十歲起十年一慶在官不得行此禮亦省事寔人之一端也

六朝暨唐文體多用裝頭顏黃門所謂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令人氣塞者也張伯玉屬曾子固作六經閣記前多鋪敘張不愜意語爲之云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

經也歐陽公醉翁亭記先述勝境至于泉幅後一掃去曰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皆翦截浮沈不用裝頭之法柳子厚議韓昌黎平淮西碑以爲若我爲之便用興師伐叛說起此又失之過當文章自有原委豪頭蓋面固不可輕率徑突亦非宜韓文固無可議也

天地之祭宜合宜分祭地與社是一是二千古紛紛不決請以召誥之文斷之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若非合祭天地烏得二牛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社祭土用太牢別于祭地明甚謂社卽祭地者據郊特牲也謂南北郊冬夏分祭者據周禮大司樂也二書出自漢不若準尚書之爲的也舜典肆類于上帝當亦兼祭地在內豈有攝位而不並告告祭而非正祭正祭宜從大司樂卽如其說亦見或合或分原無不可不必執一而廢二矣

廟號　尚書舜格于文祖受命于神宗歸格于藝祖此卽廟號也商有三宗見于無逸篇周不立號文武世室便是不祧之宗漢二祖四宗和安順桓先亦稱宗後爲有司奏罷之魏三祖晉三祖六宗祖宗之稱始濫矣唐宋自太祖而下罔不稱宗漢光武除新莽中興故號世祖明文皇以革除而稱祖又矣爲者要之開掛稱祖守成稱宗祖有數而宗無數有德則宗之非謂宗遜乎祖必稱祖而後致崇極也

廟像東向　宋景濂孔子廟堂議謂古者尸几筵在西祭者西

遷神南面之義元制始以太祖居中而謂唐宋之制不可依
惟當以賈公彥昭穆次序而列之
東面　古惟人君聽治之位南面餘皆以東面爲尊廟主必坐
西向東鴻門之宴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沛公北向
坐張良西向侍韓信得廣武君東向坐西向對師事之說苑
郭隗謂燕昭王曰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
材至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西面
等禮相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
臣則師傅之材至可見東面最爲驕倨北面最爲卑屈坐東
向南乃是主位與今日正相反也
孔子世家　萬厤己卯山東鄉試對策辯史記孔子世家之抵

牾者數條其不覈理者有五焉圖成不克也父已葬而疑其
墓處也母殁而殯之衢也爲高子家臣以通于景公也要盟
無適衛而遂適衛也其辦圖成曰左傳定公十二年衛靈公
墮費而史記以爲十三年史記誤也史記年表書定公十四
年孔子去魯不書月孔子世家又以爲定公十四年去魯是
自爲矛盾矣借曰非史記誤也則定公十三年衛靈公之三
十八年也衛世家書孔子來適之如魯安得謂十四年始去
魯也孔子之去殆圖成之前也何者定公十二年孔子由大
司寇攝相事于是仲孫何忌協謀墮郈與費三月政行齊人
懼遺女樂沮之孔子有去志適值十月上辛魯郊又不致膰
俎孔子遂行迨十二月而後有圖成之舉則孔子既去魯矣
異日何以折王孫賈而卻彌子瑕且魯昭之二十年齊景公
晏嬰不嘗問禮夫子乎公大悅而嬰與夫子深結矣夫子誠
去魯適齊彼其君臣固日望焉而得夫子恨晚者也胡用由
高干而通也衛靈輩面辱毋足與計適之矣爲及厄于蒲而
弟子公良孺者勇而疾闘蒲人懼矣即無盟可脫身行矣蒲
可無盟也衛可無適也而必且背盟以適之何也作春秋而
魯叛盟則書鄭逃盟則書聖人之惡負盟若此而已則爲之
其何以訓天下至于少孤不知父墓或云母爲諱之夫母奚
爲而諱也然魯可諱也魯也微在之殁是時孔子年十六或

曰二十四矣猶俟夫聊曼父之母告之而後得合窆焉解者曰證其愼也則胡不先徵在之未殁而謀之也徵在存而孔子不以問孔子長矣而徵在不以告皆理之不可解者也小司馬氏曲傅其說曰徵在嫌于少寡紇之葬徵在不知也吁何誣也窆而暴之衢幸或告之耳設無復之而告也則客喪之辱安歸哉聊人之母之說又胡以必其確然而無疑也此五者遷之不覈事理而輕信之失也又有不覈年者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二年或二十一年十一月或十月蓋公羊穀梁貫逵服虔杜預司馬貞所互執者也當其適周問禮南宮适年才十歲安能從也畏匡之時甯武子老且卒矣安得藉之以脫圍也不試故藝蓋精乎技矣乃年六十而後學琴師

廣雅書局珠

襄此何以云也夫年苟不覈則孔子贊臧紇似鼠之對才二歲耳贊子產侵小之對才三歲耳贊鄙成子反璧孫林父擊鐘樂喜哀介夫與夫南牆西濼諸事皆不滿十歲耳可遂據以爲實日事耶雖然書傳所載一覈其年則可疑者甚多矣顏子不生于魯昭公之二十一年蓋二十九年也如二十一年其尊當不若是之促也子思年六十二而前及與孔子相問荅後及爲魯繆公師是壽蓋九十餘也孟子年八十四然譜譜終于赧王二十六年逆推之至安王十七年又九十七歲也非皆可疑者乎太抵春秋左傳可憑者什之九家語十之五他若荀況孔叢子呂覽諸書多不可爲典要此潘氏通紀季本氏圖譜及編年所以交互考訂以補前人之紕繆者

崇禮孔子　漢高帝以太牢祀曲阜是時即故宅爲廟他無廟也成帝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以繼殷後非專爲孔子也元魏以孔子後爲崇聖大夫始官聖裔唐武德年國子監始有廟至開元而後郡邑皆有廟太宗罷周公祀以孔子爲先聖顏淵爲先師學校始專祀孔子又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從祀此從祀之始元宗改顏淵諸從祀者爲坐像內出衮冕服衣之又詔門弟子皆從祀列于左邱明諸人之上又追諡孔子爲文宣王贈弟子爲公侯伯宋眞宗追封孔子父母妻仁宗改封孔氏世爲衍聖公神宗升孟子侑坐徽宗以子思從祀度宗以顏曾思孟並配升子張于十哲四配十哲于是乎定元武宗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文宗封叔梁紇爲啟聖公顏子復聖公曾子宗聖公子思述聖公孟子亞聖公明太祖命去封爵諡號直稱至聖先師孔子肅宗用張璁議立啟聖祠祀叔梁紇以四配之父從祀焉　本朝雍正年加封五代尊崇之典大備無以復加矣

關壯繆　漢壽亭侯者羽解白馬之圍曹操所表封也壯繆侯者後主所追諡也忠武王宋鑒宗時封號也帝君者明神宗封福藩時有靈應而尊崇之也宜稱漢前將軍壯繆侯爲正侯之廟食姜西溟集中備言之云侯之祠在當陽者始于陳光大中唐正元十八年荆南重修玉泉寺遺廟董侹記之相傳爲其守僧藍則因緣智者大師傳而元虞集廣鑄禪師塔

紹所爲述其事者也其在解州者爲宋大中祥符時建此二廟特其生殁之地猶未及他處也自宋南渡及元賜號稱王廟祀益盛明嘉靖間賊徐海就擒著有靈異督師命立廟唐順之記謂侯廟盛于北而江南諸郡立廟自此始然則當嘉靖前大江以南尙未有祀公者矣今閩東南日本琉球諸國西北口外無不轉相崇奉姜之文云爾誠正年命府州縣皆立廟春秋有司祭以太牢禮秩幾與孔子相埒神之顯晦其亦有時乎

道學性理　道學二字見于大學非後來所稱之義後來所稱乃出于宋孝宗時鄭丙陳賈上疏標此名以詆訾朱子猶之朋黨云爾豈可以讒邪謗誹之名爲正名而史家特立道學傳乎且二字文義亦欠順學道則當矣道學何謂耶性卽理也性與天道夫子所罕言而明永樂時脩性理大全一書何爲者且性理無所不包字義與乾坤六合相似可得云大全乎以此名書良亦慎矣

內外　如云外本內末內中國而外四夷是重輕崇抑之分也于嘉言仲友諸之嘉爲提舉撫拾仲友事言其與蕊爲濫逮朱子　史載唐仲友與呂祖謙講性學仲友每折呂言朱主呂抑唐云小唐何得爾及陳亮游天台狎營妓嚴蕊賦仲友爲蕊寘之蕊偏受箠楚獄吏誘之承蕊云縱與太守有濫亦非死事然豈可妄言以汙士大夫于是一再受杖人皆重之史事果信則朱子亦有遠于坎言矣阮亭雜錄載艾集之言曰王安石列名臣錄稱其道德文章極詆蔡文忠謂得行其志論更甚三安石于安石則末減其已著之罪于文忠則巧索其未形之跡不特此也秦檜之奸乃稱其有骨力岳忠

武之死乃譏之爲橫大朱子所以甘心于蘇氏者以黨之黨也并斥薛門秦觀李廌晁補之諸輕佻不齒士類以爲期公東坡門人當取其慧興不取秦少游吉甫猶看經書少游翰墨而已而其推尊張浚全以南軒友道可謂無偏黨之私心乎伊洛父卓齋先生之葬又寔其母祔夫人于他處地理是信亦爲可議矣

朱子著述　其成書先後家禮成於四十一歲通鑑綱目八朝名臣言行錄成于四十三歲論孟集註周易本義詩傳成于四十八歲易學啟蒙考經刊誤成于五十歲楚辭集註成于六十七歲小學成于五十六歲韓文考異成于六十八歲作詔傳未竟口授蔡沈足成之

掌錄卷上

在六十九歲至七十一歲猶改定大學誠意章是年卒

上書式　秦漢人臣上書天子云昧死云死罪蓋緣覲禮三享事畢右肉袒于廟門之東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註云右肉袒者刑施于右也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爲罪之事也肉袒請罪爲臣下觀君之常儀則其稱死罪宜矣後代去此稱以其不祥也

文集式　劉禹錫序呂溫文集云古之爲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荀卿亦後其賦故子先後視二書今刻集先詩賦未知此義

文體　昔人語文體以時地而異有可爲前車之鑒者矣辛雜

掌錄卷上

凡其首尾輕重其情狀若俳優諧謔立此應彼嗚呼此何爲者哉大抵其人于學無所聞于德無所當假以文其實隨而從之者亦樂其易能無怪其禍之至此不可收拾也右兩論俱足聳聽又老學庵筆記云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厤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爲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

筆談云印板書籍唐人尚未盛爲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以後典籍皆爲板本慶歷中有布衣畢昇又爲活板時文之有坊刻楊彝子常謂十八房之刻自萬厤壬辰鈞元錄始

勞有批點白玉坊仲士驌選程墨始至乙卯以後坊刻有四種曰程墨曰房稿曰行卷曰社稿

書院　書院之名起唐玄宗時麗正書院建于朝省非士子肄業之所五代之亂天下無復學校宋初宋城富人曹誠者首捐私錢建書院即賦同文舊居為之學規曲盡人情事聞京師詔賜名應天府書院由此書院寖盛所謂四大書院者雖陽石鼓岳麓白鹿洞是也白鹿洞本唐李渤讀書處南唐即其地為學朱子為郡守而大之來學之盛出他書院右元時天下學校至二萬餘所蓋州縣學之外書院各設山長亦得稱學也明東林標榜時賢遭禁毀至　國朝雍正年奉　詔開建乾隆　詔又比諸古侯國之學焉

草堂　文選注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愛乃于鍾嶺卜宅亦以在蜀故納名焉非漫然者

高齋十學士　梁昭明太子聚文士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搡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固孔燁鮑至十人謂之高齋十學士集文選

大蘇十才子　王阮亭云十子傳聞不一江鄰幾所志乃盧綸錢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端李嘉祐皇甫曾耿湋苗發吉中孚共十一人或又云有夏侯審按發審詩名不甚著未可與諸子並論皇甫兄弟名不應有曾無再又韓翃同時盛名不應有曾無和詩　古詩有倡有和有雜擬追和之類而無和韻者唐始有

六一詩話周元龍城惟鳳江東宇昭我崛懷古淮南惠崇見之子也已而謝李交惡遂黜棣而進吳國倫又益以俞曰德張佳胤是為後七子

柳枝詞　柳枝詞白樂天為妾小蠻而作託意于詠柳屬和者只詠柳而已竹枝詞始于劉禹錫本是建平里中兒歌名禹錫病其儇儇不可分故更其詞止言風土與竹枝全無涉小杜云吳姬爭唱竹枝歌張籍江南行云夜唱竹枝留北客竹

枝之流韻屬吳楊廉夫有西湖竹枝詞王漁洋云前人亦有一二專咏竹者殊無意致宋葉水心又有橘枝詞

西崑體　唐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倡和漢上題襟集號西崑三十六體小學紺珠云三人皆行十六也

江西詩派　劉後村江西詩派云呂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內三人袁韶潘伯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存者二十四家王直方詩絕少無可采其次第則首山谷次后山韓子蒼徐師川潘邠老三洪龜父玉父駒父謝幼槃二林子仲恭叔用汪信民李商老三僧如璧可遵可善惟高子勿江之事各詳各傳有和有雜擬追和之類而無和韻者唐始有

之而不誤同有用韻者謂同用此韻耳後乃有依韻者謂如首唱之韻然不以次韻一如其韻之次叙自元白微之所謂戲韻別構新辭蓋欲以難相挑耳後皮陸踵其體天下從之然止用之律詩也東坡則古詩輒次韻矣追和陶詩亦次其韻矣集句起于宋石曼卿王介甫皆為之聯句起自柏梁梁何遜集中多聯句對一句出一句者謂之轆轤體

詩家用字　錢飲光云凡一字異音而異義者詩家用字當音與義合不得假借然古人亦有假借者朗如一中字中興之中平聲中酒之中去聲杜詩百年垂死中興時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羊祜作去聲用錢氏因之謂本當作去聲然而杜

詩他處如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漢業中興主韋經亞相傳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四中字未嘗不平聲用也中酒應去聲而唐詩寫味如中酒東坡詩序今時復一中之皆作平聲用錢氏亦云中酒之中宜作平聲恐未然也殆是詩家假借用之耳清濁之清杜詩每以對黑白等何況本同此字而不得相拘矣又如刺史諸矦貴部官列衙應以感應之應作平聲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詩以患難之難為平聲到此應當俱相留可判羊羹與縱飲久判人其醉先判一飲醉如泥同義而作判斷之去聲用俱假借而謬於義者也

西洋算法　陸深西洋有幾何用法見崇正厤書中蓋詳

論勾股之法提綱分條中丞火東更為詳註推衍極其精微火東與徐光啟之深稱利瑪竇三大弟子遠西用厤會士羅雅谷撰算法詳解一卷　姚江黃宗羲曰利瑪竇以容圓測圓割圓句股之術六藝之一也自後學者不講方技家遂私之緣飾以為神人指授吾儒一切冒之以理反為所笑珠失深淵圖象得之于是西洋政容圓為矩度測圓為八八線割圓為三角中土人讓之為獨絕閎之為違天皆不知二五之為十者也數百年來精於其學者元李冶之測圓海鏡明顧箬溪之弧矢算術周雲衢之神道大論唐荊川之數論不過數人而已　宣城諸生梅文鼎字定九著中西算學通中者中國之法西者泰西之法

老先生大和尚　老先生之稱始見于賈誼傳陳止齋云熙寧元豐之間天下學士大夫稱溫公必曰老先生今見公所遣王璽聘君詩方以是稱之則聘君之為人可知也老先生之不易承當如此不知何時為進士詞林之通號石勒稱天王奉佛圖澄彌加敬號曰大和尚大和尚之名亦未易當也今沙門一坐方丈即泰然自居二者正相類

居士處士　禮記玉藻居士錦帶鄭元解為道藝處士非朝廷之士鄉射記能和樂德順物欲以告于鄉先生君子可也鄭注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以其未仕有德曰處故名處士君子唐杜牧送許處士序云有大德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曰出也居士處士名何容易世俗以居士為在

家修行之稱處士爲無位者之通號僭矣

二十四氣之名古矣汲冢周書時訓解先雨水後驚蟄漢律厤志驚蟄在雨水前後改設置雨水後蓋自秋分水始涸立冬始冰冬至水泉動大寒水澤腹堅交春則水氣流行卦氣正月爲泰天氣下降當爲雨水二月大壯雷在天上當爲驚蟄也清明風爲八風之一此風屬巽巽曰潔齊清明有潔齊之義穀雨如雨我公田之雨穀以此時播種自上而下也讀爲上聲者非四月中小滿小如小往大來之小謂陰也四月爲乾一陰初萌而曰滿者防微杜漸之戒也芒種二字見周禮種之有芒者麥也今讀芒爲忙種爲去聲者非處暑如既雨既處之處處止也暑氣將止也讀作去非白露寒露秋屬金金

商務印書局印行

氣白者露之色寒者露之氣色先白而氣始寒也寒氣始于露中于霜終于雪雪由小而至大皆有漸也小寒大寒由豳風一之日鬻發二之日栗烈先風寒後氣寒也

古今分地曰州曰服曰畿曰國曰郡曰縣曰道曰路曰府曰軍曰司曰省唐虞五服周十二畿其輿地署同州分于黃帝虞十有二周復爲九漢以刺史部州舉六條察郡三國至南朝州漸增置然皆在郡之上隋改州爲郡唐州郡兼稱刺史與太守同明升州爲府其隸府之州秩反居太守下此古今州制之變更也春秋以前郡屬於縣戰國以後縣屬于郡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漢郡與國錯置宋以來不復有郡稱漢司馬相如諭蜀檄云檄到亟下縣道縣有蠻夷曰道唐分道以領州郡初止十道後益增多明以御史糾察十三道爲科道之道外有司道之道分轄府州皆原于唐也路之名惟宋有之府之名始于唐置都督府分統諸州宋凡有藩封及巡幸之地乃升爲府自明以來幾無不府之州矣省以元建行中書省而名軍以駐軍而名明設十三布政使司應名爲司而省之號相沿以熟至今不改

國號不地元從劉秉宗之議也議云爲秦爲漢蓋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又卽始封之爵邑是皆狗百姓見聞之陋習爲一時經制之權宜概以至公得毋少貶可建號曰大元取易乾元之義

吳城八門　八門之名不同越絕書閶婁平蛇巫胥齊匠吳地

商務印書局印行

記閶胥盤蛇婁匠齊下續經盤蛇閶胥婁封將卽匠齊閶門象天通閶闔風也又名破楚門楚在西北也胥門取姑胥山爲名或云扶子胥目懸此門故名按懸目東門而此門在西且門名皆子胥所命其說非也盤門亦作蟠門當刻木爲蟠龍以厭越也以水陸縈迴屈曲改字爲盤葑門以門外瀕水多葑田也亦曰葑門取故永安縣封禺山爲名亦曰鱉魚門婁門以直泰婁縣而名別作蒌齊門爲齊女望齊處平門一名巫門吳伐齊從此出軍因號平門一云巫咸所葬平巫聲相近故混又有赤門在盤葑之間以南面屬火得名

華山仙掌　巨靈高掌遠跡以流河曲見于張平子西京賦唐獨孤及仙掌銘極狀其形容王湜著論辨之謂峯有五崖狀堅

破品而列臼下遠望偶爲掌形耳元王履遊記謂漲向得于傳聞未嘗目見或遠望而未始迫觀也殊不知霧出于瑩溜以漸淡黃微白間之黑壁中上則五岐下則片屬岐者如指片者如掌復有細溜無數雜五岐間遠望之則惟見其大者寔有比壑破品而列哉又嶽廟南岡大跡深可三寸長四尺餘旁鐫巨靈足三字力能擘山其足跡僅如此得微不載其形乎且東峯掌形自峯端達峯底假使所傳果然則如彼大手配以如此之小足有是理耶觀履之記可知山川靈異之跡大抵影響無事實祇可供文墨士爲談助耳

佃戶　井田之制民十六受田六十歸田匹夫編戶皆上所養也天下宜無無田之人矣然而周禮以九職任萬民未嘗無佃戶者也是故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

俚語　十翼有文言周公作爾雅文雅之由來尚矣馬遷史法必擇其言尤雅者間有直書本音如夥涉爲王沈沈臣期期不奉詔之類欲曲肖其人聲口非語當如是也揚雄方言自爲一書不參他用晉以後小說家有載俚語如寧馨阿儂咄咄怪事詩詞家多承用之終非莊語宋世大儒忽行一派道學俗語有所謂常惺惺活潑潑地腔子裏尋向上去黑窣窣地太極圈兒者不可枚舉高宗時陳公輔疏論世尚程頤之文以高視闊步爲伊川之行鄙言怪語爲伊川之言以

怪語非此類乎魏了翁答張洽書云惺惺如語錄活潑潑滿腔子之類皆世俗語銘詞用此稍乖經雅欲易作存存嗚呼語錄行而文雅寖流弊至今時文用入孔孟口中矣

顛倒　識見之顛倒者公羊高以祭仲逐君爲行權曾子固以揚雄合箕子之明夷王安石以雄之仕莽合無不可之義邱瓊山謂秦檜于宋有再造功當鄭公以馮道爲大人王舒王以馮道爲伊尹蘇子瞻以程頤爲奸考官白樂天宰相以爲不公考官歐陽修進士以爲不公行事之顛倒者三國時孫吳立制斧親喪者罪大辟北齊敕道士剃髮爲沙門宋宣和中敕沙門蓄冠爲道士南漢羣臣先爲宦官官持諫鎮燕起學舍爲有司所糾范寧守豫章起學臺爲刺史王凝之所糾元

祐焚史記于國子尹天民爲教授取史記至歐陽集焚講堂下政和間著令士庶習詩賦者杖一百

符籙　漢書藝文志雜占家有執不祥劾鬼物八卷符籙之法其來已久不始于張道陵寇謙之也國語楚靈王拒諫者曰予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蓋聞之矣鬼中者鬼身也殤宮者小兒魂也此卽今樟柳人耳報法之所爲矣

七七　唐楊垂撰集喪儀其一篇云七七齋以其日送卒者衣服于佛寺以申追福李翊病其傷禮論而去之喪之有七其來久矣明代禮之會典校鑫海錄云七七之名蓋取十干循流至七則剋制且如甲子第一至第七日遇庚剋制又如庚子第一至第七日遇丙剋制更以十二支論之一日子至七

日過午爲沖一至丑至七日過未爲沖餘倣此易卦以七日來復則初爻至六爻畢七日又至于初爻亦此義也

三官　張魯爲五斗米道有疾者令其自首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若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三官之名昉于此

神誕　瀛海錄云神明乃有降誕乎以義起者也推擴則可以通玉帝生于正月初九日者陽數始于一而極于九原始要終也元帝生于三月三日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水之氣天一至三而始盛也東岳生于三月二十八日者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含兩儀之氣于其中也二十八日四七也四七乃少陽數也九天生于六月二十四日者六爲陰數四六二十四亦陰之策也老陰變少陽故應于雷神馬餘可觸類義或有未盡者多以裝塑之始爲生誕也其忠烈孝義之神皆在生眞年月也

斷屠行香　隋高祖仁壽二年詔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內爲武皇帝后斷屠斷屠始見于此西溪叢語云行香起于後魏及江左齊梁間每燃香蕝子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崔鄲奏設齋行香事無經據乃罷之宣宗復釋敎行其儀名梁以祝壽行香石晉以國忌行香宋因之

釋道　佛經傳漢明帝時西域攝摩騰等白馬馱來止于官寺御寺立精舍處之故佛廬存寺時楚王英首學其法竟以叛宗而爲浮屠能是名漸

南北宗　釋家有南北宗達摩傳五世而分北爲神秀是名漸宗臨濟最盛而北宗轉衰

畫家亦有南北宗南宗以王摩詰荆洪谷爲祖開文人筆墨游戲法元四大家皆宗之北宗以唐李思訓昭道父子爲祖極工整麗密之致南宋劉李夏馬四家明仇唐二家宗之亦南盛而北微

佛學畫派　葉水心書楊文公眞筆遺教經後云自禪教既分學者以爲不階語言文字而佛可得于是脫略經教而求所謂禪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顚倒有不堪檢點者夫學佛不由持戒而欲至定慧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于大成去洒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也王阮亭雜錄有云六朝人畫多寫古聖賢列女及習禮彝器等圖此如漢儒註疏多詳于制度名物之類也宋元人專取氣韻此如宋儒傳義廢註疏而入高元自積累而變直捷若夫朱陸之分其猶禪宗之有南北乎朱漸而陸頓者也

佛典見儒書　崔斯張吹景集云佛典中本師二字見史記樂毅傳祖師見漢書丁姬傳居士見禮記及韓非子魏志管寧傳侍者見國語及漢書眷屬見史記樊噲傳本作婣註音眷長老見漢書宰官見郭象莊子註某甲見周禮鄭元註及應劭漢官儀布施見國語供養見稽中散集煩惱見河上公老子注幢字見方言西京東都二賦荆字見釋名

龍　癸辛雜志云龍之名有三龍見而雩謂東方七宿爲蒼龍蛇乘龍謂歲星本精木爲蒼龍故歲星亦以龍名並見左傳又淮南子青龍爲天之貴神卽太歲異名王莽銅樽銘歲在大梁龍集戊辰者以歲爲歲星龍爲太歲也魏文昌殿鐘歷銘歲在丙申龍尾大火是則以歲爲太歲龍爲歲星也今按龍集者歲星所集也魏銘所指星也莽銘乃易置爲太歲今世皆以太歲爲龍集蓋名用莽銘而實用魏銘也余以爲東方蒼帝其精爲龍盛德在木名雖三而其義同原耳龍星左角爲天田所謂農祥國語農祥晨正立春日也漢高祖令郡國立靈星祠卽祭天田之神以爲民祈穀也雍正年設龍王廟祭以上春意亦本此是龍星之龍與行雨之龍無涉

尚書敘錄云聖人之書年代久遠多爲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
其眞僞惟其文詞格致之不同後之人雖悉力摹擬終無以
得其萬一之似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之不同固不待
于別白而可知班固志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
古經漢世之僞書別于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鄭重如
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
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
吳草廬澄于尚書不信古文于詩宗朱子而斥小序謂訾毀周
官者爲愚陋以儀禮十七篇爲正經居首小戴記中取二篇
大戴記中取三篇鄭氏注內取三篇凡八篇爲逸經奔喪也

中雷也禘于太廟也王居明堂也投壺也公冠等三篇也儀
禮傳十篇冠義也昏義也鄉飲酒義也射義也燕義也聘義
也此諸篇正爲儀禮之傳不以入記射義一篇雜陳天子諸
侯卿大夫士之射釐之爲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
食大夫義則用劉原父所補覲禮之義闕然用大戴朝事一
篇備其義而共爲傳十篇焉小戴記除大學中庸不論投壺
奔喪爲逸經與冠昏等義爲儀禮傳其外猶有三十六篇分
爲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深衣附
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
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
記喪而六傳傳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

周行三訓 置彼周行傳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襄十五
年左傳引詩云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
周行也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傳周至行道也箋解與卷耳
同 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毛無傳箋亦作列位言雖公子衣
履不能順時齎送幣帛行乎列位者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
反幣復禮之惠朱子槩訓爲大道于鹿鳴義順于小東淺而
少味既往既來與行彼語複至卷耳直以后妃爲采桑婦豈
左傳亦誤解乎

鄂不韡韡 傳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光明也箋云承華者
曰鄂不當作跗鄂足也鄂足猶華之光明則韡韡盛疏云華
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從來皆用箋解于兄弟
相關朱子獨用傳說
飲酒溫克 箋云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疏云包裹曰蘊蘊
藉自持含容之意經作溫古字通用內則柔色以溫之鄭亦

三江　國語子胥諫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曰環之則非松婁東三江可知矣故韋註爲松江錢塘江浦陽江

跋脞說三代正朔雖不改時與月而春秋記春無冰則固以周正紀事也石林葉氏又若左傳所記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三事以爲經傳所紀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有自用夏正者失于更改也詩中月數多用夏正書金縢秋大熟亦是夏時此爲不改時月之驗甚明但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九月十月爲不可曉子春秋三科九旨五始六輔二類七等　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

曰存三統三曰異內外也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也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也七等者州國字人名氏子是也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也皆見公羊傳疏

春秋書弒君　三十條除爲內諱賢弒而書卒者三襄七年十有二月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子驷使賊弒之而以瘧疾赴昭元年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實爲圍所弒　哀十年三月戊辰齊侯陽生卒魯會吳伐齊齊人弒悼公赴于師以卒　書盜殺者一哀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書國弒者四文十八年冬十月齊弒其君商人　文十八年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書妃匹　隱公已上娶于宋桓莊僖文宣成娶于齊襄娶于胡昭娶于吳定哀不著所娶歸賵考宮爲妾僭適之始然稱名未假借也禘太廟致夫人由僖公尊妾母成風始後敬嬴定姒謚號儼然小君矣惟哀公母卒于哀公未立之前不得僭夫人耳母以子貴由來已久與禮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義正相反桓夫人淫亂賊夫莊公不懲復娶母黨丹楹刻桷極其媚悅連致篡弒之禍文夫人出姜子弒身歸宣夫人穆姜幾踵哀姜之轍徙居東宮何齊女之多不淑也僖娶齊襄

娶胡昭娶吳不載其始定哀并不著所娶魯女　魯女之見于春秋者紀伯姬甫卒而國亡葬于讙國紀叔姬依叔于鄙完節可憫伯姬歸宋三國來媵孝孫往致最爲鄭重竟以災卒守禮不下堂得諡爲共宜矣歸杞之伯姬朝子求婦辛勤結託可謂老婆心切歸齊之子叔姬子弒身執歸杞之叔姬見出而卒他如莒慶來迎叔姬宋蕩伯姬來逆婦鄰伯姬來歸齊高固來迎子叔姬或嫁國君或嫁大夫無關大義遇防之季姬或以爲僖公愛女使自擇配恐無是理左氏云來寧公怒鄧子不朝故遇防使朝其說近是僖九年秋伯姬卒文十二年春子叔姬卒不繫所適蓋未嫁女也未嫁而錄其卒已許嫁也左傳以叔姬爲適杞見出故不

繫杞　欽定本辨其非書法或稱子或不稱子無成例女繫所適之國紀伯姬榮伯姬是也疾繫于夫惠公仲子是也或繫子子僖公成風是也筆者始用兎毫也筆之由來久矣

書祭記　卜不從而不郊者三牛傷與死而不郊者二牛傷改卜牛而郊者一何魯郊之多故也豈非上帝不歆其僭而屢示警告平常事不書書必有故書大雩者十一見旱也

書王室　自平至敬十二王書崩者九兼書葬者五而已此來告則書不來告則否往赴則書不赴則否之明證也歸賵二會葬一錫命三歸脤一來聘八周之加禮于魯勤矣魯止兩朝于王所一如京師再遣使如京師而已子頹奸位子帶召狄王室大故也皆不見經出居于鄭書出而不書其入惟王

猛子朝之事備書若非憾告而書胡以詳畧若此

春秋繁露　大司樂注引董仲舒語賈疏云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潤爲春秋作義潤益處多也

左傳發凡　左傳發凡以言例有五十其別四十有九母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

公羊傳　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至漢景時壽乃共弟子胡母子都著于竹帛一門之內更五傳而後有書其先皆以意傳說耳故傳稱高爲子公羊子注公羊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由口授也

穀梁又後出想亦非赤之所自爲漢爲公穀立博士而反絀左氏傳眞不可解

禮記史載筆　國策爲秦刀筆注云筆以書札刀削其不當者考工記築氏爲削長尺博寸是也非卽以刀爲筆謂蒙恬造筆者始用兎毫也筆之由來久矣

筵席凡　敷陳曰筵卽席之著地一重藉之曰席有再重三重設以憑者曰几長三尺高二尺廣二尺兩端赤中央黑天子之位左右玉几其他則生人几在左鬼神几在右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尊彝舟罍　灌用彝獻用尊舟是彝下臺若後世承盤尊有罍亦然　黃山谷語云酒善溺人故六彝皆以舟爲足

八佾舞　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杜注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六四十六人士二四八人夫舞八佾舞

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宋太常傅隆議云舞以節八音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特減其二列若如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註傳與隆同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義甚允又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以八人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毛鄭以萬者舞之總名干戚武舞也羽籥文舞也朱子從之孔疏駁其說謂萬舞爲干戚舞不兼羽籥以春秋萬人去籥爲證然觀左傳將萬而問羽數則羽亦名萬矣總名之說爲長

樂記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相去遠舞人多也　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相去近舞人少也

鄉黨朝與下大夫言　禮記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聽

之周禮朝士禁慢朝錯立族談者孟子禮朝廷不歷位與言不踰階相揖而此得與上大夫下大夫言者通指相遇偕朝班行未就時也　諸侯之上大夫卿以上大夫爲卿也春秋無卿字凡傳之稱卿者經皆以大夫言之周禮序官惟書卿無上大夫則以上大夫爲卿王朝亦然非特諸侯也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司徒司空也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下大夫五人司徒司空各二大夫司馬事省闕一大夫此註疏說也方靈皐云五大夫貳三卿者各一其二則小宗人小司寇也左傳夏父弗忌爲宗伯司寇則臧紇嘗爲之不言小僭也家宰職尊任重常以上卿兼攝而不別設大夫故魯人稱季氏爲家宰鄭具六卿有家宰僭也方說未知

掌錄卷下

何據其在魯國季氏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夫子嘗爲司寇其下大夫之小司寇歟

反坫　明堂位云反坫出尊注兩君好會反爵之坫築土爲之尊在兩楹間坫在尊南凡物在內爲入在外爲出鄉飲酒是卿大夫之禮尊于房戶之間燕禮燕己之臣尊于東楹之間賓爵爲司寇其下大夫之小司寇歟

反坫　明堂位云反坫出尊注兩君好會反爵之坫築土爲之尊在兩楹間坫在尊南凡物在內爲入在外爲出鄉飲酒是卿大夫之禮尊于房戶之間燕禮燕己之臣尊于東楹之間蓋與賓主爻之爵皆象其裳之色其形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

儒派　前代史傳經學家列儒林工詞章者爲文苑宋濂王禕修元史始合經學詞章總標之爲儒林黃宗羲之論曰學問之事析之者愈精逃之者愈巧三代以上祇有儒之名而已司馬子長因之而傳儒林漢之衰也始有雕蟲壯夫不爲之技于是分文苑于外不以亂儒宋之爲儒者有事功經制改頭換面之異宋史立道學一門以別之所以防其流也未幾而道學之中又有異同鄧潛谷又分理學心學爲二夫一儒也裂而爲文苑爲儒林爲理學爲心學豈非析之欲極其精乎今之言心學者則無事乎讀書窮理言理學者所讀之書之坫也

佩　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左右皆玉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佩玉有衝牙是也孔子佩象環五寸蓋謙不佩玉故燕居佩之非禮服之正也事佩者左紛帨右玦捍之類左五右六左小右大也臣于君所必設佩齋則綪結其佩惟喪不佩

端　正幅爲端元端服卽緇衣其袖下正直端方與要接也諸侯以元冠緇衣素裳爲朝服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之制袂廣二尺二寸大夫以上袂修三尺三寸　六冕皆正幅故亦名端樂記云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也以十五升布爲之是麻衣也惟冕服是綵衣五冕之色俱元故總稱元冕

不過雜生之言仙所寫之理不過字義之徑遶猶且記同道異自附于所謂道學者豈非逃之愈巧乎其論善矣

道號　貞東發云前言道德為世所宗仰恬于仕進者則有道號如濂溪則追記其講理也明道則其身後門人所以尊共師也伊川則門人不敢指其師而以其地稱之也六一居士則致仕後自戲之言也如東坡浩翁則聖詔中自託于詩歌有也如南渡後三先生道號最為顯著（閩張南軒朱晦菴呂東萊）近世始多慕用之近自史衛王之子年少富貴時與其親戚趙制置汝愚子徜祥東閣無可作做始倡為雲麓一嵓十洲等號波流風扇直至今日前二十年識者猶或疑之三代虞時士大夫止有姓名官稱至戰國亂世遂有字以慈溪稱之故答書云母古者生而命名五十始以伯仲稱而有字按冠而字之以敬其名二十已有字矣人稱之則待五十也俗下問人之字謙答云年幼蓋本此義自有號而僭俗向人云大號大應是道聲之混耳一代之興則建大號此豈可假借耶

稱謂　稱謂必盡泥于古遵俗難行然不可不曉其本來如伯是也世俗重呼父遂止稱伯叔宋人議稱濮安懿王為皇伯父叔父天子以稱同姓諸侯不必是父之親兄弟有單稱父者平王呼晉文侯曰父義和亟廣受一朝父子去歸其鄉是也單稱伯叔者施于等夷尊卑之間亦所以別嫌明微也

詩詞無足怪若竟以為頭銜如錢氏之自稱籛後人亦難乎氣矣蓋倣宋錢希白希白為吳越王裔吳越以彭祖為祖者也唐祖老子加以元元皇帝之號宋僞造趙元朗前祖之詔即司命真君避諱改元為真寧武真宗皆以此也又何譏吳越之祖彭祖而沿及于文章之士哉錢氏題吉州先世遺册云遊臨海謁先廟觀周成王享彭祖三享鼎銘二字以周公卜宅時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故有此歎識因自號東澗遺老以誌之其果然歟否歟

二名　公羊昭六年傳云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者非必遵莽制從古禮也後來有名與字同者有名二而字反一者有父

文名字相類如兄弟者至于字外復有號宋潛溪云昉于晉
流于唐極于宋至明士大夫出仕以後即以號行且不一其
號焉

史書大文　宋志云凡經星常宿中外官前史已詳今惟記魏
文帝黃初以來星變齊書仍其例甚得體要唐修晉書既詳
載天體儀象等條隋書五代志又複載之徒充卷帙耳後漢
書帝紀中書祥瑞之法和帝以上政事多美近于有實則書
見于某處安帝以下王道衰缺容或虛飾則書某處上言
三代以後改朔者秦以十月爲歲首魏明帝景初元年建丑唐
武后建子肅宗上元二年亦建子

書厤律乃明志云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
氣正十二律定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
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陽氣施
種于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以黃色名元氣蓄宮聲故曰
黃鐘然則五六天地之中合蓋指五聲六律而言卽黃鐘爲
萬事根本之義也

三皇五帝　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秦博士
有大皇地皇人皇之議意所謂三皇也孔安國尚書序皇甫謐帝
王世紀孫氏注世本並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小司
馬補史記又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秦去古未遠博士之
說爲近史記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據世本大戴禮

系年數由堯甲辰始有甲子紀年改元之說託于尚書武成
九年大統未集以虞芮質成之年爲文王受命改元自是魏

惠王有後元年見于竹書漢文惑方士日卻復中之說更十七年爲後元年景帝三元尚未有號年號始于武帝之建元十一代中一千五百三十年間一百二十三主改至三百餘元其不改者數君而已自明以來始不復改

紀日　古以干支紀日不以紀年其以月之盈虧紀日獨見于尚書武成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厥四月哉生明既生魄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六月庚午朏餘篇則否想一時史筆如此

數目字　文海披沙云今文書一字至十字皆用同音畫多者以防作僞其中壹貳音義俱同肆伍陸玖拾音同義異參字

堂錄卷下

字書所無蓋以參字微變之古語勿貳以二勿叁以三考工記參分其股漢志參分橫一則參亦可作三也柒字亦無其字捘東晉賦朝列九鼎之奉夕宿秦娥之房秦卽古七字太元七政亦作黍政何不作黍乎捘字見急就章農器也

文字音聲　泛言之則相通切言之則各別文爲母字爲子獨體爲文合體爲字字者滋也滋生如母之孕字其子也象形指事爲文會意諧聲轉注爲字假借則文字俱也四聲之分在齊梁間已前但辨五音聲爲經縱調之音爲緯橫調之單出爲聲成文爲音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漢魏以上之書無言韻者韻起于晉宋以下卽古之所謂均也反切之學自西域來用三十六字母組攝盤旋于牙脣喉舌齒能言不能化三月而徹昀音田月貌家語作徹照然後能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行三年瞎合瞎音黠目童子精家語作顓合然

後能言十有六情通然後能化（慊齋語作精）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毗二八而化此後天之序也東坡用事前人摘其誤處梅花絕句月地雲階漫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荊棘誰信幽香是返魂陳後主張麗華事而作齊東昏侯潘淑妃用之又詩云全勝倉公飲上池史記飲上池是扁鵲又云俄令司馬能鑱石柰有中郎解撲金而袁紹檄曹操蓋云發邱中郎模金校尉又云市區收罷魚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褚遂良云一食清齋彌勒同龕非彌陀也二疏圖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以其時考之二

廣雅書局刊 珍倣宋版印

疏去位三人尙無恙也南安軍學記有弟子揚觶而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疏如此

韓文　文至昌黎人所不敢議孔子廟碑張文潛議之恐昌黎亦無以應也予謂送孟東野序綜練變化章法搠闢但其中包羅廣大義脉有不相照顧者不得其平是全篇之主皐陶禹伊周之鳴豈不得其平乎孔子之徒之鳴孟荀以道鳴皆難言不得其平也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又炎所不平乎惟自鳴其不幸乃是不得其平耳列唐文章家未必是定論以

孟張繼禹皐諸鳴之後其亦諺云大話小結果矣

穀山于愼行云古樂府之題蓋今之曲名也其古詞有與其題相涉者有與其題絕不相涉者則用其曲也然其節奏不可

代一二名家嗜古好奇往往采掇古詞曲加摹擬詞旨典奧豈不彬彬第其律呂音節已不可考又不辨其聲詞之謬而橫以爲奇僻古人有作當爲見哂耳

柏梁詩　錢曾敏求記云宣熙年刊古文苑卷中載柏梁詩每句下但稱官位而無名字有名者惟郭舍人東方朔耳世所行註本古文苑于每句下各增名姓如周建德壺充國王溫舒李成信所居官次俱與元封三年作柏梁臺時不相符之故幾疑詩亦僞作知註書之關係不小

射禮名物　射侯之義禮記考工記皆於諸侯取意明齋王氏云侯者言矢至以此爲侯故古文作医象矢集于布之形也

其諸侯與侯字則皆從人而諧厎聲人在上作矣高諸侯之
字人在旁作候爲候伺候字前人不識古文爲射中得爲諸侯
則天子而射又何說耶其論甚高侯之的畫布曰正棲皮曰
鵠侯道五十弓弓之制六尺弓二寸五武則六尺矣名貍步者貍之伺物正視遠
之武尺有二寸五武貍步五武成步中人
近發必中也今步弓之名昉于此承矢器曰楅亦曰箙其蓋
曰冰貯算器曰中射者立足處以丹墨墨之一縱一橫曰物
侯躬兩邊之直出者曰舌持舌繩繫侯于植者曰綱唱獲者
禦矢之物以革爲之曰乏言矢于此匱乏之不能去也亦曰容
言可以容身也豕骨爲之著于右巨指以鉤弦而闢之曰遂
朱革爲之著于左臂以遂弦曰拾亦曰射韝用牛羊韎韐于二

三四指以放弦使指不痛曰極韜三指故曰朱極三弓頭剡
而差邪似簫曰箭中央手把處曰弣弓末以象骨飾之曰弭
金鏃翦羽去疾而必其入者曰鏃骨鏃不翦羽去舒而不傷
物者曰志謂君子志于中而不志于殺也
放生池始于唐肅宗乾元二年詔于洋州之興道洎山南劒南
黔中荆南嶺南江西浙江東西諸道訖于昇州之江寧秦淮
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顏眞
卿有碑銘 李陽冰縉雲縣城隍神記云城隍神記典無之
吳越有之是爾時天下尚不皆祀城隍神也
牲牢 牛羊豕三者兼謂之太牢羊豕二者謂之少牢止用一
牛謂之特牲其牲用犢天子以祭天諸侯以聘天子禮最重

用女男喪用男男喪而用女犯敬姜內人行哭失聲之嫌矣
墓誌 吳均齊春秋云王儉謂石誌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顏延
之爲王琳石誌然蔡邕作郭有道陳太邱碑文非石誌乎蓋
已盛于東漢時矣文詞之古推韓昌黎昌黎作張圓墓碣銘
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則無銘辭而曰是爲銘盧東美襄
陽盧丞李楚金三篇亦然則不必誌自誌銘自銘而二者
備也銘或三言或四言或七言或長短句俱可其用韻或換
或不換或隔句或全不用韻或爲騷體或前敘交情而事迹
反見于銘要無定格若夫婦同時葬篇題止稱夫無及妻者
東坡于墓誌最嚴其祭張文定公云軾于天下未嘗誌墓獨
銘五人皆盛德故高于昌黎之敘樂矣

塑像　或以佛教入中國而後有塑像非也國語越王以良金爲范蠡之狀即裴頠之制矣至于畫像殷高宗以形旁求傅說恐或用此遂辭招魂像設君室即影堂之制矣

紙錢　漢以來喪葬皆有瘞錢後世里俗以紙寫錢爲鬼事昉于唐元宗時王嶼以祠解中帝意而爲之亦明器之遺也

世醫　曲禮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正義解三世爲父子相承是恒物調劑也今云世醫用此又一說三世者黃帝針灸神農本草素女脉訣若不習此三世之書不得服食其藥宋景濂以後說爲是元至元中立伏羲神農黃帝三皇之廟以醫者主其享祀亦取三世書之義易去素女至今醫家沿之

贈官　春秋隱公五年臧僖伯卒隱公葬之加一等莊公元年贈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此後世懿縟密印之始也何休范甯據禮緯含文嘉引九錫爲注穀梁氏論之曰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至于贈先代蓋本追王上祀之義唐以上無此禮宋始有之其封贈大父母降父母一等封贈父母降本身一等明以來一如本身不遞降殺人子之心益遂矣但似宜以子孫所居之爵不當并贈以所任之職

車兩馬匹　文心雕龍云車兩而馬疋疋兩稱目以並耦爲用蓋車貳佐乘馬儷驂服服乘不隻故名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單爲疋矣疋夫疋婦亦配義也器數之數以四丈帛從兩頭各卷至中間每卷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五

匹爲束得二十丈所謂束帛也

謝啓之最著者文翁常袞文翁守蜀選開敏小吏受學京師還爲右職以次察舉諸生出入閭閻傳教令從行縣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爲學官弟子于是司馬王褒之倫出焉唐時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人皆爲本州佐縣令不肯赴官自常袞爲觀察禮秀民之能文能者與爲賓主游宴以矜耀之于是俗相勸仕而舉進士自歐陽詹始三代以下所謂興文教育人才大抵不外乎利誘而所得之才亦罕可觀矣

吳越田賦　五代史云劉勍弗堪吳越其尤楊士奇江氏桂巖集序云錢氏奄有吳越習俗侈靡其賦稅加數倍錢之歸朝也使其臣江漢臣上圖籍漢臣慮故籍之厲民無已沈諸河以孥之不亦所謂興文教育人才大抵不外乎利誘而所得之才亦罕可觀矣歟永之曾氏舊稅五斗永更定爲一斗江王二公之德大矣哉永之曾

孫珪

雲夢　高唐賦楚襄王夢見神女朝爲行雲云云王阮亭批閱文選謂從雲夢起意此說未經人道破小說家託言造事必而自劾太宗怒欲殺之已而舍之後命王永均吳越田稅錢有所因宋玉開其端矣

行書　唐舉子先投所業於公卿之門謂之行卷亦謂之秋卷取其夏課而秋投之爲來年春試之地其有前投不効而再投者謂之溫卷柳子厚有上權補溫卷啟今之舉人與唐之舉子異而舉人窗課謂之行書進士則謂之房書

脫白　宋太宗寵進士命于殿前釋褐者青袍始去重戴脫白

衣履白之稱由此

乾坤鑿度託黃帝而爲言云庖犧氏之古文黃帝軒古籀文而蒼頡修爲上下篇上篇乾鑿度鑿開也度路也聖人鑿開天路顯彰化源也下篇坤鑿度謂太古變乾之後次鑿坤之度又有周易乾鑿度周易坤鑿度二篇皆矯孔子而爲言

泰同契漢世上虞人魏伯陽造注釋者五代末彭曉參雜也同通也契合也方士煉丹之書近世蔡季通學博而不免于雜嘗留意此書晦翁與之游因爲校正

公府移文稱牒　牒之名已見左傳王子朝之亂晉侯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肯受晉士文伯折之乃受牒而歸古語訂訛

讀書　俗謂居喪爲讀禮本曲禮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也去喪祭字則與三年不爲禮之義有礙夫喪三年不祭而讀祭禮者指喪中三虞二祥及禫之祭孝子所當盡心非宗廟之祭也廟祭吉禮也居喪廢業業是簨簴上版廢業不作樂也非請業請益之業故樂正司業唐歸崇敬云祭酒司業之名非學官所宜今學不教樂於義無當其說似拘實精考覈

形名　申韓形名之學其法在審合形名故曰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又曰君操其名臣効其形蓋以事考言以功考事所謂施于名實者耳寫作刑法之刑其訛久矣

側室　左傳卿置側室又趙氏有側室曰穿謂支庶也稱子非稱母今移爲妾之稱

納采　禮文是采擇之義采擇然後問　今於行幣稱納采訛爲采色之采行幣乃古之納徵也

廟見　昏之明日見婦于舅姑舅姑饗婦以一獻之禮大夫以上禮多饗婦或在見婦之明日今所謂三朝也若舅姑已歿乃奠菜于廟禾廟見而婦亡歸葬于女氏之黨今以三朝爲廟見非本義也

一唱三歎　一人唱三人從而歎詠之非自唱自歎如三疊陽關之調也

密勿　本是黽勉之義今作宵密用非密勿從事不敢告勞之謂矣

誕辰　詩誕彌厥月誕降嘉種諸誕字朱註爲發語聲亦訓大書誕敷文德誕告萬方是也初無生義稱生日爲誕辰失自唐人

椿萱　俗謂父爲椿庭母爲萱堂按莊子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非以比父詩焉得萱草言樹之背亦非以擬母背爲北堂婦人所居以稱母尚可椿則無義矣今用如父子之爲喬梓不知雅俗不同也

嚶鳴　嚶是鳴聲唐人作鶯字用早鶯出谷登第謂之遷鶯不知何以假借若此

景仰　景行大道也鑽高山對俗言以景連仰不知何義時文

家慣用冰號可笑正相類

叢脞　本是煩碎意惟元首叢脞下行臣職則股肱惰而萬事墮

墮今移指墮曰解叢脞誤矣

作法於涼　左傳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涼是廉省不貪多非刻薄之謂今誤解

高弟　漢書高第弟子裁去第字不成語矣對兄言爲弟對師言爲弟子師弟之稱俗誤也

完璧　世俗鄙人饋物曰完璧趙所用事乃自不肯與仍持面歸且非佳語應用左傳僖負羈饋重耳盤餐置璧受餐反璧庶爲近之若始皇本紀江神反璧又失之遠矣

鑿枘　習用鑿枘不相入不知枘本入鑿之物惟方枘納圓鑿而不必兼通其義此唐試明經科法也自王安石爲經義而帖括廢矣謂經義爲帖括非也

廣雅書局栞

乃不可入耳此省文之難通者

擩染　出儀禮擩从手不从水以手取物而辨染之也音乳韓文耳擩目染今訛從水旁

薪傳　莊子之窮即釋氏輪迴所祖火傳于薪薪盡而火未始滅之謂

蠹人之生死似之今訛作道脈心傳如佛家傳燈之謂失之遠矣

潘輿　潘岳陷母刑戮反以板輿爲養親盛事非

一麾出守　顏延之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是麾斥之麾

杜牧之詩手把一麾江海去始誤爲旌麾之麾

起復　臣有親喪不聽終服即起任職謂之起復非服滿爲官

之稱

白頭如新　言相交到老終不相知也非久而敬之之義

諱名　名終則諱事在死後今問生人以尊諱悞

照策　繞朝贈策方策也訛作鞭策

三門　佛地論云三解脫門謂空門無相門無作門今寺院是

沈郎腰瘦　本隱侯自述衰老不堪之狀今訛作少年風月多

情用

潘輿　家語江發岷山源可濫觴言始初微小後乃大也非波

瀾觴

滕之謂

廣雅書局栞

胹蠁　上林賦胹蠁布寫師古曰胹盛作也言聲響會如蟲飛胹然響起也所以云蠁飛者以說文云蠁知聲蟲也李善注羽獵賦蠁布如神云蠁音同響忽蠁本蟲名

求至涅槃人居之故由三門入也俗訛爲山門莫知其非

錚錚佼佼　光武稱赤眉降人徐宣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只是差勝他人之意今訛作絕色贊語

俗語討源

利市　易說卦巽爲利市三倍左傳爾有利市寶貨我勿與知

客作　今人謂傭工者爲客作三國時焦光飢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

漢子　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帝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

不耐煩　見宋書庾登之弟仲文傳

親家公　隋宇文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述以私怨搆李渾反主

居間　史記游俠傳洛陽人有相讐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

寵君　國策復塗偵謂衛君曰臣夢見寵君

心狠　國語心狠敗國面狠不害

肯湯　煎茶初滾曰蟹眼漸大曰魚眼故俗以未滾者曰肯湯

馬頭　通鑑史憲誠據魏博於黎陽築馬頭爲渡河勢注附岸

築土植木夾之以便兵馬入船謂之馬頭

兩榜　元仁宗從李孟之請始以八月郡縣鄉試明年二月會試分爲兩榜蒙古色目人爲右漢人南人爲左今謂進士爲兩榜想由于此

點心　唐書鄧艾之夫人饟其弟曰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

屬狗　公羊傳呼奚而屬之疏謂呼而指使之今呼犬其聲屬

屬由來久矣

馬　今戲具稱馬子本于禮記投壺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

想象　韓非子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也故人之所以意想皆謂之象

巧詐不如拙誠　遠水不救近火　漢書倪寬傳

小底　晉公談錄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爲黃門小底有心力　俱出韓非子

渠們　史通渠們底個江右彼此之稱渠強思切漢書渠有其人乎唐書渠老一儒哉吳人呼彼之稱們音悶北人稱我們

咱門

半子　唐書回紇傳咸安公主下嫁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爲兄弟今爲半子也

令弟　謝靈運與從弟惠連詩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胷是自美其弟非呼人弟

步頭　柳文江之濵凡舟可廢而上下者曰步今俗有步頭錢

案酒　儀禮注燕設啗具所以案酒

大大　孔叢子以少少之衆立大大之功

日子　文選曹公檄吳將校文年月朔日子注倏檄時也

天殺　吳俗罵人曰天殺出莊子人間世顏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謂靈公太子

編曲　莊子大宗師篇或編曲或鼓琴今俗云編曲子

不冇仞　漢書儒林傳趙賓爲易云受于孟喜賓死喜因不冇仞

多謝　漢書趙尹列傳多謝問趙君注若今人言千萬問訊矣

道地　史記酷吏傳欲爲道地言爲之經營也

面白醪醪　出廣韻醪去聲

上頭　玉臺新詠今春半上頭

牢石　漢書佞倖傳牢耶石耶印何纍纍綬若耶吳語厭惡其人嗔之曰牢石意本于此

嚇我　桑柔詩既之陰女反予來赫箋口距人曰赫又莊子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哉

開門授徒　見漢書儒林傳

飛黃騰踏　韓詩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

鑒糟　晉灼注漢書曰世俗謂盡死殺人爲鑒糟

五色無主　新序葉公好龍天龍聞而下之葉公見之失其魂魄五色無主　先見呂覽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

鰅生　吳語譏人品卑瑣爲鰅鰅小魚也史記漢王曰鰅生說我拒關

不中用　秦始皇本紀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焚之外戚傳擇嘗人不中者斥歸之

相首尾　江表傳周瑜曰質子一人不得不與晉氏相首尾

制中　禮記喪有四制爲父以尼制君以義制又以節制比權制俗因謂居喪爲制中

姑夫　五代史石敬瑭入篡時皇后云姑夫

妹壻　三輔決錄趙岐曰妹壻之故屈志于融

姨夫　元氏小叔與姪大淵書云每借書于齊倉曹家徒步執

陸姨夫師受

弟婦　王詡祖曰惟覺妹夫疏於弟婦

彭亨　詩魚侁于中國註魚侁彭亨韓詩豕腹漲彭亨

漫曒　白樂天詩池水暖溫曒王建詩新晴草色暖溫曒

茶禮　種茶樹必下子移植則不復生故俗聘婦必用茶而稱

茶禮

筆脚　劉詩柳家新樣元初脚筆脚之稱本此

女客　高唐賦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女客本此

牛班頭　今俗謂宦家大紀綱爲牛班頭蓋嚴世蕃家奴名信者也

短見　呂覽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處短見也

風信　呂覽春之德風風不信則華不盛花信風本此

容易　二字相連殊爲少義晉衛方朔非有先生論談何容易蓋易字單讀何容二字連讀

太子細　北魏史源懷恒語人曰爲政固當舉綱何必須太子細

序

乾隆歲甲戌海虞陳見復先生年七十九以疾卒越二年其子□□□符倉與元和惠定宇而踪跡皆落落難合併囿序
鑒菌先生所著經咫屬余爲序先生與余同舉經學而並受司
業
恩命者也憶余卯角時酷嗜經籍中閒幸成進士旋卽放廢以
其餘日著書乃以□□年之功著春秋大事表又七八年著毛
詩訂詁俱曾經進
御府仰塵
乙覽顧卷帙繁重頗費筆墨今讀先生之書僅五十餘葉而論
孟中庸及五經精蘊咸備中閒附論七首胥稟情酌理準古宜
今所謂匕於經者之經甚矣先生之深於經學也先生說經率

其見所獨到雖紫陽之說亦不盡從於易不喜康節先天之學
謂朱子以方圓縱橫四圖列於卷首及變卦之說爲非是於書
疑禹謨泰誓多罅漏謂薈瞍難化甚於苗民非伯益曰申誥口
口謂朱傳不免淺俗粗直桑中三篇相期送一處非情理所有
於論語謂泰伯不從剪商以太王與曹瞞司馬懿同譏甯武子
有道無道只云有事無事與史魚蘧伯玉一例文公與武子無
涉執圭非諸侯之命圭此皆余平日隱隱致疑而未敢質言者
得先生發之爲捫掌稱快獨以金縢之弗辟爲致辟居東卽東
征此則朱子已經辨過而經咫猶執前說惜不能起先生於九
原而質之也噫海內習心經學余相識不過數人桐城方望溪
武進楊農先蔣東舒長洲楊文叔暨先生俱老死盡矣今僅存

年丈陳見復先生既歿十餘年其子道光始彙刻其遺講益先生之經咫已采諸國門矣至是盡出其詩古文及所爲掌錄若開雕以行世而問序于余余固陋無似安能序先生之集哉雖然有不可辭者昔先生序余曾王父白雲公詩備述兩家世講之誼而猶惓惓于吾祖太僕公陶鎔策勵之益余生也晚當先生問業吾祖之時商丈周旋未及參與迨後爲諸生同館于蕭氏朝夕聚首所以勗余述祖德振家學者甚至因以稍窺曩時講授之淵源私心服膺殊自幸也癸卯南宮忝附同榜之末余遂釋褐爲吏奔走南北垂三十載先生以足疾不與廷試退居水村山郭之間學益進望益高著述日益富時方開設書院四方大吏走書幣虛講席以迎延者遠近踵至先生辭

不獲已而赴之不久卽謝歸出處殊途踪跡遂疏闊矣聖天子尊重儒術搜揚海內窮經積學懷道抱德之士俾廷臣各舉所知衆論所尤推服者四人先生蔑然爲舉首念其老不復徵詣尚書給筆札試家法取其所著書上呈睿覽繕寫而藏之祕府而以原本歸其家

特授先生國子司業而不煩以職千古儒生之榮遇于是爲極而先生欿然不自足所撰詩文削浮濫澄汰擇精當皆可傳之作而以未定名其稿不遽出也今得嗣君爲之梨布流傳用慰四方延頸拭目之望余適乞假里居得綴一語於簡末益欲籍是以申其雅素亦猶先生之緒言云爾安得以固陋爲辭乎獨念吾祖父訂金閶之譜與者十數人後裔多寂落惟兩家克繼

經咫目錄
易七條
書十二條
詩七條
春秋十三條
禮六條
妄服議
適孫葬祖父母承重辨
讀昏禮述
學仕解
祭物論
經咫目錄
論語十三條
中庸二條
孟子十條
經咫目錄終

廣雅書局珠

海虞陳祖范撰

易

孔子贊易文言元者善之長數句魯穆姜已引之雜卦傳句法類春秋傳筮辭屯固比入皆昔有之語歐陽氏遂謂繫辭非孔子作不知聖人善與人同樂取諸人豈若後代文章家以蹈襲爲戒必言自己出乃爲能事乎

經分上下謂以簡冊多大之故非必有意者非也穿鑿附會其居上居下之故者尤非聖人序卦言之已明何必更煩曲解乾坤坎離四正卦網絡上經乾坤爲易之門坎離爲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啟下咸恆二卦男女少相感而長相恆也水火之既濟

廣雅書局刊本

未濟猶天地交爲泰不交爲否也否泰爲世運樞閎損益爲人事樞閎皆居上下之第十一第十二乾坤下六卦連有坎先歷險後平夷也此大端之可指者

兩卦倒換而相連者十有二水天需天水訟也地水師水地比也地天泰天地否也天火同人火天大有也火地晉地火明夷也水火既濟火水未濟也交畫變換而相連者十有二純陽爲乾純陰爲坤也二五兩陽爲坎兩陰爲離也初上兩陽爲頤兩陰爲大過也三四兩陰爲中孚兩陽爲小過也初四五三陽爲漸三陽爲歸妹也其餘止以全卦倒轉而爲一連

何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大傳明文亦謂聖人神智啟自造物

而已非必眞按圖畫卦龍馬是伏羲本師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亦大傳明文也易嘗專視龍馬背文乎邵氏始著伏羲先天之圖朱子遵之解數往者順爲起震歷離兌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數已生之卦知來者逆爲自巽歷坎艮以至於乾皆逆數牽聖言以爲圖之注脚其果然歟帝出乎震云云邵氏所謂文王後天之卦卦位顯然子朱子乃云未詳其義何也

兩儀四象而八卦易已全矣重之爲六十四隨手搓來一齊撒出不假位置自然停停當當烏有此自彼來若朱子卦變之說乎程傳解隨剛來而下柔貴�柔來而文剛等處只用乾坤二卦

廣雅書局刊本

直截了當而朱義不勝其煩擾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朱子於否之初六云初之惡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於師之上六云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於遯亭小利貞云小謂陰柔小人也小人則利於守正如此則不幾爲小人謀乎

漢人以象數言易星厤災祥兵陣修養丹火無不託焉魏王輔嗣一空諸膠葛泥滯之說專言義理并互體亦不論唐修正義方圖橫縱學易者不求諸文字而先觀圖象以爲祕妙黃東發有義畫以上晚添祖父之譏歸熙甫有車書既造更求轉蓬鳥迹之比可爲解頤然世儒方從事焉朱子以易本爲卜筮而作

故釋占專以筮得爲言此義從前所未明指或亦疑之舊聞一

老生云詩易且先理會大象傳六十四個以字要言不煩極合

聖人學易寡過之旨易本隱以之顯學易者務舍顯而求隱得

毋勞而寡效乎

廣雅書局刊本

舜典亡篇首二十八字合於堯典爲一篇此今文家說也然孟

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不曰舜典而曰堯典可見大篆

別出舜典竝非遭秦火而亡失首章大學引書亦通謂帝典而

已虞夏之書不若後世史家立有定體二帝必釐爲兩紀若不

著舜典嫌於抹撥舜代也禹謨以下皆夏之史臣所記故左傳

所引謂之夏書而無虞書之目

古文之取信於人以他書所引具見其中也然參攷而其僞轉

著黃黎洲摘凡我造邦五句國語稱文武之教古文則在湯誥

左傳引夏書辰不集於房爲日食正陽之月之證古文乃在季

秋月朔明是誤竄予觀禹謨泰誓鏄漏尤多請疏之析論語堯

曰一節作三處插入以符合於舜亦以命禹舜往于田七句孟

子兩處分引今總見於征苗益贊苗民逆命忽言及帝之家庭

已覺不倫謂父頑難於感格有若神明神明尚可以誠感何有

於苗頑是苗頑猶不至如瞽瞍而父之難化甚於苗民也語病

豈不大哉成允成功云云詞排義複幾似九錫文學臣語官占

云云一兩言可竟乃如此稠疊誓師云云通套常談爾泰誓受

有臣億萬云云與受有億兆夷人云云一義而再見既曰戎商

必克又曰受克予曰窮執非敵臨敵誓師豈宜口持兩端尤可

怪者孟子引無畏窮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文從而

義順請以古文較其句讀豈成文義耶今朕必往一幕湯誥之

語乃汝世讎罔顧六七作之賢聖君此皆可疑者口相傳以熟

不加詳察爾前儒之議古文在文詞之難易格制之平弱未及於義理苟義理無疵如祁誥說命旅獒周官等篇何必以不類伏鼂口傳而疑之哉

古文有熟用句法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后非民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詞調一律譬喻疊出說命最多若金若濟巨川若歲大旱若藥若跣若作酒醴若作和羹凡七見用惟字文法惟天聰明以下凡八見此皆文詞之可疑者至其精微之義危微精一禹謨之言心也上帝降衷湯誥之言性也孫志時敏說命之言學也協於克一伊訓之言理也皆純粹以精非秦漢以下人能道但覺有經生氣味耳

湯誓數桀之惡無多語其曰夏罪其如台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是時亳衆尚有不願往者意者紂罪浮於桀而桀無道未若紂之甚然則湯有慚德而武之於湯信有光矣乎予曰固也然湯以自歉慚德之心數桀之惡必有難出諸口者故湯誥一篇其聲光遠不逮武王之壯盛更六百餘年而風會不同聖王之氣象亦謹與肆不同讀者所當於言外領之

事之傳乎異說義皆可從而莫適誰主者以其人其地揆而度之而已矣管蔡流言之事謂周公避位居東者譖言則退待罪私室敬俟明主之察大臣事君之常法也謂致辟東征者主幼國疑挾業日淺安危存亡變係呼吸身受新陟王之託則宗社重而一己之名義猶輕利害更不足計矣是貞臧臣公忠體國

之極致非聖人不能盡也異姓大臣而行貴戚臣寵國爲體之事則悍且犯以叔父託孤而僅僅守異姓大臣事君之常法急全一己之名義奉身而退不顧孺子孤立於上不計身去而後來事何所底止是豈聖人之行乎且所貴乎聖人者能行人所不能行之事也如聖人而僅異於不知利害不顧名義貪冒戀位者之所爲則亦無所見聖人矣此吾以其人其地揆之而斷弗辟卽致辟居東卽東征爲得其實也

成王謂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唯我后之德韓退之以爲此大臣宰相之事予曰成王於是失言矣人臣讓善於君誼固當然特不宜出自君之口也君而明以詔臣下是導諛也是與下爭名也美既攘之失必諉之臣下窺上意旨皆將蓋失數美凡刑賞予奪之先付廷議者將曲留餘地故爲出入重輕以待恩威一歸於上此勢所必至也聖王以蕩平正直之道御天下何用啟此周旋瞻顧之風哉雖然君臣之際難言非一日矣不密有失身之戒造辟者故湯誥君臣之際難言非一日矣不密有失身之戒造辟言而詭辭出露章易爲封事諫草避人而焚之畏讒之甚溫室樹且不言雖復明良相遇亦有出於不得不然者不可以太上之事望於後代也

武王伐殷有紂之惡迹可數至於武庚之叛國亡父僇情理皆可原憫實無罪之可聲況有骨肉至親啟釁乎骨肉之釁不可違前後明誥於有衆周公於此措辭甚難大誥篇中言十不可違者七見假於鬼神以拒衆論而堅士卒心師直爲壯不直則氣不

揚其思若而其言艱且費雖聖人不能免也

召誥起二月既望洛誥訖十有二月既望其年於篇終倒點此史筆詳密處蔡傳乃以爲誤洛七年而歸按竹書七年周公復政於王八年遷庶殷於魯左傳分魯公以殷民六族是也十一年命周平公君陳周公子治東都至二十一年周公薨武王九十三而終不應八十歲外始舉元子尚有邪晉應韓

立公後於魯然伯禽封魯前乎此矣蔡傳以爲留後之後微可疑者小子其退卽辟於周之下接命公後句當面曰命詞氣欠邀順若作記詞則下文卽成王語又似命立公後爲得之

黃東發云史記載太康失國太康崩弟仲康立若果廢太康而立其弟豈待太康之崩耶近世孫季和主薛士龍之說謂攷以

地理羿距太康據其都太康不知所終仲康乃之洛地自立今洪州太康縣是也仲康既在五弟之數後於洛汭不在舊邦不爲羿所立明矣是以太康失國自在河北仲康別立自在河南相遷於帝丕後竟滅之相后方身逃歸有仍生少康夏乃中興此說與經文距於河五子御其母以從合

武王伐紂在十有三年以爲上蒙文王受命之九年者二孔相沿之成說也歐陽氏辭而闢之廓如矣成謝之由來泥於大戴記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則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歲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也合之史記伯夷傳父死不葬爰及干戈顯是初喪不容遽立十有三年父尚未葬又適有九年大統未集之語湊合相符故其說承用難破至宋儒概置大戴禮記史記之文而一斷以理元金仁山綱目前編舉要文王六十一歲生武王武王三十五歲文王薨嗣立十三年而伐商十九年而崩年五十五歲成王年纔十歲若武王九十三而終不應八十歲外始舉元子尚有邪晉應韓爲武之穆也至於九年大統未集之年數蔡傳從紂命文王爲西伯數起蓋本沈約竹書紀年注竹書云武王立十一年始伐殷可據以息紛紛之說矣

受終於文祖歸格於藝祖月正元日格於文祖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皆不知其何帝祖宗廟號於古有之祖一而宗無定數殷三宗漢四宗光武之稱世祖以中興也明成祖以子繼父而

稱祖適彰其革除之逆迹非所以尊之也且有功德者則宗之宗亦何遜於祖哉漢宣元二帝先亦稱宗臣下得引義削去之古道猶存自後世無代不宗於是覽宗非極隆之號必祖之而後安實不必也又古之人君間有別號殷未有謚而湯稱武王周武王又稱窋王厲王亦稱汾王觀此等則周頌之成康召南之平王齊侯或當時原有是活用名目不必定屬謚與國未可知

周書顧命篇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免服以受顧命見新君爲斷議方詆其失引冠禮及叔向辭諸侯之大夫以幣見新君爲斷則正矣然未達乎時宜也夫冠子者一身一家之事不及他人故有喪卽可喪服而冠若夫受顧命臨羣臣養關乎天下而非

一身一家之私事聖人何敢以己之喪擅天下之公而體然喪
經以與天下正始乎他國之大夫來會葬不見嗣君無害也君
亡世子立而不急正其君臣之禮不可也正君臣之禮而以凶
服見尤不可也位異則勢異勢異則禮異雖周公在亦必易吉
而從事矣竊人顧氏彌縫其闕以爲狄設黼扆以下記明年正
月上日卽位之事前有脫簡說書者卽以繫之越七日癸酉之
下致生後儒之論記曰未沒喪不稱君今書王麻冕黼裳是踰
年之君也又曰周卒哭而祔今曰諸侯出廟門俟是已祔之後
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
諸侯是七月之餘也不言殯禮豈有新君已朝諸侯而成王尚
未殯史官略無一言記及者明有闕文可知也余又以爲不然

其所以不及殯禮者篇名顧命此篇專紀遺命之傳受非統記
遭喪之事則殯禮可略也其所以稱王者未入翼室之前稱子
卻是全乎子也恤宅宗之後則稱王正其爲君也前後異稱大
義已昭然矣其云廟門者鄭元云凡宮有鬼神曰廟士喪禮巫
止於廟門外君出門廟中哭皆謂殯宮非祔廟之廟也其云東
方諸侯西方諸侯者周召分陝判爲東西一二臣衛苟有在者
皆可稱東方西方何必同軌畢至哉成王崩在四月若卽位於
明年正月上日中隔八月有餘稽延未命祕而不宣上無以慰
新陟王靈爽於在天下無以副臣庶旦夕懸懸之望義不安勢
不可也脫簡之說其不然矣或曰舜格於文祖以正月上日嗣
王祗見厥祖以元祀十有二月春秋書公卽位皆以正月有以
知康王卽位必於明年正月矣荅曰舜攝位已久太甲有伊尹
爲之相春秋所書侯國異勢其卽位皆可遽遽以待歲首今君
臨萬國旁無阿衡之佐素非與天下相習也新故之際乘闇抵
隙一日二日有不可知者又可遲遲以待歲首乎是故聖人刪
書錄顧命篇爲家天下者傳代之則樞前卽位萬世不易儒者
不達時變從而議之又從而彌縫穿鑿之言似可聽終不可施
之實事者也要之君天下者之制不與家國同卽如父子至親
當啟手足之際豈有子不在側者而子劒至王崩之後始迎於
南門之外而延入翼室料非本在正寢潛出而顯然以入令人
共覩也亦將以不侍疾不奉君終議之乎至於三代以下之變
禮則又有說矣漢文帝遺詔云以下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
纖七日釋服應劭謂之以日易月顏師古謂此文帝自以意非
有取於周禮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
又無七月也今世動云以日易月始於漢文蓋習而不察耳且
此從以下後計日以下者下棺也未葬以前殿中當臨者旦夕
各十五舉音漢文七日而葬通前後持服凡四十三日豈以日
易月乎又案詔文出臨三日卽釋服者天下吏民也下棺後二
十六日而釋者殿中當臨之人也不言嗣君蓋未嘗禁嗣君終
喪也杜氏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服
諒陰以居心喪終制借諒陰之古禮爲不服喪之口實荒經叛
道巧言亂德莫甚於此矣

韓詩外傳載子夏讀詩已畢見夫子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燦乎如星辰之錯行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以發憤忘食矣夫子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夫子曰窺其門未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巨堂惡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聖人之不易視詩也如此退而觀朱子詩傳則又與韓氏所稱迥異謂詩之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詩言善惡雜見在讀者知所勸懲故於近似情慾之語一切指爲郤淫而無害也然又云其言溫厚和平長於諷諭則惟言之善者可以當之若其惡者又當作何解乎與於詩注云其爲言易知其感人易入夫詩有易有難亦難中有易易中有難苟專以爲易而無難凡言在彼而意形此辭相類而義各別者概不深求可也詳見後條夫子何以有見表見裏之分高岸深谷之比乎重可疑也

穿鑿附會康成箋詩之病也淺俗麤直紫陽注詩之病也紫陽易義寔略無繁謂添一解譬如燈籠添一骨子障一分光其於注詩也亦然自謂學孔子說蒸民之詩只下二故字一也字一必字義便極明而不自知其纔風雖爲村腔口號穿鑿附會之病雖去而蘊藉深厚之美全失一切託言反言遠言若有意無意而言者廣不抹撥辭近閨思即以爲淫郤辭近宴樂即以爲後答讌享通用辭近諂美即以爲盛世之作篇章相次即以爲賦則樂長前篇難於作解即以爲不取義之興或興而直以爲賦則樂長楚之無室家憂有狐之無裳帶黃鳥亦思教誨將車便是行役不覺令人笑來執着詩無美刺之成見人言皆以爲自道桑中溱洧若自供罪狀者桑中三姓女期送一處溱洧男女合辭歌唱非情理所有也小序所列世次指爲某時某事之作其間即有附會時代差近師傳猶當十得七八朱子除詩有明文者概置不用固是其謹愼處亦是其師心自用處

詩之體格古今不同作詩之故亦古今不同後代之詩如畫家寫意多是空設吟弄景物感懷境遇而已古之詩如圖畫古事人物多有實迹可按又古時君民朝野不若後代之闊絕指陳時事譏切宮闈不若後代之忌諱朱子以後代詩人之習上擬三百篇故於小序覺其迂闊牽強而難信也自朱傳出而詩道爲之中變矣

衛詩分屬邶鄘若以爲采詩所得之地民俗歌謠則可宮壺之作如緑衣燕燕日月終風柏舟谷風爲而或繫邶或繫鄘乎衛女嫁於諸侯之作碩爲而泉水在邶載馳在鄘竹竿河廣在衛乎又何爲莊姜諸詩在邶碩人閔莊姜又在衛而宣姜淫亂諸詩專在衛乎求之不得其解不若依季札觀樂工歌總謂之邶鄘衛也同是詠宣王功伐六月采芑在小雅江漢常武在大雅毛序云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何分於大小乎竇筵

抑皆衛武公刺時之詩序以爲賓筵屬幽王抑屬厲王此亦何
分政之大小而一在小雅一在大雅乎惟周頌之體與風雅全
別但有賦無比興且間有無韻者
刪詩之說自漢儒我以爲逸則有之刪則否也夫子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豈有據其一手自定之書而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
誦詩三百若出於現成公共行世已久者然鄭漁仲專以聲論
詩謂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深斥以
義理說詩之非如其說則詩即是樂聖人何以云興於詩成於
樂作兩段說而教小子學詩全屬義理乎可見其持論之偏矣
二雅詠宣王中興事蹟甚偉國語偏載敗績姜戎喪師南國乏
賓弒若信傳而疑經則聖人書法其不厭於人心也實甚若當

終庭燎三章美而箴之其進銳者其退速詩人先見其微故以
下至我行其野皆屬刺詩
情實不足益張大於文辭故文辭壯盛正功烈之卑末也魯僖
公從齊桓伐戎伐徐伐楚皆因人爲牛從耳齊桓甫沒即南向
奉楚懲荊之義安在又魯之僭禮至僖公始著禘太廟致夫人
四卜郊不從猶三望詩所謂令妻即會齊侯於陽穀於卞之姜
氏也所謂壽母即僭號小君之成風也皆極其頌美鏗鍧炳耀
盪人耳目回視周頌之廣淵商頌之簡肅其氣體懸絕何如哉
文章夸飾防於魯頌閟宮上從姜嫄說起開裝頭帽子之格

聖仲舒云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夫揭其綱要大義幾條足
以持世立教而已其餘則杜元凱云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
有詳略不必改也豈必言言有褒貶予奪游夏不能贊一詞乎
傳家自起凡例而援經以合吾之例例有不合則又謂之變例
故旨不勝其多韓文公稱麤大尠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
終始實見曠代卓識但公羊穀梁可束置左氏傳不可事備於
左傳非左傳則後之視經文也茫如經藉左而明者十之七八
經因左而惑者十亦二三如經書許世子弒君而左氏以爲不
嘗藥經不書楚子麋鄭伯髡頑齊侯陽生之被弒而左氏以爲
實弒若信傳而疑經則聖人書法其不厭於人心也實甚不當

藥而書弒雖酷吏舞文不至此以疾赴即不書弒是黨庇亂賊
而何足以懼亂賊如此類惟有信經不信傳差爲可通耳
左氏於隱公初年特標不書之義或以不告不書或以不爲災
不書或以公弗臨改葬故不書他邦會葬者以不見公故不書
如此類不知是左氏曾見魯史舊文皆書而孔子削而不書耶
抑舊史本不書左氏別有所據以知之耶不告不書之例後儒
多援以說春秋大事如天王崩莊僖頃皆不書魯史所無而夫
子仍之以著慢也王室亂母弟之難首鋟子頹晉重耳勤王
殺太叔大事也不見於經不告不書之說似信矣然所書又有
不似從告者如鄭棄其師豈鄭之告文乎梁既亡矣誰告梁亡
者乎陳既亡矣誰告陳災者乎謂書法皆從告文曰則日月則

月名則名字侯伯子男人則人一從舊史之文聖人無黜陟去取焉持此見以省文離破碎之煩則得矣但不免乎直鈔魯史之疵元吳淵穎祖朱子之論謂詩無美刺春秋無褒貶是說也據實直書而善惡自見大義自明此詩傳矣至於春秋無褒貶據實直書而善惡自見大義自明此則固然然亦有不可一概而論者如晉文襄二十七年會於宋昭元年會於虢楚實先晉而經書晉爲文襄二十七年會於宋昭元年會於虢楚實先晉而經書晉先楚魯夫人成風敬嬴定姒齊歸其實妾也而書法止據當時稱崇之實爲內諱而君臣未嘗相弒致明堂位篇有君臣未嘗相弒之訛此所謂婉而成章曲而有直體者也若一概據實直書是史氏亦能之蔑以見聖作之權衡矣

史家記事體止書春正月而已增一王字而大一統改正朔之義昭然此必特筆也天子稱王因吳楚徐僭王故加天字以臨之此必特筆也薨魯君而遍卒他邦之君或云諸侯謙降以卒赴魯史從其赴未必然也如楚之汰侈寧肯謙退者若來赴以薨魯史必不敢降而書卒此必特筆也魯不會其葬則不書葬公雖在楚而不書葬蓋書公則楚無公稱書王則名義不順其辭窮聖人內斷於心而創之也謂聖人隨處有筆創則不勝其擾謂聖人全無筆創亦貪安靜而懶用心之計於經義不免當面錯過但不宜求之太過耳

魯女之見於經者十二人莫賢於宋伯姬莫可憫於紀叔姬女繫號於所適之國無所繫者未嫁女也未嫁而錄其卒已許嫁之刖贊歎爲聖人性命之文果其然乎孔穎達譏劉焯釋尚書

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蓋是治經之通病而春秋家尤甚凡若此類但可資爲談助以爲得聖人之意則未也

弟爲兄後異姓亂宗二者皆見於春秋傳其說皆未必然也成十五年三月仲嬰齊卒左無傳公羊謂嬰齊爲兄歸父後爲人後者爲之子是以不稱公孫曰仲者孫以王父字爲氏嬰齊既後兄而祖其父亂昭穆之倫甚矣不如穀梁之義爲長曰此公孫也其曰仲何子由父疏之也蓋嬰齊自後仲遂而稱仲耳又按同時有叔肸之子聲伯亦名嬰齊經既書爲公孫嬰齊則此仲遂之子烏得不異其文公羊援孫以王父字爲氏之例啟後來以弟爲子之失非事實也襄六年莒人滅鄫左傳云鄫恃賂也

謂恃有貢賦之賂在魯而慢莒故莒滅之案鄫近魯境襄四年公請於晉而屬鄫是年邾莒伐鄫魯救之敗於狐駘既而以屬鄫爲不利仍使鄫大夫聽命於會及鄫滅而晉人來討曰何故亡鄫事之本末章章如是公穀兩家忽爲新說公曰莒女爲鄫夫人立舅出以後鄫也穀曰非滅也立異姓以蒞宗祀滅亡之道也與前後事跡全不相蒙此可知其臆說也或曰夫有所受之矣如鄫是旨滅曷爲昭四年魯又取鄫答曰魯莒之故多矣莒滅之爲邑魯又取之於莒春秋不與莒之有鄫也故但書曰取鄫而不曰取之於莒取亦何礙於滅哉

高赤皆受春秋於子夏高遷傳至五世孫壽當漢景帝時與弟子胡毋子都始著其義於竹帛爲公羊傳先師未有書也公羊傳先師未有書

姜歸魯四年矣中間未嘗適齊何病公之有其餘不足深辨即位之一年稱元年亦史文之常公羊以爲重事唯天子乃得稱於是有黜周王魯之說蘇老泉遂謂夫子以天子之權予魯蓋仲舒治公羊學者也故其對策云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示大始而欲正本也漢以下以改元爲大事皆自公羊啟之矣天王出居於鄭案本傳是時惠后已亡而公羊以爲不能乎母注云明母得而廢之此倒據呂雉廢少帝霍光奏太后廢昌邑王事以解經也季世母后顓朝外戚擅廢立之柄豈非此等議論階之厲乎穀梁傳義長於公羊范注亦多所匡救不若何注專附益傳失然其中有紕繆者襄八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而卒左氏云實弒而以疾赴據赴書卒已屬可議穀乃謂鄭君會

中國諸侯而莫臣欲從楚故弒之春秋不欲使夷狄之臣得弒中國之君故去弒而書卒何其迂謬而難通也漢儒不疑斷爲衛太子事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晒矐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此用穀梁說也豈合春秋之旨歟漢代重經學然多舍經而從傳傳傳各異說則視時主所尚爲取舍而說經者亦不免迎合之病如此者非一端矣讀者詳之

吾於春秋得列女二人焉紀叔姬身爲姪娣待年而往國遭齊禍莊元年齊師遷紀叔姬歸于酅入齊四年伯姬卒紀侯大去叔姬於十二年方歸於酅中間安所託乎若來歸魯春秋宜書不書是未嘗歸也意者從君於寓公迨君歿而去依其叔耳居酅十七年而卒魯人往會其葬視伯姬葬於仇讎之齊差得

所焉春秋曰是吾女之最不幸者也故備書之其一爲宋伯姬伯姬素有賢聲故衛晉齊三國來媵他女所無也成公九年歸宋至襄三十年卒於災以二十而嫁計之伯姬當六十餘歲矣共公前歿已三十四年稱未亡人尚云保傅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左氏少之曰女而不婦穀梁憐之曰婦道盡矣其葬也稱共姬未知爲從夫之謚歟抑特謚歟春秋曰是眞共矣故異於他女而以謚易字也

春秋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左氏云禮也杜注云雨而成事若汲汲乎欲葬也禮卜葬先遠日避不懷也故以汲汲欲葬爲嫌得次日雨霽而葬乃得必誠必信之道穀梁之義反是雖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

也後世拘忌陰陽豈唯日不可移時刻亦不可誤穀梁之說通行杜義無人道之矣然其義終勝

禘本前代夏祭之名周改爲五年一舉之大祭謂之追享據大傳以祫春秋之書禘其故難通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周人禘嚳以后稷配後代無祖所自出可當帝嚳者故禘禮猝舉難行若魯以文王爲所自出而周公配之非諸侯不敢祖天子之義是固然矣及觀春秋所書之禘又不類此一吉禘於莊公一禘於太廟用致夫人一禘於僖公於莊於僖又當誰配若無配位而但祭於其廟則與時祭何別而名追享之禘乎以意推索必禘祭儀文特異他祭不在於有配位即成王賜魯但云祀以天子之禮樂未嘗追配文王也唯儀文之

盛不同時享故移而用之他廟俱可必泥所自出之配以求之則閟矣一說謂三年喪畢致新主於廟而祭之以審諦昭穆故名曰禘此與春秋所書之禘爲近而與不王不禘之制全別矣

禘有二如冬至迎長日之郊與夏正孟春祈穀之郊名同而實異者乎

家語載孔子適季孫正其宰謁魯君假馬之稱謂君於臣言取不言假春秋書天王來求金求賻求車假且不可爲訓求更卑矣何以不爲之諱蓋對季孫言見大匠不當私擅所有可以正四分公室之罪史文紀實見王者不當額外徵求書在諸侯之策不可掩也王於魯實召王而以王自狩爲文則又所以立天下之大防義不一端游夏之所不能贊者殆此類歟

書城十有八億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襄二年會於戚城虎牢昭二十二年列國之大夫城成周此外城書法也莊三十一年城小穀左氏以爲管仲城卽齊桓公城穀而晉管仲之穀僖二年城楚丘舊說皆云將以遷衛胡氏又鑿生不書齊桓不與諸侯專封之解外城而同於內城之直言城書法疑不應爾或云曲阜城西北自有小穀魯自有楚丘在曹州東南五十里皆內城也地名之相同者多矣難於泥斷

世俗有非禮之禮三焉承重也繼祖也斬服也右者人子有爲父後不爲父後之分非必爲人後者爵謂之爲後也西漢詔令尙有賜爲父後者爵一級之文爲後者承爵祿奉宗祀而傳之以重者也應爲後之子亡則嫡孫承之而謂之承重今宗法廢士大夫不世爵諸子無爲後不爲後之分就已無重可傳而漫於喪訃立長孫承重之條遂駕名諸父之前曰是禮也禮果然乎哉古之爲人後者亦後其繼別之宗耳宗不可絕是以後之若餘人無子不皆立後其貲財入宗子之家者宗子祭無後者故也今宗法廢而收族之道亡資財無所入勢必大夫不世爵諸子無爲後者亦然風俗澆薄無貲財喪訃立長孫以奉祭不得泥古禮專後大宗哉古之葬貴賤各有常期或過期而不能葬則主喪者不

者委而去之稍有絲粟之貽卽攘臂而爭摩肩而入曰繼絕之禮然也不念與爲人後與貧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同其可恥可除自期以至於緦之親除服而收藏以俟送葬改葬者緦不可以無服送至親也今葬無常期遠者至一二十年爲子者不能守未葬不除之禮除服已久忽焉返其初喪之服而葬是以僞事其親也喪事卽遠有進無退而如此不亦舛乎必不得已假用改葬之緦事畢而除之亦亡於禮者之禮也

曲禮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傷鄭注弔傷皆謂致命辭也孔疏謂弔辭乃使口致命若傷辭當書之於板使者讀之而奠致殯前此後世祭文之濫觴也雜記云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指也哀次

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也虞祔而退親
黨之厚薄爲去之遲速有此五等至於朋友已屬四累之上相
趨謂本不相識但聞姓名而來會葬者相揖謂曾會他處而
相揖者二者最爲疏外亦在來弔會葬之中則人數自當衆多
矣兩漢親喪致客亦務誇多項梁主辦吳中喪事至與大徭役
同則吳中喪事之靡文由來久矣今之人素無交與而亦弔其
喪者豈亦猶行古者相趨相揖之禮歟

曾子問篇云婚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停婚既葬致
命女氏曰有喪不得嗣爲兄弟女氏許諾而勿敢嫁也既免喪
女之父母使人請之而後嫁之若女之父母死亦然內則云女
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有故謂父母之喪也有喪緩

嫁止得三年則專據本人自有父母喪而言也參攷雜記云父
大功之末始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始可以娶婦是男女之不
得嫁娶又礙於其父之有喪服且大功小功皆從禁止不特父
母之喪矣夫子答曾子問所以既葬致命者不可曠年廢人婚
禮也若雜記之說則妨廢實多即不論期功假使兩家送雜父
母及祖父母之喪便可有二十四年不得婚嫁者豈止於內則
之有故僅緩三年乎禮文乖異不可枚舉此尤其當致詳者矣
喪服緦麻三月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
不敢服其私親也至比於死於宮中者三月不舉祭服問云君
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案國君之庶子君既歿得服其母大
功大夫之庶子父既歿爲其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如衆人

之臣而數條必三年予竊乃合不奪人喪之誼由後之說
大臣丁憂或期月而起復亦似禮之所許後之君子不必據彼
變色而爭起復之失但有說焉王政入於國公政入於家身不
離乎己之國與家也侯服王事越月踰時則反大夫士弁絰帶
而從公事不出乎父母之國期而奉使亦不若後世繫官於朝
出典州郡一去無還期曾不得更盡其心於丘墓烝嘗也然則
雖有禮文可以藉口奪人之喪與見奪於上者其能兩安而無
歉乎哉

古今服制不同大都後加隆於前如父在爲母期禮也唐父在
亦三年明又升爲斬衰嫂叔無服禮也唐加小功從母小功而
舅緦麻唐改舅爲小功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明制則斬衰
三年士爲庶母緦明制則杖期其古禮有服而後直去之者儀
禮云眞妾緦喪服小記云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後代
不問有子無子皆無服竊以理與勢權之有難安者四焉明以
父妾母之服一如正適子於其母既全不厭降而抗卑於尊夫
於子之母又自尊而厭卑已甚彼此何不相顧也此一不安也
正妻若無子妾有子方藉妾子以承宗祀而恝然於其母之喪
二不安也或女君亡而妾攝職生用其勞歿曾不得比於同爨

之緦三不安也服有報妾爲君斬衰三年君爲妾乃吝三月之
報四不安也豈以人情多溺於私愛以妾爲妻故矯枉不嫌於
過正與要不若古禮之爲當矣

緦用喪服議

甲親喪未及期年而歿遺命以喪服殮時人疑焉陳子曰於禮無明文可許其深合禮意也禮襲殮之服有常稱矣祭服不倒親戚之襚不陳非列采不入緘紵不入無寒暑一也然而達識之士殮以時服史書載之爲美談今在喪而以喪服殮比於時服不亦可乎匪特此也人子事親之心靡有窮已如生未終喪死卽易之是生爲人子歿而非復人子也死者有知懼不可見先人於地下或曰服制由近而遠漸有變除以至卽吉奈何以小祥已前之服長附於往而不返之骸骨乎答曰先王之爲終制凡皆以人道治之也曾子反席而歿子路結纓而死就此須臾之頃如是爲宜則一瞑而萬世不可視矣又焉計其他或

又曰如生人之心有不安何答曰死者之心安卽生者之心安也此與屈到命薦芰魏武子命殉葬異成先人之志而不以殮服奪喪服固孝子不死其親之道也

適孫葬祖父母承重辨

或問曰甲之長子乙乙之長子丙甲夫婦前死乙既喪之矣未葬也而乙沒及其葬長孫丙爲承重否乎答曰古者國無二統家無二適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之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宗子沒族人爲服齊衰三月是以父是適子則爲長子三年以其正體於上將以傳重也而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祖之於孫也有適子者無適孫皆服大功而已適子沒乃服其適孫期爲其傳重也祖既以傳重故加於大功一等而爲之期則孫亦以承重故加於庶孫之期一等而爲祖服三年此承重之義也父沒祖尚在而喪其祖母如子之於母父在則屈而期

也若祖既沒則爲祖母齊衰三年與父不在而爲母也同此小記所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之義也假令祖沒時父尚存已未嘗承重及父亡而後祖母沒宜何如晉劉智曰已雖不得受重於祖然祖母今當服已期已固不得不爲祖母三年也亦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之義也凡此皆適孫爲其祖父母承重之說也雖然此喪服之制而非所論於葬古無除喪而後葬者是以有改葬服而無葬服無葬服又安得有爲葬而承重之服後世既除喪而後葬者十居八九將竟以無服送至親乎不仁而不可爲也如其卽吉已久一旦斬焉衰經若新喪者然亦非喪事卽遠與稱情以立文之道進退俱不可總失之乎愚葬而已且所謂承重云者承先祖之重而爲之

重服也假使前已承重而居祖父母之喪今也沿承重之名以葬無疑也若竝未承重於居喪之日忽承重於除喪後之葬於實既不符且與夫祖父母不得沒於子之手而己以適孫承統系者同稱是直沒其父之曾居父母喪也尤不可也噫古禮之不行於今者不可勝舉矣或名實兩亡或有其名而亡其實如所謂承重云者必也先復宗法宗法立故宗廟嚴宗廟嚴故族不渙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使天下眾著於重之實而後承重之服庶幾名副其實矣

讀昏禮述

古禮廢久矣惟昏禮十仍八九案儀禮納采問名一使而兼行二事采謂采擇也既行納采之禮卽進而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謙不敢必其是主人親女也下於廟得吉兆乃納吉繼而納徵徵者成也元纁束帛儷皮爲禮至是昏禮始成女子許嫁笄而稱字矣下得昏期使使請曰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不虞謂恐猝有死喪齊衰期服踰年廢禮欲及今之吉也至期初昏父醮子命迎壻往婦家再拜奠雁婦從之出主人拜迎而不送壻御婦車姆辭之自乘其車歸俟於門外婦至揖入寢門及室卽席壻東面婦西面共牢而食合巹而酳禮畢徹室中之饌設於房中媵御餕之婦從者爲媵壻

迓壻脫服媵受婦脫服御受媵布壻席御布婦席媵餕婦以脯醢舅姑入室婦盥饋餕姑之餘御餕婦之餘事事交錯以致相親之意壻入親脫婦纓非幼時之纓是許嫁所著纓以明有繫屬五采爲之其制注云未聞燭出媵侍於戶外厥明贊見於舅姑舅姑用禮棗栗取其早自敬謹見姑用服修取其斷斷自修舅姑醴婦以脯醢舅姑入室婦盥饋餕姑之餘不餕舅之餘同日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歸婦俎於婦氏人饗送者酬以束錦婦入三月始助祭於廟若舅姑既歿三月乃廟見奠菜拜扱地（猶男子稽首）家老醴婦壻饗婦之送者如舅姑禮若不親迎則壻亦三月往見婦之父母而廟見贊醴以一獻猶舅姑之於婦也此其大略也納采問名納吉請期皆用雁惟納徵不用者有幣帛可執也雁取順

陰陽往來之義謂取從一不再更者俗說也女家受禮及醴女
授女皆於廟以先祖遺體與人故重之壻父命迎反無告廟之
文白虎通曰示不必安也豫慮其不必安而姑勿爲一成而不
可變之局與所謂幣必誠辭無不腆者何其旨之相岐歟左傳
楚子圍鄭婦告於莊共之廟而來鄭忽先配而後祖鍼子譏爲
誣其祖可見此制不概於人心古亦未嘗遵用又未廟見而歿
者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見止靦止已三月矣尚未成
婦必廟見始成婦而往迎時不先告廟以爲萬一不克成婦之
地待其配不太薄乎適於人者不亦難乎宜此禮之不行於後
也男女有別在平時纖悉嚴明獨初昏男御女媵交錯供事不
以遠嫌爲禮所謂禮時爲大惟其宜稱而已士乘墨車以迎鄭

注以爲攝盛俗下假用先世儀章以爲觀美濫觴於此吳俗家
貧省費壻往婦家成昏卽歸謂之捲帳轉有似於親迎之意居
近者三日卽往婦家不待三月前後夫婦偕往俗謂之
展毋疑是左傳反馬之說宣五年經高固及子叔姬來公羊以
爲雙雙而至譏焉質明贊見三月廟見於是去位以讓後來者此古從官之節候也嗚呼人壽幾
獨新來婦謁不與今則夫婦必偕今似合宜矣餘大抵從同抑
予謂昏禮而益明易卦之漸也漸之象曰女歸吉自納采至親
迎不蓍中開相去時日要之極其從容而不迫若歸妹以兌少
女從震長男悅而動進不以漸爲六禮未備奔則爲妾之象漸
六爻皆取象於鴻昏禮用雁安知不取義於斯乎請爲解經者
備一說焉

學仕解

人生不出學仕兩途古之學仕循年躡級無可捷速無可僥倖
何則中人多上智少顏淵子奇不可以爲例也案禮記年二十
而不表見於外如是者有年過三十博學無方前之博學不教內而不出謂專自勤學不敢教人存畜所學於內
方恐年少志未堅定或雜而不醇故必示之向方至此則志氣
堅定矣無方可也學記云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視
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其在斯時歟此爲學之節候
也四十曰強而仕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未四十無望仕也未
五十無望爲大夫也古者仕於私家仕於庶人在官仕爲閭胥
黨正之屬皆謂之仕漢三老嗇夫掾屬之職亦然不遽服政也

然雖小官亦得自行其志而無所牽制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
服從不可則去其不可而去想亦不俟五十而慨然自廢矣若
五十命爲大夫則必道合者也服政二十年己之底蘊無所不
展國家既已盡其才竭其力曰吾不忍更勞子大夫子大夫其
少安於是去位以讓後來者此古從官之節候也嗚呼人壽幾
何二十而冠始成人三十有室始理男事四十以前皆爲學之
日四十以後或躡自試之時至五十乃致身矣至七十復乞身
焉天假之年從容漸次何其樂也後代則不然自六年就傅父
兄卽望以仕十餘歲子弟之聰俊者亦唯曰予仕從事科目者
學其所學而實非學不以科目出身者益不識所謂學問有自
命博學者無不好爲人師而自炫自譽盈有不教不出者乎凡

學官先事士先志故入學一年視離經辨志二十以外猶遜友視志今學士之志其可問乎仕則人人期於躐躋顯要惟智盡能索中路差跌斯已耳安所謂道合不合乎又官無大小一入仕即去留皆不由己官卑不肯言去官高又不敢言去而引年予告之義難言矣統計一生其未仕也若渴若飢若驟若馳其既仕也若沈若淨若寐若迷前瞻後顧而無所泊棲一朝溘盡身與名同腐如悲夫

祭物論

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非食味之道此一義也然禮又云時爲大稱次之宜次之祭之日思其所嗜周官庖人共祭祀之好羞可見鼎俎豆籩之實雖有常物未必一倣禮文無稍更移也善乎唐崔沔宗廟加籩豆議曰鋪俎籩豆簠簋尊罍之實皆周之時饌也其用通於讌賓客而周公制禮咸與血毛元酒同薦於先晉郎中盧諶近古之知禮者著家祭禮所薦皆晉時常物不復盡用禮之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缺於祠祭明矣此論甚得隨時宜稱之道若必一一泥古則祭先立尸坐必席地牲必親殺骨必辨貴賤一切古器物古食味皆祖考生時所不曉靈魂當怪駭而吐之豈所謂事亡如事存者乎

國語屈到嗜芰命祭必以芰屈建去之君子曰違而道柳子厚非之柳義終長

賢賢易色　竊謂此主夫婦一倫言賢賢如關雎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車舝之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易色如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在婦爲嫁德不嫁容在夫爲好德非好色造端夫婦道理甚大若賢人之賢交友一倫已包之矣且與色頗不相涉好德如好色可曰如不可曰易者就情施於一人見一邊不見一邊之謂也

射不主皮　其文在儀禮鄉射禮射禮者大射賓射燕射鄉射也大射用虎豹熊之皮飾侯側又各以其皮緝於中央曰鵠賓射之侯中側皆畫五采不用皮燕射獸侯畫獸頭於正鵠之處亦以布爲質而不用皮鄉射同於賓

射畫布然則唯大射之侯是革餘則皆無革可貫而通曰不主皮者蓋當時別有主皮之射周官鄉大夫獻賢能之書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其三曰主皮注云庶人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張皮主之所謂勇力之取非揖讓之取也鄭注不主皮句謂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正義云中者雖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中不中又有在乎中的不中的之勞者行葦之詩既曰序賓以賢又曰序賓以不侮蓋分於此兮曰校射重所謂架子而中猶次之髣髴相似但不是比禮比樂耳朱注云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就文通義不專尋求固便於經生家也

無所取材　古注云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

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此說可參

自行束脩以上　束脩有三訓一訓束帛脩一訓十脡爲束曲禮童子委摯而退疏云童子之贄悉用束脩檀弓右之大夫束脩之問不越境疏云十段脯爲束脩此朱注所據也大夫以之行禮何嘗有薄意朱注緣以上二字認爲至薄者頗覺杜撰

泰伯章　太王遷岐或云在商王廩辛時或云武乙時或云小乙時大抵去克商時近猶百有餘年商道未衰右公方避狄遷居遽萌異志揆之時勢良爲乖刺詩云實始翦商猶書云肇基王迹從既有天下後推本尊言之耳朱子舊一志字便覺

太王與書臨司馬懿相似左傳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未嘗言所不順從者何事大約謂太王致時泰伯出亡不在側故不得立耳朱注以爲不從翦商之志是泰伯如新莽之子宇也何以爲太王地乎因文王以服事稱至德泊謂泰伯亦必以讓商稱至德影借詩與左傳之文爲左證以成其誣金仁山歸震川皆詳辨之斷不必墨守朱注代爲護前矣

執圭　周禮典瑞職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二采二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此君所親執之命圭也又云琢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疏云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穀蒲之文直琢之而已其長皆降於君一等如

上公圭九寸則聘圭八寸也古注甚明朱子混云諸侯命圭命圭如後世官之有印一而已豈得令使臣持出耶

勃如戰色　邢疏云戰栗其顏色敬也如此自明上文兩云色勃如也俱勃如二字成文此句依朱注戰而色懼之解則勃字當斷如戰色當連矣文義不協他如戰戰兢兢使民戰栗豈亦作戰慄解耶

雖疏食菜羹瓜祭　古注云三物雖薄祭之必敬疏引玉藻瓜祭上環惟水漿不祭知此三者雖薄亦祭也其訓甚明何必改字

翼善射鼻盛舟俱不得其死然　然字應連下爲句然者虛擬之辭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先事而豫揣故有此語氣詳玩已

不得其死則無用此矣不如連下讀覺倘德之心分外明快

子路宿於石門　春秋齊侯鄭伯盟於石門齊地也齊地近魯故語晨門以孔氏彼即知之不知朱子何以不注所在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左傳昭公薨於乾侯晉史墨對趙孟曰魯文公薨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前此昭公二十五年宋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杜注文子武子平子也魯君喪政四公矣注云宣成襄昭也孔子立乎定公之時而言各增一世昭然可據論語集解孔云四世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案武子卒於昭七年十一月九年冬築郎囿左傳云季平子欲其速成十年平子伐莒取鄆悼子之立事不見經杜元凱不數之爲是朱子以季文

子賢舍文而添桓以合四世之數不攷宣公失政去季武子立尚隔三十餘年中間政安歸乎伸遂之子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聘於晉以晉人去之時正文子在位也安得舍久專政之文子而數未執政之悼子乎文武平桓爲四世無疑矣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中庸疏三年父母及適子并妻也天子爲后服期以三年包之者后卒必待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子之志故通在三年中是以昭十五年左傳穆后崩太子卒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三年之喪若尊主父母下不必更云父母矣達者自下而通乎上然貴賤不盡一期喪達大夫而大夫降三年喪達天子而天子降惟父母之三年喪則不降故曰一也朱注未及詳悉

屋漏　爾雅西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宦東南隅謂之突古者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爲隱奧之處祭祀及尊者所居也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處

祭成人始設奠於奧謂之陰厭尸謖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孔子云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屋漏之非暗室明矣詩所以云不愧屋漏者以陽厭是祭末事助祭者至此易倦故以不愧戒之若取暗室之義宜云不愧於奧不當云不愧屋漏也下文毋曰不顯莫予云觀箋謂改饌於西北隅厞隱之處者以改饌之後佐食閉戶降則室內無人鄭注所云或者神欲幽暗是也因當時屋漏有神故勉其不愧非謂助祭之人在屋漏之處也在宗廟中也朱子注詩謂獨居一室不主祭言猶曰不欺暗室云爾不但暗室非屋漏解亦與下文神之格思義不相貫矣馮嗣宗詩經名物疏辨之如此引詩斷章不必拘本義朱子以解詩解中庸尤無

足怪習其讀者若問本義必反駁而譁之然不可不知也

不日成之　詩傳云不與之相期限日自來成之其解爲有味
朱子以爲不終日不終日而成臺得毋形容太過且既已成
矣何必又戒以勿亟
爲長者折枝　古注以折枝爲按摩枝同肢體之肢今朱注以
爲樹枝之枝雖虛言取譬不難之意尤爲淺顯但於爲長者
三字全無意義似宜從古
廛無夫里之布　周禮載師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
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又云凡無職
者出夫布注謂卽九賦中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朱子謂
載師所云以待士大夫之有土者不毛不耕謂臺池苑囿之

屬民無職事又是其家所養浮泛之人閭師民無職者方是
庶民故其出前重而後輕是皆曲說以彌縫周禮稠疊不可
施行之制周禮之疑僞正在此等至於孟子廛無夫里之布
必欲根據周禮則引夫布里布兩條足矣乃舍閭師之文專
據載師以夫家之征抵當夫字解用康成一夫百畝之稅之
說不刪去一家力役之征句是又添一稅也憒憒甚矣張橫
渠曰夫家之征疑小司徒所謂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其餘
夫竭作或一家五人或三人或二人謂之家夫家當作是解
鄭注謂出一夫百畝之稅是無田而與受田者等也其說有
理大約夫布卽後世之率口出錢里布卽後世門攤之稅泉
布之布卽錢也二項所取獨輕以懲惰游尚堪應給耳廛是

民廛所謂願受一廛而爲氓者在國都內左祖右社之閒與
前朝後市之市廛不同上文市廛而不征之廛廛是稅名此
廛是居宅朱注混而爲一戰國雖橫暴何至廛征夫里并集
一門而孟子又作兩條言之耶
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　古注云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
急句讀文義似俱勝今注
夏后氏五十而貢二句　周禮王畿百里內爲六鄉六鄉之地
去國五十里爲近郊去國百里爲遠郊所謂國中郊門之內
鄉是也百里以外至二百里爲六遂遂人掌野造縣鄙形體
之法五鄙爲縣五縣爲遂是鄙在遂中而其地屬野也二百
里外至三百里爲稍地三百里至四百里爲小都四百里至

五百里爲大都鄙近都遠中隔稍地焉太宰以八則治都鄙
蓋自縣鄙至都家通六鄉以外之地言也都鄙固是野而遂
非國中鄙又不當別出遂外今云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
蓋治鄭康成相沿之誤
丈夫之冠也四句　此是孟子約略分言之耳案冠禮無父命
之文實則有三加祝辭又有醴辭字辭冠後以贊見於鄉大
夫鄉先生如晉趙文子冠見欒武子范文子冠見韓獻子智武子
皆有言以勸勉之蓋父之命辭不言可知父亦自命而以其
命之意出於室亦不親教子之義也至於女子之嫁士昏禮
云父醮女而俟迎者西面戒之母戒諸西階上父命女之辭
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

達宮事庶母施罄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罄據此則時文家妄云女子嫁父不命而母命之者曹說也

陳仲子　於陵屬濟南郡見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於陵仲子尚存乎鮑注謂此自一人若孟子所稱已是七八十年矣陳仲子宣王時趙威侯在王建時　但云其爲人率其民而出於無用者又絕似孟子所稱恐不應更有一仲子如是者也

曹交　曹亡於魯哀公八年孟子時久已無曹矣注曹交爲曹君之弟非也蓋以國爲氏者

王子有其母死者　儀禮喪服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緣緣既葬除之鄭氏注云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爲母不得伸權爲制

此服不奪其恩也父卒始得服大功蓋諸侯尊絕旁期之服不服妾公子爲所厭降亦不敢服其私親雖父已歿亦不爲其母緦蓋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母也又庶子爲父後者得服其母大功而惟服緦也此諸侯庶子之禮若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父卒得伸至三年士之庶子雖父在爲母皆如衆人士卑無厭也厭之義屬於父不屬於適母若厭於適母則以上差等之制俱無所施矣朱子從趙岐注爲厭於適母殆不然也

是爲馮婦節　則之野則字接上欠妥不如士則之爲句野有衆逐虎爲句先則之後笑之正相照應

經咫

四 廣雅書局栞

內務部

參事廳

參事仲秋

異士鑑畧

翁氏藏書

序

惕齋先生越之躬行君子也居海濱越人以隱士目之然先生嘗應科舉試云越故多文士而掛談道學文與道裂其所謂文非吾所謂文也古之君子有以文入道未聞以文遺道其文與道兩至者宋之朱子明之王文成猶能之文成與朱子其文同而異其道異而同同而異者有朱子之文有文成之文文異而同者文成之道何嘗不合於朱子之道斯亦無俟徐文貞學則程篁墩道一編爲之調停兩家議論也先生少好文成之學以求其致長知之說既有所得一歸實踐遂爲信朱子之學先生非始疑朱子也先立乎其大也非繼疑文成也非異則其所師之人亦之理發爲古文辭淳如也其見於帖括者爲巨公所賞然召之輒不往其教人之緒脊有條理唯其積厚故其發之也光盡能貫通乎朱子文成之道故能發揮乎朱子文成之文以視游談無根飄風過耳者固不能涉乎其鄂即越之絮以文著者其醇疵虛實之相判何如也先生嗣君純夫能世其學裒其遺集而雕善本勝於陸

序

知之艱行之惟艱也學之所進有異則其所師之人亦異而所師之人豈預關門戶以招之進哉先生以粹然之理發爲古文辭淳如也其見於帖括者爲巨公所賞然召之輒不往其教人之緒脊有條理唯其積厚故其發之也光盡能貫通乎朱子文成之道故能發揮乎朱子文成之文以視游談無根飄風過耳者固不能涉乎其鄂即越之絮以文著者其醇疵虛實之相判何如也先生嗣君純夫能世其學裒其遺集而雕善本勝於陸

序

曾煜稽首拜撰

展刻其父劍南集矣嘗序於余亦先生遺志也余序先生文不勝車過腹痛之感云

乾隆十二年歲次丁卯仲夏下浣年家眷同學弟制魯

風行水上天地之文昭焉操觚之士則而象之以用其精能激瀾牢籠千彙葛狀而其可傳可久爲古人不朽之盛業者則載道之文也自六經糟魄諸子煨燼而耿耿光不可澌滅歷漢唐以訖有宋薪盡火傳蔚爲鉅觀矣宋人爲文無滯言之元無箋註之鑿涵詠聖涯吐嚥道妙觀縷剖決以定至細之倪斬斫拂乎古人之意焉耳嗟嗟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揚皇荂則嘘然而笑辭言聱詞連狌宕佚使一種煙粟自溯爲雲濺秋靈之墨而繩以古人立言之旨概乎未有聞也物態不齊隨時遷變得水則爲螭得水土之際則爲蜃蜃之衣得鬱棲則爲鳥足文士之筆亦若是已尤可嗤者繙於俗學滑於俗思逞詭詭之才情作爲敖之優孟剽掠前輩波蕩後生以貨寇博帶爲聖賢而目是所謂耳食者也如是而欲求一言之合於古人蓋綦難哉惕齋一集平易近人其心契而得力者時露眞詮具能根柢於宋儒所爲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非與東野云文章者賢人之心氣也心氣正則文章亦正讀其書想見其人是與古人之意不差累黍而至道所藉爲羽翼者也予故樂得而序之乾隆庚午暢月同里梁國治拜譔

向惕齋先生集目錄

卷一 傳
卷二 序
卷三 序
卷四 書
卷五 書
卷六 題跋
卷七 記說贊銘文
卷八 雜著

傳

陸稼書先生傳

山陰向　瑬著
吳興劉承幹校

先生陸氏名隴其字稼書浙之平湖人性端重周旋翔步動中軌程盡自其少時已卓然克自樹立若希聖之事人皆可學而至者居貧自力於學業凡窮理盡性之道脩己治人之方皆精思切究深造而自得之會遭鼎革隨其先贈公流離奔走簞瓢不給晏如也念伯父司李君闔門殉節孤痛傷之因蕭然有隱居教授之志年二十七始爲諸生連不得志於有司因慷慨嘆息謂丈夫生斯世攄縉紳澄清非異人任今日之憂豈爲溫飽哉丙午舉孝廉庚戌成進士知江南嘉定縣視民如兒女子起羸瘠而肥澤之豪強有犯者治以法而寬其自新諄諄以敦教化興仁讓爲務民皆感泣政教大行會有推薦者將以七閩接祭使遷矣然竟以不善事上官落職歸後薦者益力服闋後乃補靈壽令仁聲善教如在嘉定時其爲民興利除弊常以身抗上官必伸己志而後已不以前事爲戒而少依阿也政成擢監察御史巡視京畿疏劾不避權貴直聲振一時而正官方扶名教兩疏則尤人之所不敢言者　朝廷方倚重之乃一年遽罷去初先生之之然先生與二公往來第以講道論學未嘗用舉主禮造請其門而二公亦嚴復嘆其賢云先生皆心力學說誠致行於書無所不讀而尤致力於四書大全以爲欲將聖道正人心去其邪而開其蔽莫若此書反覆決擇凡六年始卒業焉其點定去取無一苟者復取明季及本朝諸家之說剖析異同定其指歸名之曰困勉錄以補大全之不及蓋自有明中葉以來陽儒陰釋之徒創爲異說後先接踵鼓天下之衆而從之而聖學於是大晦先生悉從而闢之其言一以程朱爲準以居敬窮理爲功自考亭以溯源洙泗渾乎其訢合而無間也又言聖人之說心會之必身體之患不行不慥不明先生誠實以道德之蘊體諸身心終始不渝而體用具足故誠者以爲今日之子朱子非虛言也教人反覆詳盡尤拳拳於義利儆釋之辨以爲此學之大綱也大綱既正然後可漸而入常於松陽講義中三致意焉其居家孝友執親之喪哭泣盡哀日夕饘粥期年後猶席地而寢仲弟尚桓困於酒而墮河遂身自止酒以率之後弟殁邑民深爲惜其去盡先生罷職去嘉定時老人兒啼婦人巷哭盲者跛者皆相與追送於路至是以內擢去然終身不復飲焉壬戌之秋喪一子逾月長媳又歿先生

深自警惕謂生平積愆所致蓋遭變而恐兢兢乎畏天命而數咎殃此憂勤惕厲之心所由與君子存之者默相契與瑣性迂才下亦常有志於斯而獨學無徒恨未識先生之面既乃讀其年譜及所著書乃粗敘梗概以志私淑之意其家世生卒本末皆不具云

韓先生傳

紹興山陰之三江有韓先生焉其行事頗卓卓可紀爲人狷介自守不務名譽故名亦不著與家大人爲總角交幼同筆硯歡相得也壯遊四方或聚或散今老矣復相追逐於閭里未嘗旬日閒故家大人知之最深家居數數道之其大節不可及者尤在事親撫姪二事先生有夫妻子母之樂而好爲此矯情震俗之舉哉此先生及歸又擇其行三者爲已子盡以爲如是則祖父之嗣不斬兄之嗣得衍而已亦無子而有子是一舉而三得也先生於此盡善之熟而慮之審矣不然先生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樂而好爲此矯情震俗之舉哉此先生固多可紀茲特紀其大者先生諱彥俊升其字也

向惕齋集一　傳　四

向瘣曰先生撫姪一事或以比之鄧伯道余謂其事略同而心則或異盡伯道棄其子於已生而先生則無棄子之慘也伯道爲之於頓沛倉卒之際而先生則於從容暇豫審擇而處之也然先生之所以爲此要自其孝親一念推之書云惟孝友于兄弟豈不信歟

覺頑子傳

余嘗從覺頑子遊曰其貌耳其論說輒心壯之使其出爲世用必當有所建白即不然使其不爲衣食困得優游歲月沉浸古人卷軸中亦當成一家言有以自見於

當世乃竟鬱鬱不得志以窮愁困頓終其身嗚呼惜哉
覺頑子姓張名汝霖字又良山陰之三江人也自其曾
大父宇侗先生以理學著遂世爲儒者君生而英敏容
貌魁岸奇傑舉止昂昂若自得讀書輒過目不忘貧無
從得書或假諸友人略觀大意不屑屑章句訓詁視先
世儒賢無甚當其意者而特喜陳同甫之爲人氣味亦
雅與之近與人語議論風生座客爲之驚愕失笑弗顧也中年嘗
躍攘臂作指畫狀座客爲之驚愕失笑弗顧也中年嘗
染狂疾尋得愈復遇家難幾不自存活屢就童子試屢
見抑於有司偶試武生乃與焉然非其志也旋卽棄去

因益自放浪傲睨儕輩不可一世人或對衆鼾鄙或箕
踞長嘯見貴官富人往往疾趨避去意有不合卽掉頭
弗與語其爲文任意馳驟不阡不陌不得以古人繩之
每一篇成無不拍案叫絶人或指其瑕疵輒瞋目怒所
爲詩歌亦祇自寄其意工拙勿計也頗諳岐黃術雖人
不之信而自以爲獨得祕妙善治圃晚年家益貧或植
瓜蔬自給老屋數椽僅蔽風日衣粗食糲婦織子耕宛
然隱者風致間嘗與余談論或離或合至互異處輒相
持不下一日過余齋命童子具紙筆將錄近所爲文示
余未及書而客至乃擲筆仰天嘆曰一文之傳與否亦
有命耶余頗怪其語須臾別去不相見者旬餘而溘然
逝矣噫傷哉時年五十有七余既奇其才而悲其不遇
恐其遂泯沒而無傳也因爲之紀其略云

程魯望傳

魯望既歿予欲作傳以紀其行事下筆者屢矣懼言之
不文不足以傳吾魯望今且將三年親知之請者益衆
恐愈久而就湮也因約略書之魯望姓程氏名登泰系
出伊川先生數遷而至山陰之三江遂家焉其世次具
載家乘魯望幼而端重類成人方十五六時卽知好學
予時與同志數輩講學里中魯望每隨先生長者後聞
坐傾聽終日無惰容退而忻忻若有得也自是時相過
從有疑輒就質鼓舞振發以聖人爲必可學居恆動作

一準諸古人鄉俗間見其規行矩步始而訕笑百出居
久之漸心服其所爲乃嘖嘖稱嘆曰此少年道學也未
幾以父任山東鹽運司經歷隨其母之父任所與予揮
淚而別且索書訓語以爲鵠既去數數以書來問學親
友自北來者率縷縷爲予述其勤學狀後其父寢疾飲
食湯藥俱身親之晝夜不少輟及父卒哀毀骨立終喪
不飲酒食肉雖甚病源之弗變也其歸自山東也爲學
益力初至衰服來謁卽請予受爲弟子予辭不獲從予
遊者數年朝夕不去側每晨入學舍率羣弟子二十餘
輩北向雁行立三揖就坐展卷唫誦冠服嚴整肅如也
諸所問答退卽誌之久而成帙貌恭色溫雖頑童野老

皆知敬愛素強悍者遇之亦爲斂容然自其父歿家遂
落或至饘粥不給亦終日危坐讀書不休事母至孝已
常有飢色而甘旨之奉不少虧又恐其母不堪憂苦時
爲歡笑以悅之嘗出門爲童子師遇供饌稍佳者輒遺
歸奉母或遲不能致卽泪灑灑不下咽令其母每爲人
語至奉養纖細處輒呼號哀慟不能止也先是魯棠在
山東時以父病憂悴咯血閉戶語其後屢作屢止貧不
能具藥餌庚子歲遂復大作然猶力學不止友朋中或
勸其少間輒應曰壽夭命耳縱弗學庸遽免於死乎且
以勉學死不愈於靡靡而死者耶予謂之曰居敬之功
誠不容懈思學耗精力殊甚自宜少弛固養疾之道也
魯棠顧以爲然而其疾已不可起矣卒於是年六月二
十日年二十有七未娶將卒哭謂母曰兒不獲終事母
罪莫大焉兒卽死棺取掩形葬用瘠土勿以過厚增兒
罪也囑諸弟孝友勤學勿墜祖父家聲時其兄學周遠
遊燕趙間以不得一見爲憾氣垂盡猶喃喃呼其兄不
置也魯望資稟沖和涵養深邃篤學力行不遺餘力充
其所造殆未可量也竟以天卒悲夫所著有篤志錄一
卷

江郎子曰方予之志學也懼力不能勝而思求將伯之
助遲之數年於同里得黃君序言又數年得程生魯望
三人中魯望年最少質最醇力學亦最勤意其所造者

未易測而予之所資以爲助者未有艾也不意竟先予
而夭天乎吾烏從而識其所謂耶夫以魯望之少而遂
止於是則予與序言之所以自力者其可不汲汲也乎

張烈婦事略

烈婦吳氏山陰柯山張錫綸妻也初錫綸客粵西與某
地土官善厚贈之紫藥材以歸值千金家食數年資且
盡復往遂卒焉烈婦聞之哀慟不欲生既思其夫死數
千里外非親往柩終不得歸乃謀束裝行親族咸共勸
沮堅不可竟獨身往人或譏笑之弗顧也越州至粵西
遠絕險阻雖強壯男子不易至烈婦以一柔弱婦人扳
崖挂壁涉磴履危出入於蠻風瘴雨荒箐毒蛇鼯鼠豺
虎之中而卒扶其夫柩以歸嗚呼是豈獨巾幗中所難
哉既歸爲夫營葬某地竝附已生壙於側事訖因大慟
曰前所以不卽死者欲歸夫柩也今吾願畢矣且夫又
無子吾更何以生爲遂不食親族百方勸之不應餓十
三日卒於是人無不賢烈婦者嗚呼婦之行事卓卓乃
如是使婦聞訃卽死其烈已足稱況復備歷險遠歸夫
柩於崎嶇數千里之外而乃從容不食以死較之尋常
以死從夫者其賢不更萬萬哉予謹聞之周君謙益而
祁君皇于又謂余烈婦雍容殉節方其餓未死時蓋怡
然無幾微艱苦狀也

江邨子曰嗚呼如烈婦者豈獨其節哉乃其才識亦過人遠矣余嘗拜祁忠敏公像於寓山舟過柯山輒徘徊於其岩壑之勝而不謂其遂與寓山竝高千古也噫

羅麻傳

三江有羅麻者不知其何名里人因其面麻呼羅麻居城之東門少以冶鑄爲業及長閭有以掘金致富者嘆曰冶之爲技賤而且勞窮日之力所得不過百錢耳豈能藏鋌巨萬誇耀鄉里之小兒哉遂棄其業日以掘金爲事然自壯至老竟不得一金以死聞者莫不憫而笑之笑之者何笑其拙於計也憫之者何憫其溺於財也嗟乎富貴之權天實主之人實操之麻既不得於天不求於人而顧切切焉捫之於地其溺誠可憫而其拙誠可笑矣然吾謂世之笑羅麻憫羅麻者正未必非羅麻也熙熙而來何莫非拙於計者攘攘而往何莫非溺於財者而獨於麻笑之憫之其亦不公之甚矣且求富於地不過舉手之勞耳得則有所加也不得亦無所損也而求富於人則趑趄囁嚅之態有所必至吮痂舐痔之事有所不辭無論得與不得而卑污亦已極矣嚮觀天下可勝悼哉由是以言麻亦不幸而不得金耳使幸而得金則其致富之由固尚可以告人而不若求富於人而不得金之爲愈也已則不如羅麻而反笑之憫之者之不可以對妻妾也已則不如羅麻而反笑之憫之吾笑其但知笑人而憫其不知憫已也是爲傳

癡人傳

康熙之己丑歲余館於高氏之舍外人窺余所爲頗有詬笑者一日余問學者曰外論何如學者笑而不言固問之則曰外人咸以癡目先生余默然良久曰其然乎俯而思之事固有其因而名固有弗可辭者因戲作癡人傳以自況傳曰浙海之濱有人焉問其年尚未三十觀其行大類癡者遂皆以癡人呼之云其癡若何其平居也首不脫冠身不去衣立未嘗跛坐未嘗箕行無緩急翼如其趨自手至足纔尺是拘當世所尚曰惟酒脫視此所爲癡復何說每值無事危坐終日或誦詩書或玩周易思而未得如負重疾迨乎既得不勝悅懌忽憂忽喜循環莫息在旁觀者莫測其由指之爲癡更復何求及與物接共相談論或雄其辨動人聽聞或俯其首寂無所云言或非禮拒而弗答道或不同厲聲正色時尚圓巧彼獨方拙癡之一言非此安設情之所發多與世忤人之所爭彼乃弗顧人之所欣彼或加怒是非當前一衷以理毀譽及躬弗悲以喜見義勇爲奮不自止聲色貨利脫然如洗與物無競與世無爭苟非癡人復誰其能生質之陋幾於下愚人皆了了彼則若迷妄效聖賢望焉以趨堯舜之中孔顏之樂太極圖先天心學汲汲孜孜窮探力索上希鄒魯下師濂洛言稱古昔動法先王視人猶己彼此胥忘

惡稱人過樂道人長凡此所爲癡人肺腸此其大略他雖悉舉嗚呼天地有此癡氣聚而成人爲世所異自古及今繩繩相繼後有來者幸毋自棄

山陰向　璿著

吳興劉承幹校

序

送沈廣文赴新登序

余與沈君平山交十年矣君爽伉明達不礙事章句自余館其從兄漁莊家與君居相距不百武輒朝夕過從議論瀾翻不竭而胸無城府以余之愚亦每樂爲之盡憶嘗與君言天下惟教養二事至爲急切而庶其職者莫重於縣令學博縣令固兼理士民然於一邑事無所不當問既有農桑錢穀簿書獄訟之繁又有迎謁往來之不可缺是非絶人之材質不能復致意於學校而學博則專司其任得一意教育非有他事相關端士習而作人才非學博其誰問譬之一家縣令其父母也將以統治家政而訓迪子弟則一屬於其師學博固士子師也何可自輕以曠厥職君深以爲然予又嘗謂士方爲諸生時多專精文藝欲其通知古今者蓋期其獲第居官旣又或職守紛然不暇更事於學惟學博優游其閒得以沈浸典籍而熟講夫當世之故旣以自治而即以栽成士子備國家之用是宜爲有志者所樂居君益聞而是之蓋是時君方爲諸生也今君登丙午孝廉年未四十遷就教職授新登教諭於是可以知君之志矣其

贈其行

贈馬帝賚序

余三十年來自武林外未嘗跬步他有所適故交游最狹然於四方賢人君子一聞其名字輒用嚮慕恨不得相親就已亥歲授徒蕭山沈漁莊家得交凌二如二如慈湖人乃因二如訪知其邑之周因嚴高世士而因嚴亦因二如知余先以書來神交數年始訪余於漁莊齋舍余則又因因嚴獲交其邑二三人於是知慈湖故多奇士又聞其地山水佳勝每思一往游之采其物產人風而報謁前此諸君之枉顧者更相與徧求倘徉非常之士而納交焉竟以事不果往今年夏漁莊歸自試

林爲余稱慈湖馮君啻賓且謂其將過訪問之則君亦因因嚴以知余者也君工繪事兼能詩挾其技以游當世士大夫爭欲致之而君顧好與伏處草莽者交斯已奇矣秋杪忽寄余稼書先生年譜余益奇之仲冬渡江來晤則雅度翩然旣相揖卽緩述余向所與因嚴書而復以尙書離句朱子語類見贈夫余與君素未識而乃數承君貺所遺書又皆聖賢經籍非如世之文士以詩文相投贈者是其志之所存盡與流俗異而其平日所交往亦從可知矣宜其與因嚴善而漁莊稱之不置也余因是且重有望於君予旣不能游走四方以接所謂賢人君子而問有所聞或未得其眞君足跡所至日益廣又善別識人物色所得當不斬爲予告或并圖其巖壑像貌以來余且無俟出門而坐交天下士矣然覩因嚴贈君序謂將歡然攜手歸隱南山之南則余又殷然思從其後也

贈陳宗洛序

江城居人不下三百戶無問老少賢愚兒童婦女輒相推爲長者必曰宗洛先生某於先生父子間爲紀輦交先生是先生長君省三與余同筆硯歡相得也不幸天死疾革時猶呼余至牀側牽手絮語揮淚而訣旣先生又嘗延余訓其諸子蓋余之奉教於先生自束髮至今三十年如一日也故知先生爲最深夫渾金璞玉見之而不知爲寶者無目者也先生性情沖淡表裏澄徹不以言貌加人而人與之接雖暴悍者亦不自覺其意消人有片善卽後生小子遊其門者輒獎進之不啻口出尙未傳君嘗稱之曰宗洛眞人中之瑞也人爭傳其言以爲信而余所尤心折於先生者蓋其天趣盎然流溢於聲音笑貌之表不求異於人而人自以不可及今夫撝矯自好立義聲致美譽於時者世豈乏人而以視先生其相去何止尋丈計哉先生讀書授經之暇復精於醫每用以活人不責報今年春夏間余家無長幼悉患病余在漁莊不相聞戶外幾絕人跡唯先生以七十老人日一至診脈視方遂以全活此於先生未足爲難而求之於世則何少也嗟乎先生於某家豈獨金玉寶器哉直穀粟耳夫穀粟固人之所以生活者也此吾之所尤感激欲涕而不能已於言也因爲之敘以進之先生

贈桑煥章序

古之時其人皆誠朴質直知有義理而不知有禍福迨其後風俗漸漓乃因禍福而猶不敢盡違乎義理降至今日則但知福之是求禍之是避義理之在人心者幾於蕩然無復存矣桑君煥章少嗜精於易課決人禍福往往多奇中然此於世之術者亦輒能之不足爲桑君異也獨嘗接其言論窺其志意深慨夫世之衰而人心之不古思有以轉移之又自傷其聲將無所用其力旣

而自審曰當今之人莫不喜福而懼禍予之術幸不爲人所鄙棄倘因是而啟之以其所喜惕之以其所懼使其奮發乎義理之中此非轉移之一機歟南荊之將叛也笠之得黃裳元吉以示子服惠伯惠伯曰忠信之事亦甚矣而伯乃本諸義理以折其邪心使荊能從是言而以其去邪就正之思爲轉禍爲福之計則亦何至於叛而敗而卒奔於齊也哉桑君用斯術以救人心所言者禍福而所據者義理多方開曉聞其言而悔改者比比而是此雖與古之無所爲而爲者不可同日語然使人知義理之當求而不至蕩然無存其功豈淺鮮哉況由其言而篤志力行

向惕齋集二 序

以求進於古者乎若桑君者誠得夫轉移救世之方而與世之術者不可等量而觀矣余故喜而爲序以遺之

送李魚君赴順天鄉試序

從來懷才抱道之士每思有以建白於天下故嘗急於用世而不欲槁項黃馘終其身於緼袍甕牖之間此其所挾持者固甚大而非小丈夫之所能識也顧天或束其身抑其遇使之不得遽有所爲是豈故欲困苦之而以有成今年夏魯望將侍其尊人於山東官署乃與序言同至余齋且乞一言以爲別余亦何言哉凡余之所欲言者古昔聖賢已莫不言之矣尚何待於余哉無已則有一言焉古昔聖賢之所言者迹也後之人不徒求之於迹而嘗求之於心果能得之於心則其迹亦未有

北闕竟不售南歸一試又不售今年逾五十矣茜搖髮白將復治裝赴順天鄉試或有諷之者曰世不我知則亦已矣何必屑屑於是爲先生曰不然人各有志不可強也況今　天子加意人才鄉舉里選廣開登進之途駸駸乎盛世之休明矣吾將藉是以伸吾之志使有所裨於當世而豈利祿之計之動於中耶或曰然則南闈可也何以北爲先生曰譬之奇珍異寶必置諸通邑大都之間以其售之者易也今京師爲　天子之都天下才士之所會聚搜奇摘異者於是乎在而網羅之者亦復不少以余之鄙陋誠不敢比於世之懷瑾握瑜者而生平所學頗亦有可以自信其孰能韞櫝而藏終身淪沒而不一見耶某聞之慨然曰此先生之情深用世而非徒以科名自負急於求售也異日先生遠大之志天下將共見之余又何贅焉

送程魯望赴山東署省親序

同里有黃子序言程子魯望與余三人爲莫逆交二子年皆少於余而沈潛篤實非余所能及余故將賴二子以有成今年夏魯望將侍其尊人於山東官署乃與序言同至余齋且乞一言以爲別余亦何言哉凡余之所欲言者古昔聖賢已莫不言之矣尚何待於余哉無已則有一言焉古昔聖賢之所言者迹也後之人不徒求之於迹而嘗求之於心果能得之於心則其迹亦未有

不合者也蓋心者源也迹其流也心者本也迹其末也源本正則末流無不正者如徒求諸末流則所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已矣欲其流行不息而暢茂條達不亦難乎魯望其慎求之哉茲行也事親從兄何在非學賢師良友何地無人魯望能以聖賢之所言者而體之於心加以躬行實踐切而求之於家庭搏而求之於師友毋特虛見毋執己私自將日新又新充乎有得而忽不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魯望信道篤而自知明自必以余言爲然獨是魯望遠去而余與序言竟乏一艮友之助是則余與序言之所不能不耿耿於心而亦魯望之所不能恕然者也雖然聚散亦何常之有惟既散而各不失其所求以至異日之聚不至仍如今日之故我則善矣魯望望其亦慎以求之余與序言夫敢不竭蹶以從其後

贈周彥登之山左序

周子彥登余友丹儀令子也質敏而氣豪少年即富於學鄉先輩俱樂與之遊且豫卜其爲遠大器今年春以家計頗艱將辭其親以遠游齊魯丹儀請余一言爲之規余謂以彥登之才其於當世之務固宜所向無不如意第才高者每視人多不足而易至於驕驕則人多忌之而或不免於齟齬程伯子曰富貴驕人害亦不細誠至言也驕之反爲謙謙則非特甚宜於人而已亦受其益故聖人於易獨謙卦贊之最詳彥登平日得於庭訓者甚深甯不知此而余猶諄諄於是者正欲彥登深思而自得之也抑是行也甚非得已而尊大人所以期之者甚遠且大尤彥登之所默喻者更宜常存諸心而勿忘也余與丹儀爲莫逆交故不嫌過直而書此以規之

黃翊山先生文集序

天地之生才也不貴其能言而貴能用且非特能用之貴而尤貴其善藏彼世之齪齪者固無足論間有胸次磊落自負不凡者居平論說若無所不可一旦授之以事輒碌碌無所短長或少有建立又多顧慮名爵而不能見幾以去以及於敗者比比也若吾鄉先輩翊山黃公者勝朝時嘗以布衣爲童子師未嘗談及兵事人亦無知之者後赴山西北樓口李公幕敵兵大至糧盡援絕城且旦夕破當事者率惘惶震駭噤不能出一言公出奇計擊卻之而城賴以全於時監軍內臣方以大軍爲敵所敗而北樓以蕞爾孤城建奇勳摧大敵不勝忿忮思有以中傷之幸天子知其事嘉獎擢用其歷官所至屢摘劇盜定兵變不數年仕至湖廣掌印都指揮使公感知遇之恩方思得當以報而川寇適橫乃與撫臣謀所以禦之之策條畫甚悉而撫臣書生也不知兵與公齟齬公知勢不可爲卽佯狂龍歸歸未數旬而城陷

夫公以布衣立戰功受知天子其遇可謂奇矣而一有不合輒奉身以退視功名如敝蹤是豈特賢於尋常萬哉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公其見幾而作者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公其明哲保身者歟崴壬辰公孫序言手公集示予且屬之序予受而讀之其所論著明白洞達窮原竟委非淺人所能窺其萬一使出其深謀遠計足爲朝廷豎大功立大業建久安長治之規區區解圍克敵特其小試焉耳嗚呼古今來能言而不能用者何可勝道幸有一二非常特達之士又以遇非其時一振而遽止徒使後之人心服其善藏而不知其才之不獲盡用以致天下洶洶卒受危亡之禍也悲夫乃

敬爲之序而歸之

篤志錄序

嗟乎不見魯望十年矣讀其語如見我魯望也魯望之志爲聖賢不獨自信之篤儕輩中亦無不信之而卒不竟其志以死也悲夫夫人之立身惟貧富貴賤生死爲易足以動人過此始可徐及乎精微之域魯望貧亦甚矣吾嘗見其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出門戶而其志崩然彌厲不爲少挫且其危病幾死之時尤可念也奄奄

將絕第氣息僅微屬而孜孜向學之志未嘗一日怠今其篋中所藏歷歷可按也嗚呼豈易得哉豈易得哉吾乖老自廢每念其生平讀其語輒怦怦不自已而痛恨於

受其集而讀之其於古人諸體幾無弗備駸駸乎極文家之變態而其問質直詣古之風固在也噫嘻此其爲序言之文與夫玉雖離乎璞而溫潤以栗之性自不可易金惟鍛鍊而愈益精純文章固不可無變化要以不離乎質者爲工吾讀序言文乃益知其人矣顧嘗執是以觀人又往往不足盡據則何也序言誠有以知其然也因序其文而并以質之

恒陽詩草敘

余友黃序言出游恒陽嘗以旅中所作詩數十首寄余余藏之篋中舊矣一日出而觀之低回唱歎若序言之揭其性情以示也詩以言情誰不知其然然聲詩滿天

下其格韻字句之工往往不乏人而不弗平其情者何
寥寥也夫詩之有格韻字句猶人之有衣冠儀容揖讓
也今將舍而衣冠去而儀容揖讓儼然厠其身於士君
子之列其有不鄙而棄之者乎若既秩乎其有容而彬
彬乎其有禮矣而鄙而棄之者且益甚焉則何也蓋其
本之不存也則甚矣詩之以情爲本也雖然古人訓情
爲實夫人之作詩有不自謂本之情者乎然而非其實
矣君家南雷先生曰今人詩非不出於性情以無性情
之可出也嗟乎至於無性情言性情言言非則言言性情言非
性情矣序言居數千里外詩不多作其思毋懷人之詠
抑何懇以切也他如琴操民謠諸雜作皆能契古人於

千載之上而連痾瘝於一身吾於序言生平信之深知
其性情爲甚至不獨於其詩也而姑於其詩驗之矣若
其格韻字句之工試以問之知詩者

沈生遺詩序

嗚呼此沈生南金遺詩也南金年二十有四從余學者
十年十年中晨夕必偕飲食必共險誦講論必在側視
疾調藥必身親之而一旦棄吾而死吾所爲手其詩而
哭不能止也南金雅知愛吾詩文雖單句隻字無不藏
弆之且謂他日將付梓人以傳久遠嗚呼孰謂今日而
余乃爲之序其遺詩乎初南金遵祖父訓一意舉子業
不敢輒言詩而私心特好之乙巳歲忽得咯血疾醫家

謂宜姑緩誦讀禁作文以完養心氣而南金乃間學爲
詩出語輒爲先輩名人所稱許因益自鼓舞觸境言情
每欣然有作牀笫間亦往往吟哦不輟今所定僅若干
首其所未出者蓋尚多也去年春其父源莊先生入都
未歸而其病大作幾死者數矣猶枕上口占北望詩數
十首嘗謂余幸不即死得起就几案當勉錄以求改定
不謂侵尋歲暮而竟不起矣今索其稿無有也悲夫南
金詩多俊爽其進未可涯涘慈湖周君某諳爲詩舨舨
未可一世人而獨稱南金詩老勁橫逸足爲後來之秀
詎非然與惜乎其遽止於是也嗚呼南金已矣今其詩
余得爲之論次而手序之而余亦既衰且病不久於人
世者他日殘篇斷稿其將誰屬耶序既訖爲執筆潸然

序

南樓日記序

古之聖賢未嘗有意立言也蓋其根柢深厚足以有爲於世而不獲用於是不得已而著之於書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言一立而德與功竝舉矣不然者著述雖多所謂有之無所補無之庸所闕乃無用之贅言耳曷足貴哉世之口耳剽竊譁世取寵者固齷齪不足道其或有所振起而務爲事

功之炫赫然不知本諸義理之當然而一切計較於區區成敗利鈍之間則未覓汨沒於功利而不能出又或求理於幽深懸渺而高談性命揣摩影響以事業爲粗迹置民物於度外則又沉空蹈虛而於世無所用是二者之爲弊均也嗟乎孔孟倘矣後此千有餘年自周程張朱諸大儒外其書之傳於世者莫可勝計而求其獲免於二者之弊有幾人哉蓋由其蓄之無本而所發者薄固非可以勉強擬議而得也明州周君因嚴今世之僅丈夫也生平以立身行道守先待後爲己責其得於已而充乎內者亦既深醇而篤實矣余未嘗與識面而神交於數百里之內嘗以所著南樓日記寄示且命以

山陰向 璿著
吳興劉承幹校

序余受而讀之大抵言事則根諸理言理則必實諸事而於性命之精微經傳之旨趣兵農禮樂之張弛措置無不會通而條貫之出可以被之當世而退可以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雖其與周程張朱諸大儒未敢謂無毫髮間瑕其言之不衷諸道者蓋亦寡矣然吾觀古人著書往往多在晚年伊川易傳最後始出考亭於四書集註修改不輟至易簀前數日始定是果何爲其然哉蓋恐其研窮弗至而論說或未周上有以獲罪於聖賢而下不免貽害於將來也今君之年方四十其所造已如是由是而進至於十年二十年年愈高則德愈劭而語之擇也必益精且詳吾惡知其後之所著不尤盛於今

所云耶是則余之所期於君而不敢爲君量者也夫以予之孤陋不及君萬萬其何足以知君而君之書來趣序者屢矣因勉搆以應異日者天或假余以年不至老而無聞尚當讀君之書而更爲君序之也

鄭汝貞詩序

康熙乙未余授徒里中時汝貞年方成童耳私請於其父曰兒非向先生勿往學也其父從之遂率之來學視其氣宇絕無凡俗態資頗敏而好讀書余家與汝貞居先後僅隔一帶水每雞聲喔喔猶聞其讀書不輟也未幾以貧不能卒業北入長安往往爲旗人延作館師而讀書益勤不怠嘗學爲詩稍稍傳播於外爲名公卿所

知而汝良不自足也繼復走遼陽歷河洛浮荊湘順流而歸其於天下之名山大川阨塞險要遊歷幾半而其鞿窮愁困疾病無聊之狀亦旣嘗之熟矣於是不見余者已七年其歸而來見也且拜且泣具道七年中事縷縷不能止次日復以文數冊詩一卷來求是正閱其文沉深雄健大非昔比而其詩則尙未暇觀是日適北溟李子來訪見其詩大爲驚賞曰此溫飛卿之流亞也近日吾越中才俊固夥能及之也余因相與坐而觀之北溟每讀至佳處輒以手指畫嘆爲古人北溟固非輕許人者而今爲稱賞如此卽其詩可知矣雖然汝良童時之必欲從余遊者豈獨在於詩文而余之所期於汝良者亦豈僅在是耶然汝良以弱冠之年旅處孤踪而能汲汲於詩文如是則其進而益上也固將有舍其細規其大而不肯以辭章之學自安於小成者矣爰書是於詩卷之端以爲他日券

黃氏族譜序

黃君序言與余家居相近數世交好而余與序言尤相親善故其家世流傳之概余畧能知之壬寅秋序言以其所修家譜見示且命序之而其序次之詳明用意之縝密已悉具其自序中余復何言哉無已姑卽余所知者以卜其他日昌大之由可也蓋余向者嘗讀其祖先都督公集矣公以書生立戰功受知當宁歷登顯秩後以承先裕後而益光大之者正未有艾是則黃氏自都督公而下其三世之淳風厚德繩繩靡間如此則其族之興也寧不可以預卜之乎黃氏先世素爲徐姚江鄉望族自其曾祖環山公始遷於三江乃爲三江黃氏其淵源所自詳譜系中余不具贅特就余之所知者而論其異日昌大之由俾其世世子孫知三江之黃所以得顯著於當時而傳之勿替者固自有在而因以知勉也爰爲之序

宋約傳六十壽序

吾越自文成倡爲良知之說天下之士莫不風靡影從爭相附和其聲氣之所鼓動幾與河汾洛閩竝何其盛

也顧其學一宗象山而加恢廓焉大率與程朱相牴牾當是時程朱之說方盛行人習其書而尸講其學然特束於朝廷之功令而粗襲其說以獵取科名固未嘗精求而身踐之也夫以鹵莽滅裂之學而復中之以喜新厭故之習一旦驟聞文成良知之旨恍覺心目頓易其相率而歸之也固宜迨其後病敗頗著是非漸明二三有志之士遂不惜昌言以排之然其說浸漬已久不能遽出其範圍雖以端文忠憲之巍然傑出者猶且或離或合於其間而況其他乎是時爲其鄉之後人者惟藏山最著而其篤實嚴正尤足以振起絕學轉移世道未嘗不思起而持其弊然其慎獨之說標旨雖若不同而指歸亦不甚異甚矣聖道之難明而舊習之不易革也白洋朱約傳先生生文成之鄉爲藏山之曾孫搢自少嶽嶽負奇氣不屑與流俗伍屈乎於綱常倫紀辭受取與間毅然一衷諸義雖志趣不與之相接者十餘年康人正士某夙慕其爲人而不獲與之相接者十餘年康熙己亥歲始得造訪於西辰館舍觀其氣貌聆其言論最深特君智而余則愚君才而余則拙君爲人魁岸奇特而余更拘牽執滯是則其不同者今年嘉平七日爲君三十之辰去賤辰僅兩閱月余因館於外邨且胃疾作不獲登堂奉觴心殊歉然既而思曰今世士大夫類以言相贈若余與君相知之深又已幸託肺腑誠不可以無言乃敘吾兩人之同不同如此雖然其同者不必言其不同者余固不敢自安而君抑豈遂止於是乎昔夫子以天縱之聖自十五志學至於三十而立進而四十五十六十以至七十始得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其間功候之淺深蓋有歷時以進而未嘗一日之怠以息者

向惕齋集三　序　六

王憲魏三十初度序

余與王君憲魏居同里學同師而生又同年故相知爲

況於末學之士質已不逮聖賢尙堪坐消此歲月而不
思所振起耶今余與君俱三十君之立與不立非余所
能知而余則僅有其志君其不以爲迂而同勉焉俾異
日者或得與君共進於聖賢之域矣乎然異日之同不
同固未可必而要於今之志卜之也余雖不敏敢不竭
蹶以從歸遂書此以贈

潘太君八十壽序 代

雍正己酉之至後一日爲婁母潘太君八十誕辰其子
壻沈君某張君某丁君某思所以爲太君壽者沈君之
兄漁莊余好友也爲徵余文以佐觴余詢之而知爲子
于翁配也夫何敢辭昔先贈君授經於婁氏最久余時
與先贈君尤相厚善余嘗執子弟禮拜太君於堂上其
時已知太君事舅及繼姑皆能得其歡心因其時尙未
有子爲翁多置遷室有逮下恩賢聲嘖嘖藉鄉黨顧此
猶非世俗所甚難不足爲太君壽也余自獲第後讀書
中秘繼乃僑居武林不能周知鄉里間事而與婁氏尤
相闊遠詢其近數十年狀而乃知太君之不可及也
方翁之謝世也遺側室所生一子年僅十餘歲太君愛
之如出腹子以養以教以授之室且其家故業封饒田
宅自徵租納稅吉凶慶弔歲時賓祭以暨米鹽零雜皆
太君一婦人揩拄其間以俟其子之成立是翁之後幾
絕而復續者太君力也及其子思劬君既長能持門戶
太君自謂可告無罪於翁矣而思劬又忽罹逝惟一孫
在襁褓中嫠婦孤孩其勢更岌岌危殆太君復謹藥如
前夙興夜寐無朝旦之暇今其孫已頭角嶄然能讀其
祖父之書行將娶婦矣是翁之後又幾絕而又復續者
太君力也然太君則惟以貞靜和順自守初未嘗自見
其才嚮此太君之所以爲不可及與夫以一人殫數十
年之勤苦而爲一家盛衰剝復之所關其獲於天者當
必厚今而後康寧壽考子孫昌熾吾何能爲太君量矣
詩云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其太君之謂乎沈君試以吾
言爲太君壽且告之曰是卽昔年家塾中讀書傅某也

今其髮亦種種白矣太君必將笑而領之

陳二畊七十壽序

前壬辰歲爲陳二畊先生六十之辰某嘗爲文以祝大
抵謂先生之德可以坊表鄉里不愧古之所謂鄉先生
者願以辭旨淺陋不足揄揚盛美先生不鄙輒加稱許
此可以見獎進後學之盛心用存諸心不敢忘今年六
月二十日復値先生七十壽辰某雖不文又烏能已於
言耶嘗考之古無以文爲壽者自元明來士大夫間始
多以文至於今益盛然類皆迹其生平之志行名位而
鋪張揚厲之連章累幅千萬一轍雖未嘗不爲庸俗人
之所喜而識者視之乃如飄風之過耳夫以庸俗之詞

諛人與夫好人之以庸俗之詞自諛者均之爲庸俗人而已矣先生生平固以古人自砥礪者也而某不自揣亦不欲自處於流俗則某之所以壽先生者何敢以庸俗相諛之詞誣先生而井以自誣哉蓋世之所艷者富貴而先生淡之世之所安者逸樂而先生惕之世之求工於詩文者矜巧爭奇而先生以淳古救之凡於一切抵觸戰鬬淋漓艷冶之場舉皆不足以動其心則其心之淡泊超遠爲何如耶夫淡泊超遠則神完而形固其於壽也固宜此先生之所以進於古人而無疆之慶可卽於此卜之也至其家道之日隆福履之日盛子若孫之賢且孝自有能頌之者先生亦旣耳熟之矣夫何容贅序旣成恐不獲當先生意因請於家大人家大人曰試以質之先生遂承命而書此以應

臆見隨筆序

余之生也二十有五年矣少習舉子業心思知慮盡汨於名利富貴之途私心自計以爲苟得取科第膺祿位志願足矣於聖賢之學槩乎其罔有聞也去年春讀孟子七篇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乃爽然自失曰噫去此幾希將不得爲人矣可畏哉因自愧自責者累日復取四子書及諸儒語錄讀之益信吾身自有天爵之可貴者不可暫舍而勿存妄不自料謂人能刻意勵行以求其所以爲人者雖古昔聖賢亦或可庶幾其

也忽進忽退也則如之何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志於道是志之不可以不立也天下事有志之立矣而不知學者乎有志之立矣而猶恐其或作或輟忽進忽退者乎余自數年來亦知學乎聖賢之道乃德不加修業不加進過與年而俱積時已去而不留每一思之不覺其面赤汗浹而慊惕之不寧也是豈聖賢之誠不可以學而至乎抑亦志之弗立而已矣發憤自雄請自今始自暗室屋漏以至稠人廣衆之中自日用常行以至造次顚沛之際時地各殊而此志之銳以堅者確乎其弗可拔志無間斷而學亦庶無作輟進退之虞蓋聖賢之域將由是而幾焉矣雖然吾豈敢自謂能哉亦

云勉之已耳上之可以至於聖下之將不得比於人其介甚微其責其鉅危乎艱哉如之何其靦然人面以自殞其生而莫之哀也是錄也凡有所見書而記之亦猶前此隨見隨筆之意云爾

志學後錄序

志學之有後錄因前錄而名之也前錄何以名以前錄所記多不同於後錄也記何以不同以所見有前後之異也予之志學自乙酉歲始時則有臆見隨筆之錄至丁亥歲又有志學之錄志學錄者與臆見隨筆同特以明吾之所志而非敢有所自是也自此而所錄止於辛卯何以止於辛卯以是時爲友人黃序言索閱遂輟筆出意欲焚之既又以爲存之亦可以驗學力之淺深因分辛卯以前者爲前錄癸巳以後者爲後錄後錄豈皆無所謬蹶非敢云也但據今日之所見者則似進於前日而後日之同不同吾固不得而預知也雖然吾之志已自此定矣後惟由是而加進焉而其指歸則不可得而易也然則前後錄之所見何以有異是則錄中所記已詳而學會通言中亦嘗備述之茲不復云

輔仁會籍序

輔仁會者我江城講學之會也余創之於丙戌數月而罷復舉於丁亥之秋未及兩年又罷壬辰春暮友人黃君序言甫踰弱冠質美而好學有意興復余嘉其志之篤而喜學會之可繼也雖然余竊有深慨焉今之習舉業者則有文會習詩賦者則有詩會獨講學之會寂焉無聞間一舉行則羣指爲怪訕笑百出志少不立必至沮喪退縮裹足而不敢入矣是果何說哉蓋詩文者名利之所從出也名利所在則雖禍患當前猶不知避而何有於訕笑志誠堅也若夫講學者心本視爲泛然故以悠忽遊移之意處之而又投之以訕笑其能卓然有立者幾何哉噫嘻名利者分外事也而重之若彼學問者分內事也而輕之若此其亦弗思之甚矣余既喜斯會之復興而又懼其難繼故爲序之如此序言以爲何如得無謂余之多言耶

向惕齋先生集卷四

山陰向　璿著

吳興劉承幹校

書

與周因嚴第一書

某頓首再拜復書因嚴長兄足下某自已亥歲聞凌二兄不遺而惠而教之耶愧甚幸甚某竊嘗思之天下事凡人之所不能自主者則當聽之於天而其所能自主者則當盡之於已氣運之汙隆天也道德之成否人也是以吾人今日之所當有事者惟此身心性命須與殫精竭力不可少緩而此中功候苟非小心謹慎近裏著已循序漸進日就月將終亦未能遽入惟勿狃於小成勿奪於欲速由其末以溯其本培其根以達其枝及其久也豁然沛然處而有以自樂出而可以應務居安資深無所往而不得矣然此豈易言之哉某自幼習舉子業二十歲外始志於學妄意聖賢之必可爲奈姿陋習深贏弱善病讀書不能得古人之旨存心未獲窺德性之

與周第二書

某頓首白因嚴道長兄足下七月中二如兄來辱賜手教并日記詩文已拜領訖不勝感慰推獎過當實所未安閒嘗反覆諷誦玩索足下之所言而竊有以知尊意之所在也大抵見夫後世之學事理分而道術裂天德王道離而爲二是以千百年來學術事功病敗百出而不獲覩一貫之效下無以繼孔孟之統上無以紹三代之傳至宋周程張朱諸夫子出然後足以繼往開來而無偏倚不中之弊然不敢傳而其緒之微又復綿綿延延如一髮之引千鈞焉及於今而益不可問矣以故足

論著之詩文者莫不以是爲要歸而其剛毅豪邁之氣光明磊落之心博學强記之姿萬物一體之量更足以超前而軼後使其出而任大責重致君澤民洵乎其能應之而有餘矣來諭乃復以此責某之其勉而爲之噫是豈某之迂拙淺陋者所能與哉嘗聞之明道先生曰學者所見所聞不可不遠且大然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終恐敗事是以聖門教人必視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而使之循序漸進日引月長以幾於上達之域故必明德而後可以新民成己而後可以成物非以民物爲外而置之勿顧也蓋本末先後自有次第輕重厚薄自有分量不可妄意躐等一蹴而至也如某不暇而乃欲侈談事功妄希經濟其不爲君子之所摈斥者幾何哉量有漸進功有漸加幸得足下而與之交則將來之所以請教而受益者正自此始矣然某於足下之所以自處者亦不免畧有所疑而不敢不一言之也足下於江西之頓悟永嘉之事功既知其倚於一偏而非聖賢中正之道矣而於議論文字之間仍多汲汲於濟世安民之畧皇皇於兵農禮樂之爲切切於阨塞險要攻取治亂之事是雖足以見民胞物與之深心而於反身切己平易淺近之中恐未能詳盡而精密也然

亭誠哉是言也此非平日之深造自得者有素安能所見卓然如是哉夫論語之書伊川考亭之訓語上而不遺下語本而不遺末辭若淺近而理極深遠言皆和平而意已切至誠能熟讀精思涵泳玩味而有得焉其於身心人己之間自無過高失實顛倒缺畧之弊矣然足下之於薛文清往往詆不足於其間且詆其語錄不過敷衍平實無味如小兒摸壁行者竊謂洛閩之後見之眞而守之確者莫如文清雖其廣大自得不逮程朱而正學之傳不可謂不在是也試看程朱以來數百年中其名爲知學者不少率多放膽闊步以陷人於荆棘之中求如文清之切實謹守者曾有幾人敬齋差足相埒

而一掌倘多未及足下乃從而優劣之何也二曲先生素聞其名而未得其實果如所言自不得以第二等人目之然問者嘗求其書而觀之見其學問論說不能免於心學之蔽則其本根之地似猶未豁然也更試詳之何如綱目一書所係於名教者甚大誠不宜緩或者之言殊所未聞但某以庸愚病困之身於凡經書之親切處易處尚多未悉故於此雖亦嘗寓目焉而猶未能專心玩讀徹底究竟極承儆誨敢不恪遵抑某於此竊有感焉觀人而閣於自識或過於高遠而無實或安於卑近而弗遷尚非得質切之友窺其微而箴其失則往往醇疵相雜瑕瑜不掩古人輒有俊偉豪舉之才小心謹慎之學而致留遺缺之憾受不韙之譏者未嘗不由於此蓋聞沉潛者剛克高明者柔克某自揣柔懦闇弱非得高明如足下者振之以剛大廓之以宏深而儆策提誨之恐終不免於悠忽自棄老死牖下與草木同腐而已故某之所望於足下者非淺願終教之幸甚幸甚若足下之才之學尚無愧於高明者已第以愚窺之似激切張皇之意多優柔平和之致少發用有餘而涵養未足更宜少濟之以沉潛然後極於中正而無弊也迂拙之見固知不足以助高明之萬一特有懷莫吐非所以待知己之道足下其亦諒其忱而察其意乎如鄙說未當乞詳推極辨指其非而抉其謬某洪不敢執一己之私見尚遵藥石之言於罔間也詳觀南樓日記具見明體達用之實學其中微言奧義雖未盡悉然其大概已得之矣間有未合當俟他日面論非尺幅所能既也蒙屬作序煌煌大篇恐非愚昧所能測識然得附名卷末亦所深願何敢固辭第閱日記尚不止此則非徧閱不可且未知經說至言二種即在日記之中耶抑別爲一書耶俱乞明示方可落筆不敢草草也某有拙錄本欲呈覽因未抄畢當俟後便再寄也面晤無期中懷耿耿惟願厚自完養以光道脈千萬之幸某再拜

與周第三書

拔手教詢以朱陸之辨此千古學術關頭古今不決疑案愚者何足以知之然有不容不辨者請爲足下約畧陳之夫朱子之學足下知之稔矣固無待於某之言也若象山先生其生平之所以自處者亦自不苟其質甚高其志甚大其進甚銳其立身行已甚有可觀其事功政教俱有實績可驗而朱子顧必詆之爲禪且其攻之也甚力是果何爲其然也蓋吾儒之於釋氏只是本天本心之不同象山之學大抵本心之意多故其生平言性處多不分明而往往提本心以立教只要認得此心存得此心便可任心而行自無窒礙不知聖賢之學緊要只是一理字天也性也皆理也理具於心而不免爲

氣拘物蔽所以必須格物以窮理順理以應事而後不至於差謬若只空空守一箇心惟以虛靈知覺者爲之主而不知求乎天理之本然則幾何而不蹈師心自用之弊哉足下謂觀象山語錄並其所與人書亦不外存心致知亦時勸人讀書是固然也然苟細玩之其所謂存心者只是存得箇髣髴的心所謂致知者只是致得箇儱侗的知其教人讀書也亦只是就其意向之所近者以爲去取而所謂循序而致精遜志而自得者殊不相似也故其見之文章者初視之未嘗不足以感發人耳目尋索則不免於支吾籠罩而乏沉潛縝密之致以足下之高明固宜讀之不待終卷而自了然矣何待僕開來之任者亦僅有其人而未卜其終竟何如也如吾

兄者以程朱爲宗以居敬窮理爲要以修己及人行道之責肯分別觀之可耳歲初入城與朋輩晤談五六日其間非無持身謹飭胸次高曠學問淹博者然往往好爲高異之論不肯循循於前人規矩之中以此不滿人意而反身自檢雖若見得稍爲端的又覺行之欠力悠悠歲月終難出拔於塵俗之上如何如何某自去年來覺得精神愈益衰耗兩目漸花鬢髮種種鬚亦有三數莖白者而親老家貧復不免有生計之累此所以大懼不得望見顏色然詳讀大書往往不免有張大之情忽疾之意此非特非潛修之所宜而其所以爲心術之害者實不淺夫張大之情本由於慕道之深而忽疾之意皆出於好惡之正而志而未遽焉則幸甚

與周第四書

六月中凌二兄來得接手教並詢知起居佳勝殊慰鄙懷今又相隔半年矣未識近功若何新得若何大冬來眠衣何似每一念至未嘗不東向懸懸也某竊思今日學者其馳心利祿而不知用力於身心者固無責焉若夫志趣不凡亦既有意於爲己之學矣乃或偏執而不化或怠緩而無成或寄心元妙而入於異端或用功博雜而流於俗學或左龍右望務爲廣大而中實無有或茫滅裂略見彷彿而未覩本原種種病弊難以悉舉即此間諸友中求其眞切爲實正大光明足以負繼往開來之任者亦僅有其人而未卜其終竟何如也如吾

何以反爲心術之害蓋其於道也慕之之深而見其中
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旣不勝其精微博大之可喜而因
以視夫世之所爲類多猥瑣離靦不足以當吾之意斯
張大之情形焉矣其於人也愛之之切而思有以轉移
化導之易其惡而至於中及見其迷惑淵沒於卑汚苟
賤之中而不能出斯忿嫉之意生焉矣一有張大之情
則未免自視太高而視人太卑一有忿嫉之心則未免
狹隘偏僻而與人無所容二者旣據於中而爲之主則
吾心天理之貴反爲之隔塞而不得行若是者得不謂
之心術之害也耶試觀夫子之於春秋孟子之於戰國
其所處爲何等時所接爲何等人而其忠厚惻怛之心

與濟人利物之志固並行而不悖也曷嘗見其矜高自
喜作憤嫉之論而數數然與人爲難乎故學問之道首
在於格物致知深察乎理之是非而至於誠意正心修
身則惟於好惡加之意耳好惡不惟貴於正而尤貴於
中節苟不中節而微有偏輕偏重於其間則雖自以爲
正而無失而不知其弊正有不可勝言者矣家之齊國
之治天下之平率由於此而吾之身心實先受其利病
嗚呼可不愼哉故願吾兄於此密切檢點痛加克治則
心地之間愈光明瀟落中正和平而無偏私之蔽矣由
是而取向來所著平心而觀之則其中得失不辨自明
固有無待於鄙人之數數者如以某之所見爲果靡畏
避而置之不屑聞是則非所望於吾兄者也蓋剛勁奮
發特在於立身行已之間不流不倚而豈區區於語言
文字中輕肆其激烈嫚罵以爲能乎其某言至此亦太盡
矣然於吾兄固不得不盡也某自揣庸陋無似不及吾
兄之萬一而所望於切磋箴砭之益者甚切乃輒復云
云不敢少隱正欲吾兄推此微忱而賜之以藥石之言
耳寄去拙錄四本幸賜覽觀此某於平日讀書應事之
餘隨手劄記以自驗其功力之淺深而從未嘗敢以播
之於人者特以之就正於吾兄亦可以知其意矣其間
隱微深錮之病自難逃於高明之洞照惟希痛指而直
斥之俾得翻然改悔不至終於廢棄則受益多多矣劄

肝數膽伏惟鑒察外南樓日記序文一首本意不欲草
草須稍遲歲月爲之未晚而來教促之屢屢凌二兄亦
固姑試爲之後可徐俟改定也因勉就應命殊無足取
謹見道旣未明而文字復非所長故未能言之切當耳
嗟乎茫茫宇宙吾二人幸得生同時居相近而兩年以
來惟以尺素往還思欲一晤而不可得日馳月騖不可
追逐而某之疾病困頓尤覺衰瘁日深每一思之不勝
心愴惟祈爲道自愛某再拜十一月初八日力疾書

與周第五書

自春初接讀教言又忽冬且盡矣一年中未知尊體安
否閤宅俱無恙否今歲旱虐爲災閭貴鄉尤屬凶歉長

兒恐亦不能無累也每與李二兄相對未嘗不時爲足下憂之所幸平日道味充足自能不爲所動耳某今歲雖小疾時所不免幸無大害且家父年幾八旬而康强善飯差堪自慰第治生素拙菽水常虧以是耿耿於中不能不痛自刻責也長兄其有以教我乎伏讀大教知長兄之於道可謂信之堅而守之確矣豈區區淺薄之論所能動搖雖然某之縷縷豈得已而不已哉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定分固不可爲世俗所轉移若夫語言文字之間亦安可不少爲抑斂而必欲憤懣怒罵以鳴其不平固亦傷於激矣孔孟程朱以激揚爲已任然此意未嘗不切切言之而大易一經尤三致意焉長兄胡不一反覆之耶且長兄素熟於史其間盛衰消長人情事變諒亦知之悉矣卽尊集中亦類多及之而乃時有勃發而不可遏者是雖藉物一體之心所不能自已然亦安見和平豈弟者之遂與物隔乎夫好善篤者則嫉惡必嚴固也然嫉之不已至於譏刺譏刺不已至於痛哭痛哭不已至於嫂罵嘻嘻亦已甚矣仲尼不爲已甚者吾終願足下之深思而細繹之也然某之爲此言長兄必且曰之爲善柔爲畏葸某亦何嘗不自知之但言各有當如治病然虛者宜補實者宜瀉在病實者不宜懲虛者之失而槩用補劑也君子處心貴得其平而與人宜不失其厚某之進此說者庶矣長兄輒不謂然而猶不能已於云云者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其亦可以諒我之心矣至於論人謂學是一說行又是一說雖誠有之然行之未全終是學之未至如舍學而言行則將使人何所據依而所謂學者亦幾於無用矣大抵人之氣質有昏明强弱之不同而惟恃乎學以爲之扶植變化其間得力之分數又極視乎其人之氣質以爲增減然則人之求進乎行者亦惟盡其力於學焉耳他更何說哉若夫以某爲少剛介遇事功來教云云皆切中某病敢不銘諸肺腑以加省克擴充之功但恐年日益衰病日益甚累日益重不能十分精進耳安得如長兄者而朝夕策勉之哉某自與長兄通問以來每當功夫衰退時或疑思高卓之品槩或披讀日記等書未嘗不爲之振奮激昂也承有來歲見訪之意喜躍無似但恐不免爲歲歉所阻耳如何如何家禮大槩正當已令兒子輩錄而存之原本謹已奉去日記中尙有須抄錄者容俟明歲寄上也緘有疑者精確之論多在舊本而抄本中反多遺卻何也豈於學術事功之間不免有所輕重乎幸一致思焉小兒極承垂問今雖小愈但積弱之症終難完固此亦某之一累敝門人有一朱姓者亦頗有志然已於今歲六月中天殁矣傷哉傷哉鄭義老四月間曾於省中一晤匆匆言別不及細談如相見乞爲致候不盡欲言臨池悵快

九月間陳初陽來云足下已同至曹江未瘥疾作而返聞之不勝悵惘往來於心者十餘日不得定且不知返駕後尊體漸卽平復否繼得初陽信云歸途幸過鄭南老投之一棄而愈自此鄙懷稍釋近想益復安健奚又閒歲內尙有見訪之意爲延頸者至今顧將來時益向寒歲更迫暮風塵之苦恐非所堪加以濱海荒涼愁苦之狀尤非仁者所忍覩聞不若俟明春風日和暢辱蒙下教於私心更爲安愜也以足下之賢某自當造謁受教獨以勢不得行故通問數年終不獲如願耿耿寸心長此抱憾耳抑聞近日氣體較前畧衰而窮經讀史日夕不輟長兒用力之勤進德之勇雖病餘猶復如此視某之奄奄不振老大無成者何如哉然聖賢學問固有優柔饜飫深造以期其自得者恐更宜留意也又聞每日必寫帖數行讀杜詩數首遊藝之功雖不可廢恐此類終非吾人安身立命處病餘瘠弱似宜姑緩也如何義理無窮精神有限歲月易逝學問難成惟冀順時攝養以幾遠大不勝悵悵

與周第七書

十二月初六日某頓首周嚴長兄足下數年神交之友一旦辱蒙惠臨俾得親炙其光輝而上下其議論豈非生平一大幸事獨恨把臂未久遂賦遄歸然自別後每一靜思則稜稜嶽嶽之槩洋洋灑灑之談未嘗不如日接於目日聆諸耳也不識足下之所以念鄙人者亦復有同心乎歸時途次不甚勞頓應酬雜沓之後心神不減耗否念之念之某於足下大抵以豪傑自期而希入於聖賢之閫域者也夫聖賢誠非豪傑不能爲然苟非脫盡豪傑意氣以深造乎純粹以精之地則聖賢亦終不能到某窺足下於天下事無不欲居絕頂如書必右軍詩必少陵文必漆園東坡功業必子房孔明學術必孔孟程朱其此心胸豈不足以超一世而凌千古然稟非生安之質而欲乘聖賢所不必兼之事無論聰明睿知有所未及而其所以爲學者亦恐雜而非純矣足下試思書卽不右軍詩卽不少陵文卽不漆園東坡其於孔孟程朱果有欠少乎又或信如右軍之書少陵之詩漆園東坡之文其於孔孟程朱有分毫增益乎然則足下胡爲而戕精勞神役役於此耶噫嘻此特好名一念爲之累耳今以足下爲好名足下必不肯受不知若不爲名復將何爲名心不去大本已失更學何事此某之所以喋喋而不能已於言也至於功業一節乃吾儒達用之學斷不可少願天下未有果明體而不適於用者未有有天德而不可以語王道者古來固無不完不備之孔孟程朱也惟專心致知於孔孟程

朱之道則子房孔明之事業自足以兼之如外孔孟程朱而欲別談功業則未免以求可求成之心而浸淫於功利權術之內此陳同甫之所以見譏於朱紫陽也足下本領甚正宜患有此特每談至魏武唐宗之間不免過於津津此恐便是雜霸種子此種不除如精金之中雜以鉛銅終覺其駁而不純矣此又某之所以喋喋而不能已於言也嗟乎某縱言至此似乎過直然當今之世求其磊落奇偉如足下者能復幾人若非徹底澄清期於至善而後已則所以擔荷斯道而振千古之絕業者將復何望乎吾輩相知自異凡俗語非切直則無以盡其血誠苟畧存顧忌之私便與世之凝凝者無異亦何貴乎有此柔佞不直之友耶嗟乎某之所以望於足下者如此其重且大所以責備於足下者如此其周且詳足下其能默默於某而竟無以爲報乎還望時加啟迪當深佩足下之教也日記尚未閱畢明春初陽歸奉上拙錄亦未抄完併俟明春就王應氏書祈檢付凌二兄附來是日正值雨雪霏霏呵凍書此字多草率幸鑒原之某頓首再拜

與周第八書

某窮居獨學不克自力以進於聖賢輒思良友砥礪之益刻不容緩幸而聚首又輒以空談泛論虛費時日迨於別後則又輒以爲悔此某於足下杜駕之後至今悵悵所不能去諸懷者也某衰困日甚恆惕惕以不克成立爲懼只日用間一念慮一言動未其不愧於心殊不易得雖極意省克而猶多忽不及持者倘畧一怠弛則不免於淪投矣因此愈知聖人危微之旨直爲千萬世人揭其肺肝信乎作聖作狂止在克念罔念幾微之介也足下近於此等處致力何似其中甘苦必有深知灼見而可以語人者幸不惜一一指示之日來霆潦蒸溼氣候不佳惟加意攝養爲道自重紫陽大旨手眼頗細尙欲留此一覩某頓首

與周第九書

友人自貴邑來者皆云足下近日務藏鋒鍔加意涵養學問精勤日夕不懈敬服敬服棘人以蒲柳之姿未老先衰雖日事提省而究之祗成悠忽雖不廢採討而究之多涉浮虛要須聚精會神深入奧窔一切旁蹊小徑皆置不問方可問到家日期然而竟未能也如何如何足下此中境界甘苦已備嘗之望有以教我貴友焉君以素不識面之友而厚貺以生平所夢想之書絕無以報愧歉實甚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他日相見幸爲道此意也鄭義兄聞患瘋疾已向愈矣晤時煩爲致候更聞其近來舉動超卓老年進德大是難事王定兄近功益銳令郎文譽日起足下父子師弟之間過人遠矣匆匆走筆不盡欲言

山陰向　璿著
吳興劉承幹校

書

與朱約傅

前月邀候極蒙欵誨感仰之私至今猶不忘也伏讀格致傳纂本綜理精密發明條暢理明心定此其徵矣而所辨黃氏一條尤足正從來講解之謬且於此見讀書窮理大非易事雖以陸先生之大儁猶不免有錯誤處也某質魯學荒於聖賢之道未能窺見彷彿偶有所疑乃以求教非敢致辨也祈先生恕而教之幸甚詳具別紙便遽草草不盡欲言

物字解宜移置聖經致知在格物下

不言窮理而言格物正以理虛而物實也陸說最好瞿說似不宜取

程子纔明彼即曉此一條朱子固發明之矣但朱子兩條後一條似更分明蓋物之理即吾心所具之理特以氣拘物蔽故有所不知不知而求其知非格物不可格物者窮至事物之理也於事物之理窮得一分即我之知知得一分那格的便是這知的格的雖似在外知的卻即在內纔格便知所知即其所格此所以爲合內外之道也

朱子第二條說得極明其第一條卻以物理與我所以應物之理分彼此雖未爲不是但應物之理即在事物之中格者正將格乎此也如事親是一事事親之理是孝格物者正是格其孝之理也孝之理非即所以應事親之事者乎如此則應物之理豈非即在事物之中乎若以此分彼此則於所謂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者猶未盡合也此非敢戾於朱子之說正欲求其一致耳

理在於物故必格之而後知心具乎理故一知之而即在此所謂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

若就應物上方見得合內外之道則內外似猶未免有

縫縫未合處

格物固不止是格應物之理而應物之理正即在所格之中如程子所謂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所謂如欲爲孝則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凊之節之類皆是指應物之理而言也朱子之言亦多類是總之一箇物字須認得分明章句曰物猶事也非單指外物而言知物字所該之廣則知所當格者之甚廣矣

細玩朱子此條只是就合內外上大槩說非就彼此二字屑屑分疏原無弊病自稼書先生以彼是指物言此是指我之所以處物言云云遂以此爲程子一條確解

而汪武曹又從而發明之其實非也

看來陸汪之說斷非朱子之意蓋朱子不但說格致已說到行上去了其所謂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是說知所謂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卻是說行了緣此只是尋常問問答不是解書故如此寬講亦無礙若解書則必字字嚴謹矣觀章句或問便見然其第二條卻字字的確其曰格物致知彼我相對而言耳只此一句便確不可易試以此言去格陸汪兩條之論便見其不同了下面句句本此說下必如此說方與程子一條相脗合也

程子所謂物我也彼此也內外也正朱子所云格物致知彼我相對而言之謂也程子所謂一理也纔明彼卽這一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卽我之知亦知得一分云云之謂也但將朱子此條與程子之言細細玩味本自明白似不必更用他說也

所論黃氏之說確是如此陸汪俱誤看

所謂蒙存二條最妙蒙引之說誠欠完足必如存疑所云始爲無病也但存疑所謂是格之於內不是格之於外者卻未免有語病理雖具於心而物自在外格物正是在物上窮格其理如何說是格之於內但所窮之理卽是吾心所具之理耳此正是合內外之道不必說是格之於內也存疑更有一條云求物之理豈求之於外哉不過求之於心耳其病正與此同其意乃因認理爲外者而設未嘗不是然須知認理爲外固非而指外爲內者亦非外則還他是外內則還他是內而內與外本無不合何必宛轉以求其合乎但觀補傳之言自是平直明白初無許多周折也

心之具衆理者無不明則有以盡乎吾心之虛矣心之應萬事者無不明則有以盡乎吾心之靈矣此本虛玉溪惟虛故具衆理惟靈故應萬事而言也然竊嘗疑其說之未當蓋虛靈二字本相連說俱兼體用而不可以體用分者也以虛爲體而靈未始非體以靈爲用而虛未始無用且朱子嘗謂靈底是心若如盧說則將以此靈字屬之體耶屬之用耶抑將謂此靈字非卽虛靈之

曉此也合內外之道也正朱子所云格物所以致知於這一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卽我之知亦知得一分云云之謂也但將朱子此條與程子之言細細玩味本自明白似不必更用他說也

所論黃氏之說確是如此陸汪俱誤看

所謂蒙存二條最妙蒙引之說誠欠完足必如存疑所云始爲無病也但存疑所謂是格之於內不是格之於外者卻未免有語病理雖具於心而物自在外格物正是在物上窮格其理如何說是格之於內但所窮之理卽是吾心所具之理耳此正是合內外之道不必說是內外也存疑更有一條云求物之理豈求之於外哉不過求之於心耳其病正與此同其意乃因認理爲外者而設未嘗不是然須知認理爲外固非而指外爲內者亦非外則還他是外內則還他是內而內與外本無不合何必宛轉以求其合乎但觀補傳之言自是平直明白初無許多周折也

心之具衆理者無不明則有以盡乎吾心之虛矣心之應萬事者無不明則有以盡乎吾心之靈矣此本虛玉溪惟虛故具衆理惟靈故應萬事而言也然竊嘗疑其說之未當蓋虛靈二字本相連說俱兼體用而不可以體用分者也以虛爲體而靈未始非體以靈爲用而虛未始無用且朱子嘗謂靈底是心若如盧說則將以此靈字屬之體耶屬之用耶抑將謂此靈字非卽虛靈之

靈耶此亦可不辨而明矣

又按或問云放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上則虛靈並舉下則獨言具衆理而不言應萬事亦可知此二字之不得分體用也

虛靈不昧自有虛靈不昧之體自有虛靈不昧之用不可分也且以虛靈二字分體用則不昧二字將屬之體耶屬之用耶屬之虛耶屬之靈耶此正是以虛靈不昧爲一物故如此分說後人看熟遂相沿不覺其非耳

又按前陸汪二條之誤乃是將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二句之意來解此處也不知彼是理義對舉而言故須如

此分說此處理字乃包處物之義在內不可例看也

與黃序言

十月十三日萊頓首再拜序言五兄足下別後三得足下書慰誨殷勤恍若把晤足下之懷我至而惠我深矣日月匆遽竟未一答顧平日懶慢性成想在知己必能見諒近日未知眠食何似意興何似應務之暇亦能稍理舊業否胸中時有新得否他所欲問者甚多千里之外自能遥契不復縷縷也居常懸想之懷亦難遽述拙句數首寄意良深請爲足下誦之別時光景每一追思殊難爲懷故有去年九月別君時漸脈潸然欲語遲分首漸看人跡杳秋山寂寂水瀰瀰之句又每孤燈夜坐熟思平生道義相契者序言而外寥寥幾人故有寒燈孤坐念交親解事如君復幾人不識風光千里外梅花何似故園春之句末二語所望於吾序言者不淺想能不至孤負也又嘗閒步溪山輒復恍然念及不能自已故有縹緲煙霞拂樹巔數聲啼鳥靜流泉依稀記與同游處獨立空山思悄然之句又嘗於吟誦之餘頹然僨唯恍惚與吾序言把臂談心覺而悵惘者久之故有病骨支離謝世緣一編吟罷曲肱眠歡然把讀義皇上幾度鶯聲落樹邊之句及接來札讀所寄紀行諸詩則有晴隰盥手讀新詩千里風光恍共之之句後拜嘉惠不勝感愧則有君亦同爲漩渦佛如何欲救水中們之句二首末及成章聊述此以見意耳至於鄰人近狀尤不堪爲知已道況今歲値此異災固已分作溝中之瘠特八旬老親菽水頻缺此情此罪萬死猶輕故有憂貧詩一首云貧者故多憂我憂良獨切憂貧豈所宜其如不能決堂上白髮親菽水何堪缺兒病孫始孩甕飧難遽絕況復身爲儒所貴在廉潔一或不自持名義從茲裂聖道迥悠悠而可遽倚跌夜半起徬徨念之中心熱因思顏子淵千載光逾烈願言策駑鈍守此固窮節悲楚之音游子聞之恐不免潸然淚下也去年冬底生一孫故詩中及之足下聞此又應破涕爲笑矣周因兄於六年九月間已治行來訪及至曹江病作而返故悵然有作云聞說周君卜日行扁舟西趁晚潮輕神交已及三年久覩面惟爭一夜程秋水蒼茫人不見碧空遼落雁孤鳴蕭然抱病中途返悵望徒教感倍生大約明春當復來所託不敢忘也尚未先生尚未歸今歲生一子矣亦足喜也奉贈序文稿底竟覓之不得亦不復記其云何矣某精神愈耗血氣愈衰鬚髮較前加白凡事過眼即不復記憶往常與序言語生平所欲爲輒縱談古今慨然思有所樹立今盡索然矣每一思之瀰川爲愧但耿耿一念尚不能忘惟思序言異日歸來或能助我一振起也把晤未卜何時臨楮神往如有便風幸時賜數語以慰故人之望某頓首書於洛思峯下

春間至省東陽寒溪俱未相值西湖快游三次最後直至弢光幽邃暢豁江湖在望數年夢想幸得一遂但每到極樂時心中便覺隱隱有一蓄黃序言把臂爲遜敗人情興此意亦惟序言知之耳間及之

十三日方作寄五兒書而十五日周因兄自慈來訪剛毅正直磊落光明洵當世奇男子也惜足下不及見之耳然根底甚正而終不免頗涉龍川氣象已痛箴之亦未嘗不以吾言爲是也且云數年往復書近觀乃覺句句親切此見其功夫進處至於主敬之要儒釋之分與之極論渠亦撫掌大快以爲破十餘年未釋之疑自此當益加功於涵養也綱目竝無後集令先祖事實已托等必欲與紫陽夫子並驅齊駕而又上之志大言大特恐無他大力量做來反生弊病耳廿二日因兄別後復作此報吾序言序言見之必又多一悵然也

答王東陽

惠書謂近日痛減他書專力於四書性理非足下進學之精切安能爲是言又謂觀慈湖之書與朱子攻象山之說則象山之學見矣甚善甚善向時友人中有致書辨朱陸之學者謂象山陽明本與朱子同歸一致某答謂此非駐足之地之云居今日而欲論定前人分別學術當以程朱爲主前乎程朱而生者則當觀程朱之所論程朱之所是者則是之程朱之所非者則非之後乎程朱而生者則當觀其人之所論其合於程朱者則是之其不合於程朱者則非之此非有私於程朱也程朱之道卽孔孟之道也今由程朱而觀之則朱子之於象山其見諸議論者固朱見其相合也而陽明之於朱子則亦自言其相牴牾者也是故於朱子之所以論象山者則可以知象山矣於陽明之所以論朱子者則可以知陽明矣雖然使徒知其異而不究其所以異則見之猶未深守之猶未確他日爲異說之所簧鼓安知其不樊然淆亂一折而入於邪也此所以辨之不可以不精也足下其以爲然乎否乎去年秋間因哭一前輩偶作短章數首後遂牽連作數十首斯直衝口肆筆而出之未足以言詩也不意爲足下所聞甚媿甚媿謹以數作錄呈惟斧正是幸

寄因巖

不接音問者又數月矣興居何如精進何如可勝懸切某近益衰落左臂痛不能舉閒或涉畧書冊要止是玩物適情不能稍著思慮也如何如何關中之學固嘗疑之不謂遂如所云悠悠之口恐亦不足遽信也頃得胡雉威札謂曾著古論數十首欲以奉寄而手弱不能寫渠自位置在太伯龍川諸公間某答謂此非駐足之地欲其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但恐才具淵大者見老學究語便閉目不欲觀耳握手無期臨風悵悵

與友人

某啟文孫唯一德孚三君足下比日陽德方亨伏惟進德益純起居均慶今者之會某積忱已久極欲趨赴以聆大教奈自去秋染痢至今未愈未由躬與實深歉仄前讀唯一兄教札所謂年齡至此云云眞足起悉立懦誨我深矣又謂舉會須以考課爲先辨難次之論列先儒又次之此誠不易至論爲學原在躬行多言何益然某竊以爲考課固爲躬行而辨論之功亦正爲躬行地也苟辨之不明論之不精則雖或行之甚力而取舍向背之間或未免差之毫釐謬之千里朱子所謂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趣向之邪正正此意也但不可徒務講說忘却躬行耳鄙意如此未知有當於高明否所欲請正者尙多因力疲心亂而止大畧黃君序言頗能述之幸因黃君寄示爲望

與張佳木

日來風日酷熱可畏不獲時時過從鄙吝之萌無由洗濯眞大悶事猶幸夜氣清明月色光露每當音響靜默涼風奄至時默爾獨坐覺煩襟漸息清氣復生澄然湛然庶不異坐對高明也昨聞足下嘗與二三同志步月郭外徙倚橋邊嘯歌相答又嘗携一童子乘月至荷湖大橋夜分始歸此種淸趣能不令人神往弟雖瘦弱倘足步趨足下倘有意乎當趁此晴光圖一佳會也

與潘義方

昨晤朱行宜語及足下居家禮法周詳律身嚴整足徵學問之進益也欣羡欣羡僕質魯學荒坐虛歲月負愧何如第近來見得聖賢之學只有居敬窮理是實下手處眞是的當分明不可移易向來工夫都是扭捏造作惱恍懸虛不知何故安頓其中而不知返今幸覺破自此方好用功或不至終無所就也但恨疾病牽纏精神困敝於一切聖賢經書義理精蘊不能熟看深思細入理會耳極欲入城一會面相質證勢復不能大抵冬盡春初必與行宜造宅一譚也葉文老近功若何伏惟足下爲道自愛

復高南星

令五弟子讓歸接讀足下兩札并詢近狀備悉起居佳勝少慰積懷僕近日毫無進益猶然故我而窮愁之況十倍於前在天者祗當靜俟在己者豁將焉該念及此惟有愧悔交集而已六月間幸添一孫甫一月而長孫遂殤此正僕積譴所致故近有句云往譴祈天宥新功愼獨知但恐罪重難逭而新功尙屬空言徒成自欺之蔽耳足下其有以教我乎心緒紛紛不能多及諸凡令五弟自能言之某頓首

答王憲魏

索處遠鄉未由時晤正切馳想忽蒙手札感慰何如工

夫斷續憚於作文在他人或有此病足下精勤奮往僕所素知寧復有是特近功新作自當繼以日新不容作輟會晤在邇想不吝教也僕懶散日甚自審於身心誦讀之間未見有實得處殊爲慙負前兩日一至寓園拜祁忠敏公像且於其盡節處低回良久因作小詩數首弔之惟此一事差快人意耳令祖母葬期聞在前月初間想已畢事恨不獲一從執紼者之後也率此附報不盡欲言

與張中和

棘人自去年來疾病顛連不可言喻大槩已具前札中近覺從前罪愆甚多皆由用功不力所致中夜自思輒涔涔淚下殊恐年迫遲暮將來卒無成立以至死亡自今以往惟以畏天反躬爲切務一刻不畏天便成放肆一時不反躬便涉怨尤十二時中兢兢驚鈍委靡不能不爲無媿內省無慙而吾事畢矣其如鶩外之中不知凡幾足下私所勝習所奪而作輟間斷一日之中不知凡幾足下其亦有以爲我助者乎又思吾輩居平惟有讀書窮理謹言愼行存心養性爲分內常盡事固不可優游以坐消歲月而不切己之謀亦正所當禁絕也此棘人之所欲爲足下告者然乎否耶如往鄞邑歸途可乘便一枉顧否

與胡稚威

僕少嘗有志古文未幾以爲技爾輒棄去轉盼三十年所素知寧復有是特近功新作自當繼以日新不容作輟會晤在邇想不吝教也僕懶散日甚自審於身心誦讀之間未見有實得處殊爲慙負前兩日一至寓園拜祁忠敏公像且於其盡節處低回良久因作小詩數首弔之惟此一事差快人意耳令祖母葬期聞在前月初間想已畢事恨不獲一從執紼者之後也率此附報不盡欲言

與張中和

棘人自去年來疾病顛連不可言喻大槩已具前札中近覺從前罪愆甚多皆由用功不力所致中夜自思輒涔涔淚下殊恐年迫遲暮將來卒無成立以至死亡自今以往惟以畏天反躬爲切務一刻不畏天便成放肆一時不反躬便涉怨尤十二時中兢兢驚鈍委靡不能不爲無媿內省無慙而吾事畢矣其如鶩外之中不知凡幾足下私所勝習所奪而作輟間斷一日之中不知凡幾足下其亦有以爲我助者乎又思吾輩居平惟有讀書窮理謹言愼行存心養性爲分內常盡事固不可優游以坐消歲月而不切己之謀亦正所當禁絕也此棘人之所欲爲足下告者然乎否耶如往鄞邑歸途可乘便一枉顧否

與胡稚威

廿一日得信且駭且憂造次作字數行頭卽忘之不自知其作何語也既覩汝與張八叔札憂愼拉雜殊難爲懷然汝字暨宗洛先生來簡祇云舉家卧病輾轉傳染終不言某某病在何時某某或愈或否某重某輕雖謂俱已轉頭又似云舉連未已宗洛先生又謂恐不能扃此重任則其勢似尚未艾也使人心中耿耿如孤舟漂蕩於顛風巨浪之中無所止泊如何如何汝字觀畢卽碎而置之籠中已不記其云何但其問似有懊恨語勃不能休此殊無謂也疾病災咎亦自有數要不可以倖免如謂親戚所累則彼親戚者又誰累耶昔寇萊公爲丁謂所陷家人輒切齒罵之不置及中途遇風舟幾

覆寇公曰此亦豈丁謂所致耶況天之所譴者未必非
自作之孽方自咎自責之不暇而敢有憾乎吾自少頗
知自奮不欲置身碌碌二三同志因遂以長者相推重
然每竊尋省卽形踪灼灼在人耳目其不悖理傷道者
蓋鮮若夫心神寢夢之間檠可知矣故近日益務歛約
晨夕檢點過誤人或有以理學二字相聞者便如萬箭
攢身白汗交下蓋吾平日罣無善行而冒居此名令人
謂理學不過爾爾遂巡不進是阻人向善之心者我也
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吾將安所逃罪乎吾嘗
謂宇宙間如古聖賢人尙矣其次則正直義烈皎皎不
欺者又其次則列身仕宦有利益於斯人者下之則山

澤田野敦龐樸儉之儒無罪無辜自衣自食已耳惟當
世所爲士人者紛其衿闊其步塗飾顏貌拈弄筆墨語
以義理則曰吾固已知之語以孝悌則曰吾童而習之
修意肆志求進不休少不得意輒幽憂怨憤謂天尤何
因我至是也嗟乎獨不思天亦安得如許富貴福澤盡
舉若輩虛浮不實之徒而抱注之乎天卽與以富貴福
澤又將何以不負於天而靦然安受之乎怨尤覬覦祇
自取咎故吾言雖似太激然意但欲汝自責自咎因以
自勵非敢嫚罵世人也夫人惟常存敬畏則日自抑歛
不敢怨天不敢尤人如是非謂遂足以避天之譴要以
吾人處心分自應爾耳戒之勉之毋視吾言爲迂也昔

楊一水先生五十無子欲自疏生平罪狀告人曰吾不
敢蒙長者名使人怠於爲善吾嘗有此意而未及爲今
姑爲汝畧言之汝宜善體吾意吾近或嘗被人抑侮輒
以自喜漸不爲人所指目既而思之又竊自傷也生平
志願若何而乃頹廢至是耶宗洛先生情義篤切不易
不易吾日常爲汝語此翁眞長厚君子世所鮮有今果
然也如此翁者正汝所當效法者矣我在十一二歸家
送張八叔舟歸可先作一字寄我字付兒子運收藏幸
亥五月初三日漁莊書屋寄

又

連日大雪憂念殊深修屋之舉愈覺非宜時細舉贏古

人所諭此實自貽伊戚復何言哉初一之行可與子讓
商之身體好自將護今冬完養深厚則來春或得無恙
造化人事莫不皆然宜深體之

向惕齋先生集卷六

山陰向　璿著

吳興劉承幹校

題跋

書歐陽公讀李翺文後

予讀歐陽公書李翺文三復慨然其於憂世憫俗之懷誠可悲夫而惜其未離乎文士之習也夫文士之論次古人也輒互有軒輕伸一人則必有所抑以鼓宕其勢此其常也不足深異顧其所抑之人必反之心而安衷之公論而當傳諸後世而無遺議然後可也歐公之於昌黎吾疑焉夫歐公不嘗謂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一飽韓氏惟光榮一飽之是求則又何以爲知道者比而觀之歐公之言必有一失於此矣且夫昌黎之持身立朝固不得而輕議也當憲宗之迎佛骨也舉朝無敢言者昌黎上表極諫以觸人主之怒及其使王庭湊也雖君命止之不顧直入賊營言論慷慨卒能奪庭湊之魄而出牛元翼於重圍之中嗚呼是其大節凜然豈夫貪榮狥祿者所能希其萬一哉然而歐公云云者非不知乎此也蓋特欲伸翺則不得不抑昌黎夫昌黎其可抑乎歐公即不惜天下之公論後世之人言而反之於心果以爲何如耶此在他人固不足譏吾獨

惜夫歐公之賢而亦爲此也

書震川張貞女記事後

嗟乎傷哉安亭張氏之死烈矣然當是時使非震川之大聲疾呼反復抗論卽貞女幾不得白人心顚倒天理淪滅後世率多如是矣余讀其記事一首及前後諸文字不禁憤發眥裂爲之屢嘆不置也嗚呼彼張副使邱評事夫獨非讀書知禮義者而乃蒙面喪心亡恥如是耶吾益以悲震川之不用也使其得爲諫官立朝陛必不肯睨顏以變亂是非抑使秉筆爲史官其爲南史董狐無疑而世獨傾倒於其文章之足傳也悲夫

書王文成公語錄後

道學之傳自孔孟而後千百年間董王韓三子僅足以衍其緒而其精微廣大之蘊固猶未之窺也至宋周子出而始盡得其傳其太極圖說通書直與六經論孟相表裏昔人以爲中興之聖洵不誣也是時又得程子兄弟以爲之徒從而昌大之而橫渠康節諸大儒復比跡而起於是孔孟之道乃大明於天下數傳之後紫陽象山並出鵝湖之會太極之辨大有異同而紛紛者且數百年然而大抵宗朱者爲盛陸氏之傳浸以微矣迨有明間王文成公出以象山爲孟氏之後一人而大聲疾呼倡良知之說於天下天下亦遂翕然宗之其門人因集其講學諸語爲傳習錄以傳於世而百餘年來宗之

者固不乏人辨之者亦往往而有問嘗取而讀之始而心爲之喜且入於其中者數年津津然若有所得也繼而疑久而益疑尋之而求有實得忽忽乎其不可據之以爲安也夫文成之學其異於朱子者大抵在大學一書朱子之生平其尤得力者大學也而文成之得力亦在大學朱子之得力於大學者格物致知也而文成之得力於大學亦在乎格物致知但朱子之解格致也則知行合一朱子之於格致也合內外而爲一文成之於格致也離內外而爲二此其所以異也至於無善無惡之說視聽言動卽性之說尤其不同於朱子者而其徒又從而甚之故愈爲天下後世所詬病夫以文成之功名氣節文章德行宇非一代之偉人而學術之正而所養之純豈彼權術之士所可同日語哉然吾更有以語月三者甚無以自論才者以權術爲尙而理學之儒遂無以自見於天下間有其人輒羣起而迂之曰是不足以應當世之務不知苟舍中正而言權術則雖伊周孔孟授以事而責之效亦惟有束手而退耳今以伊周孔孟爲無才而不足以應務是豈果不可以應務哉特川遠其才耳當湖先生固當今理學之儒也兩任邑宰一試御史凡其著於政績形之章奏何一非本諸正心誠意之學者宜其與世相齟齬已然而小民愛之士夫敬之天子信之後人思之卽是以觀誰謂儒者之無裨於用哉今讀其諸策無不光明正大鑿鑿可見之施行而獨白權術者視之則未免失之疎耳吾友張子月三見而悅之手錄而口熟焉吾由是知其所存之正而所養之純豈彼權術之士所可同日語哉然吾更有以語月三者甚無以世之齟齬而輒自易其所守也爰書此於卷末而歸之

書手錄朱子文集後

璐白壬辰後始知好朱子之書欲得其全集而讀之未能也凡獲其片言隻字莫不寶貴什襲踰年得朱子文集一編乃先輩鹿洲川選本也書既非全集而於所選中又缺其二卷稽其目錄則爲呂伯恭張敬夫二先生集而讀之未問答書狀竊思朱子之與二先生蓋志同道合最稱莫逆者其所往來書狀必有微辭奧旨他人不獲與聞而獨與之相參證者今皆缺焉無有是猶摭景宿而遺義也如謂執此以爭鳴於天下而妄分門戶毀議儒先則其得罪於名教也大矣敢乎哉敢乎哉

書張月三錄陸稼書策後

城也能無耿耿於心哉又數年里中傅丈尙木自都中歸生平篤好程朱之學於書無所不備因假其朱子文集大全讀之而於所與二先生問答書狀則盡錄焉其他荊川選本所未載者甚多亦間擇而錄之以附於後合二冊而觀之後生小子雖或不能讀朱子之全文亦庶可以得其梗槩矣二冊謂荊川選本與余所手錄者也

書高忠憲公年譜

余初於孫徵君理學宗傳中獲讀公傳及公論學語數則爲嘆仰者久之恨不能知其詳也癸巳歲偶過府城書肆見此編急買之未及歸寓卽於肆旁鏡清寺中敬讀之讀不忍釋遂至於竟忘其日之將夕而腹之已飢也自是之後日置几案反復尋味每遇志意倦怠精神懈散時敬誦是編卽竦然以懼奮然以起而皇皇然不敢以自放也蓋是編之開余昏瞶而策余精進也如此去歲丁酉爲友人沈君借去展轉相傳不知所在余間之如失所恃耿耿於懷不能自釋至形之寤夢間謂不可復得矣今年夏沈君偏覓得之因復奉以歸諷誦尋繹如異寶之旣失而復得也其可貴愛更何如哉然余雖知貴愛是書而於公之學問德業曾不能彷彿其萬一則亦徒爲虛願而已故書此以志喜復以志愧而尙冀以此自勉也

書高忠憲公像右

拔公生於嘉靖之壬戌璿亦生於康熙之壬戌前後相去週甫甲子而公之德業彪炳宇宙雖死如弗死而璿則昏愚闇劣奄奄人世雖生猶弗生此所以往往讀公之年譜而不勝其愧以悲者也譜中有公小像請自今奉諸几上如事嚴師凡遇心志乖違言行舛謬卽以自懲抑公雖沒矣其神猶在天地間以瘞之不肖而又企仰之誠如此公其或者歆有以啟之俾得少有成立而不至於汨沒以自終乎惜乎璿生已晚不得與公同時請受業爲弟子以親被其德音也

書黃序言就正冊子後

愚以愚昏之質又乏居敬窮理之功所言恐多未合聖賢之意但承下問之勤不敢輒虛來意且可因此以求教正故率爾奉答所願逐條細加詳審如有未是明白指出則不特聖賢之意可藉以發揮而愚者亦獲益無窮矣

題傅毋節孝卷後

吾里傅毋之節孝余聞之舊矣而未悉其詳一日余方病足杜門閱剝啄聲則傅君啟人手一卷衣冠再拜而請曰此先慈節孝卷也願得吾子一言以傳余再拜受而閱之則諸賢公卿士大夫之詩歌足以照耀人耳目者亦既富且備矣因謝不敏而啟人請之固乃爲之敬跋其後曰夫死守節婦人分內事也而自古難之心竊

疑焉及觀士人讀書學古迹其生平所爲類多可議而婦人女子未必親詩書知義理顧能毅然守死而不奪不其難哉抑傅母尤有難者方其以十九歲之嫠婦挈六月之孤兒而羈處於數千里之外夫柩不能舉男姑不及事此亦極荼毒之哀而事之萬難處者矣當此之時雖才智男子猶束手無措而母顧崎嶇道路扶櫬而歸績紡以養二人勤苦以育幼子送往事居仰事俯畜莫不盡心竭志底於有成嗚呼此豈易及者哉余先王母亦年三十而先王父見背時家大人生纔七十日耳先王母抗志守節其事亦畧相類而又生同里居余故稔母之節孝卷而愈揮涕不能止也啟人卽六月之孤而今能汲汲以傳其母亦可謂賢也矣

題周氏兩世合像

某與尙文爲兄弟交故獲拜其先大父母二濂公李孺人暨父明暘先生母楊孺人像而且熟知其遺事蓋以節孝世其家者也尙文嘗爲余述二濂公種學績文竟以坎坷不遇死輒潛然欲淚又述李孺人抗節保九日遺孤艱苦無不至則爲泣數行下又縷述明暘先生孝養狀且言且泣嗚咽不能出聲者久之旣迺請曰願子題數語於幀首以示吾子若孫某謂之曰竊觀節義廉恥孝之事自古多有其揭日月而播人耳目者天固以其歟欷悲歎不能自已曰何其寄意之深也竊因之有感焉夫朋友一倫最足以驗人之性情況生死間隔遲之十年數十年久近不一時者乎是非吾之性情與友之名報之矣惟夫隱而未耀者則天必將厚其報遲之又

一日過訪余目其貌耳其言論蕭疎閑淡洽洽然如坐我羅浮山中又如在西子湖頭孤山亭畔翛然相對都非復塵世想者迨讀其寒香百咏而君果側乎遠矣循環觀誦雖未暇知其詩之何以工而清氣襲人句字之間似有寒香數斛與爲披拂是殆與梅花同調者非耶

題跋

余友沈子漁莊示余懷舊唫一編余往復數四輒爲之歔欷悲歎不能自已曰何其寄意之深也竊因之有感焉夫朋友一倫最足以驗人之性情況生死間隔遲之十年數十年久近不一時者乎是非吾之性情與友之

性情契合而無問則雖工於摹畫而友之性情泯然已就澌滅安能言之縷縷恍惚若遇之紙上者漁莊儻諸唫纏綿沉痛聲情宛轉舉凡夙昔交好之窮達顯晦憂悲愉佚變幻奇詭千態萬狀以及所與酬酢往還離合聚散之致無不一一傳諸簡牘覺短章片語申直已起諸公已死之性情而更生之嗟乎是亦可見漁莊之用心矣余素不工詩何能知漁莊之詩獨生平於朋友之誼亦有不能釋諸懷者此向子期之隣家笛聲寥亮所爲追念昔游感音而嘆者也

題漁莊畫扇三君香檳佛手木瓜也

葉雨爲漁莊畫三君於扇似甚矜重者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葉雨之意遠矣嘗考東漢時號三君者不一吾不知葉雨所擬何在要其清芬流溢足相彷彿也葉雨他日來越試爲余寫寒堉圖如能肖其性情斯又得之人咸出於道學之外而後已是豈不足以發大懼乎當此之時而得一卓然有志者不計畏譏不顧非笑特立獨行以之自任者惟此以之訓人者惟此是亦世道人心之大幸也余嘗有感於此適子讓請余書其扇頭乃爲書以示之子讓其持是以往倘有見之而感發興起不以余言爲迂者即以此爲清風之感人可也

題扇

初陽摹古法書夜思畫作欲一蹴間盡得其秘妙志亦銳矣然古來書家傳有墨池筆塚皆畢一生之力而後至非其姿性獨拙也天下事未有不從堅苦恆久而得者書特其一耳姑少需之雖然少年激發之氣正可藉以進取倘優游不振必至坐老無成如吾輩者頭童目眊猶然故我當以爲戒也閑所書扇爲題其後

書高子讓扇

今人問道學二字輒駭以爲奇是亦弗思而已矣夫人外無道道外無人道也者不可須臾離者也然人不能外無道道外無人道也者不可須臾離者也然人不能不離乎道則必山學以求之故曰生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學也者亦不可須臾離者也自人之不察乎此於是推而遠之曰我不敢以道學自居也見人之從事乎此者則又笑而譏之曰彼蓋將以道學自鳴也非禮非義之爲羣焉趨之不以爲怪而脩身踐言之事羣爲棄之而指以爲迂嗚呼世風如此必將舉天下之人咸出於道學之外而後已是豈不足以爲深憂而大懼乎當此之時而得一卓然有志者不計畏譏不顧非笑特立獨行以之自任者惟此以之訓人者惟此是亦世道人心之大幸也余嘗有感於此適子讓請余書其扇頭乃爲書以示之子讓其持是以往倘有見之而感發興起不以余言爲迂者即以此爲清風之感人可也

書馮帝寶扇

昨晚與馮君相對幾二更語津津乎弗能止也君以筆墨游走四方而不困於流俗其識趣過人遠矣然君輒自傷不能讀書以周知古今恐卒無以自立夫天下讀書能文章者不啻億萬計其間剛方有道之士固不乏而齷齪不克自振者豈少也哉君何遽不及也且夫書

亦安可不讀君既無餘力何能復事乎此惟常與賢人君子相往還日聞所未聞則胸次益擴而植根亦彌固矣昔李初平老不能讀書日聽漳溪先生語久之遂有得夫賢人君子亦何可多覯且其人類落落難合非積誠求之而以禮相接固未易欵洽也君其知之乎君苟不遼斯言則尊賢取友獲益固不在咕嗶下也次早爲書以遺之

記說贊銘文

山陰向　璐著

吳興劉承幹校

游航塢山記

己酉春分後一日在漁莊齋舍積雨新霽惠風交暢午餐旣罷余與陳子初陽坦步郊原睦寥每每青蔥彌目經二石橋至一古墓少憩墓傍老藤糾結樹上初陽攀藤欲舞有頃沈子平原秃頂著短衣立橋上左右望初陽從樹間呼之至則將乘輿爲航塢游而其家傭人適以他事刺舟過遂乘之往未及山里許登岸舟竟去步

至山麓一庵向庵僧索茶茶畢因憶往年與南金初陽游歷處尋舊徑行數百步樹木陰森蔚蒼山民十餘家夾溪居風景古樸可愛復緣溪入則山巒迴合氣象幽邃水潺潺聲振林谷蓋方雨後新漲驟落溪勢奔駛激越前此未之見也溪間石巉玩律岈或立或蹲或蟠或偃或墨而窪或缺而壇而水與之遇則直者曲者咽者嘆者瀦者漩者湍而奔者怪詭雜呈不可名狀兩崖松杉交蔭余以行頗倦側卧一巨石上頭垂石外半尺水濺濺傍耳鳴平原初陽各踞一石以手抉去其壅導水使流而其勢乃益怒張騰躍初陽脫帽跣足狂呼高詠余因回思曩者與南金偕來險詩石上不禁噓然欲泪

舍去傍溪邨舍中有數老媪指目之作揶揄狀遂一笑而歸甫及門而大雨瞬息清景不可復覩矣乃援筆記之

九日復游記

次日重陽天復晴將出登高初陽以一童子執贄入學堂乃止午膳甫畢諸童子未集初陽曰盍暫出一游乎乃獨與初陽步至橋畔折而北瀕溪行桑畦間溪中蘋花爛熳與岸花相映發會有小舟採菱將招之渡不果復折而西漸與航塢諸峯相逼天光山色倒影入水中清碧可愛溪邊紅樹昨見彷彿今則歷歷在目嘉穀薇野一望無涯際欣然有豐年之樂田間蚱蜢跳躍入衣

庚戌九月八日游記

七絕二首五律二首別載詩集中

傷南金之云亡也

九月八日晴光清迴與初陽師樓步門外登化龍橋平原攜稚子相隨呼笑遥望南山歷歷如畫水深碧見底藻荇參差可指而數時有小魚十餘頭倏聚倏散北顧航塢洛思諸峯如隔咫尺沿溪鴉相變紅者已十之二三橋下小艇鼓棹而歌忽不知所之立移時覺徊不能舍去傍溪邨舍中有數老媪指目之作揶揄狀遂一笑而歸甫及門而大雨瞬息清景不可復覩矣乃援筆記之

袖驅之不去更折而南隔涯芙蓉開方盛其一倚綠楊下掩映綽約尤嫣然有致佇視久之因緩步從後門入過初陽齋樓初陽邀之上曰可一登高也及登而平原適在師樓亦後至矣憑檻西眺溪山田舍樹木都歸懷抱心目更爲一豁遂記之

八大山人畫記

八大山人畫余嘗見之亡友馮山公家而好之往來於心者二十年矣後屢見於他處或眞或贋竟無佳者然每見山人畫輒念山公也庚戌九月寓武林一日買舟觀芙蓉湖上返寓而閻林太史邀飲遂往赴之會有贈以山人畫者閻林弗嗜也而筆意特佳余遂取而有之而揮毫立就水石崖谷鬚眉情態無不宛肖蓋其意與溢甸勃益奇壯築雨潮溪上歷抵巨石大喜狂叫歸雨日不可不一往觀也時雨數日方霽水奔觸石中盈之記他日馮子築雨來自慈湖平原出記屬寫小照築神會如是夫天地間溪山何限其適然而遇者亦儻然而置之矣不必爲己有也而此已若爲平原有也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平原其信有得於此耶

徐文長先生畫像記　代

古人不可見見古人居室玩好圖書字畫如見古人焉況其冠服鬚眉儼然在目耶余自少慕書藤先生之爲人輒以不及見爲恨遇其筆蹟玩好每多方購之後得先生小像輒喜出望外懸之齋中蓋如對先生矣而紅蘭主人自京師聞之三千里致書幣求索嘻天下固有愛慕古人類余者耶余重違其意旣以遺之而令畫者摹別幅藏諸家顧形體雖肖頗乏神采今年夏慈湖馮

瞬一童子負卷而趨摩挲久之覺春風拂拂襲人衣袂余亦爲之洒然因顧生曰子之樂初陽其知之矣遂書其上而爲之記

沈子聽泉小照記

溪石磊磊溪聲潺潺坐而聽之其樂陶然此沈子平原航塢聽泉小照也先是平原同余暨陳子初陽游航塢嘗至其地樂其泉石之勝酣嬉淋漓竟日不倦余輒爲之記他日馮子築雨來自慈湖平原出記屬寫小照築雨日不可不一往觀也時雨數日方霽水奔觸石中盈溢甸勃益奇壯築雨潮溪上歷抵巨石大喜狂叫歸而揮毫立就水石崖谷鬚眉情態無不宛肖蓋其意與

子築雨來主余家爲寫此幅風韻蕭踈超出塵俗而老樹蒼藤蔌蔌然下拂巾袖尤得象外遠致余嘗思別搆一室以奉先生像凡其彝墨玩好悉以貯之日夕相對如親笑語顏之曰與青藤居其亦可以終老也夫獨念紅蘭主人亦已化爲異物而向所遺像不復知其存否矣因嘆息而並書之

沈生字說

古者二十而冠未冠則爲童子名而不字故夫字也者所以施於成人者也成人者將責以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也於此四者有虧則與童稚等童稚安所得字沈生錫年十有七矣其長者嘗爲之請字

余未有以應也一日錫自以扁索書且請字之夫準以溫公十五以上可冠之說則字之也亦宜雖然溫公不云乎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斯爲美矣錫試自思果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乎若猶未也則尙宜少待然古之教人固嘗有誘掖奬勸之以導其成者則今之字之亦所以誘而進之使自力於成人之道也其誰曰不宜因字之曰百朋詩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喜見賢也錫其勉之哉惟賢而後無忝斯義也不然則爲枯落而已爾爲朽腐而已爾其於百朋之稱能無愧乎錫其勉之哉愼毋以速成之心自越軼乎成人之道而甘自廢棄也

友蘭說

物產之佳者世人羣知愛之然愛之名往往獨歸之一人而是一人者固未嘗幄就之然愛之留滯於中而不釋也夫知者之於水初不必日溯其流仁者之於山初不必日陟其巓而樂水樂山獨歸之知者仁者豈不以其性情之融洽不在區區形迹間哉陶之菊林之梅周之蓮何莫不如是故夫捨於其外而不入與溺乎其中而不出者皆不足與於斯也蘭之爲物清幽澹遠悠然塵外余獨愛之然無之未嘗強索有亦未嘗狎而玩之若遠若近之間而神與之俱化此余不能喻之於蘭而蘭亦不能喻之於余者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君子之交正然因作友蘭說

高丈參九小影贊

長林獨坐把卷從容徘徊瞻仰緁我高翁我拜翁像我思翁德維翁持己質直好讓維翁接物和易溫恭翁之教子篤行力學翁之纘緒踼蹶經營濟困扶危罔分物我喜施樂善無間始終嗚呼如我翁者眞足振起乎薄俗而爲斯世風

傅幻僧行樂圖贊

嘻此其爲幻僧耶顧君非僧也而其幻實甚吾嘗見其篤孝友敦行誼以爲是名敎中人也又嘗見其喜豪華

負意氣以爲是游俠中人也又嘗見其左圖右史咖杯賦詩以爲是風雅中人也而今乃見其坐磐石蔭叢林執卷不顧仰天徜徉幾不能名其爲何如人惟不能名其爲何如人此其所以幻也或曰是幻也非僧也胡然而以僧云也抑吾聞之浮屠氏善幻君其有托而逃焉者耶然則君非僧也而特幻也卽謂之幻僧也誰曰不然於是江邨子相視而笑曰吾今始識幻僧面

周丹儀行樂圖贊

卓哉茂叔尋孔顏樂靜虛動直無愧無怍君豈其裔而學公學傳公之心樂公之樂修竹參差茅亭寂寞人將謂此隱士之風流余則謂天德王道皆於斯乎寄托問之周君周君曰諾

高絨三笠屐圖贊

扇天字之清虛胡頎然而獨眺空郊袖手旣不類采藥深山戴笠迎風復不似蘇門長嘯履朱屐繫絲縗方徜徉而自怡又何問乎林泉之與廊廟吾將與之把犖偕遊而恐其不欲引爲同調嘻是爲妹丈緘三之小照

沈平三課兒圖贊

菽水乃養志之需有親具慶君子以爲福典冊乃傳世之珍有子可教君子以爲足由乎身所仰承推乎身所滃洎常泰然自得能堪人之所不能堪而泊乎其無營其接物也雍雍然坦坦然一以眞率自處人或加以

書廚銘

樸而華質而朱中藏萬卷而外視蔑如彼人之無爲有虛爲盈者盍鑒斯廚

硯匣銘

刀有鞘劍有韜矢有箙弓有櫜惟此匣之爲用旣內全夫貞美亦外絕夫塵囂人咸覩其方正予兼賞其淸高無事則圖書爲伍有事則筆墨相交其所以爲用也如此亦庶乎非繫而不食之匏

板刷銘

使無所積於我躬今何所藉於爾庸惟淸明之有累兮乃攘剔之多功君子謂克復之用蓋卽物而可通寧服

御之是愛而忘茲塵垢之在胸

哭先師散樗張夫子文

嗚呼吾師而遂辭人世耶死生之際人所貪戀而不能釋於胸若吾師之生也本無求於分外故其死也亦遂視爲分中若是則璐亦可以付之隨化而無事乎抱恨而長終然而氣有聚散理無滅息吾師雖逝其可留於天地之間者又烏得不述其梗槩傳諸無窮嗚呼吾師鍾靈特異正學是崇其行已也磊磊落落不爲俗緣所轉亦不故爲矯激殆庶幾乎和而不同其處境也甘於

非禮而亦無擾其性量之淵沖其教人也殷勤誘掖老而不倦爲術不一而要皆誠意之所通凡此固皆世俗之所難而人已莫不知之更有人不及知而璐獨知之者雖欲不言而奚容師嘗謂璐學問之道惟以靜虛爲本又嘗謂吾每靜坐覺胸中無少窒礙此吾師晚年所得人不及知而師亦未嘗舉以示人者眞聖學之根柢而凡有志者之所宜宗觀吾師之所得若此殆死而無愧者矣而其不戀戀於生死之故乃益昭然其如發蒙璐不敏追隨函丈者有年幸不爲師所棄其眞切更異於他人乃今忽失所依師固不戀戀於生死而璐安能不戚戚於厥衷且聞師寢疾時嘗有遺訓命璐作誌傳則師之於璐更可知矣此璐所以呼號欲絕而不禁涕泗之無從獨恨璐不能深知吾師之蘊未能闡幽而微顯深有負乎遺命之中重嗚呼吾師其聞璐之言也耶其不聞璐之言也耶

哭王行九先生文

嗚呼先生當代之英學繩祖武文號宗盟闡幽抉微聖道以明胡天不弔遽奪雨楹如棟之折如梁之傾維彼後起盡爲蚩氓嗟予小子尚何師承臨風一慟爲之失聲

奠程舊望墓文

嗚呼舊望稟質純良年十五六立志非常入孝出弟行表言坊從余講學理析毫芒居敬集義日就月將貧或不食兀坐端莊病不能支弗廢閑防僅餘一息執守愈強或相勸止終無怠遑倘遇程朱所造就當余實不德無能俾臧謂當少進彼此助勤天不相佑人之云亡生必有死如子何傷我悲獨學能無涕滂有雞一隻有酒一觴致奠墓前神其式嘗

祭后土文 代

厥惟於越水澤之邦萬壑奔流注於三江惟水之歸唯氣之止惟地之靈惟神之祉厥土平曠先人是塋仰徵覆庇體魄攸寧爰進酒漿爰薦牲牷來格來歆永保厥後

告 夫子廟文

山陰願學小子某敬告於

至聖先師前曰竊惟小子某被天地生成之恩居然七尺蒙父母教育之德倏已三旬少延師而問業念徒在於功名長厲志而省身行竟同乎禽獸爰自數年之間頗思易轍其如方寸之內愈覺沉迷意之所防而忽乘於不及察心之所向而忽放於不及持或明知而復行或既悔而輒犯每一念之不謹眞萬死之莫償日月遷流諸慾忽歲將有盡罪竟靡窮晝夜自思悲愴無極茲當一陽來復之日喜有衆陰漸退之機伏以 夫子道貫百王功垂萬世凡茲士民之衆俱在教化之中惟

小子某竭忱哀叩篤志誠求仰祈　夫子矜其愚蒙憫其改悔默啟以日新之路濟施以時雨之恩使得上達乎高明不至下同於木石敢曰聖賢之必至庶幾心性之無虧小子某不勝肫切懇禱之至

責躬文

有限居諸已頭顱之如許無窮學問曾毫髮之未知內省愆尤徒滋尤悔人欲愈除而愈熾天理日擴而日微負天地父母之恩死有餘責同魍魎魍魎之行生亦何爲是眞夫子之所謂末如何孟子之所謂不屑教者也乃尙侈譚名理忘面目之慚羞猥厠儒林負背膺之苦刺悔將何及悲不自勝此後餘生斷須痛改從前罪孽悉用消除人皆可爲我師毋已忘醫而諱疾事必依乎前哲務篤志而力行天地鬼神臨之在上父兄師友質之在前如渝此盟禽獸視之三十一歲冬十一月二十九日書

向惕齋先生集卷八

雜著

學會邇言

山陰向　璿著

吳興劉承幹校

我江城之有學會由來久矣自明末以至國朝數十年來人亡會息風俗頹壞幾不可救藥愚自幼生長齊魯往來南北從師受業亦唯以記誦詞章爲事且受質最魯卽舉業中亦僅僅粗知梗槩至戊寅歲始隨家大人歸里覩其鄉士習俗常懷隱憂然亦未嘗計及學會併亦不知學會爲何事也越七年甲申而先

慈去世憂痛之餘間觀性理諸書時覺胸中隱隱若有所不安者一日讀孟子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猛然深省以爲存此固爲君子去此則爲禽獸耳我卽不思爲君子寧甘爲禽獸乎因深自傷宛痛加刻責方知從前種種俱屬罪過如出沒於波濤顚沛之中思一旦離而去之然而資旣庸下習染又深求一師友爲之提挈而不可得輾轉憂懼不能自寧如是者數月因得納交於郡城王子行九行九盡文成之後而學其學者也余一聞其良知之旨明白痛快如痾得醒自是或一月而一晤或一月而數晤往復論難不遺餘力王君大加稱許而余亦藉自幸得有所問乃聚江城同志十餘人以爲講會每月朔輒一會講是時人皆服膺程朱之訓聞余所謂良知之學羣以爲異而余益自信反覆辨論者亦輒唯唯盡亦未嘗深求之也自後或作或輟不能常會而興起者亦絕希有越數年余北郷有黃君序言者生質粹美而年甚少余愛而慕之時時就與之言雖若有所開發然以時方用志於辭章舉業不余信也又數年忽大悟其前日之非而卓然自立每從余商學問之旨余欣然以所得者告之而序言亦欣然受之是時會之不舉者復數年矣序言慨然以爲此會不可廢也遂商諸余而興復焉自是之後其相與講習而討論者舉不外乎良知也癸巳歲余忽於良知之旨若有所疑已而益疑於是凡所誦讀凡所聞慮必窮其義蘊究其底裏久之似與前之所見大刖由是而讀程朱之書覺處處夾拾讀陸王之書覺處處窒礙乃暫舍陸王專一程朱採之愈細見之愈明後又得薛文清讀書錄觀之而自信益篤且甚悔前日所學之謬高忠憲年譜觀之而自信益篤且甚悔前日所學之謬而所見之戝也而序言則但知故我之可信而反以今我爲可疑雖與之言而不能頓釋去年甲午其機始轉至今年春而乃灼然有以信今我之是悟故我之非且大聲疾呼於諸同志之中欲其共相深信勿疑而從事於聖賢之道噫若序言者是豈苟同者哉蓋其考之詳而辨之審矣特是同志諸君猶有疑信相參者余故不

揣固陋畧言其所以然雖未必盡當於理然因是而得與諸同志審思明辨參考互訂以求臻乎至當盡一之途則不特余一人之幸亦世道人心之幸也大抵聖賢之道皆分明切實廣大精微不倚於一偏不入於險僻不落於空虛不涉於惝恍而反是者卽道其所道而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彼所謂道其與吾儒異者特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一或不愼遂竄入其中終身溺沒而不知返寧不足懼耶試擧其大端而論之天地間有理有氣雖非判然二物而要不可混而一之也彼則認氣爲理而於形而上下之分輒含糊而不能指其所以然是以騖聞其言雖若神妙高遠不可測識而細思之則實

拘於方所形象之間而與吾天秩天敘大中至正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之理眞毫髮之不似也心所以載性而性具於心固不可離心以求性而亦不可卽心以爲性也彼乃指夫虛靈知覺者爲性而於仁義禮智之實理茫然不知其所自來是亦由其認氣爲理而不知性之卽理心之爲氣也至於天下之物其理雖一而其分則萬殊而不同惟其理之一所以萬物同出於一原惟其分之殊所以一物各具夫一理彼則但知夫理之一而不知夫分之殊是故其所謂理一者亦卽指夫昭昭靈靈杳冥恍惚者而言之而於吾之所謂理固昧然而未之識也若此者豈其知之而故入乎此耶蓋由其見理

所以然也故必居敬以爲之本而後窮理以精之力行以至之由是而求至於聖賢之域不難矣此程朱之道所以繼往開來中正無弊而爲萬世不可移易之正學也大抵喜靜而惡動喜合而惡分喜內而惡外喜木而惡末喜高而惡卑喜深而惡淺喜精而惡粗喜圓而惡方喜簡而惡繁喜奇而惡平喜巧而惡拙喜自然而惡勉強喜空虛而惡切實皆非吾儒之道也吾儒之道則動靜交養內外兼盡本末兼該由分而合由卑而高由淺而深由粗而精寧方毋圓寧平毋奇寧拙毋巧自勉強而馴至於自然務切實而不騖於空虛如斯而已矣凡此者皆余近年之所得而與序言反覆辨

論之者也敢舉而公諸同志諸君惟願諸君無以余之所以爲非者而卽以爲非必深求其所以非者何在毋以余之所以爲是者而卽以爲是必深求其所以是者何在究之以實心行之以實功勿爲浮慕勿爲苟同則何患道之不明而德之不立哉第恐以游移之見而出入於理欲之中內以欺於己外以欺於人知居敬之爲美而一舉動一步趨輒欠伸而怠肆知窮理之爲要而一讀書一遇事每忽畧而粗疎知力行之爲貴而一出入一言動皆因循而惰慢若是則不特得罪於名教而抑且不及夫庸愚不特得罪於聖賢而抑且見笑於異學矣可不懼哉可不畏哉要之天下之人品雖甚不齊大端不外乎三者庸愚也異端也聖賢也將入門者恐其自安於庸愚故志不可不立也將入門者恐其誤入於異端故學不可不審也誠能不安於庸愚不入於異端而又能勉勉循循日就月將不奪於毀譽不廢於半途何患其不至於聖賢哉愚以渺然之身昏暗柔弱負罪實多空言嘵嘵何足取信於人但以己之沉溺不勝其苦而因思夫人之同病者不可不有以語之是以忘分而述之諄諄如此昔以舜之大聖猶好察邇言之心不以人而廢言則亦宜同志或體大舜好察邇言之心不以人而廢言則亦未必無小補焉

評點黃序言答程魯望書

艮輔白弟平日工夫駁雜於今蓋兩變焉二十以前溺於詞章之學承惕齋先生諄諄化誨授以陸王二子之書一見心開目明如置身九天之上前年夏惕齋先生讀薛文清讀書錄及高忠憲年譜遂自覺其從前之悞盡棄舊學恪守程朱此後相見每以理氣之分儒佛之辨理一分殊之說撥吾之言吾退而求程朱之說互相參究乃知陸王兩家之言甚是儱侗使讀者心神飄蕩無所依據不如程朱之精細而切當也夫古昔聖人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而微言大義全在六經六經之理固具於吾心然吾自有生以來氣拘於先物蔽於后心之所知無非情慾嗜好之私而此理終不能以自見故必致知格物窮之於古證之於今然後有以明其善而去其蔽是學問思辨正以闢發此理之實固非索之於外也象山言本心歸管一路謂我治其大而不治其小一正卽百正一是卽皆是一明卽皆明蓋其資性甚高嗜慾又寡罪實多空言嘵嘵何足取信於人但以己之沉溺不勝其苦而因思夫人之同病者不可不有以語之是以離指考索爲勞擯欲以槩之人殊不知物雖萬殊理無內外守內遺外則空虛寂滅無以盡乎此心之量而日用之間且將陷乎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而不自知安見其一正百正一明百明一是百是也哉總之陸子之弊在於知吾之心備夫萬物而不知萬物

之理卽吾之理故於吾心物理硬分內外於窮理居敬窮理二者有界限而已哉前惕齋朱生答足下書謂居敬窮理二事是學者緊要工夫正是眞實之言不可疑也但足下讀傳習錄已久錄中有主一箇天理之說此亦似是而非夫天理云者卽仁義禮智之分性情之德而在當其寂然不動而一理渾然不偏不倚所謂守之若情之未發天理有何形象而欲於不睹不聞之中生造一無聲無臭之理而以之爲主乎越蒙泥愚勿足下將此等語錄盡行閣起而專肆力於程朱之書者爲此故也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無

力行又有自然勉然之分凡事凡物愈析愈微豈特居敬窮理二者有界限而已哉前惕齋朱生答足下書謂居敬窮理二事是學者緊要工夫正是眞實之言不可疑也但足下讀傳習錄已久錄中有主一箇天理之說此亦似是而非夫天理云者卽仁義禮智之性與夫喜怒哀樂中節之和也情之既發而在當其寂然不動而一理渾然不偏不倚所謂守之若情之未發天理有何形象而欲於不睹不聞之中生造一無聲無臭之理而以之爲主乎越蒙泥愚勿足下將此等語錄盡行閣起而專肆力於程朱之書者爲此故也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無

之謂一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自無非僻之干而其門人尹和靖亦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足下於此三說沉潛玩味則居敬用力之方可知矣於或問四條流連反覆則窮理用力之方可知矣朱子曰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足下誠能從事於斯二者則夫涵養之中原不廢省覩體認尋究之下亦卽是察精會神而其分中有合合中有分自當了然矣惕齋先生去冬患喉症死而復蘇今已全愈可以無慮足下天稟既薄而近日所處之境復不甚安適晨夕閒尙祈自愛長輔再拜只將序言之書繼有再將愚之劣註細看自當有覺然須濯去舊見平心觀之

不然恐復爲所掩也豬寄言

甲午歲予曾與魯望東云近日惟見得從古聖賢之學只有居敬窮理爲至緊至要不可頃刻少離若從此用功自然不至錯走路頭魯望是時方從事於陽明之學頗以予言爲疑乃作書問之序言因答之云云而復以書示予予不自揣而更爲之評點如右書未及發而魯望已歸矣學者以其與予之邇言相發明也故并錄之云惕齋

輔仁會小引

竊聞之朱子曰朋友之倫其勢若輕而所係爲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也嗚呼以是言而觀諸今之所謂朋友者果何如哉或以肝胆意氣相結納或以記誦詞章相問難或以詩酒淸談相應和其甚者則至於相傾以勢相結以利相矜以藝相勝以名夫友所以勸善而今適以滋惡友所以規過而今適以遂非友貴於信而今不免於詐也友貴於敬而今不免於侮也淵明有言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出門交友而所得乃止如是其何以收將伯之助而相與以有成也哉當此之時見有一二談道論學修身立行之士出於其間則其起而譁然嘲譏詆毀以爲迂腐而不近人情此聖學之所以絶而不易續大道之所以晦而不復明也

今之爲此會也與世異趣而一以輔仁爲事籍願同志者其起而維持之每遇月朔則一會以前輩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四端爲例而復增之以三戒一曰勿尙浮華二曰勿談外事三曰勿矜智巧由此以行之雖不敢遽曰聖學可續大道可明亦庶幾知朋友之所係甚重所關至親所職甚大切切然相與勸規摩厲輔翼以有成而非復如前所云云也敢以質同志者

輔仁會條約

一會期定於每月初一日同集文昌閣上

一推一人年高有德者爲講正更推一人有學行者副之

一至期務須早到諸友旣集卽拜先聖賢講正北面中立副正稍降立餘皆依次而立司贊行四拜禮畢年高者西向上立餘皆北向自東而西以齒序立三揖而退然後就位散時復三揖而退

一位次先後悉序年齒毋得紊亂惟有遠方高賢初至者不得拘此

一坐定後司贊者一人高唱云毋失容毋閒談毋泛問毋使氣毋高聲

一擇會中年少者二人各歌詩一章

一開講從何處說起講正隨指四書一章

一言詞必以切要大雅爲期不得浮泛鄙褻有佳妙者
記錄以存

一擇一人優於文學者爲司錄

一赴會之際必自考一月之內工夫何如過失何如質
諸講正講正畧爲開示副正爲之詳推極論

一會中有臨期不循規矩平日不做工夫虛妄騎惰不
孝不友逆倫犯分者或講正或副正飭戒之如戒之
不改則聽其出會

一與會者各書姓名於冊臨期務須擾穴一到如有不
得已之事必先期告之講正及値日者

一同會諸友凡有吉事則共相慶有凶事則共相弔有
急難則共相扶助務盡交友之義

爲學要義七則

爲學先要致知若無所知則汨沒於庸鄙之中學從何
處下手然知體本虛懸空求之卻無著落必須在倫
常間勘驗經傳內印證師友中問辨纔有實工夫可
做故程子云纔學便須知著力處此爲學要義也

既有所知便須一立立定再不搖奪勿昏於氣勿牽於
習勿惑於異端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
也惟不可奪而後爲能立志此爲學要義也

志之所至氣卽至焉由是力行以求其至不可頃刻放
下不可絲毫錯過如火之始然如泉之始達而有不

面承當纔是歸根地步古來千聖相傳只此一脉舍
是更無住宅卽落旁蹊故曰聖希天又曰聖學本天
此爲學要義也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程子曰
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故一物相睽便成缺陷無物不
體方爲圓滿然必反身而誠莫以觀花鏡裏如能强
恕而行自至天下歸仁此爲學要義也

戒言十八則

戒慢　正衣冠尊瞻視人禽分敬與肆

戒紛　心之紛如亂絲何以理曰敬之

戒吝　廉之本在於儉咬菜根甘清淡

戒妄　心有妄害最酷必无之誠斯復
戒懶　人一懶百事廢日孳孳至於斃
戒欺　毋自欺必自慊如惡臭如好色
戒戲　毋戲言毋戲動張子銘曰三誦
戒忿　忿如火原可燎易有訓懲之要
戒慾　人之生咸有慾苟勿窒將自毒
戒隨　苟隨人必失已惟君子中不倚
戒躁　事胡敗由於躁故學者宜深造
戒奇　天下事常爲貴隱怪者徒自悖
戒貪　古之人箴一介毋苟得禮有戒
戒做　謙則吉做則凶戒之哉虛爾衷

戒佚　樂佚遊斯損矣勤爲善雞鳴起
戒多言　放言易躬不逮且招尤更損氣
戒怨尤　勿怨天勿尤人坦蕩蕩滿地春
戒無恆　無恆者承之羞苟不占是吾憂

讀孟子

或問於予曰孟子之門人烏得謂之賢者哉咸丘不知臣父之非萬章不辨人言之妄公孫盛稱管晏之功高子狃於追蠡之見樂正克雖爲善人而常失身於子敖至於充虞桃應公都子屋廬連雖篤信好問然亦未聞孟子有所稱許身遊大賢之門而乃碌碌未有奇節徒藉先生以傳其姓氏是烏得謂之賢者哉予應之曰否不然是皆戰國之賢者也孟子之時處士橫議爲爲我兼愛之說者則有楊朱墨翟爲縱橫捭闔之說者則有蘇秦張儀爲攻城畧地之說者則有孫臏龐涓爲拓土開疆之說者則有商鞅李悝人信其說戶有其書議論紛紛盡詭於正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久已不明於天下矣數子心有所疑而爲之反覆辨論焉將以明道也將以解惑也夫豈背其師訓而沉溺於異端之教哉向使數子不問則孟子不言吾知臣父之說至今不以爲非也外人之言至今不以爲妄也管晏之功至今不以爲卑逢蠡之見至今不以爲謬也而聖賢相承之道又何自而明哉由是觀之孟子之好辨固爲無過顏子亞聖也而夫子以不貳過稱之則其不免於過也明矣是以古來聖賢不以有過爲患而以不改爲患曾好善如正子而子教之從猶足爲終身之累也哉況孟子七篇不過撮其大畧而記之耳其平日之所言者固不盡此七篇也安知記載之外不復有所稱許也者而可以此定其品乎孟子有言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數子生於處士橫議之時獨能不爲楊墨諸人所惑而從學於稱仁道義之孟子斯所謂附驥尾而名益彰也風塵憔悴而不以爲勞車馬閒闕而不以爲瘁此其心之正爲何如志之篤爲何如而謂非聖人之徒

乎故曰數子皆戰國時之賢者也

感應篇辨

世所傳感應篇出自道藏以爲老聃所著學者爲之註疏因與四書五經並行於世自宋迄今殆家藏而戶有焉予曰爲善而圖冥報爲惡而懼天誅人情大抵然也感應之說亦未始無所補但謂老聃所著則有未可信者老聃生於商季爲西周柱下史其文樸而無華簡而不繁渾渾然有姚姒無涯之致道德二經不彰彰可考乎今按感應篇意則淺而未深辭則俚而不雅視彼五千言不啻珍珠之於瓦礫此固不待讀之已竟而始知其非也而況神仙之名起於秦漢商周之世未聞有天仙地仙之號也篇中言之再三其爲道家所托又何疑哉嗟乎聖之經賢之傳可以範身而淑世者不爲不多矣學者置之不顧而乃於方士假托之言奉之爲寶書是猶捨千金之璧而反惜其破釜也不亦大可歎哉

書感

天下有不戀戀於吾之所有者豈情也哉夫物亦孰是爲我有者我宮室也而他人得而居之我衣服也而他人得而御之不獨是也即我身耳目口鼻手足形骸是固我之所以爲我者一旦神離氣索置諸荒邱蔓草之間而更不知何者之爲我矣夫我且不得而有之又烏乎其戀之然而人未死一日則一日不能舍棄其有未

自宋儒安定設教以來吾浙卽有臨海二徐暨陳宗正羅提刑先得其傳而永嘉九子傳洛學兼傳關學迨甬上四先生黃嚴趙然道諸公則直紹金谿之傳北山四先生臨海克齋括蒼艮齋諸公則遙繼紫陽之傳其授受源流載在遺篇煒然大備矣有明中葉姚江崛起魄力雄偉震靡一世傳其學者若緒山龍溪已畧分派迄乎蕺山專主愼獨性命理氣透澈分明證入會中羣賢蔚起故明末吾鄉氣節之昌爲歷史所未有學術之關繫世道豈淺鮮哉我 朝初年桐鄉張氏平湖陸氏踐履純篤實篤守紫陽一脈顧皆著作流傳聲名鼎盛於時

有山陰向惕齋先生獨伏處窮鄉授徒自給其學由姚江入後乃歸宿朱子方是時 仁廟崇隆朱學升祔十哲風會所趨羣流躍赴聲氣求應先生獨闇修自得不事表襮與世相忘世亦罕有知之者乾隆時其嗣君宏運始裒刻其遺集及志學後錄二種後錄皆躬行有得之言讀之足以檢束身心感發志氣長洲彭翰文司馬已序行之遺集則有梁文定及魯秋牖兩序書分八卷文筆靜淵沖然有道氣象二書版皆久佚今考集中各傳及與友人投贈書序諸篇皆一時高蹈之士以德以道行相切磋於蕭寥黯淡之中生今之世匪特其緒論無傳卽姓氏亦莫有能舉之者矣豈其人之傳否固有數存乎其間耶抑亦諸君子之韜晦遠名甘蹈沉匿而不悔也爰重栞斯集旣以矜式來學而鄉先正之潛曜幽光亦藉延一線於橫流盪決之秋斯亦吾輩後起之責也夫癸亥孟冬吳興劉承幹跋

陳一齋先生文集

宣統辛亥

上海國學扶輪社印行

卷之一　傳一
張楊園先生小傳
范蜀山先生小傳
那梅亭先生小傳
鄭耕餘傳
鄭養濤傳
溧陽令張公傳
鈕膊若傳
徐天球小傳
謝敬修小傳
金藥雁小傳
姚瑩溶先生小傳
吳克軒先生小傳
卜人木先生小傳
夏友梅傳
范波輿傳
朱聖言傳
沈媚翁傳
謝敬修小傳
金藥雁小傳
先伯兄樸夫先生家傳
張母朱碩人傳
張母徐碩人傳
謝太君吳孺人傳
徐孺人傳
蔣節婦張孺人傳
徐貞女傳
金節婦吳氏傳
濮貞女傳
史氏三孝女傳
卷之二　傳二
楊節婦朱孺人傳
貞烈張母徐碩人小傳
沈母周孺人傳
李孺人傳
徐節婦吳碩人小傳
周貞婦王氏傳
嫂陸氏孺人家傳
貞烈楊氏女傳
周貞婦景氏傳
張節婦傳
謝孺人史氏傳
程節婦孟孺人傳
雙節傳
卷之三　書
與李魯培 諱楷
與某
與鄭生
答范巨川 諱時濟
答巨川
與王天章
與姚子宏
與沈南谷
與倫表
與鄭博也
答吳昂千
與吳昂千
與蔣節婦書
答張倫表書
酬嘉興府教授翁老師書
卷之四　叙論跋記
逾淮集叙
論殮以時服
元配姚氏小傳
鈕烈婦傳
吳節婦張孺人傳
殤女劉有姑小傳
與阮松嚴 諱林
與某
與從子煜 字光四
與潘起濤
與金方行
與金南皐
與子宏方行
與松嚴
與分佩
與張恕夫 諱宏敬
與孫玉輝
與潘起濤
答姚聖夏書
楊朗山詩叙
范蜀山郵書跋

食肉編叙跋　跋顧亭人先生尺牘後
壬子記游　澉湖識舊記
卷之五　附錄一　諸先生遺言
卷之六　附錄二　亡友遺言
敦行錄

案四庫全書提要存目濮川詩鈔內有厲鶚草客星零草俱陳梓撰又張叔末清儀閣題跋云餘姚陳古銘布衣梓字俯巷雍正鄉舉雍方正辭不就私淑楊園先生撰四書質疑以教學者書法晉賢學高行古與北地李鐵君鎧齊名吳子修　國朝名人小傳亦載之曹桐石硤川詩鈔紫硤文獻錄稱布衣出劉念臺先生之門學使雷翠庭爲其受業弟子爲人坦直和易不苟言笑與張北湖許慕廷講論張楊園之業晚年居濮川依其壻以終至今人猶稱道勿衰零縑賸稿久爲世所珍祕致鮮傳刻茲由覺景韓孝廉錄示此帙亟先校印以廣其傳後有所得再行續刊庶以表章先生之學藉慰士林仰跂之思云爾

宣統三年辛亥二月烏程張鈞衡謹識

餘姚陳梓古民著

傳一

張楊園先生小傳 代撰

先生居桐鄉之楊園鄉故東南學者稱爲楊園先生諱履祥字考夫號念芝幼孤王父及母夫人訓之成立幼中酒母賣之證曰孔子孟子亦是兩家無父之子只爲肯學好便做到大聖大賢爾弗自棄也年十五爲諸生明入社嘗設小學近思錄忽有得作顯學記遂東渡江拜劉念臺先生門下有甲申春多二問目歸而肆力於程朱之書眞知力踐覺人講獨體猶染陽明然以師故不敢言澈湖何商隱先生延之家塾出傅習錄講評以維斯道以覺來學先生不敢任也既而館語水主人復以講先生徵固辭既乃慨然謂東南

壇坫西北千戈其亂于世無所上下東林諸公氣節偉然而學術未純神州陸沈天地晦盲生心害政厥繇傅習于是毅然秉筆條分縷析洞揭其陽儒陰釋之隱以爲炯監蓋自此書出而閑闢通辨困知皆所謂擇焉而不精者矣吳江張嘉玲乘暇生從先生游娄獨敏故所造爾粹諸弟子或質魯不善學或藉以干祿或襲爲口耳標榜皆弗遑也先生自亂後益杜門寡交惟若上凌子淪安沈子石長及商隱道義切磋終身無間與人和易故人王遇人世間天地開闢之始甚爲六圖次第秩然使人知天命之大原而約之以誠敬由人合天以復其性其書號曰困學編自謂發前人所未發恨不及質之先師孝生坦白眞摯不事藻飾與人無欺早歲喪偶不娶教後生以氣節爲先而後人堂奧每語及世道變革人心學術之所關未嘗不流涕被面愷惻動人課授五十年篤其德者雖頑鄙靡不革心素不治生產晚歸遯野益貧困深衣幅巾日棲遲老侮下雖日昃不舉火恬如也以壽終于家弟璉字肆

子綱曰文集語類晨夕不釋手訂其疑而闡其微旁及說書居業童蒙訓魯齋集俱爲評本嘗自痛先世厝宮貧不蚤葬殺于盜雖罪人已得晰首祭墓祖衣猶粗麻卒年六十有四遺命以衰欽斬隱偕諸同人葬先生於草廬側碑曰楊園先生之墓配諸孺人長子維恭蚤世次子與敬不及娶而沒繼聖文亦天配姚氏守節沒無後門人姚璉輯文集及訓子語備忘初學備忘言行見聞錄近鑑農書共三十餘卷後學范鯤刻之海昌因語水流言誤燬天下惜之古民曰有明一代儒者薛胡爲冠而敬軒乃尊魯齋爲朱子後之一人何所見之陰也惟先生值仁山之厄不僅潔其身砥白雲之節不徒衍其傳純粹如敬軒而窮研洞悉謹飭如敬齋而規模宏遠存養深不涉于澄心省察密不淪于獨體志存西銘而辨嚴乘愛行準中庸而還深鄉原障姚江之瀾直窮其流殺語水之波力防其潰烏呼如先生者眞朱子後之一人已

雖然武夷九曲牖水殘山金華私淑猶延其脈今之爲楊園後之四子者何人烏呼危哉

姚蓼莪先生小傳

先生諱瑚字玫玉號蓼莪吳江布衣與弟璉師事楊園子楊園之門顏悟推張公佩蕙篤實無若先生先生之學以通書爲宗精思三十餘年借元會運世闡天地開闢之始甚爲六圖次第秩然使人知天命之大原而約之以誠敬由人合天以復其性其書號曰困學編自謂發前人所未發恨不及質之先師孝生坦白眞摯不事藻飾與人無欺早歲喪偶不娶教後生以氣節爲先而後人堂奧每語及世道變革人心學術之所關未嘗不流涕被面愷惻動人課授五十年篤其德者雖頑鄙靡不革心素不治生產晚歸遯野益貧困深衣幅巾日棲遲老侮下雖日昃不舉火恬如也以壽終于家弟璉字肆

夏纂錄楊園書守之弗隊子一志仁字希顏以義俠名

贊曰昔游楊受業程門而立說別自有得紫陽竊疑之先生親炙楊園亦既宗其統緒而復揭天地未開之境以啓後學毋乃過高乎然終其身一心惇白可以質天地而盟鬼神視夫騰說口耳始玷師門者曾壤突

范獨山先生小傳

先生諱鯤字北溟海昌人少事舉業爲諸生名噪庠序性剛正尚氣節士黨倚爲重後忽弧易有得嘅然歎曰天地閉賢人隱吾何爲哉遂棄青衿易古衣冠潛究洛閩諸書所造粹然交吳江姚子敬卷第季得楊園遺稿熟體之曰紫陽之後一人而已因編次其集慇懃諸交契及門下協力梓之凡數十餘卷楊園生明季亂世闇修獨善世罕識其名自此書出人始知姚江語水論曰澉湖吳氏自明季以文章氣節甲于一時先生上承忠孝之後亦難爲繼矣乃以屏蔀保家學潛思篤行以无忝厥祖考即紫雲萬倉與有光焉烏呼自先生云亡而湖山具黯然矣悲哉

邢梅亭先生小傳

先生姓邢氏諱志南字復九號梅亭廩安邑諸生幼誦敕弱冠爲功過格自礪閭山陰人譜獨不記功欲取以自證時婺蒋姚子館菱溪先生嘗謁請觀之法精密無遺憾峽川張子華舅篤實士也服喪哀毀爲親營葬泣血數升以屬先生先生感其誠爲擇地于伏獅之陽躬犯霜露董役數月克竣先生沒華舅爲營窀穸撫其兩孤久而不倦人兩賢之先生卒于辛卯八月年五十有五配錢氏繼張氏子二一繼其弟某蚤殤

贊曰自紫陽以後歷魯齋河津餘干諸儒淵源不絕而集其成者惟楊園然表章遺書昌明楊園之學以覺來者非先生誰克任之烏呼偉哉少汨舉業獨能翻然振起實學躬體力踐不爲空言非豪傑之士而能然乎

吳克軒先生小傳

先生諱曙淵字元復別號克軒中丞公孫袁仲先生長子也少孤事母孝長工詩文不屑舉子業獨體究濂洛諸書沈潛晏養造詣醇粹居一室危坐終日客至不聞聲及與論古今事是非少回互則作色似侃侃正之片詞立割無煩言也幼體孱弱兼涉醫術著名醫續類案親黨朋遂彊之處方活者日衆戶屨常滿先生輒託疾謝之晚益媚酬應貧甚特甚弗惜也與婺蒋姚子蜀山范子交最契後更得夏生友梅年少有志爲忘年交兩湖煙轡東南特勝先生幅巾深衣策杖游歷山中人莫不嘖嘖歎仰謂皇古之遺民也卒時年七十有六無子以仲弟子子重爲後輯兩世先集若干卷藏永思祠

論曰世非無美材多汨沒舉業不克自拔若先生始紀功過何嘗不爲科舉地哉而一聞正論奮翮千仞學究淵微名流無窮不亦偉哉或溯其世類方之靜庵杜公夫毋雖犢駢無害犧牲祖濁膏清不勝奇人易曰有子考元咎先生有焉

卜人木先生小傳

公諱休字人木先世自河南徙嘉禾世有聞人公少孤生稟異質十歲能賦詩經史過目不忘既長高邁不屑仕進戚友彊之試補邑弟子員非其志也曹侍郎洛朱檢討彝尊見公詩文各賞歎頗內交然公性孤介與世寡合東莊延課子弟議不合遂謝歸惟與吳江姚盤華海昌范愚鄔武原吳兆軒道義切磋不倦博極羣書雖稗官野紀及方外臧典靡不研究嘗手抄選前人集小楷端麗凡百家高與身等善談論與人辯古今治亂得失皆獨抒已見不少阿附聞者徵徵嘖舌家極貧兩子相繼蚤世孤孫煢煢隆冬風雪酒窗擁敗絮從容展卷恬如也臥病時愈生光孝問疾公與訣武侯出處大都神明不亂少選命具湯浴酒然而逝時年七十有五公爲詩人唐人室成輒毀藁歿後門人李元綸搜錄遺著若干卷

論曰公嘗館湖濱余方弱冠每相見論紫陽綱目一書於五代多失出殆及門纂錄學案綱目一書朱子自定凡例一通餘皆出門人趙納齋鍾納齋評師淵非定論夫三代以下折衷於朱子公言景有所激耶公事母孝居喪哀毀食三年然嘗誦般若經云以報罔極何其多誦書而惑未解也惜哉

鄭耕餘傳

公諱世元字亦亭號黛參雍正癸卯舉人與余家均自越遷不遂家於湖公生有異質甫角能屬文試輒冠曹長益博學肆力爲詩宗少陵得其神髓每出一篇藝林傳誦然嫉惡嚴厲與俗寡合意氣豪邁館客中與江子屺源韓子白爲及方外轉蓬日嘯傲山水學溯進弟廬邨官粵公度嶺作南征集後入燕爲王門師公卿爭引爲重作北征集公長余一紀與余倡和獨多作先吾集門人汇相堉鍾國相裒數十種合鋟之號耕餘居士詩公生平自處高峻而虛懷好善朋儕子弟以所著錄就質輒開譬之口說手披壁壘不倦然其所獨得世俗率鄙有解者嘗與余屏戶頫仰天地相對泣數行下兒曹竊竊笑之不自禁也丁未北歸明年多病卒年五十八配潘氏子二象占豹變能世其業云

論曰余平生交遊造詣純篤者間不乏人而燭理若犀利處事如斷金者自公而外舉覩也嗚呼以公之才際隆盛時天下事必有可觀者而奔走窮悴以死豈非天哉其詩文枝葉垂於不朽非公之志也

夏友梅傳

公諱楙字友梅隱官諸生居澉湖山中世業煮海至公獨好學就正于克軒吳先生之門先生詔以濂洛正宗公大悟徧市宋明以來理學諸集熟誦力行卓然有得遂延克軒於塾課厥子姪遵文公灰格法改葬先隴自祖禰而上六世又依山爲家祠規模弘敞心力勞悴不自惜也克軒嘗作改葬述祠二詩厥之克軒卒公與張子華皐經理窆事撫其孤人謂生死不媿云公所居艷窠峰林壑幽美踞兩湖之勝太史許公焞間其賢訪之每入山必登祠嘯咏終日然公卒以勞得疾祠未及竣而歿士友傷之年三十有六子二

論曰兩湖自許黃門吳忠節諸先達而後至克軒孤突而踵生夏公不可謂湖山之無靈也楛棄甫萌而復蘖之抑何忍哉烏呼大多嚴害而紫芝爛然

鄭泰濤傳

公諱挺字不墓號泰濤十歲能屬文十五補博士弟子員丙子辛卯兩薦元不售遂不復試生平慷慨好義敦孝友爲詩雄邁脫其儕輩自幽湖遷吳江之盛川前後宰吳江者聞公名必延訪民俗然公自處懍然非公事不謁或閭民生利害則倔倔陳說不辭嫌怨感其澤者或私以苞苴則正色揮之鄉里服其剛正嘗往來淮陽南北所至名公鉅卿靡左迎欵爲詩文相倡酬撫臺日歲癸巳弟薖郵官廣寧公入粵佐理民事多所匡救頌聲大作及還浙民號泣攀老幼送者數十里清遠令楊公棄瀕三山一作楼集令陳公嵩各延入署訪以治道公爲興利除弊民戴之如廣寧公卒於戊申多年六十有二配宋氏姑病嘗割股以進子六海淳沐洽源洛皆有逸才源余長壻也

論曰公嘗慨世乏循吏民不被澤欲藉科舉一展所蘊而屢蹟於有司鬱鬱以諸生老豈棄顯哉即其寧陽清遠輔理承化亦足覘其概矣噫天之生才良不易而坐委於溝瞰是孰使之然乎

范波輿傳

公諱時濟字巨川號波輿順天人父官於杭家焉五歲入成均少顯悟長而好學醇謹所至爭延爲弟子師牆舍不能容年三十喪偶不復娶媚嫵有美面豐乎奩者欲增之公毅然曰吾有二子復何求哉發已館幽湖訪余於蓼莪堂賄之楊園遺書閱竟攝衣冠拜且泣曰吾生平爲功過格今乃大悔舉人第當訟過耳此誓吾奉之終身矣携樸被過余論古人出處行誼經史疑難數夕不倦遂與予訂昏長子鼎余次增也公博極羣書爲文敏捷千言立就試輒薦五經不售其盟友及門下博科第登仕籍者蠅蠅公泊如也未陞溧陽縣令公以老固辭郡守張公芳愛公才不准辭職秋赴任溧故博產米每易一令吏胥輒借名較斛科民間錢一萬餘爲質公未入境即大書庚戌春故人官山右招之課兒余阻不獲別一載而訃聞哀哉公生於康熙

曉讒禁苴擱例與憤感服治事數月訟庭可羅雀而公以是遂勞敝不支明年春以老病告休署令沈某意索厚賂爲出牒向之痞胥夙怨公清介挐媒孽之於是留漂者復二載庚戌夏四月始還里八月以病卒年七十有八遺詩文若干卷子二長思廷秀邑庠生蚤卒次之鎭邑庠生女二長適辛卯舉人曹璡次適太學生許惟松孫二斌傳吉

論曰自鄉舉里選之典廢士人讀書欲抒所抱負非蚤登第先綵致身臨民如公者七上公車薦輒不售坐魔文落落二十年始得一令而公亦已老矣不一載遂罷夫循吏之澤非久任不效至今蠶嚴請生頌公之德不衰則漂陽之不幸也夫

朱聖言傳

朱謨字聖言濮川人其先出自紫陽始居王江涇祖玉亭公甲申後以避罪卜居濮川考天成公生三子長某季某仲卽公也讀書顯敏年十五以疾少廢學善經濟家故貧與配張氏謀賈欽珥懋遷供菽水遂以心計起家好施予慨然以利濟爲已任天性孝友兩居親喪哀毀逾禮事兄怡怡弟蚤歿撫猶子若已生置公田若干畝贈親族課諸子極嚴以敦本植行爲先務更設義塾延師訓里中之貧而有志者至夏給帷冬具蠶歛葬橋設亭創留嬰匱集會施棹諸好義事美不勝錄屬纊時語兒輩曰吾生平無他憾事唯祖姚壽世世無知言者卽謂余阿好亦何惜哉

沈嫺翁傳

陸太孺人苦節未及建坊獨耿耿耳整衣而逝年六十有三子五楠樸杞松柏孫六人廷瑞廷璋廷琰廷珍廷璉廷珊

公諱大淳字紹黃始祖國瑞元末山雲間遷嘉興之長蕩曰鄧復徙新塍考士弘字文度生三子季卽公也兩兄嘗從文度公遠遊公成童卽綜家政母張孺人久病乳公侍湯藥弗倦及屬纊大慟曰世獨不少留諸父歸耶果蘇越明年文度公歸孺人乃卒人謂孝感所致事兩兄盡友愛仲兄患瘵疾公

侍牀第四載從子衛菴幼患疾極危公撫視再旬終夜不交睫文度公性嚴晚歲家居閨室中詳語輒閉閤不食公婉諫不聽即以頭觸牆而泣文度公食乃已及居喪哀毀逾禮既復喪偶張孺人終身不再取生平耽介不妄受一錢丰裁嚴整面接人復藹然春和好周恤宗黨少奉佛年三十即茹素後十年復悟其非晚乃潛究性理書喜作詩工書法遺集藏於家子二人長渭乙卯孝廉次華士補邑弟子員孫四人

外史氏曰古稱善人不踐迹夫天性孝友者率終身佐佛弗悟公壯年茹素其信釋氏頗篤矣晚乃大悔一變至道非豪傑之士平其生平積善好施非爲福田利益計也今兩令子克光遺緒書曰作善降祥不信然乎

徐天球小傳

翁字天球峽川人性好施予嘗作客蘇松間遇飢凍者輒解衣推食或乞匄傾囊倒篋以與之出入惻袖不啻蓋昌歜分給貧人雖年荒日昏猶手自縫級爲子婿倡云孫學韓翁冠爲諸生不屑舉業令從吾友張子華卓講洛閩之學翁乃欲奉土以實孟津亦何濟乎論曰後世教養道失飢凍者不可勝活翁乃已每歲市故布納絮襖數百事然薛敬軒有云惠雖不能周於人而心當常存於厚稱翁之分率翁之性又非崇佛種福田者無所爲而爲豈易得哉

謝敬修小傳

君諱衡字敬修姚江人自南雷述良知宗旨餘焰未息君獨擁臂床之以貧故習舉業補諸生意歉歉也與余交二十餘年終始無間歲乙巳游學崑山居杜門著述不問外事然性剛直負氣矜節鄉里有公舉輒引爲重公家近道幽湖爲信宿衆言順某不脫金溪派余曰此東林學士也時亡兒孝羔生七月坐膝上指客君撫其背曰此頭角非凡兒善培之君別去一月兒遂殤勒碑碣杜患强君名爲冠曰是邏卒不得逞陰積憾于君無由害會巨盜適符君姓大索不獲邏卒遂誣君曰是立碑禁捕盜者非盜魁耶當事不察遽

遞入禁邏卒急賄吏縶君于獄年五十有五閱歲當事愍始大悔杖遷卒殺之君之冤卒莫能白也（案當作卽大王武孝廉金三隅溪人）

外史氏曰君幼嘗爲五人墓歌慷慨激烈聞者流涕當君捕逮時朋儕中得一二仗義士安見冤之不立白哉曩夫子稱公冶非罪縲紲何足累君而南宮獨免刑戮加一等矣使君以布衣終名必不冠碑首君之爲孝廉君之不幸也夫然君平生行誼卓卓其詩文之彪彪人間者又豈以一死揜哉

張漢木小傳

君諱宿字漢木秀水人居峯東鄉本姓徐父諸生君自襁褓繼張氏繼父蚤亡繼母撫之成立事母孝少貧不學忽從佛經識字始求四子書及五經徧誦之天姿頴異過目成誦旁涉天文地理醫卜太乙六壬奇門諸書無不非師授篆輯同異如紫陽金溪姚江曰沙語水尤悉力辨難質之克軒梅亭蜀井婺王氏生子女各一赤貧苦節糠粥不飽或絕粮數日則焚香默坐不屑乞假鄰賊嘗謂予曰公好大言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若輩不可得衣飢不可得食老漢頗不讓也君稟質厚膂力過人少習耕桔槔獨挽如飛一飲百觚或規之卽立誓三爲度終身不改中年自省非張氏子訪本生父拜泣曰兒不知爲大人遺體也父歿舞喪蔬食三年然與之田弗受曰張氏無後沐撫育恩忍復姓乎予以莒入滅鄧風之君不謂然也始謂蒙不給乃更歧黃活人甚衆遂少復故產立分稻法與伽均收雖創條例若干欲上當事通行兩浙不果乃爲鄉約正以孝弟化道閭里人畏敬之卒年六十有四已巳六月八日也遺命三日卽窆金井山向皆豫定云

先伯兄櫟夫先生家傳

公諱于上初名樂字夔一號櫟夫秀水諸生生而醇樸先君雅愛之故小字曰醇郎九歲能作文弱冠設南陽講義慨然有志於正學於書賈得楊園訓子語篤信之既從鄔郵訪茗中諸前輩私謂諸公既親炙楊園不應工舉業博科第欲訪其高隱弟子不可得時螯菴姚子適來館幽湖公大喜挾剌不敢進盤旋於門者三日乃入謁與語大悅次日復命梓偕往姚子爲說太極及楊園遺事慷慨流涕公顧梓曰小子亦少悟耶時梓年十九自幸聞所未聞歸讀孟子陳代一章遂絕意進取公曰老母在盍稟諸母而之先隱入孤人曰讀書豈爲科名哉公意乃決不復命梓試公勤於鈔錄凡經史先儒書悉纂輯同異如紫陽金溪姚江曰沙語水尤悉力辨難質之克軒梅亭蜀山三先生反復紬繹以會其歸然獨不喜著述曰所難者躬行耳口耳何爲哉亦喜作詩庚寅館故山得山水之趣始事吟咏然出語便自成家見者謂攀髯數十年不及也初娶張氏孟夭繼徐氏甲午夏病歿秋一子又殤公鬱鬱不適初患痁一日晨起朗誦近思錄午餐後痁忽劇夜遂不起急投藥無及矣時年四十甲午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哀哉

徐姚陳梓古民著

烏程張鈞衡石銘校刊

傳二

楊節婦朱孺人傳 壬申

節婦朱孺人梅里人父敬堂母嚴氏天性孝嫕母病衣不解帶者數月崇禎三年春適楊君萬鍾爲繼室閱四載夫亡節婦年甫二十二生兒在襁褓前子纔數齡誓以身殉族黨曲諭曰忠臣託孤寄命徒以刎頸報國可乎節婦幼讀書識大義聞之憮然遂强起乳哺自是沐淚櫛沐撫二孤延師督課董內外家政接賓承祭舉先世箑豸辛勤紡織悉辦于十指族黨咸欽頌之康熙十年季冬卒年六十一郡守吳永芳采入郡志

古民曰節婦夫亡時當崇禎壬申東南文坫酉北流氛交亂于世飢荒相仍

赤子塗毒不十餘年而國亡朝中婦人改妝再適者紛然成峯而孺人以少寡經亂離撫孤成立營先世塋事鞠躬盡瘁歷三十九年如一日謂非板蕩之忠臣勝詩文名世之男子委蛇喪節者不萬萬哉吾生也晚惜不令申酉諸公撙袂含沫一誦孺人傳也悲夫

張母朱碩人傳

張母朱碩人雲津公繼配也德性溫粹非姆嬙盡歡相夫子有禮撫前子朝鼎勤懇若已出朝鼎自長逝沒齒怡怡堂下自忘爲前母子也從子陟三蜚孤碩人撫誨之及昏而夭碩人哭之慟碩人生一子朝普虛嗣不廣復爲公納側室顯氏恩遇優篤顧每與人言輒感激流涕雲津公歿時朝普甫齠齔鼎勤若已出朝鼎自長逝沒齒怡怡堂下自忘爲前母子也從子陟三蜚孤碩人撫誨之及昏而夭碩人哭之慟碩人生一子朝普虛嗣不廣復爲公納側室顯氏恩遇優篤顧每與人言輒感激流涕雲津公歿時朝普甫齠齔

得燭廡下井中在焉急起之氣絕越宿矣衣裳百結囅縷不可解遂以殮三日顏色如生還近開之歎息泣下時康熙癸丑二月十九日也

贊曰夫婦之義等于君臣存孤不易殉節亦難碩人有諸子可不死特以面許夫子不忍食言乃從容以遂其慷慨之志可謂勇而信矣視世之邃巡畏死糊口撫孤以自便其私者不霄壤耶而格于年例不獲旌錫良可悼也夫一言既矢金石不渝貞烈之性又安可沒哉

張母徐碩人傳

碩人徐氏海昌庠生贈遠公女歸吾友橫山張子華舉丱姑以孝聞張子蚤棄諸生從事洛閩之學碩人每左右之性耐勤苦躬率婢媵日夕紡績五十餘年如一日有餘資不入私橐佐夫子構祠屋營僧尊經葬兆概無吝色嘗訓兒輩曰妄費則一文猶奢中節雖千金仍儉也自兒公喪後諸從子婦相繼

病厄碩人爲營瘞具賓客飲饌積歲月不倦平生自奉淡泊而好施予然獨不佞佛後戶枕西山麓未嘗一拈香登覽也生四子皆補博士弟子員長及季早夭女二長適進士徐蕃次適國學許惟槐卒年七十三

論曰兩海間稱碩人儉勤佐家業夫子營葬不得已至鬻產逋負碩人竭女紅悉償復之洵不愧矣雖然抑末也夫行莫大于事親碩人相夫爲孝子業莫隆于希聖碩人相夫端乎五倫夫耕于前婁鉏于後賢矣猶曰室無萊婦以是知服勞爲易同德彌難也若碩人者吾何閒然哉

沈母周孺人傳

孺人周氏歸峨山沈公家故貧業儒孺人紡績以佐薪水姑年衰病腸孺人斷兒乳乳姑疾以瘵歲癸未二月里中訛言兵至幽湖比戶奔竄時峨山公館于外惟孺人侍舅舅謂曰吾老死無怨汝盍攜兒辟他所孺人泣對曰

舅在新婦焉往閭戶燃燭侍立達旦峨山公初歿子孔鍵三十未娶外氏請昏孺人曰吾兒幸父死得婁是悔父死不並也固郤之孺人兩弟早世母姚夫人攜孤孫焚覺無依孺人遂迎養于家指据奉甘脆姚夫人歿孺人哀慕號慟不勝喪而卒時年六十有八

外史氏曰古稱唐夫人乳祖姑及盧氏盜室侍姑不去後世傳爲美談方之孺人非異世而齊軼乎禮五十唯喪廡在身孺人年七十而哭母至殞可謂賢者過之然本之至性非市名也頌之曰孝不亦允乎

謝太君吳孺人傳

吳孺人諱嫩父天容公母謝氏幼端重年二十歸四門謝公天愚兩世重慶體舅姑以事舅姑咸得其歡心天愚公爲吾姚詩文宗匠履滿戶外從遊甚衆故家政一委孺人時食指百餘瀕繼三黨內外無閒言天愚公篤于友愛

第五弟蚤歿遺子無母孺人撫如己出季弟負逋孺人復慫恿鬻產以償其課子秀嵐極嚴幼乳不敢長多病艱辛撫鞠夫愚公或以獨子寬之孺人課書史及出入交遊不少假也秀嵐少曠達有大志徃往士林科名孺人每誡曰負高而不副以實學非不朽業也平居自奉儉約而豐于資祭余嘗偕汪子津夫信宿蕉雨軒孺人躬覩茶鐺酒鼎不倦既別歎曰吾雖非杜黃裳母然聞二公緒論吾兒有古交宜不殞殞爲今人矣孺人歿今十餘載秀嵐益肆力古學崇風節不辱其光凡以慰孺人教也孺人生康熙乙巳卒乾隆丁巳年七十三子一秀嵐女二

論曰嗟乎閨教之衰也以庸懧爲德以刻吝爲才求其共順而多能儉而識大體者幾人哉若孺人來殯五十餘年孝婦令婁嚴母一一無忝宗黨稱頌不亦宜乎以不朽課厥子他日顯揚豈在鵷鵷科第哉

李孺人傳

人子不幸少失母既卑角就傅嬉戲從羣兒及冠有室戀戀婁若子其賢者則工帖括弋富貴且號于人曰吾以揚名顯親而已吾友鉦子膺若六歲失母李孺人哀慕二十年從親舊訪母遺事撫其略請余作傳噫膺若之孝若此卽母夫人之賢可知矣孺人姓李氏幼端凝長涉書史祖狀青公鍾愛之爲擇佳壻得鉦公靜嗣贅于家孺人性至孝撫異母弟極愛敬迎養姑曲具甘脆至典釵珥弗以閒中饋則朘不以屬婢姊姒雖遠隔歲時饋遺不倦教子極嚴而馭下以寬子世楷生四歲僕偶提抱失隊幾斃王父南吉公盛怒將杖之孺人解慰曰此粗人初犯可宥世楷五歲就傅小不率教則嚴督不少假也孺人生平不好佞佛雖善烹宰南吉公每宴客使孺人典庖職切肉必方斷葱寸戚黨中傳語以爲迂闊而孺人稟性嚴正事率類此卒年三十

四距結褵纔十年耳易簀時摩世楷頂曰吾不見汝讀書成人矣世楷奉母遺命讀書砥行今補弟子員他日所以揚名顯親者豈區區以簿笏塞乃責哉烏呼是亦足以徵孺人之教矣

外史氏曰士君子矯飾外貌或不幸而壽晚節潰裂不可問況女子乎若孺人之賢使享大年淑德圖行矜式薄俗可勝紀哉而不永其年命也然有賢子表母之賢以壽于後孺人不死矣雖不幸而不壽亦何憾哉亦何憾哉

徐孺人傳

徐孺人張氏吾友莘皐長女也幼端淑喜誦書年及笄鐙事女紅丙夜始寐火延牀幃及屋婢媼驚起挈之走辟儒人曰火自我發不息殉耳率弟士傑力撲滅之事親至孝父遊喪哀毀每涕泣勸慰母藥疾數載抑搔扶掖不遑餘力年十九歸徐子方辰奉嬸有禮方辰苦學得疾奉湯藥寒暑靡間數子女極嚴衣食纔足溫飽嘗曰古人教子弟學未成不臨食肉可法也甲辰舅命析產歲荒食指幾三百孺人刻苦操作十年之間猶益市田七十餘畝云其殁也年甫三十九莘皐哭之哀屬書其略如此

徐節婦吳碩人小傳

碩人峽川人吳公諱某字甫申女歸徐君諱周宗圖字序斗謀事舅姑得其歡心詢周蚤歿碩人年三十三哭過哀患目嘗子稚甫六齡根二齡耳家故貧辛亥壬子值荒斂蔬啜女紅供甘旨乙卯舅卒碩人亦病兩目遂失明自是紡績薪水暗中摸索供喪祭教兩孤晡晡訓以身體實踐不徒事章句語皆閫合先儒之旨壬戌三月卒年四十六以不協例未及旌云

古民曰西河哭子喪明爲溺愛碩人以夫與舅喪明而幡過于昔賢突桐鄉程巽隱先生贊朱節婦云非唯失節之婦愧然世有身不離先王之法服口不絕先王之法言而爲移座客者聞節婦之風亦可知巍突余于徐碩人亦云然而碩人之過與操彌苦突余非盲于心者而立意不如巽隱何以不朽我節婦哉噫

蔣節婦張孺人傳　辛未

節婦張氏年十九歸蔣君蘭芳閱兩載蘭芳病卒節婦矢不欲生家人苦譬之乃起撫周歲女繼從子純斯越數載復夭無後庚申姑亡癸亥拮据葬姑及夫遵灰隔法今五十一節婦弟學川及女皆從余學學川嘗以姊食貧不得遄旌爲恨節婦慨然曰夫死不嫁天經地義婦人常事若閭旌獎是爲利也吾見富家貲緣得之苟不稱實雷震石坊徒爲辱鬼耳學川爲之歎服

古民曰余壬子秋坐部愉齋池上納凉節婦猶子擔斯謂余曰兩閒恨事楊園爲紫陽後一人而不得列兩廡何也余笑曰彼張聰勤忘宋事元臣黜者何人哉非楊園誠反以從祀玷果爲楊園不以不從祀晦也大哉節婦之言乎與鄙見適符突來兩月明起擔斯于九原當爲拊掌也

周貞婦王氏傳

王氏女蘇州人父廷松誕女之夕夢叢桂芬烈遂名曰桂年十六許字周之冤閒歲之冤殤女聞訃慘戚易色服茹素默以死自誓父憐之其舅商藥勿郤也父卒舅亦歿乃歸周立猶子存仁爲夫後既而遵父遺命撫姑守貞于家依其兄承熙以老歲時竭紡績饋其姑弗懈云

外史氏曰貞女生于蘇不爲俗囿節雖過難突其初計閒隱隱自誓不欲矜已之節而堅如金石其處死爲尤難也使舅果欲奪之則一匕首從夫地下久突既立後而守貞於家豈得已乎蓋桂之性老而彌辣夢非虛兆哉

徐貞女傳

42B
壹玖〇冊 100*

女秀水人先世自閩溪遷幽湖父晨山公自幼訓以詩禮敏慧宛嬡長能詩許字沈氏父疾篤女撤環瑱以奉湯藥既歿哀毀不欲生閱半載夫病夭女聞訃欲就翁家執喪家人百計沮之女潛然曰我知有父命耳女子許嫁纓以永年惜之烏呼幸其速死以全節卽幾幾不自保矣志苟貫金石期頤何示有所屬也若懷二心他日何以見父地下遂服嫁衣歸沈氏翁姑重其節悉焚棄或傳其立夏日哭父句云不知地下逢今日也有青梅佐酒無此外無存者

論曰庶人不傳實發臣不敢見于諸侯禮也許字而未嫁未成乎婦也矢志守貞非賢者過之乎然貞女篤孝從父所命死其夫乃不忍死其親也觀其從容就義得之庭訓者豈偶然哉與世之激烈殉名者有間矣

嫂陸氏孺人家傳

節婦陸氏先從兄中礎公妻也公諱天柱（徐本作柱今以字中礎誤之改柱）蚤卒節婦時年三十二撫孤熙未昏而殤繼異姓子蘅子婦甚孝遂不忍更立同姓畢生勤苦一無疵玷姑蚤卒事舅曲盡婦道年七十四卒

論曰守節難立孤尤難以異姓嗣夫徒以子婦之順而不擇諸同宗所謂婦人之仁也然代夫事舅曰首無疵其節孝亦豈易及哉

金節婦吳氏傳

節婦吳氏吳江人親疾嘗禱天求代年二十四歸金公汝璧結褵甫四載汝璧業儒攻苦病瘵節婦經營藥石卒不起誓身殉或强之食飲勉以撫孤逾年孤復殤痛不欲生夫同祖弟版義爲立後置膳田佐以紡績事姑朱太君娟甘脆姑歿捐橐奩斥膳及夫祔穴祔塋平居茹素淡泊終身其訓族屬乎然末世俗薄同牢而更節者視夫家若傳舍然若烈女者乃以死殉未嫁之夫厥頑立懦砥柱頹風厥功豈小哉

濮貞女傳

貞女濮氏名蘭濮川人父行先州別駕幼從陳師謹堂授四子書毛詩通大義年十四許字陳生來來補邑弟子員未昏而夭訃聞母周孺人固弗使女知既半載侍婢竊告貞女遂屏華飾託奉佛清淨母亦弗覺也歲戊午有媒氏問名孺人未之許侍婢遽以告貞女遂絕食數日舅氏周緩蒞至諭之曰未昏守節賢者之過非先王中道貞女微誦曰中庸不可能也白刃可蹈也舅喜曰能如是乎母固樂成汝志不更字也但守可死不可死則陷母不義貞女首頷之卽命進糜飲舅又曰夫家備備禮以迎若何貞女曰亦唯母命

論曰余往來吳越十年間所聞未昏守貞得四五人焉然皆當喪而赴或一時意氣所激未有默矢厥志六年不言如濮閭者及夫家備禮始入門稱未亡人稅服三年可謂處禮之變而不失其正幼佩師訓終身以之古云酷似其舅非是母不生是子者關之謂乎

周貞婦景氏傳

周貞婦景氏餘姚人父伯雲八歲許字周尚賢十九尚賢歿女聞訃慟絕毋慰之命歸周守志周乃具禮迎歸廟見成服及尚賢葬畢投繯以殉姑救之蘇遂請立夫後汝泗躬紡績以給爲汝泗取黃氏生孫偉林未幾汝泗天偉林甫三齡亦殤貞女哭之目遂盲年五十五矣

外史氏曰女字而守貞未成乎婦也節雖過志彌苦矣或垂莫子孫森森食苦節之報卿自慰耳貞婦立夫後蚤歿幸得孫復殤與媳煢煢以老天乎何心厄之若是其酷也在貞婦固無悔矣何以獎厲中材俾黽勉爲義乎噫嘻悲哉

史氏三孝女傳

史氏三孝女姚江人長稽姑次樾姑次蛾姑毋邵氏臨產厄生孝女稽命勿育鄰媼收之及長孝女聞默自痛恨欲立奇節自拔女流事二親至孝兩妹化之共誓終身不字以養父母庚戌秋母卒三女號慟不食誓以身殉兄節亭沮之不可父閒痛哭不止孝女乃強起食飲葬後奉兒筵內寢朝夕奠越二載父病革屬孝女曰我過愛汝愼選壻致慢汝汝三人不死母必死父矣然庶弟甫四齡其母必去誰衣食之汝能保弟乃孝之大者孝女泣受遺命嫁之節而竟奪其三子天道安在哉或曰不如是不足以成婦之節子以玉成其母至仁莫如天至忍亦莫如天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張節婦傳

節婦居庸人夫農家生三子夫病籍草臥池側暴背婦旁績夫忽起跳婦前曰吾病必死死後三兒亦必死顧吾婆養吾老毋葬後乃嫁吾目瞑矣婦驚起泣諾之既而夫果死死後三子皆成童相繼死老姑憐其年少迫之嫁婦不從姑怒辱詈之婦終不從一日夜半姑忽驚仆床下大呼婦急入扶之姑曰頃有黑人持兩蕉扇扇我膽落矣自此與婦同衾臥不敢復言嫁遂養姑終身壽九十婦亦壽八十而卒

古民曰三子之死夫非有先兆也迫于孝母之一念特危詞以堅婦志耳農家婦人安知節義而激于夫之一跪一言既諾百折不回烏呼有夫之孝有婦之節而竟奪其三子天道安在哉或曰不如是不足以成婦之節殺子以玉成其母至仁莫如天至忍亦莫如天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元配姚氏小傳

姚氏武林人父玉駁太學生母楊氏玉駁公治家嚴雖密邇西子湖未嘗令女輩一游天竺壬午春歸我性靜樸事姑及冢婦一以婉順冢婦不坐不敢坐也生二女長適鄒炎庠生次適范鼎生一子然痘殤以哀痛成瘵疾癸巳五月卒年三十三生辛酉九月二十日

謝孺人史氏傳

謝君左訪諱秀岷事漁子從兄也配史氏孺人初歸時夫語之曰吾家赤貧吾繼母諸姓極嚴女能孤之乎對曰勤操家順事上天下豈眞有難事哉果得姑歡心以孝聞甲辰夫以賦役貽累辟之河南依外舅轉而游燕思寄籍博科名辛亥遂以病客死孺人自夫遠行後家食指幾七八十無寸田悉仰女紅以給每食必具甘脆於嚴姑姑歿拮据以殮而夫訃至誓不欲生絕食兩弟節中節和勸之撫孤乃勉起茹蘗嚙藥今歷二十餘年如一日也

論曰王炎午生祭丞相可謂不知已或曰以宿感耳夫蓋棺論定志士所以自砥若孺人者入門一諾已足覘其晚節矣孺人有兩小叔撫之成長求異居嫂溺困然叔亦困嫂更周鄙之不倦以婦人而勉爲薛包豈易得哉

鈕烈婦傳

烈婦沈氏新溪人歸鈕生禹聲吾故友膺若子也婦季父俠菴亦與余交契已巳九月歸自邦汇聞烈婦殉節事爲悲悼作傳云禹聲少孤食貧不得已去而爲賈俠菴憐之妻以兄之孤女丁卯之臘成嘉禮婦事姑孝事夫子有禮已巳春夫忽患疾閱兩月不起烈婦豫級其衣裙夫之辰刻屨繼烈婦遂屨戶自經絕于午年十九時三月十五日也余始交膺若之歿也于其誄文亦叙而誄之余撫子不立後膺若子夭而有烈婦繼以第五子鎬癸酉節婦舉君子祖瑩辛卯六月以疾卒年五十四

論曰少寡無子諷以嫁痛詈之可謂無所爲而爲矣伯氏不設誓贈之終身帷慮其有他志哉然天憐苦節必有玉成之者非偶然也吾見守節之士初志甚堅而曲說搖之始焉痛詈終則宛從者不少矣而況婦人說有兄弟然後有夫婦有朋友然後有君臣亶其然乎

吳節婦張孺人傳

節婦年二十歸吳君天機故明吏部郎甲戌進士諱本泰姪孫也天機蚤世節婦年三十子女尚幼家酷貧乃勤紡績撫之及長昏配長磐龍爲商相繼客死又撫孤孫至成立壽八十四生順治十三年卒乾隆四年

論曰烏呼甲申以後明進士改節再適者可勝數哉夫猶君也節婦三十夫亡至八十四二子客死又撫孤孫遇殤艱哀而始終完節本泰公九原可起傳膺若之歿也于其誄文亦叙而誄之余撫子不立後膺若子夭而有烈婦

得不自慶闔閭有文山夔山哉或曰拘于年例必更之曰二十九而寡則非信史矣

雙節傳

金孺人諸生張君諱宏道配也年二十六夫亡守志事舅姑以孝聞旣而舅姑及祖姑夫弟遠恂娣沈氏李氏俱相繼歿以一孤煢煢歲支吾七喪人以爲難且竭紡績營葬費至丙申春冬遵家禮灰隔法葬祖姑及舅姑及夫以下凡十一喪立猶子行冲爲夫嗣年六十七而卒　李孺人卽宏道弟宏進配也十六而嫁二十寡惟一女苦節十九年如一日事舅姑孝教女嚴里黨奉爲圭臬則年三十八而卒彌留女請遺訓曰女憶五叔母沈孺人乎卒時以已產十畝爲祖墓公祭田吾田倍之亦以半入公祭可不及其他古民曰橫山張氏多節婦或以咎青烏家予謂不然忠孝節烈都由先世德

澤多多益善不然庸夫婦世慶齊眉甚且遺玷前人何足艷哉習俗慢葬偉然丈夫有數世暫厝宮觀然人世者金孺人以十指營十一喪于四載之間九泉永固立嗣承祧其所見者遠矣

殤女劉有姑小傳

吾友劉子讓本三子俱從予學而殤一女有姑聰慧解書史許字鍾子未昏夭女聞不言而神傷父察之婉諭以在家從父吾無兒女卽兒也當事吾終身閱半載許字方而女旋病病且革謂母曰病死勝尋死母弗悲母試舉一字令兒測遲速母指案曰碗女歎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宛其死矣當在今夕是夕果歿

古民曰未亡人三代下患其不好名女未嫁而夫死又患其太好名若有姑者當父母諭時慷慨言志可博貞名矣而懼傷父心隱忍從命及更字卒以憂死寓貞于孝而不居貞孝之名以默遂其初志可謂善處變矣三讓之心卽叩馬之心而晦迹于采藥孔子謂其微卽小可以喻大然則有姑之曲衷非古民孰表哉

書

丙申丁酉戊戌

與李魯培 諱楷

復姓一說懷之已久未敢卒陳今思及兄之身不復後世能保有賢子孫耶念外氏之恩不忍遽復著情也重宗祧之系不敢苟混者義也自有祖宗有此姓一旦自外本宗而冒他姓其責有歸幸有讀書識義理者出焉明知其當復而因循不果其罪更無所逃數世以後安知不以李爲吳姓而通昏姻耶即萬幸無此事而祖宗之不可絕姓氏之不可混理本昭昭也若患一向叫孰外人不及徧曉凡遇簡札書復幾世姓李某久久自然改口即使不改人自宋我自李于祖宗何告無罪也唯力行之無怠

與阮松巖 諱林

尊塋大費經營幸而告成外間紛紛都云不利長房令弟大不安云甯我死我弟苟利吾何足惜即此一念可以格天雖不利利次利次不敢累兄耶遂急謀遷地足下斷非搖惑堪輿家言人人殊如醫者入病家檢點前方不誤凉則誤熱只是尊生意耳何足憑然此猶有脈證可據若來龍結穴山頭水口穿鑿傅會何所不通令此時有十兄弟利長不利次利次不利三个个怕死房房要好雖一歲九遷其棺終无十全之地因循耽閣家道漸消不肯葬出咸陽一炬而已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不得享其子一坏之封安信耶說搖遷勞擾罪何所逃父子兄弟本一氣利則俱利害則俱害決無伯盛仲衰之理即貧富不均貴賤殊等或由氣數或人事豈區區尋丈之地所能操其柄哉孰思之

與口口 庚寅年

錢之飽橐而不念物力之艱難故激而言之惟恕其狂愚而垂察焉

與某

不利長房之說本不足信足下愛兄之誠乃云爾我死我弟苟利吾何足惜即此一念可以格天雖不利利次利次不利突況其言出之堪輿相傾相軋全無憑據付之一笑可徹斷不宜輕舉妄動致遺後悔即二陰夾一陽之說亦不可惑夫居中婁居左右尊卑秩然不容亂也尊大人柩垂朽望時幸無恙豈堪再震驚耶世道陵夷求如足下兄弟爭死者何可多得向見一友酷信風水而不睦其兄日求不利長房之地而遷之一歲蓋屢易也最後兄以疾故適當遷後之七日人雖禽獸目之未始不以風水爲神不知弟欲弒兄是何等事而地乃助之耶天地間氣雖雜揉畢竟拗理不過爲善不蒙福爲惡不得凶或一時之變究其歸惠迪從逆自不可誣氣不當伸理不

常屈天理地理豈有二邪願足下兄弟充此一念力敦孝友終始無間揆之常理自當獲福謹我本分本非希冀功效而不求自至者亦是不爽紛紛邪說何足信哉

與鄭生

去歲聞足下有意外事伊欲下一鍼砭自媿相處一載迄無寸效豈口頰所能感動每下筆輒手顫不成一字尊公厚德乃有此兒天道安在然物極必反一生轉關未必不得力在此只看自家靡恥何如耳大抵一時悔悟專靠不得須常以此事自勵戰戰兢兢持之以恒庶幾少蓋前僞不然乘閒竊發拔捺不下安保其不復蹈邪努力努力

與從子煜 字光四

尊老年高客痞瘧中可危聞女今往代賤甚苦但四五千里使老人崎嶇獨

行雖有健僕人子之心安乎扶持抵家秋闈復往方是正理事勢所迫不得已遠游已失子道況可急于取利置乃父風波鞍馬中不一顧耶昨得來字切切以飢寒爲憂此吾婿自取不縱酒不打牌今日且擁數千金作富家翁矣何至使白髮爺僕僕閩粵以糊其口哉徃不可追愼之將來而已貧賤憂戚玉汝以成處此境界正是磨鍊筋骨處徒然怨尤未有不窮而濫者勉之

答范巨川 諱時濟

左書本文人好奇之習弟方悔之兄乃强爲效仿愈形其拙耳況要藏拙一念亦是人欲處今世特患不拙拙何必藏耶詩頗佳但不稱其人來免失口

凡下語須有分寸闊象山陽明而接濂溪繼楊園此是何等事而以且文當之仰玉令徒時藝繞覆一簣耳而兄仰以九仞許之師弟朋友兩失之矣春初芬兄創一詩會會詩一文二弟專以詩應開附時藝恨遠隔不及速正也

與潘起灣

一夫一婦庶人之職此是正理伊以利害論此輩那得好質性嫡庶間必不能和睦尊嫂一時意氣需人操作偶從臾耳他日未必不大悔也各有子女爭長競短或數世受其累余所見者多矣況養身之道所係不小諺云錢在手頭能自主耶辱兄愛厚他時謂夷簡不言何以謝知已若乏人役使媵婢可貲天下事那得許多便宜定一舉兩得耶熟思之何如

答巨川

前藏拙之說尚未盡此間理欲分界只看朱子任意則疏取妍則惑二句便見程子只此是學不外一敬字知其拙而藏之猶取妍以悅人也此種心術不可不蚤辨昨偶于舍親席間值三友痛詈吾兄醜人不淺弟力辨不可得

所謂不善者惡盡見身分庸何傷然古人能使狡僞獻誠暴慢致恭是何等學問不可不自反也偶作時藝外間紛紛强令就試雖當表亦然可發一笑

與王天章 諱應緯

兒誰不會抱家庭齟齬處正是長學問處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此語須著實體會於父母不是處見得無不是於自家極是處見得都不是方能盡子道大約世間父母不是皆子之不是致之子苟是父母未有不是者所謂喻親于道也今人未論喻親于道只求他尊常在父母前一副和樂歡喜的面孔尚不可得遂欲瞍其親而舜其居兄之孝必不至此然吾儕學問不到氣質變化地位尚保不得也色難溫氏母訓最好試孰玩之

作時文取科第已是騙局跳不出這圈子就中要做个正路上人不過看得書理明發揮得聖賢意思出可以羽翼經傳亦是不愧奎千應試不過據題直書而得失置之度外如此方稍稍立得些身分若專靠爛時文盈千纍百塞破肚皮東勦西襲欲以多篇取勝此又騙中之騙不但文品日低只成無頭學問即人品亦不可知矣況目下已不作此騙局而足下猶勞勞五經閉可謂不善詭遇倖而獲禽終非已有也辱尊師見託不敢不竭其愚弗以戇直而怒之

與金南皐

人只爲營營衣食易得頹喪志氣謂書亦無趣味所以錄錄一生然此亦是中人以下姿質故爲境遇所困若吾輩立志正要從此磨鍊到得日午不炊而歌聲出金石淡然忘之乃見力量吾兄負郭且數頃精廬幾間坐矮桑叢

竹中春禽滿枝秋菊盈圃雙親璧鑠米鹽瑣層官稅私逋絕無與吾事處此境界正宜潛心經史力敦孝友以答彼蒼厚我之意昨讀來文頗草率似不甚下工夫者春初奉訪聞出外戲牌弟已疑之意新歲俗例偶爾漸染拙句面規決當悔悟今以尊作證之恐尚未斷絕也君子居安思危久樂不淫誠以盛衰消長非一朝一夕之故憂勤惕厲懼其狃安富而驕侈生忘鬬亂而玩愒世肆志雖激乎時勢畢竟只是客氣一味叫號絕無含蓄所養可知僕亦每犯此病分佩曾見規終不能改以此知涵養本元功夫最是切要不不高明未免隨俗習非不克振拔耳試思古來福禍不破體鑿鑿不充腹大著眼孔豎起脊骨欲作千載事業者何人哉幸而食他衣煩具爲善之姿而妄自菲薄對此須眉必有赧然奮發而不能自已者矣 梓非好爲大言以兄本質近懦少英氣卿以廣心胸正趨向耳其未當處幸不吝往復

與姚子宏

古人詩沈雄悲壯自有含蓄不似今人一味嫚罵叫跳如外淨出場鑼鼓喧鬧只博兒童贊歎也然反此求之又一味衰颯沒氣魄或粗淺無味或煽頭

熟玩向曾見尊齋壁間書妄想壞心術妄求喪廉恥十字具見家學淵源只從此鞭策人品決可觀努力自愛

與子宏方行

兩兒詩多激烈初舉先須理會古人氣象大抵溫柔敦厚是詩之本旨放言高論輕世肆志雖激乎時勢畢竟只是客氣一味叫號絕無含蓄所養可知僕亦每犯此病分佩曾見規終不能改以此知涵養本元功夫最是切要不涵養氣質何緣變化況儉德辟難今日尤不可不謹兩兒未免漸染僕之習氣自悞悞人眞可懼也

與沈南谷

古人詩沈雄悲壯自有含蓄不似今人一味嫚罵叫跳如外淨出場鑼鼓喧鬧只博兒童贊歎也然反此求之又一味衰颯沒氣魄或粗淺無味或煽頭

側頸卑靡不堪程子所謂扶醉漢眞無可如何也大抵此事只是支流要從源頭上下工夫讀書多見得道理透澈義久養得正氣足自然由中達外出語沈著極平淡中極精深極激昂處極渾厚也僕詩雖不卑靡而豪氣未除終是源頭上欠工夫此正是受病處足下勿誤學也如足下地位且不必學詩只將小學四書孰讀俟有得力處然後商量何如

與松巖

塡詞不特壞詩格且壞入品須眉丈夫乃效兒女子閨閣中語不大可羞耶宋人詞非不佳然皆靡曼之音金元之禍未必非諸文人兆之也僕少時亦嘗溺其中至今悔悟無及若當時不作此等閑工夫專力經學培植根本今日豈荒謬至此耶談虎色變深不願足下效之其長調悲壯之音或不妨暫寫憤懣然力量不到亦未易摹仿也

與倫表

來詩非兄本意只是無可如何故作轉語正是極痛切處善讀者仍是一個一掌血也然過高之弊亦不可不辨子張論交注中補出大故當絕損友當遠二意道理方完密未到孔子地位只想見南子豈不可笑來喻恐人道我窄狹故示寬大處末俗患不窄狹耳窄狹雖君子不由尙是謹嚴一邊人若一放縱其流之極不知何所底止名爲寬大實則驕樂佚游宴樂而已比六三之象聖人垂戒川一傷字可玩也

與分佩

所說鎚字本去聲入宥韻平聲上入廣韻十一尤並無此字人多誤用淇兄沈靜兄既歎服宜自體察敬歆昨席間與載兄尙多謔語恐非所以訓諸徒也立方器度頗不易得敎學相長其益無窮若自家渣滓未曾消融氣象粗

吾兄處境特患不窮卽窮亦患不極不足激發志氣鍾鍊筋骨爲傳世文爲傳世入耳兄乃以先業墮廢常自鬱鬱何所見之不廣也盛衰循環本屬恒理且非自我致之於先人可告無罪卽使不善會計有此挫折亦正是自家天爻樸懋可與入道處爲仁不富爲富不仁豈虛語哉鐵筆一項雖文人事充類言之亦玩物喪志之一端移此工夫着力方寸開析理如利錐去私如快刃切磋琢磨金錫圭璧其所成就表見豈特區區秦章漢篆山橋雪漁而已哉爲兄善後之策唯有刻苦奮勵讀書征行百凡節儉以給衣食不憂貧困而恥富貴不狃末技而期大成抱昌黎之學不上宰相三書負子厚之才不入叔文一黨則窮之大效也兄自字恕夫兼號嫻靜意不淺然恕以接物則可恕以處己則不可嫻于應酬則可嫻于問學則不可若徒悠悠忽忽欲以文人名士終其身卒之名者不名而文者不文豈弟之所望于兄乎交

淺言深幸貸愚妄

答吳昂千

承教具哉厚意僕固非善書者亦不願以書人自命但鄙性不喜柔媚姿態字作成低則時髦高則鄉原名爲醇正不過馮道之謹厚耐廣之中庸而已見思白字輒兩目隱隱刺痛子昂丰骨稍勝而俗過之且薄其爲人每閱一兩行不覺掉頭擫面獨于魯公書反復不倦如見明道先生泥塑端坐又復接人溫然使人愛敬不能去然腕拙力窮極意摹仿僅得貌似若草書則皮毛亦不類也去秋與亦亭戲作左筆以左之生澀化而入右頗得古人斂肢漏痕之遺意而草法遂稍稍進初不知其爲懷素體也今年春豁上人來云近得懷素千文帖與公筆意相類僕雖唯唯亦不期其同明日上入袖之來展卷良久相視莫逆若千里外逢故人問家鄉事不禁握手大笑於是外間紛紛遂居然懷素我矣僕非有意學素而偶與素值則不素可素亦可兄乃謂素書不可學學之恐潦草不工夫潦草之弊不善學者自致之與素本無罪若僕執筆頗兢兢不敢放縱乍看雖似奇怪草率而結構又極平易樸鈍柳子厚答韋中立書自叙作文源流具有苦心僕之於草書亦然但患學力未到不能造神化之境固不患其潦草也且素之書與顛旭並馳魯公亦自言得張長史遺法則素與顏本是一家非顏正而素怪顏可慕素亦可仿也若以不宜于衆而求免于流俗之譏謗是必爲鍾之佞朝之美而後可僕何敢出此況兄於魯公既不惜使僕爲蜀之日獨於懷素又不欲僕爲粵之雪由利作形之紙筆鳴諸官府設祖父在忍見之乎昨偶見庭中新竹向陽者可問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特立獨行不諧於俗與索隱行怪取惡于世者其間大有分別朱子之學整齊嚴肅而書法灑洒不拘初何病於心術與世儕書未嘗不端楷而始與千古蓋自有所以爲分別者不係乎區區技數之末也兄意中大抵橫著雅俗共賞四字故見旭素等書未免簸詫不知此四字作成低則時髦高則鄉原名爲醇正不過馮道之謹厚耐廣之中庸而已其爲心術之病可勝言哉至于左書僕去冬即已深悔得兄愷切詳示益自悚惕歐公謂石推官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兄今首發難矣事無巨細必思爲法天下可傳後世誠不可不慎也總之吾人根本學問須自努力從低平切實處作到高遠精微地位書之工與不工固不足論特恐支流混濁反招搖動本元亦不容不辨唯不立異於世不苟同于俗不以末技妨正學不作無益害有益如是而已矣迂談無當勿訝其愚而可否之幸甚

與孫玉輝

久不得書忽聞久甥之殤令我慘怛致病何繇豈太聰明早事穿鑿耶淮陽風俗澆淫眞不可居也未昏守節雖非中道叔世實不易得然一時意氣終保不定要以速死爲幸不速死正須著意保護使之自首完璧亦一大事也里中一少年暴卒其妻大慟自縊家人救之蘇今雖無他故未知向後若何僕嘗謂凡遇此等事只不救爲是此不仁之語正所以爲仁也何如

與吳昂千

同祖兄弟實與胞兄弟無異蓋以父視之猶子即子也以祖視之庶孫猶嫡孫也即使橫逆見施猶當體祖父之心自反自責勿與較量況隙自我開釁由利作形之紙筆鳴諸官府設祖父在忍見之乎昨偶見庭中新竹向陽者發發滋長自遂其天初無驕色其近牆一枝頗覺偃蹇然亦無妒容黃葉瘦枝挺然不阿轉有佳致生本同根或盛或衰安于所遇而並行不悖靜觀物理欣然有得食芹曝背不敢自私分餉吾兄唯笑而納之

與潘起瀚

屢晤苦次足下咸谷可掬令僕亦不敢縱談孝思感人可敬可敬處末世那能事事盡禮只要根本不壞如不酒不肉不御三語是大要也三者不御爲難古喪有疾許暫酒肉而此事則無可假借然亦不是好名須自家本心上過得去若一概信心則又不可先王制禮賢者頫而就不肖者企而及自有一定之範圍不得踰越不然使婢丸藥者何以坎坷終身哉里中一友遭母喪其妻十年不娠而生一女一子咸戲之曰君居憂眞合古禮小祥者女子之祥也大祥者男子之祥也滿座絕倒此公儼列衣冠初心豈不欲欺人特以意有所恃遂肆行無忌不知造化小兒忒殺忠厚偏欲奪其恃而章其孝也總之天理人欲迭爲消長哀親之念誠而勿替其他耆欲不待彊制一切消弭不然朝奠夕臨夫號婦踊祇以應故事了門面耳大庭閎室能一致乎

答張倫表書

來書懇懇責僕以朋友之道大則負慙于南谷小則抱歉于起瀚僕雖駑劣敢不受教起瀚之事僕知過矣若南谷一案則僕可告無罪而諸兄之干友道恐未盡也友也者長其善而救其失也南谷質美而未學不幸遭父喪家貧無以殮二三同學咸助其力咸教之盡禮省佛事之費以厚衣衾即昏娶之親皆全大倫此友朋之責也分佩乃以執柯之故幾陷之于貪獸亦亭從以策之也即憐其貧而慨然周之不過輕財好施之俠夫耳而陷人子不孝之罪已萬不可贖矣父死不當娶此語本直截痛快何必牽東推西拖枝帶葉宛轉說合爲公私兩全之計哉此吾子所自認爲天理而不知其爲人欲之尤者也自謂過意得去而不知其私意橫流如水之決于防而不可塞也

是何其急于爲友而立心之不直立說之太巧愈趨而愈下一至于此也夫志欲得妻何患無詞哀不在父何有於母世未有不孝于父而能事其母者如吾子之說吾見南谷斬焉衰絰率其新婦嘻嘻母前始也託于承歡陰遂其閨房之好繼也玩于燕暱漸忘其溫凊之誠不幸而婦稽不娠一言不貽反脣而稽戾幸而提甕共職練冠未易含飴而弄孫斯時也南谷無論已吾二三知已不知何以謝南谷力主喪娶如吾子者何以告無罪于南谷也體父在爲母期母爲父斬衰三年南谷母賢母也前日議喪娶時不聞以母命壓其子以從俗必能自約于禮以率其子亦何忍使南谷以養母故獲罪子父使新婦只養姑故失禮于舅哉況南谷不娶非不足養母也兩弟已冠一妹及笄足以供使令佐烹飪南谷館不遠一二里朝出暮歸可以奉甘旨如以爲貧則不娶貧娶亦貧也素貧賤行乎貧賤江革行傭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王延色養體無完衣而親極滋味彼二子之貧何如哉天下後世而其風者莫不感沸魏悚歎其孝之不可及不聞其以有子無婦咎當日二子之朋友不爲畫一善策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孔子曰歟藏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以孔子爲子路謀豈患無良策而所籌不過如此蓋苟得以娛親雖三牲之厚祗爲不孝安分以養母即裁水之薄不爲虧體僕于南谷固迂而無策然無策之策策之善也吾子之策不過使南谷因父死而得妻耳得妻之後南谷貧如故而又添一妻子之累以累其母不知吾子何以策之也即憐其貧而慨然周之不過輕財好施之俠夫耳而陷人子不孝之罪已萬不可贖矣父死不當娶此語本直截痛快何必牽東推西拖枝帶葉宛轉說合爲公私兩全之計哉此吾子所自認爲天理而不知其爲人欲之尤者也自謂過意得去而不知其私意橫流如水之決于防而不可塞也

故就此事而論分佩之陷南谷也其事顯而易辨亦尊倫表之陷南谷也其
迹隱而難明不特爲南谷開無數方便法門且爲天下後世之爲南谷者得
許多便捷徑路不曰守禮即曰行權不曰遵父即曰養母將使拋親一事可
以菁爲令而通爲例有王者起不知何以斷二子之獄也烏呼諸君與僕交
且十年矣所望于諸君者爲其能明道以維世也而詖淫邪遁層見疊出一
至于此則僕之所以切磋砥礪于諸君者何在于朋友之道能無媿乎僕尙
何言哉尙何言哉梓拜白

答姚肆夏書

癸巳奉書自懲往失語傷激烈先生不諒鄙衷顚疑託風遂以 梓爲輕視窮
理蹈姚江之流弊縷縷千言教我切矣即欲奉復恐先生盛氣之餘徒長紛
競私心自窶識力稍進或面質門下以決所疑亦以觀先生之晚蓋所謂年
彌高而德彌邵者果何如也五年以來遠近見聞大不厭輿望竊疑先生既
爲楊園高弟寬袍口口談仁說義便行如其言名副其實聞風覩德方且心
醉神馳何敢吹毛索瘢瑕瑜全璧雖小人不樂成人之美曾玆多口未必非
君子之不矜細行有以召侮而納誘也前侍大先生時嘗謂梓曰舍弟講論
甚博惟義利一關打不過未免書自書我自我耳那先生曰大先生可謂誠
意二先生可謂致知合之完人也范先生曰肆夏先生不必論其爲人其纂
輯遺書嘉惠後學固楊園之功臣也合三先生言而參之先生所以自考者
可知矣夫學術之邪正天下後世自有定評不可以私意揜飾亦不容以口
舌爭勝如蜀山所造極正謂其氣質未化涵養未純則可若來書所謂疏淺
固陋全事作用染姚江習氣而不自知者則蜀山非其人也先生得無怒甲
而移于乙乎斯道之門庭階級尊教所示可謂詳矣然聖賢之學博文約禮
叙有先後功無偏廢未有五年博文而後五年約禮者亦未有終身博文而
不必約禮者且明道所以進德知之既真行之必果亦未有不能約禮而自
謂已能博文者也朱子論窮理之方曰或攷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
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今先生自問楊園既背以後平日一言
一動所以發諸念慮者何如也而徒以文字講論爲窮理得毋近于博物洽
聞誇多鬥靡者乎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良知之學充塞宇宙生心害
事不知胡底先生承楊園之緒餘慨然以關陽明爲己任其志則大而其義
則嚴突然朱子有云上策莫如自治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晚郵之關陽
明可謂大聲疾呼而沽沽以時文講學徒爲後世干進利祿之資其賈利市
名已不足以服姚江而先生之關陽明又舍實行而取空言忽踐履而談致
知辟時文之陋而居學究之實逃異端之目而蒙僞僞之名淩先生所謂恐
崇信陸學者猛思所志所習之論義利之辨深中學者隱微而偏內之弊愈
不可及又將來斯道之憂也 梓鄉未學孱大先生提誨自思拔于流俗而
立志未堅修己不力憂患頻仍折挫頹廢方懼侈言格致躬行不逮流爲口
耳之學內媿寸心外負師友而來書過慮獨諄諄以姚江爲戒 梓雖憒昧熟
聞儒釋之辨此中界限頗可自信先生之藥毋乃發不中病而失之以水濟
水乎竊恐先生平日孜孜矻矻工夫但以關陽明三字爲極大題目舉足動
念即與對壘擊楊園之鼓樹窮理之幟則無敵于天下意見稍有不合或與
自家病痛有礙即推而納之姚江之中自謂有功于學術無忝于師門而不
知其剛愎自用師心自是身關陽明而身中陽明之毒者也老成凋喪殆盡
舌爭勝如蜀山所造極正謂其氣質未化涵養未純則可若來書所謂疏淺
固陋全事作用染姚江習氣而不自知者則蜀山非其人也先生得無怒甲
而移于乙乎斯道之門庭階級尊教所示可謂詳矣然聖賢之學博文約禮
則楊園九京之下未必不撫膺頓足爲先生惜也唯恕其戇直而垂察焉死

罪死罪

辭嘉興府教授翁老師書 丙辰 會名元

不才濫蒙盧獎去秋即擬趨謝緣館職刻期東渡來遂登龍昨始摳謁復承面諭將偕炳也舍表姪扁舟遂野曲曉敦勸以新天子孝廉方正之舉在老師好賢若渴 梓 誰愚慫敢不策勵以副盛懷第思過情不可以冒居幽獨不容以自誑蓋非特前書所云荒疏病廢已也夫宏博一科僅屬詞章 梓 猶惴惴不勝矧茲巨典酒躬行實踐之目而敢覥顏自任哉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仰不愧俯不怍斯之謂孝非義弗道千駟弗顧一介不取斯之謂廉居仁由義言坊行表可刑家亦可範俗斯之謂方正其道甚庸其實難副也 梓 年十二先嚴見背無一日之養窮冠雖棄舉業涉獵洛閩諸書提容名以向道實抱忝于所生承奉先慈不克盡菽水之歡不數年遽丁大故附身附棺苟簡窆實兄嫂入土不恪遵家禮灰隔兒姪輩稟窮又惜費失乳以致蚤殤至今嗣息杳然兩間不孝之罪殆無逾于 梓 矣昔吳康齋受門人贄贄藏篋中佃日不肯則璧之 梓 授徒三十餘年戶素屢館穀不計賢否概納不辭衰安雪中偃臥不以干人 梓 家貧連遭歲歉不免逋負親友其爲廉也幾何其迹類于方正者特以賦性迂拙不肯詭隨流俗如喪不崇老佛书不贈紙錢詩不喜頌揚文不學駢麗諸碎碎小節世遂以厓岸目之歟其實謂之惡固則可方則未也如以生平無大過慝稍稍鄉黨自好即不妨直廳此選則當茲太平盛世幾幾比戶可封也可推轂者豈獨不肖一人哉卑之無甚高論即以利害計之 梓 研田外尚有荒產三十畝僻處深郊日與老農灌瓜栽竹長沐聖朝雨露南簷曬日北牖薰風所獲多矣若不自揣謬膺重典則自始舉以及各衙門以及部費當營辦四五百金之資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餘姚陳梓古民著

叙

逾淮集叙

昔查子晉六歸自淮南壁山幕中出示詩草題曰愼逾用自警也甲寅冬鈕子膺若亦自淮寄詩題曰逾淮屬余叙之追念舊游竊有感焉查子爲白沙之學其詩清剛因保其不橘而枳也鈕子年方壯爲衣食累違老親別婁子僕僕千里外勢若處子不橘不枳之間良可畏也王子文育曰聞膺若近擬習刑名冀博豐穀枳乎橘乎清夜自思其視查子之惕惕自危者何如哉朋友相觀而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鈕子之詩豪華蒼勁吾無間然矣獨愛其詩之淮而不淮者竊懼其人之逾而竟逾也鈕子愼之哉

楊朗山詩叙

能詩必請叙于能文之顯達者使已之詩藉其文以傳此詩人之通弊也夫以顯達而謂之能文其文可知即其文可觀而或反以顯達損其名彼且不能自傳而何以傳人之詩夫吾之詩果可傳何待乎叙使顯達者爭欲爲之叙而不得而其人必擇夫不屑顯達而能文者以道其意中之所欲言則其詩不問而可壽之千古矣折說也或以爲持論太高聞而頷之者昔有耕餘今則寄漁而已吾鄉之能詩而客吳門自吾友宋子魯培而後爲吾表姪孫楊朗山朗山嘗以詩質之顯達者擊節歎賞戊辰正月遂扁舟定泉請叙于予予爲之賦甚夫惟當世之顯達而能文者足以傳子之詩而乃以屬之山樵邨牧岌岌垂死之病夫子計左矣朗山固以請遂携之廣陵閱三月復馳書促適遲姚江逸詩鄉先輩有詩人楊珂者每負橐入四明納雲楮封以歸邀知已坐齋閣鐵破楮放雲出孔達梁棟楹牖以爲笑樂然則朗山之工詩安知非玩雲者之苗裔不然何以氤氳陸離有斯佳構哉雪漁評予草書夏雲多奇峰朗山之屬叙于予或不以其文之爲揚子雲而徒以書之近于蕭子雲也庶不見嗤于當世之顯達而能文者乎

論

論殮以時服

此吳季氏嚮旅待弟子之禮故夫子許之若人子事親雖三伏必以緜殮不拘時也乙卯六月外舅歿甥姚子宏襄襲以時服殮非禮也殮者所以收束其形體使之充實於棺而無罅隙也故古法用衣九十稱五十稱士庶之家衣不足補以緜緜不足補以褐心此古今不易之制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骨肉未寒而忍於薄殮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涕獨何心能不悲哉

跋

范蜀山葬書跋　壬戌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崇實也後世徒侈金玉及券臺墓表壯觀面已附身附棺必誠必信之道無間焉至紫陽子創灰隔護棺庶免木朽蟻水諸患于子聰廱歟突紫雲又補烏樟漫灰鎔瀝錮柩諸巧思高陽繼其緒而加詳焉然未有成書仁人孝子無所攷據臨事遲疑何繇自盡乎蜀山先生服膺楊園秉青衿從事洛閩之學居喪盡禮於葬法尤孰講而力行之遂於苦凶之餘輯輯各家定有此帙以詔來者有志之士梓而播之以廣其傳化天下之暴藏面速歸於窀穸且化天下之甎壙而竭誠於灰隔嘻無父母明先生錫類之恩其不感且泣者非人子矣

食肉編叙跋　壬申與徐鄰陵

此查伊璜先生眞跡也先生當七十知交贈詩文過譽自魏因集孔子及曾思孟成訓爲篇次以韻又采先輩之至是年而不忘所學者以自厲是編今亡而叙徒存余猶適丁七十吳越門人各爲叙甚至以顏孟見比其魏有甚於東山者東山有子二昌昇而余嫠嫠獨鰥鰥獨叟東山有纖袀報恩而余垂老無酬功之貂子其過之衰不逮東山遠矣爲此跋寄我鄴瞻君子愛人以德改頌爲規使倖存殘喘晚庶可蓋受賜靡窮矣

跋顧寧人先生尺牘後

顧寧人先生尺牘眞跡數十年徧覓不得以爲憾事癸酉新夏過梅里李君繹物出示其曾祖秋錦公同好往還尺牘自先生而外如閻古古顧道援竹垞鈍翁聲山次耕亦皆出語雋永而書法秀勁洵大觀也嗟乎百年以來山河如故而遺老無存龍尾龍頭均歸朽壞而敗鱗殘甲猶什襲於故宗世族謂小橋流水古樹柴門前楹後圃今尚可攷耶夫有其人非其地非其書不可讀有其書有其地非其人亦不可讀然則坤一證書之地吾檢知之而坤一所讀之書何書也昔商隱公蓄書數千卷屬之何求自謂得所而何求之後人不能讀也坤一能讀而無其書可乎夫帖括充几以弋科第非書也諸後之論世者瞻其流風而品騭之非吾生之幸事哉夫翰墨流傳何代無之而名節獨峙千古有志之士所以承先而啓後者不可奮然而興起乎繹初勉諸

記

壬子記游

壬子秋余適患癬疾枯坐紫薇山齋無以寫憂因過霞溪偕李子元緒裳吉鈕子世楷膺若朱子雋越千放權登舟縱觀秋濤用拓胸界遂問醫吳江徐君大椿蠡胎復移權同里訪周君日藻旭之各出詩文相質歸途登平波臺相與分題吟咏不知沈痾之去體也浮生鼎鼎百年如駛惟山水友朋之樂不多得不可以不書是日爲題糕佳節

澉湖詔書記

澉湖爲浙西武原勝地楊園先生品之謂雅靜西子湖舊爲吳中丞忠節許黃門諸公讀書處最後何子商隱構湖天海月樓一時東南遊老遠近輻輳徙倚吟嘯于其間爲中原生色讀何求老人東將詩可得其概余生也晚不獲目擊其磊然猶從蜀山克軒游兩先生幅巾深衣徘徊隄閒今則草蕪木落風流歇絕不可問突戊午夏從故山反權訪錢子坤一于鴛湖坤一爲商隱先生裔孫出示澉湖讀書圖屬爲之記因拭儿展卷指點舊游恍見紫蓋萬蒼烟霞線繞東將所謂仰天塢青山石壁今無恙耶謂小橋流水古樹柴門前楹後圃今尚可攷耶夫有其人非其地非其書不可讀有其書有其地非其人亦不可讀然則坤一證書之地吾檢知之而坤一所讀之書何書也昔商隱公蓄書數千卷屬之何求自謂得所而何求之後人不能讀也坤一能讀而無其書可乎夫帖括充几以弋科第非書也諸經羣史內典道藏遐稽博覽而不矜名節非讀也坤一果有志紹述前人而光大其業非其書弗讀非其人弗交非其時弗出左編右帙踞坐湖海一樓以攬九十九峯之勝天蒼蒼而月茫茫歲光溪色竹影松濤日哦其間與古人爲徒雖閭戶枯坐而經天緯地之業具存矣讀書之暇白水長鑱有芝可廡窠最高處撫掌大笑觀日月之合璧也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四終

餘姚陳梓古民錄

諸先生遺言

姚敏菴先生 諱珊字攻玉與江人

辛巳秋初見先生數十年來所自得之學也因出所著困學編首列六圖從無極而太極至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氣化形化止發明中庸章句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數語極明暢先生論畢謂梓曰令兄篤實 時與先伯兄同侍 老兄即聰明易領略然恐轉背便忘却了梓聞此訓面發赤汗涔背也　次日再見極論前輩出處深以魯齋爲可惜仰出楊園先生二論令熟玩梓歸適讀孟子陳代一章反復吟誦徹夜不寐次晨見先生曰梓志已決不復志在功名矣先生曰有守默坐沈思從未有天地之前落想纂此六圖發明斯道之大原或是發先

慈在一時客氣恐貽他日之悔耳梓曰家兄昨已稟家慈家慈笑曰讀書本豈爲科名哉兒輩肯學諸先生作正直人吾復何憾先生喜曰非此母不生此子遂再四勉勵斷弗有始無終縱談竟日至更餘而別時館李氏塍窩

白堯舜以來孔子爲集大成孔子以後朱子爲集大成朱子以後元明諸儒議論不一至先師楊園先生爲集大成

晚邨先生是個英雄他有偏縮手段却不過時選時文刻先儒書不過是借徑耳

儀禮經傳通解新本錯誤極多此邵是晚邨不是當初開雕時或薦嚴顥生先生于晚邨曰此書當取舊本讎訂一過顥生該博不過費一年館穀勿吝也晚邨急于圖利遂草草付梓大可惜

每論及出處必流涕不已自吟云普天率土忘中國頗輯寬袍臏幾人何商隱先生讀酒凌渝安先生謹嚴沈石長先生精勤楊園兼三子而化之當時推張凌何沈四先生後來之秀則佩蕙張子襄中吳子而已惜皆不永其年若舍弟 諱璉字肅夏 則講貫極通只是好利行不逮言耳

朱子文集先師圈本極佳當時熟看凡十徧方下筆余嘗見凌先生案頭惟置此書周而復始不厭倦也

舍弟雖是口耳之學然卻是先師功臣先師遺集非舍弟蒐輯今日范北溟知識然終是少年失學文藝粗疎兼有痰疾讀書纔數十行便氣涌所以默坐沈思從未有天地之前落想纂此六圖發明斯道之大原或是發先

儒所未發于初學不爲無補也

晚邨道學可議氣節卻眞

一日語先兄云公恃南亭爲養生之具大不是孰宜勢而力諸原孰宜逸而享語室畢竟以田爲根本伯兄因取南亭之資買田三十畝以膳祠不十年而南亭事敗深服先生之見幾也

邢子復九夫人仲氏極賢淑昏對坐揮兩琴幾幾關雎之樂矣先室卻是個愚婦人然無才爲德何嘗館楊園先師贊云一廛之隔而終日不聞人聲可謂賢矣

小兒質可造然落權術一派則董子苦存誤之也人一講事功便入霸道所

余與張佩葱入舟便共臥談論極樂先師則不然一登舟便危坐前後以布幛之雖四五十里未嘗見其傾側也張橫渠十五年不成若先師眞不愧
恭而安矣

向嘗從何舅兩先生入漱湖山中雲耜方巾東莊僧蝠僕則氈冠布袍道上人私謂此鄉人請一僧一道不知念甚經也相與一笑俯仰間今已爲陳迹可慨也

向來尊禮師傅猶是明季遺風余館雙溪時一來至姻親家餉以楊梅不食問其故則曰余室乏米遣徒致東翁東翁卽以一斗饋且親來致罪曰此物不堪供老師已開船入市糴多眷矣其誠如此今則難言矣

今人動稱應試爲功名誤矣志于功名富貴不足以動其心宋之韓范富歐是也後世科第只可言富貴耳

梓鄰弦後續絺嫺金氏先生喜曰此舊家淑女余所稔知德門之報也且方球美質君當遣就之使書香不絕不是小事

儉德辟難二何連看使其聲名四馳可榮以祿卽非儉德矣

東家有喪守禮素食在西席則必餉以葷饌親不敢尊也乃或者假此以自遂其鄙吝之私誠矣況所謂守禮者無其實乎

余自五歲隨先君赴館卽厭飫廿脆中年以後館漸薄主人開餉以雞子醃魚便不能下咽殆非肉不可及晚年則視雞子醃魚如肥甘矣又數年家居兒輩艱苦供膳不給則視白飯如珍羞矣以此知口腹之養只是一個習貫吾輩學問人尙如此況常人乎故教子弟自幼當令淡泊艱苦養
嬌不得

困學編余頗年改削僅二三卷不知費紙幾大簍矣今日自謂停妥過宿則又不是眞無窮盡也

楊園先生完人也某等實不該稱先師某自反一無知識大不稱楊園弟子也

沈石長先生館極盛當時一縣進生員四或一時同出門下故人爭趨之然先生必令易衣冠方內拜故從先生游者無韤幗簪衣之習彬彬儒雅翛可觀也梓曰小子不敢妄議然竊疑改衣冠而習舉業與不改者何異晚郵氣節是尙而選時文病正類此先生首領之曰君所見尤高

晚郵云非時文不足明道先師戲曰我若爲相當廢八股復鄉舉里選之法晚郵云先生雖廢我當申閘復之

許子季覺初疑是英雄山今觀之不過武斷鄉曲一訟師耳而假陽明以欺人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吾爲憂之一布衣而厚葬其親費千餘金壘冢如小山墓道石子鋪龍鳳文豈非大僭

范獨山先生諱鍔字北溟海昌人

余向時科名極熟倚一學使者至取其所拔文七篇熟誦七千徧取冠軍如拾芥耳後乃大悔有志于聖學因思諸書不足讀唯周易四聖人手定是第一書遂脫衣冠每晨拈香拜書而後開卷數日讀至天地閉賢人隱一節不覺心花頓開手舞足蹈遂棄衣衿易古衣冠聞楊園張先生之名因訪姚君肆夏得遺集大快元明諸儒楊園集其成矣今已慫恿同志登諸梨以惠來學亦一暢舉也

葬法自朱子後何商隱先生法尤完固商隱之法得許子季覺而更精密予先人安窆季覺大有功此恩不敢忘也

甲申夏先生見訪余時館沈氏幅巾深衣幽湖人目爲深山道人今思之渺若驥世矣

一日謁先生于蜀山草堂時葛子向皐先在坐先生曰千秋高才一齋實學向皐色頗不平也

先生盛暑衣冠不揮麈冬日梓營過草堂夜寒問曰需鑪否梓對曰不必先生曰康節冬不鑪夏不扇吾與君分之矣

世俗培墳冢余郤不培封而培地地愈厚則葬愈深此良法也

葬法用烏樟杵法最要勻季覺葬親時余爲之董工自帶數千錢見工人少懈便振作之曰此一作若杵聲均一當賞錢若干衆役欣然聽命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也

風水不足信張子莘皐擇地並不延地師伏獅一穴是僕爲之相度亦不見不利也固言老兄初偕吳先生訪莘皐僕深以爲輕身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此公知爲何等人便先施禮耶及莘皐喪毋哀毀逾制以葬事就商至嘔血數升後卜兆伏獅必誠必信僕乃大喜乃知前此二公之枉駕非孟浪者今當始終成就之

徐仲車不忍令犬母子分離此勢所不能也末世俗薄同居共爨之風渺焉無聞子既長不得不分亦猶是耳然有志者豈甘爲徐氏犬乎

先慈病篤始治柏棺因飛櫂請先生董工已無及矣葢一夕已屬幽湖俗工升柩成封今思之出之蓄水力極猛區區沙土恐不足以禦之然此言勿使莘皐知之渠至孝恐悔之無及便一慟而絕也必誠必信四字非特人子爲然任事者亦當以彼人子之心爲心方免後悔然以理推之莘皐孝可格天亦斷無他思也

吳兒軒先生　諱晞泗字元復號陳一人

梓每欲執贄于先生先生過謙不允作長札力辭其言懇切且激梓遂不敢復言

楊園先生盛德而無後此不可以常理論將來兩廡之下俎豆千秋未嘗無後也

先生尊堂年八十餘女適許子伯琴病卒先生不使太夫人知恐觸其痛也

築三合土底然後置棺四圍以地爲牆方下灰沙築實乃固今乃培土以板夾築築後以浮土附之終是鬆浮非久遠之策

瀝青入地千年爲琥珀乃不朽之物且天熱能自融以補棺蓋之隙不可不用但何先生用火溶燒棺蓋則不忍且傷漆只須杵末覆之

一日發舟先生欲正賓主之位梓曰舟中不必拘先生曰造次必於是道理無一處離得

余弟蚤歿余宜以次子後之然弟婦守節當蚤慰其苦志故不待次子之生遽立長子亦權道也梓曰守節是理宜守不因有後無後也使先生止有一子將若何先生曰兄所執甚正然家庭曲折最難處也

余爲莘皐擇地伏獅山穿壙之後忽有大穴衝水直注壙中皆滿此時便當中止別擇佳兆爲是余不能勇決遂使工人以三和土塞穴令極充實因

先生每爲人治病無貧富貴賤惻然必欲生之其酬貲之有無厚薄絕不介懷抱間也

夏友梅極勇因余一言指示遂往吳門書肆悉買理學諸書歸日夕手不釋卷改葬舊墓至高祖以上用三和土幷建宗祠眞不可及

邢梅亭先生　諱志南字復九蓬棚人

功夫入手總當從小學起　先生有小學莊楷詳

紫雲葬法雖佳然不便于貧士余則主用雙溪費氏水抨之法蓋卽朱子家禮灰隔一類有力者但灰沙加厚可耳不意反以此得謗向以擇媳甚難其人故隨俗養媳例意謂可從俗訓化耳

天下固有不可化之人唯在聯姻之始愼選家世及細訪女之性行而已養媳者其家世必寒微得毋氣必無良種

養媳一法今當以爲戒蓋肯爲養媳者其家世必寒微得毋氣必無良種也

余初乘諸生更古衣冠雖駭俗不顧後讀楊園先生皐比橫經十月之雷一語遂仍時服今思素位而行只有此法姚肆夏翁謂余曰子服堯之服子不言堯之言言字打頭舉竟以躬行爲先務卻不思服堯服言堯言而行不堯行爲何如人也

附亡友遺言

朱子恵疇與余會于蜀山韋堂極論出處恵疇曰兄宗楊園弟惟以稼書先生爲師學術端人品正應試何害哉余卻出然其勢不巨川將之山左與余盤桓良山門外握手爲別曰君勸余卻出然其勢不能家食奈何余近有怔忡疾未知此去得重歸相見否惟望故人捐棄枝葉從根本上下工夫作一千古必傳之人道理無窮盡幸弗以小成自限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五終

敦行錄

餘姚陳梓古民著

諸先生及亡友遺言予既有記載其存而壽考敦行不怠者唯吾張子華皐美不勝書雖訂交三十餘年自戊申以前帶水隔之癸丑以後兩江遼闊所聞所見恨不及詳然即五載聚處目擊而心慕者亦復不少故山岑寂蕉窗夜寒爲一一記憶挑燈書之曰敦行錄以示諸生俾知風頹波靡老成典刑猶可式也丁巳冬仲朔書于臥雪軒之南牖

張子諱朝晉字華皐海鹽橫山人居海昌之峽石北關居母喪哀毀骨立三年不飲酒食肉御內謀葬時扶病至海昌及大東門嘔血數升當道上遂昇至蜀山草堂蜀山先生姓范名鎮字北溟感其誠偕往瀕湖山中得伏獅山麓

張子不信堪輿遂爲雲津公及兩碩人合窆焉蜀山先生雲津公志已毀張子欲易棺斂戚族執不可張子號慟顧伏開棺大斲乃預築屋一間于舊所葬穴上倣陳幾亭先生法先置板二片如木槨式稱棺之長削竹片數十如棺之闊有奇幷製大衾及幅巾縗衣裳去棺蓋及兩旁腐木加一薄板方罩罩尸將竹片橫插入棺底之上腐褥之下自首及足殆徧以綿纊如編簾兩邊連絡次以槨板左右各從竹簾下襯合去薄板罩去骨上腐衣加被兩人舁槨板兩頭又橫一小板兩人旁扶置大衾上衆子弟舉衾納于新棺次加幅巾襖袴衫被等如初殮大小斂祼而署殺之既滿棺口斂衾加蓋生漆封口不用鐵釘以麻木代釘作筍簨之初時戚屬怦怦不安及斂後封蓋方流涕斂服謂凡遷葬者必如是而人子之心乃安也此可謂萬世不易之法蓋世俗多用小匣拾骨使遺骸散而復合又簇大作小失其木位大不安如張子法改斂改棺而不纖毫震動遺體可謂盡善盡美無少遺憾矣先是楊園如夫人陸氏貧老張子製贈導棺至是移用改斂雲津公蓋倉卒患別製不及漆也葬後又爲陸擇木瑟非中有巨石子用百人升之乃藥底忽山穴水衝金井皆滿大驚或曰狐兎之窟亂石塞之可已張子曰亂石有罅隙不可用即用三和土如穴之深築之令實竣事約費五百餘金云

叔父乘均公叔母貞烈徐孺人歿五十八年不葬張子力襄其役抱病親入龍非山置鳥樟董湖工灰沙堅築令峨然成冢矣乘均公孫時中中甲午科解元

諸從男婦凡數十棺皆捐貲擇地葬之亦仿朱子灰隔不以卑幼簡署也外祖朱公象輔撫後買山葬之屬諸子歲墓祭必及又郭公元臣即朱之壻妖女嫁哀花查生甥孫國傅幼聯姻蔣氏年二十三貧不能昏張子贈十金爲之擇吉成禮

同曾祖弟靜齋居武原一日來攸芋堂張子問弟近況及諸從子若何靜齋語頗支吾嘐之則曰家貧不得已女鬻于桐鄉朱字羽來兒鬻于鴛湖潘矣張子愀然遂資已田得三十金就兩家贖歸預爲女覓婚家即夕成禮爲從子竟生計送之虎林錢鋪　初至桐鄉朱羽來夫人不允張子卒宗人跪門者三日其西席吳某感泣以去就爭力言于主母始得歸

楊園先生後人五棺不葬張子創議約周子且斐許子醇夫及諸同學鳩金卬先生集徐二十金灰沙附築井楊園主穴亦加灰沙于甎塚外誠義舉也今先生柩已付灰爐爲之三嘆中見聞言行錄張子所獨錫也幸存攸

半堂及永思樓火亦被當矣
楊園無後繼族孫文明貧不能娶張子創會約同人爲之覓婦今尚存周子
且雯處
盧族人貧者多用火葬乃委曲開譬捐山地數畝令聚葬焉其粮則分屬子
姒代納
乙巳仿唐灝如葬會舉三十二人每會四星約七年畢事先生蓋盧坐十會
以褒親友之葬不責其償也壬子復舉三十四人每人六星如前法中有
極貧士則有力者坐百金爲榰子母代之發會尤爲盡善余有詩紀其事
歲時祠幕及諸忌祭必誠必信歲常費三十金許
曾王母莊孺人立節孝坊有司建祠武原張子爲飾窗垣及神座費二十餘
金祠中凡十九主設祭公奠慫恿各家後裔合貲祭田期永久弗替云

張子氣貌溫恭終身無忿厲之色初有田六百畝以喪祭昏葬及諸義舉僅
存其半流俗目爲敗子怪魁然藝林儒黨無不嘖嘖歎羨許子與宗嘗稱
曰此今之紫陽子也余外父金晨邨先生曰如莘翁者方不媿仁人孝子
其爲時議推重如此
凡朋友間貧窶不待乞假嘗託事餽贈而不居其名如許石孟丘以賓諸人
每來輒贈金曰某書煩公一鈔些微持往佐紙筆耳初不問其書之竣也
范北溟先生嘗爲張子尊公擇地澱湖襄葬數月先生歿貧不克葬張子措
灰沙爲附于范氏祖塋之旁（井助之木椁）
吳元復先生（諱曦閎號克軒）初與余至峽訪張子訂交以來幾三十年均切綏急張
子命幼兒景曾從余遊甫半載病歸閱歲不起後數月張子持二金贈余
曰小兒開師毋染痾屬續時屬以此佐醫藥余揮涕受之戊申秋克軒患

痢篤張子覓高麗蔘作候疾卒不起貧不克葬遂以十金約夏子友梅耐
穴于寅仲先生之側余有詩云大雪空山營窀穸二公高誼薄雲天由今
日交道言之此風何可多得哉
許子醉夫嘗謂余曰不意莘翁涵養何由到此余每見不慴矜情躁氣一時
收攝雖欲多出一語不敢也
余初交張子時范先生笑曰此等關門吃飯人何濟事後數年復謂余曰不
意此公如許誠篤果毅前言可謂輕量天下士
吳先生曰他人講學只是口頭好臨如莘皐者乃實從事倫上躬行力踐此
兩山靈氣所鍾非偶然也
庚戌夏過余齋中惻然曰令先兄大宗先生年近五十奈何不娶妾爲嗣續
計弟已爲公鳩一會突羊亥春余遂納一婢

炯篤張子覓高麗蔘作候疾卒不起貧不克葬遂以十金約夏子友梅耐
穴于寅仲先生之側余有詩云大雪空山營窀穸二公高誼薄雲天由今
日交道言之此風何可多得哉
許子醉夫嘗謂余曰不意莘翁涵養何由到此余每見不慴矜情躁氣一時
收攝雖欲多出一語不敢也
余初交張子時范先生笑曰此等關門吃飯人何濟事後數年復謂余曰不
意此公如許誠篤果毅前言可謂輕量天下士
吳先生曰他人講學只是口頭好臨如莘皐者乃實從事倫上躬行力踐此
兩山靈氣所鍾非偶然也
庚戌夏過余齋中惻然曰令先兄大宗先生年近五十奈何不娶妾爲嗣續
計弟已爲公鳩一會突羊亥春余遂納一婢
張子嘗謂余曰子弟初克已時極難余初學時過欲念發必置經書几上恭
揩然起敬則邪念自氷消凍釋突此醜態不當述諸有道然卻是後生
良劑也
老僕張隆及張子幼時乳媼許思椿夫婦各買地埋之其椁則命子孫代納
蔣子擔斯嘗歎曰人各有命作了張老相公家人奶子也得入土幸哉
西山諸僧人親灰張子亦自悟火葬之非商諸張子張子曰葬火骨慘不如
葬生骨因諭以覓漆舖中漆桶食漆透者置生骨其中以漆封蓋上下四
圍以三和土築之成墳諸僧人皆感泣曰張相公眞能用夏變夷也
立祭田若干畝與從兄錫韓益昆纂規約數十條余嘗爲之跋
又置塾田以贍子弟之讀書子宗嗣之內者余亦有跋
樗永思樓祀其先人屬余爲記及甲寅九月朔之夕童炊者不戒于火蔕焉

張子愀然謂余曰此祀事不虔天降之罰也子盍記之以志吾過余復作永思樓災記

一日閱余范波輿小傳曰凡筆墨當存厚道嫗婭閒數語雖實有其事可刪也

又云余始謁蜀山時先生云學者當以四書爲律以我身爲罪人刻刻糾治庶乎鮮矣至今不敢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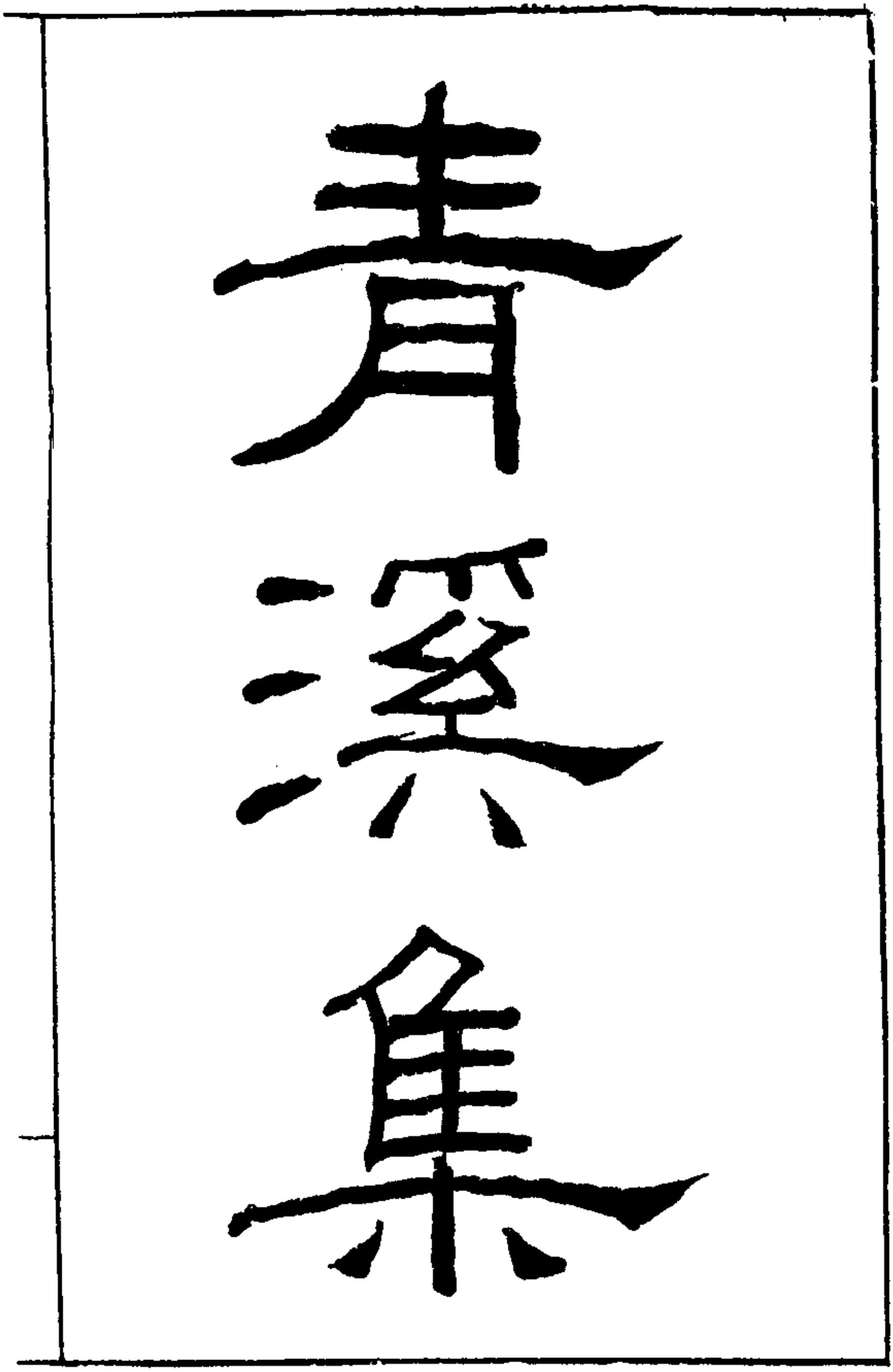
張子以始祖無考每寒食率子姪望祭之據梓見始祖便有考也祭不得況無考乎雖不失爲厚然却是不學無術也

張子素不食煙以寒疾破例然嘗謂梓曰見先生便不敢喫矣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陳一齋先生館硤川許氏久攖离硤嘗醇夫太史曾序而刊之又與客星草並輯入濮川詩鈔見四庫存目今其書已不概見鐘在外舅張秋樵先生處得證其先世所藏敦行錄原稿仲梧芸孫二兄亦藏先生眞蹟零縑碎錦爲世所珍其卷帙最多者有曹氏東山樓傳鈔本一齋先生詩文集爲文十二卷四册詩二十卷三册經義六卷二册史論雜誌劄記若干卷各一册窺然鉅集惜被苕賈攫去無繇復睹往來於心者十八年矣去冬偶經沙濱朱師故廬檢破紙堆中得一齋詩稿審爲海鹽崔蒼雨先生手鈔蝕無完眞幸堪循誦又鈔本一齋文集一册有衍廬校本朱記攜歸重加編錄釐爲若干卷烏程張石銘觀察見而稱善允先校付手民以廣流傳誠盛舉也雖未得東山樓舊藏全藁然珠光劍氣潛久必彰此帙之得先坡蹟不與廢紙俱燼非有呵護於其間耶他日延津合浦必有棄合之期此尤私願所馨香以祝者也

宣統三年孟春後學海鹽費寅謹跋



一
蔣
書
卯
氏
屋
病
愼
校
月
脩
印

青溪集總目
卷一
論十四篇
卷二
論十一篇
卷三
論八篇
卷四
辨九篇
卷五
說七篇
議三篇
考四篇
卷六
序十四篇
卷七
雜著十篇
卷八
書後十二篇
碑記三篇
卷九
書十三篇
卷十
書九篇
卷十一
書十一篇
卷十二
尺牘十四首
行狀兩篇
誌銘一篇
墓表二篇

金陵叢書乙集之十
上元程廷祚著
金陵叢書 傅氏校印

序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序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書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在乎章句融會貫通悠悠乎有心得必待之神志堅凝世務涉歷之後嗚呼盡之矣是故其于易也則以大傳爲主而漢儒升降旁通爻辰納甲之學宋儒先天太極河圖洛書之說以及儒士相承以爻位分陰陽以上下往來爲卦變以二五爲君臣者皆無取焉其于書也反覆考究于漢隋二志而于晚出之書確然斷其來歷不明並知其出于永嘉之後非梅氏所上而後儒之斤斤區別于文詞體製間者姑畧焉其于詩也知風雅之無正變詩亡之非雅亡淫詩之皆刺詩孔子無刪詩之事周南非以周公而名周頌不皆周公所作其于禘也知五年再殷祭之謬而締祫不爲一祭媒氏之奔爲禮不備姜嫄有宮無廟特牲少牢饋食爲衆祭祖禰侯禮雖即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物見道而不失爲僅注戴記雖雜而多發天人之奧禮樂之情不可目以義疏其于小學也知六書非文字之原其于宋儒也推其主敬存誠循理遏欲之有功于聖學者有裨于人紀而惜其自任太高取人太狹又以陸顏王李之學雖異于朱子而不妨于並存凡此落落大者數十條皆前人所未言而實有徵于古安于理信于心可以質聖人而無疑俟後世而不惑者也雖其立論間有疏失然皆其見之偶偏考之未精不足爲全書之累至其深識偉議則尤在惜後儒之以空言說經棹禮樂之廢墜慨然思有以復之至于行水力役種樹之利弊治民御吏之機宜以及異端邪說之足爲世患雖不當其任而言之肫切懇至不憚再三其所陳說又皆達于事理親切有味鑿鑿可施用以此知先生之治經非夫空言性命侈談考核者所可及乃其生平之經濟未獲少見于世爲可惜也先生所著大易擇言並春秋識小三書已進于朝入四庫經部其全集藏于家世罕得見余門下士金華楊令名兆璜者好古士也適先生裔孫國儀館于幕下將書請其校對幷祈請序于余余讀之舟中三日卒業乃歸其書而記其所見如此時嘉慶乙亥秋杪後學山陽汪廷珍謹庵拜序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易論一　剛柔易簡

夫道在天下其蘊豈不大哉三代以後老氏以長生爲道偏于樂也（樂在不死者）釋氏以無生爲道偏于畏也（畏有生之累也）皆非所以爲道也準以文孔之義則傳之一言盡之生生之謂易是也夫易何以生生也乾干是乎作成焉知始者則乾以易知作成者則坤以簡能焉由是積而至于不可量則爲富有之大業推而至于不可窮則爲日新之盛德焉生生所以爲易而易爲道之至者此也彼二氏之學不知有剛柔易簡是所謂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者而何道之云哉且剛柔之不已於天下與乾坤之不已於易簡其故一而已矣故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非剛柔之摩盪則無六子之用而卦有未備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有易簡之相爲示則象以是像爻以是效而吉凶功業一見于所繫之辭此周之聖人命其書必以易簡而大傳之發明不遺餘力蓋皆本于庖犧氏不言之隱而欲盡卦象之蘊者也後之人有疑大傳爲非孔子之書者其尚得爲知言者與

金陵叢書校印　程氏校印

易論二　用九用六

天主成象地主成形天數皆奇地數皆偶天數五地數五一位不可闕而數有不盡用者陽取其極一三五七非象之全也陰取其中二四八十非形之正也用九用六其陰陽之大義乎夫陰陽之性陽必統陰陰必從陽乾不能統陰而謂之偏陽坤不成六則有時不能從陽而謂之偏陰是皆未可用也天地不以之爲道而聖人不以之爲學矣乾至于九則凡坤之所爲無不有以始之而不自爲其始焉故曰天德不可爲首也坤之于六則凡乾之所至無不有以成之而不自爲其成焉故曰以大終也（坤以大終乾之終也）是之謂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用九用六其義之大如此易之作以占筮聖人既作易而寓其象于蓍策之間以詔萬世使知乾之恆易坤之恆簡即在于是而斯須不可離也乃後之筮家惟用之于蓍策配以七八而訣其占之動靜焉是豈知古聖人作易而用九六之微旨哉

金陵叢書校印　程氏校印

易論三　既濟未濟

乾坤之後繼以六坎（乾坤以下六卦皆有坎）天地之險阻至矣聖人欲以易簡之道濟天地之險阻故首以乾坤而終于既濟未濟古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蓋取諸此也六坎之爲卦也屯建侯而施未光蒙養正而求志應需不可前訟不可終容民如師而或以無功順從如比而猶多不寧斯其材皆足以有爲而未濟于險者也夫天地之初坎之剛中雖足以救一時之險而必待坎離之合一交再交然後險阻消而文明見則既濟矣何以言其然也易之爲道有三際焉乾坤首際也以象

道之中正坎離中際也以象乾坤之一往一來既未濟者未際也以象乾坤之一往一來而達變化于無窮也故易位坎離于二篇之中學者以爲上篇之末者謬矣坎離稟乾坤之中得易簡之正其剛中柔中成于再索之序易之貴爻無踪此者蓋二卦之往來于卦象者皆乾坤之盡變化以平險阻者也坎離之用力如此猶必收功于末際然則既濟之在天下豈一日之積累者哉

象刑論

刑者與世輕重在昔羲農之世嗜欲未開爭奪未起聖人制其相生相養之道使人各安其道所而有不帥于教者則以非履赭衣爲刑而已足以齊其民矣古之所謂象刑者是也其後共工之强蚩尤之橫民化於惡遂作肉刑而堯舜不能廢或曰以堯舜之德不能廢肉刑其故何也曰子以羲農之治爲恃象刑乎仍卿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使象刑用而殺人者不死以至惠暴寬惡怨讟並興則聖人亦將毀其象刑而更張之矣當此之際百姓之遷善遠罪有甚于中古之士君子者而其恥菲履赭衣有甚于畏刀鋸鑕鑿者故象刑可用而肉刑可不制也共工蚩尤之後其民益頑故肉刑既制而有苗加以淫虐堯舜當其時雖廢肉刑何益若夫興道致治以措肉刑此堯舜之能事而所以比隆于羲農者也或曰堯舜既用肉刑而命士則曰象以典刑又曰皐陶方施象刑惟明何也曰象刑之說

黥其所謂刓又不在五刑之內康誥有劓刖周官五刑之外有死又有車轅國語五刑大而甲兵小而鞭朴皆在其數五刑之名古人無定說如此至唐虞之五刑以爲非肉刑者學者之失考也孔穎達云漢除肉刑墨劓荆耳宮刑猶在至隋開皇初始除之按刑法志詔曰今法有肉刑三注云黥劓刖也而張蒼馮敬之奏亦不言宮刑孔氏之一言似若有據然考景帝元年之詔稱孝文有曰除宮刑重絕人之世也然則刑法志必有闕文或宮刑復于景帝以後史臣于志諱而削之而存元年之詔于本紀以彰孝文之仁耶

夫在天地者莫大乎五行在君身者莫大乎五事在朝廷者莫大乎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在萬民者莫大乎庶政徵繭極而九疇用無弗備此洪範所以爲治世之大經也由堯舜以前莫不以洪範治天下矣而不聞有其書何也曰昔之王天下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動而爲道行而爲法夫豈假于作範而敍疇哉是經之作蓋以後王德不逮古而仰希前聖之遺烈以大庇生民也首敍五行其禹貢之六府孔修乎次言五事其皐陶所謂愼厥身修思永乎堯之欽若敬授舜之咨岳詢牧命九官則正德利用厚生之事無不在其中矣故考諸典謨而載矣問者曰洪範治世之典也其于儒者不猶緩乎曰是何言與夫學與治分此聖道之衰而後世之病所以至于不可救也自戰國以來儒者凡三變在二漢則託于訓詁箋解魏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晉而下則馳騖于詞章聲韻宋元則有名爲道學而以談性言天爲極則是三家者皆自學其學而試以天下之事多不效天下之事不付之于才能英俊則委諸頑邪武暴之徒由是學與治分德與才分文與武分而聖賢之德業生民之教化養育不可得而問矣豈不異哉夫學卽治也治卽學也分而二之此莊周內聖外王之說也豈堯以欽明爲聖而不以欽明爲王哉是故休徵應而治道用明是五事非僅以自修也修己以敬而安百姓者也五福錫而庶民保極是建極非止以正君身也君正而天下莫不正也然則明九疇而敍彝倫者非後其學而先治也誠以古聖人之學異乎三代以後之學而合天人身世於一貫者也是故爲君爲臣而不知洪

作于唐虞之際洪範亦肇基于其時然則中庸以孔子爲祖述堯舜者蓋蘊在于是矣又嘗考之周人一代之學大槩出于洪範是故明我俊民則周公言之於君奭矣作聖作狂又言之於多方矣以成三德則穆王言之於呂刑矣廟乂哲謀則雅詩見之于小旻矣論語之九思敬用五事之道也大學之絜矩無偏無黨之指也其他觀威儀以省禍福視倣惰而辯休咎者春秋之世何可勝數也由此觀之武王既得謂于箕子而大道爲公傳之其人貴游國子靡不肄習者蓋數百載矣問者曰洪範治世之典也其于儒者不猶緩乎曰是何言與夫學與治分此聖道之衰而後世之病所以至于不可救也自戰國以來儒者凡三變在二漢則託于訓詁箋解魏晉而下則馳騖于詞章聲韻宋元則有名爲道學而以談性言天爲極則是三家者皆自學其學而試以天下之事多不效天下之事不付之于才能英俊則委諸頑邪武暴之徒由是學與治分德與才分文與武分而聖賢之德業生民之教化養育不可得而問矣豈不異哉夫學卽治也治卽學也分而二之此莊周內聖外王之說也豈堯以欽明爲聖而不以欽明爲王哉是故休徵應而治道用明是五事非僅以自修也修己以敬而安百姓者也五福錫而庶民保極是建極非止以正君身也君正而天下莫不正也然則明九疇而敍彝倫者非後其學而先治也誠以古聖人之學異乎三代以後之學而合天人身世於一貫者也是故爲君爲臣而不知洪

洪範論下

尙書存而聖道賴以弗墜典謨貢範其至大者也典謨禹貢

範則以其位爲虛器爲士而不知洪範則以其身爲贅疣而
所謂學與治者夫孰得而知之

詩論一 序

三百篇之有序非古也何以明之二南雅頌出于有周之盛
世者朝會祭祀宴享之樂用焉樂師瞽嗽得而言之其出于
夷懿二王之下者亦庠序之所以教學士大夫皆得肄習而
知之興于何事作于何人不賴詩之有序也孔子設教洙泗
之間訓弟子以學詩之益降及戰國孟子最深于詩而其時
詩亦無序是故咸丘蒙執北山之辭而以爲天子可以臣父
是北山無序也高子以小弁爲小人之詩是小弁無序也若
孟子之前詩已有序則二子不敢率臆以言否則孟子亦當
言之不可不愼爲何如者或曰子之說詩多取諸序亦有時
令反求諸序而顧教之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
志是爲得之蓋孟子之論學詩如是而已矣漢初魯齊韓三
家幷興毛氏繼出當焚坑禁學之後去古漸遠諸儒虛詩教
之失傳與夫作詩之故不可得而言也而爲之序各記相聞
不能相一其非孔孟以前所固有審矣毛公之傳自謂出于
子夏其書又載有孟仲子之言蓋孟氏之徒有從事于詩者
毛公亦嘗得其遺緒聖經羣籍遠有師承而其所謂敘者獨
無荒誕之說以故晚立而遂孤行非以源流之正視三家所
得之多而能然乎殆不可以爲倖而致也自東漢以來宗毛
氏者衆矣要之未有大失晚宋乃有王質鄭樵之徒以爲四
家之詩惟毛獨存無以證其是非既有疑于毛氏遂幷欲舍
序以言詩而晦庵朱子以爲然夫毛之能勝魯齊韓者不惟
其傳亦以有此序也彼三家之序非皆泯滅也今觀書傳所
存之一二其義之足以勝毛者安在耶故論者曰從三家之
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之音從毛氏之說則尚書周官左
傳孟子無一不合今舍昭然可據之毛序而浮慕乎已亡已
絕之三家去舟航以求津涉亦奚爲者鄱陽馬氏曰詩書皆
有序而詩序不可廢雅頌之序猶可廢而國風之序不可廢
斯言蓋以風爲諷諫之體比興多而敘述少有其意全出于
辭之外者孟子所謂不可以辭害意者此也宋元以後學者
詆國風爲淫甚則攘臂而操逐經之戈而其事舉於廢序
言之不可不愼爲何如者或曰子之說詩多取諸序亦有時
而否何也曰吾嘗求詩之義多有得之于序者固不敢以序
爲可廢也若夫義有未安而强求其合與以爲必不然而力
去之者其說失則均鑒于古人是則吾之心吾而已若毛與
朱之得失則馬氏之論備矣愚何以加矣（馬氏貴與論朱子舍序之失群見通考）

詩論二 二南

二南分繫于周召先儒之解可謂詳矣而竊疑有未盡者夫
自太王遷於岐山之下因其地以爲國號所謂周原膴膴是
也文王作邑于豐始分岐陽之地爲周召二公采邑事在末
年（史記文王崩于豐二公至是始能宣力而文王之德化至
是而後被于封內以及南國耶冤冒之公侯謂文王也麟趾
之公子公姓謂文王之子孫也餘皆后妃之美也而以虛名

繫之周公奚取焉然則何義曰周非周公之采邑所得專此文王之國號也以文王之國號加之于南而明其爲文王之詩猶易之稱周易也義莫著于此矣其復有召南何也曰鄭康成云周既世爲西伯尉又命文王典治南國之諸侯夫文王不能身至南國而召公能至之被召公之化者卽被文王之化而其詩亦莫非文王之詩矣序爲關雎麟趾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後之儒者皆執此以爲說是三百篇首二公之詩而非首文王矣豈不誤哉且二南之首三篇周人用以爲賓射燕飮之樂者也考其爲樂則工歌周南于上笙奏召南于下見儀禮鄉飮酒禮鄉射禮大射儀燕禮明尊卑也猶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清廟祭文王詩象武王詩象文王之詩矣序在上而子在下

金陵振書 蔣氏校印

也曾周召比肩而可以一上一下乎故詩首關雎夫婦之義也先周南而後召南君臣之序也此周南不可不繫文王之故也主文王則國中之詩爾而有漢廣汝墳何居夫化行于南詩義所重故國中之詩而包有南國且君得兼臣臣不得兼君而召南獨爲南國之詩又以此也儒者或謂武王既定天下始陳詩而得二國或謂周召繫于分陝之後今觀兎罝呼文王爲諸侯爲公侯汝墳稱殷商爲王室則其詩作于周未有天下以前又何疑乎至若分陝而後則周道四達無思不服而汝以南爲重亦非理也故周斷爲國中而諸侯之國屬之召伯二者又皆以南爲義非周公其孰能定之耶

詩論三 南得名之故

詩之有風惟自邶鄘以及檜曹十二國之詩得專其名若周召二南則古以領風而未嘗直謂之風也故儀禮合鄉樂則曰周南召南魯于季札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然則南非周之樂名而何哉南之爲樂見于經者有三鼓鐘之以雅以南文王世子之胥鼓南左傳之見舞象箾南籥者是也鄭氏註詩及禮皆釋南爲南夷之樂夫王者固有時而舞四夷之樂所謂大德廣所及者然掌之者鞮鞻氏皆下士也其奏之則于門外見周頌不在堂上堂下之列示賤之也以先王之正樂與四方之夷樂同舞並奏以爲幽王之無道則可至王者教世子及學士則身心耳目無往而不欲導之以正古先聖帝明王之樂若與旄人通職則周禮無明文也周人雖備夷蠻之樂而立鞮鞻一官蓋以東夷之樂統其三方亦所以畧之也今鼓鐘與世子篇舍鞮而取南夷之樂又何義耶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先之其故何耶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其所舞當肄習者眾矣內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而今獨以夷之樂也而以任爲南則出于鈎命決之書是康成以緯亂經而使聖人命樂以南之意茫昧于數千載之下其謬爲何如耶其後惟杜元凱以象箾南籥爲文王之樂蓋因象舞奏維清之詩而得之也而南之所以爲南則劉炫曰當如周南之義孔穎達曰周德先致南方得三說而通之則凡經之所謂南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惑于邪說矣夫小雅之以南載記

之鼓南春秋傳之南籥皆言文王之舞也二南之南則文王之詩也序曰言化自北而南也舞生于詩曾詩之取義于南者如是而顧採夷樂以配其舞者乎詩與舞合而爲文王之樂則其詩直謂之南而已而復曰此風之正者經師之誤也此說至南宋家泰之（名大昌著詩纘十七卷入甘出而學者始聞其義其爲功于聖經亦匪細矣愚故發明其未盡之蘊于篇且使後之學詩者爽然于正變之說非經所固有而無所用其心也　按風言正變則南之義遂滅而復無以處豳序云雅者正也雅既取義于正而又何以有變雅故毛詩不言正變序之可疑亦見于此

詩論四　邶鄘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按邶鄘衛地分二國而詩皆屬衛邶始于頃公當夷王之時鄘始于僖侯則頃公之子也衛始于武公則僖侯之子也其世系先後之不紊如此詩之統于衛也錄詩者蓋致意于此焉衛先諸國而爲國風之首何也曰商人之故都而康叔之封次于周公者也周公之詩入于豳矣魯有詩而升于頌矣二王之後宜先宋而宋無詩太公之功雖高而異姓也周之宗盟孰有先于衛者蓋自東遷以前衛風之序已不在諸國之後矣（說詳後條）邶鄘無詩而冠其名于衛之上何也曰三國之始封雖不能詳要之其地則先爲祿父而後入于康叔衛不冠以邶鄘則其爲商之故都未可知也而衛遂爲諸國之首亦未可知也班孟堅云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曰在浚之下鄘曰在浚之郊邶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鄘曰河水洋洋是有三國之別而風土無別也衛之詩先見于邶莫不賢于宣姜其詩既見于邶又見于鄘衛亡而復興者文公也其詩見於鄘而存亡繼絕之美齊桓則獨爲衛風曰此康叔武公之德也然則以衛詩繫邶鄘衛而札知其于所采所得之有異者謬也魯爲吳札歌邶鄘衛而札知其義例之可言也其自一而爲三豈遂有他故哉後儒以爲本爲衛者此漢儒之誤理或然也故今竊取顧氏之意易其題首而分篇則仍毛公之舊云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衛一也猶之言殷商荊楚云爾又曰國風中惟衛詩之簡獨多分而三之以某篇爲邶某篇爲鄘某篇爲衛者此漢儒之誤理或然也故今竊取顧氏之意易其題首而分篇則仍毛公之舊云

詩論五　鄭

或曰鄭聲孔子之所放也而國風則錄鄭詩其義何與曰去古日遠儒者各以意爲說而不求其統紀之所在斯其義不可得而言矣夫詩也聲也舞也三者合而爲樂蓋自上世以來未之有改也虞詩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有詩而後有歌有歌而後有聲理之相因者也然詩有二聲亦有二有入樂之詩有不入樂之詩有有詩之聲亦有無詩之聲

何以明之周頌三十一篇祭祀之詩也小雅鹿鳴以下彤弓以上大雅文王之三宴享之詩也周召二南鄭樂與房中之樂也此皆入樂之詩也其餘皆不入樂之詩也鄭夾漈曰古樂惟歌詩有詞此有詩之聲也又曰舜之韶舞周之武舞其八音之爲舞節者師工皆以譜奏相授而無詞此無詩之聲也不明乎聲詩之辨則樂豈可知而經豈可說哉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又曰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其言皆主于聲而未嘗舉其詩此足以明詩與聲之各有其用矣昔孔子之論有時而以詩繫于樂則曰雅頌各得其所有時而不以詩繫于樂則曰雅頌各得其所有時而不以詩繫于樂則三百篇無一與者如小子乎何莫學夫詩不學詩無以言又與則于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詩成則于樂是也故以詩繫樂則詩爲朝廷邦國鄉黨之用不以詩繫樂則爲國子髦士肄習之書詩之道大于樂矣以[illegible]

是故鄭有淫聲而無淫詩其徹又有二焉春秋季札觀于周樂爲之歌鄭衛矣爲之歌鄭矣爲之歌鄭衛矣爲之歌鄭矣爲之歌鄭衛矣爲之歌鄭矣

見者耶賈古序者證以左傳今復以左傳爲不足據將若之何嗚呼此誠三百篇之厄會也夫晦庵以一時意見果于自用而猶有蹙然未安于心者豈知後人祖述之以禍聖經其烈遂至于此王柏之論學者辭而闢之如孟子之距楊墨可也

詩論六 刺詩之由

漢志云民性有剛柔緩急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好惡取舍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序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又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此皆論詩者之權衡也自鄘以下國俗之美惡具于詩矣而其政事之得失君臣之賢否因有可得而言者夫淫風流行其原未有不自上起而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及下者也故刺淫之篇于衛多在宣公于齊多在襄公此二君者國亡身弒而陳之靈公蹈厥覆轍國風之中以女戎禍其國者蓋莫甚于此矣鄭俗之不美則由于昭厲之間兵革不息男女失時而非在上者有以倡之故鄭以淫聲見絕于聖人而與詩無涉亦其徵也以四國觀之豈非所謂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者與若夫詩之有刺非苟而已也蓋先王之遺澤尚存于人心而賢人君子弗忍證君國于度外故發爲吟咏則有所關自邶鄘以至曹檜無國無之可謂盛矣豈若後世之爲詩者於朝廷則功德祥瑞于草野則月露風雲而甘出于無用者哉漢儒注然不能發明刺詩之由紫陽出而擬諸詡詡然則上以風化下而下即以風刺上古之人何相

詩論七 刺詩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報之薄耶且謗訕之事漢唐中主所不能容刺詩之多而諸國中不聞以詩獲罪者其故安在或曰風雅中之有變也非以有刺詩之故耶曰風雅有變以民風君德變矣而有刺詩則變而不失其正苟靡之詩曰維是褊心是以爲刺然則詩人自不諱刺而詩之本教蓋在于是矣胡可以不察耶王魏唐秦四國無刺淫之篇魏與唐皆始之以儉嗇其繼也魏亡于虐政晉亂于爭篡是儉嗇之無害于人國也秦有岐西獲周之遺民遺俗駟鐵小戎終南諸篇駁駁乎由風而升于頌矣季子曰此之謂夏聲能夏則大至其盛衰之本則君子于小戎無衣見秦之招八州而朝同列于黃鳥北林見秦之二世而亡詩可以觀誠哉聖人之言與

詩論七 刺詩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或曰幽居國風之末何也曰幽者詩也而非風也其次于是吾嘗求其說笑夫古人之爲詩也將以用之于樂也樂所不用謂之徒詩若後世文人學士之自言其情者而已風自邶鄘以迄檜曹凡百二十有八篇無一用于樂者則風之爲詩也審矣若夫周召二南則爲鄉樂爲房中之樂當日不謂之風而謂之南周召既專南名則詩之篇數不與焉至詩之名幽者惟以七月一篇鴟鴞以下附以周公之詩云爾七月之篇遠紀夏商幽爲公劉至太王之國號其不得與彼十二國比倫明甚周禮籥章氏吹幽詩以逆暑迎寒吹幽雅以樂田畯吹幽頌以息老物曰詩而不曰風又兼得雅頌

之體則其不入于南不列于風又明甚況七月既爲周公所作鴟鴞東山亦然破斧諸篇皆出于一時賢卿大夫之手此其詩采之何國而可命爲國風乎季札觀樂先豳于秦彼徒見邶鄘衛國之例而以地相屬豈知其義之不可耶吾于此知魯樂官之妄也且昔在西周所采列國之詩其篇章次第不與今同吾前已言之矣東遷之後之風則十二國是也七月一篇尊之宜在二南以上然周公之作不可以先文王二南以下則無所以置此矣故別爲豳詩一卷置諸雅頌之前以明周公所以成文武之德此則孔子之所手定也故曰雅頌各得其所以豳風之衆有雅頌也後儒見其居檜曹之後而爲之說曰是將以正風之變者也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而求雅頌且曰凡爲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無論所云雅頌諸篇各得有專用且或作于周公以後則籥章能豫取而吹之耶以爲雅頌則誠然矣又何據而命之以豳也是豈得爲篇論乎愚嘗反復求之周官子逆暑迎寒則曰豳詩蓋取一篇之全而用之也其後推而用于祈年祭蜡乃以前五章言時令物候而繫以人事者爲豳詩六章言飲食七章言納禾稼者爲豳雅卒章言歲終政暇君臣燕樂者爲豳頌夫迎氣而言時令物候此所謂歌其類也飲食而有老少之別納稼而謀來歲之始此可以祈年而樂田畯矣雅之屬也時和年豐而神降之福君臣乃能燕樂則可以祭蜡而告成功矣頌之屬也如此則三分七月之篇而用各適其宜體各得其當彼之紛紛設議者其亦可以已哉

詩論九　小雅　上元程廷祚

詩之有三百五篇也由孔子而來不外此數吾之所得而知也若夫風雅世次之先後與二雅什數之分幷其合于孔子與否則不可得而知其故有二有舛誤于春秋之前者非大義所在孔子雖欲釐正之而未暇也有錯亂于戰國秦火之後者諸儒各以意爲說後之學者不能辨其是非從而附會之也乃若孔子之所嘗釐正者則有之矣工歌筐間之不過于小雅者諸侯燕射之樂也而其時有奏三夏以享鄰國之使臣者周南召南卿大夫飲射之正歌也而其時有奏肆夏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特曰正樂而已未嘗言三百之無不得其所也以此求之漢以後之說其可盡信否乎魚麗殷鹿鳴之什未詳其所由來然毛氏之舊也退魚麗而以南陔足鹿鳴之什者晦庵也其言曰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以爲此一時之詩當使相屬又既以南陔足前什故遂以白華華黍爲次什之首其所據亦鄉飲酒與燕禮也然考儀禮皆先鼓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以笙奏南陔白華華黍由朱說推之則此三亡篇當次于鹿鳴等三詩之後而今不然何與蓋晦庵之意本欲進三亡篇于鹿鳴等

成王以前之詩在南雅者數十篇而止爾康昭以後雖有聖人出焉不敢作樂矣故二南以外之詩無入樂者宣王中興之詩亦無入樂者鄭康成於所謂變雅不言其用則所謂變風可知矣孔穎達謂二南雅變者亦播于樂或于無算之節用之此附會之說也蓋凡以詩名者莫不專于樂官太師之教六詩與瞽矇之諷誦皆統入樂不人樂者而儀禮言之也不然則三百篇之多魯之樂工能爲季子盡歌之耶至考其入樂之詩則周南之關雎葛覃卷耳召南之鵲巢采蘩采蘋鄭風之緇衣將仲子（見仲兮篇）大雅之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見左傳）頌之清廟國君相饗之樂也（見禮儀）大雅之文王之樂也（見仲兮篇）周公之以詩爲樂者如此而皆在二南雅頌

之首非述文王之事則歌文王之德者也公之意蓋欲周之子孫臣庶世世見文王于禮樂獻酬之際而已然自西周之衰下迨春秋僭亂相尋禮壞樂崩雖以詳考鄭氏以頌與大雅爲天子之樂小雅爲諸侯之樂周南召南爲卿大夫之樂而禮盛者可以上取禮輕者可以下就雖于經未有明文而其義或亦近焉故鄉飲酒卿大夫之盛禮也燕其羣臣國君之輕禮也歌笙間合其樂皆同上取下就斯旣然矣若夫王者以九夏爲盛樂而儀禮大射公卽席與受爵燕記賓及庭皆奏夏國君出入用鼜夏卿大夫送客奏陔夏而鄉射奏騶虞主故皆不可得而言也康成又以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加亡詩六篇爲正經今按此鹿鳴至菁菁者莪十六篇加亡詩六篇

其見于儀禮者凡十二篇入樂章又見于左傳者二篇湛露彤弓也然則小雅入樂之多由其詩多出子文王之世而大雅不可考者則以王者之禮至東周而壞缺尤甚也又儀禮燕必以射小雅之燕歌多矣而未有及射者豈無事而燕則射有所爲而燕則已與抑其制與於後代而典籍散亡不可得而考與噫難言矣

詩論十一 小雅矣次

漢儒以序言詩未爲所據之不當也而傳箋之說時復參差不一則其虛若實非後人之所能定而疑者起矣小雅本無厲王之詩而鄭氏以十月以下四篇爲毛公移其篇第此豈與人以可信之道哉或曰厲王之詩不錄于小雅而大雅錄之何也曰雅之所以分不獨其事有大小其爲詩者亦有尊卑是故厲王之世爲詩者皆召公凡伯芮伯之徒也則既登之大雅矣其在小雅幽王之詩大抵出于大夫而下以及微臣暨御卷伯之儕或下國譚大夫之屬未有若召公凡伯芮伯者厲王惡謗故小臣不敢爲詩此小雅所以無厲王之詩也若夫小雅以什篇者七而已周初之盛除亡詩十有六篇爾宣王中興其詩十有四篇爾幽王在位日淺怨刺之詩至四十餘篇之多今按節南山至小明凡十七篇其于朝政之濁亂國勢之顚危靡不流涕陳詞冀君上之一悟非周先王教澤入人之深而能令仁賢接迹于天下如此耶西周之亂莫甚于幽王詩之多故其宜也而經師之說或未可以盡信

于是晦庵朱氏起而言曰自楚茨至車舝十篇似出一手頗弁車舝二篇又出一手節南山至正月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譏刺之意以開序之所謂傷今思古者其論誠卓然矣然所云似出一手者惟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瞻彼以下四篇似又出一手頗弁車舝二篇又出一手今詳考之所論尙有未盡愚嘗竊疑小雅非西周舊本其編次一亂于魯人之藏周樂孔子正之再亂于秦火以後而漢初經師不能正何以明之季札之聞歌小雅也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服虔以爲此歎變小雅是也然則魯之樂工何以不歌正小雅曰彼以鹿鳴以下燕享之所常用而畧之也觀札聞大雅而歎曰其文王之德乎是小雅忘其首之篇章而大雅如故也然則服氏所云變小雅者其

幽王之詩耶曰非也觀札所歎尤淺而知其無與節南山諸詩應者此蓋宣王之詩也同爲宣王之詩乃舍六月采芑車攻吉日而歌沔水以後之刺詩非樂工之不能于其職卽編詩之有誤也審矣此一亂于魯人之藏周樂也孔子晚年蓋嘗正之而得還其舊矣遭遇暴秦之禍編次復亂宣王之詩多倒置于幽王之後者鼓鐘或以爲昭王然昭王南征不聞至淮幽王未嘗東游序說亦難徵信蓋所謂變雅之可疑尤在于楚茨以下則朱子之所議也竊疑自楚茨至鴛鴦八篇又魚藻采菽二篇皆當爲宣王之詩黍苗遹與崧高烝民其爲宣王不待言矣若類弁車舝青蠅角弓菀柳白華緜蠻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十篇當仍爲幽王之詩餘四篇不可考

都人士采綠隰桑瓠葉之初篇附見小雅 愚

之所竊訂者如此未知朱子以爲何如凡此皆再亂于秦火之後者也或曰楚茨至鴛鴦八篇何以見其當爲宣王之詩也曰宣王之雅下至斯干而無重農之篇則楚茨至大田四篇或爲前之所遺或作于不耕千畝之日均未可知噫彼洛矣述東都朝會之事與車攻同義而裳裳者華以下三篇相屬俱爲天子諸侯相美之辭似亦同時之作魚藻采菽則王在鎬京而諸侯來朝之詩也亦無以決其必非宣王而棠云傷今思古爲刺幽王之篇疑此文亦非序之所固有也夫節南山以下諸詩其刺幽王爲何如者方歎昊天之不弔傷周室之已滅而楚茨以下忽以文武成康之盛責難于辟王戾后周之君子不若是之迂也

不倫甚矣且詩固有以傷今思古爲本指者如鼓鐘篇之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永不忘是也今紹無端倪之可見而遽以此爲說不以爲經師之附會得乎集傳有功于詩惟在改易楚茨諸篇之序近代長洲朱氏鶴齡亦善其說而從之愚復爲推廣如此云爾

詩論十二 大雅

詩之體四小雅與南先作大雅次之頌與風其最後乎何以言之周之詩始于文王小雅鹿鳴之什大抵皆文王之詩施于燕享征伐者也其作于初嗣侯服或既爲西伯俱未可知周南自關雎至采蘋除兔罝誤編凡七篇皆文王太姒之詩而與召南俱以南名則成于化行南國三分有二之日也既王天下爲頌以告成功風則采之列國而詩之道備矣或曰大雅何爲而作也曰大雅所述上自后稷封邰公劉遷豳太王王季居岐以至文武相繼以有天下其言之不亦詳乎夫夏商之興皆起于諸侯然相代于數百年之間惟周則積功累仁于有餘載而後受命大雅之不可不作一也周自太王以下賢聖繼作而文王之德之盛又二代之所未有大雅之不可不作二也七廟既立祖德聿彰非道揚咏歌無以爲作頌之本原大雅之不可不作三也後之論二雅者徒曰政有小大而已豈知大雅紀周之世德以根柢乎頌其用有大焉者乎是故自后稷之配天下迨太王文武之祭祀其義既取諸此若公劉大禘之所尊不見于頌而復

賴大雅以發明其與頌之相爲表裏如此豈不大哉其用于樂則如之何曰鄭氏以大雅頌爲天子之樂矣周室東遷禮壞樂崩不可得詳文王大明縣非叔孫豹請之亦不知其爲篇鄉樂也小雅首三篇燕享之樂也諸篇少者十二句多者二十句至二十四句而止鵲巢采蘩采蘋俱十二句關雎皇皇者華俱二十句鹿鳴二十四句文王三篇多至五十六句文王大明俱五十句縣五十三句樂章以詩之短者爲宜若篇長句冗則歌者之聲將不能繼而操樂器者亦惟悠悠臥況此三篇使相續而奏則爲時甚久賓主皆緩其禮文愀然相對想樂之闋而不可得有是理乎古人或于每篇爲擇一二章歌之則可今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亦未敢定也更以書傳考之周禮王者之樂有九夏康成曰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國語曰金奏肆夏樊遏渠當時即召旻之作其在大雅者有犯無隱初未遑問其君之可受以爲天子享元侯者呂叔玉謂肆夏即時邁樊遏即執競渠即思文此周頌可考之三夏也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又曰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振羽即振鷺注云由此觀之斯時天子諸侯之樂章固多取之于頌而大雅特爲周人之道揚祖德者與其次于小雅則以小雅之詩爲文王所自作大雅則後人之歌咏文王其命爲大雅則以小雅之時尚爲諸侯而大雅則升爲天子之後也

詩論十三 再論刺詩

漢儒言詩不過美刺二端國風小雅爲刺者多大雅則美多而刺少豈其本原固有不同者與夫先王之世君臣上下有如一體故君上有令德令譽則臣下相與詩歌以美之非貢諛也實愛其君有是令德令譽而欣豫之情發于不容已也或于頌美之中時寓規諫忠愛之至也其流風遺韻結于士君子之心而形爲風俗故遇昏主亂政而欲救之則一託之于詩序曰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然則刺詩之作亦何往而非忠愛之所流播乎是故非有愛君之心則雖國風之則天保既醉祇爲奉上之訣詞誠有愛君之心則雖國風之刺奔刺亂無所不刺亦猶人子孰諫父母而涕泣隨之也晦庵于刺詩尤惡小序之論國風以爲使人疑其輕躁險薄害于溫柔敦厚之教此不揣其本而欲齊其末也夫聖人以詩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爲教必曰三百則必惟二雅方可爲溫柔敦厚也以今考之晦庵所爲嘻笑怨懟者小雅已多有之若民勞板蕩之篇瞻卬召旻之作其在大雅者有犯無隱初未遑問其君之可受之澤未遠賢人君子莫不懷忠君愛國之心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其論不亦善乎而何輕躁險薄之也至列國風土厚薄緩急不齊其詩固不能無純駁然先王可疑且於此猶有說夫天地之大猶人之一身一氣之周流也或滯而不行則爲癰爲疣古者公卿至于列士獻詩近臣進規瞽史有獻工執藝事以諫庶人傳語若是者豈盡欲聞吾之得失以布之政事哉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召穆公之所

以諫厲王也不如小決使道子產之所以不毀鄉校也後世不明此義故立誹謗之法重妖言之誅以至道路以目而卒無救于亡從晦庵之說以國風之刺詩斥爲詆上爲無禮于君世之好事者將援其說以及小雅而幷累夫大雅其及小雅也則有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其累大雅也其學詩者不知其稱世德以垂訓以頌美而進規而聖人以詩立教之旨於是乎隱矣愚爲此懼或曰子於前儒之論反復辨之而不憚煩何也曰生乎前者賴後人以救其失生乎後者賴前人以啟其端此相得而益彰相助而爲功者也況夫經義所在歸求其是而愚敢饒說譊譊焉以爭勝乎哉

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蓋自商人始爲頌以祀其先祖周人踵而行之上自郊廟禘嘗耕田祈穀以及巡守柴望免喪朝廟諸侯助祭莫不述其事而歌之終以大武之樂章其篇第蓋定于太師與司樂之官戰國之後疑多錯亂加以序說訛誤相承其詳不可得而知矣漢儒率謂頌作于周公又曰成康沒而頌聲寢寢有疑于此夫以爲周公作頌則可以爲皆作于成王之世則不可以爲太平而後禮樂明備則可以爲太平而後制禮作樂則不可中庸曰周公追王太王王季信斯言也彼金縢之三王何以稱焉是則武王已得天下卽追王三王而上祀先公以王禮矣其後周公特因而致其精詳已耳是故思文之配天維天之命之告文考我將命之祀明堂雒清之奏象舞此出于成王之世者也若夫清廟始祀文王列于周頌之首與雝之禘太祖天作之祀先王先公皆不可不以爲武王之詩何以禘祫之禮由來尙矣頌之興前有商矣受命之日事莫大于尊其祖考以告成功而謂可優游以俟成王乎而武王之達孝又安在耶諸侯之助祭也自古以爲重故尙書稱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商頌美我有嘉客來假祈祈周頌中若烈文臣工戒見振鷺有客皆助祭之詩也烈文之于諸侯歸美隆重而後申其訓戒臣工不斥諸侯而命其臣與車右疑亦作于武王而非出于累世之後者學者審之可也執競祀武王之詩也而與我將時邁相屬則時邁非祀武王於廟卽明堂配享之樂歌也而僅曰告祭柴望可乎閔予小子成王朝于廟而歌以祭者訪落以下三篇因而附焉皆周公之所作也大抵頌以正祭爲重其非廟中所歌而事由祭出則例得附載孔氏所謂頌雖告神爲主然亦有不主祭祀者則凡助祭之詩與訪落等三篇之類是也其他烝嘗之報則有豐年冬春之鷹魚則有潛有薈始合樂于祖廟也絲衣繹于祭之明日也而宗廟之事備矣以外祭言之蓋莫大于郊祀其次新穀然惟昊天有成命爲正祭之樂章而噫嘻之詩與載芟良耜則皆作于祈報之外非正祭所歌而附焉者也大武爲有周一代大樂樂章存者五篇其四篇雖相屬而亦失其篇第經師之過也頌之大畧可論者如此至于序說之誤在于

但言後來之承用而不詳其所由起如我將則曰祀文王于明堂冕天有成命則曰郊祀天地此但言其承用者也由是清廟天作雝烈文臣工諸詩後世遂不知其作于武王而時邁之篇亦不知其爲武王而作亦有詳所由起而誤者如清廟以爲周公朝諸侯于洛邑載見之諸侯以爲始見武王廟有客以爲微子來見祖廟維清曰奏象舞武曰奏大武而不言奏象武而爲節若斯之屬于經無所發明徒生蔀障晦庵先生審定未確其說既多混頒于雅又欲以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諸篇爲豳頌則頌之存者無幾矣其與序之若存若亡而無補于經者相去之遠近何如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詩之切於學者二義理也聲歌也而樂不與焉非樂可得而略也有四代之樂詩之爲樂特周人之樂耳詩之可以爲樂特二南二雅之首與周頌耳且樂與詩之相爲用者其一端樂與詩之不相爲用者其大體也孔子以詩教也將何先曰義教而不先樂非是故與然則孔子之以詩教也將何先曰義理而已矣鄭氏樵云仲尼編詩爲燕享祭祀之歌而非用以說義也不幸腐儒齊魯韓毛各爲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義理之說日勝則聲歌之學日微又云三百篇之詩盡在聲歌自漢以來學者不聞一篇之詩噫孟子有言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吾以爲鄭氏當之矣夫詩物之有聲韻者也有聲韻則可歌豈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答子貢是已歌者或歌風頌或歌二雅或歌商或歌齊準其性質之所宜擇于詩而執之以裁其過補其不及夫子所謂以盡人而能也故誦則曰誦詩三百歌則各有所宜師乙之成于樂者其指蓋在于此此學詩之大用也故師乙曰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其用之大如此而鄭氏謂瞽史之徒例能歌詩遂足以盡之乎何所見之陋也且燕享祭祀之樂歌見于儀禮與羣書者由來尚矣豈自孔子始編詩以爲之以義理說詩者實莫盛于孔子而歸咎于齊魯韓毛設彼四家者不甘獨受腐儒之誚而反唇以相稽則鄭氏將置孔子于何地耶其無忌憚甚矣詩書禮樂古樂正之四術四教也今曰詩在聲而不在義則詩入于樂而術與教惟有三矣興于詩成于樂者

夫子之所以教也今徒以詩爲樂之用則詩與樂皆失其本體將興與成之謂何歌詩必若師乙所稱在古猶難況其法久已失傳而今又以失傳說義謂無當曰聲歌既廢後之學者不聞一編之詩苟信其說則暴秦之禍不烈於此矣鄭氏樵以剛複之性逞謬妄之說爲禍於聖經甚大而其言足以惑高明之士故附論之於此云

春秋非賢隱公論

春秋之始于隱公也有不得不始焉者非以譏隱而始亦非以賢隱而始也若隱公之賢不賢則不能不見于此說經者莫能詳求其故而左氏之謬悠爲甚夫周室東遷至於惠隱之際王道之缺甚矣春秋明王道以立天下之大防莫大乎辨是非辨是非莫先于著其實是故元年不書即位是本不行即位之禮此言隱之欲讓而先攝也隱以繼室之子其嗣立也固宜（語本杜氏）今曰讓曰攝則必有所以讓且攝者而其本末非天王所及知宰咺之來賵惠公可矣而並及仲子是惠公欲以仲子爲夫人與將授國于幼子者具見于告喪告攝之中也明矣（明在仲子未卒之前或所告有舛或係周人之誤此事之細者不在春秋書法之內）在二者書法所重經之書此交譏也或曰安知惠公不立仲子爲夫人乎曰以仲子爲夫人以桓公爲太子左傳太子之語尤謬致隱公爲揚父之惡在天王爲不知諸侯不再娶無二適之義故築其宮此經文前後一貫者也兩書仲子一書君氏皆仲子非夫人之徵此春秋之特筆所以明隱公之讓爲無名也左氏及春秋之說以與攝例而復不能自持其說曰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曰葬然則二年之子氏必爲仲子矣然既曰薨則當祔于皇姑而宮乎穀梁傳曰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桓公云子）長子之弟及子之子也於子祭於孫止喪服小記亦云妾母不世祭以妾母之重（初獻六羽以公羊始隱諸公之說爲初獻非與其用六佾也）而謂惠公已夫人之人成風敬嬴之屬皆是也公羊曰仲子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仲子必待桓即位而後得稱夫人以本非夫人也公羊能明于此故于子氏得解而不惑于一切誣惠公之說解經之九月正屆三年之期桓之服滿而當祔母于廟無廟可祔故築其宮此經文前後一貫者也兩書仲子一書君氏皆仲子非夫人之徵此春秋之特筆所以明隱公之讓爲無名也左氏及春秋之說以與攝例而復不能自持其說曰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曰葬不稱夫人桓未君也仲子必待桓即位而後得稱夫人以本非夫人也公羊能明于此故于子氏得解而不惑于一切誣惠公之說解經之意恐未盡然也夫聲子固妾母也禮庶子得君則母稱夫人成風敬嬴之屬皆是也公羊曰仲子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仲子必待桓即位而後得稱夫人以本非夫人也公羊能明于此故于子氏得解而不惑于一切誣惠公之說解經之意恐未盡然也夫聲子固妾母也禮庶子得君則母稱夫人（子未爲君之母者又因前有夫人子氏而避之也）二傳皆作尹氏或亦可從若信爲子氏薨而奈何不稱夫人且子氏薨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曰葬然則二年之子氏必爲仲子矣然既曰薨則當祔于皇姑而宮乎穀梁傳曰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桓公云子）長子之弟及子之子也於子祭於孫止喪服小記亦云妾母不世祭以妾母之重是觀之隱公固顯然以仲子爲妾母也此條係兩事上下並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築宮以祭何也既稱夫人則當言葬而無葬文何也又曰不
書姓是以聲子避仲子則書仲子何義也爲公故
曰君氏蓋不知君之爲惠而反以之爲隱也其傳會踳駁如
此吾知其所主者必未修之春秋而可與
言是與非哉惠公之再娶于宋也雖或以手文之祥仲子得
用夫人之禮有之而未嘗顯正其名則等之妾媵而已魯十
二公未有以妾爲妻者使春秋以前即有其事何爲至哀公
之末而宗人毀夏猶得據禮以爭乎仲子既未得爲夫人則
惠公即有舍隱立桓之意而未嘗宣播公羊之論隱桓曰其
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此所聞有自而善于立言者也左氏
在在皆謬使仲尼筆削修正以垂大法之旨蕩滌鬱而弗章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西漢之世二傳先後立于學官而儒者以邱明爲不傳春秋
或亦有見乎此也若夫惠公挾不正之念以終身隱公不能
居正以諱其過而發其隱私使受不義之名始則自居于讓
已而好名之心不勝其有國之心讓而不克君子于其在位
之久而知其必有變突賊羣乘釁而動遂成弒逆吁伊誰之
咎與穀梁子譏其廢天倫而亡君父是也（穀梁獨見大義）以爲輕于
乘之國則未也嗚呼春秋豈實隱哉

周官論上

有天下者立六卿其由來尚矣六卿立而又有以統之于唐
虞爲百揆三代爲冢宰冢宰與五卿分羣職以爲屬則見于
周官或曰古有之乎曰未之有也周書牧誓與立政舉三卿
而皆止于亞旅今周官之屬卿之下有中大夫下大夫有上
士中士旅下士宰夫之八職四曰旅註旅則下士也又曰凡
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所謂六官之屬者不待
外取乎羣職也太宰八法一曰官屬以舉邦治小宰曰大事
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夫長非必六官之長也而後謂之長
有長則必有屬六卿以下位有崇卑亦各長其長屬其屬而
已若盡領于六卿則零雜瑣猥非所以立法制而明度數也
盍取周官之明文而思之乎小宰帥其屬而觀治象小司徒
帥其屬而觀教象訓者皆曰此六十之屬也以及諸官盡然
則正歲之日凡例在三百六十者雖斬冰之末員粢草之淺
職亦將與朝廷之尊官貴臣同其進退作止如國體何且吾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謂尤有可疑者冢宰居百官之長重其任則優其尊優其尊
則五官皆有所屬亦當以所屬之寡殊冢宰而後可而今之
所領冗至于膳飲內至于婦女下及于閽寺皆與焉而謂有
是義乎蓋庖腥魚鼈之類領于膳夫者也婦女奄官之流領
于內宰者也以內宰膳夫繫之天官或則可也以內宰膳夫
之所領而納諸冢宰以爲屬則未見其可也然則周制如之
何曰百官分屬于下冢宰固無不統五官職亦相聯非必相
屬而後相爲用也故其任之鉅位之尊有濟于小宰小司徒
者亦有矣然一職而自守其官者昔人要皆審其重輕先後
而別錄于六官之外如後世百官志之體爾安有羣盈朝之
職分隸六卿而不恤其編次失倫若是者哉此學者所當深

思而詳察焉周公有云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此言明聖之君惟加意于二三大臣而治天下之道已畢也又云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言求賢在己而不以己而豫任賢之事此文王之所以爲文王也是故求賢之本在于冢宰冢宰之要在于五卿六官之長具而天子有不暇問者大夫下至于士則遞擇之待命于上者也昔帝舜卽位所咨而命者二十有二人而不聞詢及其屬夏商以來官制加詳而三宅三俊之用其揆則一此周公立政以教周之後王者至深遠也使周公爲序官之書六卿而外當以諸要職爲先示愼簡之有道五篇所存要職不過數十而每官必以六十爲屬職事之煩簡賢才之衆寡莫之或計是所重者不在六官而在六官之屬矣夫豈周公稱引先王之意乎或曰小宰之文非與曰彼亦大畧言之而參伺之以各登于篇顚倒割裂不顧其安則皆元始之世通知逸經古記者之所爲也見漢平帝紀下嗟乎已非周官之舊本矣而謂爲周公之書可乎哉東漢儒者好以漢法解周官故杜子春以漢太常之屬官訓周官之書其孰能議之哉今則多官缺其首而不可考矣然大司徒篇首以天下土地之圖云與土會土宜土均土圭之法爲大司空之文未可知也遂人以下設官與五官體制相同而所屬至于旅下士亦同其爲多官之篇首又未可知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昔大禹辨九州之土壤定田賦之高下以濟海內其書曰蒸民乃粒萬邦作乂雖由洪水既平克終厥緒亦以田疇稅斂有繫乎司空之職者也孟子曰民之爲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古者以是設司徒官少皞名司徒曰祝鳩氏解者云祝鳩孝鳥舜之愼徽五典契之敷敬五教皆司徒也司空主養司徒主教此上世以來建官之成法而莫之或易者也洪範八政先司空而後司徒王制亦云司空度地居民于前而司徒興學設教于後二官之相爲用如車輿之有輪輻焉若夫司空而掌營造司徒而掌徒庶則見于古公遷岐之詩旁通其職以成邦國之務其始于夏殷之間乎周道傷于幽厲而百職廢東遷而後司徒之失其職也久矣左國所載皆司徒之掌徒役者也左傳宣十一襄九國語單子假道于陳未見言教民者也而月令有云孟夏之月命司徒循行縣鄙令農勉作毋休于都古之司空蓋至是而亦失其職也周官晚出獨亡多官多官之亡非以暴秦之火與山嶽屋壁之所損壞也當有其所以亡者矣大司徒有云辨五地之物生而施十有二教其上則司空之事也其下則司徒之事也使二官各守其職而截然不混如宗伯之典禮司馬之治兵者則成周之隆可以勿替而多官雖至今存可也周官之書其孰能議之哉今則多官缺其首而不可考矣然大司徒篇首以天下土地之圖云與土會土宜土均土圭之法爲大司空之文未可知也遂人以下設官與五官體制相同而所屬至于旅下士亦同其爲多官之篇首又未可知也他職守復多近于司空此數端者非後人編次之誤則必爲司徒之彙并司空矣然而教法猶有一二存者不可謂非地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官之幸也周人之制侯國以司徒爲上卿延及衰晚既無教法可掌惟主民人而足國之計復無過于食貨征斂者則越司空之職而代治之擅權之臣陰自封殖故苛政密法恆出于地官之篇蓋司徒兼幷司空吾于月令見其幾而于周官糓其署其時因以羈國之弊政測色王朝之舊典者又事所必至也而謂爲周公致太平之迹可乎司空稱爲事典又曰事職而其事在於富邦國養萬民生百物夫有土則有財司空掌土地之政則太宰之九職與凡征稅之出于地者皆其任也王畿之中六鄉領于司徒而六遂則其所領也至山澤虞衡之類亦可格之以理而知其不他屬者自彙幷以來司空之富國養民者既不得據以爲職而掌教之官忽移其守遷未久周道日微降及春秋莊禧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則適以厲民召亂故古今用周官者每每至于大敗德不如古而用其法且猶不可況今之周官固多晚周之弊法乎東之盛以盡其法之詳也後世德不逮于古而慕其立法之詳則適以厲民召亂故古今用周官者每每至于大敗德不如古而用其法且猶不可況今之周官固多晚周之弊法乎東遷之初乎何以明之曰觀大司徒求地中以建王國之說則知所云非鎬京矣夫宅洛者武王之志營洛者周召之事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又召誥之文也地官所言豈曰周官論下

或曰子以周官爲非周公之詩書然則誰氏之所作也曰其于貨財賦斂是司空之篇與司空俱亡可知也而僅存者入于司徒則二官之名實並以淪胥矣後之建國立官所當考正者其孰大于斯

惡其害已增損典籍而周官漸非其舊故封建之制獨異于王制孟子鄉大夫之任野民以及六十有五而弗舍均人之力征至于旬故用三日而關市之苛虞衡之察皆爲後代橫暴之政所託始而不知者猶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非刻舟捫燭之見而何若夫司寇之篇見王者之重民命也然五刑之條並皆五百則罪之麗于法輕者少而重者多矣束矢鈞金入于朝而後聽其獄則民之情有終于壅鬱者矣倏狼氏之法誓大夫曰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小史曰墨則非所謂刑不上大夫矣又誓馭曰車轊車轅者戰國之淫刑苗民所未有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聖王之所謂罪人不孥者而皆見于此何耶傳曰盟詛不及三王而司盟之官又何偏于北周偏于西禹貢之五服言面不掩其偏也大司馬之

以設耶案秦漢始祀五帝周官有五帝解者以爲五行之神
要之無徵于詩書而稱號壇祀至比隆于昊天上帝與緯候
之言何異學者豈能無疑于此凡此蓋皆非其所固有也夫
周室之東斯何時也作周官者黯然採取舊聞編諸簡册思
以西京之盛再興于東故首稱天地之合陰陽之和然後百
物阜安以美洛邑非有周公之心者而能爲之乎孟氏有言
彼所謂豪傑之士也遭時不幸橫被竄改而淺識者曲說傅
會于後千載以下喪由覩其大全悲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禮樂論上

上元程廷祚

自唐虞下迨成周之盛其所以教天下者禮樂而已東遷以後王道寖微而詩書漸有成書學者始得據以爲業春秋傳所謂說禮樂而敦詩書是也（按孔子以前四者雖始見於其端緒之先後孔門修而兼用之荀卿生於周末乃曰隆禮義而殺詩書又曰不道禮憲而以詩書爲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此非求異於孔子也蓋當是時禮樂崩壞而詩書徒爲口耳之學矣卿其有所感而言之耶今夫禮樂之爲物也不生於人而生於天孩提而知歌咏少長而知舞蹈非有教之者也五官百骸生而用無不具故曲折以赴禮則一身之用行焉鼓琴瑟執射御則兩手之用行焉今也禮樂之教既亡人之與生而俱生者則力遏其萌而不使之遂矣終日匡坐而誦讀無升降上下之節無屈伸俛仰之容則一身廢矣琴瑟之不知射御之不習則兩手廢矣是天與人以形體而莫不壞於有生之後性命之理不修詭實爲之教之所致然也是故奠弊於今之教法幸而六經大備於孔子之後而學者又不明其所用徒以滋論說之糾紛牋疏之晦塞智能之士無所寄託則日浸淫於詞章綺麗之末馳騖於功利攘奪之場猖狂恣睢而不知反大本一失博害並生亦何所不至哉嗟乎使荀氏而在吾不知其歎息痛恨爲何如也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致禮以治躬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此言禮樂之急也禮樂有義有數義與數並立而同重其數則所設也其義則所以設也失其數而存其義以爲今日之無可如何則已耳而非所語於教學之大成也且今日猶有難者魏晉以來佛氏之教興病道甚於莊老其法以遺棄外物獨見本性爲高妙而玲瓏頓捷能爭效於立談之頃謂之眞修實證於是失意于仕進之夫既多歸之于晚節末路而大儒之從事正學者雖曰惟日孜孜而聞佛氏之說亦未始不以其立法之徑捷爲可愛而可慕也其講學之流弊亦槩可覩矣蓋佛氏之道與禮樂正相反禮樂欲人之有所守以入道者也佛氏欲人之棄所守以悖乎道者也在昔大道之行先王陶冶天下而授以治心治躬之具使之深固而不可解故曰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于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其數粲然無所不備而其義亦昭然共喻于人心故中道不能拔見異不能遷斯時雖有佛氏求置錐之地以自存得乎今也私淑于聖人一二遺言以善其身而所以範圍溶治之者絕無其具操徒手之搏無耜之耕以立于天下佛氏乘其間而中之不亦易爲力乎故聖人沒而詩書流于口耳佛氏出而禮樂廢爲荒榛此天下之所以不可爲也古者有禮樂無佛老博害而僅以治其天下今無禮樂有

佛老與博害而亦欲治其天下其相去之遠非可以道里計也然則願治之君與士君子之欲學爲聖賢者皆將危坐斂手而遡其然乎抑以爲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而可與三代比隆乎且禮樂之廢無形者也於是大易不足以明憂思春秋不足以正名分三禮不足以化民成俗舉聖人之嘉惠萬世者干祿釣名之徒或取而空之其存焉者寡矣聖經雖存而實亡其如禮樂何哉禮樂不可以驟復庶幾崇實行戒空言毋爲異學之所乘而以爲聖經之守衛也其可乎

禮樂論下

或曰六經之作孔子爲萬世計者蔑以加矣然則何傷乎禮樂之廢也曰是何言與禮樂聖人所恃以教人者廢其所恃雖孔子不能以爲教也古者聖人乘衣裳作宮室與書契舟楫弧矢以爲天下利後世陋而行之日求其精未聞以廢之爲無傷者以天下之所悅所安有在于彼故也今廢禮樂而獨以爲無傷豈人之所悅所安惟在於身體事物而所憂所危迺在於性術德行乎亦異乎吾所聞矣孔子生於春秋之季無王者之權而其教人必以博文約禮雅言則詩書執禮論學則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語成人則曰文之以禮樂與庶民無二道焉吾見孔子之師萇弘老聃文武者如此其至而未見後人之所以師法乎孔子法堯舜文武者如此其至而未見後人之所以師法乎孔子也今夫制禮作樂爲合敬同愛之道焉上自郊廟朝廷下及鄉黨州閭莫不秩然以序謐然以和災害不生獄訟衰息睦一世之民而躋之仁壽之域此非聖君賢相一德同心不能致也周室既衰重以戰國暴秦之禍天地晦蒙西京賢士大夫發憤陳說終於寢而不用後之賢君慨然慕古營建太學養三老五更廣召生徒盛威儀而隆稱美其他皆不暇及耆四海之內庠序不聞雅頌之音郡邑不覩揖讓之容者二千年於茲矣嗚呼先王之大經大法至後世無不壞封建井田之壞以勢禮樂之壞以因循苟且然封建井田壞而不可復者以未見其利而先見其害也禮樂壞而不可不復者以政之平刑之措風俗教化之仁且美未有不由于此者也迺皆憚而不爲在上者則以禮樂惟當施于祭享朝會而非所以教天下在下者則安于故常而謂禮樂之難復同乎封建井田嗚呼道之衰學之散將悠悠以終古耶抑大力者出而猶有興廢繼絕之日也前漢陳留劉昆隱居教授每春秋饗射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兔首應劭亦曰漢家郡縣享射祭祀皆倣士禮（即今儀禮）行之樂縣笙磬簴虡皆如士制蓋漢代去古未遠遺法猶存而士類知禮樂之急能收其緒餘以自效使不更魏晉羌氐之亂斯道其猶未至於泯絕乎噫自是以往不復聞矣周程諸子之興始以理學自命不求孔門之成法於是好高論務空談者靡然從之圖象之說日盛六藝之學日微雖其立心制行不謬於聖賢而實古今教學之一變也夫上智不世出設教始于中人中人

之入于善猶金之革必於冶木之直必以繩也先王使之斯須不離於禮樂其斯以爲無斁之道與禮樂建中和之紀以立人道故直也寬也剛也簡也而治以詩歌聲律則性質之偏無不化矣六德也六行也而修之以六藝則內外之物無不正矣是故禮樂之不可以徒說也雖有仁義之心慚鄙之德苟進而聽命焉否則名從而實違之者必多矣況俗士之學異端之教又日環伺於吾之側乎所見則是而所守則非殆未足以質之先聖而無疑也或曰傳有之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且如其放失何曰劉昆所爲應劭所述非古之所謂作禮樂也禮則士禮所載酌而行之是矣樂則琴瑟筐磬具存世有好古知音者餘皆可考而復焉未識放失也向使諸

金陵書局校印

子議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則知禮樂之不可已而請于朝命以復古學使學者有所持循謂非千載之盛舉時君所樂聞乎惜智不足以及此後之議者必曰禮樂之廢雖大儒亦無如之何則不爲無害於禮樂矣乃退而三代與釋氏不亦大可哀耶（程子見前輯數曰三代前禮樂盡在是矣）

史以正名分論

天有時而喪其權則以史紀之無他正名分而已漢以後之史吾惑焉古有以天下讓其臣者曰堯舜有以臣伐其君者曰湯武萬世未有能非之者以其合於天經地義之正也三代以下庶幾二祖乎世非封建匹夫卽諸侯也光武之中興夏少康之比也唐高祖有順天應人之

或曰春秋於隱公之弒子赤之死意如之逐君皆不書論者以爲諱國惡此非其例與曰非也春秋者一國之私今日之史天下之公也春秋雖諱內大惡而未嘗無微詞若當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皆自書其國之弒逆君子隱之彼一國之私史且然而況於天下之公乎且操終身事漢蠶父子再世臣魏乃以其子孫篡弒之成而奪漢魏之臣子以爲魏晉開國之君其獎逆不已甚乎然則如何而可曰削魏晉之紀而立操之傳於後漢書立蠶師昭之傳於魏志若丕之黃初以前炎之泰始以前則皆書名至改元而後帝之歐陽修所謂不沒其實以著其惡者必如是而後可也或曰明之燕王不幸則亦吳王濞趙王倫爾待之何若曰以待丕與炎者待之

金陵書局校印

漢宋儒者異同論

昔宋史立傳以言經術者爲儒林言性理者爲道學論者非之爲其啟爭端也然究論其理則二者不容以無辨請以漢宋之儒者明之六經出於秦火之餘先漢諸儒抱殘守缺又能求其名物度數轉相訓釋使欲明經學者有所由入其功不可誣也然聖人之道以是存不以是蔽宋儒有見於此蓋自孔子之沒千數百年而後眾喻於聖人之可學而至者濛洛諸君子之力也以漢若彼以宋若此安得謂無異哉以兩家之徒而論漢之申公董子嚴彭祖之儔倘突若公孫宏曲學阿世以取卿相其後以舜禹頌新莽從亂賊如歸者皆時之大儒也史稱夏侯勝能守正然其勉諸生以明經不過曰志與鄒司農之註周官供未詳其所自起而班孟堅以爲造字之本則謬悠之甚者也夫倉頡興於結繩之後見於鳥獸蹏迹之跡初造書契以依類象形而謂之文其孳創簡省至周官而不言造字之本蓋亦知孟堅之說不可通突吾觀漢志所列周有史籀十五篇秦時李斯作蒼頡趙高作爰歷胡毋敬作博學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許氏亦云周末文字各異秦兼天下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是時又作隸書而古文由此絕突千載以下稽籍並亡說文一書作於漢季雖云叙篆文而合古籀要不外廡秦一代之制曾何足語若籀之源流且篆者秦書之專名以自名爲小篆而後以周史之書爲大篆也至斯等三家之作雖多取史籀而篆體頗異是不獨古文絕而周史之書猶不免於訴厲何也曰同異之見勝蔑人揚己而學者之尊崇太過也夫古之立言者或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或曰夫子之爲其啟爭端也然究論其理則二者不容以無辨請以漢宋之儒者明之六經出於秦火之餘先漢諸儒抱殘守缺又能求其名物度數轉相訓釋使欲明經學者有所由入其功不可誣也然聖人之道以是存不以是蔽宋儒有見於此蓋自孔子之沒千數百年而後眾喻於聖人之可學而至者濛洛諸君子之力也以漢若彼以宋若此安得謂無異哉以兩家之徒而論漢之申公董子嚴彭祖之儔倘突若公孫宏曲學阿世以取卿相其後以舜禹頌新莽從亂賊如歸者皆時之大儒也史稱夏侯勝能守正然其勉諸生以明經不過曰志與鄒司農之註周官供未詳其所自起而班孟堅以爲造字之本則謬悠之甚者也夫倉頡興於結繩之後見於鳥獸蹏迹之跡初造書契以依類象形而謂之文其孳創簡省至周官而不言造字之本蓋亦知孟堅之說不可通突吾觀漢志所列周有史籀十五篇秦時李斯作蒼頡趙高作爰歷胡毋敬作博學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許氏亦云周末文字各異秦兼天下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是時又作隸書而古文由此絕突千載以下稽籍並亡說文一書作於漢季雖云叙篆文而合古籀要不外廡秦一代之制曾何足語若籀之源流且篆者秦書之專名以自名爲小篆而後以周史之書爲大篆也至斯等三家之作雖多取史籀而篆體頗異是不獨古文絕而周史之書

亦湮滅而無傳矣然則六書之品其爲秦人之語復何疑哉
迄乎秦之興也暴矣非田封建壓自遂古禮樂制度備於三
代莫不肆其夷夏絕其根本而文字之重大所以通神明紀
萬物者亦欲創制顯庸獨爲茲世師法不亦謬乎或曰六書
斷爲秦人之語願聞其詳曰書分爲六體所不該此要文字
之終而非所以原始者也斯蓋帝王以降羣聖代興典籍富
有乃能區分類別定爲六品雖周宣中興之世猶爲倘蚤而
謂非秦人之事得乎又六品之中名轉注者有展轉訓詁之
義（戴氏震曰經典說）按西京諸儒解詁聖經無名注者其以注名事
更起於東漢此孟堅作漢志司農註周官之時也且許氏所
謂指事詰屈會意者班氏以爲象事象聲象意鄭氏又以指

事爲處事稱名彼此差互而先後之序尤非畫一（六書之序）
（漢志象形在前象事次之形聲轉注假借又次之鄭注會意轉注象形假借三書並處而假借一書獨後）然
則書之有六或再起於爰禮秦近之徒（平帝興王莽之時）所曾修飾
祖也斯干靈臺宮殿苑囿之始也公劉之豳居允荒緜之至
于岐下京都之所由來也至于鳥獸草木之詠其流變以廣
矣故詩者騷賦之大原也既知詩與騷賦之所以同又當知
騷與賦之所以異詩之體大而該其用博而能通是以兼六
義而被管絃騷則長於言幽怨之情而不可以登清廟賦能
體萬物之情狀而比興之義缺焉蓋風雅頌之再變而後有
離騷騷之體流而成賦賦也者體類于騷而義取乎詩者也
故有謂離騷爲屈原之賦者彼非即以賦命之也明其不得
已則惟墨守秦之小篆而已矣古之亡而秦之存豈非天哉
或曰保氏雖無指事象形諸目而有六書之名由子之論何
以處旃曰周官造於晚周而附益於漢人其可議者大有所
在若六書所自吾固知其不能起於周人審矣而安用以是

易吾說哉

騷賦論上

騷賦之文詩最先作至周而體分六義焉其二曰賦戰國之
季屈原作離騷傳稱爲賢人失志之賦班孟堅云賦者古詩
之流也然則詩也騷也賦也其名異也義豈同乎古之爲詩
也風行於邦國雅頌施于朝廷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其用則
有賦與比興之分總其大要有陳情與志者焉有體事與物

爲詩云爾騷之出于詩猶王者之支庶封建爲列侯也賦之出於騷猶陳完之育于姜而因代有其國也騷之於詩遠而近賦之于騷近而遠騷主于幽深賦宜于瀏亮昔屈原以經物之才遭遇懷王昏惑流離放逐願進忠而不得哀悼惻怛發而爲文故其文也有若星月之晦于雲霧者焉有若金玉之雜于泥沙者焉有若奔流急湍之阻礙而不得其性者焉此離騷之作其人與其時爲之也後之擬騷者王褒劉向無論矣以宋玉之親受業于屈原也其九辯能肖之乎何則非其人與時固不可得而强也若夫賦之立體造端則異是二十五篇之中遠遊橘頌似賦而實騷漢之長門自悼似騷而實賦門庭流品于是判矣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鄭康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成云賦者鋪也鋪陳今之政教美惡賦家之用自朝廷郊廟以及山川草木靡不攄寫故作之者必若長卿所謂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有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者故其難與詩與騷並或曰騷作于屈原矣賦何始乎曰宋玉

騷賦論中

荀卿禮智二篇純用隱語雖始搆賦名君子署之宋玉以瑰偉之才崛起騷人之後奮其雄夸遒與雅頌抗衡而分裂其土壤由是詞人之賦興焉漢藝文志稱其所著十六篇今雖不離傳觀其高唐神女風賦等作可謂窮造化之精神籠萬類之變態瑰麗窈冥無可端倪其賦家之聖乎後之視此猶后羿之不能舍六律而正五音公輸之不能捐規矩而成方圓矣于是緝詞之士聿騁辭人隨質導之於前賈誼振

之于後文景以還則有淮南王安枚乘莊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嚴助枚皋並以文詞見知于時遭遇太平揚其鴻藻宣成之世則有劉向王褒楊雄之倫蓋賦之盛于斯爲極賈生以命世之器不竟其用故其見于文也聲多類騷有屈氏之遺風若其雄偉卓犖冠于一代矣長卿天縱綺麗質有其文心迹之論賦家之準繩也子虛上林總眾類而不厭其繁會羣采而不流于靡高文絕豔其宋玉之流亞乎其次則楊雄也玉褒又其次也子雲之長楊羽獵家法乎上林而有迅發之氣甘泉深偉廟堂之鴻章也大抵漢人之賦首長卿而翼子雲至是而賦家之能事畢矣後有作者弗可尚已東京作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者體卑于昔賢而風弱于往代其時則有馮衍杜篤班彪班固崔駰傅毅張衡馬融蔡邕王延壽邊讓禰衡之流就而論之二班張王其最著乎平子宏富風度卓然二京之方兩京都猶青之于藍也賦至東京長卿子雲之風未泯雖神妙不足而雅贍有餘其猶有中古之遺音乎降及魏晉非其儔矣魏之王曹晉之潘陸左郭後先爭驅咸爲一時之選然賦至是則規制分明而古人之行無轍迹者于是乎泯矣其氣不足以發其神不足以藏而古人之崢嶸幽渺萬變不測者弗能爲之矣其賦道之衰乎然而猶賢于六朝若夫宋齊以下義取其纖詞尚其巧奏新聲于士女雜坐之列演角觝于樗髽左衽之場雖世俗喜其忘倦而君子鄙之揚子譏其類俳

今則信矣是故以賦譬之山水岳瀆其楚漢乎東京則山之麗于岳水之附于瀆者也又其山之旁出水之支流則爲魏晉至于指丘垤以爲山畫沮洳以爲水者六朝之謂耳此其升降之大凡也蓋自雅頌息而賦興盛于西京東漢以後始有今五言之詩五言之詩大行于魏晉而賦亡此又其與詩相代謝之故也唐以後無賦其所謂賦者非賦也君子于賦祖楚而宗漢盡變于東京沿流于魏晉六朝以下無譏焉

騷賦論下

或曰賦與騷異則吾既得聞教矣然則賦不可以宗騷乎哉曰不然也賦與騷雖異體而皆原於詩騷出于變風雅而兼有賦比興之義故於詩也爲最近其聲宜于衰晚之世宜于寂寞之野宜於放臣棄子之願悟其君父者至于賦之爲用固有大焉以其作于騷之後故體似之而義則又裁乎詩人之一義也昔商周之作者以聖賢之才作爲篇詠盛則宣其平和之響變則發其哀憤之音下起于閨門之私而上薦于郊廟千古以來有能五四始而七六義者乎不能也騷由乎是賦亦由乎是又何疑乎賦之不可以宗騷也且騷之近於詩者能具惻隱含風諭故觀其述讒邪之害則庸主爲之動色敘流離之苦則悼夫爲之改容傷公正之陵遲則義士莫不于邑至於賦家則專于侈麗閎衍之詞不必裁以正道有助于淫靡之思無益于勸戒之旨此其所短也善乎揚子雲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以理勝者雖則弗麗以詞勝者雖麗弗則不麗作者不爲也長卿上林終以烏有先生亡是公之辭靡麗多方而歸之節儉引古義以風一切之事其辭雖侈而其意則存焉揚子雲甘泉羽獵二賦極其鋪張終以收斂神仙之事而歸之清淨無爲其辭雖麗而其意則正焉班孟堅兩都賦盛稱漢德而終之以賓主相問折衷于禮義其辭雖繁而其意則簡焉張平子兩京賦窮奢極侈而卒歸之于恬淡其辭雖誇而其意則實焉左太沖三都賦先之以理而後以詞取其則而戒其淫則可以繼詩人之末而列于作者之林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禹貢南江辨

上元程廷祚

禹貢河有九而江有三九河莫能詳考以歲久湮塞三江並見於經可尋繹而知而羣言淆亂至今未一此愚之所不解也諸家主震澤言三江者不足辨（初章昭庾仲沈）他若班孟堅郭景純酈道元三子皆知原本岷江取備三者殆亦各有所見而揆諸經指則所謂楚既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何以言之江之有三定名于經且同曰入于海則必有其確然不易之故亦明甚矣夫不知所言三江不可與言九江不知所言九江之非者不可與言南江自秦漢下及隋唐皆求九江于尋陽（漢之尋陽在今黃梅縣東北）以後起之洲渚爲開闢之川流訛舛相承千有餘載而弗悟而後宋人起而正之按水經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下雋縣即今湖南常德府辰溪縣地）即今湖南岳州府巴陵縣西北）楚地記巴陵湘之淵在九江之間（本山海經）九江在禹貢既屢有明文而傳記復有可據則彼以爲在尋陽者不亦妄乎或曰宋人以彭蠡爲南江其信乎否曰說經者莫貴于以經解經此雖有康成之說吾請以經折之夫禹貢之命川也河之外不名河江之外不名江澤有澤之名而不命之以河以江義斷如也經之稱江者三岷山導江一也漢水東爲北江二也九江三也若夫彭蠡則導漾之下固已正其名而曰澤矣澤也而又與其爲川可乎揚州之首書以既瀦既瀦矣而又言其入海可乎是說也宋代主者有蘇子瞻諸人近則胡氏朏明發揮不遺餘力此于經未有補也吾敢從而附會之哉然則南江何水也曰今之洞庭是也洞庭非澤乎曰洞庭固澤也昔者大江東至于澧而與澧同會九水于此故禹命之曰九江貊（漢水之入江而稱北江也具其所會直中國之正南以是知其爲南江非若彭蠡受江漢之遏而爲澤又在中國之偏東也禹之治水先其下流故揚先而荊次之三江既入江之入海可知也而江之所以三至荊而後見曰江曰漢曰九江以上流之分明下流之合而治之先後水之立名具見焉此聖經自然之條貫固有之義疏天造而地設之者也而何取於後儒之臆說耶當日揚土大抵澤水之爲害也尤深故經西志（左洞庭右彭蠡則知唐虞時洞庭名洞庭猶彭蠡名彭蠡而終不命之以江則于義有不可）故定三江之名位于荊先言江漢次言九江蓋謂南江合眾流以成名（經無南江之名而書曰必列有時南江者吾以江漢並列而稱三江夫豈有時南江者知之以親江漢微有貨賤之分也而於揚則平列之曰三江蓋以九江隨尊故漢水洞庭皆蒙其號經之無所假借如此有北江則有江漢之後亦能入海而究無崇卑之別也三江以中江爲最

南江江漢既言入海而南江之人海附于中江而揚州則總言之經于不必異同者其無所軒輊又如此禹之主名山川無所苟而已矣昔人不能言南江者不知九江之即洞庭也宋世諸儒既能辨尋陽之非又能以巴陵爲東陵（夾陵西陵故一名巴陵）而南江偏主彭蠡是見黍稷而不知其可以療飢也胡朏明精于辨正長于持論而卒惑于羣儒之說是能察見秋毫而甘令人之掩其目也皆坐使經義荒蕪而無以斷千古之疑豈不惜哉或曰漢曰東滙江曰會于滙（于當作爲于者非是）此非經之加意于彭蠡耶曰斯說尤謬悠之至者也東滙澤爲彭蠡者經言漢水東下彭蠡不能容出爲患而自滙以還其澤也（此即朱子辨而北會之說也）北會爲滙言大江右挾九江左納漢水而極其浩瀚也漢水南入大江北會三江於是乎具故特言爲滙以顯其盛大即朝宗與孔殷之意也不知滙之爲言意義各別又不知東遞而北非轉而東南無由與彭蠡遇（朏明據孔穎達立義以北會彭蠡其於文理地形兩失之矣吾如說經者何哉

古文尚書冤詞辨上

尚書孔傳顯於隋唐之際至宋而朱晦庵疑之元明以來議者益衆近蕭山毛氏奇齡作古文尚書冤詞博引極辨欲以箝天下之口然余嘗平心求之孔書之辨漏瘡瑕實難磨滅非疑議者之得已也夫尚書之禍一烈于秦火再烈于永嘉由秦火故出于壁中者無一全由永嘉之亂故伏氏亡而孔氏亦亡矣史籍可徵豈所得而諱也毛氏惟據隋之經籍志而不知隋志有可疑者三史記儒林傳言孔安國得逸書十餘篇劉歆班固皆云得多十六篇藝文志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又有經二十九卷（孔穎達云卷即篇也）二十九卷即伏生之今文也安國之古文除小序一篇正合十六之數所謂古文經二十六卷者合孔伏所得而爲言也（內中益增小序一篇）然則安國增多伏生者裁十六篇耳而隋志忽云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二十五篇之說始于隋志）可疑者一也漢書劉歆傳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藝文志儒林傳皆同但言安國獻之獻書不言曾爲尚書作傳藝文志亦無其文隋志忽云安國爲五十八篇作傳可疑者二也晉十八家書史載鄭冲以古文尚書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冲之前雖不知其所自然所授皆尚書經也賾又安得安國之傳而並奏上之可疑者三也人亦思古文顯晦之故乎後漢書云中興以後肅宗特好古文尚書建初八年詔選高才生受之賈馬鄭氏諸大儒相繼作爲訓解他若張楷門徒嘗百人楊倫講授于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後人作僞但聞孔書在西京未立學官而不知其大顯于後漢妄云其書多二十五篇夫劉歆之議譏諸儒曰以尚書爲備伏生今文少十六篇故可謂之未備若少二十五篇則竟闕其半矣豈得曰未備云爾哉安國誠爲尚書作傳隋志云不得奏上私傳其業于都尉朝矣豈不聞成帝之世求能爲古文者此時安國之徒若上其傳必賢於張霸等而

不然何也其在東京古學大行不惟諸儒不言有傳孔傳安國之後世子孫也且世傳古文尚書（見後漢書孔傳）傳又何也以兩漢所不得見之孔傳而梅賾獨得而上之于此而無可疑執可疑者且不止安國無傳逸書無二十五篇也即十六篇之書亦古文家所畧先漢見者二人而已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史記載有湯征湯誥太誓武成諸篇劉歆校中秘書故三統厤載有伊訓武成畢命而王莽傳有引遺嘉禾篇語若東漢諸儒所謂逸書絕無師說者皆此十六篇也使有他逸篇而諸儒不知豈得爲古學大行哉案大誓武成當時容有他僞書若史記所載湯誥全與今異律厤志所引伊訓亦與今不同此二十五篇非即十六篇之確也又書

考其實書雖有今古文之分而其傳者惟二十九篇故康成註解古文其篇數與歐陽夏侯三家並同孔穎達不知其故而反致歎于鄭注之亡逸今秉毛氏又疑鄭注之半爲後世尊今文者所黜所謂焦明已翔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也然則十六篇今能言其在乎曰此隋志所謂遭亂而亡者也夫伏書出最早其後三家並立天下肄習之者垂四百年猶遭亂而亡況于安國之書乎經籍志云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伏書既亡孔書不能獨存則安國多得之十六篇必亡于此時即志所云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是也隋志既知古文亡于永嘉又知賈馬鄭氏所傳唯二十九篇乃附會大序之言以貽誤于後亦可異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矣余不曉毛氏何以不察而信之之深也

古文尚書冤詞辨下

書之有序以爲孔子所作固不敢知然實與尚書同時出故司馬遷史記得而上之于此而梅賾獨得而上之于者疑其出于魏晉非也與尚書同時出故司馬遷史記得而上之于秦凡百篇而減之且藝文志云孔子纂書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然後云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親其立言之先後則可識矣然則序者孔伏所同具也再考藝文志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孔安國得多十六篇此二者序皆不在內若伏書並序當得三十篇（十孔關九篇建云伏書二序在外）孔書并序當得十七篇以序者二家所同故總置之而爲古文經四十六卷也不列序於今文者以古文多十六篇且出于孔壁也其理甚明毛氏不知今文有序而惟以史記載書序證今孔書之不僞不亦疏乎且此本末非一端可盡也能爲孔書地者莫甚于隋志然隋志雖長于附會而終不能掩其實不獨永嘉之亂孔伏並亡已有明徵即梅賾所上之書亦非今本此術省其文理而可知者也何以言之彼既云鄭氏所傳惟二十九篇又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至隋亦孔鄭並行鄭之于孔經文義疏俱闕其半而何以能並講並行耶竊疑梅賾所上之孔書亦惟有二十九篇其二十五篇并孔傳雖不知作于何時必至隋代又始出而後備于是孔盛而鄭衰矣（志云隋時孔鄭並行而鄭甚微）志蓋知之而未詳其所以然也孔穎達述孔氏尚書有東晉初梅賾之奏有齊建武四年姚方興之獻

舜典有陟開皇二年之賸募遺典凡歷三篇隋代又有劉光伯等好作僞書多才博覽其採摭潤色殆有樊並河內女子所未及者宜隋志不能察也客曰然則今本何本也曰漢之中古文與晉秘府所藏者已亡歐陽夏侯三家之今文同時亡杜林之漆書古文又亡賈馬之訓若傳又亡二十九篇之異同二十五篇與二十六篇之異同吾欲辨之其孰從而辨之陸德明孔穎達皆稱王肅之註類孔傳以爲鄭必私見孔傳而祕之豈有兩漢諸儒皆不得見而肅獨見之之理或後人竊取王註而爲孔傳者也然則今本或卽肅本未可知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按此與伏書二十九篇亦惟爲二十五篇

要之孔壁所得既已散亡今之二十五篇雖最晚出授受不明然經傳之所引援網羅畢具使十六篇而在或亦未能遠過興廢繼絕之謂何而可輕議哉近代攷辨過當毛氏起而救之惜其自掩厥目謂人不見有衞經之心而甘蹈于不知言之譏也

尚書古文疏證辨

山陽儒者潛丘閻氏有尚書古文疏證一書余竊爲晚書訂疑求之弗獲丙子季夏家藏圖始搨至金陵時余書已成四載究讀之數日方竟歎其指抉痕瑕摘發幽隱能令作僞者駭服于旣往而祖僞者雖欲爲之辭而不得快哉斯書使得所同之二十九篇也卽孔穎達亦云賈逵馬鄭所註尚書皆題曰古文而篇數與伏生正同是也孔書古文以盛行于東漢故雖遺亂而不亡是江左之立博士以孔氏古文經耳與伏生同書

永嘉大亂之後十六篇旣亡僞書可以造矣而其時儒林頓盡復無能造之者二十五篇非一時一手所能成梅

氏立乎元明之間安所得此書而獻之哉蹟之所獻或卽古文經或別造孔氏之僞傳則可非今五十八篇與五十八篇奚與哉撰晉書者蓋泂然於此故汲冢竹書詳述其本末而獻于不言之際者至爲深遠疏證其猶未之思耶不合二也安國得多十六篇爲史漢之明文而張霸之僞書名爲百兩不聞其有二十四篇也其說今獨見于穎達正義虞喜典前虞下疏中斯有大故存焉夫晚書增多者二十五篇若大禹謨湯誥伊訓太甲說命太誓武成等篇類多古書可采掇不致純蹈空虛而來季長之諸疏證謂爲避難就易最得其情原昔之造此者既窮搜古語制愛未能而畢以成書合之伏氏遂至五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八篇之多退而思之與漢史安國增多之數不符是孔壁之書有二而安國亦有二矣證閻昭著則其獄雖愚夫聽之可片言而決也故不得已借張霸之僞書爲語而又歷延歷代之通儒達士左右提挈互相影射以刪十六篇之舊聞而植二十五篇之新得嗚其苦心彌縫可謂至矣若其增竄之迹則又可得而言也尚書五十八篇劉向別錄所云今不可考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分而言之二十九卷爲伏書十六卷并序爲孔書此無可疑議者也其下忽有班氏自註云爲五十七篇顏師古註引安國僞註序以明之又引康成序贊云本五十八篇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夫藝文志出于向歆父子而班固述之云爾果如所言漢書何不直云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五十八篇而待固之註也且劉歆校書時武成未亡焉可據省其一中秘之書既無由而亡豈因立于孝平之世而十六篇遂留民間耶是又不當云古文經有四十六卷奚語有過密而愈增其瑕者班固自註顯有可疑此豈師古之所知所察耶鄭氏之註書序吾聞之矣未聞其增二十四篇于伏書之外爲五十八篇也使其有此二十四篇必更爲他僞書撫疑若謂出於張霸漏有康成去西漢未遠而不聞造百兩者知其說爲疑兵詭道勿爲所誤可也而疏證竟執此以爲安國增多之實古文可怪甚矣不思漢書之四十六卷分戴孔伏之書孔書所得者十六卷爾今忽有二十四則較之于伏篇多而卷少豈誠爲張霸所造寂寥短簡者耶穎達曰篇卽卷也夫篇曰卽卷則卷亦可曰卽篇又何以同序之篇或三或兩而共一卷乎觀其說之矛盾則誣可知矣至其誣康成以誤疏證又有不可不辨者彼其目有伊訓武成此安國之古文三統厤引之者而無畢命亦三統厤所引何耶又有湯誥必司馬遷聞于安國者若湯征亦載于史記嘉禾篇王莽所引誠可信爲安國之書者又何以同序之篇或三或兩而共一卷乎觀其說之矛盾則誣可知矣至其誣康成以誤疏證又有不可不辨者彼其目有伊訓武成此安國之古文三統厤引之者而無畢命亦三統厤所引何耶又有湯誥必司馬遷聞于安國者若湯征亦載于史記嘉禾篇王莽所引誠可信爲安國之書者又皆百篇之序所列而何以皆不及耶分自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分帝曰來禹以下爲益稷其與伏生所傳之堯典皐陶謨未有增也然則安國之古文增多者十四篇而已惡在其爲十六也無論損伏以益孔之不可而以十四爲十六以二十二爲二十四則漢志篇卷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數無不從之而盧況武成之亡又有明徵而謂康成識不足以及此猶存其目于註書序之中於理無可信者漢書之五十八篇既不見于正文而正義所云又豈能令天下無疑哉考伏書篇數有二十九二十八三十一之別漢初伏生手授而有太誓一篇者爲二十九蠡文志所謂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章句解故各二十九卷者是也去太誓爲二十八孔臧所謂時人以比二十八宿是也若二十八加太誓三篇武帝時又出太誓則爲三十一蠡文志歐陽章句三十一卷是也歐陽太誓夏侯多篇伏書篇數之異不外于此穎達謂伏書有三十一之別漢初伏生手

金陵聚書 靑氏校印

贊以即眞也曰安國所增既不聞有此數今所遣又無九共之除八篇以暗合于十六以此乞靈鄭氏庸有濟乎吾思向之爲晚書謀者亦既工矣故分舜典益稷此十六篇之所必無也而以此見張霸亦知有書序百篇之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伊訓武成旅獒冏命九篇亦置其目于內以見安國之眞古文所固有者且爲張霸所竊聞而本之以撰僞書則吾書雖晚出其執能疑之迄今千數百年猶令人想見其肺腸而不知安國之眞古文止于十六篇而無所謂二十四漢志之古文經四十六卷亦止于四十六篇而無所謂五十八此雖廣竄其說巧設其數而情見勢詘未足以欺識者不意好學深思長於辨駁之閻氏已暗其雲霧而無以自出也不合三也或曰疏證之病何在乎曰在不知晚書之善于設詐也余於其論爾雅註見之夫增竄豈惟晚書哉後漢書云或私行金貨定蘭臺秦書經字以合其私文倘林中秘書尙爾左傳文十三年有其處者爲劉氏一句解者明言漢儒插入以顯左氏之學僖十五年乃舍諸靈臺以上或妄增四十七字元凱作註時尙未有晉書云汲冢紀年起自夏代東哲傳不知何時乃上起有熊孔穎達亦云僞太誓伏生所無而晉傳有八百諸侯俱

或曰二十四篇之目誠出于僞造炎而彼不據之以作書何耶曰閻氏以爲避難就易者固已得之且此乃書成而謀證故其篇不能同也或又曰何不即以二十五篇之目竄人敘

至盟津白魚入舟之事此後人所加增更可證者舜典之二十八字若輩不爲少諱于此見增竄一事爲錄板以前作僞者之積習長技不可不察也按漢魏馬鄭王爲古文之學者雖皆不註十六篇而能言十六篇之爲何書則斷如也乃三家之書俱亡於唐無以質後人之是非今獨據穎達妄竄之言移其所稱僞書者以爲眞書而自謂得計此穎達之所竊笑也至若十六篇之數昭如日星其改爲二十四則在晚書既出以後至隋志直云安國得二十五篇而十六篇之語遂絕尋其潛移默奪之漸則硎史漢之明文始于二十四篇之說又確有可徵者茲乃茫然而不加察焉此又穎達之所竊幸也余雖固陋敢輒附和以獲罪于漢魏諸儒哉疏證既失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於此而其他辨說猶有可議者謂古文當別有舜典大馮謨及益稷以爲帝舜之事尙多如孟子有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庫與萬章所引諸語此別有舜典之證是固然矣論語末章有堯曰咨一節孟子有引放勳曰五句所關有大于舜之逸事者豈又當別有堯典乎太史公曰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于他說而斤斤惟書之是求似非古人之所由也至禹之言在皐陶謨者已不爲少何待別有禹謨若分皐陶謨爲益稷名不稱實本屬序之多事今疏設又據揚雄之言言合稷契之謂忠謂當有稷契謨蓋皆二十四篇之僞說深入于胸中而無如之何也聞益稷一名棄稷益稷則二人棄稷則一人而要與契無與法言雖可取證而趙岐之註孟子今莫由驗其廬實岐言古尙書一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文吾恐二十四篇終不能執以爲安國之古文也斯論一出無裨聖經而徒滋學者之疑六合之內不乏阮逸豐坊者流使其聞風乘間而竊發亦奚以爲且夫執此爲僞書者欲以明篇之有五十八非無據也執此爲眞書者言如是爲眞則彼之僞立判也立意迥殊而其弊則近于陰爲之用豈不惜哉不若發其彌縫掩覆之情而彼曰僞書吾亦曰僞書之爲行所無事也嗚呼尙書之厄至矣隋唐以來乃使三卿田和之禍發于聖經猶謂天下有儒者乎閻氏發憤千載之下承臨川京山之遺烈攻擊不遺餘力誠矇世之豪傑也惟于晚書所出之時代誤信前籍不遑深考而晚書所憑之深險復不能察其幻妄之迹而伐其謀乃其書美中之不足者故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辨之如此云

古人堂庭辨

古者天子之正寢名曰路寢路寢之制與祖廟同皆有堂有庭路寢之堂所以行禮聽政也前爲路門一曰畢門庭者下堂而出于路門之所由也兩雁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皆言庭也自天子諸侯下及卿大夫士體制畧同考之禮經言庭者因堂以見故無特解惟斯干之詩疏云殖殖然平正者爲宮寢之前庭一語可見庭之名義近日毛大可乃謂庭者割堂之前半爲之中堂名堂上前庭名堂下見所著辨定祓禊中是

舍羣經與傳疏之言而自爲說矣毛氏不聞堂前之有東西階乎此堂與庭之限也禮之所謂升者上乎堂也所謂降者下堂而至庭也皆由乎階覲禮侯氏取圭升致命降階再拜稽首擯者延之名曰升升成拜乃出疏云從左堂途升自西階致命也聘事畢王勞之亦然燕禮公席阼階上賓人及庭公降一等揖之疏謂賓入門而由堂途北向郊特牲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喪大記婦人迎客途客不下堂疏云若君夫人弔則主婦下堂至庭是夷王之失禮而庭見諸侯可知也毛云夷王未爲下堂庭之不得爲堂其義較然矣樂有堂上堂下擊自上古琴瑟歌者在上笙鏞舞者在下故詩云公庭萬舞周頌言堂下樂器初備故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論語八佾言舞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于庭而雍徹則曰三家之堂以徹俎爲堂上之事也今曰割牲于堂之前半爲庭則雖天子之庭不足以容堂下之樂矣不觀大射禮乎庭一曰中庭觀禮中庭西上奠幣疏曰中庭當庭南北之中也古有庭實左傳庭實旅百註云諸侯朝王陳摯于庭故曰庭實疏云庭實之幣皆庭受之唯馬受之于門外耳昏禮聘禮皆曰庭實則皆陳于庭也又有庭燎雅有庭燎之詩周禮司烜凡邦之大事共墳大也燭庭燎註樹于門外曰大燭于門內曰庭燎于門內在庭中故謂之庭燎以上皆上聲也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燕禮旅酬之後宵則世子執燭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爲大燭于門外按既樹大燭又設庭燎皆以堂下至于門外其地甚遠而使之益助爲光明也則兩楹之北僅存數椽幾于無堂矣所謂庭者爲地幾何殘大事也然則周人之殯其越所謂庭而殯于西階乎抑即殯于所謂庭乎楹弓云大斂于阼殯于客位西階祖于庭說又何也且古者自寢廟庠序以及客館庭皆有碑主賓三揖至此註謂當碑一揖疏云碑是庭中之大節準以兩楹前爲庭則碑之設當于何所若聘禮歸饔牢鼎之盛既陳于碑之左右而陸陸百舋復夾碑而南所謂庭者恐其廣大不至于此也其說既皆不可得而通矣則疑宮懸列舞無在露地之理不思周官之有幕人乎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大喪共其帷幕幄帟綬之事而掌次與之聯職聘禮言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即二官之任也古人固有所以豫此者矣曾何露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地之足虞世之震于毛氏者其可昧經義而從之哉

練主遷廟與三年不祭辨

禮書散亡傳記訓詁焚然淆亂所可援以相正者義之當否而已矣吾于喪禮有疑者二一鄭康成之主練而遷廟也一王制之喪三年不祭也檀弓曰重主道也人之死也神與形離先王知孝子之哀其親無所不至故始死而爲之重既葬而爲之主皆教天下以安其親之神也後儒謂天子諸侯有主而以下無主（北說始于儀禮之有說文豈聖人制禮之意哉然則古人之時日于禮不見考二傳並言虞之祔也將如之何曰作主之時日于禮不見考二傳並言虞主用桑何休之註公羊引士虞記桑主不文之語僖禮今脫此語左氏言祔而作主合之二傳先儒皆以爲天子諸侯之制則虞已立主矣三虞之後卒哭而祔非以主行而何左傳云特祀于主杜氏註曰屍柩已遠孝子思慕乃造木主立几筵特用喪禮祭祀于寢不同之于宗廟康成亦云凡祔已復于寢其義皆是也至喪家練時改造栗主而二年之中亦祭于寢鄭氏惑于穀梁吉主于練練焉壞廟之說云練而後遷廟則非矣夫祔者欲親之依乎先祖而安也主者欲親之依乎我而安也義則同重事則並行古之孝子何謂而練而忍其親乎練至終喪日月尙多欲顒夕哭則無位其祥禫之祭未純于吉豈可行之于廟祝詞易哀子而稱孝子也近世萬充宗執喪禮有進無退之文以爲主祔于廟一往不反而以復寢爲非不知祔則親安于廟主則親安于寢于彼于此惟

求其親之有所歸而已重徹而主興桑改而栗作主豈往而不可反者且喪以寢爲重練而遷廟吾猶以爲不可由萬氏之說古人之作主專以序廟中之昭穆而寢室之內無復有安其神者哀親之謂何抑何言之謬與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所言爲天子之禮然越紼之義取諸未葬以前不得通三年而言未葬也其文有訛誤明矣（廟被三年不祭之篇中祭之言即左氏特祀于主之意言不祭新死者于主也越紼則專主既殯而祭）

明之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鄭氏云士之皇祖于卒哭亦反其廟明士亦有藏主于室之事也當羣主祔于祖廟之時象其同然以憂子孫之凶禍自不遑于享祀卒哭成事則子孫之哀情稍減羣主皆反後來者侍于其側而象其坐觀皇祖之餕此非新祔者之所安亦非孝子之所安也然則時祭之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鄭氏云士之皇祖于卒哭亦反行在卒哭祔廟而後有斷如者檀弓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夫卒哭之祭而曰吉祭以明日即祔新死者于祖廟也重卒哭而重祔也則烝嘗不自是而以漸復豈禮也哉杜氏云新主既立特祀于寢則宗廟四時之常祀自宜如舊三年禮畢乃審諦昭穆而皆同于吉可謂善言禮矣若

古者祔禮之有異則殷練而祔不忍神其親之速也周卒哭而祔欲其親之以祖爲歸且不忍廟祭之久曠也孔子善殷以撫主而祭固無害于宗廟之事也然周人廟祭之初復也必以撫主而其禮文亦當有殺周官大宗伯曰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其禮文之有殺則嘗子問既殯既葬之祭五祀皆可得而推也又觀士虞記之末于禫月曰是月也吉祭猶未配吉祭者謂四時之常祀也曰猶未配則祥禫以上之吉祭不配可知而其他禮文之殺可想見矣蓋在祖考亦有三年之哀感不能遽復其常以是順其心焉而豈徒曰事于猶若喪中哀未忘乎二語見注疏云或曰春秋之譏喪祭何也曰閔之吉禘文之大事皆殷祭也喪未終而殷祭于廟非禮也若夫不皆禮之大可疑者也故不可以不辨

配之祭而又何譏焉夫練主還廟則無親三年不祭則無祖

石鼓文辨

岐陽石鼓唐以前無有言者自少陵始見于詩而韓昌黎皆作歌二公蓋既困于難讀遂不復求其隱顯之故而惟務張皇世俗之所謂獵碣者故或以爲文王之鼓刻于宣王或以事攻馬同與小雅合而定以爲宣王皆誤也宋董逌引左傳成有岐陽之蒐斷爲成王似若近之然亦未爲得其要領夫以美陽之小鼎漢世得之猶以爲宜薦見宗廟雖屈于張敞之議而當時之尊尚古器古物亦云至矣豈有隆周之重器不亟取而辭諸廟堂之上而聽其沈沒于草萊風雨之中有是理耶然則石鼓作于何代曰此秦文公之物也本紀云秦之先世甚微至襄公始列爲諸侯而平王東徙賜以岐豐之地命之伐戎其時未能有岐也于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始自西垂營邑于汧渭之會十六年敗西戎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而秦始大矣地理志云秦地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其風有車

轄馳鐵小戎之篇言車馬田狩之事文公在位最久其破戎之後告成于王蓋又命爲方伯歸至岐陽而行蒐狩之禮石鼓之作當在此時故其文有彤弓彤矢云云也唐人言石鼓初在陳倉野中陳倉于漢屬右扶風此文公得陳寶之地也且古之建功德者惟鐘與鼎而始皇巡行天下竭石之衆之爰其樹秦之無道萬世所疾也而漢適相近其得免于斤斧之掊擊亦幸矣安肯愛之哉然無道者秦之子孫也襄公以上世保西陲爲周人禦戎而秦仲以伐戎死其孫世父以圖讎弟報王父之仇幽王之難襄公救周又以兵送平王此其佐較然明白而漢人絕無言者何也曰南國之人思召公則愛其樹秦之無道萬世所疾也而漢適相近其得免于斤斧之掊擊亦幸矣安肯愛之哉然無道者秦之子孫也襄公以上世保西陲爲周人禦戎而秦仲以伐戎死其孫世父以圖讎弟報王父之仇幽王之難襄公救周又以兵送平王此其人亦可云世篤忠孝者矣文公復能宏其先業其所爲之物正所謂百倍鄶鼎者也而何不可貴之有故石鼓吾敢言其出于秦文公而竊笑漢人之陋皆事理之顯然者若謂作于成宣則皆未有據也且石鼓有曰公謂天子其爲諸侯之詞明矣他所數陳不過我車我馬庶鹿麀鯉而已而所謂會同

之眾錫命之隆有一足應明王之盛節者安在耶韓彖既誤于前而董氏乃力據左氏之語以獨持異端不思石鼓之文字其近于大篆者以出于東周也曾成王之世而史籀已變古文爲大篆哉此與岐陽在鎬京之西而說者引車攻之徂東其誤一也羣言紛錯千有餘載余不得已考而辨之以俟好古之君子

鳳凰臺阮墓辨

鳳臺下有古墓焉郡志載明神宗時人于此掘地得斷碑云晉賢阮嗣宗之墓大梁周樸園司農以爲然按籍陳留尉氏人地今在河南開封府卒于陳留三矣景元四年籍始終魏人也又二年魏始禪晉又十五年爲太康元年晉始平吳前此者三國鼎峙大江以南爲孫氏有籍魏人能葬吳地乎況一統志記籍墓在尉氏縣東四十五里是籍已有墓矣斷碑之說必出于好事者傳會不足信阮孝緒生齊梁間以隱德爲名流所欽尚梁武帝天監中被徵不至嘗著高隱傳七錄諸書生乎長戚梁史實金陵人大同二年卒其門人謚曰文貞處士而墓未之見焉按籍字嗣宗而孝緒字嗣宗疑後人因嗣士晉近而傳會之敗乇殘醜不獲與謝敷江宅共傳而千戚下得知其爲孝緒墓者不可謂斷碑無功也嗟乎古蹟傳譌何可勝數軒轅問道廣城海內凡有三處直隸順天府陝西平涼府河南汝州皆有崆峒秦宮漢寢茫昧莫辨況其他乎鳳臺自劉宋稱勝蹟近因居民市土傾圮甚見者傷

金陵叢書 虞氏校印

之至斯墓則未有辨其是非者其可感何如也余既歎郡志之僞而思勒片石以表前賢因爲考證如此以待好古之君子云爾

欞星門辨

雍正間陽羨任鈞臺前輩與余同在通志館偶語及欞星門鈞臺曰吾于此有遺恨焉昔年少時吾鄉中有老儒耆宿呼我暨同學諸子問曰爾等欲聞欞星門之說乎眾翕然曰願聞老儒曰聞不若是易也徐曰方今環海以內唯我知此耳爾等欲聞其頓首于地者四眾恥頓首且疑其言之誕也遂不從老儒亦不復言吾今憙矣終不得聞欞星之說世有勤學好問者其尚以吾爲戒命聞之惕然今二十年矣考靈星之名始于漢初高祖令天下祠靈星是也後漢書云舊說靈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爲天田官主穀晉書天文志云東方角二星爲天關其間天門也左角爲天田其南爲太陽道右角爲將其北爲太陰道蓋天之三門宋史禮志則云仁宗天聖六年築南郊壇外壝周以短垣始置靈星門夫以郊壇外垣爲靈星門者所以象天之體即晉志以左角爲天門之意也故以天田爲天門可考莫如晉書以郊壇外垣之門爲靈星門可考莫如宋史其移用于聖廟則何妨乎曰亦始于宋景定建康志金陵新志並言聖廟立靈星門郊壇用之聖廟又用之何也曰此以尊天者尊聖人也其義至爲明晰所不可解者歷考載籍並作靈星毛詩序靈星之尸正義引

漢書郊祀志云云曰史傳之說靈星惟有此爾惟元志以靈星門是元史誤而明史未嘗誤也後人承而用之則未知作櫺按明史洪武十五年新建太學聖廟前大成門又前爲其意之所居矣義不可得而言者謬誤之事也或曰櫺星者取養先于教之義既知櫺星之卽靈星而不疑其字之譌已爲可笑或曰櫺取義于疏通則但見其字爲窗櫺之櫺而附會之幷不知有靈星矣經書之多曲說其類此者可勝道哉追思鈞臺之言彼陽羨之老儒豈不知晉宋諸書世所常見而謂獨已知之者蓋卓然見靈星之不當作櫺星而欲出一言以正之惜乎鈞臺不足以發其覆而使之存疑千古也夫禮法之嚴莫重于聖廟而儼然以謬文僞字榜于其前數百年之中不知者以爲當然其知者亦不過曰養先於教而已余能無三歎于此夫

二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六宗與社稷五祀說

上元程廷祚

古者郊祀之禮首著于堯典自六宗之說失其傳而其旨遂晦或曰說六宗者十有餘家而謂無一當乎曰皆非也吾察之於經上帝位于上則禹融以爲天地四時者不可用也山川羣神位于下則劉歆之六子（內有山澤）賈逵之三宗（內有太山河海）不可用也鄭康成之採周官王肅之案祭法（今見孔傳者乃王肅之說）則司馬彪之駁也彪之他論雜而無準亦與鄭王同矣張髦以三昭三穆當之者不知廟之該于文祖也若歐陽夏侯無稽之談又何取焉（以上諸家之說詳見後漢書注中）然則何謂六宗曰即蔡墨之所謂社稷五祀也墨之言曰少皞氏有四叔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此金木及水之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火與土之二祀也又曰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五祀與田正合而爲六堯典所謂六宗蓋在於此無以別乎曰堯典之六宗五行與稼穡之神也蔡墨所謂五官與稷則其配食焉者其所異如是而已唐虞以後不言六宗而言社稷五祀何也曰王者之制作沿革時有夏商之間廢柱而祀棄以爲稷則句龍之祀亦有時而非其舊矣五行之德莫大于土生民之事稼穡是依自後代崇社稷之制而六宗之祀幾矣四郊迎氣之禮行而六宗之名亦隱矣故蔡墨言社稷五祀而不知其爲六宗謂秦漢以下之人能言之乎夫洪範敘五行又曰土爰稼穡其數六也禹貢曰六府孔修郤缺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六府者生人之大用六宗者先王之鉅典傳曰古之君使之則必報之凡祭皆然矧人所資以生死而斯須不可離如五行六府者乎六宗祀于上世其重次於堯郊堯典曰類于上帝祀郊也禮於六宗祀地也康成之註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曰此言祭地也斯鄭氏之一得矣（盧植傳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言上帝則地在其中言社則五祀在其中不尤足與鄭氏相發明乎上古以六宗爲祀地之正典者蓋以五行稼穡功成于地猶天之垂日星而布四時也後王以天在上而有常尊地之廣厚萬物無往不食其德非別立爲社不足以報之禮曰尊天而親地者此也社雖特立而五行之祀未嘗廢使廢五行之祀則魏獻子且不知有五官而何以發蔡墨之論乎商周之禮雖不可考而未大遠于堯典此六宗五祀之說所以得而通也夫神明之統立而後天地之功著太和可致而災沴札厲不作後之議郊者南北分合訖無定論民間則淫慝妖社祈賽紛紜以致六宗五行古聖人之精意以享者賤敖于戲而怙焉莫畀亦何由祝帝王之盛治哉吁此儒者之罪也

周無姜嫄廟說

史記謂姜嫄爲帝嚳元妃未可信（案嚳以后稷之子則帝嚳年相上下何以弄）

位然後 見用 鄭康成以爲高辛氏之世妃子詩頌之云言後世 也 若然則后稷非天子之子乃諸侯之子也諸侯不敢祖天子而無不可以禰諸侯禹興于崇而王天下之後鯀配天則其爲崇伯也所祀必鯀假令稷爲高辛之後世子孫則其封于有邰必立先世始爲諸侯者之廟建國之日祀之而祔姜嫄焉禮也使稷信爲高辛氏之子則既不可以禰高辛矣而欲祭姜嫄其何以哉后稷之事吾不得而知之矣若周人既有天下則無不可祖天子之嫌而七廟始于后稷不聞祖譽而或云有廟以祀姜嫄豈非禮之尤可疑者其說何昉乎曰先儒所據惟周官大司樂享先妣之文耳 又有守桃之人一節之句 毛公謂周有姜嫄廟鄭氏云魯亦有姜嫄廟皆非也 鄭氏說尤誤 何以言之夫禮有所極制有所限者有天下者止于七廟非不欲加而無以爲加也故商之祖止于契周之祖止于稷至禘而後及譽蓋其嚴也今列先妣之享于先祖之上吾未知先妣所配何人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婦人之禮祔于姑以從其夫者也姑與夫皆不在又無尸 古禮 吉祭夫婦共尸 惟祭男女異尸 其何以廟此可格之以理而知其必不然者然則始封之君既不能禰天子矣又不能築宮而祭其母始祖之廟中爲壇以祭之可也 雖配廟而祭 築宮則不可以無所祔也 又云徵築使公子主築宮 大凡無廟者可以無例推 祭子殺而爲祭于子不得已者止乎不祭于孫近乎古禮是后稷尚未可以廟姜嫄有信然者而況周天子乎然則周魯之詩皆言姜嫄而不及其夫何也曰姜嫄之生后稷實有神異以開周室之祥故詩以爲言而其夫或無昭融之令德則可得而略也稷蓋出于高辛而非即其子也乃若周人則有所以祀姜嫄者矣毛傳祭者蓋王后六宮之事 大司樂既晚出聞之未審而著先妣之享于其篇毛鄭從而附會誤矣蓋亦思孟之釋閟宮引孟仲子曰是禘宮也蓋周自后稷以下以其始祖生于高禖之禋祀又欲祭姜嫄而祖爲之禮乃立以爲禖廟而時享焉有天下以後因之主其祭者蓋王后六宮之事世莫得而言也 如姜嫄果有專廟不與周禮他廟不一 大司樂既晚出聞之 媒氏曰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或疑其說周官媒氏說仲子之言乎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愚質之于孔氏穎達曰男自二十以及二十九皆爲盛年可嫁娶若男三十女二十則爲期盡 疏見持 及十九皆爲盛年可嫁娶若男三十女二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亦媒氏文 王者既欲其及不可過則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此王者之用心也故言昏期之夫樂其盛年而不樂其過期者舉王之正以重夫婦之別時而又不欲其過無禮故禮不備謂之奔所以防淫泆之漸也仲春則不惡其無禮乎曰非也築牆納稼之後昏禮可時舉矣荀卿所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是也且古者昏禮率用鷹鷹九月始來正月則北向矣衛風曰雞雞鳴鷹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然則古者自霜降以至將畢興荀賣其備禮則必至於愆期盛年已過心生怨曠血

禮未定或相煽誘先王殆有深慮于此而權以制之謂之奔者與奔則爲妾之義同在昏蓋不惟上之所禁而亦其時婦女之所羞稱也故昏期未至于三十二十時令未至于仲春則媒氏不與知可也至此而後與知而後有所不禁則不禁猶禁也夏小正云二月綏多女士義同於此周官此職其三代之通制乎康成以權計爲說于本指未明而孔疏以奔爲自相奔就此乃衰亂之世所未聞者以爲王政有之何耶若以訓詁之謬誤而致疑于周官斯學者之惑也

古人廟寢說

古者適廟寢之制散見于經傳者其畧可得而言也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古人廟寢又有殺寢人先後有殺）天子諸侯適稱之（王制曰崩人薨于路寢人薨）

者生人之居自天子以下適稱之以路寢爲正寢路寢之後爲燕寢一曰小寢（周官王有六寢三寢）大夫士正寢曰適寢一曰適室又曰外寢燕寢一曰下室玉藻云諸侯以日視朝于內朝（內朝在內門外）退適路寢聽政然後適小寢釋服又云大夫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士喪禮死于適室喪大記云君夫人卒于路寢大夫世婦卒于適寢（世婦命婦以君之喪退居其家）內子未命則死于下室是也燕寢之外又有側室內則所謂妻將生子居側室（疏云側室在側室亦具堂階房室故又云三月見子夫入門（注云入側門）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堂楣立東而是也至于命士以上父子異官（內則）與夫東宮西宮南宮北宮之屬（與服文）實繁有所皆私室也而

亦謂之寢古者昏禮皆行于廟惟婿見婦之父當在適寢（主見婦北面於燕寢門外可見主婦同在燕寢）士昏記曰主婦出門西面婦入門東面（主婦出門立于母也）厥明婦俟見于舅姑在室（舅姑出房戶東婦取笲棗栗入門）若昏之初夕設三鼎于寢門外婦至姑寢門之外與舅姑之饋婦皆當在于燕寢（舅姑出房戶東婦取笲棗栗入門）若昏之初夕設三鼎于寢門外婦至主人揖入寢門則堵之私室也雜記云見諸父各就其寢皆宮中之私室也夫古之爲居者堂必有東西階堂中必有室有房有戶牖室內必有與與中霤廟寢與私室側室其高卑廣狹當以貴賤爲等差而制所宜有而不可相無者則上下同之鄭康成云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廟寢庫序皆然凡經言三揖者以有當碑之一揖也然則廟與正寢之外其不能皆有碑也不從可知乎房之有東西也先儒謂天

子諸侯爲然大夫士則東房西室其說有可疑者考諸儀禮之鄉飲酒之言薦脯出自左房也公食禮之言侯酒漿飲俟于東房與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也聘禮之言賓負右房而立也則不得不以爲諸侯矣（案公食在庫序大夫聘賓在館于公之廟鄉飲酒在庫序）他若特牲之豆籩俎在東房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少牢主婦薦自東房宰夫自東房薦脯隨其屬詞皆若相類則誠有如陳用之所云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而殺然決大夫士無西房者非漢儒之所疏耶然陳氏亦知其一端而已吾謂言西房者當求西房之用而經傳固無其文也特牲禮云尊兩壺于房中西牖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而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是祭祀之末內賓宗婦獻

酬交錯其用莫要于東房突東房一曰北堂經有明文（婦晉洗禮）（在北堂書鈔中室以東隅北註云房）而孔疏以爲北向無壁其下有階（大射自北階此指）吾詳釋其義而知西房亦北堂也而其下亦有階北通于室之得名以與正室相輔（禮書室以此之）而前爲東西堂其說當言之秘也不此之察而言大夫士無右房者是遵何義哉夾紀以及族食（族食之日婦人無房中）亦如之此所謂西房之用古人未賓宗婦之所憩息者必有取于此突其在正寢而有冠昏喪于黝寢東達于東房南則有壁而無戶蓋祭祀之日以爲內以順命明之時成王殯在西階上而康王居憂于東夾室兵衛之設兩階爲重若夾室之前堂與路寢之堂相通而直東西序之端故以執劉執鉞者立于東西堂而執戟執瞿者立于東西廂觀觀禮凡侯于東廂（註云東廂前相揚待事之處）聘禮記醴賓于東廂（東夾之處夫人奔喪入自閨門升于側階此）而通乎路寢之後者故亦以一人守之再於垂垂即東西堂之褚處內與枯平者也（枯與序端相近在堂之角）而皆統于兩階舍此則無適也側階蓋在東堂之南閤門之外（紀疆）

公食禮公揖退于廟三禮皆行于廟顧命爲路寢之事則言東西堂而不及廟是爾雅所云廟寢之分乃天子諸侯之異於大夫以下者也天子諸侯且以此爲廟寢之隆殺則其寢則有夾而無寢廟天子諸侯之廟則有夾有廂天子諸侯之制爲大夫士之所必無倘待言乎乃鄭氏之訓特牲以西堂東堂爲西夾東夾無論其說爲禮之所必無也知思堂庭之有廣狹乎公食禮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以東夾之東猶有廂也東序之東有廂則廂之東有夾室夾室之東有廂則廂之東有夾室其遠于阼爲何如者（蓋廂之外方爲東夾之南面在東曰如之在夾曰南則以退于阼階而不取節于廂而取節于夾亦夾且公揖大夫之立皆取節于東也觀經無降階之文亦何疑乎）冠禮主人玄元端冕立于阼階下直東序喪禮眾主人避君東壁南面東序則直阼階東壁則在阼之東而庭燎炬此大夫士之居也使大夫士有東夾則避君以辟敬者不可以止于公食大夫之所立乎鄭氏固以南齊結以爲東西堂（見士喪禮）然則結之北近於序東西者謂之東堂西堂其亦可矣而援天子諸侯之制以晦古經抑獨何與夫廟與寢古人行禮之重地也尊卑上下之分嚴亦至矣先儒之訓釋率此類非禰雅誤之耶

江南通志總圖說

江南之地廣輪數千里左臨大海旁界五省有禹貢九州之三得唐人十道之二其名山則有蔣茅八公天柱黃山塗梁采石其大川則有黃河淮泗運河三江汝潁唯滁肥其藪則有震澤巢湖洮湖其重險則有東關二峴清流關名都雄鎮往往而在其形勢以江淮爲統紀淮之北由潁亳徐邳盡于海豬所以障淮也淮之南由廬壽滁和訖于揚通所以蔽江也江之南首重金陵而安池太平峙其上游鎮常蘇松崇其輔翼西南則嶺嶂相重俯臨山爲几案東北則眾水滙流以滄海爲池沼清河一綫自南訖北蜿蜒其中輸將貢賦無慮日大平磐石之安莫隆于此矣至其田賦當天下十之三漕

衆當天下十之五又益以淮浙之鹽奚關津之征榷財賦之重稱天下要區焉淮鳳以北地高宜穀粟而少塘堰所憂在旱淮鳳以東地下宜秔稻而多川澤所憂在澇若其風氣則淮水以西席用武之餘烈故多亢爽剛勁大江以東承浮靡之遺習故多優柔文弱雖水土之性固殊至于沐浴膏澤被服禮義則富教之效也

葬術說上

今之葬法非古也或曰請問今古之所以異曰道亡而後術興古之所重者道也今之所重者術也夫古者殯附身葬附棺必以誠信而勿之有悔之于邱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費賤之等（三語見令）又一安于其分而無所踰溢則葬之以禮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其葬有定期如此又安能久而終于掩埋之無所則葬術將爲天下厲吾故曰非聖人之所以立教也或曰安知古不有其法惟天子諸侯以之自用而不及于齊民亦非太公之道也周官之而今不可考矣吾子以爲非古未爲篤論也曰古有其法天子諸侯以之自用而不及于齊民亦非太公之道也周官家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又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而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蓋亦以昭穆爲次也其在春秋之世魯隱公之墓皆在閟晉卿大夫之墓皆在九京然則古之葬者雖有貴賤之別而其以族以昭穆則自天子以下無不同安在其不可考乎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其葬有定期如此又安能

遠者數十載近者亦數年而求所謂吉地乎山先王之道則天下無不以禮葬其親者雖有吉凶禍福之說無所用之其時無以其親徼福之人而亦無願日淪久不葬其親之患彼後世之術吾恐聖人復起斷有所不取也

葬術說下

青烏錦囊之說亦有所由來乎曰有古者審曲面勢以建都邑若公劉之居豳周公之營洛載於詩書漢志有宮宅地形二十卷而不及葬地今之葬法蓋濫觴于形家而晚出者也如此則雖地之小者亦難求于一鄉一邑之中葬者之多其勢固有所不給矣而謂可通于天下乎且由其說必挾重貲擁厚勢者乃能得其所欲而貧賤之家不與焉不均不平如此于是孝子仁人或啟爭奪之端或抱無窮之恨或厭日淹之形似以定吉凶爲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之說以依于理數

則所謂緋頭者用意勤矣得其奧而用之往往巧發奇中不可斥其必無是理而非士君子之所取也然必精其術如管輅郭璞吳景鸞廖金精輩而後效管輅郭璞吳景鸞廖金精不世出而盲師賤士徧于天下則嘗鼓其說以貽仁人孝子之憂者亦何所不至哉今天下言理言事與人品文章之類可以一語斷其是非析其同異或至於再三則亦鮮有不決者矣惟形家十人而十其說或一人而有前後之殊焉則其術之荒渺無稽而可信者百無一二亦豈待明者而後悟耶吉凶禍福之在天下惟以人事爲感應此古今不易之正理也今曰用吾之地則諸福可致夫地從天者也人奉天者也天之勿問而能以地與人而能令地如己之意以爲福于人亦可謂明於尊天者矣然陳完之于齊季友之于魯皆謂歷歷見于初生之占卜不聞其所受何地而後裔始昌也或曰吾見今之成與興者必有吉地焉敗與衰者必有凶地焉吾子謂其無稽其不可乎曰物未有非天而能爲禍福爲吉凶者地之有吉有凶則一聽命于天而與人之禍福俱至者也非至而後爲禍福也記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上天之命豈葬師所能所重哉且以富貴貧賤言之三代以上諸侯以世爵久者至數千載大夫之世祿常數百載若韓趙魏田之子孫既世後代未之有焉古者不言葬術而富貴不及于古其故何也古者神聖之澤未衰天之所以是謂侵天而誣地此不可訓之甚者也則又有激變其說曰天之降福于是人也必先與之以地未受地者福亦不至此也今曰用吾之地則諸福可致夫地從天者也人奉天者也典大矣漢唐至今歷年之久議禮者亦宜詳矣而何瀆祀之古者學中祀先聖先師而又有所謂先老樂祖者亦豫釋之末此後世以七十子及儒者從祀孔子所由始也夫從祀之可盡謂其無理矣古人殆有所未知乎曰以爲今之異宜則弟君子求福不回其斯之謂與或曰吾子言今之葬法亦不故審于邪正之歸積德以承天休而無翼幸于未然詩曰豈酬其功德者固非今人之所敢望也是故君子觀于天人之世後代未之有焉古者不言葬術而富貴若彼後人言葬術而富貴不及于古其故何也古者神聖之澤未衰天之所以可以一語斷其是非析其同異或至於再三則亦鮮有不決者矣惟形家十人而十其說或一人而有前後之殊焉則其術之荒渺無稽而可信者百無一二亦豈待明者而後悟耶吉凶禍福之在天下惟以人事爲感應此古今不易之正理也今曰用吾之地則諸福可致夫地從天者也人奉天者也典大矣漢唐至今歷年之久議禮者亦宜詳矣而何瀆祀之聖廟從祀議古者學中祀先聖先師而又有所謂先老樂祖者亦豫釋之可矣葬親之大而有遺知其得爲古人乎哉可盡謂其無理矣古人殆有所未知乎曰以爲今之異宜則弟君子求福不回其斯之謂與或曰吾子言今之葬法亦不酬其功德者固非今人之所敢望也是故君子觀于天人之故審于邪正之歸積德以承天休而無翼幸于未然詩曰豈而富貴不及于古其故何也古者神聖之澤未衰天之所以子例不稱字而論語曰君子哉遬伯玉則文貌圉之載二人多自堂至廡皆不能無遺議焉孔子弟子見于論語者二十九人餘頗載于家語史記而孟懿子南宮敬叔秦丕茲之屬不足據矣唐宋而下皆襲其誤至孟氏之門雖有高弟但宜祀于孟子之廟而議者亦及之何哉唐貞觀中以左丘明以云林放魯人司馬遷云遬瑗孔子之所嚴事也又於孔子弟下二十二人配享廟堂時謂代用其書垂于國胄殆亦由先語者所宜考其異同缺其疑誤而未可偏信之書也漢儒皆老樂祖之意云爾後代遞相慕效而失其意遂使千載之聖廟爲一閧之市於是荀況揚雄韓愈進于宋之元豐歐陽修

進于明之嘉靖後復及諸葛孔明司馬君實范希文諸君子考前代辟雍釋奠止配顏淵羣弟子之從祀則始於唐開元八年是時議禮雖未詳密亦可知古人于嚴凝之地其不敢苟如此也至貞觀二十一年之祀其尊師敬學雖有足尚而實開宋神宗以後濫祀之端且彼所取于馬鄭王杜諸儒不過以其章句訓故之功不可沒也試思孔子沒而微言絕大義乖重以戰國暴秦之禍存六經于既亡者爲馬鄭諸儒之力乎抑別有自耶宋理宗淳祐元年進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五子者向往先聖之道不以章句訓故而止祀典舉之宜也其後景定二年復進張栻呂祖謙祀漢晉諸儒而旁及于立德立言之士祀有宋五子而廣被于其徒俎豆之爭榮日甚兩廡之爲地無幾異日者將祧今日之所祀以祀後人乎抑恢廓聖廟之制以至于無窮乎恐以爲其事有所不必而其勢亦有所不可也明人起而更張乃罷戴聖劉向鄭眾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賈逵十三人而張栻呂祖謙胡安國蔡沈眞德秀三人正統祀楊時弘治九年從祀之祀則皆仍其故夫宋人之支流餘裔未必賢于馬鄭王杜諸儒一進一退既無以相服則貞觀之祀與景定以後之祀同無功于典禮而聖道益以不明何也章句訓故不足以爲學而空談性命亦不足以爲道也然則貞觀重在章句故所祀爲馬鄭王杜景定以後重在空談故所祀爲宋人之支流餘裔以一時之人心風俗薦諸典禮而宮牆之中遂如奕者之舉棋而不勝其偶方今聖明在上尊從先聖之典蔑以加矣廟堂兩廡之祀宜及時釐正以增輝盛德爲萬世模此議緩之臣不得諉諸讜隨者也祀曰夫禮爲可傳爲可繼孔子曰君子之於言無所苟而已矣祀典以四科十人爲十哲程伊川所謂世俗之論也始于唐開元宋代顏淵進而配享後升子張以補其闕不亦誤乎案論語所載自顏曾以外有若閔損冉耕冉雍仲由冉求端木賜公西華言偃卜商宓不齊漆雕開公冶長南宮适樊遲原憲高柴顓孫師宰予顏無繇曾點澹臺滅明司馬耕巫馬施琴牢申棖陳亢凡二十七人弟子言行以論語爲斷則所宜首列從祀者也其次則家語史記有年名者十二人公皙哀商瞿公良孺秦商卽秦非狂顏高梁鱣冉孺顏辛伯虔公孫龍冉齊鄔叔仲會又其次則史記家語皆有者三十三人冉季公祖句茲秦祖漆雕哆漆雕徒父壤駟赤商澤石作蜀任不齊后處公夏首奚容蔵公堅定顏祖句非聲罕父黑顏之僕樂旅縣成左人郢燕伋秦非施之常顏噲步叔乘原亢樂欬廉潔狄黑邽巽孔忠公西輿如公西蔵史記有者二人秦冉顏何家語史記疑者一人縣亶鄡單見于家語而宜增祀者一人孔璇其史記家語所載各異而宜改從家語者一人鄡國宜爲薛邦至孟鍼子與南宮敬叔二人則所宜從左氏傳而增祀者也顏曾思孟之配享定于宋度宗或曰道之統然也夫道本無形而禮則眾著且禮與

道豈有二乎今親以聖人之孫與百年以後之私淑者而位于及門之上揆諸思孟之動必以禮豈遂泰然而安之耶竊恐未必然也且七十子比肩以事孔子今以顏曾十哲坐于殿堂而餘子則與漢後諸儒幷立兩廡將顏曾十哲亦遂泰然而安之耶竊又恐未必然也頴路曾點之祀于啟聖祠也明人有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矣獨不曰讓其子而避其師乎學中祀于孔子與七十子道與禮所在也別家庭之嫌而失師弟之序可以謂之禮與道乎且父子長幼人之大倫也顏路曾點以讓其子爲禮則思孟之升于十哲十哲之上於徐子不愈彰其逆祀耶是僖公之躋不必書于春秋正名之論不必發于衛輒矣愚以爲宜去四配之誤號除十哲之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稱改二賢之避讓統以七十子分列東西並坐堂上而子思孟子處于其末則度宗之失與明人之誣皆可得而正矣夫從祀而僅以傳註有功此貞觀之陋也昔者秦漢之際六經不絕如綫使非有賢代大儒保殘守缺以俟將來則二鄭賈馬何由施其箋疏關閩濂洛安所致其論法也哉案漢書儒林傳漢興傳經者易有田何書有伏生古文尚書則孔安國至宋人而乃有道學之稱蓋天下之爭端自此起矣若舉其支流餘裔祀之不已則今由今以往其宜祀者未知亡而幸存雖所爲訓故等書不必皆在而其功大于二鄭賈馬諸儒遠矣記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考伏勝高堂生毛萇孔安國四人祀于貞觀元人復進董仲舒若論計功之祀則非斷自田何始而下逮瑕丘江公不可又河間獻王德傳周官詩禮左氏春秋之屬作樂記一篇即今樂記功在聖經甚大不可以帶冑而遺其祀也貢生明子先王之道爲漢初儒者冠冕皆先漢所當祀者其自後漢而下有功傳註之人則退而俎豆於其鄉如明嘉靖之制可矣此先河後海之義也六經初出于漢代朝廷欲廣其傳置博士召生徒以利祿誘天下而學者惟知慕稽古之榮崇章句之業事久厭生一變而浮沈于莊老再變而汨溺于詞章記誦宋五子出獨能超然進取求明善誠身之要爲舉世之所不爲豈非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乎宋史別之於儒林淳祐登之于祀典蓋皆有見于此而其支流餘裔則愚謂其可以勿祀者何也昔孔子與于衰周之季道冠百王而其所以爲學爲教莫非闇然自修之事不聞立一名號以自表其殊特閱千四百年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深衷厚貌之輩輯語錄擁皋比互相稱譽即皆有兩廡之望又豈所以尊宋室之大儒而使立于不敗之地者哉故道學之祀斷自五子而止可也要而論之漢初之儒者其功莫大于存經故當抑傳註之功以申田何伏生賈誼河間之祀其受自商瞿毛公之詩出子子夏此十餘人者蓋皆得七十子之緒餘而能獨立不懼以保守于嬴秦滅學之後使六經不

在今日儒者之事莫大于守先聖之遺矩而用力于躬行故當削除五子之徒以杜空談標榜之習堂上之祀正之若彼廡之祀正之如此則祀典定矣古者國必有學學各祭其先聖先師而不能相通自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曾七十子以及思孟實傳其道立學者尊之以爲先聖先師通于天下萬世罔有異議非猶夫歲庠督宗僅爲一時之制而已從祀大典也將以萬世之公論定爲萬世之制而或違于禮或戾于道豈所謂可傳可繼者哉又考開元禮國學祀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惟配顏子故明宋濂謂先聖通祀于天下而七十二子止于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蓋謂國學禮記之制宜隆于鄉學七十二子之澤宜殺于至聖也此亦論定之時乎

修一統志議

著書者以義爲體而例從之昔禹貢之書義在平天下故先記治水次賦次貢禹貢以爲例職方氏義在周知四方故先記山川次地理次男女職方氏以爲例其後班孟堅采二書之緒餘以志地理爲文家所取法審此則義可知矣王者光有天下謂之一統則其爲書非徒以志郡縣之沿革廣狹也非徒以志名勝之有資于流連觀覽也非徒以志古蹟名宦人物之時代先後必將舉天下之大經大法以推明光天下之義而後得爲一統志之書而後獨見其爲一代之制作故正其義者所以正其名也義正名正則例可得而舉矣私謂其中有當明體國之義者有當明盡野分州之義者有當明以地承天之義者有當明經世之義者有當正文字詳略之義者何謂明體國之義其類四一曰土宜地有高下燥濕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八伏勝高堂生毛萇孔安國戴聖劉向皆功在一經而獻王所傳則尚書周官詩禮及左氏春秋之屬彫彫焉又嘗作樂記今列戴聖之書毛公其博士也諸子功小以儒生得祀獻王功大以富貴見遺此非議禮者之過歟夫論久而後定者其事體大也所當拾遺補闕者前世之疏也昔三代之學所謂先聖先師大抵皆天子諸侯也今雖不同於古若獻王者而不獲祀於學則非所以崇德報功而光儒林矣方今聖學昌明孔廟祀典屢加釐正竊謂宜祀獻王以補往古之闕畧

性而各與其利以養人聖王重之故禹貢則三壤周官職方別有十二州之樹宜則今之宜于五方之乘宜五穀者或偏宜黍稷偏宜秔稻者各著其要與其播種收斂之候樹藝之法其五方宜蠶綿者產藥物者與夫山澤所出可供材用者戰鬻其珍怪難致之物未嘗充貢者則皆棄之以明王者不貴異物之義夫五方所產其曰土宜以切于民也曰貢篚以供於上也而若鳥獸草木花果則別爲方物而已一曰財賦立國必有經費其用之也有地其取之也有道事之至重者也凡田土戶役茶鹽馬政之屬今志宜酌其時宜以志之夫正供有定式則輸者不宜緩也而國家取民有制之義亦見焉一曰祀典由古以來山川之神帝王聖賢之陵墓與夫賢人君子之廟食者昭然著矣祀典既而淫祠作淫祠作而人心日即于邪今志宜於朝廷之遣官往祭者守令之祭于其土者皆譜而載之其非聖無稱者削之何謂明瞀野分州之義其類曰正域方輿之書昉於禹貢禹于九州非不知方計而里算也而濟河惟兗海岱惟青九州之疆域辨以山川古之人瞀野分州其義精矣夫濟河不改則兗雖有沿革而可因濟河以求兗海岱長存則青雖有沿革而可以此觀之風不變者也俗常變者也故西北厚重而自三代後之志方輿者不然故州郡一經變置而遂廢馬端臨言之詳矣今志宜於省會府縣之疆域各標所距之山川而後稽其道里遠近之數則庶非紙上之空言乎何謂明以地承天之義其類曰定極古人固列國以定分星今之輻幅不同于古之列國矣（分野之說有二十餘家主流略舉四五省而江西浙江福建廣東亦皆核其實而志之以著王者養民之善政焉）一曰貢篚自下獻上之貢祭祀賓客服飾器用之需有國者不能無待于下萬物產於地以供人用故方獻其物以爲朝廷之用其義以明上下之交今志宜于五方充貢之物皆謹（宿遷桃源二縣自湖廣貢鯉于荊四川貢柑橘于北京無明文如此）況災祥之在天道幽而且遠不可以爲教者也考五方去北極各有遠近中國自北極出地四十二度至北極出地十八度南北相距萬有餘里以里差準極度斯爲以地承天察之機衡有不爽者覺唐一行兩戒之論尚未精審不足據依今本朝定歷推測而詳極度明矣況氣候有寒煖四時晝夜有短長咸準於極度而執書者得以考焉其帝王敬天授時之先務乎何謂明經世之義其類二一曰形勢山川邱陵謂之地險終古不變古王者設險亦終古不異春秋以來天下或合或分代有經畧地之形勢悉矣其戰攻之宜防禦之術亦畧具矣天下無事則險阻爲康莊有事則門戶生荊刺故思患預防大易垂訓雖曰在德設險亦要焉今志於形勢徒勸陳言而圖說總論一無發明何不取史傳諸書而觀省之也一曰風俗漢書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以此觀之風不變者也俗常變者也故西北厚重而自三代

以下不免於椎魯東南明秀而自晉宋以來日趨于浮薄此不繫於風而繫於俗王者審定風俗而後移易之以禮樂故曰混同天下壹之乎中和然後王道成也然則風俗豈易言哉前書勷說備類取美聽聞不顧今昔之殊無補經世之畧而今志因之非也宜令士大夫準酌近今以列一方之風俗風俗定而吏治出于其中矣何謂正文字詳畧之義立言之體詳所當詳則不爲煩畧所當畧則不爲簡夫地之有山川也形勢具焉材用出焉陂渠防汛生民之利害關焉此所當詳也荒誕瑰麗之談不必詳也城池學校關梁其所在與所由建不可畧而文之煩者宜殺也廢州縣已見年表者則但志其所在樓臺亭閣之屬又可畧也其名宦人物非僅見于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其有還徙即書其下一統志者府縣可比故無流寓其不可畧者則鄉人物各有傳而流寓可畧也方志者宜注云詳見某朝書本傳之類庶幾省繁文之一助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有由然也豈惟孔甲發憤于陳王哉當此之時詩與禮不廢則尚書之業亦必不廢伏氏既亡其書齊魯之間豈遂無出其書以相質證者而坐視其以斷爛之餘爲教是何心哉余竊揣之蓋自孔孟既沒戰國大亂夏商之書以歷年久遠周書以簡册繁重其時蓋已缺而不全儒者惴懼乃取其最關治道者典謨貢範與周人誓誥之文凡二十八篇以備四代之典籍而藏于家此于事理有可得而推者非伏氏亡其餘書而所存獨此也否則海內之大能默然而已乎又考漢之尚書有中古文有河間獻王之古文惟孔安國之古文增多十六篇耳他皆與伏書同數而不聞其殊異有則儒者必言之矣然則二十八篇之數謂肇自伏氏以前此非其明徵乎余故疑史言之不足信也馬班既附會于前而劉歆挾持郎之言能見其大然猶有未盡者故從而議之如是云

伏生尚書原委考

私見欲尊十六篇而抑伏書今觀伏書惟梓材一篇前後若不相屬而康誥之首章當入他書餘大體俱完善少所疑議朽折散絕獨在彼數十篇何耶至所謂十六篇者吾殊怪史之多異詞也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不言魯共王壞孔子宅與安國何時獻之于漢朝也余考安國早卒遠不逮巫蠱事而劉歆乃以獻書推至天漢以後魯共王薨于元朔元年（見武帝紀帝之十三年也）而藝文志乃以壞宅爲武帝之末至明顯者莫如年歲而其言之譌張如是他何問焉且自秦亡漢興古籍之出於山巖屋壁者何限使子襄（孔臧字子襄秦時人見漢書注）信有藏書不發之于前而待七十餘年之後魯共王治宮室而方出之壞壁則孔氏爲無人矣是說也與聞鐘磬琴瑟者皆近於誕其事取諸史記者當矣十六篇今不知爲何書其終于不傳雖有幸與不幸要于伏書無所加損而徒滋眾論之轇轕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言學者不可狥物而自喪其明睿之用也

賈生傳尚書考

漢書賈誼傳云誼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于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至置門下文帝初立以吳公言召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其後爲梁懷王傅懷王墜馬死在文帝十二年十一年誼後歲餘亦死年三十三誼之死應在文帝十二年逆推其生應在高祖七年加惠帝七年高后八年至爲博士之時應二十二又加文帝十二年內除一年二年十二與文帝元年同一年不相屬而康誥之首章當入他書餘大體俱完善少所疑議朽折散絕獨在彼數十篇何耶至所謂十六篇者吾殊怪史之多異詞也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不言魯共王壞孔子宅與安國何時獻之于漢朝也余考安國早卒遠不逮巫蠱事而劉歆乃以獻書推至天漢以後魯共王薨于元朔元年（見武帝紀）信有藏書不發之于前而待七十餘年之後魯共王治宮室而方出之壞壁則孔氏爲無人矣是說也與聞鐘磬琴瑟者皆近於誕其事取諸史記者當矣十六篇今不知爲何書其終于不傳則誼之有所得可知也誼天年早終嘉之生還在身後然則漢初修尚書之業者誼與伏生同時誼在不得云天下亡有當時不以尚書問誼誼復不自言又誼曾爲春秋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而尚書獨以諫濟南老儒其故皆不可得而知至孫嘉頗能言尚書見儒林傳則誼之有所得可知也誼天年早終嘉之生還在身後然既能傳其業則未有不能言其源流之所自者而史皆軼之不亦大可異乎案嘉以尚書知名不與山東諸儒同出而終不閟言其先世之傳與伏生有異同然則二十八篇之外漢世本無他書觀此而愈信矣

玉制作者考

王制之作在漢文帝之世見史記封禪書後人以爲即今戴記所錄者然劉向七錄以爲有本制兵制服制諸篇則其書不作矣夫王道陵夷自孔子不能言夏殷孟子欲聞周人頒爵之制而不詳而今王制之書掇拾煨燼之餘獨有以見先王致太平之精意而不雜以荒唐苟且如月令周官者非嘵世之大儒而能之乎若封禪書所謂王制則其作之者必公

孫臣（博士亦文帝）新垣平之流方士左道惑世之所爲也其非是篇審矣然則何以言作者於文帝之搏士也夫文帝卽位賈生嘗爲博士矣傳曰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興禮樂草具其儀法奏之蓋生通達國體學博而能識其大而孝文之初亦嘗有意於三代之治故生作是篇以見大畧迨其後絳灌東陽之論興帝不能奪生以謫去此篇遂隱而弗章而公孫臣之書出二書之始末雖司馬遷未之詳也且公孫臣之書作于文帝十五年而生卒於十二年（梁懷王勝于賈生後一年卒也）時文帝嚮道之心已衰而漢朝之儒者已盡安有如遷言刺六經而作書者邪則今之王制必作于賈生無疑也且此篇言封建尤悉蓋非復封建不可以復古而漢初之封建又以非古法而失之生蓋有懷未發而著之于書於此又見生之作此必其爲博士之時無疑也夫戴記之得列于經以有王制等篇而王制之所出學者不能深考而惑于史記之說以是少之然則先王之大經大法舍是書將何以徵焉其亦弗思耳矣

洪範五行傳考

洪範五行傳漢代未有以爲伏生之書者也五行志云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美而傳之藏於中秘及其所自來與夏侯始昌以洪範教兪（始昌以傳族子勝下及許商皆以洪範教所賈弟子又云其傳與劉向同）劉氏見傳之後晚蓋皆未之詳也詳則能言之矣嗟乎良史如是而茫茫千載之後又何論哉

二家夫人間之洪範何至不爲向之所見中秘之洪範何以獨異於人間向必至是而後有撰述何哉史謂箕子所陳非指迹行事著其占驗作洪範五行傳五行傳論（五行志有劉向論禹貢文商志）五行傳論云成帝初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古今所言符瑞災異推甚明矣乃學者竟不之考且謂傳爲向之所著豈不謬乎漢史云劉氏洪範傳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雖于劉氏無益而傳說災異然則漢初之儒固以陰陽災異爲學者而仲舒以

五星法象編序

上元程廷祚

五星法象編者吾友劉子學稼之所撰也厤法自漢以來代有改正其最密者稱授時厤泰西晚出而又加密焉授時之於五星止有經度立成而無推步緯度之術泰西踵回回厤測及緯度突然猶有可議者夫五星之距太陽或遠或近然必皆有本道而後經緯有根其斜交於黃道也又必皆有一定之宮及度而後立法有據今考泰西所爲表數則惟合于上三星而金水之緯行雖有法原根率未實不過以太陽之平行爲平行而斜交之宮度張翕游移爲勢不一法雖無害

以見論者謂有史才其信然乎昔人云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唐以前所謂儒者大抵在章句訓詁間至漢洛諸先生始以道學著而象山晚出復有異同由是分爲兩派後之學者不歸于朱則歸于陸夫道果出於堯舜以來之所世守則一而已矣今曰即物以窮其理又曰六經皆我注脚起聖人而折衷之其是非離合何如也紛紛之議固有所不能已矣有明之學者不出二端其詳已見是編崇禎之季有吾家雲莊先生遂易簀嗚呼若有待已夫自洛起於博野習齋動必以禮敦善行而不怠率門弟子講求禮樂兵農之實學孟子有言彼所謂豪傑之士也雲莊先生明容挺出以大易立教獨闢性命之微而謂之極數學者鮮能得其途徑以入天之生上智不數矣故所著之書具存而至

星緯度論者以爲由疏而漸密是固然矣余又常考之自軒轅氏迎日推策帝嚳始序星辰帝堯始舉中星定四時既異位復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其時當厤法大明之後而始治

今無問津者朱陸而後又有兩派因附識于此以俟夫尚論者

江南通志沿革總表序

江淮之間上古號爲荒服文字簡略無得而稱焉然塗山乃今鳳陽府地大禹玉帛朝會之所也譙亳西接湯都邳海北連鄒魯商周之際以泰伯仲雍以天下讓託迹荆蠻而子游北學遂爲聖門高弟宜乎衣冠禮樂之盛與中土比隆不惟江山佳麗甲于寰區也昔皇帝畫野分州而九州冀兗諸名帝王世紀以爲頫頊所建書傳以來可考者自禹貢始按今江南一省有禹貢三州之域大抵長淮以南東薄於海爲揚其北爲徐淮以西得豫州之東境揚之爲言晉書有云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揚也徐者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邱以立名禹貢徐州之淮泗羽山揚州之三江震澤今皆在封域之內周官職方氏首列揚州入徐于青春秋時東南不下數十國而吳爲大壽夢以後遂與中國盟會西與楚界互爭巢及鍾離即今廬鳳間也魯哀公十三年吳城邗溝通江淮其遺跡爲今淮揚之運漕春秋之末地入于越戰國楚威王時敗越盡取吳故地至浙江淮南子所謂楚地北繞穎泗東裹鄭淮是也其後考烈王以困於秦東徙壽春命之曰郢秦并諸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江南得郡郡泗水及會稽九江亦兼有穎川潁陽之域漢興以秦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荆吳江都皆連跨數郡高帝改

置臨淮改新都爲新安迨至永嘉之後綸行建鄴境宇殊狹江以南得揚州徐州則有過半豫州惟得譙城而已又因遺民南渡倚置牧司並非舊土所謂名號數易境土屢分千罔百改巧厤不能算者也晉末宋初多從土斷于是京口有南徐之名廣陵得南兗之號豫州立于江西青冀治于東海下及梁陳地狹而州郡益多其興廢離合莫能詳焉東晉以下皆都建康京輦神皋望實隆重桑梓帝宅多出京口廣陵控接三齊故徐兗二州刺史常鎮于此他若合肥壽陽淮陰彭城涇口朐山鍾離並爲重鎮今鳳廬淮泗邳海徐州之境是也北朝則自劉石苻秦而後若齊若周相繼並起而爭以史考之淮北之地宋末多入後魏江北之地梁末悉陷北齊陳

宣帝暫復淮南旋沒于後周絲梦瓜剖朝設暮更迄于隋而後定隋初廢郡以州治民煬帝改州爲郡今江南得丹陽吳郡毘陵江都同安新安宣城廬江鍾離淮南東海下邳彭城譙郡歷陽汝陰兼有梁郡之地唐武德初改郡爲州太宗貞觀元年始于山河形便分爲十道八曰江南道昇潤常蘇宣歙池諸州在焉名山爲茅山蔣山大川有太湖之澤七曰淮南道楊楚滁和壽廬舒諸州在焉名山有八公潛大別霍山大川有滁肥之水又有巢湖二曰河南道徐泗濠宿海亳潁宋諸州在焉有汝潁之川沂泗之水開元二十一年又分江南道爲東西其名稱則高祖時俱爲州明皇時俱爲郡肅宗時復俱爲州而每道置採訪使如漢刺史之職末年權京師以府十三州四直隸焉永樂中北遷爲南京所隸如故應天府改元之集慶路也而更割揚州路之六合縣屬焉改行省汝甯歸德府地及濟甯路之地明代建都于應天府爲安慶及揚州淮安諸路及高郵府隸河南江北行省亦兼有徳諸路及江陰州及分置松江一府隸江浙行省廬州安豐其在今江南者集慶平江常州鎮江甯國徽州太平池州廣都行都其長淮南北復爲戰爭之地得失靡常元平金滅宋置行中書省以統各路及府宋代州軍多入屬於諸路之中潛邸升州爲府以府名州郡自宋始高宗南渡以建康爲南都升州爲府以府名州郡自宋始高宗南渡以建康爲南民弊而號令屢更其于疆理之道未爲得也宋人每以天子

歸藩鎮五季迭興榷行密據江都爲吳昇有江甯爲南唐而吳越亦得蘇州南唐之地自江以北者尋爲後周所有宋太祖平江南太宗朝吳越分天下爲十五路仁宗天聖八年分江南爲東西皇祐三年又分淮南爲東西其州郡頗沿唐舊秦州則仍南唐置通州仍後周置改南唐雄遠軍爲太平州太祖增置眞州及高郵軍太宗增置安東州及廣德無爲淮陽諸軍按自二漢以秦郡太大稍加開置然今江南之地得其時之六七郡而猶儉普室承吳人紛更于是丹陽分爲四吳郡下邳各分爲一東晉分析更多隆及南北之際君子無濫焉隋代監前併省唐人因之惟宋當一統之世以二漢六七郡地建州設軍倍于隋唐夫地不加闢而建置滋多官煩大盛于永嘉南渡之後其廢興沿革可得而詳聖朝因前代

制度與民休息聖祖仁皇帝翠華頻幸以省方之典行補助之政仁恩翔洽澤及草木今上皇帝至仁天覆惠養元元御極以來蠲租歲不下數十萬加以仁義德教涵濡于百年之深人心向化風俗醇美此亦江南之極盛也故遠溯唐虞近迨昭代條其州郡沿革以備一省興廢之大凡其各府州縣則悉據皇輿表表之列於後云初鳳陽府領州縣凡十有八其淮揚廬州諸府各有屬州地當險要而蘇州財賦故通省三分之一雍正二年督臣查弼納疏請改鳳陽府之潁亳泗廬州府之六安州爲直隸則郡守以地近而事簡控制有要三州蘇州府之太倉州淮安府之邳海二州揚州府之通州而僅催科亦易矣詔曰可弼納復請分蘇松常三府屬邑之攸施而俱不可以不論至於史家自漢以後咸志五行其原出于洪範庶徵而春秋之紀災紀異皆敬天之大者也蓋故邦首邑天文星紀統于吳越極度高卑領于郡治其用各有辰極照臨之遠近誠明時之要用古今所未有也上元爲南繁者凡十三州縣各分爲兩其後署督臣史貽直請以江甯府之溧陽改屬鎮江署督臣尹繼善請析淮安府之山陽揚州府之江都爲二縣又請升徐州爲府以直隸邳州屬之并分鳳陽府之壽州置一縣俱可行之詳見後表江南省領府十五直隸州十屬州五縣一百一十三

上元縣志序

易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蓋天者萬物之祖而道之大原也天人感召捷於影響故帝王之治莫先于欽若而百司庶尹亦成有嚴恭寅畏之義焉列國分星肇於周禮然其說不可得而詳古之聖人豈不知陰陽之事非淺近所能測而人苟以天變爲不足畏則放僻邪侈以類相次用備一家之言天官

自封建廢而郡縣而守令之官獨曰親民是天子所與分此土而共治之者也按周禮司徒爲教官之長而首曰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辨其山川名物與其邦國都鄙之數而王制所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則司空之職也蓋先王之法土地之政其綱紀領于司徒而司空掌其經營創建之事然後百姓有安居之樂而教化可興夫地治之重如此治此地者不一其代左氏傳于城災之爲書白羽之爲析必謹而書之志地理者紀沿革此其所昉也建置既有今昔之殊而地域之形勢山水之奇勝蓋有非書所能盡者是不可以無圖也至郊圻封守有保釐之寄金城湯池有防禦

之責而重門洞開爲治忽之所出豈以事在一邑而可略乎
廣谷大川天地所以節宣其氣諸侯山川在其境內者則祀
之班孟堅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
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
故謂之俗善治國者未有不因其風俗而裁成之者也金陵
自建安而後雄視東南規模式廓一方之所設施實佩佩乎
有大國之象焉非他縣邑所得而比絜也今運際聖明潤澤
豐美獨冠羣服疊邀鑾輅幸臨省方問俗雲罕九旂光耀江
山千古未有之異數矣亦何幸與
罷侯置守以來令蓋與守並重焉考漢室之制縣令之下既
有丞尉又十里一亭亭有長十里一鄉鄉有三老有嗇夫有
游徼三老主教化嗇夫收賦稅游徼巡盜賊謂之鄉官鄉官
以本土之人治本土之民事下之則雞犬桑麻之細有所必
察而小民不可得而欺上之則政治禁令之大靡不與聞而
長吏資其佐理此成周嗇正閭胥之遺法也降及魏晉以後
斯制猶存隋文帝師心蔑古悉廢鄉亭之職而所謂縣令者
乃以遠方羇旅孑然孤立千百姓之上夫今之邑即古之邑
古者設官如彼之多而僅以爲治今之邑令欲以一人勝任
而有餘此必無之理也且鄉官之廢令之可以寄耳目手足
者莫如晉吏加以後代縣邑之政日繁于古或地當省郡四
會五達徵令奔走罔或甯居日與市井無籍之徒鬬智而爭
巧茍有濟乎雖然亦求其本而已董子云今之太守縣令民
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非淸無以律己非敏無以成
務非明無以燭物非愛無以長民數端具而其操之不自我耶我朝設官分職內外並重而尤加意于親
民之官故縣令既選授于吏部而臨軒之際復量之其才地
之宜稱有時宜易置緊要之區既由督撫考察題補而又重
以銓曹之核議以俟聖裁則邑令身任民牧設誠致行安見
治道之不古若哉

因天之時分地之利而民生厚焉國賦出焉其所由來尙矣
取民之法隨時因革不必相沿而百王之所不變者則損上
益下藏富於民之道也禹貢則三壤以成賦周官辨五物九
等以制天下之地征要不過什一而止而他所謂貢賦以待
祭祀賓客喪荒者皆有常式而未聞有衰世一切苟取之術
也井田廢而兼幷起漢代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而王莽苟
悅皆有徒資豪强之論夫自田得賣買天下之田遂多歸于
富者而遺秉滯穗鄉里賴之是富者亦有時而澤及窮民也
使二子之說行而有國者槩以輕徭薄賦爲無益于天下其
可乎大司徒之恤貧安富周公豈欺我哉唐之兩稅所以救
租庸調之弊也後世以其便於民相沿至今然兩稅之外復
賦丁徭則雇調倍增雜辦之征悉派田畝則稅歛日重蓋自
宋元之後皆不免焉上元爲明代創基之地立國之始嘗加
恩令民逋免租官產減租之半天下初定雜征亦稱號稱樂
土其後大吏創議借勸借事日增而差日繁吏胥因緣爲奸

而寄花分之弊作一時無藝之徵皆責取于現年索之花戶於是有田之家莫不嗷嗷雖良有司如海公瑞汪公道亨者起而救之莫能詘絕沿及末流橫征暴歛日以益甚而國隨之矣我朝定鼎賦額一用萬厤初元之舊悉除加派列聖相承百有餘年以來休養生息視民如傷聖祖仁皇帝翠華頻幸勤求民瘼蠲租賜復史不勝書至于久道化成遂頒恩旨永除滋生口賦如天之仁豈三代以下所可及哉田賦

古先聖王建立學校其始未嘗有士民之分也周官司徒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性之善出于天因而導之曰安習之偏成於人矯而馴之曰擾大成君財成輔相以致一世之隆平者其本在是而謂天下之大有一人之不學可乎故鄉

黨州閭無地而非學也州長黨正無人而非師也師旧行役飲射讀法無時無事而非教也漢書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春將出民吏晉平旦坐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櫟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蓋先王設教其廣博周洽範圍天地之化有如是者降及二漢去古未遠鄉官之設猶能起教于閭里於時縣邑不設師儒之官其民之秀異者則長吏以告二千石二千石擇其可者與計偕于京師得詣大常補博士弟子亦古諸侯歲貢士於天子之比也隋唐以還縣令而下無職司教化雖嘗置學設官而不以教民百姓不聞德義之訓久矣蓋士之與民至後世始分而膠庠之設僅爲取士之具亦至後世

而始然也善乎馬端臨有言曰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爲謀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我朝治教之盛比隆三代聖天子臨雍講道溥海向風直省大小庠序以及會城書院雖不經畫疆善垂範無窮世宗憲皇帝睿慮周詳欲補學校所未及乃頒萬言廣訓於天下命有司朔望宣講以化民成俗誠所謂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者與學校

祀者國之大事所以教民著誠疆敬而定人神之位者也故天子郊祀天子諸侯祭境內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祖幽有鬼神明有禮樂而何末世淫祠黷祀之多也金陵

之有祠祀自將子文始夫子文之沒近于祭法所謂以死勤事者而吳人祀之則以其死而靈異是爲知禮乎下逮宋齊之間遂加相國之號隆帝王之稱以求隆陰助君子觀于子文之祀而知六代之志荒矣明之祀祠山五顯廟于雞籠亦其類也古之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若祈年祭蜡逆暑迎寒歙鼓詩擊土鼓又皆所以導天地之和而竟民之心志耳目也當此之時豈有非禮之祀出于鄉國都鄙間哉今也不然百姓奉無稽之土木以爲福田春秋報賽奔走如狂酒食聚會破產傾家以相奉至有濺其子女而不已者若乃先賢往哲或忠節著于天壤或功烈濟乎生民廟宇雖存徒爲風雨所漂搖鼯鼠所棲宿是國之所重民之所輕民之所趨國之所禁也豈非積習使然與佛老二家起于聖教之衰江

左自吳大帝始爲康僧會置寺名建初又爲道者葛元立觀
方山流風相煽代加崇飾至於窮竭帑藏益以賣兒貼婦之
錢君子病之往志祠祀之後每附戰寺觀欲以觀世變也方
今治教清明自日星河嶽帝王聖賢而外不在祀典民心其
自是而端所趨向也與詞祀
夫興亡成敗之運相禪于古今而過此以往莫非陳迹其感
慨可勝道哉金陵自春秋以來肇有城邑吳晉以來建邦立
號聲稱遂大創道滋多亦顧出于軌物之外下迨梁陳宮室
圖囿之盛遂至日新而月異當其縱情嗜欲極意荒淫自謂
爽鳩之樂永永無涯既而壽陽兵至焚燎幾盡隋師渡江悉
皆蕩墾今日之斷隴荒畦乃昔之長陽平樂也今日之蠻草

荒煙皆昔之繁華佳麗也豈其所意及哉至若東山有謝傅
之墅北山有次宗之館冶城卞公之抗節幕府王導之建牙
英賢遺迹往往而在後之賢人君子聞風興起誰無式閭表
墓之思焉明祖創基上繼周漢下邁唐宋而此邦實爲建極
之地煌煌乎典章文物非向之金陵所可同年而語矣其後
遷都北平終明之世宮闕不改臺省如故號爲陪京距今百
有餘載壞祉既屋故老無存而仿佛猶有可言者則皆古蹟
之類也古語云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宗廟之中未
施敬于民而民敬不其然乎不其然乎且夫六代宮城皆在
水北故往蹟惟上元爲最多茲故採摭以備好古者省覽焉

自唐虞下迨成周之盛其所以教天下者禮樂而已東遷以
後王道寖微而詩書漸有成書學者始得據以爲業秦秋傳
所謂說禮樂而敦詩書是也按孔子以前四者並舉始見于
此王制以爲樂正四術似未考其爲教之先後孔門修而象
用之荀卿生于周末乃曰隆禮義而殺詩書又曰不道禮憲
而以詩書爲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此非求異于孔子也蓋
當是時禮樂崩壞而詩書亦徒爲口耳之學矣卿其有所感
而言之耶今夫禮樂之爲物也不生于人而生于天孩提而
知歌詠少長而知舞蹈非有教之者也五官百骸生而用無
不具故曲折以赴禮則一身之用行焉鼓琴瑟執射御則兩
手之用行焉今也禮樂之教既亡人之與生而俱生者則力

遊其萌而不使之遂矣終日匡坐而誦讀無升降上下之節
無屈伸俛仰之容則一身廢矣琴瑟之不知射御之不習則
兩手廢矣是天與人以形體而莫不壞于有生之後性命之
理不順人道之紀不修誰寔爲之教之所致然也是故莫弊
于今之教法幸而六經大備于孔子之後而學者又不明其
所用徒以滋論說之糾紛箋疏之晦塞智能之士無所寄託
則日浸淫于詞章綺麗之末馳騖于功利攘奪之場猖狂恣
睢而不知反大本一失博害並生亦何所不至哉嗟乎使苟
氏而在吾不知其歎息痛恨何如也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
身致樂以治心致禮以治躬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
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此言禮

樂之急也禮樂有義有數與數並立而同重其數則所設也其義則所設也失其數而存其義以爲今日之無可如何則已耳而非所語于教學之大成也且今日猶有難者魏晉以來佛氏之教興病道甚于莊老其法以遺棄外物獨見本性爲高妙而玲瓏頓捷能爭效于立談之頃謂之眞修寔證于是失意于仕進之夫既多歸之于晚節末路而大儒之從事正學者雖曰惟日孜孜而聞佛氏之說亦未始不以下闕

文字原旨序

古者六書象形指事會意諧聲假借轉注是也三代以後典籍散亡其義僅見於周官獨斯之徒蓋莫不承而用之然自篆書變爲隸楷隸楷又變爲行草唐之元宗復以俗書盡改

金陵叢書 賡氏校印

經典古文時移世降爭趨簡捷而六書亡矣夫古人之文字先其體而後其義故有日月之體而後得曰象形有上下之體而後得曰象形指事即此而在其爲郡書而燕說豈待言乎故張參唐玄度之五經文字九經字樣雖能刊時俗之譌而以云復古則未也至於諧聲乃以所從者毋而配之於音以成字則祖學存焉古之祖學今難詳考說文多有某字諧某聲而與今人所讀不類者自當有故然其時未有翻切而徐鉉乃取孫愐唐韻以附益之是無功於前而貽誤於後其害甚矣執此以談不謂六書之亡不可也六書有經有緯楊升菴云字以象形指事會意諧聲爲經以假借轉注爲緯善哉其言之也蓋自書契之作以代結繩而文字孳生至眾非象形指事會意諧聲假借轉注之也六經以尚書爲最古而假借轉注爲之也六經以尚書爲最古而考其八九焉是六書同時貢爲之冠其中假借轉注之字十居其八九焉是六書同時而興不可以爲有先後也然後之言字學者於假借猶易明而多誤訓轉注假借之易明以說文之正解主之而可定也轉注之訓則自說文已誤至正謁而再誤使無楚程端禮轉聲之說則六書未亡而轉注之亡必矣噫可歎哉余性本樸昧於字學未涉門庭而治經之餘求其文字與說文相出入者思以假借轉注二者勒爲一書以爲經學字學之一助日月逾邁尚未屬草而絳巖童君文字原旨之書已垂成矣君少承嚴命留心古學弱冠而外於古今字書徧加搜討慨

金陵叢書 賡氏校印

然有志於撰述既領鄉薦司鐸潛邑作令晉邦課士理民之暇罔不以是爲務夫自俗書間出古學寖微許氏之書闕焉弗講宋元以來雖屢有編纂而鄰病于奇戴病于雜不無貽誚君之爲此書也由用力之勤而洞與古會是故衡從圓方以辨其體也而無參差穿鑿之弊依形分類以明其義也而不失之於影響疑似至於援引經傳以爲箋訓雖無一語不本於前人而所以陶冶而貫通之者亦可謂約而能該詳而有要矣由此上闚汝南旁紹鄱陽豈非六書之舟楫經學之凝丞也哉里居之日與余嘗往復其議論余娛無所啟發惟是假借轉注之間則重賴君書之集其成而余獲免於遺憾焉是以序而論之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天之命也易之道也吉凶悔吝其端不可窮待其至而圖之則無及也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教天下以憂患而已矣以憂患生其心則天德爲我用天德爲我用則能知天下之險阻而自致於死咎之地是故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其大指可一言而蔽也知者居而安焉樂而玩焉而天下無餘事矣愚者不能然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其大指可一言而蔽之文而易有之後之人不能以迂怪之說加之詩書而於易則無所不至蓋徒有見於體貌之不同而不知明道立教未嘗有二致也孔子作傳首明易爲曰像此而謂之象效此而謂之爻蓋虛易道之晦蝕於羣言而揭其本原以詔萬世者至矣而無補於一彖一爻之用夫箋疏之作以明經也若舍其平易就其艱深周納其似是附著其本无論說之繁興適以蔽經而已矣學者所當慎思明辨者孰大於是國朝御纂周易折中使千古說易之家粹然一由於正日月出而天地昭矣第學者先入之言猶顧見於羣書若不稍加釐訂別其從違則見異而遷非所以防其未然也乾隆壬戌望溪方先生南歸慨然欲以六條編纂五經集解嘉惠後學而首以易屬廷祚曰子之研精於易久矣夫廷祚豈知易者蓋先生言退而悚息者累月乃敢承命而爲之閱十年而書成命曰大易擇言夫仰觀俯察極數定象者上古作易之事非今學者所及也大傳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因辭以求其義得義而明其用非訓詁不爲功六經之中惟大易有聖人之訓詁則後世說易或者口智强經異說多端不可致詰或繪圖立象自命豈前之秘以相授受者皆不可以不知所擇也已廷祚非知易者竊於是編之終而著其所見如此以俟夫有志者論定焉

大易擇言自序

六經皆明道立教之書而箋疏之多惟易爲最其故可得而言也夫典謨訓誥无剛柔九六之象風雅頌无吉凶悔吝之文而易有之後之人不能以迂怪之說加之詩書而於易則無所不至蓋徒有見於體貌之不同而不知明道立教未嘗有二致也孔子作傳首明易爲曰像此而謂之象效此而謂之爻蓋虛易道之晦蝕於羣言而揭其本原以詔萬世者至矣而無補於一彖一爻之用夫箋疏之作以明經也若舍其平易就其艱深周納其似是附著其本无論說之繁興適以蔽經而已矣學者所當慎思明辨者孰大於是國朝御纂周易折中使千古說易之家粹然一由於正日月出而天地昭矣第學者先入之言猶顧見於羣書若不稍加釐訂別其從違則見異而遷非所以防其未然也乾隆壬戌望溪方先生南歸慨然欲以六條編纂五經集解嘉惠後學而首以易屬廷祚曰子之研精於易久矣夫廷祚豈知易者蓋先生言退而悚息者累月乃敢承命而爲之閱十年而書成命曰大易擇言夫仰觀俯察極數定象者上古作易之事非今學者所及也大傳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因辭以求其義得義而明其用非訓詁不爲功六經之中惟大易有聖人之訓詁則後世說易或者口智强經異說多端不可致詰或繪圖立象自命豈前之秘以相授受者皆不可以不知所擇也已廷祚非知易者竊於是編之終而著其所見如此以俟夫有志者論定焉

象爻求是說自序

余著易通自丙辰始其後復纂大易擇言歲辛未以經學之薦入都時擇言尚未成而易通已刊刻數載將捆以行心有所疑乃于立春之日齋戒沐浴奉蓍策而待命于先聖焉二五皆動遇坤之坎再拜而退曰異哉斯占其見先聖之不得已乎夫易之爲書崇德廣業與民同患以至順之道而出天下于至險者也易如是而說易者從可識乎左氏占例本卦每與變卦參論今即舍坤而取坎其故亦有可得而推者焉坎之二曰坎有險求小得五曰坎不盈祇既平旡咎蓋惟聖人設卦繫詞以其情與天下相見故求之旡有不得道在持吾心之平而已乃若昧于平康正直之塗而泛濫于穿鑿支離之地非入于坎即窴于叢棘曾以前民用之謂何且其彖詞有曰習坎有孚惟心亨行有尚然則從事于茲經者非以開中合乎至順未有能往而有功者守之則是悖之則非神明之相告豈得已于此哉竊用是服膺而不敢置也余中歲幽討得與斯文每懷若失忽忽屆于遲暮昔紫陽以詩傳早刻悔其誤人式于前哲爰以冬春之間取易通而重訂之梨棗之上多所改補然挂一漏百愈增心之忧惕遂復作彖爻求是說夫治經而趨險違順而猶以爲不昧其是非之心可乎哉乃漢晉之所大惑也余固頼有論撰然不敢自信而求是之心則三十年以來如一日也不知聖人之情何以見不知學者之求何以得兢兢焉勉勉焉沒吾齒焉云爾茲書多晚歲所新獲若易通擇言有可信者亦頗搜採以成全書筆

墨之暇因有感于前占而詳繹聖經之語以爲序至舊說辨證出入者既散見於各彖爻之下而發凡起例又別爲易學辨惑則以備其要於前云

晚書訂疑自序

尚書今所謂古文者最爲晚出然自隋唐至前宋無人言其可疑至吳才老朱晦菴始起而議之厥後元吳幼清爲纂言明郝仲輿著辨解焦弱侯訂古本皆刊落二十五篇而弗錄夫二十五篇之書或謂其平正疏通無違於理道而其爲前古書傳所引稱者覩伏書爲尤多又奚以見其可疑也若謂可疑者文從字順異於伏書則伏儒之中亦不皆詰屈聱牙也且周穆王而下暨秦穆公之時其文載於左國者眾矣未嘗與呂刑文侯之命秦誓同其體製豈彼皆可疑乎予則謂晚書之可疑在於來歷不明而諸儒不能言其所以然致使議論沸騰能發之而不能定也近代蕭山毛氏爲古文尚書冤辭徵引甚博力闢先儒之論志存矯枉而復失之過余嘗曾爲文以正之矣而未盡也今復爲晚書訂疑三卷以質諸好古之君子云客有復於予曰民間之秦誓漢得之以充學

自董仲舒司馬遷以下知其非古而未嘗議之也議之自馬季長始二十五篇託言安國則誠誣矣而以之充學不猶愈於民間之秦誓乎今不爲蓋與馬而必欲揚扶風之波若才老晦菴者吾未見其不得已也予聞其言亦近理因并識之

禘祫辨誤自序

禘祫至大禮也自僭亂於衰周漫漶於經傳支離周章於漢宋諸儒之論議蓋雖言矣其失在以禘祫爲非時祭而五年再殷之語又自緯書竄入公羊學者莫能辨其是非有天下者採鄭注之說以制典禮訛以承訛乖二千載豈細故哉先王父任之先生研精三禮數十年著有禮記敏求編辨析王鄭言喪祭者尤詳康熙甲子其稿燬於火先君子少承庭訓哀懼弗敢失墜憾茲祚八九歲時讀戴記私以小紙裝爲書帙綴如掌大取經中可以類從者連章書之其下復有若論辨狀而不能成語先君子見而止之曰小子毋躁既成童乃漸以先王父之遺言緒論訓迪焉於是遂有留心禮學之志

雍正改元鄉試後聞友人談禘義心未能安後得前輩四明萬充宗論禘祫者數篇繩愆糾謬多發疑滯爲禮家所未有廷祚不揣荒陋復以所聞於先人者推尋久之因爲禘祫辨誤二卷思隨萬氏之後庶以就正篤學君子幷述淵源所自而不獲承其萬一者於末以識愧焉

論語說自序

論語者六經之統會大道之權衡所以正教學之是非而制生人之物則於不可過者也自堯舜至周孔而守一道在昔爲司徒之命典樂之設爲三物之所實興其在二十篇之中以文行忠信爲四教以詩書執禮爲雅言以孝弟謹信汎愛親仁餘力學文爲弟子之職業其道易知其教易從要在卒

天下以立人道而已矣上智由之從容人於聖人之域而眾不知其所以然其次則尊所聞行所知孳孳於五常百行之間而亦不見其所不足無高遠之論以蕩天下之心思無疑似之說以惑天下之趨向此我夫子之祖述憲章依乎中庸而論語之一書所以萬世無弊者也嗚呼豈易言哉適道有具在於禮樂求仁有方不離眾善三代而後無所無禮樂矣希夷寂滅之教興而眾善失其統紀矣舍陶冶而求利其器用假他人之鋤耨以自耕其南畝夫安知所爲之遂能善耶且天以聖人爲心以眾賢眾能爲之股肱耳目孔門之教列以四科所以宏聖道之統也後之儒者乃標一名以自異而謂天下之材眾不足與於道天不若是之狹道統亦不如是之不廣也漢人有言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良有以夫此廷祚於說論語而尤兢兢爲是書創始於乾隆乙亥改訂於丁丑及戊寅之春凡四易稿

尚書通議自序

六經之中書缺不具書不具而道具焉爲願治之君好古之士皆可得而考也漢初伏生以二十八篇教于齊魯之間書之傳者惟此其後有孔壁之十六篇其後又有南朝之二十五篇一則廢而不用一則用之歷有年所而儒者識其僞然則二十八篇之傳天之有意於斯文至矣豈特記言紀事之所托始而已哉嗚呼唐虞三代之盛往矣當其時則爲政所以作君作師而建極於一世者也垂於後則爲教所以祖述憲

章而集群聖之大成者也政與教無二事堯舜禹湯文武仲尼無二道而皆備於書是故其精旨奧義不可以勿求而非求之積久未足以云獲也漢魏之傳注至唐而後先俱亡正義之作訓詁惟宗孔傳以僞亂眞不知其謬宋元以來林薛朱呂金吳數十家雖頗以義理發揮而得其要領者鮮或疑經有脫誤則輕爲移置草廬尤甚此又前儒之所不敢出也廷祚智識淺味自幼嗜讀伏氏之書垂老而不知其說有憾於衷爰以戊寅之春罄思畢力私欲有所論著乃知上古之文學者一時雖若難明而詳玩皆有可通其詞艱而指顯也證佐無待於外求而篇中義或相備其文簡而法密也凡箋疏之支離與史傳之漏落往往能越章句之表而得之要以不拂乎經之本然而契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以止廷祚有志而未逮也姑以目之所見筆之於書閱三載而成一編名曰尚書通議敢云宏闡政教而發明古聖人之精微乎後之君子或於愚者之一得而不無取焉爾

答郊問上　上元程廷祚

或曰禮莫重于郊祀郊之分南北也祀天以冬至而夏至祀地也或並設天地之席而祭于一壇也是皆謂之禮乎否耶於古何若竊嘗聞之曰唯唯否否是非可以一言盡也夫自戰國秦火以後先王之制作不可得聞矣其幸存於三禮者既爲說不一而復雜亂于讖緯周章輳輻于訓詁之書廟堂之議禮者未嘗深思詳察而攘撫以爲據依亦何怪其棼如亂絲而無以徵信于天下乎吾將取經傳之遺文墜語而一斷之于理然後郊祀之義庶幾可得而言也夫以郊社並稱

金陵叢書　民國校印

禮家之恆言故曰祀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理也又曰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焉後儒以社爲祀地者未爲不然然而社非地之正祭也何以明之他經固言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矣謂諸侯之外祭自社始則可而可曰自地始乎或曰然則王者有祭地之禮矣不于北郊而于誰哉曰北郊之說始于孝經鉤命決經則無之郊特牲曰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又曰於郊故謂之郊是郊惟一祭一名矣豈可以兆于南而遂謂北亦有兆耶且春秋屢書魯郊而不書其祀地是魯敢于僭南郊而不敢僭北郊也緯書之妄審矣然則王者果無祀地之文乎曰不然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謂地之無祀則吾豈敢以理揆之

古者天地其合祭乎吾所謂合祭者非一壇之上天地同席祖妣並配如漢代所制也夫陰陽之氣合而後萬化興焉易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此道之極至非聖人不能見也而莫著于郊之祭又嘗考古之宗廟先王先公有主而先妣無主其祭之時先王先公有尸而先妣無尸皆所以重陰陽之合也宗廟郊祀其無二義者與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其言皆止于天而不及地何也以郊之祭一主一尸地統于天而無可言也孔子曰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亦此義也然又有祭法之說在祭法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此近于言天地之分祭而實非也泰折坎之在壇下者也壇之上既以牲玉升其嚮而因瘞埋于坎中蓋郊之祭既深明天地之合而復微示其尊卑于祼成之後此聖人立制之精也而非祭法與郊特牲同文亦無由而知何也郊特牲之用騂則其非言分祭天地而與燔柴瘞埋而下文亦惟曰用騂犢則其說相發亦甚明矣後之解者乃猶泥于陽祀陰祀之辨疑其有誤豈足以議禮設或曰祭法之說則吾既聞命矣周官大司樂之明文其可廢乎曰夫郊之爲祭其地則兆于陽位是也其時則所謂近長日之至也其事則祀天而地在其中故曰一祭一名今大司樂有圜丘復有方澤則非一地矣以多至復以夏至則非一時矣時地俱異則其事非一矣與鉤

命決之言若合符節而反刺譏于周禮之本經何則王服大裘以祀天多日至之事也夏日至之方澤而復大裘可乎大宗伯所掌諸外祀其壇兆不同其祭之日不同其牲幣鼎俎尊彝無一同者而曰圜丘之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方澤之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周禮無其說也自漢以下萃六合之神祇于郊壇苟于一閧之市者謂非此書之作俑乎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郊之見于經者爲說不一如此而非以理裁之則何以建中立極而定制作之原也或曰郊社非並重則古人不以並稱而今曰社非地之正祭何耶曰地之道大而功博自天而下可以配天者惟地而已是其道之大也郊之祭主于報天地在其側而不能無屈聖人以地爲天屈則無下者然後郊而社之祭則下逮于臣民又推立社之義至於四望山川八蜡百物無往而非神地之道也此之謂尊天而親地也嗚呼聖人之于地可謂盡心矣則郊社之並稱又奚疑焉

答郊問下

或曰周禮言祀天而不及地潛固有之矣然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亦未嘗不對舉天地此兩郊之證也而何疑于大司樂乎曰先王之立郊社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地有方丘大折皆在于此地祇之祭行焉而與郊對舉者也其說何如曰天子諸侯各有二祀二社其制惟見祭法他經未之有也舊說以大社爲在庫門之內右而王社或云在藉田今自社始乎或曰萬氏充宗謂古有兩社而大社在北郊所謂以祀地旅四望亦未嘗不對舉天地此兩郊之證也而何疑于大司樂乎曰先王之立郊社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地有也舊說以大社爲在庫門之內右而王社或云在藉田今

以章地之功故爲社以報地于無窮而制禮之意始盡有天下者然後郊而社之祭則下逮于臣民又推立社之義至於四望山川八蜡百物無往而非神地之道也此之謂尊天而親地也嗚呼聖人之于地可謂盡心矣則郊社之並稱又奚疑焉

答郊問下

或曰周禮言祀天而不及地潛固有之矣然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亦未嘗不對舉天地此兩郊之證也而何疑于大司樂乎曰先王之立郊社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地有也舊說以大社爲在庫門之內右而王社或云在藉田今自社始乎或曰萬氏充宗謂古有兩社而大社在北郊所謂以祀地旅四望亦未嘗不對舉天地此兩郊之證也而何疑于大司樂乎曰先王之立郊社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地有方丘大折皆在于此地祇之祭行焉而與郊對舉者也其說何如曰天子諸侯各有二祀二社其制惟見祭法他經未之有也舊說以大社爲在庫門之內右而王社或云在藉田今

祭與社稷互列而遂次之祀與用牲詔玉帛是也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幣凡祭祀詔玉鬯是也

帛牲幣者謂次祀無禮神之玉而不知社稷本屬大祀宜其不明於黃琮與兩圭有邸之用矣且與瑞上言祀地下言祀山川以邸祀山川而遺社稷何居豈可遷就周禮以成訓詁之誤哉郊特牲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夫社者天下之大本也而可曰非大祀與吾于此尤見大司樂之不可信也使誠有所謂方澤者大宗伯不與昊天相對而序地祇願自社始乎或曰萬氏充宗謂古有兩社而大社在北郊所謂方丘大折皆在于此地祇之祭行焉而與郊對舉者也其說何如曰天子諸侯各有二祀二社其制惟見祭法他經未之有也舊說以大社爲在庫門之內右而王社或云在藉田今

萬氏易其說以王社爲在庫門內右而大社在北郊亦何據而云然乎吾思祭法非謂古寔有二社也其言王爲羣姓立大社者蓋謂王者舉社之制乃欲報本反始之義達于上下猶內則言子事父母而稱后王降德于衆兆民云爾（按郊特牲亦云）天子大社（即指右社）與祭法異（萬氏誤引）若有王社或如先儒之說而要之其在庫門內右者必大社也所謂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焉之身日與天地相依附則相近之說不其然乎哉古之言入而後出者此也所謂王大封先告后土者此也所謂出師則載其主于齋車者亦此也何以知其在庫門內右也禮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又曰祀社於國言國以明其不在郊也假令古有二社亦必以對峙宗廟者爲大若謂古者信有北郊之社以祭地則社必與稷連埋之際將何以行以後以糈粕者成其形以精英者立其性而天地之所知所能自是遂舉其全而畀之于人且不但此也天地之知能自是退謝于無爲而世界任人之闢之民物任人之治之人之所以酬酢之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始成物而前則人在天地知始成物而後則天地在人而謂備如薪火之相附父子之相屬也乎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古之善言人者無過于此矣夫知人爲天地之心則初無表裏也不止于呼吸之相通形影之相隨也幽獨之當愼者此也化育可贊而天地可參者此也福善禍淫捷于影響者亦此也而六經之指歸萬事之條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或曰人之生如此而智愚賢不肖之不齊其故安在曰此非天之所爲也夫人之生也有世運之污隆焉有水土之風氣焉有其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禮哉異哉萬氏之鑿空也（左傳杜預云閒於用社杜亦云也萬氏亦誤注閒用社引）或曰祭義云郊之祭主日而配月此何義也曰禮云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不易達以日爲正陽之精而借日以爲明者月也故祭日及月以介紹于天庶幾天之鑒其誠而享之也愼之至也祭日之禮行于郊前何日不可考矣說者以燔柴祭日即爲祭天豈介紹往還而主質不復覩面亦得謂之禮乎萬氏復援覩禮禮月于北門外謂南郊主日北郊主月以質其北郊祀地之說不知覩禮先言拜日于東門之外明有君也繼言禮日于南門外禮月于北門外明君臣之相答也彼自有其義豈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家世之盛衰焉有其父母之習尙嗜好焉人之未生而數者已具及其旣生而習于正則正習于邪則邪此智愚賢不肖之所以不齊也非天之所爲也

原心

欲盡人之所以爲人當先知人之所以異于物欲知人之所以異于物當先覩天地之知能天地之知能何在乎謂其能載也謂其能布四時而行日月也謂其能歷久而不毀也吾以爲皆不在是夫天地之知能莫大于能生人而尤莫大于能生人之心心者知之所載也氣之至淸者也記曰凡生而有血氣之屬者必有知今夫天地之間飛者走者跂行喙息者植者頑者皆稟一氣以生成而惟血氣之屬得氣之見其後來條理之分明文理之燦著乃犁然貫理而賤氣曰此氣質之性也此形氣之粗也噫執其末而忘其本也甚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萬物化生以後是理者果孰爲執掌之而孰爲宣布之耶徒見其後來條理之分明文理之燦著乃犁然貫理而賤氣曰此氣質之性也此形氣之粗也噫執其末而忘其本也甚矣

原氣

自後儒之論興而天下乃犁然貫理而賤氣夫理貫之誠是矣抑思邃古之初元黃未判之際是理者果孰爲收藏之耶徒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而至于天學地而至于地以及天地所不知不能者而數者之皆能之豈天故縱之以至此與至若有此心知而不知而不爲天地之知能以徒守其血氣是喪其身于昆蟲鳥獸者也若乃有此心知而不敬其爲天地之知能而妄用其血氣以爲害于天地之間則割惡之嚴又未有如天地者矣

原氣

自後儒之論興而天下乃犁然貫理而賤氣夫理貫之誠是矣抑思邃古之初元黃未判之際是理者果孰爲收藏之耶徒見其後來條理之分明文理之燦著乃犁然貫理而賤氣曰此氣質之性也此形氣之粗也噫執其末而忘其本也甚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萬物何以蕃乾坤何以奠日月何以明山何以峙水何以流萬物何以蕃

原氣

自後儒之論興而天下乃犁然貫理而賤氣夫理貫之誠是矣抑思邃古之初元黃未判之際是理者果孰爲收藏之耶徒見其後來條理之分明文理之燦著乃犁然貫理而賤氣曰此氣質之性也此形氣之粗也噫執其末而忘其本也甚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夫氣安可賤乎自天地而下一氣而已吾見夫天地之化之日出而不窮也見夫萬物之生死消長也見夫天地之始也無非氣者天地之始于一交氣之動也自一交以至于萬變氣之盛也由萬變以復歸于無有氣之盡也向使無此氣則乾坤何以奠日月何以明山何以峙水何以流萬物何以蕃

原氣

自後儒之論興而天下乃犁然貫理而賤氣夫理貫之誠是矣抑思邃古之初元黃未判之際是理者果孰爲收藏之耶徒見其後來條理之分明文理之燦著乃犁然貫理而賤氣曰此氣質之性也此形氣之粗也噫執其末而忘其本也甚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辨故易曰剛柔相摩八封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非造物之大端不過一氣之明驗乎然則所謂太極者亦可謂之氣乎曰太極亦氣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天地之間惟氣能生物而謂理能生兩儀可乎然則性亦可謂之氣乎曰天地之間所以成象成形者莫非氣之所爲而氣之精英則最靈而最秀今夫熱者火也熱而有光

者亦火也氣之有精英如火之有光也光不可以爲非火則性不可以爲非氣明矣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夫以形色爲性則氣之外無性也又曰浩然之氣不曰理而曰氣則氣之外無理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道于陰陽則氣之外無道也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然則氣其大始而理其後起者哉

原性

人乘天地之氣以生天地雖有不善之氣而生人之氣則無不善性也者其氣之至善者乎易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又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蓋二氣相遇陽必求陰陰必求陽天地之性也即夫婦之性也相求相感之際其性既眞其情自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密必有綢繆交搆于無間而不可以爲爲者夫綢繆交搆于無間此至善之氣也人乘此至善之氣以生而謂性有不善者豈情也哉夫性不可見而性之善則動而可見也以其始之動于善也天地善而後動故人性動而即善也然則性之義云何曰人所以生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言性者天之所以生物即物之所以有生命者主之本也其體可得而聞乎曰性生于天者也天以無聲無臭之體主天下之大命而人之性亦如之曰後儒以性爲理者何也曰彼見其發揮于五常經緯于萬事故謂之理也然性者至善之氣也易不云乎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言陰陽之氣之善即陰陽之性之善也然性之能不在

五常不在萬事而在于能知知在于能愛愛非獨愛其親愛其兄之謂也吾觀于能言之傷子無知之野夫其無所睹見則已耳其目所乍見耳所乍聞者則必求明其故于心而屬屬乎其若迫此其心必有不忍遺乎物不忍外乎物者則萬物一體之大原備于此矣不忍者仁也義以宜之禮以序之智以別之信以實之故曰元者善之長也性之成始而成終者也雖然性所以能愛之故吾得而知之而性所以知愛之故吾不得而知之其天乎其天乎

原道

囿形以言心則不知心膠理以言性則不知性離天以言道則不知道道之爲天下裂也久矣昔者聖人因中材而設教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是故多其節目寬其程途其爲法不一而足也今之爲道者曰道在于博文多識道在于心齋坐忘道在于理天下定國家各家各持其說而不能相下亦何怪于道之不明也乎夫誤于末者貴求其本迷于流者必尋其源道者何也道者天命之不容已于天下者也天地一交而生生不已至善之原由此開而物感之端亦由此啟其端則有三欲發于至善之性欲也樂生而惡死也是三者名爲物感而亦發于至善之性惟其感物既深則漸流漸遠以及于陷溺而天下之禍烈矣聖人曰吾將奪而飲食禁而男女杜而樂生惡死之心毋論斷斷有所不能即能爲之亦必暫效于前而終敗于後是與于天下之禍者也不如因其所感而利導之以益明夫至善

之所在而道之大用行焉至善者天之命也天無乎不愛而有至善人無乎不愛而有至善之性道也者廣其愛而節其愛者也無以節之則飲食也矜兄之臂亦可也男女也摟東家之處子亦可也樂生惡死也凡可以得生者可無弗爲也有以廣之故一飲食也必至于民飢則由己飢一男女也必至於內無怨外無贖一樂生惡死也必至于無一夫不獲其所仁以居之義以宜之禮以序之樂以和之政以布之刑以齊之其要惟在正人心之所感以復于至善之性故曰天命之不容已于天下也此由堯舜以至孔孟所世守者也不然而曰我能博聞多識我能心齋坐忘我能理天下定國家噫吾安能知其所爲之善不善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原教

古之教統于一今之教列爲三此非人之所爲也天也世之論者莫不尊吾儒而外釋老釋氏以明心見性爲宗老氏以修身煉性爲業道雖不同而同歸于心性之旨其所見固已有過人者至于或億萬分身而無礙或飛行天地之一氣而無垠其說不無流于誕幻迹其蛻塵埃遠離煩惱獨翱翔于造化之際以視世之利欲薰心于犯道義沈溺而不返者其所由異乎否耶向使釋老而獲論定于聖人必且爲賢智之過而非愚不肖者之可同年而語也雖然人爲天地而生天地待人而立彼釋老者亦人耳而乃置天地民物于度外以獨善其身吾知聖人必大有不忍于此矣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夫開闢之初始于一交自一交以至萬變無時不交無地不交無時不變無地不變者此天之所以盡性而至命也聖人法之本一心之仁愛始于親親而下推之以仁民愛物上推之以事天禦帝旁推之以親九族睦臣鄰一若天地之無不交無不變也者此聖人之所以盡性而至命也故曰生生之謂易天地以生生爲心聖人以生生爲學今釋氏則曰無生老氏則曰長生然則開闢以前可以無此一交開闢而後可以止於一交天何爲而無不交無不變而有此不已之命生生之易哉嗚呼舉天地民物以歸於廢壞澌滅者必自二家之說始矣而謂聖人忍爲之哉且其道尤不可以謂之教教者聖人之事也率天下之人以盡性至命而位天地育萬物者也彼二家者極其能不過獨善其身而止而以天地萬物爲外謂之其學焉可也不可以爲教也

原鬼神

上天下地陰陽運行萬彙雜糅鬼神起滅皆人心之所爲也人之有是心也本一氣之精英自天地之交感摩盪而出未交未感窈窈冥冥無得而稱既交既感鍾于血氣發爲知識能爲之不能自名也氣能爲之不得自言其生成變化之故此其勢已不容

于不靈矣而況上世以來聖人迭起以至誠之德同其好惡致其忠愛不啻父母事而呼吸通者是鬼神之靈而聖人有以聚之今之鬼神皆古先聖人之所聚也而謂其靈有或替者乎夫吾于鬼神皆能聚而靈之至于祖考之同氣尤無形骸之隔精意以享死者可生親乎子孫德之盛與不盛而已故天子立七廟而上及於無窮其次則五廟三廟以至于一廟者乃其德有淺深非以貴賤而隆殺其制也聖人在上鬼神協從祖考來格而疫癘不興諸福畢至不過正天下之人心以奉天命而已自聖人以下則人之有心不能一于正而無邪故戎降于罔或禍于石涅祠妖社奔走愚民輪迴度滅恍惚變幻夫人晝動見于百爲夜靜形于夢寐皆一靦乎其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心之邪正而不可掩鬼神者以正聚之而靈以不正聚之而亦靈者也然則人心其可畏乎哉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鬼神之正而靈者精氣之屬也其不正而靈者游魂之類也明其邪正之故故曰知鬼神之情狀傳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則其反是者亦必依人而行也明矣故正心誠意者聖學之本也此禮樂之大原也

示家塾文

嵇山嘗與羣從言昔吾祖與吾父伯山居樂道時家中無登科第者無列仕版者然隆隆然自覺氣象可觀其在今日覩前人爲發皇矣然氣象反若不及此言最爲可思夫廢興存乎其人安危在于所尙家國一理未始有二也吾由其所謂

可覩者思之其時之人必敦孝弟好讀書必喜交正人喜聞正論父兄之教先而子弟之率謹由是和氣溢于家庭令聞播於鄉黨周官之興賢興能漢代鄉舉里選于是乎取之此不待車服之加而自有可貴者也至于通顯之後父兄服勞王事而或疏于治家子弟習于紛華靡麗而以儒業爲恥耳目之欲縱而不知節惰嫚之氣發而不自禁以老成方正爲可厭以羣居游談爲可樂長此不返以致墮壞家聲爲人賤惡必然之理也而求氣象無改于舊得乎吾之言此非謂嵇山之家有是事也嘉其不忘先烈而大遠乎流俗之見嵇山之實于是乎不可及也爰識之以示家塾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書鳳陽紀事後

上元程廷祚

族祖孝感司空公以文章氣節著稱先朝之季廷祚來京師公孫少京兆赤浦出公所著鳳陽紀事一編拜而讀之有感焉廷祚未解于有明之亡也流寇以烏合之眾弄兵潢池何至橫行中原陷邑如摧枯朽而莫與爭鋒者以是編觀之畧可視矣夫鳳陽于明爲中都卽漢祖之沛豐光武之南陽也不然則江淮之屏障在焉豈有賊矢將及陵寢而留守諸臣顧相視晏然等霜壽之警于秦越無怪乎過天星之來窈然如入空谷明之諸臣議論未終相趾僅三日而安危沈獨以布衣終其身豈以卦象象爻直求易之說者固不若方是時天子留心易學諸進易義者或被獎譽或授官爵而以九六之數爲出于河圖不知貞凶貞吝之貞皆不訓正而曰正有時而不可則以惑于舊說而未能反求之于心也然公之賢眉于行墨間也

金陵叢書　庚氏校印

書易璇璣後

易璇璣二十七篇宋南渡時崇仁吳環溪沈作也其間多明通之論專以卦象象爻求易所見出當時諸大儒上如謂重卦始于伏羲而卦名定于文王及爻辭不可以爲周公作亦與荀同者有別若其論爻辭不可廢互體以六位爲分陰陽長陵抔土卽引義不屈抗逆賊虎狼之威後之覽者猶將見之嘆況孫枝之親乎

書雲莊先生年譜後

雲莊先生明睿挺出在漢宋諸儒之上其學不爲禪而其聞道則自禪入蓋自孔子沒而微言絕性天之蘊不可復聞天下之學者既汨沒于陋儒之章句又爲亂于俗士之記誦詞章與夫功令政事之束縛驅迫由來尚矣高明之士無所投足釋氏起而張雲羅頓天網以收納之其往而不反者則爲南北二宗閒空幻寂滅之教其入而未深者則爲明道橫渠晦菴陽明退而修儒門之職事推其能洞窺儒釋之堂奧直探造化之根柢以洩聖經之秘未有如雲莊之盛者也惜世

金陵叢書　庚氏校印

無孔子囿所取裁既不肯席釋氏偏安之餘業又不屑與羣儒競逐於中原乃出其所心得爲極數之學以自名而託于大易之所以圖天下之道者其志豈不大哉雖然學有源委有統古之立教者以堯舜爲宗其他枝立名號別門戶者皆爲失中而有乖性命之理故唐虞之欽明恭讓直寬剛簡成周之六德六行孔子之四教孟子之仁義歷數千百年而同一揆者何也是皆人性之所同然孩提所可與知而愚夫愚婦所可與能故不能舍之而他由也若所謂極數者則非蠢乎仰觀俯察之能窮乎天地萬物之變不足以明道而明易夫必如是而後可以明道可以明易是以庖犧氏賁天下之學道學易者矣未聞孔子有是說也雲莊雖能獨任奈天下何古人謂之荒服殆以此與余覽圖而有可疑者一漢都護治烏壘城輪臺在烏壘之東車師前王又在輪臺之東去陽關千里而近其地在明爲哈剌火州土魯番明史火州土魯番條今以其在西之烏魯木齊爲古輪臺則可以其又西五百里秩巴彌揖也玉門陽關史傳所言並在沙州敦煌縣有玉門關陽關在縣西南古陽關在今哈密東南于闐北通伊吾千餘里伊吾今之哈密北通焉耆千餘里焉耆今之喀喇沙爾吾今在哈密東南于此益信況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西域傳之明文確證又具在乎然則兩關能越瓜沙之界而抵烏魯木齊之西者吾所不能信矣自用兵準噶爾以來歷有年所罕能言其國于古爲何地者一則昧其地理一則名稱有今昔之異故也頃者天威遠播克奏膚功文武將吏往來有若戶庭之近則綜核古今可得而論列矣考準夷本名厄魯特乃蒙古之別部自北而徙于西昔漢代匈奴之西境地相接者烏孫也故史稱與匈奴同俗而西域

書西域圖後

余友岳君水軒歸自安西手繪西域圖偶以示余龍沙葱嶺宛在目中浩然動懷古之情者久之西域開自炎漢城國星

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唐書西突厥傳云西突厥與東突厥分烏孫故地而治之其地有河名伊列咄陸唑利失之所分界也（傳云突厥西始立國又自分二國以伊列可汗河其界按云後突厥又分爲十姓伊列乃名此河在碎葉川之北而因以伊列名其國居之又北漢書與此傳無預）通鑑注誤以一稱伊麗烏質勒之所謂小牙也（傳曰唐兵討賀魯賀魯又賀魯大牙在伊麗河一名自庭州西行即至伊列河伊列河即伊麗水也）

都護一千七百三十餘里求之于圖彷彿近似後漢書自敦煌西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千二百里自車師前部通車師後部五百里又西數百里當至焉耆唐書由焉耆西北七日行得西突厥南庭北八日行得北庭按焉耆西去烏壘城亦數百里就二書約畧道里如是未能詳考則準夷之地于漢爲烏孫于隋唐爲西突厥又何疑焉後代言西域者必以兩漢爲根柢蓋其時之經理也詳而史臣之紀錄者備故莫能或之先也前書有南北兩道之說後書有西域門戶之論其時都護置于烏壘城以道里擋之疑秩巴彥損當漢之烏壘城（唐之安西都護屬西州交河縣即隋高昌明大州地非今之安西也後徙治龜茲陷于吐番戊己校尉設于車師前部長史設于柳中（明史柳城漢西海郡柳中縣西去火州）七十二里東去哈密千里經一大川宜禾都尉設于伊吾廬（按伊吾班史無所能解也若其書與註之訛誤則可略而言矣納于大篚之從鄯善傍南山西行後漢書則言涉鄯善北通伊吾其取道捷于前也（後漢郡國志敦煌不載伊吾唐志伊吾在伊州北大磧外然則今之哈密非古敦煌境內也或坐鎮以督察或屯田以足食其措置有方如此故能控制西垂威行萬里餘風遺烈迄今二千餘載猶可想見于圖史之間始知昔人之所爲非偶然也明之中葉乃閉關絕貢棄敦煌以資戎落非所謂因噎廢食者與夫人事之遷變無常而地勢則終古未之有改討論遺法因時制宜不可勝用假令有負經世之才如水軒者詳考古跡潤澤斯圖爲國家建長久之策追二漢之盛畧豈不美哉

書近刻尚書大傳後

漢藝文志載尚書傳四十一篇此後儒之所謂大傳者鄭康成以爲出於伏生之門人張生歐陽生等而非其所手撰然其原本之失眞則已久矣以余考之今之大傳蓋一僞于隋唐再僞于元明隋志不云乎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幷亡以三家之薄海傳習垂數百年至此且亡而大傳獨存經籍志爲之著錄（隋志尚書大傳鄭康成注）非愚所能解也史漢竝云伏生以二十九篇教於齊魯之間無說命武成微子之命諸書也今大傳與孔氏僞古文同其篇目而彼作僞者不聞援大傳以自重又九共帝告高宗之訓歸禾成王政等篇書序列其名而纂儒咸目之逸書今大傳若親見之此皆非余之所能解也若其書與註之訛誤則可略而言矣納于大篚之

龍曰山足者馬鄭之訓也曰錄者王肅之訓也二者固未可合而爲一且康成又何由知子邕之訓而合之耶六宗之義以爲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成變化者孔穎達曰此三家之說應係伏生之舊至以天地四時爲六宗者始于馬融劉昭注後漢書乃以爲馬說出于伏氏今書因之豈非隋唐之間大傳固有二本而孔劉所見各異乎（註云馬氏以日月星辰泰山河海爲六宗之說應係伏生之舊高宗諒闇諒闇爲凶廬者曾見于康成之解喪服四制不知彼何以不引斯文是康成不見大傳也孔穎達爲疏亦不曰此說命之文是穎達亦不見大傳也乃宋邢昺解論語亦惟曰此無逸篇語何耶又其武成篇末與帝王世紀同文孔疏引世紀而不引大傳康成不見大傳則大傳固于隋唐之際可知穎達邢昺亦皆不見大傳則其再僞于宋元之後可知是故所謂大傳惟見于魏晉以前之書者爲眞本（二漢之史與白虎通皇覽之屬）而蹐駁謬悠已非一端逸書無論高宗肜日金縢顯與經義違悖何言乎傳尙書高宗之文至今尙在金縢之文（謂成王非周公不以禮面致風雷之變潘梅溪以爲據）宋人猶及見之今本則無其他載籍之所徵引復多闕如略說一篇頗取之諸子與記禮者之言蓋本書既亡後人摭拾遺文加以撰造再舉而愈失其眞此不待智者而後能辨析也近日元和惠氏特取而表章之夫以惠氏之多聞博辨而謂其識不足以及此余何敢然而不聞出一言以爲論定非慮在欺人則以支離附會雖然而越進者爲漢舉是皆不可以不辨若洪範傳非伏生之書則余別有考矣

書舜典繁露後

西漢儒者著書惟董子仲舒爲多列傳云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說舜典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見于藝文志舜典下者有治獄十六篇又有書列于儒家與傳同數而說舜典事者不見于志班固作漢書云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篇又云其所著皆傳于後世然東京以後遂無言者隋代始著錄經籍志而說舜典之書統名繁露與漢書不合至宋篇卷不一復多雜亂重複儒者疑非本書或謂非仲舒作訖無定論余觀董子之文載于班史者寬博平正不爲峻削要眇之書而是書不能皆然且既以繁露名其書而自十八篇以後說舜典事者始于夏侯始昌在仲舒後仲舒他書故何耶漢儒言五行者始于夏侯始昌在仲舒後仲舒他書不言五行觀五行志可見此書獨數數言之又何也其書蓋出于眾家而不得爲一人所作然其可疑則猶有大焉者夫仲舒與胡母子都並傳公羊氏之業至何休作解詁之時仲舒所作未亡也乃休之自序但云依胡母生條例不及董生而今繁露所言則頗與休說相混休說者何氏所自爲說而公羊初無是說者也是故傳以王者爲大一統謂周天子也而未嘗以隱公爲新王受命于魯傳以春秋爲有見有聞有

傳聞之異不過語其時之有遠近也而未嘗分十二公爲三等傳以魯郊爲非禮此言魯之僭郊于後也不見子家駒之對昭公者乎而曷嘗以爲成王之賜凡傳所本無而何氏所附會者繁露悉有之他若變周之文用殷之質質家爵三等文家爵五等與井田口分之制類此見于繁露者不可勝舉其即所謂胡毋氏之條例而董生以之載于其書者與抑後之作僞者以何氏之說竄于繁露而掩人之不見與是皆不可得而考也宋人疑之者凡數家皆未得其要領家泰之以爲文意淺薄又曰體致參差似爲近之而不知可疑不僅在是故爲論其大畧如此云余又嘗疑乎論郊之篇使出于董子則宜發明漢家不得郊祀之正今特以正月上辛爲言是不如匡衡谷永之當于時義也禮天子不卜郊魯僭郊而卜之今以郊爲當卜又經傳所未聞也是書之雜而僞也亦可見于斯矣列傳載董子對江都王語今本誤爲對膠西王後之編次考定者曾不以漢書爲證亦余所未解并識于此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書儀體析疑後

望溪方公襲爲儀禮析疑曾以古人宮室之制旁咨于余倉卒畧陳所見公未釋然今觀析疑之書所論多未明確乃知此一節關於儀禮者大深悔往日之畏難而不能相與推究以致其詳也夫論古人之宮室其方鄉次第當求之子顧命高卑廣狹當取之于尚書大傳他若考工記之文詞簡奧爾雅之散亂而無統紀皆未可偏據之書也析疑云中室之前爲中堂左右房之前爲東西廂東西堂左右夾室之前爲東西廂按中堂於禮未聞聘禮受玉于中堂析疑謂南北之度是也若路寢之兩階北至房室東西序之內皆是也行禮者借言東西堂或有之而非制也果爾則禮何以言東楹西楹而席于阼者不云席于東堂殯于西階者不云殯于西堂何耶顧命之斧扆綴衣扆間南嚮室也其他設坐陳寶言東西是房言東西序言夾室言兩階言左右塾皆儀禮所有而位次亦無不合以東西堂考之則惟夾室之前得專其名以在東西序之外也此處此通于正堂唯有序牆時兵衛之設有執戈者四人夾兩階則兵器無不可以謂之廂也諸儒有以夾室即爲廂者此循後代之制而不知有夾室而獨以廂名史記呂后側耳於東廂聽是也誠如析疑所云以夾室前堂爲廂則公食禮大夫之立于東夾南大夫之立不取節于廂而取節于廂後之夾此何爲者是由前之說而顧命不可通由後之說而儀禮亦不可通矣然則廂何在乎夫公食禮之退于廂避聘賓也退于夾室則大遠退于堂則不足以避是廂在東堂夾室東堂之東明矣公之退由東序之端徑東堂而至焉可也夾室之名唯見于顧命聘禮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公食大夫及戴記燬廟禮中皆天子諸侯之制也而廂又寢之所無故顧命不之及爾雅所云室有東西廂曰廟者亦足徵矣析疑又承舊說以爲大夫士皆有夾室歷稽冠昏喪祭諸篇並無其文推其致誤之由則在聘禮之歸賓饔聘賓所居見于曾子問者本有公館私館之異聘禮云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未定其爲何館也下文所記謂以公館書賓饔餼陳設之法以私館書賓主進退之儀使彼此可以互見亦無不可而要之爲公館無可疑也故作記者補之以私館公所爲館固與諸侯廟寢同致若執廟門而遂歸之大夫士泥亦甚矣且禮法嚴重之地亦有非廟而謂之廟者明堂位之復廟未嘗指廟顧命之廟門謂非路寢之門可乎以爲天子諸侯之下有東西夾者不可以不正也先王制禮莫嚴于貴賤之分屋制之有無大略可視而廣狹之數他無可考漢人去古未遠惟言五架析疑有疑于此然五架本子僕禮未言其尺度也今據尚書大傳自天子之居降殺以兩凡四等而至於士其廣狹不同而大抵以多者爲堂以少者爲房室是故天子所居廣九雉而三分之以二爲內（鄭康成註云雉長三丈也）則堂之廣十有八丈房室各得九丈也公侯七雉而三分之以二爲內則堂之廣十丈而房室各得三丈也（鮑子亦見大傳）與廣舉率諸此而欲求其損益盈縮之法不可不及子男而房室當與之同證諸戴記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下之高如是則其上之高（原數自之高天亦見九丈以下大傳）與廣舉率諸此而欲求其損益盈縮之法不可得矣至于諦觀經疏之說其可疑者不獨在五架也昏禮疏云凡士之廟五架爲之中脊爲棟棟北一楣下有室戶棟南一架爲前楣又前接簷爲庪按兩楹之設所以承乎棟也楣與庪雖次于棟而受棟榦以前交于簷則所以承之者亦不得次于楹矣有其物必有其名而皆不見于經何也豈非可疑之大者而孰敢逞其臆說哉經之北堂其文甚明而析疑謂隔取夾室之半爲之自古無言夾室通東房者今以北堂屬之則與直室東隅之文尤不相應且北堂在東房之後主婦之經洗出入甚易若在夾北則勢于奔走而不足以便其歸之盥洗出入甚易若在夾北則勢于奔走而不足以便其事矣況夾室之制不聞下達而安用是說爲惟以大夫士爲有右房則方公之勝于前儒者耳或曰大夫士既無兩夾則其堂該于東西序矣禮所謂阼階之東西階之西又何地也曰兩階即視序以爲該而階下之去壁爲地尚還何以言之古人舊深堂房之餘基必置步櫚欄楯之屬以衛垣墉而後爲東西壁之所取則也冠禮冠者適東壁見于母昏禮納徵受皮者逆退適東壁禮君視大斂眾主人避于東壁其間皆阼階以東之地也東壁蓋有門以北通于宮內之閫門故冠者見母稱北而云（見母無不北面之嫌）序之有端古人留其地以擯堂隅之用惟序之南有之析疑謂仍有北端斯言未知所據阼階之位主人無不西向以答于賓者以賓不位于西階即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于戶牖之間也昏禮見婦姑席于房外南面舅席于阼階西向可知析疑云廟見用生時始見之位舅東鄉誤也（時廟與無不東向者）燕禮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又疑君當南面亦誤古之諸侯惟視朝南面若在路寢則君臣也而賓客矣

書唐韓仲良碑册後

隨園主人持唐初于志甯撰文僧　書碑銘一册屬余考訂爲何人居數日余報之曰此唐相韓瑗父仲良之碑也始余初見此碑怪其全體未至漫漶而所損獨在姓名至北所稱功績又無一節與佐命諸公相當如遊山者不得其途徑以入幾于廢然欲返幸有祖褒顯于魏周云云得知其人之祖爲韓瑗後周書有傳而沿流以及于瑗乃得其詳史云武德

初仲良與定律令建言周律其屬三千秦漢後約爲五百依古則繁請崇寬簡以示維新時用其言終刑部尚書泰州都督府長史穎川縣公按仲良于唐初出入風議用贊大猷無赫然之功故史不爲立傳而特志其定律一事于瑗傳之首嗚呼亦足以章其賢矣瑗相高宗三載以直諫獲罪貶振州刺史憂憤而卒時許敬宗李義府誣以不道追削官爵籍其家子孫謫廣州官奴其遭逢溷亂不幸至此今視碑之損處有斧斤斲削之狀不類自然之剝蝕蓋與瑗之家門同罹慘酷于身後者至是而義府等始快于心也嗟乎以仲良父子之賢夫何傷于日月之明乎余是以連其梗概如此主人能無助余之歎息也夫

宰相世系表周少保褒生紹宇纘伯紹生仲良戶部尚書穎川公生瑗相高宗戶宇乃刑宇之訛（附識）

書竹會寺先高祖慕圖後

先高祖用公公慕譜云在竹會寺梅家山乾隆二年多十二月廷祚以謀葬鮑太孺人還新安始得展拜竹會寺村名也在歙縣西三十里去槐塘若干里梅姓世居於此而司其山稅故山從其姓云墓距村一里而近隔溪碑字甚漫漶以紙揩之可讀者先考諱丞奉及癸山丁向數字末行萬厤二十四年六字僅存仿佛以下不可復識突葬至今百四十有餘歲而家儼然若初封堂局周密朝案秀峯層疊令人覽而神怡時友人劉子學稼與廷祚同寫叢睦汪宅歸而告之學稼

曰是誠可愛惜所葬乃山之過峽處也歲丁卯武岡劉君凝一至新安久之乃以書來言茲山結構大佳穴亦不誤惟當年壞于葬師之手今茲山向適利宜修培以還舊觀耳從來葬術持論多不一然劉君親學稼爲專家且更事多其言宜可信蓋廷祚之蓄疑于心者十年而後釋然也其多劉君門人龍子御天繼至新安念廷祚倉卒未能還故里修墓竟輟已事走梅家山鳩工運土石築壙補唇時值陰雨霖潤泥土立山上六七日事竣北歸踏雪過翁嶺萬仞之高溪河無船跣足以涉脛骨寒凍如割曾不自恤心存仁厚而篤於朋友如是龍子其古之賢人哉先曾祖及先王父再世單傳子姓微弱鼎革後僑居金陵自伯祖少谷先生沒（伯祖諱紹虞吾任之諱紹先生再

從兄也性剛守正不撓于祖先宗族事多也所保護沒年九十有六故鄉廬無人始代訪先高祖墓者劉子學稼也繼則欽尹芮公重鐫碑字其後同年友汪君樸廬復戒飭守者最後劉君師弟審定修墓之宜而龍子復繪圖爲說以明地之所以然廷祚既以不獲奉先世匕墓爲憾十餘年來幸借友朋之助使晦者復明弱者復振七百里之外近于郊郛此皆先世之靈非小子所敢望若諸君子之高義古處我後人其敬識之丁卯十二月元孫廷祚謹書

寶光寺高祖妣墓圖後

先高祖妣鮑太孺人以萬厤三十六年戊申權厝於欽邑東鳳凰山值家道零落徙居金陵百有餘年不能葬先君銜恨以沒及廷祚不敢以太孺人與先高祖合葬梅家山之故語具墓誌中乾隆丁巳季冬與友人劉子學稼定計于新安奉太孺人靈櫬北還暫厝於花園村以俟葬金陵出南城由雨花臺左轉入山之深有寶光寺梵刹志云劉宋建天王寺于此其後遞有興廢明爲今寺地皆僧有也寺後傾圮萬厤十一年僧人謀改建請于禮部粥後山之地以佐費許之其地始出人間轉相授受至雍正初旗人趙姓購而葬之未幾有旨命趙姓盡室回京師並掘所葬以行而空其地又數年廷祚聞其欲售以價得之乾隆四年己未也初劉子學稼寓居報恩寺愛此地嘗引廷祚躡蹻山阜間覽其形勢欲爲先君營兆窆之則在富室不可得乃展轉二十載而卒來歸因以是歲之冬葬太孺人葬後七年而楚南劉君穆堂來守江寧見以爲絕倫既而曰惜哉誤葬于明堂矣法宜有水起脈果驗因爲移上二丈有餘引繩立表審視既定適山有高松數株當前如屏幛不見外物令僧伐之則赤山端然自天表朝于所擬之穴左右不差毫髮觀者咸歎異劉君手折樹枝識穴處時天氣嚴寒至仲夏改葬開土則枯枝已婆娑生葉有欲活狀蓋二君精於地理非時流可及于茲見矣廷祚有感于太孺人克葬之難與得斯地之不易及不遇明師終于地吉而葬凶其故皆不可以不識也先是丁巳之歲學稼在新安見太孺人葬不可緩又恐廷祚不以時至將代爲擇地謀葬而歸事雖未行其高義誠有過人者因并記焉丙寅夏五月元孫廷祚謹書

王家井先考妣墓圖後

先是廷祚以先考妣未葬含痛于心雍正丁未歸自京師謀地愈急其明年之冬友人劉子學稼來金陵館于家旦夕計議又明年得地於太平門外王家井之倉山前代曾于此建倉故名始學稼既得山之形勢欲詳其穴再至皆遇大霧無所見已而得之則凝神結慮如有所失或跨驢獨往盤桓于山之上下左右竟日而反凡兩閱月而後爽然曰吾無疑矣學稼負過人之才與形家言所見雖高于時師而閱歷者鮮見茲山體大恐有疑穴不敢遽以自信而尤謹于先考妣之事所謂精誠之至而鬼神通焉者也其可感亦至矣乃以已

酉孟夏廓葬其冬學稼將赴邗上以所搨方輿紀要一書爲人誣陷禍幾不測羈留江南十載而後得釋歲乙丑有安人登斯山以爲大凶聞者惑焉廷祚心知其不然而無以折衆議尋有武岡劉君凝一與門人龍于御天至急請往視曰此幹龍之閃結也結作奇古難爲俗人道以法按無不合學稼得之矣然有可議者二立向不正而致砂水朝案之皆偏一也高山不隆其壙而使冢受風二也擇日悉皆改正事之大者必合羣策而後就若此可以無憾乎學稼聞之當益慰于心矣既而龍子紿圖撰說較若指掌因備載其始末于後用相發明時有言廷祚溺于地理者夫古者雖不言葬術然葬必以卜欲其吉也且孟子云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使天下元辰之水從之二君亦以爲宜丙寅夏四月男廷祚謹書

書道庵秘閣天存帖後

曾王父虞卿公僑居武林日購得秘閣法帖一部珍藏之迄今二百餘年矣其上雖有宋元諸名家鈐印然未詳爲何本祚之所以不敢苟也初穴前勢微傾瀉或勸疊土爲臺以收歲甲子鄰火弗戒家中故物蕩然此帖出於煨燼倘獲保全未大殘損若有呵護之者先府君因名之曰天存帖云觀其風骨清勁能得古人用筆遺意似較他本爲優也康熙末曾示山陰楊丈大鶴楊負能書名博覽古搨時人就質優劣見此以爲卽鼎帖也余心不然其言忽忽數十載未加考定頃

青溪秦淮之水合流縈帶於前殿宇崇宏松栝陰蔚穆然百城之儀表也自康熙中重修迄今歷四十載雍正十一年大司馬劍水趙公持節來吏肅民安政敎大行乃周覽宮牆見其傾圮漫漶有憮于懷非謀于衆捐俸二千餘金修之凡三閱月而工訖壯麗靚昔有加焉公又以籃豆筆鏞之屬不古若則無以行禮乃自曲阜延名師修飭選士肄業儀物大備適當仲秋之丁遂以釋奠而琢詞碑石申言國家立學之意以告學子夫五方之民剛柔緩急風氣不齊而王者建國君民必先敎學所以示民嚮方一道德同風俗也學中祀孔子配以先賢先儒由京師以至郡學皆然蓋欲天下之人非孔子之法言非言非孔子之法行弗行也金陵古荒服地東漢

建武中中水侯李忠爲丹陽太守始起學校習禮容革其舊
俗永嘉以還衣冠萃止而文明日盛傑士代生然六朝浮靡
之餘習至於今未泯將何道而可以比隆鄒魯與士幸生聖
明之代訓行近光沐浴于膏雨之化則相率以向仁慕義誦
法孔子者固大有其人與我公對揚休命乃新夫子之堂修
禮訂樂以復古始挽頹風與中水侯爭烈矣後之人瞻松楠
撫几筵揖讓其間而徒侈其觀美則豈知公之功者哉是役
也方伯樂亭李公觀察西川王公山左孔公實先相度而董
其事則司馬廣川張公長白巴公因附記焉

鍾山書院碑記

今上御極之十有一年德洋恩普酒賜滂流華崇實學興賢育才爾大臣以地得民其敦行之毋
忽于時海內鴈鳴巖者興墜者舉樂事而勸功祗奉明詔粤
稽金陵宋代雖有明道南軒諸書院而制度未宏徽音莫嗣
雍正元年總制查公始營城中平賦地庀材鳩工爲門爲廳
事爲講堂爲樓爲東西學舍規模大備五閱月而落成名曰
鍾山書院明年御賜敦崇實學四字匾額江左之士于焉萃
止其形勢遙枕雞籠近挹秦淮護龍河之水縈帶左右邑居
環拱城郭紆徐結以崇櫺線以周垣風氣綿密信金陵之勝
地也總制卜吉而允臧天章光被而載錫于以作人敷化可
謂盛矣然聖天子重有慮焉士之貴也先行誼而後文章教
之興也上躬行以倡下勵志以率近者悅服遠者觀感此學

校之有益政治而化民成俗其用斯隆也自非然者上口校
之有益下交騖于其名文雖工而行不篤教雖先而率不謹
翠萃而州處相觀而未善則膠庠之制皆成虛設于書院又
何取焉襄者江右撫臣白鹿院長之請聖主拒而不予其指
深矣方今大化翔洽岳牧以下俱實心導率宇內蒸然向仁
義書院之興以助政治奚可緩也詔下之日總制高公謂翠
巖職司曰興賢育才理國之要鍾浮崇實譔世之經奉詔尊
君臣子之職乃即查公舊建而新之以翦以除以塗以墍延
師長召生徒肅肅雝雝以入于其中禮也已而今總制趙公
至進諸生而訓之曰自古治道明學校興學校既興治化乃
成唐虞敷教首敦親涖傅說陳學厥修乃來周官三物德行
我皇上舉堯舜斯士聿興盛典克廣德心乃其永孚於休諸生
肅然再拜而退爰記諸石昭示無窮

金陵普濟育嬰二堂碑記

書曰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又曰懷保小民惠鮮餘寡昔在三
代以上治世之經則有六府三事而司垣之設淩人之官醫
師之職又皆所以導迎善氣消弭災診其有天民之窮者則
與以常餼而發政施仁恆必先之故聖人在上而下無窮民
非無其具也今上以至仁覆育萬物雍正二年制詔天下咸
取則京師建普濟育嬰二堂乃金陵地當省會久而未舉癸

丑多總制趙公下車伊始有懷惻然乃度地誅茆得佟氏之故園于眾寶門外公自捐俸三千五百金購良田四口餘畝置瓦屋若干間不日而二堂落成復歲捐百金以爲常藩道以下俱歲捐有差而屬其事于紳士考其成於有司於是池幢阜蓋而絡繹者轝僚之盛視也運斤荷鍤百堵皆作者眾匠之勤功也輦載襁負而圍溢者老幼之至止也朝煙暮而夕戶閉所司各職其職者執事之無隕越也衣食有節乳哺成宜者老幼各得其所也麥禾棲于隴首而倉箱彌望者旧有秋也藥物則採製有方棺槨則緩急有備者養生送死可以無憾也鄉人眾而言曰夫朝廷之澤必有爲之承流宣化者而後達于天下晚近以來非無愛民之政而奉行未善惠澤鮮究流弊滋多則雖置福田之院建安濟之坊而欲民之無失其所蓋亦難矣詩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豈不賴有賢大臣哉今二堂舉矣而規模可以垂後章程可以持久使後之人繼公之志踵事以增其美俾惸獨無于野之劬勞孩提無載路之呱泣含哺鼓腹以優游于至化則二堂不朽公之心亦不朽乃書而鐫之石

上宮保某公書

上元程廷祚

某聞之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先聖之明訓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交際之通義也以閣下之貴盛天下之士思一見以爲榮而不可得若是者則唯閣下之命可從昭法之後其可乎伏惟裁察不宣

南歸留上海寓陳相國書

廷祚江鄉下士懵然無知前承閣下屈元老之尊崇枉于旌於陋巷誠近世所稀聞而士林之所興感者也貴門人鍾君勵暇來傳尊命廷祚久欲奉教大賢之側奈都門既不應留而炎暑日迫擬附便舟旦夕南還鄙懷已屬鍾君奉達左右幸垂鑒焉伏惟閣下方翫富韓燮理元化歷任中外五十餘年海內孰不瞻仰嘉謨嘉猷所以襄袞職而轉鴻猷者固非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庸愚所能仰窺萬一茲廷祚謬有芻蕘之見敬獻執事冀蒙採擇夫理國以賢才爲本興賢舉能聖主與賢宰相共之者也而宰相之責尤重何也擇相在君而薦賢在相自古而然相若不以薦賢爲務則上下睽隔雖家稷契而人皐陶欲自致于大君之前無由也方今廟堂之上誠可謂濟濟蹌蹌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兩閫之外時有薦舉徵召則聖主求賢之心固已揭日月于中天矣若夫詞科經學之設則尤有隆焉者何以言之詞科六十年而再舉經學百年而一舉者也昔聖祖仁皇帝肇開鴻博之科被薦者七十餘人而錄用者五十餘人年代漸深而再舉被薦者二百餘人而錄用者纔十餘人經學之科皇上肇開于重熙累洽之後天下所舉僅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也久矣昔徐昭法隱于靈巖山巡撫湯公屏騎從再訪之而不得見湯公之賢昭法之高天下莫不聞然則以方面之尊造處士之廬士之不可驕不獨于古爲然也明矣某今者講於昭法之後其可乎伏惟裁察不宣

南歸留上海寓陳相國書

廷祚江鄉下士懵然無知前承閣下屈元老之尊崇枉于旌於陋巷誠近世所稀聞而士林之所興感者也貴門人鍾君勵暇來傳尊命廷祚久欲奉教大賢之側奈都門既不應留而炎暑日迫擬附便舟旦夕南還鄙懷已屬鍾君奉達左右幸垂鑒焉伏惟閣下方翫富韓燮理元化歷任中外五十餘年海內孰不瞻仰嘉謨嘉猷所以襄袞職而轉鴻猷者固非

四十人而實被擢用者纔兩人爾我朝列聖相承詩書禮義之澤漸被八荒宜乎人材蔚起遠軼漢唐就之而拔其尤猶挹水于河而取火於燧也今以二科所取之數合并以觀是歷年愈久而人才愈不逮于往日國體所關曾未有大于是者乎卽使今日之才誠有不逮而大科已開其人已列名而上則國家之漸仁摩義可思也聖主之崇儒重道可念也豈不宜加重顧恤而異以光華我皇上齊聖廣淵睿慮周詳而朝端不聞一言之建白能令天下釋然于其故乎倘書立政之篇有云古人之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纘俊尊上帝又曰亦越成湯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此言焉湯當國家大盛之時而求賢不已至居位者已得其人而時復求賢以待用然則古之盛王亦志於得賢而已而局嘗以少爲貴乎竊見詔旨有云無拘人數蓋欲大臣之嚴惟丕式而無濫與遺也以古所無者而私測聖明豈理也哉廷祚抑猶有說人才之盛衰存乎士氣士氣之舒發壅鬱則視乎君相之所爲昔宋眞宗時有以能日賦萬言詩薦於朝者試之失實羣臣請加譴責朝廷不許特受正字以勸天下之學其時所見之大如此當詞科之再舉也字內之士欣欣然動其好學稽古之心已而見其如彼則士氣爲之一不振矣經學之舉蓋自炎漢始起其端而唐人以爲取士之常制無足重其特立爲科者聞無聞焉聖主穆然深念創興于數千載之間假令伊且申甫之儔在下而成其美又何患士氣之不振而

風俗之不馴致於隆古乎詎意薄海之瞻望方殷不崇朝而其寂寞較詞科而尤甚也廷祚伏處蒿萊至微極賤何敢揣議大政以取罪戾寔以忝附盛典之末復有感于閣下之一顧念古人身在江湖心存魏闕滇行以此言進于台端誠慮他日復有關于國體與人才士氣者望閣下其雖其愼而宣聖朝之德意垂休闕于無窮也昌勝悚惶待罪之至

與荊溪任丈鈞臺論易圖書

蒙示易傳首卷臚列諸圖發揮陰陽消息之理非于天根月窟探尋者不能有此序中首揭易之作不爲卜筮尤爲撥開雲霧醒羣蒙也抑某竊有請者宋儒發明河圖先天以爲作易之本原自有所見然繫辭傳稱包犧氏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始作八卦不言其以河圖爲本原也雖傳中偶有聖人則之一語然何嘗不曰天生神物天地變化天垂象見吉凶聖人皆則而效之乎亦未嘗專主于河洛也洛書惟見于大傳河圖則書之顧命與天球并陳元人俞琰以爲當如玉石之類至于龜龍之說出自緯候或謂圖屬易書屬範或謂圖有九篇書有六篇然自漢迄唐未有言親見河圖洛書爲何物者宋陳希夷始出河洛之圖而朱晦翁宗之至希夷之所自出晦翁亦未之詰也夫由六十四卦而推之八卦由八卦而推之一奇一偶此已爲象數之至理道之極而宋儒又加先天後天方圖圓圖于其上此于大易果有攸關不可少否伏羲畫卦文王繫辭孔子嘗明言之矣而未嘗言二聖人有此

數圖也今則公然曰此伏羲之圖此文王之圖其戚于何書傳于何人果有以見其爲羲文所手授否先天後天之名果有以見其爲羲文所自訂否鄒漁仲謂先天之學出于麻衣道人希夷傳之以授康節然則麻衣之前其孰爲傳之而孰爲授之耶果授受有自信爲作易之本原而謂爲作易之本原則朱子他日答王子合書何以又有庶節說伏羲卦位近于穿鑿附會之語乎至若太極一圖後儒皆言濂溪得不傳之祕而晦翁復極力表章以爲學宗或亦謂出于陳摶而道藏之上方大洞眞元妙經則已載之謂之太極先天之圖與濂溪所傳無異同也然則希夷一人之學乃宋儒之學之本原而謂爲作易之本原其足以取信于後世否耶要之聖人已往道在六經經之所有不可削經之所無不可增某愚昧無能仰窺萬一然有所疑不敢不質于康成公彥之前幸有以教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與陳東皐論書院書

足下賦性沖澹卓然塵壒之表可以廉頑而立懦前聞應聘主教皖江大愜士林之顒僕嗥違日久通候不敢循俗寒溫而妄有論列惟冀足下鑒之而已竊謂天之生才猶地之生五穀人所以生人才國所與立孟子曰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五穀之不熟有是數者若人才之成就敗壞則在教之一端非有他也今日之所謂教者何如哉天生才而君用之用之則必取之取之則必教之勢之相因著然也方今用與取之法不可謂不詳矣而所謂教者惟各省之書院既久昔人固已有所學非所用之歎矣然主司與學政之事也今乃必先考制舉業然後得入書院而爲乘人乎哉何以言之制舉之文古無是體以之試士相沿而習其穢也良農得嘉種不知其播種之法則必請于老農而欲其成猶農之不種不如是者謂之棄穀今有書院而不求所以教人之法不且豹澤至渥也夫國家之于人才不教而欲其成猶農之不種而冀其穫也良農得嘉種之法則必請于老農世宗皇帝知其然雍正十一年特諭直省興建書院敎思無窮云教也其下則學博一官位卑而不能自奮士益輕之督撫下迫守令以刑名錢穀爲大又不敢越俎而言教學之事我世宗皇帝知其然雍正十一年特諭直省興建書院敎思無愈未必能收造士之益故學政之設以取士則可也非所以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見其面況服習其教乎歲科兩試期至乘傳而行州郡峻事而退來往踽踽然若將浼焉以此行之雖其人皆董仲舒韓子合書何以又有庶節說伏羲卦位近于穿鑿附會之語乎至若太極一圖後儒皆言濂溪得不傳之祕而晦翁復極力表章以爲學宗或亦謂出于陳摶而道藏之上方大洞眞元妙經則已載之謂之太極先天之圖與濂溪所傳無異同也然則希夷一人之學乃宋儒之學之本原而謂爲作易之本原其足以取信于後世否耶要之聖人已往道在六經經之所有不可削經之所無不可增某愚昧無能仰窺萬一然有所疑不敢不質于康成公彥之前幸有以教之

使一代之臘典天下以爲無足重輕豈不惜哉豈不惜哉足下擁盛譽膺重任所以籌此必有道矣然不知到皖以來能如安定之設教蘇湖否如晦翁之在白鹿洞否兩公科條俱在曾酌定采用否能以古聖賢修身致用之學教多士孜孜勿倦否能一切課以經史實學不似他人沾沾用制舉業否以足下之度越流俗于此必有可觀而僕之不能無慮者誠以人才所關至大而朝廷之書院不可一日而虛設也若曰國家既以制舉業取士則教人者不宜舍此是大不然夫制舉之文士之所當自謀非國家之所當代謀也于祿者之所有事非尙志者之所有事也今操化民成俗之權將蒸陶一世與三代同風使天下之士修其天爵而不知有人爵之榮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則其上也即不然而語其次言語者學與行之枝葉苟其人悅學而修善行則其制舉之文必有過于人者又何待于吾之督責也今皆不能然猥取人干祿之具而代謀之使人欲日燄天理日微以大違于聖賢立教之本統訓豈聖朝興建書院之意乎故竊謂今之書院患在教法之不立教法不立雖操切之若卒伍防閑之若婦女何補于事養生論所謂不知灌溉之益而望嘉穀于旱苗者也先王之時無地不學無人不教而賢才輩出今自通邑大都以及幽遐阻絕之區莫不有學可謂盛矣而未聞其所以教書院之興于郡縣諸學爲特隆有心于人才世道者可不加之意乎僕屏契有素不敢以世俗之所爲望足下而輒進其教教之愚幸垂鑒諒焉

與劉學稼書

前接手示滾滾數千言志趣甚高議論甚大以隆吾黨畏友素推足下此非時人之所及知即此一書寥寥海宇知其故而能言之幾何人哉久欲雖復無從下筆以意緒甚多今欲約畧一答但恐未盡耳自古言學問者必以性命爲先性命見于倫物知性命之說而而非知性命者也故佛老之學君子未嘗無取焉而弗用也然是亦難言矣弟自邇年以來始深知學問之難惟在躬行千古以上未敢輕議後來茫茫亦未敢輕議惟覺縱橫萬里之內可以當得人字者未之槩見其故安在我輩居平誦詩讀書孰不言希聖言希賢然一過小利害小得失無不喪其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守所謂簞食豆羹見于色者比比然也由其中本無眞得而義理之心不勝其嗜欲之心故高談三古浮慕聖賢而無少補于實德實行也此可以謂之人哉元明以來學者稍知有貞觀註疏者即無不極詆宋儒然以弟觀之可以當得人字者究竟宋儒爲多何則彼固嘗致力于存誠遏欲而以寔德寔行爲事者也至若解經之得失乃其末節其主張太極先天不能直標易簡以爲學宗固皆不能無過而要其所得不在漢唐諸儒之後弟于程朱經學多所異同而卒不能昧其本心識及于宋儒之所得者良有由耳我輩存誠遏欲不逮宋儒遠甚而遽自謂有得其于性命之說請反而思之措之倫物者爲何事見之德行者爲何功而敢自誣乎其或撫拾

宋儒之唾餘而以當已之躬行者一時非不可以炫俗然所謂見他人之食不足以爲飽者也亦何益哉願自今以往惟各求眞得而已甚苦索居無緣與足下相見而來書言欲卜築湖南決意入山聞之益加悵惘便中幸時惠手教勿似從前落落仍有他語當相告者以紙短不復及

上一齋晏公書

春間閱邸抄見閣下有開府山左之命君子苟有志于民物豈計官之崇卑小大哉然位卑者受制多任小者施澤隘今日者閣下志已遂而道可大行矣抑廷祚竊有請孔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以閣下學道有年而優入乎古聖賢人之域其不以三公易三日之養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也明矣太夫人不能閒關數千里而就養則閣下不能一日自安于吏民之上又明矣竊料閣下聞命之日感聖主之知而念太夫人之不可頃刻離必愀然以悲惕然以思而曰君能資于羣力親所倚者子而已子職而不供誰復代之且人臣之不可諉者急難也今天下安于泰山而吾親之年適瀕于衰暮二者孰緩孰急身膺召伯分陝之權而心銜曾子齧指之痛又豈所以靖共爾位乎然則去就之間久矣哉閣下內斷于心而不待再計決矣斯時雖有以不俟駕之說進于左右者豈足以移閣下愛日之誠陳情之志哉廷祚素蒙閣下恤以古人之道又念此事在閣下爲千載之一時而不可忽者緣不敢默冒瀆尊嚴不勝惶悚

上李穆堂先生論書院書

先生以古學倡導天下蔚然爲世儒宗廷祚欲奉杖屨有年矣秋間適還敝鄉未遂所願茲敢以所欲言者布之執事幸垂教焉竊見上諭有云士子務志于爲己爲聖賢之徒毋志于科名爲世俗之陋大哉聖人之言先生試士首先舉之所以闡揚謨訓而示多士以當務之急者其至矣乎夫以選賢與能之典而出于科舉蓋千百年于茲矣然自詩賦而論策自論策而經義其用若由漸而上其法愈嚴而士日益輕易書其法亦由漸而嚴然其用愈上其法愈嚴而士日益玩則何也論者曰自周官三物賓興以及漢代之孝廉方正莫不先行誼而後文學乃自隋唐以來法雖屢變而所以試士者皆不外乎記誦詞章而隱然示以不必問其生平之意則上之所望于士者固不爲厚而又何怪于士自待之薄耶論者又曰人之行誼固不易知吾欲求之鄉舉里選而眾多之毀譽不足憑吾欲求之九品中正而一人之雌黃又未可定豈若略其行而觀其文之爲得且可以息浮競乎若然則取士之制果未有善于隋唐以來者矣廷祚竊謂王者不能舍法而立政而法不可徒恃故凡事必求其本何則取士以教士爲本也今之所謂教者何如乎國學有司成聚天下之士教之以科舉之文而已各省有學政聚一省之士教之以科舉之文而已世宗皇帝之興建書院澤至渥意甚盛也而今之山長亦惟教士以科舉之文夫科舉之文士之有志于榮

進者習焉非所謂學也彼既知教者之意惟此之是問又孰肯舍其所甚急以從事于爲己之學而毋志于科名乎科舉既不足以籠天下之才而學校之中又聽人之自爲賢不賢自爲學不學竊疑其異于古所云矣朱子有云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今之太學但爲聲利之場士之有志于義理者既無求于其學其奔趨輻輳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掌其教事者既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意而月書季考者又祗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嗚呼朱子此言豈止當日一時之弊哉竊謂今之教法雖不能驟進于古宜于天下之書院愼選其掌教事者而倣蘇湖鹿洞之遺意以爲教入其中者必先行誼而治經治史務使各盡其材以核其實而勿責以科舉之文則不思其學之不成矣其考試之法參稽于晉撫蕩司其取之之法不必入于鄉舉畧倣唐人進士宏詞之制九載而後有司歲拔其尤者數人貢于太學視舉人太學又拔其尤者視貢士以待天子之廷試而與以出身如此則人皆勉于窟行勵于實學而朝廷收得人之效矣以此與科舉之法相輔而行似爲有益廷祚草茅賤士何敢妄談治教因先生遵奉明詔之意而推廣之遂及于此幸惟宥其狂瞽

上望溪先生書

昨讀先生集中誌銘墓表大概主於敘交遊感舊故蓋所以

與作者夾敘以充事寔則未見其義之所起是皆韓歐之所無也伏思先生文成法立模範于千古有必然者第恐世之學者操刻舟之見而議其後承下詢不揣愚陋妄陳胸臆伏冀垂教是荷

上望溪先生論儀禮書

前侍尊側聞以特牲少牢爲大夫士合祭祖禰之禮而經中不見昭穆二筵又止言一尸此十七篇內不解之疑也某茫然莫知所對退而尋檢漢唐註疏並繹思其所以然而後知先生之有疑于此未爲過也此二篇康成固以爲祭祖禰賈公彥從而推明其說謂大夫而下適士官師無問廟數多少皆同日而祭畢夫同日而祭此祫祭也曾子問王制所言祫

祭止於天子諸侯大傳又云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由此觀之則祫祭者乃天子諸侯之重禮聚昭穆于一堂以明其流澤之遠繼序之盛等而上之則惟有追始祖所自出以及毀廟未毀廟之主而謂之不王不禰矣故先王之制廟也有二祧有始祖有高祖有曾祖有祖有禰而已禰則祢焉天下之大士始立廟而先王不與其祭祧而與其祭祖何也祖者人之所自出祖得祭而後羣祢者有所歸祖必有廟而後可以藏曾祖之主祢以昭穆曾祖者考之所祢者也卒哭之詞曰隮祔爾于皇祖某甫又曰適爾皇祖某甫此孝子之曾祖也當遷者謂之適新祔者謂之隮方升者亦謂之隮有所隮也三年喪畢新祔者之考升爲祖故特牲命筮之詞亦如之謂皇祖則孝子之祖也特牲不諏日以除喪之日不曰歲事不言妃以其爲祧遷之祭也而鄭氏疑爲禫月之吉祭不亦謬乎夫祔者附也以祢之重而體一則曰祔再則曰祔其義之顯而殷也如此則立尸之故亦可由是而推矣記曰周旅酬六尸此三昭三穆有廟者也祖所自出無尸毀廟之主亦無尸則大祫之與時祫皆不過七尸以是知古人之一廟一尸乃制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矧士之微也祖之是祭而爲祢立尸有是理哉或曰先王之制不疑于教天下以重祖而輕禰乎曰姑立廟者其制有不得不然也使爲士者積勤累勞以上列于卿大夫則廟可得而三矣即不然而考終之後子復爲士則今日之祔食者又升而爲正祭之主矣祧遷之義上下所同祖遷于上宗易于下廟制之與宗法亦無以異也先王之仁嘗有未盡心于此者而何病焉學者所疑當在禮經不言設主之法士之異於庶人者得以祢祔食于廟祭之日考之主必與祖同設而他主不與焉大夫立三廟而曾祖之祭仍不得設高祖之主向疑大傳大夫以上有大事祫祔而遷夫士有大事祫祔而遷故有時踰制而干祫然雖得請而終不敢立尸否則君臣之相去一間耳然此必無之事也公彥雖漫爲之說而惟以盛一日爲斷蓋有見于廟無二尸之理矣或曰少牢非士禮矣而其所祭同于特牲又何也曰此士初爲大夫而未立三廟之時也然則昏禮之受于禰廟非祖禰異廟乎曰非異廟也其義有不得先祖而後禰者猶三月之奠菜以見舅姑爲先也曾子問父殁而冠則掃地而祭于禮亦是類也蓋常禮而行于廟者多稱禰以明莫親于禰也祭則曰祖以明尊無二上也祖禰可以互稱而王者不與聞焉謂士有二廟者其諸始于此與他若虞禮因祔其考而以女子孫婦類記於後戴記又稱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夫既曰祔食則未有不祭者而禮文不具豈于饋食之他日爲壇以祭之于別所與不可得而考矣竊觀先生剖抉註疏之訛謬不遺餘力而饋食二篇似于賈氏之說殆有惑焉故不敢不畧陳所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幷及一二疑義仰希教益擱管惶悚

與家魚門書

秦漢以來後學者所務實繁有徒不可以不知所擇誠有如足下之所慮者竊謂儒者之業以希聖希賢爲本欲求進于是惟窮經近之此經學所以爲衆學之本也史者致用之器也經千用無不備而必繼之以史者欲究古今之事變以補經所未逮也下此則記誦詞章之學末矣然古之工于詞章者其本不在詞章觀韓柳諸公之論文則知之矣且賈董諸爲之文高邁百代而不聞其學爲文也無名氏之十九首乘絕無窮而不聞其學爲詩非以其品之高學之正有存乎詩若文之先者耶賦本風雅之附庸遂爲敵國孟堅以爲古詩之流文體之最鉅者也魏晉以下文人才弱遂不能爲至今乃成絕學騷體更古近代惟明人虞次楩能爲之此二體未可與詩餘四六同譏若唐人之賦則直謂之爲有韻之四六耳非賦也駢體最病于文詩欲爲古人之詩文者當爲淫聲美色以遠之可也詩餘能如太白樂天則無病于詩儷體能如孔璋子建則無害于文然豈易言哉文選一書乃詞章之津梁未能忘情於詞章流覽足矣非中年以後所當專力者也中年所急惟在經學經學者學者所歸宿之地也其事不離乎章句而不在乎章句所貴融會通貫淵淵乎有心得故不能望之弱冠之前而必待神志堅凝世務涉歷之後方可與言而人之能與乎此者亦必於斯時決之矣足下負超世之姿方今可與議千秋之盛業者舍君誰歸屢舉不利退而厭薄天之所用未可知也承致下問輒據鄙見以聞惟高明採擇

與江甯袁簡齋明府書

明府下車三月吏畏民安金陵大治一時莫不多之然使明府惟知揣摩今日之風氣俛首下心以循資格致高位則雖惠政嘉績與古循吏相頡頏猶非某之所心悅而誠服者也夫古之君子所以成名於天下後世者存乎氣氣有未充雖負過人之才高世之行而或不能自立猶挾萬石之舟而無水以濟之也前側聞餘論引義慷慨不肯殺人以媚人此其氣已塞乎天地之間矣不爲威惕不爲利疚而一意孤行其同流合污舉世成風以來莫不以氣節爲狂怪以中正爲迂疏當此之時而或以利害之說進于左右者望明府察其爲小人而斥遠之勿納其言而已夫古人所遭之利害有較今日爲尤大者其可畏有較今日爲尤甚者而何以古人不以動于中古人有是氣而終始一節明府有是氣而某慮其轉移于小人之言某未爲知明府者也然願明府察之臨楮惶悚

附袁明府復札

枚頓首再拜綿莊同年足下讀手書意勤勤懇懇何相愛之深也僕性懶散于官無所宜尤不宜縣令既已無可奈

何則拳輔鞿隨行而趨譬夫深山之鶴養之甚馴其意
未嘗忘煙霄也一旦得閑輒自引去比年積得書史若干
卷古物數枚欲得閒以自快恨江南大吏多君子偏能相
容今因一節事與長官牴牾古人所爲以去就爭之者正
在此時縱使權貴在前災患在後方將抽去手板以遂初
志而況威不過二千石利不過五斗米而所爭乃在出生
入死其所得甚重而所失甚輕僕雖不肖其必知所審擇
也明突足下抱高世之才年未半百召試後能絕意科舉
事氣槩當在何許讀近稿數頁粹然成一家言愈知文章
傳道不仗史筆也雜詘既畢附上左右枚再拜

與戴椅園論筮法書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蒙示尊著論揲蓍之法有服者二有不敢遽服者一其服者
則大衍之數五十定有五之爲脫文也策數之當斷于過揲
而不當斷于掛扐也其不敢遽服者則謂後二變不掛夫自
春秋而後占法失傳即左國所謂未可盡信若揲法則經有
明文矣非占法之可比也以經考之一變之中有分有掛有
揲有歸有再扐言之有序而不雜如是分以象兩掛以象三
揲四以象四時歸奇以象閏再扐以象再閏言之欲各當其
物而不可闕又如是則亦可以免于紛紛之論矣乃張橫渠
郭忠孝諸儒獨以爲後二變不掛奚怪朱子之出而辨之哉
向閱啟蒙一書見其論占法頗多臆說意竊怪之至其所論
揲法則未嘗誤也且經以分掛揲歸爲四營言一變以例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有八變又言再扐後掛以起第二變之端聖人之意炳然甚
明若謂第二第三揲不掛則十八變中掛一者僅六不掛一
者十有二舉人當日不宜統謂之十有八變矣而又皆曰四
營而成易其叙何耶郭氏譏孔穎達之說爲自相牴牾按正
義云初揲之餘扐之合于掛扐之一處再揲之餘又合于前
所歸之扐而約扐之是再扐而後掛也夫掛者一也扐者奇
也其事雖二而在四揲之餘則掛與扐必合于一處而後象
閏其言未爲大失若總掛之說乃爲混扐于掛而不見扐與
扐之所由分以致經之後掛其義亦無由而見則可謂疏矣
以此爲譏穎達固無所辭若譏其以左右手揲爲再扐此在
經有明文而謂爲穎達之私言可乎且郭氏曰繫辭以兩扐
變如郭氏之說則經文爲言三變矣郭氏徒知以三變應三
歲爲明于象閏之義其于啓蒙所譏考之經文爲六扐而後
掛而後兩變又止于三營者將何以應之耶蓋郭氏不自知
其致誤之由在以一爲奇而以歸奇爲歸掛一于扐夫以奇
爲所掛之一此虞氏翻之誤也一者兩之用奇者四之餘其
物異矣掛一本以象三歸奇本以象閏其義又異矣虞氏起
而混之使象三象閏不復有別而掛一歸奇又不成爲兩營
朱子以爲名實俱亂其言當矣汴水趙氏曰奇對耦而言爲
奇楓之奇對成數而言爲奇餘之奇歸奇者奇餘之奇也豈

可與一混乎尊著云一木居揲四之外故以爲奇而掛之此郭氏承虞氏之誤而以後二變爲不掛之由不可不察也欲知一之非奇當明一所以當掛之故夫道以兩爲體以一爲用一者兩之合也人者天地之合也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未分以前則無物也未掛以前則物自物也二分而物之體見一掛而物之用行象兩之後不可無象三蓋道之自然而非人之智力所能爲也今揲法後二變不能無兩不能無兩而無一則爲有天地而無人其合于道否乎一之爲物其重如此明于其故則知四營之不可以闕一而以一爲奇者其誤審矣至郭氏謂第一揲惟掛一則所餘非五即九而能變第二第三揲雖不掛亦有四八之變蓋僅知掛一爲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生變之一端其所得固已淺矣況其說亦有未盡乎啟蒙謂三變皆掛則爲老陽十二爲老陰四爲少陽二十爲少陰二十八老者陽饒而陰乏少者陽少而陰多若後二變不掛則爲老陽少陰皆二十七爲少陽者九爲老陰者一又皆參差不齊而無復自然之法象由朱子之言而排策以求之則後二變不掛者得九甚易得六甚難然則得爻成掛不掛與皆掛者不能無異矣安得以俱有四八之變而遂毅然必欲執其成說哉僕嘗以左傳考之其間一爻動者凡十畢萬遇屯之比晉文公遇大有之睽叔孫莊叔遇明夷之謙孔成子遇屯之比得九者四陳侯遇觀之否魯桓公遇大有之乾晉獻公遇歸妹之睽崔武子遇困之大過南蒯遇坤之比趙鞅遇

乙十 青溪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泰之需得六者六得九未見其易得六未見其難然則三變皆掛其爲古法無疑而啟蒙之所云確于張郭從可識矣足下研精易學多所發明又承以僕爲可語故輒陳其所見不敢自蹈阿順以虧麗澤之義幸惟教之

與家魚門書

上元程廷祚

憶紀元之歲扁舟兩過淮陰得覩英妙中心藏之若嗜寶者之獲火齊木難也然其時不過知足下好古博雅焉耳昨敏軒具道足下沈酣六義膾炙百家期與近代之名公鉅卿子爭長黃池此人人之所聞而震聾者豈待愚哉而又豈愚之淺識所能逆料于數載之前乎夫詩之爲道難言矣一代之中必有不朽者數人彼皆負過人之才高世之志而有不得已之故借詩以發在昔如太白之浮雲富貴子美之許身稷契其發于詩者固足以俯視百代即不然而發于他物亦未嘗失其所以不朽也世之無故而徒求工於吟詠者烏足以知之而又豈可爲足下道哉抑愚且有進夫人如李杜而僅名于詩雖謂以詩掩可也君子之所惜也足下春秋鼎盛亦負過人之才高世之志而好獨在詩將來何患不至李杜即至李杜而天下謂足下以詩掩足下固弗恤而愚獨爲足下惜之非謂詩至李杜猶有所未足也以天所以生足下者未竟于此也伏願以太白之浮雲富貴子美之許身稷契者而大肆力于古人之學夫六經者日月之光山海之藏窺之不能盡用之不能竭千古之德業未有不基于是者也基於是則內可以聖外可以王其取效也宏其收名也遠觀斗酒百篇與撚斷數莖其所造之大小輕重當必有能辨之者謬抒

一得獻之座右

寄家魚門書

前自淮陰南還以及渡江凡知與不知必爲道吾足下之賢曰當今可語眞儒之業者斯人也足下自不近名吾能不以延譽爲已任乎且好善乃愚之天性非有所强而然也仲夏之月觀察李公自燕湖來揖藩篆聞人道愚凡三遣敝廬晤言盡日以性命經學爲汲汲求諸今日與今日之從政者其人蓋亦罕矣既得足下又得李公竊幸今茲吾於友朋之緣何其盛也學莫先于經學經學中有章句焉有性命焉章句所講在此而所求在彼雖聖人之教人不過如是也夫王

道廢而管商作聖學微而釋老興釋老之不廢于天下者以其稍知性命之端倪而吾儒不能勝也宋代諸君子出而思有以勝之然于大易剛柔易簡之理全不能明而顧取陳希夷之以自矜微妙此猶漢家之王霸雜用而以爲自有制度也豈足以勝佛老哉故欲從事於性命者不可以不學易足下天資高朗能用心於內又好學易過人誠遠矣然學欲其專好惡其雜大易之外凡聖經皆不可忽也他若詩之爲道事物之要用存焉是皆所宜學也若詞賦寄焉古文之爲道性情駢儷之文雖未必靡害于道然其用亦小矣以玩物喪志爲戒者有弗役志者焉足下既有志于古聖賢人之業愚何敢

率意阿附以自誣以欺足下使足下他日翻然而曰某于直道未之能盡也愚自視爲何如人哉幸賜垂鑒寄來儀禮句讀二册及春秋辨義一部餘俟續寄

與家魚門論古文書

誼手示知邇日留意古文愚前已微窺語在嘉平望日札中夫三代以來聖賢經傳皆文也其別稱古文自近日始一則對科場應試之文而言一則由唐宋諸子自謂能復秦漢以前之文而言後代言文者率以唐宋爲依歸而日趨于時以日趨于時之文而自命爲古文明者之所哂也夫古未有言爲文者漢以下乃言某善屬文某工於文某言語妙天下自時厥後文乃不逮于古有志者其何適之從乎閒嘗考諸經召南之詩也以爲平王即宜臼齊侯之子即襄與桓則必作端以爲三百皆孔門之舊者則平王齊侯當有別解而必爲愚衷以就正左右哉何彼穠矣一詩辨論雖多大要不過二朗加以深造自得廼能有此切至之語素忝同志其可不竭有辨難必揆之于理俾無毫髮遺恨乃爲定論足下天資高來札有云經解同異平心察之得失自見又云說經不妨多中足下亦慎其所取法者而已

答家魚門論何彼穠矣書

盧詞靡敝學者之精神可不知戒與由宋以後作者愈不逮宋矣非愚所敢盱衡而論定者也古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足下亦慎其所取法者而已

答家魚門論何彼穠矣書

來札有云經解同異平心察之得失自見又云說經不妨多有辨難必揆之于理俾無毫髮遺恨乃爲定論足下天資高朗加以深造自得廼能有此切至之語素忝同志其可不竭愚衷以就正左右哉何彼穠矣一詩辨論雖多大要不過二端以爲三百皆孔門之舊者則平王齊侯當有別解而必爲召南之詩也以爲平王即宜臼齊侯之子即襄與桓則必作於東遷以後而非召南之詩也按古序序詩皆有世次然細察之多未可據今國風自邶鄘以下可見也若論二南昭然爲周初之詩而此篇乃有平王齊侯則謂作于東遷以後者無怪其十人而九矣其說亦有二而皆難于盡信一則曰誦習者失之而誤入也一則曰他國之風得二南之遺音而附于此也請試言其難以盡信夫詩失其先後考固多矣二南固多矣一南之詩也以爲平王即宜臼齊侯之子即襄與桓則必作端以爲三百皆孔門之舊者則平王齊侯當有別解而必爲召南之詩也以爲平王即宜臼齊侯之子即襄與桓則必作於東遷以後而非召南之詩也按古序序詩皆有世次然細察之多未可據今國風自邶鄘以下可見也若論二南昭然爲周初之詩而此篇乃有平王齊侯則謂作于東遷以後者無怪其十人而九矣其說亦有二而皆難于盡信一則曰誦習者失之而誤入也一則曰他國之風得二南之遺音而附于此也請試言其難以盡信夫詩失其先後考固多矣二南固多矣一南之詩也以爲全詩之冠孔子教子以爲先乃學者日所肄習也縱經秦火不應篇第之錯誤至此若必實以春秋之王姬則襄與桓皆身爲諸侯而稱爲侯之子似非立言所宜當別有平王之孫下嫁齊侯之子者方無疑義而未敢信其爲襄與桓魯詩說近代僞書其竊前人之論切指齊襄不足辨又有謂附此詩於二南以美齊桓者夫桓之霸功可美也內治不必美也

況詩詞明美王姬而焉取此盤說爲其可疑者如此故漢儒
嘗守其平正齊一之解而不援春秋非獨以二南無東周之
詩也觀鄭康成不以南陔等詩不在什內爲非孔子之舊又
謂十月以下四篇爲刺厲王之類抗顏與毛氏異議則豈不
能盡此詩篇第之誤乎彼蓋有所疑而不敢發耳且此詩首
章本王姬始嫁而言其有肅雝之德後二章乃更取其族類
之貴反復稱之亦覺無謂而似當有別義者梅莊謝氏乃爲
忧儱均敵之訓欲以上一字徵讀之以取義其句法彷彿所
謂宜爾室家樂爾妻孥者若曰平乎王之孫者則侯子也齊
乎侯之子者則王孫也其說固未即確然親乎正齊一之解
差爲近理要而論之此篇以美王姬能執婦道爲詩之正指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平王齊侯本無關于訓戒誠不可考則亦當從闕疑之例眾
說紛紜不若考章不指定何王之世而謂文王太姒之教久
而不衰者其言允當而有餘味矣愚又嘗考之二南皆作于
文王之時若召公爲伯則在周有天下以後然則甘棠一詩
亦後來附入而非召南之所固有矣豈惟何彼穠矣乎足下
以爲何如

上督學翠庭雷公論宋儒書

伏惟閣下道望峻隆海內所共瞻仰廷祚識淺而聞寡欲求
開發敢以區區之見陳于左右竊見自史記立儒林傳歷代
相因未之有改至宋史始分爲道學論者多以爲非廷祚蓋
嘗反復于此而知元之史臣有所不得已也夫聖人之道廣
大精微學之有始終造之有先後而要于人之設誠致行不
以空言爲實行也所必然矣自孟子沒而道不傳漢武宣以
後嘗重儒術五經置博士及弟子員公卿登用儒者然上之
所以誘其下者利祿也下之自奮于學者章句訓詁也本已
淺矣故其時以儒術顯榮者多曲學阿世之行新莽竊位稱
符命爲國師者皆大儒也即其先如申公轅固董仲舒之儔
秉正守直足有可稱而語其下學上達得聞聖人之奧者則
未見其人焉自時厥後凡史所謂儒林大抵以待解說經義
著有成書者而其人之邪正學之純駁率置弗問嗚呼儒所
由名其蘊於是而已耶亦異乎孔孟所謂道所謂學矣宋室
之興濂溪明道諸先生相繼竝出其所講求超然異于前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於是儒者之門戶始擴而大之以上躋乎孔孟之堂當此之
時史家欲不爲立道學之傳可乎故曰有所不得已也廷祚
又嘗思之孔孟既往道在經書乃有章句訓詁之事昔之儒
者託業于此豈曰非宜而以爲本務即此而在則過矣何也
古之命是儒也蓋將教之以仁義道德由是而之乎賢由是
而之乎聖非欲其徒以詮解聖人之道經爲名高也審乎此
則兩漢以後之儒與宋儒之得失較然矣而後人所以尊宋
儒者亦可得而識其輕重矣夫能察天理人欲之分嚴義利
公私之介專務于存誠主敬致知力行孜孜然以聖人爲必
可學而至者此誠宋儒之不可及者也若夫解經之是非離
合則宋儒之末節也舉本末而混同之不可執其本以蓋其

末亦不可也宋史道學傳之序曰諸子之學大抵以致知格物爲先明善誠身爲要而又曰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顯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沈于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然而各得其所斯言也本末幾于混同宜當日史臣所見不過如是既失其啟五百年以來舍經從註之弊惜哉其不明于尊宋儒之道也且使宋儒必以解經爲重則明道無解經之書無損于明道也伊川朱子之所尊崇乃朱子于伊川易傳攻辯不遺餘力以解易而誤亦無損于伊川也蓋有宋大儒爲學自有本末而其自知之明有非史臣所能及者然則朱子設有解經之誤後人援伊川易傳之例豈所以獲罪于朱子哉而乃有

一語之非亦爲之諱一字之訛亦爲之說則子義未有處也若曰朱子所書施于伊川者非後之學者所可遵用其言宜若有理然記有之事師無犯無隱今于無可非議之處而有意瞽瞽則過于犯矣若已見其可議而曲爲之遐則近于隱矣皆非事師之道也且孝經曰君有爭臣父有爭子君臣主義父子主恩皆不能無爭曾是學問之地而容阿附乎朱子有知當亦無取于此故曰于義未有處也考朱子詩傳刻于最先本義又未修改後來議論多所異同晚年有平生注經不免誤已誤人之悔此百世以下之所共聞然則朱子紹聖學之眞傳者自有在矣似不可不察也執經義以商酌是非離合此格物致知之急務先賢殆所樂聞而不能無望於後人者鄙見如是嚢曾以質之望溪先生先生曰然倘閣下進而教之又厚幸矣

再上雷公論宋儒書

前敬陳鄙言蒙閣下略勢分而重問學惠降手示適有未盡之言敢再布之執事幸垂教焉夫六經者聖人教人學爲聖賢之書也德行事業胥于是出今欲使天下治六經者皆能反之身心而學爲聖賢其勢不能然有國者以之設科取士而不廢考儒碩士以之沒身其中而不舍者何也舍是則異端曲學與夫詞章眾技之駁雜無與于進德修業之事故也且經之精義不外于章句相與誦習而流傳之可以冀學者之一旦而憬然悟也故自炎漢以來類經學之不墜以待眞

儒嵬起於千數百載之後此二鄭賈馬所爲擁不世之功而天下或未之知也然則當務之急孰有逾於此哉若夫經學之數在于專門漢代治春秋者持穀梁則非公、羊守二家則輕左氏詩之齊魯韓毛終不聞其相通迨三家皆衰而毛氏始立學官夫聖人之經如日月然不可以牖中所窺而自謂盡其全體今欲以一師之言而箝天下之口是何異于指一目所見而以爲周天之徑也哉葉秀發謂後學敢于叛聖人之經而不敢違先儒之說良可歎也宋人說經以義理勝漢儒而時有過當至於指事徵寔尤多疏落天生諸子以紹鄒魯之傳若以經學方之漢人謂之互有短長可也或以紹眞傳爲當尊而過信其說經或以說經爲末當而嘗議之無所不至

二者非陋則妄皆君子所未敢出也前書論之詳矣六經之中易經最爲難言以封錮之者非一日之積也康節邵子人品最高若其學則雜與焦京邪正不同而寔不免于術數先天諸圖背人謂其設爲衍數之用而託于周易以自重爾非作易之本指也其援引繫辭說卦數章察之未有明文二程子蓋重其人而不欲傳其學見于伯溫所記朱子與王子合書亦有康節說伏羲八卦近于穿鑿附會之疑不知厥後作本義啟蒙而何以直云邵子之說即伏羲之說也然則以本義爲朱子未嘗修改者信矣太極一圖論者以爲出于希夷而不當取夫苟爲學問所不可須臾離者雖出于希夷孔子猶將取之不遺也其是非不在于是何以言之夫曰惟曰中

金陵叢書 馬氏校印

有也斯二圖者何補于經訓聖學而見爲日用之不可少徒令學者馳神幽渺論說滋多蔀障愈密安得以其出于諸先生而遂謂無遺議耶竊謂當日者諸先生不以先天謎易不得別有增益彼先天孔子無其名也太極之圖亦孔子所未舜以來之家法可循也孔孟之垂世立教者不可勝用也豈大中至正也有宋諸先生得不傳之緒于遺經成已成物堯而垂範于後世者未聞稍異唐虞之家法此所以爲萬古之昔誠言敬者比比皆是已開孔孟之先而孔孟所祖述于前欽明恭謹帝舜之教胄子曰直溫剛簡皐陶亦云九德其他品最高若其學則雜與焦京邪正不同而寔不免于術數先

金陵叢書 馬氏校印

以太極論學而惟恪守先聖相傳之遺矩則大中至正允有攸歸矣乃自元明以下知尊宋儒而不得其道未能息心靜氣求諸經義以會通其說失與漢代之守專門無異經學所以尚多晦塞聖學亦多影響皮膚之見不能直揭底蘊以與天下共游于康莊皆職是故甚可惜也廷祚至愚極陋輒敢妄議重大罪無所逭惟閣下垂憐而指示之幸甚

復家魚門論古文書

簡齋南還蒙惠手教文章一道自古難言誠有如足下所論者抑愚竊有見夫天地雕刻衆形而成出于無心文之至者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則不可不圖而圖即使不可圖而圖體道而出根心而生不煩繩削而自合六經孔孟之書尚矣自聖經不復作而左丘明以垂整之才易古人之高渾簡質能無疑於此矣竊嘗思之自有天地垂世立教必以聖人爲

文人之文於是焉始歧趨別出其變無窮亦有世運之升降焉非雖人之所爲也漢代人品清雜文反近古如賈生董子鼂錯司馬遷相如匡衡劉向之徒意不在文而文隨之東京稍若不逮而著作不謬于經術下及魏晉漸尚詞華雄偉不足然其傑出如王曹潘陸者猶不失厚重之意亦非後世所易及也末流至乎南朝之季有不足道者矣韓退之崛起數千載之後屬文章靡敝憑陵輾轉首唱古文而能範圍後來之作者誠可謂文人之雄也已然其自負太過後之尊崇亦太過此不可以不論開皇之世李諤上書論文體深斥齊梁之弊謂宜屏黜輕浮遠止華僞唐之中葉柳宛與杜黃裳書言文雅不振當棄經術學文士以正太心而美風俗以時考之乃狂瀾之欲頹百川將入于滄溟矣退之安得自矜一人之力其所乘之時然也且退之以道自命則當直接古聖賢之傳三代可四而六經可七矣乃志在于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戛戛乎去陳言而造新語以自標置其所操抑末矣以此與八代爭短長縱使已所言皆在于仁義道德彼所言皆在于月露風雲而究無以相服莊生云其于亡羊均也又安得而起其衰易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言道充而文見也非强道以生文也以臣明之才而使經降爲傳以退之之才而使天下唯知有記誦詞章豈不重可歎息哉豈其故果在世運哉宋之師法退之而能名其家者不過數人未有及退之者也繼之元明以來又未有及數家者也由退之而前吾見退之之任之山退之而後將不任乎何文之愈降而愈衰也葉水心之言曰本朝歐王曾蘇雖文詞爲盛然往往不過記序銘論浮說閒語而著述處反不逮唐人遠甚學者不可但隨聲唱和虛文無窒終于溺喪而已斯言也其得曰無所見乎孔子曰修辭立其誠又曰辭達而已矣以誠爲本以達爲用蓋聖人之論文雖于是矣固文以見道非誠也有意而爲之非達也不反其本而惟文之求于是體製繁興篇章盈溢徒倣覽者之精神而撫補手寔用亦奚以爲此由後學見退之輕度往古自爲尊大咸欲效尤致使然耳承教以後人不及退之爲何足下蓋大有疑于文之升降而欲求其故救其衰也愚何愚固有說以處此夫文之衰至今極矣有志者起而振之若日舍唐宋人則無所問津愚雖陋劣未敢以爲然也古之有至德卓行者多不以文自見不得已而欲自見于文其取精用宏固自有術而要之以進德修業爲本原以崇寔黜浮爲標準以有關係發明爲體要理充者華采不爲累氣盛者偶儷不爲病陳言不足去新語不足撰非格式所能拘非世運所能限在山滿山在谷滿谷則庶幾乎由秦而前聖賢人之文矣若退之之張皇號叫永叔之纖綿悲慨皆內不足而求工好于文豈古人所有哉此言非足下無與發如曰不然伏願有以教我

附尺牘

字句之修飾篇章之安頓雖聖人爲文不能不從事於此左氏所以爲文人之文者以修飾安頓有痕迹而聖人無痕迹也左氏不獨修飾安頓有痕迹且有腔調磎逕于三代之文特爲近時漢人于此卻不屑講究故渾古朴茂之風轉勝左氏使三代以下無西漢久已自魏晉而趨于六朝矣昌黎謂左氏浮夸蓋亦有見于此韓雖師古寔則別成一派今欲學其篇章字句徒爲畫虎其勝人處卻在無腔調磎逕歐蘇以下力量不足則有腔調磎逕一學而六籍以植其根本閱歷于古今以達其事變寢食于先漢能面目令人可愕尤不足法今欲專力于古文惟沈潛于學漢人須加以修飾安頓此則世運使然無可如何善會者自知之耳此語不足入前書故識之別簡求正若棄水心之言最爲切中尤所當三復也

與友省徐書

接五月初八日來札披閱之下不勝駭異方今人才寥落故鄉尤甚嘗獨居深念思得一二篤誠明敏之士以振先烈而維宇支使天下不得以懋遷奇贏鄙我新安吾願足矣自與足下晉接以來私心佩服每于人前誇示如獲難得之珍而不意今之失望一至此也人之遭逢聖賢所論皆以處變爲難且天下安得有百年無事之時以處我哉若但宜于玉帛鐘鼓飲食宴會之間而一旦變生肘腋身陷重圍則盡失其故步此其人之量尚足道耶古來豪傑類能自鎖于非常之地至于祗席牀第則往往而不可持此溺于情之故也不知以志帥氣以禮正情其道在我而已夫人之生死吉凶非我所能爲即平生至所親暱亦但能盡其道以維持之而無致其死與凶者止矣其死與凶則其人之數也吾安可舉吾所至貴至重者而狥之哉昔宛平王相國年踰三十始生一子甫二周歲乳母摟之門外誤落車限斧車過而斃之乳母號泣于公前請死公取白金十兩授之命曰速行夫人聞之爾無生矣度乳母行遠然後入告其夫人此處凶變而不失其至貴至重者也愚豈敢比王公哉往者納妾袁氏幾二十年而始孕內外同以爲喜屆期遭產難一時母子並殞丙寅八月之十九日也先是有友人索遠方尺牘數函諾之矣行李已戒不可緩是日愚屬所親治送終具而竟日揮翰不休若無事者無他聞之莊生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今足下家中忽嬰此變慘則慘矣痛則痛矣然與愚之所遇似無二轍第其所以死者不同耳足下平日若有致其凶與死之道不能無悔然已無及矣若憐之則當有已時矣計發書之時距死雖未久然已閱四十日而哀悼猶若始死者然愚竊以爲過矣斯變既作則老親豈能不分憂于上閫內豈能不含悲于下而總以足下哀悼之不已則分憂者必愈增其憂含悲者必益加其爹商足下獨處于荊棘叢生之內豈惟

無所告訴且恐轉生他變將若之何斯時而云長齋繡佛天下有此煩惱嗔癡之佛法乎所謂冰融雪化天下豈有用之以生煩惱嗔癡者乎愚故曰過也今見來示倘以寬譬之言進或相助爲悲傷可憐之語則爲以水濟水義所不可出也況愚之處凶變者則異是既非忠恕之道將視足下爲何如人乎猶有不待愚之極力言者足下試自思之家貧親老無弟若兄而後嗣未立至親骨肉待食者衆斯三者足下不任而誰諉乎加以鄉國之事分所當爲者復不止一端有足下之志與才而富于春秋苟曰不任其孰克任言念及此惟願足下哀過則忘汲汲礪精淬神以國士自期許而深副愚從前之所屬望則幸甚矣極知此言與來書之指大相刺謬而所以不敢苟同者何也足下非恆人也偶溺于情而至是凡吾所言皆足下之所知也使旦夕懍然覺悟必曰吾過矣方今當以正道相規勉者唯某而某脂韋若是其以庸衆視我也審矣轉面議愚之薄則愚將何辭以對是以不敢幸鑒察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與袁簡齋論慎思書

昨以淄荅二種呈教蒙手翰加與又因論稗畧而通于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旨執事之明悟殆不止于聞一以知二矣抑某嘗有進膏觀中庸之論學有所謂慎思者夫人久于學則古人之問與我心之疑交鬬而不已而思處其間慎思之道奈何竊其中面無越畔是也思之不慎則所得之間未即中其要會而其究至于無之而非疑將使戈戟荊榛橫塞于胸臆而無以爲問辨之地故學問之道以慎爲要此中庸不傳之秘旨也以堯典言之帝之咨四岳而命之也非細故哉位之大事也計當日天下惟舜足以當之非獨在廷以爲然帝亦早以爲然者也然前乎此上不問下不言者何也時未至也岳讓師錫而帝亦曰予聞矣復使在廷稱其孝行以播告天下所以彰公論也前曰有鰥而後曰觀刑文之相生如天造地設者然何以知時之至也篇末曰舜生三十徵庸凡人道明德立大槩于此時孔子之三十而立是也前者上不問而下不言故于篇末總序以明之首尾循環無突無漏文之至者非聖人不能爲也而史臣云乎哉此堯典之不必疑者也又以孟子言之孟子書中如誅一夫紂及臣視君如寇讎之類立言雖若過甚而揆之天命人心之正無少瞬離可謂萬世法鑒其他類然今曰孔子爲不遷之祖孟氏則猶可祧夫孟氏即可祧亦文武世室也視他毀廟與去壇墠而爲鬼者不可同日語矣孟子之道明則天下之人皆能自見其心學孔子而流于僞者有之學孟子而僞者未之有也故孟子之書亦可以不疑前晤時曾語此二事而未竟其說茲因愼思之論及之幷質高明伏祈垂教

上元程延祚

覆袁簡齋書

捧讀來翰言人所不能言茲敢僭復請教諒必更有以益我也語具左方虞書稽古之詁順考山道賈馬王肅之舊解也今三家訓詁不傳而見於魏志高貴鄉公語中蔡仲默以爲史臣考古義雖可通然未嘗深思而詳究之也夫自開闢以來迄于唐虞作者累突諸子百家所記載不足信觀易大傳自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至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其間不知更幾多帝王有幾多制作豈神農惟教耕立市乎又自刳木爲舟剡木易以書契其文鑿鑿順序于後亦未嘗以諸事皆始于黃帝堯舜也孔子猶約略言之耳再觀虞書一典一謨禮樂刑政道德教學名物度數無一不具堯舜若前無所因一時不能創造至此即能創造何能一時令天下之人皆曉然于其所謂而舉之若素習乎來教謂虞書無則古稱先之語皋陶謨中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此一語可以概其餘矣至謂虞夏之書爲史官所作亦誤典謨蓋成于禹益稷契之手禹貢則禹所自作也所論孟子數事勝文公其大者也聖賢爲人謀不在必其行與不行效與不效而其所確然不易者則在衷于天理民彝而可爲萬世法故孔子諷衛輒以正名勸哀公以討陳恆不爲迂闊夫當戰國之時以區區之滕介于兩大不行仁亡行仁政亦亡此不待孟子而後知也孔明有言與其坐而待亡不如伐賊故舍爲善無可以告滕文者此自然之正理也至古有以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者有湯文之聖則可有湯文之聖而際其時則無不可也然滕文自奉教于孟子而于載獲賢君之名豈可謂賢者無益于人國哉其告以遷國似亦未可以迂闊議之當日中原無論若淮泗以東長江南北尚有險地人所不爭惜滕文無太王之才與其民耳設漫然一遷而無以自立反爲人笑故孟子終以效死之說進之不欲強以所難聖賢之慎也若前明之亡則以用後一說而誤者矣桃應一章所謂充類至義之盡以立人道之準則也其言初不爲一人一時一事而發士師執法惟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雖天子必有父則惟知有父而不知有南面之尊而地之義也執法如皋陶則萬古無以私滅公而使天下之民無所措手足者愛親如舜則萬古之君臣父子無有以爭國爭天下而禍人倫宇宙者天地所以位萬物所以育其道皆在于是至于事勢之扞格常理之有難伸君子蓋有不暇論者矣舜不告而娶孟子不辯事之有無而直伸其義者因之以立教且恐天下以舜爲口實也象曰思君孟子亦不辨者以其事尤不足辨而聖人之盡倫盡性則不可以不正告天下也孟子書中如此類者蓋不鮮矣孔子所以畏大人者自有其義孟子之藐大人則謂戰國之強諸侯遊士所欲降志辱身而出其珠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也論語之大人若

與此同則小人又安敢狎之哉孟子稱伯夷柳下惠爲聖人爲百世之師尊之至矣又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此所以明願學孔子之意也非他衒論人品之可比也東漢經師門人多至千餘人或數百人孟子後車從者之多蓋皆當時慕說相從者而孟子不能謝去之猶昭烈所謂人歸吾何忍舍去云爾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孟子亦自云苟以是心至斯受之則隨時隨地皆有從學者歸之可見豈孟子而侈輿從之儉乎否耶然則孟子於諸國之餽遺有辭則受亦可即此而盛哉未可以奢儉論也且論語鄉黨篇所記孔子衣服飲食推矣

又復竟簡齋書

昨承以論孟子勸滕文公遷國二事而有取于鄒言復令廣徵載籍區分地理以窒其說此固辨難中所當有也者微聞尊命走亦將濡翰而請盆也按戰國齊楚二國之界皆止於泗水黃歇謂齊南以泗爲竟楚世家爲越滅吳東侵廣地至泗上是也至淮北之地則終戰國未有所專屬越世家謂勾踐以淮上地與楚蘇秦云齊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正義淮北徐泗）也東國（謂下相徑取虛按徐泗即今徐州地僖取盛昔在今屬沛界）懷王三十年齊欲留楚貿以求楚之淮北（見世家即戰國策所云齊留楚太子求東地五百里者也）至襄王十五年與秦三晉燕共代齊取淮北豈先是楚人不與而齊遂自取之與史記諸侯表序云楚介江淮所謂江江之西也又曰

未幾楚亦東徙壽春而國隨之其事皆在周赧王既卒海內無天子之時（是時楚已亡時楚前距楚文在位又歷四五十載至而此之不可爲而欲自植于無侵無害之地如公孫瓚易京之比者也孟子至滕或云在赧王初年時日見浸削不能自振方以西北爲虞未遑東顧滕可以遷當在此時至考烈王十五年春申君請封子江東因城吳故墟以自爲都邑蓋見國事而不出于孟氏則百世而下不笑其迂闊則置之不論不議又孰肯再三推究而必求其故耶願以告天下之有心者倘不一與家魚門論經學書

接三月廿日書於愚前札之言明辨以晳當吾世而有足下可使有志者無獨立之懼矣夫正學乃學之至者有志之士惟直趨孔孟之門庶終身由之勉勉焉以俟其自得而已至于舉儒之長短得失與夫爭論攻擊之端有不可以不辦者

衡以孔孟之中正則皆可以知其所由來如燭照而數計矣
六經之作聖人之耳提而面命乎我也經學止於口耳則爲
侮聖人之言故願其得乎心以正吾之趨向補輔吾之德業
不如是者則與詞章記誦同歸于玩物喪志君子恥之他若
解經之書更不易作蓋孔子不爲詩書作傳而于易作之者
可以見聖人之不得已也後之解經者未必出于不得已苟
以誇聞見之博而開異同之門其不足重輕者適爲宇宙間
之贅物甚者反以賊經而害道由漢以來吾見亦眾矣豈假
與足下纔陳耶夫解經而當雖一人言之不害其可從也未
當雖千百人言之不可不察也足下天資高朗絕世于諸經
義反求之於心而得其所以然所見豈遑出纂儒下哉愚於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禮學向頗疏闊近因舍姪居憂偶檢喪禮乃悟三禮之學當
博之以戴記約之以儀禮而通之以周官其序如此宋人乃
謂儀禮爲經而戴記爲傳不知儀禮雖即物見道而終不失
爲古人行禮之儀注戴記雖雜而多發天人之與禮樂之情
有一二語足該儀禮之全書者豈得以有燕射冠婚諸義而
僅以義疏目之哉竊歎今世爲禮學者寥寥遠不如古分裂
如南北之季儒者多精于禮其議禮之言見于晉志及五代
志者可考而知宋何承天集禮論至三百卷他經無是也夫
禮爲生人之要用安危所關治忽係焉惜愚老矣恐不能竟
學天下如有留心于此者猶願與之往復討論焉詩書而外
經學莫急于禮高明所見自應略同積懷種種紙筆總未能

與滁陽葛淦川書
僕衰病日臻學殖荒落俯仰多媿客冬承文駕見過以治心
檢身之學孜孜下問深幸謀道之有人相與扶持而先後之
使僕之微末不至顛越于晚節末路何其幸也夫聖如文王
猶曰望道而未之見況在中人以下而易言乎故學者莫先
于立志無定向則見異而遷無定力則中道而輟遷則奪于
外誘輟則棄其前功終身擾擾于物感之紛紜而無湛然澹
諺之一日矣安望其達天見性乎至若性天之學又豈枯坐
安禪之謂也可得而假託者哉天之與人以性蓋將使之代
天工而被于倫物也中庸之言盡性由盡己性以至于參贊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化育其事至大而其理至近也故異端離事離物以求性而
吾儒即事即物以見性以學者言之大而事親從兄小而起
居動靜何往而非性天之流行宣布者乎日用而不知者凡
民也存養而弗失者君子也盡性至命而與天地合德者聖
人也其端皆在于日用則一而已知求其端于日用則以靜
正立其體以擴充達其機以戒愼恐懼持其隙修此三者而
聖賢之道其庶幾乎僕於斯道斯學生平未涉籓籬多抄獲
接華翰推獎過情深懷慙悚然念方今之世有志如足下好
問如足下不敢終于緘默輒誦曩昔所聞于經傳者以對非
與毘陵許方亨書

接望後手教甚慰兼蒙以家雲莊先生年譜及論孝書見示僕曾見此公著作始末甚長末獲面悉茲畧及之憶僕成童讀易壯歲以來始求其說而茫然乃廣覽漢宋以來之註疏傳義而愈不得且所最不解者卦爻之詞作于文王十翼作于孔子故書名周易今乃冠以河圖先天諸圖謂爲作易之本原若一奇一偶與六十四卦猶非道之至者則何也退而自歎天假以緣我生于羣經或猶有窺見籬籬之日而易則已矣然心未服也厥後偕多士赴鴻詞之徵入都寓居郊南之東嶽廟其地人迹罕至偶思離卦覺舊解不安于心因畫其卦而懸之壁閒出入思維夜分忽夢有人服如古王者授以玩索之法憬瞥挑燈錄之翌日覆示則無卦不當用其法此紀元之歲八月初旬事也語具易通隨記中僕之註易始此自是而先儒之書盡束高閣矣夫六經惟易說多門然不出于是庖犧之畫文王之詞永入蠹叢霧窟而日誦孔子之十翼者亦莫不覩面失之嗟乎可勝歎哉自魏迄宋惟王輔嗣與家伊川所見稍爲近正又以不得要領所得不償所失餘俱不足論也雲莊先生僕兒時即知有其人雍正丙午旅食湘潭會館與馬授嚕數晨夕始見其論孝書一四二三參兩諸說汪洋歎息莫由測其高深要其明睿挺出三代以下一人而矣至其注易之書授嚕終未示我後于淮陰得其易說二册乾坤文言及泛談易理處爲多然語未足以盡雲莊之蘊或出于門徒之所纂錄非手撰也此本今已失之或幸未在都門爲授嚕所留皆不復記憶矣來歙謂與描著多所符契豈足下曾見其易解全書耶竊觀雲莊之于易學直參造化所見在畫前之易所得在意象之表舉以論易之大體全象則近于所謂範圍天地之化彌綸天地之道者矣若施之章句以釋一卦一爻之詞尚未見其義之所安而用之所當也夫易之爲功于萬世者以卦有卦之義爻有爻之用也大傳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是故用心于繫辭以後則中人以下皆可以參與知與能之事用心于設卦以前則雖上智大賢未足以幾窮神知化之妙然則大體全象之說殆非所以爲教也爲雲莊之學者有雲莊之力與智則可也曾見杏壇之上以一四二三教七十子乎僕茲者尤竊有疑焉今有祖父之田廬生產爲異姓所侵奪孝子慈孫起而復之治其荒蕪修其廢墜理之當然也乃吾祖父世守之家法不幸更張于異姓者反從之而不變吾豈能知其義所出哉迭終不以棺槨及令其子弟與門人服縗年譜不爲之誄雲莊之門可謂無人矣豈不惜哉宋儒謂文王有文王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僕亦謂雲莊有雲莊之易懷此已非一日既不敢與授嚕言他人又無可語者因與吾兄私論之幸乖教焉至僕不揣檮昧所著多出管窺其廓清大指具于部

論首要論二卷精義一卷間有藍本雲莊者亦頗融會未嘗
直用其說統新惠賜訂正爲幸餘不悉

與家魚門書

毘陵許方亨思三十年舊友也近走札索拙著易通觀之謂
與雲莊先生之言多所符契渠蓋疑愚之易學出于雲莊而
不知其否也茲錄復札稿幷書雲莊年譜之作呈閱以足下
爲愚易學知已之最故耳古有三易連山歸藏不繫夏殷而
周易獨繫之周者以彖爻之辭出于文王也大傳屢言繫辭
之重以通志斷疑前民之用惟在于辭故也至于仰觀俯察
近取遠取與極數倚數諸語乃推八卦之所以畫以見庖犧
氏之功若後之學者有庖犧氏出焉能再畫八卦亦孔子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禁而孔子之意寔未嘗欲天下之學者置繫辭于不問日
取八卦而思其所由畫也趙宋說易之家有河圖太極先天
諸圖即使義蘊宏深果不謬于庖犧畫卦之指而要與用易
無涉不足以解一卦一爻之義則皆贅疣塗附也且不審唯
是試思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
宮都是春此非參同悟眞之旨而何八卦之作以通天地而
類萬物豈僅言道家之作用乎以此借言道家之作用猶可
而遂稱爲伏羲之易則斷斷乎其不可也雲莊之學優于邵
氏而欲天下之學者殫精敝神以求畫卦之原寔非孔子之
意吾恐雲莊本有所自得而託於大易之極數以爲糟壁則
其用心仍與邵氏無異要之學之不可施于日用而與天下

共由者非聖人之學也姑以俟天下之篤論者論定焉附候
不一

與岳水軒論西域地理書

前承示西域圖不揣固陋輒跋其末敬奉手教盧衷蕆訂敬
服之至言西域者最詳于漢其次莫如唐漢自孝武時張騫
始開西域之跡宣帝時鄭吉幷護南北道其時漢使相望千
道而外國使亦更來更去故漢書云自宣元之後其土地山
川道里遠近詳實矣唐人之盛于西突厥地及西域內屬十
六國俱置都督領州縣以隸于北庭安西而裴矩許敬宗賈
耽之倫考方域道里之數各有論著今畧見于新舊唐書省
覽二代之遺籍非若元明以來圖史之荒率也有志者誠能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參互考訂因其可知可名者以推其不可知不可名者猶能
得其什之六七焉如此則古今貫穿而經畧之道出其中矣
漢之西域東西六千餘里烏壘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
故史云于西域爲中都護治焉圖之木壘城猶偏于東似未
可以爲烏壘也烏魯木齊之爲輪臺譯者既有同辭于理宜
可信要之烏壘不定則西域之要領不可得也古今無能定
指其爲何地者而尤莫妄于宋白以伊吾盧爲烏壘杜佑曰
輪臺渠犂地今在交河北庭界中其地相連按唐之交河北
庭即西庭二州皆貞觀中滅高昌置此即漢之車師故地明
之火州土魯番也漢武帝謂輪臺西千車師去渠犂千餘里西域傳又云烏壘南三百十里至渠犂

然則輪臺渠犁與烏壘皆當在火州西千餘里弟向疑秩已爾損當漢之都護治若此也然以圖考之則又未符史云烏壘在車師西南今反在西北而都護亦不應直其南史云鄯善最在東垂近漢也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其地當直伊吾之西南所謂當白龍堆者是也白龍堆蓋即禹貢之流沙史又謂之鹽水漢書註今敦煌西北惡磧也裴矩西域記曰鹽水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道路不可準惟以畜骸骨及駝馬糞爲標識今在何處情形猶然否漢戊己校尉設于車師前庭後漢柳中相去七十里長史屯于此今謂大川沙磧

金陵叢書 嘉氏校印

無水草馬牛過輒死云云似與當日情形未合何也至以沙州衛之命頭爲輪臺者尤不足據蓋西漢敦煌廣至縣有崑崙障曾爲宜禾都尉治故後人誤以爲輪臺耳大凡古蹟載在志乘者雖耳目之前舉足可至尚多失實而況于要荒之外乎故以古存古則易以古證今則難此傳聞多識之士所爲動色而却步也弟學淺識疏于考證之事未能窺見一二敢略陳愚見以塞明問幸惟教之不一

答家魚門問承重書

承問承重之說古者行宗法之時以適子承重其義有二一爲喪主喪中凡拜賓送賓及祝辭之稱與鉅細儀節皆適子主之雁子則爲衆主人不過同其哭踊衰絰而已一爲祭主

大傳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禮父爲長子三年傳曰何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者承而行之所傳重也重者此之謂也適子死則立適孫適孫以適子所傳重也重之義隱矣世之論者但以服之重爲承重亦何怪其然與喪服篇爲人後者次于父爲長子之後傳曰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受重即承重也古者惟宗子不可以絕故必爲之立後而支子則可以立可以無立今宗法既不行立後無論適庶復不能行喪主之事而徒服重服以居有古禮之遺意焉承問設本無子或有于而夭而竟立孫以嗣者何如是殆不平未嘗有子而晚年立其族人爲曾孫此不講于禮之過也豈足爲訓愚于禮學甚淺此二事猶敢率臆以對幸惟教之

與家魚門論禘祫書

古禮至難明者莫如郊禘愚於郊向有論著辨誤之作則原之繼國統者爲說乎昔之人有議此者近日閻西旭悔翁生本于禹氏充宗而旁引曲證以會通經傳之說屢易其稿至于逞私武斷而拂乎理之所安則非愚之所敢出也慨自去古日遠訓詁舛雜學者狃于前聞莫由見其是非以康成之刺謬往籍有篤信而不疑者今足下乃肯于愚力爲討論之後進而咨詢其志量之深遠爲何如耶夫窮經之學始患于

不能疑繼則患疑之過當藉嘗考之小戴兼言禘祫左傳言禘而不言祫公羊穀梁言祫而不言禘周禮不言禘亦不言祫其異同如此至不王不禘之義縣之日月而五年再殷之語又學者所尤震矜此豈一朝而遽能講若盡一者乎然理有至當事有必然在研窮之有道耳請畧爲足下陳之禮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又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上治祖禰旁治昆弟寔無二道王者之祭歲有三祫祫之制通于諸侯及大夫士而禘獨專于天子然推其故皆本于合祭則禘禮至隆而與諸侯大夫士之祫無以異也致孝乎鬼神而與生人之族食亦無異也故孔穎達曰禘即祫也取其審諦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以此知禘祫之無二義也故既以肆獻祼饋食爲禘祫又欲以追享朝享爲禘祫愚則謂大宗伯言外祭皆先舉祭祀之禮而後言所祀周宗廟之禮而得乎漢儒茫然于此求其說於周禮而不得則强爲頓置曰願于蒸嘗詩與周禮似不以禘祫爲祭名其故不可以思雅則惟曰禴祠烝嘗商頌自有長發以行大禘而其詩亦惟外于義無取而適以惑人夫周頌自有雝詩以禘太祖而小析而出之既不見禴祀烝嘗之所以設而增二名于時祭之穆上及於無窮以展仁孝之思先王制祭之精意莫重於此以禘祫爲祭名也蓋四時之祭非禘則祫取諸合羣祖序昭言大祫不行于仲夏之禴祭而何此其義尤著於周禮之不享各有其名故先舉肆獻祼與饋食之禮于上而後舉祭名其立言之法同也若以肆獻祼與饋食別爲禘祫二享則下文四享爲空有祭名而上文二享又爲徒有祭禮文義亦決裂而難通矣若追享朝享則康成已不從司農之舊解蓋知其不可也孔疏引酒正大祭中祭之文以申之彼註大祭者指爲天地宗廟宗廟乃兼四時之祭而言則禘祫當在其中間祀以爲講禘之追享與受政之朝享其義又非不確今曰此禘禮也夫間祀之與正祭猶間色之于正色也豈有四時之祭爲正而反以禘爲間者乎誠以此爲禘則當曰一歲之間祀或如後儒之言曰五年之間祀而指言四時且列乎四時之下則其不得大于祠禴嘗烝明矣且禘一爲曰追享又出古以來無曉蔵一行之祭經之以禘嘗之舉以三年或五年也經又嘗以郊社與禘嘗并稱突未聞有三年或五年之郊社也以此知五年再殷決爲禘嘗并稱邪說而公羊今本必爲漢人之所增竄也經既以禘嘗也并稱則其行于每歲時祫之中可知而萬氏以爲當在仲夏禴祭者亦自有說明堂位云季夏六月魯以禘禮祀周公雜記云七月而禘祫獻子爲之也祭統云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于禘嘗雜記之七月即夏正五月而魯夏祭名禴亦見于明堂位凡記禮之書多出于魯之儒者不可以爲無徵矣在昔周人四時之祭春曰礿而烝嘗則礿祠烝烝而餘三時皆祫吾家伊川亦云祫即禴祠蒸嘗之祭夫春秋之大事公羊氏謂之大祫者即禘也誠如雜記祭統所

曰朝享其分合果何義與以此爲說吾恐追享朝享未必即爲大禘而且使請禱受政之禮忽被刊削于千載之下而無以自存也其若之何按禘之法與于有虞有禘即當有祫二者爲祭中之精意原非職司所及其事則時祫合六廟之主于太祖大祫追始祖所自出而合毀廟未毀廟之主于太祖又在宜者之所共知周禮固可以畧而不書也然而統于所謂大祭祀與享先王之中矣觀大司樂述祭之用樂甚詳亦但言享先妣享先祖而止他若小史以書序昭穆之俎籩及大祝之肆享蓋皆指大祫而言而不以禘祫爲祭名則周禮之書有斷如也降及春秋之世僭王禮者皆師其行于夏月故王制祭統並以禘爲夏祭而遂失夏祭之本名豈所以

論周禮哉今謂考古者宜先周禮而後王制祭統其論固當然書缺有間矣安可以周禮之所不言者而盡廢羣籍也又安可以一言之失而遂謂羣籍爲不足據也且先王宗廟之祀無一不大五官所職戴記所述略可規矣而何止于禘禘之所以大者在追所自出而升毀廟之主爲巽于時祫耳然毀廟有主無尸而昭穆各共一牢其禮樂之盛雖同而鼎俎籩豆之數所增亦無幾也疑其大者豈別有所見乎來示疑禘之爲祭必有大異乎常祭者不可謂僅行于午月因證以爾雅論語所云吾固知足下之所疑在于此也夫禘大于春祠之特祭又大于烝嘗之時祫古今未有以禘爲非大祭者或人自有深意而如示諸掌之語中庸則合郊社禘嘗而並言之斯又何也既灌而往文甚多皆在其後故夫子以不欲觀示譏其僭禮也而于禘之大何與焉至謂禘當行于夏祭既歷有明徵如前所云然非即以祫爲禘也謂其名則祫而其事則禘也亦猶秋冬之名爲嘗烝而其事則祫也蓋祫本時祫視祠已大今復從而大之夫豈曰略變時祭之文而即以爲禘如來示之所疑乎禘祫一事沈晦已久載在典籍所可考定者不過如是茲承明問故仍以辨誤之書撮掇其大要奉復舍此而更欲侈言之則必相搗而仍歸于五年再殷之妄說與大禘終王之浮論而後已非愚所敢聞命也然聖人之教所重闕疑或稍存之以俟後來亦無害於經學是否仍翼誨正

與袁簡齋論初獻六羽書 時以春秋非貿易公論相貿

前承以諸侯不再娶無二適之說下詢所自倉卒直據左氏註疏以對既而思諸侯一聘九女與不再娶公羊傳莊十九年已有明文其後白虎通與他作註疏者皆本焉僕學荒于幽衰可媿也言春秋者必資事實于左傳勢無如何然左氏頗滅裂于筆削之指隱公五年以前已見大槩學者當求諸二傳而精思其是非則游夏莫贊之指趣稍有所得而無負于春秋之所以作矣且左之事實亦未可以盡信如隱元記改葬惠公弗臨與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之類自屬舊史之文然無義理若初獻六羽則公羊氏之說甚長後儒據左傳

及穀梁所載尸子之言謂魯至此降用六佾前乎此既用八佾于周公廟而羣公之廟亦皆用之此未深考之故夫閟宮之詩夸大既極然于伯禽受封成王之賜亦惟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使誅有天子之禮樂如祭統明堂位所云者而魯頌反諒言之有是理耶且魯即有文王之廟而祭之亦當以侯禮從事若用八佾則祭從生者之謂何也況周公及羣公之廟乎子家駒當昭公之末斥魯公君之儛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斯時而猶謂之曰僭則必不始于隱公以上可知矣初者始事之詞當與初稅畝一例不可云稅畝在什一之前而今日復行稅畝也其他言作丘甲者始以丘爲甲也作三軍者以前無三軍也用田賦者由前不用田賦也以此參考則初獻六羽爲譏其僭明矣公羊傳曰六羽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又曰始僭諸公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則舄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穀梁說同詳味前此之言是魯祀周公以上公之禮樂已乖于祭從生者之義而謂之僭而於此用於妾母之宮猶爲犯禮之大者經義顯然豈自八佾而降用六佾所得言哉又考王制云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鼜將之則五等之外無敢于佾舞之重事者而左氏以爲大夫士亦皆有佾此經傳之無文者也豈非其人生於春秋之末見僭禮者之未有紀極而附會其說以至此耶後世但知重其文采而晦蝕聖經皆所不問則如之何其可也歟

并論之以求台誨

與家魚門論萬充宗儀周二禮說書

別後音書杳然知有蘇臺之行此日自應旋棹可於筆格間復聞謦欬矣萬氏儀周二書以得見之難錄存其副故奉還甚遲也儀禮商主論註疏之失周禮則直辨本經周禮故多可疑而萬氏詆爲煩刑重欽之書不無近于太過就其所論如大司徒以土圭爲地中鄭遂都鄙九夫十夫之別春官諸侯見天子有朝宗覲遇四名五等所執子男不以圭而以璧天子祀上帝及羣神冕服各異郊天乘玉路不乘木路大行人九服來朝與其貢物俱於理有未協凡此皆有執羣經以與之辨是非辨明皆可謂度越前儒矣惟不信尚書古文之僞而動引爲據如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此僞書之尤可笑者漢書百官表云奉常掌宗廟禮儀有丞秦官景帝中六年始改爲太常而萬氏直以太常爲周之官名豈不誤乎大抵浙儒多特識而喜自用往往失之於粗非獨西河爲然後起者從而去取之可也古今訓釋儀禮者多不明于廟寢之制夫後古人數千載而欲求其棟宇堂階次第廣狹聞者鮮不以爲末務而不知禮家在所當先萬氏有見於此誠識卓矣第其所爲之圖猶未能遠過楊信齋愚近日屢有論說然不敢自謂其然聞里中戴東園素留心經義足下早與往復望走札問以大夫士寢廟有西房有夾室否東西堂屬何地廂在何所以與萬說愚說相發不無裨益幸

切竒切

乙十 青溪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覆望溪先生

上元程廷祚

春秋文字三傳互有異同坊間所行蓋胡康侯氏所酌定也聞朱子刻於臨漳者以左氏爲正然公穀雖有異同無關義理若左傳以尹氏爲君氏之類則于義理大有差池即此一節左氏亦難據今臨漳本既不可見或即用胡本其三家之異同且存而弗論可也比事一書義例極多言至賾而不可惡無庸贅一詞矣惟天王狩于河陽乃春秋筆削之大者似宜于魯君會盟內別出九條始于首止之會次洮次葵丘次河陽次翟泉次柯陵次雞澤次平丘次召陵自爲一類曰天王使凡伯來聘若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則此處可省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可省也公如京師夏五月以下可省也如此則眉目之間以較清爽原本不敢擅加筆墨伏侯尊示

上望溪先生

文之有評起于晚近非注非箋有贊美而無發明蓋陋制也大集以載道之文不朽之業一時承學之士競欲連綴數語于篇末以抒向慕傾倒之私而忘其體之非古以爲宜有文之至者初不待此則疣贅塗附也以爲可以傳其人又未聞

附松栢者即不爲高與女蘿也乘收既涉標榜偏取又隋嫌怨其貽累作者豈爰爰也哉竊謂謚宜刪削以復古人之體製

再上望溪先生

易解昨領到者安溪之通論觀彖四卅錢易猶未見宋元以後儒者談易不患無名理然按以易之宗旨則皆不免强經以就我而不能舍我以從經廷祚襄治易惟奉持反復于二篇十翼之正文儒先箋疏一切束而不觀職是故也安溪識解視羣儒稍優然亦有不得已而降格者今先生嘉惠後學欲集羣書之大成如不獲已亦惟以降格之法從事焉平生所已訂正之大全經解及他書可供採擇者伏冀悉送廷祚

王室會盟以特著之未識可否他若事以類立各從其重經文之牽連以書而不憚煩者亦宜稍爲裁減如首篇所重在天王使凡伯來聘若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則此處可省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可省也公如京師夏五月以下可省也如此則眉目之間以較清爽原本不敢擅加筆墨伏侯尊示

與家風沂棠科

德水舟中獲接芝顏蒙一見如故情致遙深克遂生平之願處即可逐卦次第爲之不必於本書耳更費丹黃也至六條修書之例于今恐亦不能盡用月半間廷祚來城南過寺而請教益可也林節婦欲作誌銘仍祈將行略付閱其先世及子息俱不復記憶矣幷候近安不一

與家風沂棠科

德水舟中獲接芝顏蒙一見如故情致遙深克遂生平之願且幸家門之有偉人以羽儀盛世也愚放舟南下月杪方至淮陰途中已聞江南苦旱秧苗未插米價昂貴及抵此地乃知凶儉之方不一而足江甯米石三金吾徽米石四金且漸至無米小民皆食犬彘之食上下江他郡可推近日浙省復來江南採買按上年東南秋成未爲歉薄今年又無致荒之

由推問其故達于事情者皆謂起于開洋如往時故事故猝然一旦至此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可爲痛心切齒目今各處倉廩空虛無濟平糴有司亦多束手坐視爲今計惟有楚獨之米方舟東下始足救半壁之嗷嗷嗷然猶緩則無益愚趙北歸來復聞此事心緒甚亂足下素懷已飢已溺之心而居得言得行之位伏望訪求確實達之天聽作何拯救之法功德豈有量耶敢爲越俎之談實有剝膚之懼幸恕瑣瀆外附運河拙議一篇並希照入臨楮瞻企

與方行之 庚辰十月

大易以象數爲門庭以義理爲堂奧天下未有不由門庭而至于堂奧者二端又各有是非眞僞苟不求其至當則其所由入與至所欲至皆妄焉而已某於漢宋諸家反復之而無一愜于中者職是故也孔子終身以詩書教人而於易獨否且自爲之訓傳意可識矣考亭乃謂孔子之說不可以爲文王之說誠所未解某何人斯敢自謂有得于易而一字一義不敢立異於十翼之外則數十年來所自矢者有在於是昨承孜孜下問鄙意亦欲就正高明緣舊刻二種板片俱存疆來無力刷印茲特檢擇言原稿並易學要論二册送上

與家魚門

接來札滔滔數百言恍如飛燈促席而相與共議爲學之途徑也何快如之足下志趣高朗兼長衆藝而獨以經學爲歸所造誠未易量惟是經學一道不在遽有著述亦不在遽有議論蓋議論生於有所見有見生于有所疑而於能求古人之間學者之於經傳終其身而无所得者不能求其間以生其疑者也聞前輩善讀書者始熟讀而明其章句繼融會而究其義蘊積之又久則其可疑者不覺破宻而出然後加以深湛之思使無所見則已有所見則雖與昔人相齟齬而適協于人心之同然其于著述也庶幾矣不由是道而有作者則剿說雷同之類也不然則强探力索之爲也足下於此間先後之序固已洞若觀火而愚猶以是爲言者以申足下不欲遽有著述之意而深信將來之可以著述也

與家魚門

聖經疑義多端有千古聚訟而迄今無定論者有昔人不覺而今日忽得其間者夫今日忽得其間不可不謂之幸而謂其間之自我而盡未可必也此當與千古以下共之今但能使千古以上之聚訟者皆有定論則于經義亦思過半矣足下誠有志於此當隨時劄記以待考訂久之積而成編此日新之益也伏惟留意不一一

復家魚門

昨聞足下有感於亭林先生所服膺六七公以不得聞其生平爲恨其中愚有知者有不知者茲錄于別簡夫草野之士非有憑藉固難以見知於後昌黎所謂莫爲之前雖美弗章莫爲之後雖盛弗傳者也江右有逭民吳舫翁名雲者聞其少時嘗獨走闕里抱聖像而哭像亦流涕或云跪殿上讀論

語愚童丱之年曾侍先君子瞻其風采衣巾如黃冠者流時年已八十餘矣善知人鑒物識泰安相國趙公于韋布許其必至公輔趙公知已之感蓋終身不忘也然沒未滿五十年前偶閱西江志絕無其名恨修書者不能網羅遺逸而吳先生之遯世無悶不求人知亦於此可見矣夫賢人君子者天地之精英如靈芝美玉任其委於泥沙棄于糞壤豈曰細故亦獲罪天地之一端也足下留心耆宿訪其論著至於清夜徬徨潸也出涕此乃古賢良相之用心求之方今未見倫比捧覽來翰不覺俯首至地深愧聞見淺短不能效伕助于萬一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與家省徐

入春以來晉問頗覺闊疏昨四月中拜先芳孫公於裘公渡自先君來此至今六十二年矣此地距新安不足四百里時有往來其間者據人云轉達書信甚便未知確否裘公渡宗人與愚共七世祖上府後派此爲最親當年猶有從事詩書者邇來則自耕作賈易之外他無所知誠屬可恨有五十四世名致中字位才者稍知大義見事明快往時偕柳父子與之交好此爲鐵中錚錚愚昨時舉足下之度越恆流者以告之渠亦欣然神往若以事來里中相訪當毋忽視之也竊念自十世祖馬童公而下皆屬本支專承馬童公猶與鳳凰共之若貴榮公文祖公芳孫公則愚與裘公渡龍頭場共若舜民公則惟龍頭場與愚共其關係之重如此而至今丁口寥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愀然不樂者非人性有先後之異積漸之勢然也向見一友人如是聞吾兄在彼亦頗參用申韓傳言猶有不足信者兄於此必有所不得已弟獨知至將來馴至于刑措則眾人亦知之矣姑述所聞以備參考

上循齋梅公

昨以描著詩說論小星篇者是教獲奉手示言毛鄭之誤以爲不可附會自姚漢開又感閣下之愛人無已也自古訓詁家多昧于天官即如毛傳此篇既以三星爲參不知參之體大而星多其謂柳爲五者蓋以曲下之三星微近暗小而不知察也然非其實矣且猶有說藉使柳竟止於五而與心非一時所可并見亦雖與參昴相配而爲

言古詩有云天漢迴西流三五正縱橫此襲用詩之三五以言星稀而不信毛氏三心五噣之說者也閣下謂兩月所見不得約之于一詩誠千載之篤論矣至某欲分二章爲一來一歸者以前章言三五在東有似于初昏後章言維參與昴更有似于將旦若不分爲一昏一旦則亦有約兩日于一詩之嫌其所指之星則不過大槩言之初非拘其宮度切以地平若歷家之細密也然則三五以朱傳爲正而參昴實指在西不必更推見星之月似仍無害于一來一歸之說倘閣下以爲然則誰以此訂入拙著

覆袁簡齋

攝有寶慶司馬何華峰者勤學好問君子也歲己未相晤于白門上下古今數十日臨別某贈以言曰理見一層更有一層心細一分還有一分何拜謝而去相距十七年而于執事共論孟子之書過之昔桃應舉天下至難之事以窮孟子而孟子舉天下至不易之理以答之而其他俱勿論此古今之奇文至文也使桃應之明睿如執事能再以舉陶不執法爲問則可無煩二千載以下之詰難矣昨接來教謂舉陶即不執法舜亦當竊負而逃自獲此語于理方無遺憾于心方無遺憾也舜爲天子而猶使瞽瞍得以殺人此即不能讓親于道而舜之孝有未盡則有虧于堯之付託勢必已不爲天子父不爲天子之父而後可以謝天下斯語也桃應不能問而足下發之聞者但驚其廣長之舌無礙之辨而不知發揮聖賢之書直窮到底如此千古所未有也

敬服之至餘俟再悉

與袁簡齋

接手翰正苦齒痛心緒爲之紛然是以遲于奉復前次札尾云云不過欲爲鑽研之助要之不在章句而實不外于章句也就儀禮論之義有與望溪宗伯一書所言數事可以見其大槩執事有欲入之心思而加以神明鎮靜攘而充之亦不可勝用矣至拙著隨條劄記者有之未遽能成書也嫁母有服在杖期章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繼母且服而況母乎外親之服皆緦也禮有明文而外祖父母與從母皆小功此因有祖與母之名而加之者也女子在室惟姊妹爲最親洽故

有母名而加其服此孝子體親之心隆殺制之精微者也男氏豈得同于從母乎并復

安徽布政使司布政使安州陳公行狀

公諱德榮字廷彥一字密山其先浙江秀水人始祖諱某明永樂間遷居直隸安州以農爲業高祖諱某曾祖諱某皆以文學起家祖諱某父諱某相繼舉於鄉有盛德卓行見重於時公有兄早殤父禱于神而生公幼能屬文總角補博士弟子年二十有四成進士留京師觀政時海內承平久天子篤意右文特隆校書之選有詔命取壬辰科進士充纂修得入武英殿公性正直以謙謹自持賢卿大夫多樂與之游謂可大用已而期滿歸家歲壬寅選授湖廣枝江縣令枝江固湘

鄧劇邑俗剽悍不知禮讓公先除積弊數端豪右斂手不敢爲非邑有百里洲隄隘久壞極力修復民田得免於水歲用豐稔地當入蜀衝要上距松滋下至宜都皆數十里而近俱設驛站惟枝江撫衙解餉者至例易民夫於此吏胥緣以爲奸百姓苦之公始除其害鄰省大吏聞其名薦于朝授貴州黔西牧政修苗化以父憂去官歲戊申釋服世宗皇帝特召入見頒賜御物命往雲南以牧守用公抵貴陽故相國制府鄂公見而器之令攝郡威甯明年威甯改州大定改府公移駐舊俄烏蒙土酋作亂東川鎮雄附之大府以威甯爲夷猓出入咽喉設有不備則賊勢益橫守禦惟公可屬急命公往時民心兇懼相攜入城避難者日以數千計而城之西偏傾於二三十里外火光燭天城中皆震恐公晝夜防守不懈又念大定無人可虞遣威甯陳牧嘉會往守亟浚慷慨與別曰君勉之吾死于此分也會官兵敗賊于得勝城城得不破事平奏上加級三攝糧道事癸丑母鹿太夫人終于家歸治喪甲寅以江右撫臣薦命往江右尋攝饒九道事除潯陽大姑兩關之弊商旅德之樂平生員吳濟弟池躡米發源爲人所殺吏以濟訴爲誣與無辜七人皆當坐公覺其冤檢案得實誅與平反百姓頌其仁明爲立生祠乾隆元年貴州臬司缺經畧張公以公薦是時西南用兵因之獄訟煩興所司非其人則讞決不平故經略有是薦詔報可公去黔凡三載而復至於黔時古州姑處朱洪文諸案皆大逆株連者甚眾公之官精心以決抵其情罪重者於法悉縱遣其餘非他輕重有權訖稱平允民歡呼于道戊午春入覲天子聞其能於官嘉之賜御饌及日知薈說歸署後條司獄官處分以奏復稱上意加級一明年春攝黔省藩司公爲政主于愛民而行之以勤慎體之以誠實用能獲上信友所居稱治黔於版圖爲荒遠山險崎嶇民事缺然公乃興溝渠淤泄之利貴筑有郝家堡貴陽有定耙寨開州有羊場壩威甯有稻田壩慶餘有正官壩施秉有瓦寨河未及數年爲鹵境埠皆成衍沃報墾者計三萬六千餘畝令民種桑遠招蠶師教以養蠶繅絲遂開野蠶山場數百餘所民間機杼相聞彷於吳越修學舍定禮樂日以正學勸誘生徒又爲廣設義學使僻壤皆知詩書以變椎髻文身之俗黔中百廢俱興至他賑災郵患有利於民者必盡心焉蓋公官於黔最久其歷任臬藩又值軍興之後以仁恩德化與民更始功績之著於是爲盛雖黔日軍民追送者千里不絕丙寅四月調安徽藩司其治一如在黔時方一載而卒于官年五十九歲公孝友淳篤內外無閒言與人交久而彌厚推財不吝生平所賜卹不可勝數其居官多代人償累初無德色夫人辛氏浙江分水縣令禹奕之女誥封夫人孝慈恭儉克助家政子男四人長策乾隆丙辰科進士江蘇宜興縣知縣次筠雍正乙卯科舉人候補內閣中書

一金陵叢書一蔣氏校印

次筌乾隆甲子科舉人次簿女四人長適拔貢生金作謨次適庠生王永齡庠生高寶仁幼未字孫四人長步壇府庠生次步遠步蟾志伊孫女二人俱幼惟公勞著於國行成於家聲名溢于公卿大夫之林皆可書以爲後世法謹撰次歷官行事如右備太史採擇謹狀

先考祓齋府君行狀

府君諱京尊字韋華佥陵上元人也一字祓齋世籍新安祖虔卿公有隱德以明季遷于金陵父任之公錢塘諸生好學力行聞于當時國變後不仕母謝太孺人生子二府君其仲也府君爲兒時即英偉有器識諸長老愛而畏之時姻婭中有婷嘱以財雄江南羣兒入其臥室內皆攫金錢以出府君獨一無所取與之亦不輕受天委穎悟絕倫任之公親授詩書覘其能承家學特鍾愛焉自少體親志絕意進取湛深古學爲詩文似度越流輩而兼長于書法稍長設教里中以佐菽水年二十有五任之公沒居喪以孝稱時謝太孺人衰老冢婦及諸孫皆異居府君左右就養者二十餘年服勤不少懈館于他所每旦必備甘旨然後出不然即當盛饌食不下咽常言窮約其身者得爲良士窮約其親者不得爲孝子當是時天下初定士大夫折節下士聞府君名爭欲延致幣帛交于戶庭或謀薦之於朝府君皆再三辭以不能離膝下不就喪母時年近五十至性猶若孺子三年內未嘗舉筆爲詩若文謝太孺人以中秋日亡家中爲屬是節不孝猶憶幼時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見府君是日涕泣不識其故後乃知爲吾王母之忌日也府君剛方而豁達胸次落落然無纖芥邪穢睟顏秀貌望而知爲賢人君子與人言議論風生縱橫曲折一準于道義而旁極於人情世故雖詼諧戲謔之中亦寓至理聞者莫不傾倒無智愚貴賤皆以肺腑相示昭然可揭日月而明鬼神也未弱冠即以方正見信于鄉黨諸少年中有從遊者其父兄聞之心喜擇交甚嚴而一善必錄德之大者一書不棄鯁直少容不憚面斥人過常自謂生平失人之病多見年少有以岐黃之學行世者幟成之曰醫者天下之大命也故而殺人者所必無過而殺人者所時有誠能于診視之時致其詳愼不以傲心臨之退而焚香虔禱冥坐以思其理將好施與常言人生於世不論或顯或隱爲上爲下苟無益于人者皆贅物也故一念惻隱必思所以酬其意而爲德必卒有某者偶與府君相識家本貧窶復燬于火多月曳葛廛而行府君遣諸塾而憐之乃給以米時人重府君書多欲購者因月書數幅使鬻之以供饘粥凡二年如一日某賴以存活他類此者甚眾又諸生某家甚貧而有智計曰辯過鄉里有爭訟輒攘臂說於其間以取利府君謂曰士所重者行義也豈可因境而移其心乎儒者以治生爲急當自有道因曲爲之指畫而佐以己力之所能爲者某無家室累聲名遂立

及府君卒某號哭失聲曰吾非先生幾不得爲端人矣府君心惕利濟而樂與人爲善如此凡急朋友之難愈於身受不避艱險越中有王某者長於養生之術徧遊宇內凡數困于白下俱賴府君爲力營救於有力者得脫王某退而聞其故歎曰卻貧賤之交以結歡富貴者吾見其人矣嫉富貴之交以左右貧賤者吾未見其人也八大山人洪都隱君子也或云明之諸王孫不求人知時遭興廢墨爲畫任人攫取人亦不知貴山人老矣常憂凍餒府君客江右訪之一見如舊相識因爲之謀明日投箠索畫於山人且貽以金令懸壁閉箠云士有代耕之道而後可以安其身公畫超羣軼倫眞不朽之物也是可以代耕矣江右之人見而大譁由是爭以重貲

購其畫造廬者踵相接山人頓爲饒裕甚德府君山人名滿海內自得交府君始府君天性恬淡愛山水或獨往或攜友朋以適興爲樂當壬母在日若以事之他郡雖遠至期必反壬母沒始爲江漢之遊登黃鶴眺晴川俯仰江山流連久之近地如滁陽之醉翁豐樂宛陵之敬亭山亦多題詠率常往來廣陵以賢字爲業筆墨之暇則與一時名流觴詠於紅橋平山間灑灑夷猶不知其爲鑄山煮海之國也已而不孝等馴至毀齒府君欲自課之乃自康熙丁丑冬蹰金陵遂不復出遊歸五載而吾母徐孺人即世初府君少聘於田氏明禋部郎大同田公季登女也早卒未果成婚而甚爲婦翁所器不忍忘知己爲不娶者二十六年後迫于王母之命始娶徐

而娄者無異古人所謂三不朽者其可不留意乎又曰人生不學則已學則當使如布帛菽粟彼錦綺珍錯雖亦有時而用以救飢寒則未也又曰富與貴可欲也而不可惡也而不可去若夫力所可爲而天不能限者惟德行與學問耳府君讀書不爲章句而卓絕之識超邁今古至有得于古訓則必操以治心治事恥爲空言而發于言辭論說無非實踐故所以教不孝者語不勝書皆人所服之終身而不能盡者方十餘歲時任之公遠出謝太孺人之女家留一老婢居守府君讀書甚樂每食不過薇蕨而顏色豐麗若鬢飫芻豢者見者問之以實告多怪而不信中年後屢遷城隅陞巷居破屋數間縕袍疏食之外輒自謂天空海闊雅厭世俗

酬應尤不樂結交顯者晩節愈自韜晦足不踰戶限者凡三閱寒暑先是管理繕造事棟亭曹公主持風雅四方之士多歸之求見府君府君聞其疏于禮貌不往又嘗遣所親謂府君曰誠能爲我假託董華亭墨蹟吾當任其終歲之計府君答以平生不能作僞曹公聞而憚之及公轄鹽務于兩淮金陵之士從而渡江者十八九惟府君不可强致曹公嘗語人曰諸君自以爲高如眞高者當不造吾門也矣意蓋有所謂也歲戊寅江右吳舫翁先生遊金陵以人日訪府君時大風雪府君置酒飲宴相與談治論學達晝夜至曉乃去寫簡山圖以贈見不孝等侍側亦加賞識賦小友行他日告人曰古之所謂隱者非無用之謂有可用而善藏者也吾偪遊天下所見山林之士亦多矣至於程子乃眞隱者也觀其一庭雍睦戶牖几案閒皆楚楚然頓置得宜此國僑范蠡之流以之治天下有餘矣先生名雲嘗仕于先朝後易黃冠而遯素負知人之譽識故相泰安趙公於諸生中許以公輔之器趙公後貴梓先生所著五倫教一書自稱後學云府君少慕戰國二人魯仲連排難解紛而不有其功樂毅建功立事而進退裕如以爲俱有大人之度聖賢之流亞也尤愛其文詞常舉諸口於近代人士獨心折于王文成公言其文章功業乃一代之巨擘人苟爲臣而忠爲子而孝則天下之學無加於此者徒以提唱良知使羣好事之徒相挾爲奇貨至誣以陽儒陰釋良可痛傷不崇信釋氏亦不隨聲爲閑閑之論謂其空

幻寂滅乃富貴熱中者對證之劑若吾輩用之則以寒益寒其危可立而待矣論治天下之道莫先于命官守令親民實爲百官之本若能選天下賢能散之郡縣久任以重其權則吏與民習無異於家人父子而胥吏無所容其奸耕田鑿井之暇教以孝弟課以書詩將風俗可淳禮樂可興此三代封建遺意久安長治之術也其名言黨論聞者多退而誦述常言聖賢之學莫大乎仁義仁貴於熟義貴于精仁而不熟孔門諸子之日月至焉是也義而不精申子爲子華母請粟原思辭爲宰之俸是也又言人之所以經緯天地者才也故古之學者必思爲有用之才爲有用之才又須相時而用可用則用不可用則不宜强用此君子出處之大端也或問府君自度其才何官可爲答曰六官之屬隸軍國之重務者吾不敢以自任也使吾得一下邑而治之無往來迎送之勞少征求供應之苦則必盡力于農桑勤勤懲惰富而後教循良之吏庶幾猶可爲也不然者其諫臣言官乎爲天子拾遺左右則直言極諫而無所隱糾察百官則是非邪正必覈其情而不以風聞亂政體吾之所能或又在于是若乃染翰賦詩從容于承明金馬間此學者之餘事耳而何裨于天下者哉嘗選金陵祀典議云國有淫祠而弗禁與古先聖賢當祀而廢勿舉者均失禮也邇年以來吾見民間所禱祠報賽者未必皆正其或當祀之神而廟宇眾多一方以數十計則黷祀雖正而亦淫也淫與黷交爭則當祀而勿克舉者孰謂

其無哉以謂金陵爲東南大都會江海會流禹跡所至泰伯
宜居荆蠻爲開天立極之君此邦亦在封內七十子衍聖人
之傳者惟子游爲吳人古志載上元縣東有子游里二聖一
賢宜於會城崇其廟宇重其禮祀以補數千載之闕失持論
宏當識者韙之語詳縣志府君蘊德懷才而惟以書法見重
於世操金鼎而前者得其片楮隻字莫不視爲卞玉隋珠府
君因用以自食其力致誠盡敬以從事舍是則非道非義蓋
未嘗一介取也處事雖細必謹常言孔明王佐之才不過以
謹愼自許況他人乎不樂紛更飲食起居皆有常度不失尺
寸惟疾惡太過見不善之事如瓦礫糞壤在目去之而後快
以此寡諧於俗屢致讒毀而一時之公論則初無異議爲幼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博學宏辭辛未舉經學再召次弟嗣章太學生子婦皆陶氏
湖廣巴陵人初府君楚游與陶甄夫先生相友善其後因以
二女妻不孝兄弟語在外舅行狀中孫曾孫以下不具書嗚
呼自吾母喪背府君獨挈不孝等于二室相倚爲命每他出
則扃戶以杜外內總角以後不知巷術東西既冠且婚猶不
令出門交接或疑曰古者已冠內而不出所以一心志而防
其見異也府君教育不孝而成其爲人者恩勤如此不孝等
材質凡庸不能仰紹志事而復無一日之養以承歡以是爲
子痛哉尚何言乎茲年追衰暮日夜思念府君嘉言懿行大
懼歲月滋多漸就荒落則負罪之深靡所底止故敢追憶前
聞錄其梗概以待國史之傳逸民之篤行者有考焉不孝廷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祚百拜泣狀　　姻姪甯鄉陶士僎填諱

高祖妣鮑太宜人墓誌銘

先考諱華公沒十有五年先妣徐孺人沒二十有八年雍正
歲己酉不孝廷祚等始克卜葬於鍾阜之陰曰倉山已而大
働曰葬不以時舉不孝之罪也雖然吾高祖妣未克葬則先
考妣之靈則不得一日安吾祖以上之靈皆不得一日安是
則罪之大者又九載爲乾隆二年丁巳季冬廷祚自新安遷
安樂而遷焉豈非人情而卒能保清白以成其名然則謂君
鮑太孺人之槻于金陵越兩載以己未十一月初六日葬於
城南雨花臺寶光寺之後山蓋太孺人之浮厝于新安者一
百四十年矣謹案家牒太孺人諱某世家歙邑之鮑潭生二
明嘉靖己亥九月初六日卒于萬厤辛丑十一月二十七日

我高祖疾亟剖股以療甘貧撫孤先高祖諱某生曾王父諱某公曾王父生王父諱某公閱兩世而單傳不絕如綫養育教訓俾不墜其禋祀太孺人之力也曾王父暨王父轉遷武林白下間值明季多難奔走無甯歲先考衣食於筆墨獨養先王母數十年繼以老病不能出戶故皆欲葬太孺人而不果嗚呼豈無故哉先考生不孝兄弟也晚每言及此輒嗚咽不能出聲而重命不孝以成其志不孝之至新安也展先高亂慕于竹會寺始欲合葬既見兆域堅好如新遂不敢發而力又不能致他地因定計北遷曾王父以下皆葬于金陵郊南之花園村今太孺人葬所相距不數里而近去故鄉而依子若孫其太孺人之志乎嗚呼纘自今我祖父可以無憾于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地下也矣初友人江夏劉湘煃亟稱此地曰吉壤時地有所屬不可得後屢易其主而卒歸于我天固愛此山以授太孺人者也太孺人曾孫二一先伯父諱某一先考諱某元孫以下十餘人銘曰

雨花之阜鬱以葱兮去故圖新窆幽宮兮惟山靈之是祐長發其祥以庇吾宗兮

少京兆余公墓表

始余出候官鄭公門鄭公嘗從容語余其鄉有以氣節稱者余公田生其人也余未與余公交雍正丙午應京兆試公時領外閫事遙望見之面稜稜有霜氣鄭公之言其信望溪方先生爲余述公生平曰吾已志其墓子能文辭其表焉公諱

甸田生其字閩之福清人也康熙丙戌成進士累官至少京兆以廉直不改其操所至輒見齟齬然聲譽亦隨之賢人君子聞其風無知不知多願爲之後先者其自吏部罷歸也旋遭父喪三年後猶廬墓側不歸無仕進心會長沙陳公鵬年督河首薦之起分巡兗甯陳公素不識公公亦不謝公爲縣令有惠政及居部曹清名愈大用是山左士民爭以曲直赴公當是時幾不知有巡撫及司臬公聽之大者申請小者立斷民大慰陳公沒代者以工事劾公幾搤其民懼以聞世宗皇帝立召見大喜謂宰相曰吾之直臣也即令陳泉山左治如前公爲政主於愛民民亦愛公若守正不阿即生死度外置之去就得喪勿論故雖驕悍上官如年羹堯不能使公畏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初令江津時羹堯爲巡撫值用兵西藏征賦澄額外數倍檄下縣令靡然從風公獨不應最征巡撫迫之甚公怒欲杖其使吏民悲禱且劇喪慈父母環泣救者千餘人良久乃解羹堯不能使公畏惡之然不敢害乃僞以公之賢言于朝行取官吏部至郎中主選二年與長官議多不合遂力求去將行猶條上吏胥奸弊十數事必欲上聞然後退其不可屈類如是官京兆未幾有發其在山左時不拒鹽商歲饋者非其罪竟罷官旋又事宜上于太史氏後世當與漢汲黯宋唐介比擬以梗概刻

諸隧石俾里人有考焉

誥封太夫人故河道總督陳公繼配謝太君墓表

太君姓謝氏湘潭人明副使諱肇元之孫貢生諱昌之女而故河道總督恪勤陳公之繼室也太君于公之世累封夫人以子樹萱增封太夫人皆一品誥乾隆八年六月十四日終于閭省子樹薯官舍春秋七十有四初恪勤公負才不世釋褐受任慨然以民生休戚爲己責屢失意于上官履虎尾蹈不測之險未竟所欲爲懷抱恆若鬱鬱及遭遇聖明鑒察特蒙倉宥又常感泣五夜徬徨冀圖報稱數十年間蓋未嘗一問生計之有無釁細也太君率內賤唯謹細務既不以嬰公之心或事有大者則必體公之志設誠而力行之公善事繼母曹太君以羈旅日多稀得奉養太君服勤于家能得其歡心中遭變故自所治扶舁還鄉舟車數千里時引義命相慰藉被劾甚嚴告變者至太君神色自若徐曰我公不欺其志聖主鑒之神鑑祐之不必憂也其識慮之精深如此他若處娣姒訓子孫馭婢僕皆有道法合于古人之教有婦職者則而做之得其一節足以自淑而太君之過人者終不可學而能者也恪勤公既沒子樹萱官京師而樹芝樹蕃相繼宦于粵閩地去楚近太君就而養焉樹芝初爲揭陽令欲求速治政務嚴急太君聞之爲不食者竟日樹芝悔擢請改之爲寬和平恕之政太君爲加餐樹芝去揭陽而民懷其德其在閩所以教樹蕃者亦然曰爾能法我先公則所以養我者至矣豈以錦衣鼎食爲哉恪勤公生男女眾不一母太君撫之若一男七樹芝樹萱樹蕃樹葵樹棠樹蘩樹華多已貴樹芝至郡守樹萱少司農樹蕃觀察副使樹棠倉監凡太君出者四樹芝樹蕃樹葵樹棠樹葵後其叔父與樹芝樹棠樹葵皆先卒女亦七俱適宦族孫男女以下如干人太君既卒之明年將合葬于恪勤公之封而地師謂公于法宜改葬故以某月某日祔其先姑之兆于某山某原而請余文以表隧道嗚呼太君作配哲人又多產賢才以爲之子若孫其得于天者厚矣由楚以南令妻壽母懿德淑行光耀前後未有及太君者也後之術女史者尚其鏡諸江南上元程廷祚謹述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先伯祖綿莊徵士著有青溪文集稿藏於家先君子嘗欲付梓緣家寒未果晚年屢諭兆恆弟兄嘗勉成之兆恆自愧飢驅碌碌數十年每念此事輒以先人之命未克仰副爲憾比年伯仲兩兒大均子厚幸皆列庠序與姪國傑先後就聘淵西舘穀所入力爲籌措不得不汲汲編次繕錄開雕越十月而工竣夫世有好古之士每于市肆中獲古人一二遺編不惜捐貲重刊公諸同好矧爲子孫者於先世之著述藏稿竟聽其塵封蠹蝕久而漸即于散佚其安乎先伯祖乾隆丙辰辛未兩膺召試後不屑仕進杜門謝客日以著書自娛稿本不下十數種如易通大易擇言蓍秋識小錄象爻求是說尚書通議尚書通議補晚書訂疑詩經說論語說青溪詩賦存稿諸書今翁丈所藏國榜印以傳世只四部此外稿本存者如豪爻求是說尚書通議尚書通議補晚書訂疑詩經說論語說青溪詩賦存稿均未付諸剞劂茲先梓文集及晚書訂疑論語說餘俟陸續籌刊兆恆年雖老不敢不勉焉道光丁酉年嘉平月姪孫兆恆謹識

右青溪集十二卷亦綿莊先生著鐵梅丈所藏舊鈔也前有上元唐大沛醴泉校末有姪孫兆恆跋兆恆曾授剛氏今亦罕見傳本先生之文扶經心執聖權不爲鄉壁虛造亦不支離穿鑿務拾孤文僻義以求勝於前哲其於諸經之大義微言及其一名一物之繫於天人之故者必析之毫釐之際酌之義理之歸於望溪隨園皆有糾正不苟異亦不苟同信乎其爲豪傑之士矣姬傳姚氏謂其心胸闊大氣魄雄毅直欲自立於漢唐宋明之後以上接孟子之傳知言哉知言哉兆恆跋云先生所著尚有易通大易擇言蓍秋識小錄象爻求是說尚書通議尚書通議補晚書訂疑詩經說論語說青溪詩賦存稿諸書今翁丈所藏國榜印以傳世只四部此外稿本存者如豪爻求是說尚書通議尚書通議補晚書訂疑詩經說論語說餘俟陸續籌刊兆恆年雖老不敢不勉焉道光丁酉年嘉平月姪孫兆恆謹識

鄉後學蔣國榜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９０
作者＝
页数＝８０１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